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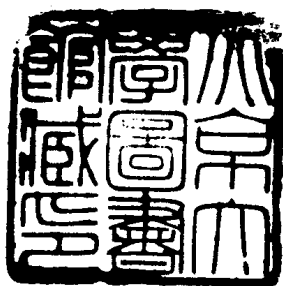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五〇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P56/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五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英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7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二五〇冊目次

子部·小說家類

觚賸八卷續編四卷

〔清〕鈕琇撰
私藏清康熙三十九年臨野堂刻本

一

曠園雜誌二卷

〔清〕吳琰撰
甘肅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說鈴本

一五一

述異記三卷

〔清〕東軒主人輯
甘肅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說鈴本

一八〇

鄔署雜鈔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汪為霖輯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綸嘏堂刻本

二二三

果報聞見錄一卷

〔清〕楊式傳撰
甘肅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說鈴本

三四三

信徵錄一卷

〔清〕徐慶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說鈴本

三五八

見聞錄四卷

〔清〕徐岳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七年大德堂刻本

三八一

簪雲樓雜說一卷

〔清〕陳尚古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鈔本

四九七

牡丹榮辱志一卷

〔宋〕丘璿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武進陶氏影刻宋咸淳刻百川學海本

五二二

問答錄一卷

〔宋〕蘇軾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

五二七

開顏集二卷

〔宋〕周文玘輯
天一閣文物保管所藏明刻本

五三九

新刻古杭雜記詩集四卷

不著撰者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光緒錢塘丁氏嘉惠堂刻武林掌故叢編本

五五二

增修埤雅廣要四十二卷

〔明〕牛衷增修
中央黨校圖書館藏明天順元年吳從政刻本

五六六

觚賸八卷續編四卷

〔清〕鈕琇撰

私藏清康熙三十九年臨野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觚賸八卷

續編四卷》提要

觚賸自序

原夫天爲石補光乃麗乎三辰地以螭勝
乎四極蓮生獄上巨靈運掌而山開鳥走雲中后
羿彎弓而日落若其游神六合抗想千秋鄙非易
測之情實有難窮之理然則莊生齊物何得道北
溟而不談屈子離騷能無仰東皇而欲問乎況夫
鬼盈睽載易雷語怪之文神降莘言史發興妖之
論杏壇書垂筆削辨六鴿之晝飛龍門事著興亡
誌一蛇之夜哭是知虞初小說非盡出於荒唐郭
氏遺經固無傷於典則也余也生雖已晚世不逮

觚賸

自序

一 臨野堂

夫鄉媛思則靡涯心常傾夫膏叢幼而就傅延吳
札於楓江長且服官謁徐陵於柏府初垂綰帶便
學長吟繼仿玉臺每聆新語入燕都而懷故國記
覽夢華登梁苑而晤名賢書攜行秘迨夫哀纒素
韞貧典黑貂旅食三年不斷泉魚之淚宦歸千里
無餘劉寵之錢遊跡則雁池鳬渚閱歷偏踪行裝
則玉格貝編討搜獨富既而聽雞函谷策馬盧關
歎密法於秦灰欲辨怪哉之氣懷和聲於周鳳還
題古了之名碑洞文章收諸綠笈橋山陵寢繪以
黃圖今則仍綰銀章更臨珠海聽鷗啼處未旌錦

石之鄉蝴蝶飛時丹竈羽衣之洞官逢關穀得虎
說於荒江詒習娘隅成魚吟於璧府繁花賓至快
雄辯之常筵話雨人歸喜華嚴之佳篋於是傾觴
授簡抄以小胥因而別地稽時變為全帙言其大
畧益有三焉爾其蕭斷吳門曲曲小海筑摧易水
歌起悲風嵇散振絃廣陵之音欲絕潘邠閣筆重
陽之句無多苟非闢此嘉名誰復求之幽壤至乃
江頭孝女黃絹無傳塞外文姬青蛾莫贖簾窺燕
子新愁鎖夜月之樓門倚桃花舊笑憶春風之徑
維美昭於繡管斯豔發乎香簫更若大夫觀止雅
厭朕

自序

二 臨野堂

官署之根青閣



鳳肱卷一

分目

吳鳳上

歲寒集

貞白樓詩

西山五七言

布囊焚餘

虎林軍管唱和

力田遺詩

序賦創格

紉蘭詞

芷崖詩句

秋燈

虎丘題詩

逸老堂對

秀門三絕

酒芝

鳳肱

卷一 目錄

十 臨野堂

陶庵剛正

釋氏親送

奏毀淫祠

扁舟訪隱

公歸集

怨鶴行

鬼談

術者言

僧虎

今樂府

內外城述

憤僧投池

鳳牘卷一

吳江鉅 秀玉樵輯

吳鳳上

歲寒集

余幼從吳南邨先生於家塾受尚書左氏傳及時制義所見著述甚富惜在髫髻不及抄綴成編未幾夫子下世遺藁零落越今三十餘載偶於故麓中搜得數章敬錄於此擬道路憶山中云微陽澹遠薄羈客困塵鞅珪帛策今志烟霞鴈羣想遲遲楚粵鄒一步一迴仰靈境隔紫霄夙昔惡誕放墜

鳳牘

卷一 吳鳳上

臨野堂

夢爲春晨歸雲麗秋篁軒開納曙景襟豁春初爽自生性情悅願領丘壑長浩浩九門津慨慨千目網野情被文錦雖貴非所賞銅斗瞻漸若禹穴額已莽新游非故鄉登頓益慨慷空抱穉生琴戚戚餐哀響迨和孟東野審交云枳棘初生時青靑似掛袖滋養待成林芒刺傷我手結交非其人不但初心負名義如日星斯人等埃垢君子田中禾小人田中秀同畝而異根安得秋實茂寧爲管華薄莫效蘇李厚厥初或依違鮮終誰執咎咏梅花云百卉千妍競艷陽有人籬角問孤芳寒交近與蒼

鳳牘

卷一 吳鳳上

臨野堂

松絕港籍泰官亦可傷賦得城春草木深二首云名區屯宿莽春向幾人家衙晚聽啼鳥碑殘卧落花堂巢無主燕池唱在官蛙何必曾侯印東門福種瓜百戰餘荒壘陽和尚草萊青帘花外肆烏鷄雨中臺怨氣流爲大腥痕緒作苦登高如可賦愧乏鮑生才田家秋興云九月築場後田家事事幽斷橋霜下坂修竹水邊樓鷄犬無心晝菰蒲有望秋蒨蔬攜鉦短裁枳結籬棚燈火鄰春共魚書社飲修落桑秬入甕覆草稌成丘露曝食朝坐溪雲動晚譚牽蘿開補漏策杖徧尋倚夢以無因永行

遠聞兒啼女泣。使我僕馬爲流連。君但行勿留連。
堂上有兩親。機中有絲日一線。饑寒餽糈終不
令君親饑。且寒道傍之水泥。潤澤長安馬。多食粟。
一車覆。一車續。願君爲臣忠。爲吏廉。吹風到茅屋。
結駟歸來。非我欲。西山爽氣云雨歇。池館涼。開軒
聊原隰。遙峰如盤。柳蒼翠。淨可吸。竹樹延清暉。苔
階響餘滴。羣鳥次第起。遠背晨光沒。我意亦悅之。
曳杖遙與卽。曠然融心魂。神領興自給。松風塞雙
耳。米鹽詎容入。出門無可營。坦坦任所適。寄題周
塾庵新居二首。云。周子幽棲處。浮名信可逃。竹繞
埋瓦屋。水足受魚舸。近渚饒菰蔣。低簷見桔槔。從
知予去後。雙板沒新蒿。亭桑通小徑。鷄犬自成邨。
亂水繞三面。數家同一門。塾童來問字。鄰叟共攜
樽。縱遣桃花出。無人解覓源。寄故鄉諸友。云。白雲
紅樹隱溪塘。何處登高可望鄉。百里畏途天外夢。
兩年愁鬢客中霜。秦餽負千金。諾歸蜀。空迴九
曲腸。倘有貧交問流落。尚懸雙眼看蒼蒼。夫子爲
王崑崙山人之甥。明末食餼歸。安名馳三吳。兩浙
間鼎革後。改名宗漢。號南邨。與兄東里弟西山偕
隱。日以文酒相娛。并手輯同志之詩曰歲寒集。先

生爲人溫厚而嚴正。終其身絕跡城府。吳興莊氏
子聘修明史。堅拒之。卒免於禍。

貞白樓詩

余族兄易庵先生名榮。與先君同受知於黎博庵。
副使鼎革後。築樓溪濱。繞以修竹。而種菊其下。賦
詩飲酒。絕意人世。自南邨師歿。先君卽命余從易
庵遊。今易庵年已八十。有二無子。以繼其傳。手抄
貞白樓詩寄余。若冀余之傳之者。存其一。二亦可
以見興象之恬襟懷之峻矣。閣上已序云。上已不
詩。閣而詩。紀異也。蘭亭已矣。禊事猶存。雖迹類禪
風。而志存獨袞。懷潔之士。實欣尚焉。於斯時也。澄
澤流鮮。朗區披秀。洛川名閨。撫令節以舒光。洧水
麗姝。激景風而吐艷。斯誠騷邁之歡辰。咏唱之良
適矣。題者節序乖疎。賓朋散逸。黃龍夢杳。白水吟
空。言念曩今。能無涕悼。當右軍作記。年冠永和。乃
其臨流。感慨猶致數於世。殊事異。揆厥所悲。一何
遠也。至元嘉祖道之篇。永明禊飲之什。金石畢陳。
鈞天雜奏。宵眇寂寥。風斯邁矣。南樓倦倚。觸緒興
哀。漫賦五言。忘其拙率。詩云。入春饒勝事。我復愛
花辰。曲水門闌舊薰風。節序新移。除如有待。觴咏

遊而志存獨袞。懷潔之士。實欣尚焉。於斯時也。澄
澤流鮮。朗區披秀。洛川名閨。撫令節以舒光。洧水
麗姝。激景風而吐艷。斯誠騷邁之歡辰。咏唱之良
適矣。題者節序乖疎。賓朋散逸。黃龍夢杳。白水吟
空。言念曩今。能無涕悼。當右軍作記。年冠永和。乃
其臨流。感慨猶致數於世。殊事異。揆厥所悲。一何
遠也。至元嘉祖道之篇。永明禊飲之什。金石畢陳。
鈞天雜奏。宵眇寂寥。風斯邁矣。南樓倦倚。觸緒興
哀。漫賦五言。忘其拙率。詩云。入春饒勝事。我復愛
花辰。曲水門闌舊薰風。節序新移。除如有待。觴咏

豈辭頻寂寞尋芳似重來訪隱淪上已日種菊云
未肯忘秋興霜花手自栽力鋤非種去懸想故人
來宿土承新露疎籬傍老梅相依成密友日夕共
徘徊又秋懷十首殊有靖節風致今錄其二風霜
頗威應敗葉走階几我庭日寥廓一望盡披靡人
事苦哀謝天道有領否古桂發幽馨吾無隱乎爾
俯仰觀幻化斯理本如此又云西風頓涼冷衣被
應裝綿妻兒負單夾歛歛當我前問我我不應四
顧空茫然南鄰貧微骨北里富薰天造物本不齊
豈復關愚賢

蘇康

卷一

吳鳳上

五

壽野堂

西山五七言

吳西山重輝行十南邨先生之弟少年詩名甚著
惜早卒其詩長於寫景如野眺云花明背郭寺柳
暗人村橋靜歸云蒼亂牽搖櫓鷗鷺觸過船村居
云木脫雲辭徑不登鳥集門吳興旅次云老藤隨
鶴倒危石帶沙崩村橋遠眺云天長衆鳥去林遠
細柳升春窓對雨云窓雨沈花影簷風落鳥聲游
硤石東山云柳深鶯坐穩梅老鷓巢危曉寒云霜
花騎古木水竹壓狂流春夜步月云暗香花隱月
迷路樹鈎衣七言如題詩云遠水日斜漁倚棹空

山雲起客登樓入山云江寒雁落蘆花國山冷人
歸楓葉村秋霽云檻外雨過羣壑響簷前風定一
蟬聞春怨云鶯殘好夢憎啼鳥催理新妝惱侍兒
新遷云竹孫脫籜看過屋鷓鴣母攜雛並浴川雨望
云廢苑亭臺新牧隴孤村烟水舊漁家秋夜云幽
砌露寒蛩近樹荒園槿落犬穿籬皆可傳也

布囊茶餘

張元著先生起自海中部落解散寬身僧寺梳宇
臣覘得之與愛僕楊貫玉幕友羅自牧同被執就
逮之日公烏巾葛衣不言不食者數日惟啜水而

蘇康

卷一

吳鳳上

木

壽野堂

已臨刑二卒以竹輿舁至江口先生從輿中出見
江上青山夾岸始一言曰好山色因索筆研作絕
命詞付行刑者自牧與貫玉俱從死焉所著詩詞
貯一布囊悉爲邏卒所焚其遺在僧寺及民家者
僅數篇近體三首云義幟縱橫二十年豈知閔位
在於闌樹江空繫嚴光釣震澤難迴范蠡船生比
鴻毛猶負國死將碧血欲支天忠貞自是孤臣事
敢望千秋青史傳又國人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
有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慚將
赤手分三席特爲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東浙路

怒濤豈必盡鴟夷又何事孤臣竟息機魯戈不復
挽斜暉到來晚節漸松如此去清風笑歲發雙鬢
難容五嶽往一帆仍向十洲歸疊山遲死文山蚤
青史他年任是非古風一首云蘇卿使漢節十九
歲華遷管寧客遼陽亦閱十九年還朝千古事歸
國一身全余生獨不辰家國兩荒烟飄零近廿載
仰止愧前賢豈意避秦人反作楚囚憐蒙頭來故
里城郭尚依然彷彿丁令威魂遊華表嶺有覩此
面目難爲父老言智者以爲愚愚者笑我頑或有
賢達士謂此勝錦旌人生七尺軀百歲豈復延所
厭

卷一 吳鳳上

七 嘉野堂

虎林軍營唱和

吳槐菴名炎潘力田名樞章才望相埒康熙癸卯
二月同以史事株連逮繫虎林軍營吳有營中送
春詩云一半春光繹纔過唾壺敲缺待如何鶯聲
啼老聽難到柳絮飛殘撲轉多晚晚斜陽連雉堞
朦朧短夢迷岩阿不堪往事成回首總付錢塘東
逝波潘漫成四首其一也勝年來學避名無端世
網忽相嬰望門不敢同張儉劉席應知愧管寧兩
世先時悲欲絕一家累卵齊難明自憐腐草同溼

沒漫說驅蠹誤此生其二吳關一路作野藥棘木
庭前聽五調已分殘形輕似葉却憐衛足不如葵
下堂真愧先賢訓抱壁幾同楚客悲從使平反能
苟活他年應廢蓼莪詩其三國土初經二月春薰
風又到禁維身流螢夜度綈袍冷採薇朝供麥飯
新敢望左驂歸越石還期長珮擬靈均多情最是
他鄉侶閉論茲慰苦辛其四閱歷風霜祇自疑
難將身世問時宜窮愁只合吾儕事姓氏羞爲獄
吏知見說成書刑鑄鼎不聞有夢名香廬南山此
去船耕好未可重題酒後詩吳懷古四首咏岳忠

卷十 吳鳳上

八 嘉野堂

武云將軍野戰最知名半壁河山一力撐義在春
秋臣節殫法過韜畧陣雲明運移宋曆終江海功
就斬王敢弟兄痛飲黃龍千載悞錢塘夜夜有潮
聲咏伍相國云聞闕行歌未死身一言投契作宗
臣報仇暮日忘荆國扶輿衰年看越人羅刹江頭
潮最怒姑蘇臺畔草長新蟲沙猿鶴無窮化願向
波濤間大神咏蘇文忠云杭州刺史最風流簫鼓
樓船春復秋議請每櫻丞相怒判書常應老翁求
六橋花柳蒙遺澤兩岸湖山紀勝遊當日憐才豈
無意峨嵋夜月照高丘咏于忠肅云聞元城外黑

雲屯土木營邊日月昏手挾六龍羣隊定身擔一
線國威尊戰爭有幾禁南牧綰幣無多返北轅兩
字獄成明主惜高名贏得並乾坤與美生對酌絕
句云平生恨不學屠沽輸與高陽一酒徒此日尊
前須盡醉黃泉還有賣漿無是歲五月吳與潘俱
礫於杭之弼教坊同死者二百餘人先一日吳語
其弟曰我輩必罹極刑而肉狼藉豈能辨識汝但
視兩股上各有一火字者卽我尸也聞者無不流
涕

力田遺詩

風

卷一 吳鳳上

十 事

潘裡章著述甚富悉於被繫時遺亡間有留之故
人家者因其罹法其酷輒廢匿之如杜詩博議一
書引據考証糾訛開僻可謂少陵功臣朱長孺箋
註多所採取竟諱而不著其姓氏矣余幼從學吳
南村夫子時曾錄其古近體詩數篇畱做篋中今
檢而存之并著博議所自以俟能表章者其讀五
代史云唐室亂天紀驚猛化侯王健者夜一呼萬
乘起傍徨取宇既同道貽謀安得良途今燕雲地
化爲狼與羊倒受大阿柯失勢還自戕有宋鑒其
弊於重御四方矯枉失之過國威遂不殭善哉府

風

卷一 吳鳳上

十 事

兵制作法貴於涼十居二首云每愛西山好烟霞
無蚤昏茶香晴送鴈果熟曉爭猿得意花顏色會
心鳥語言幽尋偏得性獨往志空存極望草萋萋
春原肥乳燕青桐誰見實朱鳳爾何棲短褐晨霜
重征塵夕照低浣花溪有釣杖屐不應違關山月
云繡衣金匱師寶馬鐵連螭出身誓向邊場死那
能宛轉妻兒前離家復見故鄉月見月思鄉情不
歇天山飛鳥却向南離頭流水分鳴咽幕前健兒
歌且悲霜寒風勁胡馬肥閨中遠不聞吹笛塞上
愁誰聽擣衣可憐夜夜關山月只照從軍不照歸
丁亥春與文心兄理平川舊業歸途有感云草堂
幸已賦歸來別業藍田且共裁廢驛舊經征戰盡
野花初向別離開數通書角連笳起一樹斜陽帶
鳥回照水獨憐華髮改詩暮雨事老餘才憶戊子
秋過外家東衡里因寄表弟章伯升云數載烽烟
隔渚隈清溪望色望中關山將落日排雲去水抱
孤帆拂岸來巷口燕巢春繞樹門前虎跡曉衝苔
援琴四壁貧何恨孫叔當年不治財奕隱贈雲間
謝繹之用梓字云扁舟問我雲溪行坐覺九峰秀
色生當局盡從疑處失先機誰向敗中爭白雲侵

鳳麟

卷一 吳鳳上

十一

蘇軾

月明書几紅葉當窗覆石枰身世漁樵何處穩獨
能蟬蛻任浮名酬王雲頑夕坐有感見寄云虛無
映捲簾林壑尚餘炎露咽蟬高樹風吹月短簾雄
談會歷歷怪事幾張髯鄭重璧華贈聊從紫氣占
靈巖樓古云半空塔影迴參差入眼興衰欲問誰
康鹿有情傷地僻草花無主恨年移溪山尚倚吳
王劍江月空彎西子看薄暮老僧爲指點白雲封
處六朝碑和陶乞食詩贈乞食諸公并序云辛卯
秋村民千百爲輩望門投食予謂救災恤鄰誼也
況上無所呼號下不爲剽克而俛首一飯猶良民
也淵明舊穀既沒新穀未登日月尚悠爲患未已
乞食賢者之事乃衆人優爲之慨然有作溝壑勢
所迫買買行安之促步望烟火低頭好言辭善悉
主人意高義無嗟來升斗竭所餘滿腹輒發厄感
深時時苦內熱將羊詩同里無賑恤曷云濟世村
憫客俱給薄粥飯以相貽移居詩贈人云近知卜
策到江濱遊跡聊依水岸分波底白鷗漁有園天
邊蒼葵雁爲羣故鄉回首桑麻接曲徑通人鷄犬
聞吾亦經營滄海計乘槎浩蕩一從君

序賦劍格

鳳麟

卷一 吳鳳上

十二

蘇軾

陳鶴客三島長洲人崇禎末爲博士弟子有聲國
初晦跡授徒然故國黍離之感不去於懷終以憂
憤成疾年三十有四而卒曾爲余內兄畢西臨作
當泣草序曰畢子西臨以終生上策之年懷太傅
度湘之志被明月於江皋愛歌九辨悲雨雪於阪
道兼作四愁乃示予以詩其自命曰當泣草噫嘻
悲夫仙人羽蓋望姑射以何歸帝子霓旌仰橋山
而莫及玉泉河畔水漲桃花銅馬門前風吹秀麥
故府久爲拜月之庭行宮竟作祭天之宅朝園獵
騎萬里楊沙暮起尺歌九門落日西山草綠誰傳
社飯於諸陵北殿貂黃徒思臘酒於故闕逢荆卿
之故友相對生悲登樂毅之空臺自然飲泣若夫
道指金陵客歸江表風景蕭條河山綿邈金鳬銀
雁盡出人間細柳新蒲悲從父老鳳凰臺上朝來
康鹿之遊鳩鵲觀前夕作牛羊之道劉琨既逝嘯
未舉而樓空祖逖云人鷄既鳴而天曉山中公子
誰共攀夫桂樹道上王孫獨白尋夫芳草遂乃下
雲陽登石屋望遠則目屬青龍臨空則悲生黃鶴
彈箏拊筑傭工歌變徵之聲短笛橫簫乞食吹小
海之曲華屋增羊子之悲窮途起阮公之哭於是

駕雲騎乘白霓王良爲御造父前馳車伐中命詹尹陳辭遠遊誰去衆舉何之橫四海其焉極望夫君而大乙弔玉米於江陵奠椒漿於太乙鳳吹寂寞空存雲母之山鸞蓋飄渺徒憶辛君之邑隱城飛鶴懷往日以悲鳴蜀道啼鴻見故家而飲血浮雲何帝之鄉羽旌何處細草黃陵之廟珮聲俱沒斯則懷古思今悲從中起表松栢於林間不獨齊君歌鳥鳶於江上寧唯越子乘犢過翟義之臺咸歌薤露執紼拜田橫之墓盡唱蒿里聞者無不心傷見者爲之髮指然則人壽幾何河清難俟問道

鳳康

卷一 吳鳳上

三 臨野堂

則路無朱燭寄書則江無赤鯉候旭日於成山文鳥不來望飛雲於海曲青羊莫止錦江彩石信窳河漢之槎金馬碧鷄日斷岫嶠之使所以仲連絕跡於海濱伯鸞息影於吳市莊舄之思越國哀感蜀人鍾儀之操南音情惟故主蒼草非可忘憂茶苦其如甘旨嗟乎世修曼以多難心徘徊而永嘆往路憂多焉得化蜺於嬰那來日苦少不逢斟雉於彭錢悠悠蒼天其已焉哉乃爲之歌曰上有漢兮雲漫漫望北斗兮不能攀舒長嘯兮心未安感皇兮今獨無言歌既闌華子泣數行下而去詩序

以賦體用韻此爲創見又有賦而全不用韻別創一格如南村先生病賦皆極文心之奇變不斤斤摹古求工者也賦曰人之生也如天之風如水之滑如耳之鳴如馴之驟如巫之祝如螭螻之隋如燈之葩如蜃如沸如冰如烟如錢之出於火入於水如露如花如富家兒如仕如觀史如樂如御宮女如月之魄如夜之旦如旦之晝如晝之夜如交如問途如咒如鄉魯閭如財如戰如聚如笑如男女合如麗如兒言如婚如君臣如蠻如白雲如黃雲如黑雲如青雲如電如爆如仙如佛如霞如醉

鳳康

卷一 吳鳳上

古 臨野堂

如老生之講學如弟子之從師如佞如希如盜如雲之出於山歸於山如水之洩於山蓄於山如優如博而其死也幽幽爾荒荒爾蓬蓬爾沈沈爾冲冲爾墨墨爾而水然而夜然而石然而稿然而客之歸然而草之秋然而冰之漸然而偶然而塊然而角然而銅錫金壁種種然而瓦礫甃瓦種種然而楹桷柱牖種種然而牙炙鉞戟種種然而脰然而背然而愚然而瘖然而其生未極死未及也而鬼爲之祟而人爲之祟而寒爲之祟而暑爲之祟而風爲之祟而日爲之祟而飲食爲之祟而仁爲

之崇而義爲之崇而醫爲之崇而巫爲之崇而其
耳也與天通不然胡雷而其目也與林通不然胡
花而其鼻也與魚鱉通不然胡腥而其舌也與適
人通不然胡鐸而其髮也與狐通不然胡體而其
言也與秋通不然胡凋而其腹也與軍通不然胡
戰而其膽也與大將通不然胡怖而其心也與纜
通不然胡繁而其背也與山通不然胡石而其尻
也與朝士之口通不然胡結而其溺也與斧通不
然胡割而其膝也與弩通不然胡勁而其股與足
也與金通不然胡沉堅而不能舉而生也而死也
而非生也而非死也而或生也而或死也而未生
也而未死也而生忘其爲生也死忘其爲死也而
病也

級蘭詞

三吳詞家稱朱陳兩檢討陳以蒼雄擅奇朱以生
新體雋俱已譽高黃絹價重烏絲若黃子鴻所著
級蘭別集風流俊邁非不可追響東堂齊踪西麓
也摘錄數闕以見其槩昭君怨咏落花云每愛春
來偏蚤縱是雨過也好小徑不生塵簇香裊幾點
櫻苔綠襯一捻繡鞋紅印生怪燕喃喃帶泥唧踏

康廣

卷一 吳鳳上

五 臨野堂

康廣

卷一 吳鳳上

五 臨野堂

莎行云宿雨隨收春寒頓軟勝山銷盡沉烟篆越
羅裁得稱身無黃昏蚤是停刀剪燭影偏明花陰
又淺井桐休放月痕來玉階剛臥金鈴犬風流子
題城西某氏園亭云柳岸試維舟蒼苔路彷彿認
眉樓想曉燕催粧春鶯教伎雲翻舞掌雪噴歌喉
誰曾管疎簾難隱笑小扇不障羞紫陌塵香重停
五馬紅牆月冷悄候千牛風流渾未厭奈珠沈翠
引是事休休忍看雕甍畫棟冷落山丘但雲去雲
來有時有夢花開花謝無地無愁題取斷腸詞句
當我纒頭一剪梅云迤邐山根帶浦沙也有樵家
也有漁家酒旗挑出竹籬笆映朶桃花映朶梨花
宿雨初收日向斜幾點飛鴉幾點棲鴉碧江偏是
渺天涯半被山遮半被雲遮水龍吟云霜容莫笑
龍鍾少年曾是推豪興高陽伴侶三春逐日聯鑣
飛鞍山北山南芳菲賞遍別尋幽勝記披襟直上
雲峯絕頂渾欲喚青天應誰道多生踏踏舊情懷
都來難稱十年回首交游臂蠟功名墜斷除却枯
吟酒腸甚脆消磨無剩但秋來猶愛斷鴻聲苦把
危樓凭浪淘沙江上晚眺云萬里瀉長洪雪捲秋
空自憑天塹界江東北向投鞭南擊楫多少英雄

閒擬話從戎夕照沈紅布帆蕭索挂西風無限滄
波豈不待付與漁翁子鴻名儀常熱之鶯沙人

正崖詩句

蕭詩字中素號正崖居華亭之壯行鎮以攻木爲
業博學能文尤長於詩斤削之暇間以吟咏蓋呂
徽之朱百年之流而以藝隱者也所著有南浦集
適於沈子竹西齋頭得其詩若干首其五言若聞
雁云稻梁謀自遠霜月韻偏哀過埭堰菴訪澄初
上人云水清魚入定林靜鳥忘機七言若春夜同
友集南陔齋云雄心每爲風流折逸興能教禮法

厭厭

卷一 吳鳳上

七 臨野堂

疎過澄懷草堂憶王子井廬云庭前孤直看槐樹
池上丰神望柳絲輓桐月較書云空階蕙草遺香
佩小院櫺花憶舞袂贈別諸遠之云山寺落梅傷
別易天涯芳草寄愁難可稱佳句其度關一律最
爲所傳誦詩曰獨身遊萬里深雪度重關遶海
春邊月長城鎖亂山馬隨鷄唱發心逐雁飛還東
道多賢主葡萄壯客顏

秋燈

元宵張燈是處皆然而我邑獨盛於中秋且作龍
艦數十俱龍燈爲蟠甲蛟螭垂虹釣雪間波光月

色上下輝映香輿夾路畫坊盈湖簫鼓管絃之聲

達曙不輟顧英伯有江城秋燈篇云吳中燈市元

宵盛萬戶千門共輝映土風又見賽秋燈龍舟綵

鷁相誇競昔日天家正太平秋宵燈火徹江城爭

連冶袂探花飲共踏長橋玩月行家家賭勝經營

徧插竹懸毬光彩現製成綵勝出文鸞剪就銀花

迴舞燕還將百寶結流蘇繡戶珠簾擬畫圖燦燦

遊人齊袂服盈盈艷女特當爐豪門得賞鰲山景

深夜寧愁涼露冷釣雪灘邊火樹新垂虹亭下星

橋整別有殊方獻鬼功機關走馬實玲瓏雕鏤雲

厭厭

卷一 吳鳳上

七 臨野堂

母矜漁巧錯落珍珠美閨工最是龍舟喧夜棹滿
湖絲管爭歡笑楓岸遙聞蘭氣香蘆洲震聽鼙聲
隔誰知輶鼓揭天來人去城空事可哀女牆弔月
啼寒慙露井臨風墜綠槐淒涼亦止十年餘江上
繁華轉勝初何人不慶昇平樂每事還嫌舊日疎
土穀靈祠高樹幟建作勾欄呈百戲歌時畫棟遏
雲流舞罷朱欄叢綺綴清秋明月勝元宵寶鏡懸
空駕綵橋仙樂霓裳雲外聽天香丹桂月中飄秋
燈更比春燈好是處樓臺似瑤島步月爭看響屨
來踏燈又聽清歌繞借問觀燈孰可誇千行寶炬

擁香車競梳高髻稱浮簾曳新裾號月霞先時
甲第多更主宴樂燈筵靡舊侶遊俠歡邀饌玉珍
屠沽意滿尊金縷窄袖輕衫樣最時邊關曲調有
情癡止知勝賞年年是豈料滄桑事事非蕭條獨
有楊雄宅不藉餘光來照壁呻吟備采風篇獨
看江秋蘆月白顧英白名偉以字行吳江之同里
人篤志好學所輯有唐詩明詩彙選古文粹選惜
其後嗣不振而卷帙浩繁無有能行之者英白論
詩尚以格律深細對屬精切爲工故微傷於氣然
秋燈一篇婉麗悲宕而奢儉盛衰之感寓焉洵無
鳳麟

卷一 吳鳳上

九 臨野堂

愧爲風人也

虎丘題詩

虞山錢宗伯以謫歸有題詩虎丘刺之者曰入洛
紛紜意太濃尊鑑此日又相逢黑頭蚤已羞江總
青史何曾借蔡邕昔去尚寬沉白馬今來應悔賣
盧龍可憐折盡章臺柳日暮東風怨阿儂或云雲
間陳卧子作

逸老堂對

苔中吳磐家饒於貲工書博學鼎革後絕意進取
學使者張安茂題其居爲才人節士之廬然負氣

高未甚藉晦順治中官方山備兵吳興與之友
善因重修逸老堂乞其長句一聯鐫懸堂柱吳走
筆書曰山川無念歎前輩風流何處見冷烟衰碣
古道斜陽儘悲涼人物止剩寒鴉臺閣重新問蒼
穹英雄誰是有補天巨手迴日珥戈待整頓乾坤
再來孟酒詞旣悲壯書復蔚跋有怨家潛錄其語
以吳陰蓄異謀首之帥府禍幾不測方山知之乘
夜撤去力爲回幹費千餘金事乃已

秀門三絕

寒山趙均室人文淑工寫形畫金無粉本但咏玩

鳳麟

卷一 吳鳳上

十 臨野堂

山中花草蜂蝶遇物成圖自得天趣其姑陸卿子
妙有文筆均善篆書淑精能繪事一家三絕吳
中以爲秀門

酒芝

江右李太虛爲諸生時嗜酒落拓而家甚貧太倉
王司馬岫雲備兵九江校士列郡拔太虛第一引
見之謂曰吾固多子擇師無若子者顧遠在婁東
子能一往乎李許諾次日卽遣使送至家時王氏
二長子已受業同里吳蘊玉先生蘊玉者梅村先
生父也而太虛教其第四五諸郎兩人共晨夕甚

歎梅村甫髫齡亦隨課王氏塾中李奇其文卜爲異日偉器歲將闌主家設具誼兩師酒半出所藏玉卮侑酒李醉揮而碎之王氏子面加誚讓李亦盛氣不相下席罷後謂吳曰我安可復留此遂拂衣去吳知其不能行也翼日蚤起追於城闌出館俸十金爲贈乃附買船歸然所贈貨大半耗於酒及抵家垂橐蕭然亟呼婦治具婦曰吾絕糧已久安所得粟憶君去後猶存故人酒一壘請佐君歡飽可乎婦往鄰家覓薪李即發壘內產一芝如盤紫光煜煜喜且愕曰此瑞徵也顧酒敗不可飲

鳳樓

卷十

吳鳳上

主

事書堂

奈何扼之則清冽異常乃泛白獨斟婦負薪歸則壘已罄矣是秋登鄉薦明年成進士入詞館數載後以典試復命過吳門王氏子謁於舟次李亟詢吳先生近狀是時梅村亦登賢書因購吳行卷攜以北上爲延譽京師辛未梅村遂爲太虛所薦登南宮第一及第二人年僅弱冠蘊玉先生享榮養者三十年可爲疎財敦友之報而帖雲諸子自司馬沒後家漸替矣

陶庵剛正

黃陶庵先生少有盛名館於同里侯氏以道義相

切劇虞山錢宗伯有一子名孫愛甫成童欲延師教之而難其人商之程孟陽孟陽曰我有故人子嘉定黃蘊生奇士也與同里侯氏交三世矣未可輕致公雅與侯善以情告侯公可得也宗伯乃具

厚幣遣門下客李生至嘉定延之李先見侯道宗伯指侯力爲勸駕黃意不悅強而後可遂與李偕至宗伯家宗伯待以殊禮居浹月孟陽出海棠小箋示黃黃詢唱者爲誰孟陽曰宗伯如君柳夫人作也子於帖括之暇試點筆焉陶庵變色曰黍居師席可與小君酬和乎孟陽曰此何傷我亦偕諸

鳳樓

卷十

吳鳳上

主

事書堂

若子和之矣陶庵曰先生耆年碩德與主人爲老友固可無嫌諸君亦非下帷於此者若淳耀則斷不可孟陽慚退先是曾館某撫軍幕府有邑令聞先生在署囊數百金賂先生父令致書俾爲之左右先生復父書曰父生男之身尤望生男之心若行一不義取一非有男心先死矣尚何以養父乎其自命剛正如此忠孝大節豈臨時激於意氣者所能爲乎

釋氏親送

吳易字日生其母夫人善繡觀音技同針絕乞繡

者一金始得一幅生易之夕遙見雙燈前導有帕
首少婦引朱衣童入室倏然不見而易墮地蓋繹
氏親送也長而文譽日著齊力過人以癸未進士
授兵部職方司時南都已陷歸舉義旗聚舟師數
千結營長白蕩吳提督兵下吳江眾遂解散全家
俱溺於水易乘小舴舺遁去匿嘉善錢氏園中日
夜酣飲痛哭不發一言爲邏者執送武林軍門論
降不從竟磔于市

奏毀淫祠

舊傳明祖既定天下大封功臣募兵卒千萬羅拜

順康

卷一 吳順上

圭 臨野堂

殷前曰我輩從陛下四方征討雖沒於行陣夫豈
無功請加恩卹高皇曰汝同多人無從稽考姓氏
但五人爲伍處處血食足矣因命江南家立尺五
小廟祀之俗稱五聖祠是後日漸蕃衍甚壑樹頭
花前鷄塢禾園小有委妖輒曰五聖爲禍吾吳上
方山尤極淫侈娶婦貸錢妖說百出吳人驚信若
狂簫鼓畫船報賽者相屬於道巫覡牲牢闔委雜
陳計一日之費不下數百金歲無虛日也睢州湯
公巡撫江南深痛惡俗康熙乙丑奏於朝而毀之
奉有俞旨并檄各省如江南上木之偏或昇炎火

或投濁流五聖祠遂斬無孑遺

扁舟訪隱

徐侯齋不出山者幾四十年巡撫湯公慕其品望
悉屏騶導止從一小僮駕扁舟訪焉鵲跡滿徑松
影在門候之良久竟不獲見嘆息而返吳人兩高
之

公歸集

平湖陸稼書龍其改名龍其初爲嘉定令以小舟
載紡具抵任內子躬自辟繅易日用蔬菜而慈惠
字民強毅任事一時有神君之頌忽有督者詣案

順康

卷一 吳順上

圭 臨野堂

自陳曰聰明正直謂之神公卽神也我不幸兩目
無見特乞公一字批斷來生作有目人地下冥王
必不違公言耳稼書笑而允之不二載被劾去嘉
定士民數千泣雷不得因刻公歸集爲贈山右魏
總憲上疏稱以天下第一清官復其職仍補靈壽
縣內擢監察御史罷官歸朱涇著書自娛康熙乙
亥年歿時並無疾苦午倦卧床口喃喃若與人談
者有頃呼其家人曰忠愍公在此交代我其去矣
遂閉目而逝空中簫鼓喧闐合村無不共聞歿後
寂然矣

怨鶴行

客有南州生者錢塘人少年出遊久不得意流館西吳其閨人鬱鬱以沒一日託形野鶴飛集生館生方沉醉對鶴訴其愁苦鶴忽墮淚生遂問絕歎仆書床既而鳴咽爲閨人語曰君不如歸去妾死矣然依戀不已魂魄渡江尋君至此言絕而鶴獨亦飛去董若雨爲之賦怨鶴行云白鶴復白鶴獨立兀如醉驅汝汝不飛那作仙人驥解不鳴亦不舞斜陽傍行子低頭語白鶴惆悵儂如許白鶴長鳴行客沾棠白鶴淚垂一何琅琅鶴鳴尚自可願君還故宇欲知腸斷絕衣上錢塘雨

鬼誤

驥郎嚴氏爲若中舊族其亭館皆蕪穢不葺有客宿其外樓敗檻斷櫺積塵滿几客殊膽弱人靜後蒙被而臥忽聞樓上橐囊聲心懼焉以爲鬼來矣俄而聲漸遠榻心益怖以手啓被出兩目視於黑影中見渺小鬼蹙幘直入客大駭躍起持被撲鬼而裸跣其上堅坐達曙主人出呼客下榻共視之則其家捕鼠狸也

厭勝

卷一 吳縣止

圭 臨野堂

鶴淚愁殺我三呼即來前念即愁苦儂不願封侯

厭勝

卷一 吳縣止

圭 臨野堂

泥零落者破巢之下無完卵也吾郡其有大厄乎未幾徽人入禾倡亂舉兵王師聞變自閩返旅攻城陷焚戮之慘竟符前兆

僧虎

會稽宋廿一者家貧少孤居日鑄山下其業樵事母至孝每早起爲母汲爨候母飯罷乃負擔入山薪樵歸易甘旨供母一日客至留共早餐比去日亭午矣入山行里許一老僧坐道傍語廿一曰我待若久矣若來何晏也子雖果腹如老僧之餓何廿一不解所謂曰我素不與師期曷我責爲僧日

術者言

順治元年夏五月嘉興角里街徐圃臣偕同人三五中堂暑謁聞堂柱中鴈膊三響柱忽開裂跳出一縑衣雛僧長二寸許背負黃袱包進地疾走衆皆駭愕環而逐之隨手攫得咤然有聲以漆盒絨履移時聞寂啓視則化爲燕窩殘泥零落他無所有是時天下初定王師南下所至歸命禾郡已改服薙髮矣而人情搖搖潛蓄異謀適遇柱僧之怪亟召術者黃姓占之黃輦覺良久曰此大不祥夫僧者薙髮之象也負包而走者無家可歸也燕

我期卽若期。若登忘之耶。余憊甚。請藉子爲拄杖。子可乎。竟起。僕廿一。背廿一。不得已。負之行。行覺體漸重。戲之曰。黃面瞿曇。何食而肥。若是僧曰。四大本空。老僧與居士俱。以未能解脫。爲恨。母獨啞老僧也。且行且語。其山中人。刳竹爲器者。自高岡望見之。曰。此非宋廿一耶。易爲乎。負虎而走。共擊竹。大呼虎。乃自背躍下。跨澗而去。廿一驚仆澗水。刳竹者趨至。問故。廿一曰。向者我視爲僧。不意其爲虎也。微爾輩。幾不免虎口。衆視宋所着絮襖。左肩黃土五點掌跡。宛然。右肩則爪透三分矣。廿一

鳳康

卷一 吳鳳上

毛 臨野堂

由是奉其母徙居近市。改業負販。姚竹友曰。人獸之機。轉於孝子。孝德所感。不大且速歟。

今樂府

李西涯擬古樂府久傳于世。我邑潘吳二子分類作明史記。成各撰今樂府。咏有明一代之事。復輯解題三卷。俱於被難時散軼。余家易庵夫子亦潘吳同志也。貞白樓詩稿中有今樂府其辭曰。權門大吹權門好官。自我爲笑罵。誰復論。嗚以甫。嗚以甫。權門有寶。恣出入。鹵簿都城天地黑。徒令志士笑嘆息。一朝權門冷落。車馬稀。羣犬信。信失所依。

天兮天。兮良可悲。搖尾權門空。爾爲何。權椒山瞻何壯哉。一月官四遷。遠自狄道萬里來。君恩一何渥。臣心安敢灰。一腔熱血不敢冷。九死百折終不迴。寧與夏魯同日死。不顧權奸怒若雷。此七尺軀上。報明天子忠臣之心。聊復爾刀鋸鼎鑊甘如旨。十罪五奸義不移。疏草一入人人危。椒山自有膽。何用蚺蛇爲。古轍錄存遺響以著趙所自始焉。

內外蛾述

鳳康

卷一 吳鳳上

毛 臨野堂

花浦產兒。旅舍楊老僕。寄啓曰。覆巢之下。已無完卵。一線之繫。在茲客。嬰此去。馮益都家不遠。我主爲其門下士。受知極深。曉告求匿。必能納也。妾是其言。楊乃襁兒于懷。痛哭夜走叩益都之門。時馮公在告。慨然曰。此我事也。疾揮楊去。遂命侍姬乳之名曰協一。示與已出。無二。協一年至弱冠。崑山徐司寇高益都之義女。內姪以字協一。內外蛾述聞者傳爲美談。今協一以益都蔭歷仕至廣州太守。而金壇王氏之孀。復以輸金歸自塞外。完聚骨肉。仍享應仕皆益都存孤之德也。

憤僧投池

孫侯字商聲張西廬先生高弟也詩古文簡潔有
法度性孤冷不喜諧俗有康熙癸卯西廬遭變後
嘗謂斯文既喪世無可交者乃與此齟齬輩同其
食息不如無生故有一生不得文章方百里曾無
臭味人之句每就視席輒怒其館主不合而去所
著海棠綠傳奇痛詆僧父蓋以此也蘇州承天寺
僧慕商聲名厚聘學詩初至見其曲房密室酒氣
薰蒸心已憤憤閱三月有貴人攜妓而來設讌招
提是僧隅坐酣飲商聲窺視大怒亟辭之又不能
即出適見書齋前池水甚清奮投而死是年元旦
商聲家祭懸其故婦之像於堂童孫侍立其側指
謂商聲曰祖母泣而來下矣未及半載果獲此禍

嘉善柯崇僕寓匏 同邑吳景果易初 閱

門人吳麟生式南 弟 景琦玉海 訂

鳳脂卷一終

鳳脂卷二

分日

吳鳳中

仙根

事類翁子

沉香街

泥無身

小楊枝

佞佛

邵邑侯前生

鳳脂

卷二

目錄

一 臨野堂

蛟橋幻遇

藏金秀

吳充墓

瘡言

爐中造化

木偶出號

吳介繁

笠澤古柏

白鴿紅豆

羊珠

芥蟲

浮桶

芋栗

水災風變

科名異數

賦梅釋雲

酒兵

黑漆漆

釣叟憐言

鳳麟卷二

吳江鉅 秀玉樵輯

吳鳳中

仙根

李子靜學士少隨其父如石先生官於吳遇國變不能歸蜀僦居錦帆涇側館於鄉間柴氏柴氏子世俊夢入玉京試得狀頭師得榜眼以告子靜子靜心喜自負因拆榜觀二字之半合爲根字改名仙根仍回原籍應舉辛丑傳臚果一甲第二狀元則馬世俊也柴本姓馬名偶符耳如石先生名實癸未進士明末爲吳縣令著有賢聲鼎革後杜門著書不以子貴易操方巾布袍終其身

樵隱

黃九烟名周星性極簡傲或以詩文就見者非面加矜倚則兩而置之其寓武水也遇隱士崔金友於中崑崙然骨負擔而吟哦黃蓮掛之入室并索觀所著崔出樵隱近咏相示其丑律書懷云花落無人徑雲飛到處山訪友云野曠天垂遠花深月出遲詠螢云撲扇憐兒女窺書見聖賢七律憶舊云因風去住憐黃蝶與世浮沈笑白鷗贈友云

吟思白社傾佳釀坐對青山讀異書黃不覺驚賞曰此真錦金羅玉之音也我向所厭薄者大率皆蛙鳴狗吠耳

事類翁子

孫天閤名希驥泉州人家甚貧屢赴童試不售其妻已生一子一女力欲離異孫不得已聽之未幾孔文在自洙督學閩中拔置榜首旋令食餼甲午乙未聯捷妻乃偕後夫至願鬻身爲奴孫堅不許妻愧恨而死此與朱翁子事絕類孫貴後謀再娶有宦室女已受聘而夫病痿改適於孫不半載而

鳳麟

卷二

吳鳳中

二

臨野堂

病痿者愈孫督學江南不甚惜名節以漁色沒於任其不善後亦類翁子焉

鶴癖

長山王進士崑生素有鶴癖謁選得令如皋舉故乃大喜抵任後卽於署內購畜十餘隻庭空夜靜唳聲徹雲俟其踟躕競舞則輟案牘而玩之忽見一鶴吞蛇以爲鶴因甘帶也乃論諸丐戶每人日納一蛇有罪應罰鍰者亦許以蛇贖由是一境之內捕蛇殆盡後移縣經奴見其面空撲蝶僂仰可觀遂令百姓畏蝶因此里吏議罷去

沉香街

嘉興項墨林名元汴游金陵院中一妓久而欲別妓執手雪涕意殊戀戀項歸乃賈購沉水香斷為卧床玲瓏工巧復以名純美錦製衣數篋裝王繼訪之入門值有客在妓顧項若不復識項前通姓名且言有所持贈妓始婉容加禮焉項命潔前堂昇床置其中閨院爭來致賀羣艷紛集頃乃大張綺筵釵鈿絲管分行接響酒半忽抗聲指妓云我以世上有情種多在章臺故不惜千金以買一笑詎暮月之別便已相忘絮薄花浮於今乃信呼

廣

卷二

吳佩中

三

臨野堂

僕出篋中衣悉裂之奮大槌碎床焚於庭烟焰裊空遍城聞異香經四五日不散因各此街為沉香街

借卧魚缸

烏程唐宜之名時才而在同人以為絕類桑民憚其就試京師也攜一獼猴為伴家貧患病寄身枯寺向僧借魚缸晝夜坐臥其中後為鳳陽通判倪鴻寶先生贈以詩曰帝陵秀復添龍臥客路清惟有鶴隨

泥無身

吾邑盛澤卜孟碩名癸年少負雋才工書畫雲間

陳仲醇董玄宰俱愛重之其有榜所居綠曉齋曰濯足須加漢光腹抵掌欲持梁武鬚又曰闕歌喉鳥衆人寡賭笑面花輪我贏常於暑月首飾高髻身衣大紅苧布袍跣足行歌市中所用障面長三四尺而袖小蓋僅方廣數寸見者皆指為狂性喜視兒每於陰雲晦月之夕獨至荒塚中露宿冀得一遇年三十二而歿臨沒之歲人有乞其書畫者卷後但題曰泥無身近日越中有符致乩仙者亦稱泥無身蓋已仙去矣所著有綠曉齋集其自為墓誌銘甚佳詩歌誕率不拘繩律如鶯坐一身柳蜂歸兩股花何減唐音

史癡

嘉興東門外有史癡者娶婦甚美遣之別嫁佯狂行乞於市所乞之家貨必倍售以是遇其來輒施以錢或有過門不入者雖招與之掉頭不顧也蓬首髮如亂絲沍寒時身衣草衫以破絮纏兩足日至河中濯之曳冰而走尋琮有聲以為樂乞錢沽酒飲輒醉餘錢置道旁牆隙中云有緣者任得之間與人言禍福多奇驗有老嫗素相識忽詣之曰

廣

卷二

吳佩中

四

臨野堂

詰朝當有少錢助汝是夜卽於姬門端坐而逝人聞其死爭致賻錢姬果大獲既舉棺輕若無人蓋尸解矣

小楊枝

如皋冒辟疆家有園亭聲伎之勝歌者楊枝態極妍媚知名之士題贈盈卷惟陳其年擅長閱二十年而楊枝老矣其子亦玉人也因呼小楊枝一日譙集辟疆出前卷相示虞山邵青門題其後曰唱出陳髯絕妙詞燈前認取小楊枝天工不斲消魂種又值春風二月時

廉廣

卷二 吳鳳中

五 臨野堂

白月

楚中杜于皇名濬以詩文往來淮揚間復善諧謔適中秋於廣陵豪家譙集同席十餘輩舉令須各誦唐律月在第二字坐間有統袴子初不解詩口撰一語曰白月照詩人衆闕問此係誰作能頌其上句否遂巡未對杜遽曰是黑風吹酒鬼也合坐大笑

佞佛

魏里丁清惠公之後有伯仲二人績學工文而酷嗜佛法仲於內室供準提畫像凌晨必焚香誦咒

跪而禮之一日偶觸婦怒手裂像擲地仲不能堪潛詣伯曰弟獲大罪過無復生理當捐此穢臭以圖懺悔何如伯曰弟言是也於是仲徑出門作送於後仲至岸正衣冠一踴投河伯合掌曰善哉遂高唱往生咒而還適其家人見之援救得免

去年此日

戴耘野名笠我邑之同里人高隱工詩妙達禪理康熙庚戌寓爛溪周氏王寅旭潘次耕邀余同訪是歲之八月二十一日也周畱宿小飲戴舉一令以几案食物爲問能辨對明晰者免飲否則罰隨

廉廣

卷二 吳鳳中

六 臨野堂

手拈豆一顆問予曰或云豆形似蠶或云豆熟蠶時二說孰是予曰豆熟於蠶時者不一酉陽雜俎載刀豆莢形似劍脊三稜謂之挾劍豆則此豆亦以似蠶得名耳戴然之又指盤中鷄卵問寅旭曰先有鷄而後有卵乎先有卵而後有鷄乎王以形化氣化之說應之復問次耕曰去年此日是何物耶潘曰酉二十一日乃醋也衆共服其超雋

邵邑侯前生

邵士梅濟寧人自記前生爲棲霞處士生四子年六旬餘乃卒值四子皆出獨孫女垂涕送訣一青

衣卒引見冥王語之曰汝後身當復爲男登乙榜
官至邑宰遂生鄒家歷歷皆能憶之既領鄉薦乘
鐸青州適棲霞廣文缺往攝篆乃尋其故巷巷陌
門庭無不認識四子金已物故惟孫女孀居髮且
白矣邵具道其故敘前生及沒時景狀悉符女甚
貧悴因解俸金贖之令吳江不三月卽解組歸自
言冥數如此不可久於官也

桃花魚

吳公茲受名晉錫司理永州崇禎壬午入闈校士
夜夢一婦人素粧麗質攜饌餉吳指魚羹曰此桃

魚廣

卷二 吳鳳中

七 臨野堂

花魚也因出詩相貽中一聯云桃花魚漾桃花水
濯錦人吟濯錦詩次夕夢復如前尋獲一卷其二
場表聯乃有此二語心甚驚異因薦之入彀及榜
發則江陵姚士升也偶與同年友看山朱公拙修
語其事朱曰此我姨某氏詩也氏少而慧嫻於篇
詠夫蚤殲苦節十餘載以某歲卒弟不知何緣入
夢未幾姚入謁詢其生辰正氏卒之歲

蛟橋幻遇

宜興許卽行二農家子也康熙二十年間偶入城
至蛟橋遇一女絕艷許將與目成已失所在是日

薄暮抵舍則所遇女先在室內迎謂許曰來從絳
闌暫寄紅塵三生夙契今當與君償之幸無疑懼
問其姓名曰何淑貞從婢年可十三四曰秋鴻是
時許婦適歸寧許因詭言我婦美不遜汝何曰邑
中金閨之艷幽谷之姝編數止某某三人差不慚
巾幗我猶勝之若君婦則歷齒蓬頭既齊且痔直
登徒所愛者耳又何足言婦聞甚悲率其諸姑姊
坐集閱觀僅聞語聲出戶並不見形乃共指而詈
之何曰我與許君締未斷之緣命自真宰汝輩某
與某私某爲某事此豈貞靜者而亦毀我乎所刺

魚廣

卷二 吳鳳中

八 臨野堂

幽隱皆實衆遂嘿然散去何善談論其言皆古宮
闈事於漢時尤詳遠近好異之士履滿其門或與
稽往牘或與晰輿理酬答泉流雖賻博者莫能難
之如是月餘頗厭厭煩挈婢辭許不知所往踰旬
瞥見前婢持末履來貽且招許許叩以所在婢言
但閉目行少頃可達許如言覺兩足冉冉若乘烟
霧經丘穿壑恍入仙源曲欄重閣花木幽深何薄
襲約袖躬自紡績許至潔卮而進山肴芳醪酒闌
起曰我姊妹五人各有所適北堂老母往河南訪
我第二姊矣君留信宿無害也因相與縷縷踰夕

惘恍出門遙見曉村舊徑忽然抵家

藏金券

毘陵周文山名起岐順治末督學於楚試未及半適故鄉有奏銷之信例應左遷鬱居省院院有一室凡入卧於內者輒見金甲神叱起人皆畏避指爲凶室文山不之信設卧具於土牀寢焉夢一金甲神前來曰吾待君二十餘年矣牀下白金萬兩可速取以歸釋我典守之責也詰朝發其藏獲一小匱匱中有券其文云視學事竣積有萬金家無子女適逢喪亂瘞金於此俟福厚者取之願秉公廉廣

卷二 吳鳳中

九 臨野堂

遜士勿負我意券無姓字大約爲明季學使者燦然白銀悉如券數橐之南返家用以饒

吳充墓

桃墩舊有宋大臣吳充墓充之後貧不自存鬻其墓之土於里人顧姓者顧遣人平其封發石柳充棺袍碧帶偉焉如生見風忽化兩夫人朱氏戴氏金釵及纏臂之屬光焰猶新其墓誌則買平章筆也按賈與吳不同時蓋吳之後人乞賈爲銘耳桃墩亦吾邑地去吳興之南灣可四五里許

瘞言

金陵神樂觀陸道士十七歲時毆死一僕卽火其骨人無知者十餘年足外膝發毒成瘡瘡口似唇而有舌能言曰我卽僕也日索飲食飼以脂膏自能吞化飲以酒四周皆紅但開口言必大痛垂絕如是載餘忽曰我欲他往免亦解也明日下山遇樵者可求治之陸如其言果遇樵者懇焉樵厲聲曰孽畜敢言我乎夜半療汝忽不見是夜夢金甲神詣陸卧室指謂之曰有藥在几煎服取渣以左手持向水西門外見婦人潑水急棄於道而返陸旦起視案有物如亂髮而無端因依所戒至門外廉廣

卷二 吳鳳中

十 臨寧堂

第十二家果見一婦隨棄藥而歸瘡遂愈後探此婦竟亦無他

爐中造化

常州銀工居甘棠橋畔一日有以銀二兩就銘者出治忽化異狀中爲小錠如拇指甲四圍細如梧子珠貫其間數之得九十七錠窩絲悉具稜角宛然咸謂之爐中造化

木偶出號

王司理繩河公寄籍橋李實居吳江之茅塔村其未遇時借村中仲氏小樓三楹爲授徒地仲辭以

此樓多怪不可居王不之信遂於其內置榻設几夜分燃燭而坐見東壁有四五十寸小人各執旌蓋散車列隊前行末後一人冠帶肩輿如州府官之出號者王熟視良久擊案叱之朴落一聲皆木偶也聚而焚焉怪遂絕

吳介繁

秀水吳介繁年三十許康熙庚午之秋卧病經月垂絕者屢矣家人左右環視更番不輟一夕介繁昏然似稍安者眾皆垂頭而睡少頃其婦先覺移燈就牀將進湯藥忽不見介繁矣翻枕橫狀如蟬

鳳康

卷二 吳鳳中

士 臨野堂

曉深幕重門並未啟也舉家驚愕達旦四出訪覓開村農相告離此半里有一男子沾首濡足宛轉泥中絕似吳介繁然久知其病何得露宿於田也亟至其處昇以歸置濯而詰其由情不能對越數日其神小復乃曰我方病劇時每日向暮輒有三青衣者伺我於牀是夜汝輩守視偶解青衣者扶項索臂負我從廳旁板隙而出倏至田間遇白衣老人怒叱之遂委我遁去今介繁尚有常口道其異

笠澤古柏

笠澤三賢祠前古柏鱗枝黛膚蓋千年物也前人歷有題詠崇禎甲申之次漸就枯萎今止存根株而已先是祠後竹園中忽於地出一花如木芍藥金無枝葉里人施姓者見之以爲下必有異持鉗坎之盡花之莖則有細絲絲絡土中絲斷鉗止亦無所見又閱月復生一花施坎之如前其絲蜉蛻丈餘得物圓大如土茯苓碎之中脫而出則宛然一鹿也頭角尾足皆具於是好事者爭穴土而入見柏根迴環無端大可二十圍中經之木色光潤而清芬觸手皆有細絲分懸其間跡絲求取若茯苓者盈畚累斛或爲人形或爲禽形或爲獸形土人以鬻於吳門多得善值是歲有客從吳興來道遇寄舟者服製朴古而形神憔悴問其姓曰姓柏問其家若何曰曩頗饒今衰矣問所往曰將之杭州今日已賻欲宿於震澤之普濟寺既至幾舟寺前趨而人顧榜人曰少待卽歸汝值久之不出徧索寺內無若人從古柏下瓦礫間拾碎鏹少許則所值寄舟之值也俗傳此柏能爲神達觀禪師其化身也觀此信有之乎抑柏既能神而何以槁死豈神以樹爲形其萎也亦如仙家之遺蛻而去耶

鳳康

卷二 吳鳳中

士 臨野堂

白鴿紅豆

吳門東禪寺白鴿禪師偶拾紅豆種之寺內指而囑曰汝宜速長但他日不許無故開花世變有大小則花間有疎密今其樹已數圍人所見者崇禎九年小開十七年大開隨遭國變順治十六年小開有鎮江之擾康熙十二年復開是冬滇黔寇作花色如梓莢小於槐角霜後莢落其子深紅可愛

羊珠

陸佃曰龍珠在鉤蛇珠在口魚珠在眼蛟珠在皮鼈珠在足蛛珠在腹是知物類皆能孕珠非獨蚌

麻廉

卷二 吳鳳中

圭 臨野堂

也近日嘉興九里滙農人徐心橋畜一牂殺已五六歲因爲子娶婦宰以饗客屠者覺羊肚中累累然剖而濯之得珠盈掬圓大如豌豆有老人云羊食仙草或雷雨時與龍交則生珠然博物之書所未載也

疥蟲

曹溪金孟常短視離物寸許卽模糊不辨近則能察毫末年踰七十餘猶然見人有疥者輒爲搜剔其疥內蟲云疥蟲有雌雄雄者領下有鬚種種然可數亦有老少少者色白但其口稍黑耳

浮桶

明甲申六月大旱吾邑十九都沅蕩浮木桶七土人爭取之卽沈水中捷足者得其一二內盛牛頭馬頭尾瓶各二瓶舂甚粗碎之表裏瑩澈如鏡是後吳日生易舉義旗敗於此殺人無算桶浮處每年生草七叢菁葱倍常

芋栗

杜工部南鄰詩園收芋栗未全貧或作芋栗或作芋栗芋栗不必植之園中而芋與栗不當類舉朱愚庵註杜定作芋栗爲是余往湖口路經南陵訪

麻廉

卷二 吳鳳中

圭 臨野堂

王進士五清於山居畱宿具餐雜陳野藪中有粉葉子和醯醢以進者王謂余曰此卽錦里之芋栗也芋似栗而小山家率於冬月取實去殼磨而漉之以水然後用之是知芋栗皆屬園果况莊子徐無鬼篇所載甚明益信杜詩無字不有來歷

水災風變

康熙庚戌六月十二日大水猝至間以狂風村落之家漂床沈窰人皆露處繞郭諸所罹禍尤烈枕屍大小以數百計先一夕有漁舟宿太湖濱夜半見水神列坐烟波間絳服雕冠如廷議國事者爭

論久之而散忽於湖中起一長堤如虹橫界水面
風濤大作明旦遂有此異吳江縣三大字額向懸
邑門譙樓萬曆三十六年水至邑令上樓向額再
拜取以投水勢遂定是日趙令促騎出署水沒馬
腹不能行者老言邑有故事可行如其言果驗時
焚惑入箕與南斗祇差一度箕上風故風力彘疾
康熙丙子七月廿三日午後北風陡發雨如懸
瀑平地湧水驟至數尺夜半返風而南勢益狂猛
篝燈密室中無不盡滅屋瓦交飛頽牆覆屋者十
家而九所在喬木倒折殆盡城隍廟有四古榆大
風廣

卷二十一 吳縣中

主 臨野堂

科名異數

常州巢儀部震林號兼三辛卯舉於鄉壬辰成進
士一百六十二名以磨勘被落乙未再成進士名
次仍在一百六十二前後相符一時驚羨韓中丞
贈額有科名異數之題

賦梅釋雲

余所交海內三髯一為慈谿姜西溟一為邵陽康

孟謀其一則陽美生陳其年也其年未遇時遊於
廣陵自巢民愛其才延致梅花別墅有童名紫雲
者儼麗善歌令其執役書堂生一見神移贈以佳
句并圖其像裝為卷帙題曰雲郎小照適墅梅盛
開生偕紫雲徘徊於暗香疎影間巢民偶登內閣
遙望見之忽佯怒呼二健僕縛紫雲去將加以杖
生營謀無策意極徬徨計唯得冒母片言方解此
厄時已薄暮乃趨赴老宅前長跪門外啟門者曰
陳某有急求太夫人發一玉音非蒙許諾某不起
也因備言紫雲事頃之青衣媼出曰先生休矣巢
風廣

卷二 吳縣中

主 臨野堂

民遵奉母命已不罪雲即然必得先生咏梅絕句
百首成於今夕仍送雲即侍左右也生大喜攝衣
而回篝燈濡墨苦吟達曙百咏既就亟書送巢民
巢民讀之擊節笑遣雲即其後紫雲配婦合卺有
期矣生惘惘如失賦賀新郎贈之云小酌茶靡釀
喜今朝釵光鋷影燈前滉漾隔著屏風喧笑語報
道雀翹初上又悄把檀奴偷相撲朔離離雄渾不辨
但臨風私取春弓量送爾去揭鸞帳六年孤館相
依傍最難忘紅粧桃畔淚花輕颺了爾一生花燭
事宛轉婦隨夫唱努力做箇砒模樣只我羅衾渾

似鐵擁桃笙。難得紗牕亮。休爲我再惆悵。此詞說傳人口。聞者爲之絕倒。

酒兵

唐人有酒衝愁。醉出奇兵之句。余常賞其豪雋。然余飲不能一焦葉。故遇酒兵時。絕少近得姚竹友庚辰中秋夕醉後放歌。可謂善用酒兵者矣。其詩曰。丁丑之年仲秋節。珠江放舟看明月。酒徒多挾少年狂。痛飲高歌曉未輟。凌空擬駕龍龍遊。波底垂龍魂欲惜。星移物換秋復秋。此樂至今思忽忽。人生鹿豕豈長聚。客散天涯我歸斯。秋涇橋東初

蘇廣

卷二 吳縣中

七 臨野堂

協會須較戶。陳酒兵立監視。師分捷伐。旗標兩翼。各張軍射。覆藏鈞隨。并刺。濟陽驍騎。稱榮。一鼓而下。氣先竭。亞夫之師。天上來。轉戰中原。傷一獸。大樹將軍。氣最雄。露布敵。逢袁彥伯。崑崙關。破酒尚溫。大笑三軍。盡投槍。資翁老興復不淺。制勝出奇。伺敵隙。居如處女。行脫兔。量而後會。戰必捷。強吳勁楚。掃籬空。何有江黃與滕薛。華鼓絕。喧未休。驚起鄰翁罵唐突。鄰翁勸汝一杯酒。爾何不樂。此今夕。百年幾。遇月中秋。宛其死矣。空悲咽。今年今夜共此月。明日明年遂陳跡。感我此言。促引觴。

蘇廣

卷二 吳縣中

七 臨野堂

請爲贊翁歌。一闕歌。殘月落杯影。空不知。東方之既白。竹友名東明。嘉興之秀水。人年四十後。領下生小瘤。如益因吏號贊翁。夙負經世之畧。兼工書繪。而時無知者。其落拓江河也。必載酒以行。其揮毫染翰。淋漓子墨也。得酒乃益入神。嘗自題醉書絕句云。醉中畫樹醒添石。醒筆不如醉筆佳。安得青州六從事。百年同伴作生涯。余親贊翁家於酒而不沈湎於酒。蓋意不在酒也。所著詩文若干卷。曰弄酒餘閒集。

黑漆漆

天同一生王錫開別號餘不精究曆理兼通中西之學遇天色晴霽輒登屋臥聽助問仰察星象竟夕不寐作書與人俱用古文奇字人多不識王亦不欲人識也里中有詢以水旱之占者答曰若將此事問先生先生肚裏黑漆漆王隱居笠澤有自著天同一生傳

釣叟說言

雪灘釣叟曰昔蘇季子云貧窮則父母不予富貴則親戚畏懼今世異是富貴則父母不予貧窮則親戚畏懼此言殊有感慨

康康

卷二 吳縣中

九 康野亭

烏程陸士涓熊臣 同邑沈天寶竹西 閩門人金雅珩蒼佩 弟 元瑤玉舟 訂

康康卷三

分目

吳縣下

姜楚蘭

雲娘

沉香瘞症

河東君

湯素曉

墨池

賺娘

康康

卷三 目錄

一 康野亭

顏吳才媛

李婦金氏

棲梧閣

小鷺

宛在

張麗人

鳳曆卷三

吳江鉅 琇玉樵輯

吳佩下

姜楚蘭

劉東平澤清建閭淮陰興屯置權兼課魚鹽不賞之富幾亞郡均淮浦名倡姜楚蘭者邑藝冠時尤善琵琶素與某生交驩生金盡則每出纏頭錦爲生取酒一日聞劉巡視浦上爾特疑粧登臨街小樓鼓數曲繁音微外劉從肩輿中諦聽良久意茲而曲必成纖手亟遣從騎索之得蘭大喜卽攜至

鳳曆

卷三 吳佩下

一 臨野堂

幕府龍之專房時以絃歌自娛居踰月蘭啟劉曰君侯牙樹名邦緩膺高爵帷幄之謀金鼓之役皆非賤妾所敢預聞至於披較琴書品置服玩竊有微長妾固不惜纖軀晨夕於君侯之側也劉掀髯大笑曰解語花亦欲窺我清秘耶因命以莞綸之任金玉錦繡悉以委焉未幾天旅南下劉惶懼出閭黃河蘭折簡致生曰資虬髯之帑濟鵲裘之困未爲過也願假崑奴速完耶進生遂泛畫舫於城下細軟宵行劉歸視蘭室么絃在壁繡帳間如撫膺太息而已鼎革後東平遠竄蘭自越返淮與生

偕老

雲娘

宿雲汪叅將廣陵人也有僕王忠常往來酒肆李家父之相善李以女雲娘歸焉年十八矣汪解任將還維揚呼忠謀備輿具并所以載雲者雲曰主之行李甚壯取道河北征途不靖請效軍人裝執引矢以戒不虞可乎汪聞而異之召雲娘至授玉石弓折之如斷梗凡易數弓悉不稱意顧謂忠曰須取我家弓來遂腰簷柳矢乘駿馬以從時歲在己卯羣盜塞路行至一荒原雲縱馬而前遙見十

鳳曆

卷三 吳佩下

二 臨野堂

餘騎擁塵突至飛矢拂雲袖雲揮袖矢落又一天孫雲隨以手承之卽發而發騎駭反奔中項仆地又於簾中出矢斃一騎餘皆散遁由是叅將抵家無寸著之失雲貌殊麗叅將子一見心動欲狎之雲曰妾下走陋質不意爲公子憐然有忠在何忍及此無若遣忠而納以禮我乃從公子喜過望遂厚給忠雲指示令去公子治吉席將爲小星催粧雲忽易戎服擊所佩刀出立堂上責公子曰爾家泰建高牙不能出奇報國偶遇崔苻爾焉膽慄妾以一婦人奮衛長途迄於安吉所以報公子者至

矣乃恣行不義玷我貞素耶遂以刀擬公子且前
且却曰有追我者我即斷其頭如河北盜矣公子
驚悚喪魄雲娘行及門門外已有碧衫奴控馬以
待遂馳去永不復返

沉香瘞狸

合肥宗伯所寵顧夫人名媚性愛狸奴有字烏員
者日於花欄繡榻間徘徊撫翫珍重之意踰於掌
珠飼以精粢嘉魚過饗而麗夫人悅悒累日至爲
輟饌宗伯特以沉香斲棺瘞之延十二女僧建道
場三晝夜

藤床

卷三 吳鳳下

三 臨野堂

河東君

河東君柳如是名是一字藤蕪本名愛柳其寓姓
也才姿逸麗翩若驚鴻性懷慧賦詩輒工尤長近
體七言作書得虞褚法年二十餘歸虞山蒙叟錢
宗伯而河東君始著先是我邑盛澤歸家院有名
妓徐佛者能琴善畫蘭草雖僻居湖市而四方才
流履滿其室丙子春婁東張西銘以廢常在假過
吳江泊垂虹亭下易小舟訪之佛他適其弟子曰
楊愛色美於徐綺談雅什亦復過之西銘一見頓
意偶至垂虹繾綣而別愛於是心喜自負謂我生

不辰墮茲埃壙然非良耦不以委身今三吳之問
簪纓雲集膏粱統袴形同木偶而帖括咿唔倖竊
科第者皆儉父耳唯博學好古曠代逸才我乃從
之所謂天下有一人知己死且無憾別盛澤因里
僧之數也能鬱鬱久此土乎遂易楊以柳而是其
名聞茸城陳卧子爲雲間繡虎移家結鄰親有所
遇維時海內鼎沸嚴關重鎮半化丘墟虎旅熊師
日間撓敗黃巾交於伊雒赤羽迫於淮徐而江左
士大夫曾無延林之恐益事宴遊其於徵色選聲
極意精討以此袂邪紅粉各以容伎相尚而一時

庫廣

卷三 吳鳳下

四 臨野堂

喧譽獨推章臺居松久之屢以刺謁陳陳嚴正不
易近且觀其名紙自稱女弟意滋不悅而虞山宗
伯與陳齊望幾科瞻學又於陳爲先輩因昌言於
人曰天下惟虞山錢學士始可言才我非才如學
士者不嫁適宗伯喪偶聞之大喜曰天下有憐才
如此女子者耶我亦非才如柳者不娶錢之門多
狎客往來傳致迄於庚辰冬月柳始遇宗伯爲築
我問室之十日落成促席同嬌相與饒歲柳有春日
我問室之作詩曰裁紅翠碧淚漫漫南國春來已
薄寒此去柳花如夢裏向來烟月是愁端畫堂消

息何人曉翠幙容顏猶自看珍重君家蘭桂室東
風吹天一憑闌蓋就新去故喜極而悲驗葉之恨
方殷解佩之情逾切矣辛巳初夏結綉於芙蓉舫
中簫鼓遶雲巒蘭葉岸齊年合卷九十一其儀於是
三鄉薦紳喧騰議至有輕薄之子嘲戲彩鷁投
礫香車者宗伯吮毫濡墨笑對鏡臺賦催粧詩自
若柳歸虞山宗伯目爲絳雲仙姥下降仙好樓居
小枕峰依環於半野堂後構樓五楹窮丹碧之麗
扁曰絳雲大江以南藏書之家無富於錢至是益
購善本加以汲古雕鐫與致其上牙籤寶軸參差
觚廣

卷三 吳風下

五 臨野堂

充叔其下蕭幃變與柳日夕晤對所云爭先石
鼎搜聯句薄怒銀燈算劫棋蓋紀實也宗伯吟披
之好晚齡益篤同史較譽惟柳是問每於畫香餘
暇臨文有所討論柳輒上樓繙閱雖縉紳浮棹而
其言其卷指示尖纖百不失一或用事微有外訛
隨亦辨正宗伯悅其慧解益加憐重國初錄用前
朝耆舊宗伯赴召旋望吏議放還由此專事述作
柳侍左右好讀書以資放誕登龍之客齊至高閣
有時貂冠錦靴或羽衣霞帔出與酬應否則肩筠
舉訪於逆旅清辯泉流雄談鋒起卽英賢宿彥莫

能屈之宗伯殊不前愆曰此我高弟亦良訢室也
常戲稱爲柳儒士越十載庚寅絳雲樓災時移居
紅豆村莊良辰勝節必放舟湖山佳處暫連唱和
望者疑以爲仙其中秋日攜內出遊詩曰綠浪紅
蘭不帶愁參差高柳蔽城樓鶯花無恙三春侶蝦
菜居然萬里舟照水蜻蜓依影窺簾映蝶上銀
頭相看可似嫦娥好白月分明浸碧流柳依韻和
曰秋水春衫澹暮愁船窓笑語近紅樓多情落日
依蘭橈無藉輕雲傍彩舟月恍歌闌尋麝尾風床
書亂覓搔頭五湖烟水長如此願逐鴟夷泛急流
觚廣

卷三 吳風下

六 臨野堂

其他篇什多附見有學集不盡載生一女嫁毘陵
趙編修玉森之子康熙初嗣子孝廉君迎宗伯入
城同君而柳與女及婿仍在紅豆村踰二年而宗
伯病柳聞之自村奔候未幾宗伯捐館柳留城守
喪不及歸也初宗伯與其族素不相睦乃托言宗
伯舊有所負梟悍之徒聚百人交証於堂柳泣然
曰家有長嫡義不坐受凌削未以人爲有薄賞留
罔無用當捐此以賂免而紆難立出帑千金授之
詰朝喧集如故柳遣問曰今將奚爲宗人曰昨所
頒者夫人之長物耳未足以贖族長君華館連雲

腴田錯綺獨不可割其半以給貧窶耶嗣子懼不敢出柳自念欲厭其求則如宋之割地地不盡兵不止非計也乃密告宗伯諶親及門人素厚者復糾紀綱之僕數輩部畫已定與之誓曰苟念舊德毋命此言成應曰諾柳出廳事婉以致辭曰妾之貲盡矣誠不足為贈期以明日置酒合譙其有所須多寡惟命府君之業故在不我惜也衆始解散是夕執禾魚羔肆筵設席中旦而羣宗屬至柳論使列坐喪次潛令健者闔其扉乃入室登榮木樓若將持物以出者逡巡久之家人心訝人視則

鳳廣

卷三 吳風下

七

寧野堂

已投繯畢命而大書於壁曰斧力縛飲者而後報官嗣若見之與家人相向號慟絳之屬先一日詣聚於室隨出以盡縛兒黨門閉無得脫者須臾邑令至治得實繫兒於獄以其事上聞置之法夫河東君以泥中弱絮識所依歸一旦遭家不造殉義從容於以禦侮於以元宗詎不偉歟方宗伯初遇柳時黜顏給背髮已鬢髮斑白而柳則盛鬚雖鶴凝脂竟體纖婉之容錢曰我其愛卿如雲之黑如玉之白也柳曰我亦其愛君髮如妾之膚膚如妾之髮也因相與大笑故當年醢贈有風前柳

欲窺青眼雪裏山應想白頭之句競傳人口而不知一與之應終身以之即奉雁牽絲有所不達也如此

湯素晚

湯氏素晚字雅卿大都吳瞿雲中價也僑寓吳中以避風鶴之警畫軫文楸藉以永日偶爾點筆輒亦悲艷丙戌除夕詩云病餘弱質困烽烟弩人今有怕說年廢盡不知秦歲月春來猶見漢山川何勞茂草牽鄉夢自有梅花作客緣若案未輪鴻與耀只愁時事正紛然

鳳廣

卷三 吳風下

八 寧野堂

墨池

李研齋之繼室曰疊山秀木浮瀟灑頭凝粧特妙每一出遊則秦淮麗人爭相窺傲其婢墨池性亦明慧秀才常書蘭竹池輒侍側宜墨之淡令以口受筆退其墨李詩云別有香在口莫畏臙脂黑此墨池所由名矣

昧娘

昧娘者姓易氏居松陵之舜水鎮祖某以間閭世宦累貲億萬其父某盡散其貲畜古名畫環室爲香木城城有十架架藏百卷爲率各以鏤金牌記

之其錦韜玉軸者爲最品昧方四五歲性聰良善
記誦父嘗戲舉古人姓名叩以所作某書昧即指
第幾卷中靡不悉符父以是愛之令其掌鑰金牌
而司書城呼曰書奴長及齒亂作花鳥小圖工刀
札善吟咏姿體絕麗未嘗假粉脂而浮香發艷盈
盈欲仙星眸流離遠黛明媚復嬌然善昧故其母
氏更畫奴各爲昧娘明甲申歲海內鼎沸兵燹所
被諸郡縣皆陸沉秋八月昧與父母夜飯罷書檯
間列繡燈圍以紫絲步帳月光掩映簾幙昧方研
墨濡穎手摹吳道子畫觀音像將賽於鄰側醉香

卷三 吳鳳下

九 鹿野堂

庵施其庵之女冠未舉筆忽聞號呷成雷燎火四
張外宅大呼曰兵至矣兵至矣昧倉卒入內閣取
畫城之錦韜玉軸者持以出從父母走僻巷中潛
達金牛村居金牛村三載賣珠以綴衣飾緇以佐
饌備旅食之困時舜水廬室悉爲灰燼亂稍定昧
父將理故業而無資可繕昧泣然曰吾家世業隆
大不幸蹈於離亂焚燹飄寄非長策也聞女之姑
在干溪東新巷姑以艾繡守貞女可就訪合居共
爲晨昏女裝中有古畫十餘卷售之當得千金父
以其值稍葺故廬而新之女時可從父母從容完

聚耳父然之爲買小舫從一女奴曰問香賦詩淚
別詩曰漂泊何由返故園桃花春雨照離魂憑將
別後雙紅袖記取東風舊淚痕遂至東新巷次於
姑家姑字倩娘夫家姓言氏於新巷亦豪族倩夫
以癩床之病走死亂軍無子倩故甚愛昧娘視昧
娘若子也倩有表之自出潘生緒其親與倩乃異
姓之叔嫂生故世胄其父母以行穢見黜於族儼
倩之側舍以居生能詩文然無士君子行窺倩寡
處間寂日以事請見昧目哆口歛骨體足以意挑
倩娘倩娘意感焉久而相悅昧之臥室去倩之卧

卷三 吳鳳下

十 鹿野堂

室可百武在東廂小紅樓鎖簾閉幃幃旦曉不下樓
級倩之事問香稍知之以告昧昧嘿不應倩之家
有一園名隔夢景頗幽勝時暮春初旬倩娘辟諸
女從邀昧娘往遊昧辭以午繡方倦倩頻促之乃
啟隔夢門轉曲池上小山左側憩半峯亭綠柳數
樹紅欄三折茶以竹鑪基以石磴復轉而左隔太
湖石累丈海棠盛開爛如繡屏綠海棠行數十武
一徑皆櫻桃花一徑皆薔薇花倩曰櫻桃未子而
花容少媚不若薔薇紅香足愛也挈昧左腕低扇
微笑乃至薔薇架下瞥然一聲片花亂舞落紅滿

鳳樓

卷三

吳佩下

主

鳳樓

驚鴻間垂垂拂衫袖有細彩流蘇寶相思子綴以同心鳳凰結雜花而墜中昧之存存昧驚愕隔花望見一生烏巾倩容凝睇於昧問香遠呼之曰潘秀才從誰來耶倩娘曰潘郎從櫻桃徑來耶即去不識昧娘何敢唐突西子生視而笑倩亦視生而笑遂散去昧知倩之貴已也頗頗不釋者累日羞倩娘素悅於生耻昧之獨爲君子也故潛生於園以俟昧之至將市機於昧倩知事不可諧於是始不嫌於昧而爲生計益深一日昧娘曉粧方竟飾窓無事偶帶紅箋作細字集唐句成一絕云春是傷春夢雨天鶯啼燕語報新年東風不道珠簾隔引出幽香落外邊蓋隱刺倩事也書畢以玉篆鎮鎮紙忽聞樓級有點履聲乃倩娘至昧拾往連緜樓連倩紅箋詩猶在鎮紙下昧急取置鏡臺鎖櫥內而足紙半露倩出讀之納於杏衫左袖遽下樓級昧止之不能悅色而已倩出中堂適遇生於梧桐軒下倩出牋於袖望生而投曰櫻桃徑上有接琴之挑梧桐軒中乃無歸車之果耶生舒展展視乃絕句云云後有畫奴戲草四楷書倩曰畫奴是昧娘小字紅箋是潘郎長奴也生攜牋而去後果

鳳樓

卷三

吳佩下

主

鳳樓

宵新霽始亦金風初解浴荷香庭草淺綠昧生疑眸惘惘有思歸之意見開香櫺理竹鎖絲簾置畫金小方套進曰倩娘以爲娘午茶少潤詩牌開查視之乃石榴子一盒金柑兩蒂果盡覆食食衣平文錦尺幅緋帶雙結密緘重重發緘而則薄絲羅也得五十六字云珠樓十二夜初長秋恨應知怯曉粧本水有雲迴禁儂買猶無夢問曉春錦幾舊意調鸞鵲蘭酒新釀憶鸞鵲落月斜廊無限意可能流影到西廊篇末著去米在田而可實水非米而何故昧以指畫者外之作潘字狀潘焉起立碎紙而柳於地墮髮機從遙往見倩時倩方坐繡榻裁風花細發忽見昧以牋至意必有合移席駢坐爲昧整髻上墜銀珠璫璫紅妝容噫氣良久乃言曰卿以每年背慈親外獨跡單心托命於姑以姑之惠被以綺綺何以珍錦良厚矣乃不謂之以德而報道於不令之生傳以美詩姑縱不愛姪獨不自愛乎曩者以格室閣情乘成小以離掠而取之致以穢惡見誘修飾有節高相有心以相說也陌上之金蘭不能亂桑中之婦而謂紅裙流藥者自媒於東窗宋玉誇姝非取斷絕雅思

然久安於此實敗令名請從此辭敬啟再拜而起
倩以好言固留不許時舜水已成小築昧之父母
將欲迎昧昧適歸驚喜道故昧所不悅於倩娘者
匿不以告也先是生之父母爲生婚於王氏自溺
志於倩遂背婚於王王亦以生狂蕩無檢字女他
姓至是生欲因倩娘求合於昧而不愜其願故揚
紅晨之詩以誣昧使聞於昧之父母因而求娶閱
歲餘倩以他事至昧父母家起居外並爲昧議姻
口籌心語未白其人而數目昧父昧父無忤色因
極口潘生之才而諱其貧又附昧母耳密語昧父

鳳塵

卷三 吳鳳下

七 臨野堂

母嘿然相顧歎歎遂首肯之倩歸卽爲生致六禮
昧父母擇吉將贅生於家而絕不以聞於昧至宴
爾之夕銀釭斜照繡帳高張夜闌微紅流盼見此
良人則卽隔夢闌櫻桃花下生也昧大號慟絕而
後興問香馳走驚呼昧父母至昧悲極不能言良
父咄曰倩娘誤我父母再四抹解然伉儷之際非
其本情離勉爲笑語而眉嫵間鎖愁駐恨如不勝
致君又二年生亦構數椽別墅挈昧以歸生之父
母竊悍極虐素知昧之不禮生也爲盛怒以待昧
昧拜告方畢含啼入室意不聊生歲辛丑生以不

給家食爲硯耕之謀復隙窺之鄰女見黜其主
昧愈不禮生大慍昧叱詈之聲達於庭戶昧支
願語生曰薄命之薄卿究可知狂童之狂負心若
此何鬚何眉無耻無禮我死爲鬼爾生尚能爲人
乎語未竟鞭楚亂下散髮蒙面流血被肩維時明
月入戶青燈熒熒昧目鳴咽而歎曰命盡此矣
令問香於故篋中取慈鹽一卷詩詞若干首及綠
窓小寫百葉皆幼時所書花鳥粉本悉焚之火乃
裂帛盈尺和淚爲書授之問香曰遲明汝爲吾送
易氏爹娘書畧云女不幸少逢離亂骨肉飄依兩

鳳塵

卷三 吳鳳下

七 臨野堂

地異處况復長年羸病自知弱意易傷薄雲難壽
然從垂髫以來溺情芸蕪散志籤圖將謂結褵名
族執雙良家俾慈幃二人得慰心於白髮竊所願
也不意媒妁之欺近在至戚淫我素名纖彼妻計
致匹合於瑣類終身之仰失在一朝怨魄不舒愁
魂欲斷豈知有生之樂哉女自春首分袂而後鬱
爲沈疾嘗累日一粥而見粒則嘔薄飲不及蠶勺
悲苦之狀不可殫陳當夫蘭門暮掩薄寒中人簷
雨淅瀝燈花頻落砑聲遠飄飄鼓斷續女於斯時
涕其淚零倚枕竟夕不知憂之何從也及夫畫窓

曉開麗花笑暖慧鳥爭啼凭欄數迴因思釋年西
閣隨伴路青始歸泛錦瑟於芳樓馳紅衫於細馬
袍絲桐雜諧笑爲謹方之今時遂若隔世同是一
身而苦樂頓異命之不猶夫復何言今秋負心人
以窺踰失意遷怒於女管楚千態垂垂待斃無復
生理爰令丫鬟問香告情父母卽夜是命盡之次
父母一來垂視永以遐隔綠香帳裏豈有冷翠零
膏紅葉窓前莫問韶顏釋齒將見柳眼露凝埋春
化淚蓮心風折勞恨成絲明月三更天涯草碧還
家之期當在曉風新夢聞耳父母春秋已高強飯

鳳釵

卷三 吳鳳下

主 臨野堂

自愛無以女爲念幸收女餘骨覆以坏土得以脫
迹人間銷形天上藥黃槐綠烟冷雲荒遂畢此生
矣孟光同隱未得是人弄玉俱仙徒爲虛語獨念
父母命我不卒統膝之歡邈矣難再梅花猶在額
手蓮花猶在足乎鏡臺舊影翠帷餘香嫋嫋其來
遲者知是亭亭倩女魂也及晨昧父母得書憤跂
長慟而至則昧已縊於前軒左櫪間矣生與父母
俱逃莫曉所在昧父母及易氏諸戚乃掠昧於兩
楹而以問香歸益昧之爲人風神散朗亦珊珊流
雅而幽情如絃慧心長結疏能寡巧而貌若不知

咳唾生珠玉而寡於辯給接管成牘而揮染必本
於性故寫倫則聖以敬露道哀則字與淚并蓋孝
穆所謂妙解文章者也惜紫紉無托紅顏非耦才
豐命薄生短恨長悲哉昧生纔二十四歲猶後數
日忽有豪士戰鬪牽髮紅巾緣綬跨劍躍馬而馳
後從碧眼奴背負血囊至昧之門排門直入豪立
馬極前振髯大呼曰負心人已殺之矣從者下囊
前傾血糊撲一倒撲着地疾走乃生之首也其明
年午溪盜亂倚娘虜去不知所終人咸以爲昧冤
之所雪云

鳳釵

卷三 吳鳳下

主 臨野堂

顏吳才媛

顏芳在字柔仙桐鄉工部雪履公女也歸我邑爛
溪周氏所著有偶葉草其送春詩最佳詩曰豈是
春歸候憑欄意忽離綠酣鶯語澁紅瘦蝶魂癡澹
泊無草好幽閑與古期欠伸方欲起風雨到窓時
工部第五子祁之婦吳亦能詩月夜夢歸有感云
假寐承顏到膝前花枝明月話歡然正當絮語牽
衣際仙鶴一聲悲遠天工部示祁書曰閨閣之詠
不嫌婉弱唐詩所選亦無高老之什看其用筆靈
活若白鶴一聲悲遠天直可與諸姑相伯仲芳在

妹宛在綺才蘭質不遜柔仙以所適非耦抑鬱而
天吳名徽字似音

李婦金氏

距余居里許有民家女金氏幼無以自育年十二
歸里人李乙乙之父以治皮爲業人呼之曰皮皮
性茂而愚受人值爲其驅使卽利害無所避康熙
戊申里中大姓有事臧獲無可使者以命皮皮慨
然任之及事發詞株及皮已就縛乙奮身走郡告
郡守曰此皆乙所爲無與吾父事於是郡守釋皮
拘乙論法當流於秦金氏計且偕往間關數千里
厥賸

卷三 吳鳳下

七 臨野堂

不免多露之虞泣曰我從我夫而不獲終事我夫
不若完節以報我夫之爲愈也雖然我夫未行吾
不可以先死雖貧家無簪珥可鬻而竭手指勞猶
足供餽餉俾家人無患饑渴乙在禁數月金氏拈
棉紡織因得製衣置食往來餉乙見者爲之泣下
已酉夏郡遣流人乙之里同累者二其二人之婦
皆促裝爲從行計氏獨托其三歲女於姻乃往見
乙於獄曰勉之自愛新婦將爲君養始地下耳歸
未至家恐有覺其將死者遂自裁於他氏室時年
二十一金氏死閱月同里諸君子爲位於崇義寺

設醮三日各以詩文弔祭嘉其得死所也

棲梧閣

桐城吳氏年二十五而寡以其所居有棲梧閣世
遂稱爲棲梧閣吳氏秉性高潔好讀歷代羣史而
艷詞小說屏絕弗觀今聞其年六十有奇已霜梳
雪之辰尙勤操觚之業著有吟咏蒼古悲涼無脂
粉氣若置之朱鳥集中又爲閨閣另開一生面矣
余於番禺宰姚公官署得金陵懷古詩八章錄其
四而存之咏南齊云六貴同朝散虎彪橫江勒馬
下雍州銀鑰酒市春雙橋玉羅臺月半鈎趙鬼

鳳賸

卷三 吳鳳下

六 臨野堂

西京諳漢賦阿兄東閣塵通侯誰知講武旄頭入
芳樂笳吹碧蘿秋咏南梁云同泰齋中拜佛囉壽
陽千騎渡江波金甌突向中原缺寶劍空鳴萬卷
多五月誰勤君父難七官先友弟兄戈江淮廢後
襄陽促秋草臺城放索駝咏南陳云臨春閣上萬
花妍寶帳朱簾裊裊烟聲鼓飛衝朱雀路軍書壓
損繡牀邊嬌娥入月昏銀鏡御客還家碎錦箋
有景陽宮畔井胭脂春水咽殘絃咏南唐云江南
一劍捲秋霜半壁山河入雒陽百尺樓空蓮葉碎
翠微亭冷鳥聲荒臨城悵悵宮曲辭廟倉皇聽

教坊。日夕淚痕。誰洗面錦書封恨。報紅粧。

小鸞

我邑葉工部與其夫人沈宛君才華絕艷子女數人無不具有彩筆而小鸞字瓊章者其幼女也鸞方十齡與母氏初寒夜坐於時銀蟾滌影金粟凝香灩灩既零漸成涓滴宛君口占一語曰桂寒清露濕鸞即應聲對曰楓冷亂紅凋宛君驚其敏慧尤心憐之惜未笄而卒其詩詞附午夢堂集行世宛在

顏芳在之妹宛在適吳興黃公子其性慈愚偏多

龜三 吳興下 左 臨野堂

忿忌每出則鍵宛在於深閨庭涼月皓徑煖花芳不許一至吟玩宛在以茗中人呼之結綉而後意不聊生憔悴經年遂至奄逝余見其遺稿二絕句云秋入重門夜似年麝蘭香盡不成眠梧窻坐聽瀟瀟雨挑盡殘燈獨黯黯然黛痕消滅兩眉峰強起臨粧意已慵對鏡自疑非似我可能描取舊時容似此愁言讀者何堪腸斷况括管之人乎

張麗人

麗人姓張氏其母吳倡也以善歌轉籍入粵生麗人體貌瑩潔性質明慧幼即能記歌曲尤好詩詞

每吟唐人銅雀春深之句自名二喬客或語二喬雙翼也不如呼爲小喬麗人應聲曰兼金雙璧名有相當因笑指鏡中影曰此亦一喬也于是二喬

之名艷稱於時麗人稍長其母將擇伶之美者贅焉仙城豪貴謀爲落籍有以三斛珠挑之者麗人堅不爲動長歎辭曰我母愛我不可鬻離且已委身字人蝶粉可汚燕巢終在不聊勝于人他人手吼獅換馬又隨風漂泊哉年甫及笄麗人隨諸伶於郵墟賽神作劇夜宿水二王廟夢王刻期聘之爲妃醒以語其母泣然淚下拍板而歌羅郎此紅

龜三 吳興下 左 臨野堂

諸絕宛轉悲愴及期無疾而逝粵人黎美周誌其墓曰嗟乎予知麗人故不屈于勢者王何由致之豈洛水凌波乃符銅雀之識耶若夫粉黛何似美人何真艷色等空春花易謝後之過者知爲麗人埋香處明月爲鏡清風引簫好鳥和歌蛺蝶自舞徘徊其間倘有霧鬢風鬟一唱三嘆者出焉能不爲傳書之柳毅乎

武進劉得清靜夫 同邑黃 容圭菴 閱

門人周日煥東昭 弟 景竹城 訂

鳳麟卷三終

鳳膽卷四

分目

燕鳳

朱園墓表

請鄭

西園蘭石

延平女子

杜亭

劉將軍

李侍御

癸未榜

鬼徒

李仙

驢孕石

粵藩豫定

再世婚

圓圖

鳳膽

卷四 目錄

一 臨野堂

李旂六

水樹

姜郎

琥珀案

竹垞詞

碧血

三別號

程公引

福壽難兼

服禁

晚遇

燕京元夜詞

五經中式

鳳膽卷四

燕鳳

吳江鉏 琇玉樵軒

朱園墓表

燕市旅舍有廬陵貢士述其土故事云歐陽文忠公爲其考崇公及太夫人撰瀧岡阡表成勒諸石遣吏齋之歸并檄郡守董墓事渡江風濤大作有龍蜿蜒夾舟舟欲覆篙師呼曰客有懷寶者乎請投之以贖此厄客曰無之唯碑在焉因共濟之江龍乃冉冉去波亦平遂得竟渡吏持檄以實告郡

鳳膽

卷四 燕鳳

一 臨野堂

守守訝之令吏祭墓且以告則碑已歸然植於其側矣守墓者曰昨之夜震電發土碑於是出也薄視之見表文中獨以朱園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人字滴水淋漓自額及跌不絕殊迹炳然閱數百載如新嗟乎惟牛而祭不如鷄豚之逮存昔賢著之矣而發之自公有甚痛於中者故言之足以動鬼神致靈異若此夫非盡人之子歟讀是文者其尚有感於斯

請鄭

潘稼堂未遇時常遊京華與余同主於何都諫家

柯同鄉鄭文翁少年善謔以潘公有高尚名口占
一絕嘲之起曰夷齊陸續到皇畿日向朱門乞歲
薇云云潘即和韻答曰蒲東回首思依依欲向關
西心事違輪却櫻桃紅一點春風重看繡襦歸每
句隱一事請鄭予笑謂其詞絕妙而意極虐

西園蘭石

山右旅店舊有彭西園姬人所畫蘭石雨昏紅壁
芳墨摧殘王阮亭士禠題其後云無復湘中見泥
人西園蘭石恰猶新回思十五年前事空有蛛絲
絡暗塵

鳳樓

卷四 燕鳳

二 臨野堂

延平女子

郵亭旅舍好事者往往廣爲巾幘之語書以媚筆
以資過客傳誦多不足信沈公子二聞夜宿梁莊
所見延平女子題壁詩騎塵未遠墨痕猶新小記
便章悽惋可誦惜其依違寡斷閱者不無夫人少
商量之歎也序云妾閨傭名家延平著姓十三歲
索在家賦嬌女之詩二八結褵新婦獲參軍之配
何堪莫愁南國得嫁阿侯庶幾弄玉秦樓相逢蕭
史方調琴瑟頓起干戈夫死於兵妾乃被掠含羞
辭故里魂銷劍浦之津掩面登輿腸斷西陵之

路茲當北上永隔南天爰題驛舍數言聊破愁城

百疊嗟乎昔年燕香染翰粉印青緇今日滿血濡

毫緋封紅淚秋墳鬼唱哀似峽猿三兩聲青塚魂

歸恨擬胡笳十八拍詩云野燒獵獵北風哀細馬

羶車去不回紫玉青陵悵已矣泉臺當有望鄉臺

那堪驛舍又黃昏樺燭三條照淚痕想像延津沈

故劍相期青塚一歸魂昨夜嚴親入夢來教兒忍

死暫徘徊曹瞞死後交情薄誰把文姬贖得回不

道臨時死亦難慳爲歡笑淚偷彈同行女伴新梳

裝皂帕蒙頭歷繡鞍後書庚申季秋延平張氏題

鳳樓

卷四 燕鳳

三 臨野堂

於沂水縣梁莊驛舍

杜亭

德州盧世淮營杜亭設于美像自稱杜亭亭長昔

杜詩胥鈔役竣祭告詩曰十年曾有約三歲始能

成

劉將軍

劉將軍經勇敢善戰每奏功以負氣難下人故旋

起旋廢畜健兒戰馬雖家若參養如平日黃貞父

今進賢將軍歟之偶及校勇命取板扉以墨筆錯

落亂點袖箭櫛之皆中墨處又出戰馬數十疋一

呼但前麾之皆却噴鳴跳躍作臨陣勢見者稱嘆將軍曰某投閒何足惜獨令羣馬伏櫪思戰場利可惜耳言已歛歔貞父亦改顏良久

李侍御

山左李侍郎望石初名立其選庶常也世祖舉御筆改名贊元後以監察御史出按楚時鄂渚有大猾段世昌稔惡萬端而神謀四達前臺使莫能誰何李至伴置不問一日饒客江干已微醉從一尉一僮夜往叩門世昌倉皇趨出徑前手繫之命尉索其頸踏月還署即置之獄遠近顯要爲之求解者書牘盈案李槩不發立杖殺之當世昌入獄時語其家人曰我少時見一道人能知未來事詢以終身道人曰他日所遇非桃非杏非坐非行卽祿盡時也今按君姓名適符尚欲觀生乎

癸未榜

崇禎癸未一榜結有明全代之局然是科殊多盛事予先登第則南豐湯紹中子來賀庚辰進士壬午紹中鄉薦來賀以揚州司理分校南闈所取徐徵麟與紹中同登會榜而門生乃爲年伯父子同科則常孰王曰俞丁卯孝廉六上春官至是與子

鳳騰

卷四

燕鳳

四

臨野堂

禮僭捷而榜中復有一王曰俞陽城人兄弟同科則全椒吳國鼎國龍金爲詩題四代進士則武進吳剛思而剛思母丁氏乃觀察亮之媵三子並貴柔思壬戌進士簡思辛未進士五經中式則嘉興譚貞良慈谿馮元颺仕於本朝者有五相陳名夏張瑞成克鞏杜立德梁清標六尚書王崇簡張玄錫胡統虞白翁謙姚文然朱鼎延後人繼起者有狀元歸允肅榜眼李仙根吳昌探花張豫章會元宮夢仁解元何龍文其外甲乙榜百餘人皆前科所未及

鳳騰

卷四

燕鳳

五

臨野堂

鬼徒

宣城高檢討遺山言其族兄某於崇禎中訓蒙村廟暑夕散徒納涼庭間忽見廟殿青燈影影因從窓榜窺之內有一人危冠方袍南面而坐兩傍童子以次侍立約十餘人深目巨鼻貌極猙獰高拍窓驚呼殿內人從容徐步出揖曰吾亦師也所訓諸徒皆三十年後公侯將相上帝觀其目不識丁欲使稍習文字畧知仁義天下將亂子遺之民不至被其凶莽啖噬也吾身隱少微適奉帝命來此分方授業暫假廟席月餘事畢矣語後入殿息燈

寂無所見

半仙

李道人言未來事多奇中甲午從山東入京皆稱爲半仙朱少宰鼎延有子應順天試詞得雋否李大書云有田皆種玉無馬不成龍朱以爲嘉兆及榜發解首乃田種玉而未名馬成龍也梁司馬清標嘗邀之飲同會六七八人請預道今夕事李卽書片紙寶燭燦下頃之座中共話關壯繆出處俄有致書與梁者發示無一字翻束背則字在焉李因取紙出視云客所談者皆關公事有送束者至顯

庫廉

卷四

燕鳳

木

臨野堂

之側之大可笑也衆爲相掌久之

驢孕石

京師有朱姓者武定相公鄴園之僕也自其家來至京邸去彰義門尚數里忽黃霧四起擁驢不得行少頃霧散驢踉蹌抵門腹陡脹而斃剖視其腸有卵一枚大可容升許物其色白紫相間而堅如石桐人云乘熱取置麥屑經宿尚可復大一圍試之果然

粵藩豫定

顧方伯敏裁缺家居久不得調康熙十六年江南

藩司缺出客有以經營之說進者顧曰吾向在西秦元旦假寐夢乘官舫舫中白榜書有月臨波作案雲倚樹爲屏之聯出觀兩岸紳士稠雜皆云迎方伯公者行已至廣西矣十年間曾有此兆黑時當補粵藩他非所望也閱二載顏以舊例引見忽欽點粵西竟歿於任

再世婚

京城東偏有民家生一女能言之歲忽曰我工部郎中鄭濂婦也何以在此我欲歸我家矣跡鄭之居與女家相去二里許其秘之不以告女甫能行

庫廉

卷四

燕鳳

七

臨野堂

卽出戶覓鄭居或時趨出巷外其家輒抱持之防其逸而女之求歸益堅不得已以聞於鄭鄭乃迎之蓋入齡矣重堂邃室皆若素遊直入牀床南面而爲婦言曰我之子與媳安在不速出見衆方匿笑旁睨濂適自外來起而曰我別夫子日久豈遂不相識耶籠篋之度香燈之存靡不一一指點其處鄭郎中以事近怪不踰宿而遣之然聞者驚相傳告旋徹內庭今上召詢濂濂不敢隱因命續再世之婚濂辭以年齒甚懸且臣之子已生孫矣居室名言恐有未順上曰天命之也待十三歲

而婚誰曰不宜。濂奉旨屆期成禮，伉儷如初。

圓圓

延陵將軍美丰姿，善騎射，軀幹不其偉碩而勇力絕人，沈鷺多謀，弱冠中翹關，高選裘馬，清狂頗以風流自賞。一遇佳麗，輒爲神留，然未有可其意者。常讀漢紀，至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慨然嘆曰：「我亦遂此願足矣。」雖一時寄情之語，而公認非分意，肇於此。明崇禎末，流氛日熾，秦豫之間，關城失守，燕都震動，而大江以南，阻於天塹，民物晏如。方極聲色之娛，吳門尤盛，有名妓陳圓圓，者，容辭閑雅，額秀頤豐，有林下風致。年十八，隸籍梨園，每一登場，花明雪艷，獨出冠時。觀者魂斷，維時田妃擅寵，兩宮不協，烽火羽書相望於道，宸居爲之憔悴，外戚周嘉定伯以營葬歸蘇，將求色藝兼絕之女，由母后進之，以紆宵旰憂。且分西宮之寵，因出重貲，購圓圓，載之以北，納於椒庭。一日侍后側，上見之，問所從來，后對左右供御，鮮同里順意者。茲女吳人，且嫻豔伎，令侍櫺闥耳。上制於田妃，復念國事不甚，顧遂命遣還，故圓圓仍入周邸。延陵方爲上倚重，奉詔出鎮山海，祖道者綿亘青

鳳樓

卷四

燕鳳

人

陳野堂

門以外嘉定伯首置綺筵，饌之甲第，出女樂佐觴。

圓圓亦在擁統之列，輕鬟纖袂，綽約凌雲，每至達聲則歌，珠璣疊與蘭馨併發。延陵倚危流，盼深屬意焉。詰朝使人道情於周，有紫雲見惠之請。周將拒之，其耶者說周曰：「方今四方多事，寄命干城，嚴關鎖鑰，尤稱重任。天子尚隆推轂之儀，將軍獨當受服之柄，他日功成奏凱，則二八之賜，降自上方，猶非所吝。君侯以田實之親，坐膺綬冕，北地芳脂，南都媚黛，皆得致之下陳，何惜一女子以結其歡耶？」周然其說，乃許諾。延陵陛辭，上賜三千金，分千鳳樓。卷四燕鳳九 陳野堂

金爲聘，服珥卽行，未及娶也。嘉定伯盛具食，騰輝吉送，其父襄家未幾，聞賊攻陷京師，宮闈離蕩，貴臣正室悉加繫纆，初索金帛，次錄人產，襄亦與焉。聞樞重兵挾襄以招其子，許以通侯之賞。家人潛至帳前，約降，忽問陳娘何在，使不能隱，以籍入告。延陵遂大怒，按劍曰：「嗟乎大丈夫，不能自保其室，何以主爲？」卽作書與襄，訣勸軍入關，縞素發喪，隨天旅西下。殄賊過半，賊憤襄殺之，懸其首於竿，襄家三十八口俱遭慘屠，蓋延陵已有正室，亦遇害。而聞圓圓以籍入，無恙，聞衆京出走十八營解散。

各委其輜重婦女於途延陵追度故關至山西晝
夜不息尚未知回國之存亡也其部將已於都城
搜訪得之飛騎傳送延陵方駐師絳州將渡河聞
之大喜遂於王帳結五絲樓備翟弗之服從以香
舉列旌旗簫鼓三十里親往迓逆雖霧鬢風鬟不
勝掩抑而翠消紅泣嬌態逾增自此山秦入蜀迄
於秉鉞滇雲垂旒洱海人臣之位於斯已極圓圓
飯依上將匹合大藩回憶當年牽蘿幽谷挾瑟勾
關時豈復思有茲日是日鶴市蓮塘採香舊侶艷
此奇逢咸有咳吐九天之美梅村太史有圓圓曲

鳳釵

卷四

燕脂

十 鹿野堂

日鼎湖當日棄人間破敵收京下玉關慟哭六軍
皆縞素銜冠一怒爲紅顏紅顏流落非吾戀逆賊
天凶自荒宴電掃黃巾定黑山哭罷君親再相見
相見初經田實家侯門歌舞出如花許將戚里笙
篴伎等取將軍油壁車家本姑蘇浣花里回圓小
字嬌羅綺夢向夫差苑裏遊宮娥擁入君王起前
身合是採蓮人門前一片橫塘水橫塘雙漿去如
飛何處豪家強載歸此際豈知非薄命此時只有
淚沾衣薰天意氣連宮掖明眸皓齒無人惜奪歸
永巷閉良家教就新聲傾坐客坐客飛觴紅日暮

一曲哀絃向誰訴自晉通侯最少年採取花枝屢

回轍早攜嬌鳥出樊籠待得銀河幾時渡恨殺軍
書抵死催苦留後約將人誤相約思深相見難一

朝蟻賊滿長安可憐思婦樓頭柳認作天邊粉絮
看遍索絲珠圍內第獨呼絳雪出雕閣若非壯士

全師勝爭得蛾眉匹馬還蛾眉馬上傳呼進雲鬟
不整驚魂定蟻炬迎來在戰場啼粧滿面殘紅印

專征簫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車千乘斜谷雲深起
畫樓散關月落開粧鏡傳來消息滿江鄉烏柏紅

經十度霜教曲使師嬌尚在浣紗女伴憶同行舊
鳳釵

卷四

燕脂

十 鹿野堂

巢共是唧泥燕飛上枝頭變鳳凰長向尊前悲老
大有人夫臂擅侯王當時祇受聲名累貴戚名豪
競逐效一斛明珠萬斛愁關山漂泊腰肢細錯怨
狂風颭落花無邊春色來天地嘗聞傾國與傾城
細使周郎受重名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
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粧照汗青君不見
館娃初起鴛鴦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蓮塵生鳥
自啼屢婦人去苔空綠換羽移宮萬里愁珠歌翠
舞古梁州爲君別唱吳宮曲漢水東南日夜流此
詩史徵詞也 皇朝順治中延陵進爵爲王五華

鳳康

卷四

燕鳳

主

臨野堂

山向有永曆故宮乃據有之紅亭碧沼曲折依依泉
傑閣豐堂參差因岫冠以巍閣綠以雕牆袤廣數
十里井木之奇運有兩粵器玩之麗購自八閩而
管絃錦綺以及書畫之屬則必取之三吳網載不
絕以從圓圓之好延陵既封王圖圓將正妃位辭
曰妾以章臺陋質謬汚瓊寢始於一顧之恩繼以
千金之聘流離契濶幸保殘軀獲與奉匱之役珠
服玉饌依享殊榮分已過矣今我王析珪胙土威
鎮南天正宜續鸞戚里諸鳳侯門上則立體朝廷
下則垂型神屬稽之大典斯曰德齊若欲蒂弱絮
於繡裙培輕塵於玉几既蹈非耦之嫌必貽無儀
之刺是重妾之罪也其何敢承命延陵不得已乃
別娶中閫而後婦悍如絕倫羣姬之艷而進幸者
輒殺之唯圓圓能順適其意屏謝鉛華獨居別院
雖貴寵相等而不相排軋親若姊妹圓圓之養姥
曰陳故幼從陳姓本出於邢至是府中皆稱邢太
太居久之延陵潛蓄異謀邢窺其微以齒暮請為
女道士霞帳星冠日以藥爐經卷自隨延陵訓練
之暇每至其處清談竟晷而還府中或事有疑難
遇延陵怒不可解者邢致一二婉語立時冰釋常

鳳康

卷四

燕鳳

主

臨野堂

日我晨夕焚修為善是樂他非所計耳內外益敬
禮焉今上之癸丑歲延陵遣逆丁巳病歿戊午
滇南平籍其家舞衫歌扇蕙嬌聯艸接軫俱
入禁掖邢之名氏獨不見於籍其玄機之禪化耶
其紅線之仙隱耶其盼盼之終於燕子樓耶已不
可知然遇亂能全捐榮不御飯心淨域晚節克終
使延陵遇於九原其負愧何如矣

李旂六

嘉善李旂六寓京師臘脂巷有微疾鄰之兄弟二
人居肆者也傍晚闔戶纖月流照窓間其弟方寢
見窓外有人欻然而過驚以為賊呼兄出共攫之
無所獲因攜燈扁室其弟忽仆地為鬼語曰吾欲
至某家攝人誤入汝室汝何閉我而不出耶速出
我毋失我期遂洞開其門仆者寤而起是夕李旂
六卒

水樹

喇麻國僧至京師其所經塞外地累月無泉道旁
有樹極高大偈渴則以鉢舐之輒水出如注飲
之清甘脫馬亦給抽亦水止樹膚復合不知其何
名也

姜郎

玉峰姜郎繡者性柔姿媚宛然金閨質也踏青之暇雅憩山亭偶歌步芳塵一闌珠聲聞於鶯囀吳生適至悅其佳唱橫笛和之繡凝睇良久意慙神役吳鵲歸締盟密逾仇儷時有十八公風流榮達心傾於繡婉轉致之門下分桃斷袖莫踰其寵視人間麗姝皆爲贅物然繡情終屬吳生雖餉以重寶配以名姬非所好也十八公晉秩北上偕繡以行吳生追送湖干僅於簫鼓官船踏焉目別長慟而返幾不欲生於是日責其婦稱玉趾製雲蘭

廉

卷四

市庫野堂

之履十雙復於鶴市孫家買乾屢十瓶纏繡負徒步入都露餐風寐者三十餘日始達十八公之第而朱閣海深難成良覿遂手提卧具夜宿其門繡聞之輒爲向隅泣泣十八公廉知其狀憤憤交至乃褫繡之服裸而坐之於石責其忘尊憶賤愁貴懷貧繡嘿無一言嬌啼而已維時紅日垂簷纖肌雪耀轉側低徊益增妍麗十八公翻然心動隨以繡襦覆體許其與吳生一見乃有都下婉孌之徒欽茲情種蓬池月鹿以青狐之裘至柏府雲鷗以紫貂之冠至章曲燭奴以雙鴛之被至杜陵琴

客以五花之裙至或輸錢而僦華屋或挾輿而進豐肴酌醕環坐玉吹四筵既而銀蟾入戶角枕燦陳羣髻畢退二美相攜迫於春明鐘動十八公亟遣健者促繡還第且將收吳而置之法忽失所在徧索九衢莫知所之矣

琥珀案

元輔巴公籍沒時寶貨不可勝紀有一書案純以琥珀琢成面嵌水晶方廣二尺下承以替高可三寸亦以水晶爲之貯水蓄金魚數頭珠鱗碧藻恍若麗空見者歎爲奇器

廉

卷四

市庫野堂

竹垞詞

竹垞朱十中年以後出其詩古文之餘力端攻於詞故指事官物有從韋之工無雕繪之迹卽其裘馬清狂昵昵兒女亦偶然適情所托非若淺斟低唱粉粉酥酥引紅粧爲知己者也其自題江湖載酒集云不師秦七不師黃九倚新聲玉田差近題竹垞壁云賦新詞竹山竹屋言所宗也以余觀之殆又過焉己未奉詔入都時余亦在青門相約和宋人樂府補題有替枝香齊天樂等調其咏蟹一闋云緯蕭截水見半濛湖波半撐湖嘴此際菱

歌漸少滿座香穗魚師孤傲新炊後任欹斜擲頭
船艤爬沙響連江露白一燈紅細便入晚雙螯都
利被筠筍掩就人行無計試放閒塘夢岸指成秋
意須憑解甲隨潮去添瘦葦一枝扶起殺雷聽過
聲聲宛似玉琴絲裏再吟蟬云蛻餘不作遊仙夢
炎天變浮涼吹抱柳眠慵柳魂影合隨分小園堪
寄綠陰滿地慣獨自悠展一絲風裏咽住殘聲哀
吟又聽別枝起柴門亂喧雨後濕雲斜照落霞斷
魚尾南陌離亭西風故國多少愁人盈耳兒童此
際習蛛網簷牙筠竿樹底爲憑驚飛絃桐移素指
一朝釋褐哉

卷四 燕風

末 鹿野堂

碧山

嚶城黃陶庵先生爲諸生時卽深究性命之學晚
年始達以國事日非不肯出就官乙酉城破投筆
慷慨扼吭而死弟偉恭與其徒侯幾道雲同日併
命焉後二十餘年幼弟洪耀出應龍邑試是夜家
廟神主震動作聲微聞愀然若嘆息者已未歲余
於都門遇陸翼王元輔卽先生門人也以博學鴻

儒召試試時忽有風擊其卷恍惚問先生入夢大
書碧血二字示之陸爲悚悟投筆而出遂不與薦

三別號

嘉善柯光祿岸初先生常言崑山徐氏三昆季皆
世間偉人其別號健庵果亭立齋各道性情無不
極似余從遊日久信其知言相國面方口大雙眸
有光寡於言笑與客飲至酒深或述往事間發諧
語乃始微哂莊坐移晷無倦容盛暑必肅衣冠雖
門生故吏不以褻見少時嗜奕及葉子戲自晉秩
大司成遂絕不爲昔李九我爲南斧酒亦然蓋先

鹿巖

卷四

七

鹿野堂

後賢有同揆也司寇溫厚凝重短視而善鑒人凡
受其賞識者次第盡拔巍科吐握之勤晨夕靡暇
常至口喃喃問手續簡賤耳受陳稟兼施並給會
不闕說賓退而後輒事鉛槧卽飲闌寢倦從無釋
卷之時官詹性恬榮進稱疾家居築室山南曰耘
圃懷樸樸素列貯縹緗竹塢蕭森蓮池淡蕩遊其
門者條然有遺世之思年五十有二始舉一子遂
命地師相地客有問者曰相地何用詹詹曰指曰
將以藏此軀耳時司寇與相國尚無忿而官詹方
任盛年遽爲此語亦足以見達天之致矣不數載

而司寇與相國相繼謝世果亭先生特膺寵命序
陟宮詹嗟乎達天者其得天獨厚歟

程公引

程汲字公引其先本徽人以行鹽寓居揚州明末
全家罹難汲方十二歲兵燹其首仆久復甦迨於
既壯身長八尺狀貌魁梧惟自頂及頤創痕尚在
顧生產已盡漂泊江湖間適大賈方姓者自楚反
吳汲附其舟方呼與奕奕甚善飲之酒酒盡數斗
神猶卓然方心異之因相約爲兄弟假以萬金仍
使行鹽以繼前業汲悉散其金結交當途貴客康

鳳廣

卷四 雜錄

太 臨野堂

康熙戊午以太學生入貲得杭州府同知蒞任之明
日自持帚筆大書署門曰官居佐貳不受民誅往
時頗以甚酒自豪至是檇杯勺悉皆屏絕凡獻
上之獄必乎而輪臨以權勢不爲屈誘以賄賂不
能通訟庭之肅等於憲府未幾方姓者至將理舊
通嘉其室冷如水太息而去閱三載以卓異聞遷
河間府太守旋陞直隸巡道己巳 皇上南巡命
于中丞扈從汲以巡道護理巡撫事 鑒回之日
迎候舟車倉卒不備因制秩歸乃還揚州故居踰
歲而歿其沒也門無賓客室無媵婢懷無子女積

無帑藏孤燈總幃老婦啜而己觀其列樹樹戟
距布衣北行時僅十有一載耳勃然而興奄然以
逝當是槐下淳于重成一夢也

福壽難兼

人生之幻原無常境然以俗情而觀必俟結局乃
定河陽趙玉峰士麟爲江浙巡撫內陞少宰康熙
丁丑子宸繡弱冠成進士入詞林太夫人適當百
歲 御題百歲壽母以賜是夏太夫人忽患脾泄
一夜數十起旋即安善強飯如初舉朝共相美慶
稱爲萱瑞不踰年而宸繡卒少宰以哭子過痛亦

鳳廣

卷四 雜錄

太 臨野堂

歿於己卯五月觀其臨終疏語云上有百歲老母
下無三尺遺孤忠孝兩違抱憾奚極言念及此
母雖有奇齡固不若先少宰而以脾泄之疾終也
常熟歸孝儀允肅中年登鼎甲其夫人相從京邸
二十餘載孝儀卒於官無子止生一女遠嫁維揚
夫人孤身扶柩而歸未幾孀家以女病告倉皇買
舟抵揚召輿入視女瞑目矣遂長慟而出並命輿
還舟從婢揭簾請行夫人按笄自刺已死輿中夫
幼育儒閣長稱命婦豈不謂榮而速逝金蓮至不
欲生何如綦綯者流三得悠悠卒歲乎是知目前

之境其倖獲之富貴固無足欣即見享之壽考亦未足慶也

服禁

宜興任葵尊弘嘉性儉樸而親恭謹玉峰相國最器愛之丙辰成進士館選有期矣葵尊猶然藍縷相國謂曰廷見天子衣冠不在華侈然亦須楚楚葵尊曰敬依夫子命當借之同舍生相國哂焉嗣以考選爲監察御史多所建白獨請定服制一疏滿漢大臣意頗不愜京師爲之語曰九卿六部兩衙門盡脫貂狐猓孫待漏五更寒徹骨人人厭康

卷四 燕京

子 臨野堂

致怨任葵尊

晚遇

高詠字阮懷別號遺山宣城人姜宸英字西溟慈谿人俱以詩古文見重於時其跡弛不羈性亦相似阮懷十五省試不售年近六旬始歲貢入太學崑山徐相國爲大司成奇其才延之家塾常謂曰先生弱冠蚤致盛名余甫就傅願一見顏色不可得今乃屈至門下實慙且幸阮懷唯唯絕無遜讓意又數年召試博學鴻儒授翰林院檢討未幾以老病去官而卒西溟長身多髯尤工書法相國監

修明史疏其名以聞因得借秩史館屢試京兆乃得雋康熙丁丑成進士時聖駕親征葛爾旦奏凱旋京舉朝獻頌諸體畢備唯西溟文最古雅適遇傳臚皇上特收置一甲第三名已七十有餘歲矣西溟書素以行草擅長登第後乃喜作小楷以三指撮管端懸腕疾揮分行結體疎密合度其紙尾圖記曰丁丑後書

燕京元夜詞

京城元夜婦女連袂而出踏月天街必至正陽門下摸釘乃回舊俗傳爲走百病海寧陳相國夫人

厭康

卷四 燕京

子 臨野堂

有詞以紀其事詞云華燈看罷移香屣正御陌遊塵絕素裳粉袂玉爲容人月都無分別丹樓雲淡金門霜冷纖手摩挲快三橋婉轉凌波躡欵翠黛低回說年年長向鳳城遊曾望蕊珠宮闕星橋雲燭火城日近踏遍天街月相國夫人姓徐名燦字相穎才華敏瞻此其從宦京邸所作

五經中式

康熙丁卯順天鄉試海寧查嗣韓侯官林文英皆全作五經題文監察御史以違例不准磨錄榜發後知貢舉者疏二人名以聞上許其一體會試戊

辰俱成進士登詞苑茲特典也比來咕嚕之家以
 帖括竊收科(有)本經而外一無通曉仕路之登
 進日繁學殖之荒落日甚杏林二公乃能於風簷
 刻燭時立就二十三藝洵未易才若非幸遇聖明
 則格於成例終至淹沈矣考之有明三百年來五
 經中式者僅二三人崇禎甲戌會試則福建顏茂
 猷癸未則浙江譚貞良馮元煥今一利之內兩獲
 奇雋又仍出於閩浙於以徵化咸天下為尤盛焉
 宛平陳于王健夫 襄平張景蔚借亭 關
 門人李中德于峻 姪 希文范若 訂
 鳳麟 卷五 燕 圭 書野堂

分目

豫瓠

訓吏名言

鳴銓薦試

除夜覘士

呼名批類

潛竄矜錄

李通判

淡如

古古詩

息壤

牡丹述

人蠟

孫家莊

警驢

雲蟲

鳳麟

卷五 目錄

臨野堂

尸行

判官薦才

產龍

劉船

秦大漢

木介

笋根稚子

自怡編序

臘月雷

屋梁三花

廷式再見

豫解

吳江鉅

秀玉樓

訓吏名言

余筮仕陳之項城時崑山徐立齋夫子掌憲南臺以手書來云嘉政設施遂有大第足徵蘊養有素昔賢為政三年而後頌聲作然其始未免怨謗民愚不失亦何容易程子有云節用愛人常懷此四字足下今為民父母庶幾時存此心無論更絃而張仍貫為治要實有與民痼痼相關之意情隱既

鳳凰

卷五 豫解

鳴鉅薦試

梅長公之煥自巡撫甘肅歸里暮年以老歸漁色頗為鄉評所輕然好獎掖後進亦以此望重於時崇禎末麻城之就童子試者不下三千人而府錄甚狹有周水心等四十五人皆府錄所遺悞謂諸梅因聞者言求見梅故緩步而出俾呵之曰若輩皆博徒豪俠者耳棄之於地而乃許我為諸子不

敢致辭遂巡下階遽止之曰若輩飯乎且少休我

為若輩具一餐須臾出酒脯極饌食畢諸子告退

又止之曰若去乎若來云何也我且試若矣因面

課而甲乙之曰可雋者僅二十人耳周水心其首

也遂許其致刺贖於學使者時堵學使蒞黃已久

試麻城隍止隔一日自縣至州且百有六十里度

事不濟乃令兩健僕騎而馳各與一小鉤結束為

驛使狀諸子隨其後夜分抵州急鳴鉅如警報者

隨闕門而進學使者方啟轅燭燭見二騎直入投

檄驚怖發觀則梅中丞之屬童子試者也即魚貫

鳳凰

卷五 豫解

三 嘉祥堂

收之四十五名內取十七名周水心果冠一榜

除夜觀士

陳一涯廬五不讀書甚苦寄食硯田三十餘載齒輪如非始補弟子員隨捷兩關筮仕萊陽令時值除夕欲覘來俗與楚風同異若何徒步出郭所見烘爐戲鼓爆竹拈符比戶皆是行至鄰壑忽聞茅屋有書聲山潛窺之見一士子與其婦坐擁敗絮一吟一紡青燈熒然色甚凄涼夜向午矣陳殊歎異即還署呼役引酒羹肉米相餽并贈以詩曰破

籠無烟火寒門蛛結絲斯人今日事似我少年時

元旦士子來謝則童生觀光也時楚產尚舉嗣立遷其家於署內飲食款誨如子者數年亦成進士官至粵東司臬楚產累官知府適爲其屬觀光執弟子禮不改在萊之山麻城接壤豫省共里人言先輩好文愛士必舉前二事爲稱首

呼名批類

修中丞鳳彩巡撫河南年已老每日五鼓燃燭治文書或坐倦假寐少頃輒覺然起自呼其名曰修某汝爲朝廷大臣糾繩之重皆汝肩之奈何老不任事若此輒以手批類數四侍者爲之悚慄中丞

卷五 豫風

三 車野堂

潛竄錄

永城有張生者屢就童子試不遇讀書芒碭山天齊寺攻苦之暇散步廢廡見東帝座下判官像貌偉麗戲相其背曰人間安得如公者吾與論心訂交乎是夕生篝燈禪堂披簡孤坐忽聞扣門聲且曰君所願交者來矣啟倚窗迎則書所見判官也始頗疑懼繼稍款洽生談之頃溫語莊言纔纔動聽生且喜得佳友由是定更輟來夜分乃去率以

爲常生久之與習因自陳轅軻有年莫測榮枯所請乞其授示冥冊神輦慶曰君無顯秩卽一芹猶難損也奈何生不覺憤懣堅請爲之迴幹神徐曰當爲君圖之閱數夕至曰已得之矣山東某邑有與君同姓者應於明年入泮吾互易其籍可暫得志然事久必露君其慎之嗣後神不復見生亦歸里試果獲售悉如神言浮沈貴官十餘載忽夢神倉皇前訴曰吾因與君一日之契潛竄錄已蒙帝譴法當遠戍遂行與君永別耳生覺而惘然未幾亦以試劣被黜

豫風

卷五 豫風

四 車野堂

李通判

李通判者山西汾州人其前世爲鄉學究年踰五旬閱若晝卧夢二卒持帖到門云吾府延君教授請速往挾之上馬不移時至一府第如達官家青衣者引之入重闕煥麗曲檻紆迴最後書室三楹坐頃兩公子出拜錦衣玉貌皆執弟子禮日夕講課不輟書室外院地遍屋事時聞傳呼鞭笞之聲特不見正人爲怪且不曉是何官秩請於二子二子曰家君卽出見先生矣未幾主人果出冠帶殊偉略語間禮意款洽學究因言晚輩承乏幕下久

且閱歲不無故園之思主人微哂曰君至此已不可歸然自後當有佳處幸勿復多言學究凄然不樂竟忘其身在此府也一日主人開讌邀學究共席辭以寒素不宜與先輩抗禮強之乃行。事設有四筵掃徑良久一僧肩輿而至極踴從之盛曰大和尚又一僧至如前曰二和尚直據南面兩筵學究主人依次列坐主人與二僧語學究皆不解看果亦並非人間物酒半忽見一梯懸於堂簷二僧出躡之冉冉而去主人促學究從而上攀援甚苦倏然墮地則已托生本州李氏矣襁褓中能語

鳳肅

卷五

豫風

五

臨野堂

如成人但冥府有勿言之約不敢道前世事生四歲握筆爲制義評騭其父文可否悉當後登崇禎一榜順治初通判揚州天兵南下出迎裕王王手按之如舊相識曰當時事猶能記憶耶一笑馳去潛覓裕王狀貌即所見二和尚也而大和尚未知出世爲何如人

淡如

神符中年之間水月庵高納姓平號淡如年八十五而示寂先一日囑其徒曰吾死當歸骨於龕俟歲後發之如體已腐焚之可也倘此身不壞必

有更吾衣者至汝其誌之其孫寂風亦浮屠之有行者奉其遺教如期發龕則淡如端坐於內衣化塵飛撫其體堅過鐵不扣之鏗鏘有聲遠近觀者雲集中年韓令亦適至愕然曰是師昨入吾夢乞吾銀五兩有奇爲一神其將欲飾金以示不壞之身乎隨召匠而問其所需果符所乞之數今金像尚在庵中士女焚禮不絕有一營卒心疑其僞潛以刃刺臂血淋漓隨刃湧出營卒大懼投地懺服急以金塗所刺處刃口終不可合庵僧因加局疑遇誠者始收觀焉

鳳肅

卷五

豫風

六

臨野堂

古古詩

律詩全首用事而高渾絕倫不嫌繁重者近時惟白奪山人擅長由其熟於羣史故遇一題援筆立就而對屬精切有天成之妙太康軒姓者夢劉將軍經入其室而子生因名曰經字以公劉修髯偉幹膂力過人有聲介冑間然數奇不甚顯於世山人贈詩云江湖萬里破征雲秋水微茫白鷺羣旅舍自稱前進士夜亭誰識故將軍銀鎗搖動星辰氣棘鞞沈涵虎豹文酒上重來歌舞地空樓涼月落紛紛篇內所謂前進士故將軍正指其再生之

事點染極工其他如題古蘭谷關一聯范叔入來人不識卧文歸去吏解眠可與胡宿望氣竟能知老子棄繻何不識終童語相伯仲咏史一聯大夏遠求節竹杖長秋秋典羽林兵大夏長秋巧於白頭蒼耳而典雅過之矣偶過黃子載公近陽居出古詩相示因畧舉其佳句而筆之

息壤

淮南子鯀堙洪水盜帝之息壤帝使祝融殺之羽淵據續博物志息壤在荊州南門外狀若屋宇陷土中而猶見其脊旁有石記云不可犯犯之頗致

鳳康

卷五 豫風

七 臨野堂

雷雨有妄意極發水至土不可制考東坡詩序亦然康熙乙丑春余晤太康王司訓錮於汝上言壬寅歲從其先大人官荆南時值大旱土人請掘息壤初不之信閱三月不雨不得已從其請出荊州南門外隄上掘不數尺有狀若屋而露其脊復下尺許破屋而入見一物正方上銳下廣迥視非木非土非石非金其紋如篆土人云此即息壤也急掩之其夜暴雨不止歷四十餘日大江泛溢遂決萬城隄幾陷荊州可爲前誌之証石記今亦不存

牡丹述

歐陽公牡丹譜云牡丹出洛陽者天下第一唐則天以後始盛然不進御自李邕爲雷守歲遣校乘驛一日夜至京師所進不過姚黃魏花數朵又賈耽花譜云牡丹唐人謂之木芍藥天寶中得紅紫淺紅通白四本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會花開明皇引太真觀賞李白進清平詞三章而牡丹之名於是乎著然考之雜誌煬帝開西苑易州進牡丹二十種有飛來紅袁家紅天外紅一拂黃軟條黃延安黃等名則花之得名不始自天寶年也明皇時有進牡丹者貴妃而脂在手印於花上詔裁

鳳康

卷五 豫風

八 臨野堂

於先春館來歲花上有指印跡名爲一捻紅則花之繁植不僅在沉香亭也錢維演進洛下牡丹東坡有詩云洛陽相公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則花之入貢不止於李邕守也余官陳之項城去洛陽不五百里而遙訪所謂姚魏者寂焉無聞鄆陵通許及山左曹縣間有異種唯亳州所產最稱爛熳毫之地爲楊豫水陸之衝豪商富賈比屋而居高舸大艫連櫓而集花時則錦帳如雲銀燈不夜遊人之至者相與接席搗觴徵歌嘖茗一椽之饌一箸之需無不價踴百倍淡何所識歲以爲常土

人以是殫其統灌之工。用資客賞。每歲仲秋多植平頭紫剪截佳本移於其旁。故花易繁。又於秋末收子布地。越六七年乃花。花能變化。初本往往更得異觀。至一百四十餘種。可謂盛矣。然賞非勝地。時不名園。上林無移植之榮。過客無留題之美。周子有言。牡丹之好宜乎眾。嗟乎。豈牡丹之幸也哉。項與宅接壤。余日蹟於簿書。不能一往。閱三載復以憂歸。遊覽之懷竟未獲遂。余之不幸甚於花也。而終不忘於余心。友人劉子石友王子鶴洲。艷稱之。因其所言以類述於左。

東廣

卷五

豫齋

九

臨野堂

花之以氏名者十有八

支家大紅

支家新大紅

支家新紫

甄家樞紅

宋紅

蔡家銀紅

孟白

石家大紅

支家銀紅

武家遺愛紅

董紅

魏紅

雅白

雅二白

大焦白

二焦白

王二紅

馬家黃

次品一

王家紅

花之以色名者十有六

花紅平頭

花紅無對

銀紅大觀

御衣黃

中黃

瓜瓢黃

鰲頭紅

水獺銀紅

拖地白

大黃

小黃

鸚羽綠

佛頭青

花紅勝粧

斗口銀紅

花紅疊翠

次品二

花紅樓子

宮袍紅

花之以人名者十有七

太真晚妝

郭興紅

老郭興紅

東廣

卷五

豫齋

十

臨野堂

健紅

洛妃妝

綠珠瓊樓

楊妃沉醉

健白

貂蟬輕醉

飛燕妝

醉玉環

楊妃初浴

軟枝醉楊妃

楊妃一捻紅

蘊秀妝

孟烈紅

碧玉紅妝

花之以地名者八

瑤池春

漢宮春

明堂紅

閼苑仙姿

陝西大白

太和紅

生白堂

繡谷春魁

次品三

玉樓春 蕊宮仙顏 沉香亭

花之以物名者二十有七

金玉變 花紅縐紗 藕絲霓裳

醉仙桃 金輪 綠衣含珠

出鑑金 金玉交輝 紫羅欄

界破玉 斗金 金不換

斗珠 無瑕玉 琉瓶貫珠

黃絨鋪錦 白舞青猊 白雪錦繡

磚色藍 出水芙蓉 栗玉香

一疋馬 千張灰 五色奇玉

佩廣 卷五 陸野堂

海市神珠 錦帳芙蓉 銀紅毯

次品十有一

霞天鳳 蕊珠 軟玉

丹鳳羽 笑雪鳥 屑綺

蜀錦 臘脂樓子 花紅剪絨

雪魄蟾精 菱花晚鑒

花之以數名者三

第一紅 十七號 十九號

花之以境名者十有二

金烏出海 潮山映日 扶桑曉日

萬疊雲山 碧天秋月 秋水收白

水月妝 瓊樓玉宇 冰輪乍湧

金精雪浪 寒澗川 一朵紅雲

次品一

雪塔

花之以事名者六

奪錦 泥金捷報 十二連城

綠水紅蓮 朱顏傅粉 祥光罩玉

次品三

奪元 墨魁 編素妝

佩廣 卷五 陸野堂

花之以品名者八

花聖 萬花一品 天香一品

奪萃 奪萃變 羞花伍

獨勝 天葩奇艷

次品七

花王 花祖 奪艷

姿貌絕倫 羣芳羞 嬌容三變

勝嬌容

以上皆異種其尤異者支家大紅太學生支微甫
千種千藥明後解其目其味其色其可比新大紅

色亦如之綻蕊結繡曲下垂二紅金妍難第甲
乙一正馬色紅有以正馬易之皆名途著健紅之
名始於土人健字所嗜向無交紅則健紅固一時
之冠也御衣黃俗名老黃號視甚白午候轉為淺
黃鶯然可愛綠珠瓊樓色白每瓣綠點如珠雖丹
青葉葉為之無其巧幻出鑲金娟娟媚艷金海
棠枝餘亦小金輪為黃中第一古之姚黃恐亦遜
此魏紅如傅粉美人錢思公常曰人謂牡丹花王
今姚黃真可謂王而魏花乃后也語云姚黃出於
姚氏魏花肉紅色出於魏相仁溥家今之魏紅其
遺種數焦白明秀為中上品與健雅伯仲界破
玉嫩白色每花片上紅絲一縷印之磚色藍藍間
帶紅望若紅衫女子貯碧紗籠中十二連城白次
雅健五色奇玉白又次於連城而花瓣各有紅紫
碧綠諸色絲絡其間洵云奇矣金玉交輝白花瓣
以黃綠綠衣含珠紅花綴以翠縷亦奇玉之亞古
以左紫稱最近唯紅白擅場然支家新紫嬌膩無
俗韻固宜與大紅新紅名甲海內云其次者雖非
本州所貴歲以售之花買好事之家購而得猶不
止吉光寸羽崑山片玉况其尤者乎雖然盛衰無

時代詢有數變日之難安知不為今山之雛則繁
英佳卉泯滅無傳是花之不幸又甚於余余烏能
以無述也時康熙癸亥七月望日

人碑

祥符縣三教庵距城十餘里僻在荒野鄰近並無
居民適有武衿王生者康熙壬戌七月自遠道訪
舊而回子身無伴暑渴且甚暫憩斯庵僧以茶
飲之生遂憊然不能言但兩目睜視形同木偶隨
有一僧以二寸許針從左手腕刺入初覺微痛漸
乃不省遂解去生衣髮其頂復將百針自腰以上

凡肩背胸膈悉用密釘竟成人形乃以柳與昇之
出庵周行村鎮口稱佛號且曰有能施銀錢者為
拔一針僧施願集旋至城市觀者如堵眾中一人
迫視久之亟呼曰此我表弟王生也何以至是僧
即駭走市人擒僧鳴縣押取解藥為生去針盡通
甦時蒲圻黃岫雲令祥符勸治得實置僧於法

孫家庄

扶溝有孫家庄惟孫姓者居之性黠而驚多行不
義頗贖於財危樓高臺構至百楹周以綠垣甃甃
甚固佃戶之依以居者茅舍三十餘家康熙十三

尸行

賴上舒子將言其鄉人死而未斂其子出備棺衾之屬囑所親守之夜室間然恍惚注目忽於燈火見尸踽踽有動意因大懼起坐尸亦起急奔戶外尸已偏尸尾其後繞塔逐之遂踰牆走尸抱其足不得出迫曉其子返猶僵立牆下持所親足愈堅百計採治乃脫所親已逃昧無人色久之始甦舒曰是必天地不正之氣憑之爲妖如豕立於齊石言於晉當非豕與石能然耳

判官薦才

麻履

卷五 豫風

七 臨野堂

項城王爾固允貞好學能詩以副車貢入太學與余友善自言康熙癸丑之冬遘疾幾殆至明年上元日午偃卧榻上忽見一隸戴白宣帽衣藍布半臂露肘及足乘小赤馬於草堂西北隅冉冉自壁間下揖王而前曰請若官裏去王笑應之曰世豈有秀才仕宦者乎隸曰第去則官可立致當時室中之人不聞其應對何語卽王亦不知隸爲鬼也適其母夫人以茶來呼之乃悟因語其事閨室悲啼請命王復見隸似憫之者曰若辭以母老子幼多笑楮帛可免此行薄暮盡少飯我湖邊幸勿於

家於井於路恐爲他神所攫因索紙商定辭職之

狀揚鞭破壁而返是夜二更忽前隸見於燈下津津有喜色曰得所請矣手探夾袋中取票帖一幅示王爺無人名其詞則曰稟爲薦才事役自掌文案以來已經九十餘載未蒙更換情實可矜今有項城縣生員王允貞年少老成堪掌文案懇乞俯准更換庶寒儒不致淹滯而下役得以超升矣帖尾作行草大字批曰據稟王允貞近方立志從善前此之心豈可問乎文案之掌夫豈細故所稟不准王始自信無恙因問稟我者爲誰隸初不答三問之乃曰蓮池東岳廟東廊第一殿判官衣青者是又問汝爲誰曰我則上地祠隸也遂去蓮池集在沈項之交廟中果有青衣殿判如隸所言

產龍

寶四者沈丘槐店寶生之佃也康熙庚午夏日四婦將逼婉期夢黑丈夫頤而鬚謂之曰我欲暫托汝家幸勿加害當有以報次日之贖產一龍蜿蜒踰尺鱗角俱備頃間有黃髮如馬鬣拂拂而動婦極驚怖意欲所除忽飛蟠屋梁因憶前夢姑置茶焉不三日驟長數丈夭矯遊行就乳則體仍縮小

麻履

卷五 豫風

太 臨野堂

如、初、生、時、熟、習、日、久、飼、以、雞、卵、亦、能、啖、也、沈、丘、范、
令、親、往、其、家、視、之、

劉船

康熙初沈丘程家村有劉船者字小舟充縣補役
其年已老夏月雷雨暴至倚門南望遙見雲霧中
一人乘馬而至兩腋各挾石磴將舉磴擊船又一
人大呼曰非此劉船也遂去是時沈丘王邦潘南
岸別有劉船亦字小舟方於河濱鋤地雷至擊死
程村之劉船一足及磴腫如盞旬餘而愈

秦大漢

康熙

卷五

先 事野堂

沈丘枳店民秦大漢名光甫狀如金狄絕有力銅
陽之門僂而行乃得入焉所獲秫稗於市每擔四
十網適積雨後市有大車陷淖泥中三牛不能出
光甫脫牛而以手出之康熙十三年時方用兵觀
上出鎮荊州有薦於軍前者王賜袍一領製布十
二疋尚不掩蹠其足尺有四寸植其靴高與食案
等健驢肥馬莫能勝載刀矛之屬不足供其展用
乃騎以橐駝而鑄三十觔鐵鎗與之始得稱意然
不宜於僇疾之戰廢歸以病死

木介

語云木生介達官怡余於康熙乙丑冬杪將從項
城扶親柩南歸士民故舊相送郊外時雨雪已霽
地無積素而樹枝多有凌雪封疑厚至二三寸雖
晴旭耀射經旬不化余指示項人曰此木介也必
有受其咎者未幾睢州湯公鄢陵王公相繼徂謝
內而閣學以及卿貳外而各省督撫亦屏黜殆盡
笋根稚子

西華縣黃灣寨富民李泰真家堂前有竹一叢不
甚茂密二童子戲其間喧言竹根見三寸小人往
來跳躍泰真怪而視之已沒土內隨掘土果得一

康熙

卷五

先 事野堂

人皆目口鼻皆具兩手各分指形足指拳踞如鳥
爪色極嫩白康熙乙丑秋日醫士陳子俊話其事

自怡編序

康熙十六年余筮仕陳之項城迎養兩大人於官
舍先贈君芥菴公春秋六十有八性喜讀書適有
崑山徐大司寇所贈資治通鑑在署每日端坐繕
閱常至夜半乃就寢暇則飲酒賦詩與幕中諸子
相唱和彙成一帙題爲芥菴自怡編而引其端曰
憶余七齡先大人教以誦詩時尚未諳聲律既而
攻舉子業無庸也年十七外父黃羽冲先生攜余

就浙試偶得樹樹隨胎走漁鄉繼展聞句於湖中
外父頗領之中歲以來累遭外証倦於翰墨事既
已輒欲研露註離騷經焚膏檢校凍水通鑑爲之
標舉建儲綏遠用賢黜佞重農以定賦役正禮律
興學校諸大典編輯成書付兒誦習詎意天不假
我父母年相繼見背益悲不自勝未暇卒業會

皇朝定鼎南北未靖乃悉所有葬我先人志決鹿
門偕隱爰命我子從吳南村遊南村雅擅詩古文
名與相唱和得秋日雜感若干首復和其伯氏東
里絕粒吟十律方愧未工而我子亦竊竊然習壯

瓶牘

卷五 豫

主 臨野堂

夫弗爲之所爲余投筆賦曰師尚以典常作之師
其母採華隳厥實誠欲進我子以經緯之策弗徒
繪風鏤月與庾鮑角勝也又二十餘載余詩學益
落而吾子則受知於玉峯徐大司成三雍追琢德
業稍進捧檄來令古項辛酉孟夏以藍輿迎養人
其邑觀吾子於治賦興學寬徐平獄之政次第修
舉足副余編輯曩志而見之施行余心大慰爰唱
然曰吾何謂作詩者唯閑袖手與官遊人爾汝今
於蒞任之暇撫綏調鶴之餘始可與言詩也已余
且優游官閣復理前業庶幾閑袖之所爲以畢我

先人始教之意因命諸孫日錄署中所咏題曰不
奔自怡編康熙辛酉夏五書於古項子國之聽松
軒其明年九月先贈君抱疾十一月棄世又明年
我母黃孺人亦終於項寓嗚呼痛哉余家酷貧至
無以爲菽水惟勉就祿仕以幾古人致親之義乃
天不假年相繼見背余復痛先贈君之所痛也哀
哀父母生我劬勞而逮存之難如此爲人子者其
可不惕心於愛日哉

臘月雷

康熙辛酉十二月十七日項城大雨雪積素盈尺

瓶牘

卷五 豫

主 臨野堂

入夜益甚二鼓霹靂陡發電光照射室內纖物畢
見轟雷之聲達旦東城王孝廉海曙家龍入其堂
爪破牕櫺而去詩稱十月震電尚曰不寧不令今
乃臘月而雷豈瑞雷乎

屋梁三花

陝州慈鏡集何貢士家築堂初成堂之東偏卽置
貢士卧榻每聞堂有腦脾聲如是數夕晨起視之
忽於堂梁之中析綫生花其色純赤大如紅牡丹
鮮艷奪目閱夕其左右復生一花而差小一碧一
更相去各二三言遠近觀者雲集三花累月乃萎

延式再見

項城韓雲門名媚聘戚氏女未幾日失明戚謂
韓郎年少能文必成遠器而配以盲女非偶也欲
毀婚而終女于家韓之父母將許之雲門毅然不
可如禮迎娶以歸戚不得已廢以美婢雲門曰人
情見欲則動不若無見以全我居室之好遂遣婢
還戚後以壬子拔貢舉於鄉山為教諭挈婦偕行
伉儷無間豫人稱其篤行以為宋之劉廷式再見
於今

沈丘劉 璞石友 項城閻 湖公融 閱

鳳廉 卷五 豫 重 臨野堂

門人張 洽浹庵 甥徐德藻 涉雲 訂

鳳廉卷五終

鳳廉卷六

分日

秦鳳

兩大文章

秦將禮客

杜曲精舍

石經

曹全碑

七月天

慈淨

鳳廉

卷六

目錄

臨野堂

栗兒

空中黃綴

崆峒鶴

木鴉兒

旱草

神僧

白巾

飛浮石

高宮詹

蔣山齋

御藥集

一康

景龍觀鐘銘

兎

米書

筠湄幽婚

牧化

對羊

樹蜜

乳舞

天雨蟲

屈曼

金蝦蟆

乚書

觴賸卷六

吳江鉅 琇玉推輯

秦觴

兩大文章

人生大節首在忠孝若夫縻之爵祿不爲榮臨之
斧鉞不爲耻以全其致親之義以成其不負國之
貞非性分定而學力優者蓋難言之 皇朝摘華
之彥豐跡蘭臺捍圉之才輩英麟何如近日李徵
君陳情辭職葉方伯見危致命忠孝之誠洋溢楮
墨洵天地間兩大文章也李徵君因篤字天生一

觴賸

卷六 秦觴

一 臨野堂

字子德西安富平人康熙己未詔海內博學鴻儒
至京師因篤試授翰林院檢討以母老上疏辭歸
得允其詞奏爲徵臣母老多病獨子萬難遠離泣
血陳情願恩歸養事竊惟幼學而壯行者人臣之
盛節辭榮而乞養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賢雖有因
之經而教孝實人倫之本伏蒙 皇上敕諭內外
諸臣保舉學行兼優之人比有內閣學士項景襄
李天馥大理寺少卿張雲翼等劾採虛聲先後以
臣因篤姓名聯薦薦膺奉俞旨吏部遵行陝西
督撫促臣應詔赴京以自念臣母年逾七旬屬歲

觴賸

卷六 秦觴

二 臨野堂

多病又緣避寇墜馬左股挫傷晝夜呻吟又成廢
疾困頓床褥轉側需人臣止一弟因材從幼過繼
於臣叔曾祖家分奉小宗之祀臣年四十有九兒
女並無母子焚焚相依爲命親侍跬步難離
隨經具呈哀辭次第移咨吏部吏部謂咨內三人
其中稱親接病恐有推諉一概駁回竊思己病或
可僞言親老豈容假借臣雖極愚不肖詎忍藉口
所生指爲諉卸之端痛思臣母遲暮之年不幸身
嬰殘疾臣若貪承恩詔背母遠行必至倚門倚闥
夙病增劇况衰齡七十久困扶床輦路三千難通
嘴指一旦禱北辰而已遠遯西景以無期萬一有
爲子所不忍言者則毛義之捧檄不逮其親溫嶠
之絕裾自忘其母風木之悲何及旣墨之耻奚償
卽臣永爲名教罪人虧子職而負朝廷非臣愚之
所敢出也 皇上方敬事兩宮聿隆孝治細如草
木咸被矜容自能弘錫類之仁推之士庶寧忍予
然母子飲泣向隅奪其烏鳥私情置之仕路蓋關
臣去臣最遠故以虛譽採臣而不知臣之有老母
也臣雲翼與臣皆秦人雖所居里閭非遠知臣有
老母而不知其既病且衰委頓支離至於此極也

庫庫

卷六 奏

王 監野堂

卽部臣推諉之語概指臣三人而言。非謂臣當必舍其親而不之顧也。且臣雖謫陞而同時薦臣者皆朝廷大臣其於君親出處之義聞之熟矣。如臣微名遠出則其始進已乖不惟實數天倫無顏以對。皇上而循陟負疚躁進貽誤則於薦臣諸臣亦爲有礙而日去歲臺司郡邑絡繹遣人催臣長行急若風火臣趨朝之限雖迫於戴星而問寢之私倍懸於愛日。然呼天莫應號泣就途志緒荒迷如墮雲霧低頭轉瞬輒見臣母在前寢食俱忘肝腸迸裂其不可瀆官常而干祿位也明矣。况皇

庫庫

卷六 奏

王 監野堂

闕庭進退維谷乃於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代題臣孺切下情惟哀祈君父查見行事例凡在京官員門無以次人丁聽其終養臣身為獨子與例正符伏願 皇上特沛恩慈許臣過歸扶養其母叨沐聖澤以終天年臣母殘病餘生統由再造不惟臣母子啣環鏤骨誓竭畢生而報國方長策名有日益圖力酬知遇務展涓埃矣。葉方伯映樞號蒼巖松江上海縣人康熙戊辰映樞以湖廣糧儲道攝布政司事適夏逆作亂先遣僕奉其母出城由水道還家乃刺血書表潛達御前於藩署大堂朝服正坐自劾其詞奏爲臨難瀝血陳情恭謝天恩事切臣一介騷儒倖中辛丑進士選擢庶常叨沐 皇上高厚深恩歷任今職常以潔已奉公砥礪夙夜但愧才具庸虛寸長莫效茲於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初九日署理布政司印務忽於本月二十二日督標裁兵陳夏包子倡亂閉城造反剽奪撫臣收印分兵圍臣衙署百計脅從臣幼讀詩書粗知禮義雖白刃在前豈有喪胆苟生此時卽欲率同妻女閤門殉節第念臣母年已七十六矣隨臣任所長子監生葉敷又遠在原籍其餘二

子年未成童。焚焚孤嫠。死將安歸。臣心不忍。因遣妻女奉臣母於水溝。遁出潛逃。臣此時微服匿影。或可倖免。以圖後效。伏念臣守土之官也。城存與存。城亡與亡。義所當然。謹將糧道衙門及布政司道號印五顆封付家人葉善林。囑向所過衙門呈繳。具題復謹繕謝恩一疏。囑付家人葉升等俟臣盡節之後。奔赴京師。詣通政司衙門。賞投臣謹於本月二十六日朝服向闕九叩謝恩。畢隨升臣衙門罵賊。以佩刀自刎。勉盡一死。以報國恩。但恨事起倉卒。既不能先事糾繆。默消反側。復不能臨期

筆廉

卷六 秦鑑

五 臨野堂

捍關獨守孤城上。辜三十載之皇恩。下負七旬餘之老母。君親兩負。死有餘愧。伏惟我皇上廟算如神。兵威不振。么磨小醜。指日掃滅。但臣不能忍死須臾。以觀蕩定。惟有生生世世。卿結無盡而已。上覽奏。惻然褒卹。有加。嗚呼。世有視終南爲捷徑。而絕裾不顧。藉檻車爲福堂。而係頸自甘者。彼何人哉。讀二公之文。亦可以少愧矣。

蔣山僊

顧亭林先生奏武行奇學博負海內重名玉峰三徐先生皆其宅相也。有答監修徐學士書。以龍門

雄健之筆。間作麗詞。以商山沈隱之年。深言時事。覽其遺編。別爲一格。豈誼切渭陽。不覺語之工。而思之更歎。書曰。幼時侍先祖。自十三四歲。讀完資治通鑑。後卽示之以邸報。泰昌以來。頗窺崖畧。然憂患之餘。重以老髦。不談此事已二十年。都不記憶。而所藏史錄。泰狀一二千本。悉爲亡友借觀。中郎被收。琴書俱盡。承吾甥來。割捲倦勉。以一代文獻。豈非生平至願。恐衰朽未足副此。然既遇周情。兼叨下問。觀書杜史。不爲無緣。正未知絳人明子。知子雲師。可備趙孟。叔孫之對否耳。夫史書之作。

筆廉

卷六 秦鑑

六 臨野堂

案往所以訓今。憶昔庚辰辛巳之間。國步阽危。方州瓦解。而老臣碩彥。品節矯然。下多折檻之陳。上有轉圜之聽。思賈誼之言。每聞於論。言烹弘羊之論。屢見於封章。遺風善政。迄今可想。而昊天不弔。大命忽焉。山嶽崩頽。江河日下。三風不警。六逆彌臻。以今所視。國維人表。視崇禎之代。十不得其二。三面民窮財盡。又倍徙而無算矣。身當史局。因事納規。造冊之謀。沃心之告。有急於編摩。固不待汗簡奏功。然後爲千秋金鑑之獻也。閣輔荒涼。非復十年以前風景。而勛勛勳勳。頃武畧飛芻輓粟。

豈顧民生。至有六旬老婦。七歲孤兒。挈米八升。赴
營千里。於是強者鹿。弱者雉。經閭門而聚哭。投
河。併村則張旗抗令。此一方之隱憂。而廟堂之上。
或未之深念也。吾以望七之齡。客居斯土。飲滌餐
霞。足怡貞性。登巖俯壑。將卜幽棲。恐鶴唳之重驚。
卽魚潛之匪樂。是以忘其出位。貢此狂言。請賦所
招之詩。以代麥丘之祝。不忘百姓。敢自托於魯儒。
繼此哲人。庶興哀於周雅。當事君子。倘亦有聞。而
太息者乎。東土饑荒。頗傳行旅。江南水旱。亦察輿
語。涉青雲以遠遊。駕四牡而靡騁。所望隨示以音。
鴈贖

卷六 秦解

七 臨野堂

問不悉先生在南時號。蔣山傭。中年以後跡絕故
鄉。適遊蘇齊秦晉間。以終常言。生平最憎者舟輿
而於梁。跨鶴乃此身安處也。其持論畸僻。往往類
此。

秦將禮客

張靖逆侯趙勇畧將軍。皆秦人。勲望相埒。而氣度
各殊。靖逆駐軍甘州。客有往謁者。所次旅舍必細
詢姓名。詰籍。送驛。每日飛騎人報。比至州城。候吏
前迎。口其非從某地來者乎。隨導入館舍。飲饌俱
備。莫不腆備。客人見多在宅內書堂。麗僮八人肩

輿載靖逆而出。辭以足疾。不拜捧手。延坐。寡於詞
對。然謙幣稠疊。雖疎交必飲意。而返勇畧功懋性
剛。其入成都時。浙人王某。棄偽職來歸。勇畧知其
夙負文望。置幕下。掌書記。凡制誥進覲。必候其升
坐。面無忤色。始從。然後轉出。逡巡捧紙置案前。然
退立。勇畧小不當意。遽拂紙於地。亦不言。應有。點
竄處。王蒲伏取藏袖中。仍從屏後。嘿嘿歸館。易稿
更呈。率以爲常。故士人每憚從之。平滇後。家居身
被寬袖直領之衣。首冠黑絨帽。以帕圍額。雖王公
至。不爲改服。唯故舊寒素。款門求謁。則禮接有加。

秦解

卷六 秦解

八 臨野堂

是知風塵延攬卽功。蓋天下者未常不留意也。

桐葉集

李雪木名柏。武功人。關中三李。中南山人李于德。
因篤二曲山人李中孚。顯與雪木也。雪木所著桐
葉集。冷艷峭刻。如其爲人。閭耕者云。農無穀不農。
則肉農無服不農。則穀農無木不農。則柴農夏
屋有古謠。遺響雁字絕句云。紙有長空。硯有山。毫
端蘸雨。拂雲間。年年絕筆。衝峰下。剩得南天萬里。
閒咏雁字多矣。無似其落想空妙者。鳳泉別墅云。
斗室無塵小。徑兩柴扉。晝夜掩寒流。日沈澗底魚。

鏡月上松梢鶴跡鈎才弱羞陳三禮賦家貧難
買五湖舟唯將碧眼酬黃卷莫待青山嘆白頭亦
皮陸佳篇

杜曲精舍

李雪木木武功人後遷郿縣余同年友宋澄溪以
商南令調住省城聞雪木名禮致之不可得因捐
二伯金買田一區屋數楹於杜曲迎而居之雪木
既移家杜曲以書復宋曰自到杜曲神隱壹天者
數晨夕矣五陵固多勝槩而杜曲爲最所買精舍
又在山水會聚處昔司馬溫公富鄭公與康節營

康康

卷六 秦鳳

九 臨野堂

安樂窩一二宰相協力爲之乃在雒陽繁華之地
或少閑曠幽靜之致此則林壑環廬有閑致郊坰
散步有曠致老圃老農衣冠古穆有靜致鷗鷺飛
於水田麋鹿遊於苔徑有幽致春則紅桃萬樹冬
則白雪千峯夏則月絲曳柳半入青天秋則霜葉
醉楓忽成丹嶂加以魚鳥之會心烟霞之娛目取
之不盡用之不竭鵬谷鳳原豈足方比老李生坐
卧於中可以讀書可以樂道可以養老可以足衣
食而長子孫唯有借松鋤之婦梨棗之兒共戴高
誼耳雪木孤介絕俗非澄溪誠於禮賢未易即致

存此書以見緇衣之好槃淵之安兩得之也

一康

邵陽康乃心字孟謀爲邑諸生有文譽尤工於詩
康熙乙丑王少司農士禎奉使祭告西嶽徧訪名
勝謁遊應廟寺見乃心題壁數絕句嘉歎久之曰
關中三李不如一康錄其甲秦莊襄王墓二首而
去康譽大播其明年學使者貢其名於太學蜚英
馳藻望重三雍已卯歸試秦省以第五獲雋觀乎
晏元獻之於王琪楊鐵崖之於袁凱以今準昔事
有同符蓋其天下才者未有不愛天下之才者也

康康

卷六 秦鳳

十 臨野堂

石經

余既購西安石經全本而未詳書者姓名及刊立
始末走書頻陽詢李子德內翰李遣其嗣子叔青
往盤屋從趙子函家抄示云漢靈帝光和六年刻
石五經於太學講堂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
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
豐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邕乃書丹刻石立於
太學門外此再刻也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體
石經古文用蝌蚪鳥跡體篆隸又籀李斯胡毋敬
隸隸用程邈體此三刻也魏世宗神龜元年以王

彌劉權入洛石經殘毀崔光之請補之此四刻也
唐天寶中刻九經於長安禮記以月令爲首從李
林甫之請此五刻也文宗時鄭覃以經籍刊繆建
石讐刊準漢故事太和七年敕唐言度復定石經
字體於國子監立石九經並論語孝經爾雅共一
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開成二年告成此六刻
也按六朝以前用分隸今石經皆正書且多倣歐
虞法知其唐人書無疑禮記首月令以尊明皇諱
純字以尊憲宗又知其非天寶以前人書矣則今
西安府學石經乃唐文宗敕定而成於開成時者

庫康

卷六 秦風

十一 臨野堂

舊在務本坊韓建築新城棄之於野朱梁時劉鄩
用尹玉翁請遷故唐尚書省之西隅宋元祐中及
鄱呂公始遷今學明嘉靖乙卯地震石經倒損西
安府學生員王堯惠等按舊文集其缺字別刻小
石立於碑旁以便摹補唐書謂文宗朝石經遭秦
師法不足觀然其用筆雖出衆人而法猶不離歐
虞恐非晚近所及唯王堯惠等補字大爲紕繆今
華下東生文身家有乙卯以前翻本庶幾稱善焉
遺子兩名嗣後視問孝廉監屋人所著有石經鐫
華按光和在熹平後錢收齋註杜亦云刻立石經

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和在分初再刻似誠

景龍觀鐘銘

西安府學宮唐宋之碑林立俗稱碑林長安縣有
景龍觀鐘銘爲唐唐宗書因去祠遠而闕者必塞
其內空緣梯而上乃可推砌故罕傳於世然文體
簡雅書法適媚極可愛也文曰原夫一氣凝真含
紫虛而構極三清韞秘控碧落而崇因雖大道無
爲濟物歸於善貸而妙門有敎滅咎在於希聲景
龍觀者中宗孝和皇帝之所造也曾城寫質闕苑
圖形但名在舊林而韻停霜處朕翹情八素絳想

庫康

卷六 秦風

十二 臨野堂

九玄命彼鼓延鑄斯無射考虞倕之懿法得晉曠
之宏規廣召鯨王遠徵晃匠耶溪集寶麗壑收珍
警風雨之辰節昏明之候飛廉扇炭屏翳營蠶翫
鶴呈姿躡能發狀角而不振侈而克揚庶其曉散
靈音鎮入鷄鸞之殿夕騰仙韻恒流鴻鵠之闕聲
俗聽而咸痊迷方聞而永悟洪鈞式啟寶宇攸錫
其銘曰紫宸御曆青元樹因傾巖集寶竭府收珍
杜夔律應張永規陳形包九乳儀超禹鈞上資七
廟旁延光人風嚴韻急霜重音新自茲千歲從今
億春懸玉京而薦福侶銅史而司辰其後歟爲景

雲二年太歲辛亥金九月癸酉金朔一十五日丁亥土鑄成

曹全碑

漢曹全碑出於郃陽之莘里村明萬曆中得之其石完好止缺一因字無書撰人姓名俗謂蔡中郎者以其文格似漢又爲八分體也碑陰有市掾曹史督郵嵩夫三老將軍令史門下祭酒諸人醢錢鑒石蓋亦去思遺製

兔

曲禮兔曰明視陸佃曰兔吐也明月之精視月而

康康

卷六 秦風

三 鹿野堂

生故曰明視王充論衡兔紙雄毫而孕及生子從口中出余見蒲城原子兔說以爲兔之雄雄其孳尾無異他獸每月一孕子生則以土培之而壅其穴出入必然或竊啟其戶子輒不成蓋古所謂視月者視月之候而孕又謂吐生者得土而生土訛爲吐也

七月天

淮上金道州人望初任粵西馬平余初任河南項城丁舉服闋皆補秩關中余至白水一載道州乃令長武鳳好倪諸偏隅相望因走役候之其復書

云才到鴉鵲剛剛一月欣傳鯉素耿耿生平處舊

雨之彌新捧新詩之溯舊鴻賓雁旅會經十換星

霜蟲臂鼠肝不啻重逢笑語沾青衫而欲溼是誠

何心拈白水以爲盟恭惟執事舉自君袍方綠予

服猶細伴美馬上之鞭中多翹翹私挾懷中之錦

會有逢迎詎料儀不下秦總由旁實瑜何生亮都

付荒唐思恭我之有人途易名而去國斯時也江

邊解艇尚柳征旗嶺上烽烟渾如毒霧艱虞萬里

既地老而天荒荏苒三年徒風悲而日慘兼之攜

來僮僕半葬於樞櫓澤邊賣去琴書行吟於汨羅

江畔辱藩侯之招簡今聲南問生涯原是之無稿

駢語以飛翰操丹鉛何工四六節備書之辛苦一

歲累有千金填在任之通公百劫幸留殘喘謂斯

人之不死絕意希榮念垂白之高堂奉甘唯祿爰

束帶而重瞻三殿又極巍嚴閭閻之視下除書而

分列五方補止五人偏處蕭瑟問關之地潘輿未

逢毛轍過征一至於斯凶無日矣顧長吏者剝郊

國之一隅當邊陲之三面驛驢而罷於奔命歲餘

而苦於頻仍地大如丸封閉者此物居凹唯穴營

窟者何嫌更且賦通萬千民皆鴈鵠授受類玄黃

之戰前者已傷。電若神鬼之驚。後來尤酷不受。則明明民欠難逃。指欄之條受之。則纍纍帑資立。蹈考成之罰。昔僅憂生於瘴癘。今則坐敗於催科。望之未解者一也。憶彼炎疆十二城。哀然居首俯。茲馮翊三十長。瞻之在前。豈雞口之福難。畢竟因差果錯。迺牛後之羞旋至。大似谷震鐘鳴。望之未解者二也。頗有請焉。大可怪者。羅池樹。柑。臘而仍丹。南服陽生花。未春而盡。紫蠻女擎荷包。冰無迨泮之時。同客。額。簪。墨。地有不死之草。夫何三冬衣葛。未聞范叔啼寒。願易五月披裘。應

摩廣

卷六 秦解

主 庫野堂

被嚴陵。叫屈。天心如此。生意可知。望之未解者三也。若就服食居處而言。以及風土人情之變。真堪發人一笑。笑我長貧者矣。借兄入雒。老米三餐。迨弟居。豆芽兩頓。記與京師有老米三餐。兩豆芽之。比官柳下。猶然舊家風也。庭前朱荔。偏開歲而方苞。江上秋風。鳥名立秋。出水龍。龍子有句云。狀類原。雞。雞。少肉。試。甫。踰。時。同乳。無。未。全。衣。具。味。頗。佳。踰。時。則。不。出。而。不。見。今。者。一。望。周。原。百。年。幽。地。市。無。兼。味。官。厨。以。剪。韭。為。豐。圖。之。嘉。蔬。土。人。以。烹。葵。為。饌。將。使。公。劉。囊。底。飯。即。稱。珍。燕。今。釜。中。糜。仍。是。寶。嗟。乎。噫。嘻。來。日。大。長。居。者。不。易。沈。沈。夜。柝。如。送。鐵。撥。清。淒。種。

種顛毛。怕聽銅琵琶。裂謂鮑明遠。桓蒼涼之調。我則何人奉張燕公富制誥之才。卿其雅匹。胡為淹滯。尚爾卑棲。謬荷長懷。仰叨高誼。走七百里之使者。慰十八年之故人。翻笑成悲。情所必至。銘感入骨。口總難宣。本同學之少年。竟一官而老大。聖明在上。望吾兄於掖梧臺柏之間。局踣難容。當諗我於塞柳關榆之下。道洲才調風流。即此書已見一斑。其抵長武也。題一聯於堂柱曰。家臨漂母千金地。人到汾風七月天。未幾以受代。註誤去計其時止七閏月耳。蓋亦有預兆焉。

摩廣

卷六 秦解

末 庫野堂

米書

蒲城米侍御。襄家藏南宮真蹟。許魯齋方正學兩先生各有題咏。非易見之寶也。許云。樹色模糊。蘚迥。平人家。只隔水冷冷。白雲不解。龍從出。遠却峯嵐一半青。方云海嶽庵前。覓舊踪。蒼茫雲樹隱南宮。洲來幾點青山影。付與寒鷗一錄風。

慈淨

山左那子愿之妹名慈淨。嫁於馬氏。善畫觀音像。其書法亦有子愿風格。來禽館帖所稱。比日賢妹。將佳兒佳婦抵舍中。後樓一帶。嚴密深靚。可居弛。

葉欣豐者卽謂慈淨也。邵陽康子孟謀爲余言之。

筠涓幽婚

宜君楊筠涓素蘊締婚中部劉氏未娶而劉歆筠涓年方弱冠書齋夜讀有垂髫女子碧襦紅裳含笑款戶曰妾卽君之婦劉氏也良耦未諧蚤歸泉壤然誼托絲蘿理無幽顯故不憚遠叩書幃以成委身之願筠涓性本清狂遽近權之衾綢繡絕貞體宛然自此及夕卽來踰歲乃絕將離之辰掩泣流連曰君福位遠大尚期昂之筠涓因詢以科名爵祿之事遂口占四語云中舉中進士做官做御庫廉

卷六 秦廉

七 臨野堂

史督學在山西巡撫江南止其後一一皆驗果由安慶中丞遷楚而卒

栗兒

啓玉之山有麗人焉姓宋小字栗兒生而清眸纖指竟體柔艷同閭絕愛憐之皆曰宋家栗其宋家玉乎隴西刺史典其州心閉政裕工於子墨州之鄉老以栗名上刺史署爲侍婢青衣刺史雅善鼓琴退食之暇每於月亭松閣興至揮絃栗輒攜小篋視以從拂石几藝名香終奏風飄立無倦容以是闥扉而入放衙而歸栗督恒沾墨藩屬蘭餘

芬拂拂出桂袖同見者無不歎刺史風流亦美侍

者之若仙矣歲在甲戌栗年一八而羸奉刺史教

令日久詞解彌雋從刺史至長安館於蕭寺適有

清河公子號天下才亦客秦與刺史之居相望刺

史熟公子名肩輿往謁公子豐軀岳峙雄辨泉流

豪邁英悍之色驚照四座栗立刺史後數日公子

公子亦竊見栗忽若神移者刺史微視之歸問栗

曰汝有所眷於公子乎公子年少而才負天下重

望汝能從之遊則棲托之佳無踰於此栗再拜嘿

無一言乃遣栗至公子所時維夏五之杪雨霽涼

庫廉

卷六 秦廉

本 臨野堂

生新月半窓清簾如水公子孤坐引酌惘焉有思

栗適至遽起歡迎輟所飲酒飲之而曰仙乎仙乎

其羽衣之墜空霄乎其蓮花之湧淨土乎今夕何

夕我無以喻我懷也栗性不勝勺捧卮徐進三酌

以後雙靨潮紅前啟公子曰兒家刺史賢聲溢於

關中貂轂珠履日集其門以兒視之幸麟檀耳繡

虎英雄今乃得公辭彼嚴霜就爾薰風兒不自知

魄化心融言未已悄乎變容淚繩繩下哽咽不能

成音公子亟以文帶承其媚睫浴以洗水初以輕

綃吹芳語綢繡之忘曙居久之漸及曉狎因戲謂

栗曰嚴霜之云汝同畏刺史者耶曰刺史有父母之尊云何不畏公子曰我異日建緩入境而城南臨儼然刺史也能勿畏耶栗笑撥髭微拂公子願曰春較晚憫悵於時怨止不免違言畏乎公子咸其意隨命丹青善手爲圖小像以誌弗謾栗日兒對鏡自看差亦無恨唯寫着時小損其黛則芙蓉遠山千秋於馬卿之側竊所願耳公子長揖向栗曰某所不如教而抱影南歸珍爲夜光以終此生者有如日當刺史過公子時公子方袒跣灑翰烟雲歷落頃刻盡數紙付乞書者去然後擊禱

廉

卷六 秦

七 臨野堂

踞榻拱客就坐相對啜茗劇談上下古今衮衮不少休意氣閒放旁若無人而一遇婉孌其傾倒纏綿如此然刺史益心重公子曰此情賢也我當終成之既而曰嗟乎物莫不各有遇也龍潛於獄掘之則雲雷之氣升鵲蘊於石剖之則忠孝之章出非皆清河已事哉窮巷幽姿奚獨不然世有諳於知屯於合思友白鳥而客青蠅者觀於栗可以慰矣刺史嗣奉府符倉卒治裝還州瀕行回顧栗曰善事公子太息登輿而去

牧化

山東平原縣離城三十里有楊姓者年二十許牧羊山陂偶與坐石上久而不起羣牧呼之亦不應迎視之但見其口烟出如縷俄有青煙從喉間吞吐不已問二時始乃熄而體殼挺然蓋已逝矣村民遠近奔駭以爲是子得道焚香羅拜白水方尉元貞曾目觀其事

空中黃轍

余內兄畢西臨自滇南歸偶來栗署爲余言康熙二十七年春夏之交去雲南省城四十里西南有山每遇天晴之午輒有黃色寶蓋從山頂漸起漸

廉

卷六 秦

七 臨野堂

高聳入天半燦曜飛揚徐徐而下仍復軒舉薄暮黃色始淡至晚乃沒如是者兩月餘山麓舊有龍王廟方伯遣府佐致祭究不知其何異也

對羊

羅次縣山素無野豎登牧忽見羣羊數百徧散嶺谷驚者奔者卧者奮者各自成對不索匹耦縣人異之上山競觀妻草蒼然一無所觀未幾遂有吳逆之亂

崆峒鶴

天下崆峒山五其在秦地者慶陽平涼之間相傳

爲黃帝問道處山之絕頂有洞每天日晴霽則玄鶴一隻從洞中盤旋而下翅大如車輪石壁古文刻云此鶴爲堯時甲中載始見順治四年復見二鶴今是山途有四鶴

樹蜜

爾雅翼北方地蟻蜂多在土中南方地淫蜂多在木中故多木蜜杜工部入橋口詩云樹蜜蚤蜂亂江泥輕燕斜錢箋引古今注枳椇子一名樹蜜証之按枳椇子秦中呼爲枳椇其實拳曲如老人杖核在肉外味甘與棗同余官白水曾有以此果相獻

卷六 秦風 主 臨野堂

餉者初無關於早蜂也必蜂以釀蜜遂樹而喧則見其亂燕以臨江唧泥而舞則見其習正寫水國春華之景又何必強援以爲奧博耶

水鴉兒

關內呼黃鶯爲水鴉兒旱乾累月氣如焚柴忽樹頭眼睜數聲則涉沱立至故獲此名夫一鶯也春晴上林則巧同歌鳳雨占下里則拙金啼鳩可知物無定名亦在所遇之時與所值之地耳

乳蕒

扶風縣田者偶見河岸土崩鑿之得一銅器狀如

孟高八寸圍徑六寸乳周其體疎翠瑱欄中有古文莫能辨識田者橐以入城醫師席姓出千錢易之編詢博古家曰此殷之乳蕒也古文爲祖下二字席乃珍焉合肥許四山孫全視學西秦席以鼻獻因錄其子於邑贊

早草

歲欲豐甘草先生甘草謂齊劉伯溫早春詞喜見兒童相報牆邊薺菜先生是也歲欲旱早草先生早草謂薺菜康熙壬申西安大饑余自彭衙攝事奉先散賑東鄉有以薺菜子獻者余却之曰豈有

卷六 秦風 主 臨野堂

斗米千錢之時而受人餽遺者乎獻者曰野無青草惟此則不濡而繁敢以代芹余因默然得句云野獻薺菜爲早草澤鳴鴻雁是哀禽

天雨蟲

害稼之蟲螽蟴蟬特生必以漸故可禳可捕也庚午八月七日忽有小黑蟲長寸許從空而墜轉瞬間蔽地盈林穿牕登几幾欲無隙蠕蠕之狀惡不可耐如是兩日倏然不見西延近邑河東蒲汾皆然頗謂秋穀此異亦史傳所未聞者

神俗

蒲城羅秀才家貧授徒館於邑之東偏暇日緩步池上天正晴朗聞樹杪颼颼聲風雷驟作羅生聞戶少息出遇一僧毳毳被髮覆額眉而布衲芒鞋貌甚奇古生揖之曰師從何來耶僧笑而不答因邀至書館授以一餐僧曰明日幸俟我於東嶽神祠當設筵相酬也如期而赴良久僧至祠內空無一物時已昏黃僧乃於袖中取出紙吹上屋梁忽成皎月光彩煜煜四照向祠東壁以手指畫門雙扇門豁然開長鬚平頭者數人從壁門出布席設坐錦屏繡褥海錯山珍靡不備具酒既再行僧曰寂寂無以娛賓可命妓之能歌舞者來俄見十六麗姝亦出自壁門纖纖乍發雅樂雜鳴既而咸呈妙技或凌波綠屏或反腰貼地或雲飛雙劍或星走三九羅衣素士觀之目眩神駭逡巡求退僧舉袖一揮妓僕器物俱隱入壁梁月隨人移照嶽祠外聽譙樓鼓聲已三嚴矣羅向僧拜曰我師固天上人也不謂塵途邂逅茲神異我將從師為汗漫遊師許之乎僧曰子有第相而無仙骨未易言此羅哀祈再四仍於袖出一小木龍令羅乘之鱗角飛動倏長數丈千林萬壑瞬息而過狂濤怪浪澎湃

盈耳羅震悚欲墜僧已在前途呼曰可下矣下則一海島茅庵也翠峰插漢孤燈熒然僧曰若且止此我往覓杯茗為君解醉庵外有額虎跳躍而來張口向羅僧至此去羅生棲櫺欲絕涕泣求歸僧曰我固知君之不能從我遊也然若常飯我有薄物奉君為盡餐之報因傾小瓶藥丸如豆斷庭前細竹數寸贈羅謂曰君歸後幾拜十五鬼井奇禳用此乃免耳羅祇受假寐少頃開目依然身在嶽祠門外殘漏未終天甫向曉悵惺徘徊書館竹枝九藥猶在掌中投置散篋不復省視閱三載果遇奇早羅益貧困取僧所贈藥偶向門屈戌磨之藥化火發屈戌鎔為黃金重二兩許又以細竹枝劃地成圖輕得胡餅一枚啖至三枚再劃則不成矣日以為常以此不致困乏次年穀稔遂失竹枝所在殷那益謂嘉瑞十五即七八兩年而鬼井乃秦之分野也

屈曼

崇禎末蒲城人屈曼者為縣隸性嗜酒一日持微下鄉中途醉卧夜半乃醒時朗月如晝見古槐樹間有年少書生烏巾戎袍仰月呼曼而吐一

珠色赤於火以手承弄曼踉蹌而前遂向生手奪取吞嚥生怒爭不已既而曰假汝終年仍當歸我耳隨失所在曼吞珠後覺體甚飄忽舉念卽至其所旋有點者在曼入首會投交距西安二百餘里食頃已到命不見其跋涉之跡試之他事皆然衆咸謂其得隱形術適御史巡蒲錄諸訟牒怨家重賂曼徑入堂擊牒左右無見者御史微覺階前有半體人案牒翻翻自動心甚駭異急以所佩印重按之忽得人手其全體亦遂現立命筆斃曼埋殮於其地墳起成一小穴若有物出入狀蓋書生取

珠爲之

卷六 秦風 圭 臨野堂

白巾

藥石林選著錄話謂李思訓畫明皇幸蜀圖嘗見其摹本方廣不滿二尺而山川雲物車馬人畜草木禽鳥無一不具嶺谷間民皆冠白巾以蜀人爲諸葛孔明服山居深遠者後遂不除余在關中時其民人依制宜戴纓笠而皆冠白巾雖遇吉筵亦不易大抵雍梁之俗自古然也

金蝦蟆

杜工部靈湫詩曰坡陀金蝦蟆出見益有山按蒲

湘錄唐高宗患頭風宮人穿地置藥蟻忽有蝦蟆躍出色如黃金背有朱書武字宮人奏之帝頗驚異命放苑池拾遺所咏是當年實事乃錢虞山箋註援西陽雜俎所載月光屬林華化金背蝦蟆事以爲月者陰精后妃之象托喻貴妃之臨祿山似近附會

飛浮石

飛浮山在黃河中出沒不時峰巒下垂上平如几山勢可三四里許近河好事者或棹舟敲取其石爲玩石者皆空能吸未餅升願治丁酉歲出浮河

飛服

卷六 秦風

圭 臨野堂

亂書

西不久而沒非常見也史又作飛服山

陝西禮樂道程公允圖事凡仙其譴康熙丙子科祖襄此試出閣偶詢他事忽書云我乃延安府清澗縣受冤人李奉河也問何以至此又書我隨仇生入場汚其卷而出祖公潛訪其實爲之雪冤適被召入京未果夫一鄉舉何關榮辱而行一不義至爲怨鬼所阻既奪其名復暴其過不大可畏乎

高宮詹

中南山人常言高宮唐生有異質身御盛服雖時
常酷暑曾無汗便遺之事終日不行以是出入
禁闕從容中禮凡侍從諸臣俱莫能及

蒲城原于辰宿伯 白永炎 湛清修 閱

門人惠 宏仲舍 男 昭威釐 訂

觚賸卷六終

觚賸

卷六 秦風

圭 臨野堂

觚賸卷七

分目

粵風上

五章

仆木自起

六貞女墓

嘆石丐

焚旗

天涯亭

雪遶

百歲觀場

逍遙居士

花乳膳

不昧堂

粵社以榕

巡檢附魂

荔根屏

觚賸

卷七 目錄

一 臨野堂

相思子

花田花塚

語字之異

鴛鴦墳

南海神廟

兩海賊

徙民

產卵

浚濠得碑

西園瘞燼

舒氏義烈

廣東月令

惠士陳言

木中少女

八分書

觚賸卷七

吳江鉅 秀玉樵輯

粵觚上

五瘴

宋景祐初龍圖梅公摯以殿中丞出知昭州者有瘴說鐫之崖石曰仕有五瘴急征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皆晨醉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陳姬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病病者

觚賸

卷七

粵觚上

一 臨野堂

必殞雖在殺下亦不可免何但遠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歸咎於土瘴不亦謬乎夫梅公所指五瘴切中仕者膏肓苟其知而反之非止却疾亦以延生則真瘴瘴之良方也余仕粵載餘五者幸無一犯身奉心問極於不善然是說也中土之人既遠不獲聞而仕茲土者又或非所樂聞誰復捫石剝苔以傳於世已卯秋潘太史稼堂從西粵來以榻本見示予亟錄之不敢自秘用以公諸仕於瘴土者

仆木自起

高明縣治東南六七里有村曰禾倉頭陂塘屈曲叢灌陰翳海王廟側鶴木一株大可合抱俯蔭潭水康熙丙子五月爲颶風所拔村人剪截其枝而薪之其本則枯仆水中已三年矣已卯五月初十日忽自起立於水上復生新枝其葉排比尖長蒼翠偏反殆如鶴羽襍襍勢將飛翥也合邑驚相傳告以爲余蒞茲土致有此瑞欲以上聞余曰此天地國家之禎祥余何有焉衆議乃息是村又有龍眼樹而荔枝實者已二十年皆可異也

六貞女墓

觚賸

卷七

粵觚上

二 臨野堂

順德縣陳村土沃人稠李氏之族尤盛皆夾水而居丙辰春僞馬雄從廣州竊據新會有武進士伍皇多者村中大猾也首先納款爲雄徵餉於鄉倚勢作威唯意所欲李氏六女窺伍強暴日甚懼必不免潛以酒相酌期於子夜潮生盡命一夕俱赴水死了無知者詰旦失女家傳告驚愕迫於潮落女屍見焉紅羅連臂明妝儼然其家合塋於龜山之陰當事者立石表之曰六貞女墓過客多有題詠而陳元孝乘鸞合上三珠樹化雪應爲六出花之句最稱工妙

啖石丐

廣州市上有丐者年二十餘貌極丑而腹大如
瓠每晨出則行且呼曰收買凡石礮器羣豎聞聲
即走隨其後好事者與以銀錢少許拾塊石片瓦
命之食卽納口咀嚼無異藕蕪東莞紅米石其所
最甘也唯與以磁器必索重賞而後食瞻目伸頸
微有哽咽難下之狀暮棲三界神廟大暑必浴於
廟前之江如熱之腹浮水不溺羣豎噪而聚觀焉

焚旗

兩廣總督轅門兩旗竿東西省各主其一康熙甲
寅二月白晝飛火忽焚其右焦灼過半晉士史曰

小焚其旗不利行師是年孫延齡叛竊據桂林攻
之屢挫蓋亦凶兆之先見者歟

天涯亭

番禺黎方潞字台引甲午省試謁文昌於桂香宮
而占焉得蕭然流落在天涯之句意甚快他及榜
發有名竊謂神語無驗比下第歸道經由東行李
悉爲賊掠蕭然一身又十餘年得廉州府欽州學
正入境仰首忽見天涯亭暗憶前占始信數皆預
定而中心益懷隱憂未幾高藩謀叛以從逆失職

流落而終

雪蓮

浙江海鹽縣查孝廉字伊璜才華豐艷而風情瀟灑
常謂滿眼悠悠不堪酬對海內奇傑非從塵埃中
物色未可得也家居歲暮命酒獨酌頃之愁雲四
合雪大如掌因緩步至門冀有乘興佳客相與賞
詎見一丐者避雪廬下強直而立孝廉熟視良久
心竊異之因呼之入坐而問曰我聞街市間有手
不曳杖口若啣枚敝衣枵腹而無俄寒之色人皆
稱爲鐵丐者是汝耶曰是也問能飲乎曰能因令
侍童以壺中餘酒傾觥與飲丐者舉觥立盡孝廉
大喜復熾炭發醅與之約曰汝以既飲我以卮酬
竭此醅乃止丐盡三十餘觥無醉容而孝廉頽臥
胡床矣侍童扶掖入內丐逡巡出仍宿廬下達旦
雪霽孝廉酒醒謂其家人曰我昨與鐵丐對飲甚
懽觀其衣極藍縷何以禦此嚴寒亟以我絮袍與
之丐披袍而去亦不求見致謝明年孝廉寄寓杭
之長明寺暮春之初偕侶攜觴薄遊湖上忽遇前
丐於放鶴亭側露肘跣足昂首獨行復挈之歸寺
詢以舊袍何在曰時常春杪安用此爲已質錢付

鳳廉

卷七 粵鳳上

四 臨野堂

酒家矣。孝廉奇其言，因問曾讀書識字否。曰：不讀書識字，不至爲丐也。孝廉使然，心動薰沐而衣履之，徐諭其姓氏里居。丐曰：僕系出延陵，心儀曲逆，家居粵海，名曰六奇，祇以早失父兄，姓好博進，遂致落拓江湖，旋轉至此。因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斯，敢以爲污，不謂獲達明公，賞於風塵之外，加以推解之恩，僕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飯之惠，其敢忘乎。孝廉亟起而提其臂，曰：吳生固海內奇傑也。我以酒友目吳生，失矣。吳生矣，仍命寺僧沽梨花春一石，相與日夕痛飲，盤桓累月，贈以犀

鳳廉

卷七 粵鳳上

五 南野堂

之資，遣歸粵東。六奇世居潮州，爲吳觀察道夫之後，畧涉詩書，就遊虛雉，失業蕩產，寄身郵卒，故於關河孔道，險阻形勝，無不諳熟。維時天下初定，王師由浙入，竄虜艦相銜，旌旗鉦鼓，喧耀數百里，不經凡所過郡邑，人民避匿村谷，間路無行者。六奇獨質實，然來邏兵執送麾下，因請見主帥，備陳粵中形勢，傳檄可定。奇有義結兄弟三十人，素號雄武，猷以四海無主，擁衆據土，弄兵潢池，方今九五當陽，天旅南下，正蒸庶俟蘇之會，豪傑效用之秋，苟假奇以達關三十道，先往馳諭，散給羣豪，近者

迎降，遠者響應，不踰月而破竹之形成矣。如其言行之，學勉悉平。由是六奇運籌之謀，所投必合，扛鼎之勇，無堅不破。征閩討蜀，屢立奇功。數年之間，位至通省水陸提督。當六奇流落不偶時，自分以丐賤終。一遇查孝廉，解袍衡門，贈金蕭寺，且有海內奇傑之譽，遂心喜自負，獲以奮跡行伍，進秩元戎。嘗言：天下有一人知已，無若查孝廉者。康熙初，開府循州，卽遣牙將持三千金存其家。另奉書幣，邀致孝廉來粵，供帳舟輿，俱極豐備。將度梅嶺，吳公子已迎候道左，執禮甚恭。樓船簫鼓，由胥江順

鳳廉

卷七 粵鳳上

六 臨野堂

流而南。凡轄下文武僚屬，無不願見查先生爭先饋貽餼綺囊珠，不可勝紀。去州城二十里，吳躬自出迎，入驛前馳，千兵後擁，導從儀衛，上擬侯王。旣迎孝廉至府，則蒲伏泥首，自稱昔年賤丐，非遇先生，何有今日。幸先生辱臨，糜丐之身，未足酬德。居一載，軍事旁午，凡得查先生一言，無不立應。義取之費，幾至鉅萬，其歸也，復以三千金贈行，曰：非敢云報聊以誌淮陰少年之感耳。先是，省中有富人莊廷鉞者，購得朱相國史，概博求三吳名士，增益修飾，刊行於世。前列蔡閱姓氏十餘人，以孝廉夙

負重名亦借列焉。未幾私史禍發，凡有事於是書者，論置極典。吳力爲孝廉奏辯，得免。孝廉嗣後益放情詩酒，盡出其橐中，裝買美鬢十二，教之歌舞。每於良宵開讌，垂簾張燈，珠聲花貌，艷徹簾外。觀者醉心。孝廉夫人亦妙解音律，親爲家伎拍板正其曲。誤以此查氏女樂，遂爲浙中名部。昔孝廉之在幕府也，園林極勝，中有英石峯一座，高可二丈許，嵌空玲瓏，若出鬼製。孝廉極所心賞，題曰綉雲閣。旬往視忽失，此石則已命載巨艦，送至孝廉家矣。涉江踰嶺，費亦千緡。今孝廉旣沒，青蛾老去，林荒池涸，而英石峯巋然尚存。

卷七 粵風上

七 臨野堂

百歲觀場

順德人黃章年近四旬，寄籍新寧，爲博士弟子。六十餘歲試優補廩，八十三歲貢名太學。康熙己卯入闈秋試，大書百歲觀場四字於燈，令其曾孫前導同學之士有異而問之者曰：我今年九十九，非得意時也。俟一百二歲乃獲雋耳。督撫兩臺召見，授餐其飲啖俱過常人，各贈金幣遣之。

逍遙居士

番禺隱士蒲衣子王隼，生而善病，癯體鶴立，結淥

廬於西山之麓者二十年。夫人潘氏通史漢諸書，樂貧偕隱。字之曰孟齊。有女瑤湘，能詩擇婿，得故人子李孝先，遂妻之。蒲衣子性嗜音，常自度曲，差先倚而和之。瑤湘吹洞簫以赴節，雨鬪更靜，則聲發淒涼，中聽者有月笙雲璈之想。未幾孝先卒，瑤湘怡然矢節，自稱逍遙居士。蒲衣爲刻逍遙樓詩，梁太史藥亭寄示瑤湘書云：聞瑤湘讀書，余甚喜。余與汝祖若翁交，凡兩世矣。視汝一如己子，故甚望於汝之成也。余有女龍端，少汝一歲，頗聰慧，余授以詩，上口卽能背誦，而余性懶，不能常授，以此

龍端

卷七 粵風上

八 臨野堂

龍端之學不及汝，問汝近讀漆園南華南華之文章，善幻而其言道也必邇乎未始有道，其言物也必主乎齊。齊而列以不齊之狀，總歸於化。善讀南華者當知之。又讀禮經禮經漢白虎諸儒之所著也。二戴大小夏侯各師其傳，然不越天下國家朝會燕饗嘉勞贈答儀文得節至言闔門則禮之節益謹矣。更讀離騷，楚臣屈原不得於君，發爲奇文，香草美人，芳蘭君子，三湘九疑之問，左倚桂旗，右攬揭車，汝誦之，倘亦有恍焉如見者乎。余何時得來汝父西山，見汝於深處，使汝將所讀書各誦一

通俾我冷然稱善也。觀太史書精深雅麗其寄示
富在岳湘未字孝先時。瑤湘非奇女子何以得此
於藥亭哉。

花乳糖

食物生於樹亦有成於樹者。桃、梨、椰、酒而外又有
糖。占城國東埔寨及東洋諸處樹名丹律其本
在草木之間微有疎節餘似檳榔葉似蒲葵三四
月間白花生於葉底異穗同莖香榮繁採其莖
則白乳淋漓而出。繫筒盛之。收熬成糖較蔗霜更
爲甘瑩然必成於花時。猶婦人之育而始乳焉。

摩臘

卷七 摩臘上

九 臨野堂

不昧堂

長壽寺僧寄生童真入道精純一職中歲忽示微
疾白其師石濂曰某二十年後再來助和尚重興
飛來舊刹乞塔全身於此石濂許諾泊然而逝。閱
辛酉到甲戌之閏五洪潦侵龕意將茶毘見夢於
和尚以法體不壞爲言合山禪衆夢亦如是。啟龕
而觀莊容儼若乃於長壽西偏建不昧堂迎供肉
身余於戊寅八月至堂瞻禮猶見其修髯皓齒結
趺坐無異定中僧也。

粵社以榕

學者日覽羣籍而足未履方州不特見聞之隘卽

四子書亦未得其解也。如伯牛有疾章紫陽小註
曲爲之說殊不知鄒魯之家上牀俱在南牖下伯
牛卧牀夫子從牖外執其手而歎耳。南方橋梁之
以木成者數十歲而一易北方則一歲一易孟子
曰歲十一月徙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蓋冬月潦盡
然後徙杠輿梁可成春水大至則撤其牀而藏之
策馬襲裳各因深淺而涉苟非踰晉越秦豈識厲
揭之章哉。余補官東粵其土之宜木唯榕最高大
而壽郊廬鄉遂無不有社皆依榕而立始知夏

摩臘

卷七 摩臘上

十 臨野堂

氏殷人之以松以栢亦猶粵之以榕也。朱竹垞
曰北方之人四體不勤南方之人五穀不分顧亭
林曰北方之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南方
之人羣居終日好行小慧難矣哉此皆周行南北
熟悉其人情土風乃有是語。

巡檢附魂

河源縣藍口司巡檢王學貢浙江山陰人康熙戊
寅十一月卒於司署有女長而未字以哭父成疾
踰月亦歿就木之頃忽飄然起坐俯視其體曰我
固王巡司也何以作婦人裝遂解其足紼投於

地復命左右。雍髮而解。索戴纓笠。披袍曳履。若患狂譖者。內外胥僕無不愕駭。良久漸已。豁悟乃呼其子宗昌來。前言我陽曆未終。幸邀冥王慈命。復來人間。惜汝妙心。傷失怙悲。慟而亡。今假其宅舍。以託餘年。然壯行之志。尚熱於衷。未知可聞之上官。還我微秩否。因欲往謁縣宰宗昌止之。不能竟持版入見。肅行曲。跽不愆。曩儀纓指輪詞。猶誌陳順宰爲順天劉肇現。已心訝其事。座次酬答。形貌妍媚。戲語之曰。貴司行年幾何。則拱而對曰。卑職大馬齒五十七矣。職既返生。尚祈還秩。惟堂公實主之。劉微笑而已。維時隴干殷公建牙惠州。宗昌冠帶其姊侍叩軍府。殷公極爲歎異。贈以多金。己卯二月二十二日也。

荔枝屏

粵上疎而沃。名花珍果。是處繁臙。而老樹之產於兩崖。遂谷者。歷年既久。蟠根屈曲。變幻象形。好事之家。搜剔遐險。置爲几案。清玩然。工巧天成。無若高明謝氏之荔枝屏。形色純紫。高五尺許。橫斜二尺。鐵幹離奇。新枝挺出。宛如畫梅。滿幅其疎花。布枝間。含苞拆蕊。細大不一。復有寒雀三四。或爲

鳳騰

卷七 粵風上

廿 臨野堂

或棲各具生態。最上一枝。倒垂尤極天矯。夫天之生物神矣。而以物肖物。天奪人工。抑又神也。楓曳梓牛。曷足異乎。

相思子

紅豆名相思。子其樹之葉如槐。盛夏子熟。破莢而出。色勝珊瑚。粵中閨閣多雜珠翠。以飾首。經年不壞。相傳有怨婦望夫樹下。血淚染枝。凝爲子。斯名所由助也。維揚吳蘭次爲吳興太守。有詞云。把酒祝東風。種出雙紅豆。梁溪顧氏女。見而悅之。日夕諷咏。四壁皆書。二語時因目蘭次爲紅豆詞人。

鳳騰

卷七 粵風上

廿 臨野堂

花田花塚

珠江南岸行六七里。爲莊頭村。家以菰素馨爲業。多至一二百畝。昔南漢劉鋹有美人小字素馨者。居此。故其植獨繁。而芬芳酷烈。亦勝他所。花時。珠縣玉照數里。一白。是曰花田。南海布衣岑霍山詩。珠江南岸晚雲晴。處處桑麻間素馨。燈事尚傳遊子艇。墓田曾誌美人銘。迎風暗入秋衫。臘籠月微。聞夜夢。醒腸斷。賣花聲去後。當年朱戶已長扃。明崇禎中。名姬張倚。歿後。風流之士。購錢捧土。葬之。白雲山。梅塢人。致一花種。其葬處得數百本。五色

相間爛然如錦是日花塚遙與花田相望

語字之異

粵中語少正音書多俗字如謂平人曰佬謂新婦曰心抱謂父曰爸謂母曰嫲謂子曰崽子女末生曰盪衣一襲曰一杏稻一熟曰一造禽之窠曰關禽之卵曰春此粵語之異也其字之隨俗撰出者如穩坐之爲奎音穩人物之短者爲喬音矮人物之瘦者爲奚音區山之巖洞爲窟音勸水之磯激爲泵音聘蓄水之地爲沘音泔通水之道爲圳音浸水之曲折爲凹音囊路之險隘爲卡音沒隱身

麻廢

卷七 粵風上

圭 臨野堂

忽出爲呬音或截木作塾爲不音墩橫木上關爲呬音栓此粵字之異也至於士子行文亦多變體以華作華以茲作茲以悵作悵以閱作閱以單作單以曷作曷以閏作閏以隣作隣之類率皆仍詭

鴛鴦塘

長洲倪士義與其婦楊氏伉儷甚篤有同穴之誓明崇禎末士義年未三十而卒楊親詣虎丘相地墓之復營一穴於旁命工鑿爲兩字塘上歸卽

自劉遂合葬焉吳人稱爲鴛鴦塘番禺屈大均過此感其事而題曰血濺良人墓嬋娟事可傷閨廬無此劍紫玉不成香俠烈光吳岳流傳自野王千秋連治上人見紫鴛鴦

南海神廟

南海之神唐天寶間封爲廣利王其廟遙對虎門韓昌黎碑文首序神秩之貴次序海濤之惡今廟前止成小祠以通官舫南望水田千頃溝塍相錯與韓碑絕不符矣余昔在關中遊慈恩寺訪所謂曲江池者祇見高隴平疇往來耕牧當年則宮殿遶其外菰蒲積其中而風浪之興或至覆舟者也

麻廢

卷七 粵風上

品 臨野堂

南海賦

周王率衆皆番禺蛋民以捕魚爲業所轄船數百其上可以設樓櫓列兵械三帆八棹衝濤若飛平濤尚可喜以其能習水戰委以遊擊之任遇警輒調遣防護水鄉賴以安輯自康熙壬寅奉有海禁之旨於是盡擧其船分泊港汊遷其壑屬於咸內玉等鸕獺之性不堪籠繫詳稱歸葬請於平

潘可喜許之即日攜家出海糾合亡命聲勢大張
癸卯十一月連檣集艦直抵州前盡焚汛哨廬舍
火光燭天獨於民居一無騷擾復破順德縣執縣
令王亂而去可喜聞變亟發舟師剿捕獲賊首周
玉餘黨解散出王令於賊舟釋其縛令得不死是
時尚潘與督撫兩院俱諱其事王僅罷職而已

徙民

甲寅春月續遷番禺順德新會東莞香山五縣沿
海之民先盡一界而以繩直之其間多有一宅而
半棄者有一室而中斷者潘以深溝洫為內外稍

廉廣

卷七 粵風上

主 臨野堂

踰跬步死即隨之遷者委君捐產流離失所而周
李餘黨乘機剽掠巡撫王公來任安插賑濟存活
甚衆公以病卒於粵遺疏極言其狀始得復界流
民乃有寧宇

產卵

番禺縣市橋村民家女謝氏康熙丁丑歸於王閱
歲而孕及分娩之期腹痛經旬委頓欲絕其姑亟
投以催生丸產一物形如鰕卵連下六枚闔室驚
異裝而埋之婦竟無恙

浚濠得寶

吳逆之亂潮州鎮劉進忠首叛遙為聲援平藩尚
可喜發兵討之以次子尚之孝督師屢出無功鳳
凰山一戰挫衄尤甚乙卯可喜於粵秀山後浚濠
築壘為固守計於土中得一石碑其上有文云挖
破老龍傷粵秀八風吹箭入佗城種柳昔年曾有
恨看花今日豈無情殘花已自知零落折柳何須
問廢興可憐野鬼黃沙積直待劉終班馬鳴其文
似詩似議未有能解其意者

西園瘞瘞

康熙丁巳五月初廷寬尚之信從逆之罪仍命襲

廉廣

卷七 粵風上

主 臨野堂

父爵為平南親王率師討孫延齡駐宣武縣有藩
下人張伯全素不悅於之信而張士選者之信弟
之孝之私人也亦與之信有隙至是之信忽召伯
全至軍伯全懼禍密約士選入京告變謂其心懷
怨惡放言誚上有旨遣宜大人同伯全至粵勘
問是時藩下之兵悉隸於國山王國棟國棟方與
巡撫金僑交驩僑授意國棟偕尚之璋資詔至廣
西之信聞命即解王印還廣州待罪獨留五仙門
提督行臺設兵嚴衛適李天植憤殺王國棟僑遂
以反狀問庚申八月十七日賜死於府學名宦祠

焚屍揚灰沈上達家人鍾姓皆收其骸骸餘燼瘞
之西園報資寺

舒氏義烈

尚之信之羈於五仙門也內外音信不能相通時
之信母萬福金與其弟若子尚在舊府傍徨涕泣
不知所爲藩下總兵李天植密與府中人謀曰王
國棟與吾輩同起廝養沐恩日久游加拔擢位至
固山兵樞歸其掌握實貨充其帑藏王之所以待
國棟者不可謂不厚矣俺達公納款偽周會無一
言諫阻亦受輔翼將軍之秩今公已棄邪歸正承

麻勝

卷七 粵風上

七 臨野堂

襲王封固二三宵小譏構致見羈執爲國棟者自
宜剖肝瀝膽力白其誣否則繼之以死此正竭忠
效命之秋也乃陰陽其間冀賣主以易富貴忘覆
轍之悲惡肆反噬之慘毒王之杯上未乾而使全
家骨肉危如累卵國棟之罪其可逭乎不若誘而
殺之庶足慰在天之靈而紓合門之憤因傳福金
命各國棟入商移家還京之計先伏武士於兩廊
及國棟至共出擒之之信之子劍去兩目睛天植
與尚之節等寸割其肉投與羣犬噉之國棟家人
奔告金巡撫捕同謀者皆慷慨就縛天植對獄無

諱詞意氣甚壯巡撫以其狀聞坐反伏誅同死者
一百八人卽俺達賜劍之日也當天植受戮時其
妻舒氏盡出家財散與親舊及其部卒復檢取篋
內券約聚而焚之手執白刃呼二女至前告之曰
汝不幸生我家命不得長與其汚而生不若潔而
死揮刃各劈其首而殞又顧諸侍妾曰我夫以
死報我主我輩可不以死報我夫乎聞中之姬十
人皆令自裁乃立刎於堂上其凜凜義烈粵人嘗
艷稱焉

廣東月令

麻勝

卷七 粵風上

七 臨野堂

正月

臘氣成樓

水仙來賓

荷錢浮

二月

於水

二麥黃

木葉微脫

三月

蔗初芽

蔗奉輪粉

魚苗生

四月

杜若芳

石砌揚葩

江陽避風

五月

佛桑紅綻

高榕蔭日

仙掌立

五月

荔支丹

菩提衍葉

椰含將小

六月 白雨足 西涼至 芭蕉子重

苦瓜入饌 早禾乃登

七月 秧針重碧 龍眼熟 蝴蝶營圃

素馨結爲燈 蘿田浮

八月 颶母息影 茶徙蠅於樹 紙鳶

翻風 黃柑分指 河鮑乘潮而

上

九月 紅薯登 白欖落 嘉魚出於峽

南燭迎社 香門開

十月 耕牛放閑 八蠶之功畢 嶺梅

臘 卷七 粵風上 光 臨野堂

芳 橘柚錫貢 銀河夜見

十一月 桃李花 鷓鴣蔽葉 黃雀復爲

魚 巖蜂聚糧 瑞香霏雪

十二月 蛟不絕吟 池塘竭 稚筍出

風蘭賀春 舊雷有聲

天之節候見於地之物產故月令一篇載自禮經
後人遂著於授時之曆余宦遊所至其風土大畧
相同唯粵中則不特與朔方絕異即較之江淮亦
甚懸殊爰採屈翁山新語參以耳目見聞戲爲廣
東月令迺知炎陬諸說固不止於再稽八蠶已也

惠士陳言

康熙四十一年清田彭公古愚巡撫粵東時逢春
早有惠州拔貢生盧毓華者借蘊隆之隱憂指謬
悠而婉諷揣斯衆感伏籲嚴於其詞曰陳爲密雲
銅雨向日問天事竊惟憲臺遇隆聖天子之知得
君何厚官拜大中丞之職受任匪輕耳目寄自九
重親聽必無壅蔽撫綏加諸百粵痼疾應未懸殊
夫蒞茲土者未有包孝肅正獨勝邪生是鄉者明
有海忠介剛能無欲緬二賢之清範實我公之前
規况草木知名久企祥雲過嶺而父老觀化彌殷
本廉 卷七 粵風上 手 臨野堂
甘雨隨車何意三春出作之時尚遠十郡來蘇之
願始覺說痴說夢無非附影附聲空傳活佛者千
家楊枝不滴水漫道福星今一路節旌無餘光詎
仁澤之已枯乃和風之未動惟有搖搖依草環生
孽戟之聞止餘汨汨貪泉曲注庭聞之內於是憑
社之狐媚思競獻吠籬之犬語欲爭行蜚射潛飛
中含沙而誰卹鯨吞迭告置漏網于弗聞以致魚
泣釜中未見揚湯止沸猿啼樹裏更逢縱火燒林
非止同室操戈亦等鄉鄰緩視蓋思孺子入井奚
堪秦越殊觀其則刺刺之體廉申慘捐生而劍頭

戴盆之寬莫雪甘就死而投淵負十四載之梟名
僅疑香干臥閣委三千人之訟牒同落案于空庭
如謂採訪宜真何處無遺川之日如謂語言多妄
徧省非戴鬼之車不然干謁阻于故人豈無語遂
銘於鐵不然投金溺于募客豈外鑠立化堅水或
者恐逆鱗之禍烈而公則魚水之契方深或者疑
晚歲之氣衰而公則薑桂之性未改條矣歲將改
簪持弩猶是藏機胡然期已及瓜解懸不辭袖手
倘一日者元龜協十名對椒宸丹鳳銜綸救還荔
浦何武去後之思嗟靡及矣茲特請借之舉將何
摩賸

卷七 粵孤上

主 臨野堂

補耶某也蛙沉井底仍擬窺天蠡測海隅思
日昔著疎水作相直言會恕坡公今而陽城曠官
持論或容韓子雖勺水無多未可代驅早懸而靈
源猶在何妨仰賣神龍敢削牘以陳辭謹伏轅而
待命

木中少女

維楊汪舟次奉使琉球甫出海見浮木丈許鐵鑄
兩頭取而剖視中有一女裸臥纖髮冰肌以右手
掩面左手蔽其醜態爾微笑隨凌波以去而在風
聲作蓋風之有少女者殆謂是乎

八分書

獨漉子陳恭尹為嶺南三家之一盛有詩名兼工
八分書法而晚年好道結願放生人有乞其書者
龍禽而至輒欣然灑翰視禽之多寡則贏縮其書
以應之閑筆開龍淋漓滿志其四方碑版之翻亦
即遇物買放貨盡乃已蓋珊瑚麟屬未免以多藏
取譏而追倣曼懷之換者其致遠矣

南海吳 雋謂遠 高明區尚文公振 閱

門人黎 鉉玉升 男 惠卜聽山 訂

摩賸卷七終

摩賸

卷七 粵孤上

主 臨野堂

鳳麟卷八

分目

粵鳳下

張將子

共塚

白石獅

洪廟神夢

五華山故宮

琉球使

獻花寺僧

俺達縱暴

跛金

禍兆斬頭

偽廣諭降

投江詩

金首

肉毬

鳳麟

卷八 目錄

一 臨野堂

阿魏

月中仙樂

綠瓢

石言

著書三家

孟謀絕句

鳳麟卷八

吳江鉅 琇玉樵輯

粵鳳下

張將子

張孝起字將子吳江人崇禎十三年特賜進士任

廉州府推官城陷被執永曆元年始得出獄從幸

梧州還兵科給事兼掌吏科四年會十三營自楚

戰敗入行在跋扈不法孝起疏劾其罪直聲大震

有郎國公高必正者閩賊李自成之妻弟也驕蹇

尤甚孝起責以大義卒懾服焉五年從幸南寧孝

鳳麟

卷八 粵鳳下

一 臨野堂

起出為高雷廉瓊四府巡撫未至四府已陷乃入

廉州山中依靖氛將軍鄧耀於龍門島後依漳平

伯周全湯全湯敗走孝起倉卒被執不食七日死

之

共塚

順治庚寅正月耿繼茂尚可喜兵入廣州屠戮甚

慘城內居民幾無噍類其奔出者急不得渡擠溺

以死復不可勝計浮屠氏真修會受紫衣之賜

紫衣僧者乃募役購薪聚諸於東門隙地焚之累

骸成阜行人於二三里外望如積雪即於其旁築

爲大坎瘞焉名曰共塚亂定後延侶結壇設伊蒲之祭番禺王莽廉有祭共塚文頗行於世

白石獅

粵東既定建平南靖南二王府東西相望備極雄麗而靖藩性尤汰侈謂門前兩獅必用白石琢成而石以星巖者爲良乃飛檄肇慶行高要縣取之時浙中楊自西雍建爲邑令承命開鑿督促頻繁斧斤丁丁晝夜不得暫息僅獲胚石二具駕以艘舡行至峽口舟不勝載與石俱沈復命吏取其督愈亟藩官日喧詢於堂令唯俯首隱忍而已未幾

鳳騰

卷八 粵風下

工 臨野堂

洪廟神夢

嚴學思高明縣平步村人弱冠補博士弟子意氣激昂謂授科第如拾芥而又困棘闈年將四十始奉於鄉又復自負謂南宮之捷轉瞬可俟仍下第歸由此惘惘若失卜筮之詢殆無虛畧或言我村洪聖廟其神甚靈盍往祈焉學思卽攜僕被夜宿殿廡之絕夢神告曰汝欲成名須俟麥而粒乃同

榜耳驚喜而悟及徧訪知名之士並無其人偶一日自村入城東門外亦有洪聖廟見塾師訓課其中相與談論忽一童子呈書傲於前視其姓名則麥而粒也因細問年歲里居黜誌而去不以告人是時炫方髫齡越十有餘載炫一舉獲雋學思欣然資以行李偕入京師崇禎辛未科俱成進士聯舫旋鄉乃話前夢

五華山故宮

雲南五華山永曆故宮在其上順治丁亥洪承疇督師由貴竹大路取滇李定國拒戰曲靖吳三桂

鳳騰

卷八 粵風下

工 臨野堂

由廣西四川旁搗其虛至黃草壩入省城永曆遁至阿瓦三桂重購得之縊於貴陽府三桂以功封平西王遂據山上故宮增修二十餘載備極崇麗康熙癸丑三桂反出攻長沙抗命乙卯僭尊號丁巳病死僞周洪化其孫也戊午諸王貝勒討賊駐軍曲靖賴將軍平耿精忠由福建進征西粵亦由四川黃草壩直薄省城俘僞洪化斬之滇南大定康熙癸亥金陵邵子爲章楚幕楚雄訪其父老得實題四截句於壁一時爭相傳和詩曰百萬雄師睥睨間先朝一脈絕南蠻擒人卽是人擒路誰道

天公不好還軍威南朔敢稱雄轉眼興亡一瞬中
他日龍門成紀傳君臣父子總無公行營歷歷耳
妻妻銅柱摩崖手自題虎豹無膽威尚在老軍猶
說舊平西峒荒天半起孤棲不盡亭臺取次登心
力剛枯人事去秋風誰與哭西陵邵子詩筆敏妙
惜有濡頭之癖落魄寡儔故不甚顯於時

琉球使

康熙二年科臣張立庵學禮王巢雲垓奉使琉球
冊封國王尚質其所紀入海之舟爲梭子形上下
三層廣二丈二尺高如之長十八丈桅之高如之

廣

卷八 粵風下

四 臨野堂

桅頭有斗可容數人舟設水井二口官司啟閉柁
用廣西鐵力木入洋有白水一線橫亘南北謂之
分水洋過此洋水綠白紅藍歷歷如繪波而視之
其清則一行三日後見一山橫於舟前首尾約長
千丈以鏡照之乃巨魚也縑黃贊明其魚漸沈然
鱗鬣轟峙偷沙嶼蘆葦然至晚潛消舟始得進又
數日將近伊藍埠悞泊龍潭二龍垂天而下風雲
四起恍惚將冥舟師大怖風稍定急移帆而南次
溫鎮抵那蘭港人琉球界矣凡宴使臣擊鼓而歌
者大夫以下等官舞則十餘幼童皆官子弟爲

之考之舊冊大約渡海以夏至前後兩三日歸以
冬至前後兩三日故使臣之在其國也有迎風宴
中秋宴重陽宴冬至宴餞別宴是役於五月啟行
十一月始回舟復命

獻花寺僧

武昌小南門外獻花寺僧自究病噎百藥不效臨
歿謂其徒曰我毒罹此患胸臆必有物爲祟逝後
剖去驗我我感之入地矣其徒如教得一骨如簪
取置經案久相傳示問歲適有戎帥寓寺從者殺
鷺未斷其喉偶見此骨取以挑刺鷺血噴發而骨
遂消滅自究之徒亦病噎因悟鷺血可治數飲遂
愈偏以此方授人無不驗者明太祖破陳友諒時
兵環其城寺中忽開異花兵去而萎寺名獻花以
此

廣

卷八 粵風下

五 臨野堂

俺達縱暴

俺達公之信尚王可喜之長子也酬酒嗜殺壺樽
杯竿與弓刀矛戟之屬隨其所至必兼攜以行坐
則輒飲飲醉則必殺人深宮靜室無以解醉卽引
佩刀刺其侍者雖寵僕姬嬪瘡痍滿體性喜蓄狗
築狗房設狗監監之下隸以健兒數十人聞句必

縱之出府所過屠肆例應各給豕肉飼之街中人
狗塞途行者碎易一夕聞有鬪聲亟呼監往視監
遇瘦狗而奔不敢復往之信大怒命左右割監肉
啖狗肉盡而止又取民間子十五以下爲把竿之
戲竿長二丈以篋爲之繫節瑩皮其光可鑑教
之攀緣上下盤舞竿頭之信把蓋觀笑以爲樂其
習技未熟者多至顛殞或穿腹折肢恬不介意

跋金

金光字公絢浙江義烏人知書有禮畧尚可喜從
遼陽入關得光甚喜置之幕下凡有計議必咨於
光而後行然光頗自負意不欲屈人下乘間潛逃
可喜遣健卒追還執其足筋令不可走而禮愛益
加於是跋金之名遂著順治中可喜入粵進爵平
南王其長子俺達公之信酣酒暴逆王之宮監適
有事於公所偶值其醉忽指監曰汝腹何大也此
中必有奇寶我欲開視之以匕首刺監腹應刀而
斃王之堂官王化者年已六十餘盛夏苦暑袒而
立於庭之信憎其年老笑謂化曰汝鬚眉太白我
當黑之遂縛化曝烈日中自巳至酉百計求免始
得脫王大忿悲呼之信杖之三十而諭恣益甚光

庫廉 卷八 粵風下

木 臨野堂

因乘間言俺達公剛而多虐男而寡仁若以嗣位
必不利於社稷請廢而立次子固山王溥然其說
因循猶豫終未卽行光窺王無廢立意恐謀洩見
疑遂曲順之信所爲凡鑿山開礦煮海鬻鹽遣列
郡之稅使通外洋之賈舶無不從光肇畫以是藩
府之富幾甲天下而光之富亦擬於王丙辰二月
鄭錦下東莞馬雄入南海趙天元謝厥扶俱以舟
師迎降之信計無所出乃殺光以辭於敵謂向之
抗衡上國久持弗下者皆此人之爲也遂納款僞
周時可喜屏居舊府聞之深悔不用光言以速光
之死流涕太息者累月不久亦歿

庫廉

卷八 粵風下

七 臨野堂

禍兆斬頭

康熙丙辰二月尚之信約衆謀逆迭印僞周自稱
暫管輔德將軍次年丁巳五月反正歸朝自稱暫
管平南親王識者謂其前後兩銜俱以暫字冠首
於義爲斬頭禍形已兆宜天誅之難追也

僞續論降

泉州人江幾少年無賴踰牆竊人婦墮地傷足而
跛共呼拐子海中鄭氏之黨也受僞命爲將軍聚
衆邵武山間蔓延僞信其所領卒皆裹頭露足輕

東康

卷八 粵風下

人

臨野室

捷善走峭壁百丈攀緣如飛頻出標原官兵莫能
誰何時吳畱村公聞府八開計欲論降而以未得
通使爲憂江右有翁翰郭國祚因相與謀作吳公
僞牘既成步行三百餘里越壑踰巖抵其帳下江
發書怒將殺之僞總兵高茂方諫曰將軍雄據險
要勒兵數萬水戰見輕山鬪後捷而馳驟平原非
其長也况地無千里之饒糧無一年之積出則勢
不能遠守則師無所資其能久乎許之猶不失我
富貴江是其言遂釋二人歸然納款之期猶豫未
決翰與國祚徑造吳公帳門請見言機密事公命

延入因抵掌陳江幾可撫狀且權宜擅假公書罪
應死公聞之大喜曰壯士可用也立作手札擇標
下之有幹畧者偕以行先是茂方力勸幾幾已心
動至是遂率其所部僞官百員衆七萬餘人出降
吳公奏聞於朝各與爵賞有差康熙辛未虞山瞿
修齡在吳撫軍幕親見國祚年止二十餘美如冠
玉乃能深探賊巢直登憲府負荊飛之勇成連賈
之功可謂奇矣

男董卜識曰庚寅夏五蕙萬羊城有持副帥郭
公刺以佩勝爲請蕙攜謁焉羽扇流風令人愛

東康

卷八 粵風

人

臨野室

把掛意而言曰子即粵風中所載僞牘論降之
郭某也片紙功名謬辱先公採拾幸矣惜乎子
不及見公而未得盡爲公所知者子自江賊既
撫成功不居負勇莫試改名世耀應選題關委
任千夫長值臺灣未靖師駐泉州距澎湖三十
六島勢阻險要師不克進金門總制陳公龍謂
子善習流簡率甲士結陣揚帆指彈鋏首不數
日而盡掃其穴臺灣以平靖游將軍施公朗題
敘載功加銜都督推授古北口鎮標遊府恭遇
鑾輿北幸得邀顧問時上御日本貢刀令子

跨赤驕以試溪蒙嘉歎隨手授曰資爾武備戮
力王家越日載錫龍章昭示獎勵尋轉參戎量
移副帥此粵之干城所由寄也塞雁北征嶺鴻
南集風塵戎馬老我歲華而英齡銳志猶若從
軀餘勃勃欲發請續誌之無負表徵之遺意惠
竊念先嚴秉筆時頗以公不見用爲惜詎公建
牙東來而墨莊久閉已不復有揚其偉烈耶因
錄其言于後庶不虛此乞書之一遇云

投江詩

長沙朱氏女遇吳逆之亂盡室星散弱質無依遂

為營卒所掠氏志堅意決眾莫敢犯舟行至小孤山下奮身投江其屍逆流三晝夜浮於故居水濱夢訴於其父母父母驚起跡之果獲女屍慟哭收殮玉顏如生解其襦得懷間絕句十章重緘密紐字不沾濡今存其最警痛者二首一曰少小伶嫻畫閣時詩書曾奉母為師濤聲何處悲何急猶記燈前讀楚詞一曰狂帆慘說過雙孤掩袖潛潛淚忽枯葬入江魚浮海去不畱盡塚在姑蘇

金首

廈門遠在海中鄭氏平後始拓有其地置一府三

縣

卷八

粵下

九

臨野堂

縣通州王孝廉兆陞令臺灣其家人歸言縣南百餘里山林翳翳獠民居之蓋亦一蠻絡也其俗男女皆裸各以方幅布蔽其醜處並無屋宇即於深樹間屈枝結葉為居中國人誤入其地者縛而殺之以金金首懸於家有此者眾號強宗祭則拜而祝曰願汝來世再生為人仍入吾國復為吾殺受吾享祀其愚誕如此

肉桂

廣西鎮安府止設通判一官衙署荒涼半鄰鬼域通判每蒞廳事輒有兩大肉脚下垂簷間肉桂如

五斗盎漆至案前迫而捉之問無所見其地瘠瘠時作至此遂無生還之望故選人甚憚之

阿魏

諾皋載波斯國阿虞長八九丈皮色青黃三月生葉似鼠耳斷其枝汗出如飴久而堅凝名阿魏本草亦從之近有客自滇中來者乃言彼處蜂形甚巨結窩多在絕壁垂如雨蓋滇人於其下掘一深坎置肥羊於內令善射者飛騎發矢落其窩急以物覆坎則蜂與羊共相刺撲二者合併而化久之取出杵用是名阿魏所聞特異因金誌於此

麻

卷八

粵下

十

臨野堂

月中仙樂

明萬曆末順德縣有吳章者儒家子也素好神仙之術復耽音律學業遂廢生計亦疎鄉人以其善書能解事推為里老夏五月吳自鄉輸糧於縣逆旅主人園荔初熟簇簾供各吳以啖剝數枚納之衣囊將歸貽其婦薄暮步出郭外行十餘里涼月皎然隱隱聞笙簫聲往前跡之仰見祥雲一隊前列旌幢中擁絳輿從者數十人或駕青牛或乘白鹿鶴鵲繽紛霞裾縹緲手中各執樂器所奏之樂絕不與人聞相類吳奔追諦聽足若離地而趨走

甚速未幾天色向曉從者顧謂吳曰子來已遠得無迷於歸路乎吳因詢坐綠輿者爲誰從者曰我泰山主碧霞元君巡遊南極炎海天妃設疑水果會雷讎三日今始回宮耳轉瞬間祥雲四散吳從空墜地乃山東布政司署內適隔人故扉驚以爲盜執送藩伯藩伯坐廳事鞫之吳曰章本願德民人途遇仙樂隨之而行不知何以至此藩伯詫其妖妄搜檢衣囊一無所有唯鮮荔數枚尙存剖之甘芳如新摘於樹者始信其言遂優還粵東吳自後頗厭烹飪之物舉體輕逸壽至九十八歲

鳳嶺

卷八 粵鳳下

土 臨野堂

綠瓢

滇中猓獮有黑白二種皆多壽一百八九十歲乃死至二百歲者子孫不敢同居昇之深谷大箐中雷四五十年糧此猓漸不省人事但知坎卧而已遍體生綠毛如苔屣突成尾久之長於身朱髮金睛鈎牙鉗爪其攀陟巖壁往來如飛攫虎豹麋鹿爲食象亦畏之土人呼曰綠瓢

石言

端溪硯石古今所貴余官端州之高明嘗硯而不審者無辨硯之識無購硯之力而又無筆精墨妙

以發其英華悉負茲石也然嘗硯之意終未釋然因取客遊於端而文之善言硯石者著之侯官高兆固齋記曰端州分野直星紀僧一行曰天地兩戒山河與天之雲漢始末謂星紀得雲漢降氣爲百川下流云羚羊峽距郡東三十里束三江之水其山產石類城玳瑁唐宋以來才人文士采作硯材蘇文忠稱爲寶石益東西粵伏輿之脈蘊閼也未至峽十里爲大崑山皆牛毛細皺宛如畫境峽山青蒼對峙江流泓淨頗似嚴瀨峽石鑿凡十一北岸坑曰阿婆曰白婆墳其石質黝黯不鮮佳者亦

鳳嶺

卷八 粵鳳下

土 臨野堂

有大捺紋蕉葉白可亂水巖朝天巖惟青花中星密灑如塵眼大千螺若人張目湛湛無神真寶家以此辨定碧點長斜似眼無腫每石一片可得十二三點十數點者梅花坑在峽外三水境中峽將盡岸南山坳有洞書宋治平四年差太監魏某重開土人名曰巖仔坑其石叩之聲泠泠又磨能滑勿有塚相傳其時開鑿中虛崩閉數百十人太監死焉守土者葬其冠服于此坑下度小山曰新坑其石細潤微青蕉葉白亦青西上越水澗隔裏曰朝天巖土人名山其石堅實不能滑膩火捺紋

成結不運若蠟炬着壁斜蝕及燒損几案處蕉葉白色晦氣黃純潔無痕者亦可貴古塔巖其石比朝天巖無火捺紋蕉葉白古塔巖後爲屏風背其石木如譬猶肝曝于風日宣德巖在屏風背下去水巖二里許其石髣髴水巖今不可得巖仔坑東有洞廣如屋曰棲安洞舊時開坑石工所棲之所又東有小山圓阜下爲水坑折上數十武有萬曆二十八年差督理珠池市舶內官監太監李鳳開坑封坑月日立石洞臨江口小于圭竇石工裸身盤盛稀膏然火腰鏈螺旋而進入洞西轉有洞

承慶

卷八

粵風下

圭

臨野堂

不測先投以石聞水聲急轉西折不則墮深淵矣正洞容工一二十人由正洞入西洞西洞漸寬東洞舊納四人二人運鑿一人仰臥膝前置磁盤燈于胸以燭之不能坐立捧合容七鏡且十四人矣取石一人秉三洞正洞石上上次東洞西洞又次鑿一人捧燈三洞正洞石上上次東洞西洞又次之土人皆名曰老坑石三層上層近山沙透漏如蠶絲曰蟲蛀其實微透中層常有翡翠雜拉中層火捺紋蕉葉白其絕品東瓜穰青花及眼生蕉葉白下石工所名下層石也又下麻鵲斑紋成魚凍或如琥珀亦有眼眼中瞳含沙多脫去此中石時

有蔚藍者秀色可餐不一見下此底版石云中層下層火捺紋如朝霞蔚起散若馬尾若刷絲縈繞絢采熊熊大當錢有芒曰金錢火捺品上上黧然黑色曰鐵捺如蚓曰鳳涎皆石疵蕉葉白上下四旁必有火捺紋掩映舊坑皎潔比純素近坑白中雜出青花也青花上品若潤泚細藻朱碧瑩然縹緲隱隱又如魚兒隊行青花明顯如石花菜者石工稱爲芋紋品中中三洞眼各異正洞眼赤圓如珊瑚鳥目石嫩眼侵土氣者若象牙其瞳分明亦足資東洞眼碧色數輩對之奕奕射人曰鸛鵒眼

承慶

卷八

粵風下

圭

臨野堂

圖正明燭者不易得他洞偶一有之西洞眼黑圓瞳一黍如鼓三洞石正洞下層第一入手溫潤柔膩有生氣鮮潔舊麗磨之與墨相親摩挲心動東洞西側深處曰飛鼠巖其石有紋曰黃龍斜巨石而工指爲瑕正洞亦有黃龍紋游揚如雲氣如薄羅亦移人情三洞俱水中冬日引水盡乃可取正洞北潭底水深不可引時有鬼神東洞徑傾仄水工列小童長跪舉杯勺揚水水乃涸以故開坑先引水閱月費金錢至累千金舊制把總一員專轄守坑律令盜坑石比竊盜論其厲禁如此永樂宣

德間開坑未幾俱罷去崇禎末蜀人熊文燦總督兩廣日指揮蘇萬邦致石工于江西繼火中夜開坑不敢自日中也丁亥後守禁罷至今凡六開坑工受官役日有程不擇膚理鑿伐拆裂宋元明五百餘年未聞也大抵石理日糾精華日盡氣韻顏色不能常執成說要以老坑具妍姿者爲定予至端州值開坑所見三十年前石與今異訪之石工其言殊別微其說各護所偏予既喜身親古人未言之見聞復重慨夫文明之璞一旦割裂而出天地真蘊山川元氣漸至竭耗不數十年此山便成

鳳巖

卷八 粵風下

圭 臨野堂

陵谷無有間津之虞爰述于編庶幾後之君子覽寶藏知此石實雲漢之鍾萃三江五州之榮衛或可以少慰于真宰也我邑潘未稼堂賦曰潘子久客端州自秋徂春蓬門晝掩蠅屐生塵有客過訪寂若無人披帷何有硯石錯陳疊架磊砢堆床輪囷主人方盤礴其間窮日達晨摩挲品題樂以忘貧客傾而笑曰是矣爲者也嶺表珍奇是不一類珊瑚碑像明珠文具流檀通犀象齒翡翠邦塵之統辟雨之彘子曾不足求而耽情于片石甚無謂也且是塊然者非有聲色香味之可娛購之兼

金載之專車贈遺不名珍寶藏弄不如圖書兩手三硯爲已多而崇崇者將焉用是無乃近於愚乎主人听然而笑曰客但未知石之美耳誠知將嗜之不已而奚暇笑余客曰試嘗言之主人曰二氣之英五材之精在地爲石在天爲星石之爲質頑然麤醜迨其神奇萬象無偶所以怪石作貢文石呈祥甲乙品於衛公袍笏拜於元章要其程功而致用無若硯石之最良武夫寶劍文人寶硯晦明與居寒暑無間淬筆鋒之鉛鋌發墨華之葱蒨貴利用而不窮故宜取于盡善硯材上品厥惟端溪

鳳巖

卷八 粵風下

圭 臨野堂

萬里滄江一峽束之秀氣迴薄靈液潛滋是生石實美勝懸黎爾其巖分三層下層在水石岐三洞中洞最美造化所秘遠古莫啟誰鑿鴻濛創剖端紫唐斷其崩宋人肌理轉鑿轉深今得其髓三冬水落良工是謀傳瓢澗水燃膏燭幽斧之登登削巖削浮青華乃出如琳如瑤其質則膩若搗粉縹若制絲潤若含凍柔若凝脂其色則潤然而光冲然而翠望之有形撫之無迹南離炳輝蒸爲紫雲馬肝純色火瘥間紋芙蓉出水以照初陽升天以鮮新美人薄醉而酡顏天孫七襄而錦文水月

清華凝爲蕉白平鋪鮫綺橫截昆璧雲霏其器
林河耿耿以湛碧削春葱之始萌雪秋藕之乍擎
青花最貴隱起不磨乍洗乍淨如有如無雁行過
於遙天魚兒戲于清渠綺殼之理覺香蘋藻之影
扶疎惟人至靈乃有雙瞳石亦有眼巧出天工黑
睛明朗碧華重重如珠剖蚌如月麗空紅爲丹砂
黃爲象牙圓爲鸚鵡長者爲鴉或孤標而雙映或
三五而橫斜象台斗而可貴惟明潤而最佳至若
點號翡翠輪名金錢玉帶橫亘黃龍斜纏鸚鵡之
斑蟊血之邊各綯采以發色咸爭奇而闢妍天質
美矣復貴裁製迫之琢之乃成佳器爾乃選良工
考舊譜量厚薄程細鉅審背而定顏武雷精純去
苦竊因圖成規遇方爲矩妙隨材而適用任師心
而法古爰有唐模宋範貢式藏型端方是尚樸雅
爲經問標新而樹異有象物以賦形或尊肩而壺
腹或壁沼而珠庭或飄身而瓦脊或鳳珠而鶴餅
風田之文惟肖琴笏之德可銘於是鑄以散粟之
砂砥以切玉之石文以瑩而逾明理以細而彌澤
溫潤之色可餐鮮秀之采欲滴口噓呵而成津手
捧握而成液其受墨也差差鱗鱗融沁停勻石與

墨得墨與石親沛然膏流油然酣醇磨之無聲沉
之無痕其宜筆也沾濡不雷運轉無滯墨飽固恬
墨竭亦利中山柔毫迅掃不做使心忘手使手忘
器故當委視龍尾騰蓄金星澄泥斂色雀瓦銷聲
彼洮河與鬚機迴莫敢與抗衡者也夫其盛夏不
燥隆冬不凍君子之節也涅不藏滯滯不雷垢幽
人之潔也廉芒內含溫文外著貞臣之烈也歟不
掩瑜瑕不亂真介士之別也端凝靜默有勵俗之
守焉厚重不毀有閱世之壽焉無色之色是爲真
色無味之味是爲至味吾是以中心好之附之抱
之浴之澡之心賞神怡而不可以告客者也今夫
珠璣象犀珍怪難得之物美則美矣同權門豪家
之所宜蓄而於我乎何有其求之也傷廉其藏之
也招咎豈若山川之美文翰之需廣坐可以共賞
一室可以自娛石戶之封可守石田之獲不虛傳
子孫而無累貽朋友而欣愉且人之歸自斯土者
莫不連載兼乘轟騰道塗而吾舟小於葉身輕於
鳥唯此略略與吾爲徒連箱累篋負挈以趨猶足
詫奇珍于鄉里而歷風濤于江湖也客乃慨恍自
失逡巡而去主人遂婆娑視林不知日之既暮夫

不持一硯包孝肅之清風豈能復繼我得二公之
文雖不持一硯而端州之石盡爲我有矣所取不
已奢乎

著書三家

著書之家海內寥寥近唯日知錄正字通廣東新
語三書可以垂世日知錄爲吾鄉顧亭林先生所
著而廖昆湖屈翁山皆東粵人夫著書必兼才學
識而又有窮愁之遇斯立言乃以不朽正字通出
衡山張爾公之筆昆湖爲南康太守以重賞購刻
弁以己名實非廖筆顧與張與翁皆隱君子所謂
風塵
本人 粵風下
元 臨野堂
有窮愁之遇者也稱粵山者必曰羅浮稱粵石者
必曰端硯稱粵果者必曰荔枝故翁山語焉獨詳
孟謀絕句

關中詩派多尚沈鬱邵陽康孝廉孟謀清新豪蕩
自成一家而七言絕句尤所擅長漁洋先生見其
題秦莊襄王墓二首以爲用古甚奇遂有一康之
目詩曰莊襄塚金白雲齊頽視長安萬井低誰指
碑生傳古墓教人錯認滄陵西園廟衣冠此內藏
野花歲歲上陵香邯鄲鼓瑟應如舊贏得佳兒思
六玉庚辰孟秋鐫鴈牘將成門人惠宏從八千里

外以此詩見寄因補錄於末

新會黃河激葵邨 番禺王 隼蒲衣 閱

門人林英杰木夫 男 鶴升香客 訂

鴈牘卷八終

鴈牘

本人 粵風下

子 臨野堂

解讀續編有序

斯人誰與世已滔滔此日不圖年何冉冉
 之骨相孤負明時老潘岳之髯毛棲遲拙宦心如
 鶴靜自忘冲舉之勞政與絲清亦鮮更張之擾翠
 飛斷萬常迎城上羣峯紅點疎林最惜簾前永晝
 倚床假息神憊恍而若移凭几沈吟思紛綸而乍
 起則有故人萬里文傳海國之奇往事十年書墜
 雲車之秘春風說劍每期絲繡平原秋雨挑燈輒
 憶珠霏彥國百花新水中宮闈出龍女之新謠三
 生石月裏關山得牛童之舊夢彙非一族集有百
 集廣續編 有序 一 車野
 端拈脉望之衣驚逢劍獲啟兜玄之郭欣拾遺聞
 此皆曩牘之所未登而餘音之所欲奏者矣若夫
 臨樹小園曲載寵桃之謗簪錢弱歲猥加賦柳之
 誣碧雲駮實敗友聲黑心符奚關世教揮毫成錦
 慘即類於錄金濡墨留蠅疵遂生於玷玉事可鑒
 也義無取焉近者讀伏波訓子之篇始悔何人談
 過觀德操處時之術允宜印事稱佳因抒會粹之
 衷用補消搖之錄德山潛發故懲寡而勸多道以
 通存詎洪詳而纖略偶倣西齋之記藉耳為通寧
 希東觀之藏寫心則止進憐松菊從此抽簪漫倦

詩書弁常焚硯冠裳委之蠻府聞見點乎愚辭倘
 遇蘇公復有姑且妄言之請願隨嚴子應以毋庸
 求益之辭壬午閏六月立秋日鈕琇書



解讀續編

有序

一 車野

觚觚續編卷一

分目

言觚

字訓

畫

總戎佳論

王劍訛

藝林名句

禪諷

清客天

觚觚續編

卷一 目錄

一 聖武成功詩

書名

曹娥碑辨

西漢書

詩聖

樾巢近體

園竹詩

桃花園

東里奇句

文章有本

格軒雜咏

故交箴言

京師竹枝詞

醉隱記

牡丹狀元

三通

聖武成功詩

家國同慨

棉邨麗句

脫換法

律例

首尾限字體

天祐

支干

觚觚續編卷一

吳江鉉 瑋玉樵輯

言觚

字訓

先贈君曰刻之爲義刀豎其側將自戕也薄之爲言冰承其下將自陷也有一於此災必及身可不戒哉

文章有本

傳奇演義卽詩歌紀傳之變而爲通俗者哀詭奇恣各有倫家其文章近於遊戲大約空中結構寄

觚觚續編

卷一 目錄

一 聖武成功詩

姓氏於有無之間以徵其詭幻然博考之皆有所本如水滸傳三十六天豈本於龔聖與之三十六贊其贊首呼保義宋江終撰天鵬李應水滸名號悉與相符惟易尺八腿劉唐爲赤髮鬼易鐵天王龔蓋爲托塔天王則與龔贊稍異耳琵琶記所稱牛丞相卽僧儒僧儒子牛爵與同年友鄧敬相善強以女弟妻之而牛氏甚賢鄧元配李氏亦婉順有謙德鄧樵牛氏歸牛李二人各以門第年齒相讓結爲姊妹其事本玉泉子作者以歸伯喈蓋憾其有愧於忠而以不盡子讓之也古以孝稱者莫

著於王氏哀祥其首也者大焉里尊則漁南勸
哭記亦係王紳之事故近時傳奇行世者而孝子
皆姓王豈無所本而命意乎

畫

坦園通編云孟子去齊宿於畫畫當作畫音獲按
史記田單傳問畫邑人王蠋賢劉熙注畫齊西南
近邑後漢耿弇討張步進軍畫中遂攻臨淄拔之
卽此可証近聞顧氏格軒曰宰予畫寢畫亦當作
畫音話謂施畫於寢也禮諸侯畫寢今以士人而
用諸侯之制是欲雕朽木而坊土牆也侈而且僭
蘇康續編 卷一 言編 二 臨野堂
矣故夫子責之不然宰予爲四科之賢豈有志氣
昏惰當畫而寢之事乎

格軒雜咏

潘稼堂敘格軒遺書曰其書約有三種一撰述二
編纂三評選皆細書密註計三十餘帙可謂富矣
獨其遺詩少傳蓋格軒於詩不苟作亦不多作余
已錄其秋燈篇於吳觚今復得村居雜詠猶可想
見其人於槃阿空谷之間也其一小築聊成隱衡
門繞徑斜每多驚枕鳥不嘶映隱花秋月橫漁艇
春風響緯車苦吟時有得把酒玩年華其二震澤

東更清鱸魚是舊鄉池菰鮮人饌畦韭剪初香綠
樹遮低屋青苔繡短牆更多堪畫處漁網挂斜陽
其三綠滿平蕪處輕風媚柳條蝶衣原自舞燕語
故相招竹裏斜通徑門前半枕倚喧塵終不染隔
市亦非遙其四地僻人來罕機忘鳥自羣魚苗能
種水鴈字得書雲香靜憑風度琴幽帶月聞溪邊
帆影出一望已紛紛其五籬下黃花徑凝眸直遠
天竹深畱雉斜草暖藉牛眠顰倚過橋杏酣垂出
水蓮情唯希種秫難買傍湖田其六流水桃花路
來游可問津指梅酸沁齒摘菱冷侵唇客見將迎
蘇康續編 卷一 言編 三 臨野堂
少書成借貸與乾坤容嘯傲我敢任天真
總戎佳論
項城于大海永曆時予鐵券封伯 皇朝質其母
而招之乃始歸命改授總兵順治中由滇南還項
惟牛設獵大會故鄉父老曰向者捐親戚背井闖
貌是一身遠游萬里一旦躬擐甲冑出人戎馬間
兵刃雪飛於前礮石雷闐於側當是時余豈復有
生之心哉戰必受傷傷必重創其則洞穿腹自
期必死而卒未嘗死也懦夫弱卒鋒鏑未交心懷
退縮而枕屍於疆場者不少矣避死者顧反得死

忘生者顧反得生是有天焉無容通計也因祖其體循示坐客癡瘡之痕如繡見者無不驚嘆癸陵總兵張忠孝賢而好文康熙三十一年余親家楊允文驚以中軍守備爲其屬謁張張必降塔握手備致謙抑曰君以文章魁天下致身戎軒顧僕何人而屈君於麾下乎僕因武昌一守城卒耳猶憶少時與一婦相遇止菜舍歲暮絕糧丐恩主帥之賜賜錢二百易麪一斗將藉爲夕餐而腹枵心棘趨蹌仆地斗麪遂失其半歸而告婦相對垂涕以爲無復伸藉之日也憫悅出門負贈東歸偶以柳

廉廣續編

卷一 言

四 事野堂

枝書上見然若有物耀於目着手坎之得白金兩是年進百夫長家亦小阜今幸聖明拔擢建牙於茲而糟糠之侶久遊泉下念之未能輒忘僕舉此以告君者要知困極則亨理有必然凡人遇事不如意動生怨尤此自絕於天耳彼蒼仁而愛人侯命者乃知天志君子也二公雖武人然其言皆當於理筆之以爲餘生養資之鑒

故友箴言

余有故友王師石嘗言嘉善丁清惠公爲南畿操江時巡視郭外偶過刻字店顧指左右呼其人來

而肩輿已行閱三日中軍押一人投之階下口刻字店生到公已忘之熟視良久乃曰汝店前所刻而予筆畫有訛呼汝公改耳無他也其人自公呼後隨有役役領至軍府銀箔周其身叱咤盈於耳晝夜不能食息逮其還家也中人之產已費其半矣是知憐憫山語爲民上者尤所宜重予他日學成而仕尚其念之余時甫十一歲已有味乎其言既壯而後幸叨一命奉之益恭故余幸白水連一聯於後堂云丹毫一點迴吾民利害攸關須念擇出必將梓人白日三竿仰爾室公私舉照莫謂知

廉廣續編

卷一 言

五 應野堂

顯不在知微念故友之箴言也

王劍訛

中山狼傳爲末謝良所著雖遊戲之筆當時必有所指而不欲明言托此以抒憤耳王劍尊聞同李獻吉下獄時劉瑾欲殺之急乃書片紙出謂對山非我家入往帝康康卿上馬馳至瑾門白之明其即赦出與後獻吉反嫉害對山馬中錫撰中山狼傳以刺獻吉夫對山之排獻吉原非望報於獻吉也獻吉即有故忌何至若中山狼之甚乎況其文極豐茂非宋人不識馬東田或有憾於獻吉書此

相許遂以爲撰自東田明文英華仍之蓋亦未深考矣

京師竹枝詞

指揮陳鐸舊有京師月令其二月云是月也壁風出溝中臭氣上騰妓靴化爲鞋都下傳之以資嗤噱近日桐城方爾止有京師竹枝詞云清晨旅舍降嬋娟便脫紅裘上炕眠傍晚晚起來無箇事一回小曲一筒烟亦可笑也

藝林名句

石門呂晚村初名雷良字冀野中年以後屏黜風

鳳齋續編

卷一 言風

木 臨野堂

騷精研理學然其少時每一點筆輒成佳咏五言一聯云荷嫌賓客滿貧覺子孫多吳蘭次爲吳興郡守地接常蘇賓朋磨至才名交累不久罷官吳梅村贈詩云官如春夢短客比亂山多兩押多字藝林僉稱名句

醉隱記

區大相字用喬高明人前朝萬曆間居詞垣十五年所著多館閣之作其孫崇誥手抄全集來贊中有醉隱記蕭疎醉雅其事可記其文亦可傳也記曰去余鄉三十里瀕江而居有隱君子者號曰醉

隱公醉隱公於他物無所嗜好而獨奇其情於酒方其寄情於酒也沈冥酩酊將累日月凡家之有無親戚之往來慶弔世之理亂否泰身之窮通榮辱一切弗問也以是數者爲妨於醉也年十二三卽好讀古書有志著述尋以爲妨於醉而去之舉於有司影纓繫組謂可券取以爲妨於醉又去之終身不仕或勸之仕閉目搖頭急呼家人取酒滌其耳然後快其才可以仕竟不仕其不仕直以酒故曰醉隱也醉隱公既浮沈於酒於是鄉之好事者多藏酒從之遊耕夫牧子有招輒往往輒盡醉

鳳齋續編

卷一 言風

七 臨野堂

而人亦樂公之易與于是風日之朝月露之夕或藉花蹤或陰竹嶼或杖山烟或棹水郭皆無不醉之時無不醉之地遺形骸忘物我以自適於天地間適自號其鄉曰醉鄉鄉之前大江曰酒池江之對岸大雁山曰糟丘嘗命家人曰我死魂氣往來於是祭我多具酒親戚或見憶以杯酒相酌足矣醉隱公既歿其子中書君仕鑑卽所構樓貌像思焉曰醉隱樓歲時陳設漿醕肴核如存日親友過者必酌以杯酒屬余爲記余維古之以酒爲隱者多矣未必其真好也彼生不遇時或才不遇世竄

匪航。擧浮泊糟。繫以避名。而遠害。所謂有托而逃焉者。醉隱公。生遇明時。懷才不仕。無所托而逃於酒。殆真隱者耶。昔屈到嗜芰。以子薦不以芰。君子議之。其以飲食之故而違親之命。中書君是舉。可謂善思其所嗜者乎。余唯不能酒。然喜酒。又喜人飲酒。常居客不至。或客至。不能具觴。終日談無趣。味嘗恨不與醉隱公同時。觀其沈冥酩酊之態。以發我趣。又束縛紳弁。無所逃於名義。不能如醉隱公之脫然無累。以適其酣暢之懷。謀於歸日後。括所積俸餘。盡付酒家。日與酒氏酣暢其間。以度幾

東唐續編

卷十 言賦

入 寧野堂

禪韻

雷郵吳公總制兩粵時。揚州吳蘭次以同諧舊好。來游羊城。寓長壽寺。寺僧大汕者。法筵甚侈。而道未真。知蘭次爲總制重客。晨夕請見。常贊着而言。兩臺延召之。顯三司應酬之。審六時金無暇逸。蘭次曰。汝於此間受諸苦惱。何不出家。大汕報。焉懶。陳此雖文人雅誡。實可作禪門棒喝。

牡丹狀元

崇禎戊辰揚州鄭元勳集四方才士於影園賦黃

牡丹詩推虞山錢宗伯爲驍壇盟主。品題羣咏最者。資以金疊。番禺孝廉黎遂球下第南還。亦與斯會。卽席成七律十章。宗伯評置第一。時號牡丹狀元。其詩有月華蘸露扶仙掌。粉汗更衣染御香。又曰。燕銜落蕊成金屋。風蝕殘釵化寶胎。皆麗句也。而讀其全篇。尙未盡體物之妙。兼與揚州少切余因點筆題四韻於後。聞道姚家種絕倫。雕欄重見一枝新。色分鸞羽迎風艷。香染蜂鬚浥露勻。小草豈能齊富貴。羣花從此辨君臣。碧簫聲裏紅橋畔。金帶徒誇往日春。

東唐續編

卷十 言賦

九 寧野堂

清客天

太倉王太常子孫衆多。而賢顯庵麓臺尤所鍾愛。康熙庚戌。俱以弱冠試捷南宮。泥金之報。叠至。適吳梅村在坐。戲曰。彼蒼者天。當是君家門下清客耶。太常駭問云。何梅村曰。善探主人所欲。而巧於趨承。事事如意者。門客也。今日之天。無所近。是太常不覺莞爾。

三通

書賈錢桂林嘗見雲間陳子言人而不讀三通。安得謂之通。三通者。杜佑通典。鄭樵通志。馬端臨

通流也按楊子法言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
通人謂之伎讀三通庶幾通乎人矣富哉斯言

書名

著書必先命名所命之名與所著之書明簡確切
然後可傳若意尚新奇字謀替代一有謬悞遂生
訛議不可不慎也太倉吳梅邨與客坐語適有送
姑蘇志者梅邨斜脫標題呼童置几畧不展覽客
頗疑訝梅邨曰睹其書名其書可知考之於古吾
郡或稱會稽或稱吳郡或稱平江國朝則踵唐制
而曰蘇州則志蘇州者自應名蘇州志今稱姑蘇
將志姑蘇山乎抑志姑蘇臺乎於理未達何寓目
爲番禺屈翁山曰吾粵有嶺南文獻一書常病其
文不足獻亦因之而嶺南之稱尤未當按唐分天
下爲十道其曰嶺南道者合廣東西漳浦及安南
兩境而言也宋則分廣東曰廣南東路廣西曰廣
南西路今徒曰嶺南則未知爲東乎爲西乎故爲
書者生乎唐則書嶺南生乎宋則書廣南東路生
乎昭代則必書曰廣東以尊王朝以合國史其道
端在乎是合觀二公所論可以知著書之體矣

聖武成功詩

康熙丁丑 今上親征葛爾丹殲魁係弩大定漠
北閏三月十三日奏凱而旋萬騎駉駉六師烈烈

天子乘輅戎服從德勝門入諸王羣臣蒲伏郊
迎珪組充溢髦倪并舞誠所謂敷天之鴻休無前
之偉績也還宮而後在朝者挾蔭彰勲諸體咸備
京江張公新城王公各有凱歌數十首肅皇肅穆
盛世元音其他以蒼健稱者有慈谿姜西溟之頌
以雄麗稱者有海寧查聲山之賦而崑山徐公果
亭做唐楊巨源體獻聖武功詩五言十章章十
二句尤爲典雅其第二章云玉帛朝宗會車書定
集年顯承揚往烈欽若契真傳協律姚風奏厥
如日懸時巡龍馭出清問鳳綸宣紫禁桐葉錫黃
壤賦獻捐嶽嶽唯帝德丕冒本如天二章云敷文
凝定命奮武訖方隅跋扈殲三孽披猖蹶一夫幾
當收輿輪卽已靖萑苻海國雲沈艦天山月挂弧
式圖真有截盜牧正無虞共仰垂衣治淳風叶瑞
圖三章云正朔通魚海輿圖拓象胥登期遼小醜
尚敢極恣睢負險營區脫憑趨樹拂虛詔會馳傳
署名每竊扶餘蠶食侵藩部絕張震里閭安民行
一怒中外有寧居四章云振嚴神居迴戎衣膚慮

長林章。珠作服。鞞。玉爲裝。蓄衆仁。無敵勝。殘武
獨揚旌。旄林蔽影。組練日流光。魚麗成前列。龍韜
運上方。軍容分左右。黃鉞在中央。五章云。貞卜師
行吉。狂知賊勢微。自遣雞犬。訓途失虎狼。威乍遇
朱旂。合何當。赤羽飛。倒戈膏。染鈔積甲。鮮生衣。路
有千輜。委人無六騎。歸渠魁。以可待。蚤已決神機。
六章云。嘉歲逢柔兆。仁聲浹秋。凝載驅。勤展輅。衆
望慰。揚靈傑。休陳歌。合蒲萄。飲醕齊。係嬰收乳。寶
納黃上文犀。驛絡投青海。欲斜舞白題。垂恩行大
資。天外醒羣迷。七章云。金鉞諧雅奏。玉帳啟高斐。
風塵續編 卷一 言解 主 蘇野堂

集聰雲。頌衛盈。擊壤謠。祖功分。憐沐天德。共鈞陶。
銀漢奎章麗。金甌句宇遙。池閣非舞駭。門闕更詢
薏。自昔開泰已。尊光獨聖朝。韓學士見而嘆曰。我
輩當焚硯矣。是時上在暢春苑。奏進稱旨者加
秩有差。其文書以乘金之箋。新以文錦之帑。而各
鐫姓名。銜職於牙籤。以束之一帙之。備所費多金。
裝潢善手。獲利頗厚。
曹娥碑辨
華州王山史著有山志一書。其曹娥碑辨曰。世說
新語載魏武與楊修解曹娥碑事。註云。曹娥墓在
東廣續編 卷一 言解 主 蘇野堂
上虞魏武未嘗至上虞是矣。卽蔡中郎避難在吳
亦未嘗至越也。今按典畧云。魏文爲世子經陳
大丘墓。見碑題曰。黃絹幼婦。外孫。孫曰。思之。不解
楊德祖答曰。陳實之墓。蔡邕之辭。鍾繇之書。絕妙
好辭也。與世說新語大異。余嘗謂此皆後人傳會
之說。必無之事也。或又謂當時有兩蔡邕。皆字伯
喈。一陳留人。卽中郎。一上虞人。以孝行舉。終隱不
仕。乃辨柯亭之竹。撰孝娥之碑者也。事固有巧合
者。遂致傳訛耳。
東國同概

允僧雪庵題三山萬歲峰詩云一沼曾教役萬民
一峯曾使九州貧江山假設方成就真箇江山已
屬人近有鄉紳周姓者致政家居見其子日事營
造口占四語示之云塊塊黃砂石錠錠雪花銀老
犬歸天後依舊與他人家園之理雖大小各殊而
無德以居之勞民傷財轉瞬易主同一可慨也

西溪書

姜西溪臨王虞帖貽余題其後云王虞字仲將其
書真學元帝草法伯英真乃右軍之叔而傳書法
於右軍者也然右軍雖云出藍不如仲將多矣又

東坡集

卷一

詩

題余述哀詩後云嘗怪子美有東都趨庭之句而
不聞夢我之悲豈邈之耶得此補之二意皆前人
所未發西溪逝矣覽其遺墨不勝悽然存此以誌
後人之感

柳邨麗句

高樓山之子玉藻號柳邨康熙辛巳以事暫假出
京題其游七星巖詩於素箋貽余高明官舍詩曰
誰繫雲根一解開青排古木翠鋪苔倒籠日月疑
無地深貯烟霞忽有臺星斗象從巖畔挂鼓鐘聲
向窟中來浮生如寄幾回到又被後啼啼耳冥余

見其年姿韶令辭筆超警延之根青園索觀舊
天日以所作來示片紙零書琳瑯滿目味蕪云雨
昏南浦預偏急簾捲東風書正長茉莉云枕畔
羅帳月影邊香凝玉釵風紙爲云毛骨已歸
不去雲霄雖近到無因梅花紙帳云風烟縱少何
曾隔雨露雖多總未沾美人病云病去始憐靈藥
讓瘦來終愛舞腰纖夢云五更酒醒人歸後三月
驚啼花落時醒云重門夜靜梨花雨孤館春寒柳
絮風白鷗鷺云桂當玉樹春難辨樓向瓊樓夜不
知非神疑西崑者無此麗以則也

東坡集

卷一

詩

詩聖
古來詩材之富無若老杜詩律之細亦無若老杜
而律細於屬對之工見之風蝶動依桑江鷗懶避
鶯翻花山際重舟橫浪前輕對以板爲工也沈牛
簪雲雨如馬成舟航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
不須開對以活爲工也側寒微徑花飄飄委柳
絲低結子接葉暗巢鶯以盡韻相對爲工也
棲愁髮見三千四迴明自何黃牛喚朝雲暮雨何
以杏字自對爲工也西嶺紆村北南江繞舍東以
四合兩句對爲工也造拱北辰耀冠蓋欲傾東

海洗乾坤邊塞西番最充斥衣冠南渡多崩奔以
四方分四句對爲工也媛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
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以隔句對爲工也神女
峯娟妙昭君宅有無曲畱明然惜夢盡失歡娛以
下句對上句對爲工也老耽詩律細非卽孔子
之從心所欲不踰矩乎此之謂詩聖

脫換法

樂行不如苦住富客不如貧主本佛經語而高季
迪悲歌則曰貧少不如富老美游不如惡歸寄愁
天上埋憂地下本仲長統語而陳卧子秋懷則曰

風情續編

卷一

言賦

七

臨野堂

不信有天堂自醉憂憐無地可埋憂是知不論何
語一經脫換便成佳句格軒嘗稱吳門女子秋風
一聯云清同月色歸深院冷帶天香入畫樓其爲
落葉詩則曰黃隨寒影埋荒寺紅帶芳心出御溝
亦善於脫換者也

樞巢近體

近時有選嶺南五朝詩者意在臚列時賢而不在
表章前哲故四朝之詩止三之一而國朝之詩
反居其二然求其律細詞清則自梁屈陳三家而
外惟何子輩道五七律爲可誦也輩道字皇圖香

山相國之仲子著有樞巢集余就其家購得藁稿
選而錄之其過澹閑憶歐子建云斯人不可作懷
古向幾園末路獨相念高風誰與言壁蟲乾有字
籬竹老無孫莫問三千客年年燕在門寄匡山石
西堂云武夷廻短棹廬嶽住高秋舊路皆紅葉孤
僧想白頭嶺遙鄉夢入江通道心流三十浮家客

無因學水鷗坐雨得月云秋風江上城殘月雨中
明愧我青尊盡教人白髮生淫燈搖草露涼葉動
蟲聲共作天涯客登樓正有情雨中作云高棟燒
銀燭層簷送雨聲壁空孤影見簾靜薄寒生鐵笛

風情續編

卷一

言賦

七

臨野堂

催三弄銅龍報五更庭花將盡落莫遣夜啼鶯重
過西園云幾囀初鶯語西園春盡宜每於好花處
轉憶少年時紫玉紉蘭葉紅牙按竹枝徘徊行酒
地空見粉牆詩甘灘口占云步月出灘上夜歸人
語稀竹風喧一巷螢火候雙扉獨賞與逾遠冷吟
聲漸微幾時臥空谷終日抱金徽過武侯祠云天
涯爭奉武侯祠千古精靈想在此魚水亦知能遇
上江山終恨不逢時南陽大勢言曾孟西蜀偏安
計已遲徒使老臣頻拜表出師心事至今悲春夕
六黃蝶飛飛又夕陰數重簾幕隔平林水邊對月

離舞影樓上看花。盡見心漸老。忽驚潘岳多愁。
空抱馬卿琴。青春只道時時在。不謂柔桑已有棋。
日日云。日日悲。笳海上來。蕭條風景暗相催。怒潮
打鶴猶。閑立深。雨。迷花尚。闌。開。曉。出。不。知。心。所。往。
夜吟唯有影相陪。天涯縱得投閒地。庾信江南未
免哀。歸至鐵岡云。舟路蒼葭數里。烟風吹秋思。晚
凄然。十年故國人空老。一夜他鄉月可憐。下。潮。船。
發。波。底。起。臨。崖。燈。向。樹。頭。懸。菰。蘆。自。古。容。鷗。鷺。怪。
得。閒。身。到。水。邊。懷。李。東。苑。云。樹。裏。陰。濃。畫。寂。然。湮。
雲。蒸。作。一。溪。烟。愁。中。生。計。洗。杯。底。夢。裏。功。名。到。梳。
風。簾。續。編 卷一 言 蘇 東 華 野 堂

流螢人雨能爲火。凍瀑臨風不化冰。莫怨離憂隔
江水。此時吟盡佛前燈。登中峯塔云。憑高竟日對
斜照。一片鄉心在白雲。繞寺磬從天際入。向城帆
到水中分。牕開山色層層見。地抱江聲處處聞。便
欲忘憂共杯酒。不堪明發更離羣。暮冬歸訪西山
呈草堂主人云。草堂西望女牆遮。一片松牕晚送
霞。學道漸知歸有路。看山休歎老無家。斜陽靜對
吟邊鶴。淺水閒開飲處花。心戀石樓貪獨宿。滿房
寒。潔。月。初。華。贈。家。博。士。任。生。云。買。得。寒。雲。一。斤。山。
胡。簪。抽。罷。住。人。間。憂。時。亦。爲。偏。安。出。避。世。誰。能。未。
風。簾。續。編 卷一 言 蘇 東 華 野 堂

老閉雨凍團。茶敲半夜竹。深孤鶴。款重關。舊游記
得西湖月。滿。圓。詩。題。不。忍。刪。和。贈。雲。美。云。上。清。秋。
夜。降。真。仙。月。裏。霓。裳。曲。盡。傳。電。影。射。簾。知。一。笑。柳。
痕。遮。殿。惜。三。眼。書。成。招。手。呼。青。鳥。歌。罷。翻。身。上。紫。
烟。不。是。人。間。能。買。笑。後。圓。辜。負。落。金。錢。贈。老。人。云。
草。見。雙。瞳。碧。幾。眉。冬。殘。鬢。得。滿。鬚。冰。一。家。金。鎖。皆。
持。輪。十。韻。嘉。禾。半。飯。僧。日。午。看。棋。眠。社。樹。夜。深。扶。
婢。點。河。燈。洞。中。知。有。能。騎。鶴。不。妨。投。君。七。尺。藤。夜。
舟。云。江。燈。忽。向。老。漁。分。照。見。潮。生。遠。處。聞。獨。鳥。半。
天。啼。到。水。餘。霞。終。夜。散。爲。雲。樓。邊。海。氣。昏。鐘。亂。樹。

裏秋聲落葉紛西舫有人歌白苧寄將紅淚贈羅
髮寄梁藥亭云幾欲披緇念有親閉門依舊水邊
人菖蒲作劍難消恨荷葉爲衣易洗塵月色此時
看濯濯車聲何日聽驕驕爲誰紅蕊參差落吟斷
空園一片春晝坐云晝坐高齋新放晴當門山色
背南城花飛苔徑日千點蠅打紙牕時一聲病後
客懷多寂寞夢中人事最分明十年買酒醒還醉
醒學靈均醉步兵吟云隔竹西風送暮蟬蕭蕭
疎雨意茫然數莖白髮添詩債七尺青藤挂酒錢
地靜野鷗長占水日斜村樹自生烟交游十載凋

鳳樓續編

卷一

言鳳

二

臨野堂

香盡猶有遺民似葛天咏簾云一幅湘烟半掩門
幾雙春燕遶黃昏每當月到通花氣不待風來作
水痕私語傳多斜見影秋波遮斷兩消魂爲誰迷
挂珊瑚冷愁坐空宮憶舊恩元夕坐西山草堂感
舊云雨晴荒縣有春燈照入西山路幾層屋暖漸
低雞樹月石寒猶響馬蹄冰新愁綠酒酣千日往
事紅灰化五陵不用更歌金管曲十年王謝半爲
僧同王方之遊大小石樓云數里輕陰到石樓遠
天斜照一時收村烟未出松門冷人影欲空潭水
秋蝙蝠書藏諸洞深薜蘿深鎖一泉浮無端更聽

山陽笛淚落西風憶舊遊皇圖以貴公子而遭逢
離亂刻意抒懷音多哀軼方在盛年爲怨家夜殺
於道其業未竟識者惜焉

律例

自捐納之門闢雖貧如顏子無不市筆鬻瓢爭求
一命之服自風雅之道衰卽愚若胡生亦必捉風
捕月自謂五言之城計改亭曰捐納者遵例而行
茫然已大清律無一人不作詩則九家連坐之條
何以效蘇陸者比戶談王李者塞途也可謂善誑
矣

鳳樓續編

卷一

言鳳

三

臨野堂

閩竹詩

湖州白雀寺茶竹盈園枝修節巨有女子刻詩於
上云問拔金釵撥翠筠尋春人自惜殘春幽情無
限誰能見疎雨東風總未真後書吳門蘇氏碧虬
題

首尾限字體

余與頻陽李太史天生相晤於薜蘿莊剪燭論詩
旁及雜體太史言往居雁門盧制府出限韻春閨
題屬諸賢賦傳徵君青主以蓋頭雨絲風片烟波
畫船八字爲牡丹亭曲中語一笑而罷然楊管則

實難綺靡而安貼也余曰秀幼年曾有此作隨命
小胥抄示太史曰辨加哉詩審博惟博故冥搜廣
引妙趣紛披雖未免割雞牛刀之惜而成千花塔
造五鳳樓亦何不可其勿以少作姑舍因遂存之
雨脂紅染女兒溪絲幌朱甍舊姓西風剪巧裁釵
作燕片雲閒織錦成雞烟銷香篆金猊冷波動簾
紋彩鳳齊書閣時攜諸女伴船浮綠蟻聽鶯啼
雨馬聲過柳外溪絲緯沈醉玉東西風簾上押垂
銀蒜片錦安籠圖木雞烟霽銅溝紅杏發波紫瓊
凝碧若齊書畫的是金閨鳥船外樓頭伴妾啼

鳳樓續編

卷一

言風

主

臨野堂

雨屢尋芳傍晚溪絲簾簾簾過鄰西風城月如春
時酒片石孤花午後雞烟薄綃衣珠腕弱波凌羅
微玉跌齊書閣一自劉郎別船去天台空鳥啼
雨脚初收瑟瑟溪絲欄欄寄恨宋牆西風塵久隔占
是鴛片夢難成惱夜雞烟鎖梨花魂欲斷波搖蘋
葉影初齊書閣十二凝眸處船望江頭掩淚啼
雨陰添帆水注溪絲絲草綠小樓西風濤幾誤纖
書鯉片羽空憐舞鏡雞烟炮蠟銷珠淚合波箋香
賦墨痕齊書堂欲寫琵琶怨船裏青衫莫浪啼
雨珠盈掬撒寒溪絲線春日影西風柳半垂藏

水鴨片花時落打山雞烟凝翠戶重蘭罷波峭迥
欄倚神齊書山江南三月景船行芳渚鷓鴣啼
雨潤如酥暈曉溪絲絨刺繡碧牕西風流解舞銜
珠鸂鶒片段成文吐綬雞烟裏脂釵香草集波間傳
札錦鱗齊書衣漬盡芳閣恨船載車量玉筋啼
雨燕飛飛下夕溪絲籠緒帳憶征西風綃霧穀飄
荀幕片紙單書寫庚雞烟點殘梅杜鰲波涵纖
月影蛾齊書屏掩燭春寒淺船子聲過烏夜啼
雨檻星牕倚碧溪絲繩綵柱杏園西風柳腰護探
花鳳片枕寒鴛候日雞烟繞遠山眉黛蹙波橫秋

鳳樓續編

卷一

言風

主

臨野堂

水額黃齊書樓春曉東風劣船繫垂楊百舌啼
雨淋鈴閣唱前溪絲髮難玄日易西風淡花疎愁
裏月片山孤水夢中雞烟飄弱絮才如謝波纖輕
執服似齊書載朱門夫婿在船歸封寄數行啼

桃花園

宋侍郎楊紹雲吳江人去官歸里于震澤鎮之中
築桃源洞至今猶存去鎮西三里許地名馬市明
萬曆時諸生錢泊庵自鳬湖徙居焉有桃園十二
畝中坎小池外環幽竹春時花光燦照兩岸日與
諸名人觴咏其中風流勝地足繼宋賢百年來宅

發園空子孫俱盡無有過而問者余表弟錢雲宇
宛朱其族孫也好古工文愴然懷舊編索追題詩
句彙而成集自冠以序云千株夾岸記寫幽源百
畝盈庭句吟紫陌醉歸社老賦章曲之家家棹去
白仙歌武夷之處處乃至搢劉郎之路滿澗連溪
憶曼卿之山倚天照海桃花勝地作者名篇自昔
爲然于今亦有如我泊庵公少愛園居老多花癖
營成別業樣浮笠澤之家選編名葩核裏龍門之
種激流植棧佇雨露之三年漬酒塗箋候風光于
二月流脂點點曉放千嬌習粉重重午分一笑大
東廣續編 卷十 言解 重 臨野堂

麗敘賓朋之觴咏述士女之遊觀竹裏芳華恍見
有一家占住林間春色儼如從當日看來故或隻
語生香江花獨燦亦有數章疊綺蜀錦紛披一問
棲山永懷傍井將比諸人面東風之憶句可流傳
抑視爲兔葵燕麥之嗟序堪金錄雲也居雖分乎
北阮同在吳興路亦出乎南塘常過甫里斜陽燕
子無地尋芳流水鱖魚有時懷舊子孫何處洞中
幾世人書卷誰傳陌上一篇風月公詩失傳止
雷陌上吟一
正賴詩題西瀛識杜氏之花潭已多韻用東坡
品我家之錦樹遂使人歌一曲興紫雲紅雨之思
東廣續編 卷十 言解 重 臨野堂

天粘

離離山林雲宿天粘浪此少游松江詩也山抹
微雲天粘衰草此少游滿庭芳詞也其用意在抹
字粘字蓋屢見矣况庾闡賦三勢粘天張祐詩草
色粘天鴈鵲恨俱有來歷俗人以粘作連益信其

謬

東里奇句

吳東里先生名宗潛崇禎末以諸生負重名於時
鼎革後隱于醫有中秋家讌詩云大豆腐瓜茄
菜高會荆妻兒女孫句法極爲奇創康熙丙寅年
已八十餘其將易簀也忽起坐曰我尚有詩債未
了亟呼孫口授輒沈介軒長歌令書之爛熳數十
韻詩成瞑目而逝

支干

支干以紀天時而無關地理然長安有子午谷杜

蘇廉續編

卷一 言賦

美 臨野堂

少陵云故人今居子午谷是也潤州有丁卯橋許
渾別業在橋畔因名其詩曰丁卯集吳興有癸辛
里周密寄家里中因名其書曰癸辛雜識我邑亦
有庚申亭今雖其址已廢而其名絕雅可與問駕
牽虹翁傳

蘇廉續編卷一終

蘇廉續編卷二

分目

人佩

淄川小聖人

嚴拒夜飲

芙蓉閣

食德祠

英豪舉動

妙電

王价人

李生孝友

獻詩保寨

趙公裕後

預草典禮

月涵

得樹

簡公雪寃

蘇廉續編

卷二 目錄

臨野堂

湯司空

傅徵君

西臺篤行

阿顛

二潘

亞德成神

張羽軍

義娘

觀人之法

歸寮

鳳麟續編卷二

吳江釗 琇玉樵輯

人鳳

淄川小聖人

淄川孫先生名若羣學瞻品端言動有則鄉里咸稱爲小聖人。蚤歲成進士。謁選京師。任少司寇。克薄延之官。卽訓其子彥方處以廣廈。坐不易床。供以豐肴。食不兼豆。雖隆冬盛暑。衣冠禕如司寇。知孫有二子。已就童試。適是時山左學使者與司寇有舊。將爲之地。而未詳二子名。屢欲請之。憚其嚴

鳳麟續編

卷二 人鳳

一 臨野堂

正終不敢發。先生端居緘默。遇有問難。輒指畫談議。家家滔滔竟甚。不佞凡及門與輩下諸子。以制藝就正者。一一評騰。務極其隱而運之。苑枯年之修短。皆能於文預決之。康熙癸丑。出爲交城令。備家以行。旣而遣其長子歸。淄就婚課。以書藝忽驚嘆曰。嗟乎。吾子其不返乎。泣然而別。歸未匝月。忽無故自縊死。治交多異政。秩滿遷蜀中州牧。卒於官。迄今過其故里。詢孫姓名。或不盡識。詢小聖人。無不識也。

嚴拒夜飲

亭林先生貌極醜。怪性復嚴峻。鼎革後。獨身北走。凡所至之地。輒買廢婢。置庄產。不一二年。卽棄去。終已不顧。而善於治財。故一生羈旅。曾無困乏。東海兩學士。宦未顯。時常從假貸。累數千金。亦不取償也。康熙丙辰。余在都下。而先生適至。兩學士設讌。必延之上座。三醵。旣畢。卽起還寓。學士曰。甥尙有薄蔬。未薦舅氏。幸少需。囑飲。夜闌。張燈送回。何如。先生怒色。而作曰。世間惟淫奔納賄二者。皆子夜行之。豈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學士屏息肅容。不敢更置一詞。陸舒城常言。人眼俱白。外黑中

鳳麟續編

卷二 人鳳

二 臨野堂

芙蓉閣

崑崙山人少時家貧。出贅於秋澤錢氏。錢以醫腐爲業。每夜五鼓起。篝燈磨豆。山人輒攜書就燈讀之。婦翁弗善也。慨然出門。從所善商生至銅雀臺。無所遇。遂抵都下。山人以詩酒豪推重。當時所歷交游之盛。山川之奇。不盡述其口之所噉。如雪蛆遠餽於蜀山。荔漿餽嘗於閩海。紫蟹一夕五百。鰲孽嘗於瓜步。黃魚一頭六百斤。割脆於江陵。其日

之所觀如華家玉樹高至四五丈玲瓏月地魏園
名菊多至四千本爛熳霜籬婆江老梅一株虬枝
遠覆穹如樓閣其中置酒可十四筵演江山茶五
色彩辦重樓大千盤盃其下積花常二三寸此皆
古今所罕邁者晚年倦游歸嚴墓築堂村中曰蠟
螟寄東偏芙蓉閣爲太倉王文肅公題今其閣已
易主矣余訪購遺藁僅得雜文墨跡一本草法皆
祖二王山人不以書名而書復絕佳才大者何所
不可哉山人之初入都也客淮南李公春芳所時
世宗齋居西宮建設醺壇敕大臣製青詞一聯懸

鳳肅續編

卷二 人

三

臨軒堂

於壇門春芳使山人爲之山人走筆題曰洛水靈
龜單獻瑞陽數九陰數九九八十一數數通乎
道道合元始天符一誠有感岐山威鳳兩呈祥雄
聲六雌聲六六六三十六聲聲聞乎天生嘉靖
皇帝萬壽無疆李以進呈深加獎賞由是公卿互
相延譽其本傳謂大臣應制青詞多假手山人者
以此乃他書移之別氏則以雕蟲爲山人詩也

食德祠

馮士之赴省試者越海遡川途經三千里往往田
千裏糧多至中阻順德梁廷佑爲定安教諭迎養

其母馮氏馮目擊其艱呼廷佑而語之曰汝系爲
人師教與育皆汝事也今定安之士貧不能應試
而汝能漠然乎我手治絲葛得絹布若干匹并鬻
我簪珥買田於是邑取其入以供往來行李俾單
寒士子俱踴躍於功名則我之雷此方者較之貽
兩子若孫爲父且大矣廷佑遵命置腴田三百畝
於居丁庄諸生羣感其德卽於庄之左爲馮建立
生祠康熙辛未落成設位於內至者千有餘人屬
屈翁山題其額曰食德誌弗諼也馮年二十娠廷
佐七月而寡撫廷佐慈而嚴 皇朝制應雍髮雍
則令廷佐藏之積盈數岳廷佐亦於祠側築藏髮
隴焉攷之婦人生祠前所未聞今適與先夫人廟
相鄰先受祿保民馮置田育士先以功顯焉以節
成歸然海南允堪金峙

英雄舉動

熊公廷弼當督學江南時試卷皆親自批閱閱則
連長凡於中堂鱗攤諸卷於上左右置酒一罍劍
一口手操不律一目數行每得佳篇輒浮大白用
誌賞心之快遇荒繆者則舞劍一週以抒其鬱凡
有雋才宿學甄拔無遺吾吳馮夢龍亦其門下士

也夢龍文多遊戲挂枝兒小曲與葉子新闢諧謔
其所撰浮薄子弟靡然傾動至有覆家破產者其
父兄羣起計之事不可解適熊公在告夢龍泛舟
西江求解於熊相見之頃熊忽問曰海內盛傳馮
生挂枝兒曲曾攜一二冊以惠老夫乎馮踟躕不
敢置對唯唯引咎因致千里求援之意熊曰此易
事毋足慮也我且飯子徐爲子籌之須臾供沽鮑
魚腐二簋粟飯一盂馮下箸有難色熊曰晨選嘉
肴夕謀精粢吳下書生大抵皆然似此草具當非
所以待子然丈夫處世不應於飲食求工能飽餐

鳳樓集 卷十一 人集 五 鄭野堂

已能起入內良久始出曰我有書一紙便道可致
我故人毋忘也求援之事命無所答而手挾一冬
瓜爲贈瓜重數十斤馮僂僂祇受然意甚快快且
力不能勝未及舟卽委瓜於地鼓棹而去行數百
里一日鎮熊故人之居在焉書投未幾主人卽躬
謁馮延至其家華筵奇馥妙妓清歌咄嗟而辦席
罷主人揖馮曰先生文章霞煥才辯珠流天下之
士莫不延頸企踵願言觀止今幸親降玉趾是犬
假鄙人以納履之緣也但念吳頭楚尾雲樹爲遙

荆柴陋宇豈足羈長者車轍哉敬備不腆以備從
者先生其勿辭馮不解其故婉謝以別則白金三
百蚤昇致舟中矣抵家後熊飛書當路而被計之
事已釋蓋熊公固心愛猶龍子惜其露才炫名故
示菲薄而行李之窮則假途以厚濟之怨謗之集
則移書以潛消之英豪舉動其不令人易測如此

妙覓

貞姑妙覓字靜韶我邑江縣翁之仲女也情急矜
給道悅必務堅守不字之貞妙解無生之諦以是
口誦青蓮度販摩竭手栽紫鳳巧遇因祗售針絕

鳳樓集 卷十一 人集 六 鄭野堂

之文章廣施貧子假貝多之歲月永侍高堂迨乎
塵勞欲息禪悟已深預示冥期遂遊淨域若非王
厄之偶謫豈到人間此蓋金粟之再來應還天上
哀吟長句用誌奇踪詩曰天香飄處雁來時太息
人間失女師文熟五千通妙覺儀獨九十見貞持
經訓功爲慈雲積清澗心唯孝菊知慧業淨因誰
得似千秋空說寧馨兒

王价人

秀水布衣王价人高隱丁詩與王言遠同里相友
順治中言遠爲貴州太守約价人攜琴入粵將

梓行之价人欣然命棹至瑞洪鎮鎮有張睢陽公廟卽鄱陽湖神也渡湖者必割牲祀廟然後敢發以是帆樯所集香火紛稠竹血池殷羽毛阜積价人以睢陽公義炳千秋功標半壁陰主楚粵之靈封默相風濤之巨險自應軫民財而紓物力乃明禋之侈同於暴殄神意當不其然因爲文祭告焚於鼎解維渡湖行不數里忽逢羣盜劫舟同舟之貴已罄搜及价人篋行唯詩葉四五帙怒投於湖迨至羊城官署言遠欲理前約一無以應乞其訓墨竟不能記錄隻字鬱居歲餘復得詩餘百闕結

鳳樓續編

卷二

人

七

臨軒堂

之藤筥而歸到家發視諸物不改而詞藁碎如刀割迹風片飛無完紙矣故价人著作甚富而傳者絕少其金陵懷古十絕句極爲時所傳誦翁誌二章云鍾山王氣繞飛龍雲外參差紫閣重遙想當年明月下宮人初聽景陽鐘水滿秦淮長綠蘋千秋王謝已灰塵春風燕子家家入無復當時舊主人

李生孝友

李生中德之父京師東城驍騎校也康熙十二年從征入關十三年中德參軍陝西攜家人秦快藩

偕母而歸其父已自閩回娶妾生子恐嫡至非妾所樂遂不許相見而休之中德涕泣蒲伏敬父曰我母少時從大人入關鹽樞於鞍馬之間炊紉於鋒鏑之下艱難險阻備嘗之矣今頭且半白男幸獲升斗祿承菽水歡方以團圓爲慶母之賢大人所知也于七出之餘無所犯何忍中道棄之焚焚邁年徬徨何倚我母止生一男而勿使男終母之養乎言未訖以頭搶地流血沾衣父終不聽再請別室而居亦不可中德念爾母違父非人子自靖之誼廼于東直門外營客室居母復買一媼一僮

鳳樓續編

卷二

人

八

臨軒堂

供其汲爨之役每日下直後蚤晚侍父側視膳問寢無幾微憾容與庶弟燕笑如常伺有間則潛往母所定省而父不知也如是者六年迨父病棘始告其父迎母還父深自悔咎垂淚而瞋未幾妾亦隨歿遺有囑子其母不以前事芥蒂視如已出而中德亦撫若同生歲延師訓之其後食指漸繁不能設西席乃自爲師位子堂外坐諸弟講誦無輟余嘗過其家書聲琅琅從戶牖間出長幼之服裝葛以時寒燠必備其子六齡亦在塾短襦敝緇而已余因歎其處人倫之變而孝友不失其常可謂

賢矣中德字子峻受業於余通滿漢文能詩

獻詩保寨

戎馬盈郊干戈塞路當斯時也守土之臣建牙之將或係組而款迎或匿章而潛竄貽辱含汗踵相接於世矣若夫智足保人辭能却敵魯仲連繫矢一書郭子儀立馬數語自古逮今未易數見而兄問之中輟者流乎前朝俞指揮良輔南征人粵誅諸寨之未附者潮陽郭氏貞順從其夫周伯玉依溪頭寨俞兵將臨遠不數里貞順手製長歌題爲俞將軍引獻投麾下其詩曰將軍開國之勲臣並

鳳康續編

卷二 人解

九 寧野堂

附鳳翼攀龍鱗烟雲慘淡破九野半夜捧出扶桑輪前年領兵下南粵眼底羣雄盡流血馬蹄帶得淮河冰澗向江南作晴雪潮陽僻在南海濱十載不聞干戈塵客星移處萬里外天子亦念遐方民將軍高名邁千古五千健兒猛如虎輕裘緩轡踏地來不減襄陽首羊祜此時特奉明主恩金印斗大龜龍紋大開藩衛制方面期以忠義酬高旻宣威布德民大悅把菜一筐誰敢奪黃犢春耕萬隴雲驚龍夜臥千溪月去歲壺陽戍守時下車愛民如愛兒壺山蒼蒼水粵父老至今歌咏之欲爲

將軍紀勲績大家自有麒麟筆願屬壺民頌太平摩崖勒盡韓山石良輔覽詩大喜斂兵而回一寨得全貞順後與伯玉卜築偕隱壽至一百二十五歲洵乎閨幃奇傑亦詞翰雄才也

趙公裕後

趙僉憲公之符字爾合武清人慷慨謙和甚著聲望而延師訓子尤極蓄意予同年友項松心以文品見重於公適館三年而病公令其子晝奉湯藥夕視寢興迫其歿也棺衾之屬無不賻備復爲送柩歸鄉底子入監承頂之後者爲宣城高阮懷是

鳳康續編

卷二 人解

十 寧野堂

時適有博學鴻儒之選公以阮懷應詔得入詞苑仍割京寓之半居之歲供米炭如故武清縣學宮圯壞公捐二百金首倡修整康熙戊午地震復傾公獨力重建廟貌一新其隆文愛賢非尋常指紳可及以是公子四人三舉孝廉一成進士世之欲裕後者當以趙公爲法

預草典禮

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文皇后賓天上詢儀制于宗伯倉猝無以應蕭公永藻爲儀制司主事已預草典禮特詳周鼎由是深加器重不次拔擢遂

至廣東巡撫其爲巡撫也一介不取紀綱之僕張
二潔如其主以賂進者亦正色峻拒立品於臧獲
中此在近世尤難

月涵

吳興董說字若雨華閩懿孫才情恬曠淑配稱閨
閣之賢佳兒獲芝蘭之秀中年以後一旦捐棄獨
飯淨域自號月涵所至之地縉素宗仰於是海內
無不推月涵爲禪門尊宿矣月涵于傳鉢開堂飛
錫住山之輩視若蔑如而身心融悟得之典籍每
一出游則有書五十擔隨之雖僻谷之深洪濤之
險不暫離也余幼時曾見其西游補一書俱言孫
悟空夢游事鑿天驅山出入莊老而未來世界曆
日先晦後朔尤奇

得樹

崑山徐相國仲子樹本字道積常與余言人要千
安樂中求生須以堅忍爲性客忍爲度因自號忍
齋康熙丁丑成進士與宮詹先生同寓京邸每日
蚤膳罷輒閉門謝客置几於堂恭跪几前習寫御
試策一通其書端勻適娟小有錯悞則易卷重寫
如是者一月而後廷對心以象賢爲期二甲第二

鳳巖續編

卷十一 人

主 臨野堂

人翰苑非其志也先是相國於宅後度土築園側
得鄰家老樹聳臨池上顧而樂之乃經始焉迨乎
園成取子美老樹空庭得之句名曰得樹忍齋韶
歲巍科繼美前哲追念嘉名洵非誣矣

簡公雪冤

蜀中簡公謙居天姿絕人凡有記覽過目不忘康
熙辛亥視學江南江南財賄所都前學使者無不
藉營全富公至力反其弊勢挾利誘屹不爲動每
發榜後進諸生而面誨之某某解題中欵某某用
古人化並不攤卷於案皆能背誦其文余亦在列

鳳巖續編

卷十二 人

主 臨野堂

所目觀也試蘇州題中有上字一生因公名上遂
寫上爲尚公呼是生問故生曰憲名未敢正書耳
公怒曰汝將以此求媚耶士人行己貴乎立品卽
小可以見大卽窮可以微達推此意也他日微倖
立朝則婢膝奴顏汝必安爲之矣跪坐於庭立令
改正又數年公補粵西右江道北地崔維雅者傾
險人也向與公同官歷有干請公薄其爲人不甚
應之是時陞任粵藩護理院事遂以故巡撫郝公
與公有交借事誣奏繫公於獄公無以自明吞金
而歿其明日之午維雅方啟門視事忽狂呼曰簡

公來矣倉皇趨下階伏地叩額不已復起立投
帽脫衣反手而縛左右扶入內室乃絕維雅疏下
部議白公無罪而公已歿天下莫不冤之

湯司空

睢州湯潛庵先生以江南巡撫內遷大司空其歿
於京邸也同官唁之身臥板床上衣敝藍絲襖下
著褐色布袴檢其所遺惟竹筭內俸銀八兩崑山
徐大司寇賻以二十金乃能成殯其清介若此而
生前猶有以偽學劾之者獨爲君子不其難乎

傅徵君

鳳廣續編

卷二 人

主 市野堂

傅徵君山字青士山西人擅皇甫元晏之重名秉
司馬子微之高節兼以筆情墨妙爲世所珍康熙
己未詔求博學鴻儒當事競爲推薦青士以老
病辭強之再三乃令其子執鞭乘一驢車至崇文
門外稱疾流涕入旗自王侯以下及漢大臣之在
朝者侵滿其門堅臥不起朝廷遂聽其還鄉是
年應試中選者俱授翰林院檢討然其人各以文
學自負又復拓落不羈與科第進者前後相軋疑
謗旋生多不能久於其位數年以後鴻儒掃迹於
木天矣天下莫不歎徵君貞志過俗而有先見之

明也

西臺篤行

李伯熙名化龍自號木洲居士生時踟躕從母胎
出幼常夜見光明無際有大士于光中現提命伯
熙甚殷頃之乃失自是以不然登燭能昏坐讀
書其家在波羅南海神廟之西名曰西臺年十三
偕諸小兒往來廟前題二絕句人爭傳頌遂儼然
有詩名矣後以明經入成均歸教子于家塾分人
禽二門稍不率則令之從禽門出入至人家多命
子執兩蓋隨侍或其子不在遇雨假蓋與履購靴

鳳廣續編

卷二 人

主 市野堂

委棄途間不暇瑣以小信爲意日以一驢負薪而
炊家人父子相與折葵煨芋食雖耕夫漁父卽畱
共餐執手語終日無倦容偶以苦吟行入一少婦
家思不屬遽入其幃臥靜聲如雷少婦爲具殽以
待比其夫及翁媼還伯熙尙撫枕推敲成篇乃起
索筆題之相笑語各無嫌猜也朋友有過則直言
切諫見通家故人子弟則半而語之不肖者誨之
卽與流涕甚至杖撻交下無不跪而受命晚年臥
病西臺有劉生者見其盛衣冠入學宮問之笑語
如常而伯熙已于此日逝矣其篤行遺風至今不

襄過西臺者哦其壁間詩如見木洲先生焉

阿顛

端州白雲山其頂有湖俗訛爲鼎湖與山相吞鬱攸其雲時時蒸動而出入其中如行破絮恒對面不可相見山宜蔭茶山僧侍此而給聚居其上不待行乞也有阿顛者不知其所從來投寄僧寺爲之採茶常竟日不食雖值甚寒不肯衣布自編草作衫褲織爲屨較其足倍長調曳之行或掛杖頭踞墻隙輒跣足出入白雲深處呼之多不應與人語多不能解因其呼爲阿顛其腰間懷如

鳳騰續編

卷二 人狐

五 臨野堂

黑石者二無事則出而就火燒之見人來卽從火取出收還故處曰燒尚未熟熟則與爾共啖之其臥席中間有雙手掌痕夜分喃喃似語亦無有解其語者山故多虎一日啞二牛夫寺僧戲謂顛曰爾能擒此虎否顛曰諾遂編草爲索請繫之來至日暮返照射入峻阪遙於雲破處忽見顛以草索繫一白額虎自阪叱而下約二里許直至寺前指謂顛曰此盜食吾牛者隨引虎索鞭虎腹背數百衆畏索斷不可測咸請放之乃聽去虎垂尾疾走若犬畏人擊狀人以此識顛之異而顛固如

常也蓋至今猶在白雲山

二潘

潘力田嘗戲謂吳愧庵曰世有潘吳之日豈不以潘勝吳耶吳曰世皆言蛟龍未見龍遜蛟也近日博學鴻儒復稱南潘北李李謂天生潘謂稼堂也稼堂與力田爲異母昆弟雖隱顯殊途而才名接武可方二儔

亞璫成神

明萬曆戊午歲增城縣獄卒名亞璫者素稱樸健是年十二月逼除獄有重囚五十餘人號哭不止

鳳騰續編

卷二 人狐

十六 臨野堂

聲聞於外亞璫亟止之兼問其故衆曰歲朝將臨合邑之人無不完聚我等各有父母妻子不能相見且係重犯勢不可出是以悲耳亞璫俯首良久忽曰無難也我與爾等約今夕各還爾家俟正月二日齊來赴獄我釋爾罪應死爾俱不來我亦死爾來而或失一人我亦死爾人人來我至壽盡亦死等死耳何如行此善事而死也是時法網淵疎且值改歲不甚嚴稽悉放回家明年初二日前因陸續而至按名呼入不少一人亞璫鼓掌大笑曰善哉遂跌坐而道獄衆感德浣濯其體而加漆焉

以其事言於縣縣上巡按御史請為縣獄之神今
肉身尚在獄中凡有疾病瘟疫禱無不應尊之曰
亞璽爺璽字不見於書唯閩粵之俗有之謂末子
為璽亞讀如阿璽讀如來

張羽軍

張璽字羽軍一字采舒吳縣人工詩善琴而豪於
飲性喜交游重然諾即利害無所避年十八從其
父于京師聞旗人有法寶者才而好士以詩謁之
一見傾倒資于家禮意優渥往來酬唱者半載璽
父促歸寶以五百金為贈璽固辭曰大丈夫一日

鳳廣續編

卷二 人風

十七 臨野堂

定交則終身生死以之彼須金而結者悠悠世上
人耳非所望于公也揮手而別寶倚園戚且數以
吟咏傲其儕輩行事不甚循理 上聞之不悅寶
懼禍學妻子奴婢十數人出走買舟直抵湖廣訪
其舊交總兵某而某已歿惘惘無可依因念吳中
有故人張璽使者也家在虎阜猶憶曩年分岐之
語投之必能納我遂泛長江山崑陵潛達姑蘇一
日山塘晚市初罷璽侍其父夜酌忽有叩門者璽
出見乃寶也璽延之坐入告其父曰法公為我知
已被罪出於國法無可救者罪與之均今窮而

歸我畏法則執而首于法死法公矣昔孔融藏匿
張儉義聲炳于千秋敢告嚴君將肯交而保家乎
抑舍生而取義乎璽父張目奮髯曰北海之母何
人我豈不及一巾幘哉共諧之因致諸窟室居焉
先是寶出奔時 九重震怒命大索天下寶寄璽
日久恐事露累璽乃與故所善鄉生謀更移無錫
之惠山康熙二十四年 聖華南巡寶之僕告寶
謀逆且歷指所匿處捕寶并逮璽與父璽力辯父
脫罪璽竟論斬絀等流奉凡官於秦者高其義告
願與交不以流人目之為之營居長安市中誅其

鳳廣續編

卷二 人風

十八 臨野堂

盧蕭然環堵花木幽疎客至攜入小樓觀其尊酒
酒闌鼓琴一曲或賦詩四韻若忘其身身在異鄉矣
余惟璽慷慨自命知難不避意必有英悍之色見
於眉宇如朱亥郭解之流今觀其貌恂恂為雅絃
歌終日則儒生也而烈士哉乃其父亦非常人也

義舉

泉州府同安之廈門前朝中左所地也順治初為
海寇鄭錦所據壬辰我師進剿鄭寇大掠子女而
還有騎士挾一婦人於馬上過同安東關婦見道
旁有井給騎士下馬小遺即躍入井騎士窺井大

怒連發三矢中婦肩而去越十日有村民薛姓者由村入城行至半途天甫向曉忽於烟霧中見一婦人韶年麗容身衣碧色短襦腰繫淡黃綵雙趾纖細文履高屐迎前泣告曰妾乃厦門難婦王氏也夫死于兵而妾被掠矢志不辱投身東關道傍之井聞君夙有高義幸出我於井拔箭斂尸埋棺井側妾當隨事默祐以報君德薛應曰諾婦忽不見是日薛適有事於縣如意而山因於東關往求井婦宛然在焉偶遇博場薛欲驗婦語遂入場下米復獲大勝囊錢還家與子弟話其事即以錢買

鳳肱續編

卷二 人錄

十九 臨野堂

館約子弟同至井所出婦尸顏貌如生爲之拔箭整衣履殯而埋之其地去井丈餘前臨大道又月餘薛夢婦拜謝而言曰妾荷君之義幸獲安垂妾身雖朽而妾心之感君者不朽也陰府憫妾之節命妾香火於此君若爲妾立尺五之廟則妾之報君當不止曩昔矣惟君終始之薛覺而驚異次日見薛博士築成小廟并以瓣香酬賽自後舉家安順事獲濟遠近競相傳說不數年紳士商民各致錢糧大作神宇丹碧輪煥而肖像於中題其額曰王夫人廟莊誠有禱輒應遇衣冠不潔或

出穢褻語者立致譴責以是士人及往來之客益加敬畏焚叩駢集至今不衰

觀人之法

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不特持己之道宜然卽此亦可得觀人之法康熙初先贈君學余同表弟徐元灝就童子試於江陰就一樓爲寓旁有小樓一人設几榻其中終日兀坐不聞有步履聲歛之聲先贈君異而詢之主人則武進趙申喬松伍也先贈君因引余與元灝謁之兼以課藝就質時趙年止二旬容顏肅穆言語安詳手評所質之文亦甚

鳳肱續編

卷二 人錄

二十 臨野堂

簡雅先贈君退謂余輩曰此真讀書人必不以諸生終者汝其誌之後二十年余策仕項城趙已成進士宰商丘與余爲同官而先贈君見背今又二十年趙以刑部主政家居特起爲浙江藩伯未幾進秩巡撫崑山徐相國神貌莊重作書尤極端楷印便紙小札從無一筆潦草猶憶庚辰之春相國方以閣學解職在京余將之任白水相國謂余曰我有闕酒詩三十章姜西溟已序於前汝歸讀之其佳爲我題一跋於後兼可留別也余以藁呈中有餘字批寫作滌相國粉塗其上然後用細楷

正而命登於卷其於一字之微敬謹若此他可知矣蓋人未有意氣傲慢舉動疎忽而能成大器享大名者也

歸癡

崑山歸莊字元恭依隱作達結廬于墟墓之間蕭然數椽與儒人相酬對嘗自題其草堂曰兩口寄安樂之高妻太聰明夫太怪四鄰接幽冥之宅人何寥落鬼何多吳俗每逢改歲必更易紅箋以吉語書門忽一元旦見其門有北平都督僉事南臺御史大夫一聯賀歲之客訝而未解其意元恭曰

鳳肱續編

卷十一 人脈

主 臨野堂

我亦欲集福壽來平安耳元恭於行草法甚工乞書者每作極不羈之語應之以是實其墨妙多藏皮于家不敢輒以示人一時遂有歸癡之目然元恭實不癡也

鳳肱續編卷三

分目

事脈

新城家法

喉簧腹鼓

啞樵

海天行

丙辰會狀

線

魚頭

季氏之富

溺妾入夢

象聲

白草歌

嗣姑化男

名字前定

餓餓

鳳肱續編

卷十二 目錄

主 臨野堂

雙雙

澤民實事

千家琵琶

夜光

豹仙

猿風鷹火

東坡亭

奇醫

兩夢

紅衣土偶

相慕四大惑

樹怪

還金

紅娘子

少陵骨

十力前知

小座師

岳家神兵

鳳麟續編卷三

吳江鈕 秀玉樵輯

事鳳

新城家法

新城王氏自參議公而後累世顯秩家法甚嚴凡遇吉凶之事與歲時伏臘祀廟祭墓各服其應得之服然後行禮子弟名入泮宮其婦始易銀笄練褙否則終身荆布而已庸爵者纓紱輝華伏膺者襜褕偃蹇貴賤相形慚惶交至以是父誡其子妻勉其夫人人勤學以自奮於功名故新城之文藻鳳麟續編 卷三 事鳳 一 臨野堂 貽芳衣冠接武號爲宇內名家

喉簧腹鼓

酉陽雜俎云許州有一老僧自四十年以後每寐熟喉間有聲如鼓簧許州伶人伺其寢即諧其聲按之絲竹皆合古奏僧覺亦不自知釋史彙編云陳子直主簿之妻有異疾每腹脹則中有聲如擊鼓遠聞於外腹消則聲亦止一月一作經數十醫莫能治腹鼓可對喉簧竹革之音山肉而得此乃古今所創聞者

啞樵

會稽東南有山曰平水康熙初樵人經其下見一大蛇如蟒蜿蜒澗泥內久之塗附其身樵人擇擔而觀澗旁有洞蛇曳泥而入隨以泥封洞口樵歸遂不能言與人酬對唯張手作狀而已如是者三年復過前遇蛇處陰雲乍合雷雨驟至霹靂一聲有龍從洞中出騰空而去樵人不禁大呼曰向我卷舌不能出聲者正此物爲之也於是能言如初

海天行

海忠介公之孫述祖側隱負奇氣適逢中原多故遂不屑事舉子業慨焉有棄梓之想斥其千金家

鳳麟續編

卷三 事鳳

二 臨野堂

產治一大舶其舶首尾長二十八丈以象宿房分六十四口以象卦逢張二十四葉以象氣桅高二十五丈曰擎天柱上爲二斗以象日月治之三年乃成自謂獨出奇制以此乘長風破萬里浪無難也瀕海賈客三十八人賃其舟載貨互市海外諸國以述祖主之崇禎壬午二月揚帆出洋行至薄暮颶風陡作波浪粘天蛟螭之屬騰繞左右舵師失色隨風飄至一處昏黑莫辨何地須臾雲開風定遙見六七官人高冠大帶拱立水次侍從百輩狀貌醜怪皆魚鱗銀甲摩巨螯之劍荷長鬚之戟

乘炬張燈若有所伺不覺舟忽抵岸官人各喜躍上舟環視曰是可用已卽問船主爲誰述祖不解其意匆遽聲諾詰朝呼述祖同入見王約行三里許夾道倭如玉山無纖毫塵上至一關門門有二黃龍守之遇遭垣牆悉以水晶疊成光明映徹可鑒毛髮述祖私念曰此殆龍宮也又踰門三重方及大殿其制與人間帝王之居相似而輝煌巍業廣設千人之饌高容十丈之燄不足言矣王甫升殿首以紅巾圍兩肉角衣黃繡袍長垂腹衆官進奏曰前文下所司取二舟久不見至今有自來

廣續編

卷三 事

主 臨野堂

年月日時來述祖亟書以進官與衆言此人命有天祿且係忠直之裔姑許之俟項昇貢物者數百人絡繹而至賞貢官先以符水過灑舟中然後奉金葉表文供之中樓次有押貢官二員將諸寶物安頓述祖私窺貢單內開赤珊瑚林一座大小共五十株黃珊瑚林一座大小共七十株高者俱一丈四五尺夜光珠一百顆火齊珠二百顆圓大一寸五分鮫綃五百匹靈梭錦五百匹碧雲縠二十斛紅絳縠二十斛玻璃鏡一百具圓廣三尺各重四十斤玉屑一千斛金槩一百器五色石一萬方其他殊名異品不能悉記安頓已畢大伐鼙鼓三通乃始啟行逆風而上兩巨魚夾舟若飛白波搖漾練靜鏡平路無坦險時無晝夜中途石壁千仞截流而立其上金書天人河海分界六大字衆指示述祖曰昔張騫乘槎未能過此今汝得遠泛銀潢豈非盛事述祖俯首稱謝食頃之間咸云南天開在望矣旣而及關賞貢官押貢官各整朝服昇寶諸役俱易緒色長衣亦令述祖衣之登岸陳設足之所履皆軟金地間以瑤石嵌成異彩仰視瓊闕璇堂絳樓碧閣俱在飄渺之中若近若遠不可

廣續編

卷三 事

四 臨野堂

測量門下天卿四員冕笏傳旨令資貢官入昊天門於神霄殿前進表行禮述祖及衆役叩首門外惟聞樂音繚繞香氣氤氳忽不聞而已隨有星冠獻帔者二人爲接貢官察收貢物引押貢官亦入行禮畢王音宣問南方民事北方兵象語甚繁不盡述各賜宴於恬波館謝恩而出於是集衆登舟述祖假寐片時恍忽不知幾千萬里已還故處因啟領所押貨物與同行諸人王下令曰述祖之舟曾入天界不可復歸人寰衆伴在池空令一見則三十八人俱化爲魚唯首未變述祖大慟前取

鳳騰續編

卷三 事類

五 臨野堂

舟官引至一室慰諭之曰汝同行人命應皆葬魚腹其得身爲魚幸也汝以假舟之故貸汝一死尚何悲哉候有開船過此當俾汝歸日給飲食如常居久之忽有報者曰閩船已到王召見賜白黑珠一囊曰以此償造舟之價命小艇送附閩船抵瓊山還家壬午之十二月也家人蚤聞覆溺之信設主發喪乍見述祖驚喜逾望述祖亦不言所以但云狂風敗舟什憑擎天柱遇救得免次年入廣州出囊中珠鬻於番賈獲貲無算買田終老康熙丙子粵僧方趾麟親訪述祖具得其詳時述祖年已

九十六貌如五十歲人元時陳孚出使安南其國宴享之際以珠盤進炙魚人而魚身置之席上孚舉箸取雙目噉之魚味在目彼國服其多識三十八人之首未變者蓋亦將爲人而魚也

丙辰會狀

吳門彭修撰定求爲雲客先生之子幼奉仙仙甚謹雲客嚴禁之終莫能奪錄練既久遂能通神廢凡運腕不假思索始爲詩文繼爲制藝隨筆疾書悉成佳構棘闥獲雋用此技也康熙丙辰歲計偕入都余友吳大馮與彭有舊得其經義秘本示余

鳳騰續編

卷三 事類

大 臨野堂

內有硃書元君許我必中丙辰會狀十字余竊異之及禮闈榜發與殿試傳臚果皆第一蓋功名之事原有定數而元君獨能預告之所謂元君者豈卽所奉之仙耶或云凡仙是前朝進士松江杜麟徵

綜

蒲城王孝齋名綜謁選縣令唱名讀如梁王不應唱至再三王趨進曰知縣名讀如京而呼作梁未敢應耳吏部哄然曰汝進士出身卽已名尚未識耶綜爲繫冠之繩古謂之繫梁故字書止有梁音

汝乃以偏傍讀之謬矣又吳江有廩生沈龍順治中江南督學御史歲試點名不解龍字乃破龍爲兩呼云合龍識字之難如此王綽以知縣內陞禮部康熙三十二年出爲江西督學道今之司文柄者其學問大抵然歟

魚頭

陳州環城皆水水產佳鮓康熙初旗人張自用巡撫河南陳州牧以鮓餽之揭書鮮鮓百頭張甚駭愕促召中軍以手指示之曰送魚者皆稱尾此獨稱頭陳州牧由進士得官當必有說中軍曰職有

鯢魚續編

卷三 事賦

七 臨野堂

知書之胥白謙可令入對須臾謙至跪而答曰小人常讀詩經有在藻之篇其首章云魚在在藻有頌其首其文章云魚在在藻有莘其尾故魚有稱尾亦有稱首者今州牧之稱頭而不稱尾正見其尊上之意張大驚喜手扶謙起曰汝有此大學識豈可屈居下役汝卽入我幕府當掌書記可也自後事必諮謙謙行則行謙止則止不踰年授爲本省提塘復改文職以同知解秩歸儼然據開封摺紳之座矣昔人有一字師今之白謙其一字官乎唐賈島騎驢遊東都得鳥宿池邊樹僧推月下

門之句又欲用敲字改推字沈思未定不覺墮驢適昌黎韓公與從而出遇於塗島以質公公曰敲字佳矣鳥起而下拜宋范文正公撰嚴子陵祠堂記成未句爲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李太白在座曰公此文一出名世只一字未安公曰何字李曰先生之德不如以風字代德字公欣然從之元薩天錫有詩送笑隱住龍翔寺頸聯云地溼厭聞天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鐘虞學士見之曰詩固好但聽聞字意重唐人詩有林下老僧來看雨改作地溼厭看天竺雨音調更勝薩大服而去皆所謂一字師也

鯢魚續編

卷三 事賦

八 臨野堂

季氏之富

江南泰興季氏與山西平陽亢氏俱以富聞於天下季自滄葦以御史回籍後尤稱豪侈其居繞牆數里中有復道週巡健兒執鈴柝者共六十人月糧以外每夕犒高郵酒十甕燒肉三十盤康熙九年霖雨連旬恐霧氣侵浼命典衣者曝裘於庭張而擊之紫貂青狐銀鼠金豹舍利絲之屬脫毛積地厚三十許家有女樂三部悉稱音姿妙選閣讌賓筵更番佐酒珠冠象笏繡袍錦鞋一妓之飾千

金具焉及笄而後散配僮僕與民家子而嬌憨之態未能盡除日至高春晨睡方起卽索飲人參龍眼等湯梳盥甫畢已向午矣製食必依精庖爲之乃始下箸食後輒按牙歌曲或吹洞簫一闌又復理晚粧尋夜宴故凡娶季家姬者絕無聲色之娛但有伺候之煩經營之瘁也

溺妾入夢

山東單務汝號秋崖仲弟務嘉皆舉進士同官於京師秋崖有妾少而艾甚見珍寵居久之請假歸省慮妾隨輿而東不免風塵之困因買舟沿河俾

顰顰續編

卷三 事類

九 臨野堂

其母偕以行甫出津門狂風驟發舟覆而沒秋崖抵家後妾計至矣聞之不勝震悼閱二載復之京就補道由德水去州城尚數里而逢西日已落投宿村店店主辭曰茅舍土床固不足以肅尊客且小舟不靖恐驚從者耳維時道路昏黑僕馬餓倦遂強而入宿焉秋崖疑於店主之言展轉不能成寐殘燈在几乍滅乍明忽於東壁影出紅綃一縷頃之又於紅綃上顯現青綃一縷宛似婦人衣帶未幾湘鬟垂地玉容半露擁髻低徊移步而前則昔年流水之妾也歎歎而言曰妾荷君厚愛不幸

罹茲水厄與君永絕久俟於此以求一見行當再生君家爲君猶子君亟入京延僧於長壽寺設水齋一晝夜幸藉祈禱庶免冤孽訖仍隱壁而去秋崖如夢始寤大呼有鬼羣僕燃炬四照間無所見起尋食兼程入都是時務嘉果於五日前舉雄與妾語適符方妾之溺於津門也求其尸再宿乃得錦靴未脫金環在指但兩手堅握不展展之則掌中各有黍米在焉秋崖季弟孝廉務劭嘗與客道其握黍之異

象聲

顰顰續編

卷三 事類

十 臨野堂

都下有爲象聲之戲者其人以尺木來隔屏聽之一音乍發衆響漸臻或爲開市則屢主啟門估人評物街巷談議牙僧喧呶至墟散而息或爲行圍則軍帥號召校卒傳呼弓鳴馬嘶烏啼獸嘯至獵罷而止自一聲兩聲以及百千聲喧庭雜沓四座神搖忽聞尺木拍案空堂寂如展屏視之一人一几而已矣南邨先生嘗言古法之不傳於今者有象聲其一也象聲之戲悉得嘯之遺意而極於變者今其人已沒而法亦不傳

白蓮散

明萬曆間龍谿林茂廢學溺賭家產蕩盡適有表兄李姓者經商廣州將往依焉至羊城太平門訪之李去香山縣貿易不得遇急欲覓香山渡而心緒惴迫聞粵語音不相通遂誤上肇慶渡渡法人給一牌將抵埠計牌收錢同載六十五人俱交牌與錢畢及林則實無一錢乃解衫爲質渡主憐而免之迨於登岸則肇慶府而非香山縣也益徬徨無措仍以衫質食於店閒游街市仰見督院榜示府中公子患病有能治者與百金是時吳公元夫總制兩粵亦龍谿人中年止生一子甫弱冠而身

龍騰續編

卷三 事解

主 臨野堂

染黃病嘔吐膨脹不能飲食兩粵名醫延致殆遍百治不效故有此示茂白度窮困已極姑妄應之以博一飽不則設屬同鄉當無大咎遂揭榜紙納於懷爲守役所見執茂赴縣傳鼓言其故卽命延入吳半中堂茂憔悴藍襖蒲伏階下吳問知醫手曰知問其姓曰林問其居曰龍谿吳曰同鄉大姓也命起而與之坐少頃左右扶公子出面黃如金而腹大於瓠奄奄僅存一息茂嘗作診脈狀漫曰不難治也左右皆掩口笑吳問應用何藥林復漫曰此症非君臣佐使之劑所能愈進一葦方當獲

神效吳賜以酒食遣中軍官與同騎而出茂愕然已久忽饜珍味腹作痛幾欲墮馬行至城外曠地請停騎於此間覓草實遺矢也而於糞土中見鮮草一枝色白肥大採取入袖告中軍曰仙草已得聯轡還府而日向夕矣茂固不知白草之能療疾也聊藉以塞責兼可晚餐耳亟命煮湯進公子是夜宿府中展轉不能成寐明日天尚未曉內傳林先生甚急茂驚懼不知所爲曳履而入見公子坐床啜粥魂魄始定公子曰昨飲湯更餘大吐濃痰一器中有三紅筋折而細視則血裏人髮糾纏成

龍騰續編

卷三 事解

主 臨野堂

關今自此後胸膈空洞思食與無疾同非先生共就奏此再生之功未幾總制公亦至再三稱謝茂意其情恍惚惟唯遜讓而已雷聞數日設宴召茂贈以冬夏之服一篋黃金十笏白金三百兩樓船甲士送歸龍谿方茂之出制府也潛往遺矢處發白草之根乃從敗梳而生蓋梳能治髮梳發爲草以驅髮瘕安得速效茂因悟藥理還家後遂習岐黃之術而家日以饒豐乎天下之人中鮮實學而盜虛聲享厚利者獨一林茂乎哉

嗣始化男

荊州馬洋潭有黃姓者。僕老而鰥。獨爲鄉塾師。一女名嗣姑。生有慧質。幼在塾。隨父讀書。年十四。自繡白衣。大士懸之室中。禮供甚虔。一夕忽夢大士呼而語之曰。汝父同鄉里善人數。互有子。其奈年老。何我欲以汝子之因。徧撫其體。啖以紅丸。甫下。嚙覺有熱氣如火。從胸臆下達。兩股間。迷眩者七日。欬然而起。則已化爲男子矣。先是翁以嗣姑許字同里譚姓。因往告以此異譚。怒詆其妄。鳴於官。質驗果真。乃解婚。四方觀者雲集。康熙丙辰初夏。渭川孫靜菴適過其地。亦造門請見。嗣姑冠履出。迎登粉之痕未消。猶在耳也。孫有句云。夢中變化真奇。倒紅顏忽作男兒相。卻却羅衫蝴蝶夢。博帶寬衣相揖讓。見人低首尚含羞。珠環小髻烏絲樣。

鳳麟續編

卷三 事解

主 臨野堂

名字前定

金文通公之俊世居吳江之曹村。村分南北。如南北阮。南居者貧而勤學。北居者富而窮文。方公在張時。其翁姥宿南村小樓。一夕忽有砲聲。夢驚。偕婦聞空中語曰。今夕吉時。爲汝家德兒上梁。詰朝訪之。則北村興築新宇。鼓樂升砲也。地極闊敞。制

尤壯麗。廣庭夾道。環以流泉。庶民之家所未曾有。公生而彌月。大姥襁攜外氏舅。問甥有乳名否。曰未也。舅命之舅曰觀。其形貌端純。似有德者。可名德兒。大姥憶空中語。心頗喜訝。然秘不告人。閱三十餘載。公已貴。而北業漸替。以其居出。驚太翁愛之。今之端清堂是已。嘆息數有前定。始與賀者言其事。公少時遇運亂者。詢終身祿命。亂曰。汝豈凡人也。耶。故字豈凡。

餉餽

鳳麟續編

卷三 事解

主 臨野堂

丁丑狀元李蟠字張大。書法不甚精楷。文思亦復遲澀。當廷試日。諸進士薄暮皆出。而蟠獨留殿前。護軍催督甚急。蟠泣告曰。畢生之業在此一朝。幸毋相促。以成鄙人功名。護軍囑諾。直至四鼓始起。草卷上。廉知之。以爲苦心之士。拔置一甲一名。同榜探花則慈谿姜宸英也。姜作五言戲贈云。望重彭城郡。名高進士科。儀容如絳勃。刀筆似蕭何。木下還生子。蟲邊更著番。一般難學處。三十六餽餽。蟠偉幹虬鬚。狀似武人。其爲諸生時。以刀筆聞廷試。懷餽餅三十六枚。登之。至盡餽餽都下方言也。

雙雙

吳門有名妓蔣四娘者小字雙雙媚姿麗冶儼態輕盈琴精奕妙復善談諧花月之筵坐無雙雙不足以罄客歡也毘陵呂狀元蒼臣遇於席一見傾悅以千金買之攜至京師爲置花市畫樓窮極珍綺以資服饌自謂玉堂金屋稱人間佳配而雙雙以爲瓊盜芙蓉雕籠鸚鵡動而觸隅非意所適順治甲午除夕共相餞歲出兩玉卮行酒呂斟其舊者奉蔣曰此我家藏重器爲卿浮白蔣以新者自與仍以舊者還呂曰君雖念舊妾自懷新呂意拂

康續編

卷三 事類

五 臨野堂

然明年放歸吳門雙雙構室南園頗有卉木之勝崑山徐生其舊識也泛扁舟訪之蔣畱茗話徐生曰四娘已作狀元婦何不令生狀元兒而重尋舊遊耶雙雙曰人言嫁逐雞犬不若得富貴壻我謂不然譬如置銅山寶林於前與之齊眉舉案懸玉帶金魚於側與之比肩偕老既乏風流之趣又鮮宴笑之歡則富貴豈猶雞犬也又奚戀乎嘗憶從蒼臣於都下時泉石莫由怡日絲竹無以娛心每當深閨書掩長日如年玉宇無塵涼蟾照夜徙倚曲闌之間悵望廣庭之內寂寂蓬窗忽焉腸斷此

時若有一二才鬼從空而降亦靡之爲無價寶矣人壽幾何難逢仙偶非脫此苦海今日安得與君坐對也徐生大笑而別

澤民實事

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爲邦本計者莫先於興利除害害不除則利亦不能興也故出而在外入而在內凡有地方之責其於民間疾苦或因時陳告或卽事籲聞其始相其可行而後爲其既期於必行而後止議定一朝澤流萬姓則言與人俱不朽矣河南自閹賊蹂躪之後田野半化污萊天

康續編

卷三 事類

六 臨野堂

朝民定荒者減其額稅惟靈寶一縣以許姓族大穰多當事避嫌未經豁免虛糧二萬貽累日久康熙十七年江永白甫至其邑夙夜籌畫三請於院司竟得奏蠲令境歡騰江亦因之內擢舊例順天獄之罪犯軍流者必俟咨行各省會妻到日然後發遣康熙四十年錢再亨爲京尹請先掣定地方押赴本省領妻同解則繫者不致淹滯於囹圄行者不致敗辱於道路三便之奏奉 詔允行又疏請亮瓦二廠舊例除官房富戶外小民計屋輪租而貧苦之似倒壞之舍細口未能算得何出請悉

貸之於是歲免租四千三百有奇當再亭在垣中
時建白俱切政要而其升京兆也猶不忘民瘼天
下稱之江采白名繁漢陽人錢再亭名晉錫太倉
人

于家琵琶

蒲州于孝廉有愛姬曰紅桃美容止善談謔尤擅
名琵琶北地聞闌多矚此技而紅桃纖指嬌喉攏
絃叶曲其調與衆絕異故才一發聲聞者即知爲
于家琵琶也崇禎末闖寇所至蹂躪河汾間罹禍
尤酷孝廉被執闖帥將殺之牛金星見其年韶質

廉賡續編

卷三 事類

七 臨野堂

秀且已登科丐爲子師而免紅桃亦於此散失不
知所往孝廉從金星於軍數月後歸之晉王府中
晉府初經兵燹雖重樓臺閣而棟折垣頽金粉凋
落沼荒林敗竹柏傾欹孝廉於最後之宮置一榻
於灰簷畫囀於庭奇鬼宵窺於牖詭形怪響百態
千聲孝廉斯時雖偷息人間實同冥域而心念紅
桃如醉如痴一切可憎可怖之境翻置度外矣又
踰一載闖兵進逼京師刻營保定城北序石殘冬
其同輩集孝廉與牛子共一行帳薄暮雪下愈密
二鼓初報孝廉啟帳小遺四望皎然隱隱聞琵琶

聲隔其風好遂跣足踏雪潛行求之越數十行帳
獨一帳有燈聲從帳出俯而諦聽是耳所素熟者
大慟一聲身仆深雪不能起帳中人疑其奸細細
縛入帳識爲金星西席乃釋而詢其故孝廉曰家
有小姬素善琵琶兵間散去已逾二載願見之私
雖寐不忘今宵萬竊俱寂清調遠聞恍出吾姬之
手不勝悲痛于觸麾下殊狂之客向明省之帳中
人亦豪者慨焉出姬相見果紅桃也乃復行酒列
炙俾孝廉與姬歡飲達旦明日言於金星以紅桃
歸孝廉仍遣二騎送回蒲州孝廉入本朝以楊州
廉賡續編 卷三 事類 七 臨野堂

通判終

夜光

蕭田幕客置修齡言於康熙三十年四月陰晦之
夕從其主人勘地至一山間時方二更豁然天曙
紅光浮嶺間照林谷行三四里許仍復昏黑昔于
頗在海南時三更忽曉如日初出移時復暗是夜
海中大金鯨浮出有光照耀天地遍嶺南悉見乃
知是鯨所爲泰地去海萬里何由得光蓋深山大
澤俱有龍蛇之屬不第金鯨有光也

釣山

徐州李蟠以文望雄於鄉。跌宕自喜。其家去州城一二里有趙翁者。所居之村與李村相望。晨夕往來無間也。趙翁頗饒於貲。小築數十楹。以垣中分兩院。而空其半。欄檻曲折。花木幽深。忽一日。有美髯老人。從空屋中曳杖而出。自號豹仙。顏如童孺。衣冠甚古。長揖趙翁。偕入其室。則屏幃之麗。几案之精。皆非素有。翁顧視駭愕。豹仙曰。老夫生無氏族。姑無井里。所至之地。安卽爲鄉。昨從天目天台渡江而北。遍訪幽棲。會無愜意。適見君有閒館。絕遠囂塵。暫頓安舛於此。當圖甯珠之報。用酬

庫廉續編

卷三 事類

九 車野堂

割宅之恩。幸無訝也。言未既。美姬漸次出。見焚香於爐。淪茗於盞。更侍通進。光艷照座。豹仙笑指諸姬曰。此皆老夫養生之具矣。趙翁告退。念其禮意既殷。談論復雅。頓忘怪異。轉與親暱。暇則輒相過。從豹仙自言。得道漢時。市朝屢變。轉瞬間不覺千有餘歲。賴有狐氏八仙。從侍巾櫛。紅粉四班。命曰陰靈。踰月則遣一班於三百里外。媚人取精。抱彼淫法。合同而化。運之以氣。保之以神。延生之術。實由於此。趙翁度其必能前知。因叩以吉凶禍福。無不奇中。驚傳鄉曲。咸以真仙奉之。蟠獨不信。一夕

痛飲極醉。直造豹所。大呼妖獸。數其惑衆之罪。豹則蚤已遁去。其室闐如。而蟠仍毒誓不止也。趙翁隔院聞其聲。亟往諄勸。令僕夫乘月扶歸。明日豹仙復見趙翁曰。吾友無狀。深獲罪於老仙。醉人當恕。幸無較焉。豹仙曰。此君天祿甚高。老夫輩法當退。逸計其年滿三十。當魁天下。四十六歲位至三公。但其生平有二隱事。實傷陰德。致干天罰。且性近鬼。躁功名。雖顯不免淹阻。或至遷謫。若老夫則跡本萍浮。呼當馬應。既破謫驅。無庸留滯矣。辭別出門。有頃過。見其居鳥語在簷。落紅滿地。依然一

庫廉續編

卷三 事類

手 車野堂

空院也。他日趙以二隱事詢李。李嘿而不悅。似有悔咎之色。康熙丁丑。蟠果狀元及第。尋以事去官。猿風鷹犬

天津徐緯真。素嗜方技。縱酒落魄。康熙初。偶有江淮之行。道經山東古廟。忽聞廟中大呼徐緯真。救我乃解。鞍小憩。又聞呼之如前。入廟。遍視並無一人。唯有一大鐵鐘。覆地。語出鐘內。徐問曰。汝是何怪。而作人語。且呼我。望救耶。鐘內語曰。上古猿公黃石老曾從學劍。我卽其裔也。以劍術之疎。誤傷良善。蒙上帝譴責。因此鐘已百有餘年。今眼滿當

出幸君開之徐曰我無千鈞之力豈能獨發此鐘
鐘內語曰不勞君手發也君但去鐘上十二字我
卽出矣鐘體泥封篆文苔繢取石敲磨有頃立盡
鐘內語曰可矣然須速走稍遲半刻不無於君有
害徐遂跨驢疾行二三里迴望來處雲霾風暴響
若山崩遙見大白猿從空飛墜叩首驢前倏忽不
見徐生南遊半載仍還都下天街夜靜明月滿戶
聞剝啄聲甚急啟戶納之則年少書生儀容妍雅
再拜稱謝而曰余濟南之鐘囚也賴君採拔之恩
得超沈淪之厄上帝赦其風愆仍還仙秩感君厚
德沒齒弗諼念君志切鼎鑪學求圖緯今於天府
賔筵竊得道書三卷授君以申環珠之報必於一
夕篝燈畢抄慎毋緩也出書置几匆匆辭別徐生
展閱第一卷其文如陰符鴻烈曰此亦不足習也展
閱第二卷其文如陰符鴻烈曰此亦不足習也展
閱第三卷其文皆言吐火吞刀之秘徵風召雨之
奇乃大喜曰我所求者正在於是遂亟錄之天甫
向曉而少年已至窺徐意在未帙色若不懌者嘆
曰我所以報公者豈謂是乎第一卷具帝王之畧
第二卷成將相之才第三卷術數之書耳用之而

善僅以修業用而不善適以戕生然緣止於此當
可奈何言未既人與書俱失矣徐原籍山陰自獲
書後嘗以其術試於故鄉或擬月於懷懸之暗室
或捏雷於掌放之晴霄以法爲戲取薄酬而資旅
食一日飲酒大醉時值炎暑袒而坐於門適涼颼
驟起向空書符招之入袖良久不放怒觸風伯於
袖中大吼被袖而出雷火繼之膚髮焦枯隨以致
斃又康熙庚申高州大旱有瓊山諸生黃賓臣者
自言得奇門真傳有司往請之賓臣結壇觀山寺
披髮仗劍以日視日竟晷不下一睫天果微雨詰
朝烈日如故有司詰其左道無驗賓臣於是出觀
山遷壇於發祥寺登浮圖第四層上下左右悉封
以符謂觀者曰明午必雨但從東南來則吉否則
當有性命之憂因作書與家人訣明日未時烈日
中狂風大作賓臣謂其僕曰雨從西北來不祥爾
當速去其僕甫下塔霹靂一聲雨如注有老人見
一麻鷹口含火丸從塔頂飛入霹靂再震賓臣顛
仆塔外右臂一孔如鍼血涔涔流不已而死此皆
素無修道之真妄習襲天之術妄其千神怒遭冥
誅也

東坡亭

昔蘇公子瞻在惠州時結亭白鶴峰上今名東坡亭面臨東江而附州之歸善縣城適當其前有亭以來城牆頽廢廣四五尺許屢築屢圯又不修治康熙三十四年縣令林宸書決計完之土人以爲東坡勝蹟應仍其舊林不以爲然卜吉鳩工以蟻灰累石備加堅鞏月餘又復崩陷如故蓋蘇公之神棲游於此不欲障其眺望也亭之左右有水二泓一曰硃池一曰墨沼燃燭亭內雖風狂雨暴其焰不熄不搖

東坡亭

卷三 事類

圭 東野堂

奇嗜

南海茅廉李標字倩爲性嗜醜鴨尾每膳必需家人以全鴨進者則割尾而棄其餘親友設議以爲藝而不供則拂然謝去雖珍錯盈前不肯下筯佛山鎮有一豪家筵宴不時烹餽狼籍其用醜鴨口以數十計惡其尾類未下釜時卽命庖人割投牆外倩爲聞而嘆曰委明珠於糞壤抵尺璧於污泥天下有拂人之性如此倩父幾世不愛實我不忍其棄於地也遂徙居與豪家結鄰日享其醜尾時粵中荔枝必俟五六月經熟乃以甘鮮擅名非其

候則橫着盤口不可下嚙傳爲獨得純青者以香山鹽蝦醬一啖百枚嘗曰人間至味無踰於是惜不能與醜鴨尾日夕慰我饑耳庶甯米飴皆所深嫉其令河內時見民有姓唐者以其音之似饒也慨怒曰曰萬姓譜中何一不可姓而必姓此乎遇有罪者必倍其答

兩夢

尚樸山名崇乾其先番禺人本姓蔡鼎革後尚藩立爲嗣因冒姓尚常有言藩生之有文名者唯余與盛某相埒壬子秋間試後盛某之弟夢一貴人烏帽絳袍鼓吹登堂指揮胥役上文魁扁額詰旦告其母與嫂同是夢也後一日復夢前貴人到門除去扁額付年少頭陀投偏於水頭陀坐其上蕩漾而去其又告其母與嫂夢亦如一及榜發樸山獲薦而盛某被斥訪之房考官乃知盛某七藝已入數因二場表語不合以樸山卷易之樸山又言徽棘之晨夢過荒寺恍若舊遊因於佛前嘿禱心期獲薦展拜問間有自然祐爾之語由金剛口中再登後殿見一人手敲銅魚坐而誦經余側窺之亦頭陀也其貌與余酷似未幾喧呶貼耳雙然驚

東坡亭

卷三 事類

圭 東野堂

寤則報捷者在門矣。嘗觀人世之事，變態萬端，悉如夢幻。科名特其一耳。有夢而失之者，有夢而得之者。是又夢中之夢也。盛子失意後，不久復謝櫟山。由縣令起家，生有象賢文學，顯著此亦頭陀之善夢者哉。

紅衣土偶

京師劉光廷有喪園在東直門外，其實長白甘脆，稱為佳果。熟時，園丁晨起看視，踰夕輒減而莫測其故。走告光廷，光廷曰：「此必有竊者，汝特守之，不密耳。」遂自往，詣園恰值月夜，持桃梔伺於樹陰。至

觚賸續編

卷三 事類

圭 臨野堂

四鼓後，見有紅衣女子從牆外飛入，不假攀援，不懼鈎刺，往來輕捷甚於猿鳥。摘其肥而熟者，即納口中。光廷植梔大喝，紅衣者飄瞥颺去。光廷開門，跡之經三四里，天色已明。紅衣者至一土祠而隱。光廷入祠，追索諸土偶，積埃盈寸，唯右側紅衫侍女，露首如沐。光廷怒視曰：「汝是竊我棗者，舉梔奮擊，破其像，獲腹，粟斗許而歸。」

相墓四大惑

人之生也，有耳目可以視聽，有手足可以持行，尚不能精攻文以取貴，善治產以致富，乃信堪輿家

言，求諸冥冥之朽骨，蕪蕪之頑土，謂富貴當安生而致一大惑也。相墓之書曰：「前有滂池，後有丘陵，東有流水，西有長道，謂之正穴。然葬於者絕少，園溝澤於者難求，崇阜居在山水之間，又安能恰兼四者有之，而必曰此為正穴一大惑也。陳魏公後卿父墓在莆田南寺之側，本一富民葬處也。葬後二十年，問其子若孫無不病，日多至失明，有術人語之曰：「此害由墓而起，當急徙之。」富民子大懼，即別卜改窆，而故穴為俊卿所得，富民病者愈而俊卿官至右僕射，封魏國公。柯四者，莆田之小民也。」

觚賸續編

卷三 事類

圭 臨野堂

有一山人善相地，為富家卜葬，夜臥於穴土神祠之口。此柯狀元祖穴，奈何犯之，可速遷免禍。明日告主人，其家遂別葬。然郡中大族並無柯氏，他日山人假坐米肆肆主姓柯，問家有葬者否，曰：「我父葬骨尚在淺土，遂以地言於柯移父骨瘞於其中。」生子曰：「潛景泰辛未及第，仕至翰林，侍讀，然則宅兆之吉，若有所待，苟非其人，不容妄葬，乃祖父之役，輒延地師徧求善地，一大惑也。古今稱地師之神者，皆有郭景純，宋有張鬼靈，然景純自知命盡而不能逃於刑誅，鬼靈自知數促而不能免於

天折況其術術不如景純鬼靈而欲爲他人祛禍就福避凶趨吉有是理乎一大惑也

樹怪

石濤和尚以前朝宗室遁跡桑門結茅於嶽之黃山歲暮雨雪與一二禪侶圍火庵內更定以後突見一人排戶直入其形甚鉅藍髮紫面張口若箕亦於壚旁跏坐諸禪侶驚愕散匿石濤凝然不動徐舉鐵火筋夾一紅炭置其口中其人啣炭筋負痛疾趨而去閱三日雪霽石濤攜筇出遊離庵里許見路側核桃樹杈杈如人樹本上有橫坎廣七

狐腋續編

卷三 事類

壬 臨野堂

還金

順治十年三月龍谿老農黃中與其子小三操一小船往漳州東門買魚泊船浦頭浦傍厠盡黃所買也父子飯畢入厠瞻覓見遺有腰襪一具攜以回船解襪而觀內有白金六封黃謂其子曰此必上厠人所失者富貴之人必不親自腰纏若貧困

之人則此銀卽性命所係安可妄取我當待其人而還之小三大以爲迂爭之不聽悻悻徑回龍谿黃以欲藏船尾約篙坐待良久遙見一人狂奔而來入厠周視徬徨號慟情狀慘迫黃呼問故其人曰我父爲山賊妾指現繫州獄昨遣謁貴紳達情

狐腋續編

卷三 事類

壬 臨野堂

符慰之曰銀固在也我待子久矣挈而授之封完如故其人驚喜過望置一封謝黃黃曰使我有貪心寧肯辭六受一揮手使去是時船盡將滿而子久不至遂獨自刺船歸行至中途風雨驟作艤棹荒村之側村岸爲雨所冲洗轟然而崩露見一甕錫灌其口黃亦不知中何物但念取此可爲儲米器然重不能勝力舉乃得至船須臾雨霽風和月懸柳外數聲欸乃夜半抵家小三以前事告母兩相怨詈黃歸扣戶皆不肯應黃因証云我有寶甕在船汝可出共舉之子母驚起趨船月光射甕

頭如雪手昇而上鑿錫傾甕果皆白鏹約有千金黃愕然悟蕉鹿之非夢矣黃之止隔草牆臥聽黃夫婦切切私語甚悉明日以饋發私藏首於官龍谿宰執黃庭訊黃一無所諱直陳還銀獲銀之山宰曰爲善者食其報此天賜也豈他人所得而問乎答鄰釋黃由是遷家入城遂終享焉

紅娘子

陸雲士之宰江陰也湯西崖以孝廉來遊有情必達他則不然羣客交妒西崖雲士曰公等無多言也公試觀天下有幾西崖乎是時西崖甫踰弱冠

鳳樓續編

卷三

事類

无

臨野堂

顏美如玉而詞筆娟秀所至傾坐邑有妓號紅娘子者已在杜秋之年矣西崖悅其妍媚比於啖蔗之甘客裝所蓄盡散饘頭而去閱歲西崖登第入翰林遣人致書雲士雲士大喜以爲湯君心念舊交不以雲泥有間也發其緘寒暄外唯倦倦問紅娘子無恙且言紅有假子頗能文已令采芹於泮否絕不及疇昔禮遇之雅雲士大怒裂書投地作長嘯漫語復之余問雲士盛有男寵老而艱嗣畜愛童子鶴書者爲子委以邑政因致奪秩雲士家於杭杭人稱雲士爲子梅妻鶴則雲士亦不得備

以嘔紅答西崖也

少陵骨

至元十年喬中山以東漕掾出使延安道經鄜州土人傳有少陵枯骨在石中者因往觀之石樹州市道傍色青質堅人骨一具跌坐於內與石俱化而狀若生成按唐書文苑傳甫攜家避亂荆楚寓居耒陽永泰二年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年五十九其子宗武流落江湖不久亦歿元和中宗武子嗣業自耒陽遷甫之柩歸葬於偃師縣西北首陽山之前則少陵枯骨應在首陽何由而見於鄜地

鳳樓續編

卷三

事類

无

臨野堂

乎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此少陵寄家鄜州在長安憶其兒女之詩亦不久居於鄜也乃後之好事者因拾遺官號而訛改婦人之粧因偶寓鄜州而妄指石函之骨少陵身已逝矣而猶不免爲名累也如此哉

十力前知

十力禪師者空隱和尚之上座也十公能詩工八分書爲人慷慨有才略少時久遊西北邊關及滇黔秦蜀多識天下豪傑與曹文謨虎大威兩總戎交厚年五十始皈依空隱出家隱崇禎辛巳年

空隱說法於廣州光孝寺與二樵薛起蛟同鄉舊
識梵修之暇輒抵掌談四方兵將強弱與險要塞
阨處娓娓不倦密語二樵曰汝輩經生不知興廢
大勢尚樹管仲唔何爲者二樵因叩其興廢之由
曰朋黨亂於朝盜賊亂於野大事去矣不久且將
革命二樵問聞李連營十八大者十萬小者不下
四五萬已被豫楚復據秦晉意欲窺伺神京朝中
貴臣多有爲其心腹者草野之民憂之久矣代興
者豈卽此寇耶曰非也天降禍亂以致閭閻披猖
然中國之民不過與中國之君相終始日月既沒

東唐續編

卷主 事

主 鹿野堂

雖有燭火尚不能以微光自存矧茲腐草之螢哉
二樵曰然則誰得之曰有天命者得之老僧不及
見矣汝等行當自知毋多言癸未八月十公坐化
於羅霄次年甲申懷宗殉國弘光偏安江左不久
亦亡而本朝太祖以天命建元其言悉驗

小座師

潘稼堂素與南州交好康熙乙卯徐太史果亭典
試浙江偕潘入閩潘得許汝龍卷極賞其後場五
策極稱於太史因此入穀撤棘後許謁徐弁見潘
武林行館尊爲小座師已未潘以布衣應詔授

翰林院檢討康熙壬戌分校禮闈計卷仍以潘薦
拔進士遂爲貢座師矣汝龍改名汝霖今官至禮
部侍郎

岳家神兵

余家吳江之北麻村居顧麻湖康熙四十一年四
月晦夕遙見燎火徧野列如繁星穿林登隴其行
甚速鉦鼓喧震而絕無人聲湖內之舟舳舻相接
桅燈高入天際其燈皆書岳府二字村人舉家出
走驚以爲盜又之乃滅及曉訪之遠地百里內無
不有此咸以爲忠武神兵道經吾邑也

東唐續編

卷主 事

主 鹿野堂

續編卷二終

觚賸續編卷四

分目

物觚

行在貢獻

白蜺

物九命

孝牛

粵之猫

石長

奇觚

觚賸續編

卷四 目錄

十一 臨野堂

詔虎

大龍灣

蘇州土產

草仙丸

王龍

雁翎刀

豕蛻

助雷螭蛇

金銀變化

畫水

吐火獸

玃

白蟻

蜂君臣

孖蒿

塔影

桃核觚

味聖

天井

雲姑

鼠魂

頃刻酒

瓦溺器

蟻逆

觚賸續編卷四

吳江鉅 琇玉樵輯

物觚

行在貢獻

歲當夏秋之交 上嘗巡幸口外康熙四十年七

月駕至索爾哈濟古剎里達奇頭人進彩鷄一架

青翅蝴蝶一隻 上問此二物產於何地頭人回

奏生穹谷山中鷄能擒虎蝶能捕鳥天顏大喜賜

以金而遣之又駐蹕郭哈密圖七立有索和諾蛇

哈密獻麟草一方奏云此草產於鳴鹿山雷風嶺

觚賸續編

卷四 物觚

臨野堂

自利用元年至今止結數枚必俟千月乃成非遇

聖朝不易呈瑞

畫水

我邑盛澤鎮牙僧所集然往往有畸人才士挺生

其間自十歲年湯三俊後三俊之孫豹處號雨七

沈思好古散其素封之業徧購法書名畫日夕摩

玩故所作行草得枝山筆意而畫尤入神嘗以為

古今繪事唯於林巖樓閣花鳥求工至若寫無形

而為有形寫無聲而似有聲則未能也乃獨創意

繪水余家藏有百幅靈幻恢奇殆難名狀其題為

巖離急瀨盤谷迴泉習池影月桃源落英則往昔
樓隱之水也其題爲雁蕩飛泉巨壑瀑布三峽驚
濤五湖夕照則勝地垂名之水也其題爲曉日乘
潮晚虹收雨風卷寒漪烟含秋浸則晴雨朝昏之
水也其題爲炎清蒸霞寒溪飛雪秋水駕浦夏涼
盈谷則水之寓景於四時也其題爲駁沙以駕芳
洲飛蝶萍渚繁英海濱羣介則水之假形於百物
也若夫曲渚平川長波鬱浪觸其淵岸忽若城城
引其淪連輒欲放艇臨其激澗花月迷江溯其源
洞雲烟湧壑而水之變態極矣余族兄素菴雅擅
鳳巖續編

卷四 物類

二 臨野堂

丹青見而驚嘆曰此曠世仙筆也人間畫師皆凡
品耳雨七體貌清瘦揮毫餘暇復耽長生之學餌
石茹丹年未五旬嘔血而卒

白蜺

海中有一白蜺塘長三百餘里皆產白蜺二三
月南風起霧氣蔽空輒有白蜺微細如塵飛落海
水秋長冬肥貧者買以代蔬前朝何公總以副都
御史罷官家居偶思食蜺適蜺過其門採囊無錢
夫人曰何不書清字售之公笑而止

吐火獸

上虞顧族聚居西華村去海不遠康熙二十九年
八月顧氏子偶與客登樓南望遙見晴空有青色
龍飛逐怪獸其獸徧體純赤狀如王豹青龍撲舞
而前此獸吐火迎鬪龍噴雪花拒之奮爪張鱗火
騰雪繞盤旋久之俱入於海

物九命

鹽官朱子薄遊西山見五色蝴蝶斃於崖間抔土
覆之曰蝴蝶塚弔之以辭憫其文而不承於年也
茗中吳太守有餉水禽者見鴛鴦一雙義不忍食
命童子瘞於岷山之陰自爲文祭之立碑明霞亭
紙巖續編

卷四 物類

三 臨野堂

玃

彼生東粵山中柔毛善緣木陸佃曰尾作金色俗
謂金線玃楊億談苑曰大小類猿長尾絕白愛尾
中奇矢卽自嚙斷未聞其以爲食也余閩南
道陳恭尹玃賦而其怪之因錄以補博物所未備
賦曰猛虎之搏健走可避鷹鷂之擊伏者不摯玃
鬼畏虞三窟入地維猴與玃若見大吏唇戰爪縮
相泣而跪玃呼猴前膝行蒲伏仰手探囊捫胃

脊驗其腰腹孰肥孰瘠。瘠者遣去肥者戴石使其
前洗使自拔毛。須臾之間飯彼食餐。得免各
歸其所。聚族相戒。噉嚼爾汝。有介葛盧頗聞其語。
猴之言曰。榛栗之林。植梨橘棗。上干層雲。危柯夭
矯。棘蓬未剖。青柑未老。彼肥。輕捷獨得先飽。空山
斷蹊。無鄉之社。鬼嘯兒啼。以恐行者。連臂上屋。寒
門擲瓦。彼肥。便巧欺童。虎。寡白晝大。都聚人索錢。
操刀學割。屢舞蹙蹙。彼肥。顏厚沐而衣冠。吾聞福
始是曰禍。先果爲彼飽。更彼惡言。謂汝不減。飲水
刮腸。謂汝不潔。保灌於江。故曰足可羅。陷於機。翻

風廣續編

卷四 物類

四 羣野堂

可奮弋於絲。坐客憐肴大哉先之。方今之時。慎哉
勿肥。此之謂也。恭尹此賦。豈目擊彼之爲狀。而著
之於詞歟。抑有見於同類者之擇肥而食。故假彼
以況之。而多方以致肥之。猴亦其所自取歟。或曰
宋文。武二品以上用絨坐。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大
吏之喻。寄慨深矣。

孝牛

江西德安縣有王甲李乙同至南郭門外。是日牛
集。李謂王曰。集有母牛而孕者。買之。是費一牛價。
而獲二牛也。王然之。遂買以歸。不數月果產一犢。

又踰年而犢且角矣。李復謂王曰。母牛有子。則母
之價已償。今其母老無能於田事。不如殺而鬻其
肉。既增一健牛之用。復省一疲牛之食。不兩得乎。
王又然之。烹而置之。衡收其值。與初市之價等。犢
自失母後。垂淚不止。每出耕。遇李輒怒目視。一日
鄉人散牧於野。犢亦在焉。李偶經其地。犢從山蹊
間突出。觸李。仰仆。更以角刺其腹。腹潰而死。乙子
訟甲於官。王之耕業盡廢。而孝牛之名於是乎著。
康熙二十三年。王樵子適在湖口間。而嘆曰。五常
之理。賦於人而不及於物。是以萬物之生。唯人爲
貴。然觀於往籍。有義犬矣。能禦害也。有義虎矣。能
酬恩也。有義驢矣。能助勇也。若夫牛則龐然蠢然。
尤物之頑鈍無知者。而乃以孝稱。嗚呼。彼人也。而
背親忘讐。其尚得視顏而襟裾於世耶。

風廣續編

卷四 物類

五 羣野堂

白蟻

粵處天下之南地。以陽勝而爲害於粵者。三皆陰
類也。一山水多盜。一蟻屋多鼠。一果木多蟻。蟻之
屬唯白蟻無所不蝕。其害尤甚。康熙辛巳。粵東藩
庫交盤。每箱貯銀以千計。獨一箱少十二兩。或洞
其腹。或陷其邊。則白蟻據爲巢穴矣。

粵之貓

鼠之橫無過於粵而貓之昏庸猥惰亦無過於粵蓋其地使然非盡物之咎也嘗讀高太史彼乞貓詩云鼠類固甚繁家有偏俊偷厥質亦爾微朋聚王造怪舞庭欲呈妖憑社期免敗饑同番飯頗暴比橫行哈舍偷自詫肥穴竄寧爾臨唯思淮南舉不悟河東戒嗟余守窮僻有屋如敗絮公然肆相欺遠告來別界嚶嚶鳴羣類窺窺快伺暗忌燈然聞腥喜餐餽空床印凝塵高壁墮墮塊核遺漿果區汁覆器壅壅轟轟駭怒關急雨疑流嘖書

庫廣續編 卷四 物類 六 臨野堂

殘費補裝裱沈煩烘曬入厠客驚吁守舍奴憂誠豈無老鳥則昔壯今何德不修司捕職垂頭象瘡暗難求許適符莫具張湯械尋蹊謾設機薰隧徒吹鱗遂令不眠人中夜長抑噫君家產衙蟬許贈不以賣願得縱驅擒淨若刈管蒯盡殺豈匪仁去害各少解高枕幸無苦君惠當再拜薛文清瑣貓說云余家苦鼠暴乞得一貓形魁然大爪牙銳且利私計鼠暴當不復患矣以未馴維繫之羣鼠聞其聲窺其形類有能者屏不敢出穴者月餘日既而以其馴也解其維繫適觀出穀雞雛鳴啾啾焉

遠起捕之比逐得已下咽矣家人欲執而擊之余曰毋庸物之有能者必有病噬鷄是其病也獨無捕鼠之能乎遂釋之已而必必泯泯饑餓飽嬉一無所為羣鼠復潛視以為彼將匿形致已也猶屏伏不敢出既而鼠窺之益熟覺其無他異遂歷穴相告云彼無為也遂偕其類復出為暴如故余方怪甚然復有鷄雛過堂下者又亟往捕之而走追則嚙者過半矣余之家人執而至前數之曰天之生材不齊有能者必有病舍其病猶可用其能也今汝無捕鼠之能而有噬鷄之病真天下之棄材也哉遂笞而放之觀於高與薛之詞則貓之衣鉢相授固以此擅能於天下又不僅在粵矣

蜂君臣

汝南張生善養蜂生之言曰養蜂必先治室治室必於爽塏向陽之地而上而林木不得翳下而蟲蟻不得侵室以板為之背穹而旁殺四周加以堅茨前後多穿小隙為出入之門蜂王大如人指首黑腰長其集有常處曰蜂臺王以下有蜂相蜂將將相各率其屬以朝於王曰蜂衙侍王之側為蜂博士其數十八寒則擁翅以煖之熱則鼓翅以涼之

庫廣續編

卷四 物類

七 臨野堂

博士與將相皆享蜜。俸不採花採花之蜂得梅與桂者倍其糧。惜則刺而昇投室外矣。蜂王之子歲一生兩王不得並立。老王居室則穉王分封而出。穉王居室則老王遜位而出其出也有從其送也。有使從者一去不返。使者送至其所則仍歸也。主之出或棲屋瓦或棲樹枝。羣蜂列隊伍以爲環衛。若其所從之王鬚翼有缺飛息無常則羣蜂散而他往。故累日不散者良蜂也。養蜂之家遂收而別爲室以居之。余因嘆蜂有君臣之禮信然嘉靖初楊公一清致政歸游北固山見羣蜂擁蜂王而出。感賡續編

卷四 物類

八 臨野堂

遇鷺鳥攫蜂王殺之羣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斃。楊公命家僮瘞焉而爲文以祭謂之義蜂。此與海鳥五百人從死田橫何異。又豈得以尋常之君臣同類而論哉。

石長

揚州江都上家中庭有石苔蘚乍開。爾粟徐湧。察而視之。日有如焉。郢上名爲瑞石。有賦之者曰。如人累善。惟不覺而常增。似物運年。非有培而自益。雉城錢霏玉未顯時。其父墓在吳興地極福。小棺後有石如甬止。高八許。霏王官日尊石亦漸長。至

山東巡撫罷歸是石高已八尺亦可謂瑞石矣

罕書

王秋山工爲罕書。凡人物樓臺山水花木俱於紙上用指甲及細針拏出。較紙高止分許。大劈小觀。吮粉研硃設色濃淡布境淺深無不一法。古名繪其技絕神無有能傳之者。紅豆詞人賦沁園春贈之曰。天壤王郎具天下才而巧若斯。向邊生腕裏。微開綵筆。薛娘針下。碎襞靈絲。綴就成春。呼來欲活。展卷同驚。未有奇真奇也。比千秋圖畫高一分。兒相逢別具襟期。看湖海風流一笑時。愛談兵。感賡續編

卷四 物類

九 臨野堂

奇觚

長興朱義人好古之士也。築一精室名鳩柴。列於室者酒籌韻葉茗椀食箸多取諸竹木自然之質。其版異爲慶觚觚之屬。凡十具。一曰西母觚。合之則一巨桃分之二桃而殊形也。一曰醉綠天形。肖蕉一曰高士觚。形肖梧。其次曰古錦囊。曰洞庭波。曰鑑湖冠。曰鯨濤。曰露珠。明曰一卷書。參差輪囷。

名肖其形用以觴客洵稱奇器其室名亦質而新

塔影

松江城內舊有四塔曰會照曰延恩曰趨果曰興聖夏監運家在四塔之東而小室內有一塔影長五尺許倒懸於西壁上不知何來崑山徐大司寇宅亦在城內宅後新築檐圍園中樓榭參差桂竹翳翳屏蔽重重又去山尚五六里而山上塔影乃於園西偏小池見之藻波峰石間宛然小浮圖在焉因卽池上構軒曰塔影軒其園中之他池與他園之池則無此皆理之不可曉者

厭勝續編

卷四 物類

十 陸野堂

諸虎

山東萊州戈二者村野人也依山而居一日採薪荒岡腥風乍起轉盼間遇一斑獮猛虎懼而伏地虎以唇舐其頸竟不嚙噬啣二衣領踰嶺兩重置於山溝溝中落葉積四五尺虎以足開葉藏二於內仍以葉覆眈眈良久而逝二度虎去已遠從葉出四望溝旁適有大樹亟援以上隱身高枝縛薪之繩猶在腰也更解繩自縛於樹使不易墜遙見前虎背負一獸過體與文狀亦類虎而馬頭獨角負之短步緩行若與卒之昇貴人者漸近葉溝下

而坐之將獻二以供其飽忽失二所在驚惶戰慄屈足前跪獸怒以角觸虎額去虎腦潰而死二乃下樹脫歸按獸屬有名六駿者如馬黑尾一角鋸齒能食虎豹戈二所見殆所謂六駿者歟夫戈二之爲虎攫也虎欲以二享駿也全其膚骨而不敢傷密其皮藏而不使出於是俯身為輿盡滿爲俎以饜其欲虎之詭駿可謂至矣而莫賞其勞反責其詐卒之兇名揚而齟齬裂行詭不效乃以致敗天下之得失固有出於意外者乎

桃核舫

厭勝續編

卷四 物類

十一 陸野堂

姑蘇金老貌其樸而有刻棘鏤塵之巧其最異者用桃核一枚雕爲東坡遊舫舫之形上穹下坦前舒後偃中則方舍四圍左右各有花紋短窓二可籠窗因微窓而觀一几三椅巾袍而多髯者爲東坡坐而倚窓外望禪衣冠坐對東坡而俯於几者爲佛印師几上縱橫列三十二牌若欲搜抹者然少年鵬生橫洞簫而吹者則相從之客也舫首童子一旁置茶鑪童子平頭短襦右手執扇側而颺火舫尾老翁紺髯茂鬚邪立搖櫓外而舵篙篷纜之屬無不具也舫櫺簾幕之形無不周也細測其

體大不過兩指甲耳康熙三十七年春江南巡撫
宋公家藏一器左側窓敗無有能修治者聞金老
名贈銀十銖使完之金老曰此亦我手製也世間
同我目力同我心思然思巧而氣不靜氣靜而神
不完與無巧同我有四子唯行三者稍傳我法而
未得其精况他人乎

大甌灣

東安西寧與羅定州三接壤之間羣山盤鬱嵒嶺
屯聚前朝陳倫進兵開復卽於其地設立墟塲墟
上建一社壇壇前小河匯而爲潭潭廣畝許水深

蘇廣續編

卷四 物類

主

臨野堂

甌不可測名大甌灣環墟二十餘村每歲二八月
丁後一日各村長幼咸集約二百餘人赴社其將
祭也潭內必有大鍋浮出水面取以炊米烹肉不
溢不漏祭畢合飲則人人足給仍以其鍋還潭鍋
自沉潭底及屆祭期鍋復浮出歲歲皆然大甌之
名所由助矣墟有碑記之

味聖

味之聖者有水族之河鮑有林族之荔枝有山族
之玉面狸此諸佳人所子以流妙始以泛扁舟終
蓋其性樂水而人具宮便能因河鮑於桃花

春漲時盛鬻於吳市偶中其毒或至殺人似之趙
合德纖肌玉瑩珠汗生香蘭湯晚浴出水不濡荔
枝初擘絳囊狀若晶丸液不染指啖之甘芳溢口
似之楊太真聚體豐艷名在仙籍一騎紅塵嗜其
所獨玉面狸以果爲糧至秋乃肥麪裹蒸食脂凝
無滲似之不得已而思其次則寧波江瑤柱洞庭
楊梅宜興柿狐亦其流亞然總非宮闈絕色也

蘇州土產

長洲汪鈍翁在詞館日玉署之友各誇鄉土所產
南粵象犀西秦裘罽齊魯有縶絲海錯楚豫有精

蘇廣續編

卷四 物類

主

臨野堂

梁良材侈舉備陳以爲歡笑唯鈍翁嘿無一言衆
共揶揄之曰蘇州自號名邦公是蘇人寧不知蘇
產乎鈍翁曰蘇產絕少唯有二物耳衆問二者謂
何鈍翁曰一爲梨園子弟衆皆撫掌稱是鈍翁遂
止不語衆復堅問其一鈍翁徐曰狀元也衆因結
舌而散

天井

處州南明山山隙間不施人力形同如井萊州天
井山亦然孫子兵法曰地陷天井皆言天成之井
也江南人家建造堂室必於其前空方丈之地爲

庭亦曰天井蓋取象於此

萃仙丸

康熙癸酉十月三日戶部尚書山東王騰奏事

上前 上問卿年幾何矣騰對曰臣不敢隱臣今

實年八十 上問若常用何藥餌對曰向者科臣

陳調元貽臣一方名萃仙丸非有奇草異味而其

能益人調元服之八十尚生一子存年九十六歲

臣亦用之日久以是侍享餘齡效犬馬之報於陛

下耳 上命以方進次日恭繕進呈 上見騰跪

起輕捷顧左右曰八旬之人嬰鍊如此真福德老

康廣續編

卷四 物類

品 藥野堂

翁也隨出卽較太醫院依方修合其方用白蓮蕊

陰乾川續斷三兩韭子二兩枸杞子四兩艾實四兩

沙苑蒺藜四兩兔絲餅二兩覆盆子二兩蓮肉三兩

三兩採山藥二兩赤何首烏四兩九破故紙三兩

三兩核桃肉二兩龍骨三兩金櫻子三兩白茯苓二兩

三兩黃花魚鱉三兩人參二兩煉蜜九如梧子淡鹽

湯下武進鄉言倫常遊其門間之王曰吾自中年

以後所御藥童兒女共六十有八人而體未嘗疲

萃仙丸之力也此語入邪不足為訓

其姑

上海王元翰在都下見揭小榜者曰虞太傅失去
猶兒色白小名雪姑名物以人不減瓊花公主之
衛嬋奴崑崙姐已也

玉籠

蕪湖朱人瞻為高陵令時攜有家藏白玉籠高廣
二寸有奇四面皆作連環格眼上下記文較旁稍
疎外有一童伏而俯窺中有一猿坐而仰視意態
俱極生動其雕鏤精巧疑鬼工所成

鼠魂

嶽松禪師姓畢氏余室之族弟也習靜於新城之

康廣續編

卷四 物類

品 藥野堂

地藏庵忽得異疾遇有微響如蟻翼之動輒驚怖

欲絕因鍵錮其戶潛臥蓬室俛以食者於暗中嘿

然進之師亦瘖不能語首點指畫而已晝夜不合

眠二年有餘百藥不效康熙辛巳秋月平湖醫士

崔維巖初設肆於市掌醫卽以嶽師之疾告崔曰

聞之方書云凡筋逐鼠急鼠則失其魂遂伏不

動猶乃擒噬病者偶感其氣以鼠魂易人魂故獲

此疾然易療也嶽師延崔診視投以解毒安神之

劑不旬日而愈

馬翎刀

山東文登縣僻在海隅其瀕海之地於康熙二十二年秋有怪物出入其間居民互相警告以為鬼至每日何夕輒閉門墜戶如是兩月不得已而聞於縣縣宰之僕高忠勇敢有大力告其主曰海怪擾民家不貼席此我主之事而亦即忠之事也願賜良馬一匹銛鎗一枝忠能除之宰如所請忠即跨馬挾鎗獨至海濱新月初升平沙如雪比至二鼓見一藍面鬼身長一丈有餘聳角枝牙毛肱鱗背坐于沙上列置熟鷄五隻濁酒十瓶舉觥獨酌運掌若扇忠馳馬直前以鎗擬其肉角鬼驚竄入

東廣續編

卷四

物類

末

唐野堂

項刻酒

臺灣所屬之澎湖其對岸皆番蠻部落也中國有賈於其地者必設席於家延之環坐置盆水席中主人之婦出採樹葉裹糯米少許納口細嚼吐於盆主人與客共酌初飲淡泊無味頃之而頰發頰

皆酩酊而散謂之項刻酒

豕蛇

康熙辛巳二月肇慶府北門王道士家畜一牡豕約五十餘斤晚臥牆下飼之不食睡之不起視其頸有紅痕如線道士以其病也將剖而鬻之而日已暮次日浸晨召屠未至忽見是豕徧體作粉紅色委皮於地若蠶之蛻殼者然口嚙雙有聲起而疾走道士心嫌其怪驅豕并攜所褪之皮送於福田禪院院僧以酥油塗之新肉日漸光堅而舊皮連地尚挂於壁

東廣續編

卷四

物類

七

唐野堂

瓦溺器

東粵省城甯水巷旗人丁姓者入市買一溺器命童攜歸置於臥床之側夜起小遺而壺口閉塞且舉之頗重就月視之口內外皆黃蠟封固丁以石碎之忽見三寸小黑人跳躍而出頃刻間長八九尺身衣墨色布袍手持利刃入室登床將殺丁婦丁隨於床頭按劍格鬪至鷄鳴時黑人倏然而隱次夕更餘復見燈下丁仍揮劍逐去越十餘日其鄰余秀士之妻告丁婦曰我聞五仙廟法師善治妖鬼往求焉是夜黑人竟奔秀士家大聲言曰我

與丁婦有三世夙讐怨之冥界其父母兄弟死
無遺唯此女在耳將盡殺以雪我冤何與汝事而
今遣妖道驅我為悉碎其日用器物憤憤出門遂
不復見丁婦自是無恙

助雷登蛇

英德縣合洗司有獵人負弓弩射於山適雷雨驟
至隱身蒼巖遙見數武外老樹上盤繞巨蛇長十
餘丈首大於甕迅雷轟轟將迫蛇蛇仰首吐火上
衝紅光如華雷漸引去少頃雷停其怒復迫蛇蛇
復吐火敵雷獵人惡其猛毒發弩中其尾蛇

康康續編

卷四 物類

十六 雷擊

有蛇縮藏大震蛇遂擊死而獵人亦驚仆矣聞
空中有語之者曰無恐宵即醒也良久清醒還家
家人見其背有朱書代天除暴延壽二紀八字荒
之不久此康熙辛酉四月間事今距射蛇時已二
十餘載英德人言其雄健猶昔蓋天錫之齡固未
艾也

噬逆

康熙壬申癸酉兩歲西安府饑斗米千錢道殣相
望渭南縣民趙午鬻其子女已盡家有一母一妻
無所得食擔其釜甕就栗湖廣趙以其母老而善

飯常生厭棄之意其婦王氏事姑至孝隨侍益謹
癸酉四月行至商州山中午謂婦曰老母步履艱
難汝負擔先行俟我挾之徐走婦是其言遂於前
途息肩以待午狂奔追及婦問姑何在午曰少頃
即至矣婦怒曰龍鍾老人何以令其獨走以擔授
午仍回舊路覓姑午掌欄其婦數十攜擔竟去婦
回至一僻所見其姑面縛於樹以土塞口氣將絕
矣婦亟解姑縛極口出土捧泉水灌之乃甦僵僕
負姑行二里許其夫已為虎墜投擔委棄殘齒狼
籍婦視而啼曰天乎趙午大逆遭此虎暴非死於
虎死於神也道傍問者無不歎息稱婦之賢而快
午之斃是時商州守戴良佐散驅龍駒寒婦負姑
行久色狀疲瘁適經寨下戴守召詢得其詳厚賜
以金令歸還渭南養姑感泣而歸

金銀變化

余同學友王仔衡言其親某以紅紙作筒封銀三
錢致賀婚家婚家返銀拆筒展視忽變為小蝦蟆
一頭眼石點珠通體白如水精瑩潔空明骨骸俱
見超然從紙筒躍出捕而藏之後晨夕觀弄閱三
月去歲廣州陳以泰貸錢於人而徵其息其人將

爲蝦蟆萬頭以償弘泰幣而心惻命悉放之江中
遂與焚券數月後騎行夜歸路間有物光燄閃爍
驚馬不前視之乃尺許金蝦蟆也取以還家自此
益致饒裕大金銀本無定質變易不常故其聚散
每因人心以爲去留天下之溺於富貴者取之既
非以義守之又無其道而欲據爲子孫百世之業
不亦慎乎

東粵 尙玉燕棉邨 包 咸自根 參閱

楊進修恨亭 同邑 吳南齡山年

鮑賸續編卷四終

鮑賸續編

卷四 物類

子 應聲堂

鮑賸八卷續編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鈕琇撰琇字玉樵吳江人康熙壬子拔貢生歷
官至陝西知府是編成於康熙庚辰皆記明末
國初雜事隨所至之地錄其見聞凡吳鮑三卷燕鮑
豫鮑秦鮑各一卷粵鮑二卷續編成於康熙甲午
分類排纂爲言鮑事鮑人鮑物鮑四卷體例與初
編畧殊各有琇自序琇本好爲儷偶之詞故敘述
是編幽艷悽動有唐人小說之遺然往往點綴數
衍以成佳話不能盡核其實也

曠園雜誌二卷

〔清〕吳陳琰撰

甘肅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說鈴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曠園雜誌

二卷》提要

曠園雜誌

錢塘吳陳琰實庵氏書

交代為神

蔚州魏司寇象樞父諱卿號文臺中年尚未立嗣不事生產夜半夢一人排門而入手持符云上帝知公廉勤命監獄祠數人趣上馬道至縣祠理王役簿書事見架土巷快堆積公索視諸吏笑曰此人間壽祿祿藉若久任始得觀耳魏曰若我壽祿能與開乎吏曰六十後育年前相去僅二十齡子二孫三封贈有加魏審語人曰主無吏理死得為神夫復何求但後嗣未立如先人何友人范範舉山使雲熱那務吾願代之魏曰勿妄言甚我責也須臾異風捲席中令雲熱那自施死魏自此不復夢矣後一如夢中言

說餘曠園雜誌上

一

四

先祖中丞公明天啟間以進士起家新城令時文臺魏太翁同官新城為人感德長樂凡公家之事先相左右襄贊相得最深臨交執環顧先生手而喟曰不可忘了吳大爺康康已未震方懸席吉士時環顧先生為難惡風哉高峻不輕延接震方謁見詢及家世先生述大翁語并述與先君庶常公壬午同上春官氣誼甚篤相對法然因命公子無偽拜序世好勉勵詳切琢許為有用之才是秋震方以先母徐孺人六旬請假先生贈詩曰時江世好聞先子越水名家見女師昔日艱難忠典節顯揚正信聖朝時今先生往矣世祖味爛問家寶屋所記知感德之報不爽而震方獲落無用有負先生期許為愧政二后門興震方附誌

投崖不死

吳秀才紹，宗建昌新城縣梅溪里人。父道隆病久瘳不能起，前後血垂下，醫莫能愈。紹宗惶恐，無所出，將謂大華山自投捨身崖下，代父死。乃齋戒沐浴，焚香告天地，刺胸出血書號，獨行三百里至山上宿。道士管繼吾察明，昇殿焚香，同寮必敬者，棋峯路經崖所，越次前行，款然投崖下一時，傳駭聚觀。道士使肩輿往就磔，自山頂至崖下，路迂折四十里而幾上通士奔崖所，呼曰：「誰云吳秀才投崖死也？」今方在神座下叩頭，方中通服，知故及視之，果然方紹宗之有投崖也。立空中，開目視，走下有白雲，起文遙望見君門。上一大孝字，俄而三神人命之曰：「壽于吾左側，石有仙篆九十二。」蓋記歸壽紙，食汝父困叩頭謝，不覺在殿上時。萬曆戊午正月十八日也。紹宗疾走歸，父垂絕不能言，如命治之。室中皆聞香氣，甫入口即言曰：「是何樂耶？其疾若失。」後父年九十八在本朝無疾而終。

割心救母

梅溪東四十里為南豐縣貢生趙希乾，母病甚，割心以食，母既割，胸心不可得，則以腸而截之。母子俱無恙，其後胸肉合，腸不得入，糞穢從胸間出而穀道遂開，飲食男女如平人。

半後主後身

會稽金煜字子藏，一自有重瞳子，其母弟馬王起扶粵東一挾此家，未見煜驚曰：「此南唐李後主後身也。」後主見馬大君詞而善之，願為之兄，其遭逢不能遠過後主，得手成失乎成，誠之乃呼。

龍卷

續圖雜志上

二

四六卷

金定命，諱見以筆書一詞，去履祖太常公笑曰：「彼知後主亦名煜。」故嘉言耳。及開院游南唐書，曰：「煜一日重瞳子，乃大驚。後煜年十九中順治成進士，授鄞城知縣，康熙庚戌，罷官甲戌死。後主於南唐建隆三年壬戌即位，至開寶七年甲戌而國亡，身頃得失果皆同。」

好生成神

江西太學生羅含，康熙甲辰客京師，館於真定梁氏。一日感暴疾，恍有二年引至冥司，殿下甫入門，冥官傳呼而出，儀從甚盛。羅視其官貌清癯，弱不勝衣，而丰度端整，心知為正神，不辨為誰，傍有執卷而隨者，乃羅之友錢塘洪貞孫也。因請探問無恙，外即叩卑中人洪微，兩曰：「此吾鄉柴公虎臣，爾豈未之聞耶？」羅故聞柴名，趨向長跪，以功名請，不應。至再乃曰：「此非吾職，汝但體天地好生一念，自能致之。」言訖而甦。時嚴司農沈地侍講閣，聞其事，同諸羅羅述其年貌舉止，皆與柴合，遂重刊所著放生戒，教二文行世。柴諱紹炳，仁和諸生，雨微不起，時論尚之。

星隕二石

王同在廣東潮州界一星隕為二石，大者八十餘斤，小者二十餘斤，小者墜於田，大者墜於魚池中，旋躍出復墜於田，陷土二尺許，石色黑中有金星。今時潮州府庫康熙二十一年事。

慢詩沉水

杭州蔡可宗隨父仲敷司理衡州，過鄱陽湖，可宗題小姑廟，詩有「柳語其夜岸上無林聲」，詰朝官召巡役詢之，曰：「昨夜見有船破，折柳語其夜岸上無林聲。」詰朝官召巡役詢之，曰：「昨夜見有船破，折柳語其夜岸上無林聲。」

主船頭我輩謂是夫人玩月故不敢出耳官疑其情而推亦置弗問開船風陡發闔家俱沉

柳像自燬

宣城景德寺唐之開元寺也寺有地藏殿旁列十殿開者新象成而舊象僅存其一則真諸座隅一夕自燬於火板壁上微有焦痕前數日每晚呼救火側近居人無不聞之及出戶四顧無所有

孕婦產鼠

去宣城百里曰黃池鎮居民周咸熙次子婦噴娘產鼠八九無毛色白以上二則朱贊皇述

漢代卒死

傳從龍岡良家子幼隨仁和縣令張玉甲張延趙驪洲參幕傳方

龍岡縣志上

四六卷

十齡為伴讀書時能讀張去任趙克得之依倚貧約無嫌慈康熙已酉趙登賢書北上路至德州趙病垂危傳泥首嶺神恩鼓請代時廟方演劇聚千萬人皆為泣下既而趙病漸已傳不三日而歿趙痛甚構其柩附糧艘歸題曰義旅傳從龍墓不敢以僕從視也傳有詩云岸依因水湖山小帶雲平頗有致惜遺集不傳

仙記示異

錢塘吳復一少年咸進士早設後三載降凡於西湖定光菴自述呂祖導入斗宮修桂魄仙掌人間籍籍為匹友鄭立槐係屬鄭于而舉人歿於淮水者也所書字畫無異平昔有請辭芳者輒寄驗父若弟往視之但云預疾天倫不勝悲愴更示格言六則一曰孝敬親二曰修陰功三曰謹言行四曰不山驚浪之談五曰為人

正直無間六曰潛心用功一念不外六者傳而天祿至矣

女化為男

當空楊瑋字希超持已正直不肯流隨會共亂嘆曰吾祖宗丘瞻在焉安忍棄去因匿妻妾與子於林中以身守節兵見墓上有衣冠者奔執之楊遂赴水子年十齡自林間見父溺亦號哭奔投水時順治丙戌三月十六日也父之父子兩屍擣于浮出如曹娥江故事妻陸氏悲悼欲絕因妻有遺腹遂破涕言曰吾夫庶有後乎吾死誰為撫朝夕飲泣痛號夜夢佛賜一子醒而識之未幾妻乃生女陸謂無復望矣丁亥春聚族人分其產族長不忍讓至小祥作佛事大會親族丁亥三月十六日也散齋之夕女呱呱哭不已妾張氏抱女枕枕張張覺不醒陸疾呼張若無聞怪而視之則此女已非女矣驚呼家人見其面目身體如故惟私處已具人道其旁血痕尚在也眾咸詫異謂前夢不虛至佛前禮拜更名佛賜密月觀者填門縣令張某取兒庭閱之果真嘉賞之計受身之日即去年父子死難之日或即十齡殉父之子再現身也宣城湯君漢月親其事

代讀女

仁和俞司馬顯督開揚州有故宦姚某公子客幕館不歸其老僕賣公之女為人婢業從主遠宦者數年矣迨公子歸情甚於俞：訊僕置之死公子又貧不能贖女俞捐俸代贖歸人皆為其義

千苗神助

永年王大參議號為齋由丁未進士任城步令城步故連學兩明
節楊應龍肅服千餘人誓以七月七日侵城步先是王陰募御勇
數百人秘授符局期率精銳出城乘賊暮氣直搗巢穴有左道演
符咒皆不驗皆手戮之餘黨奔潰不二里伏兵四起生擒數百人
訊賊蜀不奔竄僉云空中有赤面長鬚大將乘白馬指揮神兵八
面旋繞不得脫旋聞我軍所見無異公大驚悚振旅歸亟謁關帝
祠仰見帝面汗浹如雨若甫釋甲狀色人作平妖傳及詩歌傳奇
紀事前患自此遂息每歲七夕必祀帝不忘神助云

後為城隍

吳縣都進士裴字肇名少為諸生家貧授徒讀書作文外弗問戶
外事順治丁酉舉於鄉將南閩當錄事發詔覆試明年集京師試

吳縣縣志

六

四十六

以詩賦頌解都少不習詩是日詩賦成有古意試春官不第歸仍
授徒未幾江南撫臣以誤黜紳士悉視革都以往誤名隸籍中
憤甚走京師控於部然不攜一錢都勿與直也歸益貧仍授徒讀
書作文無少閒康熙十六年軍興廣例得賜復會試成進士年已
六十五矣性質至無城府過人無貴賤輒率意與語無飾詞有所
拂亦無溫容然溢於言欲言則曰亦或戲之曰先生赤子也都
怡然嗒呼之輒應館選名稍毀憤而歸仍館於門生家年而養忽
病未幾死之前三日謂子若垓曰夜為靈神賜安命我掌書記
若等宜往廟謝又曰昨上帝有使至勅下矣又曰頃見携冠
帶至者曰某縣尹趣行與彼已偕我當去遂索筆書一紙付家人
收筆而逝先是吳郡胥門有范翁者曾拾身為吳邑城隍隸病疫

死三日心微溫後始甦回憶其為都進士起身累我足三日不
得停家人叩之曰柳為泰安州城隍迎官者皆山東人本縣城隍
餞行我柳是差三日今早始發舟去而柳適於是日卒

僧合樹中

峨眉縣南七十里許至天門石門首有老僧樹昔老僧坐禪樹
下兩樹合僧在樹中至今存

死婦附身

遼陽胡士梅官兆嶼副使日有幕客余尹者紹興人也兄炳為臺
商歲攝資業古職貢事以縉帛苦惡下獄追本尹奉父命探於遼
陽俱不能歸寓兵子家兵婦劉與尹私兵死劉遂歸尹兄鄙之
後避兵永平尹以成陽幕勇納王氏家屬順治丁酉冬副使開結

吳縣縣志

七

四十七

母計供佛方設壇與尹對食尹忽棄竊走仰卧不語副使持其手
問之尹掉臂白不便發聲鳴曰白我來苦遠副使怪之曰我劉氏
行二乳名二姊即起作敘妝狀令副使連坐哭訴曰氏之獲過於
尹也初未嘗諭開檢以貽婦道羞別後始則囑謹守再則令改嫁
即有所寄為氏兄所匿而伯又視為路人遂窮餓以死訴之閻君
閻君准查守候之苦十倍於陽間言至此嗚咽欲絕因又述與伯
與兄面折狀伯奪算兄營三十亦奪算至尹乃檢姻緣簿閱君曰
汝與尹前緣未斷尹負汝當滅壽六年氏大慟曰緣未斷何遽促
死曰遠左發難時棄十二齡之子餓死於路汝應受此報復怨查
尹註籍曰尹有小善却無証據惟拾麻客銀五兩欲還之阻於婦
不果然司命已奏天曹矣氏分往生咸寧丁家灣馬家為女尋至

康陽久至兆候為門戶阻絕者旬餘今日哀求大士得入勉以旬
無站於尹并以告為婦人者不可輕身於人而為人所輕也言訖
漏下者三尹豁然省詢其所以不知也迷劉語以告尹則以為不
誣云

種死納被

康熙二十二年紫昌方某字子旦客魏康孫宜平縣幕中明年方
卒厝於其寺傍隙地又明年方第三子謙至宣平貧不能扶柩寺
僧勸其舉火殮不忍日夜哀號夢父告曰余思歸久矣汝以被卷
之余當歸覺而異之啟棺視果殮屍也遂將屍三指納被被中有
之從陸歸每投宿則羣犬環向而吠如店主人窺破則露以將抵
紫昌則氣重不可負矣

孔翁 廣國雜誌上

母雞變雄

紫昌吳士明家畜一母雞生卵已久忽化為雄冠漸紅而羽漸長
縣令盧化聞而取觀其家竟無恙康熙三十三年二月事

大珠現異

順治間漳州平和縣范某偶他出其妻夜起見卧室地上紅光亂
滾遂摸得所藏冠子蓋之取火視乃一大珠藏之粧匣中惟一簪
而已明日夫婦共察視得簪無算簪竟而珠現其珠色紅光彩爛
燦大驚喜意其為聚寶珠也因試以銀錢等物無不皆然其望極
奢同移寢大衣箱內然所聚僅如粧匣中不增亦不減因復寢粧
匣中然須臾試之始驗若未則否妻亦須至夜始驗若自開則否
故其妻製錦囊盛珠則佩之夜則寢妝匣中不二年遂成巨富

武堪輿家言其父遷葬及於墳中無所有惟白蛇一條尚無
眼見風忽化為水未幾其地為始浣衣入沸水中失解眼珠遂
失此試之竟不驗而家道亦漸落矣

阿顯

鴻州白雲山其頂有湖與山相吞鬱故以雲獨前山故時余在
絕壁巖不暇得一石許價可至百金有阿顯者不知其何從來授
言山寺時為僧采茶雖寒甚不肯衣布有編草作衫襪雖為蛇
其足信長開曳之行或挂之杖頭或食或不食時出至白雲深處
呼之多不應與人語不相解因共呼為阿顯其腰間有墨石二無
常取出而就火燒之見人來輒從火中取出收還故其曰燒未熟
熟可與爾共食山多虎一日坐二牛去僧戲謂爾試尋之類忽編

蛇化為銀

軍為索曰請幣之至薄寡望之不見還上雲破處忽見其以草索
環一白蛇虎頭跳躍自喜或語頗可敬之願持至寺門引虎頭中
索頓背腹至數百乃龍去人益怪異之至今在白雲中

蛇化為銀

旌德縣三部地方一田夫見白蛇張口而為怪之揮以劍蛇化為
銀攜歸每夜重四兩聞於縣令程某用珠簪標封遂不加重因
寄庫康熙十八年事邑人湯尚撰述

門神顯靈

仁和王太僕之第桃符甚靈夜有人欲入為盜忽震懼狂走其家
大啼曰王氏門神以戈指我喉又捧其頭曰神極碎我腦是夕竟
楚旬是無敢有夜犯其第者

義犬報主

武林門外有二寡婦共撫一子十二歲日賣角黍於市里有溝
三將故無賴利其頭上銀鎖誘之入水閣命妻以衣索其頭繼殺
之縛石沉於水寡婦未得越二日控於縣令按驗無左証先是
家有黃犬隨童子出門已而犬歸狂吠不休時寡婦方叫號失子
無心理犬及是犬數上牽二寡婦婦如欲出門然二婦微悟即如
所牽以往徑入溝三之門至水閣犬即跳入水卸一鞋心寡婦夫
哭曰賊果殺吾子四隣聞哭聲咸集以狀報縣典史至命人入水
取其屍猶生面也一訊即伏童子死為康熙丁卯五月初三日在
救後夫婦論如法

車行無跡

龍吟 續圖雜志上

四六卷

涿州涿鹿驛前街百步許終日車行其上曾無轍迹相傳為新轆
黃帝建都時舊殿基

名筆往後

幼率瀛守太平日慕燕湖蒲尺木能畫三訪俱辭不見明起時新
修米石峨太白樓成遂於案牘中插入尺木名樞之比至送至樓
中令曰登閣若圖成即當開釋又木年已七十餘方卧病不得已
畫佳鷹峨眉泰岱街嶽四大名山圖凡七日而就遂絕筆至全登
樓者嘆賞不置燕與斯樓俱傳矣事與此教南石四相類

玩球圖三教

玩球圖至聖廟在久米村廟為屋二重其外臨水為屏牆裏以短
冊如橋屋門中做戲門之意平樹案以止行者望外為露臺東西

拾級以登皆與浮屠道士家異制內割後極為神聖聖王若象雲

旒播圭而署其主曰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座左右四人雁行立各
手一卷則詩書易春秋四經篇創始於康熙十二年立國以來所
求有也國人就學多以儒為師故每寺必有童子數十人列坐受
業讀書時少作字時多字皆草書無楷法而僧亦分兩宗居首里
者曰臨濟宗居那霸者曰真言教育里三大寺曰天界曰圓覺曰
天王圓覺寺額為靈濟法嗣徑山和尚所書三寺僧皆嗣靈濟法
其於禪宗茫如也天王寺僧瘦梅則工詩詩末白雲集為宗白雲
集者元僧英所作俗姓厲字實存集有年聲望益顯胡以序國人
鑲板鐫字以行然中國人購之殊不易殫之則多明初張羽詩而
年序又與陵陽集所載不同仙江院僧宗實為松院僧不羈皆工

說餘 續圖雜志上

四下卷

詩與瘦梅相唱和波上俗呼海山寺其藏為小板閣三極離立不
相屬中祀阿彌陀佛左藥師右觀音然無所為三象者惟香一握
及銅片橋一掛而已橋鑿奉寄御幣四字餘皆書字皆鑿元和二
年壬戌六字護國寺亦名三光院所供神象手劍而立名曰不動
天尊廟祀雷聲普化天尊相傳永樂中貢使自京師塑象以帶有
禱必應國無道士奉香火者亦僧也久米村國人書作榮郎讀作
枯米所畫方言耳彼中三教之繁如此

絕粒坐化

無錫木匠張某慕僧家清淨棄妻孥子離髮玄髮見碌碌者與俗無
異復棄之歸日敲枰化齋人與之錢則辭康熙辛未六月忽絕粒
弗食九七日而逝又端坐七日而逝物絕粒時妻為武進某家乳

母聞之輒于路相向而哭張笑曰痴人爾來世知我足矣

崔驚驚銘石

唐鄭太常臣暨崔夫人驚驚合葬墓在其水之西北五十里曰舊魏縣蓋古之淇澳也明成化間淇水橫溢土崩石出泰給事賈所撰志銘在焉翠人得之驚諸崔氏為中書書案石久之尋得其家有香吏名吉者識之遂白於縣令邢某置之邑治志中盛稱夫人回德咸備乃一辱於元微之會其記再辱於王實甫關漢卿西廂記歷久而志銘顯出為崔氏洗冰玉之恥亦奇矣或傳此志銘又於康熙初年崔氏現夢於臨清州守守往宮自機土中清出夫臨清與淇邑道里遠速何以墓石又在臨清耶始存以備攷

爐烟結花

說餘 寶圖雜志上

三 四六卷

康熙二十四年江南漁人漁於江網得古銅爐二銅鑪一爐一完一破有人利之持其完者質於荻江得銀二兩二錢以錢三百歸源且誌其功索盤以酬并搜其破者後漁知其結已也訴於巡檢司紹興縣廣廣道質銀手歸漁并追破爐自留之已而繁昌令陳求李臨聞之立取質爐入焚以香香烟一爐五土至頂結成蘭花一朵真古物也又平湖吳氏壞墻下得銅香爐燭臺一副鏤無他異燭臺則燭燭時燭上有兩龍蜿蜒游戲且聞焚祭之聲順治初年為當事有力者取去

藤竹化蟬蛻

盛大今化讀書山中時庭有絲瓜架見蟬蛻其藤而附於架處寸許又斷之隔日置灰中間漸腫如腹已而頭足宛然遂化蟬蛻

而去後又在旅店見蟬蛻於舊竹簾為蟬蛻破處一皮起亦化為蟬蛻此即易草化蟬蛻物理固爾云其當時即下子時也

陳老轉雌

廣西某州鎮署書二婢黑猿數年其一忽轉黑為黃勢與眾斷背漸去遂與黑者交而孕

雷擊客舟

康熙丁未四月六合縣雷擊陝西兄弟一人於客舟先夕舟子及諸客皆有夢眾疑不祥不敢解纜命舟人起視天露無雲乃始行晚泊六合界方睡更盡狂風突起雷電交作一火龍直入船中擊死陝西客兄弟二人餘亦有被傷者次早移舟六合界出二人於河涯泉方改壇修醮其擊死二人內兄忽小變自言弟兄領雷人

說餘 寶圖雜志上

三 四六卷

資本行商久不歸高人忽於我父於官監禁追比本銀父憂寄書令歸又不歸致父死獄及開訊諸客為我二人收淚邀二妓備酒各扶一妓陪宿至販油時以數羹貯水面上着油少許至中途傾倒勒車夫賂債車夫需索女償之再販木耳雜和泥沙能種惡孽致遭天譴古畢潰瀾一日覆元其船頭二客安然以意一持生捉齋一持長齋背行善者悅見一白衣道人指揮金甲神擁護而去

活埋大盜

某學子總制武龍官黃州同知日有大盜客宅野廟中公散衣顧入為位變姓名曰楊二白日內盡得其行劫狀密召捕役擒之盜洞捕役者為獲後以于二府也及獲見即入署之楊二當即首盜

罪公下堂酌酒飲之司念前甲一日之雅聊用一樽快別持飲
竟汝曹於刑戮昇棺至皆活却之後總制兩江張暴皆飲謝一時
稱神

巨擘自毫

金華金泰軍北警兵法明米遊海外幾現形勝一日乘馬至高山
有曲僧亦乘馬躍其後兩騎且相並望見山形盡白山腰懸紅燈
二山忽動跡之乃巨蟒燈其目也金將返轡西僧曰恐馬上鳴
鳴作梵語蟒左右自擊其頭而瓦金歸羅人曰吾向惡西僧繼自
今毋輕相天下士

床育泉

卜者明主父宿翰林夢遺士人室而生父卒生費千金娶婦婦
記 續圖雜志上 十四 四六卷

鏤金牀位百金母家報有痘帽老人長尺許溺生足生驚語毋毋
恐為祟亟醫於市

能詩丐

江西李丐逸其名字往來江漢三十年隨身一瓢外無長物每丐
牛由晨青弄補鼠生炎之餘納諸敗中或暑色味不變遇紙筆
即書語無倫以或雜一二字如符錄人以意揣之始成詩飄飄有
仙氣問之欺不答都正某強邀之看中贈以輕葛文鳥丐辭出被
葛清寫插花滿頭行吟市上有觀者詩二首最佳詩曰清泉今立
泥塵臺頓向雲看絕頂來潭通五龍時忽吼勢摧三峽更肯飛橫
奔月窟千堆雪倒瀉銀河萬道鎖斷峰懸向練邊弄蛛網掛
骨臺歌罷湖光數頃浮誰知曲一彈萬峯頭豁開古殿當年月影作

其上不盡流金碧影搖水鏡裏魚龍深在廣寒秋一輪正接青
冬白浪家風過大洲或云丐向為諸生有名屢試失意有壯而為
丐亦可悲已

諸身有守

遼東葉某康熙初年任繁峙令嘗言家居時隣人宰一猪裸毛時
見脇下白毛成索形白起四寸又萬曆丙子某口鄉必真來梳見
屠家宰猪毛索腹有索指十世身五字其色紅鳴呼一聲降一戰
忠千百年後猶受慘報為將相者可鑒矣

代斬兩頭

錢塘馬天開少好武有膽力一名行西明曉遇一人持屠刀從少
實入且進其部如退者三馬以為賊厲聲呼之是人揮手揮刀長
記 續圖雜志上 十五 四六卷

統帥謝曰吾非賊今吾將有流客在刃之則殺賊不能下刃則
髮怒皆裂不能已已馬慨然曰爾爾為殺除此左手持其刀以若
手聞刀入而人方斷其頭其頭付是久有而去問姓各不答

姑婢得氣

湘縣陳大令鵬年初任西安映獄如神一日聞中華職守傅李某
婦籍坐江上舢舨至西安更江船婦如悍其婢一夕婢不見訴
於陳云是舢舨上人所謂又誣舟子語且不進陳詰之李但云絕無
他故陳疑其舉止有方訊居民舟子亦其識其故蓋其時在江
山船負創後過江船也李乘營其勢欲入索居民攔阻江船水陸
民皆憤恨是夜陳聞鬼哭聲從東來假寐似有人訴冤若此陳起
思其婦如故次日陳命從治東岸中撈屍屍而慘痕露體腹空無

承先緒而後繼者既微聖後日之罪復欲滅水陸居氏而為
淫婦也嗟嗟似中以外乃身以叩首乞死陳詞使辱其情延集貨
買籍以辱之是日水陸居氏焚香謝者數千人

神龍變

崇禎癸未重九日杭城數友登高五雲山憩廟中一友戲拈神龍
卜曰我輩今日得入城必時日尚午龍語終以不能眾皆笑之隨
下山見溪頭雙魚游眾共捕良久乃得因就南屏酒家命童子
烹魚佐酒烹久不熟而禁門已為矣放觀釜中乃即新中兩水龍
耳

牛怪

康熙丁未五月杭城鄉教坊內滿州營一披甲家產一小牛二頭
四角四足二尾垂下即死擲之街市人皆見之

刀錢定數

劉誠意有廟祠在音四縣之街衢順治丙戌有大帥督兵過而惡
之下今拆毀甫墮一墻即於中得利刀一錢順治錢一枚帥見大
駭乃止不步

逆江填榜

句容宣撫按重光末第時夢其父曰汝功名在朝天宮禁道士身
上覺而信之訪其人訂交焉既而年卯金陵填榜即某道上也就
官折卷至竟名訪訝其姓欲易之而道江關唱名時已立書其姓
名矣遂得環榜

奇書巧處

豐城楊氏女歸李其為婦有譚氏國南昌遊騎四出賊一男
婦為小校王其所待王故有妻婦曲意事之甚見厭生一子十歲
王家漸惡從軍去婦詭託妻曰妾故夫本富室當隨越時以金
珠潛匿家室今夫死妾勢使得取來妾與夫人皆有所歸妾手自
藏非妻行不可必易起去往還且數月此孤孤者頃代撫之妻大
喜乃擇日釋笄雞雞轉轉腰弓刀從兩健兒躍馬而南渡章江去
家數十里止旅舍以醇酒飲兩健兒醉後潛起斬之馳騎至
里以馬策揭家門大叫夫從賊歸爾視見是少年軍將不敢出里
老成來問婦曰無與公等事門放歌馬中堂路坐索故夫於甚厲
里老從夫出夫偃僕前踣伏地不敢起婦曰頗識否吾大側目微
歸惘然失指婦曰真不識耶於是推几前抱夫起痛哭曰妾即
被掠楊氏婦也具述其為劫巧脫狀觀婦皆未信事聞邑令徐
與計曰奇女子

化虎故父

密溪黃某生三子俱壯順治乙未春使耕田山中居出曹延如是
數日一夕隣子謂黃曰田蕪弗治奈何黃曰兒曹日親耒耨奚其
蕪隣子曰未也黃心怪明日三子出黃密尾偵其所往則見入山
林中祛衣掛樹隨變為虎咆哮四出黃大恐奔歸鄰告隣子拒戶
匿處連夜三子歸呼門良久不應隣子諭之曰若翁不爾子矣問
其故以所見告三子曰有之帝命所驅不自由也因囑囑呼父曰
父恩寧不忍報無如父名早在劫中兒輩數日遠出正求其人可
以代者既而還露不可復止然其所衣領中有小冊查為徐氏不

然火回不利兒皆生是死矣翁因取燭瓦承領中果得小冊皆是
然則應傷虎者父名在第二父曰奈何三子曰第開門當自有寶
父勉應三子受冊注拜曰此皆帝命父當崇厚衣數重勿結帶加
黃紙其上而伏度壽兒自有教父法父如言三子次第從後躍過
各啣一衣虎吼而收遂不復復父竟無恙

堯廟二松

慶都縣北關外有堯廟二古松同根復一分三幹一垂五鬣參鱗
翠蓋彌望數里廟有柱銘三皇一本五帝同根八隸字松之形實
肖之謂非神堯重真式憑安能歷級不改乃爾予康熙二十二年
襄平孫國棟宰是邑既修堯母陵兼修堯廟其弟國作來遊見而
異之作七言古風紀事

流輿 廣國縣志上

太

四六卷

翁樓預兆

仁和趙汝祥於康熙壬午正月上元夕夢登山頂山徑崎嶇過一
老翁道貌仙裝揖而言曰汝非趙子乎趙對曰然翁曰汝勤儉起
家不私己有一生不愧孝友二字天榜中已到汝長子名矣食報
當不止此汝其勉之趙隨叩姓氏答曰余翁僊翁也言訖不見
山下燈火燭天遂下山行數武而寤是秋卿試于殿最果中榜次
年癸未成進古進懷寧中預北率殿最登為嶺嶺拜僊翁宛如夢
中所見其崎嶇山徑亦與夢中所歷無異

寄杖妖術

明末某縣令杖一囚因通異術杖皆著其臂以夫人之體痛楚弗
勝令大老乃以縣印印其臂間術遂不行自斃杖下

真師藥友

錢塘凌進士紹陽為諸生日病劇恍惚見冥府一役請延為師凌應
聲曰吾才不及同輩傳陞盡往請之蓋凌平日服其才非推許也
已而凌病愈傳忽暴疾卒後凌方成進士即患瘧疾豈仍赴其中
師席耶相傳凌與其兄翰林紹雲鴻臚劉國振同食鹽凌與劉俱
病疽死翰林不食無恙

金婚延算

楊州陳某少與同里三人歃血定盟為異姓兄弟休戚死生毋相
忘三人中陳最長生一子家頗饒饒仲惟一女與李有婚約約亡何
李死家日落仲有渝盟意一日陳入城途遇舊知之已改者居然
人也問曰子猶生乎答曰否某在冥為小隸主勾攝作奉牒勾者

流輿 廣國縣志上

元

四六卷

多人子名與焉母入城速歸治事余先渡江越兩日至陳疾歸念
生平未了無若季子婚事遂大集親故延兩家子女畢至而語仲
曰前盟不可渝今析吾產三若與季之子二之則季不貧而若之
女亦安矣遂立取貨產籍均剖而授即其家成婚焉曰吾待此以
報也於是親也知其將死安飲兩晝夜三日早果見前隸來曰昨
奉帝勅以子析產金婚特命延算通牒到免提故來慰爾語訖而
滅順治己亥初夏事

兒婦同刎股

仁和錢國柱幼失怙母鍾氏苦節課子不遺餘力歲乙丑翻胃病
劇時錢娶婦楊氏衣不解帶日夜奉湯藥三夏轉此而北斗錢與
楊氏先後壽夭刎股調藥以進夫婦不相聞也錢又數上血書於

城隍神願以身代一少鍾氏妻其夫曰古兒婦誠孝以疾愈當在
告兒入半時也自是病漸減踰月錢應以冠童子軍而母病頓愈

壽生事

歸安嚴少宗伯我斯將後前夢至一山僧令見其座師房師及諸
同年俱備脂嚴評之諸公曰宜忘却此地耶因問山名僧云松山
嚴忽悟魯曉鞋於瞻視之尚未解遂將不數日即歿歿時口占偈
云松山人間七十年今朝重返舊林泉松山道侶亦相訪笑指愛
花白鶴前

心動感耳

杭城新橋賣牛力家有人牽老牛通賣孫某經其門心忽動云何
不買之免其殺業未嘗出諸口也次早牛自卸孫之門求救其屠

龍林 廣國雜志上

二十

四六卷

牛者方訝失牛訝至孫所孫駭異告於眾飲錢贖之

童子冰上行

寶應王清生有異才五歲時客命蜀對曰魯男子即應聲曰徐夫
人一坐大驚客難曰能更對否曰莽大夫客愈驚師教之讀神童
許笑曰吾能作也不讀請讀九經日記千言二年而畢年十九不
肯娶婦甲子秋夕命奴扁舟棹湖中秋月幾望湖面如雲濤揚
飲酒樂甚起望月光口成所賦詩奴親見清行水上如履平地漸
遠不知所之其兄泓哭之慟一月檢遺書有歸海賦一篇中有曰
寧流沈之茫洋悲康衢之坡陀追伍公於胥江招屈子於汨羅署
陽侯而擊鼓導洛女以放歌路漫七兮浩淼天不旦兮奈何早為
之減云

抱神赴水

淮安張進士勳曾祖某官祥符永署縣事時汴口決隄築堤潰
怒以繩繫河神願自縊於頸抱而跳於河神不流因救以起於
是一句而脫成已復消涓張脫冠服塞之民爭負土以築堤堅不
可壞

盜剽神腹

金陵有馬廐子者善盜每乘間入寺廟剽取神佛腹臟幾遍盜腹
臟剽金俗所云聖聖也辛丑夏馬潛入南城五顯廟將竊其臟為
里人所執鳴於織造所繫按察獄其黨鼓賄營救將出壬寅六月
朔日雷從獄中震倒一墻壓死囚犯七人獨提馬斃之介下以一
條木貫其心洞出於背馬平日洞神佛心死亦自洞其心以云報
也

說鈴 廣國雜志上

二十

四六卷

自知祿壽

錢塘項少司馬景襄辛酉年五十四官京師與幼子步庭中自
言平日為人長厚將來無疾而終境題一詩於几上云三十年前
得意時而今不道廢如絲一生食影元無愧曾學先賢嘆四知是
年十月初八日武關監試沐浴更衣將登輿入闕微覺頭暈復入
室端坐曰吾將逝矣時延醫診之脉已絕追憶登第之年恰三十
年矣先是族叔厚同館讀書嘗問叔功名何如叔云汝功名必拜
相公笑曰不能也我位必入座但壽止五十四耳後居官亦相忘
致時果符其言

免救婦難

順治辛卯秋山東道上有少婦偕夫策蹇至深僻處為教行脚僧所掠殺其夫縛婦樹間使小沙彌守之將俟絕望之他去適戊卒數人過其地有兔驟起卒彎弓中之兔帶箭走直至縛婦之所箭落而沒卒解婦縛時數僧方往鎮上募化卒驟至縛之至邑赴官伏法

冥府延師

仁和臨平鎮某生貧而無館除夕至小港閒步忽見一舟來繫樹下有一役持棹疾走訪某名某云何事後云我主人欲延某為師某云即我也接其大字東姓吳名奎文童出聘金二十兩詰其家某約於明春赴館役云主人迫欲請不能待隨登舟至其家此悅間門第貌煥堂皇宏敞但不設座俄而主人免服出迎至書館即

龍泉縣志上

卷二

四六卷

入內命其徒出拜間鑄梁上書皆非人世所有問徒所從學乃詩古文也一日其徒他出赴宴囑其師云堂側廊房有門封固不宜窺伺某心疑惟至更餘步至其所欲門一縫窺見主人端坐中堂兩廊皆侍役門外有悲感聲俱縹緲待客者已而次第携訊某驚怖欲絕次日其徒至館云昨囑師勿往觀不意夜間得窺今錄盡不能復留矣其間故卒不言即時半歲修金五十兩送之歸師弟亦流涕不忍別至河千來舟仍在其送者亦即前役也此豈洋舟與役俱不見

白氣銷兵

康熙庚申十一月初白氣長二丈餘現於西南月餘不銷兵部侍郎成其龍奏曰此主兵運速滅之兆無何滇黔剿平

龍泉縣志上

山東樂安官樂平縣典史舊任連雲棧青楊驛縣丞離驛二百里方風雲山自古不服王化每年一出城中但市山中所無若崇此山者年開山中何所有山中人云山中有桃數株結實可延年須六十年一熟聞者皆遷官當持贈惜尚未熟耳次年果熟二桃至六十年果獨食一桃以一桃分食家人果既熟年健家人亦無夭折者

異僕為冤

錢塘陳翰林伯父履升官景德鎮巡檢時有劇盜許大王大十二人殺布商鄭某等於鄞陽湖挾其貨竄景德販易因執親王龍鳳牌關隘莫敢開陳於一月前即每夜開鬼哭客偵得其聚未之發

龍泉縣志上

卷三

四六卷

也鄰有義僕曰良奔至景德知主人死通訪市上布印記紅為盜害以實狀訴於陳陳已預為畫策誘諸盜求一訊而服昇夜鬼聲遂絕後親王提諸盜至都下良是夜入京擊登聞鼓盜俱伏法少遲幾漏網矣然則鬼亦重矣哉非僕之善官之明冤豈得白耶

富翁牛

臨川王某家素封嘗商於外日惟賭博門坐則負負輒利或偶他往則見日必不利少得財還歸門焉財又至人因號為財星晚年一日空室妻推戶入盆中惟一肥牛拍拍弄水大駭而出呼家人往而浴已畢未幾遂病不復起人又自王為富翁牛以其將死故形見云

東嶽判官

初時生時國寶年四十時將及日暮至東嶽廟焚香帝手
一簿按之令陶陶流涕云母老無子不能留此効力奈何帝云
此止勝及勝時忽見受業師葉跪於前有所請者陶陶筆不
敢勝請於帝帝亦笑而止之隨至後殿見東西廊各塑一人其東
廊者白面方巾西廊者面鰐黑狀似陶陶亦相視而笑東廊者趨
出迎云來何暮候于久矣陶云吾實然來此可復歸否東廊者云
恐不能也陶再位請於帝帝云姑且去帝寤與母及妻謀其妻
甚惡請廟鳴鐘虔禱願假夫壽十年及陶五十誕前果發後每
見夢於諸門人云司其府某府事為冥判手不離一簿如廟中所
塑像

兩解元演劇

說餘 廣國縣志上

二

四六卷

錢塘周通政詩以嘉清己酉領解浙開年才二十一榜前一夕人
皆爭踏省門候榜發周獨從隣人觀劇漏五下周登塲歌范蠡尋
春曲門外呼周解元者聲百沸周若弗聞歌竟下塲始歸又龍游
余太史均順治庚申解辦時亦登塲演范蠡別親一勸觀者謂蔡
解元難偽造余已為之此也

三定虎

興化人何三仔有山田數畝為里豪侵越境界阻遏灌漑甚且
以他事煉禍何憤甚訴於土神祠曰願化為虎噬此輩乃一日晦
暮出田耕其後見入廟拜祝聲琅琅然才起身即變虎形獨餘一
手尚未盡變顧見母在後慨躍而去自是境內有三足虎跳梁博
噬平時所怨吞必都盡而前不足猶人掌也順治年間事

兩起墓下

慶都東門外有丹朱陵縣令錢某故墓大餘覆一方石石有小孔
以錢火以物投其中則振振有聲莫測其底既而大雨忽起墓下
錢墓而置歸止移其石立墓上石則三篆字不可識齊國祚著紀
以詩

預示關題

康熙己酉御試山陰表願義光期以關題叩以偃批云不可語再
叩曰豈然無一言耶批云題目即在不可語之上又乞明示批云
署字及入關乃知之者一章題有四者字且在中人以上之上上
章用不可語之句也表人悟遂中式

紙狐針水

說餘 廣國縣志上

二

四六卷

康熙年間嘉湖上即有狐精至鄉市皆徹夜鳴鉦不絕稍解即去
傷如爪痕踰月乃愈後知為道人妖術剪紙為狐以針為爪盡則
收之夜復見而遣之假是以行竊耳知是兩月餘後安

武夷子

奉寧許內自號武夷子嘗為閩藩耿精忠卒甲寅取叛物范總督
承謀於府強之范范馬賊不屈守卒計百人許獨華事范范罵不
絕口繼以詩報卒與取具筆硯許以耕炭奉范范盡字唐壁為自序
無何悲憤成疾口占武夷曲贈許自稱紅螺寺巨擘行者碎贈武
夷子云云不數日絕自縊死取贈其骨將沉諸海許陽諾之潛藏
骨於亂定奉 旨求骨不得許始出骨及 上聞入成稱曰夷士
武夷子

雜報錄

順治丁酉秋有行脚僧過高平縣南關一維自肆中出飛撲之亦其面碎傍人驅斥終不舍已行尚迫近十數步承以為怪他日僧再過難再撲跡如前流血被體衆益怪之有兩捕卒執訪之僧支離夜曉遠送官拷鞠具言半月前於某御餅店借宿見有錢在案因殺主人攫之去再問此錢從來則主人死後其家鬻於市南關人買之此事已曾報官但以遠村無從究辦是僧亦將心安謂人無從知者不意遇難見窮如此乃知難為主人報讐也

盜極淫僧

康熙年間吳有書生假寓僧舍見僧每出必鎖其房甚謹一夕忌鎖生縱步入焉房甚曲折几上有小石磨生戲擊之旁小門忽放有少婦出見生驚而去生亦倉皇外走適僧挈酒一壺自外入見門未鎖愕然問生適何所見生曰無有僧怒掣刀向生曰可死不可今吾事敗生泣曰蒙吾醉後公斷吾頭庶情無累也僧許之往舉杯伴告曰庖中鹽菜乞一盞僧驚持刀入厨生急脫布衫塞其壺口酒不泄重十斤許潛身叫司僧放去連擊其首數十下僧悶絕而死問少婦乃謝殺其夫而奪得者遂分僧索而進之見西陵吳恩卷警心錄

破雙攝衣

天啟丙寅五月六日京師王恭殿殿震裂禦案雷聲平地陷二坑約長三十步闊十五步深二丈許是日京中婦女凡有纏出行者皆於與中自去其衣衣衣若有物攝之從空飛去昌平州某處墮積

潘女衣無算

兩袖雙生

順天潘海濱者年四十無子努力為善嘗有金僧寺而土關新寺及大覺菴兩寺納感備尤倍時祝大士前願化為兄以報一日潘坐中穴恍見兩袖排闥入亟起出迎忽失所在而鄰報關中坐草矣一產二子隨遣使訪兩袖則正以是日失時同回寂始知雙生即兩袖也二子一名某字宗海一名士彦字慕海並為諸生士彦中天啟辛酉科鄉試時呂邦耀為偶以贈云兩袖是潘生潘生存何處潘生是兩袖兩袖在何處都人士競傳之

還金却謝

吾家世有德德先君子墨舫公素敦信義有雲間王某過訪不值遺金一囊而去先君子見之亟寄書招三曰留此以待久矣出還之封識宛然王願以其半為酬坐弗受一時士大夫為其風多而詩於大辭以表之

桐園異夢

孟都馬頰國聘二十一歲崇禎己卯鄉舉報至方熟睡家人呼之不醒母太夫人大驚令扶起以水噴之亦不醒半夜方寤云夢登泰山雲氣蓬勃擁之而行迴視五大夫松十八盤三天門歷歷如常時所見至則結一蒂殿懸錦繡外門衆樂齊作酒着成傳碧霞元君親臨衆仙隨之成禮將退適聞雞鳴海中紅日如車輪涌出遂驚寤宿時猶帶酒氣

四花頂報

康熙己未宣城施少泰開章以薦舉候一御試寓京師其所居寄

記金嶺園進志下

四七卷

雲樓下有老梅忽於四月開花四枝色甚艷兩枝而向城內一枝向南隣一枝而施寓俄而即報至施以少泰改侍講其同薦者高敏討則南隣孫亦兩編修則城內皆同里人也其科發試在四月一歲四翰林果符四花之兆

小司馬夢兆

海軍楊少司馬建甲午北京御試閣中夢見一人提燈籠大書兵部二字照之不去是科中式次年聯捷尋以行取授兵科給事中嘗曰得無功名上此耶或曰兵科非兵部君請勿疑既仕至貴州巡撫每以前夢為疑夫人曰安知不更遷兵部耶後果遷兵部侍郎其孫守文為余言

檢討夢兆

宣城高檢計詠少時嘗夢於市上行見大幅字狼籍盈街不敢踐

尋覺路行身不覺輕舉入雲中至一所樓閣壯麗輪奐人門有黑

而髯若玄壘神者從一卒擁皋肅首以而出相視兩道神兩目焰

焰出火光數尺高左避神而右顧問推誰卒有所言者再乃去高

遂入行長道數百步至內閣門尚未啟鑰門左見而執鈔山立者

甚衆心知其為天度也方想禮舍皇則有導以行者至右偏旁殿

類曰三官堂有公座三黃細畫畢比高私念何可據三官座遂出

最後引至文昌官以第三座命之曰可坐此驚而宿作飛龍引紀

之康熙壬子廷試至五鳳樓奎水河彷彿夢中以為此應矣尋以

薦舉授史官數年復夢前境心頗惡之以疾請假歸里起居如常

每語人曰嘗以二十八日辭世竟不言其故次年二月卒果二十

八月也

張不量

花鳴僧濟水言順治十八年青州一丐者為紳人欺其行乞避電

者聞空中語云毋壞張不量田及天露他田偃張張田獨無恙蓋

張氏所貸歸者從其自入圖絕不較故以張不量稱之其事與南

宋荷自量同將杭人長崇仁以崇義次崇信兄弟一德置公量乞

守節日焚

將為廣福侯至今廟祀顯橋之上

湖州胡氏女歸杭州潘某潘故長孫既婚後婦亦願長衣不幾潘

以疾卒婦謂徒死不如生節遂屏棄衣飾盡戒烟火食日費一錢

買腐區低登嘆之下如鶴家君敬事大士像持梵唄外為女紅絲
錢紙施僧一日湯靈峰寺僧命法名曰寂念預置一龕寄他處康
熙辛未六月既望移龕至旋請師求懺大遂用香簡湯浴畢倚障
婦扶入龕手拈香三炷俄頃火延龕頭由五色烟香氣四達男女
送者數百人咸與之時年四十有一

火炭作畫

武恬安寧州人能以火炭畫竹絕精巧不可多得

木皮褥

騰越州外行四日為野人國國人以篾為衣以老樹皮厚而柔者

為褥名木皮褥

保壠喪身

說外 續國雜志下

三

四七卷

費達清河人少以勇直聞康熙乙丑秋七月久雨淮黃水漲河堤
使者欲決一堰以洩其勢堰在清河上流決當淹民田虛費不可
挺身持矛立於堰上曰誰敢決此堰吾當刺之胥徒畏其言皆辟
易告其主傳而杖殺之一鄉皆哭既收葬清河人婦曰費達費達
忠正明察哀哉良人無辜被殺生為英雄死作菩薩

雨恨事

顧麟生俗慈公之子也亂後徙居吳中嘗言有兩恨事未得暴白
其一經子一當國變同語所知白吾不難一死然不為徒死遂巡
傷命約唐通赴難而身任內應某日以草場舉火為警通乃子
好友也三道人而遇不識知事無成始作絕命詞旋獲死今不原
本末而置之六等之列克矣其一逆案楊維垣弘光時納賄平萬

大兵至貨重不待行乃市三棺中書為已柩旁二柩微笑以資之
夜半山城為劫者所殺南都父老歷歷能道之無知者目為死事
維垣一生狡獪猶得行之死後寬矣嘗致書同儕諄諄辯之

曇花神

武林沈氏園有曇花一株得自泉州仙遊縣西山龍華寺僧者根
如芋葉如蒲蒿七八尺花從葉吐一蒂花三十餘花外肢紫內微
紅如車夷香極清鄰婦孫氏避其下歸語語不休客有晉陵仙夢
者謂婦觸怒花神也神姓定號臘之西域人衣紫衣戴烏帽乃故
祭而婦即起花亦靈矣哉

柳林生

說外 續國雜志下

四

四七卷

柳林生者崇禎壬午歲未聞出川及費達即雅諸州漢有長男
乞食市上每歌曰柳林生柳林生會張獻忠自岳陽渡河步騎十
萬入夔州界屠殺百姓數千里皆驚生歌柳林生蓋疾賊至眾爭
渡河賊遮之無一脫者後逸者尚數千人入惴惴柳林生待死賊竟
不遇數千人獲全方悟生何所歌柳林生也

幻術後人

南方海外之國多幻術能使鬼為執燭若供客客使鬼燭若出入
有某氏子往從學之則曰且留為我設榻當以法授於是見女衣
與之處美而艷亟欲就之輒長轉牀席間如隔牆壁與格則在索
燭照之婉孌豐澤來就人也撫而摸之又不可近凡數夕無如之
何某氏子貌亦美女心動悅之則曰席間有紅樓一線盡取而去
之去之乃遂得接合為夫婦甚歡其家知而將殺之女以告使

去且曰幸以手執一雄雞頂一鐵金行山谷間劍或飛到得雞若
手指血可厭而返也某曰若此弊我何為女曰以子美我故利而
就子其他或來與處相狎暱久不得接彼將神驚魂離以至外死
死則師命我課程招之故能役之執燭若以事官以是為贅耳乃
決去於是訣別甚悲女曰無為思我我固老且醜也因脫其面若
蟬蛇蛇俾惡殊甚其如其法得出以免

吟魂示友

別吏却體仁未改前一日與友蘇錦在鳳陽龍興寺禪喜竟日歸
旅舍逐恒化是夕見夢於蘇吟詩云六十年來一夢醒飄然四大
御風輕與君昨日龍興寺猶是拖泥帶水行

韓女琵琶

說餘 廣園雜志下

五

四正卷

金陵卜者好女子也雙目皆挾琵琶漫遊通宇內然冥行無侍衛
止宿亦無常所一日吳江急足某者遇諸塗時積雨乍晴潦水漫
蹀行人艱危獨見女子飛浮水面衣如故無沾漬急足大驚陰尾
之出郊野徘徊間忽回顧曰若何為有急足跪請曰下邑執役候
京兆指揮久不得當無所自存今幸遇夫人願從仙去耳女子笑
曰且休今夜金若獲金一斤足矣遂別望女子行若驚帆急足不
得已歸夜中果獲金一斤竊自幸因再往伺之忽聞女子在後徐
呼曰若又何為者急足復跪請曰夫人真仙也床頭金易盡惟笑
人是從女子曰無多言汝於點更得金一鎰遂別乃行視前途快
如迅雷急足至夜不寐黎明恍恍聞金已在前果一鎰又一七肯
爾又別然鄰地有聲急足臨歸時伏良久心懍不敢復往倘有朝

貴墨而淫縱者知其事艱之必欲羅致遣卒四出賁治期無
見也忽夜半所居四壁皆琵琶聲或前或後或開或不開與琴
悸不知所從來日出忽大聲砰然起室中一琵琶落枕上裂為
二內得書一札字跡端勁大略言國家倚毗公等外樂選腹內
郡臣任重身微神爽或墮輶臺無由夫心不濟者智慮短大威
者年壽促又曰天下騷騷民命如倒懸公等安享作奸貪得靡極
妾雖女子能斷公首朝貴得書慄慄不夕他事下獄棄市淮南有
沈隆生者與女子邂逅丹陽授以此納秘傳順治年間人猶有見
之者

西洋美人

說餘 廣園雜志下

六

四正卷

西洋人善以本國皮帛製成婦長短如人私之匣中抽匣探之吹
氣則膚者忽然肥澤通體如私幸所云抱豚頭擁之袋中謂之出
路美人銀一流買一軀一流十二兩也

咬舌代宣

有明諸君語皆咬舌不可了神宗尤甚老女官魚氏林氏等四人
通其言凡大臣奏事必一人侍神宗言訖乃為代宣大臣不敢吐
神宗笑乃退

另製轉尾

崇宗性至乃多藝能尤喜起造書於庭院中蓋小宮殿玲瓏高三
四尺許其轉尾則動如蛇蟠所另製也

神象仆地

甲申元且明崇禎帝幸神武門外玉皇廟望香側也甫進二門時

正毀時忽大聲震殿內驚避視則玉皇及金殿神將象悉仆地帝默然退以上三則朱贊皇撰唐書師石景山

剪姑奇節

錢塘孫烈女小字秀姑幼許楊文龍以待年未嫁與無賴閭士積比薄孫年十四問艷其色乘孫晚浴穿地假戲持其足孫泣訴於姑次日聞來請罪孫怒持茶既擊閭又自念孱弱不能拒絕遂將縫上下衣裾既入聞閭惡聲隨入房濱墮水飲畢腸潰而死閭於官時盛暑棺鏹滲漏無氣并無一蚊蠅敢近閭家人窺以死犬置隱處欲使腐臭外聞卒不覺中丞跪上置之法建坊西湖以表之

服石子

崇禎七年有僧來上杭肩一囊囊貯小石子僧飢取啖之或別取石子與啖僧服如故飽則以手摩其腹略略有聲

皮連牛背

臨寧湯七孀本屠家女嘗買一牛於野外棄之歸抵家將下騾驢忽與牛背皮連牢不可脫數日死

天台現異

崇禎間有高明寺無蓋禪師禮懺於天台山石梁方廣原夢花亭上日方正中忽石梁崖石之下現種種異光如人逆客土間燦燦動同時禮懺之人皆見之又石梁龍潭內於同時復獲三金錢曰太平通寶其篆之文有佛象一承以蓮花重二十四銖間正端好如斯出於若邑今胡接庵紀其事

嘯道人

道人居四川峨嵋山遇異人授算養訣司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九年身輕可立化道人精其術下山至湖廣黃鶴樓下靜地坐不起身身九年人咸目曰嘯道人一及化去果如人所云

妖妖工詩

王太微于年二十餘喪妻夜獨眠一室壁上有光漸如白雲見二女子不知從來大小如姊妹並縵約可愛大女逡巡登床求與合歡王懼不敢近比曉方去自後無夜不來乎一縵可一寸許如時製匙箸餅之類凡食榻及動用之物皆採取其中未嘗因匱保上露籍悉能展誦遇婦婦事頗嬉笑譬喻之一夕小女持北至大女細讀沉吟曰事未辦奈何明日須汝自行吹少小女即不來其字

魏幹

如餅料王不能識也客有犯之者必遭捶楚程正夫紀其事目為狐妖其友多作詩寄之此康熙癸丑初夏事也更異者女子有答諸公見寄詩云一去而南數百秋幾回風而變中州山河如故人民異此夕因君憶舊遊後云余先世乃管仲之女嫁與鮑伯子讓世無知我者五百年而為管仲安之妹與幼安躬耕於野為黃巾管亥逼與聯宗幼宗逃之遼海余不食而死又五百餘年為管夫人則趙子昂之妻也若而入道今又將五百年矣皓首辭家今則紅顏愈妙自在飛行飛遊故園撫新成舊嘆息不置我知諸君亦皆前賢化身用敢傾有腹心素則雅愛幸少秘之勿被世人傳作厭沈話柄也然則女子或妖狐或余聞狐必五百年而化為妖彼已明言其故特不為大祟入土時是可紀耳又有代管女答阿蘭

郊行者詩音贈王即嘗解珮蓋同車女學當爐幾當筆絕陽臺土
暮雨朝雲定有無不知為何人作

夢乘石牛

馮益却歸於康鼎辛酉七月夢一人欲求見亟整衣剝水不見一
人但見群犬亂吠似有物昇之行行數里見道旁有一石牛大如
象狀亦不類世門牛一人執鞭語云此龍音大士送汝乘者逐乘
之牛即起立行步穩適至一處茅屋數間馮下牛入門見一老僧
彼此不為禮但語馮云汝自今諸事慎莫思識因指壁間畫云譬
如此畫樹即是樹水即是水石即是石何用思識馮云師所見止
此抑尚別有僧亦不言第以手指云前途尚遠好事儘多旁復有
一僧以拂指云汝非凡人馮笑云誠如君言大士送牛尚在逐別

說餘曠園雜志下

九

四七卷

去過一牌坊候牛不至馮呼之來旁別有一牛狀相類因相逐而
走馮云汝云余何所乘旁忽有勇夫手執鞭擊之牛咆哮作吞
噬狀其人將鞭置置牛口中牛即俯首順從其人牽之至馮復乘
之行數里至村店僮僕數人候馮云飯熟馮下牛入店即寢肥以
詩云不犯不苗露地牛餐風卧雪幾經秋本來草料無教小認得
家園即便休

鏡中八語

杭州張洽中卿薦一日對鏡見鏡中容另是一人曰有爾無我有
我無爾大駭不肖明年辛丑會試與一人同車乃鏡中所見問其
姓名曰我會稽張洽也後果同登榜杭人選南都主事會稽人選
北道不二年二人皆死於官

空中墮婦女

湖廣布政司署中一日天大風而空中墮婦女二人婦人自言武
舉人妻持女子曰吾女也家鄉千里為黑面者匪之而來康熙四
十二年事官為詢其家鄉遞送還之

湖濱異錄

湖州邢某居暇太晚農家子也春夜月明晚庭梅獨立忽一麗人
來就其旁語不自持遂留宿後往來宴客久之竟止於其家嗣起
居服食父與妻皆見之外人莫能見也自言在生為某孝廉女孝
廉坐事被逮會城女隨行而致孝廉舉家流徙去女屍骸暴露刑
其前身為商遇而憐之為具棺槨營葬麗人啣其德故有是會又
自恃貴家女視故妻若妾腰妻不能堪刑罰謂其曰人鬼同居不

說餘曠園雜志下

十

四七卷

祥盡諸城陰神理其事因叩神神考其冥數有十八年仇僂緣第
誠以無援弗遣也自是儼然仇僂典故妻若正嫡居歲餘產一女
間使故妻抱持之又善女紅勤織經知其事者辭以鬼魅可畏為
言生懼復謀遣之諸神祠將校狀廟祝願介臣齊勸止之是夕與
介臣共宿起而遺其扇比歸麗人迎謂曰君遺扇妾已為君取歸
矣一夕謂生曰妾家不遠誠與君偕往生若夢中行至其家第宅
壯麗兩旁衣執紅燈導行坐定酒肴豐潔某心竊訝之然無留意
仍與同歸歸時雞鳴月曉在人間已一夕矣康熙甲子遂安毛大
令際可寓神祠中目親邢某控神狀為余言

伐木出血

康熙庚申奉 命造船蘇松使者方國棟將伐宜興善卷祠前大

樹府一父遺人夢七男子寄語方公倘獲至某日綠蓋當從方以大獲不敗市私恩告此又無可取促工人斷之血山在射木工死根杪鳴有聲已伐六株而中丞極至成勿伐善養樹晚矣方驚悸病作數日遂卒

千里馬

儀封諸生張神家巨富家有課馬產駒三一需價七千緡一八千緡一萬緡七千緡者能日走七百里八千緡者八百里萬緡者千里馬也神試千里馬騰躍而上勢然不見據鞍適祇如尋常坐初不覺奔駛可稱肉胡床矣神雖愛之竟不買蓋異物每足賈禍神始有見於此歟

天雨豆

竟餘曠園雜志下

上

四七卷

康熙十四年乙卯八五月於潛少溪黃塘地方雨豆竟夜豆比黃豆差小其大者有似蓮子入淤泥水中即化土人取以磨腐及炒食甚香甜人昌化亦雨豆皆解赴省中人皆見之

豐斗昇僊

杭州陳真人某號為玄子少為樸吏旋歸歸學道父母為妻婦即避於外終身不娶禮文島斗懺刊書行世嘗感斗降遂得僊術父每止其禮拜真人於一夕召二鶴從飛琉璃燈內飛出旋繞斗壇久之仍入琉璃不見家人始異之踰四十歲端坐而逝兩鼻孔流血柱數寸後其父夜時見與輩來迎魂即乘輿往街市觀市人呼云陳真人父來矣復與語家人始知此崇禎末年事

女殺生類

順治年間杭州油局橋居某第三妻一女七歲病發發時以手撲口口邊指隨手而出三指長數寸即殺

烹蟹現夢

桐城左國林有友方某過訪烹蟹十二觴之前一夕左友胡與立夢十一人向胡求救曰我水甲胃士馳名秋水鄉哀鳴求乞命急救十工堂且各道姓名內一人則胡舊相識亦與左友若也胡驚寤次日遇左言及左驚曰甲胃者蟹也十工者左也十二觴數相合也中一人亦我知識也子不早告我悔何及矣左由是戒蟹並及鱉蟹向人勸誡之後至朴樹村有友饌以十蟹左欲不受忍終不免易獲之苦因載小舟放之長流中左官南雄推官有政聲

僊洞得石

竟餘曠園雜志下

上

四七卷

浙江泰政小吏孫某年十五遊吳山重陽菴菴有青衣泉泉自石洞流出名青衣洞蓋僊蹟也孫解衣泗入洞中捫得石子一塊色鵝青徑五寸下有孔九時歸值一販珠客易以朱五石時明末歲大饑米價五金一石自害所獲甚豐後珠客攜至京師售千金此石乃皇后珮以鳴玉者也南宋建都臨安吳山直接大內殆未故官之遺物與

神近決獄

嘉善諸生郁世變已卯患嘔血二月七日夜就寢忽有偉然丈夫錦衣象笏揖曰上帝命子司景靈官事郁遂謝使者笑曰子第行自有佳境當下若人問世郁復拈一詩謝之曰漫說文章富五車才名何自動東華得離塵世辭危疾幸入神霄駕彩旌嗟命後親

誰是伴嬰幼稚尚無家景靈肯使青蓮代二紀歸來後即吏
者問竟曰當代為君奏但未知青蓮何仙柳慢應曰青蓮者清蓮
真人李君也使者書之於笏徑去越三日復夢見戚屬踰至門
拜於地如有所鎖門外一人貌若解後然郁凱曰爾何為者對曰
新都巡真人將蒞任帶此女回候候耳於其登而起叩其家人始
悉其事已經四十餘年心益異之未幾十三日忽見繡帽錦衣之
客自天而降柳出迎坐定客曰七日來召君者京陽真入陵陽子
明也余為蘇林職忝太上金闕右宮真人玄洲上卿太極中候大
夫今充玉冊大使奉帝命命君受上真之任都述前詩以謝不敏
蘇曰前使者代君奏請已允寬期二十四日矣郁愕然曰詩言二
紀乃二十四年也蘇曰天上一日人間一年君無負帝命其修持

龍金廣國雜志下

主

四七卷

千餘年猶不及君也郁始許諾於吳王女二人以華陽中丹鳳羽
衣絲絳雲履詣易服更有玉女數十人各持琴瑟簫鼓經緯盈耳
又霓裳舞衣之女數百輩皆執雉尾扇將吏數百人環甲執兵環
衛左右郁拜受印劍蘇出一冊示郁曰此君部下籍也閱數行有
郁將羅能等若干員部校某等若干員部兵若干名將率不下萬
人蘇曰上帝與玉清元始天尊會大羅天演法地府難離不決之
獄元積者一百六十有奇帝以君立心慈和風根願慈故令君測
此以報命願令玉女以衣冕易前服綴以金而佩以鎮陰寶劍乘
車而上珠旗羽葆擁導徐行至一臺下復有官吏暨衆女滿伏前
迎詢之則曰某等都巡府之真女也郁始悟初十之夕所云新都
巡將蒞任者即今日事也登臺下車而郁坐拜跪瞻前者各以序

龍金廣國雜志下

主

四七卷

進約數千人有烏紗素服捧贖而前者曰某等十殿下掌文籍之
吏也督辦罪犯以聽斷諸囚泥苦臺下約一二千人仰斷決如流
片言折服而初十日威屬來求之獄則變成王所訊而未決者得
解脫矣俄頃諸案盡判開釋千有餘人歡聲如雷按諸地獄者三
四百輩將行十地之掌文籍者復跪請曰真人都巡府屬尊顯者
帝已備用矣勾管三班衙推尚缺十二員惟真人徵擇即授筆
點次止八人擲筆而起數僕服不置口袖出一錦囊題其端曰歷
官恭肅太玄左輔侍帝宸領景靈官上保公紫府大司命便置巡
制五道十地玉清大都監大有洞天太微妙化中丈仁慈真人其
詩曰徒將兒女世情牽孤負空明大有天玉女雲移雙鳳尾瑤笙
日繞九華筵漫思情府留驚客無奈高真企羽仙碌碌家門誰共
舉懸知此事故流連郁乃悟前詩所云青蓮為清蓮李真人者即
唐之太白其生前自稱海上釣鯨客也郁亦酬以詩云紫微名場
舉文朗何心猶自戀及毛錦衣展山飛龍錦簫管吹來引鳳簫留
貴久知天上足情緣難與世途遠多君草奏凌雲去暫放瑤宮鶴
子喬臨行又云君當壽太甲之五卯毋少忘慎勿以地獄事為諧
確怒皆真君一言彼間即入籍恐為無辜者累言畢冉冉騰空去
比曉見蝶灰盈斛狼藉門庭聞足跡紛紜不一其狀案上丹鉛俱
散雷事所批抹者生徒及家人皆異之十九日節值春分前一夕
恍惚中見玉女數百將士數千人駕車請行儀從甚盛呵殿聲如
雷郁自顧衣飛魚服服綠玉帶冠金紫冠遊行嚴闕中可六七里
豁然西曠朱門玉宇儼然貴人居前額曰太玄仙府從者擁擁而

卷之五

五

四七

入升堂前向坐酒後滿前王女太幼天曲將開金甲神呪口人
能體上帝好生慈前所斷決者稱百特命採訪五數以糾察治百
請行布云五數非余司對曰五通即五數其人其無疑今乃春分
肯按求款餘則以秋分一至為期其人即知刑罰能也置於通
國時相經請難之役者因命率騎從北臨地府迎候所歷也利
市皆與人世無異至一山下有林手版來者曰獄帝遣某司迎
及門拾級而登遂造其巔殿陰嵯峨儀仗整肅方坐下突有
青面鬼服而拱揖者吏報曰獄帝來矣相與入內庭坐定不作家
職離遠問曰有不了事乎曰無有當上聞事乎曰無有善惡不彰
者乎曰無然則可以不行糾察神復舉手致教曰天使惠臨自當
檢勘仰曰何處作巡按署神曰即此地都邊據案校驗時籍無纖
毫舛錯即肅陳作歸計而天將曉矣越四日夕忽聞鬼聲四起時
意外恍若有兩人側面而下即於戶西南坐始甚怒其虐突繼
復憐其枉死於是詢其里居則曰陝西西安府魏至縣也詢其姓
氏則曰我為劉汝周彼則單全也我兩人結伴至常州以販菰菜
為業積貲六百金歸次荆川為畢全謀害且給我家人曰老劉別
營家室於楚矣沈淪吳獄已五六年不得還妻于一孟泰板抱恨
何如去來幽魂飄蕩得遇畢全快以俱歸而禁官無狀受誠託法
使待出入自由我反可遭械繫夜令舂米非其人無以親天日都
聞之怒曰幽獄中亦有枉法官吏耶因禁部却且有後命畢全因
財致此既絕然周之非路復結其妻學不得還紙錢難香之祭又
絕其死路矣可發無問地獄以償其辜故周可發泰山王即入賂

卷之六

六

四八

思與之今終以報前身之若故周感極涕泗叩謝而去三月六日
晚酒數巡後恍見八人衣冠甚偉拜跪無失禮曰某等即其人
照之勾管三班衙推也今甫受事故來謁已候候門端七日矣因
考其由來一即收一獄守一見寧二巡檢其三人則布衣也中有
戚屬一人與之語家不異生時慰勞之而去此外神司多此類
石變品
錢塘晉後王其喜食糖人以糖王呼之奉遣蘇州於江灘拾一礪
石長尺許歸置笏盆中未幾又奉遣他往匝月歸見盆中石品瑩
光怪中現一魚鱗鱗皆動若一角湯存粗質其餘頭似水晶盆中
五爪慈牙變細而實慈牙皆著彩花王大詫異持以易金要重購
後竟不知歸誰氏
亞僧怨言
杭城長明寺亞僧苦行食力日擔經箱隨寺僧至人家作佛事每
值法師施食亞僧輒禮佛竟夜不倦不數年忽能言且識字朗誦
佛經若宿習者然實至誠所感也
婦變虎
小東有一婦待姑不孝一日老嫗過其門被張時線結彩奪用
婦見而愛之欲以己衣相易嫗竟脫贈不受其衣婦取看之忽變
為虎皮但頭面猶存故相里民間於官命葬葬僧舍人咸謂不孝
之報婦聞行以警世
說變犬
杭州徐溫以資金珠為業每出入人家輒用假銀為首飾雖婦女

重價有一富室所買最多皆廢物也一日富室婦某見徐溫來云
明早君家犬生于其第三花犬即我也其可以余好作爲欺人故
受此報幸善視之以早舉見花犬加意護惜嗚呼曰徐老娘云

假銀顯報

康熙癸未鎮浙將軍山獵有一兵騎馬稍後急追至城外誤踏一
人垂斃時其弟同行亟扶掖之亦被傷及檢其囊有假銀一包搜
其弟之囊亦然殆天之顯示誅惡與

空中火光

康熙乙亥除夕前四日及元旦後十日越郡四郊驟見火光遍野
人民驚駭呼噪擇禦文武官率兵持利器撲剿火光隱隱退竟無
踪跡幾半月餘或云鬼火也脂膏燄入草木觸感陽氣色青三角

祝於園雜志下

十七

四七卷

守而不移或云神火也巴蜀之佛光姚江之神燈皆是

牡丹奇種

蔚州魏無爲自言園中牡丹高丈餘枝千餘朵花冬月架草廬以
禦冰雪

恩陵開墾始末

甲申三月二十五日順天府爲官半紙票爲開墾事仰昌平州官
吏即動官銀催夫速開田畝墾合整崇禎先帝及周皇后梓宮四
月初三日發引初四日下葬母違時刻未便時署昌平州史日事
趙一柱因州庫如洗而墓期又迫與同監葬官禮部主事許作梅
計無所出即同工房馮朝錦入京復稟府府附再三請始殊批著
該州各舖戶捐卹應用事完再議一柱歸與好義之士生員陸崇

新監生白紳公議郡人劉汝朴及王政行等十人共捐錢三百四

十千倍夫頭楊文包擲開闢其墳中隧道長十三丈五尺闊三丈

五又暫修四晝夜初四日寅時始開頭層石門入香殿三間中間

懸萬年燈二盞陳設祭品前有石香案兩邊列五條銅板侍從官

人生前所用器物衣服俱大紅箱盛貯東開石寢床一鋪載城禮

上蓋被褥及龍枕等件又開二層石門入通長火殿九間石床長

如前式高一尺五寸闊一丈四尺柱檼在焉初四日申後帝后梓

宮亦到停祭棚內陳猪羊金銀紙制祭品果饗祭奠畢先從田妃

於床右次安周后於床左然後即田妃擲請帝后中其前各設香

案祭品將萬年燈點起隨將石門反閉當即掩土初六日率捐葬

卿耆等祭奠號泣震天踰時方止即傳諭附近西山口三村地方

撥夫百名昇土立塚又同孫繁社捐銀五兩修築塚牆高五尺有

奇本朝定鼎時遣工部復將崇禎先帝陵寢修葺建香殿三間羣

塋一週其死難太監王永恩墓在恩陵右側世祖章皇帝爲文

祭之又御製碑文主石墓上誠典朝成典也

鬼孝子

閩中鬼孝子其事案母以孝稱未幾孝子歿母無所倚謀別嫁是
夕孝子在空室作聲嗚嗚然環榻而泣止其母母太驚以無食告
孝子曰兒尚能力養吾母也母曰兒死矣烏能爲養孝子曰母試
於市上語擔貨物者云爾欲倍乎日所倍吾兒能佐之母如其言
擔者難之其母強而後可擔者果增以倍孝子墜佐之擔者疾走
如平時因以所獲錢歸半於其母如是者數十年母得終老焉此

侯官高雲家語崇陞升者

庸醫藥理

大令紀某素醫病死心窩猶熱至數日後始斃云彼人攝入冥府冥王曰汝誤醫死數人在此索命當罰汝為驢鬼卒即以驢皮被其體判司持簿放云此人雖誤醫殺人猶是人來非彼非故害人所比且查此人尚有二十餘年陽壽乞放還生今其改過以做世王即命揭去驢皮揭持舊堅痛甚太叫一聲遂醒脊背尚痛漸廣驢皮肉一塊變為驢皮病愈宛然在焉每語及解衣示人以為戒康熙丁未年開事

萍實陰浪

杭州清泰門內一俗塾明末有道士至募來俗主人云水濁將換不可俗道人云不妨我浴後水自清矣乃許進浴出曰汝此後一日止換一次水更無穢氣入視果然亟追之道人答曰但稱我萍實道人非仙也主人遂於門上鐫萍實陰浪四字

龍見西湖

順治十年八月初三日天無雲青龍見於西湖鱗爪畢露移時始隱觀者數萬人

新招自勵

錢念事世清後二十一日妻某氏撫棺而哭抱忽動久之大驚家人以為復生欲收棺質之顧侍御約父毛文學先舒臂曰未可輕放姑命匠人鑽小孔試之無穢氣斯再生矣已而鑽入屍氣應孔而出遂寂然

墳內素樂

吳郡歌伶甲天下有一貴家擇最尤者來備其役預戒曰我生前好靜勿用金鼓擊至期以絲竹和歌演劇二百餘齣天猶未明伶人與悲相與伐鼓搥金索無所見乃在一穴松墳內歸則二晝夜矣

一井兩色

貴州安順城東北隅一井名雙井井上一石欄居人汲其左以飲則色紅汲其右以飲則色白鯉不可解

石坊並下

瓊州海忠介公瑞以直節經濟顯隆間崇禎甲申三月公石坊錫名處此然血下見者以為其家禍駭而試之試已復出至十九

沈翁 續國難志下

三

四十七卷

日乃止公後已百餘年精誠在天地海濱萬里與君國存亡冥通呼吸亦神奇之至矣

夢訊前生

雲間李其年十四隨師讀書一夕忽為鬼驚大喚乃醒次夕同師及僕卧一室至曉竟失所在僕亟奔告其父遣人遍覓不獲有人云隔河一空屋內壁間窺之往尋果在視耳鼻間皆有泥塞昏迷未醒負歸置床上自言嘗得李其前生為仁其杭州府學生員因害一命及犯妻子於河功過相抵尚得人身有功名之望今地府復查此案再審前因將其功名遲滯三年乃漸醒

一朝四十二相

吳棟朝未明宵肝內閣之多自古所無如辛丑入相則錢象坤鄭

以津張至發也戊戌入相則周道登何如龍溫休仁也丁未入相則李德成基命錢龍錫謝陸黃士俊也甲辰入相則建國伴徐光故其宗達也癸丑入相則范景文周允儒吳桂劉鴻訓王應熊也丙辰入相則魏照梁錢士升林鉉賢廷聖也其戊辰入相則蔡國用楊嗣昌也己未入相則孔貞運謝明恭范復粹薛國觀劉宇亮何吾騁也壬戌入相則大震孟方連年傳冠蔣德馨方孟賁張四知陳演也乙丑入相則黃景昉丘瑜李建泰也庚辰入相則魏藻德也一朝共四十二相焉

震澤龍闕

康熙戊申三月震澤湖中有三龍交圓一金色者其二一青一白大團良女青白二龍俱敗去惟金色者勝游行自得時風濤大作

龍吟 震澤湖志下

三

四之卷

雷雨交助遂成巨觀

冥斷罪案

上虞王德麟年二十戊午六月廿一日病暈絕忽見榻前一山慈嶽山麓有大殿山嶽現一金城王拾級而登山半山少憩遇二道士擁王肩曰盍往遊乎王既大風疾起王急下山山脚水亭三呼許思無數將王忽聞大聲聲謂乃前道士隔水招王曰顯見滅度水面畧約挽道士裾曰師救我道士微哂曰來相與更步微喘乃知山下窺即鬼獄而金城則天帝居也未幾躡山頂見城門少闕以有猛將護守道士教王行且拜咸而門豁然隨行里許忽值中衢時一金昌道士即止王伏道士易朝冠法服手奉白匱為前樓殿五楹洞門五座道上由東門入力聲闐寂然無聲少頃西門啟

龍吟 震澤湖志下

三

四之卷

出卒四輩一羣巨一手木牌一投囊頭一持銀鎗大鎗呼云聽錄去王不覺如鑽被身矣因疾擁而西被引詣一處廣幾三楹中一碧神金帳黃衣據案坐王前伏案下神都無一語惟聞燕右鐵絕響銀銀不絕忽一卒引一壯夫出項周鐵鎖數條王伏於東壯夫伏於西神曰王曰此汝前世冤對也西傾傾指卒牽壯夫入西廡去易卒四輩處從王而下陰風刺骨抵地則前山脚下窺洞顯黑入其中漸開流水聲河土有耨耨下猛攔一物似蛇而角口吐火欲灼其面王怖而退耨卒曰此奈何耨也行半里卒置王一甲屋內局踰而去屋內昏黑如夜四壁多懸牛頭王捫壁觸之血汚掌少焉故耨卒引出王急詢曰牛頭何為耨卒笑曰是皆爾所殺何問爾還巡抵一所殿庭卑陋主者紗貂皂袍怒詈曰爾殺牛如許何耶王藥曰不知主者曰汝自勘則知矣王急回顧見地湧一阜上出大圓鑑一迫視中一以操刀割牛即尸也主者命加刑王身忽束鐵箍者三一卒持利杵飛抵其胸王竊念父母生我未養淚下如練卒杵杵未及身而墮束亦解王得釋欲遁羣牛環阻於前競以角抵咆哮怒吼身皆大恒牛數倍主者曰孽宜現銷五殺累級不已命健卒利其肉割一髒即投火鼎割已後命屠腸卒以手向王曰一揮腸遂出引之長數丈卒探利刃欲截王復念罔極恩未報罪孽增重益悲悲腸遂不得斷卒乃驚視謂王歸上現殊書故字以報主者主者亦感悟曰此子歷苦酷刑性靈不泯上帝嘉其孝念宜歸人間捕過卒以腸盤數屈更作一結納其口九叩而出復遇前道士曰茲遊樂乎賴爾自作自釋也因導出洞道士邀

其曰爾家近矣王忽爾親道士向後引之一張如張月見母妻
伯弟悲喜交集詢之則廿九日辰刻也家人以方寸清溫未忍發
嗣後體生惡創輾轉床席半年而後起自誓長齋奉佛以終身

搖動石

隋州九華頂有千佛寺寺後半里一石半粉色縱二丈廣丈有五
尺曰搖動石一人悄然推之輒蹶蹶動衆推則不動試作給曰我
其操則不動初動看日影移處知之次看石知動也然石根山連
無纖毫焉

木中端像

頃治辛丑夏金陵遠海舟下令諸郡縣成木如阜卿中有栢樹大
十數圍以其堅重難舉鋸而折之中有觀音大士像極其端好豈
說鈴 廣國縣志下 三

石水竹童子鵲鳩之影纖細時具像若圖畫此面所有合之彼面

亦無少別當審問其異乃止勿解今以一面嵌其縣西門僧寺殿

壁中餘一面不知所在游小朋觀見之

木狗自吠

黃嶺莊精西洋輪機之學著製木狗其門側卷卦如常遇客至觸
機而起吠不止一時莫辨其真偽宣城梅定九與柴陞升言

鬼如奴

崇禎戊寅王易誠令高平一却翁有女為鬼所據具狀控縣王即
差隸往攝曰必有以報否則責汝誠不得已持符市香楮於其村
社廟焚而禱之良久空中有聲曰若為我來乎若行吾且隨若隸
喜過望在路叩問輒隨應但不見其形狀因返與俱詣縣繳票正

白被犯安在諒曰借至矣遂呼空中人應於是王為其對責
以無禮鬼曰某幼聘三十金非敢亂也翁曰無之鬼爭曰見其
家其所地下遂隸遂取掘土尺許果得金如數王知其狡飾怒責
之諭令改過鬼喏諾而去自是遂不復至

錯認化身

湖中苦行僧果空居近古渡秦時舟多覆溺故築石橋以濟工將
成尚餘一二工力未訖僧自念年老懼險前功蕩盡中有齋僧四
若干差足了此遂齋之以沽費然而橋成僧死見其徒曰余生
平操履冥司無可指摘獨以齋齋僧回故當墮入彀胎且行矣明
日山後某家母疏生子最初色斑然者即我也子為曠婦免殺則
幸甚徒曰爾曰成橋非私費中獨何甚僧曰不然彼施同肯為僧

說金 廣國縣志下

三

四

非為橋也而我獨之錯因果矣且人間功過尚可通融冥曹校覈
絲毫無遁但曠田歸即免罪耳徒整齊次日過某家偵之果產色
斑然者乞之歸設小榻垂帷蔽之飼以糜粥系酒長愛潔與人無
異洩溺皆自往他處嘗作念佛聲不絕見者呼寒空師雖然起其
徒教以時事則伸兩前足十指剪剪得指皆人指之乃為蹄於是
遠近傳揚先求見者輒施錢助費聞義者徒乃贖其田歸終成
之日系半化捐上諭并謂可與鶴鳩會利泰香

白頭花燭

歸安女倪氏姓陳陳敏八陳從軍不返解以死聞倪矢志不嫁越
五十載而人歸始成姻禮女年六十一夫年六十八兩人鬢雪盈
額人號白頭花燭

故吏白寃

崇禎末宋延平司李程九萬從巡按其行部里泰寧府公署夢有
緋衣投端稱同鄉北者見之客甚感告曰我前令鄒守者也中其
胥毒而死數年矣以公嚴明故來告其受胥指而實者門役其
此語畢大慟而寤程人駭次日驗籍果有門役某而無再名問之
他隸隸曰數年前曾給役此公謝去矣計其時適當鄒君為令程
嘉解立梓門後探問具吐為胥毒令狀發鄒初雖信然已而得
胥姦利事而未即發胥懼門役以毒之問事何物曰茶缸中
寄一斑貓耳當時鄒即暗不能語衆皆謂梓中惡死耳於是捕胥
對質亦具服毒令狀獄具縣新本邑以償之鄒戊辰進士江西豐
城人程乙丑進士江西饒州人夢中所謂同鄉生也

說餘 續國朝志下

三

四十七卷

和禁天放錢

天啟間蘇州連周忠介公頃為民變擊蘇校尉後蘇民倡議天啟
無道王戒天放錢不用各州府縣從而和之積天放錢無算後傳
至京師各省出示勸諭錢乃復行私禁斥十閱月亦見直道在人
也

獻賊開科

張獻忠開科取士會試進士得一百二十八人狀元張大受成都華
陽縣人年米三十身長七尺善弓馬諸儒皆感其得人獻忠喜甚
賚金幣刀馬又召入官賜宴并散金銀器賜之次早張入朝謝恩
諸儒復復請圖其像傳播遠方俾敵不戰而服獻忠遂召工圖其
形再賜張氏女十人甲第一區家丁二十人次日獻忠坐朝賜座

寺泰新狀元午門外贈恩單將入朝而謝恩獻忠忽頓感曰我心
實愛渠但自見而速殺之報命諸儒官主計張新首肯今得張
全家反折賜其女家丁盡數斬戮意獻忠之慘張氏獨獨已載
然無識而從賊登第其罹禍也宜矣

泰前異術

泰中王其為商結隊發忽勞任賊至聚眾即王笑曰行耳我在
彼何為者此賊前逃至近皆僥倖主不得為者有膠其肌者賊汗
駭立而已王行遠寇乃能轉動得遠去蓋以秘術拘制之也又嘗
宿旅店主人應對稍忤時即中有妓女數輩王趨遠捉一妓從井
中取號客數人有知其術者勸主人前謝王嘉解呼妓使出則固
在室中也

說餘 續國朝志下

三

四十七卷

義猴合羣

康熙九年庚戌冬積雨雪自十月至十一月二十四日雪蓋甚行
者多失足至死安福縣有戲猴行乞者有一妻上邑之狗爬猿風
漂求飯却行不得上卒僥死積半是時猴計窮四望前有家三人
趨別道急前扭之三客力求脫不得明猴有所訴乎即叩頭命猴
前引至嶺半則一死人棄猴在道客驚問曰不速去恐後來者謂
再捷有成心始與猴向客哀號不已客問有何事當如所請猴取
死者錢給猴猴得銀三兩猴于解給三客客曰以此其精乎謝不
能猴極首再四曰給吾輩辦事蓋主人丁即諸諸應辦三家同力
掘穴將瘞屍猴告且止更取擔上草席一貼出墓中木綿數斤割
八藤分編三之二授三客令張散客為以下一一經紀封土其即

白帶司願持歸養汝何如不願就土三匝動號跳踊青鸚石
而死三容始知先餘綿綿者為常華自身也即縛求朕與朕者
為令塚盡領上道旁三容還為安篇人遺其事相譚邪幻肥為義
狎傳

蒲化人

崑山湖中蒲最肥大其苗初茁採以供蔬味極香美初惟近湖
人食之後喉嚨漸速遂為珍饈筵中必具賈人散金收括相載而
去一日湖上人咸夢蒲化為人來辭曰若輩搜求太甚我將徙去
不復居此矣既醒共駭異自是湖中不復生蒲種俱絕

腹患死帝

康熙三十八年栢某分巡江西有胥役兵改婦陳城八月腹中忽

荒餘 廣圖雜志下

二十七

四七卷

呱呱作聲一時喧傳時杭州有崇北溪華醫客栢署栢因囑往視
見婦極委頓而腹中作聲不止舉家驚恐崇坐定審視良久腹座
間有象棋一奩隨手散傾於地今人報婦遂一拾起約奩中逾時
拾至二十三枚而聲止

鴻呼號

崇禎間仁和張禮部懋忠初無別號將歿前夢一鶴飛對其半頰
呼張夢得三字同招之曰鶴果仙乎似呼我者若呼我能知我壽
否鶴應曰君試記七字遂寤即自號夢得越七日永卒年亦七十

七

附丁文衡說

上王

京師多西河沿河有宅一區董默菴先生在館職時僦居之條
有鴨與河段而至者其八公冠戴然自稱土王署晚生刺謁菴云
此宅下走居也老走生宜徙去笑謂之頃有人獻菴董紙不暇土
王勸頤之極芳香茶罷叩啟去十數步而從董明日亟移去嗣有
仕宦數輩來皆為所逐候官商雲客言

就屋狐

廣慶常某行八首開平王胃也言舊城內一屋忽有老妪來僦屋
其家有室樓五間開窗窺之無城健有 服飾鮮美言辭清
麗動人主人納之是夕聞樓上壯聲雜雜則其族已居此矣無
何其家取新婦至人前樓下言曰某月取新婦勿令擾擾至日樓
上悄然新婦成禮後曉起瞥見一男子明眸皓齒美如冠王年可
十七八冠皂紗巾被退紅衣巾上綴白王兩袖反接斜身俱倚新
婦之面新婦驚怖以手掩塔塔以告翁翁惠顧之曰某昔何言而致
翁若此乎明日新婦曉起大驚呼塔及家人視之則奩而懸一狐
狸首頸血尚滴是夕狐盡去

清河狐

淮安府鼓樓上有狐總謂王公惡而撤之清河有中騎楊舉目者
家有伶妾孤遠而據之作道人裝日與楊縱譚楊有客汪廷璠
寓松二日有客於楊者乞汪作一松障至都門餉朝貴是夕將發
松障忽失去楊心知之登樓謂曰松樹障在君處耶狐歎曰五百
年無此筆矣予誠愛賞之他日君幸乞以丐我楊若下樓障仍在

皆題

曠園雜志二卷

大學士英廉購進本

國朝吳陳琰撰陳琰有春秋三傳同異考已著錄是書皆記見聞雜事而涉神怪者十之七八惟所記楊維垣偽題柩字棄城夜遁爲劫盜所殺非死於國事及薤明莊烈帝始末二事足備考證耳

述異記三卷

〔清〕東軒主人輯

甘肅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說鈴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述異記三

卷》提要

述異記卷上

東軒主人輯

看燈遇

都門打燈帳布舖孫某松江人身在松置貨囑其表弟同其子在京營店其子年甫二十歲臘丙寅上元

皇上奉

皇太后同 妃嬪 駕駐海子張燈放烟火縱臣民往觀孫遜騎

馬山永定門觀訖回家見永定門人馬填咽遂策馬繞城進左安

門行未二里四顧無人忽有道士自後呼其名孫以手曰相識也

駐馬詢之道者徑從孫腦後一掌孫忽離馬隨道者入雲霧中誠

勿開目但聞風濤洶湧聲微視足下若從山海上飛歷俄止一深

述異記上

述異記上

山尚似二鼓時候道者手探入石室令其拜為弟子孫辭謂之道

者亦不為慈自上蒲團入室而坐孫復極口詆之言我有父母妻

子家業安肯從汝妖人耶復力撼之亦不動孫亦倦甚假寐及覺

已失道人所存但見坐後有光炯微遂起尋之坐側有一石塔高

六七尺塔後一洞內幽燦巨壑入洞見十許人縱橫而卧捫之

冷如水顏色如生而臭穢特甚懼而復出則天已明道人復入再

三勸令出家孫堅不肯道人曰汝既無緣吾非害人者當縱汝歸

耳因引孫出洞歷榛莽崎嶇數里見一茆庵有齋而寢者俯迎道

左極恭道士入室中座戶下有上灶焚草根稗子正熟齋者奉道

人一躍道人目孫亦亦下一跪孫不能食齋即取去仍傾釜中仙

甚惜者道人食竟復携孫出又數里謂孫曰此去不遠出大道即

河兩懷震地界汝當有報威相見但汝饒與汝一割並服之遂出
懷中少藥如細米粉孫不敢嘗道人自食孫乃吞之覺精神清爽
又誠曰汝歸遊之費已為汝備矣道人自去孫又崎嶇數里果得
大道天已向明足變一幽規之乃紙裹銀二錠約十金懷之復行
里許見新驛數人似商賈者近則其表母舅也因商河南正欲四
松彼此識認道其故相為駭然孫繞一宿叩其時已二月初九日
矣表舅遂挈孫歸而失孫之夕其表叔竟之不得其目於之中城
以為必被界賣亟報其家又至各關口章京查詢杳無踪跡四月
間孫自松寄書至京道其始末如此

道人袖鬼

說餘述異記上

子港

康熙廿四年小除夕僕御史祝鍾靈家奴偶出城將曉遇老道
人獨行頗寂曰我欲往城東寂照寺順汝暫負行李可乎奴念道
人年老且城東不遠尚可入城遂負以隨道人蹣跚艱步至城東
僻處一古廟天已曠黑如倉皇欲歸道人云吾等來路已遠比汝
至城門已高矣周予一全俾其同宿古廟奴不得已遂同坐至三
鼓道人忽起曰吾有道友在前相約不遠汝其隨行奴從之約行
亂塚間里許忽見衆燈呈列近視之乃用繩作十圍約數十步繞
上周懸以燈圓中設壇一所案桌于作三層道人進圍登第一層
命奴登第二層開其費者小爐小鍋并肉半碗道人取于上層敲
火爇肉俄頃絕外鬼物往來甚夥道人念至壇下若隱若現滿狀
不一道人一一麾去欲收用者則御由一片即袍袖一展爇肉散
畢道人下壇竟去奴亦暗了竟故道比辰刻繞抵城門到家神已

張安未幾奴能

無錢幻人

錢順軒之甥潘姓在無錫開雜貨行總一客至膠云某貨若干指
日船泊河下馮信之遂留寓居數日貨船香然一日黎明開店見
房中燈火突然於隙中視之此客危坐剪紙作人馬狀書符燒之
人馬俱活又燒符則人馬俱入壁中頃史俱出各持食物擺桌上
馮大駭危懼戶則人馬都散其東北距於乃其店中物也趨詢某
店炊籠正熟籠中各少數枚聚驚異鳴諸官時吳留村與梓宰
無錫拘訊之以無罪對越行杖杖甫下而人跡滅矣妖術幻忽作
然

胡老人

說餘述異記上

三

卷二

康熙戊辰進士錢塘陸寅宇冠周其尊翁先生諱圻字龍京浙名
宿也因莊廷鑑明史一案牽累幾族後事得雪遂別髮棄家挈一
老僕雲游後并老僕遺還不知所往冠周求父足跡幾遍海內甲
子子北上冠周與予言德州有狐仙廟能未來事有人自幼失
母叩之狐仙云在某府某縣某家持雙果求得之亦欲往叩其尊
人存否予過德州因訪其廟云狐仙已往楚中矣後而實利周過
予京師詢之則已見胡老人矣因為予言凡有叩事者先一日至
廟祈若有老廟祝能知老人意者許見即次日備香果請廟拜禱
然道心事胡老人即于神前帳中與人對語問答如常聲如八九
十歲人但不見其形耳時冠周欲往山東勞山求其尊人老人言
汝父子終有相見之日但此行宜往都門自有際遇功名可得勞

山之行客既涉耳冠周竟往勞山不見專翁而歸入都來聯捷

文昌錄事

松江丙午孝廉金維寧戊辰會試物場交卷天尚未明於明遠樓下遇官詹沈鐸堂先生曰先生何以在此鐸堂曰吾以生平無過止帝命吾為文昌錄事司科甲之職忍不見而主考徐健菴先生委見鐸堂明日得其本詞宗敬卷中式

師生前定

劉克猷初登鄉薦夢一人語之曰爾須求之彌傲考考方中春榜及到京時偶出寓散步見數童子携書包經其門一童子最秀出遙拉其手與談見其書上寫學名乃朱之弼也大驚隨之至其家見其父乃開榮啟生人因與談曲將筆墨數事贈之後遭流寇之

龍鈴 述異記上

四

五卷

亂屢次不赴春官及己丑會試朱公已為禮垣分校得首卷即克猷也人康熙壬戌金德嘉在楚作教不肯會試俄夢劉克猷以門弟帖拜之因此上是年朱公禮闈總裁而金德嘉會元始信夢兆之異

鶴化寄葉

青溪陳嗣即辛丑進士寶光門之學築精室余山號九峰山人頗有所得晚年無疾鶴化委其後忽寓書於崑山葉詠春先生筆迹宛然寄仙第三函云此余山中重讀以相贈詠春先生發書皆出世之語而所寄之藥乃滿歸也蓋至都門亦未知其已卒未幾御人來聞之乃大駭切卷先生與桐城相公張敬復先生言之明年先生卒于京

仙家鶴化最難得

同鄉夢熊

石門鍾玉行先生視學三秦壬子春接臨華昌夜夢一冠帶者臨牀下自云余崇德人與君同里姓胡字穎川因作某縣典史校於此子孫窮乏無以歸恐君收留還故里使骸骨不致久埋沙土君之患也明晨有一人同即謂君是余之子誅萬勿慮却獲日果有三

呂祖吹簫圖

龍鈴 述異記上

五

五卷

提學鍾公是同里一人昨已乞其印帶歸鄉汝曹可往求之玉行先生遂予以百金使三人攜柩歸復于家中給田五畝使其自耕而食而其子若孫久為邊兵不能營生先生任滿歸復收養之至今感依以食

樹中器具

山陰俞子慶云伊然祖家一桑樹腹漸大數年竟如巨筐怪而劈之其中如蠟燭茶盤碗盞諸器血無一不備皆木之自然成形成者至今猶存數種相傳其時其精光到處久而成象如是

早曉

有陳達子聞其父柩中響故視之見一毛人火之有痛楚聲識者謂是早曉

周土地

石門有周姓兄弟名耕陸弟名基陸為諸生食飯炸陸陸質朴然諸不苟取與分明見人說不平事輒義形於色居家唯開戶課農而已偶有親患病俗每十人連名焚牒祈神謂之十保扶是日適以炸陰為首保于翌之土地祠其廟祝忽夢土地謂曰汝往致周翁時代我職其所保甚不當然吾與周前後官不得不為代申但此後不可再來矣祝以告周周未之信後祝復夢土地曰某月某日周當代我矣祝不教告忽一日周意寢夢車馬與從吏共來謁稱本境土地祠候新官并請示到任日期周夢中定以某日遂寢因思廟祝前言預料理家務適則親友聚咸笑之比及期果無疾而逝

說金

六

卷

偷顧賊

康熙壬戌年嘉郡父邑忽有賊偷入顧骨凡未裝墳厝之柩多遭竊發止取男顧女顧不用一時人心遠近驚駭多草草卜葬其來時賊于黑夜人望之或見甲冑人長大數輩左右出沒人不散近或如牛馬之形閃忽莫定大家多請訊卒守之如是月餘方息不知竊去何用余丁卯秋附糧艘南來偶詢之水手云鎮江有一種賣長米藥術者無賴游丁將漕米費用嫖賭及抵債缺額過半則密買此藥抵通上倉時先一日將此藥和米內次日一石變為二石任斛不缺一石之後仍還本數云是顧骨鎮就之藥其罪不容誅此亦採生折節所當寸誅者也

大蟒

康熙年間滿州有莽將軍者從征吳三桂卒偏師前行道過一蟒其大如寬長二十丈建廟十丈將頭尾婦孺暨耆耄諸人趕近里掛蟒即口吐勇氣將人吸入口中如吸燕吞刺整然莽將軍取火藥圖做烤樵夫外用衣服包裹作人形以系條做藥線穿之吊端燈火用浸竿推近其身果為氣所吸吞入腹中少頃山崩地裂莽振數十里其蟒腹而死師遂進然莽將軍病發七日而沒

龍鱗

康熙二十六年大倉曹生宋廣龍鱗一片云本州某鎮有父子二人曾魚其子尚幼得一鱗魚長三尺餘通身黃金色頃有一目同漁者以為異勸父放之而此鱗尚游泳未逝其子復驚得之歸家烹未熟雷雨驟作雲霧四塞雲中一龍時現不覺且有火光如電

龍鱗

七

卷

深然色出沒雲際少頃發屋振木其父子所居俱隨風而去此子並魚同失所在天霽田夫見所仆大樹有鱗二片其大如盤尚存血肉猶帶龍腥蓋此龍被木所遺也曹生購其一時出詫客云

獨足雞

戊辰臘月雲間明經吳肯藏有獨足雞二雞俱一足云一羽所伏也據者有左足無右足雖者有右足無左足其無足之半邊無肉而兩翼亦大小行則寸寸踴躍毛色與常雞無異但雄者不能解升豈商羊之類而不足致雨者耶

青蛙神

平湖進士陸謙孫林令江西之金谿邑有青蛙神令初至必從祀之陸不為祀吏人皆諫不能未歲青蛙無數至縣城入湖至應事

跳踴滿案猶不介意俄而飽飯大漲青時出入湯鑊各得不得泉
穿隙怒甚欲焚其廟忽兩眼腫痛突如蟻行痛楚不勝然後往躬
祀之遂安其蛙相傳為晉物有一匪野之祀者至廟蛙或坐匣上
或踞案頭或遊梁間或一或二或三變化無定土人水旱疾疫禱
之輒應

孤宗

康熙初年順天府尹郭廷祚衙齋有狐作祟白日拋擲沙土汙穢
几席有場四子者猶遺棄之術延之設壇揚令郭坐壇中群僕圍
壇外已為作法少頃梁上有老人僅三尺白鬚扶杖衣冠甚古言
曰我之裔孫偶作狡獪故為獲罪既蒙赦召當令其出捷之固當
但勿殺之言畢不見空中即擲一黑物如狐狀群僕痛捷之狐吻
吻作聲塵伏郭坐下而老人復至云今已責治足以蔽辜我携之
去矣遂不復來

出不由

秀水朱檢討竹垞言其一親戚某秀水人康熙初年夏間入郡赴
歲考與友五六人同寓同天署諸友宿廳上其宿房中僦上一夜
蚤起便旋失其下水疑其藏之巾戶不聲以為故意數人排戶
而入則聞然無人視其門窗鋪開如故共徧求之得于廳側竹園
中昏卧於地手持一棒神已厥矣扶出以姜湯醒甦問之示夜半
有兩人呵我以為同寓友也察其聲則非同堅卧不起而此兩人
忽已在榻前按我自聽眼出裸身至廳趨取一皮之褲未及穿復
被我出門我張趨入竹園兩人踴之不止天將曉始去我倦極暫

總不知此身何由出也

仲夫子誄教諭

崇德縣教諭鮑之高平湖人順治甲午年周文廟順祀 聖像
露鮑君墓助修葺數年以來所收三百餘金皆入私囊未易一
瓦偶於六月朔昧明上殿行禮未及下階忽見子路從後擊之
踣於階下家人扶至署齋即發熱身痛手足癱瘓口稱仲夫子擊
我遂成廢疾未幾丁艱歸卒

石卵

康熙戊辰五月嘉興北門外七星橋烟舖有一大石大如五斗甕
陸續零賣已去七八尚留中心一塊甚堅頂有以十錢來買者因
舉巨斧擊之石裂為二中出一石子如雞卵石色黑而卵甚白人
無識者有一人以錢三文買去不知何物或云空青或云石胆侯
詢之博物者

十二時爐

石門沈元征先生言其鄉人因天旱浚河於土中得一銅爐方圓
徑尺有蓋泥沙沾清不以為異後遇一遠商以百錢買之細為洗
剔蓋上有十二生肖口俱張開焚香則每一時烟從一肖口出登
為至寶什貨而去不知其何代神物也

拔詞城隍

海昌祝安通諱異模續學苦志年三十餘不第康熙丁巳 情甫
開科細試國子生安通由康援例赴試試前投詞杭州府城隍
減算次第以慰老親之望以通平生之志是科復不售至康熙

朱縣提榜後族人之官於京師及同公車數人酌酒相賀安道賦
德舉此公案族人所以為不祥未幾果病族人因共相都城履欲
為戰海鋪釋初一微有句云昔年相許今已惜取懷然咸知必不
免矣月餘竟歿於京師

鮎魚龍

松江朱涇鎮北十餘里名斜橋水通黃浦潮信康熙二十八年夏
方千有大渡河忽沈沒少頃見一大魚似鮎有二長指如竹脚大
躍出水面而逝二十九年年潤佃戶入水置拾桿忽為此魚吞其
兩肢號呼求救其兄力挽之已失半體矣三十年七月橋旁地忽
炸裂有聲上有吼兵營房兵俱散走未至數十步其地二部許陷
為潭水湧丈餘一落奔流赴黃浦入海所過河港俱溢風雨雷電
隨至數時方息潭深不可測數月後有木像浮來土人異之為東
茅屋主祠香火甚盛名曰余來廟

太瓜子

順治年間玉田縣十世家富國變後於祖塋傍種瓜為生忽一年
於眾瓜中得一大瓜甚甚邀家人共食之恐水浸濕先於面上開
一蓋見瓜子僅一顆長五寸闊三十謹收藏在家至今無恙

五足牛

元墓僧號一月者子康已而在蘇州見一牛五足一人在額下

三脚蛤蛇

俗語云三脚蛤蛇無毒康熙三十一年松江明經吳寅曝曝人
於廟旁獲一枚三足一足正在後無少偏眾共傳觀月餘獲者

及三兩舌謂瞻三足廣月而居為仙也何以產穢處且速化耶又
戲駭元兩章言少時讀書山中親見三足蟾云

沈耀先現形

沈耀先者嘉興鄉民為人誠實出入大家為保佃大家咸信愛之
康熙己巳冬病卒忽一日侵晨叩其友門童子出應詢其為沈也
俄頃其友出見之聲音笑貌衣服不類死者因執手慰勞曰人言
汝已死真謬傳矣遂留共飯因之論陰陽之事沈尚陰陽亦無大
差別大約好人得逍遙自在惡人定受言報子曰世間指鏡有用
乎曰亦好僧道誦經有益乎曰若其修行僧誦之甚佳如應付俗
僧則徒費生者耳友聆其言始疑為死心悖畏懼沈即起隱入壁
中友亟至弔奠則死已十日矣

洞庭使者

浙人張端叔其父為鎮遠府曾泛洞庭舟覆溺死二僕越二十年
復游洞庭夜夢其僕二人偕至云某為洞庭君使者聞主人至故
來候但連日應大風惟某日某刻可渡至期當趨送及期風稍定
凡船上有一鳥對船中叫噪張之仰面呼云汝是某某否二鳥
作答狀又云既係某某可飛集于几果翔而下與之食饌飲啖回
促舟師放船食頃已達岸其二鳥猶盤旋不去再三諭之哀鳴飛
去復還者數四若不勝悲感者然

方魚

鄞縣楊雪崖老塾師也曾言其叔祖館於象山邑人某家其俗治
塘種魚終年以此取給偶一歲獲雙魚正方可三尺許頭各有二

角不放食腊而藏之并出以示客人無識者場觀見之

尸解遺發

嘉興真虹升侍御繼斯弟也于南門外構小園名壽鹿土木精麗時復改易布置不輟康熙三十年拙地為地丈許得一石板板下兩釘對合故之一尸微坐如生髮長披體膚爪繞身虹升舉棄南湖深處未幾得病恍惚百藥不效而死蓋尸解者不幸值此一切棄之者亦獲折算之咎乎

五聖為祟

秀水吳靜菴言五六歲時隨其祖父居秀水縣前宅內廳左書房向供五聖歲時虔奉頗有利益後遷居塔街此宅售與郭姓號李平者居之郭有女及笄頗美一日偶至廳側見房內有方巾道袍

說餘述異記上

三

五聖為祟

者據案作書女見之駭避以為外家也是晚此人即入室求歡言從我今汝家富厚願遂不從即搗至其女力不能却自此每夜必至久之父母怪之曰漸憔悴即知其故亟移他處其房更售女竟病歿乃康熙八年事至丙寅江蘇巡撫湯公奏除五聖係祠凡祠宇及人家所奉者悉行撤毀故禍遂絕

高王廟土地

石門吳我赤名兩章老儒生也卒已十五年矣康熙壬申九月初五日妻呂氏病疫氣絕已兩時已而復甦自云初三日見一婦常鬼入房一轉即去初四日無常帶三人來亦一轉即去初五早同四人來其一奇狀鬼也鬼以鐵索牽呂去至城隍廟兩旁柵門未開見罪人甚多亦有閒散者俄頃有衆數來城隍者押差

呂曰此汝夫君也何不求之呂望見飛魂驚魂戴紗帽穿絛繡袍

前有執事六對引導審視之果我赤也因驚問其故彼曰悲感因我為本邑某紳土地已入載矣今陞在蕭山縣臨浦堰江王廟土地香火最盛今十月十五到任因見城隍候交代不意遇汝也呂求其收復我赤曰我見城隍試言之出謂呂曰汝年六十回審已盡我力保汝回三日矣呂見柵門閉人甚多有呂氏從嫂在焉被髮銀鑰見之痛哭我赤此使送還故楚作我赤語索茶飲之且命焚冥鏹六千以為使費呂因處分家事至初八日辰刻精神清爽子思希可復生呂曰我只延西時申刻即去隨夫生同享榮祀耳角期瞑目而逝牀畔旁有烟氣盤結恍若兩接引者子俊伯名焉

說餘述異記上

三

五聖為祟

黃呼高為江聲如聞其廟三年前已毀後伯十日晚宿廟旁萬聖庵半夜忽聞鼓吹之聲心異之明日詢庵僧俱聞之少頃合鎮喧傳聞廟中鼓吹土人俱來焚香祭獻始信此事實然矣

女子神力

康熙廿九年乍浦比年通海船遊人士女雜沓偶有姑嫂二人隨從僕膝甚都似右族豪家云從雲間來過游城內外至駐防衙前

僧化虎

康熙乙丑正月有僧九人衣異色衣從餘杭化緣入臨安於清昌化居化為虎為害甚酷三邑嚴捕卒不可得四月間於潛山中某

卷之頂一虎坐化石上居僧不知聲山遇而墮地幾斃者視之則已死矣昇送縣官此後虎患漸息石門沈元征先生秉鐸於當時所親見也九僧臨安化虎者三昌化四於曆二

土神記

嘉善有一友素不信神境其子大病里中有小廟許病痊酬祀不意其子竟故此人因即毀廟忽一日急病而死至冥司知為廟神所誅冥府細查簿冊云此人陽壽未絕且係生員不便施刑命鬼判書此人掌中記書十板四字即放而陽魁時見手內宛然四字摩之不滅數年後歲武考等果領讀如數而尋內四字已無矣

求藏見怪

曹秋岳先生之叔諱某者因家貧日奉藏神拜求掘藏久之忽有

說命 述異記上

高

五二卷

一白衣童子自稱藏神云奉我未皮故不與汝今後必每日供奉豆厚我心若此方肯見藏因資田拈指供終年餘其童子有形有聲飲食與人無異但夜分即去平日間每見秋岳即便隱刑因搆其叔與秋岳使不相往來後其叔病篤藏竟不可得舉家供給困甚而云遠秋岳來探病其怪隱匿床下雖為家人察

告之秋岳因取紙書曹洛封三字并用一圖記紙之但見其瓶旋轉不息數日方止投之于河其怪遂絕而其叔病亦尋愈矣此秋岳未遇時事名醫薛楚王嘗聞人患貧往往舉以為誠云

人更虎

廣內有一村民每日早出晚歸必携死猪羊鹿犬等物至家以為常後因其子某日或將須猪羊祀神要燭其死猪者為佳村民有

難色要選疑已前之物皆獨偷盜命子尾其後視之至一小見其父入岩洞中少頃有虎咆哮而出其子驚悸良久徐入洞求父所在但見一木存焉疑為虎食矣未幾虎歸洞而父復出其子歸甚固急歸告母村民鄰家見其妻色變遂大言曰吾為汝等識破今出不復復矣疾走出門妻于庫衣留之力挽其足竟脫一襪而去後其子於庫中遇一虎一足人也因思此虎必其父將為獵者所得遂趨揭街市云若有人獲虎一人足者勿送官願以重價購之不數月果得而焚之云此康熙年間柳州珠賓縣事牛哀封使君密其然乎

南庫龍神

說命 述異記上

高

五二卷

楚南漳縣西溪岩龍至廟水旱橋兩極靈刻於祀典凡有旱災祈雨者到溪結壇拜禱無不立應洞中有旋渦深不刺龍處其中時若以空罌包紙布數層投潭中隨旋渦而入少頃浮出紙布仍乾器內有水或一寸或數寸捧戴於首飛馬而行洞中即有黑雲雷電隨之路遠馬必屢易所騎之獲得兩分寸如數有襄陽縣典史偶食雞子雷震墮馬幾死而皆變為妖怪掛於山野樹頭與中頂滴俱無焉每年縣官用職名手本送禮先至洞口土地祠焚香幣然後投手本入潭其手本投入潭內少頃浮出受者點之然後投禮於潭禮物止用紙筆墨硯銀牌等六事順治年間邑令姚廷儒浙之湖州人不信懷銅鏡投潭中鏡亦浮出遂神其事又近溪有一老人龍王時遊與圍棋入洞見府第壯麗龍王乃一白鬚老人出洞則絕無所觀唯見岩穴而已三洞有十八龍子號大太子二

太子三太子等稱禱之亦能致雨龍泉令君金緯德前今歲三年言之甚詳而余宿友費越右曾為漳募并言老人事餘畧同

盧醫山

山西路城縣民病不服藥亦無醫縣南十餘里有盧醫山上有盧醫廟廟皆石壁石柱石瓦遠近病者持香燭指錢詣廟通籍貫述病緣用黃紙空包壓著爐下燒畢紙包角動開視得紅丸者入口病即愈白丸者燒過數日可愈病不起者無藥再西費萬即與黑丸服之亦死無益也廟門夜有二黑虎守之傍晚時稍戒不敢上山矣山頂有風洞曰不甚大而深不可測土人早則往祈風夏秋早則祈西北風冬春早則祈東南風亦用香燭福物而酬拜得取其方之士而餅之風至而亦隨至金公初任路城並詳言之

建興山上

老婦變虎

康熙四十年所東陽縣某鄉某姓有一老婦年已七十餘時時無故他出數日不歸其子竊疑之一日尋至探山遇土人同開相中聲甚異入視之見其母方頸項變虎回驚時從後控其髮指之不釋母以爪傷子面負痛放手母跳躍而去不知所之數月傷愈過水之山中見一披髮泥前行後從數虎近而不敢近悵悵而歸傳聞遠近

醫藥

海昌北關外木行買一巨蟹約重七八斤煮之饌中噉味作樂似亡命者熟而割之腹中得小兒五官四肢皆具觀者如睹識者以為驚竇憤然走矣海昌學師勞貞山處僕往視之果然驚駭至中

異事

牛頭馬面

嘉興縣涇鎮一黃姓者素患弱症獨宿店中忽一夜見數人自門縫入一人持布袋繫坐而語曰過來則有願王廟某僧前學嚴經恐觸之不便過西則施家有制大可畏不知從下西街去為便耳逃出袋內牛頭馬面而西而去其人知為鬼也自分必死矣未幾聞聲聲則一瘡婦疾奔黃姓起見鬼遺一小牌拾而視之姓名各一人一即薛姑餘僅記三人者未罪前鬼復來奪去雞鳴探此三人者則皆已物故矣

雞鳴化雞

康熙癸酉夏大旱潮鄉東八鄉民難者皆母鳴三隻凡三年矣一鷄連日生蛋三枚尾起亮數日生雞毛通身毛亦漸脫頭翅並綠而白頭嘴雖變紅形亦俱化為雄雞者千百人

黑雲

康熙三十一年四月廿八日陝西白水縣夜下黑雲將已成泰豆方長秋禾凍死大半雞皆鳴將過延不報縣令王三錫頭亦前處分見即抄

洞庭神君

洞庭君相傳為柳毅其神主儀亦而獠牙朱髮髯如夜叉以一手撫額覆目而視一手持劍旁從神亦獠牙往來者必致祭舟中之人不敬一字其語尤不可以手指傷及違額不惹犯之則有風濤之險唯鄂州人則無忌鄂州士子赴省試者至鄂拜祝焚香焚祝

生帖雖過風清無不安然而渡

佛殿巨手

侯官許不庚十年前在福州山寺同數友於佛殿後軒晚齋望見殿壁上燈影搖曳令值視之良久不返因共起出視僅仆於地仰見一巨手青黑多毛從殿外簷上伸至殿中將長明燈攝與開堂驚喚手忽不見不知何怪也

陽官點冊

李煥然茂成進士北直涿縣人康熙壬子年任陝西平涼知縣癸丑秋薨城隍來請李赴廟中城隍南面坐命煥然而東旁坐云有冊籍煩公一觀更送聖案前簿厚五寸餘李舉筆刻刻判完或句或點絕非已意似有鬼隨其腕者其所點之物色全如血佛頃而

說鈴

述異記上

十八

五三卷

羅姓名畧記一二乃甲寅出兵首名受斃者與他兵死者合之夢中所點無不相同其幻者俱無恙時石門方俗曉為崇信令詳言之

析井雷擊

康熙癸酉浙西大旱河水絕流泉源俱竭烏鎮某氏家有一井甚甘而有水人取者衆氏甚厭恨之一日晨是以便桶傾井中取者不知得水始覺其穢也六月廿四日大雨震雷擊死其婦年十九歲婦居今五十年歲吳平生持齋念佛死時素珠猶在手巾時以一念之惡遭天譴耳

土像為祟

寧波洪庵寺圖光順境乙未進士偶入佛寺見山門四天王足踏

八怪一女怪麗甚洪白如是美色即受其惑何恨哉是夕即有婦入室求合洪心亂不能却自是每夕必至日漸瘳瘳幾至不起有計獲之四載始去洪官亦不顯

孤注

京師長春寺有俗為崇不見其形僧舍素醞酒時時竊飲之幾盡客至亦時空中作聲如人語一夕忽有群犬噬一狐斃通身黑色有欲取為帽者僧大抵類情鮮不日必有來覓屍者不可取也是夕果有群狐數百似來索夜僧舍皆滿哭聲沸地迨曉不知所死休亦未矣

自知前生報則

說鈴

述異記上

十九

五三卷

大名府小灘鎮鄭監生家於正月初二日舉一子閏三月忽墮目而暗曰予手足何忽小耶予懷慶府濟源縣人姓趙伯父與兄皆監生外舅係孝廉以上年臘月廿七日無疾而終年止五十六有兩人引至一衙門內過堂同行者十二人復至一處懸壁森嚴十人挨次進去我立於門外俄頃十一人出其隨行之二人曰汝可不過堂矣同至小灘見一人門樓二人曰此可安汝身曰爾力一推不覺墮此地即念家中有二女一妻一妾安身已九月大約正月間必坐草不知生兒可得延嗣否長女已十八歲擇於正月初九日遣嫁吾死後不知家中若何如有族婦往觀之既去兒復往其母曰何物老嫗竟入吾室以後可辭衆人不必以吾為奇貨恐招尤也邑署戶部某與鄭交最厚強見之具述前事新安吳瑤琬象星老而能詩貧無子依侍御程梓園先生以名目

言前世為女即其族叔祖母也叔祖母元朝奉母號元親人居山年七十餘一夕孺人忽謂元朝奉曰吾明日已時常死即託生於活溪逢君正朝奉為第二子汝無悲幸來視我可也翌日果無疾而卒元朝奉即往活溪探之君正舉第二子矣自是時致遺朋及長就學時以果餅貼之群塾兒見元朝奉來共笑之云汝六至矣象星亦恍恍如舊識一日象星因市菜携花至上山元朝奉家入門屏後如故婦登堂入室牀前非杜花小籠具皆素物也此其二子不覺感然而悲歸家問名數月後元朝奉死象星哭而送之如夫婦焉今若夫言之猶鑿鑿也上山活溪兩村族姓無不知此事

食饅斃命

說錄 述異記上

手

至卷

康熙丙寅六月旱乾河涸石邑西門外有沈姓者家貧乏食掘泥淤中鯀鮓之類食之得一物全似鰻身短而粗重十四兩煮食甚肥一家父子四人同食沈腹痛悶不能言而死其子女三人頭面身體俱發大毒幾斃或疑為蛇所化或云另是一種毒蟲以不識耳書此以為食異物之戒或云即斜耕虫能穿穴曰使漏

食齋中毒

湖州沈駒士貧儒老於館師其子二人以醫書藉為業幸未滿兩書船同泊書賈及舟子共八人買雞四雞殺爇為晚食中有一雞特肥壯而短或疑其形異有毒或愛其肥不忍棄遂併烹之其一人不食雞餘七人共食之至二鼓七人皆腹痛下血升許號咷轉欬死不食者夜叩醫家求解毒藥服之始安然各瀉痢十餘日

而愈

火龍

癸酉六月廿四日平湖小圩地方大風而有火龍一條紫火繞身經過田禾一帶數畝於俱被燒焦居民服官邑令呂猶龍親驗猶有帶來跌死一屍不下何處人小圩房舍樹木亦多損壞

不葬之俗

嘉善縣朱陳老於公華王成會試北上前一夕其夫夢神語之曰汝夫數世不葬家累十餘棺今科米常者應因此創其槨矣是科果捷凡以微骨見落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家忽有怪白蓋擲碎瓦傷人晚即現形不一時是十許人持械入堂將槨壁并時拆去或取槨子累至六七或為妖即其人居高梁之上復推墮幾斃家中大小無不受傷者人人佩刀而行中夜之夕啼苦聲樓忽見白蛇旋轉衣已逐之下梯值鳴言次子佩刀而來遇之揮砍血濺滿身十餘日復來大笑云我力傷醫治瘡可今汝擲毀矣求矣遂於堂中設公案數畝南面而坐群妖趨走若徘徊然倏隱倏現索酒食供獻達旦始去未請於江堪輿程天御覓地館之於樓授以一刀曰倘有所聞見可以自衛也程亦未信睡至更餘怪風入少窗窗自開磚石亂投程傷額果余端坐不敢出聲的三更始去次夕程寢於床燦二炬伺之忽見床下有一怪物趨出長尺餘瘡瘡皆鐵月色中視之身皆紫毛月光如炬辨出丈許忽變形長至十餘尺二頭六臂頭現紅綠白三色身執一竹篙而程攢程自揣避必不免即抽力往前極力砂之吻然有出至梯側

說錄 述異記上

手

至卷

而隱倦極就寢寢明視之乃上鮮血淋漓衣亦灑血自此不至矣
朱遂卜中盡藝其棺值張氏入觀求月真人與鉄牌一面置家
中近頗安靜然自七月至十一月受其妖毒幾半載焉程天御親
言之

恭山墓墓

德清縣前直街沈漢停房基下有馬堆人噴其止必病明末發之
見大石板馬鞍視之寒氣逼人初一人絕入立斃久之寒氣漸息
衆舉炬下視乃地室一間木棺方長與近代大異下有鉄牛負之
石碑有字篆書乃古文大篆識者辨之曰楚墓由恭墓也墓中有
紅七隻疑時漆燈者遂掘之築室其上居之無恙至今尚在

花異

說餘述異記上

至卷

康熙丙子七月石門兵中涵卧房前庭下秋海棠忽發一條開花
數層共十餘朵正如玉樓春牡丹大如蓋千葉香艷以爲吉祥圖
其狀求善詩者吟之中涵少年校書素抱痼疾至丙子十月不起
年僅二十二歲蓋不祥之徵也

有尾小兒

康熙戊午秋京師宣武門外有小兒約三四歲有尾長三四寸狀
而無毛其父每日攜之過市看者輒索錢三文

內黃狐怪

內黃縣署中有五間大樓頗高峻俄見一內黃史立樓身與樓
等忽漸矮入地乃沒又一女人偻身背白立樓上以一足踏樓下
又一日署中庭中秋月色甚皎忽見一赤立門檻上望月徘徊

之狐貼然不動兩眼發白光之所到人不能犯因共持矛矢刀
仗相守狐忽跳躍署後立兩鼓樓中間以兩眼光射鼓樓其赤如
火大如箕迫近之則熱氣熏灼復相持良久俄趨牆外急以刀砍
之截其尾寸許帶血粘刀上牢不可脫以利刃割去之其毛皆堅
銳如針自是不復見矣

狐報仇

江浦武舉王姓者家頗富僦居室深遠近臨江畔一日有鮮不少
年僕從甚都過王投謁視其刺口侍生胡大名主詢所從來云自
閩官此歸欲假館棲眷屬如蒙見允明日謹奉質約費以聞幣名
果皆先時方物王悅其異不知為何許人也姑諾之明日果質約
并金數銀約以明日入宅言詞捷給詭度不凡王益疑其爲人俟

說餘述異記上

至卷

其別去登高樓望之江岸無舟見其攜西去入積葦中不復出
王曰此妖祟也率何力數十人持火及獵具以往見積葦如山廣
數畝蓋蘆場之久未售者循場而行有窟穴幾處似有物出入乃
列網穴口舉火燃之有老狐突出逸去群狐無數燒死觸網傷捕
靡遺是夜聞繞屋哀號之聲且誓曰吾與若無仇何故殺我子孫
數百吾必有以報汝如是者累數夜不輟未幾忽有首人于江濱
即公廷佐憲審訊王以通海謀叛其人則胡大名也即家遣人捕
捕果於王之後樓得矢數萬遂擒王刑訊王不知所自來無辭以
辨舉家下獄叛兵雖實而首人不至淹禁十年親族度死過半獄
竟不成遇赦乃出是順治年間事

鬼救虎害

康熙廿八年間武林清河坊有趙姓者往西山索道歸已日暮行至集慶寺之東黑雨昏黑又無雨具不能前進徬徨間見有厝栢之室簷底可以避雨乃向栢致揖曰暮夜不及入城暫假尊簷憩息遂坐其下假寐夜將半忽聞有呼者云某地演戲吾與若盍往觀乎室內應曰汝自去吾今夜有客不及奉陪呼者趨之數四而室中堅却如初五更而止天亦漸明急趨入城而遺其棄木戲乃假借入者慮其索復尋至昨宿處戲在簷下見其旁虎跡甚多始悟夜間之鬼所以不去者感其人之有禮而獲其虎尾也嗚呼鬼尚知愛禮而人可弗鬼若哉

紙魁星舞

康熙乙卯年五月江南學使者解薛幾貢科試淮安府場中兩遇

說錄 魁星記上

二十

五十五

搭簾蓬殿中間搭龍閣並綴紙魁星俱以五色紙為之兩手持筆疑足湯魁斗光彩生動試畢封門後各役俱散署中親友偶出堂上閒步忽聞堂前喧鬧聲趨出視之則見魁星在簾殿中間舞蹈跳舞不已聞者驚動駭異連舉而焚之然是科淮安無拔魁者嗣後亦無大魁但不脫科耳

西湖水怪

鹽務朱氏伯為朱進士京琦之兄讀書孤山時中秋月朗獨步過西冷山蘇堤至第三橋遙見橋上有一人向月而舞即視之相去丈許拜者驚起回顧乃披髮女人面而如粉唇赤如血上體裸露垂乳至腰急躍入水中朱大驚愕不知其為何物也

蛇異

戲唐徐子靜為江西奉新縣巡撫在南昌見一人自言姓吳武寧縣人於康熙初年實廣西欲至銅家索資五更起出門天尚黑忽見前路白光如日謂天已曙矣前行見一亭過亭復有一橋度橋便入黑洞中不復辨去向但覺腥穢特甚水如沸湧將身滾出於外昏迷不省俄而天晚漸醒見大蛇尾如山圍繞而去身尚股下不能動行人見之詢知其故昇歸主客身已腐爛微餘方尋獲溺身蛇散屑如蛇皮矣或謂亭是其口也橋是其舌也入溺溺則進其喉蛇涎潮湧幸而噴出其不被吞幸矣所以腥穢特甚也

述異記卷二

東野主人輯

三異物

高江村雜記宜大內見三異物焉一、小盆金大寸有六分內貯雕
刻牙器百種如几榻角車盤匣筆硯投壺棋局結管升斗算子之
屬其體而微不受手指用金鑄而觀之其一鑲象為球周身有
孔凡九層亦有七層五層者以金簪自孔中撥之圓轉活動層層
相似又時刻磨光澤中藏殺子一枚金碧鑲嵌其外潔白無縫非
有漆合粘連之迹名鬼玉球其一酒杯二十有四由大及小如掌
塔或高二寸許鑲木為之質黃色有木理薄如紙柔軟而輕雖象
獸可飛動然可注酒三者精巧絕倫雖有雕鏤公輸亦不能施其

記桃核念珠

五

心目不知當時何以鑿剔而成守者曰此自外國航海來貢云皆
鬼子所作

記桃核念珠

符念珠一百八枚以山桃核為之圓如小櫻桃一枚之中刻羅漢
三四尊或五六尊行者坐者誦經者荷杖者入定於念中者陰樹
跌坐而說法者環坐指畫論議者袒跏曲膝而南而前趨而後侍
者合計之為數五百滿圓竹笠茶奩折筴蓮經卷畢身又有雲
龍風虎獅象鳥獸戲貌猱猴錯雜其間視之不若了了明窗淨几
息心諦觀所刻羅漢僅如一粟梵相奇古或衣文纖綺繡或水絮
然水田綿葛而神情風致各蕭散於松栢巖石可謂筆之至矣惜
其姓名不可得而知因以珊瑚木難歸而藏諸古錦

狗西番

陝西曉邊有狗西番其婦女而髮俱作細辮額間分開左右垂下
如璫珠然富貴者以貝作墜子凡西番貴女俱許入關為人作針織
雜綵等役至晚則放去其男子於路旁見人飲食輒睜目垂涎儼
狀可笑然甚富其穴中多藏犀角象牙琥珀珠璣諸珍物與漢人
為市

西番狗

石門吳不假名重程康熙三十三年為西寧屯田都司華君館
賓歸言在幕下時有番升殿西番狗一北一壯形質稍高於常
狗時候驅役其前兩足指長如猴足作活與人無異命之掃地即
承帚至庭下掃掃甚潔碑石解草振亦以爪剔淨掃畢奉帚跪坐

復命於主人之前令其再掃他處亦然命之曉火即詣竈下屈薪

二

五

為把進火如人樹枝長者力可執而折之饑食既熟擊竈數下即
止火矣其他雜技周匝詳細或過於人自辰至暮趨事不憚與之
肉拜而後食食畢復稽首三四馬圍晉無不苛愛以為勝於人之
情其四支而失其木心者矣

怪洋三則

邇年有泛海歸者曾遇颶風飄至一島山勢峭峻海岬宛然舟中
共百五六十人因見天宇晴爽有七十餘人相拉游步上山行數
里忽見一人長三文餘見眾人來喜踊眉宇迎揖使前眾以為仙
隨之而行至一穴口復盡揖之入洞中內有臥許寬廣高朗泉方
玩視長人忽取上巨石塞其穴引手從穴中取一人族其頸欲

其血而抱其死以次執三十人如此倏之餘人驚惶無措忽見一人懸穴外石上如醉然餘人遂得從穴隙奔出登舟訴其事適風便挂帆行未數里長人果步如飛蹈海水僅及腰退舟將近眾藏因此堅一至吾輩無難類矣遂協力施銃箭禦之長人似有退縮之狀風驟漸遠遂得脫

其一有洋船失風飄至一島金光耀目不能正視抵岸乃金山也岸旁沙石皆紫金同舟者喜甚競持鎗擊擊取之俄頃見山頂一人頭戴金冠身披金甲來視說定鎗劍而來若飛鳥漸過舟次眾皆大躍海舟素奉天妃娘娘共辦香拜懇求救忽天妃降一客言曰此金山神也汝等竊金為禍不小今我來救眾人之命即持槍登橋抄舟中鳴金鼓助戰與神拒敵良久神不能勝而去其

說金 述異記中

三

五三卷

客從橋端墜下身無所損舉舟遂免於厄此二則皆近年事也

其一順治年間有洋船自廣東開洋失風飄至一島老於海道者未之識也因覓泊焉舟中有一二百人其中三十餘客相携游步海岸過一小坡見石板街道闊餘二丈長約數里甬步而行有一城入城街衢平直衙門壯麗但覺清靜而無一人遂共入衙門歷教置無呵禦者登其堂見一人南面而坐妙帽朱衣若睡夢然旁有一吏捧文案而立一門子奉茶作欲進之狀隸役數人夾侍廊下望之若死若生寂無一言眾以為必前朝海疆死事之臣靈爽所現也疑懼疾奔未出二門有朱髮獠牙青面之鬼三十餘輩擒其眾一一用藤穿頸懸於大門之內眾思恐趨入以往報命者中有一人舉身騰躍裂面而墜墜至岸道其事舟中有一年老熟海

事者大驚曰此夜人自也至聚眾鳴金鼓持鎗往救之至則街衢城市盡歸蹤跡但見荒草坡中白骨一堆乃向者三十餘人為夜人所食之餘也其眾順者歸就醫賴復命尚存二孔蓋藤所穿也後為廣東武弁僧親見其人言之

蛇鬼

青島庵僧言有同庵僧某未出家時聞人言凡人能偷吸新死人頭邊飯及左手取食少許不令人見如此七次可日中視鬼僧信而為之果然每日居家出市見鬼無數黑夜亦然鬼與人雜幾相半形狀不一甚可畏惡凡生人路行鬼見之側避若其人無恙若不避者多病至有鬼匪隨且戲弄之者其人必死矣僧新厭且懼以至狂惑人勸其至張真人府求符水治之目中雖無所見而神已凝矣後披剃為僧至今尚在

說金 述異記中

四

五三卷

蛇鬼

嘉善葉有六書齊庭前有空酒罈數枚夏夜子弟輩輒露坐其上有一六辰至庭中見罈下暗大赤練蛇驚視之死矣因命家僮取出煨弄之少頃忽其姪女狂亂作蛇言曰我獲爾家牆下久未嘗茹害偶出取涼老相公殺我復慘焚之恨毒已極故來報俾耳家人驚告有六有六云我見死蛇恐遭毒傷人故焚之寔未嘗殺也方辨論間姪女忽又作有六父語曰是我殺之此亦細事汝輩何懼可具酒食饋送至焚蛇處無害也如其言女亦愈無他疾服藥而

蛇鬼

嘉善甲子孝廉王成取冬赴公車致於京師其弟錦雯亦登戊午
賢書登周南宮甲戌秋同里孝廉錢心佩下第歸成取魂附之而
來至錦雯家附錦雯之子大言曰我去家日久今始歸何慢我耶
錦雯驚問汝何鬼也其子曰我成取也弟平日不讀書多外務故
春聞不利年漸老矣不可不奮我機矣速為具食且我妻叔孫
奪頭亦同來此領當稍豐不可慢也舍頤以明經赴考教習乙丑
春卒於京師者也其他語家事甚悉錦雯懼報其嫂姪具感其遠
至其家子即愈後亦寂然

蛇螫

蘭谿縣有叔姪同居叔欺其姪盡占亡兄之產姪無可奈何行金
華府將控之時當盛夏慰井亭見一赤蛇上樹自投於地盤結少

蛇螫

五

頃又上樹擲下復結如此八九次變為巨蛇其姪惡之前行至飯
店戲誦其叔亦至持一簍付店將烹之姪詢其得自井亭遂力阻
其勿食叔固欲烹之姪告之所見衆未之信遂于烈日中繫蛇尾
倒懸樹上久而漸長復化為蛇叔乃抱姪而泣曰我固欺汝汝不
恨我乃反故我我其非人哉遂相與歸家推所獲者共之式好如
初

桃核舟

武塘魏氏藏桃核舟一枚蓋刻為赤壁賦云舟首尾約長八分有
奇高可二黍許中軒敞者為艖箬蓬覆之旁開小窓左右各四啟
窓而觀雕欄相望開之則左右各一小水落石出左刻清風徐
來水波不興石青慘澹艸樹頹坐三之中幾冠而髯者為東坡醉即

居右魯直居左蘇黃共開一手卷東坡手執卷端左手則魯直背

魯直左手執卷末右手持卷如有所指東坡現右足魯直現左足

各微側其兩膝相比者各隱卷底衣褶中佛印絕類彌勒袒胸露

乳矯首昂視神情與蘇黃不屬卧右足右臂支船而望其左膝

左臂挂念珠可歷歷數也舟尾橫卧一櫓左右舟子各一居右者

椎髻仰面左手倚衡木右手扳右趾蒼鵠呶呶狀若左右手執蒲

葵扇左手捫爐爐上有壺其人視端容寂若聽茶聲聲皆稍夷則

題名其上曰天放壬戌秋日虞山王叔遠刻細若蚊足鈎畫

了了其色墨又篆章一文曰初平山人其色朱通計一舟為人五

為慮八為箬篷為櫓為爐為壺為手卷為扇為念珠為掛聯題名

刻為字共三十有四而計其長曾不盈寸蓋取桃核修長者為

之由此以觀刻刺之端未必不為母猴也意技亦靈怪矣哉

小人

小人

六

王

康熙三十一年五月外國貢小人一其長二尺餘面目肢體鬚眉

與人無異似四十許人四譯館為製小衣冠履奏進

上此人手持小傘滿躍而行傘式與中華同人故觸觸之輒咬咬

作聲如猴觀者塞路

毛毯

毛毯

康熙三十七年領喇嘛幼忠同公子先祚城外上墳見樹林中一

毛毯闊長如大東瓜吹之柔如絮如絮刀不能入刀起復則不知何

物一年而顯聖中公子與海寧諸家黃以遠言之

無

康熙庚申余于福州大中寺過一行脚僧偶談山水洞穴之勝傳云我曾至某山游一洞黑暗如漆同行者數人秉炬而入歷十餘里中有溪橋樹木與外間無異但不透天日耳溪中有魚好事者輒取數尾小視之頭上似板骨無目想虞睛水中無所用日故造物者不為設此二官也物類之奇一至於此惜忘其地與山名也

雙體人
康熙辛未十一月京師前門外有以朱金貯一反隨小兒長丈四五寸兩頭四手四足二體相背觀者日數千人與人與一錢

鉅體人

望邑縣一御粟甫生時陽長三寸及稍長陽長一尺今三十餘歲無人與婚食量甚佳他無所長僅能鋤地做工力較他農數倍因

說餘述異記中

七

五三

此無不為人所棄第元饑饉而已

花姐

曲阜孔廟內奎文閣後廟信高其上祠傳有狐仙歷久無敢登者康熙甲子年十月

皇上年 嗣里先是八月間衍聖公廡人妻得病狂言其夫以刀

臨之妻曰我花姐也汝勿犯我夫問汝何怪曰我向居奎文閣余

天子梓臨幸開聖閣路驅我令出避避汝妻身我能言人禍福凡

有來問者人取五十文所以酬汝爾夫知其為狐仙也如其言有

問皆驗及上祀繼此婦每睡數日病革愈開其前事茫然云云

木理成字

康熙甲子春游臨發氏何戶歸一樹中心成王太宜三字筆書清

晰如寫是者悲服邑中遂有武升王太宜者遂購殿之

康王廟虎

康熙甲子余在粵東遇二獵戶係高州人自言曾入深山射獵某不及歸遂入康王廟神座下棲宿夜中忽大風發戶辟虎入廟二人驚不敢動虎一一至神前跪拜如人且作人言求食神俱不許最後一病虎哀乞再四神曰某村有一醫耳猶可往覓之然恐終非汝食也虎跳躍而去連明二人議曰某村去我家不遠以伺與蹤跡之次日自共至此村向晚坐磐石上偶見一婦攜筐而至亦倦息石旁二人熟視其耳有微疑即神所謂醫耳猶也因尾比婦至其家備宿此婦以夫他出堅拒不允二人者強之婦不得已遂入室二人慶堂中而為其夜半聞風驟至婦求出不得始而怒至二人慶堂中而為其夜半聞風驟至婦求出不得始而怒

說餘述異記中

八

五三

狐怪

桐鄉沈味源名兆奎原名伯滋少時文名籍甚順治辛卯中副車歸家憤懣忽梁間有人作聲呼其小名曰汝勿鬱鬱終成進士耳舉家駭視之則一老嫗青衫素從梁而下曰我乃汝之高祖母也孫甲午當奪魁已而果然其來也眾皆見之俄頃而隱自是不時來往厥索酒饌與聞家務瑣碎可厭又時現異形且夜開門外馳驟金戈鐵馬之聲更惡而畏之矣至戊戌忽謂味源曰汝今科不

中已亥當發兩榜但須改名此金耳家入以已亥非開科之歲共笑之未幾發榜平初議以設官開計已亥果復行會試峻嶺縣改名申式後來亦漸稀又十餘年而寂然無他或以為狐怪云

扶臉兒術

石門朱子年先生司理平越時戊申歲嶺縣金省巡至楚即聚間有此人扶臉怪術其人衣服言語與人無異或數十人同一城市或數人同行卸野時隨時現去來莫測或戎服乘馬馳於巔崖絕壁之中或變成彈丸從空而下旋轉如人裂小人形人與交臂而過忽然仆地就視之則面目已失其半僅存後枕顛骨而已城野山僻遠閑寂室多受此患不知取為何用作祟八九月方止被扶者數千人文武官并晝夜巡邏家戶擊鼓鳴金以備之曾有數人昇大木桶入城兵卒圍之忽然不見其桶開視之則有人面百餘以石炭醃之或云取人面為祭養邪鬼厭勝之具或云苗蠻從鬼地開平縣出亦字雷開怪異之事今嗣今李詳言之

雷擊野鴨

康熙乙亥二月十五日大雨雨桐鄉南門外雷擊一野鴨從空墮人家屋上取視之從嘴至背毛震開一線直如刀裁腸從背出重二斤觀者數千人無不駭異共舉之普同塔中

海夜叉

康熙癸酉正月新安劉汝璞至登州蓬萊閣朝海遙觀日出見海灘一物倚石而卧就目而睇細視之人面黑色圓目銀牙朱髮赤鬚魚身以鮎無手足長五六尺久之轉側入海詢之僧曰海夜叉

也此時其小者耳大者長丈餘有兩手似麒麟而無後足海濱常見之

異獸

海鹽俞溪來名雲來今江西之湖口邑多虎患有貢生家在兩山之中夜忽聞一物墜其屋上梁瓦俱裂次早視之見異獸墜兩櫃間而死牙頭羊蹄牛身馬尾不知何怪康熙丁巳年事

異魚

俞藻來在湖口漁獲一魚重斤許魚頭鼠身云放入水所化亦有已年事

人魚

康熙乙亥春平湖乍浦海濱獲一物如人頭面五官四肢全具女形兩乳無別腹白如魚背有鬣無髮長五六尺二二日而斃兩年前海鹽獲一物形正同僅長尺餘蓋人魚也史記始皇塚中以人魚為膏代漆燈炭是物歟

鯨魚腹斜

嘉善武進士陳玉明為松江金山衛守備海中獲鯨魚重千斤剖之腹有石鉢鯨魚吞僧而鉢不化也康熙初年事

怪異

長洲人小文卿言其母為收生姬于一產家其婦產一怪物龜蛇併體蛇能動姬持刀欲殺之即時戰慄得病不久而死康熙十四年事也月云其母曾產三日者頭中空如臼者手出於背者皆不肖如此者亦皆有之

婦難生列

康熙甲戌十二月松江興南村中翰家婦難生卯大如鴉於後甚
堅厚以推摧破之亦具黃白如紫脂不散黃帶赤色亦無他異
獲陽縣怪

雲間於酉孝肅李日華贈之曾祖明季為襄陽令署中時有迷一
日至內堂忽見四柱有人面千百大如指環柱鱗次非上非才則
之如粉敷云面何太小即次日四柱皆然大小如人面復戰亦可
復更大乎次日四柱止四面大如車輪然亦無他異占者云係獄
賊兵變之兆

僵尸鬼

山東某縣一荒塚有僵尸鬼每為人害康熙某年有二位同解一

說餘迷異記中

士

至三卷

兒過其地時值大雨天幕無所投止行至初更遠望有微火若燈
趨至則破屋前後二間間無人聲入內視之一婦人方背燈而哭
遂告以投宿之意婦云我夫新死尸尚在外舍家無他人不便留
止三人以雨夜難行再四懇之婦云外間有夫尸恐諸君不安遂
耳三人劉劉遂共宿尸旁一燈焚焚二後已酣睡此犯心憐後幽
水受忽見此尸厥然而興犯驚慄不能出聲尸就慘慘手使黑往
陰後而兩後俱不動後復慘手將至犯身犯大呼狂走出門尸還
追之連過二橋尸猶未捨犯奔入破廟前短垣而出尸撞牆傷仆
犯亦昏倒牆外迫明行者見之以藥湯灌醒始述昨夜所見其往
來之則二爰並死於荒塚之旁矣

小姑還海

俞漢卿今湖口時有湖口關監督任滿還之至小姑山則彭澤
矣泊舟山下筆帖式某偶得一鳥飛入小姑廟迫之入廟為伏神
像上復彈之正中小姑廟家共亡之不以為懼漢卿四未一日忽
有飛神來言筆帖式有發一痘就呼不報神來延請比鄰至彼已
死矣又湖州姚陟山任湖廣學道其令即返浙過小姑山入廟題
詩有戲仰之語同舟友四人為和一人不能詩遂次日放舟
中流風發舟覆姚與四友俱溺其不能詩者過數得免供其歷年
間事

藥物成形

康熙二十五年海寧園花鎮說去非庭前每夜有白光月餘不滅
怪而世之有物類人形重大七十五斤首面臂肢悉具但手足指不

說餘迷異記中

士

至三卷

分耳肘中無物有胡蘆一枚先是庭中有瓜蔓一本已一二百年
每年葉落實去瓜蔓甚多此物正其根乃天花粉也指為辟中刻
製說之說曠霞親見之又三十四年霖雨連月平湖為于發室中
腐敗腐腐牆址掘出物似根一枚正如狗形重三十餘斤眾以為
仙品上藥焉索價數百金無售者親友共割而貨之此二物不遇
識者為俗人所分真可惜也

山魈

石門沈樂亭於康熙三十年間令閩之寧洋軍洋皆山時出數條
中隔至一里里民迎入公館入其中多屋新稱稱察而似無人居
之者宅夾兩山之間林木叢翳陰森可畏危駭一宵頗有戒心此
曉詢隨後云此地有小猿形似人長僅三尺青黑色口獠牙大

如血盆時出擾人此宅構成即為其所據人不致於憂伏夜出每
引人至山寮迷害之前官至此即為其竊去大索深山自日始獲
蓋與木寮同類而此物尤能害人使作寒熱之病至有死者故土
人並畏之

孔亂說

嘉善孔亂說者以小行印里中卜不甚精而妄言休咎故得此名
偶至一親戚家留午餐將殺雞為食孔力止之總以誓逆止晚夕
宿其家正春米懸石於朽梁之上孔卧其下更餘睡夢中忽有
雞來啄其首孔驚寤驅之復睡甫睡又啄如是者三孔不勝其擾
遂起覓火逐之身甫離席而杵壓正在其首即處孔通悟雞報恩
也旁舉以告人勸勿殺生

說錄述異記中

古

至聖卷

天雨豆

康熙三十四年五月潮廣漢口天雨豆好事者携至余得二顆大
如小赤豆紫色有一點黑處似蒂然絕不類並聞尚有大有者余未
之見

男子產女

康熙三十三年夏德清縣白雲橋地方男子產一女丑鄰報縣細
審不誣將男子責十五板以厭其怪釋令寧家其女寄資親戚家
至今尚在亦無他異

五色小龍

山東蒙山中間有石罅窺之水光明亮水中有紅龍形如蜃蜃大
止一二寸其色不一五彩間雜水不流出龍亦不長按則何物

鐵柱宮

江西南昌郡城內鐵柱宮東南隅有小殿殿中有池云鐵柱在池
中其實非真跡也真鐵柱宮離城數十里地名生米渡宮中有池
池中有鐵柱乃許真君鎖蛟之處其地居民每歲製鐵鏈一條置
殿池內經宿即有舊鐵鎖在池側而新鎖不見矣其舊鎖頭微
銹中間一段明滑通常似受鎖磨光者殊不可解

火藥局災

康熙丙子十一月初七二更福建省城火藥局忽然大响一聲如
霹靂黑烟漫天震倒居民房屋數百餘間燒死傷人口數百曉
燬火藥十二萬八千餘斤硝八萬七千餘斤磺十一萬二千餘斤
總督具題地方官賠補見即抄

說錄述異記中

古

至聖卷

高蠶

凡高蠶之家必盟於蠶神曰願此生得富甘世勿復為人其用
蠶也其人既死死者之家貨罷物悉運來蠶家其受蠶之鬼即為
蠶家後使儿男耕女織起居伏侍有命即起無不如意若虎之依
俛然中斯毒者唯自投囊窖中稍或可解聞之尤深永安沙縣諸
邑皆有蠶近有尤矣王今買瓜一担以日瓜中皆蠶我貴買辦者
以某家所買對遂拘賣瓜之人問之云其家從不養蠶利訊之其
人云有造蠶者與某有仇必是人也即拘造蠶者至其人不諱
夾三夾打一百板並無痛楚收禁圍圍半夜失其人在至其
家追捕之則已舉室遁矣近歲有異人傳治法凡至蠶者之家須
挾一雞入門燒家解意即付藥一服彼此不交言而退服之無恙

矣

飛蟲

石門沈心辨守開化時偶坐廳堂見空中有飛光如螢似蝶之狀問之齊後云此名飛蟲乃地蠶也蓋蠶之家奉此物神能致富但蠶家妻女皆必隨之跪拜於晚間出遊其先如昔遇人少處下食人脂故開化居民時為黃昏不敢露坐恐遭其毒也

換腿

雲南新江府晉寧地方能以土木易人之腿初亦不覺數日後愈苦行步不履不久即死

鬼廟

明末錢塘大行陸公鯤庭舟過吳越戰場至晚野泊忽聞鬼聲自

龍金 述異記中

五

五

走漸近陸曰汝豈有冤向來我訴鬼聲即通舟次漸入瘡中陸懼甚呼僕起群逐之鬼入寨下下之竟入禪內遂脫禪棄之水急放船而行猶遠遠聞禪中作聲也是年陸公殉節亦其兆歟

渡遇鬼擊

甲寅三運之變浙中軍行絡繹在夫牽羈有羔羊民李姓者前杭應役而歸至石門未甚晚將歸吳洋過南門石牌坊下渡馬見一人突起而擗其陰痛入心髓度過便舟遂附而歸方言其故我未半忽狂語曰我輩受刑苦不能去天晚依石坊而坐汝何溺我耶孟夢生秋吹及鼻首之盜俱在此地行刑李孟懼觸耳其家為沒美飯祭之然視其陰囊青黑二丸堅冷如石三日克死

小寧仙遊

永寧州通大道處有土岡岡側一小茅庵庵中一道人以黃馬鞭竹快為業傍置一爐取炭碎鞭快即成人物山水花草較優錄更細所獲錢即修路及橋人每過其處必下馬少憩未嘗知其異也後道路橋梁俱已修整道人忽不見相傳為散仙云觀其以炭碎花且終日未嘗飲食所居地數十里無人煙行客過之雖寒暑不見變力是真仙客矣康熙甲戌乙亥間事

華頂長人

康熙乙丑余過濟南寓趙生鍾家夏夜露坐偶談其祖十六七時遊西嶽華山曾登絕頂蓋有魚田數千頃道士自耕自食百勝者極有肩長數寸者耕牛俱道士背負小犢懸鉅而上雞犬畢有但無婦女耳最難上者有獅獅怒等處橋木朽腐旁夾朱欄云

龍金 述異記中

五

五

希夷仙蹟終不欺也絕頂有石屋其坦與同行數人往瞻樓出遇一人長丈許衣草裙不言不笑眾咸拜之似有喜色遂共進香之誠大人於空中取桃以賜一放時正十月亦不知其從何來也

反騎道士

魏英又言數年前於濟南見一白鬚道士鬚長七八尺欲觀者解發以溫水洗而垂之道止立高几上發垂至地亦一奇事因並記之

筆錄不虞之報

仁和相和御陳類先乃名賢月坡之子好鍊筆錄持牒尼接三間朝夕書鍊忽降筆作詩寫字且能言休咎甚靈驗偶與姊姪登樓戲語英筆不至忽一日降筆云子仙骨已成某月某日練筆際紅

雲至即可飛昇矣陳喜甚至期沐浴以俟天色漸曉見簪頭米有紅雲冉冉而駐陳遂登屋至簷梁步乘之顛路於地折其雙股終身廢疾請其亦不復降矣蓋變慢之報云

身有諸皮

嘉善汪一庵康熙辛亥年館於嘉興衛軍戴姓之家戴有僕金大不檢乘暑以布潤尺許者束腰間之固不肯言強說視之有指皮徑數寸毛膏宛然猶也

暫者言承

一庵又言壬子年有替者至嘉興算命不知何許人包巾壓眉冬夏不脫冠每演命彈唱則額上蠕蠕而動眾人去巾視之額上有指首隆起寸許耳目服附於額色黧有微毛但眼不開耳

說書述異記中

七

五三卷

客死昭還家

康熙年間嘉興十八里橋道人港皆廿姓聚族所居以田莊為業偶有一異姓來居止夫妻父子數人其父小葉營生至蘇州病故貧不能斂甘姓共贖助其子載喪還家其鬼亦隨之而歸言語飲食處分家事與生無異夜半即往田助其子種耨未明輒呼其子力作但不見其形其子偶私語疑之父即大罵空中與林曰汝父子不認非人類矣吾在蘇州寓某人家尚有虎丘簪幾條包紮一個內有衣物幾件汝可往取之子如其言往果得之田主吳南平道讓計姓皆作物色之且謝其子以妖言惑眾將治之官甫至門磚石如雨臨舟大罵盡數計姓之惡惡計不敢犯矣呈窺去後年餘計姓不知何降

鬼倩人引路

嘉興膠膳有施姓者家頗殷實康熙年間時值殘冬臘八春米有王六者住居對河至施處賃春晨入暮歸偶一夕藉梢逆路遇復村鄰家王嫂呼大曰我欲歸家畏多大汝可引我過橋送至家中感德不淺大亦素熟其家與之同行至則不候啟門而入大駭之旋悟其已死久矣遂驚仆門外其家聞犬吠甚喧恐賊莽有盜出視之繼為王六扶起以蓋湯灌之雖述其所見則主人之母也歸恍惚數日始得平復

總現鬼面

揚州武舉陳某言其少時在室中燈下讀書夜深止一婢因卧於案旁其燈忽有青無光火焰綠色細如豆室中皆暗忽見窓上一人面小如錢驚視之面漸大愈明晰目口皆動陳大叱之復漸小如初不覺惶懼連呼家人起面忽不見燈明朗復明家亦無他但此婢月餘病死耳

說書述異記中

七

五三卷

生魂改嫁

康熙丁丑春正月石門長溪柳鄭姓之妻年甫二十三歲忽謂其夫曰吾將別汝去矣夫驚詢其故妻曰吾昨夢一老者將我改嫁與人得銀十兩主昏成契我已見其人似後於汝家亦不誨夫笑曰此春夢也何足信哉不數日得病三日死死時夫哭之妻曰我非汝婦矣汝安樂新人相得無用悲也言畢而墮

義狗噬

順治八年杭州清泰門內有趙姓家畜陳姓家貧二人以屋而居

相休甚久趙姓苗黑狗一隻甚愛之飲食悉與已同陳每至其家
豈可以人待之手然陳姓貪探趙姓家貲陰賈盜經抵置趙於狀
陽為與之料理席捲其財狗則日間往陳就食夜則至趙室哀號
如是半載趙卒斃於獄而陳亦偶病在床狗日夜伺其室作怒視
之狀陳疑之令人持棍守門不令狗入狗乘人稍懈突入陳室上
床咬陳至死家人共持刀殺狗首已墮地猶嚙齒作格格聲其身
復跳躍數次隣里以為義狗有靈姓者於園地瘞之於手傍側至
今其塚立碑巍然尚在

三官示現

康熙二十年松江東門內陳姓開小典舖者虔奉三官齋日於像
前頂禮求示願應如此積一二十年矣是年十月十五日下午元之

說錄 述異記中

至三卷

辰陳子像前誦三官經今僅看店適有鄉人以舊布袍一件質當
陳謂經畢出店視之布袍敝甚要當三錢陳估止可當二錢鄉人
再四相懇陳亦允間忽捏袍袖中似有一物如簪釵之類遂如數
質去携入視之乃金釵一隻也陳喜極稽首像前曰今日始獲意
外之報也仰視像案上有字數行云朝也揖幕也揖揖得我來你
不識金釵送你作香錢從今再不與你做交易陳悚然自失始知
貪念之見譴也夫幾陳死

兄弟復和

杭州江干楊氏弟兄三人長曰復初次曰文涵季曰瑞芝文涵素
有餘能父以生意託之父死分析文涵志占狀產私畜兄弟所得
甚薄復兄弟多入愿朴故爾唯唯季弟心獨不平屢萌試兄之念如

是數年懷忿愈深一日私製利刃戒之身畔偶值其次兄也散
而未歸瑞芝遂欲行刺與妻燈下暢飲侯之忽見一人方於門外
血刃淋漓連呼瑞芝曰汝兄歸矣我同汝往速殺之夫婦皆大驚
仆地久而始甦因轉念曰弟兄本骨肉我以分財不均之故殺之
天豈能容我乎惡鬼之來皆心所造也因連夜夫婦同往叩其兄
門道其故叩首泣謝翌日即同兩兄奉刀投之於錢塘江中兄弟
相好如初嗣後瑞芝謀生往往意外得利漸成小康此康熙七年

蝦蟇蠱

聞有蝦蟇蠱與金蠱蠱大畧相同事之者縣寓其來也人或於路
側見金帛甚多知是送蠱貪味者遂奉以歸其蠱亦隨至送者遺

說錄 述異記中

二

至三卷

一冊書事蠱之法及行蠱之術甚備奉之者家庭洒掃清潔止奉
蠱神至二氏之教及一應神祇俱不復奉每至金日則蠱神下蠱
如白鳥矢刮取以毒人非庚申申酉日則不下蠱中其毒者必先
一嚏則重入百節五臟矣其始也昏憤脹滿至食骨臟俱盡則
死矣其毒或入飲食中或彈衣領上或雞鵝魚肉果蔬之中皆可
下蠱活雖有蠱則兩腿中皆垂而行止鳴喙自若如有蠱則黃之
不熟凡蠱入食物隔宿即垂出故官於此地者受饒飲食必宿而
用之無垂者非蠱也事蠱之家蠱死之人皆為役使几耕織之事
鬼皆任之故不用人力而粟滿甕帛盈箱至除夕則以雞子祀之
夫婦裸拜且與算帳每蠱一術役算銀五錢秀才算銀四兩官長
算銀五十兩蠱多者獲利必厚少則薄如或厭惡之者必信其來

之數以送之又有貪賄者奉之而去

空藏三則

順治年間嘉興北門內陸姓人混號仙家借住朱廬且大宅家中多見異物晝夜不寧諸巫卜之云八廳古樹下有埋藏仙家遺具香指挂酒於廳前玉蘭樹下掘之不見石板故板下有六鐲數個開視化為白水如粉漿湯躍沸出曉人衣袂皆白仙家頭面被液者皆成白癩風以此成病而斃

康熙年間崑山葛豫孫買顧氏宅夜見庭內白光燦然以為藏物掘之得大石板板下有缸二隻缸中水湧起如潰珠色俱變白蒼人衣襟如雲母粉遂復舊之後亦無他

大殺

說金 述異記中

王

至三卷

明崑山顧瑞屏先生之父少而好遁數十年不倦徧遊名山入天台渡石梁見一人挑稻穀一擔其行甚速是而就之見其穀赤色長寸許因拜求之主僕各與一粒令即食之後顧翁八十餘歲遇鴉革閉口不食而逝其僕年九十餘順治年間尚在

康熙三十二年向容縣後風鄉產瑞禾一本數莖一莖數穗其穀大於常禾數倍周四十里皆然江南撫臣奏進 御見御抄

江南海嘯

康熙丙子六月初一日大風海水泛溢江南崇明縣共淹四十餘沙屍骸堆積如山夜間鬼哭神嚎本縣建醮三晝夜祭度鬼魂常懸縣門外沙共濟百姓一千二百七十餘家一村止存三百餘人上海縣海邊中環處有姓三百餘人別處亦來死骸約有

數百棺木亦有數百每至夜間有鬼哭之聲喊稱求救松江府建醮七日將棺木焚化造骨塔收埋各行賑濟又如阜縣丁堤橋海地方淹溺民人無數海水俱紅將紅水一瓶呈解督撫具題俱見御抄

狗祟

安定令許額言署中畜一黑狗數年矣乙亥冬狗偶竊食額言之妾命家人捶之額言輒命打死不數日妾忽發狂作狗言曰我乃城隍座前黑馬也何物許爾子輒敢殺我家入又刺我皮食我肉使不得托生我且報汝先使汝驛馬盡斃已而驛馬果有倒斃者額言朝服臨叱之妾作狗言罵罵愈甚乃至城隍廟齋醮超度取狗皮仍縫其餘肉於而焚之妾病亦漸愈令弟觀文言之先是丙寅年額言家畜一猴一狗甚相狎後狗產一物猴看而狗身殺之是歲無妄沙松頗致耗費

農夫附屍

康熙癸酉蘇州閶門外上新橋某姓者家止獨子父母鍾愛年近二十勞瘁而死將殮忽嘔然而起毫無病狀父母驚喜遽扶起問之子曰此是何處非我家矣父母以其神魂未定進參藥湯飲之不食曰汝夫婦何人也父母曰汝我子也今死而復生此天地祖宗之祐也子曰我乃唯斯鄉間農人也昨患傷寒而死冥中見我陽壽未盡即令回陽不意我屍已為所燒化矣因無所歸偶步至此見門有白榜因入觀之忽然復生天日我欲歸去我豈汝子哉父母以子為狂譫不之信其子求愈力否則惟有死耳父母

不得已買舟隨之至淮一子竟野中入其室問其妻則已嫁
其求其妻則已失矣至親戚隣里家述其生前事及清理平
日借貸往來甚悉衆皆訝其死而人非父母則終以為其子也
復強之歸子慷慨道遂歸其室不兩月鬱鬱而死

不死草

崑山高板橋華舖王姓者向奉教門有年矣康熙年間忽然無病
而死時諸家人曰我心口未冷勿發越三日果復活自是以為
常每年取死數次或一二日或多至十餘日輒復活比康熙丙子
約死過二十餘次矣或問其死其所見堅不肯言但勸行好事念
佛持齋勿用大斗穀秤膏鴨最為罪重而已其人的五十餘歲號
不死草

說鈴述異記中

二十三

五三卷

二匠魔魅

崑山李左君秀舍閨鉅富召匠修牆門薄其工食匠作為魔魅人
不知也脩理畢即典此曹明經青亂遷居之居後每歲家中多病
穰穰方愈未久又病又復穰穰十年以來瘡費不貲矣後值牆門
壁隙見壁內木穿畫一綠衣判官旁有小鬼持鐵索一足跪一手
持內傍寫妙訣二字半並端楷遂刮去之宅得平安此康熙丙子
年事

女棺為祟

康熙三十一年餘杭西北鄉方姓者女未婚而沒殯於荒丘鄰有
朱生少年韶俊忽見其女黃夜往來入其書室遂相縶縶將及半
載淹淹泡病日漸羸瘠以母詰之堅不肯言實病日篤父母危言

動之始詰其故亦共疑為此女之祟也時雨雲初霽共往察之見
其子戶外有方鞋印泥循跡至女殯處及棺而跡滅遂告此女之
父母共啟棺視之顏色如生焚之而祟絕

宗三爺爺

錢塘徐孟交先生為明兩子孝廉嗣生先生父也適嶺南道鄧陽
湖方舉所舟子急請祀宗三爺孟交問宗三是何神舟子側身
搖手戒勿言既渡後數月歸復渡湖舟人竟瘞樞而濟問之曰胡
不祀宗三爺爺舟子笑曰今安得尚有此怪因詰其所以答曰
昔明太祖與陳文諒戰於此湖奪其所乘巨艦樁纜大如斗三斷
之投湖中其二已化蛟螭隨風而遠去不知所之其一在湖為祟
弗祀即有波濤震盪之患此怪時現湖中往來溺舟無敢徑渡者

說鈴述異記中

二十四

五三卷

今年湖涸樁條浮入淺次不能出初猶動盪酒甚則沙澗聞人楚
往視之荇藻滿身有若鱗鱗報之邑令今至命舉火焚之中有腥
血臭聞數里五六日方盡蓋彼時行軍饗祭或牲血所費或人馬
血所漬取精多而用物私宜乎其為祟也

鬼頭風

餘杭王士安隨其父向虹寧江浦邑署後有土丘焉時當重九士
安同友人登眺間忽見旋風自城西起墜入池中倏而復起似有
物相聞如鴉鵒狀士安取千里鏡視之乃人首二顆披髮懸齒
互相擊觸良久東西分散蓋世所稱鬼頭風者實有其物此鬼地
情狀不可意測者也

鬼中鬼代筆

武林陳雲起書之檀與弟丹兩兄弟同學而丹兩才更優文名甚
噪雲起不及也丹而魯死士論咸惜之康熙癸卯雲起入陳蘭文
思艱繼比午不能舉一書忽然昏睡丹兩進席舍促之曰速起
吾為兄辨此七藝雲起然執筆不假思索俄頃完卷騰真時猶覺
丹兩在側忘其死也迨交卷出視舍則恍如一夢矣是秋得售
甲辰會試丹兩復至如前遂得聯捷雲起每為人言之不諱也始
知春草池塘之夢為不虛矣

蛟害

嚴州府淳安縣之某鄉地當山麓居民家於谷口龍之對山有巨
蛇匿焉夏夜時出當道人暮行者往往跨而過之亦不傷人自順
治初年至康熙初年二十年中該地常苦旱暑而蘇苗之際他處

說鈴述異記中

二十五

五言卷

雷足此處僅飄洒而已人亦不知何故但見雲將至及龍必散荒
畝頃仍居民轉困甲辰秋田禾蕃茂亟需時而雲作而而散如故
忽一日風雨驟發從西北來大雨如注水湧之餘及至龍口則截
然如斷阻扼不流俄而震雷大作霹靂向龍中下擊者六七未幾
龍水通流若決江河屋宇皆滿數日後人往對山見擊死巨蛇頭
有一朱角長及咫尺蓋然也是秋大熟始知廿年弗雨皆此蛟所
禁龍亦畏之不敢過焉故孽國氏天固弗縱其毒也

龍

東海有獸名龍能食龍腦騰空上下驚猛異常每與龍開口中噴
火數丈龍雖不勝則末錢塘徐孟貴先生在海寧縣署中脩邑誌
一日風霆陡作水龍如卷如旋屋瓦俱裂聞署外有人喧呼曰龍

又與龍鬪矣遂登高樓望之但見黑雲兩堆電發前雲中而後雲
電光閃爍連之移時前雲漸低後雲凌壓其上俄頃雲散而雷明
日有民人報某山中一黃龍頭死長十數丈蓋為龍所殺也康熙
廿五年夏間平陽縣亦有此異龍從海中連龍至空中聞三日夜
人共見三蛟二龍合鬪一龍一蛟二蛟亦隨鬪俱墮山谷其
中一物長一二丈形類馬有鱗鬣死後鱗鬣中火光猶熾起之餘
蓋即龍也

天狗

康熙壬子四月廿二日黎明錢塘西北鄉有孫姓者家方有龍門
尚未放隣人亟起採薪過其居見孫屋脊上有一物似狗而人立
頭銳喙長上半身赤色腰以下青如鯢尾如鯢長數尺騰呼孫音

說鈴述異記中

三

五言卷

之甫開門其物騰上雲際忽聲發如霹靂委蛇屈曲向西南而去
也上火光迸裂如鑿之掃天移時乃息數十里內皆聞其聲亦有
仰見其光者所謂天狗墮地聲如雷也甲寅有世藩之亂

雪花

辛未冬雨雪奉天大內丹墀墮道牆壁屋瓦俱結成種種異花南
此名亦無一不備枝葉蒼翠如圓蓋上朝文武官役無不目擊
又以地寒數月不化

大頭鬼

乙亥冬奉天城內每至三鼓人靜過聞擊柝之聲入其駭聽有人
夜起索之見一物如人頭大如數斗甕其口如箕張嘴作聲如擊
柝然身有黃毛轉相驚恐遂有兇徒假作救其形聲夜行者遇之

報掠取其財或剽其衣將軍下令嚴捕之果亦旋息

食龜受報

康熙戊寅三月間石門縣清溪倉走賊夫鄭大振地得五六龜各長二尺餘烹而食之是晚即狂亂作龜語曰我五兄弟自明朝成化年間脩行至今與汝何仇將我輩殺食汝死有餘孽矣腹中似有物齒其腸胃現呼徹夜次早即斃

醫注過鬼

桐鄉醫士趙某者住居附郭康熙戊寅正月間偶赴病家請歸已昏黑天又將雨未至家數里有人自後呼曰趙某前路有鬼甚多汝無往回轉至我家暫宿可也驚心疑其為異物不應且前其後呼之甚急醫愈懼疾走至一橋橋下又有人呼曰趙某過橋鬼甚多汝不可往醫視橋下二人方裸而浴時初春極寒蓋駭其恠遂

說餘 述異記中

二七

至三卷

不過橋從小徑還家行未半里見一矮屋焚燒有燈或明或滅時已下雨遂叩門求宿內有婦人應曰男子不在不便相留醫懇極下許之將更餘婦開門迎之入醫謝不取婦引之甚力且求合馬醫視其唇青黯且手冷如冰知又遇鬼亟欲奔避婦雙手挽其頭以口就醫之口既而大噉曰此人食燒酒生蒜臭穢何可近也遂入醫復冒雨而走遙認一親戚之宅極力叩擊內驚出視遂登其堂即時昏仆某家以羹湯灌醒問之始細述其故次日送歸家病十餘日而瘳還過前宿之矮屋則一孤塚也

昭陵雷火

昌平州境明之昭陵在馬陵有被恩殿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初五

日夜先有火光圍繞旋被大雷一吉將被恩殿燒燬俱盡直抵沈朝聘具題見報

猪產象

康熙丁巳十一月杭州清波門外四墳民家猪產一白象不乳而死觀者甚衆

猪產怪

康熙乙亥四月海寧北門外民家產一猪二首一首兩目一首一司在額而八足合縣傳觀

壬午年四月海寧長安鎮定香橋民周思桃家產一猪三目六足一日在額二足在腹

元題名碑

說餘 述異記中

二八

至三卷

新安吳榜香苑為大司成時於太學故聖祠土中獲元題名碑三為一為正泰國子貢試名記蒙古色目漢人皆有正副榜元者謂之元色一為至正十一年進士題名記蒙古色目列三甲狀元為朵列國漢人南人列三甲狀元為文允中皆無榜眼探花一為至正丙午國子中選題名記蒙古賜正六品色目賜從六品漢人賜正七品亦皆有正副榜可以考元人科甲之制

遇仙得瘡

仁和邑於沈某家候潮門外古時為生業有度世之想康熙三十九年間夜夢黃衣道士翩然而至頗有開導之意次日猝遇其人宛如夢中所見遂延至書館叩頭求度道士約三日後於八卦田俟我生往道士已先在謂曰子有誠心吾當度汝為弟子子樂一

九令衣之授之而行如駕在乘風生忽念家有母妻懇求放歸道
士以手一推則身踏於牆樓鎮瘡不能悟進退蒼黃有隣人識之
挈履其家舉家正在駭異而道士復至羅拜求之道士笑而不答
拂衣徑去值文宗歲試生以賸不能赴不得已告病而後詞報撫
軍欲止懇移文張真人求解撫軍憐而久之未幾真人府牒到予
一符令生吞之又牒城隍密理生焚牒之夕夢數役攝之入廟跪
於堂下俯見道士居中央城隍旁坐屈身為生請道士曰此子有
向道之心且有厄余故欲度之今忽有不淨心旋生退悔故罰之
耳既真人有言行即釋矣既無役押還家生寤即能言其入現在
自誤服藥

說鈴

三

至三卷

建興記卷三

東軒主人輯

古碑石刻

崇禎庚辰年間閩人陳衍嘗著一書中載一則駭門僧員一以請
經過福州言去夏晏坐離外小陂陀有光連三夕發之得古碑背
印兩圓花突起而刻隸字四行文曰草雞夜鳴長耳大尾千頭衛
鼠拍水而起殺人如剪血成海水生女滅雞十億相倚起年歲年
六甲更始庚小照牌太平入紀貫一覺有異默識其文投碑海中
予按此識草雞長耳大尾合成都字謂是龍也千頭衛鼠甲子類
以甲子亡故云六甲更始生女十億合成姚字謂總督啟聖滅臺
灣也庚小照牌太平入紀為今上紀元萬壽無疆之兆可謂驗
矣見尤長齋雜記

說鈴

建興記下

一

五古卷

祝玉成牙書

康熙初年浙杭祝玉成號培之年八十餘壽事入微渺如秋毫之
末余得一牙牌長一寸五分闊一十一面畫此髯下海其中此髯
公李靖紅拂枕髯公夫人教十人婢十人箱籠二十楚楚排列猶
眉畢具上寫曲一齣筆畫分明一面畫二十小兒種種滑稽悉脩
內一小兒放風箏其線有數十丈之勢高空紙鳶亦可辨焉然其
筆墨所占特十分之三耳至於粒米而食者絕句冰仁而羅漢
十八無少雜物觀者以顯微鏡映之無一苟筆

銅章絕技

康熙丙子余在杭見銅章二各方寸一刻兩空銘一刻兩通說篆

刻清晰工妙無比亦絕技也

黑米

楚武昌府漢陽門內舊有陳友諒廢積倉基今皆為民居康熙甲子年有地中掘得黑米者黑如漆堅如石炒之即鬆研為末治腦症如神價比魚金臨海教興臘丹在楚親見言之

祝三多

杭州富人祝三多赤手成家累數萬金及病篤床頭咽作聲如蝦蟇之鳴聽之聲出銀櫃中三多命妻子力疾扶起以手扣櫃曰祝三多尚在此遂絕然未幾死長子以婦賸喪家次子遺訟一貧如洗仙雲告前所造居室甚麗已搬易主矣

生魂代筆

說餘述異記下

五西卷

福州侯官學廩生杜成錦家貧居府學公廨夙有文名甲子秋有泉州父子二生同來赴試初八日其父病不能入場其子初十日早出關父謂曰我今年頭場文字甚得意但可惜為他人作嫁衣裳耳子問其故父口誦七藝題目無訛子駭問曰宜父夢中神識所構所謂他人者何也父曰我為一吏引入號舍與杜名成錦者同坐杜之七篇乃我作也我授汝七破可覓其人問之且其人今科應中二十六名亦可預報之我窮乏老儒倘果能資我歸費且日後富貴我父子亦有所望矣其子果過覓得之杜窮相等語之以故且報名以杜亦不信後示以一假杜乃恍然及放榜果世太

口技

揚州郭仙兒善口技其子精戲術揚之當事緒紳無不受近之席

巾余在揚州一夜挾僮兒而至寓比曉酒醒即起詣茶肆長於席右設闌外不置燈燭即坐屏後至客靜聽久之無聲俄聞二人途中相遇叙寒暄其聲一者一少者拉少者至家飲酒後復藏釣魚桶於少者以醉亂老者復力勸飲既遂踉蹌出門彼此別主人聞門少者履聲蹣跚約可二里許醉仆於途忽有一人過而笑之扶起乃其相識也遂掖之至家而街柵已閉遂呼司柵者一犬迎吠頃之數犬群吠又頃蓋多犬之老者小者逐者近者皆者同聲而吠一一可辨久之司柵者出啟柵無何至醉者之家則又誤叩江西人之門驚起知其誤也則江西鄉音響之群犬又吠吠比至則其妻應聲出迎者鄭重而別妻扶之至床醉者索茶

說餘述異記下

五西卷

茶至則已大鼾鼻息如雷矣妻遂嘗其夫唧唧不休頃之妻亦熟寢兩人鼾聲如出二口忽聞夜半牛鳴矣夫起大呼妻索茶妻作黃語夫復睡妻起便旋納履則夫已吐穢其中幸惡罵久之遂去晨而忘此時群雞亂鳴其聲之種種各別亦如吠犬也少之六父來呼甘子曰天將明可以宰猪矣始知其為屠門也其子起猪圈中飼猪則聞群猪爭食聲噉食聲其父燒湯漿進火傾水子遂縛一猪借被縛聲磨刀聲殺猪聲猪被殺聲出血聲燭歷不察也父謂子天已明可賣矣聞肉上聲聲即聞有賣亦有買猪首者有買腹臟者有買肉者正在紛紛爭聞不

鬼

聲四座俱寂

龜山中多獨足鬼人稱為獨脚仙此戶紀之否則妙峭絕
而來之人入家能魔人魔死又能竊人財物飲食城中亦
一時作老人扶策至人家夜與人共宿親而求之不求必得
為崇按變即獨足鬼山魃木客之類也變形似人一足挾杖
升高入入室竊飲食衣服亦不害人巢居於水有匹偶豫章
山多有之居民見之甚悉

蘭石則

山東學使者中有蘭石軒白石廣二尺許長五尺石理細潤天然
成橫幅蘭蕙花葉生動披拂湘江之渚也少香氣耳昔人欲斷而
分之石堅不可斷乃止見張楨卷先生海岱日記

產後

龍外 從異記下

五內卷

康熙年間湖州北門外民婦產魚十餘條

許體復生

康熙戊寅夏松江時在盛行多致不起有東鄉村人之妻病死越
月復甦其語則嘉興土音也曰吾何由至此吾乃嘉興北門外
某姓之女年十七尚未適人偶患病昏瞶似一夢然今始甦醒此
非吾家也因詢其求歸舉家驚異其夫往嘉興察之則果有其
家女新病死其夫有兄逐語其故其兄隨至松視之其相見悲甚
遂父母年歲并居軍營荷木婦之類無不脗合與其兄歸家
為不可遂公藏留之仍為夫婦焉

又

是時同即有友陳咸京者其婦翁姚姓有田產在寶山地方遠

家人往索田戶舊租至佃戶家則其印中皆染時疫似亦新病起
入與索之則其人皆徽州語言曰我木嘗欠汝舊租也我輩本來
寶山遭水至此皆本全失無以還家豈知汝租帳耶姚僕大駭連
叩謝家皆散人也奔歸告其主其主能為其事蓋兩子年寶山城
為海水所漂城內外無得免者此必禍而商死而今始附形也

水火厄

兩子年寶山城水漂死者數萬戶有老夫婦止一幼子住小房一
間其人有善日夕有一僧至城中化緣無人施者此老獨齋之且
累旬不憚忽一日僧謂之曰汝家有大難但汝善人也可以免厄
因令買白綿紙百餘幅遍糊其屋相戒舉家安寢聞異聲勿出
其夫婦謹受教是晚海水泛溢聲如雷震滅垣房舍隨波入海近
明水退懸息夫婦始出則一壁平陸無一椽一瓦而此屋踴然獨
存折棚白紙並不沾濕後官勘火災見之皆嘆異稱為善人之報

說俗 述異記下

五內卷

有尾人

治年間金壇毛友夏販布至嘉興對前橋舖行身有尾其長半
寸曰毛十餘人伺其浴迫而視之毛不逮也言其父向業布行
無子偶至一山登絕頂步入古廟廟荒廢已久方眺望間忽
美婦珠簾非營營問從何來女曰某乃山下某氏之妻也為
愛過逃避至此毛曰汝弱質焉能登此峻嶺女曰前後有反
以往來甚便君使此已兩日矣毛曰汝既懼還家能隨我歸
毛從之至家性極和柔毛妻亦安之以念未有子姑留為
操作舉家相得未幾妻死遂為正室妻友夏亦以有尾火

之婦曰此異相也且如無子何遂育之毛每經閉之婦
賢不知物從何而來但得息必索其本約無愆期即償亦不
敢求之虞遂友夏十餘歲父死婦攜友夏泣曰吾錄盡從此
獨家人喜視之迨夕不見嘉興俞約大親見友夏自言之
鬼交遊蛇

鹽商氏有一僕善成衣因名楊裁衣勿時其母孀居有一外文
好其為未幾其外文死竟入其室與母共寢時裁衣勿與母同
而夜啼則竟下床匿於中兒睡復來交媾如人但體冷如冰耳
年餘忽見夢其母曰我死後為蛇因與汝草綠未斷故復相聚經
年今將託生有一語切囑弗吉則禍汝矣汝已有雄然而異類也
汝某夜京帶毛狗睡於房門外奈我至從國中掘一土坑坐其
上可免也母如其言至夜手至坑中腹為異常俄產十數蛇目俱
未開母驚掩之徒竟無憑

蛇鈴述異記下

六 至西巷

點點婦

張氏有一婦年三十左右居鹽商王亮府探視適中問鹽夫有要
事曰無婦曰我亦新寡與汝並為夫婦矣鹽夫大喜因野合為淫
至府前鹽夫曰我母家頗富若如此衣服不便同歸因予千金令
其其婦歸買飯二疋持歸婦家曉其數處鹽夫不知也婦曰如此
破紙以買之何用與汝並為同任換之已容置焉其中鹽夫食此
遂同至張氏共爭論問鹽夫已毒殺死矣其母以銀補殺夫遂欲
為家報情情之以五百金賄婦婦遂擊背騎驢而去蓋背驢夫以
其母也其母亦年三十平事

蛇肉

杭友張世常館於汪宇昭給諫家時給諫尚未就選偶與親友會
食買一青魚重三十七斤因以向作諭宇昭進齋不食客共食者
七人其肉肥美全如腹腴速下夜忽聞廚人驚問主人入視久不
見世常疑之因入其庖室但見主人錯愕之狀問之乃析餘之魚
睛中有青光一二尺閃爍不定能之索索有聲食者咸疑中毒共
皆食畢因留宿不去至半夜但覺腹中微脹亦無大苦或曰此龍
肉也食之多壽

許七遇仙

東洞庭布翁吳許四姓皆巨富而許堪衰落有許七老官者家貧
而忠孝立聲斯命在旦夕偶令其子扶出門外開步忽遇黃胖
道人視之曰子病篤矣我化汝太平錢三文子藥三九可供在香
火堂內作三公服之有救也許受其藥入覓大平錢不可得遂攜
米升餘山施而道人不見矣是夜頓甚其妻聞道人之言試取藥
進之一服而熟寐再服而霍然三服而聲助體強壯健異常連十
餘年而致益風緣也康熙十五年事

魏錢述異記下

七 至西巷

地中鐘聲

吳醫趙開周居東山高四亦許氏舊業也康熙三十年夏夜忽聞
堂中眾小雞欲鳴作聲細聽之乃在地下東逐則西走西逐則東
走總盤旋堂內更餘而寂亦無他異崑山城中陳姓家亦有此異

八足龜

康熙二十七年外國進貢一龜長二尺八足至揚州觀者如市

范山何銘三家僕錢三在揚目擊之云尚有十八斤後則永之

雙臂人

康熙三十一年京師有一乞丐攜其子約八九歲其兩陽道並生膝下觀者人昇一錢後不知流往何處亦錢三見之

五脚僧

康熙三十五年常州有一僧兩股止一節直立無曲膝乃坐草蓬觀者人施錢一二文亦能行坐但下體甚短耳

枕雞

康熙戊寅冬杭州市中有賣小雞一對雄者赤色雌者黃色小如畫眉名曰枕雞作高枕置雞其中半夜報鳴不爽時刻有人以銀八兩買去

說余 述異記下

三脚狗

杭州江干有狗三足一足在胸前行則才于伶立必倚牆否則易仆康熙已卯新正見者甚眾

龍龜

康熙三十五年富陽漁戶獲一龜腹三尺頭隱隱有兩角口正方額下有鱗四翼如鵝鴨之翅而無毛四足俱有鱗甲獸之無罪命畜之玉泉觀者不啻數萬余不幾死

龍與龍聞

康熙癸酉六月仁和阜亭山寸線而大風有龍與龍聞龍吐水雲龍吐火存黑雲中或隱或現一一可辨視如獅子龍則如常所見者所遇之樹俱焦毀聞至錢塘江而沒一路桑麥俱為一苞所損

厚者積至一二尺

酒樓仙蹟

台州有村名班竹在重山曲徑之中地當孔道居人止二三家行客於此食宿有酒樓廢址僅一高壁巍然不傾壁上有仙題云二十年前樓上客曾題東壁與西壁人情翻覆似浮雲唯有青山不改色相傳萬曆年間此樓乃一酒店極其寥落有一丐者每日持錢數文來飲酒或時無錢店主亦不較是後酒店日盛車馬經過必至其家此丐亦去店遂改為高樓生意冠絕二十年後此丐復來欲登樓飲酒店主以其丐也屢拒之一日雪甚丐來過客充滿求宿不許乃於榻上雪中卧馬晨起折枯竹一莖於樓外牆上飛白題此時而去後店業日衰光燄於火此壁獨存字字可辨

說余 述異記下

九

辨

天台石梁龍

嘉興優遠寺李氏妻熙已卯四月間約伴至天台遊香華游石梁觀瀑布從石梁茶亭而下至谷中不端裝漸之開多五色照長一二八游泳其間忽見白光晃目細視石間一龍蜿蜒長幾尋丈首如世所畫者但兩角磨耳口無餐然目垂山外紅如大寶石光曜射人背青綠色帶龍間紅白色而有六足俱五爪同游四人皆見之引路僧言此龍漢化現即在山諸老僧亦不能多見也

龍首首

康熙丙子正月初八日德清縣蘭村荷葉浦鄉民得龍首首其角長不尺尺經一盤鼻兩眼孔大如龍鱗可雙出頭骨長

二尺餘兩旁骨骨潤如牙筍截至新市鎮市限觀其外藥中
一如玉石

三首人

丁子範者京都人任江蘇都司守條老寓杭州自順治四年丁亥
徙廣西至湖廣入西嶺山同行兵後共七人山路崎嶇午後見
際草屋數間因求寄處屢呼無應者再叩呼之而有人應云我不
可出強之復曰我中無汝驚懼耳其聲惻惻如鳥語丁復強之則
一人長八尺餘三首蓋然江止兩臂昂藏而山佛頃又出一女亦
三首首有青髯大惟遠跟踉而逃行致呈心結實不知何怪也

狐怪

海寧有金三蓋者窮迫無聊有人勸其入都覓一館地遂挾二金

狐怪

十

五西巷

附艤艘而行抵都旅寓將及半月毫無所遇適旅主人知其憂客
累連之念無計忽念卜之於神問人言黑龍潭皆有狐仙試往問
之時伍重陽登高者亦往遊焉日稍方至人已散獨行遇一老嫗
騎驢又牽一驢迎喚曰金三爺何來遲耶金大駭因前吟禮且述
窮困之狀老嫗曰某家去此不遠何不遇余寬坐少遣閑懷因以
所乘驢乘之行數里又見一婦前嫗謂曰我適有事汝可送金三
爺至宅遂去後嫗復引行一二至至大宅嫗先進通少頃引金三
爺入堂堂華飾精潔古玩列陳堂懸倪雲林畫柱聯則蕭思白題也
俄頃二青衣獻茶香吳興帝屏後若有數婦人笑語似嗤其藍縷
者茶畢青衣引入深浴浴罷易以新衣又引至內室幽雅香馥不
顧人間甫就牀青衣報曰公主來矣有數婦人擁一麗人至安客

斯雅但微覺黃瘦相延就坐珍食羅列酒味芳醇既醉以飽時已
初更同入洞房牙床錦被輕暖銀燈竟成伉儷但不言笑而梳席
之事狂蕩無節次夕亦然金念此何地此何人因我心迷惑心招
此祟必狐惟耳聞狐變人必有尾交合時方欲捫之女子已知大
罵曰汝真負心汝一窮漢我憐而收之且有風緣故待至此今汝
輕薄無恥不若矣因備其辱蹴之下床金痛暈幾絕及醒天已將
明赤身卧黑龍潭草中故衣在側匍匐而歸唇上四齒痕在焉翌
日即狼狽而還此康熙三十年間事

鬼產收生

徐濱溪言其祖世戚氏餘杭右族也祖母嘗言在室時見收生婦

王老娘者自言十月初十夜半有扣門聲甚急視則收生者

鬼產收生

十一

五西巷

也有淡青色燈一對引之上船其行如飛至其家坐落者乃一紅
衣婦人稱曰大娘其姑爾太太者與收生婦共食但酒肴俱冷不
甚可口食罷臨盆產一子其姑與銀半錠大娘又私贈銀五錠復
以原舟送之歸天尚未明也少寐覺腹痛異常嘔吐狼藉皆附藥
也因驚疑昨曉產子者非人檢其所贈乃真銀半錠也唯大娘之
銀則未見為疑為驗時受舍之姑

鬼產收生

順治乙酉春崇德州錢鎮西二里許傍墓夕嶺亦下一村人經前
塚忽出一尸行動如生人其人下體也與之同行半里許漸疑為
異物驚呼避之其尸突前迎之問爾時是人幾聲亦聲聞里許
共起數人其尸遂仆

石抄驚記

甲申臘月初八日崇德縣前祥元里坊刻大風忽起時過
寒者四傷不死者二傷且不信三寒者三人同行四人偶相視
行語未定而前行者已盡粉矣一一行者怒呼後呼聲甚急回
視則所呼者從後而來正在運轉幸無損之厄尤異者一人
在危石崩陷中視之則中有一石乃歎石之險人運危石中故
而出之近無恙

食驚斃命

康熙三十七年六月間於江西門外地界前熟食細買一驚重
二動重置盆內賣之來往者但見其盆內此無人買食已經三
日每日換湯至第四日其稱來望店主即以此驚餉塔下云我奉
說余述異記下

說余述異記下

主

五西卷

三官廟不食驚店主乃旬食之於年已牌店主不出排戶入視之
則已死狀一矣塔送其坎觀者如堵同共稱奉三官之應否則其
將死矣松江督人朱彭明親見言之謬曰水潦降不厭魚驚三充
謂雨水暴下魚蛇變化為魚驚離其本真暫變之魚臣子謹慎故
不敢獻蛇變驚而壽國其宜也若蝦蟆為鴉雛雀為蜃蛤黃驚為
江刺則亦不為非物性之不可知如此

蛇驚二則

康熙年已四月嘉興錢琳條偶欲宴客命僮買驚二枚各重筋半
一驚腹微紅屬人罕之甫衡其首尾間忽出蛇頭長半尺餘驚而
驚之更罕第二驚剖其腹亦有赤蛇一身二首如斯斯然然此驚
遇不紅無異常驚也俱是蛇所化蓋驚龜皆與蛇交食者不可不

慎上

六五類水文卿雇工人老而短促名冠土地舊稱驚水草池家
即知有驚得大驚重三物時至魚市賣之足有五五不無他異
三日人無買者因自食之少頃覺腹身與癢皮肉俱浮浸出水
以手揉之內隨手下連晚癢愈甚明晨視之化為血水而腹平
康熙三十三年夏月事

有角黑白虎

康熙三十八年八月杭州淨慈寺山間有黑虎頂有獨角半尺許
食旗丁放馬數匹按應似虎有角見者甚衆十一月間仁和雄山有白
虎一亦有獨角率四虎早行叩問教日而去不傷人畜
天雨紅豆

說余述異記下

主

五西卷

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仁和蒲村地方天雨紅豆匝一二里大
如黃豆拾歸者數日變青黑色皮皺齒頰清香

劉耳奇節

康熙三十五年閩唐鎮諸生林國奎妻鄭氏夫死守節有叔文
芳以言排之氏怒劉左耳告於宗老杖之又為謾言投其子書鹿
中氏見之大怒又劉右耳氏父峻於官卡中丞永譽親兩於較
門觀者數千人重杖柳示民大悅時夏旱是日大雨氏俄而雙耳
復生完好如初蓋天顯奇節古今罕見事也

徐庶飛昇

康熙三十五年廣東五指山白日雲鶴翔空香霧縹緲有一仙人
升飛空中語山中人曰我三國時徐庶也徐疎千餘年今得冲舉

汝輩可傳與世人知之又杭州孫卿公者崇禎十四年於蘇州門遇徐展其公子元芳言

七洲洋中怪異

海船至七洲洋中見諸怪異每有大箭飛繞桅上桅羽落帶矢狀又浪上監小令旗或紅或黑乍浮乍沉一棹過去一棹復來續有數十枚舟中相顧駭異莫敢言或謂是鬼船見則不利云忽一時風濤奮發雲霧濛濛有烏龍蜿蜒出船左燒硫磺雜燒又以鐵物揮灑得不近旁又一夜陰雲晦昧星月無光忽有火山從後起光燭帆上如野燒近照漸與船並水工效以木扣舷不絕響約兩更次方隱知為海獸自光柁挂其舳楫橫開始得脫耳身傳石讓遺徒至海外大越國歸記此

北集 虛異記下

十四

五西卷

產石卵

紹興周山吳公衡妻章氏病瘵十餘年忽變淋瀝小便不通臥床不起醫藥罔效有老嫗年八十餘曰此症我曾見過非藥可治必產一石卵方愈衆皆不信又年餘至康熙三十七年五月間產一石卵大如鵝蛋光滑有細花紋以斧擊之毫無折損其卵至今尚在章氏前庭霍然俱愈

人首蛇

康熙己卯二月福建將軍一披甲家中地板上忽有一穴如碗口有蛇人首時時出穴家人驚避蛇曰汝勿避吾久寓此弗為害也披甲舉戈擊之蛇曰我不可擊擊則汝禍至矣因忽不見見小抄

女化為男

渭川孫元芳詩歷丙寅年四月自武昌赴荊州道馬洋潭有黃翁者為人壽最寡貧為鄉塾師無妻無子年且六旬有一女兩姑年十四旬在塾隨父讀書嘗自繡白衣大士供養世教甚虔一日忽夢大士呼其名告曰汝父孝義合當有子奈年老何汝可變為男遂撫其身啖以一紅丸女覺偏身發熱昏迷不醒者七日竟化為男子翁向以其女詩字彈姓冬時出嫁因往告之夫家不俚鳴

於官使穩媼驗之果真時四方好異者往來雲集以觀孫遂過此因往視之嗣姑出迎衣男子衣看釋而餘髮耳瑱猶在也蓋點官恐上司知之行查故不令去並耳素有時贈之

東明縣城南十八里曰嶠營營居民陳氏弟兄二人俱無嗣生女共九人其第九女於康熙三十八年冬出嫁至三十九年六月間

詳錄 虛異記下

五

五西卷

雷因內返往後園出恭歸室中俄雷震一聲已變為男二舉家駭極其翁姑最為親家乃給然半載恍惚依然夫婦情好周篤今其人已歸父家紹興全克昭往訪之視其乳及下體竟為丈夫惟足初故猶以手捫戶而諭問焉

龍鱗

康熙初年曾有龍圖秦鳳山澤開脫其頭鄉人拾歸浦取其鱗以遺翰林李渭清澄中異而寶之在京邸每出以示客見建寧守龐寶崖詩集

人化虎

人化為虎貴州最著婦人即化男子則不化也康熙二十六年貴州定番州上馬司二官名崇之毋獨坐室中忽門外有數虎往

求其間母即神靈以手摸地坐而獲食侍者扶掖怒指之數日
口漸潤乃目監突身有黃毛泡跡欲出外虎日又至門候之一日
偶值地傳跳躍入虎群就地數滾變虎而去三十六年開州民家
一婦亦如此已過入山尚未全變其夫與子求而獲之載與俱歸
俗傳謂此月餘復為人今南在州守王紀育親言之

臨產

康熙三十六年廣州府城隍下九舖蔡姓者本福建人前往洋船
娶婦氏懷孕年餘不產至十四月左脇下大痛忽裂數寸許兒從
裂處露首產至七日僅出其肩穩婆以手拔出之兒遍身白毛亦
已死矣產婦創終不舍延至半年始斃

東洋海中

在錄 述異記下

七

至西卷

海怪多作黑浪浪中鬼物披髮舟舟人持兵驅逐之或出沒
乘船靈旗豹尾天昏目昧投以香飯或紙錢始淺海駛如山駕奔
騰指舟兩目如日牙如山峰或衝行入羣氣中撲刺城市宛然陰
翳白日忽雨多至壞船舟人叩請天后降神見星流火集帆搖
上浮吸之間背靈咸集澄波一色水平如鏡共相慶幸得免沉溺
矣

七聖院

桐鄉辛丑進士朱赫始與言其蘇州同年汪君之弟病癰瘻困頓
床第年久不愈移至桐中養病時值中秋月明人靜正在呻吟忽
聞窗外婦人笑語聲自遠而近頃更見數女子連袂能粧披帷而
入汗君強起叩其何人答云妾等七人皆張王士誠之姬也昔年

張雲之變同日殉節上帝憐之封為七聖園中某處乃妾等
之所也若病癰瘻欲痊能捨此園為妾輩香火可勿藥而愈矣汪君
欣然願為之願諸姬慰謝而去不旬日病果瘳遂捐金收治度
奉香火即其園名七聖院至今尚存

續如如

蜀人趙如如長髯偉軀明時為邊將已殉難矣康熙癸卯與崑山
何英相遇於浙之衢州何疑其鬼也驚駭欲絕趙徐曰吾與子為
異姓昆弟不知吾為學道人耶蓋趙生平精天文術數之學兼習
五行選法其殉難也若古人尸解者然後何為天雄別駕惜之北
行居常服一黃道袍雖寒暑不少易不飲不食惟酒無算門有
餘遣人之楚趙持其執展往墓返所費而次印信猶存其面之像

在錄 述異記下

十七

至西卷

臨時撫軍大陳賓客供一玉盤於高座趙忽近前取玉盤碎之撫
軍驚詫趙笑曰子為微爾大臣何氣度不廣乃爾玉盤在後苑井
中可往取之遠視果然及覓趙已不見矣自是遂不復遊人間歲
甲子客有自普陀至者趙寓普陀何云近在南海修通知子有旗
行五聖師不必往何不聽竟至荆州而卒

肉身土地

徽州山中有土地廟夜有人卧香案下夜半見虎入廟土地神前
叩明曰應喚何人神言明曰有人從某方來身白衣拍扇高歌者
是汝口中之物也其人明日持巨桃候之果有人如神言者乃戒
令他往亦果與至奮捷搏擊遂斃虎乘陰氣夜至廟中罵土地神
而汝受地方香火不保伏民生乃斃虎食人此傳聞也

推仆土地而路其位嗒然而逝人遂即其身發掘供養號勸身
土地至合此地無虎患見勞身山芥園雜著

自知前生

黃陂縣民王甲前能知前生事自言其前世姓何家縣某村塢
心與妻為素七久聞前生事有聲於其視之忽被二卒勾攝
至其司其司檢其籍乃得曰何某是尚有二十九年即命二卒
押回時田野間朝朝無物東即有念平生作苦做鬼亦殊不
惡願謂二卒曰吾末歸矣與汝俱逃可乎二卒皆應曰諾於是相
攜北行方渡揚子江忽被大風從東來二卒而散甲隨風飄揚
夜許不得息後遇一大樹柱而止其地為河南某府某縣界矣時
特執某樹旁人家者然入其廚下覓食見過飯食既熟輒執而享
其氣初時身極虛飄足不能着地享氣既久遂能踏地行一日登
其樓見女子頗倩麗而就而與之抑其女子既被盡感不復思飲
食或問其自言其家人皆曰必鬼祟也急召巫師驅遣旦而
一女巫至甲稍解輸之已暇贈道法明日一道士提劍而入方揮
斥間忽驟撲地即以劍揮道士之頭其家無知之何處有親戚來
使者告曰吾聞數日內天師且至蓋往謁之甲初聞天師甚驚然
亦不知其若何利害也數日天師果過其境其家慶請以主乃結
祝致醮成儀甚盛天師登壇甲從旁睨視雖不敢如女巫道士之
戲然亦了不見其可畏少頃法官四人履階而升氣色凛凛甲意
是必能為吾害者然姑視其術為二法官就案前取黃紙大幅朱
書而焚之甲甲視庭中已布滿天之網矣一法官又取數小幡亦

地錄 述異記下

十九

五四卷

朱書而焚之則庭房閣戶牖間皆有一小網矣甲時笑其除恐

得隙如針孔蟻穴此而可出入往來無碍是疎疎者何能為口

之耳其後既畢四人分左右散席而坐各閉目入定一以時許忽

有白氣一道從頂門而出直上冲霄甲始大駭曰先景不好不知

何意而而振綱則網堅如鐵石雖皇之空疎疎微卒不可得由

窮其微匿戶下以瞰旋見白氣瀾漫天門焉開一金甲神人乘雲

而下詣壇前取法旨即奮脣羅長臂揭綱探得投之壇下而去天

師乃臨訊曰爾何怪也甲具述始末如是願歸仍磨腐耳法官請

以五雷法誑之天師曰彼雖作孽然未至殺人姑貸其命乃取一

號裝其中塗之以葦泥朱符鎮其上令其家持至十里外坎而瘞

之甲在甕中甚困苦然亦不覺飢渴但其地當孔道晝夜開行人

地錄 述異記下

十九

五四卷

往來及車駟鈴鐸之聲一日忽賊而走者曰號賊至矣已而開殺

掠焚毀之聲啼號遍野後數日又有賊而走者曰官兵至矣其焚

掠掠掠掠之聲亦如之如是往復數四千里蕭條幾無人聲又

賊忽聞數人過其旁相語曰今天下已為清朝吾人稍可甦

息矣已而有就其旁呼賣飯食者已而有造屋開店者固敢土打

嗚坎而得寢皆疑其為藏金也揮鋤擊之轟然竟破甲得逃出方

傍無所之而前二卒適至呼曰某甲陰府符下公汝往生黃股

縣趙王為恩賜壽二十九年不得再延也

冥寶

高陽長發堂偶述藏一友舊故入某家訪以酒食銀錢許之友

便為藏頭滿金滿銀方為足款若紙多金銀銷少即係低色所

張楷第頂完公禁化大池後定然一貫青峽冥間堪使用若散則
付火却知人用將低毀破碎不可用矣

真題二則

趙州有海土人請大理府必由之波風波甚惡猶知自愛者皆
從陸路其海中有望天雲起則不敢行相傳鎮一雙龍在海中六
其離龍居蒼山每欲相會則蒼山雲起排如階級環二十里至海
中而止是日行風拔木屋舍皆傾皆有聲然疑視天上雲大皆稍
轉移亦無大小濃淡之差真怪事也

趙州牧有二署一設州內一設姚渡州轄四里姚渡縣五里其五
里縣糧詞訟悉於姚渡經理所設牧署至午餘輒不可坐堂坐則
紀石從旁而下或碑人看視之皆水底石也州牧車然有聲者不
知何物也

趙州縣志

三

卷四

故擊擊亦不傷然必河水泛溢致一方患淹相傳以為古龍王廟
址云

趙州出西門行十八里有池一泓上塑龍神乃女像也土神稱之
為四老太每旱極則州牧預發牒於城隍至期陳牲設醴禱於神
祠以一豚浮於水面俄頃得一魚狀如蜥蜴魚鱗魚尾四足五爪
州牧率吏民鼓吹迎歸供城隍几案前俄而橫風怒雷拔雨而至
田野沾淫即脩牲醴謝龍母仍以縣浮魚水面遙巡而後

土司變獸

又土司楊姓者龍變三獸土人知之至變虎之期遂家此力俱開
門不出預開城門彼則望深山騰躍而去一宿即返返則仍為人
若變龍則土人置神豆草具於廟側恐其一飽飽猶不遇餓而食

之頃史則為人云係祖傳世世如此其變獸亦有定期故得傳之

滇中奇蟲

滇中多蟲婦人尤甚每與人交好或此人有遠行必盡之至期不
歸則死矣一客至滇交一婦人臨別云我已孕矣夫如期不歸必
腹脹脹則速還如踰月則不可抹其入至期果腹脹還巡不歸腹
裂而死視其腹中有銀猪木槽一面真怪事也

龍神巨艦

康熙癸卯夏如皋大雨雹殺禾稼有龍現雲際扶口龍飛空而過
不知隨何處前者辛丑夏五月丹陽至儀其雨霜見新城王阮亭
先生集

龍神付穴

說餘述異記下

三

卷四

順治九年六月餘姚下壩地方民家掘得三犬按書雷元東十吳
郭民家聞地中大子吠聲掘之得北壯二犬古石曰此名年犬得
之者家富昌

桑蠅黑雨

順治三年嘉善桑生蠅牛食桑及豆苗皆盡六年春黑雨少時如
黑水

大名鐘鐘

康熙初年重修大名府文呂閣掘土見鐘紐大如三間房紐上放
鐘一枚鐘中貯水黑而紅色各三鐘止鐘不知何許大鐘而鐘腹
之勢掩之各鄉村男婦間鐘中水磨磨有趨飲之數日都盡

更聞

凡鐵書載舌能過鼻口可容拳四乳重腫駢骨駢齒舌又成之壯
仙即大貴之相也青浦庚午孝廉張德純口大容拳石門甲子
金鈴舌少成字德清人陳弘範游手無業以暗博為上家
亦累千金舌紙鼻過寸許又余外家老親許自明駢齒滿口似大
牙也壽九十五歲貧而無子龍泉金伯璽家僮年十六歲駢骨
四乳其二乳在腹亦無他異

雞頭蛇

新安胡簡侯在崑山行鹽有僕凍選偶至鄉見一人於橋下濯足
被此發立斃告其鄉人共殮橋下石得一蛇長尺餘頭似雞雞冠
赤身黃赤斑擊殺之此蛇從來所未見也康熙己卯年事

水怪

卷之二

五

五

湖州城內有月湖甚深康熙年間旱涸漁人入湖捕魚於湖底得
一物如牛雙角角上有鐵牌取視之皆蝌蚪文人莫能識亦不辨
為何物持報縣庭繞行數武湖水沸騰涌起丈餘隨人而至大
風迅發屋瓦如飛縣官亟傳令送還湖中風息水退又同時湖州
西北一日天無雲白日皎然有二龍游戲空中蜿蜒自在首尾
相連繞湖而鳴通時不見觀者數萬人俱讚喜曾錄勝述

奇女救賊

北京有夫婦某姓者避仇來南携一幼女家於亳州以賣腐為業
積十餘年蓄貲二百金女年及笄姿色韶又鄰里咸欲聘之其夫
與婦曰吾本北人親戚墳墓在焉今嫁女於亳異時往來迢遠
且日久非適不如早之還北擇親舊字之婦以為然乃僞裝在二

驢婦女各騎其一夫徒步同行繞二山許日騎快刀刀觀女

貌美如抱上馬疾馳不顧夫婦追奔數里哀號乞女騎弗許夫婦

曰吾有五十金願贖女夫人勿許三堵盜共二百金將取其金仍

挾女去夫復追及騎快刀殺之婦見夫死亦奔及騎呼騎并殺之

復行數十里女見道旁有井伴言曰高樓中無及即遞一人守女

之下馬取水不得汲罷女指曰前高樓中無及即遞一人守女

一人往取汲罷米及至及伺守者少急躍入井中取汲器者至以

汲繩縋一人入井以絕縛女引之出復垂縋引取女之賊井上者

方鞠躬下視垂手力引女乘勢極力推之遂併墜女乃騰躍馬奔

高樓家且折其故鄉人齊赴視井果有二賊其一折頸死矣遂引

其一上甫上女拔賊刀斬其首案金成在眾共報之州守女訴父

先於述異記下

五

五

母死處并已報仇狀守驗其金并遣驗父母死果然太奇之曰汝
父母盡獲隻身歸北誰與汝主者吾且無子女汝為吾女嫁汝
可乎女階首謝乃迎之入署擇所後諸生某才而不娶者歸焉益
倍其黨而予之一時傳為奇節感德云是康熙五十四年事也

女子奇節

嘉興張天成秀水吏胥三考雜職積歲起家把持官府魚肉鄉里
人人側目康熙三十年有賊犯被獲天成時為刑書捕後拘其夫
婦到官天成見盜婦色異力為保釋盜亦免刑拘禁在獄因與盜
婦通姦日久思欲佔取遂買獄卒鑿盜於獄而己為收斂妻曲掩
人說合竟取為妻盜婦時有女年十二三歲天成亦喪妻無子恨
於方姓之男為子即以其女許為妻迨女年長有邑天成又欲殺

之聞方在家因尋紫蓮之時與挑誘盜婦覺之頗加防閑天成日
堆其婦飢寒狼狽不數月而死康熙丁丑九月間女年二十九月
夕賜之其女百計堅拒度不可脫初八日女懼八歲曰我父母俱
亡方子人逐我身自懸猶父矣盡以明日重陽節即其母忌日
乎天成大喜遂治酒餽父女暢飲至夜女令父此後父娶促之女
明燭登床作淫淫迎拒之態父與勃發再四相促女曰我處子也
未免為懼盡先以勢示我父喜甚裸被出之女鎖鎖制刀以被胃
父育左手執其勢右手執刀即時割下天成見其足扼女喉氣絕
少頃割處血流不止昏暈仆地女得復甦遂持勢刃刀出城鄰佑
衆咸入驗無不駭異即引女至秀水縣陳令名紳耆陳海監既確
即告郡公大為嘆賞立時方姓之子當堂定姻天成被刺深重二

雜錄 卷下

五西卷

地畝得碗

康熙辛巳夏桐鄉縣烏鎮有張姓者舊家也家資實住宅已拆卸
為白地有指欄石板亦起而賣之正開掘間忽聞石板下鳴聲如
鐘疑有埋藏告張共發之但獲舊碗五十餘隻大小不等并鐵棍
時其土自陷漸深遂懼而仍以土石掩之

古塚

德清風洋高橋之側有古塚向來塚上高壘上多荆棘不知是何
氏之墳順治初年村童刈草土墳墳山以動掘之見墳中無何異

常約畧一二丈里人能入視之得頭髻數個金玉簪二枚若第一
而五妹錢數十枚其空穴至今猶在塚中確堅朴細潤可為玩

辟穀婦

新市鎮沈俊生字五容德清縣庠生也其妻李氏十六歲在室時
忽患奇症病愈絕粒即終年不食不見其飢十九歲時於沈終日
惟飲熱水一二盃或解菓數枚至今五十餘歲面如小父連生二
子亦無他異料事每多奇中究不知其為何故也胡熙元詳述

題題

新市鎮中於教垣慷慨好施燕有肥童崇禎己卯秋夜獨步月於
朱家橋見一巨鬼身長數丈坐人猶屋脊上望其足於河北之忽
然不見其子繼是年庚戌明縣縣稅稅曰此題題之顯也遇之則

雜錄 卷下

五西卷

大吉又錢唐徐蘭生先生言少時讀書雲隱山中黎明見長人俯
而稱視視長至五六丈面如人臉而袖對袖刻刻滅又言其外
王父夜中見巨人指坐屋簷足垂至 向之拜頭更不見此
蓋山川之氣聚而成形同兩典題象 無體實以其餘見修
誠故云怪也

拐賣人口

京師東城地廣東便門外為往關東必由之路一路開枋店者俱
串通旗人販賣人口密于甚多所騙之人俱藏匿於最難查禁處
崇三十一一年六月廣門外老虎洞拿獲販賣人口劉三夏應奎
張二等劉三係正黃旗人應奎係正黃旗人張二等係民有孩
子房下見其子應奎係正黃旗人應奎係正黃旗人張二等係民有孩

給小九兒趁吃臉上一打掌隨即昏迷無知眼至老虎洞住一夜
即轉送劉三窟子內鎖閉每日送飯與吃又有劉六過張子駒至
酒店吃了一鍾酒隨即昏迷張二行走路過劉六家小廝徐四
問主于劉六往何處去張二即將徐四臉上一打亦眼著同走
後因小九兒伺看守人醉不鎖門則由前院後院等處供稱劉
三給我等一塊藥或下在酒飯內或着人口裏內被拐之人吃了
就跟着走同謀不止數人張子不止數處取銀銀子均分巡城御
史順泰奉旨嚴拿究擬劉三極形

此仙

德清蔡崑陽先生長君子麟武者戊午歲召仙預問功名焚符之
後其札忽動題曰誰云富貴即為良想到新肥欲衝腸薄命紅顏
今已矣泉臺應受讀書香又曰生長臨清十九年偶隨車馬過
川知心中惟有以頭草月夜臨風泣杜鵑後寫舊溪十景堪明霞題
好事者尋至其處果有石碑題才女明霞之墓蓋明季某太守之
女死葬於此詳味其詩必所配非偶抱恨而終者也

七孔木

康熙三十三年大旱湖州府城虹星橋下里民曝河數尺許見一
巨木長十餘丈大二三抱直埋河底木上圓鑿七孔大如碗口夜
望之隱隱有光次日里民扛起此木木下水時一時大海浪共驚
懼仍埋其處水勢方定相傳即獲鎮壓水怪之物歸安縣有碑文
在焉

劉公主墓

康熙三十五年嘉興東門外十里鄉人治地掘著古墓紋樣一女
面貌如生塚中殉葬物甚多有誌銘乃劉智遠公主墓也地方報
官並掘之

吳僧火化

蕭山縣仙遊山一僧俗姓王終日危坐山巖間十餘日不食不飲
一食斗粟六飽能知未來事人登山候之必預知姓名忽一日告
眾曰某於某日西歸矣屆期遂逝知者畢至叙談後時曰時至矣
乃南面臥坐以香二炷點火盡其少頃鼻中火發延及頭面身軀
一時焚化堅固子無數飛出金光灼耀照耀滿目眾造像極其骨
并藏堅固子其中

飛蜈蚣

康熙甲辰六月錢港島山一村農因天雨披蓑笠耘苗忽雷電激
繞其身農懼而奔雷雷隨之跟蹤奔其家笠雷即擊其笠及雷來
視笠焚殆盡中一赤蜈蚣長尺餘有兩翅如蝙蝠蓋此物能飛食
龍腦故雷擊之也

誤狗復活

康熙辛巳十二月二十二日平湖監生顧子容侍御樹葵齋之婿
也於早間病故是晚有顧子寶者乃沐狀九之僕收取房祖正在
寶房家數錢忽於小地昇歸命絕而子容雖然而起家人驚問之
子容曰我為鬼後拘至城隍廟見廟前有數百小兒內中有識認
者皆顧家之兒也後遇其父於城夫曰所拘者非汝乃顧子
寶也司馬歸引我至家不覺復活身軀康健之語言畢歸于是年

金船

離分宜縣一二十里臨江山壁有一大石似碑長可二丈闊可七尺就山石鑿成上下四旁皆山石也上有楷書四行每行八字筆畫模糊不能盡讀相傳碑下江中有仙人遺下金船七隻滿載金寶沉此水底此碑乃仙人遺筆也如有能盡讀碑字則七船浮露以贈曾有異人讀至三千字七船帆檣盡露因二字不能讀復沉水底

飛鏢

康熙三十八年五六月廣東瓊州府有元宝從空中飛過往交趾安南一路而去有聲鏗鏗然前有黃旗二面中元宝不計其數

增錄
洪異記下

美

卷三

未有黃卷一紙條尾之自牛初至已刻方止如此者兩月凡官吏兵民無不仰視有張德者為余親戚舊僕在府署中親見歸述之

齊王害物

山左總兵何璋傳時見齊王府夜放光發兵掘之得古錢數窖方劍一口又一物白色如磁圓如毬中有微痕若兩蛇對合者儘力分開中有物若金花胭脂纂而圓口透愈止愈長可四五尺潤澤如脂膏放之自能收合無痕徧示人無有識者

附：古物

康熙四十一年嘉興郡守修緯賦俸因郡中城河久涸不通舟楫捐俸開河居民踴躍樂助二月十七日在嘉興西絲橋下開出鉤碗二隻對合雖有縫堅不計開古色斑駁施之中望畔有聲新橋

下開出船一隻深埋河底不飛掘而止金明寺光蟲湖內亦有船一隻半在城內半在城外駕鵞湖相傳范大夫泛湖之船也府橋下開出銅人一股比常又高大中條長三尺餘光彩如新城隍廟河間出古錢一鐔上有銅索一根又開出順治通寶錢數千背無字但順治年間紅錢皆有戶工二字後始鑄滿文並無光背之錢此尤不可窮寶鼎河下挑出人頭無數

文生開始

崑山文星閣下有深穴閣建穴上康熙癸未二月間閣上鰲魚自
動至五月動不止守關僧欲以大鐵釘釘之蓋以龍類畏鐵也五
月廿五日夜半其間忽隔聲徹遠近而牆垣如故鰲明衆往視之
穴中鰲魚俱陷入穴中毫無形迹四旁之地履其上空空然有聲
說鈴述異記下
五十九
至四卷

記餘

一、

季子也

猪坑

康熙癸未十月間松江金山街千巷民家養一猪甚肥而身沾塗
泥皮毛不潔忽一夕其家聞指圈內有齟齬之聲時起視之則見
一猪柔毛嫩皮鮮淨可愛惟見牆上粘一猪皮併皆破裂脫出如
彈絨焉隣里共觀好事者醵錢買畜僧寺為放生猪楊輒宜言

俄患收友

順治年間旌德有李姓村人小名茶葉羅子被虎兇有年矣李存
日與同村姓劉名啟者最契厚劉偶上山砍柴忽聞人聲云劉哥
可速回家劉回顧無人砍柴不輟空中又言有虎哥哥在此汝可
速去劉自蛇傷虎咬七世冤業空中又言睜眼大魚潭若是數劉

卷之四 神術捕虎 昔年秋好故來救我跟蹤而歸行免虎足

神術捕虎

江南旌德縣東鄉山中有虎患數年矣虎至數十傷人逾年下令捕虎嚴七獵戶日出獵入竟不得一虎乃燒山逐之山勢甚巨樹木綿密幸無可如何康熙四十二年東鄉王宏征江西貿易偶遇張姓父子二人言有虎患不能捕張姓自言我能捕虎王客即止已資請之其人經山環視即知有幾十幾虎乃指淨室二人處其中焚符行牒攝乃當境土神靈夜作法於有虎山徑設窩方其室中亦設窩方室中窩方機發則知山中窩方必有一虎如此月餘已得七八虎矣初得一虎白質黑章重四百餘斤虎雖超非尋常物也若數日不獲虎則復牒催日神必獲一馬久之餘虎漸逐不敢復出官民聯金厚贈遣之旌邑劉子澄言

述異記三卷 大學士英廉購進本

舊本題東軒主人撰不著名氏所記皆順治末年

康熙初年之事多陳神怪亦間及奇器觀其述江

村雜記一條其人尙在高士奇後也

鄆署雜鈔十二卷首一卷末

一卷

〔清〕汪為熹輯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綸嘏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鄆署雜抄

十四卷》提要

序

鄆邑無高山大川漕河既廢舟楫不通離汴雖二百里而近四方名人車騎罕至題詠亦稀况屢經兵燹典故鮮徵邑志

國朝雖會奉脩屈指又六十載矣予蒞茲土擬卽聘請紳士重問脩局奈辦漕與西餉浹至甚而除夕歲朝秣馬脂車羽書火急勞瘁甚矣公餘暇搜討雜事數十條赴任從陸攜篋無多賦歸檢一家大人藏集又得數百十條事涉鄆陵者十之六七涉省郡別州縣者十之三四合以予身之所歷目之所覩得十四卷付之刷氏名曰鄆署雜鈔乍閱之似鄆志補註細閱之爲祥爲妖可喜可愕與時靈脩鄆志與省會郡邑志不無數十條可備採擇云卷中詩文事跡或稱名稱號或爵里一依原本非敢漫爲分別也至于六載冰蘖自持謬承紳士投贈珠玉與民歌民謠及門另編成冊茲不載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孟冬紫山汪爲熹若未誤

萬壽覃恩繪音

河南開封府鄆陵縣知縣加一級汪為熹之母

勅命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求治在親民之吏端重循良教忠勵資敬之忱聿隆褒獎爾汪文楨乃河南開封府鄆陵縣知縣加一級汪為熹之父稔躬淳厚垂訓端嚴業可開先式穀乃宣猷之本澤堪啟後貽謀裕作政之方茲以覃恩封爾為文林郎河南開封府鄆陵縣知縣加一級錫之勅命於戲克承清白之風嘉茲報政用慰顯揚之志昇以殊恩

制曰朝廷重民社之司功推循吏臣子凜冰霜之操教本慈幃爾河南開封府鄆陵縣知縣加一級汪為熹之母黃氏淑慎其儀柔嘉維則宣訓詞於朝夕不忘育子之勤集慶澤於門閭式被自天之寵茲以覃恩封爾為孺人於戲仰酬顧復之恩勉思撫字載煥絲綸之色用慰劬勞

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

河南開封府鄆陵縣知縣加一級汪為熹本身妻

勅命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分符百里必遴出宰之材報最三年爰重懋官之典爾河南開封府鄆陵縣知縣加一級汪為熹雅擅才能克宜慈惠撫綏有要常深疾痛在己之心懷保無窮不忘顧復斯民之責茲以覃恩授爾為文林郎錫之勅命於戲前勞已茂用褒製錦之能來軫方道益勵飲冰之操

初任浙江嚴州府桐廬縣教諭

二任今職

制曰良臣宣力於外効厥勤勞淑媛襄職於中膺茲寵命爾河南開封府鄆陵縣知縣加一級汪為熹之妻金氏終溫且惠既靜而專慕綢繆從夫克贊素絲之節蘋蘩主饋爰流彤管之輝茲以覃恩封爾為孺人於戲敬爾有官著肅雍而並美職思其內迪龜勉以同心

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

鄆署雜鈔目錄

卷首 十條

卷一 六十三條

卷二 八十六條

卷三 八十四條

卷四 八十一條

卷五 八十六條

卷六 二十二條

卷七 五十七條

卷八 六十四條

卷九 四十一條

卷十 四十三條

卷十一 三十五條

卷十二 十八條

卷末 二十六條

十四卷計七百一十四條周秉彝寫張引川梓板藏繪殿堂之碧山居

鄆署雜鈔目錄

鄆署雜鈔卷首

紫山 汪為烹 若木輯

萬壽詩四章 并序

康熙五十有二年歲次癸巳三月十有八日恭遇

皇上聖誕六表萬國九州臣工士庶罔弗踴躍歡忭仰

祝無疆河南開封府知鄆陵縣事 汪為烹膺

命來涖縣事適屆

萬壽聖節卽率邑之僚屬及紳士耆老群集莊嚴蓮宇

共建祝

聖醴壇於時也起祥煙於萬井香霏花封效華祝之三

多聲喧麥隴鶯歌燕舞無非咸若之風物阜民安

盡是雍熙之化德既侔於天地壽自等於山河臣

民抒愛戴之忱竟樽競進遐邇獻岡陵之頌舜樂

齊鳴 承乏斯邑幸際

昌辰肅瞻嵩嶽以三呼竊擬巴音於百里乃拜手稽

首而作頌曰

電繞虹流叶

聖祥弘開壽域慶無疆開門典曠與多士獨賦

思殊起八荒快親民風歸沕穆願微吏治到循良持身

贊化徵臣志幸際雍熙幸一方

百里分符滌篆新下車恭預祝

嵩辰分班舞蹈祥僚肅塞巷歌呼泉志仰魚躍高飛弘

大化花明柳暗溥陽春一官職任期無忝撫字先
須布

聖仁

絳縣千支始一周循環曆數總無休人臣疊進千
秋鑑海國頻添十屋籌殿湧佛光瞻寶座階排仙
仗指丹丘網緼爐篆翔雲彩不異駕班拜

冕旒

民胞物與樂群生惠澤涵濡萬國盈豐豫倉箱臻
大有熙恬童叟洽昇平巍巍天大真難繪蕩蕩堯
仁豈易名聊共邦人效封祝野謳聲裏九如賡

鄭署雜鈔卷首

上

楊撫憲請停豫省辦漕疏

河撫楊

題爲痛陳辦漕之累等事該臣看得河南省額征
本色小米二十五萬石每應發銀六錢五分官民
苦累二十二年蒙

皇上恩允改折奉行八年民困得甦既經

題覆從前弊累二十三年部議令巡撫購運因二
十餘萬之米買于一時一處國戶牙行連結運丁
視爲奇貨價值長至一兩一二錢一石額銀不敷
巡撫何能賠累公議令州縣官以額銀代買其如
各州縣離水次遠近不等皆係陸路運脚費倍于
正供無從而出賢者借庫賠償不肖者攤派于民
若令近水次州縣代辦則事關通省斷難偏累一
方如謂辦漕係巡撫之事萬難分身料理卽臣身
膺此任亦必仍踵前弊與其負欺

君之罪于將來毋寧陳積年之弊于今日我

皇上愛民如子民間利弊無不周知而保護豫民年來
更切覆思通倉米石陳陳相因原可無藉二十餘
萬之小米卽或必需小米擇近水次豐收價賤地
方立可採買各省糧船俱可搭運一轉移間永甦
豫省官民之困且省行月耗贈等銀况從前改折
停運非止一次未見通倉告匱俱有成案可稽伏

乞

皇上特沛恩綸將豫省漕糧折色米二十餘萬兩解部充餉停其買米搭運則豫累永甦永祀

萬壽無疆矣伏祈

皇上

睿鑒

勅部議覆施行奉

旨該部議奏

又疏

河撫楊

題為漕糧辦運不及等事該臣看得豫省漕糧前

因採買起運官民受累

臣具疏

題請照舊改折今准部覆未允行據糧儲道戴錦

會同布政使宜思恭按察使張孟球管河道王進

楫以本年漕糧奉文辦運已遲時日甚迫採辦無

及額請暫折會詳臣查往年辦漕原于八月委員

九月發銀十月辦完十一月往驗今准咨辦運之

日即屆往年開兌之期臣前閱邸抄總督倉場咨

覆戶部每年山東河南江南等省到通小米共六

十一萬五千餘石約放四十八萬八千餘石現存

新舊小米一百五十餘萬石計此現存小米河南

可暫折六年有餘實無待本年豫省之糧而支放

也今本年漕糧委係辦運不及臣不得不仰求

皇上准將豫省漕糧暫折庶通倉存積一百五十餘萬

之小米得以按數支放不致陳朽而豫省所折銀

兩又可作正項而裕

國用抑臣更有請者細閱部文每年運通小米除

應給外多餘米一十二萬餘石將來豫省辦運倘

蒙

恩准予額該二十五萬石數內減去前項多餘米數折

銀解部俾數少易為辦運更當感頌

皇上于生生世世矣謹

題奉

臣等謹將

旨該部知道

撫憲楊公諱宗義奉天鑲白旗人尚書張公諱廷

樞陝西韓城人前此顧公汧汪公灝多有奏疏入

告已刻不載為嘉辦漕三年兼值西餉旁午賠累

無涯府與廳不憫其苦又從而取盈焉如儀封令

邵廷相為派辦漕竟吞金而死邑有巨紳曾無一

言白其冤者嗟嗟設盡如楊公張公加意民瘼廉

吏不可為而可為矣

張尚書請停豫省辦漕疏

刑部尚書張 奏為據實奏聞事 臣兩次奉差

中州伏見該省清糧征銀買粟官民歲有賠累之苦謹將始末利弊為我

皇上陳之查河南漕米共二十五萬餘石自康熙十四年改折起每石折征銀八錢共折銀二十餘萬兩解部行之數年太倉之粟未見其少民間之費所省實多故豫民至今以改折為便也後因御史孫必振條奏豫省連年粟米頗賤每石不過三四錢部議遂將每石八錢之內節省銀一錢五分解部餘銀六錢五分責令巡撫買米起運但巡撫一身

聯署雜鈔卷首

六

豈能自買二十餘萬石之米勢不得不分委各州縣而州縣仍派委里民矣是名為官辦漕實仍民辦漕也夫以六錢五分之銀米價時有不敷況河南各府俱係陸運人夫車價所費不貲水次交兌旗丁胥役勒索不一每歲官民之費總計不下十餘萬兩夫民已每石納銀八錢矣復發回六錢五分令其買米起運是百姓一年之內春夏納折色秋冬交本色其繁費固覺難支若州縣官不得已而為民賠墊則往往借庫銀以完漕項漕項雖完而庫銀歲歲有虧矣此官民受累之實情也況河南原無額設糧船當兌漕時用他省之船集於衛

輝水次每石給旗丁潤耗銀五分潤耗米五升又給盤剝銀二千八百餘兩以及行月糧修船等項總計公家之費每年亦不下數萬兩及小米抵通貯倉數年之間便多泡爛不堪食用夫與其多費而無益於食用何如折銀而有便於公私況今八旗官兵駐防開封每年約用米二萬餘石臣愚以為聽令開封附近州縣每年將駐防之米辦納其餘州縣槩令折銀解部歲可得銀二十萬兩倘通倉小米不足卽以此銀於米賤水路地方採買稻米隨糧船搭運至通亦屬不難一轉移間舒河南官民之困其便一也省旗丁潤耗銀米等費其便二也以小民改折之銀易買大米可以久貯有益食用其便三也我

聯署雜鈔卷首

七

皇上軫念民艱體恤備至近因通倉積貯頗多屢諭戶曹將南漕米石截留江浙地方以備賑發則中州官民辦漕之苦當亦我皇上惻然動念者矣伏祈勅下廷臣詳覆施行

張尚書請給關爵世襲博士疏

刑部尚書張 爲據呈奏請事 臣前歲在河南

審理亢珽一案事竣之日恭謁 關聖大帝陵寢

據守陵奉祀生關爵呈稱爵原籍河東解州遷洛

守陵歷年已久竊見洛陽宋儒邵子程子俱蒙

聖天子恩賜世襲博士爵祖 關聖陵寢在洛春秋大

祭與邵程並舉而博士奉祀未得同沐

國恩叩乞念 關聖在天之靈俯准題請與宋儒後裔

一體特給博士庶幾俎豆生光神人均感等語臣

伏思邵程諸子發明忠孝節義之理 關帝一生

力行忠孝節義之事我

關聖大帝者兩間正氣

皇上表彰理學九重實行如 關聖大帝者兩間正氣

千載名臣本朝封號獨尊

御書褒崇時至可否依允所請給與世襲博士

鴻恩出自

上裁謹奏

禮部 爲據呈奏請事該 臣等議得 關聖大帝

本朝尊封爲忠義神武 關聖大帝祝文開載允

文允武乃聖乃神功高當世德被生民兩間正氣

歷代明禋等因垂祀千百萬年其後裔恭候

賜給博士永遠承祀俟

命下行令該撫確查 關聖大帝嫡派後裔應授之人

取具宗圖印甘各結送部到日題明給與奉祀祀
典於無窮矣奉

旨博士係徵員何必具本着給與博士原本發回

附錢塘馮景敬記天之生聖賢也必鍾祥于世德

之家故大孝尊親咸思貽父母令名子嘗慨漢壽

亭侯生而忠貞歿爲明神廟貌徧宇內血食綿千

古而其祖若考名氏獨闕軼無考侯在天之靈必

有蘊然隱痛者予每過河東博聞之士必周咨之

不可得康熙十七年戊午解州有常平士于昌者

讀書塔廟塔廟侯故居也昌晝夢侯授以易碑二

大字驚而寤見濬井者得巨碑碎之磚上有字昌

急合讀乃紀侯之祖考兩世諱字生卒甲子大畧

循山而求得墓道焉遂奔告解州守王朱旦朱旦

作關侯祖墓碑記記中載侯祖石磐公諱審字問

之和帝永元二年庚寅生居解州常平村寶池里

公冲穆好道以易春秋訓其子卒于桓帝永壽三

年丁酉享年六十八子諱毅字道遠性至孝父沒

廬墓三年既免喪于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

十四日生侯侯長娶胡氏于靈帝光和元年戊午

五月十三日生子平其大畧如此昔趙宋時劉延

翰官貴當追封三代少孤其大父以上皆不逮事

忘其家諱太宗爲撰名親書賜之載在宋史以爲

美談亦以教孝也而況侯之祖若考皆有名氏載
礪石章章可考者顧忍軼之哉朱旦又言桃園結
義之俗說宜闢伏魔大帝之稱號宜更其論甚正
商丘宋公嘗言壯繆惡謚當易以嘉名侯既殺身
成仁矣尚可以成敗論乎予並存斯言也以俟議
禮君子 筠廊二筆

明嶺南張堂孟奇關侯謚辯

漢關侯之謚壯繆也陳壽以謚法名與實爽曰繆
傳之謂侯則而自用戾以取敗也千載之下卒無
一人出半語爲侯表暴者按謚法有之布德執義
曰穆中情見貌曰穆禮記大傳以序昭穆古本作
繆左傳穆多作繆是穆繆古文皆通夫布德執義
中情見貌軌過侯者謚曰壯繆亦猶秦穆晉穆或
作繆耳而以繆爲繆戾之繆橫生皆議甚矣壽之
闕于謚也余友新安謝少連者誤季漢書輒復因
沿壽說故辯之以貽少連且復書一通告侯祠下
爲侯吐氣 疑耀

關少叅遠肖祖像

予同籍關少叅永傑長身赤而極似民間所畫關
壯繆像自言實壯繆後當辛未公車時一道士夢
壯繆對之喜云我家也中一人果登第其自言如
此已備兵中州竟殉流賊之難豈與壯繆同相皆

宜以兵解邪 三厘筆記

少叅隴西人字人孟初授開封府推官歷陞河南
僉事守陳州崇禎十五年七月殉難公侯之子孫
必復其始忠孝相承尤足重也附記

鄆署雜鈔卷首

壻

張元勳
邵一瑛
程光弼

全校

鄆署雜鈔卷首

十

鄆署雜鈔卷一

紫山 汪為熹 若木輯

鄆陵沿革

河南於戰國時為大梁惟陽翟成臯新鄭榮陽屬韓秦於梁東北境置三川郡領縣十北境置潁川郡領縣四未有鄆陵縣也漢於豫州部置潁川郡治陽翟今禹州領縣八始置鄆陵縣在其內東漢因之三國魏豫州部潁川郡領縣九內有鄆陵晉豫州部潁川郡領縣七有鄆陵南北朝豫州部潁川郡止名陵臨潁二縣則鄆陵併入二縣矣後魏潁川郡隸鄭州部止長社臨潁二縣北陳留潁川二郡止許昌陳留二縣鄆陵不復存東魏鄭州部設許昌郡領縣四內存鄆陵北齊後周紛紛改易部州鄆陵又不復存隋復潁川郡領縣九有鄆陵唐河南道許州潁川郡領縣八有鄆陵五代梁東都開封府領縣十二有鄆陵唐許州忠武軍領縣六有鄆陵晉東京開封府領縣十一有鄆陵漢東京開封府領縣十一有鄆陵周東京開封府領縣十有鄆陵宋京畿路開封府領縣十四有鄆陵金南京路開封府領縣十四有鄆陵元河南江北行中書省汴梁路總管府領縣十七有鄆陵明河南布政使司開封府領州縣三十四有鄆陵

鄆邑

鄭姬姓伯爵出自周厲王少子友宣王母弟宣王二十二年封友於鄭在西都今華州城北有古鄭城立二十三年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為司徒王室多難友寄帑於鄭節之間因取二國地為司徒二歲死於難是為桓公其子武公掘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為司徒卒得號鄭鄭祫補丹依歷歷莘十邑地前莘後河而食采於溱洧在濟西洛東河南潁北四水間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謂之新鄭即古鄭國後為韓哀侯滅之今新鄭縣是也

克段于鄆

鄭武公從平王東遷今之鄭州也得十邑徙國為新鄭

莊公弟太叔段請制不許制春秋名虎牢戰國為成臯今之汜水也其地險要故云嚴邑太叔乃請京使居之今之榮陽東南二十里也廣袤八里遺址存焉太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今之延津也太叔將襲鄭其母夫人姜氏啟之公問其期伐京京畔太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太叔出奔共今之衛輝府輝縣古共伯國漢共縣隋共城

貢父春秋傳鄭伯克段克之者何哉之也哉之者何殺之也蓋本穀梁之說謂克者能殺也信此則京城太叔已死於伐鄆之日矣而左氏繼之以太叔出奔共又至於十一年鄭伯入許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

口於四方則是段未嘗死也不知何以云耳沈作誥
鄭莊不兄在後稔段之惡以驅逐之耳其初固未嘗有
戕賊心觀其一聞請制即曰號叔死焉宅邑惟命應對
之頃語出無心惟恐段之踵號叔也乍見入井便有怵
惕孰謂莊本無良心哉歐餘澆錄

春秋有數鄆

通雅曰春秋有數鄆其曰鄆者戰國策作鄆楚昭陽伐
魏取鄆漢屬潁川唐鄆城縣屬蔡州宋屬潁昌府明屬
開封府許州即漢之潁川也鄭伯克段于鄆周語鄆之
亡山仲壬註姒姓國為鄭武公所滅漢陳留郡有鄆縣
應劭曰克段即此地也後漢鄆屬梁國又晉敗楚鄆陵

鄆署雜錄卷一

三

漢潁川有鄆陵縣註云六國曰安陵宋東京鄆陵縣也
明屬開封府之鄆陵鄭邑戰國安陵也郡縣志故鄆在
宋州寧陵縣南五十二里鄭伯克段于此今寧陵屬歸
德府又莒亦有鄆陵魯公孫敖逆婦于莒及鄆陵登城
見之美皆異地同名荊州之鄆音焉鄆城之鄆音偃漢
地志作鄆

城潁

莊公寘姜氏于城潁按河南通志乾陽山在登封縣東
二十五里潁水之源出此俗呼潁山又開封府志潁河
源山潁谷中左傳潁考叔為潁谷封人當即在此姜氏
寘城潁想亦不遠故考叔聞之有獻於公食而舍肉使

其母子如初愛其母施及莊公宜君子稱其純孝也
潁考叔聞莊公寘其母於城潁也歎曰是黃要也噲謂
烏也禽禽猶能哺其母鄆城史唾

鄆陵錄

左傳成公十六年晉侯將伐鄭鄭人使去於楚楚子救
鄭六月遇於鄆陵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城
射其元王中厥目復陽長之卦陽起於子南行推陰離
受其咎離為諸侯又為日陽氣激南飛矢之象

古者舉大事皆避月晦說者以陰之窮為諱春秋晉楚
鄆陵之戰特書甲午晦以見譏魯震夷伯之廟書乙卯
晦以見異是也南郊必用冬至之日周禮也皇祐四年

鄆署雜錄卷一

四

當郊而日至適在晦宋元憲公為相預以為言遂改為
明堂議者以為得禮有國信不可無儒臣藝祖四年郊
日至亦在晦先無知之者至期賓儼始上聞不得已乃
用十六日甲子非日至而郊惟此一舉講之不素也晁

古鄆城

古鄆城在縣西北甘羅北保離今城十五里鄭伯克段
晉楚之戰呂錡中王目皆在其地

齊桓霸功

齊桓尊周攘夷霸功為盛固矣予考左傳桓為霸主始
于莊十三年北杏之會自是請周師伐宋會鄆盟幽伐

戎無虛歲十九年王室有子頹之亂乘輿播遷於鄢賴鄭伯虢叔共納惠王殺子頹凡經三年王室始定此何等變故不聞齊桓有勤王之舉及二十七年王使召伯錫齊侯命且請伐衛以正其立子頹之罪桓始出師討賊何其緩也見聞錄

藝不足恃

鄢陵之戰養由基在陣矢無虛發而終不能救楚共王之敗李將軍猿臂善射所向無功終不得侯可見一藝之精不足恃同上

鄢陵戰國時爲安陵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爲管守信陵君使人

鄢陵戰國時爲安陵

五

謂安陵君君道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攻管縮高曰父攻子守人大笑也見臣而下是背王也父教子背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使謂安陵君必生束高而致之若君弗致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太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悍而自用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已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刺頸而

死信陵君聞縮高死縞素避舍使使謝安陵君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雎使於秦秦王謂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爲長者故不措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雎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拂然怒謂唐雎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雎對曰臣未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

鄢陵戰國時爲安陵

六

屍百萬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並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蒼鷹擊於殿上此三子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論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江乙說安陵君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交淪是以嬖女不徹席寵臣不徹軒

元朱德潤有泊安陵詩廣川六百里驛道上皇州紫極
星辰近黃河日夜流村明淡夕火灘泊過年舟明發乘
車去逢人說浪遊

明蔡白石汝楠安陵春夕詩乘舟竟綿澤弭節次齊關
默聽喧春鳥晴看疊暮山曲洲饒秀樹別渚聚芳苔他
鄉時已茂游人殊未還

明王浚川廷相九日安陵同蔡成之發舟詩亢帆安陵
浦泛舸清川潯渚枉倦迴沿厓傾詭崎嶇寒原變淒候
浮靄散厓陰落日隱叢薄孤霞目平林雖同佳人娛屢

興游子吟登高誰爲情枉茲歲月侵曠遠獲自古維繫
慙在今緬懷籬下菊結念丘中琴川塗渺無緒風波浩
難任行因逐物役杳然返素心

萬姓統譜云安陵小國也其後氏之楚王妃安陵氏

鄆陵疆域

漢始置鄆陵縣屬潁川郡東魏屬許昌郡北齊省入許
昌縣隋復置屬許州唐因之宋屬開封府金元仍舊明
因之東至扶溝縣界一十五里西至許州界三十五里
南至西華縣界八十里北至尉氏縣界三十五里東西
廣四十里南北袤一百一十五里

近鄆諸水

水利不興閭邑受病大工大役今日非宜鄆如漕河
西湖變爲平陸外此諸水或淤或塞積滯滿野不循

故道者多矣予力綿未能且爲隣封百方阻撓今備
採水經注山海經河防考漕運志分載諸水源流冀
有心世道者一賜省覽

潁水

潁水出少室少室山在雍氏南入淮西鄆北郭璞注云
今潁水出河南陽城縣乾山東南經潁川汝陰至淮南
下蔡入淮鄆今鄆陵縣屬潁川志云潁河在縣南五十
里未審與古同否

雙泊河

漆洧二水並流逕新鄆縣城南又東受黃水又東受南
濮北濮二水又東南受龍淵水又東南受稟水逕長葛
縣城至東南郭折而北流入洧川界復東受清泉水又
東南逕洧川城南受大洧水又東南逕新汲故城北東
南入鄆陵界又東北入扶溝界東注于沙河卽汴河

漆水

漆水一名澮水源出密縣東南平地一云出雞絡塢東
南流經故鄆城城西爲柳泉水又南注于洧並流而東

洧水

洧水源出密縣東南馬嶺山中趨化寺東之金泉泉縱
廣二畝泉源涌出山趾東北流受綏水又東受滴澀泉
水又東南受承雲二水又東受馬關水又東至新鄆縣
與漆水並流東至長葛合流是爲雙泊河

綏水

綏水出密縣大方山綏谿流經漢弘農張伯雅墓復東南逕上郭亭卽今之士郭圖東南注洧

馬關水

馬關水密東南五十里源出七敏山漸入于洧

洧河

長葛西北二十五里源出新鄭東南流入長葛東北入雙洎河

青龍泉

青龍泉在洧川縣西北流經東南二十里入雙洎河

雙洎河碑

郭署雜錄卷一

九

明杜孟乾碑記畧明與雙洎由孟亭逶迤而南東入于小黃河鮮及汜濫乃正德壬申地道弗貞于下變盈流謙自洧川栗家口決而孟亭之故道湮淤矣於是南緒既緒滙于鄢溢于扶之里村曹臺若晉岡龍窩坡漫衍支離一望無際禾黍之塲魚鼈矣民用阻饑越十五年是爲嘉靖丁亥鄢扶之父老始相率詣闕門陳狀而扶父老又相率詣撫院陳之爰就坡之最窪者導之入扶由老鸛嘴稍北經東晉岡轉折南下東逾古城達于史家湖訖于庚寅底定民乃粒食

潁河

潁河源出登封潁谷中東流經禹州又名褚河按漢書

以陽翟大賈褚姓所居故名東過臨潁受潁水又東至西華受石梁河水經縣東南合汝水又東南入商水境合沙水逕周家口漸達于淮

虹河

項城舊西漢漕河舊濶十餘丈歷城內下達潁水

清流河

清流河源出許州東秋湖流經鄢陵西華二縣界入于潁

乾勒河瑪瑙河

乾勒河一名土壩河郟城北二十里下流入潁瑪瑙河源出襄城東朱湖潭經臨潁郟城入乾勒河

郭署雜錄卷一

十

潁河

潁河許州北八里源出密縣大隗山名魯固河又名清流河東南入長葛境逕許州至臨潁縣入于潁水

小洪河

小洪河在長葛源出紫荆山明流十里伏流十里經陳太丘祠東注至洪庇寨入潁水

蔡河

蔡河宋時爲漕渠歲漕上供米六十萬石入京師兼閘水消水潁水以通舟楫閘水自尉氏歷祥符合于蔡是爲惠民河洧水自許田注鄢陵東南歷扶溝合于蔡潁水出鄭之大隗山注臨潁歷鄢陵扶溝合于蔡凡許鄭

諸水悉會焉猶以其淺濶故植木橫棧及設斗木以節水建隆三年詔發丁夫數萬浚蔡水入潁其自尉氏北流至汴載樓門東由廣利水門入城名西蔡河接閘水繚繞城內其從陳州門西普濟水門出城流經通許復接舊蔡河名東蔡河卽所謂惠民河也元至元二十七年河決祥符西蔡河上源由是塞明洪武以來河屢南徙淤爲平地惟府城南薰門內東西有河積水不通舟楫尚存東西二橋崇禎末河決汴梁併橋亦淪沒

汴河

雙泊河入汴河以達於淮者也汴河本作汭卽浚儀渠也一名萑蕩渠源出滎陽大周山下受西南諸山谿京

鄭署雜鈔卷一

主

須索鄭之水東流至中牟縣北與沙水同流東南至浚儀而分一瀆南注爲沙一瀆東注爲汴漢平帝時黃河南奔衝汴明帝永平中命王景修汴堤渠自滎陽東分疏河汴二水令黃河東北流入海汴河東南流入泗隋大業元年開通濟渠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于淮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樹以柳名曰隋堤一曰汴堤宋定都汴梁汴水穿都中有上水門下水門歲漕江淮浙湖之粟六百萬石達京師常至決溢設官司之元至元二十七年黃河決始淤塞舊府治南有汴渠故蹟卽其地也止存今沙河一名賈魯河又名小黃河受京須索鄭諸水經朱仙鎮呂

家潭至扶溝東北受雙泊河水又東南入西華境邊城西北東三面又東南經李方口西又東南合潁汝二河入商水境逕周家口又東受清水及柳庄河水爲白馬溝其南爲潁岐口沙水東流潁水東南流逕南頓鎮又東南逕項城北受潞水汾水又東入沈丘境至潁州復與沙合沙東逕槐坊店折而東南受枯河水又東逕紙店界首集入江南太和縣東由潁州北合注于淮

石梁河

石梁河許州西七里源出密縣山谷中流至超化寺前匯爲黑白二龍潭其流莫測東流至禹州郭連里逕石固寨南有石梁橋爲許州長葛分界流入臨潁北境又名五汲河東至西華界入潁水宋名石塘河漕運許州一帶之粟達于汴京

鄭署雜鈔卷一

主

艾城河

臨潁東北三十里石梁河之北魏鄧艾屯田引渠水爲河最宜稻

鄭水

鄭水源出鄭州東二十五里東北至中牟縣溉田千餘頃其水下入于汴

小金水河

小金水河一名泥河鄭州西一里源出梅山北黃龍池東北流至州西如襟帶以其來自金方故名乃鄭水之

西派東北邊舊渠與祭城水合總名鄭水

京水

京水源出榮陽嵩山經鄭州西南十五里東流入鄭水

須水

須水源出榮陽南萬山東流經縣北境合索水達于汴

索水

索水源出榮陽南小廋山清水嶺之聖水池北流入京水合汴左傳韓宣子入楚鄭子皮子太叔勞諸索水史記楚漢大戰京索間皆在此

大小索水

鄭署雜錄卷一

主

漢書稱京索之間本濟水北逕京縣故城西入于旃然之水城故鄭邑也莊公以居弟段號京城太叔其水亂流北逕小索亭又北屈東逕大索城本索氏兄弟所居故有此名 楊公筆錄

賈峪河

賈峪河榮陽東南四十里源出賈谷山流經縣東入于

索水

五通河

五通河榮陽西南五里其源出上溝流經縣北入索水

汝河

汝河一名潑水郛以西爲汝郛以東爲潑發源于伊陽

天息山經汝州過郛縣至襄縣始大薄城而行城南門下橫以石橋東流經郛城收澧河澧河東至川家口東入于淮按汝故道由汝州襄郛東南至汝南郡由新蔡合洪河入淮元季因水勢泛溢爲蔡州害自舞陽截斷其流約之使東注水患少寧故陞蔡州爲汝寧府而汝水之由舞陽而東者入郛城土人始呼曰沙或傳古之名曰潑也

文水河

郛陵邑北舊有雙泊河自汴川入郛郛受汴下流夏秋霖雨旬日則客水猥集水勢湍悍土壤輕脆易潰多成巨浸漂沒室廬而扶溝不受郛之下流捍以橫堤郛因

鄭署雜錄卷一

古

數被水患萬曆間邑令高有聞躬行詳視歎曰古有決河浚川而無隄防壅塞禹疏九河所以分其勢也是常別開支河以洩之乃於舊河之南另開一河民心踊躍不日告成水勢既分遂無噴決之患是河一開已未發南官者五人因命名爲文水河

舊雙泊河明成化以前逕彭祖店東下小黃河弘治九年山水泛漲決汴川栗家口河始淤塞水趨南與七里河漫爲一陂東西接扶汴二縣界汴田不下萬頃知縣王時中嘗謂築口不如濬河正德四年知縣孫讚再築之患如故嘉靖二年知縣尹尚賢議行濬導法會先城事未及爲訓去嘉靖九年知縣馮霄力主前議先塞決

口以遏橫流大開支河以分水勢第因河窄堤薄未幾潰決汪家坡距縣三里於是城郭田廬塚墓咸在憂矣嘉靖十四年知縣史文彬亟往督築普神程工是歲田始稼方議堅築汪家坡口而以憂去明年水大至隄盡決仍出古城南流患較前尤甚用是知縣曾添錦令民韓章奏行再修蓋鄆之受害如此由於汴水橫溢其所以橫溢者由於無河之可歸也扶人築隄自防以鄆爲壑上下交壅欲塞無策欲疏無地徒費畚鍤以滋訟擾於是高侯親行原野審察形勢創開支河自西莊頭督工濬渠由古城西門入彭祖店南晉家橋毛家橋彪岡至半截岡通丁家橋凡上流有水悉歸支河以分其勢

鄆署雜錄卷一

主

正與前侯王時中初見相合至是水由地中行鄆民數十年來無漂沒之害而享耕鑿之利高侯之功真不在禹下矣

西湖

西湖有二一在許州城西北周九里一在鄆陵縣城西北周二里鄆陵志云在榮樂門外宋尚書崔立引城北蔡河水爲亭二曰葆光曰西亭蔡卽宋漕通雙泊楊侃皇畿賦曰潏潏泊溝渙渙汴水入鄆陵而碧截原田過扶亭而清映閭里此湖襟帶其間尤當時勝槩

許昌西湖與子城密相附緣城而不可策杖往來不涉城市云是曲環作鎮時取土築城因以其地導潁水滯

之畧廣百餘畝中爲橫堤初但有其東之半耳其西廣於東增倍而水不甚淺宋莒公爲守時因起黃河春夫浚治之始與西相通則其詩所謂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者也其後韓持國作大亭水中取其詩名之曰展江然水而雖濶西邊終易壅塞數十年來公廚規利者遂涸以爲田歲入纔得三百斛以佐釀酒而水無幾矣予爲守時復以還舊稍益開浚渺然真有江湖之趣莒公詩中有云向晚荷灘都浸月遇寒新水便生煙風流可味而世不傳往往但記前聯耳

石林詩話

漆井

汝寧府漆井在固始縣前鄆陵亦有漆井在文範祠前

鄆署雜錄卷一

主

世傳太丘故宅井口內漆以隔蟻陳眉公珍珠船載吳錄居風縣有蟻聚漆人視土中知有蟻因壅發以木皮插其上則蟻出緣而生漆今井之漆豈蟻爲之耶抑人力也

榮水釀酒

凡造物由水土故鄭人以榮水釀酒近邑與遠郊美數倍齊人以阿井煎膠其井比旁井重數倍

唐國史補

鄆陵吳公碑

余喜畜三代秦漢石刻自魏晉以下不錄也西漢以前金石刻皆完但石刻極少惟石鼓文與吉且祭祀文秦李斯篆漢文翁學生題名亦是後漢始作墓碑故今人

所見漢碑皆東京文字也余家所藏最完者惟淳于長承與逢童子碑無一字訛翼州從事章表亦其大也近邳陵縣得故民吳公碑亦甚完好宋孫宗鑑東臯雜錄

尹周南碑

漢書尹君名宙字周南爲邳陵人而祠墓無傳元皇慶初縣令將刻文宣王封爵募石于涓川乃得此碑滌滌塵辭寶爲獻徵今千有餘年字畫遒勁神光奕奕真漢人名蹟也舊志

邳陵石捐

吳中陳徵君曰東坡草書醉翁亭記學懷素舊有石捐今始疑其僞後見濯纓亭筆記言紹興方氏藏此真跡

邳署雜錄卷一

七

爲士人白麟摹寫贗本甚衆往往得厚值○今予鄉邳陵石捐在劉氏者後有新鄭高相國跋定是白麟臨本書影

大士石刻

王氏藝菁園洞中左右列石刻贈詩中奉石刻大士莊嚴好相與嘉禾東塔寺碑像相類俱臨摩吳道子筆非唐以後畫家所能及也第南方碑石易得邳地石不易得非具大願力者曷知崇奉珍此予先祖贈徵仕公有木捐大士像衣褶簡古別具天真其板後送往普陀近地流傳者鮮矣家園溫故錄

漢循吏碑

此碑出京索間左氏傳京城太叔之地榮陽令李侯輔之行縣發地得之字畫宛然頗類劉寬碑書也韓仁漢循吏蚤卒不見於史而見於此非不幸也李侯亦能吏天其或者爲李侯出耶抑偶然耶夫物之顯晦有時猶士之遇不遇也向使此碑不遇李侯埋沒荒烟草棘中得爲礎爲瓦足矣吾聞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自古賢達埋光鏹采湮滅無聞亦何可勝數抑有時而不幸也後千百歲陵谷變易獨此碑尚存李侯之名託此日不朽亦未可知也正大五年十一月廿一日翰林學士趙秉文題

開封屬邑漢碑頗大都字減不可句讀此碑跋語

完好急錄之

以邳爲氏

帝嘗之裔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求言求言邳姓封於偃是爲會人其後滅於重國有偃氏邳氏偃云路邳偃夷皆邳姓也偃侯滅於鄭後有偃氏邳氏偃氏焉氏云子近楚滅於若敖有云氏員氏雲氏邳氏路邳偃夷滅於晉後有路氏邳氏偃陽氏夷氏偃諸氏姓匯

邳陵奇姓

邳陵多奇姓童子試唱名有姓酒者始甚駭異及閱王阮亭先生所載甚多如陳戶部子文稟說所見數奇姓算定香山東吳音桂而最奇者崇效寺碑陰列名有新

姓又丙子河南試錄有千姓望姓順天府志有烏姓大
同有監生蒿姓三法司爰書有貌姓遊音提姓郝侍御惟
謙妻舅姓勞書升通政督學山東時諸生有酒姓字姓
賢姓

希姓補周官酒正之後 酒容梁丞見列仙傳 酒好
德明洪熙中陝西神木衙經歷 酒應星明試錄

鄆署雜鈔卷一

男 上核 一阜 全校

鄆署雜鈔卷一

九

鄆署雜鈔卷二

紫山 汪爲熹 若木輯

許由塚

通志載箕山在河南府登封縣東南三十里昔許由隱

此又名許由山有墓在焉今鄆志所載亦有許由塚

許由字武叔陽城槐里人也爲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

邪簪不食聞堯讓以天下而去其友巢父聞由爲堯所

讓以爲汙已乃臨池洗耳池主怒曰何以汙我水由於

是通耕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死葬箕山之巔在

陽城之南十里世奉祀不絕小隱書

許由之師曰髡缺髡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

許由之友曰嚴僊路史

許由修道冲虛玄鑒洛出丹書河出練隱于沛澤之中

堯致天下而讓焉由乃逝去耕于箕山之下潁水之陽

仙經許由歸箕山得丹桂石英以續命也以手掬飲人遺一瓢挂于樹風吹

歷歷作聲以爲煩棄之 或問堯將讓天下于許由由

耻有諸曰好大者爲之也顧由無求于世而已矣揚雄

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非山林逸士也左傳云許太岳之

後太岳意卽由耳古者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堯典曰

咨四岳汝能庸命遜朕位讓由之舉或卽此意由蓋不

敢當其讓遂逃避于野如益避啟於箕山之類後人不

知槩謂堯以天下讓一山野之人甚可駭也楷記室

張茂先博物志稱司馬遷云無堯讓許由事楊子雲亦云誇大者爲之故楊誠齋有詩云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疑耀

許由者古之貞固之士也堯時爲布衣以清節聞於堯堯既殂落乃作箕山之歌其詞曰登彼箕山兮瞻望天下山川嘔崎萬物還昔日月運照靡不記親遊放其間何所卻慮歎彼唐堯獨自愁苦勞心九州憂勤后土謂予欽命傳禪易祖我樂如何蓋不盼顧河水流兮緣高山甘瓠施兮葉綿蠻高林肅兮相錯連居此之處傲堯君古今樂錄

糜元讓許由

郭署雜鈔卷十一

二

巢父許由古今稱其高尚無敢議而魏糜元乃作文以譏由豈有所激而然耶其文曰潛居默靜隱于箕山身在布衣而輕天下世人歸其高行學者以爲美談夫際會之間矯時取譽至乃抽簪散髮背時逆命隱于山林之中以此自高非所以勸智能之士入通達之教故諷而責之曰太上貴德其次立功世殊時異不得而同故伯禹過門而不入稷契刻節而奮庸股肱帝室作民王公今子生聖明之世得親雍熙之治則當據不朽之功暢不羈之志龍飛鳳起修攝君司佐天理物幹成王事若子以堯爲闇則歷代戴其功以民爲貪亂則比屋可封若夫世濁時昏上無賢君忠臣不出小人聚群卽當

撥煩理亂跨騰風雲光顯時主拔濟生民何得偃蹇藏形蔽身夫道不虛行士不徒生則幹時爲國之相故伊尹于湯周公相成興治濟世以致太平生有顯功歿有美名人生于世貴能立功何得逃位矯世絕宗丹朱不肖朝有四凶堯故求賢遜位于子度才處分不能則已何所感激臨河洗耳山居巢處執心不傾辭君之祿忘君之榮居君之地避君之庭立身若此非子之貞欲言子知則不仕聖君欲言子高則鳥獸同群無功可紀無事可論

彭祖塚

郭署雜鈔卷十一

三

彭城縣古彭祖之國也世本曰陸終之子其三曰篋是爲彭祖城下有彭祖塚彭祖長年八百綿壽永世而亦有塚者蓋亦元極之化郭志所載亦有彭祖塚續博物志商彭祖卒于夏六月三日其舉柩日社兒等六十人皆凍死就葬于西山下其六十墓至今猶在號曰社兒墩又墓前有薤林春不種而生秋不收而枯或人妄加耕鋤墓旁則雷雨大作湯鑑小品

陸終氏娶鬼方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其左脇而出三人焉又開其右脇而出三人焉長曰昆吾名樊已姓封於衛次曰參胡董姓封於韓周時爲吳國楚滅之三曰彭祖名翦彭姓封於韓大彭之墟卽彭城也四曰會人姪姓封於鄭五曰安曹姓封於邾六曰季連辛姓其

後爲楚昆吾氏爲夏伯湯伐桀滅之彭祖氏爲商伯商之末世始亡 史書估傳

彭祖嘗隱于雲母山服雲母晚娶鄭氏不克長生

彭祖者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子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常食桂芝善導引行氣歷陽有彭祖仙室前世禱請風雨莫不輒應常有兩虎在祠左右祠訖地卽有虎跡云後升仙而去 劉向列仙傳

荒史載顓頊生卷章卷章生回回生陸終陸終生錢鏐封于彭是爲彭祖與堯同時歷夏及商壽八百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呂氏春秋亦載老彭開右腸而生與堯同時至殷之末七百有餘歲世人傳之莫知其謬蓋上

彭祖雜鈔卷上

四

壽不過百二十堯百十八歲舜百有十歲史稱壽命之永可見唐虞時已無數百歲者商乃有七百餘歲者乎其曰老彭以老冠姓也曰老聃以老冠字也老彭老聃皆殷周所養之國老乞其言而載諸惇史者也 翁山文外 宛丘先生居宛丘故號宛丘先生服制命九得道至殷湯之末已千餘歲以其方傳弟子姜若春服之亦三百歲視之如嬰兒狀彭祖師之受其方三首 神仙通鑑 赤烏公彭祖弟子服金鈞而升太極 瑯嬛史唾 彭祖有導引之術每有疾則閉氣以攻所患其氣雲行體中下達指末尋卽體和嘗云上士別牀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臥後人集其採納之術號彭祖經 葛洪

神仙傳

彭祖問白石生何不服藥仙去對曰天上多有至尊相奉甚難更苦人耳時號爲隱遁仙人以其不汲汲於仙官常遊行四方治人疾 同上

彭女者彭祖之女孫也得養生之道隨祖修行亦數百歲朝拜勤志晨夕不倦今彭女山有禮拜石上有彭女五體肘膝拜痕及衣髻之跡淡可寸許每往來北平洞及此山一旦昇天 玄應錄

陸終氏妃女漬生六子其三曰彭祖爲商賢大夫後人襲其名甚衆姑記於此 漢高功臣祕彭祖封戴侯諡敬 漢景帝子彭祖封趙王 廣川王中尉蔡彭祖

彭祖雜鈔卷上

五

寶皇后姪彭祖封南皮侯 直不疑孫名彭祖襲塞侯宜帝時嚴彭祖善公羊春秋官太傅 又鄧彭祖善易爲真定太傅 張安世子彭祖封陽都侯 王右軍帖云袁彭祖何日過江 晉廣州刺史張彭祖見庾肩吾書品 晉王浚字彭祖官都督 晉穆帝名聃字彭祖 魏武帝子燕王宇字彭祖 魏田豫子名彭祖爲大夫 吳孫皓一名彭祖 蜀人常長生字彭祖 羊聃字彭祖 孔嚴字彭祖爲殷浩別駕亦見羲之帖爲吳興太守見世說注 尺間錄

甘羅墓

志載甘上卿墓在甘羅南保羅下蔡人少卽仕秦而墓

乃在此未詳

秦甘茂園內有羅隱君墓在水洿中洿中生一蓮無葉結一蓮蓬獨子甘茂女偶游園見蓮蓬取其子食之遂有孕九月生子其時女未適人茂怪而責之女道其詳茂跡之其蓮蓬柄殼尚存草間根從墓山因掘之見蓮生隱君尸口中茂乃掩墓收其子養之名曰甘羅甘從母姓名羅者以誌隱君也

資談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羅年十二事秦相呂不韋秦欲使張唐相燕唐不肯行羅說而行之乃使羅於趙趙王郊迎割五城以廣河間羅還報秦封羅爲上卿復以茂之田宅賜之

聊署雜錄卷二

六

甘羅因說趙有功始皇封爲上卿未嘗爲秦相也世人以爲甘羅十二爲秦相大誤也唐資暇集又謂秦相者是甘羅祖茂以史記考之又不然茂得罪於秦王亡秦入齊又使於楚王欲置相於秦范蠡以爲不可故秦卒相向壽而茂竟不復入秦卒於魏以此觀之則茂亦未嘗相秦也杜牧之偶題云甘羅昔作秦丞相其亦不攷其實而爲之說也

宋何光遠鑑戒錄

成化戊子春三月邑令三原焦君珪字廷玉重建甘上卿祠宇落成之日祭畢張筵會飲寮案咸集俄頃有金色蒼龍出廟門東顧盤旋上下良久始去衆皆愕悚歎其感應之神志載焦令惠政廣施人心悅服甫三年

遭內艱去挽留不可得天順癸未服闋邑父老詣京乞畱復除舊任亦異數也

舊志

元宋无甘羅詩函谷關中富列侯黃童亦僭上卿謀此時園綺猶年少甘隱商山到白頭

明烟水漁人崇禎壬午避寇過甘羅墓詩野田無復臥殘碑河嘴荒厓勢亦危滿地溪花隨雨放幾叢山果帶烟垂當時險策秦爭勝此日疑蹤賴好奇憶昔孤舟曾夜遇徹天烽火使人悲

明于奕正經甘羅城詩是否甘羅宅淮流萬古經說行因趙地拜賜自秦廷斷碣穿新葦餘錢帶舊青維舟上荒阜岸草盡冥冥

聊署雜錄卷二

七

明黃九河淡柳堂集甘羅城詩先秦遺蹟濁河傍薄暮登臨望眼長相府秋風肥稻黍荒城落日下牛羊滄桑變幻憑神怒今古淒清有戰場沽酒且耽蓬底醉前途烟水浩茫茫

陳寔墓

陳寔故宅在鄆陵墓在襄城縣蔡邕銘曰我我崇岳吐符降神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穹昊既喪斯文微言圯絕來者何聞交交黃鳥爰集于棘命不可贖哀何有極按此府志所載也通志則云在鄆城縣西三十五里未知孰是

杜如晦墓

志載在縣南一里按事文類聚云唐貞觀七年祀于少陵詔以少牢祭杜如晦墓是在長安也在鄆恐誤

李伯昭墓

元雅號鄆陵經進士李伯昭墓詩激烈山陽笛淒涼祖
迷鞭才高天不惜命薄世空憐故里一丘土荒城五畝
田雖云有宿草寧忍不泚然 元詩紀

周令公墓

汴都之南百餘里有周令公墓墓前一石人能爲怪人
或遇之多稱魯校書或云石押衙 洞微志

羅敷墓

志載羅敷墓在縣東二里古蔡河之南

鄆署雜錄卷上

八

羅敷陌上桑詩一作日出東南隅行一曰詭歌羅敷行
崔約古今註曰邯鄲女子姓秦名羅敷爲邑人千乘王
仁妻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
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之羅敷乃彈箏作陌上桑之歌
以自明焉樂府解題曰古詞言羅敷採桑爲使君所邀
羅敷盛誇其夫以拒之與前說不同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
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爲籠係桂枝爲籠鉤頭上
倭鬢髻耳中明月珠綳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行者見
羅敷下擔持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幘頭耕者忘其
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使君從南來

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秦氏有好女自
名爲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
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致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
有婦羅敷自有夫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
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
可值千萬餘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
十專城居爲人潔白皙疑難頗有鬚盈盈公府步冉冉
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

按羅敷邯鄲人邯鄲爲趙地在今北直之廣平府屬
何爲其墓乃在鄆陵也姑錄數詩以俟考

唐曹鄴代羅敷謂使君詩常言愛嵩山別妾向東京朝
來見人說卻知在石城未必萑蒲花只向石城生自是
使君眼見物皆有情麋鹿同上山蓮藕同在泥莫學天
上日朝東暮還西

鄆署雜錄卷上

九

明徐興公古意新聲羅敷詩莫笑羅敷自有夫耳邊語
得大秦珠陵前忍對青青栢天上驚看歷歷榆沙泊已
歡投勺藥上山休怨采藤蕪鴛鴦七十方羅列愁殺秦
家樹上烏

詞本自工

古陌上桑詞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本色自工傳玄
天地正厥位願君改其圖華而反俚然晉末樂府語類
此者未可例以頭巾簪之蓋其視齊梁靡靡者別有逕

庭耳王元美欲罰飲墨水一斗不已甚乎千一錄

敷水

敷水在華州東水出羅敷谷鄜注敷水又北逕集靈宮
西香祖筆記

使君

古樂府羅敷詩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如節度使
觀察使之使非使令之使也本草使君子潘州郭使君
療小兒多用此物醫家因號爲使君子言太守子也

敷字

秦羅敷敷字或作紂李西臺書小詞亦作羅紂衛真子
引漢書昌邑王賀妾名羅紂乃嚴延年女孫然不言敷

鄆署雜鈔卷二

紂二字何以通用或有博雅者知之俟考分廿條語

辨鄆陵字音

開封府鄆陵縣距東京一百六十里今陽音煙非是按
春秋左氏傳襄公一十六年鄆陵之役陸德明音義曰
鄆音偃然春秋魏唐曰鄆漢曰僞後漢晉隋曰陽音焉
亦音偃然則一字通用耳能改齋漫錄

陶城

志載陶城在羅寨南保周回三里世傳陶侃所築水經
云淇水西南流逕陶城者是也按陶公於惠帝太安二
年擊張昌至成帝咸和九年薨凡四十一年其生平功
業多在南方雖察孝廉時曾在洛陽後劉弘退屯於梁

侃亦在焉然非久居斷無築城之事及閱省志府志乃
知陶舍非侃也

漢高帝時陶舍以右司馬從擊燕定代功封開封侯食
邑二千戶築此城卒謚愍傳至雖坐酎金免郡志

陶侃貧時冬日母子嘗著敝葛及侃貴母嘗於公服袖
內縫一片曰汝當作佳官盡心恤民勿忘著葛衫時也
辟芷居

陶侃左手有文直達中指上橫節便止師圭謂侃曰君
左手中指有豎理若徹于上位在無極侃以針挑令徹
血流彈壁乃作公字又取紙裏公迹愈明異苑

侃曾如廁見數十人悉持大印有一人朱衣平上幘自

鄆署雜鈔卷二

土

稱後帝云以君長者故來相報三載勿言富貴至極侃
便起旋失所在有大印作公字當其穢處雜五行書曰

廁神曰後帝新史

侃家童千餘人嘗得胡奴不喜言嘗默坐侃一口出郊
奴執鞭以隨胡僧見而驚禮云此海山使者也侃異之

至夜失奴所在異苑

侃徵時遭父艱有人長九尺端悅通刺字不可識心怪
非常山庭拜送此人告侃曰吾是王子晉君有巨相故
來相看於是脫衣衾服仙羽升鶴而騰颺

侃徵時喪母忽有二客來弔化爲雙白鶴飛去瑯嶼史

侃夢生八翼飛翔冲天見天門九重已入其八惟一門

不得進以翼搏天關者以杖擊之因墮地折其左翼驚寤左臂猶痛其後都督八州威果振主潛有闕擬之志每憶折翼之祥抑心而止異苑

朱渢城

府志載朱渢城在鄢陵縣南史記渢以卒起豐入漢擊項羽及燕王臧荼功封鄢陵侯邑二千七百戶築此城卒諡莊傳慶無後

鄢陵侯

曹操薨於洛陽賈逵與喪事時鄢陵侯彰從長安來問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鄢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時並居類記

燕王臺

府志載魏文帝封燕王宇爲鄢陵王築臺于城中故名

德星臺

志載德星臺在陽和門內以陳寔至荀淑家兩家子弟咸在太史奏德星見後人因于許州築德星亭鄢陵築德星臺臺廢其裔參議溥重築於西麓

陳寔字仲弓爲閭閻令太丘長風化宣流太丘詣荀朗陵貧賤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後從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著鄒前于時太史奏其人東行續晉陽秋陳太丘過潁川荀朗陵家太史奏德星見其占曰五百

里內有賢人聚至今載諸史冊千古傳爲盛事吾謂太丘修德清靜進退合度可謂賢矣至荀淑博學高行其子號曰八龍然爽或並濡跡亂時有遺議焉何至上動天象疑當日諸公雅負重望一時傳會爲之益東漢標榜之習則然未必盡有其實也湯子遺書

人但知陳太丘德星里而不知唐崔郾宣宗賜名德星堂德星社陰德星三星直斗口隨北斗小而銳若見若不見或曰即天乙星爾雅曰札

鍾季明爲郡功曹陳太丘爲西門亭長鍾漢獨敬異太丘少鍾十七歲嘗禮待與同分義會辟公府臨辭太守問鍾誰可代君鍾曰明府必欲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

太丘曰鍾君似不察人爲意不知何獨識我世說新語

潁川太守兗陳仲弓客有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謬也昔高宗放孝子孝已尹吉甫放孝子伯奇董仲舒放孝子符起唯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慚而退接寔在鄉里州郡有疑獄不能決者皆將詣寔或到而情首或中途改辭或託狂悖皆曰寧爲刑戮所苦不爲陳君所非豈有盛德感人若斯之甚而不自衛反招刑辟殆不然乎此所謂東野之言耳世說新語

太丘先以黨人捕獄遇赦得出宦者張讓權傾天下父死歸葬潁川名士無往弔者而寔獨弔焉後復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觀文公贊聚星亭畫屏云猗與陳子神嶽鍾英文淵範懿道廣心平危過污隆卷舒自我是曰庶幾無可不可獻身安衆弔豎全邦爛然方寸秋月寒江似全予之所謂獻身安衆蓋指始捕黨人人多逃避求免寔曰我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自請囚之事於此知必盛德者然後能無可無不可也不然則所謂舍生取義者非與恐後人藉口枉道徇人以避禍害爲得計故私識于此

仁峰日錄

永興間張讓葬父潁川耻名士之不弔惟陳寔獨往及

耶著雜錄卷二

五

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矜宥由此觀之張讓頗知好名士大夫有假借體貌導之於正未必非呂弼等一流人物也太丘倪首一弔善類獲全人服其識假令黨錮之禍不起則月旦雖黃又將謂太丘多此一事矣沈氏遺說寔少著清德連辭徵命閉門懸車棲遲養老中平二年卒于家天下致弔會葬者三萬人制衰麻者百數陳寔字仲弓余嘗疑之漢人名字皆相合以弓字寔有何意義及讀洪适隸釋載寔塹碑君諱寔字仲躬乃了然始知諸書皆誤作弓疑據陳太丘絕不聞著書而意林所引抱朴子載陳仲弓異聞記云同郡人張廣遭亂有女四歲不能行棄塚中後

開塚女復活問之曰見塚間有一物伸頸吞氣乃效之轉不復饑尋看乃大龜也將女還食飲初小腹痛久乃習之按此書其亡已久然仲弓之言或當不妄因識此

二西

陳太丘有陳子數十卷應非湯談未經秦火何遂泯滅而宋本誣世之辭盈滿棟宇良可慨歎薛正居類抄陳元方著陳子三十餘萬言惜今無傳無乃以言不務華不爲世所好耶其曰事不虛設必非無稽矣

紀字元方太丘長子至德絕俗才達過人蒸蒸色養不離左右豫州刺史嘉其至孝表上尚書畫像百城以勵風俗

耶著雜錄卷二

五

諶字季方太丘少子才識博達司空掾公車徵不就諶子忠字孝先州辟不就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否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不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慚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賓客詣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丘論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箸飯落釜中太丘問炊何不饌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與客語乃俱竊聽炊忘箸飯今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否對曰彷彿志之二

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大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商芝小說

元方喪父形骸骨立其母哀之以錦被蒙其上郭林宗往弔見錦被而責之賓客絕百許日

魏史史

陳元方年十一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先父在太丘強者緩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公曰僕往者嘗爲鄴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家君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出周旋動靜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或問陳季方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

耶耆雜鈔卷上

七

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深上爲甘露所霑下爲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與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

陳羣字長文祖寔嘗謂宗人曰此兒必與吾宗及長有識度其所善皆父黨

羣獻帝時曹操建國爲御史中丞時劉廙坐弟與魏諷謀反當誅羣言之曹操操曰廙名臣也吾亦欲赦之乃復位廙漢德羣羣曰夫議刑爲國非爲私也且自明主

之意吾何知焉其弘博不伐皆此類也

詳律武庫

羣仕漢爲治書侍御史入魏擢御史中丞徙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文帝末遷尚書僕射拜鎮軍大將軍領中護軍錄尚書事明帝立封賴陰侯卒諡曰靖子泰嗣

泰寔之曾孫也魏高貴鄉公時爲尚書左僕射高貴鄉公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自出討司馬昭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鼓譟而出中衛軍賈充自外入逆與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劍衆欲退騎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卽抽戈刺帝殞于車下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尚書左僕射陳泰不至昭使其舅荀顗召之泰

耶耆雜鈔卷上

七

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過之乃入見昭悲慟昭亦對之泣曰玄伯卿何以處我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久之曰卿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昭乃不敢更言昭上言成濟兄弟大逆不道夷其族

司馬文王問武陔陳玄伯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爲已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功立事過之

太丘長陳寔寔子鴻臚紀子司空羣羣子泰四世子漢魏二朝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減時人爲之語曰公慚卿卿慚長

寔六世孫達永嘉中爲長城令有惠政嘗謂所親曰此地山水秀麗當有王者興二百年後我子孫必鍾斯運遂家焉後十世孫霸先受梁禪爲帝

陳霸先既膺歷數恥其先無傳人特撰造源流侈稱世德無間疎近輒牽合一堂最爲系譜而承叔撰次唐表槩仍舊貫姚思廉陳書推本帝系斷自太丘長庶爲得之
夏燁借山隨筆

明陳溥字一卿寔之裔也弘治中進士授大理寺評事以忤逆瑾謫武鄉縣丞稍遷陽曲知縣瑾誅陞戶部主事員外郎中奉勅總理大同糧儲尋轉山東布政司右參議守海右道是歲大饑溥冒雪賑恤全活者甚衆因

耶署雜鈔卷二

大

感疾上疏請歸時年三十有五子棐

棐字汝忠溥長子嘉靖乙未進士授中書舍人改禮科給事中直言敢諫嘗疏請陳寔薛瑄從祀會再言事忤權貴謫長垣丞歷刑部員外郎中督學山西以陝西觀察使擢都御史巡撫甘肅修墩堡備器械邊防經畫多遠略以疾致政還卒之日無雲而雷人以爲異

魏武議臺

志載議臺在西營南保世傳曹操所築嘗集官僚議事於此然魏武之臺不一中牟有曹公臺在官渡口又名官渡臺其南有城卽操與袁紹相拒之處明盧少楨枏寓譙郡宿魏武臺下贈羅汝龍詩漢帝滅金鏡靈氛黯

中原山川忽破碎海水日飛翻蚩尤拓大旗時拂紫葳垣奸雄竊神器霸王氣并吞平臺起嶢岵西北眺陵園千載乃丘墟秋風散雞豚爾來值歲暮感此摧心魂託宿茅屋下偃仰徒自論中逢豫章客夜半延青樽酒酣起視笑飄然虬鬚掀開口復縱橫歷歷陳萬言宛若黃河流湍湍伏崑崙然諾在一時逸氣驚鴻鵠遠望江路塞蠻烽照天門臂欲指雄劍直斬南溟鵬而吾豈不能與君同騰鶩風雲苟未合且復侶保後陰符掩玉匣寶劍藏塞壻拂衣一長嘯高風振丘樊水流還大壑日昃仍朝暾待子乘景運一灑清海渾

耶署雜鈔卷二

尤

耶署雜鈔卷二終

男

上上壇
上封

仝較

商高宗廟

鄆陵有商高宗廟通志云中州有四廟祀商王武丁一在鄆陵縣張橋北一在西華縣長平鄉一在臨頓縣王上保一在鄆城縣凌雲保不詳其故縣志云民感其撲蝗理或然也

夫子廟

志載夫子廟在縣南十室邨相傳以爲孔子厄陳蔡時曾居于此歲久廟圯木患時侵雞山張侯改置于舊址東二里建廟三楹塑像以顏閔十子配享列重門署曰

鄆署雜鈔卷三

聖賢族寓後管享堂貯祭器鐘簋簠置道院一區爲居停守衛所

孔子厄於陳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若皂衣高冠大屨聲動左右子貢進問何人耶便提子貢而挾之子路引出與戰於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車間時時開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車引而奮登子路引之沒手仆於地乃是大鯁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曰此物也何爲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草木之屬久者神皆憑依能爲妖怪故謂之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則爲怪殺

之則已夫何患焉或者天之未喪斯文以是繫予之命乎不然何爲至于斯也絃歌不輟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與明日遂行

搜神記

陶岳載李穀爲陳州防禦使三日謁夫子廟惟破屋三間中存聖像有伶人李花開進口號曰破落三間屋蕭條一旅人不知負何事生死厄于陳穀驚歎遽出俸以修之

五代史補

陳州厄臺寺乃宣聖絕糧處舊榜文宣王歲久風雨洗剝僅存王字妖釋附會塑孔子像題稱一字王佛北土牛王廟圖百牛於壁而塑牛王居其中問牛王爲誰冉伯牛也師可佛弟子何不可王

茶椹齋說

鄆署雜鈔卷三

二

唐羅隱謁文宣王廟詩晚來乘興謁先師松栢凄凄人不知九仞蕭牆堆瓦礫三間茅殿走狐狸雨霖狀似悲麟泣露滴還同歎鳳悲儻使小儒名稍立豈教吾道受栖遲

本朝李森先孔子絕糧處詩當時陳邦厄夫子三日不火何饑疲我今使命經其地念茲遭罹心生悲道大莫容亦已矣何用勞此車塵爲因思吾儒志天下僕夫况瘁固其宜自從鄆城戒行李涉歷河汴與洛伊栖宿風露幾半載嘔心咯血成疴癘或見磚礪與斥鹵或見黃茅白葦無人犁爲傳天語勸之墾父老感汝事耘耔行見兩河荒穢一時開廛廛周原復見茲微臣猶然夫子

志仰讀遺碑淚已垂 開封府志

伍子胥廟

志載伍子胥廟在西營北保杜嘉禾撰記

晉永嘉中吳相伍員廟吳郡人叔父爲臺郎在洛值京
都傾覆歸途阻塞當濟江南風不得進既投奏日卽得
渡 異苑

相國伍子胥自云胥知分數象天法地築大城陸門八
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聽未知八聽之義天中
記云天有八風噫氣也地有八聽孔竅也八聽疑卽八
聽云 子胥死爲江海之神見古本吳越春秋他書各
詳其事湘中記宋元嘉中沙門釋亮啟子胥廟古銅器

事畧雜鈔卷三

主

鑄丈六金像夜夢神語云今捨此器相與發願免此神
形則知胥已解脫神道業後世廟貌之徒虛耳 呼桓日記
賈誼新書云閭閻沒而夫差卽位乃與越人戰江上栖
之會稽越王之窮至乎喫山草飲腑水易子而食於是
履甕載璧號咷告母罪呼皇天使大夫種行成于吳王
吳王將許子胥曰不可吳王不忍縮師與成還而謀伐
齊子胥進爭不聽忠言不用越得成稱善累德以求民
心於是上帝降禍絕吳命乎直江君臣乖而不調置社
稷而分裂高臺榭而掩敗則犬羣嗥而入淵薶衡蒞而
適與燕雀剖而蛇虵生食蘊菹而蛭日浴清水而遇蠶
伍子胥見事之不可爲也何籠而自投水目抉而望東

門身鳴夷而浮江懷賊行虐深報而殃不辜禍至于身
矣越於是果逆謀負約襲剽夫差兼吳而拊闔閭事濟
功成范蠡負室而逃五湖大夫種車裂回泉語云文士
出奇無窮信哉 吹景集

遜甲央一卷 遜甲文一卷 遜甲孤虛記一卷 俱
伍子胥撰 隋書

元僧嘗雅題伍相廟詩蒼蒼古廟映林巒漠漠煙霞覆
古壇精魄不知何處去威風猶入浙江寒

關公廟

志載關公廟有二一在縣治東北岡上天順間知縣焦
玆重修刻像置于廟前一在路莊古蔡河之南洪武初

事畧雜鈔卷三

四

義民牛仲亮施地建

休寧孫田人程姓者挾異術能轉睛野遇一人布巾綠
袍醜顏呼曰河南潁川衛張君久候汝醫目可速去袖
中擲授路費三金至詢其動定果有民部郎張瞽目十
二年矣然未嘗知所謂程何從發念延之程語以故張
殊不信程曰先使十瞽試之何如張鳩集以驗其術程
曰彼五瞽不治茲五瞽可治立刻撥轉其睛叩頭謝去
張駭甚卽祈其治目明如初云百日內戒怒與色已而
犯色戒目隨瘡後不敢復犯謝以重賂去張諱鶴騰號
鳳達乙未科進士其兄本兵公鶴鳴親語陳進士翼飛
而陳親語我者綠張平日素敬 關帝失明後每日哀

惡故顯此異 沈氏蓮說

明邵二泉寶謁關公廟詩本來報效非心事死後英魂肯再遊白日在天書一紙清風如水廟千秋伏橋有志寧臣趙左袒無心獨爲劉半部麟經真得力兒童空解頌君侯

附宋范廷弼謁關帝塚詩洛陽城外漢侯林檎老松虬帶漢陰三鼎未酬一統志中原不死萬年心忠懷落日凝殘照正氣橫虛抵暮岑繫馬祠前不忍去啼噓弔古幾長吟

本朝八閩方伯家梅齋輯關帝塚詩生只封侯死作王獨饒何必不沙塲天心未許吞荆楚國賊先教拜洛陽

鄆署雜錄卷三

五

山劃龍門迎馬鬣水穿伊闕送椒漿北邙盡是英雄土輪爾青松與白楊

陳仲弓祠

通志云開封屬縣太丘祠有二一在鄆陵縣西卽太丘陳寔之故居一在長葛縣西鄉俗每歲夏五月五日祀之

明賈靜子開宗題陳仲弓祠詩高踪推漢代今有仲弓祠鳥雀喧荒隴牛羊踏斷碑黨人悲殄瘁遺像肅威儀寂莫荒園裏風流百世師

本朝沈鴻謁陳太丘祠詩異代欽芳躅升堂伏謁慙頻川高四長漢室重三君栢挺經霜幹碑殘剝薜文里風

歸德化道廣豈徒聞

沈鴻又有清明日過太丘祠汲泉煮茗晚飲鄭圃辛夷花下調寄陌上花詞興聯遊騎尋芳豁眼村村花柳小歇僧廬鏤汲昔賢遺甃石泉槐火今朝試令節不教虛負太丘名德重千秋捫薜讀殘碑籀再鞭遙指芳園如畫未識主人誰某殷勤相迂谷口躬耕南畝解鞍畱醉花濃處坐對一林瓊玖約重遊還待鼠姑開遍自攜紅友

魏文帝廟

鄆陵有魏文帝廟通志云有三一在鄆陵縣南三十里一在許州東古城內一在鄆城縣西凌雲保許昌爲曹

鄆署雜錄卷三

木

氏發祥地民居其間沾惠必多矣固宜祀之

皮塲公廟

志載皮塲公廟在榮樂門外舊曰裴昌廟無稽宋王栢燕翼貽謀錄云京師試於禮部者皆禱於二相子游子夏也子游爲武城宰子夏聘列國不知何以得名也今行都試禮部者皆禱于皮塲廟皮塲卽皮剝也建中靖國六年傳文皮塲土地主瘍疾之不治者詔封爲靈脫侯今廟在萬壽宮之晨華館與貢院爲隣不知士人之禱始於何時館因何而置廟也余閱通志云皮塲公廟有二一在府城東北隅一在洧川朱曲鎮鄭子皮有惠政民立廟祀之此說爲近理然鄆陵扶溝皆有之而通

志不及載何也

本朝梁哲次熙裴昌公祠記云在春秋時子皮之執政也能爲國得人鄭人久而不忘共祀于濬洧之南蓋洧川之古蹟猶可稽焉暨有宋建都會廟于萬壽觀側其地適隣貢院士子應試者遂相率往禱此場公之稱所以歷年愈久而愈難更也邑城榮樂門外亦有皮場公祠乃共推爲祈嗣保嬰之神而廟祝且訛爲裴昌矣

乾明寺

通志云開封屬縣乾明寺有四而鄆陵其一貞元三年建

明楊督師嗣昌入乾明寺詩樹底尋蹤轉峰前尋鳥來

鄆署雜鈔卷三

七

怪雲欄寺壁疎籟響經臺淨侶論宗入山僧避客回吾生塵擾擾到得變寒灰

明釋東渤乾明寺演金剛示衆詩至理原非靜工夫莫放閒擬參猶鐵壁直下亦銀山但得三心盡何煩九轉還色聲無礙處掉臂出重關

玄嶽廟

志載玄嶽廟三一在縣西一在張店橋一在西路莊劉訖施地建

明鄭滂新正玄嶽廟次韻出郭尋春事招攜載酒來蒼茫迷遠岫丹碧煥高臺揮塵聯羣屑傳杯泛落梅祇因忘踟躕頓覺在蓬萊喜得青陽勝慚非白雪才當年空

眺望此日重徘徊

太清觀

志載在縣南馬欄鎮宋時始建金昌明十年兵燹明洪武初修置道會司于內歲久傾圯邑人劉登等會募于關王廟後拓地重建

宋范文正仲淹詩醜石危松半綠蘿函關真相玉嵯峨誰言仙道求難至自媿陰功積未多渺渺雲霞開絳節離離鸞鳳答空歌幾思身返瓊垣畔榮利忽忽奈老何明劉昌詩乘龍一去不堪招遺老荒涼在近郊地上有碑牛礪角墻頭無樹鶴營巢雲開廢井丹光出月映重關紫氣交卻有道人傳舊法夜演朝禮奏仙輅

鄆署雜鈔卷三

八

濟源神廟

濟源廟在縣南馬欄鎮四方之人走貢香幣者皆謂之下濟源

濟源神廟有池凡假貨賄財物者隨券所書浮出水面吾蘇陸君美商汴城往觀之且釐草席數千求售途中遇雨席黥竟無買者陸入廟祝曰能令席售去當爲神易袍兩旬餘不止進香者初買綴綴盡俱買席蔽體而行價倍于常既還乃往掛緋袍以謝神助時值秦王府進繳于神五綵金絨線結成價值百兩拋于池中移時弗沈忽旬然有聲出一珠綴精光奪目儀賓及宦者悟曰王言絨綴雖龍宮無有故神現此以示不足誇也遂

叩首請神宥而內之二繳繞池三匝而下觀者歎異
明世宗朝河南濟源縣道士宋本澄進紅線綵被二花
銀瓶一云濟瀆廟池內浮出賜鈔六十錠勞之其池時
浮出銀幣借人如期而還則得利不則視之不復出且
至虧折矣湧幢小品

岳王祠

岳王武穆鄂邑無專祠每以公事經朱仙鎮必展拜
祠下親殿宇之崔嵬與古栢之蒼翠王貌如生血食
千祀令人愾然起敬錄詩數首與逸事數則以申慨
慕

明呂忠節公維祺朱仙鎮詩忠魂千古泪沾襟公死神

鄂署雜錄卷三

九

州竟陸沈地府定犁張俊舌何人識破宋高心登辭丹
血孤臣洒未擣黃龍隱痛浹祠外蕭蕭風雨夜靈旗黯
淡滿空林

莫須何以服天下今古權奸事總奇羣小善迎當局意
片心難寫後賢碑出師遺恨漢諸葛恢復孤忠唐子儀
怕死愛錢成世界幾時方是太平時

明李襲美蔭朱仙鎮謁岳武穆王廟詩將相當時意未
諧遂令中夏久氣靈狂謀詎足扶危主長舌應知作厲
階最恨三千回鐵騎不堪十二有金牌年來每過朱仙
鎮猶爲將軍感壯懷比部集

明李叔賓雲鴻謁岳武穆廟詩遺廟蕭疎秋氣橫野人

瞻眺獨含情黃龍飲瀉三朝恨鐵馬功高四將名良岳
臺荒香輦斷洪河秋盡怒濤平可憐十二金牌後忍聽
胡笳夜月聲秋羽集

本朝曹子清寅南轅雜詩建炎無後歎君臣鬼社紛紜
孰與親切記禍媒非促名祇應寅亮是奇人桃山驛岳
武諫儲致精紹興中與紀事本末載之最詳世以金手
牌班師爲憾而史則以金牌不赴爲罪皆不然也
裂黃裙事亦奇亂離天護岳家兒誰憐一滴冬青血翻
作庚申萬古疑本紀忠武碑云韓林兒之變忠武十五
以存岳氏明萬曆間始得奉祀 棟亭詩鈔

武穆孫

武穆七世孫仲明洪武初自固始徙于汴少負清節隱
居不仕廬墓九年朝廷三召不起賜號純孝先生所著
有遺安集湧幢小品

岳忠武封諡

唐開府尉遲敬德宋少保岳飛明中書平章常遇春三
公封國皆鄂皆驍勇善戰稱萬人敵常公與尉遲公俱
諡忠武岳公初諡武穆後亦改諡忠武不惟人品勲名
相類而封諡亦合符節千秋盛事可謂奇絕蘇林藝語

武穆轉世

世廟時徐公鵬舉未生時母氏所夢夢神云岳武穆生
爲秦檜護死今降生汝家安享富貴七十餘年既生視
背上有黑痣狀如武穆所刺精忠字因襲武穆字名鵬

舉後以開國公庇襲魏國七十餘齡始卒

異林時事漫記

安陸州故有岳武穆祠爲十八景之一明世宗龍飛升爲承天府營造宮殿祠遂湮廢萬曆中守備杜正茂創興岳廟取爲周垣之用恰相當於城西關土下多積石最後得一碑出而洗之光澤可照遠望之有人影甚多其一奇偉豐腴簇擁而過如此經日衆歡呼以爲武穆露形也入夜役卒守之見一偉丈夫躍出騎白馬冉冉乘雲而上從者數百遙見天門開一人袞冕逐之而入守者驚服不敢出聲比明碑上題一詩云北伐隨明主南征拜上公黃龍已盡醉長侍大明宮俄震雷大雨洗去一秀士錄之余官南雍其人入監出以示余味之則

事略卷之三

十一

金龍四大王廟

邑有五龍廟無金龍王專廟大都緣漕河變爲大道雖石梁依然揚塵久矣然安知數百年後不復故道乎漕運從陸夫勞費重仰冀神庥福我黎庶王姓謝名緒爲宋諸生以忠義自矢聞陸秀夫抱帝昺沉海知宋祀已斬遂赴水死明太祖起兵王托夢近臣許反黃河水助戰後果逆流遂得封王行四死于金龍山下故曰金

龍四大王具載天妃廟碑世俗所傳皆誤

曹靖遠創金龍祠感懷詩斷垣殘瓦金龍祀衰草寒烟帝子樓風雨可憐歌舞地銅駝銅雀總堪愁

西湖詩

中州西湖有三一在歸德睢陽城西四十里一在鄆陵西南二里一在許州西南九里又江南潁州亦有西湖潁昔時亦隸河南者也今有詩三首並存之

宋明道先生程顥西湖詩
潁水橋邊鴨子陂樓臺只在
那城西煙波乍見心先快
島嶼將尋路欲迷盡日無風
橫舴艋有時經雨飲虹霓
如何咫尺塵埃地不使遊人
續杖藜

事略卷之三

十一

宋東坡居士蘇軾西湖詩
西湖小雨晴
曉瀟瀟春渠長來
從古城角夜半傳新響
使君欲春游浚沿役千掌紛紜
具畚鍤開若蟻運壤
天桃弄春色生意寒猶快
惟有落殘梅標格若矜爽
游人坐已集挈榼三且兩醉客臥道
傍扶起尚偃仰池臺信弘麗貴與民同賞
但恐城市歎不知田野愴
潁川十不登野氣長蒼莽誰知萬里客湖
上獨長想

明雲間馮樾西湖詩
上已蕭條興不孤扁舟殘日渡西
湖梨花兩岸鶯啼落
攜酒尋碑憶大蘇

詩載府志

鄆陵詩

宋東坡居士蘇軾書鄆陵王主簿所畫折枝詩論畫以

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詩畫本一
律天工與清新邊鸞雀寫生趙昌花傳神何如此兩幅
疎淡含精勻誰言一點紅解寄無邊春

元陳孚鄢陵詩鄢陵昔構兵萬騎夜流血一矢忽飛來
射落楚山月哀哉公子側戰骨當速朽胡爲三日毅易
此半樽酒我今不飲酒但飲落月光晉楚杳何處雉鳴
煙茫茫

本朝林子威曉發望鄢陵詩動地春風急長征曉日寒
容顏消逆旅旅藜憶家餐墟里鳴雞曙鄢郊立馬看寸
心渾折盡行路信知難

本朝梁曰緝熙鄢南懷古詩東偏今見許爲州鄭莊公使許大

鄢署雜鈔卷三

主

夫百里奉許叔居許東偏今古邑名因晉楚畱周簡王許州去鄢之西境僅一舍餘十一
晉楚戰千載兵戈塵屢息廿年荒野草仍秋溫恢稱治
與平後佩字曼基爲邑令庚峻曾開戶口稠魏常侍蘇
鄢陵舊五六萬戶今見稱今纔有數百二父孩抱經亂日
至今日此尊祖積德之所由也按峻祖乘父道伯父疑
漫向桑田傷往事馬欄車轍係漕流聚漕運今鄢中官

道卽

又壬午出汴城五年不復經過丁亥計偕循內堤望壤
垣有悲往事詩斯城仍聚水過客欲招魂慘目今如見
微生昔竟存民終煎市釜冠自盪官門寇乘筏入周府復燒西賊門樓
河伯浮餘息臨流永戴恩
又祭卯寒食詩燕雀何多語雲霞只自新今朝寒食酒

空對惜花人于邾連村罷方田細草勻最憐煙斷處非
是爲佳晨鄢陵因隳治十五年製

本朝沈寓廡鴻鄢陵懷古調寄滿江紅詞古邑安陵問
往事都成陳迹漫說有春秋戰壘賢良遺宅鄭伯金湯
嗟廢堞大丘漆井欽芳澤更荒臺突兀笑曹瞞多籌畫
彭祖壽許由逸傳或謬誰能覈溯椒房庾氏門多英
特世遠尚誇經濟士時衰那覓文章伯獨政成黃霸風
鳴陂今猶昔

又鄢陵阮家巷詩阮爲尉氏人與鄢接步兵識玄微埋
照就疎放不以好爵縻食醉官廚釀能分青白眼賢俗
不異向談塵屑名流霏霏清可尚相偕游竹林仲容懷

鄢署雜鈔卷三

古

亦曠至今阮家巷南北猶相望路入三亭岡驅車苦塵
鞅還企蘇門翁鸞嘯去青嶂

溱洧詩

杼菴胡世安溱洧詩夏漲不盈咫孤舫繫望雙如何與
濟處尚未見徒杠一我計功成約因循疑習懶或云衆
母遺未敢形其短

本朝戴道默明說溱洧南行志警詩兵凶勺葉盡天意
汰頽風自下黃河後荒城到處同懸崖闢寨險僻樹長
狐雄立馬傳新機變書暮雨中

明文太青翔鳳浦上詩曲洧清如曲洛瀾阿家士女倦
追歡芳蘭尚怪非紅豔芍藥方他臉色看

本朝曾庭聞曉哭消上黃海鳴詩春城日出少司馬背
指江頭露布懸弟妹終歸豺虎裏君親只到夢魂邊卽
看賓客從軍後未有椒漿哭汝年謾道生還成永訣空
焚視草向黃泉一此日陳蕃休下榻生平涕淚更誰論
登臺忍見三年土作賦空招五月魂消上松楸飄飄兩
黃兩親沙邊骨肉沒江村先伯殉難南昌賴亡友重泉
未葬定把故人手莫到人間廣武原二

穎陽詩

唐崔曙穎陽東谿懷古詩靈谿氛霧歇皎鏡清心顏空
色不映水秋聲多在山世人久疎曠萬物皆自閑白鷗
寒更浴孤雲晴未還昔時讓王者此地閉玄關無以躡

高步淩涼林整間

宋黃山谷庭堅題郭明父作西齋于穎尾詩食貧自以
官爲業聞說西齋意凜然萬卷藏書宜子弟十年種木
長風煙未嘗終日不思穎想見先生多好賢安得雍容
一樽酒女郎臺下水如天

河詩

宋石守道介汴渠詩隋帝荒宴遊厚地剝爲溝萬舸東
南行四海因橫流義旗舉晉陽錦帆入揚州揚州竟不
返京邑爲墟丘吁哉汴渠水至今病不瘳世言汴水利
我爲汴水憂利害我豈知吾試言其由汴水濬且長汴
水濬且遠千里瀉地氣萬世勞人謀舳舻相屬進餽運

會無休一人奉口腹百姓竭膏油民力輸公家斗粟不
敢收州侯供王都尺租不敢畱太倉粟我我冗兵食無
羞上林錢朽貫焚官求要優吾欲塞汴水吾欲壞官舟
請君簡賜子請君節財求王畿方千里邦國用足周盡
省轉運使重封富民侯天下無移粟一州食一州

宋黃庶汴河詩汴都我我在平地宋恃其德爲金湯先
帝始初有漢意不使子孫生息荒萬般比來食京師汴
水遂作東南吭甲兵百萬以爲命千里天下之腑腸人
心愛惜此流水不啻布帛與稻粱漢唐關中賴輸稅木
牛可以腐太倉舟楫利今百於古奈何益見府庫瘠天
心正欲醫造化人間豈無針石良窟穴但去錢穀盡此
水何必求桑羊

宋王荆公安石和吳御史汴渠詩鄭國欲弊秦渠成秦
富疆本始意已陋末流功更長維汴亦如此浚源在淫
荒歸作萬世利誰能弛其防夸門築天都橫帶國之陽
漕引天下半豈云獨荆楊貨入空外府租輸陳太倉東
南一百年寡老無殘糧自宜富京師乃亦窘蓋藏征求
過風昔機巧到蓬芒御史閔其然志欲窮舟航此言信
有激此水存何傷救世詎無術習傳自先王念非老經
綸豈易議其方我懶不足數君聲方雷碩他日聽施設
無乃弄篇章

明李空同夢陽蔡河廢津汎集詩當年錦纜帝王舟此

日荒津競渡遊賓客未消梁苑氣江山聊寓汨羅愁
金赤日偏輪浪似蓋輕雲故翼舟魚聽歌鐘沉復躍燕
寬舞袖去還留調冰雪藕佳人並斷艾分蒲上客酬出
酒只疑天上轉沂泗真在鏡中浮陰陰曠色鬼驚岸嫋
嫋風香杜若洲醉裏驚聞催住槳別船追進夕簷羞
明孫原貞雙泊河詩二水並東流映帶城南北往來行
路人病涉今猶昔緬懷乘輿濟有心惠爲德古道誰復
然川流日不息

本朝杜俊章隨父游雙泊河詩樂事誰家近可傳請君
聽我河上篇河上爭似太湖色幽人對此多流連吾翁
嗜靜壽能健每談山水便欣然前月潦消伏水發特遣

耶魯雜錄卷三

七

蒼頭理釣船攜壺同泛綠波裏筆床碁局與翩翩無數
蘆花迎曲岸幾聲野鳥下遙川阿誰樓臺半浸水枯木
爲巢倚樹巔打魚沽酒喧村口擊鼓鳴曉曉亂浦煙石梁
橫截不可渡停舟暫繫白楊邊懸壺潭上厖眉叟寂莫
垂簾著太玄相逢一笑聊烹茗寒暄草草無俗緣更唱
竹枝催返棹狼籍盤餐欲暮天香飄荷葉猶畱客波湧
漁燈忽照鷺歸途不倩他人扶孫子相將衣可牽吁嗟
此樂樂無極人生何用虛名縶君不見彭澤後陶硯賢
浪迹江湖數十年曲奏清商卽水仙

本朝沈繹堂荃泊河月夜詩雙泊澄波靜秋清月更明
乘槎應有客不待海潮生

汴中詩

本朝宗鶴問觀汴梁道中詩喪亂曾驚聽郊原此日過
近南秋樹少直北戰場多朱邸無遺址黃巾有逝波眼
前人事盡邈矣宋宣和

山響集

本朝郭石公遊汴州懷古詩一路蒼涼奈若何傷心偏
自汴州過琉璃春雨梨花碎冠履秋霜暮草多遺恨香
銷沉故國畱情鴉晚唱銅駝劫灰飛盡知何日落落晨
星促渡河一帝子歌沉不夜樓春風花草思悠悠青燐
月照金梁影白日龍吟玉硯秋蘭麝有情俱浪影乾坤
何處久風流低徊寂寞寒烟下一代繁華一代愁二爲
覓當年舊九衢黃沙千丈睡雙鳬步花樓閣香塵濕洗

耶魯雜錄卷三

本

雨泥金釵脚無魚驚怒吞蟬翅帖丹書錯畫上河圖清
歌妙舞真如夢輪與青旗插酒壚

瓊花集

碧巢三叔父過汴城有感二首帶礪相盟帝子州屏山
翠擁大河流寒消琥珀移漢夜聲出琵琶唱莫愁花市
馬蹄爭綺陌鳳樓衫袖闌香篝而今往事休重問只有
塵沙撲滿頭一天捲腥風起暗塵金湯最怕創黃巾危
同襄子悲沉寃李白成文汴不克決河困比睢陽救少
人城漫慘烟迷白屋艸依殘月伴清燐凋傷何易典何
晚四十餘年土瘠貧

本朝張稭恭恂豫中雜興詩行行洛陽道觸目心憂煩
遠懷良足感望古停征軒憶余年十四遊學駕南轅出

關皆錯繡生齒方殷繁永夜分燈火猶聞市井喧華車
轂相擊肥馬交平原雞豚不論值賤比野蔬蕃居諸曾
未幾所過盡頽垣蕭條留茂草不識梁王園洛邑尚如
此州鄙復何言

郭公塋詩

余鄉多郭公塋體製不一以長而大者爲貴江南人愛
之以爲琴几榮澤榮陽尤多郭公不知何時人聞嘉靖
元年會城撫軍命元百戶修月堤偶發一古塚塋上有
朱書曰郭公塋郭公墓郭公逢著元百戶巡撫差爾修
月堤臨時讓我三五步元以呈巡撫巡撫曰讓彼十數
步何止三五步也家大人語小子曰此碑昔但以空心

郭公塋詩

九

名後以爲宜於琴也遂以琴名既修堤後遂競呼爲郭
公塋矣 檢閱書影

本朝曹子清寅琴塋歌 即郭公塋鄭州古塋五尺強方花隱
起驚鷺翔嶄然廉角不苦窳口尻哆豁如車箱稗官流
傳號琴薦土鼓康瓠函官商甄陶堅緻歎前代應有響
屢連雕牆開元連錢陋穿鑿 見鄭世子塋昭華截管隨
池張縷絲誰聞九寡珥袍巢空沸千蟬蟬坐糜宗祿奉
游豫行唱籤記稱清狂乃知流韻托槁木未若磨礪親
沙塋塋兮笑爾不經濟爲爾滿漈勤周防聖朝聲教被
海寓一物不棄包遐荒八窗洞達散煩慍兒童擊壤歌
時康君不見支鐻孽紡有功用猶勝踐蹋街坊 據亭詩鈔

石獅詩

本朝宋文康公權太安驛石獅走黃鼠鼯歌荒驛得奇
聞石獅走風雨問獅走何所乃在東黃鼠鼯來碩鼠大
如虎竟負高山不穴土願獅早努捉象力盡驅若輩清
海宇 白華堂集

贈送詩

明薛文清公瑄送孫俊先生致仕歸鄆陵詩先生七十
引年歸送別都門柳絮飛潞水東風斜捲幔金臺晚照
遠銜衣收功桃李心初遂行樂桑榆志未違况復潁川
多故事到家爭仰德星輝一歸老儒官七十餘扁舟唯
載舊詩書泥融野岸晴飛燕飯熟行庖曉薦魚花柳風
煙新歲月桑麻雨露舊村墟到家處處堪行樂應有兒
童爲挽車 二彭祖岡南古潁川先生茅屋尚依然甘貧
已道爲官好勇退爭誇引老賢歸路載添薪白髮到家
唯有舊青氈耆英洛社如堪結畱取風流久遠傳 三
明李永茂故鄉僧詩我問故鄉僧離鄉是何時淚向
余揖云是良家兒兒年尚幼小流賊苦雲擾亂來蒼生
似黃葉死後白骨埋青草乙亥丙子過山西東突亦犯
帝王畿趙州橋下水漸漸老僧憐我挂緇衣自從皈依
爲佛子家鄉日日看雲飛我亦欲歸無資斧又聞道上
兵如虎天寒木落鴈去急古路風悲猿嘯苦
本朝陳素菴學士之適贈開封守詩大槩千載竟爲魚

三版河間想故墟紺宇僅留隋寺在青燐不獨宋宮餘
盈城雉雉迎熊軾遶樹饑烏避車旗生聚最勞賢太守
一犁春雨杏花初

轉粟行

本朝豫撫顧公芝巖汧轉粟行開輔頻年告薦饑天
子肝食而宵衣痾瘵在心蒿在目恤災孔棘四牡駢奉
使殷勤達天意轉輸日夕期爲至楚水秦山不復通微
臣敢獨辭勞勩襄江大航駐襄口南陽小艇亦希有浙
川滌洞一綫流一步一折空搔首况復龍駒塞路長荆
關曲阻不可量更有谿舂山骨瘦五丁揮汗鑿且僵諦
思任此非一力因地程能庶艱克疏爬灘石無煥寒朔
雪災風詎遑息時或危磴臨焦原馬爲踟躕移精魂兩
壁插天絕絳道驚湍怒濤吼鼉鼉自春徂冬閱星紀長
年力盡勤胼胝拊循厚資民忘疲廟堂詔罷獲休止
試觀近古言升平憂樂曾誰出至誠我皇慈愛徧遐
遐斯民皞皞無能名

大梁途中詩

陳其年維崧作晨發大梁城薄暮次尉氏荒遠蔓古蒿
頽垣澆清浹溝渰浩縱橫墟落半傾圯縹馬駐野田據
鞍百憂起末流處實難亮節人所鄙持此硜硜懷長爲
客遊子躊躇復何言愁經阮公里

阮巷在鄆邑

中州喜雨詩

明曹南園安祖崇禎癸酉三月八日喜雨詩元宵已喜
逢時玉纔過清明又沃油爲報兩河貧甿子飽餐新麥
不須愁世廟以雪爲時玉中州謂春雨如油難之也

中雜記

鄆署雜鈔卷三

孫

鍾

全較

鄆署雜鈔卷三

五

紫山 汪爲熹 若木輯

范甯

范甯字武子鄢陵人父汪字玄平刻意向學以孤貧依外家庾氏廬園中布衣蔬食然薪寫書遂旁通古今簡文帝時除徐兗二州刺史桓溫北伐汪失期免爲庶人汪能噉梅有人獻一斛奩須臾噉盡

升平末研講六籍謂釋穀梁者皆膚淺不經於是商畧名例數陳疑滯未就卒甯繼其業少篤學多所通覽作春秋穀梁集解

甯以儒學爲孝武帝所親官中書侍郎被譖出爲豫章太守甯臨發上疏言今邊烽不舉而倉庫空匱古者使

民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之休至有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嫁娶屠火積薪不足喻也甯又上言中原士民流寓江左歲月漸久人安其業凡天下之人原其先祖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謂宜正其封疆戶口皆以土斷又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室亦多不睦非其才力不足蓋由用之無節爭以靡麗相高無有限極故也禮十九爲長礪以其未成人也今以十六爲全丁十三爲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豈不傷天理困百姓乎謂宜以二十爲全丁十六爲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繁滋矣帝多納用之

晉書徐邈傳云豫章太守范甯欲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探求風政並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邈與甯書曰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之一縣又吏假歸白所聞見誠是爾心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足下日昊省覽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蠶漁之所資又不可縱小吏爲耳目也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與尸前史所書可謂遠識况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

甯子泰宋管陽王時特進致仕管陽王居喪好與左右狎昵遊戲無度泰上封事曰伏聞陛下時在後園頗習武備鼓譟在宮聲聞于外黷武披庭之內誼諱省聞之間非徒不足以威四夷祇生遠近之怪陛下踐祚委政

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美而更親狎小人懼非社稷至計經世之道也不聽管陽王尋爲徐羨之謝晦等所廢立文帝

元蕭參撰希通錄書名曰希通者蓋取范甯云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嘉定癸未通巖居士識

許博昌

許博昌安陵人也善陸博寶嬰好之常與居處其術曰

方畔揭道張張畔揭道方張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張又
曰張道揭畔方方畔揭道張張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張
三輔兒童皆誦之法用六箸或謂之究以竹爲之長六
分或用二箸博昌又作大博經一篇今世傳西京雜記

張遼

魏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字叔高去鄆陵家居買田田中
有大樹十餘圍枝葉扶疎蓋地數畝不生穀遣客伐之
斧數下有赤汁六七斗出客驚怖歸白叔高叔高大怒
曰樹老汁赤如何得怪因自嚴行復斫之血大流灑叔
高使先斫其枝上有一空處見白頭公可長四五尺突
出往赴叔高高以刀逆格之如此凡殺四五頭並死左

鄆陵縣志

五

右皆驚怖伏地叔高神慮怡然如舊徐熟視非人非獸
遂伐其木此所謂木石之怪夢蜩蜋者乎是歲應司空
辟侍御史充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過鄉里薦祝祖考
白日繡衣榮美竟無他怪搜神記

郝仲山

安陵清者郝仲山每飲馬渭水投三錢於水中潁川郝
子廉亦然又郝嘗過姊家飯密畱五十錢席下而去風俗通

許永

中開寶中鄆陵許永爲鄆州盧縣尉自言七十五歲其
父瓊年九十九長兄八十二次兄七十七藝祖召瓊問

唐季事對尤詳賜以衣幣鞍馬父子俱享福壽世罕有
也通水燕談錄

夏全

元夏全鄆邑人累世同居與休寧朱震雷等皆嘗表闕
復稅舊邑志

鄭理

明鄭理字得中一門孝友五世同居曾祖士能祖方父
寬壽皆八十餘理年九十步履康強曾元林立萃吉祥
于一家嘉靖戊子詔賜肉帛

鄭臣

明鄭臣號南菴壽一百三歲篤行隱君子也巡按陳公

表其門曰人瑞

夏英公

夏英公

夏英公既卒其家客鄆陵鄰之講僧有學解客嘗問之
曰英公貪而喜殺其報如何曰以教言之當爲龍爾未
以爲然也他日至京師遇夏氏故吏語近其生曰往夢
遇公于塗氣貌枯悴白衣故暗問其所在曰爲廬山東
潭龍爾客始驚其後復至京師遇其故人於興國寺其
鄰有相語曰廬山東潭龍已去矣客又大驚往問之曰
東潭隱密人所不至往歲木皆立槁人始至其上潭水
清徹有白龍在焉夏日之中水沸而龍死夜則復生冬
結冰於數歲有僧十餘結廬其上爲之誦經又數歲而

龍去草木復生英公奉釋故能困厄復能致僧爲之作
福陳師道後山談叢

崔立

鄆陵崔立知相州識韓琦于布衣妻以女人服其鑒正居類紀

天禧三年京西轉運使胡則言滑州進士楊世質等訴
本州黜落卽取元試卷付許州通判崔立看詳立以爲
世質等所試不至紕繆已牒滑州依例解發詔轉運司
具析不先奏裁直令解發緣由以聞其試卷仰本州繳
進士質等仍未得解發及取到試卷詔貢院定奪乃言
詞理低次不合充薦復黜之而劾胡則崔立之罪蓋是

事考雜錄

五

時貢舉條制猶未堅定故有被黜而來訴其枉者至於
省試亦然如葉齊之類由此登第後來無此風矣容齋三筆

羅斌

羅斌鄆陵人宋太宗時薦舉官東上閣門使

薛瑄

薛瑄字德溫河津人父貞貢士初以侍從官改任榮陽
教諭上親製勅獎諭賜給符驗期以重用永樂十七年
改鄆陵教諭時例學中乏科貢論必請貞以爲憂瑄乃
隨任補弟子員永樂庚子中河南鄉試第一明年舉進
士授行在廣東道監察御史監湖廣銀場黜貪墨正風
俗提調山東學校試諸生親爲講貫人稱之曰薛夫子

召爲大理少卿忤中官王振誣瑄出入人罪免歸正統
已巳起爲大理丞陞南京大理少卿平反冤滯不避權
貴英廟復辟召入內閣知制誥主考會試會曹吉祥等
竊弄威權引疾去家居八年卒贈禮部尚書諡文清道
官論祭營葬今鄆陵有文清祠

文清初生肌膚如水晶五內皆見家人欲不舉祖仲義
聞啼聲曰非常兒也卜之吉乃育之十二能詩賦時元
儒魏希文范汝再諸公以御史謫戍父延與講學皆結
爲小友不敢以師自居湯潛庵洛學編

瑄少時讀周程張朱書歎曰此道學正脉也遂厭棄制
舉業及釋褐歷宦必手錄性理潛心誦讀夜寢有得卽

事考雜錄

六

起然燭記之以故遠于理學四方從遊者甚衆弘治間
刑科給事中楊濂題請祀瑄原籍河津成化間禮科給
事中張九功等數十人復請從祀孔廟嘉靖中禮科給
事中陳榮上疏表瑄理學請建祠樹坊于鄆從祀孔廟
始著爲令所著有讀書錄河汾集行于世

薛文清公居家畱客止用雞黍盛以瓦器酒三行就飯
而罷薛正居

薛文清公瑄山東巡按時嘗言內外風憲缺缺都御史
顧佐惡之薛考滿署平常以故不得進階封贈父母

增補今言

按景泰時瑄由大理寺丞陞南京大理寺少卿封父貞

如其官

薛文清自大理入一日召入便殿上方服短衣小帽文
清望見遲迴不進者久之上遽易服見之左右曰此正
是薛夫子時擬之不冠不見黯

吳肅公明語林

李文達嘗曰今學者多病薛文清言之不華是以相如
子雲勝于曾子一時以爲篤論

中州人物志

初西楊薦文清于王振既至李文達謂薛宜詣振謝薛
曰原德亦爲是言那受爵公朝拜恩私室瑄所不爲後
遇諸朝復不爲禮振遂思中之

明語林

王紳曰薛德溫直內方外果敢自取得許子平仲之傳
蒲州衛述學于河津忠信無詭能透金石可謂不愧師

薛文清公集卷四

七

承

薛德溫以王振誣陷縛詣西市且斬之有老僕大哭廚
下振問何哭對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振心動德溫得

釋列朝小傳

薛文清爲御史時每至三楊門止投刺而去三楊慕其
爲人恨不得一見後訪於朝班中誰爲薛御史始識其
面

玉堂叢話

南陽李先生當國每以詩寄薛文清先生始終不答門
人問之曰昔溫公退居洛中呂申公當國屢以書問起
居溫公不答某亦此意

同上

朱西亭睦樛論曰余聞薛文清公崛起絕學之後教人

修己以踐履爲先復性爲務其仕於朝罔非格君心明
法紀故出處峻潔無可指議平生著述約十餘萬言而
讀書錄尤爲精粹弗涉空虛弗泥訓詁足以衛正學而
弘斯道也明興以來幾二百年理學之純薛公一人而
已從祀闕里之議誠不愧云

中州人物志

文清記友竹軒畧云山東王惟善先生分教開封之鄆
陵卽其居之西偏作堂爲藏修之所環堂之外種竹數
百竿每退自贊序則必往游其間洞開軒檻挹清風坐
綠陰手披書史心惟訓義顧瞻回復整肅身心以增益
其所未行而勉其所未至遂名其軒曰友竹

記養志堂畧云往年余侍先君子宦游鄆陵始獲與柳
生克新交間至其居則生之二親在焉生因謂余曰古

鄆縣雜錄卷四

本

人盤盂几杖有銘有戒皆所以爲耳目修德之助也吾
二親幸皆無恙自惟娛侍之禮或怠丐我堂名揭之庶
幾觸乎目而警乎心余以爲孟子言養親之口體不若
養志遂請以養志名之既而余忝科名別去二年今歲
冬復至鄆陵生復謂余曰疇昔子所以名堂而勗吾者
甚厚更能爲我記其事以書于壁則勗我者不其尤厚
與

具慶堂記畧云余嘗爲鄆陵柳生克新記養志堂後二
年生以書來言曰向所謂養志堂者記猶在壁不敢忘
子之嘉誨前年忝科名歸復得亢爽之地作一室爲二

親娛老之所既成客有過之者以吾之二親俱安好也遂以具慶扁其額子誠不鄙願仍遺之旨將朝夕視以爲警余時居大憂志意荒耗不能卽爲之言後數月生復以書來如前所謂而益堅余乃啣恤而爲之生何其幸哉何其幸哉

贈吏科張給事序畧云鄢陵古名邑也先人與今戶科給事王公惟善嘗教其邑一時及門之士固多俊秀其穎出者亦無幾而張均志通居其九焉時余侍先人遊與志通交志通質粹而不駁學勤而不息與物相接渾然不見崖迹時復毅然有所執而不可奪先人及惟善公固已知其爲後來器中之瑚璉彝鼎也時余雖少亦

鄢陵縣志

九

意其必爲鄢陵士子之領袖焉其後余先忝科第備員內臺祇命湖荆人有自京師來者知志通已登庚戌進士第矣又五六年余丁內艱起復則志通先已徵至京師余因抵其家宿對榻談十餘年前事相與握手獻歡慨然念相知之久固離合之有時也未幾與志通同拜除書志通任吏科給事余亦復官內臺益信先人及惟善公知人之不誣而亦幸余之偶中也

梁孝子策

梁策鄢陵人性至孝七歲母病日夕焚香泣禱願以身代母愈就外傳手孝經不釋嘉靖乙丑登進士授工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十年中三請告省親留妻侍養未嘗

隨任陞四川成都知府歎曰我不能叱馭如王陽矣抵家蒲伏父前號泣以請父大怒曰盡力王事非孝乎爾好孝經不憶始於事親終於事君耶伏地不起舉杖欲擊方起而戒塗抵成都數月大計計畢疏請終養時父母年皆七十躬調甘脆未嘗任侍兒茶湯必跪進父老而好遊日遊於親知家寒暑不輟每至漏下數十刻秉燭坐待闌人報趨門迎掖入室候寢定而退質明盥沐問侍婢安否二人壽並八十母歿喪毀如禮既葬日廬夜歸侍父父病脾不能離衽席調飲食跪榻下手舉匕筋以進如此者年餘父歿既合葬廬墓側服闋不忍去初任時部送遼左軍餉餉獨如額軍士惟聲動地主帥

鄢陵縣志

十

盛筵再拜曰近日所僅有也管轄重大工往年錢穀盡中官處分闕出無算一切禁革日園中傷之陰伺無所得改度支郎督維揚餉裁革一切冗費揚人感歎不容口晉郎中敘功當陞尚寶以忤中官故陞知府親終直指中丞列孝行以聞詔補登州府時倭蹂朝鮮登州戒嚴戍南兵三千策白督撫曰瀕海多健兒與衣廩而訓教之皆精兵也豈不勝召募耶督撫稱善數月得精兵數千陞陝西副使歷官中外十餘年俸外毫無染指自壯至老急於周人人有長卽樂道其拂意者未嘗形於詞也孝廉仁厚根於天性鄉人慕德孝不能忘釀錢立

孝子祠

常益軒應泰

常應泰號益軒鄆陵人耿介方正未嘗一涉干俗且孝弟性成當析產之日腹田完宅悉讓于兄而自處淡泊鄉里稱之子自裕字君容號二如萬曆己未進士授安慶推官行取給事中歷刑吏兵三科凡七年章二百餘上累官南戶部左侍郎兼倉部御史督理糧儲會國變避難金陵豫王定江南錄舊官公辭以疾遂歸應泰仲孫錫循順治戊子舉人累官山西道監察御史季孫翼聖字百子順治辛丑進士知縣行取掌河南道鴻臚寺卿曾孫弘禧亦辛丑進士建陽知縣又曾孫鉉稱字九嶂翼聖子少年刻志力學隨父宦浙私淑于呂晚村之

事畢錄卷四

主

門其待戚友皆有恩義遠近莫不歎服後官通倉主事沒于任一門科第蟬聯人皆謂祖父積德累仁忠厚傳家之報也

莆田余鳳有奉懷鄆陵常二如先生詩人望齊川嶽南天見繡裳門成元禮宅坐有令君香元禮前令皆傾蓋先生故里人投肝膽曳裾奉典章子已卯試南開會先生於幕下安能同鴈跡逐影傍斜陽

先祖贈中憲公一生孝友享年未及五十祖妣金太恭人壽八十有三記七十時鄆陵常百子翼聖先生視饌兩浙不遠二百里馳書走幣送匾至桐溪匾音爲綸光錫嘏斯時海內名人頌章盈篋遂以綸嘏名編并以名

禾居之堂梅里浦樗岡父執有記遠爲熹宰鄆百子先生父子已捐館舍不獲一拜牀下幸值大葬二世俱延爲熹題主得展牲芻之奠兩家似有夙因閩邑一時播爲佳話至于先生惠政多端兩浙商民尸祝弗替茲不備贊

鄭中丞二陽邑志有傳

鄭二陽先生字見義別號潛菴初任湖廣德安府節推子曾伯祖諱起英字鍾陽時爲屬邑應城令甚契好往還書尺向時尚有存者潛菴先生官至安徽巡撫吾家鍾陽公歷刑部主政同知思明府事卒于任應城思明並祀名宦溫故錄

事畢錄卷四

主

衣水道人梁克猷

梁克猷字顯允別號衣水道人始祖梁八公原籍山西洪洞明初徙鄆城南八里許杜耶墓先賢杜如晦所居故址遂家焉通傳九世父根生克猷少能文章崇禎己巳避庠明年食餼乙亥父見背東游法師令書金剛經以資冥福恍然若有所會本朝順治乙酉拔貢入監長安舊書堆上得金剛慧解一冊閱之如獲故物前之恍然者至此覺豁然矣壬辰廷試例應縣缺甲午棄舉子業惟究心禪理己亥選授閩中連江縣深悔簿書之苦洎任五日屢以病請延至一年方得回籍庚子抵家自此以禪悅法喜終其身前後所親禪宿如鐵帆玉林出

冷瑤樹斗山崑巖石菴文滙哲者三空白眉凡十數人
禪機往復應答無滯所著有逃禪集頌古及自敘譜畧
因稍撮其自敘之什一云

韓智度程愈

韓程愈字智度鄆陵人順治三年以貢士授瓊山知縣
年老辭歸嘗和阮步兵詠懷詩八十二首今錄其四
行年六十六不識理鳴琴靜坐視書史寄此懷與襟累
世耕阮巷猶是古竹林今也父兄沒涕淚獨傷心一所
居多文身不在蠻巖外佺然守言行故人多縞帶萬壑
赴羊門碧海東南會天涯少骨肉蛇豕多患害忠信無
所失臨澹誠足賴二抱珥黎母北三載不敢移白沙多

鄆署雜錄卷四

主

異聞日月何逶迤躊躇瞻馬首時勢猶參差翺翔遊碧
波世豈爲我知解組挂城門青山久別離三卜居步兵
宅不入魏王城此地多子姓未聞讀書聲崇岡抱複村
桃李滿郊坰盡日友木石時禽關關鳴風雲恣變態丹
草各有情悠游滿百年自笑如莊生四

本朝施洪烈仲芳次和韓智度收藏陳白沙先生手卷
詩有序 白沙先生四詩氣不襲唐理不涉宋瀟灑自

得意象高澹余小子不善書但覺其蒼奇堅古異於他
家先生當時遊龍門社潭寓劉氏宗祠作此書劉後析
家書爲不識字一人所得劉與單姻家也女攜入單子
室而後乃今遺之鍊斐零落故紙轉展百餘年又不書

名字幾不知白沙爲何人矣叟以韓君博物時時過從
今夏談書法以及先生韓能識之因以歸韓向之分裂
湮沒者輯而幀之遂成雅觀夫世多神品其銷亡於田
舍翁甕罍間兒女子花鈿中者豈可勝歎哉

萬里清秋月依依照遠人空山多白日雙鬢少閒身客
發花前夢情移海外春古人如可作夜夜望崑崙

暑氣乘潮落涼風亦惠人不知天下士自有靜中身魚
尾憐新雨禽聲愛曉春振衣千仞上何地不崑崙二

又却鼠詩報智度韓使君

有序

鼠之呼朋盜卵昔嘗

有聞智度因所見而詩訊之子烘龍眼筐而懸焉以謝
黠者却來坐食不堪其老饕捶床驚之輒爲假寐予欲

鄆署雜錄卷四

主

手搏之耻爲所囓彼盜卵者猶資策力如此作筐篋臥
遊亦大亡賴矣詩以却之

四壁秋聲誰弄九頻教倦客枕相看辛勤炎日新龍眼
遊戲清宵壯鼠肝唧尾昂頭爭抱卵探囊祛飽飽加餐
不煩酷吏持刀筆驅鱸文成本是韓

韓叔夜則愈

韓則愈字叔夜別號秋巖鄆陵人以貢士順治十六年
授永嘉知縣廉儉自持久於其任有詩文集

嘗遊雁山其記畧云雁山之遊有可愧者一未暢者二
可幸者一子客永嘉十一年矣雁山近在咫尺而今年
才得一遊行住坐臥即經旬累月不足以贖疎失之愆

乃以廿一日入廿五日出幽巖絕壑有交臂而失之者
矣此可愧也古人遊覽必攜勝侶一以窮山水之趣一
以取倡和之樂甌中諸友謀所以同遊者屢矣予既不
能作東道主人茗酒款洽而諸君亦艱於裹糧相從雖
對佳山水未免孤寂此未暢者一也凡山遊酒脯藥餌
一不可缺予所帶已寒儉可笑而又半爲從者竊用以
致奇峰怪石磊落吾前思一盞賞之竟不可得此未暢
者又一也所幸往返二十日清秋晴昊無凄風苦雨之
患差足慰耳已酉重陽秋巖老人書東院竹下 辭歸
日江右曾晚庭聞贈以詩垂老永嘉令琴堂昨日辭花
雷靈運嶼石刻浩然詩邊海民難徙休官願已遲衙齋
滿書快愁絕北歸時

梁侍御熙

梁熙字曰緝別號哲次鄢陵人順治乙未進士出知西
安之咸寧視民如子治行冠三輔行取入爲監察御史
嘗巡視茶馬於秦不名一錢歷陝西道雲南道多所條
陳糾劾暇卽與其友汪琬劉體仁董文驥王士禎輩出
遊勝地詩酒倡酬未幾謝病歸時年未五十也林下二
十餘年年七十一終

哲次示兒帖閱晉庾峻傳感而錄其一則不知縣志中
有此段否因抄出寄去以堅兒爲善之念今乃知凡人
家善人多謂之盛官人多謂之衰子瞻謂五行剋我者

爲官則官乃落其盛之機也必固與之非知道者不覺
耳 梁氏家集

鄢陵梁熙哲次與予乙未同年進士榜下未相識戊戌
子觀政兵部寓居慈仁寺梁適自咸寧令減俸行取入
都亦寓寺中始與往還叩其所學最博尤擅禪理長齋
却掃如退院僧自是定交莫逆梁以己亥入臺爲雲南
道御史今里歸日讀佛書醫書其同門友王尚書日添
巡撫河南以書招之謝不往餽遺一無所受

阮亭居易錄

梁曰緝爲言輞川雪中之游賦此寄懷少志愛山水夢
想懷藍田終南西峰下水石爭清妍憶昔維摩詰于此
曾挂冠揮手謝時輩草堂常宴眠輞川繞舍下湖光明

鄢署雜錄卷四

十六

雲端繩床間藥鑄清齋日蕭然春鷗漸矯翼夏木紛綿
芊時尋名僧會自泛湖中船歎息古人沒風物隨變遷
仙令妙文筆慨然追昔賢積雪曜巖阪秀色暖林巒數
里入谷口石流已澱澱水鳥相哀鳴雙垞邀人烟却登
華子岡輞水猶淪漣花竹散已久亭館供諸天

漁洋山人集

長洲文點衡山喬孫畫有家法嘗爲鄢陵梁曰緝作江
邨讀書圖汪荅文琬題詩云鄢陵野色平如掌也有江
南此景無余見之曰吳子乃爾輕薄耶荅文笑曰子勿
多言且及子乃賦一絕云髣髴春江綠樹陰幾回掩卷
幾沉吟江南與汝千何事賦得愁心爾許淡以余詩有
江花江鳥不相識寫向丹青俱眼明之句云

分廿餘話

梁侍御自顏其齋曰哲次子不曉斯義每相咨問梁曰
身固願居會哲之次意蓋以捐者自命也予與葉編修
芳藹同作齋記 鈍翁說鈴

侍御假歸于乞文與也作哲次齋圖寄之齋前繪一梧
一石一鶴予復跋之云先生齋中非必有是數物也聊
以寓清標逸况耳 同上

盤餐老夫食分減及池魚曰緝先生嘗言分減二字出
華嚴經十無盡藏品中從來賤注無及此予遂檢華嚴
經視之菩薩有分減施竭盡施內施外施內外施一切
施過去施未來施現在施究竟施是為十種施因歎曰
緝之善讀書也曰緝問學淹博其論說古今人詩文丰

題緝書齋圖

解人顧今日偶閱杜詩述此一事爾 同上

題鄧陵梁曰緝江邨讀書圖四首約取春江入盡圖亂
紅殘絮擁微蒲鄧陵野色平於掌也有江南此景無一
門前花發柳毵毵若箇能停載酒驂哲次齋中無一事
焚香親故貝多函 日緝博通 一自吳儂別釣磯久將癡
骨裹朝衣如他花鴨春江上日唼芹花自在飛 三衆 蒼
吹波上綠蘋恰逢三月石湖春期君共蕩雙蘭漿茶磨
山前結比隣 四 堯峰文鈔

再閱江邨圖不勝歸與之感得詩二首綠暗紅蕪邨路
長如聞杏粥麥湯香今年又負歸耕約却為丹青憶草
堂一浩渺滄波浸翠微漁樵隔兩依稀先生尚念江

南樂那得吳儂不夢歸 二 同上

到京師再題曰緝哲次齋頭二首點染烟靄久擅場至
今珍重貯巾箱笑君未辦雙荷葉合付寧馨筆筆耶一
葉几藤牀寄典除每披橫卷翫煙霞平生長物原無幾
配我徐熙落墨花 子囊中攜有 同上

日緝和子請告詩因次韻答之謬忝朝參幾歲華漫推

文賦麗雲霞 先生有海內文 章之句故云 不才悔起郎官草垂老羞
攀杜曲花松菊尚存堪閉戶江湖無恙且浮家應同摩

詰空諸有示疾聊將眾眼遮 同上

爾詩奉送曰緝歸鄧陵三次前韻一疏言歸達翠華 是

上方翻然漱石飲流霞卷中書繞江邨屋門外山連嶽

題緝書齋圖

寺花枯坐却宜居士服清齋真似太常家御亭北望遙

相憶惆悵寒雲極目遮 同上

寄曰緝女鸞初浴燕歸時乞得身閑故未遲花徑蓬門

春曉曉紙窗竹屋雨凄其病餘每倚過眉杖老去猶題

漫興詩似此風流相憶否一緘粗報故人知 同上

遲日緝至叢竹初生笋絲花漸委昔故人敦風諾倘命

一舟來書札能先報柴荆合暫開傳呼小兒女斟酌醺

春醅 同上

答曰緝書重訂來春見訪之約一自魂銷青綺門屢煩
書札寓殷勤此身所幸猶強健或可明年復見君 同上
七年前與曰緝公勇貽上周量相集京師如豐臺西河

沿皆借諸子所習游者也病中追賦二絕芍藥院前賣
酒家曾聯車騎醉春華誰知老向空山裏猶夢豐臺十
里花一病懷衰骨兩支吾記得年時臥酒盧借問河邊
板橋柳也應顛顛似人無二 同上

十年前請告與日緝先生倡和遞字韻詩凡十數首今
日再次去攜兒女管春華重激流泉踏亂霞門外一行
陶令樹籬邊全幅趙昌花青精黃獨堪爲飯竹几蘆屏
算是家京洛輾塵飛不到不須扇角帽簷遮 同上

梅里李武曾良年送梁日緝侍御歸鄆陵詩幾幾春明
門車馬趨若鶩蘭臺實要津與時開言路羣公何赫奕
捷足振高步先生淡浮名處之以儒素抗章羞雷同好

鄆署雜錄

七

道展風悟讀易與述禪因之託淡趣鄙人泰招要三載
接情懷塵言朝每聞尊竿夕屢赴于焉挹清芬景行有
餘慕予于泥塗間爲感孫陽顧一執手歎未極驄馬去
如何風吹蘆溝月千里同寒柯驅車涉冰雪鳴鞭越陂
陀嗟予秉微尚恥向朱門過交親能幾人還歸一何多
長洲既乞假去剪支硎蘿先生念高堂亦復回巖阿衰
楊不堪折對酒難爲歌少別豈足惜後會母蹉跎二我
聞嵩陽峰遠對鄆陵郭二室俯空濛三花宛淖約以奉
白髮人堪娛流霞酌扁舟更相期欲采江南藥江南我
故鄉柴門帶林薄肯來訪漁磯還賦高軒作平生游覽
意恨未探五嶽便欲褰青精相從湖川雜三 秋錦山房集

王阮亭先生士稷題杜工部秦州像爲梁大曰壽二首
杜陵人不見遺照自輝光離亂經天寶艱難刺草堂東
屯田父宅西開楚人鄉才子千秋泪青蓮亦夜郎一靈
武中興日秦州旅食年羌兒常雜處崖谷到今傳意氣
凌天馬幽愁拜杜鵑瞻依思往事攬涕一潸然二 漁
洋山人集

宋漫堂冢宰華得梁日緝侍御報書仰寄鄆陵先生梁
日緝卓品崧高並崑崙年未五十解組歸勇退誰能似
此急庵結老學不窺園剏啄何人許欄入昔余需次金
明門冷炙殘盃每需及君方嶽嶽冠惠文邸舍一樽將
我揖晨夕廚俊快追陪堯峰之叟手頻執 謂汪貴游車

鄆署雜錄

五

馬不暫停我輩開關頻頻蠶螫有時雄談到五更燭屏
風蜚語濫別來忽忽三十年舊雨相思祇於邑前一寄
書恐莫達千里報章如取給中間引喻詎敢承人物王
東湯 潛 遜 階級計日笑謝碧油幢同向煙波著蓑笠講
解孝經君語謙 來書引放翁欲爲 鑽研知通經史集曰
余雖老願執鞭遙望陶城幾佇立 補津山人噴雪集
梁哲次紀汴災詩嗚呼壬午歲四月我家誤入汴之厄
箭鋒滿眼蔽玉津郊陂白馬夏無麥簪販官倉積應豐
猶望餘糧賑編氓兩經犯陣稱能守豈意再圍食驟疲
罄搜民蓄給健兒今日鳩形明日尸幽巷生燐見新鬼
市廛析骸作晨炊九月十七河伯怒秋蛟壁城黃濬注

陰氣歛飛天欲墜旋聲崩裂風成颶滙水如塘倚雲槩
沉波細藻參漢樹蒲王冒霜銜逆流七營鳴角逆乘舟
舷拂危樓空展轉眼穿咫尺不可留餘息那保頽簷墜
微軀已憑感浪浮猶有役兵操刀疾老鴟晝叫魚龍泣
祥符舊令王燮來督船忽載遺民出病骸全身歸土丘
生人顧影疑天日空城雲覆月冥冥可惜有宋舊神京
碧瓦潤泥鐵鳳落天吳據殿海獸鳴冤鬼萬族紙錢斷
繁華百代蜃市清我家幸荷皇天慈高堂衰白抱幼兒
嗚咽不敢怨河水卽事一歌雙淚垂

王太常曰溫

王曰溫字子厚鄆陵人康熙丁未進士選庚吉士補兵

部署雜錄

王

科給事中尋陞本科都給事再陞戶科掌印前後章數
十上皆有開國家大計直言不避權貴 御試臺省諸
臣策問進勦機宜轉輸方畧稱 旨嘉賞勸黃運兩河
大工繪圖上陳累官至太常少卿 上東巡特遣祭告
東鎮沂山等處道病卒

王子厚曰溫呂忠節先生殉難詩世間多少奇男子重
視浮生輕視死况值乾坤盡盤時誰矢大節中流砥太
傳嵩高嗣申甫西北天傾手欲補高松勁栢歲寒姿日
月爭光留萬古猶憶嶠頭列姓名威鳳祥麟中外聲兼
鈞持籌肅綱紀神奸屏跡弊政更歷試諸艱回世否丙
吡聖明天下社中間養晦賦閒居濂洛真儒奉牛耳不

幸豺虎橫中原一羣迴瀾障百川城破主憂歸視死取
義成仁此日全更憐仲叔性堅剛鼎鑊如飴先後望泉
路相逢笑巾幗丹心浩氣凌風霜嗟乎國門忠孝今猶
昨千秋凜冽寒生洛必須思難見天心我傷造物一何
薄

三亭崗嵩中王先生司理起家中明萬曆庚子經魁後
六十年 國朝伊璜先生發願治庚子解甲辰捷南宮
丁未與長公子厚同對策子厚選庶常庚戌官諫垣數
年間直聲震中外伊璜先生授中翰飲酒賦詩絕意仕
進年五十長安諸薦紳先生與子厚遊者或年友或通
門子姪莫不景慕先生思瞻丰采以抒其慶祝一時形

部署雜錄

王

之歌詠書之縑緗殆美不勝收云丙寅子厚以太常少
卿卒於官戊辰伊璜先生卒於家壬午三公子莊有藝
菁園法帖之刻藝菁園爲子莊手闢別墅怡情養性謝
却塵煩之所也時檢當年長篇短咏不覺潸然淚下痛
先生音容如在傷子厚顯揚未終孝子悌弟之隱念迨
結於中昔之珍爲家乘者于是鏤諸貞珉癸未夏四月
余奉差視學粵西道經里門聞而見之竊歎親親長長
根於天性人人可學而能子莊之舉可以風矣可以傳
矣若夫詩追李杜字學鍾王天下後世自有能辨之者
同里益菴靳讓 藝菁園法帖跋
比隣郊居以王子厚先生第宅最爲華美金昆玉友六

人各居其一接棟連簷雁齒排列子厚先生雖棄世謝氏芝蘭分映堦庭哲弟子莊子實雅好賓客子實又與子仲弟偉雲同舉于戊子年誼尤篤每遇訪延入後園所稱藝菁園是也花木池臺俱楚楚有致旨酒嘉餽咄嗟立辦必歡飲劇談而後已予簿書鞅掌每晒不能久

爾云

趙郡魏栢鄉裔介贈詩駒隙流光十六年重來正是晚秋天籬邊黃菊英新吐檻外青山色舊妍事業豈堪追丙魏文章空自慕雲淵相逢盡說秋成好贏得君家一晏眠

宛陵施愚山問章贈詩舊游嵩嶽洛中過高第還聞愛

鄂署雜錄

卷四

薛蘿巷本烏衣紛赤紱人看紫氣到黃河文章世業梁園重封事家聲披省多采藥緱山雙髻好梅花堂畔醉時歌

復社姓氏錄

貴池吳復古云先祖樓山公手定復社姓氏二卷家君子懼其久而無傳刻之里中今年癸巳余客構李鵬亭汪中翰家得見朱竹垞太史所錄吳氏扶九本取共參勘中間相同者千六百餘人而先公本八百餘人朱錄未有朱錄中亦六百餘人不載先公本因為補錄一卷鄂陵縣有姓氏者四人 鄭蕃 韓則愈 梁爲舟 梁爲虹

鄭媛羅敷曲

相傳羅敷塚在鄂陵

元鄭媛羅敷曲邯鄲秦氏女辛苦爲蠶忙清晨出採桑採桑不盈筐使君從南來五馬多輝光相逢在桑下遺我雙鳴璫聽婦前致辭卑賤那可當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郎請君上馬去長歌陌上桑 汴人杜寅爲敘傳曰鄭媛允端字正淑宋太師尚書左丞相魏國忠定公清之後居吳中號花橋鄭家嫁同郡施伯仁能詩文嫺內則至正丙申年三十卒有集曰肅離自爲之序

鄂女戲言

鄂陵陳忠女名豐及笄未嫁隣人葛勃有美姿豐與村中數女共聚絡絲戲相謂曰若得婿如葛勃無所恨也

史重

鄂署雜錄

卷四

列女

明列女張氏知州韓凌霄妻居宦室如寒素以義方訓子女身親紡績公姑之喪齊衰三年不見口齒撫養劉氏子如已出壽終一百三歲

本朝劉氏常錫印妻錫印爲其父畱滯京邸聞賊破城劉被執不從罵賊死之已旌

本朝梁氏韓斗霄妻斗霄歿氏剪髮納棺栢舟自誓葬姑撫子當世亂小心謹慎內護其身外護其子終始無墜子逢吉畱心姚江之學端言行著易發前人所未發理學也孫復能文

已上三人前志所未載者此外貞節不少余俱給匾
旌之異日重修邑乘幸秉筆君子垂諒余心悉爲採
擇焉

鄆署雜鈔卷四

孫銑鉉 全較

鄆署雜鈔卷四

奎

鄆署雜鈔卷五

鄆陵安僖王

紫山 汪爲熹 若木輯

明太祖第五子封于開封爲周定王定王子封於胙城
爲莊簡王莊簡王子又分於鄆陵爲安僖王王薨子靖
簡王嗣王薨子端僖王嗣鄆陵王府與縣署同城

周藩 以下附

周定王櫛高皇后生初封吳國錢塘高帝以吳爲賦藪
收封周國開封府於宋故宮之國高后遣慈母從賜所
御袍若杖一曰王有過披袍植杖坐貴之如我在也王
好學能詞賦工書從上所賜元纁得聞元宮中事製元

鄆署雜鈔卷五

宮詞百章時人以比之三輔黃圖書又以大梁土曠而
民瘠草根木葉多有可佐饑饉者購諸野老遊女得甲
圻勾萌之屬凡四百餘種植邸中躬自辨別察其滋長
成熟圖而注之顏曰救荒本草菜色之民賴以生活不
獨博物者資之也傳憲簡靖懿惠莊敬敬卒肅湊立未
有謚 名山藏

王佐周府蘭亭禊圖考周王府永樂十五年新刻蘭亭
序修禊圖并詩文考證共一卷絕佳睿翰亦甚勁矣其
前五序一臨定武的本一定武肥本一定武瘦本一禊
遂良模本一唐太宗模賜本圖後自製跋語其圖蓋模
李公麟所畫而翻白尤多比山陰禊圖稍細密圖後有

天台孫綽後序序後有唐柳公權宋米元章跋語宋高
宗行書付孟庾二帖俱旁註宋高宗御寶又其次有唐
太宗得蘭亭二跋及定蘭亭審訣詩歌曾宏父詩又載
姜堯章蘭亭偏傍考又載十七帖辨蘭亭旁註僧字不
是曾字之悞末有殿下所跋蘭亭諸說識以蘭雪軒東
書堂圖書記二圖書蓋此圖精緻得之者多自閱藏後
生小子或未之見因併書之以示來者天順改元歲丁
丑春三月吉水王佐書

周憲王有燉定王長子洪熙元年襲封遭世隆平奉灌
多暇勤學好古集名蹟手自臨摹勒石名東書堂集古
法帖歷代重之所製誠齋樂府傳奇音律諧美流傳內

鄭署錄卷五

府至今中原絃索多用之詩有誠齋錄新錄諸集風華
和婉渾渾乎盛世之音 客中閑集

予幼從家大人手錄詩藁中見牛左史周藩王宮辭五
首詩雖不多然可代夢華錄數卷因爲梓傳當時但知
左史爲武功人而不識其名後攷牧齋先生載入列朝
詩選中先生云左史名恒嘉靖乙未進士有才名常爲
劉繪所推云左史原詩錄後春殿牙籤萬軸餘香勻風
細綠窗虛侍兒臨罷誠齋帖函出先呈女較書一蕭蕭
修竹映池寒分汲銀瓶灌牡丹報道花朝開內宴兢持
金剪遶朱欄二夜來行樂鴈池頭侍女分行秉燭遊唱
徹憲王新樂府不知明月下樊樓三叢生桂樹後山幽

花石猶傳後代畱宮爐引來巖際望蔡河春浪拍天浮
四吹臺南下令婆墳憶昔從王掌秘文今日綺羅何處
是野花啼鳥自紛紛五書影

周憲王有餽雪詩按汴土風俗每歲遇雪初下則以小
盒子盛之送親知以爲瑞或舉觴歡宴宮中尤尚焉 書雜說

明李崆峒元夕詞中山孺子倚新粧鄭女燕姬獨擅場
齊唱憲王新樂府金梁橋外月如霜一細雨春燈夜色
新酒樓花市不勝春和風欲動千門月醉殺東西南北
人二

鄭署錄卷五

王

鄭宜述名作欽人讀書方山上自號方山子往來宋梁
間時時從俠少年輕弓駿馬射獵大梁數中獲雉兔則
敲石火炙腥肥悲歌痛飲垂鞭而去爲詩敏絕一揮數
篇李空同流寓汴中招致門下論詩較射過從無虛日
其它雖王公大人不置眼底周王聞其名召見長揖不
拜王禮而遣之嘉靖初年四十餘病痰別空同南歸沒
於豐沛舟中 列朝小傳

周簡王子封鄆陵王 史料

周恭王子勤肇封汝寧王病腫幾殆妾劉焚香衣單三
冬以分王災王愈後王薨劉氏自剄從隆慶中旌表 名
山藏

鎮國中尉睦棹字灌甫周鎮平王諸孫定王六世孫也

號西亭父奉國將軍安河以孝行聞睦樺姪十四月生
少端穎則詣李夢陽一見大奇之年十五封則與晉江
王慎中鄭陳束結社講藝劇心古作顧謂不足進於道
乃覃精經書當是時河洛間宿儒衛君聘名易和太芳
名書周伯昌名詩周涿之名春秋許守謙名禮睦樺先
後從之遊尤邃易春秋易初主王弼後取鄭玄謂鄭學
莫備於唐李鼎祚刻其集解以傳而自爲春秋傳明筆
削之旨是時海內藏書家稱江都葛氏章丘李氏睦樺
盡購得之起萬卷樓誦其中一切諸王孫世祿之習
泊如也士大夫宦中州者扣以經濟鑒鑒中窳縉紳過
大梁莫不傾蓋造門或竿牘相通千里定執家故饒貨
僮奴數百人皆逐羸車屑麥執藝自給客擔簏至者悉
館穀之初高陵呂柟仲木與睦樺講易東坡之上驚曰
子輔嗣流也新鄭高拱爲相問易大義云何睦樺曰大
易之旨以退爲宗萬曆初詔建宗學府中推舉爲宗正
絃誦之聲徹於朱門年七十餘卒門下士五百餘人頌
德兩臺請轉開于朝賜祭葬若謚詔加祭葬焉 名山藏
灌甫受禮于睦陽許先三月而盡其學年二十通五經
中年築室東陂之上取古人經解繕寫藏弄敘而傳之
傾貲購書竭四十年之力倣唐人四部法用牙籤識別
凡一萬二千五百六十卷汴亡之後漂蕩于洪流怒濤
可勝歎哉外周藩睦橫有三業詩彙又勤北南渚朝燼

事類彙編卷五

四

崇岡朝堇近岡皆有集 列朝小傳

西亭家好藏書諸經各家傳註易有五十四家詩十九
家書二十七家春秋六十三家周禮十二家儀禮四家
禮記十一家皆與文獻通考經籍考相出入亦有經籍
考所無者走嘗見西亭所撰李鼎祚周易集解序亦多
有發明蓋習於經術者 詹氏小辨

西亭所刻革書紀正統北狩事甚詳乃天順間劉某所
述劉與袁彬哈銘同侍英宗行在者塞外無紙書之于
革故名革書黃俞邵千頃堂藏書有之

西亭宗正引見一叟高姓鶴骨台背髮星星健耳目步
履年一百五歲矣云生成化十三年婦王氏生成化十

事類彙編卷五

五

七年俱存詢其致壽則無他術惟好杯中物且斷慾止
三十年至今猶以淬青銅爲業真人瑞云 王士性游集
文翔鳳竹居宗正招飲寥窳洞并萬卷寶訓諸堂詩知
君常閉草玄關客造筵簾與不刪雲霧直穿珠九曲金
銀忽動海三山梁園賦雪龍鱗見縵氏吹笙鳳嘴還眼
界青天雙電立好然藜杖向河間

又竹居壽樂亭李空同題額者南子與先生曰汴有宗
侯伯榮以積書聞于其造之子徠適獲館因請其目抄
之既徧遊鷗適園因至壽樂亭曰此獻吉手墨也其先
宗正師左國璣云問空同集板則其先生曾排難於曹
嘉氏之後却其贈贈板石几亦歸伯榮東園則屬他王

孫矣大梁諸左元師李衣法朱門出素臣排難幸收文
木在受詩如探吹臺春醉凭玉案雲須入靜檢竹書氣
宵馴會取古叙題壽樂角尤雙星照筆新

張林宗先生三十外始就室故得子最晚汴有王孫中
冷者與先生爲老友好爲游戲詩常贈張太占有須將
事業繩乃祖切莫疎狂學太尊之句聞者捧腹太占先
生長子也父子皆沒於汴水之難乃祖林宗父太

張民表字林宗中牟名士戶部尚書孟男子也沒于汴
梁之水其門人周侍郎亮工在金陵請趙澄寫真趙與
林宗初不相識屢易稿終不似一夕夢一丈夫古冠服
自言是張林宗笑而掣其筆旦起信筆而就見者駭其

神肖龍野餘聞

鄭署雜錄卷五

六

賊寇盤據吾豫十餘年阮太冲憤兵驕將懦作女雲臺
二卷以譏之記中雜取古女子婦人建義旗滅盜賊諸
事多至數十百人一時傳之先生詩余既爲刻之維揚
詰戎踐墨談兵事竹居王孫爲之鐫行世尚有傳者獨
林宗先生詩文皆沒于水中予所鐫詩百分之一耳然
太冲古文甚多亦焚于賊惜哉書影

洪武十一年封周王於河南開封一郡惟一王今則郡
王三十九府輔國將軍二百一十二位奉國將軍二百
四十四位中尉而下不計矣嘉靖八年春詹事霍韜奏
云見開雜記

何喬遠曰臣爲那時周自王以下凡三萬二千八百九
十七宗其宗獨衆而人貧甚嘉靖中有代宗室越關訴
糧者言臣從開封來目擊周宗動作有禁無產可鬻無
人可依數日之中曾不一食有年踰三十不能婚者有
暴露十餘年不能葬者有行乞市井傭作民間流移他
鄉餓死道路者諸府宗室誠貧於周爲甚上覽而憫焉
名山藏

汴省迎春歲內迎入周邸歲外止及府門謂關一歲豐
凶也市人蟻聚皆簪蝴蝶綵花於頭婦女坐簾幙中高
髻我我劣得尺餘衫短裙長竊學官粧余戲爲口占四
絕公差半月火如忙催點方廂與舖行數輛牛車一土

鄭署雜錄卷五

七

偶從前應悔太倉黃一豐凶原不在春邊劣得周王省
一錢令旨傳呼是歲外今年只許到門前二反蜩傭奴
髮不收夾蠅老妓面紋擄東門牽率南門去蝴蝶高花
插滿頭三高髻我我尺五強衫裁短裙裁裁長女兒費
盡一冬力偷得周王內裏粧四蕭伯玉汴遊日記

明大梁周藩有一虎衛宮門長齋不噬雖投以豚蹄亦
不食也先大父尚書公官汴臬時親見之蜀中瓦屋山
有貔貅不食人及牛犬之屬惟食虎豹口常誦阿彌陀
佛山中僧徒以爲護法分甘餘話

相傳周憲王時客有以京口老酒獻者王飲而甘之歲
命載數甕來民間競尚之後子鄉人婚嫁賓筵非此不

足鳴敬矣予至京口沽之無一滴蓋京口人歲治數萬
甕溯黃流而上盡以供汴人呼曰汴梁酒京口人不尚
此也 書影

汴酒以中牟之梨花春為第一邑中張耒一邊道見兩
家及子姻王崑良使君皆善釀此味淡色清品在惠泉
上視汴之秋露白不止有仙凡隔若京師之梨花春皆
雙投火春不足為奴僕耳 同上

本朝楊思聖周藩故宮行黃雲黯黯悲風起萬捲洪濤
咽河水孤城半沒睥睨浸傳是當年王孫里朱樓紺闕
已成塵萬戶千門生荆杞熊羆不復守故宮民間往往
拾金甕白頭老吏雙泪垂指點猶能憶舊址最後有山

鄭署雜錄卷五

人

鬱龍從委蛇直與前殿通問之知為古良嶽崩頽石壁
嵌玲瓏草深磴道已無路洞壑雨塌倒亂蓬兩朝繁華
歸何處滿眼山河感慨中我行至此欲安往夕陽老樹
搖春風

唐藩

唐恭王彌鉗宮詞長門芳草綠茸茸盤路年來草漸封
怪殺海棠花上月夜淡偏照繡幃重

唐成王彌鐸久雨詩春雨同秋雨輕寒作峭寒鶯聲猶
響澁花片漸摧殘宿霧難開日層波正湧瀾韶華寧久
戀轉眼惜春闌

唐成王肆力經史屏几書訓諸宗有飾裴馬買名姝者

惜之若免日與文士觴詠士大夫道南陽無不求見王
武宗出游王作憂國詩八章

慶祥寺在鄆州西四十里東面文水河有石梁甚壯明
高祖唐藩教王所建布施共萬七千金僧譚性守其成
先是王無子會一日王坐堂見此僧袈裟杖履入端門
竟入宮問之不答未幾聞者報後宮某宜男矣是為端
王享國最久可見果報之說非盡荒唐唐 彭禹峰集

明太祖二十五王分建於中央者有二唐藩其一也唐
自定王以太祖二十子洪武二十四年封唐王永樂
二年之國南陽歷靖憲莊成敬順端端王世子天以孫
嗣是為太虛山人於崇禎二年嗣位好學有太虛御風

鄭署雜錄卷五

人

草雲間陳眉公序之有云政事稍簡命侍史捧書案筆
隨其後即更衣上食不竟卷帙不敢進嘗遣人四出購
募人間未見之奇秘悉聚於靈芸樓十行俱下一目不
忘云云太虛有尚古山房口占詩云桐花淡淺月紛紛
虛室栖遲靜夜分魚蠹一函書疊玉草玄未盡似楊雲
太虛御風草

唐莊王子彌鉗封衛輝 史料

伊藩

伊厲王模國洛陽母曰葛麗妃洪武二十四年封王好
武不能宮居喜負劍馳馬有犯轡者手斬之血濺王衣
王則好衣其血濺者平居脫裸男女雜坐之故謚厲王

傳簡倬定 名山藏

定王諱鈔好學崇禮居喪過哀忌日哭泣終日不食歲時祀先王致齋于外郡王璽國非慶賀不表見望闕北首過廟則趨民間高年耆宿必禮下之縉紳士夫進見虛心延問傳莊王

莊王無子傳弟訂淳讀書好禮事其生母至孝母沒廬神主殿側者三年傳子典模以嘉靖二十三年立愎而狠暴棄禮義四十一年降為伊庶人

趙藩

趙簡王高燧成祖子封趙國彰德王寡學好武成祖靖內難與有功自喜負與漢庶人謀奪嫡數密語皇太子

事著錄卷五

十

宮僚永樂二年之趙多用邪人左道上怒誅其長史祝王冠以皇太子力救免宣德初漢庶人反漢黨有誣趙者章帝擒漢班師尚書陳山請移師襲之楊士奇諫止得免傳惠倬靖莊康康卒常清立

趙康王名厚煜讀書好禮孝事其祖母妃妃疾為嘗羹嘉靖中彰德饑王請辭祿以賑之朝命不許世宗南巡王迎駕甚恭王招致賓客文酒游宴有淮南梁孝之風其後與其次妃反目自縊 名山藏

趙康王宮詞薄髮斜鬟十五餘粧成猶未下庭除納涼記得君王作私把泥金小扇書

又七夕後作銀河昨夜渡牽牛玉露涼侵院院秋一葉

芭蕉數聲雨人間何事不堪愁

吳中鄭若庸字中伯別號虛舟年六十應趙康王之聘敬禮有加念未嗣續有張氏名曆兒趙府汝源王歌部弟子也癸丑王薨放宮人十二嫁民間張在焉康王出釣金購之命後宮具湯沐繡襦明璫引而歸若庸曆兒時年僅十有九慧利娟秀善當人意辛酉斃于蓐疾產一女亦不育 鄭若容北游漫稿

趙康王從若庸所見臨清謝榛竹枝詞命所幸琵琶妓賈扣度而歌之既而榛過鄭偕若庸見王王宴之便殿酒行樂作王曰止命絕瑟以琵琶佐之曰此先生所製竹枝詞也諧其聲不識其人可乎命諸妓擁姬出拜榛

事著錄卷五

十

謝曰此山人鄙俚之詞請更製竹枝以備房中之樂王曰幸甚榛力不勝酒醉臥山亭下王命姬以衽代薦承之以眩明日上新竹枝十四開姬按而譜之元夕便殿奏伎酒闌送客即盛禮而歸買於榛郎王常與榛聯句百卉亭鄭謝之外若顧聖少仲春龍尤莊輩皆王客也平臺小山無此盛事 竹垞詩話

俗稱夜臥不得獨處一室慮有鬼物侵擾又相傳室有投繯者必覓一人為替代始得托生因戒人獨寢此皆俚言不足信然有極異者趙康王厚煜文皇帝六世孫也讀書下士素著令譽晚年屏絕妃御獨居一樓入夜惟一小童侍寢偶夜起捫王足見王益於牀下驚呼妃

張氏王第四子成臯王載堉入視則王氣絕久矣竟不知薨以何時也王以正德十六年嗣位以嘉靖三十九年薨在位凡四十年壽六十三王生平無過失不應受鬼口徒以仁柔少斷未薨數日前侍兒有見王者咄咄自語若有所恨或云事起於張妃及成臯而長史皆懼罪乃嫁咎於通判田時雨詔械至彰德府王封內斬之王府建樓必無人雉經卽有之王必避不居何以得此想其中或有曖昧未可知矣

沈景倩野獲編

康王子成臯王載堉康王之姪也外論洵洵於成臯王先是洛川王翊銘爭民田彰德通判田時雨撻其奴論成亡何彰德王府奉國將軍厚墳厚燬與彰德知府傅

彰德縣志

王

汝礪求祿汝礪亦囚其奴不與王使家人詣府求解汝礪不見見時雨時雨復語侵之然王殊無恙於時雨也

王暴薨成臯王懼得罪罪汝礪時雨威逼之以狀聞世

宗詔械繫京師論汝礪成極邊時雨歸斬於趙士論寃焉

名山藏

鄭藩

仁宗子鄭靖王瞻埈成祖二十二年用皇孫封章帝四年之國國鳳翔以隴人多瘠英宗九年改國懷慶王多暴怒杖人至死稍不如意輒擊殺之英宗爲置強相以御史周其爲長史後稍戢傳簡康定懿懿子厚煥

鄭恭王名厚煥讀書能文折節下士然多泥古府中故

有習樂之所王盡改其名皆以古義名名疑於天子嘗作四箴十連珠以諷切世宗世宗怒降庶人囚高牆十八年莊帝卽位乃出復其爵王自少至老布衣蔬食而已自封至復王凡五十五年薨世子載堉讀書樂道有恭王風恭王之囚也世子不敢安築一室王宮門外席藁以居如王囚之年數王薨避爵讓盟津王之後

名山藏

上雒王

上雒王別館曰城市丹丘其中園洞石山特幽致可屢遊諸君見招因以有作飛樓煙上下虛洞月來還身在天人際書傳大小山盛名今古迥丹訣歲時閒爲問長生術其中可駐顏

郭之奇宛在堂集

沈釋堂詩

王

沈釋堂詩王孫邸第已荆榛此地猶畱別墅春古洞陰森寒翠栢層臺寂莫暗青燐棟雲暮入西山翠簾燕朝紫故國塵依舊山林城市裏停車懷舊一逡巡

文集

徽友閣景賢字士行常刻快書前後百種猶是何偉然吳從先之惡習皆不足觀獨所輯有明三百年布衣之

詩二尺許顏曰布衣權搜羅最廣中頗有幽隱之士未

有聲稱于世者士行應予鄉上雒郡王之聘已卯過予

賴古堂出此書相訂意欲予爲之鐫行會予赴北海不

果後聞士行與此集俱在汴水滔天中矣快書最惡濫

最行世布衣權尚足剛發幽隱有益風雅獨不得行其

布衣之厄也或曰布衣權猶有副本在紫泥老人張文

寺家文寺歸道山此書不知所歸矣 書影

永城王

永城王邀同贊伯宴郊外別墅墅中環亭爲池池荷留
秋秋宵運客兩悠悠也賦呈一首市常初不染郊意已
全幽霜葉開隨野殘荷力度秋開雲亭勢出得水鳥煙
浮載酒園何處清樽此地酬 高孩未集

柘城王

柘城王邀同贊伯晚登鐵塔詩鐵塔豫梁傳數朝不數
年標形如上游托體况中堅角亢晨昏宿嵩河近遠聯
誰能名不朽吾欲勒其巔 全上

路藩

路王就封舟自渭河入衛輝當事者恐王舟重大河隘

古

水淺不能前進下檄令自小灘鎮起至濬縣交界所在
止起夫開浚廣三丈濶一丈刻期赴工半月報完各縣
開河雖各有所獲不過銅錫雜物而已即銀錢亦不多
見惟濬縣於城濠中得一金爐大如五升斗重四斤餘
又得一金龜頸繫金鏈長二尺許重三十兩其埋處土
色皆黃透尺許子憶漢時河決白馬瓠子漢武遣使致
祭投以金玉白馬雖滑縣地而濬亦相去非遙此二物
疑當時所投以魘水怪者未可知也 涇林續記
路王喜琴書行草規摹湯煥咄咄逼真官人悉令習書
課其殿最以爲樂嘗屑玉碎金以斲琴 樓下小記

潞簡王

潞簡王好閒行見跋弗倒而悅之呼爲小好漢出重價
見駿馬卽出跋弗倒易之見其人有不豫之色又與一
跋弗倒相傳以爲笑柄 天中雜記

題衛輝旅壁詩

宮女葉子眉自序云妾祖籍廣陵從事西宮俄遭大變
剪卻霓裳弓袖革鞋抱琵琶而北道靈壁觀虞姬石碣
感而且愧書此以誌時庚寅七夕也剪落霓裳別樣粧
青曉有分斷河梁文章漫說誇機女羞見虞姬舞袖長
一風送塵飛到異邊傷心從此別江天勸君莫問宮中
事楊柳回頭起暮煙 二南行載筆云題于淇水縣宜溝

路王城東詩

寓壁詩句亦稍不同史遠公曰子閱畢初疑爲好事者
所爲呼主者審之知其爲當時西宮云

宋蕙湘者亦秦淮女也其題壁詩云風動江空羯鼓催

降旗飄颻鳳城開將軍戰死君王繫薄命紅顏馬上來
一春花如繡綺如烟良夜知心盡閣眠今日相思渾似
夢算來可恨是蒼天 二被難而來索筆題此以冀萬一
之遇想亦不可得矣難女宋蕙湘和血題于古汲縣前
潞王城之東 南行載筆

本朝曹顧菴爾堪潞藩竹枝詞舊藩宮殿已荒丘玉螭
橋空水自流百尺觚稜餘碧瓦行人遙見望京樓 一玉

盃金盤暗埋雲路府人猶說舊聞石押衙同孤夜語月中環佩內家墳二

福王

福王神宗愛子母鄭貴妃專寵就國日海內全盛上所遣稅使礦使數十人月有奉日有進廣南明珠滇黔丹砂空青寶石豫章磁陝西異織文彝蜀重錦齊楚礦金礦銀他搜括贏羨億萬計名人主私財入貴妃掌握擬斥十之九以資王宮厚甲天下未幾洛陽破被害較他王更慘況財寶乎校史

福王之國有旨附近州縣各買膏腴田三百頃以供王用耶令張舜典于文到之日即具詳縣南北皆瀕河地

鄭署雜鈔卷五

嘉

多汙萊斥鹵無膏腴可答明詔願罷官爲小民請命上

臺重其言事始得寢舊邑志

今制寬旒皆綴以珠寶獨不用翠福府畢姻余見玉簪

翠花兩枝此婦人之飾也頗以爲疑及詢諸內侍皆云

朝廷嘗簪之此亦有所做魏明帝好婦人之飾冕旒收

珊瑚珠晉元帝嘗以翡翠飾冕帝王服飾乃爾疑錄

維陽陷當寧涕泗自傷以天下之大不能庇一親叔遭

內臣戚臣偕禮科臣趙視賻卹良厚先是徐州獲豆如

人面守臣封進同年丘公瑜私語余曰菽大豆也面形

具有授首之象應在親藩旋驗黃太極宦夢錄

汴京六更

前代夜俱五更惟宋朝則用六更馮渙居詩云春風吹送笑談香玉女銀燈破夜涼歸去東華驛更漏杏花落盡六更長蓋內帳樓五更絕柝鼓便作謂之蝦蟇更禁門方開百官隨入所謂六更者也近考宋史自太祖建隆庚申至理宗景定元年五庚申又十六年而宋亡蓋符太祖卜世于陳搏睡到五更醒時再來問之說庚更同音以此禁中常打六更而方外只謂之撥點也李漢汴京遺蹟志

宋制禁中六更楊誠齋詩天上歸來已六更開元遺事

夜漏有六更君王得晏起此設言耳非若宋室真有是制也對問編

鄭署雜鈔卷五

宋汪水雲元量詩亂點鴛鴦六更今報更聲聲鼓將盡則雲板亂敲謂之煞更舊青白札

中州鼎元

國初至今中州止二鼎元皆出杞縣宋時狀元亦惟杞

獨多其著者宋郊宋祁景泰甲戌狀元孫公賢崇禎甲

戌劉公理順皆杞縣人科名盛事

景泰五年狀元孫賢河南人面黑榜眼徐溥宜興人面

白探花徐鎔面黃武進人時謂鐵狀元銀榜眼金探花

古今事集

江淮以北鼎元甚不易得蓋自明時已然然如河南柘

城縣康熙甲辰李侍郎元庚辰王編修一榜眼及第

一探花及第露卽會元也然則堪輿家言信有徵矣

汴梁圖司

汴梁圖司爲朱溫舊宅有駝皮鼓是當時物鼓身可數人圍抱然是一木刻成傳云木出酸棗縣關萬歲寺亦有獨木鼓相傳是五代時物

開封府

開封府尹大廳自周起侍郎奏真宗云陛下昔日居此臣不敢坐自爾遂空不復居

江蘇義華錄

錢明逸知開封府時都下婦人白角冠濶四尺梳一尺

餘口官上疏禁之重其罰告者有賞

同上

錢翰穆父開封府驛一大事或語之曰可謂爲手錢

耶魯道難志

太

答曰僅免胡盧提蓋俗謬也然余見王樂進記輕薄者改張鄧公罷政詩云結案當衙並命時與君兩箇沒操持如今我得休官去一任夫君鶴露蹄乃作鶴露蹄何耶

張右史耶魯道難志

蘇桓曰顧東橋先生初守開封抗中常侍遂遭讒誣逮

至京師以公在官清惠獄久不成世宗皇帝密遣使就

開封覈實止得多裝詩卷一事公對簿謂時平流冠實

與巡撫都御史澤等賦凱歌有所裝潢如不法則都御

史亦不法也中常侍讒遂不行止錫二秩出知全州

影書

臨雲堂

本朝張探花天植臨雲堂記畧云鄢陵故無學使者署

自河晉開封區廨沒入地中廼徙之鄢陵卽梁氏故宅而爲署也余始觀事其堂則三楹歷級而登問所謂退食焉几研之虛焉則亡有也東偏旁舍僅備休沐已周視乎堂之後得隙地數弓乃闢儀門爲便廳三楹其上俾護作者董焉凡構榑榑之屬若而千既覽璫璽之屬若而千計庸則千有奇量期則昉於乙未之四月訖於乙未之九月堂成而庭除爽塏步櫺不設額之曰臨雲臨雲者陸士衡文賦所謂志稟稟而懷霜目渺渺而臨雲因取以名其堂者也

本朝王文貞公崇簡送李素心督學中州詩十載中原

地蕭條尚草萊千戈百戰後經術一人來泊水秋宵月

耶魯道難志

太

梁園雪夜杯知君懸藻鑑幾薦洛陽才

本朝吳祭酒偉業送周子倣張青瑁往河南學使幕詩

誰失中原計經過廢壘高秋風向廣武夜雨宿成皋此

地關河險會傳將士勞當時軍祭酒何不用吾曹一河

流天地盡白日得銷沉不謂斯文喪終存萬古心典墳

留太學鐘鼓起華林清洛安瀾後遺編或可尋

鄭集

中州請益議

汪輝號柱河河南嵩縣籍休寧人中萬曆甲辰進士選

庶常歷禮部侍郎公與人不設城府恂恂如處子而恬

節素守可以風世會魏璫禍虐忤其意者必錫去之公

正色立朝無所依傍璫見已亦不介意璫求公作火

神廟碑文公卒不作遂削奪忻然就道崇禎登極詔起公吏部侍郎已得旨亡何公卒于京口遠近蓋噴噴歎惜云呂明德先生集

中州巡撫

于節菴以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遷大理寺卿前後幾二十年其赴京獨不挾土物賄當路汴人嘗誦其詩曰絹帕蘇姑共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滿袖朝金闕免得閭閻議短長健軒別記

蔡中丞

王元美爲比部郎嘗與蔡子木徐子與吳明卿張肖甫謝茂秦飲謝時再遊京師詩漸落子木數侵之已被酒

事君難參卷五

辛

高歌其薤州諸詠亦平平耳甫發歌明卿輒軒寢軒聲與歌相低昂歌竟軒亦止爲若初醒者子木面色如土子與復與子木論文不合而罷後五歲子木以中丞撫河南子與守汝寧明卿謫歸德司理張肖甫謫裕州同知皆屬吏也子木張宴備賓主身行酒炙曰吾烏得有一以慢三君子尋具疏薦之堯山堂外紀

河南御史

萬曆二十二年河南饑民皆食鴈糞御史陳登雲曾封進以聞書影

河南司理

關中文太清集中官中州時聽獄之語曰孔邇錄內有

鄧陵讞語一卷公自謂集中之文盡心而立誠者莫多于此其友王季木頗以爲疑虞山錢先生以爲太清他文未必皆合於古若其所存讞語則皆得古人惻隱哀矜之意其文必可傳予所聞于前輩如此計改亭集

河南千戶

千戶陽英奉使河南以襄鄧爲憂疏請遷吏賑卹漸圖解散願占籍者聽絕礦盜禁交通勢自不可後千斤之亂益熾鄧本端訟英之先見一言可當十萬師比之茂陵徐福吳肅公明語林

河南僉事

蔣鍾以河南僉事歸一少年美而僥利武捷通書自云

事君難參卷五

辛

河南部人有官事願托爲奴鍾甚嬖之兩月餘委寄諸幹與之莊所分遣諸從者徵逋責抵暮則鍾已橫尸地上失其首底中駿馬與少年偕逸矣蓋河南怨家募使殺之竟不得主名明語林

汝南僉憲

汝南僉憲余公逸其名籍奉命董治黃河之役政尚嚴刻兼以歲庚寅中州大旱死者相枕籍一日公巡行黃河上忽飛蓬成陣隨暴風吹至塞公禱輿皆滿撲面打胸襟袖周匝驚怖返署旬日病卒王掾子亦在將事所親見屬氣之所化與以暴感得之與周穆王仙化一軍皆變小人爲沙蟲蟲其類矣見聞錄

河南據

後至元間同知兩湖都轉運鹽使司事趙君伯常休日與書吏談官府政事因曰吾曩爲中書提控掾史時夜坐私第一室忽有兩吏來前傳都堂鈞旨呼喚遂卽上馬隸前導至一官府樹木陰翳大官危坐廳事上問曰河南饑省咨至乃緩七日不報彼處死者甚衆汝知之乎吾答曰某提控耳該掾稽遲之罪已常呈舉官沉思良久曰非汝過也汝退又命前隸曰可急追該掾某人來吾遂覺夢也明日晨起令人覘之某夜暴死矣人命至重爾輩其慎之稽緩僅七日遂致冥追况甚于稽緩動經旬月者乎可以自警

書影

河南邑令

阮蘭爲開封令縣側有劫賊外白甚急阮方圍棊長嘯吏云劫急阮曰局上有劫亦急鄆縣史墜河南某邑皂隸得一小木偶於道旁置帽中將歸爲兒戲也忽聞帽中人語曰今日回官府話有二十板之厄皂隸異之比至令果怒抽籤將責皂大笑着詰其故曰先聞木偶言事係前定令收其木偶入免皂責嗣後凡審判先置木偶紗帽中聽其語折獄如神罔報失囚衆方駭令曰速趨某渡頭穿白者是也跡之果得三年後不復靈令亦內召矣

嘯虹筆記

管河官

崇禎壬申中州大水河決管河之官相顧無策每出輒涕泣而返余聞而戲之曰正所謂淚添九曲黃河溢也

天中雜記

鄆署雜鈔卷五

孫

鈔

全較

鄆署雜鈔卷五

鄆署雜鈔卷六

紫山 汪爲熹 若木輯

公超霧

河南張楷字公超能作五里霧學者從之如市後華陰有公超市裴優能作三里霧往從張張避不見五侯鯖

亡者更生

潁川庾某宋孝建中遇病亡心下猶溫經宿未殯忽然而寤說初死有兩人黑衣來收縛之驅使前行見一大城門樓高峻防衛重復將庾入廳前同入者甚衆廳上一貴人南向坐侍直數百呼爲府君府君執筆簡閱到者次至庾曰此人算尚未盡催遣之一人階上來引庾

鄆署雜鈔卷六

出至城門語吏差人送之門吏云須覆自然後得去門外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色閑麗曰庾君幸得歸而畱停如此是門司求物庾云向被錄徑來無所齎持女脫左臂三隻金鋼投庾云并此與之庾問女何姓氏云姓張家在茅渚昨霍亂亡庾曰我臨亡遺齎五千錢擬市材若更生當送此錢相報女曰不忍見君艱厄此我私物不煩還家中也庾以鋼與吏吏受竟不復白便差人送去庾與女別女長歎泣下庾既恍惚蘇至茅渚尋求果有張氏新亡少女云廣覽異編

仙人療疾

慎菴少宗伯言河南某府縣有人姓志其因避黃巢之亂

入山久之無所得食日采松柏葉食之遂絕煙火兀坐巖洞中始則有虎豹虺蛇千百遶之不爲動繼又有夜叉鬼魅之屬變態百出終不爲動又久之乃無所見時時出游人間其二十餘代孫皆及見之畱止輒數日爲之抱子至蟄蟲坏戶輒坎土穴蟄其中雷發聲始起康熙十年其縣令有子病羸醫皆謝去胥史或言某仙人能療此疾若因其裔孫以禮虔請宜可致令如其言果至令夫婦焚香跪拜呼以仙人搖手避謝不敢當令其子出望見之曰無害也命作土室僅容兩人爲穴通飲食局其戶戒家人不得潛窺五日後聞擊戶聲乃啟其屬子出已豐腴如平時病霍然矣父母問之云初入兩人皆坐以背相抵其背熱如火不可當戒勿移動既又抵足臥足之熱又甚于背遂覺精神頓王肌肉復生不知沉疴之去體也令謝之金不受送之布取其四遂辭去途遇丐者輒予之比出郭布已散盡令使人隨之其行如風奔馬不能及歸報令歎息而已又云其狀貌似五十許人也居易錄

鄆署雜鈔卷六

劉健

洛陽劉太師健初生月餘有僧過其門曰此兒七死不死過了四十官至一品壽過一百後讀書古廟一夕風雨敗壁壓體明日方得出一也鄉貢入京爲盜縛於雪地凍餓幾死二也會試場中失火犯烈焰而出三也飲

酒友家主人恐客散去鎖蔽大門一時火起客多死火而得獨全四也傷寒死去三日而甦五也過海封王舟壞漂蕩幾死既而得生六也一日晝寢有貓過身側爲霹靂震死因驚死踰時乃醒七也是皆四十以前事後則日受封爵孝宗朝以爲首相正德二年去位累朝贈秩至太師年百七歲卒或云年九十四

七修類集

弘治間內閣劉健河南人同時河南仕宦顯達者則有馬文昇許進劉宇焦芳李璡健雖同鄉而不阿比文昇兵部每以軍職官不堪委任欲添設兵備按察司官監之健屢止之累旨不准後因奏設九江兵備兵科都給事中憂祚倫之令文昇回話認罪許進爲戶部侍郎同

事畢錄事本

上

平江伯陳銳統師出宣大禦虜失時嬰城自守無功罷進職致仕焦芳爲吏部侍郎建言禦虜四事健票旨云道本所言窒礙難行以爲愧李璡爲鴻臚卿年深止轉南京太僕少卿文昇薦劉宇總制宣大軍務時劉大夏爲兵部尚書與文昇字有隙因孝宗召見言宇在大同私養官馬餽送權貴上密遣錦衣百戶邵琪往察之以養馬未送回奏司禮監掌印太監李榮亦河南人解之得免究劉健在內閣居首河南信陽人何景明年少能詩人以爲首相同鄉必選入翰林無疑健曰此子福薄能詩何用不取後景明除中書舍人官至提學副使不壽卒自來居內閣不黨比故舊僅見健一人而已

均艾集

張道遙

張道遙中州人原軍官其住新建西山虎井洞不知自何年相傳有奇跡入山時羣虎隨左右予丁酉年同瑞金謝怡古入山訪之山路陡絕舍騎而徒道遙從山頂望見迎于輩門外笑曰諸公應爲貧道虛名誤來也坐次談論俱如常人宅不立垣堂不設戶經卷牀竈隨石壁水泉而安頗極幽人之致畧叩所以云貧道向入山結茅於洪崖井辟穀經年嚼黃精菖蒲徧體白毫數寸能飛越數十步亦自謂冲舉不遠山下人憐予苦各釀鹽米相餉白毫遂漸脫落大約學道者貴能度人若自了一身終屬小乘指其門下數人曰此輩碌碌皆不足語隨貧道住山虛度歲月耳出菖蒲數節相啖雖苦辣久之味殊甘因畱于輩飯又言山中有異鹿一年三四來絕不避人領下有懸牌是趙宋時放生物及日西側予隨下山執手悵然意不忍釋聞以丙午年化去令其弟子以二瓦礫合而瘞之

仁恕堂筆記

陳士慶

河南鄆州陳士慶與一二道家者遊聞神仙之術欣然慕之乃棄其業辭父母出遊名山冀遇神仙者流無所遇乃入函谷關至終南有老人簪冠羽衣坐石洞中辟穀久矣士慶跪且拜於洞口老人閉目不答如是者累日老人出問曰若何人乃潤老夫爲士慶曰吾欲求神

仙之術老人熟視之曰若通體皆凡濁豈神仙中人耶去母溺我復入洞閉目坐士慶又跪且拜者累日每饑則乞食村中一日老人謂士慶曰吾知若苦饑當有以餉汝命童子予一物若飴食之氣蒸蒸滿腹遂不復饑士慶愈益奇之不肯去又累日老人因出一卷書授之曰去求仙非汝事也士慶拜謝而去視其書皆不省惟末四頁頗能識之皆禁方也士慶歸至河南有巡撫之女鞦韆墮地而折其足募能治者予百金士慶以其方試之立愈乃挾百金以歸當是時流寇起關陝禍且遍天下河南羣盜亦起其父母相與謀曰兒不治生產而好遊遊且數年今天下大荒旱且亂而兒羈窮在外挾

東坡志林

五

金以歸得毋從賊乎士慶言得異書父怒奪而焚之士慶急從火中掇拾僅存其末四頁而已居有頃羣賊破鄧州士慶家皆亡士慶爲張獻忠所虜在軍中依其書試之煮水成膏有譏之獻忠者曰某男子乃妖人也獻忠命速斬之將斬士慶呼曰吾有禁方能使死者復生獻忠曰姑畱之勿殺然不奇也獻忠性兇殘每以大挺撻左右輒死或付士慶治之皆立起獻忠破武昌楚王死宮中有婢曰老脚爲獻忠所嬖一日獻忠召老脚老脚不卽至獻忠怒而持刀自往刺之搥其胸及腹洞數寸肝肺腸胃皆剗然委於地獻忠旋悔之召士慶而告之曰吾固欲殺若若自言有仙術能活人今能活老

脚當貴而死士慶曰烏有肺腸離體而可復生者乎然不敢違大王之令當且徐而活之使人昇一木扉至臥老脚其上納肺肝腸胃於腹以線紉之而傅以藥一日而老脚呻吟又一日而求飲食又三日起坐屏上又三日而侍獻忠側矣獻忠由此大奇之孫可望者獻忠之東平監軍也飲酒醉而殺其侍妾士慶見之曰此監軍之最寵者也醉而殺之醒必悔且洩怒於左右矣持以去亦線紉之而傅其藥以衾裹之置車中閱一二日起管行數十里下壁士慶問可望曰前夜監軍何自殺其愛妾可望撫膺歎曰吾固悔之然左右不吾諫也吾烏能無傷士慶曰吾今復得一美人以進監軍監軍毋傷

東坡志林

六

也乃召人持車來啟衾出美人卽前所殺之妾也視其項紅痕如縷美麗倍於平時可望拜而謝曰公眞神仙也軍中有驍將祁某臨陣而爲敵創其頰車折齒士慶爲斷一俘之頰車以合其缺一日夜而飲食言笑無異獻忠愛將曰白某與敵戰而礮中其脛負痛馳歸瀕死獻忠命士慶治之士慶曰傷甚矣治之稍難吾無子某能父我而養我以終其身乃能如大王命獻忠爲許之士慶曰其人素反覆變詐須書券來乃可獻忠命書券如其言士慶先以藥僵其痛處鋸去其脛骨寸許殺一犬取犬足骨如其長合之而傅以藥閱三日而白某馳騎入敵陣斬發礮者頭來其奇效多類此其後獻忠死

士慶遊遊孫可望李定國開定國既反正久之戰敗入
嶺徵中士慶隨之以行年老矣猶日能飲酒數斗御數
婦人人求其術輒不言曰此非我所能傳有司之者先
是獻忠在湖南破長沙獻忠謂士慶曰吾欲號汝為老
神仙而恐軍中不盡知也今為汝巾令於軍中可乎乃
命其兵人持一几來頃之得几數十萬獻忠命軍士累
几為臺高且百丈教士慶登其巔士慶愕然曰吾身不
能騰空焉能躡之而上也獻忠曰不登且殺女命軍中
數十萬人持弓矢環之且曰吾有呼則全軍皆呼士慶
登其半欲止獻忠命軍士引滿擬之士慶懼而上遂登
其巔獻忠呼曰老神仙左右皆呼曰老神仙軍士皆呼
曰老神仙聲殷然震山谷自是軍中皆稱為老神仙不
知其姓名而士慶前亦自匿其姓名不以告人也在緬
甸時蜀人劉蒞與之善許為士慶作傳乃為告其姓名
及遇仙始末如此 毛西河文集

流寇

流寇始於榆林軍劫畧近地不即撲滅遂至蔓延由秦
而晉而豫而楚而蜀復返於秦其衆初不滿千漸萬漸
而十餘萬皆隨處土賊投之所過輒焚其廬盡脅男婦
從之其渠魁在秦則稱紫金梁滿天星老猢猻等二十
四家有衆萬餘至晉豫則稱英王王鎮虎等三十二營
有衆六萬餘其乞降則稱賀雙全新虎等六十一人大

抵賊首皆邊軍且有良家子及武弁世職故隱其姓名
而以綽號稱職一人復立一人以應其號如一字王名
劉小山為左帥所擒余親臨斬之後復有新立一字王
惟紫金梁死其部婦歸闕將無復稱紫金梁者似此賊
猶能統領諸賊此賊死後衆各為隊時合時分無所適
從矣其擄掠重在騾馬得金皆繫之腰得婦人皆為軍
裝騎以從遇官軍則以數騎誘之深入用大隊從兩旁
裏之共劫城則先伏奸細數人于城中賊忽夜至城下
內賊先殺一二人則城中自亂外賊乘之而入多每行
金以布奸細兵所至輒先知官兵出其不意擊之必在
四五十里之外故戰勝不能遠追賊一夜走百餘里其
積賊每先馳而委其脅從與官兵故殺賊雖多而賊不
減勝賊而不能滅賊 天中雜記

陝督忠烈汪公喬年殉節記

崇禎十四年冬十二月流賊李自成自西南來破南陽
諸郡縣長驅以至大梁此再圍開封也賊攻甚力開封
人守亦甚堅韓公所謂無虬蟬蟻子之援者此日也時
平流將軍左良玉擁衆數萬恣睢跋扈於汝蔡葉舞閭
觀望不進既而屠臨潁殘西華聲言救汴實利汴之速
陷也蓋以其時河南郡縣淪沒藩封失陷良玉至此浸
萌異志矣迨十五年壬午正月始由太康睢州逍遙河
上比賊解汴圍良玉偵之始至汴當事者以賊去促其

行遂踰賊後以荼毒難民而不虞賊復猝至時賊騎猶未遠聞良玉之來也還兵蹙至郾城良玉不得去勢既窮掘塹築柵以自守賊已視其在陷阱中矣適汪公督陝西兵至駐師襄城聞良玉被圍約與會勦而良玉無戰意兼欲以公餌賊而俾脫陽許進兵蓋陰圖遠遜也公不知其紿及與賊薄而良玉遂南去公麾下諸弁亦皆潰公遂以孤軍殉於襄城今二十九年事也庚戌秋余遊襄城得讀公傳作者但咎良玉不宜南去而不罪其賣公以苟免豈誅奸諛於既死之意哉余懼將來信史失實不獨公傳中一段逸事也昔賀蘭進明擁兵淮泗致使睢陽血沁孤城千古遺恨寧獨張許哉余耳目

事蹟彙考

九

聞見甚確差可比於雙廟老人泗州船上人爲昌黎所取信也謹記其事以明告來者

洛陽之難 明季殉難諸臣備考

尚書呂維祺 洛陽人家居死難

副使王胤昌 吳橋人

河南知府元孟檉 臨汾人

知縣劉芳英 雒陽人

知縣韓金聲 行人王明 同知王萃 推官常克念

舉人苟良翰 五人皆家居死難

承奉崔升 以上崇禎十四年洛陽陷殉難

中州諸郡之難 明季殉難諸臣備考

總督傅宗龍 昆明人崇禎十四年九月戰死於項城

總督汪喬年 遂安人十五年二月戰死於襄城

總督楊文岳 南充人十五年九月戰死於汝寧

巡撫王漢 掖縣人十五年四月討叛將劉超時沒于永

兗議李乘雲 高陽人守衛州殉難

兗事關永傑 龍西人十五年七月守陳州殉難

兗事王世琮 遂州人十五年九月守汝寧殉難附兗事

歸德推官王世琇 清苑人十五年八月城陷殉難附同

歸德同知顏則孔 沂州人

通許知縣費令謀 鄆山人

太康知縣魏令望 武鄉人

尉氏知縣楊鵬程 河津人

洧川知縣柴薦祖 江山人

鄆陵知縣劉振之 慈谿人

鄆陵典史杜邦舉 富平人

陳畱知縣侯君擢 咸安人

西華知縣劉伯謙

商水知縣王化行

商水知縣姚文衡

許州知州王應翼 京山人

鹿邑知縣紀茂勳 膠州人

偃師知縣徐日泰 金鄉人

事蹟彙考

十

靈寶知縣朱挺

商陽知縣顏日倫

泌陽知縣姚昌祚 附新安知縣丘茂袁

汝寧知府傅汝為

汝寧通判朱如寶

汝陽知縣文師順 桂林人

遂平知縣劉英 貴州人

副總兵姜名武 貴州人

總兵猛如虎

郟縣知縣李貞佐 安邑人

陝州知州史紀言

鄧州知州孫澤盛 汝州人

鎮平知縣鍾其碩 陝西咸陽人

內鄉知縣龔新 江西人

舞陽知縣潘弘 山陽人

魯山知縣楊呈芳 山海衛人

寶豐知縣張人龍 通化人

葉縣知縣張我翼 滎陽人

泌陽知縣王士昌 雲南人

新安知縣陳顯元 新州人

上蔡知縣許永禧 曲沃人

西平知縣高斗垣 繁峙人

真陽知縣王信 真州人一作新蔡知縣

商城知縣張國光 大興人

信陽知州高孝誌 江都人

副總兵劉國能 降將守葉縣殉難

副總兵李萬慶 降將守襄城殉難

千戶俞承蔭

千戶李錫 二人守鄧州殉難

遊擊朱榮祖 汝陽人守城殉難

汝寧千戶袁守基

副總兵馮 保督楊文岳標下失其名

西關參將王 失名守汝寧戰死

北關副將趙 失名守汝寧戰死

千戶劉懋勳 附千戶楊紹祖百戶葉榮蔭張承德李衍壽守汝寧戰死

都司張守正 許州殉難

臨頓千總賈蔭序 守城殉難

固城巡檢郝瑞日

襄城典史趙鳳勇 守城殉難

項城教諭王多福 恩縣人

副都御史楊所修 商城人以下皆家居死難

簡討馬剛中 商城人

副使洪胤衡 商城人

通政使李夢辰 睢州人

副都御史張維世 太康人

主事崔泌之 鹿邑人

知縣張質 商丘人

知縣楊士美 西平人

諸生陳預抱陳預養陳預懷 舞陽人兄母妻一門死

諸生丁一統張五美王之章 鄧州人

布衣海寬傅彥 俱鄧州人

監生趙重明費明棟楊應祥吳秀李璣楊鑑張經訓馬

獻書李士諤郭正誼趙得唐胡端馬駿 俱汝寧人

舉人王愛爵 陳州人

舉人張治載馬德茂 汜水人

舉人徐作霖吳伯商吳伯胤 歸德人

諸生李梅先趙純趙樸李甲 汝南人

布衣馮玄之 俱汝南人

諸生許宣許案許宮 南鄉人

布衣劉時範 上蔡人

布衣朱耀 固城人

河南巡按蘇京奏曰臣前於補救六款題明殉難官紳奉旨准行優卹著臣開列來看臣廣咨博採約畧二百四十九人臣捐俸三百兩并各官所捐令祥符知縣董之侯建祠致祭謹列姓名備覽京疏如此以今所傳尚少多人大槩邸抄未全錄也 寄園寄所寄

總制汪公逸事

公名喬年字歲星明天啓壬戌進士官刑部出守青州陞東萊道視學秦中歷任三邊總制寇陷襄城死之公仕宦不攜家室讞決告令錢穀鈎會暨督學試生儒皆身任校閱無入幕賓一子早夭遂安余國楨計偕過山東有執鞭卒訊及邑里輒訝曰君里有汪公者其嗣子遭疾吾青人士登泰山祈禱者以千計今無恙乎曰死矣卒撫膺泣下青州黃綬曰吾少未習公然吾鄉人至今稱汪夫子里諺有汪不解擔之語以其聽斷明決不俟信宿弛擔也視學秦中以儉率諸生章服盡布素校士必焚香告天故拔置盡一時寒士後井姓者繼公時人為之謠曰有學莫忙須待汪有錢莫省須待井迄今兒童猶傳誦之黃州赤壁有八十老翁舊為公部曲者曰公任總制未數月赴援河南師次襄城刀既接大帥賀人龍等久蓄異志皆潰去公孤軍城守賊圍環匝號數十萬百道攻城公登堦坐矢石間隨機以應殺賊數千人賊憤甚左右泣諫曰衆寡不敵盍自為計公怒奮拳折其一齒無何城陷猶手刃三賊被執公罵不絕口賊割其耳鼻磔屍而去襄人建忠烈祠以祀近常州陳玉璣嘗記李順父可從同公遇難事與其言相符云公遺行罕所紀述余所習聞則多得之於老儒退校及行道素不謀面之人可以知公之大略矣 松阜文集

李公子辨

樵史謂杞有李公子名巖與牛金星同爲乙卯舉人其父甲科部屬也巖因發粟賑饑致百姓殺宋知縣劫倉庫奉巖投李自成爲謀主弟半亦爲賊將果有其人則宜附賊臣傳矣夫復何辭然閱時未久故老尚存其人其事影響全無是不可以不辨也謂其乙卯舉人則乙卯杞惟劉詔一人而已謂其父爲甲科部屬則何部何名杳無憑據况明季杞人並未有爲部屬者也謂其所殺者宋知縣也則宋攻乃崇禎元年自永城調杞四年行取吏科仕至工部侍郎歸至萊陽守城殉難自後縣官並無宋姓科貢秩官歷歷可攷不知樵史何所據而

聊署雜錄卷六

南

言之鑿鑿也且崇禎十五年知縣李翁如令汴之後杞人或避地他方或甘心餓莩或喪命賊鋒雖土寇蜂起渠魁並在隣邑乃風影鶴突橫肆汗巖亦大鹵莽而無忌憚矣或謂書乃一賣國大老僱人代作果爾則欲掩滔天不惜弔詭金帛可愛何畏冥誅遂子虛烏有而不辭也此種無恥之徒亦何足漢責獨怪谷應泰作紀事本末亦妄行採入一事失眞舉屬可疑如此而乃欲信今以傳後乎然稗官野史任意荒唐可也今明史正在纂修倘又不察公然採錄使忠義之鄉受不白之冤固于杞人無損一代信史不將來魏收之譏耶此事有無問之梁宋間人昭然易辨秉筆者慎勿效晉書好用小

說之陋則與董狐並重矣至於樵史之誣僞多端莫可枚舉又在所不屑論也

府志

新標策

李自成聘靳靳答書辭之云屢承來命堅意聘請將欲使余效執事所爲竊以爲誤矣執事此舉必以爲才能堪爲世用而不知實有大謬不然者余雖叨選明經實多固陋若果才能出衆早已蜚英振藻高翔雲衢則必膺將相之任建廓清之業何至使逆賊跳梁中原陸沉黎庶如今日也哉惟其不然則庸碌無長投閒置散固其所也平居誦讀頗知禮義天地間爲臣盡忠爲子盡孝此節氣所關炳若日星寧得借口時變輟喪其守且

聊署雜錄卷六

五

人各有志之死靡他雖刀鋸鼎鑊莫之能奪豈可失足一時遺臭百世耶凡犬有邪念而助之與夫有正念而奪之者皆犯天地鬼神之忌不祥莫大則成其美不戒其惡於執事有厚望焉余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必不以不肖之事強人以所願夫以執事之陷身此地也不知其果出於心之所願乎抑出于心之所得已乎離鄉井背墳墓執事隻身形影相弔此時一念及于父母妻子故國他鄉莫不花濺感時之淚爲驚恨別之心未免有情誰能遣此况夫當今之世聖明御宇車書一統但暫據彈丸之土遂妄意天心有屬猶夫楚猴弄兵蜀蛙恃險耳指日天戈雲集弔民伐罪勢若拉朽摧枯此

無異燕巢烈焰之上魚遊鼎沸之中終必糜爛莫可救藥知者明于順逆安危之辨治則以道徇身亂則以身徇道與其悖道失節而死寧烈烈正而斃焉之爲愈士固可近而不可劫可殺而不可辱也仲連之蹈東海夷齊之餓西山順受其正生死非所計矣若余以迫脇致死而怨氣難消必昇其魂于昊天寄其靈于雷霆時震擊人世大逆不道之輩以洩其憤恨不平之氣則是氣所磅礴夫亦何所不至乎而執事奈何教以雲龍之會不可失功名之期意者豈夢中語耶李山甫詩有云勸君莫用誇頭角夢裏輪贏總未真有味乎其言之也試揣今日之功名夢耶真耶夫弃明投暗舍順從逆譬如

耶署雜錄卷六

末

沉水入火自取滅亡自非狂愚誰甘出此余出言無擇觸犯忌諱知我罪我我其聽之若執事不以余言爲謬允其所辭是使一身之名節克全祖父之家風不玷無爲仲連夷齊之罪人所幸多矣自非然者則計無復之誓必刎頸見志剖心自明求無愧于天下後世臣子之盡忠孝者夫復何言

府志

府志載斬標策字獻前尉氏人祖於中萬曆戊戌進士仕至工部尚書居家絕無私囊俸給盡贍族姓標策崇禎己卯副榜會時亂隨祖司空公避居具茨山甲申國變闖賊招致世家子弟授偽官賊防禦使具禮徵聘標策不從以書謝之國朝任將樂令縣多賊標策擒吳

寨娘等誅之境內悉平修學宮及龜山書院善政甚多卒于官士民送出境多垂泣者

空樓和詩

曹蜂儀持異云聞賊陷京師有中州士人被掠者言昔破某邑與一士人共住一大家樓下時當暮春雨中對酒聯句其人首倡云風風雨雨送春歸忽聞樓上續一句無雨無風春亦歸兩人默然拱聽徐云蜀鳥啼殘花影瘦吳蠶食罷柘陰稀嘴邊黃淺鶯兒嫩領下紅淡燕子肥獨有道人歸不得杖頭長掛一蓑衣兩人登樓視之絕無人踪惟飛塵盈寸而已

筠廊偶筆

崔元封掘山

耶署雜錄卷六

末

黃巢亂時有太白山人謁州刺史崔元封教其掘破牛山賊自敗也崔如其言掘之得一石桶桶中有黃腰獸一劍一獸見劍自撞而死巢至秋果敗明李自成作亂米脂縣知縣掘其祖塚而自成敗相類

邊大受發塚

李自成米脂人張獻忠膚施人俱生於萬曆三十四年二賊同庚後四年明烈帝生初闖賊父守忠禱子於華山夢神以破軍星爲之子生自成呼爲黃來兒闖賊之禍與黃巢大相類黃巢播虐徧天下後掘其祖墓斬黃獸而巢滅自成破雒後聲勢日益張朝廷密下秦撫汪喬年圖之米脂令邊大受執自成族人拷得其產地入

萬山中二百里有李氏村村旁聚葬十六塚中一塚始祖也相傳穴爲仙人所定有鐵燈架離火塋中曰鐵燈不滅李氏興發之有螻蟻數石火光尚熒熒然斷其棺骨青黑色毛骨被體而黃腦後穴如錢大中盤赤蛇長三四寸有角見口而飛高丈許以目迎日色而吞咋者六七顧眼射日尚未開反而仍伏喬年極臘骨并蛇蟠之以聞後矢著闔目舉事無成亦與巢同一結局

虎口餘生

晁四娘

晁四娘李闖賊妾通翰墨善宮商每於軍中彈琵琶戒賊勿殺戮有謁金門詞嗟命薄馬上烏雲羞掠細認鞋尖腰帶削始信從軍惡不道六么摧拍低唱淺斟羈幕

邵畧雜鈔卷六

本

小綠猩紅隨處落此身輕又弱

閨秀詞選

微禽先見

流寇所至必先有鳥集如鳴此鳬俟之先見也

政餘筆錄

流寇困汴

流寇困汴城中糧一石價八十兩至百二十兩凡可充饑食盡無遺城之五隅有鹽坡水澆三四尺忽生纓絡草鮮嫩可食男婦入水隨取隨啖水綿本不堪食亦強吞嚥水中有小紅蟲平時取以養金魚者改名曰金魚子每劬賣錢八百文至三千文絕無矣瓦松一劬先賣二百文至一千二百文無有矣甚至人相食司理黃公謝夫人坐蓐食包子內見人指驚悸而斃

城守日誌

褚生沉河

汴京有散人褚生精數術言不可曉事後輒奇中前一年別所知將自沉於河力挽之不肯止笑曰明年今日此中人盡如我人咸怪其狂愚已而果驗

釋史

邵畧雜鈔卷六

姪

上癡廷英廷芳

全校

邵畧雜鈔卷六

尤

鄧署雜鈔卷七

紫山 汪爲熹 若木輯

干姓辨誤

晉干寶之姓在寒字韻卽比干段干之干望出榮陽潁川宋有干鑾蓋其先也書者誤增趨于下遂讀作虞字韻今晉書干寶書干作干文選晉武革命論云干令升諸書引搜神記則云于寶周禮註亦云于寶字畫之差相承已久楊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于寶一吏進曰乃干寶非于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干字下註云晉有干寶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

汝帖

汝帖是宋刻初在汝州望嵩樓四壁嘉靖間詔毀淫祠有司苦于取帖者之煩毀樓因以毀帖瘞之馬廐復厄于火今之汝帖乃掇拾煨燼之餘耳模糊不可觀其行草大字畧存古人筆意

屋毀馬斃判

唐相國令狐公楚自河陽徵入至閤鄉暴風有裨將飼官馬在逆旅屋毀馬斃到京公旋大拜時魏義通以檢校常侍代鎮三城裨將當還緣馬死懼帥之責以狀請一字爲押公援筆判曰廐焚魯國先師唯恐傷人屋倒閤鄉常侍豈宜問馬

康節寄戶

清波雜志云邵康節居洛陽宅契用司馬溫公戶名園契用富鄭公戶名莊契用王郎中戶名若在今日得不貽寄戶免科之誚乎或謂卽三公所贈故戶名仍之惜不得起諸公而問之耳

善於筮蔡

潁川庾嘉德善於筮蔡之事有人失一婢庾卦云君可出東陵口伺候有姓曹乘車者無問識否但就其載得與不得殆一理也旦出郭果有曹郎上墓徑便升車曹大駭呼生驚奔入草刺一死屍下視乃其婢也

亡者訪戚

晉新野庾綽之字道遐與南陽宋協中表之親情好綽繆桓玄時庾爲湘東太守病亡義熙中忽見形詣協一小兒通云庾湘東來須臾便至兩脚著械旣至脫械置地而坐協問何由得顧答云暫蒙假歸與卿親好故相過耳協問鬼神之事綽之輒漫畧不甚諧對具問親戚因談世事未復求酒協平時餌茱萸酒因爲設之酒至執杯還置云有茱萸氣協曰卿惡之耶綽之云上官皆畏之非獨我也綽之爲人語聲高壯此言論時不異恒日有頃協兒遠之來紹聞展聲極有懼色乃謂協曰生氣見陵得住與卿三年別耳因貫械而起出戶便滅協後爲正員郎果三年而卒

夢驗

景平中潁川荀茂遠至南康夜夢一人頭有一角爲遠筮曰君若至都必得官問是何職答曰官生於水於是而寤未解所說因復寐又夢部伍至揚州水門墮水而死作棺既成遠入中自試恨小卽見殯殮葬之渚次悵然驚覺以告母兄船至水門過果落江而殯喪儀一如其夢

投賤河伯

河內荀儒字君林乘冰省舅氏陷河而死兄倫字君文求尸積日不得設祭冰側又賤與河伯投賤一宿岸側冰開尸手執賤浮出倫又賤謝

同上

仲夏忌移牀

鄧書雜錄卷七

三

新野庾寔妻毛氏嘗于五月五日曝薦席忽見其三歲女在席上臥驚惶便滅女眞形在別床如故不旬日而天世傳仲夏忌移牀

說邪

亡夫戀婦

晉潁川荀澤以太元中亡恒形見還與婦魯國孔氏嫵婉綢繆遂有姪焉十月而產產悉是水別房作醬澤曰汝知喪家不當作醬而故爲之今上官責我數豆致効不復堪經少時而死

異苑

李大夫妻

汴河岸有賣粥嫗日以所得錢置鉢筭中暮則數而緡之間得楮錢二驚疑其鬼也自是每月如之乃密自物

色買粥者有一婦人青衫素襦稽日以二錢市粥風雨不淪乃別貯其錢及暮視之宛然楮錢也密隨所往則北去一里所聞無人境婦人輒四顧入叢薄間而滅如是者一年忽婦人來謂嫗曰我久寄寓比鄰今良人見迎將別嫗去矣嫗問其故曰吾固欲言有以屬嫗我李大夫妻也舟行赴官至此死于尊間棄葬而去我既掩墳而子隨生我死無乳故日市粥以活之今已期歲李今來發叢若聞兒啼必驚怪恐遂不舉此子乞嫗爲道其故俾取兒善視之以金釵爲贈而別俄有大舟抵岸問之則李大夫妻也徑往發叢嫗因隨之舉柩而兒果啼李大夫妻駭懼因爲言且取釵示之李諦視信亡妻之物乃發棺取兒養之

鄧書雜錄卷七

四

李知縣明仲說 駭車志

鬼稱蜀王

王建字光圖其先潁川鄆城人後徙居項城隆眉廣額身長七尺與晉暉輩以剽盜爲事被重罪繫許昌而獄吏縱之使去武當僧處洪謂曰子骨相異常貴不可言何自限爲盜建感其言因隸軍于忠武而節度使杜審權拔爲列從討王仙芝有功所乘馬死剖之得一小蛇於心間私自異之建嘗與晉暉爲盜夜薄舞陽墓中聞人呼墓中鬼曰潁川設無遮會可同行否墓中應曰蜀王在此不得相從二人相顧曰蜀王誰是暉曰哥狀貌有異於人必有非常之事後以天復三年進爵爲蜀王

尋又稱帝改元天漢進暉爵弘農王建嘗與暉飲敘舊暉曰舞陽真中言果不誣耳建笑曰始望不及此

忠愍畫梅

暉縣冀氏世傳楊忠愍公詔獄中畫梅一卷自題長歌其上河南提學副使王書年際有常見而和之
書年先生在高州與先大伯父爲同寅素心相對不殊昂昆所刻朱子學的先生爲序其首瀕行逋負累累先伯父力爲擔承得以赴中州學使之任所取士公而明惜乏嗣續

三叔父由粵西陞任開封鄭州知州聞祖妣太恭人之訃匍匐奔歸舊游中州有贈某某詩

三叔父碧巢贈王書年學使二首金臺走馬珮鐙然屢

五

拂春風萬井烟槐樹葉濃千載後甕城家在數峰前人懷寶玉揚先哲地闊官牆啟後賢好與大廷培士氣相看斧鑿太平年一才挾江流倒碧湘杜陵詩句漢文章桑麻澤厚歌南海金石聲清重洛陽北驥欲空逢伯樂爨桐思斷遇中郎昔年情好今能記敢惜馳驅戀故鄉

又贈暉縣滑明府時以酒榷見貽共城百里萬家烟共說循良比昔賢千杼夜鐙歌短袴一犁春雨奏安絃放衙曲檻吟山月沃釜中廚煮百泉最感饋餐消客况令人心醉嘯臺前

城隍託生

康熙庚辰庚吉士李薛河南夏邑人其前身武進薛家諧孟也薛明崇禎進士官歸德知府有善政卒後人傳爲歸德府城隍之神一日李叟夢神人戴冠章服至其家曰我薛某也上帝命爲汝子寤而薛生因以名之仍以諧孟爲字

人瑞

汝寧秀才燕生者妻一乳三男吾鄉陸鍾人傑知光州時嘗以公事適府城過其家生呼三男出拜皆韶秀而形狀衣飾畧無少差其髻一向左一向右一在頂中生云其年皆十三矣以貌類難別故剃髮爲髻以識耳他日生幸三子來州謁見云聞此地有一胎三女者與吾兒同年欲求爲配人傑奇之召見其人爲議而聘焉

汴梁官殿

汴梁宋時宮殿凡樓觀棟宇應戶往往題燕用二字意必當時人匠姓名耳及金海陵修燕都擇汴宮應戶刻鏤工巧以往始知興廢皆定數此卽先兆也

河南磁器

宣和格古論云磁器者惟河南彰德府磁州磁器乃稱磁合是皆曰某磁器卽象定成宜之類不稱磁今不問出自何窑槩而稱磁誤矣

東都通寶

昔有人于地掘出一錢銘範如開元錢制其文曰東都通寶夫錢文皆鑄年號此以東都名者攷唐汴州爲東都至肅宗以河南府爲東都鳳翔府爲西都東都乃唐京都之名也按唐志武宗時淮南節度使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京師爲京錢此東都通寶蓋此時所鑄矣

王兆雲客
寶鑑筆

河南畫水

相傳人家粘畫水多能厭火故古剎壁上多畫水常州太平寺佛殿後壁上有徐友畫水兵火間寺屋盡焚而此殿巋然獨存或云畫之力趙州栢林寺有吳道子畫水在殿壁後至今猶存吾梁人家無貴賤好粘趙州印板水照牆上無一家不畫水者汴水滔天後人又以畫水爲惡兆余謂羣分未必有功類聚亦不任咎請置此水於功罪外

書影

河南麒麟

明正德時河南產麒麟貯鄴郡庫中萊陽某公爲郡守割取麟之一臂藏於家余宗玉叔兄琬親見之方麟黃色光潤如蠟珀麟四周五彩環遶如月華狀爲從來傳說所未及

爲庫偶筆

梁苑故相沈文端公有乞停下河南取麒麟疏

亦玉堂集

衛輝石獸

河南衛輝府治前有石獸名砥詭說文云此獸其性忠直又南陽縣東北古城內有漢宋均墓墓前二石獸踞相向狀若羚羊左刻天祿右刻辟邪四字古文最奇然漢之天祿關亦以獸得名也

牛村野人閒談

禹州鳳凰

天啟三年九月鳳凰至河南禹州身長丈餘百鳥相從不計其數內有鳥如馬之大本處官以麪飯設祭隔三里之遙住七日去驪死之鳥不計其數地上榛松梧子厚尺餘

趙氏日記

木架一作木介

成化丙戌姑蘇劉昌自華西抵扶溝坐堂上見有若霧者從東來著樹井草莖皆白少頃堆積枝柯間玲瓏雕鏤甚怪問輿皂此何物曰樹架也因檢玉筍集有云木架架達官怕既而聞河南李少保賢有疾竟卒

懸節

鈕秀鳳展

泥詩壁

項斯云因詩壁重泥蓋因壁上題詩故珍重而不忍泥也重讀作去聲若今之題歪詩者泥之重題又重泥之

當作平聲讀可也。可發一笑。梁園有富家子杜四郎號杜荀鴨。比杜荀鶴有詩。卽題壁親賓或汗漫之。卽云三

汴梁童謠

世上童謠相傳。樊惑星化爲小兒。授之余耳聞者。如吾梁壬午以前。突有鏡子裏及淤渣之謠。凡求物不得。訪人不值。以至事之恍惚。疑人相誑者。輒曰。在鏡子裏。人事之夥。廣車馬之縱橫。見者類曰。如淤渣也。壬午汴水滔天。城上望之。民居明如蛟室。藩殿澄若蜃宮。而構榱椳闌流滿水面。舟觸之至不可行。咸曰。鏡中淤渣之言驗矣。書影

汴梁服用

芥隱筆記。樂天春深娶婦家。詩青衣轉璫得錦繡一條。斜則知新人轉席。唐人已爾矣。予鄉至今猶行之。書影妹喜男服。何晏女裝。昔人謂之服妖。今汴地男子勒帕。女人包網習之。不以爲怪。書影○近日女人包網。南浙盛行。中州殊不爾爾。

官署苦蝸

予幼侍先大夫官汴。署中苦蝸。問之汴人云。不拘春夏。但初聞雷一聲。卽歇。援衣帶作結。或遭螫。便舉結摩患。卽愈。試之良驗。借山園筆

鼠朴

香鼠長寸餘。齒鬚畢具。其香類麝。而較甜。置衣篋中。如薰香也。此鼠出密縣。雪霽山方數里。不積雪。故名鼠踰。大路則死。土人每于樵獲時得之。已腊矣。生者不可得見也。是卽春秋傳所云鄭人之鼠朴。借山園筆

汴梁蒸羊

涇陽李叱。瞻念慈汴。梁竹枝詞云。紅油車子賣蒸羊。啟蓋風吹一道香。余見之笑曰。信陵賓客。東京夢華。古今來應有多少感慨。而顧朶。願紅油車子之蒸羊。此正呂願浩所云。措大知甚好惡者耶。分甘錄話

汴梁食味

宋時汴京工技如烹煮盤案。擅名者有王樓。梅花包子。曹婆肉餅。薛家羊羹。梅家鵝鴨。曹家從食。徐家蝦羹。鄭家油餅。王家乳酪。段家燒物。不達包子。南食及南遷臨安。有魚羹。宋五嫂羊肉。李七兒奶房。王家血肚羹。宋小巴羹。華錄

食炸蜢

梁宋間取炸蜢烹而食之。有人剖其腹。得紅線數尺。蟠蠕而動。投之池中。俄頃化巨蛇。蜿蜒數丈。觀者千餘人。蓋明崇禎十三年事也。筠廊偶筆

天花

國朝順治十二年十一月望日。鄭州興國寺殿前夜湧花一枝。如佛手。高可尺許。表裏皆堅。紋潔白似雪。次日

又湧一花根有二上合爲一紋如前畧似荷花二十五日又生一花高三尺許大如箕下分上合色紋亦如前畧似牡丹或曰天花也

龍易餘聞

異草

靈帝光和中陳留濟陰諸郡路邊草生似人狀操矛弩牛羊萬狀備具

古今譚槩

葡萄草

崇禎四五年河南草生戰鬪狀有人馬形皆若披甲持矛馳驅糾結七年河南孟縣民孫光顯祖墓在河陽驛之東有蔓草俗名野葡萄滋蔓長丈許今夏枝節間忽抽新條條列萬狀有美人者達官者爲龍爲鳳爲麟爲龜爲雀爲魚爲蟬爲蛇爲孔雀有鼠伏于枝者有鸚鵡棲于架者架上有盞盞中有粒風則也羽具五彩美人上云下裳裳白衣黃面上依稀似粉黛蓋翳霧之所就也凡人間物象種種咸備獨無器用之具耳至於布置點染宛肖生動雖善繪者猶失其巧連所王秀才及党氏塋所產俱同三氏之外則無有卽一枝扶疎山三氏塋外者其上半卽無有豈徵應止在三氏耶然所徵果何祥耶余謂草木之妖決非休徵適晤同年史雲岫言漢靈帝中平元年東郡有草如鳩雀龍蛇鳥獸之形五彩各如其狀若然令人更抱杞憂崇禎七年甲戌七月初十日河北觀察使袁楷記

鄭署雜鈔卷七

十一

葡萄漢書作蒲陶一名馬乳號草龍珠帳白孔六帖有大如雞卵者可釀酒張騫自西域來中國今有紫色水晶瑣瑣三種又有蓂蓂名山葡萄野生實小亦可爲酒莖主嘔逆卽今悠悠藤之類故名千歲菜又名爲萬歲藤大者如盤冬夏不凋在草木之間詩六月食鬱及薁是也

爾雅青口札

果單

甘州所產果之屬多杏多白榆多楸子白榆類蘋果而小味亦差減楸花如海棠子酸土人取其肉爲果單糜泥澄濾薄如油紙

仁恕堂筆記

按果單亦名延壽菓郡役解馬匹出口外同哈密瓜覓得少許馳獻我兩老親南方傳看都咤異品

鄭署雜鈔卷七

十二

五色石榴

榴本名若榴初來安石國故曰石榴亦曰安石榴張騫使大夏所得又云從海外新羅國來故名海榴想爾時惟紅色一種故又名丹若今則紅者數種一單葉紅者甚多一千葉淡紅結實名寶珠榴卽今千葉石榴有子大赤者有子雪白者有甜酸二種甜者佳詳格物總論甘者名天漿酸者八葉一千葉淡紅不結實一單葉樹甚小長不逾尺可供盆几之玩名火石榴甚能開花亦有千葉者此外有一種白花曰白石榴黃花者曰黃石榴藍花者曰青石榴古人所不載者段成式曰白馬甜

桶一實直牛晉安帝時武陵臨沅獻安石榴一蒂六實見宋書爾雅曰札

鄆署石榴七株六紅一白子大而甜既堪耀目亦取適口予曩在桐廬作教十載土產方石榴四平周正宋朝作貢上方子有詩紀之此種鄆邑所無也

雞冠花

雞冠花汴中謂之洗手花中元節則兒童唱賣以供祖先今來山中此花滿庭有高及丈餘者每遠念墳墓涕淚潸然乃知杜少陵感時花濺淚非虛語也楓窗小牖

牡丹六十二品

牡丹盛於雒陽隆慶改元汴城鎮平府奉國將軍安瀾

雒陽雜錄卷七

主

著牡丹譜乃至六十二品是時汴中牡丹當遠過雒陽矣因錄其品目以備博覽自號青鸞仙子小山云○魏紅千葉肉紅花一日魏紫出魏相仁浦宅○舞青倪其色不知幾何惟見白色者大紅桃紅粉紅間有紫青倪未之見花葉緊簇中有二綠葉與睡露蟬相似○綠蝴蝶千葉白花而綠邊南入謂之佛頭青西人謂之鴨彈青開晚奈久○七寶冠各色或亦有之見者紅白而已花葉緊簇上有七個旋中出數瓣如冠狀○錦團絲千葉紅花一名波斯頭花葉密蹙皆是卷筒如波斯之髮今人謂萬卷書非也○烟籠紫千葉嫩紫花望之如烟霧籠罩○醉仙桃千葉桃紅花綠葉長而細花頭

雒陽雜錄卷七

南

圓小類桃垂在葉下○無瑕玉千葉白花通心如雪○紫姑僊千葉紫花中有綠葉數個如舞青倪○醉猩猩花紅如猩血開頭小在綠葉下○碧琅玕千葉青梢白花未開時長二三寸綠皮裹之如竹筍○添色喜容千葉粉肉紅初開色微淡開二三日色方重而深○回回粉西施千葉嫩粉紅花而無黑心其花兩頭大而中細○桃紅線千葉桃紅花其瓣上有絲縷邊上有一道紅暈○紫霞觴千葉平頭小紫花開頭圓邊有大托瓣中皆小瓣如酒杯形○萬卷書千葉紫紅花內外皆卷而向下其花甚大而香○素羅裳嫩白花葉少而散亂類白羅狀白烟籠紫至此皆不見於古譜蓋近得於四方者○九藥真珠紅千葉大紅花葉上有一點白如珠而葉密蹙其藥焉○紫雲芳千葉淡紫花○潛溪緋千葉緋紅花出潛溪寺寺在龍門山后本是紫花忽於叢中特出緋者止一二朵明年移在他枝雖人謂之轉枝花○添花紅多葉花始開白經日漸紅至落乃類淡紅歐公曰此造化尤巧者○倒暈檀心多葉紅花凡花近萼色淡至末漸淺此花外淡色近萼反淺白而淡檀點花瓣之心○南天香千葉粉紅花綠葉厚大多紋江南謂玉樓春○王家紅與梁家紅俱千葉淡紅歐譜中惟稱丹州紅延州紅未有此名今又有韓家紅石家紅頗相類惟王家紅葉多色鮮來自亳州○壽安紅有粗葉細

葉二種俱千葉大紅花也出壽安縣錦屏山○合歡花
千葉並頭肉紅花一莖兩朵渾如鞍子○醉楊妃一曰
醉春容古譜云白花微有淡紅色開時垂英向下今各
色俱有未詳孰是○紫樓臺千葉淡紫花今徐家紫是
○繡毬花各色或亦有之花大而圓若繡毬○殷春芳
千葉肉紅花樓高三重開最大古譜未有于今甚著以
開晚故名云○玉天仙千葉白花近萼微有淡紅色○
玉芙蓉似玉天仙又一種馬家玉芙蓉絕佳○觀音面
千葉嫩白花微有紅暈○睡露蟬不知顏色幾何所見
惟肉紅大紅耳西人謂之接露蟬今稱西番頭花大最
香中出二綠葉如蟬○狀元紅千葉大紅花如平頭紫
狀○腰金紫千葉粉紅花花瓣中圓以金藥故名○紫
金荷千葉淺紫花開如荷葉之半大者可徑尺○一捻
花千葉樓子淺紅花葉上有一淡紅點如人以指捻者
○鶴翎紅千葉樓子嬌紅花比魏紅稍淺○雲葉紅千
葉大紅花蓋不及朱砂紅矣○素鸞嬌千葉白花葉
內微有淺紅色○藕褐紫一名西番蓮千葉平頭花色
淺者尤妙○蓮瓣紅千葉嬌紅花類蓮花○朱砂紅多
葉大紅花又一種羊血紅頗相類○關王面千葉紫紅
花在綠葉下○獅子頭其花有大紅桃紅白色者○淺
紅嬌千葉淡紅花諸花近萼色淡至邊則淡此花中外
一色今稱西施嬌○鹿胎花千葉紫花有白點如鹿胎

之紋○撲蝶蟬千葉肉紅花亦開三重中出數大葉○
水晶毬千葉白花微有淡紅色如醉楊妃狀○鉅齒環
珞顏色未知幾何惟見大紅者花葉皆若鉅齒○平頭
紫亦曰海天霞古名左花又有粉平頭紅凡三種○茄
色紫千葉紫花開早○茄花紫色如茄而千葉○寶樓
臺千葉粉梢嬌紅花但以其多不重○滿園春一名一
百五十葉淡紅花過清明即開○葉底紫花頭半藏千
葉底○梅紅樓子千葉淡紅○粉娥嬌古譜即膩粉粧
也千葉白色畧帶淺紅俗或以西天香爲之或各稱名
異耳○西天香類青鸞嬌開最早不能奈久○玉盤盂
類有金絲白檀心白出背白皆千葉白花獨此花無檀
心○海雲紅類有晚江紅小葉大葉紅皆不爲上品且
數年于開其白靛紅林家紅賀家紅皆單葉不足觀矣
牡丹名品之下者與單葉不錄汁中所有者亦不錄今
起自魏紅盡海雲紅總六十二品凡譜內言葉者即花
瓣也言綠葉者即枝葉也 王光雲客惠贈筆

牡丹譜

歐陽公牡丹譜云牡丹出洛陽者天下第一余官陳之
項城去洛陽不五百里而遙訪所謂姚魏者寂焉無聞
鄆陵通許及山左曹縣間有異種惟亳州所產最稱爛
熳 鈕秀鳳廣

鄆陵牡丹

鄆陵牡丹品類不一紳士園圃中栽種數畝花開如錦姚黃魏紫皆經寓目獨觀在村園叟馬姓者有大紅牡丹一本送進衙署其色鮮艷尤非諸品可及

本朝沈蒼育運弘詞安陵牡丹不減洛陽紅白淡綠極巨麗可觀漫填鶯啼序一闌紛紛桃李闌盡春光欲去那知富貴獨來遲偏畱却好春住國色朝酣開嬌靨臨春閣上佳人妬最是傾城貌羞與蛾眉爲伍 羣玉山頭瑤臺月下彷彿仙姿靚一夜東風散天香羽衣應自起舞迎眸疑入蓬萊路倚欄干一曲艷歌滿階雕霧江南春好問錦浪霞波可能如許紅白淺淡迷五色種淡多勻注香痕一捻素粧半倚朱顏玉貌相偷覷吐檀

鄆陵牡丹

七

心將向誰分付斷魂暗化作絲縷牽入青樓感損翠翠誰訴 慢隨飛絮傳語花奴早把金鈴護想後苑催花日仙骨珊珊衆卉爭妍自傷遲暮漫畱芳名姚黃魏紫至今偏作群艷主看天然異彩祥雲擁縱然瓊想瑤思萬疊鸞牋難描媚嫵

芍藥

芍藥不知盛自何時其最佳者曰丹山鳳含嚬嬌盛奪翠金玉交輝顰脂點玉等種

舊志

櫻桃

櫻桃舊日止有紅者忽產白色一種色如水晶味若蔗漿自經兵亂其種遂絕

舊志

明文太青翔鳳櫻桃市詩洛陽四月櫻桃市火齊芝廬處處搗神女絳脣榮洛浦洞仙朱彈帖雲溪名檳榔柱作金盤薦荔實徒勞紫燕齋聞說可教顏色好福官特賜徧群閭

素心臘梅

鄆陵素心臘梅其色淡黃其心潔白高僅尺許老幹疎枝花香芬弗置之書几之旁雅致韻人堪供清玩本朝沈蒼育運弘詠素心臘梅詞調寄花心動仙種移來向春前金鍾細綴千百小小花房時透清芬香露曉來微滴西風吹洗鉛華盡看只有鵝黃畱額芳心吐一時粉黛都無顏色 應是燕姬未識漫笑道蜂兒釀成

素心臘梅

七

香蜜冷蒨疎枝一種風情未許江梅獨得當年張翊品花經原除却蕙蘭無匹淡相接似與故人朝夕

臘梅

臘梅不知有自何時有名老蘇梅勝府梅任家梅最後出者名金蓮花絕佳 三種在承平時鄆爲獨勝兵亂之際家園無主土人皆摧折爲薪故今日遂寥寥無幾

舊志

明鄆陽彭汝礪和韻詩美色絕殊衆暗香時著人齊州也 終自別不比嶺頭春一舊作醺醺白新翻蛺蝶黃不須多變態固自有真香

夢陽桃

吾梁有桃肉脆而核離土人直呼曰李夢陽桃兒相傳
空同先生得之遠地歸種之會城遂有此種此桃亦附
先生千古矣物以人重如此書影

梨花

梁熙城東看梨花詩司馬二伯刊樹紀遊字跡尚存此地風流擬謝公
青絲紅袖翠岑東樽開春野梨雲勝夢返天涯寒月麗
公塞上詩有夢入梨墨濤依然淹夕日素香無色澹晴
雲香愁絲寒草長
空花陰信有歸魂到堪柱白楊遠望中

剪紅紗

梁熙咏剪紅紗和韻詩年年白露到秋桐便惜夢花數
點紅天恐佳人羅袖薄吳絲剪艷又千筒

鄆署雜鈔卷七

五

紅花

鄆邑程鵬倅贛州時張東海汝弼守南安贈之詩曰鄆
陵紅花紅且香摘來堪染舜衣裳上方有路無人獻却
向章江洗夕陽紅花成化以前種者甚多鄆陵尤盛一
統志

葷類榆肉

借山隨筆云榆肉狀如菌葷以生榆上熟而毒之味如
肉因名出雲中口外食之使人不漏故經筵講讀臣及
闡寺珍購之取其能久侍御前也彼中直額昂每三四
斤至須白金一斤本草有榆耳而無榆肉耳蒸於朽榆
而肉生於活榆榆耳內地有之而榆肉非口外不

產也 鄆邑土葷鬆脆頗相類因價賤土人不甚珍惜

汁中無魚

查悔餘慎行游梁集汁中無魚今日至固鎮盤餐得此
余方以爲喜座有晉人乃至廐食云吾土有客水鄉者
所親必相戒勿食魚恐傷骨鯁也南北嗜好之不同如
此 予抱疾偶思魚羹鄆陵無有也邑士不遠七八十
里鑿冰取之馳使見貺自咎乃以口腹累人且感且愧

園圃

鄆邑舊園圃三花圃尚書劉春岡築 長春園憲副梁
及泉築 學如圃都憲鄭潛庵築 日涉園奉常梁壺
嶺築舊邑志

鄆署雜鈔卷七

五

三弟熾南紹焜過鄆陵常氏莊畱飲詩一峰當戶價連
城中州無太湖石兩浙離使常溱水門前徹底清文采
洵推王謝後歡然執手若平生

又遊鄭氏原圃詩連騎來遊谷口家黃梅樹樹盡含葩
班荆鄭重畱茶話惜別投子雙木瓜鄆地木瓜有
大于西瓜者

鄆署雜鈔卷七

姪

上上培

全校

鄆署雜鈔卷八

紫山 汪爲熹 若木輯

庚乘

庚乘字世遊鄆陵人給事縣廷爲門士郭林宗見而拔之漢靈帝時勸遊學官遂爲諸生傭後能議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讐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後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

乘子巖中正簡素仕魏爲太僕

乘次子道廉退貞固養志不仕牛馬有踴嚙者恐傷人不貨於市及子峻貴拜中大夫

道子峻字山甫少好學有才思嘗游京師太常鄭袤見

鄆署雜鈔卷八

一

峻大奇之舉爲博士時重莊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屬魏高貴卿公幸太學問尚書義於峻峻援引師說發明經旨申暢疑滯對答詳悉遷秘書丞峻游京師聞蘇林老疾在家往候之林嘗就峻祖乘學見峻流涕良久曰尊祖高才而性退讓慈和汎愛清靜寡欲不營當世惟修德行而已鄆陵舊五六萬戶今裁有數百君二女孩抱經亂獨至今日尊伯爲當世令器君兄弟復俊茂此尊祖積德之所由也晉武帝拜峻爲侍中加諫議大夫

庚純

庚純峻弟官河南尹賈充與朝士宴飲純醉與充爭言

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卿爲無天地純曰高貴卿公何在充慙怒上表解職純亦上表自劾詔免純官下五府正其臧否石苞以爲純榮官忘親當除名齊王攸等以爲純於禮律未有違詔從攸議復以純爲國子祭酒

純字謀甫賈充嘗宴朝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且有小事并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嘗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以此相譏焉史贊

純子身字允臧少有清節武帝初仕爲博士時齊王攸就國舅上疏謂公族公室之本不宜出之怒下廷尉劉頌奏身不敬當棄市夏侯駿乃爲駁議留七日有詔免

鄆署雜鈔卷八

二

死後數歲復起爲散騎常侍終國子祭酒

庚珉

庚珉字子琚峻之子懷帝沒于劉元海也珉從在平陽元海大會因使帝行酒珉不勝悲憤再拜上酒因大號哭賊惡之珉遂遇害初洛陽之未陷也珉爲侍中封長岑男直於省內謂同僚許遐曰世路如此禍難將及吾當死乎此屋耳及是果然追謚貞

庚琮

庚琮字子躬太常峻之第二子仕至太尉掾子躬有廢疾而甚知名於時其家在城西故號曰城西公府其弟卽徵也

庾敳

庾敳字子嵩侍中峻第三子長不滿七尺腰帶十圍積然自放仕至豫州長史

晉惠帝光熙元年八月司空越以吏部郎庾敳爲軍諮祭酒敳等尚玄虛不以世務嬰心縱酒放誕象薄行奸招權越以其名重於世故辟之

敳自謂是老莊之徒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其意以昔未讀此書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也

敳有重名爲縉紳所推而頗聚斂積實談者譏之都官從事溫嶠嘗劾奏敳更器嶠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

事畢雜錄卷人

三

磊砢多節施之大屨有棟梁之用

劉慶孫在太傅府於時人士多爲所構唯庾子嵩縱心事外無迹可問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千萬莫其有吝於此可乘太傅於衆坐中問庾庾時頽然已醉憤踊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妾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後有人向庾道此庾曰可謂以小人之心

王太尉夷甫不與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爲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法卿自用卿法

時人目庾中郎善於託大長於自藏各士傳曰敳雖居

職任未嘗以事自嬰從容博暢寄通而已是時天下多故機事屢起有爲者拔奇吐異而禍福繼之敳常默然而憂喜不至也

敳見王室多難知終嬰其禍乃作意賦以寄懷從子文康見問曰若有意邪非賦所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

永嘉中敳爲太傅長史石勒追太傅越之喪敳與王衍等爲勒所執勒夜使人排墻殺之

庾東

庾東父輝安北長史東以勇力聞晉武帝時有西域健卒趨捷無敵晉人無敢與校帝募勇士惟東應選遂撲

事畢雜錄卷人

四

殺之名震殊俗

東子闡字仲初太尉亮之族也闡九歲能屬文性至孝永嘉中闡母與兄肇沒於石勒之亂闡不栉沐不婚不宦絕酒肉垂二十年隣親稱之蘇峻之難闡奔郗鑒爲司空參軍峻平以功賜爵吉陽縣男仕爲零陵太守遇湘爲文以弔賈誼又作揚都賦贈炙人口遷散騎侍郎領大著作卒諡曰貞著有詩賦頌十卷

闡始作揚都賦道溫庾云溫挺義之標庾作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求看兼贈賦之闡更改望爲儒以亮爲潤云

闡子肅之亦有文藻官至湖東太守

庾怡

庾怡珉之子也晉明帝崩成帝初立以庾怡爲廷尉評
怡與樂廣之子郡中正謨各稱父命不就卞壺奏曰人
非無父而生職非無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
有家各私其子則爲王者無民君臣之道廢矣樂廣庾
珉受寵聖世身非已有况及後嗣而可專哉所居之職
若順夫群心則職成者之父母皆當命子以不處也謨
怡不得已各就職

庾袞

庾袞字叔爽明穆皇后伯父也少履勤儉篤學好問事
親以孝稱晉武帝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

事畢難參卷人

五

瘠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不去諸父兄
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
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
病得差袞亦無恙母終服喪居于墓側歲大飢蔡羹不
參門人欲進以飯者而袞每曰已食莫敢爲設及麥熟
穫者已畢而採摭尚多袞乃引其群子以退曰待其間
及其播也不曲行不旁撝跪而把之則亦大獲又與邑
人入山拾橡分夷險序長幼推易居難禮無違者察孝
廉舉秀才皆不就

庾袞父亡作營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
母食不甘袞將何居母感而安之

瑯琊史略

庾袞與子弟樹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何恭之過
庾曰幽顯易操非君子意也

同上

晉惠帝元康末潁川太守召袞爲功曹袞服造役之衣
杖鉤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節車而
迎袞遂逃辭退請徒行入郡將命者遂逼扶升車納於
功曹舍既而袞自取已車而寢處焉形雖恭而神有不
可動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非常士也吾何以降
之厚爲之禮而遣焉

齊王冏之唱義也張泓等肆掠於陽翟袞乃率其同族
及庶姓保于禹山是時百姓安寧未知戰守之事袞曰
孔子云教而不戰是謂棄之乃集諸羣士而謀曰二三

事畢難參卷人

六

君子相與處於險將以安保親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
千人聚而不以一人爲主不散則亂矣將若之何衆曰
善今日之主非君而誰袞默然有間乃言曰古人急病
讓夷不敢避難然人之立主貴從其命也乃誓之曰無
恃險無怙亂無暴鄰無抽屋無樵採人所植無謀非德
無犯非義戮力一心同恤危難衆咸從之於是峻險阨
杜蹊徑修壁塢樹藩障考功庸計丈尺均勞逸通有無
繕完器備量力任能物應其宜使邑推其長里推其賢
而身率之分數既明號令不二上下有禮少長有儀將
順其美匡救其惡及賊至袞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滿
而勿發賊挑戰晏然不動且辭焉賊服其慎而畏其整

是以皆退

袞獨守貧約前妻荀氏繼室樂氏皆官族富室及適袞俱棄華麗散資財與袞並安貧苦相敬如賓

袞父嘗戒袞以酒後每醉輒自責曰余廢先人之戒何以訓人乃於墓前自杖二十

袞學通詩書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訓蒙幼臨人之喪必盡哀會人之葬必躬築勞則先之逸則後之是以宗族鄉黨莫不崇仰門人感慕爲之樹碑焉

庾琛

庾琛字子美明穆皇后父亮之從父也永嘉中爲建威將軍渡江徵爲丞相軍諮祭酒卒以后父贈左將軍

庾亮

庾亮字元規峻之族孫明穆皇后長兄也淵雅有德量時人方之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侍從父琛避地會稽端恪巖然郡人嚴憚之觀接之者數人而已

亮元帝時累官散騎常侍以外戚求退復起爲中書監加中書令蘇峻叛亮討平之拜豫州刺史卒贈太尉諡曰文康子三彬死于峻亂義興內史蘇丹陽尹官至中領軍義子準豫州刺史蘇子恒尚書僕射準子悅爲宋江州刺史

庾公乘馬有的盧或語令賣去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生寧可不安已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

頭蛇以爲後人古之美談效之不亦達乎

元帝太興元年立王世子紹爲皇太子太子仁孝喜文辭好賢禮士與庾亮溫嶠等爲布衣之交亮風格峻整動中禮節善談老莊帝器重之聘亮妹爲太子妃亮以中書郎侍講東宮後爲明帝

庾亮爲中書監元帝疾篤不欲見人羣臣無得進者撫軍將軍南頓王宗右衛將軍虞胤等素被親愛與西陽王羨將有異謀亮直入臥內見帝流涕不自勝旣而正色陳羨與宗等謀廢大臣規共輔政社稷安否將在今日辭旨切至帝深感悟引亮升座遂與司徒王導受遺詔輔幼主

明帝時蘇峻作逆詔亮都督征討戰於建陽門外未及陣士衆奔甲而走亮攜二弟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船西奔溫嶠亂兵相剽掠亮左右射賊談中柁工應弦而倒舉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那可使箸賊衆心遁安

帝之出石頭也亮見帝稽顙哽咽詔亮與大臣俱升御座明日亮復泥首謝罪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諭曰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上疏自陳祖約蘇峻縱肆凶逆罪由臣發寸斬屠戮不足以謝七廟之靈塞四海之責朝廷復何理齒臣於人犬臣亦何顏自次於人理願陛下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

宜弃之任其自存自沒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綱矣優詔不許亮又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州船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爲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豫州刺史領宣城內史鎮蕪湖

明帝崩太子卽位亮以中書令與尚書令卞壺參輔朝政事之大要皆決於亮

成帝聰敏有量南頓王宗之誅也帝不得知及蘇峻平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謂亮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復若何亮變色

亮爲征西將軍遷鎮武昌秋夜氣佳景清諸佐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道聞函道中有履聲

事異錄卷八

九

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謔竟坐甚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續右軍答曰惟丘壑獨存

庾亮追報孔坦書廷尉孔君神遊體離嗚呼哀哉得八月十五日書知疾患轉篤遂不起濟悲恨傷楚不能自勝足下方在中年素少疾患雖天令有在亦變出不圖且足下才經於世世常須才况於今日倍相痛惜吾以寡乏忝當大任國耻未雪夙夜憂憤常欲足下同在外藩戮力時事此情未果來書奄至申尋往復不覺涕隕

深明足下慨慷之懷淚痛足下不遂之志邈焉永隔夫復何言謹遣報答並致薄祭望足下降神享之

報亡友書見此

亮鎮荊州登厠忽見厠中一物如方相兩眼盡赤身有光耀漸漸從土中出乃攘臂以拳擊之應手有聲縮入地因而寢疾

亮誅陶稱後咸康五年冬節會文武數十人忽然悉起向階拜揖庾驚問故並云陶公來陶公是稱父侃也庾亦起迎陶公扶兩人悉是舊怨傳詔左右數十人皆操伏戈陶公謂庾曰老僕舉君自代不圖此恩反戮其孤故來相問陶稱何罪身已得訴於帝矣庾不得一言遂寢疾死

事異錄卷八

十

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者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搜神記曰初庾亮病術士戴洋曰昔蘇峻事公於白石祠中許賽車下牛從來未解爲此鬼所考不可救也明年亮果亡靈鬼志譎徵曰文康初鎮武昌出石頭百姓看者於岸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旒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旒又後歌一作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旒後連徵不入墓於鎮以喪還都葬皆如謠言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殺

耶庾曰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也

庾冰

庾冰字季堅太尉亮之弟也少有德操清慎簡約亮嘗器之曰吾家晏平仲也徵爲秘書郎預討華軼功封都亭鄉侯累遷車騎將軍江州刺史孔君平疾篤庾司空爲會稽省之相問訊甚至爲之流涕庾既下牀孔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適作兒女子相問庾聞回謝之請其話言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爲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遙條覆之時峻賞募

鄒魯

十一

覓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清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潮江寄山陰魏家得免後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斯下不顧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爲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惟有智且亦達生

成帝咸康五年秋七月王導薨徵庾亮爲丞相亮弟會稽內史冰爲中書監揚州刺史參錄尚書事冰既當重任經綸時務不捨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翕然稱之以爲賢相初王導輔政每從寬恕冰頗任威

刑丹陽尹殷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况如吾者哉范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冰曰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

庾冰兄弟以舅氏輔王室權倖人主慮易世之後戚屬轉疎將爲外物所攻謀立康帝即帝母弟也每說帝以國有彊敵宜須長君帝從之何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故武王不授聖弟即其義也昔漢景亦欲傳於梁王朝臣咸以爲虧亂典刑據而弗聽今琅邪踐祚如孺子何社稷宗廟將其危乎冰等不從既而康帝立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

鄒魯

十一

親升平之世帝有慚色

庾冰在官子襲嘗貸官絹十疋冰怒捶之市以絹還官後臨卒謂長史曰吾將逝矣恨報國之志不展死之日飲以時服無以官物也及卒無絹爲衾碑堂居冰卒贈侍中司空謚曰忠成子六希徐充二州刺史遷廣州刺史友東陽太守倩太宰長史趙會稽王參軍柔散騎常侍

庾翼

庾翼字稚恭亮之弟初爲太尉府參軍累遷南蠻校尉及郗城失守石頭被圍翼設奇軍潛致糧仗遂賴以保全賜爵都亭侯授荊州刺史鎮武昌戎政嚴明經畧淡

遠人情翕然稱之卒贈車騎將軍諡曰肅

成帝咸康六年春正月庾亮薨以南郡太守庾翼爲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假節代亮時人疑翼年少不能繼其兄翼悉心爲治數年之間公私充實

翼爲人忼慨喜功名琅邪內史桓溫葬之子也尚南康公主豪爽有風樂翼與之友善相期以寧濟海內翼嘗薦溫於成帝曰桓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將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勲時杜乂殷浩並才名冠世翼獨弗之重也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

唐陸勳集異志云郭璞爲庾翼卜其家及其身卦成曰

《鄭書雜錄》卷八

圭

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帝卽位將改元爲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志郭生之言耶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水撫心歎恨及帝崩何充改元爲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翼嘗筮其後嗣卦成璞曰卿後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墓碑生金庾氏大忌後翼之孫蘊爲廣州刺史其妾房產白犬子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目分明而異於衆後失所在蘊慨然曰殆龍乎庾氏禍至矣又墓碑生金而爲桓氏所滅

神僧傳云竺法慧關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高事浮圖蜜爲師晉康帝建元元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後征西

庾稚恭鎮襄陽既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之迹甚嫉之慧預告弟子曰吾宿對尋至勸誠眷屬令勤脩福善爾後二日果收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臨死語衆人云吾死後三日天當暴雨至期果洪注城門水漫一丈居民泅沒多有死者

陸龜蒙小名錄云翼爲荊州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爰之小名自代朝廷慮其不從命未知所爲乃共議桓溫劉恢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荊州恐不可復至後果如恢言

庾憺

庾憺字叔豫亮弟弱冠時西陽王羨辟不就東海王冲爲長水校尉清選綱紀以憺爲功曹除暨陽令又爲冲

《鄭書雜錄》卷八

古

中軍司馬轉散騎侍郎遷左衛將軍以討蘇峻功封廣饒男出補臨川太守歷監梁雍三州事

庾憺嘗以白羽扇獻成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侍中劉劭曰栢梁雲構大匠先居其下管絃繁奏夔牙先聆其音憺之上扇以好不以新憺聞之曰此人宜在帝之左右

史補

成帝咸康八年豫州刺史庾憺假節鎮蕪湖以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覺其毒飲犬犬斃密奏之帝曰大舅謂庾亮也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憺飲鴆而卒諡曰簡

子統嗣

庾條

庾條字幼序永之弟永和二年爲豫章太守董韜自稱
孝神皇帝臨川人李高爲相聚黨數千人攻郡縣條討
平之

鄢署雜鈔卷八

姪

上博
堡

全校

鄢署雜鈔卷八

主

鄢署雜鈔卷九

庾會

紫山 汪爲熹 若木輯

庾會後名彬字會宗太尉亮長子太尉風儀偉長不輕
舉止時人皆以爲假亮有大兒數歲雅量之質便自如
此人知是天性溫太其嘗隱慢但之此兒神色恬然乃
徐跪曰君侯何以爲此論者謂不減亮咸和六年年十
九蘇峻時遇害或云見阿恭知元規非假阿恭會之小
字也

會娶諸葛恢女名文虎遭蘇峻難會遇害諸葛道明女
既寡將改適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少故其宜也
感念亡兒若在初沒

庾羲

庾羲字叔和小字道思亮第二子拔尚率到建威將
軍吳國內史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既成示庾道思庾見
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

羲爲吳國內史時穆宗頗愛文義羲至郡獻詩存諷諫
因上表曰事役殷繁百姓凋殘以數州之資贍四海之
務其爲勞弊豈可盡言臣受恩奕世思盡絲髮受任到
東親臨所見敢獻丹愚

羲在吳郡時吳中童謠云寧食下湖荷不食湖上尊庾

吳沒命喪復殺王領軍無幾而庾羲亡

庾羲

庾羲字道季太尉亮第三子也風情率悟以文談致稱於時歷仕至丹陽尹兼中領軍

謝朗語庾道季云諸人莫當就卿談可堅城壘庾曰若文度來我以偏師待之康伯來濟河焚舟

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彊正吾愧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又嘗云廉頗藺相如千載上死人懷懷恒如有生氣

庾希

庾希字始彥司空水長子自侍中出爲輔國將軍吳國

鄧粲雜錄卷九

二

內史晉哀帝以興寧三年崩以琅邪王奕承大統立妃庾氏爲皇后水之也明年爲太和元年夏五月后崩希爲徐充二州刺史以后族故兄弟貴顯大司馬桓溫忌之坐不能救魯高平免希官希遂奔于暨陽初郭璞筮水子孫必有大禍唯固三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鎮山陽弟友爲東陽希自家暨陽溫廢帝奕爲海西公立簡文帝

庾蘊希之弟也爲廣州刺史素與溫有隙溫惡庾宗彊欲去之太原王長史倩散騎常侍柔皆蘊之弟也溫皆誣以謀反族誅蘊飲酖死希聞難與弟會稽王參軍邈及子攸之逃于海陵陂澤中咸安二年六月庾希庾邈

與故青州刺史武沈之子遵聚衆夜入京口城晉陵太守卞耽踰城奔曲阿希詐稱受海西公密旨誅大司馬溫建康震擾內外戒嚴卞耽發諸縣兵二千人擊希希敗閉城自守溫遣東海內史周少孫討之拔其城收希邈及其親黨皆斬之希兄弟六人五人皆罹禍惟友以子婦溫姪得免

庾友

庾友字惠彥又字弘之小字玉臺司空第三子希之弟歷中書郎東陽太守長子宜娶宜武弟桓豁之女字女幼將戮玉臺玉臺子婦徒跪求進閣禁不內女厲聲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請曰庾玉

鄧粲雜錄卷九

三

臺常因人脚短三寸當復能作賊否宣武笑曰瓘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中典書曰桓溫殺庾希弟倩柔希聞難而逃希弟友當伏誅子婦桓氏女請溫得宥

庾方之

庾方之翼長子也庾征西大舉征胡旣成行止鎮襄陽晉陽秋曰翼率衆入沔將謀伐狄旣至襄陽狄尚驅未可決戰會康帝崩兄水薨留長子方之守襄陽自馳還夏口殷豫章與翼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庾答書曰得所致雖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

庾爰之

庾爰之字仲直小字國客翼第二子代父領荊州刺史

有父風桓溫徙于豫章年三十六而卒

庾園客翼詣孫監盛見齊莊放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答曰庾稚恭家庾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古今譚槩

庾統

庾統字長仁衛將軍惲之子也少有令名司空太尉辟皆不就調補撫軍會稽王司馬出爲建威將軍寧昌護軍仕至潯陽太守年二十九卒時人惜之簡文曰庾赤玉省率殊理謝仁祖常云庾赤玉胸中無宿物赤玉統小字也子立之官至宣城內史

鄧粲雜錄卷九

四

世稱庾文康爲豐年玉穉恭爲荒年穀庾家論云是文康稱穉恭爲荒年穀長仁爲豐年玉

長仁與諸弟入吳欲住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羣小滿屋都無相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退匿

庾準

庾準羲子仕中書舍人再遷尚書右丞建中三年卒贈工部尚書

庾楷

庾楷亮之孫也會稽內史善教小子初拜侍中代兄準爲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假節進歷陽進號左將軍

歷陽歌云重羅黎重羅黎使君南上無還時晉書五行志曰庾楷鎮歷陽百姓歌之云後楷南奔桓玄爲玄所殺

庾悅

庾悅羲孫亮之曾孫也父準豫州刺史悅少爲衛將軍琅邪王右長史入宋累遷車騎中軍司馬從征廣固竭其誠力盧循逼京師拜悅建威將軍江州刺史督六郡諸軍悅以鄱陽太守虞丘進爲前驅屢破盧循兵進據豫章絕循糧道

鄧粲雜錄卷九

五

初劉毅在京口貧困與知識射於東堂庾悅爲司徒右長史後至奪其射堂衆人皆避之毅獨不去悅尉饌甚盛不以及毅毅從悅求子鷲炙悅怒不與毅由是銜之至是毅求兼督江州詔許之因奏稱江州內地以治民爲職不當置軍府彫耗民力宜罷軍府移鎮豫章而尋陽接蠻可卽州府千兵以助郡戍於是解悅都督將軍官以刺史鎮豫章毅以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悅府文武三千悉入毅府符攝嚴峻悅念懼至豫章疽發背卒追贈征冠軍以廣固功追封新陽縣五等男唐孫元晏有庾說鷲炙詩春暖江南景氣新子鷲炙美就中珍庾家廚盛劉公困渾弗相貽也僞人

庾登之

庾登之字元龍亮之玄孫少以經濟自任初爲宋武帝

鎮軍參軍預討桓玄功封曲江縣男累遷江州刺史入爲太子庶子

庾炳之

庾炳之字仲文登之弟初登之爲謝晦長史炳之往省之時晦權重朝士並皆敬畏炳之獨與晦抗禮改爲尚書度支郎不拜出補錢唐令治有嘉績

南史仲文宋文帝時爲尚書吏部郎爲人強急不耐煩賓客訴非理者忿罵形於辭色素無所學不爲衆望所推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未出戶輒令人拭席洗牀人每以此見譏

資治通鑑宋文帝時劉湛既誅庾炳之遂見寵任累遷

鄧粲

太

吏部尚書勢傾朝野炳之無文學性強急輕淺既居選部好詬訾貧客且多納貨賂士大夫皆惡之炳之畱令史二人宿於私宅爲有司所糾上薄其過欲不問僕射何尚之因極陳炳之之短曰炳之見人有燭盤佳驢無不乞丐選用不平不可一二交結朋黨構扇是非亂俗傷風過於范曄所少賊一事耳縱不加罪故宜出之上欲以炳之爲丹陽尹尚之曰炳之蹈罪負恩方復有尹京赫赫之援乃更成其形勢也古人云無賞無罰雖堯舜不能爲治臣昔啟范曄亦懼犯顏苟白愚懷九死不悔歷觀古今未有衆過藉藉受貨數百萬更得高官厚祿如炳之者也上乃免炳之官以徐湛之爲丹陽尹

南史庾仲文宋文帝時領選既不緝衆論又頗通貨賄用少府卿劉道錫爲廣州刺史道錫至鎮餉白檀素車常自乘焉或以白文帝帝見問曰道錫餉卿小車裝飾甚麗有之乎仲文懼起謝又仲文請急還家吏部令史錢泰主客令史周伯齊出仲文宅諮事泰能彈琵琶伯齊善歌仲文因畱停宿尚書制令史諮事不得宿停外雖八座命亦不許爲有司所奏上於仲文素厚將恕之召問尚書右僕射何尚之具陳仲文得失奏言仲文事如丘山若縱而不糾復何以爲政

鄧粲

七

南史庾仲文事宋文帝歷侍中吏部尚書領義陽王師尚書右僕射何尚之曰臣見劉仲龍大慷慨所行言有人送張幼緒語人吾雖得一縣負錢三十萬庾仲遠仍嘗送至新林見縛來猶未得解手荀萬秋嘗詣仲文逢一客姓夏侯主人問有好牛否言無問有好馬否又言無政有佳驢耳仲文便答甚是所欲客出門遂相聞索之劉道錫言仲文所舉就道錫索嫁女具及祠器乃當百萬數猶謂不然遂令史章龍向臣說亦歎其受納之過言實得嫁女銅鑪四人舉乃勝細葛斗帳等物不可勝數在尚書中令奴酤酒利其百十亦是立臺閣中所無者不審少簡聖聽否帝乃可有司之奏免仲文官卒于家

庾仲遠

庾仲遠登之子初為宋明帝府佐廢帝景和中疑防明帝賓客故人無到門者惟仲遠朝謁不替明帝即位謂曰卿所謂疾風知勁草自冠軍參軍豫章太守擢拜太子中庶子

庾弘遠

庾弘遠炳之子清實有士譽為陳顯達從史顯達敗弘遠將刑紫帽著之曰子路結纓吾不可不冠而死吾非賊乃是義兵為諸君請命耳

庾子仲

庾子仲文從孫好危言高論累官太子舍人

庾道愍

鄧署雜鈔卷九

八

庾道愍永之玄孫少孤貧遭亂所生母漂流交州道愍尚在襁褓及長知之求為廣州綏寧府佐至府而去交州尚遠乃自負擔冒險而進僅得自達求其母經年不獲日夜悲泣嘗入村值暴雨寄止一家乃有一嫗負薪自外還道愍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於是俯伏號哭遠近聚觀莫不揮淚仕齊至僕射校尉

庾沙彌

庾沙彌晉司空冰五世孫仕齊為參軍嫡母劉氏疾沙彌晨夕侍側或應鍼灸輒以身先試及母亡晝夜號慟鄰人不忍聞所坐薦淚霑為爛墓在新林忽生旅松百許株劉好噉甘蔗沙彌遂不食焉時以純孝舉梁武帝

召見嘉之特加褒寵補歙令除鄱陵王參軍官其二子後丁所生母憂喪還都濟浙江中流遇風航將覆沒沙彌抱樞號哭俄而風靜人咸以為孝感隱之哭而慟康伯之母孝卿號而退唐之終長城令

庾仲容

庾仲容字子仲登之從孫幼孤為叔父涿所養博學少有著盛名及長杜絕人事專精篤學晝夜手不釋卷梁南平王世子恪除雍州刺史賓客有江仲舉蔡遵王臺卿庾仲容四人俱被接遇初為安西法曹行參軍時吏部尚書徐勉擬涿子宴宴為宮僚涿垂泣曰兄子幼孤人才粗可願以宴宴所忝迴用之勉許焉因轉仲容為太子舍人遷西成王主簿與劉孝標並以彊學為王所禮久之除安成王中記室當出隨府皇太子以舊恩降餞賜詩曰孫生陟陽道吳子朝歌縣未若樊林舉置酒臨華殿時輩榮之終尚書右丞太清亂客遊會稽遇疾卒有集二十卷

鄧署雜鈔卷九

九

庾承先

庾承先字子通沉靜有志操是非不涉於言喜慍不形於色人莫能窺弱歲受學於南陽劉虬強記敏識出於羣輩玄經釋典九流七畧咸所精練嘗辟功曹不就乃與道士王僧鍾同遊衡嶽晚以弟疾還鄉又居五臺山梁都陽忠烈王欽其風尚要與遊處令講老子遠近附

集論難蜂起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聞廬山劉慧斐至荊州承先與之有舊往從之荆峽學徒求講老子湘東王命駕臨聽留月餘乃還山王親祖道并贈篇什聞者美之

庾持

庾持字元德沙彌子少孤性至孝父憂居喪過禮篤志好學仕梁爲尚書右侍郎文帝時吳興郡丞兼掌書翰天嘉初爲尚書左丞封崇德縣子爵善書每屬辭好爲奇字有集十卷

庾自直

庾自直持之子少好學隋煬帝大業初授著作佐郎自直解屬文於五言詩尤善性恭慎不妄交游特爲帝所愛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詆訶自直所難帝輒改之或至於再三俟其稱善然後方出其見親禮如此

庾氏兩皇后

明穆庾皇后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女性仁惠美姿儀元帝聘爲太子妃以德行見重明帝卽位立爲皇后冊曰妃庾氏昔承明命作嬪東宮虔恭中饋思媚軌則履信思順以成肅雝之道正位閨房以著協德之美朕夙罹不造筑室在疚群公卿士稽之往代僉以崇德明統載在典謨宜建長秋以奉宗廟是以追述先志不替舊命使使持節兼太尉授皇后璽綬夫坤德尚柔婦道

承姑崇柔盛之禮敦螽斯之義是以利在承貞克隆堂基母儀天下潛暢陰教鑒於六列考之篇籍禍福無門盛衰由人雖休勿休其敬之哉可不慎與成帝卽位尊后曰皇太后群臣奏天子幼冲宜依漢和熹皇后故事辭讓數四不得已臨朝攝萬機后兄中書令亮管詔命公卿奏事稱皇太后陛下有司數請追贈后父及夫人母丘氏后輒陳讓不從及蘇峻作逆后以憂崩卽位凡六年

廢帝孝庾皇后司空永女初帝爲東海王聘后爲妃及帝卽位立爲皇后踰年崩桓溫耻枋頭之敗謀行廢立以長威權誣帝爲闇廢爲海西公追貶后曰海西公夫人

鄆署雜鈔卷九

士

鄆署雜鈔卷九

姪孫

鍾鈺

全校

鄧暑雜鈔卷十

紫山 汪爲熹 若木輯

鄧陵庾氏集目

開封府志載庾氏集有十餘家庾峻集三卷庾欽集五卷庾亮集二十卷庾米集二十卷庾純集八卷庾翼集二十二卷庾酥集二卷庾統集二卷庾闡集十卷庾倩集二卷庾仲容集二十卷庾肅之集十卷而縣志止載庾仲容集其後跋云鄧陵前代名賢著述頗富而寇氛之後盡付灰燼間有一二存者亦不可多得然則無問府志所載諸家卽仲容集亦難得矣余聊於散見者或一寓目抄撮詩若干首稍存其一家之風雅云爾

鄧暑雜鈔卷十

庾闡

孫登隱居詩

靈巖霞蔚石室鱗構青松標空蘭泉吐瀉龍蒼可游芳津可漱玄谷蕭寥鳴琴獨奏先生體之寂坐幽岸凝冰結樸熙陽靡煥潛真內全飛榮外散凌崖高嘯希風朗彈道有冥廢運有昏消達隱不巖玄跡不標或曰先生晦德逍遙嵇子秀達英風朗烈道傷薰芳鮮不玉折兆動初萌妙鑒奇絕翹首丘冥仰想元哲

三月三日

心結湘川渚目散冲霄外清泉吐翠流淥醑漂素瀨悠想盼長川輕瀾渺如帶

觀石鼓山

命駕觀奇逸徑駕造靈山朝濟清溪岸夕憩五龍泉鳴石含潛響雷駭震九天妙化非不有莫知神自然翔霄拂翠嶺綠澗激巖間手澡春泉潔目翫陽葩鮮

登楚山

拂駕升西嶺寓目臨浚波想望七德曜詠此九功歌龍騁釋陽林朝服集三河回首盼宇宙一無濟邦家

衡山

北眺衡山首南睨五嶺末寂坐挹虛恬運目情四豁翔虬凌九霄陸鱗困濡沫未體江湖悠安識南溟濶

採藥九疑山

鄧暑雜鈔卷十

採藥靈山嶠結駕登九嶷懸崖瀝石髓芳谷挺丹芝冷雲珠落漉漉石蜜滋鮮景染冰顏妙氣翼冥期霞光煥藿藤虹影照參差椿壽自有極槿花何用疑

江都遇風

天吳踰靈壑將駕奔冥霄飛廉振折木流景登扶搖洪川佇宿浪躍水迎晨潮仰盼蹙玄雲俯聽聒悲颶

三月三日臨曲水

暮春濯清汜遊鱗泳一壑高泉吐東岑洞瀾自淨樂臨川疊曲流豐林映綠薄輕舟沈飛觴鼓枻觀魚躍

遊仙詩十首

叩疏鍊石髓赤松漱水玉憑烟眇封子流浪渾玄俗壁

峒臨北戶昆吾眇南陸層層映紫芝潛淵汎丹菊崑崙
洞五湖八流紫地軸

三山羅如聚巨壑不容刀白龍騰子明朱鱗運琴高輕
舉觀滄海眇邈去瀛洲玉泉山靈鳬瓊草被神丘

神岳竦丹霄玉堂臨雪嶺上採瓊樹華下挹瑤泉井
南海納朱濤玄波洒北溟仰盼燭龍曜俯步朝廣庭

英榮丹桂紫芝結根雲山九疑鮮榮夏馥冬熙誰與薄
採松期

赤松遊霞采烟封子鍊膏凌仙滄漱冰玉心玄故能靈
化自然

乘彼六氣渺茫輻駕赤水崑陽遙望至人玄堂心與罔
象俱忘

朝嗽雲英玉藥夕抱玉膏石髓瑤臺藻構霞綺鱗裳羽
蓋綬纓

玉樹標雲翠蔚靈崖獨拔奇卉芳津蘭露珠璣碧葉瀟
清鱗萃

玉房石櫺磊砢燭龍銜輝吐火朝採石英澗左夕翳瓊
葩巖下

古詩 關文
玄景如映壁繁星如散錦

蕭史吹鳴管王子吐鳳歌
從征詩

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

樂賢堂頌

我我層構岌岌其峻階延白屋寢登髦俊神心所寄莫
往非願靈圖表象平敷玉潤游虬一壑栖鸞一叢川澄
華沼樹拂椅桐林有晨風翮有西雍高觀迴雪疎颺倚
窗仰瞻崑丘俯懷明聖玄珠雖明離人莫映清風徘徊
微言絕詠有邇高構永廓靈命

虞舜像贊

夫至道玄妙非器象所載靈化潛融非軌迹所傳故
道資冲樸則謂之三皇德被羣生則號稱舜禹是以
先王因其會通制爲准極功格於天則配於上帝法

耶耆雜鈔卷十

四

施於民則載在祀典然後名教彰於至治王道煥乎
無窮故茲堂之構也有自來矣然樹寢所以栖神而
寢非神之所期立像所以表德而像非德之所存若
乃廢其軌景洞其玄真雖冥照之鑒獨朗天下惡乎
注其耳目哉遂乃顯圖靈像廓其廟壇俾文光煜於
宇宙南風散乎五絃豈謂神道之妙可寄之於有涯
哉蓋亦暢悠悠者之心也其辭曰

玄象煜燿萬物含靈飛龍在天陽德文明神道雖寂務
由機生擁琴高詠寄和五聲玄風既暢妙盡無名民鑒
其朗孰測窈冥

二妃像贊

二妃玄達含靈體妙協德坤元配虞齊耀明兩既麗重
光作照有邈其微神風遐飭

斷酒誠

蓋神智慧人之所靈也好惡情欲人之所生也明智運
於常性好欲安於自然吾以知窮智之害性任欲之喪
真於是椎金壘碎玉椀破兕觥捐瑤瓊

庾敳

幽人箴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乃剖乃判二儀既分高卑以陳貴
賤攸位榮辱相喚乾道尚謙人神同符危山忽安溢緣
釋虛荷識妙音賦美有腴韓信耽齊頊首鍾室子房辭

耶署雜鈔卷十

五

爾高迹卓逸貴不足榮利不足希華繁則零樂極則悲
歸數明白勢豈容違人徒知所以進而忘所以退穰侯
安寵襄公失愛始乘夷道終嬰其類義和升而就翳望
舒滿而就虧盈挹之分自然之規悠悠庶人如何弗疑
幽人守虛仰鑽玄遠敢草斯箴敬咨徽冕

庾亮

翟徵君贊

夫所謂至人者體表傑量神凝域表該落萬動玄心
獨融故能虬驤慶霄而不繼紫龍之轡鳳鳴瑤林而
不屈伶倫之篴豈必欣太清而樂瓊謁哉顧蹄涔不
足以濯神鬚鬚不足以翔雲翮是故藐姑有綽約

之廬箕阜有高嘯之宇唐勣表於玄庭夏功忘於虛

室晉徵士南陽翟君稟逸韻於天閤含冲氣於特秀

體任虛而委順恢昭曠而高蹈先生載營抱一泊然

獨處神栖鸞謁之表形逸巖澤之隅雖束帛仍降輅

覬屢招而弓旌屈於匪石帝命慙於虛復矣是以高

振宇宙遠冠當時方將表大庭於絕代恢玄解以釋

紛仰朝霞而睇望陵扶搖以獨翔景命不延卒於尋

陽之南山哲人其萎高軌孰倣余欽若人之風常問

道於無何之廬賓想玄珠主以瞻授沐浴道霑淳固以

實而歸矣自昔之違于茲七稔何悟先生忽矣升遐

感至德之長泯悼仁風之永翳標爾其傷潸然增欷

耶署雜鈔卷十

六

乃援翰詠跡以宣來葉其辭曰

卓哉先生逸韻遐超蚪盤玉津鳳戢瓊條洗耳夏鼎高

揖唐朝洪崖邈矣玄跡載飭淳風沐世飛芳九霄

庾友

蘭亭集詩

馳心域表寥寥遠邁理感則一冥然斯會

庾蘊

蘭亭集詩

仰想虛舟說俯歎世上賓朝榮雖云樂夕斃理自因

庾統

三人贊

三孤丞立離禽嬰鳴邇近同集式穀既熟和響具翕肇
彼遠氓民焉齊入

朱明張臣尉贊

詩詠張仲今也朱明翰軒敦友友不表形寡妻屏穢棠
棣增榮臣尉邀然醜類感誠

庾肅之

松贊

流澗飛律沈精幽結貞蕤含芳仰拂寒雪

玉贊

碧月鏡朗璆琳星羅結秀藍田輝真荆和玄珪特達瑜
不掩瑕質鮮器潤流映滂沱

那署雜詩卷十

七

雪贊

百籟哀吟廣莫長揮霰兩駁灑皓雪其霏輕質飄颻與
風迴散望之凝映皓若天漢卽之皎潔色踰玉粲

水贊

湛湛涵漾清瀾澄滌妙質柔明雲深夜潤

庾仲容

詠柿

發葉臨層檻翻英糝花葉風生樹影移露重新枝弱苑
朱正蔥翠梁鳥未銷鑠

庾丹

秋園有望

耿耿橫天漢飄飄出岫雲月斜樹倒影風至水迴文已
泣機中婦復悲堂上君羅襦曉長襖翠被夜徒薰空汲
銀牀井誰逢金縷裙所思竟不至持酒清夜分

夜夢還家

歸飛夢所憶共子汲寒漿銅瓶素絲綆綺井白銀牀雀
出丰茸樹蟲飛玳瑁梁離人不相見爭忍對春光

庾承宣

賦得冬日可愛

宿霧開天霽寒郊見初日林疎照愈遠冰輕影微出豈
假陽和氣暫忘玄冬律愁抱望自寬羈情就如失欣欣
事幾許瞻瞻狀非一傾心儻如期良願自茲畢

那署雜詩卷十

八

庾成師

遠期篇

憶別春花飛已見秋葉稀淚粉羞明鏡愁帶減寬衣得
書言未反夢見道應歸坐使紅顏歇獨掩青樓扉

庾抱

和樂記室憶山水

遙想觀海處裕意採蓮歌無因開寒葉共下洞庭波

賦得胥臺露

胥臺既落構荆棘稍侵屏棟折連雲影梁摧落日暉翔
鶴逐不及巢燕反無歸唯有圓階露承曉共沾衣

臥病喜霽開扉望月簡宮內知友

秋雨移弦望疲病倦苦辛忽對荆山璧委照越吟人高
高侵地鏡皎皎微天津色麗班姬篋光潤洛川神輪暉
池上動桂影隙中新懷賢雖不見忽似暫參辰

驄馬

櫪上浮雲驄本出吳門中發迹來東道長鳴起北風迺
鞍拂柱白赭汗類塵紅滅沒徒留影無因圖漢宮

庚自直

初發東都應詔

二龍乘玉軸萬騎翊林塘縱觀此何事巡駕幸淮陽伊
雒名山轉江河道路長照日秋原淨分花曲水香稻梁
叨歲月羽翮仰恩光後塵歸舊里還如仙鶴翔

唐書雜錄卷十

九

贈送詩

謝贍王撫軍庾西陽別時贍爲豫章太守庾被徵

還東一首

文選注沈約宋書曰王弘爲豫州之西陽新蔡諸軍
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庾登之爲西陽太守入爲太
子庾子集序曰謝還豫章庾被徵還都王撫軍送至
盆口南樓作

祇召旋北京守官反南服方舟析舊知對筵曠明牧舉
觴矜飲餞指途念山宿來晨無定端別晷有成速顏陽
照通津夕陰暖平陸榜人理行艫輶軒命歸僕分手東
城闔發棹西江隩離會雖相雜逝川豈往復誰謂情可

書盡言非尺牘

昭明太子餞庾仲容

仲容先爲太子舍人後除安成王中記室當出隨府
皇太子以舊恩特降餞宴賜詩時輩榮之

孫生陽陽道吳子朝歌縣未若樊林華一作置酒臨高
殿

鮑照從庾中郎遊圓山石室

荒塗趣山檻雲崖隱靈室岡澗紛紫抱林障杳重密昏
昏磴路澆活活梁水疾幽閭秉畫燭地曠窺朝日怪石
似龍章瑕璧麗錦質洞庭安可窮漏井終不溢沈空絕
景聲崩危坐驚懷神化豈有方妙象竟無述至哉鍊玉

唐書雜錄卷十

十

人處此長自卑

鮑照吳興黃浦亭庾中郎別

風起洲渚寒雲上日無輝連山眇煙霧長波迴難依旅
鴈方南過浮客未西歸已經江海別復與親眷違奔景
易有窮離袖安可揮懽觴爲悲酌歌服成泣衣溫念終
不渝藻志遠存追役人多牽滯顧路慙奮飛昧心附遠
翰炯心藏佩章

何遜石頭答庾郎丹

高樹蔭樓密細草綠成被黃鸝隱葉飛蛺蝶紫空戲陰
岑自爾悅寂寥子罕寄相如阻禁闈何由從簡易

鄒公趙送庾羽騎抱

舊宅青山遠歸路白雲澹遲暮難爲別搖落更傷心空城落日影迴地浮雲陰送君自有淚不假聽猿吟

白居易三月三日登庾樓寄庾三十二

三日軟遊辭曲水三年愁臥在長沙每登高處長相憶何況茲樓屬庾家

鄢署雜鈔卷十

門壻程家棟
姚世寵
金德瑛全校

鄢署雜鈔卷十

士

鄢署雜鈔卷十一

紫山 汪爲熹 若木輯

馬殷

通鑑馬殷字壯圖鄢陵人初爲木工唐僖宗中和四年初忠武決勝指揮使孫儒與龍驤指揮使朗山劉建鋒戍蔡州拒黃巢馬殷隸軍中以材勇聞儒自稱節度使昭宗景福元年儒爲楊行密將田頔所擒斬之儒衆多降於行密殷與劉建鋒收餘衆七千而走洪州推建鋒爲帥殷爲先鋒指揮使張佖爲謀主比至江西衆十餘萬建鋒爲武安節度使既得志嗜酒不親政事長直兵陳贍妻美建鋒私之贍袖鐵撻擊殺建鋒諸將殺贍迎行軍司馬張佖爲畱後佖謝諸將曰馬公勇而有謀寬厚樂善吾所不及真乃主也乃以牒召之時殷攻邵州未下使親從都副指揮使李璣畱攻殷徑詣長沙殷至佖肩輿入府坐受殷拜謁已乃命殷升聽事以畱後讓之卽趨下帥將吏拜賀復爲行軍司馬代殷將兵攻鄢

州

三楚新錄殷自云伏波之後唐末離亂所在豪俠競起時殷方處卒伍隨渠帥何氏南侵長沙據之殷戰頗有功何乃擢爲裨將命爲邵州刺史殷寬厚大度得士死力何氏卒諸將在外者皆擁兵歸以爭其位惟殷素服發喪識者謂之知禮未幾衆軍各殺其帥使人迎殷爲

主初衆軍之迎殷也值夜殷甚疑懼欲拒不行將曉忽覩一人黑色而貌甚偉執大棒鞠躬趨報曰軍國內外平安俄而不見由是殷以爲嘉兆心始安乃謂所親曰此行未必不爲福及至衆果奉之殷立使人間道上表禮宗在蜀據其表遣使朱書御札許自開國立臺置卿相分天子之半仗焉

楊行密據有淮南間其建國遣舟師數萬伐之比至城下殷登樓指揮一鼓破之伏屍流血湖水爲赤自是四方懾服無敢侵之

通鑑乾寧三年以殷判湖南軍府事殷以高郁爲謀主郁勸殷上奉天子殷從之湖南將彥章請取衡永道連

郴州五州仍薦李璣爲將即取五州湖南皆平

三楚新錄嶺外廖光圖自韶陽叛舉族來奔部曲隨至者數千人殷以其豪而衆多將拒不納或諫曰廖者料也馬得料必肥是家國強霸之兆何爲拒之遂待以禮因令光圖爲永州刺史光圖具陳南越可取狀言甚激切殷亦將開拓疆土聞其陳甚善光化三年使部將李勲將數萬衆擊南越未數月拔桂管十八城靜江桂宜巖柳象五州皆降劉襲懼而乞盟勲即李老虎勇壯絕倫每一食肉十數斤割大脔而啖之人號曰李老虎先是桂管兒童每聚戲呼曰大蟲來號呼而走及勲拔桂管論者以爲應

通鑑天復三年五月陷江陵降岳州

殷弟寶性沈勇事孫儒爲百勝指揮使儒死事楊行密屢有功遷黑雲指揮使行密嘗從容問其兄弟乃知爲殷之弟大驚曰吾常怪汝器度瓌瑋果非常人當遣汝歸寶泣辭曰寶淮西殘兵大王不殺而寵任之湖南地近常得兄聲問寶事大王久不願歸也行密固遣之是歲寶歸長沙行密親餞之郊寶至長沙殷表寶爲節度副使它日殷議入貢天子寶曰楊王地廣兵強與吾鄰接不若與之結好大可以爲緩急之援小可以通商旅之利殷作色曰楊王不事天子一旦朝廷致討罪將及吾汝置此論勿爲吾禍

梁開平元年三月以武安節度使馬殷爲楚王四年六月詔加天策上將軍殷始開天策府以弟寶爲左相存爲右相唐同光三年殷聞蜀亡上表稱臣已嘗衡麓之間爲菟裘之地願上印綬以保餘齡上優詔慰諭之初殷既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輻輳湖南地多鉛鐵殷用軍都判官高郁策鑄鉛鐵爲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他貨而去故能以境內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蠶郁命民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機杼大盛

唐天成四年三月殷命其子武安節度副使判長沙府希聲知政事總錄內外諸軍事自是國政先歷希聲乃

聞於殷八月初殷用都軍判官高郁爲謀主國賴以富強鄰國皆疾之以流言間郁於殷殷不聽乃日譖之於希聲希聲屢言於殷稱郁奢僭且外交鄰藩請誅之殷曰成吾功業皆郁力也汝勿爲此言希聲固請罷其兵柄乃左遷郁行軍司馬郁謂所親曰亟營西山吾將歸老獅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益怒明日矯以殷命殺郁於府舍誣郁謀叛并誅其族黨至暮殷尚未知是日大霧殷謂左右曰吾昔從孫儒度淮每殺不辜多致愆異馬步院豈有冤死者乎明日吏以郁告殷撫膺大慟曰吾老耄政非已出使我勲舊橫罹冤酷既而顧左右曰吾亦何可久處此乎長興元年十一月殷卒遣命

鄭署錄卷十一

四

諸子兄弟相繼實劍於祠堂曰違吾命者戮之希聲襲位稱遺命去建國之制復藩鎮之舊

五代楚王馬殷墓在衡陽縣上潢水畔 楚故畧

馬希振 希南唐書作義

殷子十餘人嫡子義振長而賢其次義聲義範同日而生義聲母袁夫人有美色義聲以母寵得立而義振棄官爲道士居于家故義聲卒而義範以次立 馬令南唐書

馬希聲

馬希聲字若訥殷次子希聲聞梁太祖嗜食雞慕之既襲位日殺五十雞爲膳居喪無戚容葬武穆王于衡陽將發引頓食雞臠數盤前吏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

籍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長興三年七月希聲以湖南比年大旱命閉南嶽及境內諸神祠門竟不雨希聲卒迎鉅南節度使希範於朗州而立之八月襲位 捧腹編

馬希範

馬希範字寶規殷第四子初希聲希範同日生希聲母曰袁德妃希範母曰陳氏希範怨希聲先立不讓及嗣位不禮於袁德妃希聲母弟希旺爲親從都指揮使希範多譴責之袁德妃請納希旺官爲道士不許解其軍職使居竹屋草門不得與兄弟燕集德妃卒希旺憂憤而卒

鄭署錄卷十一

五

初唐同光中希範入貢莊宗問洞庭廣狹對曰洞庭至狹若車駕南巡止可飲馬莊宗拊背嘉之

晉天福元年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馬希杲有善政監軍裴仁煦譖之於楚王希範言其收衆心希範疑之夏四月漢將孫德威侵蒙桂二州希範命其弟希廣權知軍府事自將步騎五千如桂州希杲懼其母華夫人逆希範於全義嶺謝曰希杲爲治無狀致寇戎入境煩陛下親涉險阻皆妾之罪也願削封邑洒掃掖庭以贖希杲罪希範曰吾久不見希杲聞其治行尤異故來省之無它也漢兵自蒙州引去徙希杲知朗州其後卒毒殺之

天福三年十一月楚順賢夫人彭氏卒彭夫人貌陋而

治家有法希範憚之既卒希範始縱聲色爲長夜之飲
內外無別有商人妻美希範殺其夫而奪之妻誓不辱
自經死

天福四年夏四月加楚王希範天策上將軍賜印聽開
府置官屬十一月楚王希範始開天策府置護軍中尉
領軍司馬等官以諸弟及將校爲之希範好學善詩文
士以幕僚拓跋恒李弘皋廖匡圖徐仲雅等十八人爲
學士皆故殷時學士也

三楚新錄襄州安從進安州李金全叛晉高祖詔希範
出兵希範遣張少敵以舟兵趨漢陽漕米五萬斛以饋
軍金全等敗少敵乃旋漢州刺史彭士然通鑑作悉幸錦獎

諸蠻攻澧州希範遣劉勅劉全明等以步卒五千擊之
士然大敗

通鑑劉勅等進攻漢州彭士然兵敗棄州走保山寨石
崖四絕勅爲梯棧上圍之廖匡圖戰死希範遣弔其母
其母不哭謂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溫飽之賜舉族
效死未足以報况一子乎願王無以爲念王以其母爲
賢厚恤其家十二月劉勅等因大風以火箭焚彭士然
寨而攻之士愁逃入獎錦漢山遣其子師曷帥諸酋長
納溪錦獎三州印請降于楚劉勅引兵還長沙希範徙
漢州于便地表彭士然爲漢州刺史以劉勅爲錦州刺
史自是羣蠻服於楚希範自謂伏波之後以銅五千斤

鑄柱高丈二尺入地六尺命學士李弘皋爲銘誓狀于
上立之漢州

三楚新錄於是南寧州酋長莫彥殊率其本部十八州
都雲酋長尹懷昌率其昆明等十二部牂牁張萬潛率
其夷播等七州皆附

清異錄袁居道不求聞達馬希範間延入府希範病酒
厭膏膩居道曰大王今日使得貧家纏齒羊詢其故則
蔬茹

三楚新錄初希範入觀經途淮上時桑維翰旅遊楚洲
聞知其來遽謁之曰僕聞楚之爲國挾天子而令諸侯
其勢不可謂之卑也加以利盡南海而公室大富足下

之來非傾府庫之半則不足以供芻粟之費今僕貧者
敢以萬金爲請惟足下濟之希範輕薄公子視維翰形
短而腰長語虜而且醜不覺絕倒而笑旣而贈與數百

緡維翰大怒拂衣而去及殷堯希範立時維翰已爲宰
相奏削去天子半仗止稱天策上將軍楚王而已其卿
相臺閣皆罷之然希範性剛愎好以誇大爲事雖去半

仗而軍國制度皆擬乘輿

通鑑希範作天策府極棟宇之盛戶牖欄檻皆飾以金
玉塗壁用丹砂數十萬斤地衣春夏用角簾秋冬用木
與子弟僚屬遊宴其間

楚地多產金銀其利尤厚由是財貨豐殖而希範奢欲

無厭喜自誇大爲長槍大槩飾之以金可執而不可用
募富民年少肥澤者八千人爲銀槍都官室團服用
之物務窮侈靡作九龍殿刻沈香爲八龍飾以金寶長
十餘丈抱柱相向希範居其中自爲一龍其襖頭腳長
丈餘以象龍角三楚新錄云凌晨將坐先使人焚香於
龍腹中煙氣鬱然而出若口吐焉奢僭若此用度不足
重爲賦歛

鎮南節度使馬希範之母弟也性謹慎希範愛之
使判內外諸司事

天福十二年八月希範卒將佐議所立以武平節度使
知永州事希範於希範諸弟爲最長請立之劉彥瑫李

弘舉楊潞等稱希範遺命共立希廣

馬希廣

馬希廣字德丕希範母弟天策左司馬希崇性狡險陰
遣希範書云劉彥瑫違先王之命廢長立少以激怒之
希範自永州來奔喪彥瑫白帝使將水軍逆之命永州
將士皆釋甲而入館希範於碧湘宮成服於其次不聽
入與希廣相見希範求還朗州周廷誨勸希廣殺之希
廣曰吾何忍殺兄率分渾朗而治之乃厚贈希範遣還
朗州希崇嘗爲希範訓希廣語言動作悉以告之約爲
內應自後希範以蠻兵屢攻長沙希崇許可瓊爲間可
瓊爲希廣將受希範厚賂約爲內應兵交不戰兵敗不

救長沙遂陷希崇迎希範入府視事賜希廣死

馬希範

乾祐元年八月馬希範悉調朗州丁壯爲鄉兵遣號靜
江軍作戰艦七百艘將攻潭州其妻范氏諫曰兄弟相
攻勝負皆爲人笑不聽引兵趨長沙希廣聞之曰朗州
吾兄也不可與爭當以國讓之而已劉彥瑫李弘舉固
爭以爲不可乃以岳州刺史王贊爲都部署戰棹指揮
使以彥瑫監其軍大破希範於僕射洲獲其戰艦三百
艘贊追希範將及之希廣遣使召之曰勿傷吾兄贊引
兵還希範乘輕舟遁歸范氏泣曰禍將至矣余不忍見
也赴井而死

馬希範

九

靜江節度使馬希範以兄希範希廣交爭屢遣使諫止
不從知終覆族疽發于背卒希範敗後以書誘辰澁州
及梅山蠻共擊湖南至再至三內以希崇爲應外以厚
賂啖其將許可瓊希範兵至可瓊舉全軍降長沙遂陷
希廣賜死南唐以希範爲楚王希範既克長沙不賞許
可瓊出爲蒙州刺史不存撫役者將卒皆怨怒謀作亂
希範宴前吏馬步都指揮使徐威等執囚之幽于衡山
縣以希崇爲武安留後

三楚新錄衡山縣豪族廖光圖子仁勇聞希範來與叔
凝議曰希範長而被廢今又見追此必不免吾屬受先
王恩不能爲之除禍亂安社稷豈所謂居水上乎乃率

數百人劫而立之號衡山王以衡山縣爲府且使人募兵數日衆至一萬郡縣多起兵應之希崇懼求救於吳吳命邊鎬將兵來救其實伐也初童謡云鞭打馬馬急走鎬至希崇知其謀又將拒焉或以童謡爲諫希崇不得已遂降及希萼見鎬且請之吳於是鎬以禮遣希萼及希崇舉族而行

馬令南唐書義萼敗於僕射洲去誘溪洞諸蠻冠益陽義廣遣崔洪璉以遏諸蠻劉彥瑫以舟兵趨武陵攻義萼彥瑫敗於湄州義廣大懼遣使請兵京師漢隱帝不能出師義萼率舟兵沿江而下自號順天將軍趨長沙攻長樂門長沙陷義廣率妻子匿于慈堂明日擒之送

鄧希萼傳卷十一

十一

斬義廣杖其妻死于市左右用事者皆鬻割之乾祐三年義萼自立明年遂臣於南唐唐冊封義萼楚王義萼悉以軍政任其弟義崇義崇與楚舊將徐威陸孟俊魯綰謀作亂義萼置酒端陽門義崇辭以疾威等縱惡馬十餘匹以壯士執繩隨之突入其府劫庫兵縛義萼迎義崇以立之義崇遣彭師曷廖偃囚義萼於衡山師曷奉義萼爲衡山王臣於南唐義崇懼亦遣使詣南唐送欸唐遣邊鎬等帥師入楚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封義萼楚王居洪州義崇領舒州節度使居楊州世宗下淮南詔撫安馬氏子孫義崇率其子弟十七人歸京師甚哉史之難于取憑也廖偃彭師曷之事五代史謂馬

希崇遣師曷偃囚希萼而師曷奉希萼爲衡山王是偃同受囚希萼之旨在於師曷獨能全之者也江表誌則謂師曷且從希崇害希萼偃之計誘諭而寢其謀是師曷實有害希萼之意賴偃而僅能免者也南唐書則謂師曷奉希萼至衡山與偃護視維謹立之爲王是二人同有衛希萼之功而效忠於故君者也夫事出於一而詞異者三然則俾後世安據哉自今觀之江表志出其國五代史南唐書成于宋代尚論其世則以本國之人而紀當時之事耳目所逮疑爲實錄春秋之例有所見所聞所傳聞之別五代史則所聞而唐書則傳聞者也二家之言要未足據然二人齊心廖彭同功紫陽綱目亦援之同辭矣吾又安得執已見而主他說哉唐餘紀傳三楚新錄初馬氏之強聞海內諸院公子長幼八百餘人皆以侈靡爲務識者多非之公子之徒聞而且怒時有國師張氏給之曰彼所見非者恐祚之不永也以君昆仲之衆使更而王亦有八百年之家國何憂何懼乎時郊外有鄧翁者聞而歎曰文武之道未嘗介意而更納虛誕之說以自安吾見其死於溝壑有日矣及邊鎬師至果驗星散寒餒而卒者過半焉

馬希隱

通鑑馬希隱武穆王殷之少子也爲靜江副使知桂州希廣希萼兄弟爭國南漢主以內侍吳懷恩爲西北招

討使將兵屯境上伺間密謀進取希廣遣指揮使彭彥
暉將兵屯龍峒以備之希萼自衡山遣使以彥暉爲桂
州都監在城外內巡檢使判軍府事希隱惡之潛遣人
告蒙州許可瓊可瓊方畏南漢之逼即奔蒙州引兵趨
桂州與彥暉戰於城中彥暉敗奔衡山可瓊留屯桂州
吳懷恩據蒙州進兵侵掠桂管大擾希隱可瓊不知所
爲但相與飲酒對泣南漢主遣希隱書言武穆王奄有
全楚富疆安靜五十餘年止由三十五舅三十舅兄弟
尋戈自相魚肉三十五舅謂希廣三十舅謂希萼漢舉
主襲楚王殷女故呼希廣等爲舅
先人基業北面仇讎今聞唐兵已據長沙竊計桂林繼
爲所取當朝世爲與國重以婚姻親茲傾危忍不赴救

鄂署雜鈔卷十一

三

已發大軍水陸俱進當令相公舅永擁節旄常居方面
希隱得書與僚佐議降之支使潘玄珪以爲不可吳懷
恩引兵奄至城下希隱可瓊帥其家夜斬關奔全州桂
州遂潰懷恩因以兵畧定宜連梧巖富昭柳襲象等州
南漢始盡有嶺南之地

鄂署雜鈔卷十一

甥

程師亮
金塘光
陳正棟

全校

鄂署雜鈔卷十二

紫山 汪爲熹 若木輯

祖孫令鄂

王璉字宗器黃縣人在任守嚴政簡盜息民安有古循
吏風孫時中字道夫繩其祖武由進士亦令鄂陵尤多
恤政擢山西道御史逆瑾忌不附已誣之下獄首囊三
木瀕九死而不屈謫戍遼東瑾誅詔復職歷陞寧夏巡
撫殺皇西巡獨斥備供御邊人德之入爲兵部侍郎晉
兵刑二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致仕舊志

崔大德

博陵崔公大德始起進士時議以威曉疏屬不得拜京

鄂署雜鈔卷十二

一

朝官出令鄂陵築城禦寇有司報鄂陵令大最吏治但
鄂陵庫小邑無以展令才移臨漳未行乃歸憂起補饒
陽至卽首寬稅畝復更賦刻意休息時筦庫稱難簡中
人多畜牧者衆裹之得不病郡指邑連三十餘稱饒陽
徭獨平長吏因以五邑檄公皆平如饒陽會大饑爲粥
食民民就食多蹂躪道仆死則令具爨墟聚問各食其
所皆得旦夕飽餐殮盡室中活者無算饒陽治又康廩
聞也歷官天雄郡丞廣平太守治績俱如鄂陵與饒陽
鄭若容北游漫稿

張鳳臺

明李開先中麓寄鄂陵尹張鳳臺詩折獄由來惟一語

法持三尺不戕民官清莫謂衙齋冷仁被閭閻暖似春
一舊政煩苛從實減新來戶口不虛增拔葵飲水真廉
吏會有天書早見徵二原註初任平湖再任鄆陵俱有
德政開居集

錢夢得

錢夢得字承江浙之桐鄉人萬曆癸未進士初任鄆陵
知縣以卓異內召拜山西道監察御史歷陞都察院巡
撫河南生平自製錦以至埋輪迨爲大中丞經文緯武
莫不燭然獨立風節高入及致政家居殷殷敦卹里族
人稱長者桐邑志鄉賢傳

趙大華

鄆署雜錄卷十二

趙大華萊陽人貢士鄆民舊不勤紡織大華萬曆間爲
令大加勸諭夜行潛聽有紡織聲以良民勤紡四字識
之大日呼至賞棉花五斤自此得紡之利及今永賴舊志

鄆陵令劉公傳

四明以外吏死閹賊之難者又有鄆陵令劉振之字而
強號冰壺慈溪人劉氏邑中鼎族自其曾祖祖父及兄
皆由進士爲名臣振之雖貴介而恂恂自下生平讀書
尤留心聖學事繼母毛以孝聞先世皆廉吏一簞一瓢
泊如也庚午鄉試爲黃道周所取士三上公車不售就
教東陽諄諄舉聖學訓其及門月有課季有會不屑以
寒氈冷暑頽然自放也東陽僻處山陬俗多鬪狠振之

加意浚灌積習猶未盡蠲及陟鄆陵將去語人曰東陽
士風潰矣不久將有變起甫去而許都之難作人咸服
其先見治鄆陵惟以惜民爲務時流寇大訐將驕而士
悍一日有客兵過索犒不遂竟挾振之去父老聞之呼
奔救願歛民貲賂豪弁始釋歸其得民如此十四年
十二月李自成陷許州殺知州王應翼自許以南無堅
城邑中有倡言城小力不支不如早降之便振之正色
叱之未幾賊大至城破遂謁先聖秉笏坐堂上賊索印
不與逼以不屈罵曰吾劉氏世以忠孝傳家豈至我而
爲狗鼠所汙耶惟有一死仰天對朝廷入地見祖宗耳
縛置雪中三日夜罵不絕口賊砍之十餘刀乃死時年

鄆署雜錄卷十二

正

五十有六事聞贈太僕少卿黃道周題其門曰忠孝大
儒振之自己未歲書片紙藏笥中每歲加紙護之至是
家人啟其封則不食財不好色不惜死三語也典史杜
邦舉富平人當振之叱倡言邑民時邦舉卽曰公言是
城亡與亡人臣大義豈可偷生以辱祖宗乃與振之協
力拒守及許州被屠人益洶洶有縋城遁者邦舉捕得
治之衆爲股栗城陷被執自成知其素得民心欲降之
大罵曰朝廷臣子豈爲賊用自成怒挾其舌邦舉嚙血
噴之仍大罵遂與振之並遇害續表忠記

劉振之字而強寧波慈谿舉人崇禎八年授東陽教諭
正已率物不徒以文詞課士時取行誼著稱者表揚之

以爲勸嘗大書鄉約六條于堂日以古人相期性慷慨
好節義議論剛果經濟亦不讓古人所著有尚友集副
墨等書其舊刻也詩文多在氣骨不加雕飾陞河南鄆
陵令城爲賊所破正衣冠端坐公治被執罵賊不屈死
之東陽縣志

劉振之菊月遊東陽白雲洞詩著屐相攜破積苔婁清
爽氣撲衣來呼龍驅雨開晴嘯倩鶴分霞映石臺秋去
欲邀紅樹駐詩成頻放白雲催謾言此曲終天上已有
青山入酒杯同上

又登青笑臺詩樓陰倒映水潺湲簾卷空青鳥乍還一
幅雲林難著筆半沉半露霧中山靜志居詩話

鄆縣雜錄卷十二

四

明金肇元送而強詩劉即原帶赤城霞披拂雙溪桃李
花此日河橋嗟汗漫春風長憶絳帷紗東陽縣志

馮元颺畱仙二劉說詩引說詩之難非說難也以詩說
詩之難也解大紳云人第知刪後無詩不知三百篇已
無序矣蓋言周詩小序淺淺皆譏未有以得詩人之隱
而微中之也三百篇母論雅頌皆有風致似近似遠非
遠非近謝太傅以訂謨定命遠猶辰告爲有雅人淡致
可謂善說詩矣是故鳬雁屈伸葭黍盈縮總還六義本
位自爲終始而不橫以我見卒之冥靈遠夷玄照關通
任我所見罔不合於詩情此說詩之妙也吾友崇任而
強兩劉君說詩闕湖一似瑤天笙鶴冷秋月於寒潭一

專門矣

鄆縣雜錄卷十二

五

馮玄度文偉書二劉闕湖說詩前崇任情性雄邁頗類
青蓮飄爽其言每有奇人俠客之致而強情性醇深頗
類少陵渙鬱其言每有忠臣孝子之思合是二者以說
詩而三百篇之性之情無剩義矣環翠樓稿

雙忠祠記

鄆縣中丞原疏

人之境遇無常而世之憂患莫測苟其心志游移無卓
然自立之操則一遇艱險鮮不喪其名節惟夫讀書明
理於綱常道義之開挾持有素抱負甚弘斯能臨大節
而不奪無愧於志士仁人之目余於康熙癸巳春承乏
鄆陵鄆故鄭邑其地甚古偉人甚多欲知其鄉賢名宦

以爲可師可法及閱其志明季之亂有劉合杜尉雙忠死節者未得立祠爲憾余竊心識焉蓋明之流寇始於崇禎元年戊辰初橫於秦晉癸酉歲渡河而南而豫居天下之中東西南北惟其所之故其經行之城郭而殘破焉者有不啻一至再至而已也冰壺劉公之來令於鄆爲十二年已卯寇之盤踞已歷六載市井村落率爲丘墟歲復饑饉煙火蕭然賴公以鎮靜蒞之民稍寧居夫何寇勢益張十四年二月既破河南卽移攻開封而汴城甚堅攻之七晝夜而去蓋彼知開封之難猝下也故舍之以爲後圖若其他不攻則已攻則必破不攻而破則已攻而破則必屠故其來也人無關志或開門揖

鄆縣志卷十二

六

入或踰城而避甚或泥首乞降而仗節死義者頗少十月攻陷南陽十二月之望突至鄆城公籌之已熟謂其守之不支而必屠惟有一死可以報國可以全民投綴甫上爲廝隸解救奮借縣尉杜邦舉慷慨罵賊並磔於北關嗚呼慘已當是時棄城偷生者不可枚舉而公獨手書一詩云浙米向矛頭枕戈臥城關之死矢靡他誓洒一腔血讀此而知以身殉城其志蚤已決矣且不獨此詩也公有自緘一封於每歲生辰必重加封識臨難時授其子純粹啟視之則不貪財不愛色不惜死三語蓋居官廉介不貪財也喪偶二十年不娶不愛色也至是而從容就義不惜死也豈非挾持有素抱負甚弘而

尉雖卑儼然以封疆自任見危授命不肯苟免則其生平自命當亦與劉公無二雙忠稟稟同享俎豆固其宜也余雖六載心識立祠未能去年冬甯產以償賸累業已辭任邑中縉紳士民知家大人今年七十預醮金走使爲壽大人不勝瞿然令速反璧璧之而堅懸無却因念及建祠一事稟達大人欣然曰甚善汝之志卽我之志也邑中無不踴躍爰卽鳩工經始于去年臘月之初落成於今年三月之杪余本擬於中春南旋待其畢工也踰月而後行劉公諱振之字而強號冰壺浙之慈谿人崇禎庚午舉人以東陽教諭陞任杜尉諱邦舉陝西富平人殉節之詳具在邑人總憲鄭公二陽疏中劉公贈太僕寺少卿廕一子入監讀書杜尉遺骨無歸葬於郊外至今寒食麥飯而祭見邑人之厚道焉康熙五十八年歲次己亥季春之吉知鄆陵縣事今陞主政浙江汪爲熹記

鄆縣志卷十二

七

貴池吳銘道復古題鄆陵雙忠祠有序

贈太僕卿知鄆陵縣劉振之字而強慈谿人以崇禎辛巳十二月流寇陷鄆陵與杜尉邦舉罵賊不屈爲賊支解汪紫山既尹斯邑奉其尊人鵬亭先生之命爲之立祠以永其祀

妖星纏紫垣關中起草竊忽焉毒四海燎原不可滅劫相實贅疣債帥類跋扈弩孤羣射天仗義孰死節時則

劉公賢感憤常欲絕平生抱區區愛鼎恥因熱就官蹂躪餘誓灑一腔血克鋒來克鄧空拳冒叢針雖乏將軍力迺奮常山舌杜尉即架閣從公効猛烈前追巡遠風肩胛甘五裂卑官有社稷偷生夫豈屑紛紛遁降者誤國同贈華名藩淪未幾神京喪一瞥慷慨獨君王依憑盡妖孽自公至于今歲已八十閱不有表揚功誰知景前哲汪侯忠孝人官曹挺才傑出其庭間餘為政具劉切妙剖本無形民心自潛結念惟劉與杜臨危志何決使無烝享地詎非一大缺遂欲崇式瞻受靈光棹楔邑人樂奔趨不須戶到說成之既不日始慰辦香燕高堂聞更歡積懷今果雪忠魂久愈馨官箴完匪涅用媿雙

鄂署雜錄卷十二

八

廟巍益稟冰壺潔卹典在當年公論此昭揭聞公有遺編幽沉尚函鐵何時出人間匹美尹宙碣尉骨瘞近郊鬼雄表丘垤從茲得並棲於祭牲殺設吁嗟不朽事千載樂無闕即侯名父子亦應立茅莖劉公初署東陽論難因吾鼎可愛又日一片冰心堪贈友滿腔熱血欲輸君其圍城日手書一詩日浙米向不頭枕戈臥城關之死矢靡他誓酒一腔血所著有畫溪近草冰壺先生遺藁

之末

斜川沈鴻寓廡讀雙忠祠記偶成里言聊附頌

鄧陵古名邑富庶稱當年乃至明祚衰凋敝隨烽煙饑荒與疾疫世亂相糾纏里社漸丘墟縣令增憂煎撫恤賴劉公遺子稍安全何意冠饑張慘殺橫戈鋌隣封相

繼陷流血奔成川一朝蔓延及忍將殘黎捐平生不惜死素有緘封箋誓酒一腔血至是心彌堅慷慨偕杜尉罵賊聲聞天仗節身並磔縲縲忠魂聯全民與報國一死無遺愆事載邑紳奏展讀有餘憐公雖邀贈卹尉惟存荒阡聖朝平寇亂景運開幽燕詔修明史久大節應昭然奈何名宦祀俎豆猶虛懸邑人思報本額請恒奉拳倥偬辭弗暇歲久徒相沿卓哉汪令君宰邑如烹鮮學醇才更鉅經履稱便奉命治茲土政簡煩苛蠲下車興學校義塾聯居廬城內外共五所人材歌樂育課藝歸丹鉛文範與文清洎水稱雙賢擢藩具蒸嘗祀典尤加虔勸懲厚里俗上諭箋成編請旌民婦節請旌節

鄂署雜錄卷十二

九

某氏某氏奉雪釋冤囚學韓廣文小署人子大獄片言折明照同犀燃劉國良羣察感德化有愿爭自前催科勞撫字仁恕弛蒲鞭期不問賦稅肅然清役無追呼權歲旱麥失稔賑貸扶顛連出入升斗盡一至誠格步禱甘雨傾如泉凡祈晴祈雨神默水於雙洎河士庶遭連遭躬親率舂鉞疏濬流涓涓給種勸開墾廢土成良田任內報墾荒地百有餘頃已陸續行種流亡漸復業墟市重喧闐奉檄辦軍需民力難仔肩不惜罄產資代為公家填與辦空皮骨未足喻也六載循績著書省膺超遷廢陞無不舉臨發情猶牽雙忠迹未泯廟祀乃闕焉謀建局可緩相度得地偏父老感且歎羅琴泣涕連念公貽累餘歸

棄無畱錢贖金壽 封公紳士意最專再獻請勿却少
資木與軼羣情既難拂庭訓遠復宜於以速鳩工不日
崇修椽輪奐美而固丹牖燦以妍碑文雕傑製置主安
豆邊醇酒妥忠魂髮髯靈在筵衆志一旦伸趨走喜欲
顛煌煌正氣歌磅礴牛斗躔皎皎睢陽節輝映相後先
維茲闢幽功高出層雲巔報德效封人謳祝溢道邊路
發彭祖岡舞綵歸蹕踴由來仁者壽兆應八百錢名位
陟台階助業彝鼎鐫鸞鳳競高翔接翮誇翩翩紛紛頌
復饒馬首不得前錢筵列二十里有拳藝
泣送至本邑境外者飛花迎畫旆
垂柳拂錦幃快此淑氣濃甍爲珂里旋蒼生望霖雨東
山寧久延高堂歡具慶鳩筭方餘絲一過稱觴期趨闕
如登仙芳聲播遐邇紀述多瑤篇續以下里吟竊附風
謠傳

梅里繆其器受茲題雙忠祠

人生無貴賤要知重名義夙宵勵無忝夷險非有異前
明歷思宗炎運值標季英明御區宇土崩勢已潰擾擾
多黃巾蔓衍梁宋地劉君困安陵望援不一至旦暮城
且陷屠戮忍坐視呼天若夢夢報國惟身致捐軀以成
仁誓詞夙所秘矢懷在平時臨難寧再計慷慨櫻賊鋒
杜尉慘同志褒揚徹九閭猶未及下吏至今邦人士感
歎頻揮淚雙忠貫日月祀典洵足記

范湖徐照茶畦題雙忠祠

鄆署雜鈔卷十二

十一

吁嗟明季時寇勢方熾倡中州天下中衝繁之所當冠
警一朝至人心俱皇皇或爲棄城走或爲開門降鄆陵
有賢令正氣填衷腸區區彈丸地用武難施張欲戰既
無兵欲守復無糧寧酒頭顱血忍視黎民傷同志得杜
尉慷慨罵賊亡天地慘不聞日月黯無光遠從睢陽城
張許相顧頽人生誰不死壽夭齊彭殤丘山與鴻毛所
重繫網常惜乎歷百載廟食猶未嘗吾鄉主政公前年
蒞是邦政餘思勵俗首先訪忠良土人述往事涕淚猶
沾裳君起覆然曰不可無表揚乃爲立祠宇邑里生輝
煌先賢有大節幽光賴以彰作詩誌不朽千秋見芬芳
梁溪鄒漪流綺論曰人惟財色二事孽障纏綿一嘗
生死關頭便有許多繫戀觀公藏箚格言真所謂看
得破跳得過者矣無慾則剛克其然乎載敬禎野乘
用殿卷尾

雜鈔告竣劉公之孫從都門郵寄冰壺先生臨難詞

云視邑如家視民若子和而不流中立不倚生也任
其流行死則聽之坎止一真自如萬念不起期之死
而靡他抱是義以終始讀是詞益見從容就義端有
本領因急爲補入爲烹又識

鄆署雜鈔卷十二

甥

陳正修
程師典
咸萬選

全校

鄧任書事

鄧陵盛於漢時迨靈獻之際中州之凋敝甚矣觀於蘇林之謂庚峻曰鄧陵舊五六萬戶今裁有數百蓋林於漢末嘗就學於峻祖乘者也魏晉間其人尚在閱世多故年垂耄耋故見其故舊裔孫不覺有盛衰之感今之鄧陵當明末流寇之亂爲其殘破吾不知此時景象以視蘇林之言何如也賴 本朝定鼎六七十年來生聚教訓大約不減曩時矣余承乏於此喜其地之僻而俗之淳也心竊安焉力行保甲興起義學以庶幾士民之

鄧署雜鈔卷末

十

有所持循無入於匪人之類而士民亦遵行惟謹不謂邇年來他邑之冥頑無知者忽釀爲癘疥之疾猶幸除惡務速卽遂殲滅聊書其概以誌 皇威之赫濯焉
其一則宜陽縣民亢珽也康熙五十一年 月珽市鹽於肆以其價昂而爭擁衆毀其肆肆訴之令令詳之院鞠之得實罪宜充軍減等而徒發獲嘉縣之亢村驛役五年珽於五十五年十二月限未滿逃歸明年三月獲嘉令移文於宜宜令遣役馬卓張承嗣等緝之緝既得而珽竟毆斃馬卓割截張承嗣脚筋遂糾宜陽所屬二十八里村民蟻聚於神后等寨撫憲遣兵勦之拒於寨王寨下珽弟珩在厥山間適遇永寧高令擁之以上寨

於是撫臣具題 欽差大司寇張學士勒督兵進勦珽

敗逃澠池縣山內匿李一寧家官兵追及而一寧率衆拒於三架山土嶺官兵奮擊珽走新安縣山內密樹叢中縊死獲其弟珩妻認之果其屍也子二孫一皆伏辜珩發三姓地方爲奴澠池之李一寧始焉匿珽珽死而逃山汝州楊家樓至魯山縣之鴉路山爲新安縣捕役王進等所獲擬斬

其二則閿鄉縣民王更一也亦以鹽價起釁率衆千餘人入城毀民房而去據險屯聚遊擊楊奉攻之於高栢寨又攻之於軒轅嶺擒其黨呂英白懷王振乾梁必貴等知更一逃匿於地陽峪獲之擬斬

鄧署雜鈔卷末

十一

其三則蘭陽縣民袁進也進偽稱朱復業結黨白蓮教首李雪臣紅蓮教首張宇文以黃色片紙書保安家鄉無生老母八字爲號煽惑庸愚千有餘人聚議於李雪臣弟李山義家擬於五十六年九月十九日先劫蘭陽次劫朱仙鎮後劫汴梁省城蘭陽令冉介異先於十八日知之卽閉城門團山義家擒其教首并黨羽頗多大司寇張委郎中何順往潁州緝餘黨州牧張飭緝賊不力勅之曹州捕役於開州滑縣獲袁進卽正典刑

右三案如宜陽亢珽澠池李一寧閿鄉王更一皆不過本邑朋從相聚爲群雖間有鄰邑之附和要亦無多至若蘭陽袁進其黨甚熾起事於潁州發覺於蘭陽直隸

山東株連不少卽開封州縣多有羽翼惟鄆陵絕無一人與焉當余初行保甲時人皆視爲具文抑知具文也者以行之不力耳余惟歲時稽覈無容敗類則人皆樂業豈有見異思遷焉者故雖兇徒踵接而此無褻裳之就彼亦無餘波之及余淡爲厚幸焉爰約畧記之使共知保甲之宜行爾

自古教者必有學學者必有師而周制爲最詳天子曰辟離諸侯曰頒宮此皆教之既成而升於學者也而周制於鄉遂則尤家喻而戶曉鄉自鄉大夫以下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皆教鄉者也遂自遂大夫以下縣正鄙師鄆長里宰鄰長皆教遂者也故其時升之學者皆

鄆縣雜錄卷末

三

爲朝廷有用之材近世鄆州邑莫不有學而廣文先生不過與采芹者相親其未服青衿者則漠然無關於是教之任不得不責之令書院山長既久不設此義學之名所由立也鄆陵舊有義學在東關內內有文昌閣歲久頽敗余甫至卽捐貲葺之書齋文昌閣皆爲之一新延明經蘇煥廩膳生劉樞相繼督課生童凡三十餘人三八年期彙送評閱定其甲乙而五名以前給賞楮額三四年間童子先後遊庠者五人如王蘊秀汪燭蘇坦梁錫類劉燕貽等是也而城外四學東則十方院西則陳畫店南則馬欄鎮北則彭祖店各有若干人皆聞風振起師徒鼓厲將來必有可觀者惜余已辭任不及見

之而薰陶涵育庶幾夫後之令斯邑者相沿不替云

昔人云東西南北惟君所使則公家之事宜無不效力焉邇年來秦中西陲以小醜戒嚴凡車騎之需糧餉之饋勢有所難已者而南方之人不任馳驅當事者亦憐其脆弱恐不勝任必得夫強力壯健者始克付託而無虞是以余在鄆陵於五十四年嘗代陝購騾二十頭又派解小車十輛五十五年又派解騾馬二十頭凡三次余皆闕免躬解而惟幫助其解費并各夫費一次十夫三次三十夫夫有家則給白銀十金以安其家行者則給以衣冠履襪而姓之芻秣夫之旅食則計程而授以貲一夫如是餘莫不然其第一次之押運者則歸德守

鄆縣雜錄卷末

四

陳堯策寧陵令任三槐等第二次則鄆州牧尹先椿第三次則歸德守陳堯策南陽守沈淵等而第二次之夫爲陝所留軍前運餉西土嚴寒歸者十僅六七此亦可傷者也歸德陳公兩次往復不憚苦辛此尤足欽者也而余也既免於風塵之馳驟又免夫老親之顧慮澹服當事之秉公任天而授不強人以所不能故特書之以誌幸也

予初蒞邑命案甚多或好勇鬪殺或輕生自縊甚至除夕盃酌一言不合便短兵相接拋命不顧更深擊鼓立求相驗者予甚憫之明年春率閭閻耆戒城鄉斷屠作疏告于城隍之神禮懺三晝夜自後命案漸稀神前每

有禱告祈禱祈雨爲民請命無不響應如呼吸之相通者不可枚舉卽如趙寨村民劉國良傭工度日妻劉氏因炊爨無薪於康熙五十七年七月初十日攜筐郊野拾取枯枝不意有鄰庄頑民喬珩相遇於高粱地內時屆七月高粱茂盛四野稠密珩頓起淫心強欲拉姦氏堅不允從珩卽揮拳打倒用氏縛膝紅帶勒死於地潛逃歸家此事甚密無人知也於十一日馬家邨地方王振鄉約馬鑲玉地主馬士龍呈報女人死屍不明等事全日趙寨村民劉國良呈妻死不明叩天究查事稱伊妻劉氏被人勒死於馬家村馬士龍地內當卽單騎赴驗據件作吳守文報稱左肩稍拳傷頸有紅布帶縛住

事案彙錄卷末

五

係勒死隨着鄉地備棺收殮通詳各憲至十二日劉國良以謀害妻命等事竟將地主馬士龍控告雖屍在士龍地內而庭訊之下極口稱冤難成信讞隨卽備文移牒城隍差役拘喚鄰近村庄鄉民自十六歲以上至四十以下計庄十有餘村計民三百餘人押赴城隍廟詰朝聽點當晚齋戒沐浴於次日帶同村民拜禱於神前設公座于廟簷之下一一唱名點驗未點者居廊左已點者居廊右斯時喬珩亦在聽點之內顏色自若未嘗疑之點罷著各鄉地保領該村鄉民寧家候審忽於十五日珩祖母張氏年邁孀孀居家紡織自言何人作此罪孽牽連多人伊孫喬珩呆立張惶若有鬼神立于其

旁遂自訴於伊祖母云殺人爲誰實山子手珩父光參聞言根究不敢隱諱首縣隨拘審鞫挺認不諱有所親密問曰並未加刑何便成招答曰神人在旁明府在上敢不爾爾爾將珩擬抵劉氏詳請旌獎并將馬士龍審放歸農經撫院楊具題結案此案初經鄉地呈報之時鄆陵紳士僉云曠野殺人兇徒遠颺似難弋獲迨成招定案風聞省會遠近噴噴有龍圖再世之譽不知實賴城隍神靈佐我不逮何敢貪神之功以爲己力也

飲餞之禮自古有之然亦在瀕行之際耳未有去任之官甫出衙署僦寓以居而必欲迎至其地內而一城外而四郊張樂設飲以致其殷勤者則余於鄆邑有異焉

事案彙錄卷末

六

余自癸巳三月至鄆迄於戊戌已歷兩考自揣催科撫字無一善政而今也幸得量移惟望此邦之人無有後言則此衷亦甚足慰矣夫何至寓未數日忽傳搢紳士子以及負販小民數百人踵門而願見因遂延以入則環而請曰侯旣辭任無簿書之煩矣吾儕知侯稍暇念吾侯之仁愛世所罕有今將去此土吾邑之家家戶戶男婦老稚咸欲一覲侯之面以致其思慕之忱故敢迎以往余固辭不赴則又同聲而應曰此擢官之舉苟賢而去位者行之而况吾侯耶語未畢以萬民衣被余身扶掖登輿以往山城至郊凡百餘處至其處則鼓樂徹耳供張滿目簇擁停輿飲而後行人情之踴躍若欲

得先至其地爲快余不勝杯酌飲之無算竟醺然矣薄暮而返

余於戊戌冬新令已至可以行矣特因明末之劉令杜尉當流寇攻城捐軀死節家君久聞其事謂表章忠義吏斯土者之責也此二君者宜爲之建祠以永其蒸嘗顧因循六載竟未及爲追余將歸又貽書示余必得祠成而後行余因畱滯度歲鳩工於戊戌之臘月落成於亥春之三月始得儼裝就道不謂邑之搢紳士民又復如去年擡官之舉也自近郊以至于出境祖餞者載道不絕有一人爲一席者有兩人爲一席者有三四人五六人共爲一席者或跪而捧盞或立而揚觴或揖而舉

事畢雜錄卷末

七

竿莫不咨嗟歎息感激泣下奔走後先如有所失至境上而猶不忍別余因顧謂紳士諸父老曰爲官愛民分所宜然余不忍纖毫擾吾百姓雖有公帑通負盡賣田宅以償之今得脫然與諸父老別余心甚安但愧平日無德以加百姓又何以重煩諸父老爲余行矣其各自愛於是諸父老俯首垂涕而退

紀入簾齒錄

爲熹於癸巳季春之任鄆邑明年甲午秋賓典大比是時監臨則巡撫鹿公祐提調則布政使李公苾僉事張公孟球監試則按察使張公伯琮僉事王公進樞考試官則刑部郎中陳公元翰林編修王公暮內外簾共二

十有四人而爲熹亦得與焉撒棘之後撫軍謂朝廷

大典同焉效力奚分內外簾乎令鹿鳴諸生行四拜禮

並坐受之諸君各述年庚用鐫齒錄席一時之相聚莫

他日以無忘南陽同知朱君文龍年最長次之以懷慶

糧廳高君士鑰汲縣知縣蔣君中菊羅山知縣張君漱

儀封知縣倫君之綱安陽知縣徐君樹敏鹿邑知縣楊

君中楠淇縣知縣江君詒孫唐縣知縣王君希尹濟源

知縣余君尚鉅河內知縣孫君鉅寧陵知縣任君三槐

必陽知縣程君儀千湯陰知縣黃君大坤榮陽知縣翁

君劍宜陽知縣張君育徽林縣知縣鄭君之夏長葛知

縣劉君大觀確山知縣謝君爲質鄆陵知縣汪君爲熹信

陽知州江君莪永寧知縣顧君開陸偃師知縣洪君心

澄新野知縣武君國樞而張君育徽爲之序曰蓋聞太

平聲教暨大地之金鐘文治光華橫中天之玉尺丹青

露池羽薦秋風碧海瀾澄珠輝碧月

聖天子廣同文之雅化命孫陽而辨別驥黃 諸上憲

體額俊之盛心偕歐梅而芟除軋苗簾分內外旁及于

簿書執掌之臣堂列衣冠佐理乎賢秀慶慶之典當其

先期咸集蕭寺連帷逮夫執事有常風簾息影三條官

燭照清夢於三更一院秋光寫素心於一月大羅之榜

旣放種花之客將歸雖云共事一方無異江雲渭樹各

自攜符百里依然雨絮風萍指白水以旌誠對青松而

結想不有譜錄奚暢舟情此徐安陽倡之於前而孫河內和之於後者也噫浮雲世態或倏合而倏離似漆寅恭日有終而有始話他年之夜雨燭剪西窗挹此際之秋香星聯東壁相逢谷口齊吟蘭臭之篇若過延津尚認蓮花之劍云爾

三韓羅令

康熙歲在辛酉之夏三韓羅君鈐以英年蒞鄧陵善政多端梁哲次碑記詳載無遺更歎美羅君聽訟三年遇詞狀之牽聯婦女輒泚殊塗免竟任未嘗拘一婦女到官謂昔賢曾舉此一節自負為不愧民之父母羅君不謀而合與亭亭物表矣予師其意六載未曾加刑一女

學署雜錄卷末

九

流姑勸其慈媳勸其孝戶婚田土勸其聽隣族平心處分法語與言必令其感悟誠服而去以故或編甲或相驗每至一堡婦嫗扶老攜幼茗漿擁于輿前且左右指曰此清廉官長難得一面也

宋令尹

代予蒞鄧為宋君穉恭年已七十其尊堂太夫人則壽九十有八康健善飯先尊甫射陵先生向亦八旬以外有蔬枿詩海內和者數百家家大人亦有作

于府尹

明列卿年表于潛鄧陵人洪武中薦舉才能承樂十一年任應天府尹十五年卒于官志入明經悞予族祖諱

芹公承樂薦舉人材授桂林推官歷刑部正郎亦終于府尹宦業載郡邑志

汪家岡

汪家岡為汪姓聚族而居問其譜牒兵燹之餘莫知其始大都潁川侯裔也諸生名熠從予游彬彬爾雅飛騰不遠預卜其家發祥未艾云

龍女池

龍女池在馬欄鎮予以溽暑祈雨齋戒過此池水澄碧冷氣沁人中有錦鱗數頭游泳自如令人作濠濮間想斯時偕閩邑虔禱不敢小憩急歸未半途天油然作雲矣

園蔬

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此吾家故事也鄧地既無山飭亦無水族宴客雞豚而外更無異味惟菜蔬較別邑獨佳士庶開園多先供予菜把或餉予瓜茄醬蔬種種亦俱適口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斯民不可有此色旨哉斯言每飯不忘云

節物

節物見貽宛如家人父子予不必矯情峻却問答以南方土儀從其所好而已若蒲節之報以畫彩泥虎度歲之報以畫彩桃符約高四五尺許俗雖美不知其始于何年也

平雪上人

平雪上人足跡罕入城市濟源段方伯百惟屢欲招住
家園謝不願往能詩善奕臨晉唐法書俱入能品與予
六年契好臨別依依贈什有紳袍爭截鐙民吏競畱鞭
之句令人終有慙色圖邑六載願言及
贈行詩文另編

崔免牀

予髫齡侍家大人與兩叔父在草堂中四方名宿過從
無虛口中州崔翁免牀名干城下榻尤久酒闌燈地談
說前朝遺事未嘗不淚如雨下予蒞鄢每至會城訪之
士著及各邑同寅鮮有知其姓字者矣今錄桐溪草堂
畱別詩二首以志存歿之感年將八十猶爲客古道相

鄢署雜錄

七

成勛曰歸昨見孤山梅樹瘦不知何處藏苗肥傷心皎
日臨芸簡慙說寒花誤布衣回首甌山如故舊黃河九
載夢金微一梧桐生矣此高岡去住依依念草堂安用
臨風歌白苧暫同夜雨話青緇三千年事應斟酌十八
灘頭理權杭遲我疏籬秋正好白雲紅樹兩相羊呂晚
邨先生云免牀寧陵人已亥金山題壁詩龍蛇飛動類
其手筆然歟否歟

解永公

解永公名長祚家金陵延入鄢署一載年逾七十善飯
詠諧遇事掀髯而談常述其先世明初太祖時張真人
在朝班中與指揮解公道拱手太祖詰問真人曰不可

言也言之將不利於彼強之乃曰指揮是黑煞神下降
頃之解立死于朝班搖之不動推之不倒設祭祭之亦
不動太祖親脫龍袍披於肩遂坐于地因令內侍扶至
家至今尚懸穿龍袍之像按始齋西憲錄所載同

鄢署同人

鄢署同人一二本支及密戚外并交如沈子寓廡俞子
右琪葛子封三張子兩邨六七年間痛俱化爲異物繆
君受茲年七十五老成持大體予甚賴焉以幼女遠嫁
早別還南執手黯然不忍判袂茲離愁三載予得長揖
父老拂衣賦歸歎剪燭西憲重話舊雨不禁悲喜之交
集矣

雲門和詩

五

妹倩戴雲門名昱辛未殿元公有麒麟弟也癸巳副車
南北屢薦未售丙子冬同三弟熾南聯轡來鄢敘并瀾
予畱之下榻數宵兩人每狂呼朗吟倡和達曙錄其和
韻拜薛文清公祠詩河津理學儒正脉紹伊洛負資既
高潔造詣復淵博立朝勵名節居鄉徇木鐸自哉讀書
錄仁義於焉擴嵩高靈氣鍾發解縱寥廓富賢重泊水
遐躅仰如昨春秋俎豆馨祀典官司恪旅跡遂瞻拜迂
衷欣有託

陳姓絕藝

涓川陳氏每往來鄢陵諸舊家善做博古彘鼎罇罍博

土塗以淡色青綠銀鍊而成款式典雅置之文房遠觀近視儼然前朝法物殆絕藝也向聞中州郡邑在在發掘陵寢盜出古器雖多何如此之可玩亦可珍乎異日志方技者存之

鄧陵畱別詩

一從佩綬入風塵歷涉艱難志未伸利有寸心堪矢日
慚無異政可驚人菜根風凜家庭訓宦况時懷大海津
枳棘栖遲經六載琴堂剛喜德星鄰邑西有陳太丘德星堂
座上長銘畏四知迂疎落落本無奇但求蒔屋熙恬樂
不惜家園典鬻資贈累萬金智遜前賢能摘伏心維
天語敢懷私徒餘巷陌編氓口訟簡刑寬繫去思

鄧陵畱別詩

三

名家舊第園中泊水西頭消水東倚檻每憐香帶酒
當階時愛藥翻紅多情弗讓青衫士盛德難忘白髮翁
他日量移重過此相逢依舊坐春風

囊琴籠鶴上輕車廉吏難爲信不虛阻道殷勤今日酒
歸裝蕭澁舊時書采將麥隴雙岐穗好慰高堂兩板輿
馬首依依難別處停鞭緩轡意踟躕

六代榮褒記

平陽汪氏發源於潁川分支於江南始祖華當隋氏亂
保障六州勲德懋著其似續蕃衍散處諸州者不可勝
數而簪纓蟬聯印疊累綬若若蓋其積厚流光也久矣
休陽西城之汪則華之一十七世孫接公始今開封鄧

陵令若木爲嘉則接公二十五世孫也若木居官屬清
操慈祥藹吉有古循吏風得上官歡心嘗調撫軍鹿公
祐詢及家世舉高曾祖父之梗概以對公慨然曰世德
後也因書額六代榮褒以贈若木郵致家懸所居之前
堂余見之輒疑焉竊謂歷朝制度名公卿大夫雖至極
品胞綸不過三世安敢望六代今若木於康熙五十二
年萬壽覃恩勅授文林郎加一級妻金封孺人尊人
鵬亭先生文楨先是於二十二年平定三藩以內閣中
書舍人特恩勅授徵仕郎今又以萬壽覃恩封文
林郎加一級妻黃兩封孺人此兩世之封固所宜也何
以云六代乃質之鵬亭而得其詳焉其高祖以上少峰

鄧陵畱別詩

十

公應亨以子鍾陽公起英前朝應天京兆通判封承德
郎贈如其官妻金贈安人高祖瞻陽公麟英以孫詡思
公以澄戶部山西司員外郎加四級封中大夫贈如其
官妻夏贈淑人曾祖景仁公可鎮以次孫文楨中書政
中行評博於五十四年特恩勅授文林郎贈如其官
妻葉繼朱俱贈孺人祖澐伯公洪以三子森廣西桂林
通判於三十六年親征蕩平及殿工告成覃恩勅
授承德郎又以戶部江西司郎中加一級五十五年
誥授中憲大夫皆贈如其官妻金累封太安人誥贈
太恭人蓋自少峰公至若木凡六世褒綸灼然可稽而
余疑釋矣雖然余竊有感焉嘗見今之世禍福之倚伏

矣盛衰之迭更矣有一世者焉而身沒未幾子孫不可問矣有再世三世者焉而燕胎不類門庭輒敗矣以言乎數世之繼承十不能一二是何豐瘁之不常乃爾也然則傳世不衰豈無故耶其一在積德累仁其一在誦詩讀書有積德累仁之祖父必有誦詩讀書之子孫夫富貴者誰不願其子孫之賢而往往稟質薄劣雖良師益友無可補救此豈子孫之罪哉要所以處富貴者未盡善也或在官不謹或居鄉自恣不自檢飭則我一身之稅駕未知何若安望子孫之賢乎今君家六代榮衰則其祖父可知也其子孫可知也其或為榮衰之子孫而不衰者與衰者其故可知也夫自穎川發源迄今八十餘世矣榮衰之興何代無之即如君家七世祖南昌指揮祖堃有展誥峰其下之支屬膺封典甚夥溯厥由來孰非先世之餘蔭而子孫能整躬飭物績學力行以善成之也耶今若木令弟倬雲需次主政彈冠在指日矣自此兩昆之晉擢 覃恩之遭逢將以之光前者自一而至再三自郎而至大夫稠疊恩榮夫何可量況乎家塾之內繼起者發憤摩厲濟濟多才吾益以知有誦詩讀書之子孫必有積德累仁之祖父竭休清慶未有不發越者顯庸鵲起綸綍頻頒雖世世可也寧特六代哉

浦攄同聯宣業

鄢署雜鈔卷末

外孫張元綱論

全校

鄢署雜抄十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汪為熹撰為熹字若木桐鄉人康熙末官鄢陵知縣欲修縣志而未果因撫其地之遺聞瑣事綴為此書自序稱事涉鄢陵者十之六七涉省郡別州縣者十之三四合以身之所歷目之所覩得十卷大抵多採稗官說部一切神怪之言蓋本儲地志之材而繙閱既多摭摭遂濫又嗜奇愛博不忍棄去乃裒而成帙別以雜鈔為名是特說部之流非圖經之體也今存目於小說家中庶從其類至卷首冠以康熙五十二年

覃恩勅命莫喻其理殆見唐宋文集有以告身冠集首者故亦效之歟不知彼乃後人所加非所自編又皆施於專集非施於筆記之類也

果報聞見錄一卷

〔清〕楊式傳撰

甘肅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說鈴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果報見聞

錄一卷》提要

果報聞見錄

活婢全學

古節楊式傳重刊

順治壬辰年海賊圍漳州數月計米至六十金民相食人肉價湧貴守兵每放若干人出城創鬻肥者殺而食之幸蕭謝鴻奇携家出城夫婦相商無可棄者惟一婢年十四與一歲女孩可商去鬻耳謝曰婢無父母入歲依吾至今日不忍棄寧棄吾女遂置女于地設呱呱不絕是時同謝出城為兵殺食者甚眾獨謝一門無恙而遺婦一人未至少頃抱女孩來云頃見女孩在地兵指曰是呱呱者為內幾何汝持去姊急携之出城骨肉十四口相聚無一缺者謝後登戍戍進士

神罰凌遲

康熙五年北直廣平府永年縣舉人李司鑑積惡詭人連殺三妻問罪抵償監候處決一日解審過市中忽奪屠刀登城隍廟戲樓口稱城隍罪罰你不該聽信鄉黨是非令割去耳采即自割兩耳擲樓下又責罰你不該批手本簽告示寫書帖詭人錢財令去共指即自割二指擲樓下又責罰你不該奸淫婦女令割去腎囊即自割擲樓下自己活活凌遲而死事見印報

刀筆之報

康熙三年九月法師施亮生設黃錄大醮於菰城圓妙觀是月念九里人鄭大勳夢一牛跪而乞命自言姓殷明日當死刀下今有真人建醮惟君能活我天明果有牽牛入屠肆者牛見大勳四蹄

俱跪送約祠社捐金買放社友周德新是夜夢黃衣人拜跪自稱
毘陵驛前殿國禎以刀筆害人罰三世為牛今賴道法解厄且得
度矣同里鄭士敬先生親見而為之記

禮戲不誠之報

崇明張洪時倡玉皇會康熙五年秋禮寄罪戲於家族之祖父魂
附張之媳呼張云汝為我禮戲上帝非但不宥我罪且欲加汝
以缺張驚不能語時有同會徐某在旁問曰洪時戲會安排甚謹
何故罪之鬼曰彼借禮戲為會友招親計耳禮禮天神之地鼓
掌談笑罪莫大焉徐曰僧道禮拜功過如何鬼曰夫人持誦誠心
費財論功必歸之主者論過必歸之持誦者久之乃避

文官好殺之報

說餘 果報開見錄

二 四西巷

許某子順治四年從大兵入粵遂授一令是時新附之民在城中
者皆已剃髮而鄉村尚未知 功令也適擒長髮十四人至責皆
愚民非強盜也許某以盜中詳上司盡殺之殺之時為正午刻恰
于是日許某家眷到署中途遇大盜盡劫行李殺男婦恰十四命
亦在午時許某口述其事于諸生黃薦時黃受教職粵中也

武官行善之報

金光前正黃旗代子也起身戎伍目不識字然見善必為訓戒兵
丁不妄殺入不淫一婦不擄一物不燒一屋其妻龔氏識字誦經
順治癸巳冬隨征福建道出武林聞其德老和尚說法靈隱同妻
公同親承開示自此念佛有得辛丑夏還 京駐節錢塘江千金
忽示疾龔為延醫先前止之曰我昔與汝親叩靈隱令正欲作轉

身之計求和尚證明耳何以藥為龔大笑曰不意先而亦得到此
地位命造二棺曰妻龔金公偕行矣稍過為公畢後事耳光前聞
之即合掌而逝龔遣使靈隱求為兩人秉炬併燭飯僧修歲至七
日畢屏絕飲食晝夜不卧一心念佛又七日晡時視日早龔覺身
稍倦倚棺而卧少頃醒曰時至矣端坐念佛而化

全人夫婦之報

蔡公諱啟傳號鹿陽德清人康熙庚戌科狀元也順治甲午鄉薦
時尚無子夫人賢甚私蓄三十金為置一妾妾來垂泣不上公怪
問故乃云吾夫以引管債故至此公乘夜至往其夫家語之曰我
為尔消釋此事然我今晚不可歸歸則心跡不白即被殺其夫
家告至至公曰汝輩違法今不汝較繳券即付金卒亦惶遽感動
交券辭金公乃命婦昇婦還其夫即以三十金為贈然後歸後夫
人即舉子公亦及第

三還中式

陸孝廉諱在新字蔚文蘇州人順治乙酉夏至虎丘見一幼兒帝
髮問之曰九歲楊州人姓韓過江為大兵衝失陸即裹糗送往時
傷戶滿道步至鎮江徇見韓氏舟還之其父母感泣是年陸父病
篤夢朱衣神曰爾子有還兒之善增爾壽三十九年父病尋愈陸
又歸于他邑一日歸忽有館隣女婢泣奔舟欲相隨陸拒之婢將
赴水急訪其母家還之并告其主速擇良配康熙丙午赴向容途
中拾銀一包特置旅店候失物者至還之是科場中聞至陸卷初
佛見陰兵無數又忽現金書三還二大宇房師異之即中式

圖融火化

聞融大師蜀人也少曾為兵性不喜殺見行伍中有妄殺者必救之淫人婦女燒人房屋必止之後出家為僧順治間掛鉢武林之金剛峯陸沉泉中終日默然至康熙元年壬寅年六十八矣忽命造龕積薪其下七月初八日衆設齋勸以積善念佛執香別衆遺命爐骨不必塔藏當雜以麤塵拋作魚食日輪正午端坐龕中自斃三昧火千人羅拜共見火燄時猶自從容拭汗竟從烈焰中解脫

承言

康熙八年六月蘇城過街橋商店趙德甫有二豬索價二兩五錢未售十五夜忽聞人言吾兩人以犯淫至此今當就戮矣趙夫婦

証錄

四

四

初疑為街上人語細聽救出豬圈怪之決意速售十六日一豕獲作人言今中元地官赦罪圓妙觀建黃籙大醮吾兩命若得免死同到西園修行去一豕曰吾願往圓基趙孟狂駭事遂喧傳其鄰汪俊思以銀一兩六錢買而放之十七日舜孝酌昇友府橋親訪得實

俗尼犬報

徐氏女於許墅開傢橋焚修積募銀七兩為其姪婦婦夢大士責之曰汝既為尼敢將布施淨資供俗家之用罰作犬子七日徐驚覺私告所親在疑信間偶入市一猴狗突來嚙其足龍之一無損傷逾日又入市聞鼓鼓教腹痛仆地口作犬吠信猶不止時號七日購諸苦楚而死康熙五年臘月事寧隆山朱蓮科誌

灰中佛像

常熟浪燈新莊巷相近有陸家婦二十而寡至康熙三年甲辰年六十七去世平日持齋念佛與人無競亡後親族化其衫一帽火氣既絕掃灰入棺忽見金光透露灰中儼然有佛像焉一時驚詫頃刻聚人千數無不親見露漸增多數之整整十尊焚香膜拜者徧滿田間

衣上蓮花

當熟小東門外脚間有寡婦張姓奇窮苦守一心念佛却不揀淨穢即登廁亦念不輟後以痢疾而終遺下破裙一條即其平日所用曾無替換病時用以襯體汗穢不可近拋之河中即見蓮花朵朵五色燦爛散布水面見者稱異始知念佛果往西方也將裙送相近客中作佛座卓圓至今在焉順治年間事

冥戒重利

嘉定縣趙吉士順治二年七月初四日避兵蘆葦中先有二百餘人在焉兵至掘戮獨吉士食豚未斃明日復斃但苦蚊咬舌嚙通又飢不能忍欲取帶自絞而無力朦朧見土地鳩之曰汝將來壽長何苦輕生明早即有人救汝但日後勿放四五分重債冥間極怨重利人朋展果有相熟老樞來急與人扶歸得生時年二十六歲家通漸富謹守土地之語輕息故人今已五十六歲矣

放債延壽

常熟縣朱姓者放債致富忽一日見已故之僕至前驚問之答云吾奉陰司勾命之役吾主姓名現在勾中因受主恩特來相報可

事未了遂將田地一半給親族諸債中有不能償者還其文契能償者亦不取息為子延壽計靜以待命一月後其僕又至曰異聞知主人還券事已增壽免死但吾族禍天機將歸受罪遂不見此康熙初年事

二錢舊通

康熙癸丑春常熟橫塘屠戶劉七買一豬價止一兩無暇操刀倩人代之夜夢豬變為人謂之曰汝若肯還一兩二錢我債已完可得人身今少他二錢又要殺豬還之且汝若自殺我止吃一刀之痛奈彼不會用刀多北三四刀之痛又托夢賣豬人曰汝賣我銀一兩尚少二錢我今要殺一次人身不多時就命終仍要做豬還

氣於果報聞見錄

六

四西卷

汝二錢賣者曰我不要汝還矣豬曰汝雖不要除司那許我不還汝做不得主但賣豬殺猪俱罪過勸汝勿做此營生何如兩人互述其夢誓各改業

逆婦小善免死

常熟西北區有逆婦素悍慢罵其姑一日婦方切菜見姑在前即指罵曰恨不得即以刀斬爾頭俄頃雷電大作雷神提逆婦髮擲跪庭中霹靂一赦其婦髮衣服焚燒殆盡而身不即死鄰有請仙者或叩以婦事仙云婦素不孝且有以刀斬爾頭一語故遭雷擊或又問不死之故仙云其夫好打鳥銃其婦屢次勸止一念好生故得不死使為廢人俟矣此順治十七年事

天珠逆子

常熟西北區逆子某于康熙元年五月念三日在田塢斬伊母向住女家是日偶歸一看其媳迎之甚喜為歡飲爾時去以米幾升送姑隨婦姑速行勿使爾子見之途中母子恰相遇子便發真指采為盜母置米在逆子寬携歸口中怒罵不絕忽雷撥人震此人駭甚喝妻將大缸蓋我妻不從未幾捉母至家口含母乳而其身已擊死矣

天赦孝子

吳二事母至孝一夕夢神曰汝夙業明日當遭雷殛吳以母老乞赦神曰受命于天不可逃也吳恐驚母清晨向母云兒將他適請母親暫往妹家母不許俄思雲起雷聲聞開吳使母閉戶自出田待罪後雲氣開霽吳急歸視母猶未敢告夜又夢神曰汝至孝感

氣於果報聞見錄

七

四西卷

天已放風惡

放生善報

長洲韓侍即世能世居陸墓甚貧祖永椿喜放生之錢每早起持簞掃兩岸螺螄盡放水中有時忍饑掃榆數里如此者四十年不倦陰慶丁卯侍即赴鄉試發金甲神告曰汝祖父放生功大從此累代貴顯當令汝入翰林官一品後仕至少宗伯奉使朝鮮賜一品服生角孫洛萬管丙午舉人沈崇樹壬午舉人六世孫發康熙癸丑介元狀元

放生免死

康熙十二年五月衢州張龍甫販布得利數倍還經龍游見隴人手持一魚張欲買放身近銀已用盡呼船戶柴一取出船底第六

號包內有銀一封張以銀二錢五分買魚放之柴一商之同伴號
言今日柴一生辰辦酒邀張大醉縛柳水中順流約數十里值
漁舟方下網見有物流急收網起乃一死屍內一人歟曰此即午
間買我魚放生者解縛見胸微溫救醒張述前市方欲報官見一
船自上流至漁人識之同衆拾佳柴一同伴無一得免斷于市

龍報恩

康熙七年松江黃浦漁人獲一大龍有徽商以銀三兩買放浦中
漁人窺見多銀夜即劫之船家及小僮悉被殺死商號乞命盜縛
其手足投浦中即若有物負之逆流而上行二十里許天明有船
至大呼救命乃從兵也見大龍負一人來撈起問故共疑盜即漁
人龍遂順流下泉隨之至黃龍所龍沒水中而漁舟尚在分銀遇

果報聞見錄

人

四西巷

兵惡擒之追出銀共四有餘兩不失一厘解盜松江府問罪商因
舟子小僅被殺難解求太守起批知會同謀漁人立斬無一得脫
犬報德中寬

康熙元年吳江平望鎮有徽商見一店家縛犬欲烹商以銀四錢
買放任其所之不意此犬隨舟而行至僻靜處有盜數人沉舟于
于河欲殺商商求全屍乃以人袋倒置商在內結口沉之于水盜
去犬見有後舟來如泣如訴啼號不止犬又入水口嚙又袋稍起
舟人解繫之解開救起商言其故亟控于官先擄店主人物色盜
即獲犬諸人也一一得之犬亦隨商至公堂若為實證者然盜皆
斬無一得脫

義鳥亭

直興陸某宅皆茂林修竹百鳥咸集不許獵人彈射遇雨雲
湧之時取米數散布林中以飼之順治三年一雉家以遺囑之
公衙門嚴訊時械係其子人衆詞詞稱冤忽有鳥飛庭喧噪天
訊至陸一鳥飛至案頭所誣首陸詞一紙而去群鳥始散問官
驚異刑訊陸之婢人知其誣而出之陸構義鳥亭于郡中以識其
異今在比陵城中

五聖廟遷移

康熙三年四月間吳松所一守鎮官有銀三百兩放與一人其人
持本利米還還訖即去鎮官適為一支招飲需一童子守門同營
旗校即殺童子取銀事露將弁審問汝既殺人命銀何不走去校
云曾走三次其地有五聖廟本在一處不意昨夜走去之路四面

果報聞見錄

九

四西巷

有廟橫亘于前竟夜狂走終不能脫蓋鬼魂繫隨不放也銀還鎮
官校即梟斬

總婆墮胎之報

崑山總婆范氏專為人墮胎未及一年一家十一口俱患異症相
繼而死范忽夢四青衣執牌云奉隨胎首犯逐得疾日夕叫號告
歸人曰今日方知淫孽二業最重大家女婢為主人逼通主母昨
忌必欲墮胎更有閨女嬌婦失身懷孕尼姑亦所不免或兒女太
多或生產艱難俱來尋吾只緣貪財故手害多命吾欲得幾何家
財替別人造如此惡業凡用吾者若非子孫滅絕定是家業凋零
俱不得壽報只有好善人家不用吾幹此事俱富貴昌成再死後
無改寬對來尋悔已遲矣言終而死順治初年事

溺子女之報

婦氏長洲人曾淹死兒女四人最後懷胎過十六個月不產蓋鬼胎也醫者百端俱不效則病經年乃死其慘慘康熙十四年初夏事

狂死城寄信

鎮江人張大寓居揚州康熙七年五月病死見閻羅王王曰懼憐矣故既到此可寄一信于陽間命鬼卒引游一城區曰狂死見有衆鬼拖舌尺餘云自縊死者也日到此時炭火受上帶之若見孔流血云自刎死服毒死者也每至本日某時各照生前死法苦楚萬狀諸鬼相謂曰吾輩在生時謂一死了事不意受苦如此悔

說鈴果報聞見錄

十

四十五卷

恨無及張大曰此輩何時重得為人鬼卒曰不能矣大凡閻羅殿前托生為人者十分難得好個人身却為詐人之具在陰司負案王一番注生之思在陽世負父母三年孔養之德一人自盡結訟連年帶累四鄰山身苦主俱各被家閭羅王最怒此輩判入畜生道不容易得人身也看畢來復冥王王曰汝回陽世可述此勸人大教拍案忽起

利孔索詐之報

常熟新橋丁某妻認義緊隣朱婦為女一日將猪賣去謂猪鬃已空令朱養猪其中而私賣之得錢三千朱索之不得日相問作接井以懼之丁罵其妻妻次早改緩丁與其媳見之不救但往隔壁檢朱氏物約妻命已絕檢朱夫婦縛死人足鞭之官以自縊不償

命而朱已破家矣未及一年丁媳忽言願上不可過鬼魂附之自縊自罵曰汝見我未死忍于不救汝不要我活我肯容汝活乎遂死康熙九年事可見人雖氣極尋死無不望救况有以死嚇人每每弄成其可憫也

污穢廟之報

順治初年崑山唐順泉其父已死十三年矣一夕魂忽歸家附其第三媳云余今已為金仲寧濟侯從者頗知冥間事余家無大罪止以汝母及童男少女或傾溺器或大小便不洗手輒即上廟祀神每于月晦之日上告天曹故特降茲合家疫症猶幸修醮少解其愆然污穢廟間之咎俱係汝母承當止有兩月在世矣至期果

說鈴果報聞見錄

土

四十五卷

觸犯龍神之報

崑山朱裕先居于鄉一日雷雨火光繞室覺地如夢有神曰汝妻產月未滿帶汚犯龍以此奏聞天曹罪應震死因汝勇勸善建橋姑免免死康熙戊申夏月事也

褻經雷擊

嘉定西門外三國楊巷徐氏子年十八康熙四年六月十四日白晝死里人無不驚訝謂其素行淳厚而慘罹天罰豈其誤耶忽見雷火颯發燄去其兩鞋之小底現出金剛經幾行方知徐氏子以金剛經糊作鞋襯故也

慢經失舉

順上高天佑同二生赴金陵聞雞鳴山寺宇源禪師有道行齊往

湯之師曰三位皆當中惟高君不能矣以途中用標嚴經作枕故除名耳高愕然始悟經在匣中以匣作枕不知請出也此榜故果如所言高後以明經官至州守

偷佛靈心抽腸

趙一喜與人好賭致貧無以為生憤偷佛靈心一日腹痛至田中大瀉脫肛忽有一犬過其前見肛門拖在外犬以口交之而走大腸盡出立刻慘死夜托夢其妻曰吾死已入無間地獄佛今慈悲奈護法神震怒有此惡報矣

毀佛焚死

江寧樊長子專盜銅佛一日盜一漆金佛陰計可得金六七兩有人厚價買之不聽乃自鼓鑪熾炭一日夜下金不及兩許三日三夜于火後得一二錢甚恨因飲大醉捲衣卧不知爐中爆火入于

說錄 采報聞見錄

四西巷

錦襖至灼膚而後驚起衣帶不及解褊體焦爛不勝痛楚有人救以爐灰飾末漆傳痛定而奇癢日沃以沸湯皮肉脫盡至見白骨猶手扒搔蛆蟲滿床洞見五臟而死長子妻賣爐內餘沙其人鎔出好金如長子陰計之數

勸惜字紙

仁和舊馬頭沈姓者精堪輿術人亦謹厚但不知教惜字紙煤服八斗壽五旬矣尚不知改忽一夜夢人追攝至公府殿宇森嚴榜曰文昌殿堂懸一牌大書四句曰成人在字字在成人人不敬字字不放人旁一人喝曰知未還驚覺有悔無及述夢勸人未幾卒

還金被手

江甯早門回子哈九開飯店有江浦人携銀五十兩赴縣完糧遺于店中哈九適至江甯還之別後得銀者至江浦見大風發舟人俱溺水其人忽思譬如哈九不還吾銀且將此銀做件好事遂呼漁舟曰救得一人謝銀五兩漁舟爭救止救得一人問之即哈九之子也此順治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事因還銀一念而父子得免于死天道昭昭報最速矣

還金冥報

筆賈小某康熙十年臘月念五日從外歸見其以肉食款一內親乃卜素所憎者悉傾內碗案上供至皇姑馬肉汁汚馬明歲從一書館買筆出拾銀包一個急入書館通問無失報者忽見一人

說錄 采報聞見錄

四西巷

跟踉而至云頃聞貴由失銀卜盡還之至秋卜生一對口痛垂危膝跪見縛至官府堂上將一簿擲下有字云某月某日斬觸犯聖駕犯人一名卜某方欲行刑忽一人跪下云係卜某者問其姓名答云賣肉朱三也堂上判准放出驚醒其病已瘳尋愈

假銀雷殛

無錫彭某曾在南山用銅為假銀二僕助之順治十年癸巳夏主僕俱被雷殛死三尸卧河濱身形腫脹紫黑青紅種種慘目見者驚相告云

假銀折壽

崑山鄉人張某家頗富子亦能文有數家好用假銀一日持銀至嘉定買棉花幾百斤歸後客商以銀別處買貨識出欲訟主人

京人追宗爭張家求換張不肯認主人夫婦號泣而去未幾張妻
神人責之曰汝子應早中汝少年封君也今為此俱削祿職壽矣
張竟死年僅踰四十能文之子亦早歿順治年間事

惡口開舌

常熟西門陸某妻張氏慣能捏造是非挑唆口舌受其毒者甚多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初一同夫夜膳忽自捫其嘴曰痛極那個制
我舌頭其夫曰又求見鬼舌頭不在口中耶張氏病不能語上床
而睡呻吟不絕次早大呼大叫失視其舌已爛矣漸次吐盡爛塊
而死

罰兒拔牙

青浦李友梅好談閨閣極工賭咒骨借李敬雲銀三十兩來還敬
雲身故孤寡往索堅執已還賭咒云若我未還說還當還拔牙
齒之報不半年病傷寒發在語曰我一生談人閨閣且騙人財物
虧心賭誓今即都楊老爺差後來拔牙齒矣隨以手握去門牙三
枚備現慘狀而死康熙十四年四月中事也

說金果報聞見錄

古

四書卷

戒食牛報

秋浦傷人合班做戲登舟將歸忽有自後呼之者視之則其鄰也
優曰汝已死何事至此鬼曰我因客死魂游甚苦欲附爾歸優索
相熟竟使登舟問語久之問陰司最重何事鬼曰最重是吃牛肉
吃牛之人吉神避之惡煞隨之戒牛之人吉神隨之惡煞避之優
忍曰我從今誓不食牛話未完鬼便大哭優問何故鬼曰本欲附
回忽見短豚壽三星擁護爾身我近不得歸不成矣踉蹌登岸優

歸述此事一鄉俱戒牛肉

偷犬報應

順治十八年夏常熟市橋吳竹軒者偶有肥犬至其家其子打殺
溺湯將燬之犬伏土後活其子不知也抱犬入湯被犬咬去第四
指犬逃去無處尋其指用藥漸愈至二十七日腹中忽生小犬作
床指上滴血淋漓痛苦萬狀而死

豬羊索命

陸寶角直南棚頭人貧無他業為人殺刀凡角直各店猪羊死于
陸寶之手者不知其幾康熙十二年夏忽持刀自刺喉間旋轉其
刀宛如殺猪之狀其家太駭若有神附止之不能號呼三日血盡
乃死臨終曰汝豈水來今有無數猪羊在此索命觀者如市

說金果報聞見錄

古

四書卷

木槌偏體

楓橋顏復初販賣壯猪因致富所宰猪不令氣絕以鹽水灌入猪
心以木槌偏體槌之每日如此康熙七年得疾偏身痛楚令家奴
少木槌槌之少止又索鹽水飲之方快二日後不能自飲令家人
灌入口中如此三日夜將死謂五子曰鹽水我不能飲矣汝等各
代飲三碗五子跪而飲訖囑曰我殺猪業重死即為猪汝等幸多
作佛事度我言訖大恸宛轉如猪殺而死

淫案變猪

崑山小溪鄭潮如向鄉農索條銀償以二猪潮如欠其內兄沈伯
遠銀亦取二猪轉償之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念八夜其弟鄭右式
夢在猪圈邊遇一男子曰我李某也生前淫一案婦今罰為猪回

蹄俱白者是汝兄欲取吾債沈伯遠銀伯遠吾得也汝可就明此
段因果切勿誤吾古式夢覺恰已執手于半矣即大來兄弟親送
至安禪菴為放生猪至今尚在

待齊戒免受猪報

青陽吳六房家人吳毛平時持齋修善誠實不欺去兵渡江合家
避去毛獨代主看守家莊被賊七拾而死家至來吳毛復醒曰我
夙業當受猪身七次因今生齊戒念佛以七鎗散冤今佛求接引
往生西方矣諸畢合掌而逝順治乙酉年事

行善免溺

康熙甲寅冬大雪杭州江千人爭趨渡船皆滿載有一人後至至
欲上船忽營卒撥其帽去其人即轉身追取渡船已開未半里而

說餘果報聞見錄

其

四書卷

覆死者無數其人幸免人詰其生平曰我惟勉強行善而已余曰
此非捨帽乃天遣救汝也因與營卒酣酒結歡而去此范公碑承
謨撫浙時事也范公因風濤淹溺者多建靖江亭每船人有定數
不得多載今永為例

犬報

桐鄉縣烏鎮人家畜一犬每夜犬必添水至河南人家守宿一日
主人呼犬嘗之曰我食汝而為他家守夜明日必見殺犬者費汝
矣是夜犬見夢曰我曾負河南人家錢每夜往守償還其幾今止
欠十三文償畢即不渡河誓報至人大德也至曉呼犬于前以十
三文擊其額曰昨夢汝云云今往還之可免涉水矣犬垂首受誠
遂卸錢往擲其家即不夜去矣未幾主人探女更醉醉歸失足魚

池之內犬即號呼如其衣拖上池岸跳至主母家前以首撞門主
母驚起見犬往來池邊如指引狀將火視之其犬尚卧池畔未醒
也遂扶入室至晚語其故人曰前夢犬云報我大德此其是矣越
數月家中不戒于火舉家熟睡犬又以頭撞門且撞且吠夫婦驚
起視之則火發竈前將及屋矣急救得熄主人因厚養此犬至死
以棺埋焉康熙年間事

還金之報

明鄭縣南鄉北渡有孫姓者就童子試展起往它山廟祈籤問府
試取否行至眺江橋上見一包袱遂攬歸視之乃批文一角銀二
百兩係奉化縣解府錢糧也生以告父父曰爾欲還之抑取之耶
生曰錢糧解差身家千係何可不還父曰爾能如此府案必取何

說餘果報聞見錄

七

四書卷

用卜為生遂復至眺江橋伺之至晚見一人踉蹌而來鎖鈕號泣
生曰汝得非失銀者乎其人曰我為本縣差解銀二百兩至府因
天旱步行負重勞頓天尚未晚暫卧橋上解包為枕及覺徑行到
城方記已無及矣遂自投到府下差押追賠要等語數矣生曰
汝弗惱我收在家即引歸還之諒曰既蒙見還敢煩同往回官生
有難色父曰汝肯還銀官府必獎汝或因此獲取未可知也生遂
同至府失銀解差備述其故府王即起立揖生曰汝能如此願汝
世世崇昌汝歸紳業出累我必首拔是年府王即薦之入泮次年
補廩貢出除王府教授後四世明經三為王府教授一為府學教
諭至今書香不絕

軒尼之報

寧波府海鹽地名沙港口者有尼庵中小幾奉佛像前塑開聖周將軍像尼師徒二人棲其後順治年間雨中有野雞而差因催糧夜過其庵求宿尼拒之二差曰此地離城四十里雨夜荒僻必宿此矣尼不得已就食款之中夜竟入尼室各稱其老少奸偽天將明方整衣出門忽見周將軍舉刀一揮二差同處頭痛行未數里司仆于路行人驚掖之口中自銼軒尼僧及周將軍揮刀之狀言畢氣絕兩頭俱折遂報官收殮

誦經免刑

康熙初年湖州府庠毛某學問頗優縣具上第偏至于忠肅公廟祈夢公謂之曰汝大限到矣尚望中卿毛懼震叩之公曰應大時耳毛又懇曰可待免乎公曰前生劫數無可逃也諸汝哀切可免

果報聞見錄

大

四書

痛苦舉案上舍剛經授之曰汝自稱之有驗毛遂月謂不報後為莊廷鑑史案波及問新臨刑之前夜病死其屍焉

偷車變狗

湖州村民有父子操舟而往天竺進香者偶一夕泊村間其父見竹林低簷之下有水車一具私與子言曰此車材料既佳製亦堅固燒香四日此汝竊之子曰持來進香而乃竊人之物乎其父不聽迨婦仍泊此處其父必欲竊其子固止之而去厥後竟私往竊婦子常見而憾之越二年父死失車之家悔生一狗見其子于曰我以竊車之故其罰為狗于彼家以特失見墮入高庄今甚悔恨汝可贖我子覺密與母妻言之于是訪于失車之家果生一狗見其子至跳躍迎統其家怪之子因略述其故因求贖還其家曰既

有此因果在我家所係甚輕在子所關甚重竟携之去豈待贖哉子歸悔慙謝罪并償車價主人固辭正導謝問大已墮入所矣子至月中與犬言昔日相識之事且商所以待之犬則垂頭而聽似有愧悔之狀舟抵家犬遲投河而死其子衣冠為擄葬焉此順治初年之事

謀財之報

康熙初年武林有賣菜郎相貌平肅為人誠懇每日過一富翁家賣菜其翁有三女而無子賣菜郎來翁在則與現錢翁出銀云且待郎即歸坐門外候之不數鐘入窺探如是兩載餘翁偶問曰汝家尚有何人答曰既無父母又鮮兄弟係叔姪以居姪曰汝肯婿家乎郎不敢應而心識其言歸以告其叔叔曰彼家殷實豈無

果報聞見錄

光

四書

良配而愛汝隻身貧賤者乎不過戲言耳郎不復萌此念矣又一曰姪又問曰吾欲汝為婿何故不相吞也郎述叔語姪曰婿配豈可哉哉汝叔與叔商之次日叔率姪見姪曰貴宅欲以某姪為婿有之乎姪曰有之我夫婦無子汝姪誠實思得半子之養耳叔曰家貧無聘奈何姪曰求婿非求聘也叔姪大喜遂擇日就親娶其長女翁婿夫婦極其相得不得復賣菜矣三年長女死翁私與姪曰女婿甚佳但日久悲苦情何以堪今次女長成若別擇婿未必德性如是即若別娶我二人無倚盡再以次女續配焉遂復婿其女女又三年而次女又死家悲慟翁又謂姪曰六年而喪一女情甚難堪今少女又長豈復是其姻緣耶姪曰業已如此豈終與之庶可偕老哉二人亦得所託矣遂又婿其少女三年少女亦死翁

婦與婿三人方聚哭間忽一老僧入門化齋極屬教曰人家頗飾如此齋僧何所望哉翁解之曰三女俱死老年孤苦背風生冤素也汝且留之坐我出市蔬齋之可也翁前出門極眷倦假寐夢此僧語之曰爾夫前生升人爾婿富商也齋重賞以客淮揚屈爾夫之身爾夫謀其命而取其財三女皆捨邪之客爾夫恐其害及財金三十兩故各陪枕席三年爾夫之財產皆爾婿物也何用怨尤為姬覺而僧亦不見矣翁歸告之真然若失遂悉以家業付婿使其另婚翁姬偕往出家不知所終然此翁亦便宜矣

不淫之報

明鄭縣陸世科為諸生時常館于烏鎮一富翁家時值黃昏令館僮僮被館僮轉付使女陪之于至矣之房至晚夾帶至妾之睡鞋

說鈴 果報聞見錄

子

四西卷

而出世科整被見之拋之帳頂之上後偶歸家主人入館忽見帳頂妾鞋即袖藏之不言迨世科歸館更輝返妻室叩先生之門而自操刀以隨其後世科問為誰妾低敬應之曰妾也世科回焉有昏夜而女客可見先生乎主人逼妾再四懇之曰開門我自有一女客與先生有何可說即有說明日與主人同來如再無恥必自取辱主人見世科被難犯即應之曰小弟在此請開門相見既入世科見主人持刀大驚主人曰先生無懼遂出鞋示之講述所以世科曰幸我無私否則汗主人之刀矣明日同辭而去主人深愧之後登萬曆丁丑進士仕至大理寺正卿是時人多附驥黨公獨特立不阿以芳名終焉

厚道之報

明鄭有兩書生與某冠博帶者五人同行中有一富翁偶爾被風

一書生詰之曰是誰曉曉不已富翁面有愧色一書生曰偶不謹慎是我得罪矣富翁心感之同行者次第別去富翁隨此生徐問之曰頃間被風似非先生而認之何也書生曰諸先生衣冠容貌非庸庸者流偶此小失眾人佯為不知則亦已矣而敝友欲詰明之其何以堪富翁曰先生用意忠厚真仁人哉方今認恩推過者不少有心如此當于古人中求之因問生曾聯姻否對曰脫少而孤與嫡母處家貧讀書未成姻亦未就富翁曰某止一女欲贅君以終天年足下不棄寒微小女敢備箕帚竝請太夫人過舍使我夫婦彼此有賴也書生歸告于母竟移家而就婚焉富人為延名師教之後成進士官至蘇州太守人曰書生一事之厚即有此奇遇富翁善觀心相而得此佳婿人之真心可以刻薄從事哉

說鈴 果報聞見錄

主

四西卷

為大報仇

順治年間桐鄉翁差滿順溪者包帳為事凡軍需課役皆包攬焉一鄉惡有田數畝滿為包骨麥熟則索其麥米熟則索其米絲綿布帛無不設法取之鄉惡不勝誅求飲恨日甚以致成病臨死曰我必作惡犬噬之其家驗以黑毡帽紫花布袍青鞋未幾其子買一大黑頭獨身黑脚子亦忘其父之言矣及犬壯番差又來索其子之物犬聞其聲躍出噬其腓不釋百計不能脫遂逐人與狗置之河中以為入水必放矣犬竟奮勇差至深處人狗俱斃地方聞之于官正述此既究報縣差妻自行收殮而埋其犬

地龍之報

杭州鳳仙橋一人以地盤為業清晨買蟹不拘多寡生後必湯中
慘死之悲見者無不惻然既熟剖腹剔骨煎熬五味香及故家肉
此獲利有年後忽染傷寒初日縮頸攢手足伏于床上數日不省
爬爬如蟹形又一日爬于房內漸出堂中家人禁之輒欲隨人
將死爬至街市盤旋蛇轉曲盡驚態來往觀者皆知沸湯炮蟹之
報也七日身體真爛而死

奸姦女之報

淮安吳祖上地方有一老儒常自追悔而誠人曰我年少時莊上
讀書相近有一女子色頗可人早晚閒步常屬意于我彼此目成
一日女與余言爾我相思非一日矣我家人多不能如願今屆清
明父母兄弟必去掃墓我託疾不行汝可來一會我時大喜許之

說鈴 果報聞見錄

三

四書卷

是日至彼但見門戶鎖鎖我從墻垣而入見女獨坐遂相交媾情
懷興征未免過暢女竟血崩而死我惶遽遁出旁晚父母歸見女
已死血流床席以為失血卒死亦無他疑我徐探無事然心終不
安秋間應崇禎己卯鄉試初場文字頗覺得意正欲交卷忽見鬼
持血褲將卷一拂備卷血迹次日貼出矣壬午入場初場得意無
事以為神恕我矣二場完卷後前鬼又將血褲拂卷又復貼出已
酉年後來應試頭場二場俱無恙我意以為鼎革之後前罪可釋
此至三場血汗如前自此之後自知罪重絕意功名貧老狼狽神
氣索然凡遇少年每每不諱且相勸戒焉蕭漢雄言

飲經顯異

順治甲午秋伯父可赴武林鄉試寓僧舍有客僧携經一包置

于几上伯父因天暑疲憊取經包枕首而卧繞合眼夢佛無數或
合掌或盤膝或修眉或紐臂或執幡蓋或持杵戟其狀不一迷驚
寤異之以語伯僧曰得非變我三寶乎始檢視之知是諸經也伯
父素不信佛因此皈依教奉焉

張神之報

寧波天寧寺旁小土室桌上供半尺泥塑開聖一軀香以冷落有
兩少年乘其幽僻輒就龍陽事畢神降二人責之曰何物狂奴敢
在我前淫戲俱當立置死地同曳袴而在叫于路觀者如市其兩
家父母至土室神前告罪許展演戲酬神二人始醒神瘳者逾月

宰牛之報

鄞縣南鄉楊境地方有張宜所者少時以宰牛為業二十年後始
改行修善然臨死時以作牛鳴為快又喜床頭藥薦為已即嚙七
日而斃可見雖已改行而二十年之殺業難遣也此順治初年事

說鈴 果報聞見錄

三

四書卷

雷擊蜈蚣

餘姚地多田少民以種棉為業順治甲午夏花熟時雷電大作震
棉花地敗畝花俱焦灼內有數尺其花如故人異而掘之下有白
蜈蚣一條長尺餘背負陸華經一頁如知蜈蚣為害天欲殛之負
經以免此經為土人所重如此人斃取蜈蚣撲殺之

何飯雷擊

海寧繡經庵相近有張姓者家貧母老患痼疾子十三歲方執爨
其母令備粥器子以洗鍋水帶飯粒燻之時康熙丁未五月初八
日也日正午天忽陰晦震雷擊死父子九歲見天神黑面黑黑

甲從家壁柱頭跳下以爲盜出門驚喊而其兄已死竈前矣余同周憲率往視見此子肋下如針刺一服血流不止滿屋唯聞火藥氣而已家堂上揭去瓦數椽其柱劈開上下皆焦柱上貼許保鑑觀音三官經三十卷十餘字其紙條依然不燬許經數字雷神飲敬如此

仇殺之報

相鄰有甲乙二人素相仇訟彼此許告不已一日赴審甲與乙辯商曰今日乙必打汝能一板打我許汝銀四兩隸許之及行杖隸以一板擊乙陰囊而斃逾年隸生一子滿月後陰囊復生一毒日夜號哭服藥醫治無所不至將及一年家費俱費食不充口身無全衣隸抱子而哭曰冤家汝受若至此我亦家業累盡亦可以說矣

果報圖見錄

四

四

張佛之報

鄧縣有一宦裔少年恃才狂放素以詆佛爲能一日擊犬携至一蕭寺取木塑伽藍神爲薪煮狗曰鍋中鈎肉猶未熟伽藍再請一尊來食畢行至尚書橋上忽然兩眼暴出掛于異之左右鮮血淋漓慘痛皆醫藥罔效延至數月而死大凡有福之人一時即報往來即報待其罪極福完然後還盡打其若福薄之人一時即報往來如此

宰猪之報

餘姚江橋下有一家世業宰猪其子尤善操刀囊中頗充遂娶數年無子身雖日漸肥胖頭頸亦日短縮眼晴又俱深陷早宵猶形忽染陽症傷寒時刻作猪吼聲至第七日發狂爬至橋上大叫三殺後水隨流而去屍竟不得其妻坐產招夫改業謀生益累世殺業報于一人而斯其祀奉其家業其屍噫亦慘矣

工匠歷難

明都給事中陸茂龍鄞縣人兩世單傳至孫無嗣以遠族繼焉有江西術士至其家稱善解厄命主人備福物香燭書符念咒次第焚之一符飛着正梁即示此處整之得木刻太監一個故單傳之後無嗣又寒族布政房自明弘治造屋以來時多雜擣常聞怪聲之被後遭洪水破壁見有操鼓一具又余家有店房三間每以賃人不出三年貧乏而去甚至行乞後有賃者以竈壞拆修竈內拆出破碗一隻竹棒一條故來賃者多致乞丐也修後賃者平安順遂竟成吉宅矣此皆主人造屋時待工匠或刻成工食之故貽禍不淺可不慎哉

說鈴果報圖見錄

五

四

欺孀之報

鄞邑有一庠友平素長厚館于富孀之家比隣失火孀舉銀一箱金皇授先生復託以金條救市此友見金銀心動携歸已家火熄問之曰昨已爲搶火者奪去矣孀念恨欲死友隨辭去成富翁焉未幾孀死此友向止一千年二十爲之婚娶未及半年其子膝上生人而磨耳目口鼻宛然女子日夜號呼醫藥所費不貲其磨喜貼猪肉貼上漸消如人食然累至一年而死家業已罄矣媳更適

人其極惡者貧苦異常及其死也為餓鬼而已矣若使此友暗則不致獲報必厚禍福之基轉于一念可不警哉

鼠索賈

烏鎮殷實之家例于歲畢收帳一李姓人買舟至鄉索連夜宿舟中忽有鼠啗其指李覺痛遂起撲殺之復歸鼠窠附于是人曰我索汝債反撲殺我我必殺汝矣狂言至且不醒舟人欲還其家其妻聞之曰此求索債請問尊姓曰我姓張我夫欠汝債幾何曰三十兩于是該張公之姓延僧禮懺七日齋觀其資費用計如其數然後平復問其病中所言情然不知也

韻缺之報

明季年鄉有人一貧如洗口食不給僅有小花缸一隻欲售于貴

龍金果報聞見錄

妻

四十五

介晨起負缸至門意求易升斗之粟黃介者將許之旁有一門客獻謂曰今者年荒穀貴百物俱賤如此之物千百易得何必急急買之耶黃介是其言其入飲恨問其姓名負缸而去出門即墮地破焉歸家見妻皆嗷嗷待哺計無所出悶坐江干思欲投水適有四五勇夫過而問之其人訴前事且以將赴水對勇夫曰均之死也汝後江作餓鬼何如隨我等作飽鬼乎其人不解彼意因隨之行至曉遂被拉行劫少分賍物以糊口未幾事露其人與勇夫等皆被緝獲嚴刑拷訊不勝其苦遂招認買花缸之人到官對質再四鞠問堅供不移阻買花缸者亦擬大辟暗刑阻買者問其人曰我與汝素無仇隙汝必信我于死豈宿冤耶其人曰我即其月某日賣花缸之人也我窮極至此汝彼時一言德惠我得升斗

自活豈肯爾人作賊乎今我之死汝之故也我寧寧汝獨生哉遂與群盜並受極刑嗚呼一言方便即可免殺身之禍奈不過一時誤欲是主人之意而執知其間一至比哉所以仁人用意不可不厚君子出言不可不慎于此可以為戒矣

還金之報

明慈谿縣王公徧徵為諸生時偶赴館過溪得遺金一袋計十七對因不至館坐而候之至晚見一人惶遽而來王問之曰汝有所失乎曰我揭債作本得銀一百七十兩欲過江買米脫囊破篋遺失于北有拾得者願分半相贈王問其銀數物色相符曰幸我得之舉以還汝若欲共半勿如不還矣其人叩謝而去是年即發榜中萬曆己未進士由部屬歷官蘇州太守致政而歸享大壽

龍金果報聞見錄

妻

四十六

禮斗不敬之報

鄞縣西門外有鮑正賢者其母有病今婦子楊僧官拜斗禱陳每夜三鼓時上壇禮拜以四十九拜為率以七宵而止拜至第六夜僧官為不潔之事禮至三十拜時忽見極大靴脚一隻落香案上大驚遂病不起蓋此極天之極也至尊之所在也欲格天心必須至誠齋戒倘居心不淨妄念一起禍即隨之求福得禍往往而是可不懼哉

悔聖之報

石門縣東鄉水墩村有陳拱明者家事頗殷畧識幾字以農桑為業康熙己巳夏五入城賣絲畢乘暇游觀聖殿見聖像巍然遂登其座而撫其頤曰孔夫子你為何如此糙皮勒碌的就畢足未下

塵兩眼在左邊口牽至左邊數年不愈人或責之曰汝戲侮聖
像必被子路所擊答曰我道聖人仁慈不與故撫摩之誰知如此
重應不可輕動也余叔祖越萬館其家親見其事

漁色折算

杭郡汪生娶妻顧氏中年無子親友相勸取妻其妻初欣然取之
未半載悍妬不容立刻遣去復又取妻三年之間更易五女子矣
康熙十二年秋初汪生患病死去半日至晚曉胡妻曰我到陰司
見冥判云我尚有十五年陽壽因貪色害五處女不但無子應減
陽壽一紀尚有三年可延以汝妬心甚重致我絕嗣冬盡難免是
不妻果殺不三年汪生亦斃見西陵吳循警心錄

驢能言

果報聞見錄

未

四書

康熙二十年旌德縣十二品劉惟一名英係按察司書辦向在寧
國縣放債因路途跋涉買驢代步行至東岸地方驢故緩行其僕
痛加鞭策驢忽人言我前世少債不多今將滿矣何必打我劉聞
言即下驢步牽之而走至寧國取討帳目俱各從寬歸途即於東
岸造一涼亭為行人憩息之所居家廣行善事今子孫俱入泮矣

果報見聞錄一卷

大學士英
廉購進本

國朝楊式傳撰式傳字雪崖鄞縣人是編皆述善惡
之報而大旨歸心於二氏其逆婦小善免死一條
雖意主戒殺然婦欲殺姑罪通於天矣豈偶救數
烏之命即可贖乎殆不可訓也

信徵錄一卷

〔清〕徐慶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說鈴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信徵錄一

卷》提要

信徵錄自序

輪迴因果釋氏之說儒者之所不道然而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殃繫辭傳曰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繫辭傳曰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春秋左氏傳載伯有渾良夫之類不一而足而太上亦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吾聖人立教與二氏偏全不同而彰善癉惡之心其揆一也乃或者從而非之疑之甚且冥行不顧此余之所大惑也爰舉年來所見所聞信而有徵者輯而著之即名之曰信徵錄惜域於一隅蒐載不廣然聊存其說以寓勸戒之意當世學士大夫亮不以其倍於經史而斥之也康熙辛巳夏烏石

說鈴信徵錄序

山人徐慶濱漢

信徵錄

烏山徐慶濱溪輯

念佛異徵記

錢塘徐浩軒

先母太宜人于康熙乙亥五月十四日長逝先是太宜人奉佛甚謹繪念佛圖一紙上繪一大佛像旁累數千圈以記念佛之數圈數已畢置黃布袋中數年矣卒之日中刻家人焚袋于磁盆從釋氏言將以附殮也思盆內有教眾疑盆碎俄見五色光起布成經色上現樓臺殿閣欄楯塔砌之形蓮華上合掌跏坐之佛數十雲中女菩薩一皆如白粉新畫者親友男婦童僕以及治觀成衣之人無不驚嘆觀次日將殮撤反啟其袋背佛像樓臺諸形與袋面無異又一老嫗執拂子隨行誠異事也謹記以示徵信者傳之

說餘信徵錄

吳斗文口述

晉陵周蒙所

常州武進諸生吳斗文為人誠謹康熙乙亥正月初一日偶假寐夢一人若差官者闖然而入置一篋書云是聘啟乃東嶽主者聘請即行斗文驚寤適其僕亦夢所見正同方以為怪尚在疑信三日後前差復來斗文即昏然而去夢至大衙門有青衣引入旁廳為屋三間四壁滿架俱冊籍斗文問此何處是何冊籍青衣云少頃自知矣斗文試拈一冊觀之上註此直大名府細視皆姓名也俄有一人出方巾深衣相與揖遜而坐曰即日叔運將臨皆由東嶽所定本司冊籍浩繁因君業師楊某薦君感德故來相請時楊已歿五六年矣斗文云生乃無知腐儒蒙業師謬采恐不能辦事止業師連臂日久不識可一見乎此公即招手而楊已當面吳師

弟相見恍然楊曰汝今年三十六歲命已盡吾愛汝品行故相引

至此暫為效勞或以微功少延亦不可知即不然此間職事清要殊為不惡斗文問此何地曰東嶽府也頃公乃司生孔籍者因叔運數多須藉手相助故請汝至云今日且歸自此常來切須謹慎囑畢而去斗文亦醒嗣後每夜必去至則有吏捧冊置大案前列大冥盤與前方中者列坐檢冊共視吏從旁下箕子甚疾方巾者曰此皆應死之冊其有忠孝節義陰德重者去之不利子冊冥畢至天明亦醒矣但其地天色慘白無日光斗文偶渴索茶青衣搖手曰此間茶不可飲也或有客友問斗文曰君所冥何等冊籍斗文曰各省俱有山西平陽最甚又問冥中所聞論何事曰冥中最重者忠臣孝子節婦最惡者不忠不孝而尤恨者陽為忠孝之言

說餘信徵錄

二

而陰為不忠不孝之行即如此直止孝子一人係陽洲節婦一人係永平節婦耳曰若里巷市井間罵父母者甚多何不皆誅之曰此輩愚頑無知父母失教或係前生冤對或係畜類轉生不足深較難讀書知義理者倘犯此逆必罰其前程或甚奇莫無所稽也而楊君之及門甚多有疑斗文為妄者因共作書一封致楊焚于東嶽廟爐內數日共探斗文曰近日至嶽府見楊師有何語乎斗文曰楊師正命我教意諸同門友曰極承相念致書通候幽明之隔不便回書但諸兄所問我亦不知即知亦不便明言也我在彼因平日無過道遠自在諄諄以道義行止相誠諸兄切勿妄為自墮惡業也眾友遂駭然三月間斗文竟死而山石有地震之穴

收伏靈龜記

婁東王鶴尹

林有娘吳氏于康熙乙卯三月下旬驚見樓窗黑影躍入遂抱病
痾至五月初旬神思昏迷語言顛倒口云上方神為難隨往懸禱
病終不痊閏五月初忽云吾乃海雨大王同先鋒蓋由領兵十萬
在此觀七日內來收葬甚不倫據病者醒時云常見一人或小帽
黑衣或紫衣披巾種種變化莫可殫述飲食不進已四十餘日矣
林遂至蘄州圓妙觀請客隆鐵竹道人施亮生法師治之閏五月
十二日師至妻東往病者卧室書符禳治厥怪若為不聞師曰茲
怪其有究乎吾行符多矣未有見而不遁者今若此必其怪以究
焉于眾聖之前而神將所不忍驅者也俟再行法以樣之則可知
矣有頃病者口中云汝用何法而能治我我神通變化現影藏形
甲兵甚眾豈汝一人所能敵乎師曰此狂言也吾以法代天宣化

輿錄 信微錄

三

救濟民病解不釋之冤誠虛民之祟今所以不遽行法以治故者
恐汝抱冤而莫訴也如必恣肆狂詞不告所以一旦奏聞 上帝
雷火下焚玉石無分冤仇莫辨悔之晚矣言畢師往外室病者若
有哭泣狀曰我冤沉海底昭靈無由幸遇法師正祈解釋頃聞恩
主出口唐突獲罪已深倘彼奏聞永淪幽暗奈何乞請法師以訴
之師至詰其故病者云我奚兆積也初世在明朝為女身姓楊氏
雲南人遠適元禧為夫婦十年元禧即今吳氏也因其家貧我紡
織以資讀書一旦及第官為翰林編修豈意其厭棄糟糠另娶美
妾身居京師得志忘歸我含忿自縊至本朝託生于浙江衢州府
吳家為子名兆積趙元禧死後亦託生于衢州府葉家為女以宿
業了了三歲時遂訂姻盟後有兆積同意友邢華瑞者倚恃豪富

強行納聘裴氏父母厭貧重富逼我退婚竟贅華瑞為婿我及為
周氏繼母所辱因機河而死幸遇龍恩主收為內侍身居水底已
十八年裴氏能廣積陰功死後託生于太倉吳氏為女邢華瑞即
託生為其隨嫁使女名桂花我同龍恩主追尋至此住後園池內
上年秋間見桂花于池上滌垢被我擒入水中逼嫁之恨雖報而
棄妻之恨究未能中因過控神司許以索報故敢來為祟耳師曰
如是則真情可憫第汝向來何得又以邪異惑人而所謂恩主者
何怪也答曰恩主實係靈龜藏修已八十載有十八般變化自稱
海西大王能撒豆成兵祈云先鋒豆由及領兵百萬皆其變化也
頃聞唐突尊嚴自知罪重不敢後來因命我懇求法師乞賜原情
解釋師曰悲哉業報因緣循環若是千生萬劫固有釋時我今

輿錄 信微錄

四

汝建齊振度和解冤雖奏聞元帝策封靈龜汝可放吳氏速還病
者口中謝諾而去須臾復來云恩主致意法師倘得起奏感激非
常自當悉聽所命不敢有違矣自此吳氏遂聽語言竟如平日向
被靈龜攝去繫于水晶宮歷歷確有所見聞不能悉記詢知果有
隨嫁桂花去秋溺死後園池內遂擇于是月十五日至十八日修
齊極度奏封靈龜為顯靈振元保護將軍于蘄州圓妙觀元帝聖
前永遠隨護其怪遂絕吳氏已不食五十日醮未三日而起居如
常飲食漸進至十八日晚師行煉度法吳氏出恭體未竟而入神
思復迷云我楊氏也與汝積恨實深本不甘輕捨感法師威德幸
已解消今我承領功勳將生淨境汝曾未盡誠致禮懺悔前愆豈
體愈病痊遂泰然自處乎今罰汝參拜終宵予方釋忿而去耳家

人苦謝之因復扶出長跪至旦迨法事竟始入自是永安無恙矣

禁牛油燭文

當湖李登

康熙三十四年十一月登將赴公車因至武義候別房主寓武義寺中二十日夜半忽聞東廂宣傳邀請起視見火炬森列一金冠朱衣拱登曰精坐俄而兔卒牽三犯至一是製牛油者一是造牛油燭者一是點牛油燭者神曰草木脂膏儘充燃燭如是造孽觸三光過往神曹無不忿怒火焚不足救其辜今依新律各懲一次點者替目立時處分訖起謂登曰幸遇此君其廣為勸戒登尚欲細問空中忽大响亮張目紅光猶繞室似夢非夢而藉此日還歸至蘭谿恰搭販牛油客船意欲告之值歲暮價長彼方以為利

敬錄信微錄

五

輕言恐反生疑抵家急為刊布不敢負神示焉

四陽記

海昌陳叔文

余自少業儒長無一得大善事雖不能行昧心處亦未嘗不自警也至于佛法向無是顧何敢妄論康熙丙寅閏四月十六日忽患背毒日甚至念五日遍體疼痛時醫僧隱然偶談三昧水懺因果余曰若論前世因何不逮了結若論今世因細思無是疑是夜昏暈從從頂出欲往冥府明此果報忽見本境土地引余而囑曰此去有三路汝須從中路往餘二路非汝所宜行也途中湯切勿飲關內橋切勿過犯此三者必不能回生矣余曰雖未幾前途果有一婆施湯湯甚香飲者甚眾余至時果招飲余即潑地鬼欲來擊婆喝曰此是三世僧不可乃得脫不數武至鬼門關關門謹閉有

青面鬼十餘毛身赤足問予有批乎余曰無鬼曰無批問不開余

必欲進鬼曰無批非三呼不開余究其故鬼曰有道法者呼太上老君有佛法者呼三世如來未有善行者呼救苦觀音余因思婆與我為三世僧即呼我佛如來開果斷鎖自開進關見有大水廣數十里水上有橋一塊分為三道左名登仙右名積善中名奈何余憶土地之言不敢上橋問水中鬼云此水何名答曰苦海余令鬼渡之鬼來背曰爾身重不能余曰何重鬼曰爾是前世念經人是經重耳正躊躇間忽見兩頭陀來扶我而過問之云四年前我二人到宅蒙君雷我一粥又惠稻草兩束在廟中一宿皆君德也今俱坐化在此是以感恩渡君耳回顧苦海見一人從中橋而墮猛獸毒蛇圍阻其人厲聲呼母便生蓮花托起余問其故頭陀曰彼

敬錄信微錄

六

姓朱屠夫也性頗孝故有蓮花之現嗟乎一孝真可敵衆惡矣由是別頭陀過苦海游冥街見市肆四五家過此乃是第一殿衙門上扁一座大書秦廣大王柱聯萬惡淫為首百行孝為先進殿見兩廊陳列碑白上有條示凡陽間訟者受此罪又見僧人數十進殿俱北面而立王起至西南隅北向誦云彌勒佛速賜報應風須更有大風至見有衣帽不動者有吹去帽者有裸體而立者于是王乃禮送衣帽者出遂南面勸問余竊問冥判云有德行者不動罪小者去其帽罪大者裸其體余出過第二殿門開不進至第三殿見兩廊鋸解者上有條示凡陽間活拆夫婦者受此罪至第四殿見兩廊油鍋上有條示凡陽間奸淫處子者受此罪至第五殿扁書閻羅天子忽人叢中有呼余號者視之乃業師徐璋光

也師引余至大樹下驚倒云汝已死耶余答不知因病毒至此耳
師云吾為汝去即往問一冥判姓徐者曰彼壽未絕師曰此地不
可久游況可見爾君乎與余劇談世事秘不洩泄大約陽惡受罪
猶輕而陰惡受罪最重耳余別師竟進殿前問君曰汝何人敢
擅來余曰我非僧亦非道唯此良心未喪耳問君曰汝在世誦經
念佛乎曰未也問君曰汝既如是可知有此患乎余曰正欲明背
毒果報故來此問君遂令冥判查覆移時捧卷至余窺之見簿籍
分明昭昭不爽凡行事動念無不錄者大善書黃字小善書紅字
大惡書綠字小惡書黑字不覺毛骨悚然問君看畢云此係毛寨
婦一案未結耳余叩問其故問君曰汝欲知須至白鶴山問汝師
余問路後何曰七日但此去不能回陽矣余領捨身一往徐冥判

說鈴信徵錄

七

代余求果前迅速香執之可以即到問君肯命徐冥吏引出至
一高臺將余推倒白鶴山已在望矣但見層巒聳翠七寶莊嚴恍
然極樂世界也松下茅蓋蓬庵有師兀然獨坐見余呼曰汝果來
耶吾已知矣汝是三世僧前世名木清乃江南報恩寺僧也余號
明修是汝第三世師汝在江南見毛寨婦家有孫俊雅欲化為徒
毛婦不允汝潛行誘其出家大隨吹汝將犬擊死攜其孫歸寺養
至十六歲與孫披剃但毛寨婦因哭孫喪明死於冥而犬又以
無辜索命汝託生時犬咬其背故發此毒醫汝隱然僧即前世埋
犬之人余求師曰何以得解此結師曰或誦金剛經一藏或拜藥
師經一部庶可解此余曰弟子雖是三世僧願師開示佛法師即
指壁上偈曰佛法僧三寶看來是常奈若還奈得透通容易就

汝能解此否余曰不能師即舉手中如意打下一喝余心似覺有
省師曰汝孽緣未斷善果未到且回陽世余問曰何時斷何時到
師曰若要孽緣斷善果到直待玉兔金雞叫余即拜為來世師語
畢忽然驚醒因口傳情書以警世云

竊銀因米記

虞山孫振先

康熙二年虞山糧道署有張樑瑞昌者附收屬邑解銀二百四十
兩未及歸庫暫存笥中隨奉遣往郡越三日歸啟索視之衣履如
故而銀已蕩然矣驚詢旁人咸未嘗啟戶而入者張僕吳勤也獨
卧于戶側者曹僕陳美也即問之于道主命發捕究之是日拷掠
竟夕不得次日又窮治之而終不得張樑訴之于城隍又訴于南
庄神十七日神下凡入署迴環環遠而出少頃同樑有曹僕者正

說鈴信徵錄

八

寇伏几厲聲疾呼曰與張瑞昌眾在視之乃神語也昌至神曰爾
失銀乃曹僕之僕陸賢盜去而曹僕不知也賢于初十時盜銀
特歸欲以授伊父將銀百兩陳之大門扉掩適璘父出賢慌却步
而走時有某傭吳茂歌涼戶外來聞而入挈以持歸詎意非其所
有特銀至家母即身故孩兒痘瘍吳茂亦患疾相繼而死總以不
義之故貽害一門也其五十兩一封入家人竊見分散已不可追
又九十兩現藏樓下床底可令曹僕押陸賢速取眾欲將陸賢究
詢又厲聲曰勿加刑小孩子飯且不知飢飽作此多事自有報應
多拜上盧老爺行轎去言畢曹乃醒少頃復作差語云我姓陸乃
城隍廟面班項南庄移會我主特奉差來此銀已換雙皮紙包盡
往取之我弟兄惟好杯中物耳曹遂飛然不知所以眾以告曹

乃挑燈作揭亦欲訴之于廟仍疑象之誣也次早起欲謁廟即押賢取銀忽又伏枕曰吾乃城隍也為昨日事往拜南庄道經此見曹臻勝借他說一明白這銀子是陸賢偷去曹臻並不知即與勤陳美却是因果前三世陸賢是毛家子鬻而陳美乃小廝也毛家將銀十一兩三錢置之桌上小廝盜去害了鬻逼打了鬻身死美因孽重一世變狗二世變狗共勤不應將大棍擊之又將滾水泡之所以有此一椿孽報即張瑞昌亦因前世欠銀一百二十兩今不該失去一百五十兩多了三十兩俱令其擔承若再賠補則冤冤相報將何底止故令陳美共勤與之說明消其懷怨可也又與孫瑞陳天霖你眾人前有票單昨晚差皂隸沈卿來此查察見曹臻又寫一單說你兩人冤他曹臻連取單來果于箱中取出兩據訴稱口述南庄之言並無冤他言語隨令判官取筆銷此一椿公案又云曹臻你妻秦齊并女兒與他何干都寫單上存銀九十兩陸賢藏之床下上將毛益昨晚使女取炭又取去三兩止存八十七兩可連取之遲則又散總是因果報應幽冥之中纖毫不爽陸賢自有報應又囑象祿在公門中正好修行方便做好人凡人行不好的事害人不必實有是事只一起了念頭便是作惡了凡人有子無子皆是前因神明將手自指心窩盡云若要來兒子也不難只在這點不壞便有了言畢而去象許醉拜云我是一縣之主豈是為飲食小節因見你等心念誠來此說一明白我回縣矣曹乃醒象皆驚愕即歸從床下索之果于瓦下得二封先開視俱是白石灰曹猶憤然未至縣二十里啟封則銀也乃共怪異

至縣較完米八十七兩可見其其之中報應如此之速特刊布以警後人
王天君顯聖記
嘉興郡城東郭外有賈人王公洛者妻方氏父瑞宇于康熙三十八年已卯五月間方氏足患毒勢甚危醫藥罔效忽一日突告夫云今日須治毒蛋黃魚炙雞肥脯享我夫云汝廢粥不下咽者數日矣何用啖此方曰我汝父執願伯生也汝父存日家甚殷我因貧舉會謀生汝父許與二未遂更集友八人刻期治饌八人畢集若父獨與約會遂不果家益窘困瘁而死初入冥時心甚恨即具狀冥官冥官曰王瑞宇不久將死俟到日質對今汝父死已五年事尚未結通者即都獄吏偶謀余遂通至汝家饒甚汝宜厚享我王大駭謀諸鄰友友曰盡至警秀道院延道流作醮驅之詰朝道流至方氏在卧室即云彼道流我生平熟識皆筆酒筆馬能動我作醮終日訖無效道士告王曰余筆力薄君宜急延靈官潛向地法師術高可治王遵潛於舍潛謂作醮可遣方在床又云汝牒我將令入冥獄今先教汝妻以洩憤方遂悶絕在床夫大懼再三懇之云我必不敢牒汝鬼曰汝無信煩潛法師作一券與我潛遂作券鬼云內有一語未安須云永不再牒潛唯唯如命鬼人云可即于病者床頭焚之潛曰今可去矣鬼曰我尚欲居此未去潛憤甚遽至中堂作法召溫帥能而溫帥降鬼附婦體若大怖狀急趨匿床下婦足疽腫不能屈伸者已旬餘至此趨下若無疾者連擗額云小的去小的去婦遂清與一日夫叩其病中所云范然也明夕

鬼又至自言昨為溫神驅逐再三哀懇訴冤遂蒙釋放今復至汝家矣潛更無可施法今其夫至鬱秀道院捧王天君像供于中堂作詞上訴明日天君忽附婦體作大教曰汝野鬼何得擅入人家婦復作鬼語備陳散會始未故懷恨至此婦復作天君語曰據汝所言未可全信當遣使至冥府拘王瑞宇而質俄而瑞宇亦附婦體再三伏罪天君云汝爽信散會使友謀生無資抱恨而死當杖汝二十空中忽有鞭朴教天君又云瑞宇吾已薄責當使公路禮三官懺為汝消愆其妻為人賢孝何可因翁過而累及彼身鬼云方氏數舍災延因而附會非敢無因作孽也婦又作天君教呼公路至前謂之曰汝作事非善今秋將有大咎公路稽顙哀求遂云汝速改過遷善禮懺消愆不獨宥汝妻且當宥汝忽又云汝家柴

說鈴 信微錄

士

房內何以緩藏二鬼速呼至詢之即作鬼語云小的乃方氏父母我塔伐吾墓樹故至渠家索取天君遂呼公路曰汝為人塔不能蔽蔭外家反伐墓樹罪不可逭公路告曰此舅意何聞我舅適在亦再三自訴諉罪于王忽云卿起舅即兩手交加拆之堅不可開丹三氣求逾時始釋斯時鄰比咸趨入視婦教音朗朗皆作官語謂某為善人某為不善指不善者云汝急去其人頗強壯即傾跌仆地道士聞之亦入視天君叱曰汝道流宜持戒律何擅入婦人臥室道士惶怖疾出天君曰鬼已離汝家方氏疾即平我神去矣我神日朝上帝令適戌日天門不開故降汝家使世人知天道無私善惡之報厘毫不爽且汝等不可稱我為天君此號至尊我敢當但稱余為靈官元師足矣言畢遂寂然道士率其侶恭迎神

像回院至夕方氏昏卧不醒連天明足毒膿大潰疾遂愈步履如常時里人咸以為異予遂為之紀雖達不語怪神之訓而使觀者惕然警懼知臨之在上質之在旁散會小過冥責若此則大於此者可知其于勸善懲惡亦未必無小補云

初生能言二則

桐鄉進士陸大勝名費錫言其族人家僕婦產一女甫脫胞即能言自云前生乃娼婦因不善媚客為鴿母痛答遂自縊魂無所依常在蘆葦荒草中常風雨悔冥心神凄絕有同鬼謂汝無拘束可以投胎問其如何往投同鬼云汝見婦人大腹者即入其穽可以出世矣偶見孕婦漸未遂如其言投之果得生今又為女命也因長齋終身康熙年間尚在

說鈴 信微錄

士

為草初京師有一孩出胎即自說曰我手如何煩小耶父母驚問汝是何怪孩曰我是江西客商在湖廣販貨三載適當兵馬絡繹之際舟至安慶遇一將弁盡奪其三舟我舟三哀告遂我一舟我聞其名為白鞭子也自此歸家不出忽一日有肩輿至庭中迎我忽忽乘之而往至一院于之交談出竟在此間然自覺手足俱極小矣其父笑曰我即白鞭子也俱費雲驤言

城隍示衆

康熙二十二年山雨初縣劉姓平素無惡不作通邑切齒忽一日自詣縣治兩手自然反接口稱奉縣城隍命投到求本縣起解至府城隍問罪今以為心疾逐出復來兩手俱無繩而數人掣不可開如此數日今不得已為具文遣差縣送府城隍至即焚牒劉即

伏塔下號呼痛楚若受朴者頃刻受刑處俱青黑破爛刑畢起自言府城隍仍發回本縣遊各門示衆仍反接而出若有押者至縣循行各門凡平日所作過惡一一高懸牆外且云無若劉某為惡現世受報也將畢七歲流血而死觀者日數萬人邑令為遂陽進士楊振藻武林諸寅吉言

董介休誌生

嘉善廩生董介休為人善良康熙癸酉年病故甲戌夏其女病中忽作介休言曰我去年命未當死為庸醫用熱藥腐臟腑故絕耳冥主查我尚有一歲之壽惜軀殼已壞甚為憐憫我以時日無幾求早託生今生于平湖縣南門外陸家此時止能啼笑尚可與改輩識認家人來視我當以一笑為信他日能言則不復記憶矣言

說鈴 信徵錄

十二

畢其女病亦良已家人往視之果然嘉善唐石公言

活無常

康熙二十八年仁和北路村有王姓者為活無常潮為寺僧忍生與隣房僧越凡皆北路人也二僧同歸探俗次日忍生過王姓者謂曰汝寺中有宣越凡否不出十日死矣忍生問故王曰此僧係我勾取牌票現在但不知何故有諸洲官兵隨後趕打輒云還我經來還我經來忍生念昨日越凡同歸無病試往探之則越凡果發熱頭腦遍身疼痛忍生遂勸其還寺調理數日愈重作斃人言索經詬罵自擊其身首且需酒食燒割必席地祭之狂言不已未幾竟死眾僧始悟為草之初八旗官兵駐杭延僧追薦僧利其厚視每日教演道場務為飾觀而禮拜誦虛應故事故經典缺如

不意冥冥中不可欺也彼同時主壇僧共三人一為本寺濟可一為義烏寺僧南明聞之皆悚懼不久南明死死時滿兵為崇亦如越凡濟可遂請僧為死者誦經懺七七日後三年死蓋僧家誦經懺懺皆以主祭者為標的缺文脫簡隨其引習故罪獨歸之也

前身老儒

順治年間浙糧道熊高少年由詞臣外轉時嘉興縣令高登雲語同僚及胥役曰世間因果莫謂渺茫如今熊道臺乃吾高氏之從叔也熊家與吾家同里開世為婚姻從叔續學不第年八十而志不衰一日獨坐堂中隱几而卧忽見青衣小帽二人長尺許盤旋庭際漸長如人上堂不言所以掖之出門從叔驚詰之不答然亦不能脫隨之至一家認是熊姓乃其戚也時熊姓無子適其妾將

說鈴 信徵錄

南

產堂中親友會飲以待弄璋從叔入其門遽呼曰吾何事為二後持至此君輩豈不為吾解之乎飲者亦不答竟掖入內室見一婦臨盆狀二人將從叔一推不覺已在盆中矣周視作嘆說之叔一家皆驚以為怪惡之從叔遂閉口不復言至七歲尚不能語父欲延師訓之無奈其瘡一日偶隨眾遊步至前生高家之宅適從叔之婿偶在門兒即搜裾責之曰相別六七年獨不來看我乎且見婦翁而不為揖禮耶眾皆大驚始知前生即高氏之老儒也自此能言讀書過目成誦十八歲鄉書十九聯捷館選出為監司故名曰高今熊公自亦不諱言之也

屠子變狗

康熙丙子杭州油燭橋街行吳德甫賣猪且業屠三十餘年矣六

月間止一子一媳相繼而死至九月念六日夫婦同夢其子媳歸家于身穿白衣腰繫黑帶媳身穿褐色衣云吾二人向間壁索子舖夏家投胎為狗求來者我認我衣色可知也夫婦驚醒即晨起往夏家而夏家夫婦亦同夢此二人至家問之曰汝等家吳姓子媳緣何來此對曰吾二人向汝家投胎求汝憐念語未畢又見兩男一女竄入遂將方早起而吳德甫夫婦已至問夏曰汝令媳生葬乎夏曰吾兩媳皆未懷孕夏忽笑曰吾家止有此狗方產耳共往視之則果生三牝二牝內有二狗果類夢中衣色因泣而告其夢彼此駭異二狗離乳吳竟攜歸至今尚存吳蘭墅言

豬狗託生

蘭墅自言康熙壬寅八月在江干中沙某姓香行內寓宿五鼓聞

說鈴信微錄

五

眾人叩門教甚急店主疑為盜家起開門潛于暗中視之見門外一吏點名共十三人又有卒持棍驅入屋後復有四人亦將隨入吏喝曰汝四人係間壁王贊明家去者卒持棍逐出少頃寂然無聞迨明視屋後豬圈中生十三小豬往王贊明家探之則其家母狗下四狗子矣

為子索負

杭州吳元甫者誠厚人也明崇禎十七年同鄉河南監軍道陳來明為元甫之親謝任歸家有軍校王姓者送歸因河南流寇未平王有千金不敢携歸寄吳元甫家而去約平定來取再奉之後杳無音信元甫即將其資經營家漸裕矣順治乙未年生子名禹成自幼頑劣長更桀驁不時與父尋鬻元甫德慈其耗費至再成

二十歲生日元甫為子設醮并宴親友是夕令禹成于房沐浴適元甫自外入遙望見浴盆中人即前寄銀王姓人也因大驚悟即設席南面請其子坐其子不肯元甫曰汝坐我有話說強而後可遂告其子曰汝非我子也汝前生王姓曾有寄銀之事久無音耗故我權為營運非我設謀吞駟也我所有家貲應歸于汝我退閒優老可矣遂以帳目鎖鑰之類悉付禹成禹成聞之亦覺大悟叩首謝罪從此自新作家孝養其父終身至康熙乙丑年為戶部從事迄今尚在蘭墅言

賣婦之報

海寧茶磨山有庠生史橋者康熙丙子欲赴鄉試貧無貲百計無可奈何一日忽商于父曰婿年少而寡恐終不了何勿嫁之以為

說鈴信微錄

五

上省之資父以為然遂為媒嫁之農家而鄉俗嫁娶婦者里中豪右皆得索指史生所獲止五金耳方扶登舟其妻即病狂作故語曰汝夫求功名乃為此戚倫之事吾亦必拆汝夫婦怒罵不休者數日其父為祈禱醫藥間而病入闕即覺精神恍惚初場夜半思見其叔來詔為纏擾草草畢七菟而出第二場則日間開目即見之至晚嘆責愈厲曰吾必殺此無行禽獸也比至寓病劇不能終場十七日買舟踰海還離家未十里死于舟中計至家要病始愈祝柯亭言

殺僧完報

康熙甲戌松江朱涇曹村曹某素豪于鄉擇人而望但不善刀筆每以為恨偶一日有僧來化緣乃其近里之人能罵詞狀曹與語

甚相得即至家凡有詬害之事悉與商之資其寫作歷數年而所獲皆歸之曹僧無所分僧積念求去且有所快制也曹懼其宣布事露密與一僕謀殺之僧知之遂逃于竹箐中僕求得之僧復跳身逃于牛車棚屋之上僕又蹤跡得之主僕共擊殺之隣里懼其勢不敢出救乃投其屍深溪之底未幾有僧亦來村中化緣人鮮施者僧頗出怨言一童子謂之曰汝何敢乃爾倘遇曹老相公必殺汝矣僧曰人豈可殺乎童曰前月某僧與曹老相公不合殺之如一雞耳僧亦奸徒遂言此我弟子也向聞在曹宅供養故來求之今聞被殺我當索命即鳴之妻縣曹某計無所出與朱涇程某商之程某之兄號吉文者為武進士世家巨富程云此事給我兄二百金我百金即無事矣曹欲以田為抵程不可曰我兄田甚

第拾信微錄

七

多豈欲汝產有王牛頭者乃監生執贊我兄門下且與汝鄰厚渠正欲置產汝以產與王以銀與我可也曹如其言反僧謂告縣縣訊口供問其徒年貌出門月日俱不對又無確証欲治以誣告之罪僧宵遁程安受其物而不與吉文曹亦自喜事寢矣無何死僧之親叔訪知其姪久在曹村來尋之聞有僧人告理之事其叔請曹訊之曹不為動叔遂告之縣程為執前說寢其事叔又訴于府府檄縣嚴查訊之地方有知其事者引至屍處求得一屍而無首有兩右手而無左手獄愈不決遂解之高臬司諱承爵者拘曹至僕禁之獄經二年臬司墮廣東巡撫凡獄中囚無證據者即與銷案釋放將放之前夕王牛頭忽夢差拘至一大衙門懸牌候審者數起內一起首犯曹某次曹僕第三程某第四程吉文第五王牛

頭告僧某少頃銀鎊而入一一審鞠牛頭亦不甚了了而不喚問審畢忽聞傳音云曹某主僕立新程某立欲程吉文其弟影射詐財未經入手不知免罪王牛頭亦係無干俱行逐釋醒後驚異後聞放囚之言以為夢境無足憑信不數日忽聞曹某于獄中發狂將其僕踢打咬噬遍身重傷而死曹亦自搏其胸扼其咽喉七竅流血立斃王牛頭始信夢之不安遂至朱涇探程則亦于昨夜見僧持索入房即患絞腸痧死矣程梓園先生言

完姻之報

第拾信微錄

文

海鹽庠生王汝諧家于城南之余山有田數百畝每年以役事與里書張某往來甚熟張女珠色已許字矣而張以盜用官糧事露備宦僕銀十六兩以女為抵宦僕利其色竟不往索逾三年計其子母應三十餘金張不能償遂欲奪為妾張勢莫抗方在窘迫適汝諧過其門見舟與雜還意其嫁女也入賀之見張夫婦相對哭泣詢知其故婉諭宦僕反遭詆辱汝諧怒曰汝雖勢豪然久債止須償耳寧有奪人有夫之女者耶宦僕曰渠原以女為質今不能償得女何害汝寧能代償之耶汝諧奮然曰吾雖非素封諒亦可完此事遂拉宦僕至家計于母悉償之事得解而女獲于歸矣張夫婦泣謝汝諧亦無得色明年丙子其子顯一遂登鄉薦人以爲陰德之報俞叔音言

殺鳥之報

石門南前村民俱習鳥鎗以射鳥為生凡用兵需鳥鎗手即徵調充伍有錢漢冲之子技最精百發百中生平殺鳥不啻數萬家亦

稍溫未幾死能呼痛楚如中矢石以手過門報云此處有鐵子痛不可言以針挑之少減如此挑撥數日身無完膚而死

勸戒再生

康熙庚戌吳郡大水木稼靡遺范山諸生卿禹同甫里紳士耆碩設廠施粥其規條視他處加詳經冬歷春全活尤衆其夏疫癘大作鼎病劇氣絕枕在萬頃波濤中沉溺下墜忽聞風雨雷電見甲士萬騎擁一神人人首龍形鼎來懇救授神曰子生平無大罪無恐大凡君子小人人品不同為君子者不可以無福之善而不為不可以無禍之惡而為之尤不可以有禍之善而不為有禍之惡而為之余當救汝乃振動鱗甲水勢分開鼎氣始蘇因請問施粥一事神曰俱有案卷已達帝所隨有侍從開箱呈閱神曰子名在

說鈴信微錄

充

內命將士送至新苑大石橋曰從此去即歸家矣泊岸耳聞春屬悲號言已氣絕一晝夜矣病尋愈時妻與次子亦垂危而並瘳

識面索負

秀水某姓者質于吳江偶泊舟水次見一人持拜匣入其舟揭板置之而去不及問名姓去久不來某取匣視之銀也遂移舟他所次日徑歸遂成小康越七年復泊舟舊所忽見前置銀人來審視而去某急歸避迹不數日遂病本境土地見夢于廟祝云其欺匿吳江其銀今彼告發吳江城隍關提汝謝某可助危一萬我止為之曰文稍緩其期令其從容處置家事可也次日廟祝往求施瓦不敢言及其事某不允連晚某忽狂言曰汝取我銀致我悶恨而死七年後纔尋得汝肯活汝耶半夜竟斃蓋其人之舟與夫銀

之舟相類同泊一處彼人誤認己舟且誤以其為舟子故委之而去後乃知為他舟給去故至死不知姓名至七年後讞面而始報也幽獨隱微寧可欺乎此康熙七年事宋雅圭言

誣良慘報

平湖縣甲子舉人張晉為淳安縣令胡諱就臣分校所拔士是冬張至淳安圖公車賄賂之費先是淳有富人某被盜邑捕已廉得七人富人復賂捕役砌其素仇三人在案功令凡強盜情真皆立決胡公嚴鞠七人已吐服三人者苦刑不承富人慮其昭雪為已害百計陷之胡公終疑不敢定富人聞張至為邑公門人遂盛席延之且致折席四十金因訴已被盜始末且云三人者乃積盜故拷掠不服若併殺之則邑中盜賊根株盡矣次日張謁胡令飲次

說鈴信微錄

示

見胡若有發事不決者因叩其故胡以此案為言張素貧感富人贈且不察三人之寃遽以富人之言告且云訪之地方輿論如此胡遂定獄得報俱論斬次年胡卒于官張亦下第歸因往淳真胡入署之日適值決因詢之知即此案遂驚悸寒氣漸瀝以病歸三人即隨至家張遂狂言皆三人索命語父母妻于破家新穢許為起薦竟不解數日而卒徐殿臣言

施錢延壽

杭州天開河姚鳳臺為人素不良武斷一方人皆惡而畏之偶有老童生王鐸貧無立錫謁姚求其薦館姚思有憐之之意遂延至家令自設帳給其衣食三年本坊土地忽召王為書辦每赴召則暮然如夢偶一日在土地祠辦事見勾票有姚名王即泣叩土地

求其救免土地云我只是奉行衙門如何可免倘此人有善行當為申救耳命取姚善惡簿視之但見此人惡蹟累累土地怒曰此人速宜拘解王再四細閱冊內註有某年月日某寺僧某往某寺參學至某溪無渡錢舟子雷其坐具備苦求不與姚遂代僧與渡錢七文王喜曰土地曰此一善甚大可以申救矣王遂為詳請俄得批曰云渡僧善行延壽一紀王喜極而寤亟至姚處則姚已死將飲矣王既不敢泄其事惟卧屍側俾不得飲少頃姚斃命妻子環而拜之至今二人尚在然王亦自此不待復為書辦矣此康熙十餘年間事

土地斷事

石邑有鍾姓人與勞姓者同夥開舖勞素狡惡欺之累沒其資

說鈴信徵錄

主

鍾恨甚欲訟之官念勞與吏胥善衙門情熟不能申理乃作陰狀訟之城隍直道始末并腫八款焚之城隍爐中數日無事鍾亦不置懷矣勞一日挈舟至嘉興甫及玉溪鎮忽狂言曰亟及舟土地未與甚惶遽舟人未信又忽言城隍有差至矣遂歸途晚而死鍾與勞隣聞之誠妻子曰吾狀狂亦將死矣然吾揣罪不當死其勿殮半夜果死覺身至城隍廟入二門見人傳呼曰某人狀已發會藏廟土地審矣遂至土地廟見被犯于証俱在土地呼入庭訊勞欲置辯土地命吏取冊示之曰所告俱不虛到此不比陽世絕無容狡飾也問吏查其陽壽未盡逐一夾二十板云且罰去陽間受苦即逐出鍾亦出門見其祖父俱在為之勞苦如平生具舟送歸抵家力弱不能登岸其祖父曰可努力一跳即到矣遂相與共推

之若墜崖谷驚起屍骸然醒矣因探勞亦復重生但腿足痛楚不數日破其一矣其干証為某人則其人走夕若一夢焉此康熙二十六年事俱雅堂言

殺女慘報

嘉善曹鑑平字掌公妻陳氏性忍酷生二男二女一日陳聞門外鼓樂甚出視之乃送養者粧資頗豐厚因自念吾有二女使養歸如此兩男何以為生時幼女甫七歲鎖之樓上絕其飲食乳母憐而竊食之陳怪其半月不死偵知遂逐乳母封閉愈嚴其女號呼哀慘置若罔聞女聞樓下飲食乞哀無所不至竟嚙樓板穿一穴俯窺慟哭人不忍聽而父母兄弟姊妹飲啜自若也及饑斃時食絮紙俱盡未數月而長子患瘰癧痛如人扼者忽空中作女言汝憐嫁

說鈴信徵錄

主

費枉殺我奉汝一家死甚于我死時長子頸腫如斗不能食餓極取一汗巾吞其半以手引之心肺皆出而死次子獲病噎膈食不得下口中又作女言索命陳乃哀懇願多作佛事豫解女曰未也我敢後取陳氏耳次子亦餓死長女不一月亦病不食而死掌公遂得驚悸之症不數月又不食死陳氏方痛悼間忽盡見其姑同夫率亡女話責之狂易不食其死尤慘死時長男有遺腹一子親戚惴惴或幸以為可存一線矣不半載又死但寡媳存焉此康熙念九年三十年事嘉善人感傳之

殘屍之報

湖州有醫楊某善講說弄戲術人呼為楊白爵康熙念九年秋製外科膏藥託上工覓新屍天靈蓋值上工焚一女屍遂竊割其

首夜靜携至楊舍楊家接之藏于門側是夜皎月映戶見此首漸長至丈餘髮皆直豎楊大怖強取首出門投之河中復躍出水面數次楊驚絕踰牆而歸比曉語人言未畢死矣吳玉山言

曹大將軍

杭州大商汪爾泰世業鹽巨富又中武進士康熙十年間于北關武林門內構造大園窮極土木旁有曹大將軍廟俗稱立帝廟者與其園錯壤爾泰占其餘地以廣園池一日偶騎馬過廟見神呵之鞭擊其背昏暈墮馬昇歸言其故即髡僧慧章言

城隍審盜鑄

嘉興北門外有私鑄制錢者引一富人為援有一人欲分肥不遂首之秀水縣鑄者謀之富人賄寢其事首人恚甚復控之臬據縣

說餘信徵錄

章

案問証反坐首人又控巡撫又問如臬司首人恚極遂至杭州城隍投陰狀未幾鑄錢者死首人亦死三十一一年六月有市人張某者蚤至城隍廟拈香拜不能起衆視之死矣昇歸半日後甦曰好看好看家人驚喜詢之曰我至城隍廟拜下如醉夢然見城隍方審盜鑄事首人重責三十板首人曰我非証問証陽官屈訊故拈死投告反受重責何也城隍曰私鑄固有應得之罪然汝出首之念不過圖分肥不遂故挾仇首告欲置數家于重典設使問實汝心何太忍耶故我誅汝心耳其人言畢無然若無病道士張一清言

慢王天君受誅

康熙癸卯孝廉施鑒范宇韓友才品秀異人皆以大物期之第宇

黃友偶赴童子府試到遲桌概無所取因在城隍廟王天君前取香案作文歸即昏亂作王天君言何物小子乃敢慢我擅取香案罪應死兄韓友為延醫調治不痊日夕作神責僞語韓友遂請道士于天君前禮宥罪懺韓友拈香拜叩私告曰天君為聰明正直之神居清虛之府吾弟因赴試無桌概暫借香案一用亦不為難天君何責之深耶未幾施全數友至武林回舟夜月皎然乃共艤舟將宿忽遇雷烈風驟至提施一舟至外港霹靂一教火光燭岸群往救之則施伏船頭已神癡矣歸亦作神語曰汝前程遠大高第顯爵今汝為無知之弟友來責我我已奏上帝削汝祿位壽亦不永矣無何病少間遂謁選得四川一令將之任前疾復作而卒汪秋白言

說餘信徵錄

吉

陳打笪打音當入款

吳江羅區鎮陳姓世業打笪康熙癸酉春有一子九歲患痘陳至痘神前俗號痘癘老太者許愿讓保未幾竟死陳痛憤之極至廟中將痘神掌擊數十率其像下增朴之五月初三日陳忽覺暈至吳江城隍廟廟城隍責之曰汝子命當死何乃觸犯正神令痘神控訴罪所不免因責陳二十板陳見痘神亦旁立聽質怒未息猶嘆咄不已城隍曰汝無憂絕嗣但此子非汝子乃汝之冤對朱索棉花債者今債楚而去神何責焉陳曰小人三世卜笪未嘗營運棉花茲恐誤耳城隍曰此又汝前生之事如不信五月十七日當拘此人與汝對面汝方無解耳陳遂醒而執飛顯然猶覺甚楚也迨十七日果復如前昏暈仍赴城隍案下呼其子至則絕非其子形

狀矣恍悟棉花因果真然不誣醒後遍為人言之始知冤親業對非偶然也

負義之報

鹽城孫一政順治戊戌採范未過時甚窘乏有同鄉先達某公周旋甚厚後孫在翰苑某公官卸曹時給其費未幾某公陞雲南監司值其逆變亂遂陷賊為其所汙逮吳逆珍戚某公自度必罹刑憲遂逃歸聞孫丁憂在籍遂潛投之求其指示生路且為航海之計孫佯好言需之命其子出首某公正法而孫之子某以捕逆黨受賞註官居無何孫忽見某公登旗竿頂大罵曰汝生平受我恩惠不少我急而投汝繼我罪當死汝忍令子首我獲賞耶如是晝夜不去孫畏惡之遂鋸其竿免即入室詬罵愈厲且曰汝陽壽未盡取汝不遠今且令汝受苦乃以兩手擠其腰脊孫即大痛不能坐起卧病床席若風癱然癸酉年尚在江秋水言

說餘信微錄

重

活囚之報

毘陵許維樞侍御青嶼之子為楚鍾祥令有強姦其媳者媳不能拒然甚愧恨適父來哭訴之其父遂殺其翁父女俱問重辟在獄值夏包子之亂因俱越獄而逃迨事平許令出示招衆因投監且引其年之例准其減等免死獄因多有還獄者父女亦至許令以此案具詳臬司求其俯舊例免死臬司不允許令恐欺因心甚懼感其幕客江某力勸許令請之撫軍令恐觸憲怒因循未果而此因即日起解矣江乃焚香祝天為令作一稟改委曲懇撫軍諭臬司寬之強令用印自出千錢付投足投撫臺撫臺閱稟惻然即召

臬司令寬釋之因謝臬司臬司曰非我活汝汝活汝者汝父母官也因歸博賴雖乎于庭許令乃始歸功于江矣未幾江返江南鄉試止一子尚幼入幕時并妾携至鍾祥署中歸途下長江附鹽艘而行其子方七歲偶至船頭忽被鹽艘打入江中江號呼求救而江水洶湧迅急轉盼不知所往矣與妾方號哭間而前舟見一孩浮江撈起在船江急往視之則其子也詢其子云下水時仰卧波上平于祗席毫無驚恐上船衣亦不濕衆咸詫其神異江乃述其事知為活此囚之報云江秋水言

不孝果報

平湖陸蘭史其父止生二子少頑劣不受訓至年十八五月間因一語不合抵觸父母其母怒極號冤前訴于不孝天雷何不擊之

說餘信微錄

重

言未畢忽雷電大作拆蘭史至枯廟中見一鬼判展一文卷命蘭史視之但見卷中註某事某事天雷擊死蘭史驚悸不能悉記方惶懼間而家中夫婦失子互相怨悔其母復訴于憲求其放還不逾時蘭史已拆至庭中矣細問其故口不能言若神癡者至數月而愈至今尚在大改前非矣然與親友談及此事猶時作戰慄狀馬唐石公言

城隍示誡

平湖進士張虎侯之子不讀書貪狡無賴康熙三十年寃降人某其族富可嘆造一淫三婦一詞強姦室女一詞唆其怨家各訟之官數月不結牽連婦女赴憲備受恥辱張從中為之料理獲利百金得意之極七月初一日起城隍廟拈香拜不能起似有人攀其

女子索命

前生馬驛馬

說鈴
信徵錄

来

逐中雖為馬猶記前生事但不能言耳一日遇急差于險峻處痛鞭之馬恨甚欲墮崖絃之忽念我本為人居官因枉殺人墮畜道今復造業永無超脫之日矣作是念已旋得病死今生得為將軍然作馬之苦歷歷能憶特製軟鞍橋數百副施棧道中蓋驛馬奔驟馳驟背上木鞍橋最痛故耳方伯王邁人先生述之如此將軍左腿猶有馬皮毛數寸可信

舉人 樊 術

康熙丁巳舉人趙某者平湖人也邑中富人陸朱魚因善販糴起家得名有二子米魚死長子亦死次子名小米魚年未二十有親楊某為經理家事其人素貪狡凡陸之錢物出入楊悉力侵騙歲獲數百金米魚小未與本邑姓劉者訂婚劉富而老成翁婿甚

龍鈴 侍從錄

来

相得到見楊之不端往往與婦言之皆亦覺其多欺凡家事商之千翁與楊遂疎楊無所復利計唯離其婚苦無良策思趙某居鄉把持武斷多智術求為畫計趙初難之楊許以二百金趙遂細訪某醫出入劉家奸而好利劉有僕頗俊因造蜚語通貼通衢言劉女與僕通姦有身請某墮胎即誘醫至已室始惧以威繼餌以多金令醫實其事小米亟未知也一日小米亟至趙處堅拒不見久之命至階下言汝乃娼門賤類豈可復登縉紳之堂小米亟愕然而出適訪果得其說遂大怒訟之官求退婚令拘劉主僕不承遂拘醫詢之醫云劉女飲墮胎藥是實但不知姦夫為何人耳令不察遂斬離異其女投繯者救矣父知其冤曲愆得生遂別字海鹽某氏劉恨甚訴之城隍領與造謗者同死未幾劉果歿而楊已為小米亟擇配矣配甫滿月小米亟同妻歸寧忽有孩乎其妻為母者未至怪詢之說云養子然適質之則其妻所私之子也小米亟恚極不久得病死而陸氏絕嗣矣一日楊與趙同飲醉歸中途忽大言曰此事我實造端已知罪矣當即赴質自掌其煩不止抵家信宿止血斗許死是時趙方入秋闈頗得意在棘院忽值血數口歸即藥語曰我今歲應中前程尚遠今為陸米亟事以二百金之賄為人畫策離人婚絕人嗣今即中式亦不能生見矣嘆詫悔恨前放榜之夕死此明報至已小歎矣日尚視家人以泥金示之始瞑及卒歿之夕其妻子同見夢云我為陸某之事折盡功名壽冥尚不赦辜罰在某處某姓為猪猪有五蹄白尾半白者我也速往贖之不久將就屠矣母子相對駭說次日其子述其處視其

家與妾同以三金買之富之城外塔寺日以酒糟飼之後其家老嫗泄其事觀者日如堵牆家見生平所交談輒俯首不出如慚慚者人或侮之則時時忿視踰人猶以為趨生豪氣未除也家人惡其昭著一夕移去不知所終

兒世談信

吳子星聯于康熙丁丑七月某日梓小舟入城鄉人附舟者數人偶談怪異之事云我昨于六月間乘舟夜行因天將雨野泊而宿月暗昏黑不辨其為何處甫就寢忽聞岸上甲乙二人相語甲云我算來集所欠者已清楚矣乙云崇尚欠我一錢三分未能捨之甲云為數不多亦可勾銷矣乙云既如此明日騙他來大發一場何如遂寂然心竊疑之明早視岸上乃兩小棺也因停舟俟之未

說鈴信微錄

主

幾見一婦踰牆而來痛哭云昨晚夢兒故再來一看耳始知小兒之死皆討債者也

忠肅夢兆

康熙癸酉秋海鹽徐岷年偕其姪容赴省試後詣于墳祈夢是夕容夢忠肅公問汝祈何事曰敢問秋闈中否公頷吏曰持文冊來既至閱畢謂容曰汝中式矣示以冊而上批清晰二字且曰歸語汝祖吳三桂一事當報汝甲第也醒語其叔亦不解所謂既而榜發容果入穀謁其本房閱卷中批語並無清晰字樣及主司刻試錄進呈選容春秋墨義一篇其批境與夢合因共駭然而終不悟所謂吳三桂者後詢其祖時年已及老亦茫然不記久之嘆曰是矣此事汝父亦不知之吾家有僕姓吳有婢名三桂因通姦汝曾

祖治之幾瀕于死吾力為解勸即以三桂配吳已三十餘年矣不意為神明所鑒貽禍于汝冥冥之中因果殆不爽也容字介臣中丁丑進士尚在重慶食報未有艾也俞叔奇言

淫惡之報

嘉興東門外魏塘之北大戶王心漢家頗豐裕其父子恃財漁色多矣有王喜娘者出入于心漢家妖冶而喜飲心漢父子咸私之康熙三十一年心漢與布舖中南京研匠率合以十五金包宿王喜娘半月而扣其五金遂引至匠處不意研匠甚多此金乃朋儕之物及至雲雨則眾匠皆集輪流毒戮此婦不能當緣數日血崩不止歸即殞命臨死曰我要到王心漢家去未及一年里中賽社演戲心漢率其妻女往觀有長者王巨伯見王喜娘隨心漢之女

說鈴信微錄

主

不離左右心駭且惡之以為白日見鬼必死矣未幾其女與隣人沈裁永通沈復引其友許姓者與女通遂約其女挾贊夜遁至湖州適值兩阻停舟城外者數夕三人共枕嬉笑徹夜捕役疑而詰之倉皇失措投獲到官而嘉興驪緝者亦至遂解至嘉興縣觀者擁至千餘人咸曰此心漢父子好淫之報也邑令重懲沈許拐帶之罪令家屬領女回家其母責女曰汝平日幽閒貞靜何為作此敗門之事女曰自去年以來時見王喜娘來此說親我云我已許人何可改也王喜娘云我為汝擇婿甚佳必能富貴常晚引一人至我即昏然為其所汗不一月又引一人至我皆皆不能自主也上船之夜亦王喜娘為我裝飾穿衣強拉上船云我送汝為新婦我實憤憤及醒悟則已在舟中矣心漢始知王喜娘淫毒之報也

遷家告原夫給田二十畝嫁之其夫亦貧且察其實非淫女遂偕
仇儂焉

致死顯報

石門縣吳越戰場地名天荒蕩石田數十畝向屬合縣權歸自范
撫軍詳承該題詞之後有力者佃種三年後升糧奸民佃者耕三
年輒棄去別佃終無報升者以此獲利但地高無水不宜五穀每
募太湖居民種瓜蔬之類而西瓜獨美遂為土產邑令以貢上司
有架閣庫書孫子振者積蠹也亦佃數十畝募人種瓜有隣家王
姓小兒嘗啗其瓜佃戶以告孫孫命毆之後小兒復來佃戶毆之
幾斃地方不服群圍孫宅碎其門戶什器孫即告王姓于官杖之
枷之又勒令叩首賠償王飲恨而死未及一月孫午後入城路過
其入揖問曰孫相公何往孫悟其已死隨即遜謝王曰我子食汝
佃戶瓜已受重毆求怒相犯何懲我太毒耶我已訴冥司茲來索
命耳孫惶遽至家即見此人同入晝夜喃喃若兩人相言時復自
掌其頰三日嘔血死此康熙二十八年事宋稚圭言

文昌示罰

康熙癸酉年嘉興學文昌閣額圯司鐸募金修葺命四生董其事
有一張姓者文舉頗盛亦與焉私以修閣料植家用是秋嘉邑有
金子白者館于吳門中秋之夕夢遊浙江天榜有一朱衣者導入
文昌殿前于白亦隨入見一一唱名至第幾十幾名張某帶君附
案曰此子不當中式擇下科應中者換之朱衣曰此子應中且榜
已定奈何帝君曰即如嘉興儒學修文昌閣此子侵用料物以修

私舍即大不敬矣竟易之于白歸猶未改榜特往覓張友則三場
甚得意且說有神助自謂高第榜出竟不中至今困青衿中兵靜
等言

不淫之報

乙亥冬福府生員林清少年美貌因下鄉向庄佃取租宿于其家
偶出閒步歸見案上有蘭花一枝不知所從來明日見小女子出
窺因問之曰我昨出外書案中花枝從何來也小女笑曰此吾姊
所贈者因問汝姊年幾何何故贈花小女曰吾姊年十六昨見相
公風姿秀美思欲一會先以此奉贈林曰可一見乎小女曰我試
往問之未幾出曰可于東廂相候傍晚果有女嫺然而至林一見
銷魂因共談諧約以明日父兄入城晚夕可從屋後繞入內房即

說鈴信微錄

其寢室富美香淪茗以待林如期而往則陋室精潔香未盡蓋共
至榻前各叙心曲正欲成兩姓之好女亦不拒林急念曰我已
妻汝尚未嫁一時亂之有傷陰德明歲科場豈可望乎一念轉移
如水雲灑體即婉辭而出連夜入城自此足跡不至女亦無由寄
訊一病幾死林聞之亦不顧也兩子遂獲鄉書人以為不淫之報
云

救魚之報

康熙三十六年五月有饒州商人過鄱湖見網戶得一大魚重可
餘斤漁人索銀五錢如數買之投之湖中至七月此商同三人挾
賞歸夜過鄱湖遇盜入其舟移至蘆葦中報其資將殺之矣忽一
魚跳入其舟潑刺不已舟幾覆盜方驚異傾側間適捕盜船過欲

求火炊飯見蔗中一舟宣閣遂往就取火見之遂獲盜三人商得不死魚亦躍入江中商人因憶救魚之事以為報德云吳式平言

沈六飛復生

杭州沈六飛千康熙廿七年傷寒病為覺魂從帳縫中出落地遂行地中昏暗者數里少刻微明見水土皆黃色俄見一大衙門有人引入而主者不在命沈西廂坐少定見室中煮飯類白如雪沈方饑甚欲舉箸取食忽一人掣其肘視之乃已故盟伯也曰汝食此則不能歸矣沈知其已死因問此何處曰鄭都也沈痛哭求救其盟伯曰我以生平無過且善二王書法冥中命我為法華經一千部圓滿之後得生人間為狀元矣沈再四懇之盟伯因引見祖師祖師者乃一老僧眼皮垂目二人同懇不已祖師因以手揭起

說餘信徵錄

重

眼皮視之曰汝等象切如此我一見又發慈悲矣因命侍者往王處求釋得免即有吏領出至一閣問有文書否曰無之守閣者曰既已放回若復回取文書則房舍壞矣我有空頭文書為汝填之即舉筆落墨皆成金字將出閣過其故叔曰汝得歸耶可語汝婿早辦後事三日來此矣歸時似非前路為引者一推而寢病良久已聞三婿無恙乎家人曰近小恙寒熱耳沈以叔言私語之三日其婿果卒吳句洪言

自知前生

臨平老儒鍾俊友言其友趙姓者家頗豐裕年四十許與親友數人同在園中聚飲酒酣趙偶登假山失足跌下頃刻而斃是夕鄰村相距二十餘里錢姓者產一子生而不啼稍長不教其讀書頗

能然記述九歲其父乃庠友試畢歸家錄試藝置案上出探及歸

見其父已經批點如老生宿儒之筆駭問家人並無人至因戲詰其子曰豈汝為之耶子忽笑曰此我筆也父因大喜詰其何以不言子曰我臨平趙某也因酒後跌死不意是日即生于此初出胞時自見身體手足微小柔弱心雖了了口不能言逮長固自悔失足且念妻子言恐見怪故爾然父喜其夙慧因自督課十六歲遊庠而其前生妻子尚無恙也錢子欲証前因挈舟往訪其子出迎竟成賓主遂見其勿述詢其故曰先父有舊欠一宗欲往取討而年來覓文契不得故心緒少寧耳錢子嘆曰試往架某書第幾本內覓之趙子如其言果得前契因大驚異錢亦不告其故而別後俊友偶過其村路過錢子錢子如舊相識拉俊友至家告其

說餘信徵錄

重

二世因果且說其死生俄頃世俗所謂見冥司受輪迴者似又不足據矣潮鳴寺僧梅聖益俊友之親舊故鑒鑒可據也

刁佃賴租之報

康熙三十四年浙西大水嘉屬幸不成災高郵車馬易運每大熟而各邑佃戶以水藉口無論高下每畝止吐二三斗而佃主因不成災無有蠲減嘉善有一佃戶素號強梗佃某官田二十餘畝畝收二石五六斗僅完租五六石餘米六十餘石載至嘉郡羅銀四十餘兩得意之極命其子看船身入城探親其子止十三歲在船獨坐偶見一人携一新髻氣帽入船謂其子曰汝父為汝買一新帽央我至船付汝一看汝若中意即為裝縛帶來汝父又要買袖布款足問汝取羅米銀去用其子大喜即以原銀授之頃之父

來子向之索帽父茫然不知詢知其故知為拐子騙去持槩向子一擊破額立斃不唯失所賴之祖米又失其子

雷擊惡婦

康熙三十五年六月初三日蘄州養育巷有母子二人子十餘歲午間風雨晦冥雷繞其門子懼入母懷中雷就母懷中提出擊之母亦驚死次日復甦言今春有一育嬰堂乳母抱嬰至堂照驗領米三斗歸途遇雨借我家坐雨久不止我因給之曰雨大如此挈米携子難以行走何不先抱兒歸米雷我處復來取之彼依言而去令其夫來取米我抵賴其夫歸其婦自來我終賴不與婦因無據不得已哭去夫又痛挾其婦婦是夕縊死夫抱兒還堂中商欲告我亦以無據而止今吾母子遭殛宜也即口吐綠水至晚命

說鈴信微錄

素

絕蓋胆破矣

好友變蛇

康熙三十年間嘉興梅里有甲乙二人相好至厚甲被訟累下獄乙極力救之為甲行賄料理得脫既出甲知所費太多乃乙漏卮中飽不覺懷恨思欲報之而無由每曰我死必變毒蛇嚙殺之未幾甲憤恚成病飲食不進胸腹脹滿按之蠕動盤旋宛然蛇形臨欲死矣或有謂乙曰汝與甲素厚乃以財交不明懷恨至死令其腹蛇形已成予其危哉乙頗悔懼託人請諸甲領恙吐所侵故席陪禮甲初不許乙後登堂候病因自引責衆人從中勸慰乃請甲扶病而出乙捧卮為壽且以侵物所置田產一一還之在坐共皆諧笑以釋之甲遂意解一杯甫畢忽大吐赤蛇自口躍出徑奔乙

前衆共殺之甲病若失錢兩載為其甥吳昆言之釋六謂心懷真毒者命終之後必為毒蛇觀此信然矣

戒泰之報

康熙乙亥年間桐鄉東門外官莊村曹君升育蚕三十筐因其年葉貴私念看蚕未必厚獲不如賣葉得利竟盡將蠶傾在三間廳屋內而棄其葉蠶饑滿屋散走求食升復將蠶撥作一堆用龍灰鋪壓其上蠶又從灰內走出升怒又加草柴其上而燒之火延及屋升家盡燬而隣居無恙五月間升往種田已刻西北黑雲陡起雷鼓轟轟升仰嘆曰雷豈欲打殺我耶然心竊惶窘欲歸家避之忽然霹靂一聲將升擊死種田者迴顧見升宛泥中身如黑炭因共說為戒懲之報張漢臣言

說鈴信微錄

素

僧侵觀施之報

石相相界地方有一唐菴菴僧志廣年七十餘頗守清規經懺無所不能與北關門裝佛匠王建臣往來甚厚丙子秋僧染病危萬狂言謔語備極苦惱半月餘而死特建臣在湖州裝佛夜夢志廣一衲一包竟入內房驚覺心中甚疑不數日家信來知妻產一女適夢之夕也建臣次日歸家道過唐菴探志廣則果于得夢之日死矣到家所生女啼哭不止建臣抱女謂之曰汝唐菴師太志廣也出家一世不投男胎到我作女何也女諦聽久之忽復啼哭不乳而死是夜復夢僧曰我在生騙人經錢不為禮誦所積五十餘金極錯因果汝又領徒來偷去我含恨得病命終時受諸苦惱因與汝相與不同故來看汝我自往汝徒家索債去也其徒在候

潮門外建試往探之果生一子建臣亦不言其故連彌月大烘布袖蔭中大起其徒家焚盡又延燒一二十家小兒亦燒死其徒到官後受枷責臣又夢僧曰我恨已淺還要江西託生受報去也建臣為張漢臣道其果報之詳如此

打齋飯僧投胎二則

康熙二十年杭州鳴寺禪堂打飯僧明祚俗姓莊紹興人打飯二十餘年幾六旬矣三年前忽與僧眾言曰我在杭城日久見人家婦女最為安樂非若男子勞心勞力經營苦惱我死後得為杭城女子吾願足矣一日偶過一南貨店張姓之家見其婦女飲食嬉笑心竊慕之荏苒得病半月而死張家侵晨啟門忽見此僧徑入內室驚喚隨入此僧不見已生一女後歲餘其父抱至潮鳴寺四

說鈴信教錄

垂

顧踴躍如熱遊者每日必欲一至否則啼哭不止但啼時人撫之曰明祚師父不要哭即止三歲而亡

紹興有朱姓者善結蒲團言其姑夫乃打飯僧轉世也紹興天衣寺有僧不能誦經止司執飯担自五更起身以及往回口中念佛不絕但每至姑夫之家見其父飲饌豐美即連稱好喫好喫不止如是年餘姑夫尚未生也一日午飯時其父方食忽見此僧挑担來家徑入廳堂注視食案稱好喫好喫隨進內房其父輟食入覓之家人俱不見而其姑夫已生矣往詢其僧即以是日午時死焉後其姑夫長為青衿但嗜飲食身體肥胖人共笑為饒僧後身云此順治年間事也

謀財殺父

說鈴信教錄

夫

年事相士胡介山言

屠戶自宰

康熙三十五年蕭山屠戶張某善宰牲日必宰猪羊十數以此獲利性復兇暴六月間門首乘涼頸上偶瘰以屠刀刮之忽風吹墜屠木一擊而首落亦胡介山親見者

屠牛之報

杭州某市橋張屠善宰牛號小庖丁康熙三十七年年六十歲始釋業棄屠刀水中三十八年閏七月約伴往雲臺山進香此至山下忽覺心驚股慄不能行遂坐橋上令同伴先上山既而同行者在前途久候不至恐其病因返視之則見張屠方據地作牛鳴而野中群牛數十聚而且觸之急共掖行里餘甫人飯店仆地死群

蘇金恭助棺殮焉湖鵠寺僧三會言三會在其家誦經者也

牛報

康熙三十年間杭州白蓮寺巷口羅磨坊鄭姓家畜一牛力作十餘年矣牛老而病鄭心憐之竊念此牛死當為掩埋不數日有牛屠見之許以二金鄭遂忘前念賣與忽一夕夢此牛來作人語曰汝既許見埋復貪利屠我我今來索命還嚙其背大痛驚覺明日背生一瘰漸大成發背不一月爛見臟腑而斃

前生為猪

金文通公為通衢道時有一旂牌官自言三世為猪最苦宰殺之後每經庖人割刺輒痛楚如生時後乞冥司變身為骡嘗馱一客負囊數百金遇響馬追之自念客若被劫吾罪更重固奮力過河得脫而骡竟溺死見冥官云由汝一念不但得人身且有小前程也金公綠野堂時為人道之

說鈴信微錄

元

自知三生

有士曾為百夫長自知三生事過維揚興教寺語寺僧曰某一生為馬一生為蛇一生為猪馬畏蛇蛇畏六月蒸暑猪畏身首分離在屠兒肉案時栖魂案下伺買者過或云三斤或云五斤或云十斤魂從其多者而往悵惶四顧吾魂或浮游刀砧上或浮游湯火中或浮游盤器側或浮游口鼻旁凡我由處無不到惡惡不已只待肉盡我魂方釋又歸來附案下待屠兒由一毫都盡吾魂欲四逃茫然無向言畢士猶淚下如雨許蒼文放生文述其事

史立庵

古來名人多從高僧出世如房次律為智永後身蘇子瞻為五戒後身李彌遜為遜道者後身王梅谿自記為嚴闍黎託生嚴即其祖母舅也近鄞縣史立庵名大成其父好善與老衲號大成者往來甚善婦臨產見大成持鉢入室跡之不見至寺問之化矣立庵生遂以名之順治乙未狀元及第一生持齋

舟子還金

長洲縣治東有張麻子者為舟子寄姓為師歷有年矣麻子家貧而鰥十年前偶如廁見一人倉皇出遺一囊啟視之乃白金數兩也急追之其人已入縣應比較探前銀則烏有矣號哭訴邑宰云今日鬻一女得銀數兩不意行急失去令詫其妾將加責麻子亟挈銀至云某銀宛然在也令問故具實以對深為嘉嘆出俸錢三百文旌之一時傳為義事焉越歲麻子抱疴絕而復甦言頃攝至冥府見有冕旒南向坐者傳諭張某有還金一事功甚大放回今麻子年六十餘理櫟髮鑲如故也康熙十八年事

說鈴信微錄

早

自知前生

無錫功加左都督吳子元妻妹初生即能言言前生乃一老僧因果有錯再生為女幼即茹胎素及長誓不通人剃髮居無錫女庵中為尼至今尚在

償貨收商之報

吳門陸米侯者杭興有氣節順治年間某商主其家為置紬緞諸貨畢束裝行米侯止之曰詰朝重陽佳節客不棄更山上而反載月船頭耶商頷之乃移貨貯他寓為便行計明日携斗酒登治平

寺盡醉歸他寓忽失火數百金物盡為灰燼侯驚嘆語商云若
貨未登舟猶我貨也且我不強若雷火安能及竟竭誠償其值商
且喜且感而別采侯與其弟俊侯同居隣居失火左右俱蕩然無
遺獨陸氏廬無恙未幾再火兩隣又蕩然陸氏仍無恙時左隣有
高牆已傾采侯兄弟正覆其下觀者痛兩人應為齏粉並鋤出之
見墻獨傾右若一術然采侯兄弟戰慄危坐無纖毫傷也遠近傳
為積善之報許香谷先生言

殺婢之報

大倉小東門錢姓一友乃舊家子弟家頗饒裕姬一婢而其妻甚
妬乘錢往蘇郡預置烙鐵熾炭中召婢責詈乘怒令兩僕婦視其
底衣而烙其私處婢即暈絕不十日潰爛而殞錢歸以他病告亦

說鈴信徵錄

平

不能察也次年值烙婢之日其妻坐淨桶忽覺陰處大痛疑為毒
虫所螫視之無有也痛漸不可忍內中腫潰膿血淋漓百治不瘥
晝夜號呼每夜見此婢被髮裸臂牽挽詬詈不得已實告其故追
薦禱解不釋私處洞潰而死又次年錢生養見妻婢同來爭鬪未
幾亦死醫生王升谷言

放生延壽獲嗣

京口周千秋在樞曹月索長安米蟲糾結一簇揚落地則群蟻
聚撮之無何難至則蟲與蟻俱葬雞口其夫人沈氏憐之令奴子
每將飯湯先置簋簞于地事訖即聚蟲貯甕中併貯糠粃于甕為
蟲之糧滿則更貯別甕初第謂姑緩其死且不忍其為蟻蟻所殺
耳乃至秋皆羽化而去初沈夫人消渴病甚醫皆束手勢已極重

千秋因以此事慰之曰豈有生百萬命而身自夭折者後病尋愈
且更生令子又汝除尉李仲舒平生戒殺置竹筒貯蟲其中更貯
綿絮以溫之然久亦微死有人教置青草葉上經宿沾露則化為
青蟲飛去仲舒試之信然

邑令子再世

武進上戴耕康熙三十九年任楚中守備駐臨武縣有長隨陳忠
閩縣人也其父母居縣治之側時縣主幼子歿于悲痛之甚殮時
左臂用硃筆一點背用縣印一顆為記與其再來陳忠適以殮日
生紅記宛然縣主聞之傷感憐愛求為己子時忠父母亦小康又
止一子堅執不肯後縣主去任陳姓家亦衰落父母歿後忠遂飄
零至楚投戴君親隨食糧每以硃記示人云十八歲後印文始驗
糊且怨父母不與縣主為子致有今日或謂之曰若可轉後造化
則汝前身不必死矣如汝命可富貴則在陳姓亦可富貴汝命令
貧賤即送縣主亦能貧賤也忠亦爽然因知輪迴託生之事果有
可信而其所以然之理終不可解耳

說鈴信徵錄

平



信徵錄一卷

大學士英廉購進本

國朝徐慶撰慶字賓溪自署曰烏山人不知何地之
烏山也是編雜記果報語多荒誕夫福善禍淫天
有顯道卽明神胥蠶亦當在杳冥之間至於人鬼
對言幽明相接指陳獄牘判決是非如虞山孫振
先竊銀因果記之類何其怪而不經也命曰信徵
豈其然乎

見聞錄四卷

〔清〕徐岳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七年大德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見聞錄一

卷》提要

序

余嘗讀山海之經齊諧之誌睽車艷異之編杜陽諾
卑之記謂皆文人播弄筆墨作此不經之語發洩胸
中之奇以炫天下後世之耳目爾旣而思之六合大
矣九州廣矣禹跡所至穆駿所遊怪怪奇奇驚駭駭
目者不可悉數又何敢以蜂蟻之踪井窺之見懸揣
其爲信爲妄哉徐子季方稟豪上之姿具淹博之才
不求聞達孤筇芒屨遍遊海內溯江渡河東探海岱
西浮沅湘南窮閩粵北盡幽燕宜其以所聞所見之
事筆之於書皆非世所恒聞恒見者也夫人之有耳
目不第謂其聽風聲而視日月也習見而人之識低
習聞而人之量隘譬之語龍鳳則人以爲常談一旦
驟遇之必且以爲奇蛇恠鳥而驚異之不知馴擾者
直視之如螻蛄如伏雌徐子是編皆所不常有而必
有者不啻如龍鳳然讀之者當不如奇蛇恠鳥而驚
異之乎或曰索隱語怪仲尼所禁宜爲吾儒所不道

而不知辯防風之骨識蕭慎之矢知商羊之致而察
 萍實之味甘又夫子所不諱也是以神異經序曰東
 方朔記周巡天下所見山海經之所不載列之雖有
 而不倫者亦列之徐子是編亦東方生之意歟

楚黃同學弟張希良拜題

序二

此書刻入說苑傳動一
 步見錄說苑校一通

見聞錄目次

卷一

象鼠

鱗魚

驅妖

奇跡

魯仙

蓀衣僧

見聞錄目次

樂器

曹石霞

枸杞

食量

巨龜

美女彈琴

臺石

後國

羅道人

泛海

仙笛

仙棋

王淑之

水災 說鈴無

犀玉

飛蛾

上南錄 目錄

古玩 說鈴無

假冒

胡將軍 說鈴無

都督府相公 說鈴無

李復佳 說鈴無

借寓婦

丹術

尤汝厚 說鈴無

二

扶杖

屍跡

剖心

瓊枝曼仙

卷二

隱逸

貓

趙弱言

見開錄 目錄

揀生拍項

湯聘再生

賣妹妻

啞道人

祈夢 說鈴無

額怪

宿冤報

長棺小人長髮大瓜

上

畫美人

發墓

金果

銀走錢飛

壽

瘴氣害人

汗血馬

佛光

見前錄 目錄

揀參

向關生

男子孕

債負

么兒王喜子

大物

沅州聶知州李吏目得父

冥蠹

修路

妬婦

卷三

卜者

飛瓊

鳳鳥

算花

鸚鵡

見前錄 目錄

虎糞

驛驢

龜

火災

石獅

女賊

說俗語

長鬚

種牙

天婚

武君仕

許魁 託鈴無

買棺

奇技

富貴 託鈴無

詐騙

入真

見開卷 目次

婦力

婉蘭

黃白之法

李半仙

吹笛

兩御史

變異 列卷四第五十二葉

卷四

撮土避賊

古井

李老者

古劍

勸

虬髯

子報父讐

浮海

見開卷 目次

雷擊

輕煙輕雲 託鈴無

宿愛

私錢

孝感

鬼冤

殺降慘殺

友誼 託鈴無

陳玉筍 說鈴無

恤寡 說鈴無

陳直方

揣骨相

孝婦

不娶 說鈴無

滋味

食人

見聞錄 目次

雷雪

鱗魚嘴水神

誦經

男寵 變異 卷三 列在凡

近生香 說鈴無

嚇詐

化龍

神與解九文

見聞錄卷一

嘉善徐岳季方氏著

象鼠

余客荊州見省下小報云外國貢象一隻重八斤四兩鼠一個重六十餘斤於某月日經過擡送各衙門觀看夫象爲巨獸鼠屬蟲類今所貢者何大小顛倒乃爾竅之神異經云北方屬水萬里厚百丈下有磁鼠肉重千斤食之可已熱疾其毛可以爲褥臥之却

見聞錄 卷一

寒其皮可以蒙鼓聲聞千里又炎荒廣記南方小蠻關於松梢枝不爲動餵以松實能知入禍福又宣州志云晉時宣城下一物大如水牛灰色瘠脚脚類象胸前尾上皆有爪郭璞筮之曰驢鼠又述異記載西域有鼠國大者如犬中者如兔小者如常頭悉白經其國若不祀則嚙人衣觀此則鼠象之大小更不同可所貢者矣

鮓魚

鮓魚雖江鮮實海錯也故其汴大江而上不越安慶
九江然其來必有時故每一日夔陵副將餽數十尾
於荊鎮荊鎮鄭公化源邀食味甚美公卽於樽俎間
飭水陸將領謹守要隘嚴修武備未幾而西山賊黨
至遠安失遊擊將軍一守備千總各一鄭公嘆曰我
鎮荊十五年三食此魚三見賊至初李自成子李小
兒合賊十七萬圍城七日却走之又小李兒霍搖離
馬掘子王二王三合諸股賊號四十萬炮火蜩集攻
城日夜不休城無完堵隨倒隨修用計以老其師後
出奇兵大敗之凡四十日而圍解今僅存小李兒一
股乃爲孺子債事孺子者蓋指失事遊擊黃某也黃
某卽黃得功之幼子出防遠安鄭公申飭戒嚴而黃
遊擊適有慶賀連宵譙會賊遂乘機夜襲入帳中始
覺踉蹌格鬪遂被害守備千總入救亦受創而卒若
鄭公者可謂老將知兵矣後數年公歿公子以世爵

協鎮紹興有健兒獻鮓魚二尾頗巨卽烹一尾啖之
明日又烹一尾味不甚佳食箸金鏤處漸漸色黑余
時在坐疑有毒卽不食公子亦不食詰庖人云恐天
熱魚餒置井中別無他食者亦無恙乃知魚腐金銀
亦爲變色不必有毒也本草云蜀人呼鮓魚爲瘟魚
相戒不食夔陵之魚必從川來宜其爲不祥之物也

驅妖

潯陽鄧廷槐家妖爲祟惑其女一日有道士齎符於市告以故曰我能除之結壇書符至夜半聞有戰鬪聲空中擲一蛇頭約十餘斤又聞空中云原有冤愆故得犯之如是再四然自此妖遂絕道人臨行又置一牌令懸中堂數年後牌忽墮地事久相忘爲小兒所毀妖復如前一門盡斃事與陶九成紀陝西某姬相似姬住村庄間凡有道流乞食无吝色一日忽有

見聞錄

卷一

四

意姬因憶道流之言計算歲數又合乃解所佩鐵符投火中須臾雷掣雷轟煙火滿室少頃平息擊死獮猴數十其一最鉅疑卽向之逃者所齎隨行器用悉係金銀寶玉赴告有司籍入官庫惜乎鄧氏所遺之牌日久懈弛以之玩弄致遭滅門之禍陝西某姬能造偽者示人真者懸腰以得免於難是卽敬與忌之分也豈空中原有冤愆之語故得復來爲祟而木符先失耶

見聞錄

卷一

五

奇跡

奇跡之變幻耳目者不少槩見余所歷甚隘而可爲傳說者有數事焉鄴下察院公署堂名響琴步履其中則梁上悉應以宮商之音舟行沅江見萬仞壁立雖猿猴不能到而懸崖之上有小舟一隻望之約丈許山左省城歷山上石壁間有光石三尺許照見坡市如鑑虎丘山塘之南許氏園池中虎丘塢影在焉雲間城中方塢影在一民家竈鍋中每夜以清水貯鍋旦起見影金陵牛首山僧舍間其門有窾如錢日色清明時以白紙承其影見浮圖倒掛佛案上濟南數百里皆陸地也而趵突泉有三眼其泉仰出水涸時不過二尺許時有葦席竹木汜出金陵人修報恩寺捨見頂盤中有二鯉長數尺潛其中江右安仁縣仙巖人不能到仰視巖上有杵臼織機紡車牀具倉板之類相傳倉板開則歲豐閉則歲歉云信豐縣石埭九層月中無影影見則菑至如此之類多不可解

見聞錄

卷一

六

魯仙

余爲童子時見有魯仙者挽雙髻冬夏皆披棉被數層足踏芒鞋肩挑竹杖上掛簫管鼓板行則槩槩然時時高叫曰快活快活真快活夜臥必在飛簷殿脊城堵之上或見其疾行雉堞間如飛鳥時或仰臥女墻弄簫聲徹雲表凡魯仙經過老幼隨之一日有巨商邀入園中飲以酒復以一銀盆盛燒酒三四斤魯仙出其勢垂盆中吸酒有聲啜啜片時而盡漸覺面有酒色松江太守方岳貢以其跡涉妖妄斃之杖後有見魯仙乘一小艇在平湖縣之東湖仍荷管簫之具高呼快活之語聞者雜至或曰已杖死雲間何復在此人耶鬼耶魯仙遂躍入水中後不復見明初張臘還旣化於甘州張指揮圖中後屢見他所成祖每下詔求之不得今西域人貢者猶云三丰爲某台吉供養現在不死又如江右人云羅狀元尚在廬山此皆仙跡變幻也彼魯仙者豈其流亞歟然其吸酒之

見聞錄

卷一

七

術近於此加取禍杖下固宜

見聞錄

卷一

八

蔴衣僧

友人施楚望述魯仙同時僧冬夏衣蔴衣因號曰蔴衣僧醉後狂言往往徵驗其尊人笠澤先生嘗飲二人以酒皆大醉東西房就寢魯仙清晨先起取僧蔴衣置金魚缸中水底下以石壓之卽趨而去莫有知者及僧醒徑向水底撈蔴衣披之未始患濕也又云魯仙口啣外腎而睡如鹿臥云

見聞錄

卷一

九

異客

耿筦伯楚黃人恭簡公之孫也言公簡爲宣大總督
筦伯隨任嘗至邊城覓妓侑酒有佳妓先爲一客呼
去筦伯欲以勢奪之客不遣筦伯乃令數十健兒往
辱之客一指數十健兒皆如自縛歸報筦伯大驚遂
親自迎客盤桓累日客又技勇絕人一日筦伯隨竹
馬數十匹忽盡失去意必客之故也向客索之客笑
指壁上曰出群皆從壁間躍出筦伯欲招致之恭馬
見聞錄 卷一

簡所客飄然去終亦不知其姓氏也

曹石霞

曹石霞名胤昌楚黃才士領已卯解癸未捷南宮父
爲雲州佐卒於官石霞入滇扶輓抵常德疾作假寓
德山古剎及病愈就道德山和尚元直送別曰居士
筋斗不遠老僧亦隨後來及石霞病卒雲南樞過德
山元直上堂說法次日圓寂先是石霞入滇出順寧
府巷遇四齡童子振輿大叫曰曹某係我楚閩首卷
門人也石霞挽入密室中耳語言子爲浙江山陰章
格菴投胎此地相候久矣石霞贈詩云幕中堂止換
投胎誰把原封錯用來滿口胡謔雙腳跳至本終是
未曾孩是夕童子歸語其父母云我與曹某共結蓮
胎去矣遂坐化

枸杞

甘枸杞以甘州得名河以西遍地皆產惟京州鎮番
衛瞭江石所產獨佳瞭江石在邊外數百里爲番羹
住牧之地土人往取率數十人結隊晝伏夜竹採不
數掬卽返恐番羹劫掠也道遠而得之難故獨甚貴
乾者大如豆赤如硃卽當事貴人歲得亦僅升合耳
黎規曾先生爲彼地觀察云僅兩見今服食家以細
小紫色者爲甘枸杞非也予所見真甘枸杞大而赤
少子卽如川貝母大如龍眼川附子其進貢者八隻
一斤人多不識然則燕石似玉魚目混珠天下事以
僞亂真大抵然也

東園錄

卷一

主

食量

范路公以乙未武探花授荆鎮左營遊擊一日清晨
邀食蒸羊其羊約四十餘斤以兩大銅盤盛之又芝
蔴火燒每盤四五十列兩卓余與主人及兩客共上
桌路公中軍守備楊貴亦在主人云楊掌家善食可
獨坐下桌掌家者營中之稱中軍也上席啖肉未及
十之一二火燒每人不三四枚而楊中軍獨坐之羊
肉火燒已盡矣主人云我們且待吃飯上桌羊肉火
燒并送楊掌家卽撤與又立盡頃之上飯餽饌頗豐
下桌亦然楊啖食無餘客因問楊家食若何楊云每
餐三斤肉三斤麵三升米五斤豆腐佐以葱韭數觔
一日兩餐而已楊之身材中下不知何處客受然其
臨敵衝鋒亦在勇敢之列

東園錄

卷一

主

巨龜

介虫三百六十而龜爲長九江納錫大龜太史藏之以決國之大疑誠寶之也歲庚戌余將入都於王家營整頓輿轎間走市上有漁人持一龜長尺許濶五六寸索價千文余以五百文買之寄藏於主家木櫥中夜夢一甲冑士謝曰賴公脫我於難公他日得赤雁使是所以報公也明日啟櫥龜已逸去所夢甲冑士必龜也而赤雁使不知何指昔錢彥林先生訪村園中池水既涸湖石下見一巨龜足踏四小龜而行見者以爲怪擊殺之有患痔瘡者謂龜肉可以療痔食之卽死又表兄陸子勤家獲龜如箬笠大置之庭中少頃大小龜千百至驅之不絕是晚大龜遂逝去攷之尔雅云龜有寸種又因所產之地有山澤水火四種之分其大至一尺已上者在水曰寶龜亦曰蔡龜在山曰靈龜皆國之守寶未能變化者也年至百千則具五色或大或小變化無常在水曰神龜在山

日筮龜之聖也予所買與子勤家所獲皆能逝去其歲久可知

美女彈琴

琴客楊汝和者蜀人也挾絲桐遊公卿間聞其有美女彈琴術一貴人欲試之楊請齋三日掃室垂簾外設一几於東南角內設一几於西北隅兩几各焚香橫琴於上汝和于東南几上撫琴一再彈而西北隅儼然有靜女臨几汝和鼓漁樵之曲女亦和之音清調朗令人神往曲終聞隱隱環珮聲視之寂然詢汝和秘不言或云符水致之

見聞錄

卷一

七

擡石

癸卯歲余館于東魯所居前兩傍各一石條作甃厭人來坐欲去之有何長班者慨然曰可去因以細繩兩根僅可作錢串者縛石兩頭用蘆柴爲扛令兩童子輕輕擡去莫不驚異欲令其再擡第二條彼反以先所擡者復擡置原所問何故彼笑云此戲耳非真也乃知剝驢板并植東種瓜須吏之間卽得分食者皆戲也若西洋奇器令婦女以一絲一莖挽運千萬斤重物則非戲也

見聞錄

卷一

七

倭國

敝人吳三英曾至日本國言貨至彼則報島上市官判價無欺客買彼貨亦不貳價不似中國市井多欺偽其風俗淳朴道不拾遺婦人女子與人極義狎終不亂捫其乳甚喜曰你愛我若揣其足謂有意私之出刃相刺其姦禁甚嚴不惟姦婦姦夫並死其家不舉則閭門論死客中有文人墨士奇材異能者王聞必召見然每紆其途以示土地廣濶又黎魏曾筆記

見前集

卷一

宋

云有人至日本支國東浦寨呼中國人唐人猶西北人呼中國人為漢人也國雖有王專政者為將軍三倭音馬王擁虛位而已俗至潔男女着白布衫長垂至足又云中國伽楠皆非真真者彼國亦不易得取伽楠法先期割牲密卜有無走密林中聽樹頭小兒語急斫數斧而返遲則有鬼搏人隔年始一往取先上其王及三倭重如洗剔上者留之厚酬其值次下者聽別售又言將至東浦過黑水洋最險吹沙無刻

若無風緩渡則沙歷舟沉又言國亦有狀元名必取人才出群者或數年得一人不似中國每科必置一人為冠冕也嘗覽異域志云日本乃徐福所領童男女避秦之虐遂國於彼而中國詩書亦得相傳故其人多尚作詩寫字流傳既遠數千年間聲音不同其文荒遠不足以續聖教故不相合耳然猶市價不貳道不拾遺女不淫亂何風之淳也聖教不行宜其有浮海之嘆歟

見前集

卷一

宋

羅道人

羅道人者素家遊江湖間十餘年歸住江夏山中後結茅於衡岳之麓宅不築垣堂不設戶亦無床灶辟穀兀坐而已如是者又十餘年身長青毛望而知非烟火中人也客至談論惟云爲臣忠爲子孝卽是大道辟穀修煉其末也人餽以衣食多却之堅請留則以食飼猿鳥衣置石上朽腐而已其所居虎狼窟也荆榛蔽塞其徑訪之者披蒙茸而入雖遇虎狼不爲害其山爲熊羽經業羽經多病嘗裹糧入隨之數月病少瘥羽經云道入夜半後不知何往及日高方歸身沾多露聞近日訪之者絕不與語訪者亦曰稀云

見聞錄

卷一

三

泛海

劉觀察孝孺奉命往紅毛國徵船勦臺灣誤入黑鬼洋舟人令速煮飯未幾鬼恠千百聲呼號不可名狀舟人跌坐結印口誦梵咒如僧家演孟蘭盆會四顧撒飯去來雜沓天明始絕云此皆渴海餓鬼也又一日大洋中忽起高山障海紅光閃爍時聞舟師握手戒勿語恐怖之狀更甚於黑鬼洋也急入舟中髮持刀出立蓬背割舌手足血灑水中卽仆船上經一飯時頃舟人冒得生矣問以故曰海中魚出如山不足恠也但欲吞舟則吐紅光灑血水中可以解之否則以舟中尊者血灑解之不然幾葬魚腹也嘗聞海槎餘錄云有鬼哭離極恠異舟至或沒頭或披髮或隻手獨足百十般羣孽來經舟舟人以米飯頻投可止又讀神異經云東海有魚行者一日逢頭七日逢尾魚產則有里承皆爲血人以其爲恠語不經不可盡信今觀孝孺所見安知簡冊所存者無虛妄特人

見聞錄

卷一

三

少所見耳

見聞錄

卷一

三

仙笛

閩中扶鸞降乩者皆喬仙名。青云係元人曾舉孝廉。建安道士徐友雲其乩亦喬仙也。不特詩文可觀。斷事頗驗。又時顯靈異。能于空中致奇花佳菓。忽月餘不降。遺玉笛於几。長三尺餘。道士素善吹。然吹之不成聲。夜半喬仙于空中弄笛。聲音嘹唳數里內。皆聞之。復有異香繚繞。時屈秋仲庭梅數株。一時吐葩。明晨笛遂不見。嘗聞唐蔡王子李。子牟仙。吹笛事異。見聞錄卷一。玉。徐道士喬仙事相類。李子牟善吹笛。元夕士女聯闔於道。子牟謂朋從曰。吾吹笛一曲。能令萬衆無諠。迎登樓臨軒。迴奏清音。一發百戲。皆停。忽有白叟行吟而至。謂子牟曰。何者吹笛。非王孫乎。天格絕高。惜器罕。平耳子牟曰。此笛乃先帝所賜。神鬼異物。叟以爲常。乎叟曰。當爲一試。吹之聲成。而笛裂。四座駭愕。子牟叩額求見。珍異。叟曰。我之所貯。恐君不能吹。卽令小童出玉笛付子牟。令其發調。吹氣殆盡。纖响無聞。

子牟彌不自安虔恭備至叟乃微弄數聲坐客心骨
冷然清音激楚逸韻淒其曲將終風蕭噴騰雲雨昏
晦少頃開霽不知叟之所在臆仙人玉笛凡人吹之
俱不成聲豈五音六律別有鈞天之傳耶

附李雲封論笛裂之故

韋應物洞曉音律夜泊靈壁驛聞笛聲謂酷似李
暮所吹者召問之乃李暮外孫許雲封也雲封因
某纔十齡頗知音律外祖教以橫笛每一曲成必

見聞錄

卷一

笛

撫背而僕因入梨園小部後安祿山反漂流經此
韋曰我乳母之子受笛李君遂命出笛雲封撫而
觀之曰信佳但非外祖所吹者乃謂韋曰竹生雲
夢之野鑒在柯亭之下以今年七月望前生者卽
於明年七月望前伐過期不伐則其音浮浮者外
澤內乾乾者受氣不全則其竹夭凡發揚一聲出
入九息古之至音一疊十二節一節十二敲其已
天之竹遇至音必破所以知非外祖所吹者韋求

試曰欲驗汝鑒雖笛破無傷雲封乃捧笛吹夫州
遍一疊未盡駭然中裂韋公嘆息久之

見聞錄

卷一

笛

仙棋

余嘗見仙乩于維揚但作詩繪畫不言人休咎也詩有初唐氣畫兼南北派而更精于染色暇則時與人下棋必賭賽然勝負往往不因技之高下大約與貧乏者博則乩必負似欲以詩畫之所得濟世也又一乩群聚判事適有國手至衆曰爛柯懸壺仙家事也不識大仙善奕否善則與國手試之何如乩以爲可國手遜曰凡人何敢與仙對求讓幾子乩云讓九子

見聞錄

卷一

五

音

王淑之

王淑之楚黃人商於京口虧本失業獨遊焦山至山寺一童子飛語其師曰王客人至矣僧出延款甚殷茶寮香積俱極豐潔日暮辭歸僧曰無事且住因宿山寺次日復款留遂盤桓數日淑之自念生計乏本故里難歸僧意殷殷乃發逃禪之想請祝髮長侍僧日汝酒肉場中人也非黃蘗溪飯可了此生且當以術數顯名海內因授易一編令王熟讀時爲講解微義洞悉而並不及術數居三月餘謂淑之曰汝術已成可行世矣數當往金陵始次日有船至山下僧曰客舟必往京我有一客求附至水西門因出資付舟子另出巾履色服換淑之故衣而淑之儼然術數中人也淑之在山久其日用服食不見購買而出之賸如卽巾服之類亦不知其所自又先語淑之曰到水西門卽謁某秀才告以秋闈應中第六但今錄科遺才俱遭擯當以京畿道送入場不必奔競抵水西門

見聞錄

卷一

五

至一館中詢其秀才諸生問所以淑之備述秋闈名
次科舉不得之故諸生曰秋闈尚遠科舉發案在旦
晚問館生俱來問一一決之諸生令人送至某秀才
家次日案出某秀才果無名館中諸生等第無一與
者名遂籍甚及秋闈而某秀才果在第六雷事聞之
延致無虛日矣嗣入燕都聲震輦轂號曰半仙天焦
山拳石耳自焦先生著名後不過爲京口遊覽地豈
知有異人卽在應世接物間耶要知應世接物間不
見聞錄
卷一
三

少異人獨人自無緣耳且以見人生富貴窮通自有
定數而營營者何爲

水災

記

嘗過沔陽時大水餐舟忽不前問所以舟人云此是
市中心有大楊樹梢掛舵故不能行然此不過水大也
近客問一二日大雨則水沒廛市或溢雉堞然此又
不過水驟也一日至邵武水尚去橋星數尺乃從橋
屋上飛渡遠觀若雪山憑空而下駕一神座至隣邑
衝毀一廟而田疇廬舍無所損國語云穀洛水闕將
毀王宮此其類乎然其事不少概見宋詔興十四年
見聞錄
卷一
无

水闕樂平又里民程氏家井水溢高數尺天矯如長
虹聲如雷穿墻毀屋闔於杉墩且前且却約十餘刻
乃解明正德中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大寒凍爲冰
柱高數丈圍亦如之中空而傍穴後數日流賊過文
安鄉民入水柱中避之賴以全活頗多噫水山難倚
水柱活人同一水也天人之勢其相去可知哉

犀玉

一武將好蓄珍玩亦多藏書積至數萬卷宋刻書亦萬卷古今石文字龕滿一室他如三代秦漢尊彝環壁之屬晉唐宋元法書名畫官奇定窑宣成之磁端谿大理靈璧之石貓眼龍睛火齊木難之寶罔不畢具而犀玉玩好酒器尤多內一犀杯不甚大製極古雅獨置一室香氣馥馥不絕酌以熱酒則更甚又一玉鎮紙作兩螭盤繞而一昂一伏值天日晴朗兩螭滑膩如脂香勝沉水真異物也及主人將歿前一月鎮紙忽墮地碎犀杯爲其子獻于某王子晉唐肅宗賜李輔國香玉辟邪二工巧特甚其玉香可聞數百步雖鎖之金函石匱終不能掩或以衣裾拂之則芬馥經年縱淋濯數四亦不銷歇輔國常置於座側及輔國將死而辟邪一大笑一悲號輔國惡其恠碎之其雙奴知非常物隱屑二合魚朝恩以萬貫買之及恩伏誅其屑化爲白蝶而去要見異物歸人似開盛

衰是以辟邪之悲笑玉屑之化蝶鎮紙之墮地皆不利于主人也今某王子已伏誅其犀杯又不知屬誰人之手矣

飛賊

濟州吳又夔入都挾重貲進前門往來肩摩負行李者卽覺空虛然人叢中不遑查檢抵寓啟視囊金盡失矣時又夔兄現爲巡城捕甚急夜三鼓忽聞陰風撲戶戶不鑰自啟一人從簷飛下披髮釵釧長跪榻前曰前門上失物是小人借夫公能忘情否又夔懼甚連日已矣當卽止捕耳出戶躍身屋上隨風而去片瓦無損又濟州孫宦家屋宇深邃守衛甚嚴積貲見聞錄卷一

室中雖姬妾不得輕入一日啟視譬如聞之有司勅番捕相視毫無踪影云非盜所爲孫宦告當事械繫諸捕緝限嚴緊宦晨起妾室盥畢整冠見冠懸于簷際莫測所謂及夕寢覺簾下有物視之乃利刃懼而止緝又月餘有僕狎一妓見其約臂爲主人物問從何來云海上僧所遺每歲至至則馳報但其臂力絕人能着靴上磚城且至女牆手無籍扳引又以足自拂殿柱至簷頭捻椽覆上了無障礙雖有多人恐

不能制莫若以計取之彼好酒俟其醉斷其手足卽成擒矣未幾至如妓言縛之至官一欵而伏矣人具此絕技富貴何難語云竊鈞者誅竊國者戾顧所用何如耳

古玩

有士慈且貧酷愛玩物一日絕糧妻出簪令入市易果道逢持李龍眠畫尺幅僞物也嘆賞不已問價幾何人見其欣賞索值頗高士曰止有一簪肯相易否其人故作難色復解衣益之懷畫急趨入問其故曰恐以價廉生悔心也歸閉戶繞室走喜溢眉宇曰得一至寶妻曰日云暮矣易米何在未見負歸持畫示妻并極道龍眠畫爲希世之寶今以一簪易之尚復見聞錄 卷一 畫

何求妻聞之大慟自經又一人初甚富亦有此癖田園消廢殆盡所蓄字畫古玩直千萬計不肯棄一物一日客至日午尚未舉火乃兄亦巨富客言之兄餉以脫粟二十石適有以董元宰字畫四十幅求售見而悅之議值四十兩卽以粟十八石易之時粟貴每石三兩二其人以未足四十之數復益之二斗又一人兼好珍禽奇獸之屬至貧甚薪水嘗缺每日必備鮮菓魚肉之類魚蝦雀肉飼犬菓以供鸚鵡之食至

老死不替昔宋時有彭淵材者遊京師十餘年其家餽粥不給以書召歸乃跨一驢以一黥挾其布囊親知相慶曰可脫凍餒之厄矣淵材喜見鬚眉曰我富可埒國既開囊乃李廷珪墨一塊文與可畫竹一枝歐陽公五代史草稿一巨束餘無所有此數人者何相類也然古人有以天爵爲貴學問爲富而不憂貧者彼則以古玩爲富而不以饑餓易其好癖之甚矣

假冒

楚黃李公夢白歷階至侍郎多厚德爲外官時一人自稱座師子見公詢其履歷待之甚厚其人要求無已未幾真者至始察前者之僞適其人復來請托公徐曰敝世兄昨至見館署中其人惶遽而遁又黃俗比戶絃誦館課四方者極多一士同姓在汝寧光固間設教稱公爲叔後公以待郎致政歸道必由此館主人曰令叔榮歸經此師必迎謁士雖應諾然未嘗識面平時假托不得不往因懷刺前謁告以故公欣然以猶子禮待之親造其館慰勞主人士從此館益佳學益進遂得發達晉有人假冒韓魏公書謁蔡君謨君謨心疑之然士頗豪與三千緡因回書遣兵送之士至京謁公以其故請罪公曰君謨手段小恐未足了公事因作書令見夏太尉太尉官之又秦檜當國有士人假其書謁楊州守守覺其僞以白金五百京書管押之回秦檜見之即補以官資或問其故

見聞錄

卷一

美

曰有胆敢假檜書若不以一官束縛之則北走胡南

走越矣更可笑者唐李播典蕲州有李生來謁獻詩

播覽之駭曰此僕舊稿何乃見示生慚媿曰某執公

卷行江淮間久矣今丐見惠播曰僕老爲郡牧此已

無用便奉贈生謝別播問何之生日將往江陵謁袁

丈盧尚書播曰尚書何名生日弘宣播大笑曰秀才

又錯矣盧乃僕之表丈何復冒此生惶懼謝曰承公

假詩則并荊州表丈一時曲取播大笑遣之小人假

見聞錄

卷一

美

冒固屬可憎數公之雅量與檜之遠識人豈易及

胡將軍

將軍美丰姿有膽畧其幼時牧羊於儒者家儒精星理善風鑑云此奴可致封侯第恐殘忍不保令終耳儒有舅爲大帥遣胡隨之累立戰功歷官至副戎兼

手頭多一日他

胡將軍遊後主適驛歸衆妾皆避去

一妾恃寵獨留胡以一與昇至山中數其罪而殺之懷其首以示衆姬而復厚葬其屍昔北齊主納娼薛氏清河王岳常因其娼迎之至第帝怒殺其娼薛仍

見聞錄

卷一

美

寵愛久之忽疑其與岳通斬首藏於懷出東山宴飲探其首投於盤并支解其體弄其髀爲琵琶復收髀流涕曰佳人不再得載尸出墓披髮步哭而送之又張士誠駙馬潘娶美娼數十內蘇氏才色兼美醉後怒而殺之以金盤荐其首於客宴國亡伏誅投其首於溷楊廉夫爲賦金盤美人詞曰昨夜金床喜喜荐美人體今日金盤愁愁荐美人頭明朝使君在何處

爲中人溺血骷髏君不見東山宴上琵琶骨夜夜

語啼筵候胡之事與此相類然余見胡氣宇和平乃殘忍如此後死於戰官亦止副將不保令終洵然

見聞錄

卷一

美

都督府相公

王某客常德徐總兵幕其地南連六詔北距五溪軍興孔亟差使絡繹船苦不繼然船非掛經畧牌額則借王子差使所以有司封刷每多更易卽總兵簡閱亦有情面某則自刻都督府相公王封條封用船隻斷不假借其他假威作福者不一而封條稱名尤爲可笑明有劉泰與夏少卿善人問其姓氏則曰夏少卿之俗友同時沈循與都憲銓鉞有屬人謁之必曰見閣下

錢都憲是我外兄好事者曰沈循則說錢都憲劉太常稱夏少卿人以爲笑又有桂廷珪者嘗館於錦衣門達家刻私印曰錦衣西席又江朝宗之壻私印曰翰林東床皆都督相公一流人也

李復生

東魯李秋期諸生也有子佳哥聰穎絕人年十歲時藝不待構思詩賦亦警拔可觀是年入道試深秋久雨文宗見其年幼出對云雨久莓苔紫佳隨曰霜濃楓葉丹遂入泮不數月渡汶水死秋期哀痛不已復生一子亦敏悟六歲就塾日誦千言自能解意出佳哥入學對對如佳哥乃知佳哥再來因名復佳詢他詩文皆能記憶余聞時僅十餘歲今不知壽夭榮枯

若何凡人子再來與能記生前文藝古今不少概見若顧況子於冥中聽父哀慟復求爲子其事更奇况暮年一子名非熊登第天折况時年已望七追悼哀切乃吟曰老人喪愛子且暮泣成血聲逐斷雲悲跡隨飛鳥滅老人已七十不作多時別已而妾生一子仍名非熊四五歲能自念此詩况問其故曰兒卽亡兒也每於冥中聞念此詩心殊痛切故哀叩冥司仍爲父兄

意暮年喪子哀吟欲絕者甚多乃求冥司而

復爲子者絕少豈父之哀痛不若兄耶柳子寬之實
頑不靈者多耶

見聞錄 卷一

星

借寓婦

荊州王文南解元也嘗言川中劉觀察之子措舟自
郡歸遇一書舫中有麗人婢僕森侍及夜泊蒼頭語
措隨從云舟中麗人主人愛妾主人卽此地某官也
任滿將還尚滯成都令移眷至此以俟欲暫假栖家
人告措措與某官有交詢其履歷措因掃室欸之半
載餘某官杳然心頗疑之夜靜於牆外探之每聞刀
仗聲迫之則又寂然心益惧一日麗人遣蒼頭告措
曰今夜有仇家率衆相殺府中人萬勿啟戶否則測
且不測及夜半果若數十百人持刃格闔者鷄鳴始
息清晨過視麗人婢僕俱不知所之惟腥血滴瀝階
除問堂中置金一餅方書一卷又一帖書四字云留
謝高誼終莫測其是妖是人方書試之輒効此事與
宋姜適所遇頗類適嘗途中遇平輿數乘每相先後
旣抵里乃徑趨適家有婦人焉顏色絕代語適曰
來爲汝婦適云我納室外矣婦云足下旣有妻我爲

見聞錄 卷一

星

妾御勢不容拒遂以廊廡間數椽處之彼有使令自置烟爨烹飪飲食無異常人畧無毫髮動靜年餘忽有道人直造舍美人一見掩袂大笑道人謂適云子不遇我禍有不可言者此劍仙也始與其夫亦甚和鳴終乃反目婦易形避此其夫訪於天下今將跡至君家來殺此婦并及君焉吾知之萬里來救君命今夕必有異子但閉門勿開可保無虞是夜三鼓忽窗中剌然有聲見二劍自空飛入適如道者言瞑目安

見聞錄

卷一

四

坐少焉二劍盤旋於適頸前後將曉忽聞喝聲甚厲云可啟視即道人也下視之有人首一血流滿地道人曰可賀矣瓢中取藥一捻入首與血化為水道人倏不見次日婦人亦辭謝而去劉措所遇之麗人即其行事當亦劍仙之流歟

丹術

燒煉之法自有真傳非有道之士不得遇非有道之人不得成何則丹不濟聲色貨利之用也今之燒煉者皆聲色貨利之徒是以行燒煉者未有不欺人信燒煉者未有不受人欺耳獨余所聞二事則甚異有醫生汪羽卿者免余札作紹往謁泰安州趙樸庵侍御余問欲往彼鄉行道乎抑遊太山欲其作東道主乎汪曰否特御善丹術欲求丹以療貧因憶昔日遊太巖間侍御得丹秘甚未聞濟世問汪何所聞汪曰友人蔣遜叟孝子也侍御以其母奇節子純孝特點千金贈之余嘆曰若是侍御為節孝故諒非泛泛一札能動其心也汪遂止又新安汪器之商粵東茶肆中遇一老僧與語深契禪理因邀至寓盤桓累日適同寓有俞蟻珠者為仇家首告執下獄拷掠備至需五百金可釋否則為獄鬼矣器之生平負俠然苦力不能深自浩嘆老僧曰既有心君所置諸銅器即救

見聞錄

卷一

四

之矣器之云所值幾何僧令秤數十斤我爲点之隨卽索炭器之卽以燃炭進僧出一包取匕許擦諸銅器着火燒赤以水洗之皆成白銀銷鑊以獻俞得脫是夕老僧亦不知所之之二人者其得真傳者歟然所濟者節孝冤獄則爲身家計者必不點點亦必不成今之逢人便說者不自有其丹而與人丹以覓利餘其真假判然矣

見聞錄

卷一

果

尤汝厚

尤汝厚閩南知名士也飽經史下筆有神爲學者所敬仰數奇不偶屢仰場屋僅中副車以恩拔游金陵時弘光改元也舊院有名妹王青霞女名麗玉者色藝俱絕尤頗顧之情好日篤值鼎革際倉猝南還事定玉委身於立勲大將順治中尤覓官燕都暇日遊西山入蕭寺忽逢車輿甚盛中一美人褰簾顧尤而釋曰每憶西樓腸欲斷今朝猶恐夢中逢視之乃玉也尤訪之厚遺闕者實圖良晤杳不可得玉寄詩若干首與尤永訣竟投繯焉詩甚纏綿哀怨爲時傳誦尤卽拂衣歸一意空門不復以名利關心老禪宿德莫不降伏皈依噫變亂中佳人沒入沙磧利者何止一麗玉耶禁不遣歸致紅顏頹於尺組于司空韓晉公益令人傳誦千載下然尤以不得玉逃禪定證真空則崔郊戎立因此羈絆一生又幸中之不牢矣

見聞錄

卷一

果

妖狐

中州呂端生者挾絲桐遊江陵嘗與諸武弁獵飲於章臺俱大醉委之而去卧老梅樹下夜半月色如畫酒亦少醒欲往前尋宿有素衣婦冉冉而至曰妾家距此不遠如不鄙夷幸惠臨少叙款曲生領畧之至其舍屋宇帷帳甚雅潔遂留連數日情意既洽至於忘歸生問其姓氏良人何往云姓胡爲虎所傷自豫徙此實鮮戚屬戚君鳳雅願托終身生於是賃居托見聞錄卷一
言娶婦載以俱歸賓客稱賀雜沓應接裕如居恒中饋女紅事事可人然自此多疾日覺羸瘠有僧見之曰君所遇獸屬之妖也若不舍之有性命之虞宜亟往湖南避之生從其言挈囊登舟婦追奔及江見舟已發哀號痛誓生投長沙友人以處自是漸安越三載荆之貴人召之於是輟棹來方登渚宮之岸而婦已先在喜形於色仍與同歸不數月生疾復作僅存一息懸僧治之問始遇之處至梅樹下作法婦踉蹌

奔去命矢射之應絃而斃一白狐也生調理年餘僅得不死已爲廢人花月之下凡有所遇不泮慧劍斬之鮮不爲山妖木魅所壘可不慎歟

屍跡

嘗過沅州見石上血痕儼然赤馬相傳崇禎初年有賊號甚殺傷兵士頗多及敗斃而食之馬即剖分於此血跡遂不泯嘉興三塔灣清兵初至縛僧於石牌坊射殺之而屍貼石處血痕作僧形顯然他如記傳所載永新譚氏不受賊污遇害而母子血漬入磚宛如其形延平小常村婦爲楊勃叛卒逼脅不從而死屍痕現於土削去復現順昌軍范旺戰沒街衢跡顯見聞錄 卷一 辛

於磚又若楚重瞳烏江馬跡關壯繆玉泉馬形然皆或死於忠或死於節或以主勇或以主義足以驚動後人宜其英烈之氣不泯若沅州賊馬與嘉興寺僧絕非忠節義勇可比亦何爲而然哉

剖心

寧陽民李養曾父病且死剖股作羹而愈未期年母又病藥石不効養曾沐浴禱天以刃剖胷取肉作粥隨食隨愈事聞於官遣醫生汪姓者療之回云胷間瘡烈五寸餘氣蒸蒸出痛不可言汪敷以藥飲食無恙期月而平輟咍錄載陶煜事更異煜事先武甚謹母病心痛瀝瀝楚痛元義前引刀欲下忽二童子入號曰母自損我天醫也先明大駭伏地求哀童子取筆書十數字于几擲筆仆地隨呼家人救之乃隣人子也叩之無所知視其書藥方也隨讀隨隱即如其方治之藥入口痛即釋且終身不再發又唐史載安金藏樂工也武后時有告皇嗣謀不軌后將使酷吏訊之金藏自剖其心以明皇嗣不反五臟皆出太后聞之曰吾有子不能自明而使汝至此命良醫納其五臟以桑白皮作線縫之而愈夫寧陽故魯地修孝行敦倫紀但小民無知往往以剖心剖股爲孝有司

悉其傷生每嚴禁之然觀今之悖逆其父母者視養
會爲何如哉如養會者自當旌異之爲世教勸也觀
陶塋金藏事則動天地感鬼神洵莫大於忠孝矣

見開錄

卷一

垂

瓊枝曼仙

張獻忠破荊州召惠府樂戶數十行酒內有瓊枝者
色藝山群獻忠命之歌曰我雖賤豈肯以歌侑賊觴
毅然弗從以刀挾之曰汝技止此耳我不畏死奈我
何哉獻忠竊之喂犬同時有曼仙者獻忠亦召至極
逞技能刻意逢迎獻忠大悅寵倖無比獻忠每夜將
寢必豪飲曼仙侍是夕曼仙置毒於酒滿斟以奉獻
忠妮之手挽其頸曰汝先飲此却之不得立飲而斃

見開錄

卷一

垂

獻忠始覺碎磔其屍置宋榮全提高郵叛召官奴毛
惜惜佐酒罵曰汝本健兒官家何負汝而反我有死
耳不能爲反賊行酒全以刀裂其口至死罵不絕後
聞臣以聞特封英烈夫人元邊寇陷常州徐婦娼者
寇命之佐燕憤罵弗從爲寇刺死後張翔南翼作詩
以表於世噫當獻忠猖獗時守土諸臣皆望風逃潰
納款稱臣峩冠世儒効力奔走於指揮之下瓊枝曼
仙一婦耳奮不顧身視死如飴不更賢於忠臣義士

之所爲耶若瓊枝之死與英烈夫人徐媚等而曼仙之毒賊成亦死不成亦死成則爲國殺賊而身死於賊衆之手其如天祐賊人先飲而斃事雖不成其俠烈之氣不令千載憤嘆耶乃旣不得如英烈夫人來朝廷褒贈之典又不若徐氏獲名人詞翰之光以風世惜哉

見聞錄

卷一

五

見聞錄卷二

嘉善徐岳季方氏著

隱逸

烏程溫相公致政歸因尋地入山遂道晷黑遙見隔林火光匍匐投之聞讀書聲欲尋叩問不得於牆外呼之告以借宿回云此處虎狼甚多我家人出反扃其戶以倒鈞藤繞門外我不得開以延客奈何從者俱有兵器斬藤啓門而入蓋倒鈞藤虎狼所畏見聞錄卷二

一觸其刺則展轉鈞纏至斃而後已相公從者多山中人識此藤性不然雖有兵仗不能去也登堂見一人於燈下讀史相公與之論千古興亡得失瞭若觀火與之論人材高下學術醇駁俱有卓識與之談河圖律曆諸書莫不洞悉源委相公因子具如此全才可以出而仕矣曰十年後天下亂矣大厦非一木所能支也相公亦大慨嘆偶及當國時事知爲烏程相公即欠伸作痛楚狀云舊恙陡發遂不復言問姓氏

亦不答夜半家人歸攜禽獸之屬頗多蓋弋獵所得也明日相公回遣人踪跡之不知所之矣夫隱逸之士或耽泉石或厭軒裳或棲托元真或避世待清不一其倫若烏程相公所遇者不但踪跡不可再見名亦不得聞則又高人一等矣

義貓

夫四足有毛者謂之獸總屬地產豢養者謂之畜周制庖人供六畜馬牛羊鵠犬豕六獸麋鹿狼麋兔野豕辨其生死鮮薹之物以供祭祀賓客之用若貓雖屬豢養之畜止備捕鼠之用陸佃云鼠害苗猶捕之故字從苗禮記迎貓亦爲其食田鼠也然未有如山右富人所畜之貓形異而靈且義也其睛金其爪碧其頂朱其尾黑其毛白如雪富人畜之珍甚里有貴人子見而愛之以駿馬易不與以愛妾換不與以千金購不與陷之盜破其家亦不與因携貓逃至廣陵依於巨商家亦愛其貓百計求之不得以爲酒宴之其貓與人不離左右鴆酒甫斟貓卽傾之再斟再傾如是者三富人覺而同貓宵遁遇一故人匿於舟後渡黃河失足溺水貓見主人墮河叫呼跳號撈救不及貓亦投水與波俱汨是夕故人夢見富人云我與貓不死俱在天妃宮中天妃水神也故人明日謁天

妃宮見富人屍與猶俱在神廡下買棺瘞之埋其猶於側嗚呼蟲魚禽獸或報恩於生前或殉死於身後如毛寶之白龜思邈之青蛇袁家兒之大獐大楚重瞳之烏騅馬指不勝屈若猶之三覆鳩酒何其靈呼救不得殉之以死何其義又豈畜類中所多見者耶然其人以愛猶故被禍破家流離異域復遭鳩毒非猶之幾先有以傾覆之其不死於毒者幾希矣及其人失足河流叫跳求援得相從於洪波之中以報主人珍愛之恩以視夫爲人臣妾患至而不能捍臨難而不能決者其可媿也夫其可媿也夫

見聞錄

卷二

四

趙嗣言

楚黃麻城趙時雍精岐黃術年五旬無子嘗禱於東嶽帝迨歲庚午方舉子墮地即啼不止時雍惡之曰呱呱勿息非有祟憑必爲妖孽吾雖無子行當棄之忽作成人語曰母棄我我思我妻若子耳舉家駭甚同若爲誰曰我卽同邑劉太平也隨因安令劉元長爲記室已已城破沒亂軍中泚魂無歸今正月朔遇東嶽出巡徇一僧導余鳴冤帝冷司藉者查之云我尚當十八年陽壽於太初申在死應再生帝復詢有善狀否司藉以余先爲李吉所賜谷令幕賓曾於寨語救活高大高二兩命今生當以十七歲序梓妻曾氏爲曾孝廉孫女帝問司藉應與嗣者對曰有醫趙時雍某年月日曾所嗣於此亦命查善惡何如日時雍以溺五女犇大惡應受絕嗣報後有一文錢佈施抵百功蓋萬壽寺行僧苦寒僵卧幾死得三文錢買薪一束爇火辟寒可不死是日時雍適有一文錢在

鑒憐而給之同行者亦以一丈施之賣薪人讓一文以薪一束與之皆時雍倡之也又治病獲藥資五分遂見一婦屍將所得爲倡歛棺瘞之抵十功且居恒治貧人疾不思報以是數善應與之嗣帝因命我爲子幸勿棄但俟我妻子及李吉所來知我言爲不爽耳妻子聞之亟來視與序生平閭閻細語庭訓瑣事罔有少謬因相對泣曰此真我夫再生也此真我父再生也及李吉所來告曰當年在幕勸公勿受某三百金入高大高二罪既不允因於叅語易數字高後得出然我以是再生而公以是得大譴奈何是時李吉所見有四子諸孫羅列不數年相繼淪亡不絕如縷然好事者競抵時雍家聽其子言其子曰我非樟柳神何以終日使人絮絮也自是絕口不言時雍因命之曰嘿字以弱言云其所妻曾氏者爲辛未相尚未育也曾故望族孝廉昆季咸錚錚有聲時雍一寒耳其不與締姻明甚時雍亦戒勿言迨一時高門宗

見聞錄

卷三

六

曾次者俱不就癸巳孝廉物故舉家避兵山寨恰與時雍咫尺弱言橫經赴館每過其門曾輒愛之反招時雍締姻好焉又弱言云劉太非先世爲永寧州牧全一女人節當獄帝審余善惡時是女在階下相視而笑獄帝隨註此女向曾脫生蓋三生之石已定又不待月老檢書矣其引導訴冤之僧或卽一文活命之僧亦未可知余因是知朝廷法律鬼神所主如推官魏釗受賄故出使死者含冤上帝且罰其日後大

見聞錄

卷二

七

採生拍頂

揚州一富人貯方六歲就外塾如廁久不返師令人跡之已支解於廁傍矣又江寧府有顏某投首詞云父某叔某俱痒生本處人止一子八歲戲園中項後爲人一拍卽隨之行藏英霍山中以術致者不知凡幾皆驅入深山令其樵採燒灰開煤力作運出貨賣某以某無子留育爲子今已婚配生子以某忘本家令出賣炭奔此首告因行咨安徽當事緝拿見輟咄

見聞錄

卷三

八

心鼻唇尖呪之咒靈則歸道士腹中語禍福幽隱皆驗事發論亦如律近年拍頂之術幾遍吳下倚勢力家爲窟穴所攫童男女俊麗者賣爲娼優愚蠢者幽爲力作甚至抉眼日折手足令其求乞以收所得云受拍時見後有虎狼追逐左右大水無可趨避惟隨之奔而爲其引去也噫彼採生者必從課算中揀性格聰明拍頂者必從空地行術爲父母者好以兒女庚命推算并聽其遊玩可不深以爲戒但赤子匍匐入井皆有惻隱彼勢力家其爲窟穴其殘忍不更甚於此輩耶

見聞錄

卷三

九

湯聘再生

進士湯聘爲諸生時家貧甚奉母以居忽病且死鬼卒數人拘之到東嶽聘哀籲曰老母在堂無人侍養聘死則母不得獨生且讀書未獲顯親揚名烏可卽死望帝憐而假之年東嶽帝曰汝命止秀才壽亦終此冥法森嚴不能徇汝意益功名壽算也聘扳案哀號聲徹堂陛帝曰既是儒家弟子送孔聖人裁奪命鬼卒押至宣聖處宣聖曰生死錄東嶽功名錄文冒

見聞錄

卷二

十

我不與焉卽遇普門大士哀訴求生大士曰孝思也蓋允之以警世鬼卒曰彼死數日屍腐奈何大士命善才往西天取牟尼泥完其屍善才往越三日取牟尼泥來泥若梅檀香不散因與善才同至家而屍果腐爛蠅蚋嘖於外車蛆攻其中見一燈熒然老母垂涕是時死既七日而無以爲殮也噫貧士條狀可勝悼哉善才以泥圍屍三匝須臾臭穢息蠅蚋散蛆安腐爛者完固色遂有生氣善才令聘魂歸其中曰

我返報大士命去矣屍卽蠕動聘張目見母在傍涕

泣亦嗚咽不禁母驚而狂叫隣人咸集聘已起坐曰

母勿怖男再生矣因備言遇大士得再生之故曰男

本無功名命限已盡力求報父母恩大士命持貪淫

輩酒諸戒與我功名壽算男惟不能斷酒餘俱如所

戒大士許男成進士但命無祿位戒勿仕而已復顧

母曰勿怖恐男實再生也後聘舉戊戌進士不茹葷

其于聲色貨利泊如也惟長齋繡佛以事母而已迨

見聞錄

卷二

十

母死就真定某縣令卒於官豈違勿仕之戒歟

賣妹妻

有宦僕勢張甚與一吳人關說訟事於當道得吳人之妹爲妾遂惡其妻思賣之以妻貌陋令妹出相約妻同妹往某戚家令舟人送妹至某處載妻上別船舟人失記同妹載至娶婦舟傍令其妻過船娶者云我相是彼不是此遂擁其妹去後聞落衍衍中益其賣妻時不由媒構故也又羅公彥江右名家子風流溫雅客遊金陵飲於郊外見一少婦哭墓哀甚素笄見開錄卷二主

艷妝姿態絕美公彥詢其從者曰此婦新寡辭其夫墓歸將適人耳公彥免其執柯其人曰諾索值極廉事成婦夜至花燭既散婦曰君何處人至此何幹公彥一一荅之婦見姿容韶秀又富於家裝嗟嘆良久公彥詢之再四曰妾本非新寡執柯者卽妾之良人也不事生業每以素紵遠方人明晨必與群惡少來逗其無賴君若有密友乘夜遷去彼亦無如之何矣公彥卽知言遷去未明夫果擁衆至見是空室羣皆

快快去夫宦僕以關說事局人之妹爲妾何其得計耶乃因此而致其婦入烟花造化之報施抑何其巧復賣婦者以婦爲局乃反爲婦賣機中有機亦何婦從之設穿還以自穿已也

啞道人

啞道人不知其名姓以其口不言書以代語遂呼啞道人道人往來齊魯間久漸有知其生平者云道人少讀書爲諸生有聲庠序間以敗檢爲學使者視其矜徒適左從軍其拳勇過人從小校至偏裨後失律應誅亡匿群盜中擄掠海上久乃遁去隱僧寮道院間遇異人授以修煉之術乞食市中舉動頗狂往往手指其事或書一二隱語多奇中有疾者求之或以藥或所以所乞食與之無不愈一日值淮陰司理出道人以一紙投之大約云與生前有緣指點司李心事募其備一棺於某日化去司李如其請道人遍詣諸熟識家謝屆期沐浴坐棺中舉手向送者拱揖而逝舉之甚輕若無人者夫道人爲諸生則敗檢爲裨將則人盜黨是烏足以語道而異人授之超舉之術耶豈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固所不論耶及其得道而顛而啞則又濟顛之酒肉寒山拾德之垢汚也

異人行徑往往有然者

見聞錄

卷二

五

祈夢

山陰張抱蓮偕其子青丘於九月九日謁九經仙祈
夢誦杜工部九日藍田崔氏莊詩快快不樂以結句
明年此會知誰律爲不祥也卽治裝歸果卒於次年
九月初青丘贊贊高妙是年十九夢堂懸一魁字扁
以爲科名之兆次年先其父卒蓋魁字二十鬼也又
一閩士饒賢中才夢仙云汝開功名乎功名兩不成
復登戊戌進士蓋兩字俱不果成字也我浙于坎禱
費多奇歎余於三夢年前夢在忠肅公前袖讀詩云
你道乾卦是何年此時問體飛上天明晨查籤詞果
有此句意謂龍在亥亥年有仲眉目也今已六旬餘
絕無佳處不知當作何解

癩怪

郭生者吳郡名家子弱冠未娶一夕讀書有好女子
造之與之狎自是過午輒至不意爲生妹窺見告其
父父疑生有私妮因爲之婚及新婦入房啓帳見好
女子在焉大驚走舉家譁然逐之了無惧色反毅然
資生曰我與若十年風烟奈何戀新婚而逐我耶惟
不絕求禱於法師施亮生走離壇絕無惧色及法師
勸王朱二天君入學生卽奔竄大呼良久乃定睜目
曰妖見神將下擊潛我脚下被百餘創破爛而遁殆
卽死矣怪始絕郭生亦無恙居無何郭生家七口同
日仆地死復求法師來作法仆地中一人忽立而號
曰吾翁已千歲郭家殺之吾必滅郭氏中又一人擁
臂起曰子識我爲上方君乎教女子蓋千年癩饒功
行與郭氏子有緣爲汝殺之今其子若孫想於我我
與之狎窺子之法無奈我何未幾死者皆甦人問其
故曰昨見五鬼甚悍搯我臂至一窟見群鬼一屍則

身被百創頭顱粉碎衆妖竊素發喪吊者皆鱗介之屬乃法師復遣神將護衛貴神爲援賂獻無算貴神者即上方神群孽得貴神援欲悉族屬與法師抗忽聞空中萬馬奔騰聲群孽狂竄見神曳鍊數十百圍縛群孽并其黨盡藏之吾儕是以得免噫妖孽之興必倚貴神無惟乎小人亦必倚權勢爲奧援也然正惟妖孽必倚貴神耳奈何貴神受其賂天將搏擊之時絕不聞一爲乎援豈爲貴神者皆如是乎噫我謂

見聞錄

卷二

太

倚奧援者卽水山之祟也太陽一照水山自消故天將下擊雖貴神亦無如之何矣

宿覺報

朱生某臨試日至較士館門腹痛甚廣文引驗主司放歸及抵家腹中隱隱作人語曰我爲姚沐金陵人明初爲偏將隸魏國公子麾下魏公子卽朱生三世前身也主帥與我千人勦山賊深入被圍斃我妻潘氏求援不發我與千人死傷殆盡生還者不數人耳因強納我妻不從自經死欲報已久故逐之家人詰之曰彼時何不卽報乃遲數百年始報耶曰彼爲元戎忠且勇宿恨甚厚故不得報及再世則爲高僧至三世則爲顯官有實政又不得報卽今生彼有科名尚不得報今彼一言而殺三命祿位已削方得報之也殺三命者何錯告某爲盜并其妻與弟死非命也際同邑有周生者學法治鬼怪頗驗聞之往候朱生有懼色腹中不敢言周生出復大言曰我豈畏若耶我畏其天遽尺耳謂之周生果持之袖中也又有行僧西邁往候見朱痛楚狀口誦某呪腹中日師德行

人乃誦咒禁我耶西蓮目我與汝解冤何爲禁汝腹
中曰若欲解冤須誦某真言某經文師先所持咒是
強禁我我豈耳哉西蓮曰我卽起道場誦某某經咒
能解仇釋宿冤乎腹中唯唯又要挾冥鑑若干定立
券約書中係曰我卽捨之去但我貴者當從口中出
諸隨者從其後朱生遂嘔痰下洩而聲遂息越數日
復言曰我之仇已解奈死賊團者衆不肯釋然於是
聞千百人喧闐腹中朱生患苦不堪而逝噫一言之
見聞錄 卷二 三
失素及三命一事之錯致死千人流毒無窮釀數世
不解之怨雖有宿根道衍顯名實政不可消釋言行
爲君子之樞機可不慎歟

長官小人長髮大爪

余見衡州府少女村土人報官一詞云掘地得一棺
長三丈餘不知何物在內不敢啓視當事但令掩埋
而已又於京師聞小人國進貢欲往四譯館觀之適
遇高麗楊通事問之云人長二尺餘五官無異但遍
身有黃毛一二分長又見一番僧於吳門供髮一握
指甲二片於佛前髮長有八尺指甲大如掌云過
大人國虎來搏我其人力救得脫虎口彼反爲虎所
啖故供佛前以經文超度之樹穀梁公羊傳曰長狄
兄弟三人一者之魯一者之齊一者之晉皆殺之身
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肴見於軾按國語吳伐越獲
骨節專車吳子使來好問仲尼仲尼曰禹致群后於
會稽防風氏後至戮之其骨節專車又秦始皇二十
六年有長人長五丈足履六尺凡十二人見於臨洮
始皇以爲瑞作人十二以象之又按漢武故事東郡
送一短人長七寸名巨靈人按神異經西海有一崔

國人長七寸又按山海經曰小人國名埤人口含神
霧又按甘州志萬歷二年修城至南面剗削墻垣有
小木棺五百餘其骸各長二尺許男女衣冠貴賤老
少一一可辨又莊子注云務光長八寸論衡及何承
天纂文云張仲師長尺二寸以余所見及古人所載
惟怪奇何所不至但言以聖人爲折衷昔吳使來
好問專車之骨又問人長之極幾何孔子曰僬僥氏
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則長棺
見聞錄 卷二 三
長髮大爪之類俱不足異及觀長狄之身橫九畝肩
見於軾何註謂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九畝五丈四
尺兵車軾高三尺二寸在春秋時已有長人不僅寸
僬僥之數與東郡所貢一雀國人通事所云小棺骸
骨務光張仲師又皆不及短之之數此子輿氏有盡
信書則不如無書之說歟

畫美人

王燮庵爲寧化宰誕日一畫家送王母獻桃一軸然
王母艷妝時服絕無尊麗道德之氣傷一小鬟頰髮
垂肩執桃而侍亦非天妃玉女之儔余嘗戲曰此美
女獻桃也懸之書室室有兩僮寢處其中每夜見兩
女子似夢非夢間與之狎兩僮雖心疑秘不言未幾
燮庵死喪事中衆宿於此有小三兒者雖就枕尚未
入睡鄉見兩女子從書下冉冉逼人狂叫遂滅卽碎
見聞錄 卷二 三
其軸兩僮尋亦無恙聞見輟畊錄載溫州某監郡一
女及笄未嫁以疾卒命書工寫其像歲序張設哭奠
常時則束置之任滿忘取去雜監郡子得之懸於臥
室見女子從軸下詣榻前叙殷勤遂與好合每夜必
至一夕生與餅餌却不食力勸之女不得辭爲咽少
許天明竟不可去宛然大耳遂爲夫婦又見松隱雜
記有唐書工寫美女甚麗進士趙顏見之曰世無其
人也如何令生願納爲妻主曰余神畫也此名眞眞

呼之百日晝夜不歇彼必應應則以百家絲灰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果應母語急灌之百家絲灰酒灌下步言笑飲食如常終歲生一兒友人曰此妖也後必為患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遺顏劍劍後及室真真乃曰妾南嶺地仙也為人書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既不奪君願今又疑妾妾何顏再住乎言訖攜其子上書障觀其障惟添一子觀此二事兩僮之遇與小三兒之所見庸或有之

見聞錄

卷二

語

發墓

福建汀州介萬山中土豪積寇焚殺劫擄橫行無忌民間坟墓皆在山中不納稅糧強者擇地拋人骸發人塚視為常事王發庵令汀之寧化嚴懲之風少戢有甯甲塚為黃乙盜塋訟至官黃乙強詞証坟隣皆云黃氏塋當事私訪之亦曰黃氏塋令一隣邑人再訪之有塋師云是甯攻塚穴已發主穴發時人多昏暈俱鬼而止因指近邊某某為匠工身見其事歸述之變庵往勘密呼某某至曰汝同發坟直供免刑供如塋師言因嚴訊黃乙供伏言先發主穴惡氣迷人不得近實未發遂起驗第一穴礦石書皇宋德祐元年月日與甯詞符合驗昭穴則順治初年茱黃氏骨也發掘盜塋顯然因追已發二骨供云屍儼如生焚之不燬埋山後與棺中金魚玉玦垂耳約臂之類皆追到官驗屍果如生備棺仍埋穴中押黃乙迂兩骸按罪如律甯人發魏王子沮渠塚無棺槨有石牀牀

下悉是雲母床上二屍一男一女顏色如生人鬚髮俱鮮澤又元至正間松江蟠龍塘有古墓爲張雕盜發破棺無穢氣一女屍如生口脂面澤若初傳者冠服鮮好亦不朽又後魏沙門達多發塚取軀造菩提寺得一活人云姓崔名洪計死時年月蓋十餘年矣進之明帝以爲妖異黃門侍郎徐紇曰昔魏時發塚得霍光壻范明友家奴說漢事與史相符此不足爲異也又漢書載魏郭后育前漢殉葬宮人塚中惟異鬼則錄

卷二

主

不一而足按宋德祐元年將亡之日也於茲數百年矣彼宋陵之在錢塘者入元人時發於楊璉真卿之手殆盡而甯氏之坟歷元明迄今所云難保者至於數百年之久抑何幸耶乃幸而綿延數百年至今而猶罹此劫又賴有明邑宰如唐玉潛之於宋諸陵斯又不幸中之幸矣其主穴之免於發者以惡氣迷人如孔林董臺之不可入豈其先預知數百年之後有今日之劫而爲之歟抑地氣之靈德澤之厚有以制

之歟若地下之久而如生或以水銀或以雲母皆可不化獨甯墳之已發而焚之不燬不惟不與土同腐而又入火不焚更可異也他如崔洪者疑得地氣使然倘久而不洩蟬脫於地斯又理之所不可測者也

金粟

襄陵張副將河內人家甚貧休官不能歸以家丁數人食糧本營聊以餬口舊同官嘲之曰何不將又口珍珠來用余詢其故曰彼曾將珍珠數升盛一小叉口送主將不受出坐官廳分散同僚故也張因言向時金珠無用曾從川中來所在饑荒店家飯一餐銀三錢與金一錢不要添至六錢勉強收之然不以日用爲苦豈知金日歷官二品粟賤如土活計反難遂

見聞錄

卷十一

宋

浩然長嘆余因言之主將助之三百金田二頃同官各贈有差得畊稼以老焉昔袁紹在冀州時滿市黃金而無斗粟餓者相食時有語曰虎豹之口不如饑人劉備在荊州粟與金同價晉永嘉之末洛中饑荒帝遣人觀市珠玉金銀填委市中而無粟麥袁宏表云田畝由是丘墟都市化爲珠玉童謡云雖有千黃金不如一斗粟斗粟自可飽千金何所值古人云黃金白壁可有可無菽粟於人何可一日無之噫有金

無粟此富庶之後偶值歲歉假令今日粟貴寧復有珠玉填委之嘆耶積穀備賑余曾力陳三省制府疏請舉行已久臨民者苟實心經理可以備一時之急免戶口於流離起老弱於溝壑功德莫大焉

見聞錄

卷十一

宋

銀走錢飛

余爲童子時里中有徽人汪懋德者始爲巨商挾妓酣歌資本漸耗先有多金窖於室掘取四散走失十不存一二中一元寶纔及大門檻下取時觀者甚衆又一人窖金於甕中起視之皆爲蝦蟆咯咯叫跳而去又媵友鄒呂大婢所出也其母私蓄錢萬餘於篋時見空中蛺蝶飛出一日啓篋尚有錢化蛺蝶未成者甚多而錢已失七八王燮庵云在兵部直宿納

見聞錄

卷十一

圭

京院中間空中浙浙有聲聯飛不斷墮一二於庭鏗然有聲拾之皆錢也人謂銀錢飛走其家必至消乏乃相傳洪武乙卯南康錢忽飛出散落民間廢積庫銀每錠重數百斤亦穿庫出一書生夜行見田中光起異之就地標記明早掘之見白金一大錠上有廣積字因以上聞上曰此銀天賜儒生命賜之同掘者命給傭錢而已然明祖當開國之初有此變異其時海內清平不聞有度支匱乏戶口相耗之患則飛走

似亦無虞余獨怪此物之性所親近者皆猥瑣貪吝之徒見慷慨丈夫則匿跡遠遁每深惡之客有爲之解者曰彼非遠此而近彼也彼得之則什襲藏之性命以之此得之則斧鑕加之泥沙擲之又何怪其絕交於此而親匿於彼耶余曰唯唯然終不能易此而就彼也

見聞錄

卷二

圭

壽

熊公奮渭汝寧人於崇禎年間撫我浙迨康熙庚戌訪固始祝山公先生因道及熊公山公云敝親家也今年九十九矣御女如少壯時房中頗備姬媵兩年前又娶二少艾生一女然其子若孫皆致政矣及甲寅孫潔初先生爲南汝道謝病歸經其里投刺來謁今又十餘年不知尚在否荊州城中小庵僧云一百四十餘歲每日挑野菜同豆煮食誦法華經鄭提督嘗備伊蒲饌遺之彼但畧嘗一二勸之食曰消不得又十餘年跌坐而逝僧水月住杭州城北人不知其年形如七十左右人及范撫臺蒞浙太夫人謂撫軍曰當日在遼陽有一老僧號水月年已八十餘對汝祖曰我家有孫巡撫浙江彼猶及見之今汝撫浙其言雖驗但又隔四十餘年不知此僧果在否撫軍訪造其庵談昔年在遼事甚悉撫軍老僕皆識之云其容猶昔言禍福亦時有中者又姑孰端德箴言

見聞錄

卷二

三

其郡龍山中有張信者業岐黃術以嘉靖元年生妻王氏以二年生今一百三十餘歲尚爲人行藥治病僅似八十餘歲人其子與孫皆去世曾孫亦垂白矣夫婦日啖鮮何首烏與醇酒不茹葷味五六十一年矣嘗見竹書紀年載商伊尹壽百有五歲金石錄載周太公百有十歲懷瑾書斷言漢竇公本魏文侯樂官至漢文帝時二百八十歲北史紀魏羅結壽乙百三十歲白樂天集言唐李元爽百三十六歲蜀誌范長生先事劉元德至李特時一百三十餘宋譙定百三十餘歲猶橫經授易壽之多者代間有之或云自先天者或云由保養者或云從服餌者然如熊公則保養非真如荊州僧則不須服餌若果自先天則強者不皆壽而弱者不盡夭令人終莫得而測其理昔黃帝或傳爲仙或言壽三百歲幸我疑以問孔子孔子曰人賴其利百年而崩人畏其神百年而忘人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三百歲以孔子之年論之則萬古

見聞錄

卷二

三

不朽之人斯爲壽之極也

瘴氣害人

蔣孝修官於奉議州一時暑中連喪多人孝修亦卒
家聞始同時令於南寧之隆安縣隨行親識僕從僅
十人蒞任不數日死七人水土嵐瘴之氣毒瘡一至
於此昔李德裕貶崖州有詩曰獨上高樓望帝京鳥
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亦恐人歸去萬折千迴繞郡城
復遊一僧舍見壁間掛葫蘆頗多問中藏何物僧云
此皆相公當國時所貶之人骨也德裕爽然若失是
見開錄 卷二 壽
夕卽卒要見遐方瘴氣爲厲從古如此非特今日爲
然近有僧自隆安來者云地上時有惡氣一線冲起
非烟非霧犯之卽斃見者須閉氣合眼俟其散盡乃
可語言應務嘗見異域志云且末國西北夏日有熱
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所至惟老駝預知之卽噴而聚
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卽將氈擁蔽鼻
口其風迅駛須臾過盡若不及防必至危斃又波知
國有三池人汲以養然須蓄至三口移水中一無所

有方可食若見魚蝦及些小虫蛆之類必不可食食
卽腹中爲龍噬其心肺死乃知邊遠之地迥非中土
可比

汗血馬

明季沐國公遣人送匹馬于雲南撫軍其色黑胃有
白毛如月名捧月烏騾來自西番龍種也撫軍文吏
不知珍貴秦之群馬中漸至消瘦不食一人請於撫
軍曰騶馬以安閒飽芻茭長廐駿馬以馳驟出汗則
不生他疾譬如有才者利見用也撫軍許可出厰試
之此馬不受羈絡無敢控馭之者其人遂攘袂向前
去十餘步踴身騰上一手撮耳一手握目馬戰不敢
動復下而龍之轡之帖然與常馬同躍而蹤之兩耳
但聞風聲而目不辨所見約一時往回越百數十里
視之周身流血撫軍以爲傷其力實血汗也自此騰
躍超群人皆以爲千里馬噫向使是馬也不遇其人
之識眼不幾湮沒于撫軍之厰耶鹽車之困伏櫪之
悲千古所以同慨也後在沅州曾見某王子經過坐
馬汗出如血或時而騰蹏奔躍或時而循習調良若
樂爲王子用者乃益信撫軍之馬特用在其材耳大

勃律國北頗黎山其神穴中有神馬國人牧牝于側
生駒輒汗血又大宛國有高山上有馬不可得因取
五色馬置其下與交生駒汗血因號曰天馬子豈所
聞兩馬皆從彼國遊牧所生耶抑別有適種之奇耶
唯願掄材者不致用枉其材幸甚

見聞錄

卷二

美

佛光

有紳宦於滇某路叅將送烏絲藏佛一尊高不及尺
并銅龕一座云於某河中放光沒水所得供一僻靜
處夜深月黑虛室生白童子窺之佛頂一線白光照
耀室中疑有珍寶在內取之乃貝葉香經一卷舍利
于十餘顆一童子分得五顆藏一匣中其五色變幻
者隨卽失去一顆色白不變者不走後修東塔藏之
塔中晉成帝咸和中丹陽尹高惷至張侯橋見浦
見聞錄 卷二 美
中五色光長數尺乃令人探之得金像惷乃載送長
干寺每至夜深常放光明又聞空中有金石聲經一
歲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忽見銅花跌浮出取送
寺施像恰合至簡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
採珠沒水底得佛光焰交州送至施像又合焉像後
有外國書三藏那跋摩識云是阿育王爲第四女所
造金像自咸和中出至咸安中歷三十餘年光跌始
具莊嚴名利烏絲藏乃爲童僕盜竇毀壞豈佛之靈

有不及歟抑像之數有長短耶

上冊錄

卷一

罕

採參

參產最深山處人跡罕到遠人往採必糾合數十百人畏餓糧操弓弩持器具而入山中到處皆喬松不見天日恐迷失歸路斫松枝燒火作記行十餘日深千里方有參有參處鬼神白日出搏人神虎恠獸復傷人得參無論多寡同行者十損一二出必償願此余所聞於口外到京賣參之人余以爲言之太甚未始深信閱西域記載鹽澤在西川高昌縣東並沙磧之地水草雜行四面危絕道路不可準記行人惟以人畜骸骨駝馬糞爲標識行曠內時聞人喚聲不見形亦有歌哭聲數失人瞬息之間不知所在由此數有死亡蓋魑魅魍魎之類云始信產參之處種種恠異爲非誕也夫參爲至寶產之之地自應有鬼神護持若非朝廷嚴禁鬼神加譴則耽利之徒不至一朝掘盡無復遺種不止雖然青天白日魑魅魍魎叫跳害人都邑之間往往不少深山大澤此類窟穴固其

見前錄

卷一

罕

宜耳

見蘭錄

卷二

望

向關生

向關生東魯之任城人也弱冠擅文譽就有司試輒
高等讀書南池傍遇一女子絕姣與之狎既久人皆
知之舉止應對宛然閭秀詢所從來曰妾天上謫仙
常與子爲夫婦其戚友咸以妖媚疑之請道士驅遣
絕無懼色曰毋逐妾第恐緣盡分首再合期遙耳幾
及三載出一編授生曰妾與君有宿世之緣甚久今
當暫歸此編乃修鍊工夫君可習之月圓良晤贈以
詩云清水流長未盡歡小山招隱月初圓好畱顏色
重相見再向南池續舊緣僕忽不知所往生思慕成
疾幾至不起因循習編中工夫漸愈亂後隨一武弁
客淮上娶南氏女視之與前所遇無纖毫異詢以前
語則惘然好畱顏色再向南池一一皆驗小山招隱
應娶南氏於淮安舍巷在十五應月初圓非謫仙而
何然事與宋人王子高遇芙蓉仙絕類子高與蘇黃
遊東坡亦曾詠其事決別之時授神丹一粒告曰無

見蘭錄

卷二

望

戚戚後當偕老於澄江之上初未之喻時子高方十八九已而結婚向氏十年而鰥居四十再娶江陰巨室女年二十合卺畢視其妻清盼冶容修短合度直似前遇亦詢前事則皆莫曉而澄江則江陰之里名也服其丹年八十餘偕老焉觀此凡事以緣而聚緣盡而散雖仙子臨凡不能挽未盡之緣奈何凡夫迷惑不能割已盡之緣耶緣者寃也古人云寃盡還分首方足了悟語

見聞錄

卷二

四

男子孕

一梨園子弟腹漸果時時轉動宛如懷孕一日正演劇腹痛甚下一胞中有肉長三四寸畧似人形其人以痛楚卒嘗見庚巳編齊門曰甸寺有僧病痞疾死僧少齒美姿容茶毘忽爆一聲腹裂中有一胞胞內一小兒長數寸面目眉髮皆具又聞門一男子生子死街卒以問於守徐公公顧諸門子曰爾輩慎之按生育之道父精母血始成人形若獨陽不生獨陰不長理也男子懷孕此必無之事倘淫慾之氣膠結不化久而成形又莫謂理之所必無也

見聞錄

卷二

五

債負

黃州有時顯之者富而刻一李姓者借時銀四十兩本利俱楚以平日交厚偶失取券數年後時執前券取償李重還之始減券未幾時死李家一驢產駒額有白毛作時顯之三字時家聞之來買然驢兒價不過一二金力挽不前添至四十金方行又六合張家頗富有尤門子負其銀若干忽夢尤曰我來做牛償前負其夜產一牛跡尤於昨夜死矣後於羣牛中呼

見聞錄

卷二

聖末

尤門子此牛卽叩頭曰汝來償債乎又卽叩頭若應者夫財雖身外之物可得可失然臨財分明義所當然彼負心者宜其入于異類也語曰寧人負我我母負人執此臨財其庶幾乎

么兒王喜子

一武將家蓄羊數百隻分牧於童視童之大小而授羊之多寡管厨人稽其肥瘠以時賞罰焉有么兒者分牧三十隻一日失一羊罰銀五錢購補額明日又失一羊管厨人責之數十棍復令賠補么兒不勝憤明日匿僻處伺其羊爲人所擄耶抑爲獸所攫耶既久困倦假寐石上群羊奔觸驚起見虎啣一羊橫衝而來奮力搏虎掣尾不放虎不得脫折坐么兒于下

見聞錄

卷二

聖末

么兒挺拳直搗虎腎大吼而去么兒身穿絮襖虎搗其膊襖破肉綻主人以其督力日命給酒肉調理愈後被傷左手僅挽百斤物右手可挽三百餘斤由是公兒日漸近主人傍旋補千夫長更有王喜子者年約十七八戎旗兵也戎旗者大將親兵一日出獵有猛虎於園中突出嚙喜子勝喜子墮地躍騎虎背虎騰躍數丈喜子緊抱其項乘得脫虎力竭喜子以拳斃之命四人扛不動約五百餘斤喜子神色自若猶

卸虎傷所乘馬鞍轡牽之以歸主將隨出輕裘賞之復妻以美妻夫履虎尾騎虎背皆危事也么兒使虎負創而去喜予使虎斃於拳下雖古所稱卞莊馮婦何讓焉

見開象

卷二

哭

大物

余常過海州見民家以魚骨作曰又於萊州水神廟見魚目珠二徑三尺餘以二架支於殿上其光甚精采不似平常魚目闐然廟中道士云尚有魚鱗廣潤數尺在一山寺中先君進香雲臺殿高數丈階數級有二魚骨豎庭中倚殿簷稍出脊上鴟吻廣州一縉紳言鄉人殺一蛇腹有牛角未化一人云曾見刺胃皮廣半畝許他如姑蘇誌載直指使詣學宮大風吹下一布巾橫豎皆丈餘又使流球錄云一夜見山起接雲兩日並出颶風驟作撼舟欲覆衆皆駭惑舟師搖首戒勿言但閉目坐久始不見舟師額手賀曰我輩皆重生矣山起接雲者鯨魚翅也兩日目光也晉時有得鳥毛長三丈以示張華華慘然曰此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如此之類不可勝紀而後知莊子在公釣鰲夸父逐日大鵬運海之說雖曰寓言卽實有之亦未爲恠也

見開象

卷二

哭

沅州聶知州李吏目得父

聶翁山西人婦虞氏生一子翁又商於川主李氏李之婦新寡翁卽贅於其家俗謂之坐門招夫承其香火改姓李亦生一子因張獻忠入川李氏子母散失翁流入滇黔爲僞弁被官兵俘獲時纍囚數十撫軍付州刺史聶熊臣鞠之詢及翁里居姓名刺史異之退問母母令復訊而已聽於後不數語呼其子曰眞而父也起之囚中拜哭太慟洗浴更衣慶忭無已屬

見聞錄

卷二

幸

員咸將羔雁爲賀刺史腸之翁亦在席客問翁何由入滇黔翁言其從川入滇始末又與李吏目里居母子姓名合李駭甚歸述於母母令設醴邀翁翁至母窺見出曰尚識妾否爲吏目者君之子也刺史聞之至與吏目序兄弟焉夫變亂中骨肉離散他日相遇或聲音氣體之不同或姓名籍貫之各別或貴賤懸殊或貧富迥異交臂失之者多矣彼翁以兩地妻室子各異姓兄弟嫡庶雖相聚一方終難自合翁又被

俘之囚卽正典刑亦非枉殺縱令子極貴顯欲父子夫妻兄弟之相遇豈不難哉乃不卽戮於行間使訊鞠於有司又不發問於他吏適就讞於已子使骨肉完聚身脫纍囚頃刻雲泥造化簸弄之巧抑何幻哉

見聞錄

卷二

幸

冥蠹

金陵某翁家頗饒生理亦多驟病卒見一青面鬼攝之去哀告曰我家資大半在當舖兩月未折封香蠟店換一夥計未得人可緩死數日清兩事我無恨矣鬼曰與我鏹若干爲汝緩旬日許之復活如其數焚冥鏹料理二事及期又死又向鬼曰我子秀才鄉塲在邇可得再緩令畢三傷倘得微倖報惟命鬼索倍前諾之又活卽焚鏹倍前及十五夜塲畢翁延客益以欣于之終塲又以序已之不久於人世也席半忽仆見青面又同數鬼曰汝子不應中汝今夕當去若肯多多與我鏹爲汝子寅緣中式久寬汝死何如某遂多多許之活卽多多焚之揭曉子果膺鄉薦未幾以磨勘革去舉人繫獄某往探粹死於道噫今天下大小公府奸胥蠹役受賄受賕作奸舞文者皆群然無所顧忌矣人猶謂縱倖免於國法斷難逃於冥誅以明暗而幽彰也今觀青面鬼之承檄追緝乃始而

要賄緩拘繼而飽欲縱犯甚至寅緣塲屋死生任其緩急富貴聽其更移舞弊冥中操權天上其爲蠹不更甚於今世之胥役乎我獨惟赫赫神明而亦憤憤乃爾豈幽明一理堂上亦遠於百里耶抑鬼之索鏹僅爲其神之漁獵耶然終至名革而猝死豈神之憤憤者去而明燭者至而覺察耶抑鬼之漁獵者中多乾沒不滿神欲而債事耶不則青面鬼之生前必爲衙門之幹役機關熟習特一試其技於冥司耶

修路

康熙甲子春吳門一士人死投解泰安州東岳處見江南山東北直下文書會齊修治道路整飾橋梁莫知所謂東嶽查士人有孝行增算復甦向人言之未幾而聖駕東巡臨幸闕里抵江寧蘇州回鑾所在先期修道始信士言不謬嘗閱清瑣高議言宋真宗東巡告功泰嶽駕行有辨一日泰山畊者見熊虎豹豹纍纍入於徂徠山後有百餘人驅之畊者詢云驅見聞錄卷十一
聖
將安往應曰聖主東巡嶽靈祐五里內異物避意聖人巡幸鬼神清道如此史稱天命所在百神可設洵不誣也

妬婦

一貴人畜妾頗多復托人於廣陵買妾其人來札云已相定楊氏女名貞慧年方二八舉止幽閒姿色明驚鴻落雁掩月羞花似非過譽聽其聲若微風振簾幽韵娛耳握其髮圓手八盤墜地加半點珠可鑒真佳人也及至貴人云老我是鄉差不俗矣
一姬爲貴人素所最寵者反與之極歡凡所
惜多方致之復委曲周旋以解其意貴人
見聞錄卷十一
聖
貧之未幾貴人以公事驅馳數月回廣陵
髮落殆盡寵復歸素所愛倖者殊不知皆其
之也夫入宮見妬婦人之情大抵皆然我
幾人哉

見聞錄卷三

嘉善徐岳季方氏著

卜者

程元如瞽卜也寓武林錢彥林先生邀至家次日余就之卜彼云主人已卜數卦辭以異口彥林曰徐子客也盍先決之因問卜何事余曰終身家宅六甲三課程曰只須終身一課家宅六甲卽於終身一中可決其言終身據卦理斷詞至今猶驗所占家宅在鄉

見聞錄卷三

村余時寓居他處程曰地僻村深籬落幽雅室宇瀟灑主人不歸所謂曠安宅而勿居也似非登堂入室者不能道也我近日栖托處者又曰六甲曰玉璋之喜也交重陽不出十日生若值金火日防夭折與於九月十七生男甫日主庚申三十而夭又嘗以終身卦推斷他事問明易者莫曉也又至元知多有信靈常融來問終身得節卦元如云節者節也以君子之德而居大人之位不應在方外僧云只憑卦斷可也

見聞錄卷三

大約許其爲臺諫近臣及僧去傍一人云此當湖馬仲臺也官垣中又一邢生以閨中事殺一隣人子平時得罪縣長不問姦事以殺人擬辟已京詳矣謂之弟來占密告之曰三日內當從逃獄者北走獲賞巨萬不特脫罪果三日內盜劫獄同走引入山事懈勸盜人都盜死所携皆爲邢取占驗往往如此著易習行世夫易理甚微如郭景純嚴君平之流挾隱摘微能使數百年之事驗若目前形色靡訛之物推乎理外寧僅日用常行之奇驗哉元如之術或不及此然亦得理深矣

飛瓊

飛瓊廣陵何氏女隨母長於蜀中入王府習梨園色
既殊人音復出衆王甚愛之清初爲大帥所得仍隸
樂籍一都閭狎之千金買去大帥持其短復索千金
諸當事又挾之更重費都閭旋以缺庫帑下獄無所
償飛瓊曰以妾之故至此若惜小節而守此將終陷
主于獄底也逕辭去復至漢口密處一室至中秋月
朗遊人雜沓飛瓊撥髮凭欄嗾一聲響傳九陌觀
者雲集明晨巨商貴客車馬闐門大高聲價數月固
遂以所得纏頭清缺額都閭出遣人來迎飛瓊曰妾
奉烟花賤質主以私妮勸屬國課致陷縲紲故蒙步
忍恥復以聲色事人免主幽繫既潔之身復蹈微濁
尚何面目偷生以重主君之辱耶遂自經

鳳鳥

順治辛卯秋有大鳥高三四尺許其色青集於漱浦
龜山之麓衆鳥萬計翱翔嘈雜於左右凡七日聲空
而去鳥糞所汚田土如堊林木槁落下有死鳥不計
其數又期年余往青州其時亦聞巨鳥來自海上羽
備五色而從鳥如之去後亦多死鳥獨遺粒如銖色
光澤而碧識者云竹實也按文海披沙載金太和時
磁州有鳳衆鳥圓之大者在內小者在外以萬計村
民俱驅牛數十頭擊柝以從逐之未至里許卽有鸞
鳥振翮逆擊翼長丈餘擊水牛皆死肉盡見骨鳳高
丈餘尾如鯉而色殷九子差小翼其傍鳳爲日照則
有二大鳥更迭盤旋庇蔭之去後人視其處有食殘
鯉魚數頭皆重五六十斤又蔡衡對光武曰凡象鳳
者有五多赤色者鳳多青色者鸞多黃色者鸞多紫
色者鵠多白色者鵠則淑浦所集者色青爲鸞而青
州來者身備五色食遺竹粒其爲鳳乎語云鳳翱翔

於千仞攬德輝而下之鳳何感而至乎

美花

術士侯上卿者精於數學占事有郭景純邵康節之風靈驗頗多不能殫述一日在蔣玉函署中有送盆蘭者令侯占花數幾何侯令取一物來適水一甕在前卽持與之曰此花纔開一朵應有六莖收視之果然人間之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也又問秋花可預決否曰可蔣之甥在傍命渠他處取一物甥取裁衣剪來占曰剪屬金爲數十一秋花應十一莖且剪綠成花花極芬芳但草在上而刀削於下又爲令甥持求甥女子也恐爲女子所傷及秋花恰十一舊戒姬媵不得近每日取冷茶澆之一日偶缺童往厨取婢將一壺與之澆畢旁午花盡槁窶其所以茶有老姜在內故也果壞女子之手其驗如此晉諸葛穎精於數晉王廣引爲參軍王曰吾臥內牡丹盛開君試爲一笑穎持策度一二子曰開者七十九朵王入掩戶去左右數之政合其數但有二莖將放故倚欄伺之

不一時二薙大發乃出謂曰君莫得無左乎穎再
挑一二子曰今美之乃九九八十一朶也王告以實
各大笑若此者抑何神也

見開卷

卷三

七

鸚鵡

有士人養白鸚鵡能誦太白詩數十首淵明歸去來
詞東坡復次他篇并士人所作詩詞言一日可熟
數句亦能更與異者清晨必誦觀音寶號大士咒
然後念詩句否則導之不應也一日謂士人曰我從
西方來還從西方去矣其夜死於牀此徵君曹叔方
言於嶺南親見之昔有人養鸚鵡以其惡甚施於僧
僧教之誦經往往於架上不言不動問其故答曰吾

見開卷

卷三

八

心俱不動爲求無上道及死焚之有舍利唐玄宗宮
中畜鸚鵡數百一日問之曰思鄉否對曰思甚遣中
官放還山中後數年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曰上皇
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鸚鵡聞之皆悲鳴不已使臣
因賦詩曰隴口山深草木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
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又眉公秘笈載世宗
宮中一鸚鵡能誦普庵咒後爲獾所攫上甚悼之凡
物得氣之盛者必有異於物龍之異以骨故能吸氣

茹精龜之異以光故可卜而先知犀之異以角故孕
星蚌之異以珠故胎月若鸚鵡以能言異於物而間
有慧性非常者不可以飛鳥限之彼秦吉了鸚鵡亦
能言之鳥也然未有及鸚鵡者也

見開錄

卷三

九

虎異

曾聞一金華人云山中多虎有隣人於道上遇一勇
士自言善搏虎歎至家扣其技頗精村中咸以酒肉
啖之求其捕虎勇士每夜出不操尺寸刃仗村中好
事者欲與之俱辭勿許明晨歸腥血滿身而又一無
所獲人咸疑之晝卧於室鼾聲如雷窺之虎也驚相
告語操器刺之啟門躍出人吼而去嘗見搜神記載
長沙居民作權伺虎明日見一亭長赤幘寬衣在權

見開錄

卷三

十

中曰急出我民曰猶獲虎者不當有文書耶亭長
中即出文書於是出之化虎而去廣異記云磁州積
胡者逐鹿深山鹿走殺一室有道士朱衣凭案而生
見胡問所由來胡具其逐鹿之故不覺中突道
士曰我是虎王天帝令我主諸虎食一切獸各有對
無枉也適問汝姓名合爲我食因檢籍示之胡戰懼
固求釋放道士云天命奈何汝既相遇必免是乃教
胡明日可作草人衣以已衣猪血三斗絹一疋持與

俱來或當覓胡來去忽見群虎來參道士處分所食
各散去胡尋再拜而還望其乃持物以請道士笑曰
爾有信固為佳士因令胡持草人於外置猪血於側
然後令胡上樹十餘丈日止此得矣可以縋縛身著
樹不爾恐為振落尋還房變虎出仰視大吼數聲向
樹跳躍知不可得乃攫草人擲數丈往食猪血盡入
房復為道士出謂胡曰可速下來胡下再拜便以籍
上朱筆勾胡名又懸懸異編載天寶末祿山作亂胡
幸蜀京師之人鳥獸散聚園弟子司笛者竄終南山
中依蘭渚居焉偶清宵月朗哀亂多思援笛而吹聲
漫山谷俄有虎踰人影自恰黃衫者突入司笛驚愕
虎頭人曰美哉笛乎可復吹之如是累奏久之急寤
大解司笛俱覺走出上高樹藏密葉中其物竟不見
人因懊嘆曰不早食之被其逸也須臾有虎十餘至
亦如參謁狀虎頭云適有吹笛小兒乘我之竊因而
奔竄可分賂取之各散去五更復來云遠尋不得會

月落斜照忽見人影在樹虎顧樹笑曰謂汝雲行電
滅而乃在茲遂令諸虎攫之高不可及虎頭者親跳
身亦不至遂散去夫嗜行人集乃道還夫人為最靈
之物而虎啖之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曰神虎曰
飛虎曰虎采則虎非常獸明矣今觀此益以見人為
虎食自有定數否則雖與虎盤桓無害也但虎亦有
善惡之別焉如虎王之遇嵇胡知為己食曾檢籍示
之何其優忽不迫索人以信而不要取也及胡叩爽
乞哀則曰既見須免俱違天命導之以獲免之方何
其委曲而多情也及胡再至重其信而佳之畢事而
勾其名不若今人以守信為憑輒思吞噬作事不了
後添蛇足虎王行誼不加於人一等耶若聽笛之虎
嘆賞其音累奏娛耳及其逸去悔不早食竭力求之
一見其影大逞咆哮之習兩虎爭惡真隔天淵

附虎性

胡總戎殺虎甚多識虎性最悉嘗言虎方奮躍之

際有勇者不爲之動虎止而坐逡巡弭耳而去其
不食小兒者正以兒幼不知虎之可惧故不敢食
并不食醉人必坐守以候其醒非俟其醒俟其俱
也凡死於虎者衣服巾履皆裂於地非虎就之俱
爲之也其食男子必自勢起婦人必自妳起惟不
食婦人之陰凡遇之者作勢與之敵而避其撲三
撲不中則已或引至曲路即可逃蓋虎不行曲路
也又虎食犬則醉犬虎之酒也噫知之審矣宋范

見關錄

卷三

七

文穆公愛綠虎事嘗構一室榜曰說虎若胡元戎
之言可補說虎之不及元戎諱茂頑洪經畧前鋒

驃驢

荆鎮鄆有黑驃日行八百里荆州至漢口驛路七百
二十里有警告急乘之自辰至夜半即達武昌尚因
漢口覓渡稍遲一二時後騎至京涿州相公子元淮
將千金觀之不與歸復遺之又兗州刑廳快役一驢
日行五百里余嘗騎之不見所長及馬疾行彼必走
其前及馮瑞甚而驃行如故太守愛之償其值畜於
厩未幾以生黃死不走故也晉王粲愛驃家畜數頭
其價有至百金者其一曰落釵其二曰遠遊其三曰
鷲羽其四曰白鳳其五曰臨江其六日上雲其七日
奔濤其八曰飛星顧其名則善走可知又吳元濬叛
其將有董重頂者乘驃而戰號驃子都尉最悍官軍
警備之又不得善走而又堪爲衝鋒陷陣之用矣又
明時劉馬太監從西番得一黑驢進上能一日千里
又善與虎相主取虎城牝虎與聞一蹄而虎驚又取
牝虎聞三蹄而虎驚後取獅與聞雖爲獅折其脊然

龍種也傳曰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類也天之生物卽其類中莫不有出類者在焉觀螺蛸可見也

見相錄

卷三

五

龜

舟泊襄江有平沙數里舟人畜一猪幾百斤爲祀神之牲驅牧其上倏見一龜奔岸吼吼作聲啗猪没入江舟人往驅之復有數龜趨人急走龜卽揪沙搏人幾爲所噬余後立高岸方食頃探首波心如龜如碓者十餘枚小者不計其數土人云不知者遊於此嘗爲所咬嘗見宣州志云天寶七年江中龜出虎搏之龜嚼虎不釋虎負痛拔龜首虎創甚亦死又獨異志云李鵠開元中爲邵州刺史挈家之任泛洞庭晴景登岸因鼻衄血滴沙上爲龜所舐遂化一鵠鵠之本身爲龜所制擊於水中其家奉妖龜就任爲郡數年因天下大旱道士葉靜能自羅浮赴詔過洞庭見沙中一人面縛問之鵠以狀對靜爲符書於巨石上石卽飛起空中妖方擁案晨衙爲巨石所壓乃復本形時張說爲岳州刺史具奏并送鵠赴任家人妻子乃信迄今舟行者不敢瀝血沙中乃知物之巨者自恃

見相錄

卷三

五

其勢力爲妖爲怪咀噬無辜豈獨蠢然之物哉惟人亦然

火災

順治丁酉武昌城樓有赤鳥巢其上及冬延燒千有餘戶余時宿漢口寓樓隔大江火光照耀明日渡江經所焚處中有草房四間獨存老夫婦賣烟爲業者居焉其人好飯僧道數日前有道童借宿其家明晨辭去出十條云不日當有回祿之患燒此於水可免至火發之夜道童復來戒勿遷徙倉猝中不知所之赤鳥亦徙徙康熙癸丑秋杭城火燒五千餘家一日夜不熄先是兩月前有老媪至西湖斷橋下云我自婺源隨師到此師從橋水下化去我亦於此逝矣募人製龕予約日回首至期果跌坐龕中舉火燒至肩猶揮手抵汗向衆合掌而寂閤動一時卽於橋下建庵施者雲集未幾城中火陰陽家以火龍頭上興土木所至卽毀之先是陸羅京夜夢朱衣神坐中庭怒甚侍左右者鬚髮皆赤祖先再三哀懇色少霽若從輕意麗京醒思神色俱紅知是火災卽徙入山後惟

居罹于火耳又一紳好道會學術于異人修寄一符
一札云有百日災以來符貼於中堂不但免災即火
盜之患均可弭矣但百日內不可外出紳即杜門謝
客已九十餘日及火發戒家人閤戶謹守前後左右
俱焚紳家獨無恙親友來視莫不嗟異適有尊者至
送之瓦礫中拱揖失跌折足計之剛百日也謂賈航
召東城門卒戒之曰明日有異色衣人入擊之死無
妨門卒候至午見二尼施朱粉如媚內服殷紅卒計
見謝錄 卷三 七
髡尼無此因擊之傷足復籍遁去卒復賈賈曰擊之
不死不免小禍翌日奏陳市火延袤百家明弘治十
一年京師西直門有熊人城兵部郎中何孟春曰熊
之爲兆既當防盜亦宜慎火未幾城內在處失火禁
中亦火或問孟春曰熊於字爲能火故也彼妖尼之
坐焚於龍頭赤烏之構巢於城上驗之於彼莫不有
預兆焉恨無賈航之筮見孟春之燭微以禳解之耳

石獅

越中一故宦第甚宏敞門列石獅二亦極精緻夜間
每聞重物震動聲一日大雪人多扇戶復聞夜間之
聲啟戶視之兩獅跳躍相鬬乍前乍却或磕或觸礮
然有聲火星炸落自辰至午不止營兵以砲擊之乃
仆叢火燒之成灰又當湖女子夜爲一物所憑身冷
而重精神垂蹙延吳法師作法驅之至夜半躍入垓
壤法師仗劍斫之聲錚錚天明遁去追尋左右見巨
石獅被剝流血淋漓之乃已其象形之物或木石雕
鏤或銅鐵鑄鑄變怪作幻古今不少概見有感日月
之精者有得五行之秀者有秉地氣之靈者此皆以
無情而入有情然往往幻惑人間終於毀敗如塞山
拾得之證果金童玉女之販真者鮮矣

女賊

曾公子不知何許人張獻忠入川公子聚衆數十萬
假其號擾於川部有女將董瓊英者年十八九未適
人富于資僕從甚多父喪瓊英與母主家事初里中
有嘯聚者行劫其村瓊英集家人守禦擒數賊斃之
賊圖報復乃出金帛募勇敢扼險隘又屢敗賊會賊
糾大夥來勢不支亦聚衆入党號令嚴明信賞必罰
從者萬人所向克敵攻劫郡邑無不與焉一日俘射

見聞錄

卷三

三

洪崔秀才嫁之但置之帳中號令不及也有健婢三
百餘登山越嶺如飛孫惟習弓弩鳥鎗諸器每戰則
奮勇先登年三十則配人及曾公子敗死聚衆至十
萬餘擾巫夔間又數年以產死崔秀才率衆降於楚
帥古來女子作賊不數數見惟史稱漢交趾女子徵
二徵側擾嶺外六十餘城唐睦州女子陳碩真反破
睦歙二州明永樂中山東民婦唐賽兒以妖術反官
軍不能支數者而已楚帥嘗詢其部曲言紀律兵機

饒有智畧亦怪哉

見聞錄

卷三

三

長鬚

一士人美髭髯儀表亦可觀恃才負氣謂必建非常之事遇一相者曰鬚若過臍貴不可言至白乃已士遂懷異志嘗自言曰龍鬚鳳鬚何日登基然相者陰告人曰美髯不得好死而士益不知也會有馬道人者以妖術煽衆推士爲首事露逮捕繫獄髯一夜盡白而瘦斃至白乃已之言果驗昔關雲長稱美髯公內一鬚尤長尺餘常自飄動必有大征戰公在襄陽夜夢一青衣神辭曰我烏龍神也久附君身以壯威武今君事去矣我將先往語畢化爲烏龍而去公寤怪之捋鬚失其長者未幾走麥城被患謝靈運鬚亦垂膝臨形施爲南海祇恒寺維摩詰鬚要見美髯不足爲美而士以髯故遂起異圖卽斃獄猶未足蔽其辜也

種牙

僧瑞曇年將百歲顏色如童飲啖兼人耳目聰明自言五十前甚衰朽齒皆動搖時患齒病偶步山門間遇道者去子當享遐齡日年才半百衰形已見齒病日劇焉能久此生耶道人乃出藥少許令含片刻痛楚卽失動搖者皆堅如少壯時復教以導引之方體逆強齒痛亦不復更可異者傳送隔數十日一次又聞之故老云嘉靖間有柳雲翁者閩人少年遇異人授以種牙之方其法令患者飽食後吞藥七丸復以末藥入湯漱口數過諸牙皆下乃用生鼠去皮和藥搗爛成膏依牙次序逐枚蘸鼠膏以種原孔至死堅如壯盛或老人牙已脫落者則以他牙種之亦如生成觀此則牙之搖落者自有藥以固之余安得此方種之而大啖天地間之物也

天婚

山右有羊子壽者羊叔子之裔也子壽之祖年三十
未有家室牧羊山中里人以其誠實有願爲之婚者
彼母曰德容兼備而復厚奩資者娶之聞者莫不竊
咲時隆冬南風大作瓦石俱飛墮一婦於庭姿容絕
艷衣飾綺素自言秦氏女父母俱亡家在真定之平
山縣頃見我亡母云與此處羊郎行三十者有姻緣
揀我至此候失我母人咸異之真定至份幾二千餘

東晉書

卷三

羊

里瞬息飄至洵屬天緣衆爲剗資詣伉儷焉客有戲
十三者曰佳人之德容備矣百兩之將關山修阻風
嫉不能致柰何女聞之曰我家固巨商有金寔於都
門室中我父母相繼淪亡不及發尚有老僕居焉今
我與俱往寔金十萬有奇皆可得也奩資不亦厚乎
釋日往僕已死惟姬存焉告以故遂盡取地下物卽
賈於京今子若孫以百指稱富室云山東新城王氏
累世科甲至今不絕嘗見其先立峯民部大槐記載

會祖某避難新城爲傭一日大風晦冥一女子從空
而墮問卽萊州初氏女也晨起取火不覺至此蓋頃
刻而五百餘里矣主人以爲天作之合結爲夫婦今
之濟濟斌斌于仕途者皆初之所出也夫夫婦之合
媒妁六禮之外變幻極矣雖貴賤懸殊老少迴隔異
域遐方緣之所在莫不巧合甚有降自天仙配于龍
女或虎豹負之而來或犬馬挾之而去不可枚舉若
茲二者皆以風致其事益恠而王氏以貴羊氏以富
累世不替乃知后稷孕於帝武阿衡生於空桑關子
文乳於于菟皆屬天祐故其後日以熾昌歟

東晉書

卷三

羊

武君仕

河南洧川人武君任與其兄君相少爲縣尉燈籠夫尉欲責之謂尉曰丈夫可殺不可辱遂去從軍歷有戰功君仕至驃騎將軍君相至遊擊將軍君仕嘗對孫可望軍數十萬單騎率二十餘人陷陣賊不敢逼張兩翼圍之一騎還報君仕已沒君相奮稍奔賊軍賊莫不披靡時君仕大殺賊從後出矣君相不知東西觸華君仕鬼兄不出復躍馬入陣兄弟兩騎紫擾數十萬賊中賊皆喝采曰真漢子又一日君仕與賊戰爲飛駁所中流血被面卽於馬上裂帛裹之生擒飛駁者歸磔其腦食之其勇敢如此君仕癸亥生與余同庚一日燕坐問其臉上青痕何纍纍如是彼引余手按之內皆細鐵珠子因揭衣示腰肋間鐵珠大而垂背上傷痕如鱗真鋒鏑之餘也嘗讀史見樊噲數騎闖吳王營北齊彭樂被刺肝腸出納入復戰睢陽之圍南霽雲面中六矢不動杜伏威被箭不拔必

獲射者以去而後斬之雄風凜凜爲之起舞君仕乃以二人平之亦勇敢中之傑出者矣後鎮東寧死於封疆

許魁

許魁賊魁也能日行五百里有膂力充守門率陰挾
轅門石獅子左右易人見獅向相背以爲恠夜又復
其位益以爲恠白之帥帥令人伺之見魁所爲嘉其
力錄入標員時夜出數百里外行劫人莫知之又善
泅水一二日擒水族巨物以出嘗入賊巢探聽一日
爲賊所覺拷掠備毒傷一足守者偶懈逃歸雖跛能
履然善走減半矣夜猶獨出百里外爲南塘四方告
失事者咸云一賊而跛兵皆疑之帥亦疑之搜其家
蕭然麗鞫之皆伏究其贓散爲青樓纏頭餘償樗蒲
之負矣欲置之法會帥將勦川正需輕足善走伏水
探山之材仍貸之役隨入川屢得賊情終以足跛易
識爲賊所殺或曰爲虎所啖云昔陳隋間有麥鐵杖
者亦能日行五百里初仕陳常執轡隨駕夜潛往丹
陽爲盜及明却赴伏下執役往迴三百餘里無人覺
者陳亡入隋委質於楊素素將平江南使鐵杖泅水

過洋子江爲巡邏者所捕械送姑蘇守者寐熟竊其
兵刃殺守者乃口銜二首級携劍浮渡大江回楊素
深獎用之夫輕足善水細作探聽雖軍中必需之技
然出其餘力而爲盜猶以業作蝥耳宜其兩人之行
事千載下若出一轍也

買棺

崇禎壬午歲大饑民多病疫死者枕藉杭城尤甚余應試在省聞錢塘門外一家七口連日病死是時疫氣傳染雖戚里無敢吊問者江頭棺店中一人來買棺七具尚少銀若干約送至家找足到錢塘湖干匠同來人至門首其人入久不出匠呼之亦無應者因排闥入見七屍在室頃來買棺者亦一屍也匠因奔告土公將棺殮之買棺屍尙有錢若干適符所找之

見聞錄

卷三

三

奇技

張某杭州人善西洋諸奇器其所作自鳴鐘千里鏡之類精巧出群又刻木作犬蒙以狗皮嗥吠跳躍與真無異皆以鐵爲關捩止其機則不動云卽木牛流馬法也又見一人以蝦蟇小者二十四隻大者一隻按鼓曲高下緩急音節不爽纖毫其蝦蟇畜之囊中用大方桌一張出縱其上大者踞中南向若客在上則北向小者左右各十二以次就位其人依曲搥鼓

見聞錄

卷三

三

一二百其形皆赤云以丹砂蹈之故也乃分爲五隊
令舞涼州上令召樂工以舉其曲而虎子盤旋宛轉
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及曲終纍纍
而退若有尊卑等級志和臂虎子令於上前獵蠅於
數百步內如鷄捕雀罕不獲者語云大而化之之謂
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造其極也凡一才一藝之事
莫不有至極之理存焉若諸奇伎不過以精神臻其
妙也明太祖見元順帝所製混天儀精巧無比嘆曰
見聞錄 卷三 三
若移此心思以治天下何至有失國之患耶噫致力
之處可不知所擇乎

富貴

有一將家子父遺百萬金玉珠寶倍之每夜小飲燭
炬十餘斤以張灯供事者衆也不十年蕩然無子遺
以世襲官副將質性乖戾不半載落職歸里困苦萬
狀甚至饔飧不繼而卒又故明一大祿宗室第宅壯
麗田園廣濶聲伎之樂過於親王及國破造紡車爲
生又一乞丐常於一官家索食必與之醉飽及明季
入營伍清初立勲位元戎威鎮嶺表宦遊粵東贈以
數千金頗好詩文宦爲之捉刀剗剗此皆余之所親
見者因憶衛青少爲平陽公主馬前奴後貴顯公主
擇配無踰青者卒歸之北齊後宮一裙之費至直百
疋周滅其國后妃以賣燭爲業南唐劉承勲窮奢極
欲蓄妓樂數千一妓價數十萬教以藝又數十萬服
飾稱之歸京乞食凍餒而死丁晉公築第楊杲宗躬
親負土之役及丁貶海上杲宗得功朝廷以第賜之
劉美善鍛金後貴顯賜上方器視刻工名多美所造

嗚呼世事翻覆往往如此惟德行文章照耀古今後
富貴者猶頃城隘雞耳何足久恃哉

見聞錄

卷三

三

詐騙

詐騙之風莫盛於今金陵舊院名妓霏霏一豪貴與
之昵令俊僕以大轎送霏霏歸并許買緞疋若干贈
之至三山街疋帛舖前少駐俊僕調舖中曰夫人親
買緞疋一一持至轎中令霏霏揀中數十端俊僕隨
一僕荷歸取銀久不至一僕促之又不至止剩與夫
店中詢之知爲妓者因追至寓聞無人矣有富者揖
一丐者曰勿離叔父三十餘年何爲至此不勝悲泣

見聞錄

卷三

三

引歸沐浴更衣以叔禮事之備至丐者雖心知其錯
而踈爲富人叔亦絕不言久之同入珠寶店取金珠
將銀包授叔云持銀留此我歸以金珠示姪婦中卽
兌換店訝其去久拉丐者物色之室已空矣出包視
之瓦礫也一童子賣飴糖于市一人盡買其糖復與
數十文令負錢數千至一銀舖換銀指錢云錢若干
要換色銀若干取一封與我持去看過將錢交易令
童子止此候我并取錢交店中去久不至店問童子

童子云我賣糖僱我來者也啓視所負來錢兩頭青
蛭中以泥貫串外以布包裹而已一明經考授知縣
調選入都道間遇鮮衣怒馬數人並轡談言極爲投
契同行止者數日將至京夜宿店酒後同群樗蒲謁
選者傍觀中一人輸錢將盡尚剩數十文倩謁選者
曰我欲如廁爲我一擲及剩錢盡曰錢是馬子一錢
作銀一兩群起逼勒拳毆相加謁選者呼主人地隣
咸集曰償數十金猶可若明晨扭稟城上此輩杖責
見聞錄 卷三 走
不足辱足下同賂前程革退殊爲不便因將騎驢行
李傾囊與之又一考選者入都行裝頗麗亦遇數人
同行俱言旗下子弟將至都設席相邀酒後賭博忽
外巡番排闥而入各將鍊子鎖去再三哀求主人救
解云送城上旗下罪如何你罪如何旗下子弟各出
白物數十金求釋考選者竭行資與之不肯并錦衾
綉帳帝捲與之臨行云我道你有大盤纏不道是個
窮鬼并旗下子弟一閱躍馬而去法晨興問店主人亦

道矣甚有邂逅相遇卽願納交或稱投契稍稔邀至
其家婢僕羅侍寶玩克案好飲者與之沉酣狎戲歡
呼或詐失財物誣之賠償好遊者與之恣遊山水庄
園或入豪家與有勢者共傾之變化如神令人莫測
嗚呼臯陶明刑虞廷則治晉用士會奸宄不生子產相鄰
崔苻無警從來竊盜乃大盜之源局騙成風不難喻
聚上之人苟明於治體不事姑息亦何難肅清此輩

耶

見聞錄

卷三

走

入冥

中州有張麗墟者才華高古著作甚富崖岸極峻不妄交與言論皆有根據於明季棄故園家於楚之荆門山中嘗爲余言其父舉天啓甲子孝廉未發榜歸至家有鬼來攝無疾而逝一日夜復甦覓遊山中見虎狼成羣演習武藝製造器械問此何爲者鬼曰此將來寇盜亂天下者也又渡海登山見宮闕巍峩書聲盈耳問此復爲何鬼曰此將來從龍之彥也又引

鬼聞錄

卷三

三

入一山林木蒼蔚居民安堵鬼曰此處可避兵燹及投見冥主曰汝壽本當終世有隱德故指汝將來久遠之基仍延汝算益勉爲善福不可量及流賊猖獗避亂至荆門山中儼如所指避寇處遂家焉嘗讀高僧傳有寧師者於唐昭宗初年忽暴終三日而蘇云天一門見數殿各有榜一殿署云李克用於牖間窺之一黑龍恥一月中立鐵柱鎖繫於上次一殿署云朱全忠乃青鞞白額虎鎖繫如前而下有食噉人血

肉狼籍之狀又署曰王建黃金牀上臥一白兔焉又署曰李茂貞具冠冕如王者左右數侍女焉又署曰楊行密牕牖卑暗不能細瞻問侍者曰此惟狀者何耶曰將來王者其後一一皆驗夫亂天下者爲聖人驅除難非漫然可知若從龍之彥輔聖人闢草昧定疆宇宜其人之學於冥冥也然從龍之彥但聞書聲盈耳豈所稱從龍者不數馬上而必歸之幃幄耶抑卽馬上者不得記誦於人世亦必讀書於冥冥以發

鬼聞錄

卷三

甲

越其神智使得成其勲業耶

婦力

嘗見一牛渡河岸陡數人挽之不得上一婦以兩手持其前兩足曳之起聲色不動又於辰州道上買虎皮一張云虎攫所畜母就妻追之虎釋氣撲妻拳毆斃之衆以爲奇又云妻往年曾連斃二虎豈特一虎耶衆中有識之者曰果然又張季弘以氣勇聞於時一日賞文牒往州郡有人驅驢負薪而至適當其道弘怒提驢四足擲過水渠數步觀者咸駭暮投旅店見聞錄 卷三 罕

主人母子相對悲泣問之曰家有婦至惡恃勇凌辱我母子季弘笑曰他非我所辦此易耳許爲除之母

子劇喜俄婦人自外至狀無異常人季弘取鞭置坐下呼語曰吾聞汝信有勇力不伏姑嫜使喚果有此否婦再拜曰新婦敢爾是大家憎嫌過甚因引季弘手至大石上歷數平日事輒曰如此豈是新婦不是每陳一事以指於石上指一畫每指石入寸餘季弘汗落神駭但稱道理不錯而已夫搏虎曳牛之力乃

出於婦人指石入寸之勇反驚擲驢過河之士天下事之不可量不可恃者類如此也

見聞錄

卷三

罕

婉蘭

陳生虛谷楚郢貧士客遊廣陵無所依托以授繹積資娶室蔡氏因家焉未幾蔡氏死中饋乏人躬親井臼一日晨起汲水見錦囊若沉若浮提之甚重負以入室啓視之一女郎尚有微息負之行囊中霍然一吐遂張目凝睇悲不自勝慰解再四曰妾金陵張氏婉蘭也徽商某以千金買我爲妾主母妬置之別室不令主人近主人今春往漢口近將歸主母醉妾以醇醪沉於河不知君子從何救至於此再生之恩何以爲報然生室淺陋不能藏因商於居停適居停與其主母爲內戚謂陳生曰我甚憐此女之慧而不得其所今又如此事可圖也因往見其主母寒溫畢問曰某姬何在其主母失色支吾居停曰母誑我已盡悉及早善處猶可掩蓋倘再遲一到公庭事有不可言者其主母跪問計曰陳生楚人適斷絃若能養以千金并出婉蘭衣飾嫁之令其西歸永無後患耳

東明錄

卷三

聖

其主母一一如之復厚贈焉陳生卽與婉蘭諧伉儷扶以歸楚

東明錄

卷三

聖

黃白之法

顏子復度師功行甚高博通道典無所不知余嘗問黃白之法果有真傳乎因有出常効衍卽真傳也內丹成則外丹成此不場之論也不得丹焉得仙應得仙自得丹不必遠求若凡俗之見謂得此可作富厚仙翁蓬萊方丈之間豈容銅臭往來此所以得真傳亦必不就也昔劉向苦心力學爲世儒宗乃得淮南秘書上之天子令典上方鑄作事甚費卒無驗詔下

見開錄

卷三

聖

向獄當大辟兄陽成侯乞入國以贖得減死使向於時死不過文成五利之續耳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以向之賢見不及此唐白居易樂天貶江州亦爲方士所惑畱意鐘鼎一夕而敗故其詩有金丹遇火空之語宋潘逍遙亦獻方於太宗及帝升遐恨誅削髮爲僧此與劉向一間耳蘇子由亦曾試之將舉火見一大猫據爐而溺此之不見終亦不成富鄭公積黃白書一櫃後爲順華崖長老投之火豁然大悟觀數

公之事則此術不可力求明矣若范文正得方於同舍生程明道檢書於佛腹中蘇子瞻傳術於扶風僧而皆不爲知此術之深者歟

見開錄

卷三

果

李半仙

半仙新安人。挾多金商於吳。雷連效館。患惡瘡。愈甚。向與一寺僧。交好。賃栖養病。資木耗盡。手足指。俱落。危在旦夕。且臭穢不堪。僧昇之山門。金剛下一夕。漏下數十刻。有老者。來自月下。曰。子疾苦矣。我爲療之。授以藥。凡七。每日一丸。完。解。自愈。言畢。飄然去。覺異香撲鼻。久之。痛苦如失。藥完。痂盡。落。但手無指。足無拇。拾物不便。立不能久耳。是夜老者復至。曰。病雖愈。何以爲生。袖出一編。授之。曰。以此濟世。兼以餬口。當作折股良醫也。因賣藥於吳江之長橋。一漁人就之。醫曰。腹有蛟龍。不久自出。出則不治。漁人曰。得巨龜。食其蛋。腹堅如石。半仙煮藥飲之。立吐數十根。似蛭。非蛭。似蛇。非蛇。皆有鱗甲。其人遂愈。又往富室治。病指一。傍觀者曰。汝若腹痛。耶。其人曰。苦甚。令禱其衣。縛於柱。囊出兩針。針其腹。相去二寸許。以小刀開其皮及膜。復出小鈎。鈎住刀口中血筋。如指大者。拔

兩針出之一。肉蜈蚣。猶蛇。蠕蠕動。藥敷之。愈。他如針瘤。隨手而落。接骨。應時而續。活人甚多。崇禎初年。猶在一日。別所知曰。昔月下老。約我二十年後。廬山相會。今其時矣。遂去。不知所終。

吹笛

張宙之金陵人以絲竹名江以南而笛尤其所長人遂以張笛之呼之嘗遊山陰假寓蕭寺一夕月白風清中庭獨步撫笛數美宿鳥飛鳴於簷際池魚跳躍於波心聲音感物幽興愈深極意再奏有僧自花陰來曰竊聽妙音令人神往然子之技雖精惜思不專一器不合律未臻化境耳凡人之精神有限貴在專一專一則神聚神聚則技精嵇琴匏瑟皆以專名也

見聞錄

卷三

完

聲無形而樂有器爲之長短之法而著之於度爲之多少之法而著之於量爲之輕重之法而著之於權衡使其分寸銖兩皆起於黃鐘則器精佳鐘和磬皆以合律也是以古之至音拊琴則地祇皆升吹律則天神俱降今子之技病於雜好而不精子能逆絕他藝我有平生所弄之笛將以贈子習而純之可與古人頡頏矣出笛授宙之而去明晨訪之主僧元先師精於笛死數年矣此笛猶藝之物也宙之遂棄他技

專精于笛笛益神妙他日遊西湖宿舟中爲落梅花曲湖波搖動荇藻紛披有白龍繞舟而聽時石屋老僧法雲目擊言之

見聞錄

卷三

辛

兩

御史方公失其名其年癸未間巡視京師埋輪破

柱之風豪強歛跡時違年荒歉探赤白九長安者

比比公設法購捕誅繫殆盡一夕於邸第月下見屋

上人影三呼之飛下如稿葉墮庭心知其爲崑崙紅

線之流酌以酒前席而言曰僕爲柱史誅鋤豪猾肅

清姦充職也爾等之來必有所使利我財乎取我首

乎惟明言之三人曰前盧溝橋所獲二犯某等之徒

見聞錄

卷三

至

術未成爲人所捕昨有詞懇釋未蒙允行所以至此

公問詞何處投來云在寢席下啓視果然公駭甚許

之躍屋去同時某御史巡按南直亦以風厲著歷松

江宿行臺列炬閱文卷家人門子環侍隱隱聞鬼哭

聲倏而凄風入戶見一鬼披髮帶血立於燈下旦前

且却若欲訴而不得者哭聲益慘人御史惧呼曰若

有冤耶入夢來訴可也復作凄風而去御史率家人

寢於柏臺賊入罄所有而去天明始覺夫兩公風采

精明爲時所稱乃此輩反舞弄之語云密經漏於五
舟張火飛蛾遠集信然

見聞錄

卷三

至

見聞錄卷四

嘉善徐岳季方氏著

搬生避賊

江州醫生萬君謨業甚精遠近就醫者絡繹君謨皆盡心療之絕不計其有無酬謝也甚有貧者款之家愈而遣之一日有道人款門求醫診之曰師病痞隔藥以數十劑期平道人曰來自廬山奈往返何因留治之月餘果瘳時崇禎末年間也流寇猖獗所在患

見聞錄

卷四

十

其突至君謨憂之道人曰公有力可徙避之乎君謨曰餬口之外毫無長物資生且無別業棲托奈何臨行道入令君謨取土斗許咒之命藏於功德堂中晨夕焚香卒有賊至取升許撒前後門閉戶不出不舉火食糗糧度日退後乃出賊入賊數次及兵至俱以此法絕無所損隣人有回視者云但見雲霧而已及土完世已太平常見白醉瑣言云正德初有太監部綱入京一老人附舟太監日與歡洽抵濟下而賊報

至從者或逃或泣老人曰毋恐請太監散諸僕而今二人侍戒勿言咲乃出小囊以匕挑囊中物于舟首尾而賀曰可高枕矣太監猶涕泣明晨賊騎充斥皆四顧曰昨有龍衣船當泊此今何之及夕從者返咸言煙水茫茫我公何在疑遭賊殺相與泣於水次老人徐起收其物入囊而舟遂見太監德之將置酒申敬而老人躍岸珍重而去或曰土遁也

見聞錄

卷四

二

古井

淮安民家鑿井適中古堯將及泉得石洗視之銘曰
宋建炎二年開三百年塞二百年後復開天下當清
時崇禎甲申春孟也昔孫權過灌口城命鑿井亦屬
舊井得石鬲銘曰漢六年穎陰侯開三百年當塞塞
不滿百年爲應運者所開夫一井之開塞有何關係
而大清之入統孫吳之應運數百年前已定於此亦
理之所不解也

見聞錄

卷四

三

李老者

李老者兗州寧陽諸生也自言其家聚族而居井傍
有何首烏藤茂甚六道入跌坐其下問所欲云求首
烏族人不許老者書室相近與之談道人去若能以
首烏相許出以分食更傳汝術可作百歲老人知未
來事也因聽其採取修合分食復教之導引法前定
數名動朝野嘗至兗州司理署疏一月事日作一封
日拆視之無一爽者一日拆帖云有蛇甚異猙獰頭
角來公我署竟地少蛇抵暮不見以爲失驗及昏有
客來自黃州遺一斷蛇隔又一士人遊秦中叩之與
以三封上各署某月日開此將抵西安爲盜所劫資
斧告匱一封正署此日開者內云中途被劫可往前
二十里昭應寺投宿時已昏黑主僧邀之入牽驢隨
之問將何往曰西安太守內兄也來訪之不意今日
被盜阻行特擾方丈是夜獻茶進饌備極豐潔明晨
起將行數十僧來謁主僧曰此荒山各房長也因言

見聞錄

卷四

四

有訟事在太守處備其轉達共三十二房每房議酬金二十四令士作札先往士留此以待至日中見昨劫盜二假寐於殿急告寺僧集衆縛之所失仍歸餘盜皆逸恐累地方士人求寢其事餽金若干僧事太守報允又得若干金至某日啓第二封云納之有美璋之喜是日赴席有妓甚麗士未舉子因以百金買之期年果生子某日開第三封云某生可什季試首名仍結納之蓋因太守季考士人閱卷府學果有此

見聞錄

卷四

五

生文亦佳列爲首不但諸之太守太守厚待復出已資贈之某生十年後爲文宗士應試亦拔首名食餽及余見之歷下日已暮方集定撫軍周夔初立傳而去不及一言然其龍鍾之態左右必需人扶翼聞尙有房中之好未幾死殆爲是歟

古劍

余外祖家一小樓貯圖書玩好甚富壁掛古劍一口幼年嘗藉膝玩之上有古篆文人莫能讀屈如半月縱之其聲鏗然一夕風雨余篝燈閱史其中忽嘯於壁上視之劍出匣三寸許躍躍鳴動急以牲血飲之而止又一人得劍於漢南蠻崗中長三尺餘靶有三尖面有七星花紋細而滿光如秋水鉞可吹毛亦時時吼於匣中以酒澆之卽止患瘡者佩之立已崇禎

見聞錄

卷四

六

壬午疫癘傳染縣之中堂舉室清寧轉相傳借救病頗多清初爲一武人所得夫漢高之佩氣隱龍蛇豐城之鐔光騰牛斗此皆希世之寶也然論其銛利則曰水斷蛟龍陸刺虎兇魑魍魎莫能逢之斫玉鐔金鋒鉞不卷而已然未有治疾之效若此之神也謂非千鍊之傳不可惜乎劍術無傳不逢識者辯之耳

鵲

西湖靈隱寺有鵲巢於古松之上新雛出殼未幾清晨見巨蛇三丈餘從下而上欲食其雛老鵲雖雄噪噪作聲張喙向之蛇則昂首咥舌相持片時蛇始下如是者數日一日雄鵲不知所之薄暮背負一鳥來巢羽色灰小於鵲三之四明晨二鵲翱翔雲際負來鳥則與雛巢居焉少頃蛇復上昂首向巢負來鳥喙然一聲畧伸其喙蛇卽豁落少頃雄鵲仍負鳥去之

見聞錄

卷四

七

自是蛇不復來鵲巢乃寧旬日餘僧舍臭穢不堪莫知所自啓地板見巨蛇死而已腐潰其中又見說海載太倉天妃宮僧自外歸見僮煮鵲卵於鍋命還之巢中曰卵已熟矣還之無生理僧曰我豈望其生且免鵲之悲鳴而已後數日雛俱出僧異之令人探其巢見一木尺許五彩錯雜如錦紋香氣馥郁持以與僧供之佛前後有倭人人貢因風打舟至劉家河登岸入寺拈香見所供之木問價買之僧給曰此三寶

太監捨供天妃宮者不敢賣錢有能蓋造後殿觀音閣者則與之倭曰入貢之人安可留待閣成願酬白金五百兩僧得厚利遂與之因詢此名云何所需何用倭曰此聚窟洲所出返魂香也焚之死人之魂返觀鵲之事禦災捍患何其神異非蠢然凡鳥可比也

見聞錄

卷四

八

虬髯

吳人沈坦若精於操縱彈棋之技挾以楚遊經道士
狀失舟僅以身免小泊沙際信步至山椒一寺見有
虬髯岸幘者隨從數人散步於堂詢沈鄉曲告以吳
門問何所之因言挾技至此爲陽侯所苦俟易舟前
進耳虬髯者曰君有此妙技肯從我遊乎沈方進退
維谷許之卽邀登大艦揚帆而上行數日至大澤中
渺無際岸有數百艘來迎入巨室中館於客舍供帳

見聞錄

卷四

九

甚麗左右使令三尺童子外皆美艷也日相對手談
沈亦高妙互有勝負間談文史沈亦淹貫未能屈也
當花晨月夕吟咏頗豪如是者三月一日置酒相款
贈以詩曰不羨無餘老此身漫從河海寄修鱗知交
若問行藏處莫道虬髯是主人出千金爲贈曰請從
此別我亦從此逝矣卽命二艇送至漢口究不知其
姓氏大約綠林豪客也胥陸機還洛戴淵使少年劫
掠淵在岸上據胡牀指揮皆得其宜且神姿鋒穎雖

處鄙事亦復不羣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
亦復劫耶淵便泣涕投劒歸機機卽作筆薦之過江
仕至征西將軍李涉通九江至晚之西忽數十人持
兵仗闖入從者曰此李博士船也其豪首曰若是李
涉博士我輩不須金帛但乞一詩李乃贈以絕句豪
首餞路頗厚李亦不敢却觀其神情迥異因訂維揚
佛寺之期而懷陸機之薦也後雖不至及李乘征遊
循州遇一韋翁論詩因及李涉贈豪之詩曰老人弱
醉不肯浪遊江湖交結好徒爲不平之事及遇李博
士蒙東施請遠隱羅浮雖不赴渠佛寺之約中心藏
之李旣云亡追惋今昔潸然涕下持觴而醉反袂而
歌曰春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
相迴避世上於今半是君莫謂此中無奇士也

見聞錄

卷四

十

子報父讐

羅森者淮安醫生行藥頗効四方就之者輟相擊也
淮帥李鎬有子患背瘡羣醫畏師之暴不敢藥召森
治之許以千金爲酬森與之內外敷治神氣頓爽其
子素眇色一夕與侍婢狎瘡遂黑陷內攻數日而死
帥性好殺痛悼其子竟榜笞殺森森之子曰俞痛父
之死於非命乃懷利刃欲以刺帥而帥出入衛甚衆
百計不能得乃盡棄其田園帥開封人潛至開封聞
見聞錄 卷四 十一
其父好方術長生不死之藥曰俞素習父方更往嵩
山道士學爲驅遣鬼神之術吐納導引之方賃居帥
父之旁醫藥治病符水禁邪出入變幻不測令帥父
聞之果召曰俞曰俞方年三十餘大言已百歲曾遇
異人指點得道多年今周流海內濟度羣生不日緣
滿行當控鶴上昇耳帥父大喜奉千金爲壽跪而請
爲弟子曰俞佯爲辭謝固請乃許之却其金曰子骨
相凡庸不可入道鑒子之誠與汝而藥服餌返老還

少作三百歲地行仙我更點石爲金山汝廣積陰功
精心不息亦可證道遂令帥父入山見靜室道僮僕
戒七日來一候餘日不可妄至至則不利夜半以
觴酒手斟授帥父曰服此一七日諸病盡却二七日
類如少壯三七日能見鬼物四七日知識聰慧五七
日知過去未來事六十七七日仙丹妙寶隨意自得
金仙下降開導玄功矣我丹如此然皆視子之根器
淺深心田厚薄以成道果子其勉之帥父叩額流涕
跪受而飲須臾氣絕曰俞斷其首題壁而去七日家
人至知之馳報帥伏地號哭乃自殺噫帥以愛子之
故枉殺人父人亦殺其父還以自殺至於三世滅忘
可不畏哉

見聞錄

卷四

十一

浮海

王光謙者溫州府諸生也家貧不能自活客於通洋經紀之家習見泛洋者利不貲光謙亦累貲數十金同往初至日本獲利數十倍繼又往人衆貨多颶風驟作飄忽不知所之見有山趨泊之獨礁石沉舟溺死過半緣岸而登者三十餘人山無生產人跡絕至雖不死羗魚腹難免爲山中餓鬼衆皆長慟晝行夜伏拾草木之實聊以充饑及風雨晦冥山妖木魅千見聞錄

卷四

七

不因風浪險那得到王庭王善之館待如禮嘗得召見屢啓王欲歸之意又三年始具舟資送謙并及諸人於遼王賜甚厚謙光在彼諸臣僚賦詩高令無不招致臨行贐餞頗多及至家計五年餘先是謙嘗在朝鮮時一夕夢至其家見僧數衆設資真道場其妻哭甚哀有子衰經以臨亦哭而寤因思數年不歸家人疑死設薦固矣但我無子巍然衰經者爲何誠夢境之不可解也但爲酸鼻而已又年餘抵家几筵儼然盥與衰經傍設夫婦相持悲喜交集詢其妻作佛事招魂正夢回之夕又問衰經爲何人之服云房姪某入繼之服也因言夢回之夕亦曾見之更爲慘然

見聞錄

卷四

七

雷擊

有姓祝者夜夢神告之曰子來年某月日應遭雷震
死若入空門可免然祝氏爲固始著姓且族指無多
不令其鄉耗未幾又夢曰不出家而俗處斷不免於
擊也因卽披剃於宅傍小廟中至期雨如注轟雷掣
電繞簷不散而祝端坐誦佛號不輟移時雷方止然
祝之首岑岑作楚觀之頂有大窪深半寸許至今年
未五十也又江右熊威賈於楚遇一人於客舍相得

見聞錄

卷四

五

甚歡聯牀數月臨別其人曰子應死於雷廣行方便
以今上之錢七枚置於冠中雷作走匿佛座下可免
熊問之曰我在部中故知之與子有緣故告子熊每
日廣爲方便事急治裝歸未至家纔十數里雷發奔
一寺中隱佛座下見雷神入火光迸裂旋繞左右若
有所搜索一神披甲仗鉞者曰熊威無處尋求今已
過時我曹遭譴奈何倏然而散夫雷擊天之顯戮也
司其事者何以洩其機使人知所趨避耶正以一念

之善禍福轉移天心仁愛不欲夭折人於非命故時
一露其機歟

見聞錄

卷四

五

輕煙輕雲

輕煙輕雲媚家女其母周吳中名妓也輕煙色艷絕
一時輕雲則中人之贊耳而吐音激越度曲宛轉往
往並傾其座人輕煙尤獨善琵琶爲燕趙淒涼之調
一時平康里中諸妓皆從之習新聲終莫有及者然
性多俠雅不喜媚客大腹賈齋多金賂之輒不顧也
一日富貴人召煙雲侑酒俱受窘辱而歸自是杜門
謝客有黃用予者新安人讀書於觀音山其父商於
我里歲時歸用予恒過余雖青年衣冠布素絕無吳
下習氣煙雲因賽願過用予讀書處一見心許邀至
家盤桓累日卽出數百金購一宅徙居之稱黃宅家
眷云仍令用予讀書於山資其朝夕用予之父經營
虧本且多負歸家將棄產以償竟卒於家用予聞訃
急歸時崇禎壬午疫氣傳染亦卒因問至煙雲一慟
幾絕輕煙謂輕雲曰爾我之身既許黃郎今黃郎死
應卽相從於地下奈各懷娠數月又不可死令黃郎

無後於是乃棄所有東裝買棹竟詣用予之家用予
母不肯納哀籲再四終不允乃賃居於傍事用予母
及族里之間無不盡禮旣而各舉子人咸勸用予母
始納之出貲數千金授用予母營運家漸饒延師課
子極嚴後二子皆蜚聲貴序母教居多焉

見聞錄

卷四

太

宿愛

有邑宰蒞任諸生來謁中一生宰獨畱入署款待甚殷生乃孤寒既無囑托亦鮮文譽莫知所自在任數載凡有干請必曲從之人問之宰曰無他此生與亡兒形似故也又一仕宦常云人好男寵我甚惡之一優人年已二十餘班犒之外復重賞之每至皆然一日乞將廳官二名可得數百金亦從之余以爲必私之矣最惡之言僞也察之無有因詢其故囁嚅久之

見聞錄

卷四

十九

少頃愛子去宦曰酷似生此子之小妾耳且其生年月日正妾亡之日也更曾見露體演劇臂有朱斑如半月又相合是更憐之耳夫人一生自五倫之親以及交臂之接半面之識其愛增喜怒莫不有宿昔之因以主之也若曰我之心思計慮足以致之豈其然哉茲二者則以貌似所愛一見生憐謂非宿緣之所主可乎常聞太平廣記言唐貞元中王武俊之子士真巡郡一見深州錄事參軍李生卽欲殺之人問李

生向會有忤於士真耶曰此與我向時排殺少年貌類必其宿世之讐也究爲士真所殺觀此益信喜怒愛憎之有因也

見聞錄

卷四

二十

私錢

近來私錢薄小不堪且銅質多偽以致官錢壅滯雖新例極嚴而盜鑄日衆余嘗謂錢視銅質之美惡輕重爲價不禁自止一邑市皆私錢官錢每貫八錢私錢之銅僅抵官錢三之一而行使較官錢只減錢許當事大張文告官錢一千重若干作銀一兩輕若干減若干私錢重若干作銀五錢遞輕遞減示出民間視爲故事也當事乃多蓄私錢發各錢鋪繳值悉如見開錄

手

輕重凡犒賞買辦悉以私錢如示約行使民間亦未之遵也於是發銀各錢鋪換私錢若干錢鋪初繳減價勉強應承繼發銀換私錢各鋪哀訴永不敢換私錢察出甘罪如律私鑄無處發兌卽市貨物值又僅抵銅本受者無人發者不至私鑄遂絕昔王安石嘗國京師忽闕見錢市間皇皇安石呼一鑄工擲髮以五千當二錢犒之諭云此錢數日間有旨不使早用了鑄工親得鈞旨與外人言之京下見錢頓出明張

江陵在相位願指上下時都下貨壅乏見鑄府尹以聞江陵曰易耳卽召戶部郎未至從者絡繹卽奔而來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可鑄一貫樣錢來進呈廢見錢不用翌午畢工卽官唯唯而出召工爲之富家聞之盡出舊錢市金粟物價大昂泉溢於市旣而樣錢上省寂然無聞矣此皆宰制天下之小術也

孝感

馬天駟少卽警悟好讀書康熙丙午補博士弟子員旋食餼乙卯七月赴省試聞賊逼三衢復反家賊卒至駟父出奔遇賊將其父駟以身蔽之泣訴曰此我父也願無加害寧殺我賊竟殺其父駟躍起奪賊刃連斫數賊賊衆至乃殺駟其妻余氏遁於爛柯山時孕已彌月追將分娩前一夕夢關壯繆告之曰汝夫爲父死不可令無後我當與汝子次日果生一子見關錄 卷四 三

賊又至賊首見壯繆輪刀而立雲際賊馬皆止策之不前不敢登山而回一方賴以無虞孝之感神如是哉

鬼寃

安邑令張某妻雲屏有姿色與家僮史書通一日張出內丁王貴聞史戶內有環珮聲覘視之見雲與史爲苟合之事貴扣戶叱之雲乃攬裙理髻蹣跚還內雲史惧貴發其私雲乃謗貴強逼之史實証之而張不察訪証以他事榜殺之客有程源者當時在座勸成貴之罪後張以不謹罷官還源亦南歸至廣陵寓大佛寺夜見一鬼披髮血污遍體曰我王貴也當日張殺我汝以一言排解可不死汝明知我枉以嬖於史反以言挑張致罹於寃申訴冥司祈爲雪理尋汝多時今乃相值源叩首流血鬼曰張爲事主雲史爲致禍之媒當先殺之來取汝也言畢失鬼所在張居金陵源家京口一日張遣人來召源源見使同史雲偕入史雲倏不見詢之來人云史雲在家無恙也源因托故不往人至家史雲不數日各暴亡又三月張夜飲回家見貴隨之卽狂呼扶入帳自言殺貴之悞

夜半卒源乃潛至吳門穹窿求法師施亮生禳解亮
生醮壇上章畢曰事不可禳矣三日內當死於道就
泰山聽勘今以經力可延旬日正首丘而已果至家
十日死

見聞錄

卷四

五

殺降慘殺

順治初年一士任江西令縣有土賊殺掠地方屢勦
不靖令諭而降之賊數百人安插於城廬其爲後患
一日假犒賞爲名醉以酒伏勇士盡殺之士尋內陞
部郎出爲湖廣監司疽發於背病中見降賊數百披
髮流血大呼索命家人出多金令道士設禳醮終不
能解而卒又一帥丙戌年勦湖寇有謝秀才者一家
七口被俘帥欲諭降之令其招餘黨罵不絕口剖其
舌謝秀才手指目瞋斷其手扶其目復射殺之七口
同被戮後十餘年帥病作苦於祟莫知所禳有士習
法能游神入冥問事其子懇與父查之士覆曰他事
俱可分雪惟非刑殺謝秀才一家七口不可解耳此
事其子皆不知惟老僕一二尙有知之者帥隨卒夫
李廣不戾識者以爲殺降之故其子陵又以降匈奴
滅絕白起詐坑趙卒不但身死杜郵千載後畜類中
猶有著其名者誅降戮服其可爲乎如謝秀才諭降

見聞錄

卷四

五

不從殺之可耳爲將者斷不可以一時之怒加以非刑致釀身後不解之愆也

見聞錄

卷四

五

友誼

陳天植山陰諸生也緒大年四明府掾也甲申乙酉間訪舊入滇同客昆明始訂交焉順治初年滇黔未入版圖天植授北勝州僞知州大年爲黔中鎮遠府僞經歷會苗蠻作亂破北勝天植被俘蠻人利漢財物其沒落者皆通音耗令其家贖之以天植爲州官索白金三百兩天植之任勝州時僅僱役數人亂中散失莫有應者天植於蠻中間關寓書於大年曰僕非材謬膺州篆雖炎荒天末赤子皆朝廷之民亦可展生平學道愛人之志兩載以來撫字以綏民困教養以易蠻風退食自思實無愧怍間因時方多故征調太繁苗民逆命稱兵擾亂城守久弛大肆蹂躪庫藏被掠身爲虜囚才謝鍾儀居然受繫身非箕子日見爲奴海畔牧羊有類於蘇武宮中射雁寧期於李陵自陷蠻中備嘗慘毒釘足而操作枷項以趨路盡繫於山巖夜幽於土室縱使異類亦何堪此僕之在

見聞錄

卷四

五

真無有知交得贖而還使亡魂復歸死骨更肉惟望足下耳願足下親脫石父解夷吾之驂往贖華元類宋人之事濟物之道古人猶難之以足下道義素高名節自持故敢爲請若足下不見哀矜猥同流俗則僕生爲俘囚死爲蠻鬼耳更何望哉已矣大年無落吾事大年得書卽棄官傾其囊得數百金乃入滇又道梗阻於永昌者期年始得達北勝令蠻中通信者往百餘日而天植方出與大年相會形容憔悴殆非

見聞錄

卷四

五

人矣一時人咸高大年之誼僞授大年銅仁知府天植又聞母喪大年復資送天植歸得終服莖親追順治戊戌雪貴大定間大年卒於官大年惟一妻一子俱已物故天植曰吾賴大年棄官罄囊得贖生還畢人子之事大恩未報令其親在萬里之外我當扶歸以葬其先人之傍天植至銅仁訪之聞厝寺內往哭甚哀因製纓經爲服扶襯行數千里至明州與其妻合塋於先塋并其子事皆從原仍刻石頌美大年歲

一往哭奠之初天植之俘也以爲州官猶飲食之不令應役及數月不贖賣與他洞苦役之不堪天植亡命而走追而得之曰奴一走乃取釘釘足於板而役使之夜則納地檻中如是者二年大年使人往贖也從初得之主展轉取之故稽時日焉

見聞錄

卷四

五

陳玉簡

陳玉簡濟寧人州有文昌閣後易爲關夫子廟廟後爲回教清真寺崇禎癸未秋八月玉簡方爲諸生驟貴重新關廟既拆卸回教楊生花等計奪廟拓寺料費數百拆基毀木逐工訟于官指重修爲新建且傷寺工以罷神人交恫玉簡義形於色率兄弟諸友鳴官案今速蓋楊患之夜持三百金餽陳陳正色拒絕計無復施遂起害陳之心矣時兗郡新破冬十月生

東園錄

卷四

三

花等乘變鳩黨百餘截陳叢捷之兒其鬚其口劈其面體無完膚其一曰是目尙存去目廢人終莫予毒遂剗雙睛擲于河鹽以灰仍謀預買替者詐稱劉同回誘至陳家撲殺之指陳實殺督欲盡滅陳氏陳家先避得免然室費抄掠盡矣陳且斃家人擡置炕上灌以湯夜半忽甦見一大人綠繡衣持卮酒曰毋畏我來救子飲此酒可活強飲之咽下喀喀有聲家人驚怪遂下血盆餘神少定次夜見一藍衣唐巾飄

著仙流排闥入趣陳速起曰吾來醫子腦中死血傾

出方可活遂擊腦後痛甚雙目噴血如注而頭痛頗止次夜又見一老嫗食以杏李手授羊眼盈把陳捧接二眼將墜吞之忽兩目漸明越數日瞻視如初州里詫異楊亦驚服自埋替者陳置之不較也明年甲申生花等以亂故弄兵一族十三人俱戮於市剗眼剖心碎屍回計陳被害時八閱月耳也西陳兄弟傳于鄉關夫子先語之夢未幾或投之書曰東中方生耳草頭八血全一夕三人臥門內阨八天老翁成羽化黑犬右人牽耳邊絲亂繫采斗承和連書授其人忽失所在後解曰陳益修關公默佑聯科益修蓋其諱云丙戌登第今方任戶部主事余於都中晤之其目實羊睛也

東園錄

卷四

三

恤寡

王洪慈溪人父益年與上官允從事兵部相友善後允官經歷死歷下其母尤年六十餘無所歸洪時亦以經歷官金陵尤展轉至金陵訪洪而洪已歿於官子謙納之呼妻子出拜解衣進食設寢處殊備時歲歉民間骨肉不相保母見謙貧辭去訪他故人謙遣婢從之無一遇者復反自謙以下皆以母事之尤性褊急少不愜輒詬怒謙私戒家人事之益恭尤善病

見聞錄 卷四 重

謙親爲調藥如是十年謙爲司吏奉差山右上官原山右籍遇尤幼子信語以母狀信謾曰吾亦知之顧道遠不能至耳謙歸年餘信始至盤桓數日竟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謙奉尤彌謹然尤以念信故疾頓加不數月而卒臨歿舉手向謙曰累君久願若子孫咸如君也謙爲塋殮如禮歲時祭於墓嗚呼尤特謙父故人之母耳於情踈於誼薄而謙獨待之始終有加禮焉此仁人之用心也寧僅以恤寡目之耶

陳直方

陳直方名容永彥升先生子與閩汀黎槐曾北塲甲午同門一日謂槐曾曰予恐不能數面子槐曾駭問之曰予知四世事初爲蜀通判子苦嫡母嚴商於外父死乃得歸再世爲王孫三世爲京師竹林寺僧一日放叅有婦女羣過偶一目之遂墮落至此八歲時從家大人入寺一見恍然齋房徑路皆能記識今雖爲宰相子後世愈下矣予數嘗早死否則必從兵厄

見聞錄 卷四 重

又言九歲時爲冥官食書判牘與人聞不異予念受刑者何以斬重於絞絞重於朴一一以身試之忽得上帝命曰陳某以身爲衆生試法陞某官初時我小後遂如岳瀆大神象簡金冠竟得自呼爲小聖矣每夜初更時則往曉鐘動乃回人間其事蹟人名判語歷歷可記一開眼出聲則不復省因言冥法不赦者忤逆姦淫并官吏愛賄案牘雖重查檢之即得不似人世堆積難查也十二歲時因犯某事上帝譴謫

職其語如此然不肯爲媿曾言所犯事媿曾嘗云直方朴實人不妄語未幾果死

見聞錄

卷四

五

揣骨相

嘗者陳我自以揣骨相天下士多奇驗公卿大夫莫不招致之决休咎一貴人子已寥落甚方揣手便云好根基二十萬家資不曾用一文今已蕩然又房族或外家亦幾二十萬又爲此手揮盡矣余因詢其果否貴人子云父遺二十萬實爲欽賍費盡伯房承嗣二十萬則誠已所耗費者也又朱公衣助召問之座有二客曰三位俱八座貴人也朱問何年曰三年內便得然但旬日耳果三年巡撫襟江已亥海上入寇朱纔任事七日督兵江上失事獲譴落職問二客云亂中可得一云總兵而已彼亂中可得者甲寅之變從逆顯達蟒玉八座者數年總兵亦不爽又聞京口將軍召至營令各旗將領試之無有錯者但云將軍召我反不見何也又令家丁試之謬云現是何官我自不許將軍皮雜家丁中我自一揣着卽曰將軍至矣叩首叩首其術精類如此唐一行曰相以洪範

見聞錄

卷四

五

五福六極爲主若其人忠孝仁義吉人也若不忠不孝不仁不義凶人也又麻衣相曰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是以裴度應餓卒而位宰相徐陵宜夭折而官太傅王肅終於中領軍李詡僅爲左補闕非術者之不驗亦行事有善惡而吉凶陰以轉移耳所可異者如朱建平謂應璩曰君年六十二位常伯當有厄先一年見白犬及六十一直省徵見白犬衆無所見逾年卒李德裕一相者謂曰他日位見聞錄 卷四 毛

極人臣但厄於白馬乃爲白敏中所傾馬直轄淮南獄事竄死朱崖夫驗于相理也因相而驗日後所見怪異讐人姓名果盡係於相乎抑不盡由於相乎何奇驗一至此乎又如武后之幼也袁天綱見其母曰夫人法當生貴子見元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主也天后最幼抱紉以男天綱驚曰龍瞳鳳頸極貴驗若爲女當作天子然女天子前此未有天綱何以識之或曰揣骨古無此法皆僞術欺人又玄覽錄載宋真宗

時一術者且瞽令諸臣聽聲揣骨皆神驗至王繼宗瞽者駭曰此人可訝半生食漢祿半生食胡祿真宗笑而遣之後繼宗爲高陽總管咸平中與遼人戰陷陣被俘以姿儀雄偉遼主妻以女封吳王改姓邪律氏與我白術相類豈盡僞乎

孝婦

語曰孝爲百行先一念之誠衆邪遠之神靈衛之自能轉禍爲福也順治己亥三月江陵間時疫勢甚盛轉相傳染有一家數口俱斃者有巷不留人者令人神悸病者親戚不敢過問有熊禮者娶錢氏女爲媳歸寧母家聞翁姑得是疾欲趨視父母力阻之婦曰夫之娶婦原爲翁姑生死大事今翁姑俱篤忍心不歸與禽獸何異吾往卽死不敢望父母顧也隻身就

見聞錄

卷四

孝

道翁姑見鬼物相語曰諸神皆衛孝婦歸矣吾等不速避被譴不小翁姑疾瘳而閭門俱不傳染夫孝人

之分也卽婦人一念之孝便能轉禍爲福凡爲人子者奈何而不孝哉

不娶

越中士錢子昭者負俊才少年補博士弟子員丰格雅秀期得淑女方偕伉儷隣有處子婉變可人子昭屬意之而處子未之知也處子尋抱病死子昭哭之哀遂終身不娶又一楚士年已強仕尚無妻室寄跡蕭寺然其登賢書序齒錄則刻妻某氏其鄉人云彼於二十年前有貴人女於死後往來夢中者數年遂誓不娶嘗見王隱晉書曰阮籍隣家女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徑往哭之盡哀而去明屠赤水令清浦每出行見民家樓中一處女相視甚親昵及入覲回杳然訪之云以相憶死赤水乃爲文親臨祭之雖官箴有玷至今以爲風流佳話茲二者一爲已所屬意一爲夢中往來而遂終身不娶怪哉情之所鍾固如是乎

見聞錄

卷四

不娶

滋味

其尚膏愛食鵝有巨璫饋之生鵝二烹食味肥甘異
常而骨髓甚香以爲固鵝光鴨之類他日晤巨璫問
爲何處土產璫云從脫壳時以人參湯煮飯加松子
白糖喂之耳未幾巨璫以不法伏辟又河南某大司
馬好食驢肉以蒸羊肉拌料豆喂之驢至極肥始宰
有子十人爲流寇殺其九長子以恩蔭弘光年至今
陵謁選又死於亂軍而絕晉武帝幸王武子第厨
婢數百人各持琉璃器供膳食蒸豚有異於常問以
人乳飲之齊武帝幸芳林園就虞棕求味獻糲及雜
肴數十輿大官不及後皆不獲有終雲間一姓累世
巨富從無發者惟納粟爲國學生耳其姻婭必極貴
顯一房與其相國子結婚偶有喪相國之子公車北
上家已如禮吊奠及下第歸突如往唁禮畢少頃肆
筵列凡卽請登席大肴三百每肴必兼味調和添案
如之俱用白定瓷盛膳以有喪也次日族房筵款有

亦如之惟盛膳以五色定瓷而酬作用犀玉之器耳
余於順治初年猶見其峻宇雕牆延亘數里不數年
凋落殆盡連甍第宅不惟變爲瓦礫旋皆爲膏腴矣
甚矣奢之不可不戒哉嘗讀尸子曰桀紂必南海之
姜北海之塩西海之菁東海之鯨謂其以口腹之奉
而羅列滋味也貴爲天子惡且歸之况下焉者乎彼
何曾食日萬錢李德裕杯羹費及數萬韋陟厨中遺
棄亦直萬錢蔡京厨婢數百庖人數十他如蕭家餽
飽瘦宗粽子韓約櫻桃餽饌胡突繪麋皮索餅之類
實爲作孽豈享福者所爲

食人

崇禎壬午癸未間斗米升錢天下皆凶而河南山東尤甚在在以人肉療饑雖至親好友不敢輕造人室守分之家老幼婦女相讓而食強梁者搏人而食奸巧者誘人而食甚有母殺其子而食者故李賊徽文云家有食子之母野無完皮之樹之語以見饑荒之甚天意不屬也前記食量之楊貴嘗語余云彼時食人肉者一至麥黃相繼病疫死無子遺惟一叔食人頗多壬午歲除人首人足人肝人肺羅列而食至今年餘七十尚未死時順治十四年之言也至十五年貴扶母喪歸河南而其叔於去年除夜失火焚死明日元日買棺須百里外未及去爲群犬一夜食之殆盡噫彼之作孽雖因歲饑天之報施終不一爽可不畏哉或以爲想肉或以爲如糟豚或以爲軍糧或以爲饒把火不美羹和骨爛兩脚羊是皆豺虎之尤也又何忍言

想肉以食必想之也糟豚謂醉人如之朱燦置爲磨寨以爲糧靖康間軍民互相食

人具以爲膳老瘦男丁謂之饒把火少艾婦人謂之不美羹小兒謂之和骨爛總名曰兩脚羊

雷雪

康熙庚戌臘月二十有四日余將抵辰州積雪萬山馬疲不前薄暮大雨雷電交作繼復飛雪雜以水雹曾有紀異詩云冰珠聲裏紅爲電雪光中响是雷之何夫雷電雹雪上天喜怒之象生殺之權至各有時是爲和氣非時而見卽爲不詳况於一日並見乎因攷王通元經記宋文帝元嘉元年正月雪且雷三月遣將軍到彥之使魏克金墉城又克虎牢李復中

見聞錄 卷四

青塘雜記云宋元符二年九月二十一夜鎮洮大雷自初更至四鼓凡一百三十餘雷雪深三尺後旬日西羌叛以有備無患出師大捷又周密癸辛雜誌云至元庚子二月六日浙西諸郡震霆掣電雪大如掌頃刻深尺餘次年冬杭州被圍至三月兵退觀數者皆爲兵兆按易帝出乎震震爲雷君象也震本坤體陽自外來交之有動乎情欲之象是以聖人於六十四卦中凡涉震體取義尤嚴在復則曰以至日閉關

欲其復之靜也在臨則曰慎言語節飲食欲其養之正也至於重震之卦則曰恐懼修省又何况隆冬之際冰雪交作雷電雜至其爲災眚非渺小可知則祭丑三藩之變其兆於庚戌臘月之雷雪歟

鱗魚嘴水神

江夏賀相公入朝夜泊鱗魚嘴夢廟神來謁曰前生我與公及三昧爲師弟兄同修道於山中三昧今爲國師公爲宰相我墮落爲江神血食於此然又以要人祭饗宰殺過多將來必墮惡道三昧道行高妙超度沉淪不啻億萬萬明晚舟當宿此望公念昔時同修之誼留此一日建三昧爲我禮懺法以贖宰殺之愆須廣齋僧果必有神僧降齋功德無量便可脫離業障還證善果矣外齋廟香信若干可供道場之用相公許之明日移舟以俟薄暮三昧船果溯江而上應楚王之召也告以故三昧爲之建水陸道場廣齋僧衆有一火頭僧曰舊神以經功生西方矣今新神姓某名某亦於經筵皈依受戒不飲血肉之奉自此只須以素食酬願人未之信越日過客仍以牲醴致敬廟祝即時仆地起語曰我皈依三昧國師戒不享宰殺之祀前懶殘禪師已言之何復宰殺以破我

戒後勿復然人問懶殘何在曰是火頭僧跡之不知所之矣事與高僧傳言邨亭湖廟神頗類邨亭湖廟舊有威靈商旅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雷滯時有三十餘船奉牲請福神乃降祝曰船有沙門可卽請上船中原有僧世高衆因請高入廟神曰昔我外國與子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爲邨亭廟神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墮此神報且日宰殺恐此身滅後墮入地獄我有絹千疋并雜寶物可以立法營塔使生善地也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因從牀後出頭乃一大髻高向之梵語潸淚如雨須臾而隱高取絹物達豫章爲造東寺高臨去有少年晚高前受咒願忽不見高謂人曰向少年卽邨亭神也得離惡形矣高安息國王太子也出家修道有同學多瞋高屢諫不悛及辭訣曰卿雖明經然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得道必當相度於漢靈之末因來廬山度之也又岳州廟有一竈甚靈遠近祭

祀一僧杖敲三下問云只是泥土合成聖從何來又打三下竈乃墮落須臾一青衣人拜僧曰我是竈神久受業報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特來致謝僧因號破竈和尚夫神之有祭祀猶人之有祿食也神不敢戀而求脫人柰何墮其中而不思所以去之道耶

見聞錄

卷四

記

誦經

高則明與袁了緣修道廬山甚相契厚後各下山訪道高往華嶽袁遊鰲山二十年後仍復來還相遇欣然共敘別離晨夕起居高言論幽玄娓娓不竭袁但唯唯並無所陳高曰離別多時今得相見庶慰周饑幸各言參訪所得以資進修乃秘不一言乎袁曰爲惟愚鈍實無一悟高曰至理無所解悟可誦何部經文以消一日之供養乎袁曰唯問誦三官經一卷而已高作色曰三官經小兒皆能誦之何煩汝遠數千里學誦耶且往者出門時誓登道果豈二十年餘惟誦一千三百六十五字經一卷是非愚鈍直是懶惰習處下流耗散年華耳請從此絕交願師兄速去母再住此山以辱師傳也袁曰經卷雖小學道者所當尊敬若起慢心獲罪不小願師兄息怒當誦一卷請政音義卽遵命長別高大笑曰三官經卽講數百遍亦未能開發心胃誦之何益袁曰儒書云人能弘道

見聞錄

卷四

五

非道弘人但請至心聽經豈得以人棄法乃於堂中
結壇展經繞壇數匝頂禮昇座發聲誦三元寶號卽
時異香氤氲遍滿室中及誦經文天樂盈耳雨衆妙
花樂則嘹唳振空花則霏霏滿地誦畢下座花樂方
歇高乃稽顙乞哀涕淚交流謝曰則明凡劣不識師
兄已證仙班因同學念切故爾唐突乞師兄勿我督
責啓我愚蒙袁曰我今往鯨山有意求道可來相訪
言畢長往高隨訪之後亦得道顏度師云高則明康
見聞錄 卷四 至

熙初年尚在

男寵

一士夫位已顯矣不近女色專倖校童有最寵者病
親侍湯藥衣不解帶及僮病不起誓不再近男女僮
猶未之信解所佩刀割其勢爲家人所持不果又一
士夫有寵僮死殯殮之厚過於子弟七七大作佛事
以資冥福爲文祭奠哀毀過情噫外寵之好漢哀幾
於禪位符主竟成敵國季寵爲之殺妻僧達遂將坑
姪然色衰愛弛則罪及餘桃此龍陽君有前魚之泣
也若二君者情則篤矣安能免顛倒悖謬之譏乎然
以此篤摯之情移之親則孝子移之妻則義夫移之
友則生死交豈不爲人倫之芳軌歟奈何溺而不悟
也悲夫

見聞錄

卷四

至

變異

崇禎壬午河南光州大風雨雹城堞剝落百餘丈拔去大木甚多又飄大木一株植於城樓上不仆城中坊石傾頽殆盡又癸未荊州惠王府前門石獅大風吹出百里外碎如糞粉順治丙戌六月初五夜二鼓隕星數百光如晝聲如雷康熙四年兗州下雹打死人畜甚多費縣滕縣甚有打死畊牛者七年地震時在江寧病目早寢初覺牀帳颯颯有聲猶疑貓攫鼠

見聞錄

卷一

聖

返生香

新安汪用子豪士也客白下惑志於青樓柳媼娘傾橐金納之資斧告匱媼娘以簪珥資之漸至不繼適家中有故餽之歸媼娘獨處清淡思慕成疾期月而卒用子事畢措資復來已死數日矣哀毀過情幾至不起乃卜地墓之寫其容邀請詞人賦詩以挽之裝演成冊復倩臆友陸樹慧題其幀曰返生香朝夕置懷袖間後用子不得志遊於越舟師故大盜殺之埋其屍而藉其行李通樹慧赴閩司李任道經此入古董舖見返生香冊問之云寄賣物也樹慧習知用子時刻把玩斷不棄去况雖爲詩畫實非玩物心甚疑之買歸以聞當事逮肆中人遂得舟子一欸而服出用子屍於沙中如生并捕盜黨數十人按以法樹慧以用子合葬於媼娘傳其事而爲之歌

見聞錄

卷二

書

嚇詐

歲乙丑遊江右聞一假屍聞詐事甚奸南昌富人王
生買何首烏鄉人大高其值致爭毆仆皆死急救方
甦生謝過飲以酒遣葛一疋鄉人還宿中途告店主
人以故且曰一跌不起今作堵頭鬼矣時店主人有
姪死未飲因買其葛并索其盛首烏筐鄉人去遂至
王生家大慟曰昨買首烏者我姪也爲汝家毆傷歸
卽氣絕今持葛爲証告官抵命王生舉家怖甚賂以
百金冀免從其請座簾之屍王生有僕挾怨訴於縣
繫獄未定索鄉人復至生家爭詫爲鬼鄉人曰我幾
死得生蒙賜一葛賣施主人今來致謝何乃言鬼耶
生之子大駭畱鄉人執僕送官并捕店主人寘之法
追其贓

化龍

友人施德律因役事往雲間問渡於李塔滙見沙磧
間有小魚寸許金色耀目舟觸驚魚跳躍中流波濤
噴起風雨驟至咫尺瞬瞬舟幾覆溺少頃風雨既止
但見數武之內水光融融頃風雨亦止此耳今歲丙
寅初夏事也又晤一山僧來自天目亦於四月間採
薪人積柴溪畔中獲一物似犬非犬似狸非狸小兒
以繩繫之牽美竟日莫有識者喂以物一切不食人
展云鱗身赤日必渴甚故不食試飲以水其物卽跳
入盆中發水丈餘風雷交作飄沒田禾廬舍無算遠
近咸見黑龍數十丈天矯雲中雨三日夜方止常見
集異志唐韋宥出牧溫州天氣燥熱登岸而行忽見
新絲華絃周羅蘆心有卽解置於懷行次江館卽付
孌妓試施於器最卽提孌妓之舞短少許又方孌妓
因置之赴食罷就視則已蛻蜻蜴展還蟠搖動效乃
驚告衆趨視而雙眸睜然矣宥駭命衣冠焚香致敬

盛之水而投諸江纔及中流風浪交作熬雲走電咫尺昏晦俄見白龍長百丈擎攫昇天良久乃滅如此之類不可殫述總之龍之變化萬狀風雲爲其擁護江海任其翻騰苟一失水其不幾命於童豎之手者幾希矣故龍德以善藏爲用

神與解元文

里有徐生者少負時譽讀書於光德庵中一夕夢神曰我有文七篇在我座下今科場題也子熟記之可膺首薦明晨往視果有文七篇在焉朝夕記誦無遺及入場七題無一爽者和墨揮毫茫無一字記憶信筆終場揭曉無名終身寥落事與神作來歲狀元賦相類宋時有二舉人計偕過張惡子廟號英顯王其靈響震三川過者必禱焉二子禱于神宿廡下少頃見兩筆見附錄呼殿而集者皆岳瀆大神既就坐中一見賜從見附錄呼殿而集者皆岳瀆大神既就坐中一神曰上帝命我儕作來歲狀元賦以大禹鑄九鼎爲題諸神各運思措詞再三更改賦成朗誦二子頗慧一一熟記天將明神各散去二子起謝而行私相喜慰及入場試題果與神題符二子又適聯號憶廟中神賦情然忘矣彼此叩問各云忘却皆以爲詭及榜發二子無名而狀元之賦乃諸神之賦也夫徐生者余爲童子時習知其武斷於鄉其或有遺行而失之

者歟若蜀中二子之親聆神賦以見得大魁者鬼神
默佑夙構成文使其思與神通則不善者宜其熟誦
而一字不能書也爲士者可不端其本耶

表



見聞錄一卷

大學士英廉購進本

國朝徐岳撰岳字季方嘉善人是編皆記怪異之事
亦夷堅聯車之流

簪雲樓雜說一卷

〔清〕陳尚古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簪雲樓雜

說一卷》提要

簪雲樓雜說

德清陳尚古著

制科

國朝滿洲學校之設自范文程始應試一百四十人其入庠歲試之法為等第者三上第賡續二匹次一匹又次歲以夏楚與浙巡撫蕭起元曾殿焉科舉初場二義尚書廣寧楊方興山陰沈文奎皆掄元國初試功臣子弟對策二道呈內院除官順治乙酉始鄉試丙戌始會試廷對而滿人未之及也辛卯定制滿人中式者四十人而蒙古烏金超哈亦如之烏金超哈者遼人也皆與漢合榜初場經義三篇俱清書壬辰滿洲蒙古始放進士五十人狀元麻勒吉授弘文院修撰後易名馬中驥

蓋博雅君子也

蜀試始辛卯主司駐保寧時士子二百餘適有亭溪之警當路亟欲竣事二三場并日而就解額七十二人

常州巢震林壬辰南宮第一百六十二人尋以文體除名乙未赴南宮奏名如前接明再舉於鄉者有之若兩舉會試其名次又同則前未聞也

康熙甲辰會試廢八股時文改為二場初場策五次場經書論各一表一判五丙午丁未亦如之己酉復三場舊制丁巳盛京江南浙江等七省貢監特恩鄉試庚申福建亦如之

廷杖

弘治乙丑夏四月孝廟以旱禱因露坐宵風翼日不豫大瑞張瑜陝西人與劉瑾同明主御藥得旨召醫以太醫院判劉文泰御醫高廷和進兩人者素與友結謂上疾易治效且均獲賞外廷持不可然竟以誤投致劇且晏駕矣舉朝痛憤奏下三人獄皆論斬是秋已赴市而瑜黨於瑾密令家人聲屈瑾傳旨取還仍幽於獄公論太不平時家水南先生靈官刑科與同列湯仁夫禮敬等廷執不報明年瑜等賂瑾則以伸辨輒為法曹論駁不得脫若是者數矣最後先生當筆云參照張瑜劉文泰高廷和三人者黨惡著於朝廷罪狀白於天下會鞠於朝真情既得眾確於市公論焉逃而乃巧擬百端誣舞四出布圖幸開生路苟進死刑痛惟先帝之疾感

因風露患非膏育使張瑜慎簡名醫豈罹大故而乃懷私自用引類非人圖報朋比之殷勤罔顧萬乘之危殆致先帝升遐劉文泰高廷和用藥之誤致文泰廷和進御張瑜汲引之非問罪必嚴奸首張瑜則坐主謀誅惡不遺同黨劉文泰高廷和詎容末減再照張瑜自稱奉旨督同不繫懷奸締結夫城社難動故點鼠得以因依藤蘿善緣由膠木巧於扳引又泰廷和素廁庸醫其盤據南城藉張瑜左右而內為之地張瑜風味醫術其專主御醫仗文泰廷和等獨縫而外為之援雖曰督同之有命端由朦朧之具陳至躬承召醫乃妄用私黨良因締構有年以致纏綿無間孰云非自賣緣顧欲解乎交結事至于此口尚何辭為張瑜者自宜伏聽斧鉞之誅

用泄臣民之情而猶以母氏為言悲戀不已天恩上請煩瀆有加且張瑜實奸究之徒尚知為母子之愛而舉朝抱忠孝之節寧獨後君臣之倫穆穆在上明明在朝何忍忘君父之讐甘於向惡逆之黨劉文泰高廷和罪無二等事干一連觀其屢同奏請顯其互相邀約在昔有云南山可移判不可改宜從原擬云云瑾怒詰知其狀視科道若秋炭矣丙寅冬下先生詔獄致三十棍左遷六安州判而余仁夫等相繼去嗣遂閱少保張都憲楊大理瑾傳旨免瑜等出獄嗟乎許世子不嘗藥春秋書為弑君瑜等非直不嘗藥之比竟失賊若此逆瑾罪過於天矣此先生迷廷杖畧也先生秉天地正大之氣忠義貫白日初釋楊觀政刑曹從駕至都壇而孝廟有

科道之擢未幾特簡任用而先生即謬謬朝右真可謂不負容鑒矣

真武像

大興李侍郎爽棠弟某權許豎闌出珠母一枚大可五六寸許內有真武像端坐椅上右手垂椅左手持物龜蛇承其足靈官荷戈侍作瞋目狀雲氣繚繞現四神將恍惚有無之間皆具體人也其背鰐云高麗國王進貢以紫金蓋大內物落民間者李以十緡得之視隋文帝蛤蜊佛果瓦咎猪齒白佛尤奇殊母者時也造物洵巧矣哉

雋義

高相國拱揚州興化人未遇時凡有衣服及做必覓工

沈某補綴義不受值如是者數年公甚德之揭厯初公入中書子忠往謁焉公問女何欲對曰欲官爾公曰女赤身來孰安得官雖然吾必有以待女聞與化魚湯撥銀一百八十兩從戶部齎文去解銀到京官從可得也忠達公指領銀不解以耗去八九部行文嚴數令悉追忠得賢沒家產尚不能償升忠解部毋亟走京師見公公曰若無憂兒子定不死居頃之朝廷差公御厨公撤數盞遺獄中且揚言曰太師因某有舊撤御筵遞之戶部大驚立為解放毋若子遂得相見公厚贖之以歸

二

吳門諸生陳正禮臨終屬其子曰昔曾與申相國友善然子性介自相國之顯也弗與通倘女不能自存往必

有濟及沒其子速往謁公公覆然曰某罪深矣遠延入食之以三十金為聘無何為程量尚書欲與婚公執不可董疑門弟子稱公曰非也特水人未工耳董請益堅公曰若不獲已微某不可但某名家子恐不能致奈何董視公尚介某已授公指有難色公曰某豈易辱哉非千金為禮終難不愜人意董諾之而婚成故人子前後獲二千餘金竟豐於中人之產者且什伯矣

申相國偶從士夫飲某家錯雜古玩中堂懸八駿圖趙文敏筆也眾方欲叙禮公遽速客入蕭齋眾殊愕然公曰境頗幽寂若移尊於此甚善主人曰諾然意殊不寧酒半晚從者請故公曰吾輩人耳寧有向畜而拜耶方悟一時失檢

三

臨清賣酒者衛姓失其名疎闊臨水有二人促坐深語絕無從者須臾傾倒而起其一人意甚踟躇因語主人曰我朱姓家南闕忽卒無杖頭錢明日酬可乎主人唯唯視其色甚愉二人頗德之明日蒼頭來亦不言所以已而衛氏子茸居悞傷一人死與父繫入南闕道相國家相國送客出心識衛曰為非五里準衛主人乎何為而至北衙前白相國相國曰無憂令蒼頭詣州守斷燒埋二十兩以悞傷免衛素與相國無舊甚訝其厚相國者即前酒肆中朱公也同相國飲者吾郡相國溫公也因假滿之京道臨清潛入朱公家值公伊豫婚無客膝之地兩相國緩步郊外樂飲而別衛父子遂得釋然終

不知相國為朱公也

蒼雪水秀

吳興大家廬墓凡蒼雪二水交會者其地必出八座此足驗二水之秀也

大白仙

禾城趙君隣字孟侯以時謫入廣殿中見神座空設榻曰大白仙有以門語曰五年後當以此屈君君隣領之殿後一望東向當戶設銀牀為敬井之神題額在焉既寤樂其誕而自詡也往往稱大仙云壬戌成進士官行人奉勅封藩歸道病肩輿入寺其主僧出延君隣君隣大詫之以其狀貌肖夢中人也及偏聞寺中皆符其相去終五年爾君隣嘆曰數也邑侯同年友屬以後事

居數日而歿

剖肝

閔茂元字震湖烏程南潯人也父病亟矣而茂元呼天求代徧禱浮屠氏弗能效或曰若父之患非肝莫治也茂元大喜浮刀以出其肝急置几上血潏然流忽聞絕仆地家人無知者適鄰曲來問疾見之驚嘆方知其剖胸也既而復蘇因雜藥以進父服之少間而茂元不數日創竟合焉時順治壬寅歲秋冬十七日也

墜崖婦

平氏者河南嵩縣任士宏妻也美而惠淑士宏甚憐之閱三年無子將禱以望山約行二十里卒遇高嶺左臨絕澗窅然青不見底方舍騎而使忽猛獸橫逸平氏顛

而墜崖四望皆百丈巉絕欲下無所士宏哭之慟抵牾而歸已乃延沙門梵誦誓不再娶初張義曾墜任家及來熊而平氏已亡三年矣猝聞幽篁深澗婉婉呼張義大詫回顧見一毛女通體垂黃額約長五寸許因咋舌不敢語久之毛女復曰我任家大嫂平氏也女寧不相識耶義驚曰大嫂無恙乎曰然曰何幸而得此曰初墜時緣藤得無損已而饑甚見交柯女貞子垂垂然始食之殊滋三日復甘香襲人三月乃生額半載則騰而下上矣然山中之水惟此泉寒冽竭即翔留不意得與女相見義具道墜後始末且道任生哀慕狀平氏曰我已超然輕舉與鸞鶴為互其樂如何首復何堪籠絏為我謝任生早叶鳳占以豐似續母徒自苦也言訖一躍

而逝義亟報任生任生喜不自勝即商平氏指畫俟三日而平氏果至直前抱之平氏曰是誰曰夫也曰妾貌已寢君不足念也曰我不嫌於女何竟忘夙昔之好乎平氏陡憶愴情怆然心允乃與歸入深閨初飲遽腹痛踰時而定半月黃額漸落依然美婦人也自後情好益篤生子女數人歷四十餘年臨歿乃太息曰妾不喚張義凌蹕碧虛之上死生而無終極何至有今日哉言訖歛歟而瞑

春聯

春聯之設自明孝陵始也帝都金陵於除夕前忽傳旨公卿士庶家門上須加春聯一副帝親微行出觀以為笑樂偶見一家獨無詢知為醢豕苗者尚未倩人耳帝

為大書曰雙手劈開死路一刀剗斷是非根投筆徑出枝尉等一擁而去嗣帝復出不見懸挂因問故云知是御書高懸中堂燃柳祝聖為獻歲之瑞帝大喜賚銀五十兩俾速業焉

雁宕圖

石門山人字初賜工山水古法曾題雁宕圖云沙門支石自雁宕歸言未至龍湫初遇老僧岩入松徑數里即石橋寺寺以洞為殿深可五十武其高廣倍之左有方池石罅泉下如注甚清冽石橋高可十丈以之為山門各門之下壘石為臺俯可六七丈旁通石級從左上小門藤蘿掩映絕可愛疑非人間世也余初未信文石遂援筆作圖為此乃為潤色之并賦一絕云禪客探奇

千里遊石橋寺裡正逢秋深松路僻人烟少惟有寒泉
不斷流萬曆丁丑中秋携李宋旭題

烏程法華寺旭園石山十一幅皆出峻可觀
物皆

王鐸微時距所居八里許民家作人言言休咎甚驗
鐸與族兄孝廉往觀之豕言若有所避以尚書來故也
後縣令命除之狀遂絕清江浦楊鑑川牙客也家素裕
殺見夢于子曰產某家為牛其子往訪之果生一牛賈
歸善飼之

望水壇

吳中無盡菴有樹不知何名春獨夏榮梅雨過而舒葉
葉既開則水定以此卜水候最準有山丁見而識之知

為望水壇

盜石

明萬曆中京師有盜石而敗者解南城御史問賊首何
來曰江西建昌人熊其姓顧石高三丈餘獲之正陽門
外御史說曰石豈有偷者乎當必有異女不言將不貸
女對曰微公問固當言之此實家玉爾御史曰何以辨
之曰其頂為風雨所剝玉質已露每至夜分澄寂輒有
光徹天真希世之玩也某經度年載不幸而敗命失夫
御史曰女既有真賞當申奏朝廷以邀天子之眷而乃
自干法紀獨不思懷璧為罪乎然女識若此玉人安在
必為我搆而任之成則賁女不然罪且不刑熊唯唯攻
之果得玉紫光騰那約重數十觔御史大喜賚熊銀百

兩作賀表以進詔貯庫焉

鵲不停

滇南有樹名曰鵲不停枳棘滿林羣鳥皆避去不復下
惟鵲之交也則棲止而萃其上精滋於上則羣生焉土
人斷癰成九夫如鳥卵一近人肌骨輒有相跳躍相傳
聞聞家用然滇中珠貴重不能多得也

彈

馬溪沈斗字景先工彈雖遠凡不遠也嘗登西堂橋有
商船因風猛碎至倉卒欲收布帆斗戲以彈中轆轤之
上綯礙不能下舟中人遙拜求解復以小彈送出前彈
帆遂落又嘗左右張銀燭十餘枝中懸尺許以彈出入
其間燭盡而錯列如故了不仆也蓋觀之精絕乃爾

別奸

吾郡太守陳幼學號筠塘梁溪人下車即問馬寶奸究
屏跡諸生陳某豪橫人也公既罷諸幽囚忽伴言兩目
盲瑣瑣從人指授僕守者憐而逸去公大怒多方捕之
某將避他所臨去必大書其壁曰陳某在此公益怒飛
騎往追則其去已遠若是者數年後公解任歸陳某肅
謁于公盡禮而返公易簪時囑其子曰脫有緩急當依
陳生而公子為仇家所窘憶公言從陳某得脫公之誠
度往往類此

公音曲妙天下方都門春宴或向主司言之酒半撤
甚主司以諸公自顧綠袍烏帽非可更衣作伎僧伎
倆恐重違其意遂演伯喈辭朝及登場態既詔令辭

旨謂暢四座莫不心折公之風流都雅殆後人也

瑜類傳妄

吾郡飛應瑜類有大鐵缸相傳內有怪魚每至風雨晦明即遊行空中及某年修浮圖吾家伴頭素業坊曾登其巔俯視鐵缸乃空洞無底始知所傳大妄此與輟耕錄所載吳江縣塔類二矢同蓋習俗好怪流傳多訛等而下之註誤非有識者不可不察也

除疇

葉羽便蘇州洞庭山人也多力好武略初師白玉山誨不傾心鬱鬱不得志然玉山妻於南昌曾天成天成拳手天下無雙而劉綬又天成高弟羽便遂謝去玉山師天成初與鞋一兩以豬鐵鼓兩頭舉武飛揚鼓棍棒尤

峻已又挈炭來俾燃紅徒手搏弄臂與炭俱盡而止羽便不勝痛楚天成曰學業須敏當令上可裁隼鷂下可拾毬蹴則臨陣可搏矢石矣吾道要妙不離飛躍二字猝難神會必高躍十丈橫躍十丈然後捷如振翩騰蹕萬里雖貴育不如也女先學高躍天成悉心指授無何精練遂與綬埒天成曰觀女才技取功名如拾芥耳僕當與書草堂為致身之階草堂即綬也歸來束裝而草堂已覆改羽便扼腕無策因費武昌漢口間亦頗獲息後客湘潭張氏既往收債張推托不與設計引入無人之境四面皆幽巖峭嶺密峭遠忽大蟒張牙來約長十餘丈羽便躍高空中舉武騰躍勢殊兇猛吐氣如霧羽便飛揚百變已中蟒要害須臾跳擲而死聲撼

山谷及歸張大驚怖謂羽便已死其畫見者魂魄也羽便直前擒之以數其罪良久得釋時眾已聚數百人驗之果然遂白邑令令資銀一十二兩待以賓禮眾復詣曰自蟒難處茲土探山溉田棄去之日久矣官缺于供而百姓坐困如是者七八年今受葉公之賜當肖像樹石碑居人世稅焉今日可脫後題額曰姑蘇葉公生祠勒碑山上曰葉公除蟒處羽便嘆曰嗟乎微曾師幾死於蟒昔草堂餉千金僕固不受耳然豈容忽然遂紆道南昌以百金為壽蓋不忘所授云

鍊氣

太學韓昌箕曾遇雨流自言修真二紀氣已鍊成昌箕曰如何因起五日暉中從鼻吹息至野氣如一線長凝

結不散尋復納入

龍

慈溪城外五十里曰孔嶽古剎在焉層樓甚軒殿崇碩甲申忽陰雲漲天沙門親覩龍入樓並避之風雨驟至聲如轟雷及雨霽登樓恍然水雪滿目視之皆白鹽也遠近異之或曰此龍戰也易曰龍戰于野其血元黃孔舉禍立至吳未幾氏亂還諸其鄉

河間東昌瀕海之地晨起凝白如霜土人名為驗煎而成硝蓋鹽之餘也

二

寧波府北郭外十餘里順治戊戌之秋村氓劇飲聞空中汲水聲出戶佇觀見龍摩霄行雨雪濤亂湧而上旋

侶共揮手叱之珠犯龍怒倏然雷電四聚將一村飄蕩人畜盡斃至崔崔已空猶封局如故云

鵲

諸生錢元覺客寓一樓北窗古柏蒼然有鵲巢其上朝夕往來飼子殊不畏人已而失其一孤雌匝樹哀鳴聲甚悽斷若是者數日忽一鵲驟至潛飛入窠中孤雌逐之去未幾羣鵲畢來翔噪而散回視孤雌已雙棲若遂不復相逐矣君子曰貞天性也往往移情烏尚爾況於人乎

錢優

錢優者不知姓名明萬曆間在吳門演劇諸伶相謂曰聞某家有樓宿輒死今夕有能寢者當以酒勞之大淨

卒然許諾已而中變小生副末亦如之大淨曰三人同往可乎眾曰諾大淨扮閻公餘扮平倉從初唱大江東衆遙語曰爾崇不作矣遂兀坐至三更閣樓下哭甚哀哭已登樓宛然無首屍也以兩手挈其顙直前拜跪生若末心悸無措大淨獨唱曰女何來曰冤鬼江西饒州府德安縣人羅姓汝俊名三十六年裝米豆百五十石投楓橋吳觀海售銀五百餘兩而觀海致之死大淨曰女之冤固也然何緣發其實曰行兇則家人吳富揚三也屍葬梯下用大石橫覆三年不得伸唯大聖憐察大淨曰女既冤崇何也曰冀獲申理不意皆自怖而死非某罪也大淨曰冤當雪實彼于法姑息心以待慎勿呈形害人以干天紀鬼唯唯而去大淨復戒二

人曰事倘或殘必毀屍滅跡則負此鬼矣異日眾勞以酒第云止聞鬼聲爾無何大巡初蒞蘇撫君設飲范公祠大淨忽嚙指以血汚面當席詰二公曰本郡冤獄紫清閣某傳首俾二大人昭雪二公愕然謹受教大淨曰事沿洄奈何二公亟屏人大淨如鬼指畫發其隱語既復嚼舌嚼鮮血而暈扶出始曉二公密遣丁壯二百名圍觀海家并擒吳富揚三等一訊吐實發屍追服如數貯庫三人者皆伏辜舉郡稱二公如神大淨終不語洩大淨真智勇人哉

古桂

武康縣周家山古桂大可數人抱攀攀出嶺表清秋曠野飄香聞十餘里遊人日甚山家苦之以桂售於人其

人將薪焉道遇周生具以告生曰姑以待遂馳語邑侯賀元寬侯雅人也遽挈舟與生俱見之大驚竟償其人錢樹得無損順治辛卯年有劇賊傷之而槁居人數口盡殺

褒忠

順治中工科給事張請即明朝甲申殉難諸臣孟兆祥孟章明凌義渠申嘉允陳紀德張慶臻劉文炳衛時春等直

制曰可每歲祭於九月十七日至哉

禁娼

順治壬辰禁良高娼以喪亂後良家子被掠轉輾流落

樂籍故

世祖特有是命其謀落子娼者許平僂購歸都下甚快之

妓連慈蘭因事繫獄曾以書于岳石帆有云含羞羞婦亭前獨語語兒溪畔岳岳為致當道釋之一時傳為佳句

題竹

吾郡天聖寺畫壁趙文敏夫人所繪竹也筆致蕭森殊有遠韻者題詩云數枝密葉數枝疎露壓烟啼秋雨餘宋雲山河多少淚畧無半點上林於林於竹名度子山詩防露動於夫人姓管氏諱道昇字仲姬吾邑茹山人嘗入觀中宮寓梅稱旨所題絕句甚佳然則夫人胸

中豈徒有渭川千畝耶

再生

陸遠字清蒙郡人也善繪事工着色花鳥嘗得危疾絕三日始甦言為人執去儼然公庭一人若監差狀恒左右之猝遇同郡張宏宙邢二石攜曰子何為至此言未既內宣言曰女未應來而亟去二石囑曰潘氏償我八兩籍中失記子告吾家毋索也遠曰諾及行次乃三達之衝遠踟躕久之慨然曰中道而行既蘇聞張邢等皆遠病中物故因如二石所戒語其家伊子感額曰正理此事願君勿言僕當替之遠竟平復以壽終

義馬

義馬者吉水王禎所乘之馬也成化丙戌禎通判夔州

荆襄賊流劫入境禎銳意往勦同知王某怯與禎不相能而指揮曹能崇成素黨於王伴翼禎赴大昌臨敵望風遁禎陷浮中大罵叱賊賊怒斷禎喉其左股以死其馬竟逸去奔歸府門閭長嘶堤其肩若告哀狀守者入之血淋漓怒鬣盡頓蓋大昌去變約三十餘里眾始駭禎遇害然賊未解後二十五日始殮子廣貧不能歸將售行李并及馬而王意在得馬竟不與值及觀行距殮二十五日夜且半馬哀鳴特異王命秣者加莖豆不止王疑秣者妬已自起視秣馬驟前嚙其項久乃得脫復奮首擣其曾仆王於地翼日嘔血數升死賊既平有司正功罪兩指揮伐誅禎孫鑾為難洪先言之如此洪先初未信後十餘年得鑾為之記

雄雉黃

羽之擇深林以遠害也然鳩婦則營禾秋燕子則棲梁間往往為蛇虺所虐而雄雉不慧恒乳哺于山椒麥隴之上獨晏然無恙或曰窠底有雄黃黃氣遠射能辟毒物鄉人三四月中徧覓之為市其取黃之法先以溺繞窠三匝從而掘之所獲約二三兩其價倍于他所但不審黃之由來為雉所啣而有乎抑產于茲土而獲乎張彥先若在必能辨之矣

倒垂蓮

聞中有鳥名倒垂蓮形似鵲鵲其羽毛珠類孔雀怪粹可愛因購必倒挂故名然書籍罕見豈東坡所謂倒挂綠毛公鳳者與吾鄉有清泉龍歸者唐子為余言之如

此姑志之以俟博物者

放鯉

莊麟山西永寧州臨縣鄉民也年三十未嘗暑浴于河見大鯉因網中約重百餘觔軒著若訴麟憐而脫之鯉遊行作回顧狀躍波而逝後麟隴上假寐夢秀才騎從甚都皆翩然俊逸揖麟而言曰子德子甚已詣于家君將以妹室子幸勿辭麟瞿然曰僕田澤人耳素不與君相聞何德之有矧喬野不稱散辱君之妹乎秀才曰子不憶河上之鯉耶子乃禹門龍王第三子也化魚出遊為漁所困微子將繪于子市矣舍妹明艷真堪作速子何拒之深也麟聞之心惴曰水府路殊賢妹何愛于僕蒙君之厚是速僕之死也敢辭秀才心志因出水晶一

顯贈麟曰倘勉為唐子以此禱甘雨可立豐也及寤而晶在遇旱輒致號曰雨師莊老凡州縣贈遺皆却焉遠近甚德之

國朝順治初年七十餘臨歿前三日復夢秀才曰君數將畫晶應見還麟探懷予之秀才曰子仁且介當廟食茲土土人立祠河干顏曰放鯉自麟像其中禱猶驗焉

奇症

先達李其姓賜德府鹿邑人也世為農家癸卯獲雋於鄉伊父以喜故失聲大笑及春舉進士其笑猶甚歷十年擢諫垣遂成痼疾初猶間發後胃且不能休大諫甚憂之從容語太醫院某因得所授命家人給乃父云大諫已歿乃父慟絕幾殞如是者十日病漸瘳伴尚郵語

云大諫治以趙大夫絕而復甦李因不悲而笑症永不作矣蓋醫者意也遇喜則傷濟以悲而乃和技進乎道矣

二

烏程姚莊顧文虎累葉督轍習享豐都忽一日促家人持竹批解褲受杖二十後習為故常間用稍輕輒加呵責或反以杖杖之必重下乃呼快心如是數年漸覺疼痛而止醫者聞之曰過嗜辛辣發物則熱毒內訌因成奇瘡通打散不致上攻否則疽發背而死矣此富貴病鑒也

狂婢

順治辛卯慶雲縣南三里村婢病瘍不相容出外乞食

數日忽作狂言言禍福輒驗遠近流聞競往問之有田生者素未相識即道其姓氏里居且曰子數日人耳幸亟歸毋留也田生倉皇而去數日果歿又曰某月日河水將大上四縣胥沉百姓其魚乎已而果然此不知何肯也

賀宿紀聞

賀宿字天士丹陽人曾作紀聞云余讀甲申紀事諸書載懿安張皇后事心竊疑之后事嘉宗當親抱國誣殺楊左諸君子后聞之輒不快及嘉宗崩獲去懷宗嚴正有丈夫氣豈肯臨難以苟免乎然則野史何所聞而聞順治庚子余至燕遇舊內侍王永壽嘗管事宮中余問張后陷賊乎王奄嘆曰傷哉此言也然亦有說當熹

宗時忠賢養女任氏京師小家女貌麗而心狡忠賢高之以進立為貴妃妃素見惡于后崇禎甲申李賊入京師宮中鼎沸后聞變自縊永壽已目覩其死而任即威振逆賊賊給曰我國天啟皇后也賊首信之即擁去事賊未幾賊倉卒行遁任潛挾金寶逸出宮遇無賴子弟與之醜彼少年以為後慮京師不可留遂攜之去死跡數百里外居歲餘以年不善生產任所挾已整復語人曰我先朝皇后也鄉人不致匿白之縣令令聞於朝遞送入京

章皇帝惡其行穢賜死其死之年月子老不能記矣余聞之太息良久乃知野史所傳實繫任氏非張后也微王奄解之當世誰白其誣哉謹志其事以俟作史者傳

信焉

按懿安皇后河南文學張國紀女時與選者二太監劉克忠秉筆選中后天啟元年夏大婚禮成后性賢明好讀書習字客魏深憐之誣稱非國紀女鑿重犯王二所生幾搖宸聽忠賢陰令坤寧宮近侍使德潤嗣后動靜日於乾清宮離間之三年后娠客魏盡逐侍史之異己者更人承應致損元子胎而張皇親又廷折忠賢逆奸遂遭羅織賴聖眷未哀故得免禍后之嚴正有古賢風焉懷宗即位封懿安皇后按諸書云上至南宮蓬入詣懿安皇后所勸左右裁倉卒不能達宮中大亂后青衣蒙頭從坂入成國公第夫倉皇出走必有導之者似非無據即如青衣蒙首宜

無或強迎賊理則從賊斷為任無疑特假后以自尊貴耳又按弘光元年會審太子問宮主同宮女早叩周國舅門太子云叩門者我也則所傳后入成國公第何足深信蓋國初南北阻絕傳聞多訛而野史所載俱非目覩當以王奄說為確蓋筆者其慎之母忍

五里蛇

吾湖沈公某明萬厯間巡撫滇南初至文武來謁有叅將安貌甚醜惟厥首僅存白骨絕無額準輔頰唯目光燦燦騰注公大驚獨留問故自云為地蛇千歲以上者高數丈亘數里或七八里恒宵遊過野虎諸獸則吸而吞之其於人亦然某曾夜歸覺為風攝去踉蹌而入如坐丹爐中萬火齊發腥穢且逼人某疑入蛇蛇腹笑

亟抽刀剖之約厚五六寸任此蛇滅天搶地奔踰數十里外經時曉出而此蛇已死其通體殷紅頰上皮肉俱盡倦而寢及寤始知夢中半載方愈此蛇約長五里山中入競取脂燃燈令其骨尚存鱗大如笠惜某具體而殘為平生之恨公曰昔狄武襄破昆崙關尚衣銅面若狀貌魁奇見者膽裂樹功當不遠矣後蠻獠聞其將軍即驚怖逃匿果屢著勲績權副總焉

金爐

西泠昭慶寺僧印如崇禎中有燕歸泊舟野寺見几上古爐金色燦然以為宣爐也損十二金得之偏信不果適大賈見之驚問價幾何印如曰任所教大賈以石試之極為嗟賞印如心動不售拭之乃金爐也因斷而鬻

之其所獲無異印如樂甚每獨坐笑兀兀不休未幾遂歿有徒黨初者曾授以黃金四兩後因同祿失之曇初竟鬱鬱而卒

版籍

金陵後湖貯天下郡縣戶口冊籍有明始計一百七十萬本有奇
國朝止存萬厯以迄崇禎五年者餘皆廢或製甲點火藥焉又議每本重四五兩值銀八分舊之可得四萬緡遂散落為民間覆轍云

高識

丹陽縣東關三里外有閭閻然萬厯乙丑進士荆某所建也上望漢昭烈暨關張凡肩坐顏曰三義荆與董宗

伯同年友適至張席間上飲甚歡酒半以書額請文敏唯唯然文敏留半月以書法于文敏皆欣然應之終不及書額荆復介某為言文敏曰二傑翼漢諸離兄弟分乃主臣并坐獨所未安某非情愴亮素弟吾輩詞臣恐冒昧書之無乃貽笑千古乎一時服公高識

梅龍

故蜀別苑在成都西南十五六里梅多者有兩大樹天矯若龍相傳謂之梅龍陸放翁在蜀時歲嘗訪之曾為賦詩云兩龍卧穗不氣去鱗爪脫落生莓苔蓋狀其偃蹇如此

白鷹

順治乙未高麗國獻白鷹按鷹茅鷄也似鷹而色白高

麗國產白鷹謀不與鷄茅等然玉立雲飛清秋高落寧不為真賞所珍耶

劉氏老婢

慈溪劉仲昭家有老婢曾大父幼時人也顏如五六十許以曾過道人授藥一丸吞之永無疾厄亦不記某甲子為生辰若婦縣老人忘年狀但憶若干歲時係犯慈水曾抱小郎君避某所獲免小郎君即仲昭曾大父也從是年推至康熙戊申則已百三十八歲矣

祁陽傳

歸安茅鏞鹿門先生第三子也字右需遊才曠世偶同諸友諧謔枚舉平生可人以志奇遇鏞啞然笑曰願獲所聞遇則遇矣未足云奇也世有一人而百遇蓋屬妙

鹿斯為奇耳諸友曰昔人陳迹第並靡所不聞信若兄言願一披讀鏞曰此種異書欲開殊未易也兄當以春缸沃我耳泉曰唯唯兄固不可食言然鏞嘗無此書暮歸即鳩工匠及內外賸寓者百餘人廣廈列炬如畫鏞危坐其中或以口語或以手授隨筆隨列蘇學士手腕欲脫亦不顧也天將曙而百回已竣序曰評閱具備因戒閤人曰昨諸人來第言宿醒未解僕裝釘既就方報我遂入內浪睡閤人如鏞指而諸友息肩書閣午後始晤鏞授以書五東題曰祁陽傳結構精妙不可名狀而千載韻事一人徧焉諸友曰才人妙手如萬斛明月從空散落可謂風流之量孤矣鏞曰篋中尚留幾帳明日當奉諸公眾方欲觴鏞固辭乃止後聞鏞一夕草就莫

不驚嘆而鑠屢躑躅間曾不能博一第或以為口過所致云

易形

明嘉靖間倭寇嘉興府崇德縣皂林塘伏屍橫野有無賴抵屍所欲檢衣帶間物迨丙夜光冉冉而來其人匿樹杪見一童子攜燈一老人隨後逐屍翻閱無首者不顧也獨一屍體甚豐碩老人解衣裸身扶屍如人立交口相向隈抱片時老人遽墮地屍已蠕蠕動矣忽起立披衣著冠隨燈而去其人甚驚怖明日語人如此蓋修練之人年力衰薄特易形以資壯盛然猶已僅著更有生人易形尤奇崇禎中淮安府安東縣廟僧與其徒共居師年五十餘徒年二十許耳是時師往海陽其徒

在焉有僧來止宿年七十餘明日設供祝其徒曰欲與師兄假一物不審見允否曰須待師來越日又設供語甚情至其徒許諾是夕同寢夜半排闥而去其徒晨起詢隣曲衆咸訖曰尊師何利飛錫到此其徒曰小僧即本廟某也眾又訖曰不意如許少年一夕遂成老醜其徒攜貌自照不勝悲慟不數年而卒皆異端奇術未可以理數測也

柳州獄

吾郡長興欽爾莊與臧某友善臧後成進士任廣西柳州司李臧止有一子甫年十四娟靜明秀甚愛之以二百金為贊伴師爾莊然爾莊曾渡太湖舟覆聞空中神語云欽秀才當斃柳州府獄此非畢命之秋也盡極之

遂得緣木抵岸恒向臧言之徒憶前事辭益堅臧復彊之曰死生命也他慮固難刑若行獄弟之職耳脫有意外之變獨不能庇故人乎爾莊釋然同往已經歲餘臧出按旁郡爾莊留書齊忽以視擲公子傷頗死夫人甚哀之下爾莊府獄太守訊其由爾莊曰適見鬼遂公子亟擊之因傷公子太守姑緩之以待臧來臧遂聞嘆曰嗟乎此定數也歟何罪促令引出而爾莊已前二日死

雄之卵

歸安縣潘在豐年十六入庠冠軍適雄雞生卵而學書來聞家人疑不祥以難作供而投卵於河潘氏聞之惋惜曰此佳兆也僅他日必作狀元難宜蓄之登何并卵

而棄耶庚戌以第二人及第潘氏之言不誣矣

三兒友信外父馬元成憐人沈相家畜伏雌忽抖撒作勢毛盡落已而赤情岸然化雄也因白色侯王公必以為禎也厚給之然馬子傳才因棘聞者數笑豈應有連連耶

非烟香法

烏程南縣董觀字若雨常立非烟香法使可草木皆為異香噫奇矣其作衆香評云蒸松鬣則清風時來拂人如生瀑布中中可以消憂蒸梅如讀鄭道元水經注筆墨去人都逐蒸蘭花如展荆關氏畫軸落落穆穆自然高絕蒸菊如踏入古寺蕭索蕭索蒸芍藥香味懶靜昔見周昉倦繡圖宛轉近似蒸荔枝殿如辟寒犀使

人神煖蒸嫩攪如遇雷氏古琴不能評其價蒸玉蘭如珊瑚木難非常物也善震耀人蒸簪徽如請春少游小詞奈而艶蒸猶皮如登秋山望遠蒸木樨如褚河南兒寬賢狹篆隸古法自露支來蒸菖蒲如煮石子尚雅清瘠而有至味蒸甘蔗如高車寶馬通都大邑不復記行路難矣蒸薄荷如孤舟秋瘦蕭蕭聞雁南飛清絕而悽愴蒸藕花如鼓琴得暖調蒸檀香如坐鸞背上望齊州九點烟耳殊廓人意蒸艾葉如七十二峰深處寒翠有餘然風塵中人不好也蒸紫蘇如老人曝背南簷時蒸梔子如海中麝氣成樓臺世間無物髣髴蒸水仙如宋四靈詩冷絕矣蒸玫瑰如古樓閣擣蒲諸錦極文章鉅麗蒸茉莉如話虎山時立書堂橋望雨後烟雲出沒

無一日可忘於懷也

說書瑞鹿山古云

虎人

榕城任氏柳州別駕某孫女也年十八豫章余真卿慕而娶之任居閩多所匡益時順治丁亥真卿下鄉捕民之束髮者甚急因反戈劇焉追獲九人及署威怒而昏之入且將殺之任聞真卿以起不貸也徐徐而請曰愚民可知因縛急求脫非欲甘心於公也公益以原之而開以更生之路真卿拂衣起曰幾中我指彼死已晚矣何相寬之甚也任復檢袂進曰公惠南紀所活者千萬人矣何靳一赤子而不宥其自急乎真卿遂解顧如其髮何任曰此易易耳出之圖而截其髮以訊則默然禿矣九人由是得釋明年任歿有異微惜哉年之不長也

放雲送雪

放雲詩明寧獻王所造也王諱權號龍仙每月令人往匡廬最高處雲雲以歸攜雲齊障以簾幙日放雲一縷四壁氤氳氣動如身在巖洞飄然有凌雲想送雪詩周憲王所造也王諱有墩按汴土風俗每歲遇雪初下則以小盆子盛之送親知以尚稿或舉觴飲晏尤宮中所尚焉

桑

古者中原以北皆帝王至化所漸其為桑土甚闢今燕齊間樹桑絕必連畝者桑葉開遲于南中而飼蠶在密室不生火為清豐縣蠶特感耕桑國之大計希心經濟者當令民事遵三代之遺兼通于今日而無弊則東南

之民力舒矣

巧昏

唐世涵郡之烏戍人年十六為諸生英英欲上父寶甫與擇昏而中表顧館周氏周固素封顧以伊女為請而周之戚屬黃敬甫與唐善佐之周遂允焉及卜日下足顧因與黃俱之周氏忽鍵門弗得入聞無入聲及訪此鄰知被婦為弟誑以唐貧竟夜辱周老不得寧周老且震出不知所往二人既無可奈何踟躕者久之愧無以報寶甫黃卒然謂顧曰寒門雖貧而小女願惠淑於周非敢自媒卿以解辱命之罪唯足下圖之顧具以告寶甫寶甫大喜從之且邀黃樂飲而罷世涵年十八登第明年丙戌成進士授崇明令娶婦之任道經周氏其女

尚未字世涵固年以爲才而黃女容德無比爲一時冠絕周氏婦幾毒死

花開不時

郡中施清善繪事庭前有玉蘭二本當春搗清力培之入夏與諸葛爭妍賦詩志異康熙丙午十一月吾邑吉祥菴牡丹開十一莖士女遊賞者甚衆已酉春予移植柘子亦憔悴殊甚夏秋重芳爛熳競勝昔時乃知百卉隨盛衰而枯榮開雖不時無足異也

石獸

臨清以南運河築閘閘左右皆鵝石獸虎首而鱗身其足四其爪五蓋天吳之屬以壓水怪非虛設也

雷火焚樹

吾邑檀家園有樹大可兩人抱康熙辛酉秋七月爲雷火所焚人競以水沃之入益熾以樹盡而止按五行水火相生大都作楮之屬時當秋令偶與雷火相觸故烈燄莫遏也或曰桑樹余未知然否俟通於物理者考之

人箸

徽州許裕侯順治五年從京口抵蘇有客來求與共載既而泊舟狹小鋸登岸黃昏持骨二具來治竟日而成箸二十雙問何骨曰駝也裕侯目之曰嗟乎此人箸耳何相欺之甚也朱吐實曰昨獲之灘上誠如君言顧晶瑩可念所乏者花紋耳明日至錫山即售其半而食飲胥豐矣裕侯問人與駝有異乎曰駝色白而少神人則瑩澤差勝曰人亦有異乎曰入地久則脫齧則枯皆不

任削耄艾而黃飽類舊牙婦人賦滑光悅然不如男子豐而多料也曰專諸巷有信者乎曰象既希見駝亦難得是所在都有人自不識耳曰此事一發罪同刑人誰敢致此乎曰丐數輩擅其利久矣且隨貨高下與值何憂不獲哉君子曰人箸之多乃爾若之何不胥天下而削也悲夫

來鶴樓

錢塘茅狀元瑤構宅宏殿中有讀書樓曰來鶴翼枝卜不遂欣恨而卒其宅後售吾郡沈文定雅竟符來鶴之語將毋識耶

瑞雲峰

袁宏道園亭紀略云徐同卿園在閶門外下塘堂側有

土隴甚高多古木隴上有太湖石名瑞雲峰高三丈餘巧妍甲於江南相傳朱勛所鑿移舟中石盤忽沉湖底覓之不可得因未果行後爲烏程董氏購去至中流舟覆募善沒者取之須臾忽得其盤石亦浮水而出今爲徐氏有范長白云此石至夜分間有光燭空石亦神物矣哉

裙帶閣火

吾郡驪村嚴氏女適吾邑徐尚介乙夜解衣欲眠忽有大自裙帶閣出轉指至樓前晶瑩落流漸微而滅時明崇禎中事也此與耳談載張給舍事畧同王行甫謂非壽必貴然尚介宦靈山知縣而嚴已早卒纔三十餘女適餘杭嚴都諫未知果何徵也

談助

嘗喜夕坐閒談或述古語或及近事所聞偶錄之已
成帙矣存為談助王崇簡識

孫文介慎行嘗言知止可盡大學慎獨可盡中庸忠恕
可盡論語性善可盡孟子

翁文簡正春為少宗伯時代藩以無嫡子以所鍾意庶
子為嫡得立後庶有子而長子訟之公表之曰均庶立
長宜也然訟父得立是有兄弟而無父子請立長子之
子而以前立者為將軍則兄弟之倫正而父子之恩亦
不至掃地言不盡行而識者疑之

吳大司馬先家居未嘗入郡郭就見長吏曰大臣體自
尊重先輩浸失其故吾不能見重于人敢自薄耶人以

為有體

明光宗在東宮時以儉語厲儒臣曰大明無日月諸臣
無以對曾朝節以語蔡毅中應聲曰何不言中岳領丘
山詰旦朝節奏之東宮稱善

顧憲成幼讀韓文韓非每讀至父諱嘯喘不忍吐師以
告其父父語之曰昔韓斯王名忠語其子曰汝諱我是
忘忠也教子不諱先奈何韓學

魏允中為諸生時王元美以兵使行部雅重之允中鄉
試榜將放元美偕同官飲使院戒閤吏曰小錄至非魏
允中第一無伐鼓以傳也抵暮鼓發相與譁叫絕倒
馮子復字禮甫為河南參政入賀其子琦已拜宮尹惕
然懼曰物固有未滿而中虛未有已盈而不損即乞休

嚴分宜生辰江西士紳致賀分宜長身聳立諸公俯躬
趨謁高斯鄭旁觀而笑分宜問其故答曰偶思韓昌黎
開難詩大難昂然來小難悚而待是以失笑耳京師市
語謂江西人為難相與開堂而散

夏黃漢嘗祈夢九鯉仙得問舟子三字及罷相再起泊
舟淮上與虞山楊儀夢羽賦詩贈別取孟浩然詩探韻
拈得問舟子詩云向夕問舟子前程幾多灘頭正好
泊淮裏足風波悵然不樂罷酒而別此事可入前定錄
朱雲子云嘉隆間五古正恨其通套無補瘡如一副應
酬齊札牙笏繡補瓊瑤滿前自可假借不必已出人亦
不堪領受又如楚蜀舊俗以木魚漆鴨宴客不若拈莊
之適口惡其偽也惡其繁也豈恨其平哉詩到真處必

平平到極處必奇

唐末有詔錄名士方干等賜孤魂及第

友人言市有賣餅者甚佳見者輒云買與兒女喫鮮言
與父母喫者

賈人某每進食于母雖一餅一果必拜人何必讀書此
正與論語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相合一
友笑曰人若不知足能與父母喫的即足矣還說甚麼
敬不敬

隋文帝獨孤后性妬以太子多內寵遂廢之諸王朝士
妾有妊皆斥之既妬其夫又妬其子既妬其君又妬其
臣可為千古奇妬
友人之僕每路遇僧即跪獻錢物家唯一母雖求食亦

不顧或曰此賤役不足怪若范蔚宗妻妾不勝珠翠母
惟一厨盛薪將若何好貸財私妻子古人以為不孝或
戲曰不然此乃卒真

幸而耳目聰明齒堅舌健自忘其老滿腹尚是少年習
氣偶引鏡見鬚白不覺消沮因置一鏡屏于齋中而之
而坐使時見而警醒庶不至老馬反為駒蹈詩人之誚
也

明泰昌元年附于萬曆四十八年乃御史左光斗引唐
順宗永貞之號附于德宗貞元之後故事

昔有問東陵五色瓜者或謂為今時甜瓜實無所考近
日張僧私後監司壽張言東陵瓜之美實有五色瓜質
甚小一枝或止二子三子

蘆溝河即桑乾河以源出朔州馬邑縣之桑乾山故云
桑育去都城七十里乃古安次縣采魏里也明為上林
苑之蕃育署土人合新舊名而呼之為桑育
馬眼光照人見全身者齒以照半身者滿十齒所照漸
短其齒愈大

提督總制地方不迴避本省明許廓開封人王彰彰德
人俱巡撫河南

明宣德初始命廷臣巡撫

鄧人郭縣令趙之璧嘗著論以舜為奇聖象為奇傲從
來倨傲之人特能加于地分可狎者如遇勢利烜赫者
即易倨傲為諛媚矣舜婦翁天子也堯將禪以天下則
又天子也而象皆不顧真千古不勢利之傲骨豈非奇

傲哉足供解頤

崇禎帝一日欲食米糖內臣奏令御膳監製進問一料
所費幾何對曰得銀八兩乃以銀三錢令赴市買之須
臾捧一盒至分給各皇子公主笑曰此寧湏八兩耶
宋文文山赴義日大風揚沙天地晝晦連日陰霾元世
祖問張真人而悔之贈公特進紫金樑大夫太保中
書平章政事廬陵郡公謚忠武命王積翁書主諡壇梁
市以祀之丞相索羅行初莫礼忽狂風旋地沙石並起
捲其主于雲霄中声如電鳴天色愈暗乃以前宋少保
右丞相信國公天果開壽戴之趙紹集公傳

明子中肅公被刑陰靈霸天夫人流山海夜夢公曰吾
形殊而魂不亂獨兩目黯然借沙眼光見形于皇帝次

日夫人失明會皇極門災英宗臨視公現形火中英宗
悚然知公冤詔放夫人歸目明如故

崇禎十三年十二月以皇五子悼靈王追贈為孺孝悼
靈王通元顯應真君礼部執奏典例有王號無道號不
敢乖違

劉元震幼時塾師試以對曰天地人三才並立應曰日
月星七政兼行起家翰林至佐銓

昔大金吾陳中國嘗言染髮者有二端在家欺小婦在
朝欺朝廷耳子深快其論及觀方萬族致友人書云室
飾之法每三五日一施夜對老妻婢子手巾裹腮頭睡
不得寧腹笑不可忍藥不中用未得鬚黑面因班剝領
袖滋膩五色蓬蓬怪狀蜷蜷摩老婦人抹粉不但害妍

且以增醜

宋張子野八十五猶買妾

罕祐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慎密太過者祐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說詞君臣不密之誠吾惟懼其不及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

萬曆時遣中官開礦抽稅海內困苦冬至日輔臣沈一貫注籍光鯉朱賡詣宮門行札帝賜飲小閣中命大瑞陳矩陪席小內使往來竊聽及持筆札竊記者鯉見之知是帝所使私念此時語勝奏疏乃謂矩曰子遵召來京一路礦稅害百姓所不忍見再三疏請未見允行矩蹙額曰誠然鯉曰若言害百姓猶是第二義矩曰百姓受害何謂第二義鯉曰皇上受損已多矩曰何謂鯉曰

士庶之家只求風水興旺今國家舉名山大川無不鑿破靈氣發洩將盡將來聖躬豈不受損矩曰利害真不小矩復命帝問閣臣有何語矩備述鯉言帝曰此誠閹倖朕身汝去與沈先生言有修補之法為朕一補鯉曰名山大川靈氣發洩如何可補但急停礦稅安靜既久靈氣自復即培補之法矩以復帝首肯久之有聞而恐鯉獨收其功急具疏帝怒其擾不果撤

一日神宗偶疾召一貫入諭以輔佐東宮併罷及礦稅諸事翼日帝疾愈悔出旨中官田義力諫諭已出須行萬萬不可反汗上欲手恐義不為動爭之愈力召一貫索前諭乃惶恐亟繳義憤曰稍持之則礦稅撤矣何畏怯乃爾耶

萬曆時妖書一事有借以中傷郭正域及沈鯉爾時中官陳矩掌東廠帝命會審嚴生先左驗甚明覆訊猶未決李廷機時為少宗伯署部務曰今以百十人折一獄縱無私見豈能盡同當於會稿職名下各隨所見註情真鈐疑等字以候聖斷矩曰然廷機遂首署情真從之者十八九獄上乃坐生先而被誣者獲解矩之調劑為多

五弟崇節言任興州衛時夏月雨後見河岸浮來木夜皆有光如螢火取一棰置之屋中一室皆明可以照字土人號為亮木須水漬之水乾則亮滅

或問明時挺擊紅丸移宮三案及三朝要典者子曰讀倪鴻寶指毀三朝要典疏即瞭然矣疏云主挺擊者力

搜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伏節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損變于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出宵人門戶之說興于是逆黨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經此二借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于先皇猶之頌德稱功于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慶其翻局于獲魏兩奸乃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東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則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佳觀之私書若夫翻印多黨政亦多事唯有毀之而已

五代漢吏部侍郎張允家貧為計而性吝雖妻亦不之

季常自紫泉鎗子衣行如環珮

嘉靖時吳山人據嘗元日賦詩懷分宜相公入戲之曰
問歲第一日懷中朝第一官便吟到臘月三十日豈能
及我輩乎人傳以為笑

蒙恬嘗書獄典文學秦法以吏為師各臣往往從獄吏
出蕭何亦獄吏

漢元帝在位十六年成帝在位二十六年哀帝六年合
三帝止四十八年而元后壽且八十有四所以養成莽
亂

冠榮公準年十九舉進士時年少者多罷遣或勸公增
年公曰吾初進豈可欺君乎則世傳公異日欲變鬚髮
起取宰相服地黃蘆服九者恐未必然也公為樞直實

賜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歿時求一縑作依襖不可得
宜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恸哭終身不畜財產而溫公
訓儉文則言公奢侈公沒後子孫丐于海上以史考之
公益無子也

司馬光日錄以曾鞏父死不奔喪為鄉議所敗朱熹曰
據鞏父死南都杜祁公為治其喪時鞏在側今文集有
謝杜公書可見又荆公撰墓誌亦云至南京病卒此言
不奔喪者溫公傳聞之誤也

漢書謂蔡邕無嗣止一女疾沒胡曾撰與蔡善蹟還嫁
陳留董礼和晉書年祐傳母蔡氏漢中即將邕之女景
獻皇后同產弟祐封吳有功進封乞以與舅子蔡襲則
邕亦自有後非止文姬一人也廣文選阮嗣宗碑乃東

平太守稽叔良撰妻成良為夜不知叔夜之死先于阮
也中山王文木賦以文為中山王名而題作木賦宋王
微詠賦乃誤王為玉而題云微詠下書宋玉名不知宋
之有王微也

秦璽或以為李斯或以為程邈石鼓文或以為宣王或
以為字文周應麟銘或以為右軍或以為陶弘景或以
為顧況月儀或以為索靖或以為唐人蘭亭出右軍無
可疑然又以為有真稿二本唐人所重者董耶真耶至
南唐徐鉉又偽作屏障長縑書以欺陶穀絕文書或以
為出嵇康或以為出右軍又以為出右懷琳黃履殷或
以為逸少或以為揚義和赫然名蹟尚無定目如此
范仲淹云觀柳子厚述作洵道非淺如王叔文果狂甚

必不交傳稱叔文知書好論理道其引劉柳等決事禁
中如議罷中人兵權始俱文珍輩又絕韋皋私請欲斬
文使劉闢意非庶乎會順忠病篤舉術私恨揣憲宗意
請監國而誅叔文子厚輩名為黨人者豈復見雪史因
其成敗書之無所裁正耳

元王君采名文彪至正中為湘鄉州知州一日坐廳事
有牛突入膝跪而淚墮公詰之曰若有冤乎尚有冤若
第往乃令人踵之往牛至屠家而止因得私屠牛者懲
之

齊琦字仲圭號之德興人時人稱為易巖先生善師氏
先天之學為人言未至之事無不驗嘗至衡州學邀詣
其家問以家事琦曰自子造屋必歷一紀乃始生育人

今滿一紀則歲中當添三子今年十二月七日明年二月九日及八月生子之日也乎補懸幕職代次于家明年三月當上珂曰子赴官在今年九月乎與同通市指一女曰此為子家八月生子者也乎因納為子妻未幾其前官故九月即之官十二月七日其妻果產子二月九日子婦復育子至八月所納妻亦生子

葛邲為相專守祖宗法度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羅掘密照曰當論其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乎許衡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又曰教人與人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于其所短邱文莊言經籍在天地間為人生之元氣紀往古而示

來今不可一日無者無之則生人質實如在冥途中行矣其所闕係豈必哉明世宗時命修十七史舊板取廣東宋史板付監邊金二史原無板者購求善本刻行以成全史至是始有二十一史

明正德時何編修塘論史職云宜令編修檢討舊直史館凡陛下之起居臣工之論列大政事之因革振紀大小臣工之陞降拜罷皆令即時登錄止用舊事直書不煩立論褒貶仍令敝尾書某官某人記載之蹟續以待纂述史職既修國典斯脩上則聖君賢臣嘉謀嘉猷不至有所遺落下則愷夫小人懼遺萬世之譏亦有所懲戒不敢縱恣為惡

明章楓山慙以福建僉事考績赴部乞解官更書尹旻

詰之曰不罷較不貪培不老疾何以退德曰古人正色立朝某罷較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視人為傷某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矣遂致仕去明鹿乾嶽太常善總官即署時題聯句于署曰官有私職不過吏不怕對天地對神明只怕對吏士無耻成不得人慢言作聖賢作豪傑且言作人

明景廟初年鄒南皋元標為少詹從吾起官都副憲相與講學以言朝政諉職掌為戒鹿乾嶽曰離職掌言學則學為無用之學聖賢為無用之矣

明朔陽王履之子王敬臣諱謂誠論不知著述著述不知躬行又言學者不可操五門戶門戶若立增長言詮為弊滿甚

倪文正元路有云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之名義士人之行已寧存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

許魯齋曰古人設學校今人亦設學校但今人不知古人設學校之義為何

劉念臺崇周在崇禎朝疏略云天下不幸有朋黨之說崔呈秀魏忠賢之亂首殺天下之學孔孟者而一網空之此時人人知利祿不知廉恥知身家不知君父士風之壞有由然矣

唐憲宗朝晏罷百官拜舞或遺果物問之戚曰歸憲父母及遺小兒遂殺大官令後大飲給食兩分與父母別給果子與兒女所食餘者聽以帕子歸懷

今時婦女作假髮填髮于額上其勢如將額之牆嘗考
唐時婦人妝有各時世顏白太傅時勢妝歌國鬟無鬢
堆疊樣亦有作時勢者據德興詩云蓄鬢愁眉時勢新
元微之都國人妝詩云人人總解爭時勢不知其狀
于今日何如

唐楊國忠實張易之之子冒姓楊乃與虢國通

禮弓云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蓋謂
身未尊顏內不可專家財外不可私恩惠故以父兄之
命行之此自子弟之分宜然若必以尚未仕者如此是
一家之中亦以勢利為等差也

明正德中時書李憲與宦官劉瑾同鄉瑾謂中書由進
士出身當一體考選遂以憲選給事中中書得科道之

選自始

嘉靖初張璁請各省鄉試命京官往試京闈分考亦用
甲科

時子高尚恒于出仕親識資助不能應即加詆訶
或曰高尚者自是伯夷而視人皆蚩蚩矣以伯夷資助之
供給可有此伯夷否有一輩曾否為官于前代輒曰原
像某官以欺人甚且公然語人曰其籍燬于兵燹人亦
無從而辨居之不疑久假而惡知其非有矣

才力不及例乃明成化間家宰李裕以附方士李孜者
得用以此為媚家之術遂為定制

今詩文多壞于贈答之篇無論其人之所宜事之相合
與否稱引過情滿紙搜詞不惟于其人之本末茫然即

實為懿行反為浮飾所掩矣

流賊既破敗明之天下一二遺孽復假明裔以號召而
苟就功名者反以自詡賊誠明明當日何為叛遷于金
威之時今乃復從于喪亡之後終豈肯他他人以名位
而自居其下乎

或言前唐民杜之寄流賊破城偷生逃死今則于進無
路託言高尚不知清夜捫心尚記得前時一逃否流賊
破都城平日號為錚錚者不惟不死且多受賊職者昔
唐朱泚之變平日為時所稱若光祿卿源休以才能太
僕卿張光晟以節義工部侍郎蔣鎮以清素都官員外
郎彭偃以文學太常卿敬釭以勇畧皆為泚用

李自成陷大同報至京師兵部車駕司主事金鉉疏請

撤內監言宣化府臣朱之馮忠孝知名可以率眾死守
特恐監視內臣于中掣肘不無愆事之虞乞星夜撤回
內監專任撫臣不報既而內監果率鎮帥迎賊而朱之
馮遂自盡城頭矣先御內外戎務俱用內臣監視以外
庭不可信專任此輩而處處率先迎降皆內官也降賊
復張賊聲勢恐嚇內外城破君崩謂非尚任內官之咎
歟

唐明皇以七寶鞍賜張良娣權勢所在雖父亦媚其子
之驕寵矣

王陽明生之時母夢神人雲中鼓吹送之其祖因名雲
五歲不能言一日有僧過之曰好個孩兒可惜道破祖
悟更名守仁即能言

明常朝制每日御門決事萬曆初以帝幼冲闇臣議酌
三六九日視朝及二年五月礼部請復舊制閏中擬二
票上請仍定三六九日遂沿為例

史之職壞于宋之李昭采其建議復時政託自送史館
先進御而後付有司史遂不能有具筆

明隆慶六年正月月下旬穆宗不豫二月十二日忽出視
朝諸臣趨往則已下金臺怒而欲出執高拱手語不
甚了了拱固請所以怒曰甚事不是內官壞了此言可
以式子孫寶訓乃未載

明朝皇史宬在內東華門外重華殿西建于嘉靖十三
年門額以史為史以歲為歲左右小門曰謹歷以龍為
龍皆世宗所自製字而手書也

明籍田教坊承應歌詞鄙褻崇禎十五年以科臣摘奏
傳諭禮部以役畊籍宜歌幽風無逸之詩其教坊所扮
黃童白叟鼓腹謳歌及伴醉狀委為俚俗斥令改正天
地之舞不宜扮天神褻瀆禾詞宜頌不忘規令詞臣另
擬擬

李鄴侯臨歿不薦陸宣公而薦竇參不得其解陸宣公
以論裝延齡而罷可為去得其正

李僕少姓獎拔後進如恐不及而待之甚嚴曰前輩自
有矩度過崇虛讓豈所以示教耶人之子弟有不畏父
兄而畏公者

文文起相公著姑蘇名賢記張教幼于嗜書務誕至冠
紅襖巾生自祭而歌晚歌行乞于市文公微時嘗謁之

白公后下則遽易葛巾屏侍使而後見乃至其誕固與
世年慘抹撒而托焉者也

陸給諫榮當明世宗時張聰桂芳張甚公極論其奸
夜草疏鬼嘯于庭公大言曰我男子死耳疏不可已嘯
乃寂疏入罷三相都下哄然爭欲一譴陸給事至擁馬
足不得行而霍唐事秘以蜚語聞世宗怒遽召張還政
府下公詔獄禍矣

張孝廉基人稱為敬堂先生嘗銘座右曰勿展無益身
心之書勿吐無益身心之語勿近無益身心之人勿放
無益身心之境初曾試有顯者與先生善致為道地咄
曰立身一敗尚欲何為哉

玄宗置十道按察使或言其煩擾公私不若精簡刺史

縣令姚崇以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况三百餘州縣安
得皆稱職者乎誠能十便得其人于刺史縣令之賢者
舉之不肖者去之于治平可致已若十使之擇公不
明何能得其人

自張魏募兵充宿衛唐之兵農始分夫前代法制及于
末流不能無弊致之者舉其偏以補其弊可已若併其
法廢之以私意為一切苟簡之制此後世所多也亂也
唐開元六年禁惡錢敕人間惡錢鑄之更鑄如式宋璟
請出太府錢二萬緡以平價買百姓不佳之物可充公
用庶便流布人間其後勅大府及府縣出票十萬石難
之以飲人間惡錢送少府銷毀

開元二十九年立販錢法制承前饒饒皆待奏報然後

開倉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及采訪使給乞
奏聞

王文成公云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于人倫日用最近
處亦多不得毫釐氣力此不可不深懲不痛警也又云
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工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
松江朱處士唱雜筆裁其世父太初嘗言昔年有一士
夫家計蕭然其子頗饒裕言我筋骨勞苦成家父曰汝
筋骨從何處來

唱字眉山雜處數冊偶記其三四如云有糟糠之妻而
無糟糠之妻故二十五外無子始可以立妻然必良家
女剛性者為善此齊家所係不可不謹
又載衡山生平不喜聞人過有言及者必以他端易之

使不得言

金壇王熊方麓嘉靖中為刑部治律始治經句拂字此
贊串拆裂纂錄律私箋嘗嘆曰士大夫以留心業牘為
俗吏詩酒為風雅夫脫與官版受成吏胥而從事風雅
可乎

明嘉靖時宜興萬訓真名吉二子士亨士和舉進士每
遺言必曰願若輩為好人不願若輩為好官人稱為古
齊先生

元魏劉猷之謂學者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途準之四
科要在德行尚首君若能入孝出弟忠信仁讓不待出
戶天下自知倘不能然雖復下帷針黹躡屣從師正博
聞多識不過為土龍乞雨貽感將來其于立身之道又

何益乎

元虞集嘗議學校曰今天下學官以資格授職加之諸
生之上而欲師道之立可乎為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
經明行修者身師尊之庶可觀感化而矣

郭脫脫幼就學于其師吳直方曰使脫脫終日讀書
不若日記嘉言善行服之終身也
樊通政深西田詒畧云窮理之功無往不在其大者莫
過讀書天下道理不外五倫古人為學不過明此而已
其出而有為不過推此而已

明嘉靖中吳光祿世虎為刑部主事時與楊忠愍同年
善友忠愍臨刑日郝議以真為監刑官奮然曰吾愧不
能申救良友忍視其死歟然時已得旨不可易朝即從

事矣念可以免此者惟同邑陶仲文嘗百計招公公不
應乃夕往見仲文為具酒吳曰能聽我言且傾樽仲文
唯唯告之故且時已更念何仲文因留公坐以片紙書
奏呼小童叩宮門納之少選得旨除他官吳然流涕
曰仲文一語可以回天而椒山積誠不能悟主天下後
世其何謂哉

辰戌丑未土寄旺之位未在西南其卦為坤其時為長
夏以其處四時之中呂氏曰今謂之中央土此土正王
之位也春木生火秋金生水冬生水而夏火制金生氣
絕矣惟土旺于西南然後以火生土以土生金四時之
序循環不窮

明弘治時令五城各設大夫遇百官夜飲歸提燈傳送

戴之孝宗紀

繼事番役在唐稱為不良人有不良帥主之即漢之大雅何也立名甚奇

曹興為學官上書願得劇職自教政泰和典史以解羅至京與試中宣德癸丑科第二殿試第一人至洪武辛未榜眼吳言信鈔局副使正統壬戌進士鄭瑄松陵驛驛丞

明郊廟舊儀每祀設大次駕臨入次脫烏升壇其升壇執事各官皆脫烏于外以次升壇供事嘉靖中享廟皇后助發還爵脫烏禮後不復行

元明宗詔修遼金史揭公僕斯典其選或問修史之道何先公曰收書用人人問用人何先曰用人先在論心

術心術者修史之本也心術不正其他雖長不可用

司馬光曰凡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為先一不慕富貴則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

宋元封贈大母降父母一等封贈父母降本身一等明制封贈三代始一如其官

陸贄扈從啟沃謀猷特所親信初幸梁洋獲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夜次山館召之不至涕然號于眾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之至太子親王皆賀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為己累故以憂之今之官人也以己為天下累故人憂之

君子不為其所不為小人為其所不為

宋舉及第者不得呼知舉為恩門師門及稱門生

宋元豐七年始以孟子配食孔子位次顏次荀況揚雄韓愈並封伯從祀

大觀二年始以孔伋從祀孔子廟

度宗廟始升曾參孔伋配食孔子顏路師升十哲

金昌明二年孔子廟前置下馬碑

宋南渡衍聖公瑞友扈跸自曲阜徙衛州傳五世至洙而宋亡元世祖召洙襲公洙以墳墓在衛力辭乃徙于曲阜宗弟沿自是曲阜之後世襲為公嫡派之在衛州者至明正德朝授其後裔繩五經博士世主衛州廟祀南朝邢子才雅性脫略不以位望自尊坐卧一小室果餌皆置果間客至下而共啖未嘗內宿嘗置入為犬所吠

楊文貞士奇初授教職充翰林編纂官會吏部考第史館張尚書統奇其文以為王佐才奏第一

工匠吳敏德以文教授陳嗣初以一詩皆受知于楊士奇入政事吳至都御史陳至五經博士

明時琉球國請一年一貢曰子事父定省不可間也實利價市以自便主客司拆之曰若知父子之礼當從父命遠無以答也

宋欽宗時擅州北斯村中雷電大震擊死二男一婦小兒兒皆有朱篆不可識獨小兒朱篆云賊臣章惇殺身

飲索北狩所親見也

中丞李定術史舒言蘇軾詩詞怨謗侮慢連軾赴臺定等治之欲寘之死太皇太后曹言拒至于詩其過微

矣王珪復舉賦咏檜詩以為不臣帝曰彼自咏檜何預朕事遂輕貶第敕坐教賦貶坐賦詩案黜罰者張方平司馬光而下凡二十八人

秦檜時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及檜封益國公又有請置益國官屬者有議九錫者靜江有檜城驛知府呂原賦秦城王氣詩得召京職沈長卿賦牡丹詩云有寧令漢社稷變作莽乾坤之句為人所告編置化州明天啟七年閏宦魏忠賢獲權朝夜俱稱尚魏上公建祠徧天下而監生陸萬齡請以國子監射圃建祠與文廟相埒南京建祠于孝陵前御史秦章稱頌為九千歲山東巡撫建祠頌有多福多壽至聖至神其從子對一公一侯一伯豐城侯李成祚請封上公為王

漢張道陵以五斗米教教自晉及唐其子孫並無封號宋崇寧始賜張繼先號虛靖先生亦無品級至元始加真人稱嗣天師明高皇帝以天豈有師斥之宋黃洽嘗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仲不欺天俯不欺人出不欺鬼神何用求福祿哉

明伍袁萃提學浙江嘗言孟子闢楊墨黜之為無父無君猶自其流弊言之也若釋迦者棄而父子棄而君臣棄而兄弟夫婦朋友而遊于無何有之鄉脫其道盡行而人盡從之則人類滅絕復成一混沌世界矣

天啟初孫承宗充講官謂同官曰主上幼充在我輩六七指大開道塵總攝章須詳明切直博引曲譬若講官聽中堂而妄敗中堂視中官為忌諱則講官為無人矣

中堂當擇講官不當擇講章

自古國家患女主而宋元祐間太皇太后聽政九年崩向太后聽政六月崩二后殂落即奸臣變法之日却又以無女主而亂也

隆慶二年革正一真人封號止以喬孫張國祥為上清觀提舉特給提舉印至萬曆五年國祥藉援內監馮保復還舊號

萬曆三年閏臣張居正諭嘉靖隆慶實錄疏云凡所編輯不過總集諸司章奏稍加刪潤彙括成編于仗前柱下之詔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見聞無憑增入是兩朝之大經大法雖周或遺二聖聖之嘉謨嘉猷實多未備田千秋為相封富民侯言老得乘小輿入殿中因號車

丞相

公孫弘為相故人高賀過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怒告人曰弘內服貂蟬外服麻屨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示天下于是人疑其矯弘嘆曰寧逢惡富莫逢故人

天寶中御史大夫王璆有自雨亭從簷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涼若高秋

魚朝恩有洞房四壁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藻諸色魚蝦鱉魚藻洞

南宋張鑑嘗于南湖作駕霄亭于四古松間以巨絨絙懸之半空風月良夜梯而登之飄搖空表

李台蝦蟇驛昭日韓公如藝如僧削髮無有寸長

唐以府監裴匪躬嘗奏賣苑中馬糞歲可得錢二千萬
僖帝以問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
糞非佳名

明伍文定與震濂江中殊死戰忽出一大牌書寧王已
擒我軍毋得縱殺賊見之驚擾遂大潰

宋程師孟嘗詣于王安石曰公文章命世師孟與公同
時願得公墓誌庶傳不朽欲請如祿侯死而刻之安石
子雱死有張安國嘗披髮藉草哭于柩前曰公不幸未
有子今郡君姪安國願死托生為公嗣時為之語曰

程師孟生求速死張安國死願托生

金太和元年從省臣奏科場搜檢至解髮袒衣索及耳
鼻非待士禮查大定故事令舉子就沐浴室官置衣為

更衣既可防濫又不失體

北史王遵素領黃門郎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著穿角
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可與郭林宗折角巾作對

簪雲樓雜說一卷

大學士英
廉構進本

國朝陳尚古撰尚古字雲瞻德清人是編雜記瑣聞

多涉語怪其足資考證者惟述魏忠賢養女任氏

冒稱明熹宗皇后張氏一事耳

牡丹榮辱志一卷

〔宋〕丘璿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武進陶氏影刻宋咸

淳刻百川學海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牡丹榮辱

志一卷》提要

牡丹榮辱志目錄



迂愚叟丘璿道源

姚黃為王 魏紅為妃

九嬪 世婦

御妻 花師傳

花彤史 花命婦

花嬖倖 花近屬

花踈屬 花戚里

花外屏 花宮闈

花叢脞 花君子

花小人 花亭泰

花屯難

牡丹榮辱志目錄

牡丹榮辱志

迂愚叟丘 璿 道源

花卉蕃艸於天地間莫踰牡丹其貌正心荏莖節帶
 藥聲抑檢曠有剛克柔克態遠而視之疑美丈夫女
 子儼衣冠當其前也苟非鍾純淑清粹氣何以傑全
 德於三月內迂愚叟曠造化意以榮辱志其事欲姚
 之黃為王魏之紅為妃無所忝冒何哉位既尊矣必
 授之以九嬪九嬪佐矣必隸之以世婦世婦廣矣必
 定之以保傅保傅任矣則彤管位矣則命婦立命婦
 立則嬖倖愿嬖倖愿則近屬睦近屬睦則踈族親踈
 族親則外屏嚴外屏嚴則官闈壯官闈壯則叢脞革
 叢脞革則君子小人之分達君子小人之分達則亨
 泰屯難之兆繼繼之者莫大乎善也成之者莫大乎
 性也稟乎中根本茂矣善歸己色香厚矣如是則施
 之以天道順之以地利節之以人欲其裁其接無竭
 無滅其生其成不縮不盈非獨為洛陽一時歡賞之
 盛將以為天下嗜好之勸也

姚黃為王

名姚花以其名者非可以中色斥萬乘之尊
故以王以妃示上下等夷也

魏紅為妃

天子立后以正內治故關雎為風化之治妃
嬪世婦所以輔佐淑德符家人之封焉然後
鵲巢采蘋采芣列夫人職以助諸侯之政今



以魏花為妃配于王爵視崇高富貴一之於
內外也

九嬪

牛黃

細葉壽安

九藥真珠

鶴翎紅

韉紅

潛谿緋

朱砂紅

添色紅

蓮葉九藥

世婦

麤葉壽安

甘草黃

一捻紅

倒暈檀

丹州紅

一百五

鹿胎

鞍子紅

多葉紅

獻來紅

今得其十別求異種補之

御妻

玉版白

多葉紫

葉底紫

左紫

添色紫

紅蓮萼

延州紅

駱駝紅

紫蓮萼

蘇州花

常州花

潤州花

金陵花

錢塘花

越州花

青州花

密州花

和州花

自蘇臺會稽至歷陽郡好事者眾栽植尤
夥八十一之數必可備矣

花師傳

萸莢

指佞草

莆蓮

燕胎芝

螢火芝

五色靈芝

九菴芝	碧蓮	瑤花
花形史	同穎禾	兩歧麥
朝日蓮	連理木	三脊茅
長樂花	花命婦	黃樓子等
上品芍藥	茆山冠子	醉美人
柳浦	紅纈子	白纈子
紅絲頭	蟬花	重葉海棠
千葉瑞蓮	花壁倖	中品芍藥
長命女花	素馨	茝蔻
茉莉	丁香	含笑
鴛鴦草	女真	七寶花
石蟬花	玉蟬花	花近屬
瓊花	紅蘭	桂花
娑羅花	棟棠	迎春
黃拒霜	黃雞冠	忘憂草
金鈴菊	酴醾	山茶
千葉石榴	玉蝴蝶	黃酴醾

玉屑	花踈屬	麗春	石巖	添色拒霜	金鳳	木蓮花	滴滴金	黃蜀葵	花戚里	旌節	瑞聖	都勝	花外屏	金沙	玫瑰	紅薇	白槿	杜鵑	史君子	百合	花宮闈	諸類桃	諸類杏
七寶花	石瓜花	千葉菊	羞天花	山丹	石竹	紅雞冠	千葉郁李	玉盤金盞	玉鵝毛玉鳳	瑞香	御米	玉簪	紅薔薇	黃薔薇	密有	刺紅	紫薇	海木瓜	梔子	凌霄	木蘭	諸類李	諸類梨

蒲桃

栗花

紅蕉

1

鼓子

金燈

地錦

野薺

蘆花

菜花

1

清露

天襄五

朱明

珍饌

王

•

赤日

胡葉

白晝

石芽

女主人
桑標

冬

主人

主人

主人

多喜事

妻孥不倦排當

子弟韞籍

欲謝時待解醒

借園亭張筵

1

猥人愛與嫌

主人慳鄙

三月内霜雹

筵上持七八

箔子遮圍

遭權勢人乞接頭

王歡賞凶酒

德昌梓專家宴

周客爰啓幕歸

客村曾道士完觀裏

牡丹榮辱志終



牡丹榮辱志一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宋邱濬撰考宋邱濬字道源繁縣人天聖五年進士官至殿中丞邵博聞見後錄記當時有邱濬者以易卦推驗歷代謂元豐正當豐卦靖康要錄記欽宗以郭京爲將蓋取邱濬詩郭京楊式劉無忌皆在東南卧白雲之識其字皆從膚從水此本亦題曰字道源蓋卽其人而名乃作濬殆傳寫誤歟尤侗明藝文志乃以是書爲明邱濬作又誤中之誤矣厲鶚宋詩紀事稱濬有洛陽貴尙錄今未見此書亦品題牡丹以姚黃爲王魏紅爲妃而以諸花各分等級役屬之又一一詳其宜忌其體略如李商隱雜纂非論花品亦非種植入之農家爲不倫今附之小說家焉

問答錄一卷

〔宋〕蘇軾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

寶顏堂秘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坡問答

錄一卷》提要

東坡問答錄題辭

東坡以世法遊戲佛法佛印以佛法
遊戲世法二公心本無法故不爲法
縛而詼諧謔浪不以順逆爲利鈍直
是滑稽之雄也彼優髡視之失所據
矣刻東坡佛印問答錄

萬曆辛丑九月日海虞清常道人趙

問答序

開美識

陳眉公訂正問答錄

目錄

與佛印嘲戲

納佛印令

佛印譏謔

題僧詩軸

為佛印真贊題答

聯佛印於詩

遊藏春塲

聯句嘲僧

與佛印答問

因捫虱詰辨

佛印納東坡令

印對

問答目錄

佛印因坡見罪

與佛印商謎

佛印與東坡商謎

佛印與東坡墨斗說

與佛印起令

佛印題茶詩與東坡

因月素行令

宴同官行令

借意狀物各令

坡妹與夫來往歌詩

秦少游答歌并疊字詩

坡妹採蓮疊字詩

東坡疊字詩

長亭詩

登廁譏行者

陳眉公訂正問答錄

宋 東坡 蘇軾 撰

明 仲醇 陳繼儒

九疑 李日華 校

與佛印嘲戲

佛印未為僧日乃儒家流羣書無不徧讀滑稽應對當時無出其右者與東坡厚善會飲必相諧謔在神廟朝因禱旱乃詔在京各僧入內修問答錄

設道場演經說法東坡乃戲謂佛印曰君素喜釋教竊聞詔僧供奉盃不冒侍者之名入觀盛事佛印信之既入上適見之狀貌魁偉遂賜披剃佛印不得已而順受實非本意亦頗銜恨後東坡宴而戲之曰向嘗與公談及昔人詩云時聞啄木鳥疑是扣門僧又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未嘗不嘆息前輩以僧對鳥不無薄僧之意豈謂今日公親犯之佛印曰所以老僧今

日得對學士東坡愈喜其辨捷

納佛印令

東坡與佛印同飲佛印曰敢出一令望納之不
慳不富不富不慳轉慳轉富轉富轉慳慳則富
富則慳東坡見有譏諷即荅曰不毒不禿不禿
不毒轉毒轉禿轉禿轉毒毒則禿禿則毒

佛印譏諱

東坡一日携宅眷遊西湖因往靈隱適見佛印

問荅錄

四

臨澗掬水怡然忘機坡詰之荅曰聞此中有花
紋小蚌可愛欲得數枚置之盆池間以供閒翫
猶恨未獲坡戲之曰佛印水邊尋蚌喫佛印應
聲荅云子瞻船上帶家來蚌與家二字借意也
坡頗恨之各分散而去

題僧詩軸

佛印令一僧每於東坡前言詩公甚鄙之一日
僧乃携詩軸求公爲序正所謂持布鼓過雷門

也公戲題之曰大杜之下有小杜小杜之下麴
然傑出非吾師而誰

爲佛印真贊題荅

東坡一日會爲佛印禪師題真贊云佛相佛相
把來倒掛只好插髻別一日佛印禪師却與東
坡居士題云蘇髯蘇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蓋
子瞻多髯也

聯佛印松詩

問荅錄

五

東坡過天竺謁佛印欵語間因言窓前兩松昨
爲風折其一悵悵成一聯竟未得續其後舉以
示坡云龍枝已逐風雷變滅却虛窗半日涼坡
續云天夢禪心圓似鏡故添明月伴清光佛印
喜其敏捷歎服不已

遊藏春場

東坡居西山日有徐都尉於所居之背面山闢
一花塲廣植奇花異木各曰藏春塲時值芳春

爭妍競秀盛稱一時東坡招佛印同往訪之徐
以他出不遇洞門鎖鑰無以啓扇者忽見樓頭
有一女艷粧凭欄凝望坡遂索筆題詩于門曰
我來亭館寂寥寥鎮鎮朱扉不敢敲一點好春
藏不得樓頭半露小花稍佛印用坡韻復題其
後曰門掩青春春自饒未容取次老僧敲輸他
蜂蝶無情物相逐偷香過柳稍徐歸見所題詩
明日乃約二人來訪久而不至因用前韻以足

問答錄

六

之曰藏春日日春如許門掩應防俗客敲準擬
款爲花下飲莫教明月上花稍須更東坡同佛
印至徐乃出家姬侍宴徧賞紅紫真勝集也酒
酣坡卽席贈詞于姬曰滿院桃花盡是劉郎未
見于中更一枝纖軟仙家日日笑人間春晚濃
醉起驚落紅千片密意難窺羞容易見平白
地爲伊腸斷問君終日怎安排心眼須信道司
空來自見慣徐乃卽席和坡詞付姬歌此以勸

坡大醉而去詞云小花藏春信道遊人未見花
臉嫩柳腰嬌軟停觴緩引正夕陽逗晚鶯誤入
驚觸海棠花片只恨春心當時露見小樓外
曾勞目斷樽前料想也饑心飽眼從此去縈心
有人可慣

詞名端人歸

聯句嘲僧

東坡與子由佛印同飲于水閣偶見一婦人浣
衣脚白東坡曰可聯句坡云玉筍揄銀河印云

問答錄

七

紅裙蘸碧波子由大笑戲後二句云更行三五
步浸着老僧窠

與佛印答問

東坡得杭州倅一日過天竺與佛印遇于九里
松握手縱步坡見一峰峭拔稍可愛因問何山
佛印曰此飛來峰也坡曰何不飛去印曰一動
不如一靜坡曰若欲靜來作麼答曰既來之則
安之及寺門見捏塑金剛壯麗問佛印曰二金

剛何者爲重印曰握拳者尊及至殿見有奉佛者齋供羅列香燭具陳復詢曰金剛尊大齋供不及何也印曰彼司門戶恃勢張盛降魔護法無預齋供所以時人有詩嘲云撐肩努眼惡精神捏合從來假似真剛被法門借權勢不知身自是泥人後至上天竺見觀音手持數珠坡曰觀音既是佛持念珠果何意耶印曰亦不過念佛號耳復詢念何佛號印曰亦只念觀音佛號

問答錄

八

坡曰彼自是觀音自誦其號未審何謂印曰求人不如求已復見座前致經一卷于其上云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着于本人坡喟然歎曰佛仁人也豈有免一人之難而害一人之命乎是亦去彼及此與夫不愛者何異也因謂佛印曰今我體佛之意而改正之可乎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都沒事佛印曰善坡贊云南海大士眞奇絕

手持數珠一百八始知求已勝求人自念觀世音菩薩

因捫虱詰辨

東坡閒居日與秦少游夜宴坡因捫虱乃曰此是垢膩所生秦少游曰不然綿絮成耳相辨久而不決相謂曰明日質疑佛印理曲者當設一席以表勝負及酒散少游竟往扣門謂佛印曰適與坡會因辨虱之所由生坡曰生於垢膩

問答錄

九

愚謂成于綿絮兩疑不釋將決吾師師明日若問可答生自綿絮容勝後當作飢音不飢音托會既去頃之坡復至乃以前事言之祝令答以虱本生于垢膩許作冷淘明日果會具道詰難之意佛印曰此易曉耳乃垢膩爲身絮毛爲脚先吃冷淘後吃飢飢二公大笑具宴爲樂

佛印納東坡令

東坡王介甫設一令各人預先言之取其外無

可言者以難佛印謂要令中有三百六十字又有牛字東坡云天下有三百六十軍州惟有秦國出金牛介甫云一年有三百六十日惟有春日打春牛佛印云人身有三百六十骨節惟有丑生人肖牛亦應之巧妙也

東坡黃魯直佛印禪師三人同在百花亭上賞花飲酒至數盃後佛印起去小解子瞻遂問去那里佛印荅云小僧忙片時至佛印來坐子瞻

問荅錄

十

道我今行個忙令便先道云我有百畝田全無一葉秧夏已相將半問君忙不忙黃魯直云我有百箇蚕全無一葉桑春已相將老問君忙不忙佛印云和尚養婆娘相牽正上床夫主外面入問君忙不忙

蘇子瞻在正堂置酒會客時黃魯直佛印禪師俱在飲酒數盃子瞻要行一個急急令當先道令曰急急急穿靴水裏立走馬到安邑走馬却

回來靴裏猶未濕爭幾多二三分黃魯直云急急把箭射粉牆走馬到南陽走馬却回來箭頭未點牆爭幾多二三尺佛印云急急急娘子放箇屁走馬到慈刹走馬却回來孔門猶未閉爭幾多三五寸

的對

東坡之妹少游之妻也一日妹歸集宴因食煨

栗妹謂坡曰栗破鳳凰見坡思之天下未嘗無

問荅錄

十一

對數日竟思未能還之佛印來訪問坡有何著述坡曰欲琢一對未能也因舉前事佛印應聲曰何不云藕斷鴛鴦飛佛印復云正如無山得似巫山秀此亦同音兩意坡卽對云何葉能如荷葉圓子由曰不若曰何水能如河水清以水對山最爲的對

東坡與子由夜雨對床子由因舉曰嘗見鸞術者云課賣六爻內卦三爻外卦三爻思之亦未

易對一日同出坡見戲場有以棒呈戲者云棒長八尺隨身四尺離身四尺坡曰此語正可還前日枕上之對子由曰觸機而發誠佳對也

佛印因坡見罪

東坡詆毀大臣變新法由是獲罪當時遂置東坡于島臺按鞠其平昔所與交游者一時連坐謫斥廢秩者不下二三百人累及佛印遂法加編配有與其厚善者皆至慰勞且傷其刺字之

問答錄

上

苦佛印怡然歎曰我佛曾題萬字老僧面帶兩行佛印後至一州太守憐之使健卒二人肩輿以送往佛印戲謂健兒曰健兒你輩擡我便是夾頰底金剛經面面皆有字聞者莫不大笑

與佛印商謎

東坡卽拾一片紙畫一和尚右手把一柄扇左手把長柄笊籬與佛印云可商此謎佛印沉吟良久莫是關雎序中之語歟東坡曰何謂也佛

印曰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非此意乎東坡曰吾師本事也相與大笑而已

佛印與東坡商謎

佛印持二百五十錢示東坡云與你商此一箇謎東坡思之少頃謂佛印曰一錢有四字二百五十箇錢乃一千箇字莫是千字文謎乎佛印笑而不答

佛印與東坡墨斗說

問答錄

上

佛印持匠人墨斗謂東坡曰吾有兩間房一間賃與轉輪王有時放出一線路天下邪魔不敢當東坡荅云我有一張琴一條絲絃藏在腹有時將來馬上彈彈盡天下無聲曲

與佛印起令

東坡謂佛印起令曰要頭是曲多尾是二十八宿四箇字不問東坡曰黃鸝兒撲蝴蝶不著虛張尾翼佛印應聲荅曰二郎神遙佛閣相視鬼

奎危婁

佛印題茶詩與東坡

穿雲摘盡社前春一兩平分半與君遇客不須
容易點點茶須是吃茶人東坡替佛印云嫩蕊
馨香兩味過感師遠贈隔烟羅試烹一盞精神
爽好物元來不用多

因月素行令

東坡謫官黃州一日佛印來訪居佛印于雪堂
問答錄

西

而寢食焉官妓月素者坡直其能詩片會席必
命至焉坡方宴佛印月素適從外來坡問汝來
何爲對曰適過門聞宴客敢來求一盃酒坡曰
汝來掇坐我作一令汝能還之令汝預坐坡曰
要一物不喚自來下用兩句詩坡出令云酒既
清殺又馨不喚自來是青蠅不識人嫌生處惡
撞來筵上敢營營佛印卽口還令云夜向晚睡
思濃不喚自來是蚊蟲吃人嘴臉生來慣枵腹

食圖一飽充月素云只將自身還令得否坡曰
人亦天地一物爾何害乃還令云綺席張日將
暮不喚自來是月素紅裙一醉又何妨木飲便
論文與宇坡大喜其以已自喻意亦美也固令
入坐遂同飲焉

宴同官行令

東坡在翰林日春宴同官適八人預焉佛印亦
居其內中席東坡謂坐客曰某行一令上以二

問答錄

五

字重說下用一詩句協韻以狀其意東坡令云
閑似忙蝴蝶雙雙過粉牆忙似閑白鷺饑時立
小灘王介甫云來似去潮翻巨浪還西注去似
來躍馬奮身射箭回秦少游云動似靜萬頃碧
潭澄寶鏡靜似動長橋影逐秋波送又客云難
似易百尺竿頭呈巧藝易似難執手臨岐話別
間佛印云悲似樂送葬之家喧鼓樂樂似悲送
女之家日日啼又一客云有似無仙子乘風遊

太虛無似有掬水分明月在手永叔云貧似富
稍子滿船金玉渡富似貧石崇著得弊衣福吳
客云重似輕萬斛雲帆一霎經輕似重柳絮紛
紛鋪畫棟又客曰難似易不若云少年一舉登
高第又曰富似貧不若云戀戀綈袍有故人

借意狀物名令

東坡令云水林檎未是水林檎菱荷翻雨灑鴛
鴦恁時方是水林檎少游云清消梨未是清消

問答錄

夫

梨夜半匆匆話別時恁時方是清消梨坐客云
清沙爛未是清沙爛六幅裙兒留半片恁時方
是清沙爛又客云紅娘子未是紅娘子凝脂二
八誰家女恁時方是紅娘子佛印云荔枝兒未
是荔枝兒夜半婆娘生下子恁時方是荔枝兒
永叔云肉從蓉未是肉從蓉暮朝食龍
恁時方是肉從蓉又客云地骨皮未是地骨皮
萬頃良田買斷時恁時方是地骨皮

坡妹與夫來往歌詩

東坡之妹聰慧過人博學強記尤工爲文有欲
以秦少游議親者妹索其所業視之曰秦之文
粗足以敵吾子由之才遂得諧伉儷後子瞻在
翰林日妹往省行之適佛印以長歌寄坡有勉
其退休之意坡讀之尤少凝思妹從旁適見之
一覽了然歎曰使汝作男子名位必在我上妹
因喜得縱觀翰苑未見之書乃遣僮報書於秦

問答錄

七

如遲其歸因錄佛印歌以示秦云歌曰

野野	鳥鳥	啼啼	時時	有有	思思
春春	氣氣	桃桃	花花	發發	滿滿
枝枝	鶯鶯	雀雀	相相	呼呼	喚喚
岩岩	畔畔	花花	紅紅	似似	錦錦
屏屏	堪堪	看看	山山	秀秀	麗麗
山山	前前	烟烟	霧霧	起起	清清
浮浮	浪浪	促促	潺潺	爰爰	水水

景景	幽幽	深深	處處	好好	追追
遊遊	傍傍	水水	花花	似似	雪雪
梨梨	花花	光光	皎皎	潔潔	玲玲
瓏瓏	似似	墜墜	銀銀	花花	折折
最最	好好	柔柔	茸茸	溪溪	咩咩
草草	青青	雙雙	蝴蝶	蝶蝶	飛飛
來來	到到	落落	花花	林林	裏裏
啼啼	叫叫	不不	休休	爲爲	
問答錄			太		
憶憶	春春	光光	好好	楊楊	柳柳
枝枝	頭頭	春春	色色	秀秀	時時
常常	共共	飲飲	春春	濃濃	酒酒
似似	醉醉	閒閒	行行	春春	色色
裏裏	相相	逢逢	競競	憶憶	遊遊
山山	水水	心心	息息	悠悠	歸歸
去去	來來	休休	役役		

秦少游答短歌云

未及梵僧歌詞重而意復字字似聯珠行行如貫玉想汝唯一覽顧我勞三復裁詩思遠寄因以真類觸汝其審思之安表予心曲

弁疊字詩一首

秦之書信既到值坡與妹遊湖上得秦詩且會其意因觀物用其體即成採蓮歌云

問答錄

坡妹採蓮疊字詩一首

東坡亦和疊字詩一首

東坡書字意成詩比虜使至每以能詩自矜朝廷議以東坡館伴之使者索賦詩坡曰賦詩易

事觀詩稍難耳因出長亭詩以示之詩云

亭 景 晝 老 詩 節

首 雲 暮 江 鐘 峯

環疊亭詩及東坡效體詩精敏者一見固可以決又恐有如虜使終日疑思不辨者今逐一明解于下

佛印長歌云野鳥啼野鳥啼時時有思有思春氣桃花發春氣桃花發滿枝滿枝鶯雀相問答錄

呼喚鶯雀相呼喚岩畔岩畔花紅似錦屏花紅似錦屏堪看堪看山山秀麗秀麗山前烟霧起山前烟霧起清浮清浮浪促潺湲水浪促潺湲水景幽景幽深處好深處好追遊追遊傍水花傍水花似雪似雪梨花光皎潔梨花光皎潔玲瓏玲瓏似墜銀花折似墜銀花折最好最好柔茸溪畔草柔茸溪畔草青青雙雙蝴蝶飛來到蝴蝶飛來到落花落花林

裏鳥啼叫林裏鳥啼叫不休不休爲憶春光好爲憶春光好楊柳楊柳枝春色秀春色秀時常共飲時常共飲春濃酒春濃酒似醉似醉閒行春色裏閒行春色裏相逢相逢競競意遊山水競憶遊山水心息息悠悠歸去來歸去來休休役役秦少游詩云靜思伊久阻歸期久阻歸期憶別離憶別離時聞漏轉時聞漏轉靜思伊東坡妹採蓮詩云採蓮人在綠楊津在綠楊津一闌新一闌新歌聲漱玉歌聲漱玉採蓮人東坡詩云賞花歸去馬如飛去馬如飛酒力微酒力微醒時已暮醒時已暮賞花歸東坡長亭詩云長亭短景無人盡老大橫拖瘦竹竿回首斷雲斜日暮曲江倒蘸小山峯

登廁譏行者

東坡與佛印最厚往來不常一日去訪佛印語

言酬答不覺坐久東坡倉皇登廁有一行者會
 意便隨後送些茅紙與之東坡喜其會事次日
 以一本度牒給與披剃一寺僧行駭然纔知其
 因送茅紙之有功也後東坡又訪佛印因而再
 至廁所舉行者喧鬧相爭各將茅紙進前東坡
 在廁所聞外面嘈雜作聲遂問其故左右以實
 對東坡笑曰行者們自去腹上增修字以廟字
代腹字
 不可專靠那廁屎求
 問答錄

亭在錄

生

音

東坡問答錄一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宋蘇軾撰所記皆與僧了元往復之語詎
 諸謔浪極爲猥褻又載佛印環疊字詩及東坡長
 亭詩詞意鄙陋亦出委巷小人之所爲僞書中之
 至劣者也

開顏集二卷

〔宋〕周文玘輯

天一閣文物保管所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開顏集二

卷》提要

開顏集序

開顏集序

試秘書省校書郎周文玘集

笑林所載皆事非稽古語多猥俗博覽之士鄙而不看蓋無取也余於書史內鈔出資談笑事合成兩卷因名之曰開顏集唯期自備披尋非敢出諸篋笥云爾

卷上 揔三十五事

射士 劉神童 張太守

王始 齊人女 搜金人

韋少卿 王僧虔 馮翊

開顏集序

蕭琛 馮光震 溫嶠

王綯 何著作 周昌

張奭 趙儒宗 劉道真

京邑婦 蕭俛 濟尼

袁隗 張裔 祖士言

陸士龍 伊籍 鄭玄婢

庾綽 謝鯤 華譚

孫皓 王將軍 崔司徒

晏嬰 孔融

卷下 揔三十五事

李泌	東方朔	梁武帝
蘇長	鍾會	宋弘
徐陵	歸命侯	沈約
郗超	何儒亮	楊弘武
何尚之	劉儀同	皇甫嵩
諸葛恪	歐陽詞	王渾
楞伽經	張仲階	劉仁相
崔叔	鄭人	王擒
韓康伯	張孟陽	王皓
優旃	劉伯倫	崔光
邢巒	沈慶之	薛綜
趙亮		

不關顏集序

二

開顏集卷上

射士

出韓子

有薦不死藥於荆王射士有取而食之王欲殺射士曰臣謂不死藥而食之今殺臣是殺人藥王乃笑而赦之矣

劉神童

出明皇雜錄

玄宗時劉晏以神童授秘書省正字年方十歲形狀猥劣而慧悟過人上召於樓中簾下貴妃置於膝上為施粉黛與之中櫛上問晏為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正唯朋字未正貴妃

不關顏集上

一

令詠王大娘戴竿晏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上與貴妃為之絕倒

王始

出十六國春秋

南燕慕容德建平四年妖賊王始聚眾於太山萊蕪谷自稱太平皇帝號父固為太上皇號兄林為征東將軍泰為征西將軍假署公卿誑動百姓德遣車騎將軍王鎮討擒之將斬於馬市有一人謂之曰何為妖妄自貽族滅父兄何有始荅曰太上皇蒙塵在外征東征西為亂兵所

害如朕今日復何聊賴其妻趙氏怒曰君止此口以至於死如何臨刑猶自不革始答曰皇天后不達天命自古迄今豈有不滅之國哉行刑者以刀鑲築其口始曰朕今為爾所苦萌即萌矣終當不易尊號德聞而笑謂左右曰焚惑之人死猶誑語何可不殺

張太守

出南齊書

張率歷黃門郎出為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吳宅及至遂耗大半率問其故荅曰雀鼠所耗率笑而謂曰壯哉雀鼠竟不窮問

八關類集上

二

齊人女

出風俗通

齊人有女二家求之東家子醜而富西家子好而貧父莫知所與又難指斥謂女曰汝宜偏袒令吾知之女便兩袒母問其故荅云欲得東家食而西家宿也

攫金人

出列子

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往市過見貨金者因攫奪而去吏捕問之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但見其金也吏大笑之

章少卿

出酉陽雜俎

蜀小將軍章少卿章表微之堂兄也少不喜書嗜好劄青其季父嘗令解衣視背上劄一樹樹杪集鳥數千其下懸鏡鏡鼻繫索有人止於側牽之叔不詳問焉少卿笑曰叔不曾讀張燕公詩云挽鏡寒鴉集耶叔大笑不已

王僧虔

出南史

瑯琊王僧虔博涉經史兼草隸書太祖謂僧虔曰我書何如卿荅曰臣真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真書第三陛下無第一臣書無第三上大笑歷任左僕射

八關類集上

三

馮翊

出十六國春秋

石勒制法甚嚴兼諱胡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上東門勒大怒謂守門馮翊曰夫人君為令將使下之無犯吾尚望威行天下況於宮闈之間向馳馬入門為是何人而不憚何縱之耶翊惶遽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衛之而不可所謂互鄉難與言非小臣所能制勒笑曰胡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

蕭琛

出南齊書

武帝嘗以棗擲蕭琛琛乃取栗擲上中面曰陛

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之以戰栗上大笑

馮光震

出大唐新語

開元中中書令蕭嵩以文選是先代舊業欲注釋之奏請左補闕王智明金吾衛佐李玄成進士陳居亮等注文選先是東宮衛佐馮光震入院校文選兼復注釋鴟蹲云今之芋子即是著毛蘿葡院中學士向外說蕭嵩聞撫掌大笑

溫嶠

出世說

溫嶠從姑劉氏家值亂離唯一女甚有才慧姑以屬嶠索婚意答曰佳聲難得但如嶠比云何

不開類集上

四

答曰喪破之餘乞得粗相存活便足慰吾餘年敢希比汝耶數日嶠報姑云已得婚處門地粗可聳身不減於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以手帔紗扇女大笑曰固是此老奴果如所疑耳

王綯

出南史

王綯字長素或之子也早慧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可改都都乎文哉綯應聲答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道草翁之風必偃尚之笑而色赧

何著作

出宋書

何承天除著作郎撰國史承天時年已老而諸郎並名家年少潁川荀伯子嘲之常呼為姦母承天曰卿何不云鳳凰將九子諸郎聞而太哂

周昌

出漢書

周昌為人強力能直言自蕭曾等卑下之嘗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走帝遂得騎昌頃問曰我何如主昌仰視帝曰陛下桀紂之主上笑而尤憚昌

張奭

出唐史

不開類集上

五

天寶元年冬選六十四人判入等第時御史中丞張倚男奭判入高第有下第者嘗為勸令以其事白于安祿山祿山遂奏之至來年正月二十日於勤政樓下親自重試唯得二十人內張奭不楷一詞時人笑之謂之掣白

趙儒宗

出國史補

憲宗問趙相儒宗曰人言卿在荆門毬塲草生何對曰有之死罪雖然草生不妨毬子往來上為啓齒

劉道真

出累王記

劉道真自牽船嘲女子曰女子何不調機弄杼而採蓮女子答曰大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道真又嘗素盤共人食有嫗青衣將二子行道真嘲曰青羊將二羔嫗應聲曰兩猪同一槽

京邑婦

出妒記

京邑有士人婦大妒於夫小則罵詈大則捶打常以長繩繫夫脚且喚便牽繩夫密乞巫嫗爲計因婦眠士人入廁以繩繫羊士人沿墻走避婦人覺牽繩而羊至大驚召問巫嫗嫗曰娘子積惡先人怪責故郎君變成羊若能尅已改悔

木蘭集上

木

乃可祈請婦因悲號抱羊慟哭深自咎悔誓不復妒嫗乃令七日清齋舉家大小悉避於水中祭鬼神師呪羊還復本形士人徐還婦見聳問曰多日作羊不乃辛苦耶聳曰猶憶嗽草不美腹中痛耳婦愈悲哀自此不復妒忌矣

蕭俛

出國史補

貞元中給事中鄭雲逵與國醫王彥伯隣居嘗有蕭俛求醫誤造雲逵雲逵爲診之曰熱風頗甚又請藥方雲逵曰藥方即不如東家王供奉俛既覺失錯驚遽趨出是時京師有垂儀者曰

熱風而已愧大笑之

濟尼

出世說

謝逸絕重其姊張玄嘗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並游謝張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之風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袁隗

出後漢書

袁隗妻馬融女字倫少有才辯隗謂曰弟先兄娶世以爲笑今處姊妹道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有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隗大

木蘭集上

七

笑之

張裔

出三國志

蜀諸葛亮遣鄧芝使吳送張裔於吳孫權權乃問裔曰蜀卓氏寡女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裔對曰愚以卓氏之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微笑而色作

祖士言

出晉略

晉祖士言與鍾雅相嘲祖屢屈鍾語祖曰我汝類之士利如錐脚燕代之士鈍如鎚祖曰以我鈍鎚打你利錐鍾曰自有神錐不可打祖曰

既有神錐亦有神鎚鍾於是辭屈而晒

陸士龍

出晉抄

晉荀鳴鶴陸士龍未相識因會陸抗手曰雲間
陸士龍荀曰日下荀鳴鶴陸謂張茂先曰既開
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荀答曰本謂
雲龍駸駸乃是山鹿野麋獸微而弩強是以發
遲茂先乃撫掌大笑

伊籍

出三國志

蜀先主以伊籍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其
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籍應聲對曰

不開顏集上

八

一拜一起未足為勞吳主卒無語對

鄭玄家婢

出世說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怒一婢拽着泥中一婢
問曰胡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訴逢彼之怒

庾掾

出三國典畧

庾信妻徐氏與弟掾私通欲求之無致言者信
庭前有蒼鵝掾以書繫于鵝頸信取看之乃掾
啓也題紙尾曰畜生乞與汝

謝鯤

出晉書

謝鯤字幼輿隣家高氏有女美姿色鯤嘗挑之

女投梭折鯤兩齒人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
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耳

華譚

出北史

後魏華譚本南人後舉秀才入洛時宣武坐內
有嘲譚者今聖主在上思拔賢俊故使六府閑
命州郡貢才提英奇於仄陋搜幽滯於巖穴今
有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斯舉初無荅者譚在
下行對曰當今六合齊軌九州同貫祥風和迅
景雲澄空故龍鳳擢形於天衢異人並出於聖
朝吾聞盈尺之璧不生崑崙之山隋侯之珠豈

不開顏集上

九

出孟津之水况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域
賢聖之在豈有所常如吾子言何其未識也昔
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諸公得非苗裔乎衆
皆大笑改觀焉

孫皓

出三十國春秋

晉武帝問孫皓曰聞南吳人好作爾汝歌頗能
否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為隣
今與汝為臣上汝一杯酒願汝壽千春帝笑而
悔之

王將軍

出世說

王將軍嘗至石崇宅如廁見漆箱盛棗本以塞鼻王云廁上下果遂食盡既還婢擎金盤盛水琉璃枕盛澡豆王以澡豆著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婢大笑而已

崔司徒

出九州春秋

靈帝賣官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其子均字孔平亦有時名烈問均曰吾作公天下謂何如均對曰大人少有高名不謂不當為公但海內嫌其銅臭耳烈舉杖擊之而均走烈曰孔平可謂孝乎均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不欲

八開顏集上

十

使父陷於不義耳烈曰爾以吾為瞽瞍耳

晏嬰

出晏子春秋

晏嬰曾使楚楚王聞其智辯欲折之及相見王密使縛一囚於殿前而過曰此何人也左右曰齊人也王曰有何罪對曰坐為盜王乃顧謂晏子曰齊人好為盜乎晏子曰大王頗聞橘生江南江北為枳水土異也此人在齊時不為盜今在楚乃為之將知楚俗使之然也王及左右皆大慚莫有對者

孔融

出後漢書

後漢孔融字文舉桓帝時河南尹李膺有重名恃才倨傲每令守門者通賓客非當代英賢及通家子孫不得輒通融年十餘歲欲觀其為人乃造膺門語守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孫門者告膺膺乃見融問高明家君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公先君李老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公累代通家也膺大悅眾坐奇之咸曰異童子膺引坐謂曰卿欲食乎融曰須食膺曰教卿為客之禮但讓不須融曰不然教公為主之禮但置食不須問客膺慙乃歎曰吾將老死不見卿富貴也融曰公殊未死膺問何故答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向來公所言未有善也是故知未死膺奇之時大夫陳煒後至同坐以告煒煒曰人小時了了大未必能佳融答曰若然者君亦幼當了了煒甚踧踖舉坐大笑不已

八開顏集上

十一

八開顏集卷上

開顏集卷下

李泌

出國史補

李泌爲相以虛誕自任嘗對客令家人速灑掃今夜洪崖先生來宿有人遺美酒一榼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來與公同飲傾未畢門者曰某侍郎取酒榼必命還之畧無愧色

東方朔

出漢武故事

西王母獻桃於武帝云此桃三千年生花三千年熟王母指東方朔云仙桃三熟此兒已三偷得此桃帝曰嘗聞鼻下長一寸是百年人方朔

不開顏集下

笑曰彭年壽年七百鼻下合長七寸耳

梁武帝

出朝野僉載

梁武帝蕭衍時太白入南斗衍跣足繞殿三匝群下怪之帝曰太白入南斗天子下殿走朕欲以讓之耳俄而高歡入洛後魏帝元循走長安梁主羞之歎曰不意箇虜子卻應天文耶以此言之江東非正統也

蘇長

出唐實錄

蘇長貌醜隋煬帝目爲驢又高祖嘲云名長意短口正心邪又從高祖獵射大獲禽獸上謂長

曰今日畋遊樂平長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足爲樂上色變而笑曰狂態發耶對曰爲臣私計則狂爲國計則忠

鍾會

出唐實錄

鍾會鍾繇兄弟盛飾同坐車上行至城西門逢一女子微笑曰此車中央殊高二鍾都不覺車後門生曰有女子戲公車云此車中央殊高公曰云何中央高門生曰夫中央高者兩頭低此戲公二人爲兩頭低也後鍾會更不同車行畏逢此女子

不開顏集下

宋弘

出東觀漢記

宋弘見光武御座新施屏風盡列女帝數視之弘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上即撤之時光武姊湖陽公主新寡帝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公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云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公主曰事不諧矣

徐陵

出梁史

梁常侍徐陵聘齊魏收文字爲北朝之彥秀錄

文集以遺陵謂傳之江左陵還濟江悉沉之從者問其故荅曰吾爲魏公藏拙

歸命侯

出三十國春秋

吳主孫皓爲晉所滅以爲歸命侯晉武帝與侍中王濟奕碁皓在側濟問皓曰聞君在吳剝人面削人足豈有之乎皓曰見失禮於君者則剝削之時濟伸脚局下皓以此譏之濟矍然收脚矣

沈約

出梁書

沈約嘗侍宴屬豫州進栗子中有徑寸者帝因

不關類集

三

勅沈約曰與卿周微栗事多少各思所記帝得十二事約得九事少於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公忌前若多之恐羞死帝聞其言不遜欲加罪徐勉固諫乃止

郗超

出宋書

郗超字嘉賓桓溫與謝安論大事令超卧帳內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何儒亮

出國史補

進士何儒亮自外州至訪其從叔誤造趙需宅自云同房會冬至需家致宴揮霍儒亮是同房

便令入宴姑姊妹盡在坐焉儒亮饌畢徐出需大笑儒亮歲不敢出京城因號需爲何郎中

楊弘武

出唐實錄

高宗問楊弘武曰卿在司戎授官有非其才者也弘武曰臣妻拒捍此其所屬不敢違命上嘉其不隱笑而遣之或謂以此言諷上用皇后言也

何尚之

出南史

尚書令何尚之與太常顏延之少相好狎二人並短小尚之嘗謂延之爲猿延之目尚之爲猴

不關類集

四

同遊太子西池延之問路人曰吾二人誰似猿路人指尚之爲似延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猿耳君乃真猴二人俱大笑之

劉儀同

出隋書

劉臻字子宣耽于經史性遂恍惚世事多所遺忘時有劉訥者與臻俱爲儀同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自朝下將訪問劉儀同家從者謂臻將歸乃引至臻家臻乃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在乎可出矣其子迎門驚曰汝亦來此荅云此是大宅也臻於是顧左右久之方悟

皇甫嵩

出魏志

董卓為郎皇甫嵩為將軍各不相下後卓為上
師嵩為御史拜卓於車下卓曰義真伏未嵩曰
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燕雀自不知鴻鵠之
志嵩曰昔與明公俱為鴻鵠不意今日變為鳳
凰卓笑曰卿早伏無此拜也

諸葛恪

出吳志

諸葛恪字子瑜面長似驢孫權大會使人牽一
驢入長臉其面題以諸葛子瑜恪曰乞請筆益
兩字因與筆恪續其下之驢兩字舉坐歡笑不

八開類集下

五

已

歐陽詢

出大唐新語

太宗嘗宴近臣互令嘲謔以為娛樂長孫無忌
先嘲歐陽詢曰聳肘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言
麟閣上盡此一獼猴詢應聲對曰縮頭連臂暖
漫當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團團太宗歛
容曰歐陽詢汝豈不畏皇后聞耶無忌后之弟
詢為人瘦小極甚寢陋而聰

絕倫

王渾

出世說

王渾妻鍾夫人每呼渾為卿渾曰不可爾妻曰

憐卿愛卿故曰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

楞伽經

出翰林故事

前輩學士傳楞伽經一本函在屋壁每下直出
門相嘲謔謂之小三昧出銀臺乘馬謂之大三
昧言如佛氏去纏縛而得自在

張仲階

出風俗通

有張伯階仲階者兄弟二人形貌絕相似仲階
妻新粧見伯階以為仲階乃戲問之曰今日粧
飾好否伯階應之曰我伯階也妻乃起避之頃
吏又見伯階猶以為仲階告云向大錯誤伯階

八開類集下

六

曰我故伯階也

劉仁相

出大唐新書

劉仁軌初為給事後拜左僕射既官達其弟仁
相在鄉曲升沉不同遂構嫌恨與仁軌別籍每
於縣祇奉戶課或謂之曰何不給事同籍五品
之家當免差科仁相曰誰能向尾底避陰涼兄
弟以榮賤致隔了為至戒矣

崔叔

出唐實錄

杜太保在江南進崔叔百篇上曰此惡詩焉用
進來時人呼為崔勅惡詩

鄭人

出韓子

鄭人有買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座至市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度乃歸取之及市能不得人曰何不試以足曰寧信度無目信也

王擒

出談藪

王儉嘗集才學之士類物而麗之諸客皆窮唯盧江何憲為勝乃賞五色花簾白團扇憲坐簾執扇意氣自得秣陵令王擒後至操筆便成事既煥美詞亦華麗擒乃令左右抽簾掣扇登車而出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

八開顏集下

七

韓康伯

出晉書

韓康伯母殷氏數歲大寒母為作襦令執熨斗謂曰且着襦尋當作袴康伯曰不復作袴母問其故曰火在斗中柄上熱今既着襦下亦當煖母甚笑而異之

張孟陽

出晉書

晉潘岳字安仁甚有姿容少時挾彈乘小車出洛陽道婦人遇者無不連手共榮之競以果擲盈車而返張孟陽醜亦復學岳遨遊於是眾群相效以瓦石擲之亦滿車而歸

王皓

出隋書

王皓字季高少立名行性儒緩曾從齊文宣北伐乘一赤馬旦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候為求不獲須臾日出馬體盡霜繫在幕前方云我馬尚在

優旃

出史記

秦二世欲漆城優旃曰善乃譏諫曰漆城平蕩蕩寇來不得上良為漆耳顧恐陛下難為寤室二世笑而乃止

劉伯倫

出語林

八開顏集下

八

劉靈字伯倫沛國人飲酒一石至醒復飲妻責之靈謂妻曰卿可置酒五斗并脯羞之類吾當呪而斷之妻信之遂設酒肉致於夫前靈呪曰天生劉靈以酒為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不足可聽

崔光

出北史

後魏高祖之子名皆伯愉悅崔光之子名皆勵勗劾勉高祖曰朕兒旁有心鄉兒旁有力皆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邢巒

出北史

秦州刺史邢巒有疾策山桃杖高祖問曰是何杖曰巨源杖太祖諱濤以故言之

沈慶之

出宋書

虜據滑臺太祖欲北伐沈慶之固諫不可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並在座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曰理國譬如理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

薛綜

出六朝探夢

吳選曹尚書薛綜字敬文少為人辯瞻有急機

大開續集

九

時蜀使張奉勸酒曰蜀者何也綜曰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苟身垂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嘲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國天子之都衆坐歡笑不已奉色慚而無對

趙亮

出西陽雜俎

李夷簡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趙亮好開當入獄滿背鏤創毗沙門天王吏欲杖背見之乃止侍此轉為坊市之害左右言於李李大怒令擒就腰前索新造筋棒徑三寸叱杖子打天王盡則已殺三十餘不死經旬日但袒而歷門叫乞修

理破碎功德錢

開顏集卷下

大開顏集

開顏集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
天一閣藏本

宋周文玘撰文玘嘗官試秘書省校書郎其里籍未詳此書通考作三卷此本僅上下二卷而所載三十五事與自序合疑通考誤二爲三也文玘通考作文規書錄解題謂文規未知何人然此刻本玘字甚分明亦疑通考傳寫之誤其書皆古來詠諸事各註出典然其中如世說濟尼一條無可笑者列子攫金一條增吏大笑之四字後漢書袁隗婦一條增隗大笑之四字皆非本文亦一病也

新刻古杭雜記詩集四卷

不著撰者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光緒錢塘丁氏嘉惠堂刻武林掌故叢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杭雜記

詩集四卷》提要

新刻古杭雜記詩集總目

卷一

一擔擔

天日山崩

釣臺

詠雪

六更鼓

太學別廚

與鬼說話

謝恩

歸美

古風

狂生

卷二

因詞削籍

排當

古杭雜記詩集

目錄

一

婦人題壁

失婦人體

多男子

瑞不爲祥

御製詩

異端之害

養鴿

金陵山水

學雞鳴犬吠

鏡齋相士

半閒亭

卷三

李瓊歸國

御詩

李瓘掛冠

大仙

道號

西湖柳

無故犯罰

扳附

甲戌諒陰

上馬裙

淚妝

龍飛省試

中傷善類

卷四

覆試

顯慶寺

朱園題名

人心之忿

平章宰相

湖上平章

生辰賀詞

函首乞和

善對

龍飛對

古杭雜記詩集目錄

二

代言之失

射潮箭

以上係宋朝遺事一新繡梓求到續集陸續

出售與好事君子共之

一依廬陵正本

新刻古杭雜記詩集卷一

一擔擔

收拾乾坤一擔擔上肩容易下肩難勸君
手多少旁人冷眼看

按宋理宗庚申賈似道初入相時人作是詩

天目山崩

天目山崩水齧磯天心地脈露危機西周浸冷觚稜
月未必遷岐說果非

宋高宗中興建都於錢塘天目山乃主龍山至度

宗甲戌天目山崩京城騷動時有建遷蹕之議者

古杭雜記詩集

一

未幾宋鼎遂移有人作此詩亦有趣味昔晉郭璞

有詩識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海門

一點巽峯起五百年閒出帝王

釣臺

光武再造於東都嚴光以故人不願仕而隱於釣
臺可謂僻且遠矣宋高宗再造徙都於杭而釣臺
乃隸三輔之地士夫車舟經由於此其地有客星
閣羊裘軒招隱堂玉泉亭又有釣臺蘭口題詠千
百佳句何限惟嘉定癸酉有天台謝采伯過祠下
見先生衣華陽之服又有村嫗乞靈之幡緣化香



油之櫃甚爲先生羞之仰瞻堂扁題曰三賢尤以爲失鈞臺崇奉之意發憤填膺叱責庸衲撤幡并櫃爲易扁榜又訪尋舊本正其衣冠遂作詩曰

輟帆謁肖像衣冠非漢儔翩翩掛佛幡小積求香油庸衲資誑惑良爲先生羞後來躋兩賢幾與逆祠侔扁堂失本旨貽笑何時休盡歸白而長是正茲謬悠

又無名氏題詩諷人圖名利云

子陵臺下泊孤舟拍岸江聲枕底流長笛不知何處客月明雙槳下杭州

念奴嬌 詠雪詞

古杭雜記詩集 二
沒巴沒鼻霎時間做出漫天漫地不論高低并小大平白都教一例鼓弄滕神招邀巽二一恁施威勢識它不破至今道是祥瑞最是鷺鴨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挨上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元是我底

右雪詞陳藏一作也藏一爲賈似道所嫉又爲給事檄駁歸本賈因雪賦此以寓意詞語雖粗然不平而鳴也

賀新郎 六更鼓

月轉宮牆曲六更殘錦魚聲亮紛紛袍鶴黼座臨軒清蹕奏天仗綴行森肅望五色雲浮黃屋三策忠嘉親賜擢動龍顏人立班頭玉臚首唱眾心服殿頭賜宴宮花簇寫新詩金牋競進繡牀爭蹙御渥新沾催進謝一點恩袍先綠歸袖惹天香芬馥玉勒新鞭迎夾路九街人盡道蒼生福齊擁入狀元局

姚勉爲狀元常作是詞用六更事昔宋太祖以庚申卽位後有五庚之說五庚漸周禁中忌打五更鼓遂作六更前輩歌詩聞有言六更者理宗寶祐癸丑臨軒勉作大魁賦此然則五更既可加爲六

古杭雜記詩集 三

更六更之盡不可復加歟

太學前廊別廚

太學舊例職事頗侵諸齋食蓋由廚子輩觀望欲以獻勤是致諸齋食味不豐有士人作俚語以戲前廊云

回耐前廊烝拯正 減我外廚乘服盛 食教人沒箇輕頃磬 願得天雷傳品並 霹

與鬼說話

西湖蘇堤上有三賢堂杭人奉祠白香山林和靖蘇東坡之所稼軒辛幼安帥越時劉改之寓西湖

上稼軒送以酒物就招其過越值雨改之不去去
答以沁園春後人謂改之此詞與一大鬼說話謂
三賢皆詩仙改之心慕乎三賢是亦精神之感召
故心聲不覺如是之發爾不然孔子夢周公亦可
謂之與鬼說話乎詞云

斗酒箴肩風雨渡江豈不壯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
靖與坡仙老駕勒我回坡謂西湖宛如西子濃抹澹
妝臨鏡臺二公者皆掉頭不顧只管傳杯 白云天
竺飛來圖畫裏崢嶸樓閣開愛縱橫二澗東西水繞
高峯南北上下雲堆通曰不然暗香疎影何似孤山

古杭雜記詩集

四

先訪梅須晴去訪稼軒未晚且此徘徊

文山年二十一擢大魁謝恩詩

於皇天子自乘龍三十三年此道中悠遠直參天地
化昇平期羨帝王功但堅聖志常持久要使民生見
泰通第一臚傳明寵渥報恩惟有勵清忠

文山上書言內侍董宋臣大學廊頭揭示歸美

之詩曰

撥轉天綱回地紀中興又自庚申始掃除陰類誰之
功有硬脊梁擔得起鯁生曾作茶嶺詩已學希夷不
願仕逢人見說太平時擔書來領西湖水幽陰何物

號閻羅汗我青天莫敢指國人咸懼妖復來天子自
知忠可使履齋泉下不伏款帝謂董賢人切齒未聞
蔡筆誦余公但見歐書責高子揚揚顏面見士夫不
知世間有羞恥吁嗟今世負大名祿重忠言類如是
一身富貴儘有餘何況明明今在邇中書雖有空頭
敕其奈諸君多唯唯五更魁宿炳光精吐出忠肝涕
盈紙心懷寸鐵飛上天願則剛腸開帝視徬徨竈婢
爲主驚慷慨書生爲國喜吾皇英斷似孝宗觀有天
誅終棄死當時賴有政府賢彈淚妖狐與羸豕家奴
猥瑣何足云中丞舉動可惜爾慶厯諸公聞此詩勿

古杭雜記詩集

五

謂予禍始於此

于時校書郎彭方迴亦上札廟堂又投書司諫

大學上舍黃莊亦有詩歸美方迴曰

廬陵閒氣歐陽公宗主文脈魁蘭宮給札詔來簡眷
濃職居館閣譽望隆聖明天子是仁宗拔賢招俊萃
羣工希文何爲去幽函諫官不言祇蔽蒙惟公壁立
秉精忠獨抱鯁論心忉忉顯責若訥極匪躬飄然夷
陵稟高風高風凜冽誰能同地靈人傑國不空魁名
自見六一翁翱翔天祿名尤崇忠肝義膽何其雄憤
彼陰邪後內訌崇論宏議要力攻責彼諫者達四聰

摧姦擊佞深有功吁嗟眾目昏如矇劃然見此光瞳
瞳吁嗟眾耳塞如聾轟然聞此聲風飄丹心一片對
穹窿名齊歐老壓岱宗賴有諫臣鑒由中賢相意與
公議融全名不作夷陵窮公心豈計窮與通使我躍
起激懦衷賢哉兩魁碩且洪仁山突兀文水淙

狂生

理宗端平興化王邁以召試館職除祕省正字後
因投憲府副篇遭論職理宗亦以狂生稱之後
敘官復職謝宰執版有曰設有建明又必以狂生
斥無補成敗徒重爲詔子嘸其與神宗之言柳三
變令其且去填詞三變遂自名云奉聖旨填詞柳
三變無以異也邁常賦沁園春上方大琮壽末因
以自喻其詞曰

三數年來臺省好官都做一回雖有向前未做底官
職不妨猛省直恁歸來甲第新成名姬初買脆管繁
茲十二釵細看來這狂生無用削盡官階 狂生眞
個狂哉潑生氣元來猶未灰有龍鱗鳳翼不能攀附
牛養漁具早已安排爛煮園蔬熟煨山芋白髮蒼顏
窮秀才更有麼狂生無著處押去瓊崖

古杭雜記詩集

六

新刻古杭雜記詩集卷二

因詞削籍

高宗紹興之初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書乞斬秦
檜得罪責昭州監當後四年慈甯歸養臺臣奏諷
論其前言弗驗除名送新州編管三山張仲宗以
詞送其行又數年秦檜始聞此詞時仲宗掛冠已
久遂以它事追赴大理寺仍削籍杭人猶多唱之
其詞曰賀新郎

古杭雜記詩集

七

夢繞神州路悵秋風建營畫角故宮離黍底事崑崙
傾砥柱九陌黃流亂注聚萬落千村狐兔天意從來
高難問況人生易老悲如許更南浦送君去 涼生
柳岸銷殘暑耿斜河疎星澹月斷雲微度萬里江山
知何處回首對牀夜語雁不到書成誰與目斷青天
懷古會肯兒曹恩怨相爾汝舉大白唱金縷

排當

宮中飲燕名排當理宗朝排當之禮多內侍自爲
之一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密敗度宗因之故咸淳
丙寅給事陳宗禮有曰內侍用心非借排當以規
羨餘則假秩筵以奉殷勤不知聚幾州汗血之勞
而供一夕笙歌之費此說可想矣有詩曰

花磚緩步迴朝衙排當今朝早賞花玉璽金鞍皇后馬香輪繡轂御前車

婦人失體

臨安婦人金麗卿題廣信道中

家住錢塘山水圖梅邊柳外識林蘇平生慣占清涼國豈料人閒有暑途

金淑柔不知何地人題浪淘沙於豐城道中麗卿之識林和靖蘇東坡已不能出門擁蔽其面矣淑柔可惜於陶學士其意果何在邪諒皆失婦人之體也詞曰

古杭雜記詩集

八

雨溜和風鈴滴滴丁丁釀成一枕別離情可惜當年陶學士孤負郵亭邊雁帶秋聲音信難憑花鬢偷數卜歸程料得到家秋正晚菊滿寒城

多男子

徽宗御製未幾而遭靖康之禍詩曰

送臘自然時序應頒春常與邇遐同福隨新歲知陽德慶叶斯男誕禁中

瑞不爲祥 御製詩

理宗景定庚申建甯府建陽縣因產嘉禾遂改名嘉禾縣辛酉科增解額兩名辛酉建康制司馬光

祖奏上元縣宰鍾蜚英備父老進瑞麥五莖各兩歧繪圖上進乞宣付史館手成嚴州守臣錢可則備父老述本州城東南廂京門外官地一角之內有瑞麥一百餘莖各兩歧繪圖上進乞宣付史館癸亥成都府奏藝祖皇帝廟側一合抱枯木久矣仆地今歲夏五忽立起而生三芽理宗御製詩云初是烈祖開炎圖華夷一統同車書人心愛戴無遠邇親傳聖像繪成成都赤子尊君父大廷重光奉祠宇殿旁一木久已枯俄發三芽當夏五萬物榮枯知有時枯楊況更能生稊天胡此野大此瑞祖宗垂

古杭雜記詩集

九

佑從可知吁嗟全蜀今非昔玉壘金城久荆棘幸今天道已好還欲洗腥羶歸古益矧茲廊廟古棟梁肅雍顯相登明堂岷峨萬里來獻瑞願符景運答休祥書言顛木有由藥天其永命復大業中興肇開同一機萬載垂芳光史牒

是年明堂後遂昌府奏進產嘉粟理宗御製詩賜丞相賈似道以下

一德交孚協兩儀嘉禾嘉粟獻珍奇祥成屬邑信非偶瑞應明禋若有期周紀田疇生秀穎漢歌郊廟產靈芝何如近在王畿內慶典珍符萃一時

異端之害

昔徽宗自稱道君教主時進道流於禁中通宵繼日啟建醮事又嘗夜出微行遊於娼家嘗有異香於禁城之外此說似求瑕之過然未幾而國破身亡父子俱北狩其詩曰

玉虛清夜醮筵開羽唱聲沈曉漏催習習好風花外過異香飄出禁城來

養鴿

高宗紹興間宮中養飛鴿每日羣飛於外太學士人作詩以諷其詩流入大內高宗惻然自是宮中

古杭雜記詩集

十

不復畜鴿其詩曰

萬鴿飛翔繞帝都朝昏收放費工夫何如養取雲邊雁沙漠能傳二聖書

金陵山水

高宗未駐蹕杭州之先有暫都金陵意因末年幸建康此意未釋召一國師決之國師謂建康山雖有餘水則不足獻詩曰

昔年曾記謁金陵六代如何得久興秀氣盡隨流水去空留烟岫鎖稜層

學雞鳴犬吠

韓侂胄作南園於吳山其中有所謂村莊者竹籬

茅舍宛然田家氣象侂胄常遊其閒甚喜曰狀得絕似但欠些雞鳴犬吠耳既出他所忽閒莊中雞犬聲令人視之則府尹趙師舜也侂胄大笑益親愛之昔孟嘗君得客爲雞鳴狗盜猶能使之脫身於患難後人且議其所得者止雞鳴狗盜之才師舜諛侂胄而作此是何異京師瓦子優人作禽獸叫者人標其題曰只消三寸舌做得萬般聲其亦師舜之謂歟有詩曰

堪笑明廷鴛鴦甘作村莊犬雞一日冰山失勢湯燖

古杭雜記詩集

十二

鑊煮刀割

又詩曰

姦邪誰不附韓王師舜於中最不臧手拾散錢諛寵婢身當勸酒舞齋郎叩頭雅拜尊師旦晝膝爲書薦自彊更有一般人不齒也曾學犬吠山莊

鏡齋相士

理宗朝有相士在御街設席賣相其牌寫曰鏡齋相士屢相中大魁士夫多有詩贈之爲證忽一年相一人許爲探花後唱名乃爲第一有詩贈蓋譏其言之不驗也其詩曰

鏡齋相士亦名家剛許吾儂作探花性澹不知花可探班頭獨立紫宸衙

半閒齋

度宗賜賈似道第於西湖上似道扁亭名曰半閒以停雲水道人每治事罷則入亭中習打坐有佞之者上唐多令詞大稱似道意議者謂其時乃聖哲馳驚而不足之秋也曾謂似道而以半閒自處乎其詞曰

天上謫星班青牛初度關幻出蓬萊新院宇花外竹竹邊山軒冕儻來看人生閒最難算真閒不到人

古杭雜記詩集

三

間一半神仙先占一半與公閒

新刻古杭雜記詩集卷三

李璫歸國

李全死後其子松壽據有山東駸駸踰淮據及漣水連年爲患景定庚申八月忽有書貽賈相係兩淮制置李庭芝繳進其書往來十數始疑中信其終則直壬戌詔改漣水軍爲安東州仍降德音特授李璫保信武甯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等路軍馬齊郡王宣賜獎諭追復其父全官爵改正厯日御製詩賜賈相云

古杭雜記詩集

三

力扶漢鼎賴元勳泰道宏開萬象新聲暨南郊方募義恩漸東海悉來臣凱書已奏三邊捷廟算全消萬里塵坐致太平今日事中興寶運喜環循

理宗賜丞相賈似道詩

清明朝野遇清明萬國歡心樂太平樽俎優賢咨啟沃載廣既醉詠盈成

李璫掛冠

度宗戊辰龍飛狀元興化陳文龍同郡李璫太學貫道齋上舍係第三甲正奏名於唱名之後乞以本身官致仕恩例盡以回贈父母上書畢辭先聖及三魁同舍出錢塘門脫綠袍掛於門之上泛舟

而去三魁同舍皆送別瑾有詩云

人言學古思入官我謂學易而官難平生透出夢覺
關本來面目只儒酸吾親不俟若爲歡不如歸去臥
林間殿前三策罄忠肝多謝皇恩天地寬戲衫卸了
白衣還扁舟飛過子陵灘前修亦有通與搏聖世許
之俱寬閒何物种放太厚顏山鬼移文伐其姦此行
無復出閭山休音息影谷之盤今朝釀酒醉零壇便
向錢塘門掛冠

又賦詩一首如瑾者可謂急流勇退矣

有手須擎龍袞衣有頭須叩九階墀有口須讀離騷

古杭雜記詩集

古

詞有腹須飽高山芝有身不願掛綠皮笑問此身到
何之石室山之顛重湖水之湄陶公云樂夫天命復
奚疑

大僊

寶祐丙辰文山以年二十一魁大廷先是父革齋
以乙卯秋試未揭曉而第三子霆孫先故文山與
弟璧俱計偕遂同二子趨臨安禮部又皆奏名夏
五月甲寅日賜文山第一次日革齋病作戊午日
向申寂然而逝畿曹聞於朝朝命官吏治喪事六
月庚申朔二子奉柩出關於時榜眼陳賁以下合

榜一祭五羊曾士倬等一祭曾之祭文有曰藍綬

麻衣事皆前定蔬園馬廐識如許靈蓋文之鄉人
劉之俊卜僊最驗戊申年革齋卜於僊已有先兆
及丙辰春復問僊於臨安肆中有詩末句云只在
蔬園養馬坊後所殯之地適在蔬園旁有馬廐故
其祭文中用之大僊之詩其驗固如此革齋名儀
字士表云大僊有詩曰

乙卯之春鳳詔頒二孫指擬上春官蘭宮綰卻藍袍
了猶恨麻衣淚未乾

道號

古杭雜記詩集

古

孔門弟子具稱夫子以字自唐以來詩人多立號
後人尊之而稱其號二三十年來雖貧儒下士以
一齋一軒自名者人輒以爲道號而稱之況一命
以上者乎有題於旅壁者乃草茅之言似亦當理
云

孟子名軻字未問如今道號卻紛然子規本自名陽
鳥更要人稱作杜鵑

卜算子 西湖柳

福建有一士子因在臨安與安泊人家一女子私
通臨歸女子誓以不嫁他人候其再來與之爲偶

次年父母竟以嫁他人其人再到閭其他適快快
不樂因朋友拉其下西湖忽見女子與二婦人亦
飲於小船之上彼此相顧含情無語士子先登蘇
隄題卜算子詞於柳樹上未幾女子船亦至登隄
閒步忽見此詞便覺身體不歡忽回舟上隨即不
拔報知其夫來問因由舟人俱道所以其夫即往
柳邊觀所題之詞忽悟其妻在前已與人有約挹
氣歸家尋亦暴卒詞曰

月在小樓西雞唱霜天曉淚眼相看話別時把定纖
纖手伊道不忘人伊卻都忘了我若無情似你時

古杭雜記詩集

夫

瞞不得橋頭柳

無故犯罰

率履齋生一夕集飲一人歌唱聲喧直宿學官聞
之令甲頭取問直日供以讀書聲高非唱歌也又
令供讀書聲高人姓名時同集者俱有校定偶一
同舍在富陽縣就館未有校定遂以其姓名供上
後果遭罰同舍戲作詩曰

書讀富陽縣聲喧率履齋閉門屋裏坐禮從天上來

扳附

吳潛拜相其兄淵多少扳附有諧於理宗曰外間

童謠云

大蜈蚣小蜈蚣盡是人閒業毒蟲黃絲扳附有百足
若使飛天能食龍

甲戌諒陰

度宗崩幼君諒陰其年第一名王龍澤二名路萬
里三名胡幼黃京師爲之語曰

龍在澤飛不得萬里路行不得幼而黃留不得

上馬裙 淚妝

理宗朝宮中繫前後掩裙名曰上馬裙又故以粉
點於眼角名曰淚妝四方效習其亦過北之譏乎

古杭雜記詩集

七

古云

宮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宮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

度宗龍飛省試

度宗新正改元咸淳戊辰當龍飛試其年省院出
題商議賦題皆不欲出天子聖人於是別院出乾
爲天正院出帝德廣運皇天眷命皆大全年號而
天眷又正是徽欽在北之年時人爲之語曰

正院無天子別院除聖人廣運與天眷卻把比咸淳

中傷善類

理宗淳祐戊申工書趙汝騰有劄言黃濤阿媚舊

相濤中省辯白司諫陳垓御史蔡榮連章按劾二

人章內言汝騰之過言謗之者作詩曰

汝騰元是杜鵑兒身著金章口是非自道長安春色
好聲聲卻只勸人歸

又趙汝騰嘗語於人曰丞相吾能詆之給舍臺諫
吾能譏刺之有詩曰

若要差除好更兼言職牢宰執與臺諫從頭罵一遭

古杭雜記詩集

六

新刻古杭雜記詩集卷四

嚴過省人覆試

理宗嘉熙戊戌買似道以其姊貴妃之故得赴廷
對其時貴妃在大內廷對之日節次當事人供應
湯藥飲食自庚申入相之後躡拜平章聯科必嚴
過省人覆試之禁時人有詩其責問之辭亦當矣
其末聯云

戊戌若還嚴覆試如今安得有平章

顯慶寺

臨安淨慈寺靈隱寺上中下三天竺寺皆宋朝祖

古杭雜記詩集

九

宗功德寺也清祐庚戌爲貴妃閻氏建功德寺於
九里松近靈隱寺之前名曰集慶寺土木之工過
於諸寺時人名之曰賽靈隱寺成建大鼓於法堂
忽有人掩入不備大書於鼓上由此界限甚嚴無
故人不復得入矣其二句云

淨慈靈隱三天竺不似閻妃兩片皮

朱園題名

自建太學諸齋皆有題名牌其登第者則有紅朱
圈其首爲大魁者以渾朱圈之兩優釋褐者亦然
爲榜眼探花郎者渾朱塗其圈三分之二福州薛

夢熊因省試待榜有詩云

黃向眉閒點紅從頂上圈

人心之忿

理宗丙辰丁大全劾董槐時人有詩曰

空使蜀人思董永恨無漢劍斬丁公

平章宰相 湖上平章

理宗朝喬行簡拜平章事史嵩之作相專政時人

云云蓋言嵩之爲宰相而擅權也語云

橋老無人度松枝作棟梁

度宗朝江萬里葉夢鼎爲相皆歸田賈似道乃於

古杭雜記詩集

干

湖上賜第所閒居軍國重事盡皆遙制時人云云

又言似道之以平章擅權也國事如此宋鼎安得

而不移哉語云

朝中無宰相湖上有平章

生辰賀詞

賈似道以八月八日生辰庚申鄂渚兵退實似道

許以歲幣而後班師時三月三日也似道乃誣以

己功躡拜相位有因其生日賀以詞曲甚逢其意

遂至超遷大僚其警聯云

年年八月八日長記他三月三時

函首乞和

開禧韓侂胄開邊浪戰乃至函其首以乞和權姦

之罪可謂雖死而猶爲國禍也太學有詩云

善對

太學舊有無官御史臺之語以士人羣居議論朝政

品藻人物故有此語禪身齋柯甲嘗以有髮菩提

院對之謂羣居無家類如雲遊僧也

經德齋諸同舍因歲暮羣集圍爐有張序云人從生

處樂以同舍各有思歸之意周邦彥對云誰向死

古杭雜記詩集

三

前休謂四方士子羣居於此皆爲功名所迫未能

忍然也

婺州范端臣因一同舍夜飲醉誼次早言之云昨夜

之飲大顛聲聞於外一同舍云范大平素善對可

對之范應聲曰今日之飯口口飯在其中適值廚

饌遲故爾 范又嘗與同舍出外見市間人門簾

上寫紙標子貼云非親戚不得揭簾范對曰應官

員於此下馬 又藥鋪貼云療偏正頭疼一字散

對云治乾溼腳氣四斤丸 又生藥宋家熟藥鋪

對云小學教論大學生皆范之所對也人以爲的

對

龍虎榜

度宗戊辰龍飛榜其年省元胡躍龍狀元陳文龍於時有出對者曰龍飛取士省元龍狀元龍而其時殿帥則范文虎步帥則孫虎臣有對之者曰虎賁得人殿帥虎步帥虎可謂的對矣而人品則公論多有憾也

代言之失

甯宗朝胡衛盧祖皋草明堂赦文云江淮盡掃於胡塵下於字未穩尤不免於議者之口太學諸生

古杭雜記詩集

圭

有詩云

胡塵已被江淮掃卻道江淮盡掃於傳語胡盧兩學士不如依樣畫胡盧

射潮箭

五代錢王射潮箭在臨安候潮門內左手數步昔江湖每衝擊城下錢氏以壯士數百人候潮之至以強弩射之由此潮頭遂避後遂以鐵鑄成箭樣其大如杵作亭泥路之旁埋箭亭中出土外尤七尺許以示定厭之義然潮汐之來常失故道臨安府專置一司名修江司馬蘇軾作錢氏表忠觀碑

銘有曰

天目之山蒼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臂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乃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云云

古杭雜記詩集

圭

新刻古杭雜記詩集

古杭雜記詩集四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不若撰人名氏皆載宋人小詩之有闕事實者各爲詳其本末如本事詩之例目錄末有題識云已上係宋朝遺事一新繡梓求到續集陸續出售與好事君子共之其書目又別題一依廬陵正本六字蓋元時江西書賈所刊也所記凡四十九條多理宗度宗時嘲笑之詞不足以資考核案陶宗儀說郛內亦載有是書題作元李東有撰然與此本參較僅首二條相同餘皆互異未喻其故觀書首標題始古杭雜記爲總名而詩集爲子目乃其全書之一集非完帙也

增修埤雅廣要四十二卷

〔明〕牛衷增修

中央黨校圖書館藏明天順元年吳從政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埤雅廣要

二十卷》提要

性剛將有以全吾仁也是故爾之於
雅者其謨既遠且大矣廣之於雅者
其志既洪且大矣宋間國公陸丞相
佃復旁蒐實索以埤翼之可謂二雅
之後而三雅矣吾藩

賢士論思之暇嘗登埤之帙而進覽焉
睿情孜孜有加於悅但惜夫紹述之者
叙事之次尾天文而首羣品伍鳳鳥

而躋微類未愜于中乃躬條示卷秩
之所宜增物類之所宜補命臣衷輯
之衷忝區區武臣之末非能文者且
不敢辭於是謹因佃文之舊二十卷
增據羣書所載復二十二卷合而名
之曰埤雅廣要其間勺水漆瀛杯壤
加泰高深固不待是然亦不獲已也
閱期年繕完進呈

睿命親臣之素幹學者吳從政氏嚴加

校勘釋以音註而梓行之以表其得
嗟夫動而有息者乾道之資始也五
長五族各具三百有六十種之長育
植而無息者坤道之資生也萬本萬
殊悉統乎三百有六十日之姬煦動
焉植焉息焉否焉混若海沙之不可
筭籍使伐南山之竹以為簡燎祖徠

之松以為煤竭中山之兔以為毫固
不可以殫述之矣臣衷自揆介冑微
流識見淺陋不媿機才妄加補綴詞
雖有累於成書事則實該于方策他
日覽焉則於父天母地之仁品物流
行之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體物而
不可遺之義槩可見矣若夫續貂之
誦附驥之責尚希置之可也

埤雅序

嘉祐前經義之未作也先公獨以說詩
得名其於鳥獸草木蟲魚尤所多識然
寧後始以經術革詞賦先公詩講義遂
盛傳於時學校爭相筆受如恐不及元
豐間預修說文乃進書復割神孝縱言
至於物性先公敷奏稱旨德音稱善且
恨古未有著為書者先公又奏臣嘗試

為之未敢進也天意欣然便欲見之因
進說魚說木二篇自是益加筆削號物
性門類編纂將終而永裕上賓矣先公
旋亦補外所至以平易臨民故其事簡
政清因得專意論議既注爾雅乃廣此
書號埤雅言為爾雅之輔也埤雅此之
物性門類蓋愈精詳文亦簡要先公作
此書自初迄終僅四十年不獨博極羣

書而農父牧夫百工技藝下至輿臺皂
 穎莫不諏詢苟有所聞必加試驗然後
 記錄則其深微淵懿宜窮天下之理矣
 後有博雅君子覽之當自識其美焉
 宣和七年六月旦男朝請郎直秘閣權
 發遣淮南路計度轉運副使公事傅紫
 金袋陸宰謹序

埤雅序

增修埤雅廣要目錄

中大夫守尚書左丞知國子監事兼金紫陸宰
 前府承奉正嘉林吳從政承 教音註重校梓行
 前府通判自戶昭信校尉後學牛漢奉 教增修成要

卷第

天道門

太極

氣

一

大日類

天

日

月

星

斗

漢

出

卷第二

天道門

雷電類

雷

電

雨

雲

雪

霰

露

冰

雹

風

卷第三

天道門

歲時類

太易

造化

春

夏

中央

秋

冬

三伏

晝夜

刻

歲

閏

晦朔

明

辰

海類

起候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卷第四

地道門

興地類

地

衡

湖海類

華

萬

崑崙

恒服

卷第五

地道門

羸海類

十洲記

炎洲

生洲

方丈洲

祖洲

長洲

鳳麟洲

扶桑

瀛洲

元洲

聚窟洲

蓬丘

玄洲

流洲

滄海島

崑崙

卷第六

方國類

交趾國

登流眉國

單馬令國

大閩婆國

大食勿斯離國

西天南尼國

勿斯里國

茶弼沙國

頓遜國

占城國

真臘國

佛羅安國

大食弼巴羅國

麻羅奴國

天竺國

斯加里野國

都播國

骨利國

賓童龍國

三佛齊國

晏陀婆國

大食勿拔國

崑崙層期國

默伽國

默伽臘國

奇肱國

大食國

乾陀國

孝億國

繳濮國

女人國

義渠國

下靈國

一臂國

無腹國

小人國

長鬚國

墮波登國

懸渡國

撥拔力國

訶條國

貫胸國

聶耳國

三身國

柔利國

龍伯國

烏水國

訶陵國

烏長國

于闐國

道明國

長臂國

無脊國

二首國

交胫國

狗首國

槐安國

島中類

異境類

華胥國

廣寒府

天台洞

雙石廬

鈞天國

小成都

朱明洞

九仙館

仰仙國

華陽洞

武陵溪

卷第七

人道門

人紀類

盤古

人極

太古

帝王

僊

商

人性類

性理

道德

儒

士

農

工

佛

性

心

性

魂

魄

佛

工

農

士

儒

性

心

性

魂

魄

卷第八

人道門

誕生類

感電統攝生

感星流虹生

感瑞光星生

吞玄鳥卵生

聞鈞天樂生

感蛟龍生

感嘉禾生

感蒲花生

感日光生

盤瓢中生

籍鷹巢生

感井水生

履巨人跡生

指李樹生

空桑中生

娠十四月生

輜輶降生

感星珠生

胎孕卵生

林檎嬰生

處鶴胎生

感赤蛇生

感赤虬卒

宿生類

真宗前身來和天籟

仁宗前身赤脚大仙

徽宗前身大羅天子

欽宗前身王堂天子

高宗前身越王錢鏐

孝宗前身崔府君

度宗前身沙彌

侯景前身東昏侯

蕭警前身許玄度
曾參後身王曾
蔡邕前身張衡
鄧禹後身范祖禹
李白後身郭祥正
羊祜前身李家兒
裴休後身于闐
房瑄前身智永禪師
東坡前身介禪師
歸宗後身郭宣

六

圓澤後身牧豎
王珉子前身沙門
鮑靖前身李家兒
偃月公後身娼女
章敦後身胡雛
夢生類
夢賜蘭生
夢擁羊生
夢吞玉生
夢長庚生

夢龍據生
夢日入懷生
夢賜童生
夢玉燕生

夢懸鈴生
夢獲基生
夢王筋生
夢黃龜生
夢大補生

卷第九

人道門

異相類

伏羲地身
帝嚳自名

夢懷鏡生
夢彩雲生
夢靈鳳生
夢婦始生

神農牛首
蒼頡四目

堯眉八彩
禹耳三漏
晉文重耳
孔聖斷齒
漢宣足毛
靈王出髀
晉武髮長
梁武無影
隋高角出
太宗日表

舜目重瞳
文王四乳
老聃聃耳
漢祖黑子
昭烈大耳
越王烏喙
晉宣狼顧
齊高龍紋
王莽虎吻
武后鳳頤

杜后生齒	李氏崑喻	壽陽梅額	林姑長爪	宋祖香孩	徐君卯生	陸羽鴈翼	弘景方瞳	成已缺耳	姜維斗膽
章后紅爪	丁嬪赤痣	馬婦鎖骨	郭威雀項	仁宗赤脚	子文虎乳	因實重舌	審通三丹	杜乂漆眼	李瞻升膽
馬良白眉	岑本長眉	何晏白面	盧杞藍面	班超燕頤	元載鼠目	李嶠龜息	龜年禽語	翁倖馬語	令威鶴語
許慎長鬚	姚泓綠毛	元海赤毛	黃昌黑痣	岳飛猿臂	詠之兔缺	杜預蛇吐	楊宣雀語	處宗雞語	亞夫餓相

卷第十

人道門

誕文類

王顯作繭	馬周伏犀	雲如白足	黃門手板	神光換骨	林公醜面	方進奇骨
紹宗蒜髮	馬祖長舌	李泌輕身	黃鰈足痣	潘岳俊面	玄妻顯黑	

手文武字

手文友字

手文為魯夫人字

胸文制作定世符字

手文裴休字

足有輪文

夢兆類

夢賁良弼

夢見周公

夢筆點額

手文虞字

手文王字

胸文所字

舌文八字

背有草符字

夢黃頭郎

夢日遶營

夢手捧天

夢五色雲	夢吞丹篆	夢人遺墨	夢軍執火	夢斷盤囊	夢屋懸刀	夢轉銅柱	夢羊身熱	夢換鬼眼	夢人鑿心
夢五色筆	夢吞沙篆	夢吞易爻	夢人索錦	夢虜脫衣	夢與碎席	夢青鏤管	夢撐鉄舸	夢腹生松	夢神决脇

夢手捺日	夢河去水	夢萊生墀	夢頭出角	夢鷄折翼	夢與帝鬚	夢舌生毛	夢神換頭	夢邀車駕	夢蠅集鼻
夢蛆附尸	夢木撐天	夢拔羊角	夢生羊角	夢生八翼	夢人剃髭	夢人易首	夢狼噴脚	夢人安鼻	夢人剪舌

蛟	鯢	鯉	龍
鯢	鯢	鯢	鯢
鯢	鯢	鯢	鯢
鯢	鯢	鯢	鯢
鯢	鯢	鯢	鯢

卷第十一
品物門
鱗族類

夢召書錄	夢年生花	夢昆皆字	夢乘龍起	夢夜為君	夢羊踏園	夢糞得財	夢冰人語	夢玉擲門	夢到瑤臺
夢筆如椽	夢授二筆	夢授馬蘭	夢先入試	夢占大象	夢內有人	夢食萬羊	夢占失禾	夢遊仙府	夢兩匹綰

夢曰中炊
夢是因想
三夢芻狗
夢歲在辰
夢夢驚搏

增附

鯨 鯨

鮪 鮪

鮪 鮪

鮪 鮪

鮪

卷第十二

品物門

介族類

龜

黿

鰻

增附

蟹

蟾

鯢

烏

蚌

嘉魚

龍

蜃

鼈

貝

卷第十三

品物門

毛族類

麋

麋

獬

卷第十四

品物門

毛族類

兔

虎

熊

虎

豹

豹

麋

兕

羊

羊

豺

牛

鰲

白鰲

金

主

金

金

馬

白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卷第十五

品物門

毛族類

象

狐

獾

獾

貉

狸

狸

狸

狸

狸

狼

狼

狼

蝟

蝟

蝟

卷第十六

品物門

毛族類

犴

犴

犴

犴

獅

獅

卷第十七

犴

犴

犴

犴

犴

犴

犴

犴

犴

犴

犴

犴

火

主

金

金

品物門

羽族類

鳳

黃鳥

鸛

燕鳥

鸞

鸞

隼

燕

啄木

鸞

鸞

鸞

桃燕

鸞

鸞

鸞

卷第十八

品物門

羽族類

鵲

雞

鵲

鵲

雞

鵲

鵲

鵲

鵲

鵲

卷第十九

品物門

羽族類

鵲

鵲

鵲

鵲

鵲

鵲

鵲

鵲

鵲

鵲

鵲

鵲

鵲

鵲

鵲

卷第二十

品物門

鵲

鵲

鵲

鵲

鵲

鵲

鵲

鵲

鵲

鵲

鵲

鵲

鵲

鵲

鵲

羽族類

溪鸞

桑色

鸞

鸞

鸞

鸞

鸞

鸞

鸞

鸞

鸞

鸞

鸞

鸞

鸞

鸞

鸞

鸞

鸞

鸞

鸞

鸞

鸞

鸞

鸞

卷第二十一

品物門

蟲族類

蠅

蠅

蠅

蠅

蠅

蠅

蠅

蠅

蠅

蠅

蠅

蠅

蠅

蠅

蠅

蠅

蠅

蠅

蠅

蠅

蠅

蠅

蠅

蠅

蠅

卷第二十二

品物門

蟲族類

蠅

蠅

蠅

蠅

蠅

蠅

蠅

蠅

蠅

蠅

蠅

蠅

蠅

蠅

蠅

青物門

釋草類

韭

龍

松

壺

瓠

匏

蒲盧

瓜

龍

長是

藟

蘗

萍

米苣

著

葦

葵

卷第二十八

卉物門

釋草類

荷

菡萏

藕

茶

葵

藍

莪

芹

藕

蒺藜

木槿

莧

苡蓿

豆

艾

藟

卷第二十九

卉物門

釋草類

薇

藜

菟絲

蕙

茅

荇

莫

蘭

鬱

菅

蒲

葛

諫草

芻

白華

芍藥

增附

穀

木稼

稻

麻

黍

麥

菽

牡丹

蘆薈

薰

苋

苋

莞

葦

枸杞

菜

茄

甘藍

芋

紫荊

芭蕉

卷第三十

卉物門

異植類

影木

瑞木

海欒

人柳

歐蒲

金果

佛果

東陽果

萍實

金橘

白橘

蟠桃核

無核棗

無核李

無花果

七尺棗

如瓜棗

如瓶棗

六斤榴

二斤桃

三寸麥

薔薇

芝

茶

苾芻

龍芻

黃葵

菱角

指倭草

舞仙草

懷夢草

風生草

迎涼草

醉醉草

合醉草

却睡草

金睡草

隔火草

青塚草

千步草

五行草

金星草

繡酒草

合歡花

忘憂草

不死草

據火草

五色草

烏飯草

知歲草

畫草

金葵花

怕痒樹

返魂樹

避瘟草

卷第三十一

什物門

異珍類

寸金

銀

銅

鐵

鉛

錫

珊瑚

燒火樹

瑤瑁

琥珀

火玉

玉印

軟玉

火珠

復水珠

澄水珠

蛟珠

寶母

龜寶

文石

金泥

水磨

照乘珠

撒殿珠

清泥珠

常燃鼎

常滿盃

避邪玉

聚寶盆

燬至盃

芙蓉鏡

瑪瑙甕

朱砂牀

九曲珠

七寸珠

七寶枕

夫子壁

和氏璧

雍伯璧

金剛鑽

鵲尾杓

四香樹

舊紫水

避寒犀

通天犀

避暑犀

赤瑛燈

鳳凰臺

鸞峰臺

牛池水

異織類

泉室綃

火浣布

秋雲羅

澄水帛

天水碧

却塵褥

蟬翼紗

魚油錦

龍油綾

龍藕襪

冰蠶褥

神錦被

金字袍

金絲袍

浮光裘

龍尾拂

獅尾拂

飛雲履

百幅被

龍縮水

蘭綉袴

卷第三十二

什物門

異製類

指南車

測影圭

候影竿

候日丸

候風旗

取月梯

霹靂棧

高雲梯

紅霓屏

八陣圖

蟬甲燈

瑤膏燭

鸞盤膠

鳳喙膠

螢火丸

兔膽劍

龍雀鏢

飛鏡鏡

晝夜畫

宿桑鏡

返魂香

瑪瑙枕

珊瑚格

巨如意

黃銀帶

玉鏡堂

條融扇

七輪扇

六角扇

九孔針

千里鏡

烏毛玦

千人洗

占九硯

千尺井

千里酒

千日釀

髮衣

銀錫

服匿

平陸

赫曉

人痛

不律

受納

桃梗

鐵箭

銅牙

銀腕

銀槽

銀瓦

石臼

螺舟

剛卯

露卯

鳥車

飛車

棘猴

紙駝

紙鳥

龍杓

金筋

渴鳥

水仙

赤繩

硯爐

春雅

海鵲

聖瓶

錦傘

銅狄

繭室

卷第三十三

什物門

異音類

卷第三十四

什物門

異稟類

浮磬	石磬	黃鍾	石鍾	玉鼓
石鼓	銅鼓	鸞鼓	鸞鼓	玉笛
鐵笛	神鉦	鳳簫	鵝鈴	玉管
方響	換笛	絃索	水鏡	柯亭竹
變下桐	霹靂桐	霹靂鐸	赤玉蕭	昭華瑤
姑洗角	黃鍾角	牛鐸	鞀鐸	清角
異感類	寶鼎	龜紐	雀環	鵠印
燕釵	蛛合	蛇鏡	玉象	木馬
龍牙	金梭	綉被	燕杖	玉局
鐵鏡	銅盤	鉄缸	葉舟	袋珖
玉璫	玉鏡	金簡	玉策	玉鳥
玉杵臼	井銅	金盆	玉棺	銅棺
石槨	玉基子	赤乳符	玉魚符	赤伏符
祖龍壁	藍田壁	金龜印		
日中烏	月中兔	月中桂	水中火	羽中風
井中雷	井中火	木中火	珠中珠	硯中魚

卷第三十五

文物門

字書類

帛雞	帛鵠	帛丹	帛鈞	帛松
帛羊	核中酒	帛丸	手中珠	帛甲
瘻中絲	瘻中雀	瘻中暴	瘻中針	
異見類	橘中吏	竹中仙	蛤中聖	璞中像
空巾鼓	空巾錫	風中橐	鼓中鶴	蓋中鶴
杯中蛇	車中狄	月中象	鏡中匣	甕中蠍
鯉中刀	塚中兔	墓中雉	鏡中蛇	笥中蛇
壙中龜	龜中龜	壙中針	車中棘	腹中角
始制文字	頗識難字	好問奇字		
惜故中字	碑美沒字	多不識字		
識一丁字	識八分字	止識十字		
制誥三字	中書五字	舍人七字		
導引六字	書空四字	石缺二字		
獻二十字	賦三千字	韻編千字		
詩改半字	令改一字	石改右字		
恨改華字	詩用舊字	丁改刀字		

冒改姓字	撰記減字	增損一字
不差一字	語稱好字	對書忍字
恥題糕字	忘呼溫字	企聰篆字
掣肘書字	未正朋字	名偶同字
即呼卿字	稱公輔字	識漫漢字
呼卯君字	呼子仙字	呼赤丁字
鐫安民字	物諧聲字	言四聲字
壁間題字	子不識字	子呼父字
怒呼小子	怒呼小子	婢皆識字
妓飲書字		

異書類

龍馬獻圖	神龜負書	壁書漆字
龜曆古字	石室古字	銅鈺書字
蚕食葉成字	鴈書窠字	蠹食神仙字
神許二字	鰲示佛字	血成公字
影成相字	虎骨乙字	神名聾字
蟾丹書字	鰲腹天字	魚腸乙字
鴛書印字	紗籠姓字	金榜姓字
御改辰字	御去伯字	御去虫字
御改險字	御改照字	御易昶字

卷第三十六

文物門

謬誤類

點仰勅字	餅裂十字	疊後朱字
門書篆字	凌雲題字	乾德鑄字
大書鸞字	疾書桐字	鳳尾詔字
氈筆書字	鬼畏草字	憤脇生字
書字殺鼠	書符召鼠	書名殺恠
聞名愈瘡	誦詩愈瘡	呼名止啼

不識紇字	不識杖字	不識獵字
------	------	------

不識草字	錯寫獐字	妄呼霓字
------	------	------

謬改金根	不辨亥豕	誤認陶陰
------	------	------

訛云帝虎	矯書無點	不辨諸孫
------	------	------

偽為燼書	不識孟鑑	不識韋郎
------	------	------

詐為古帖

詐誤類

詐醉卧吐	誤謝惠羊	誤認伯階
------	------	------

不識伯淳	不識東坡	不識司馬
------	------	------

妻不識夫	僧識使者	弟不識兄
------	------	------

曾識半而	誤授人官	誤擢登第
------	------	------

錯食螻蚋	誤酌以醢	誤觸響板
誤食毛髮	誤墨成蠅	妄認生犢
謬認亡馬	妄認車牛	誤持曲禮
繆丞為郎	誑為浮屠	誤為通印
詐市人馬	誑認婿牛	誣告奪資
詐漢王車	誤中副車	佯待楚使
偽望昭陵	詭言餉鮓	誤擊假榴
誤持人金	誤持人袴	誤鳴進鼓
詭答兵仗	詐疾得疾	不辨牝牡
不辨雌雄		

隱語類

曹碑八字	孤館四字	招飲八字
雷書四字	門題活字	門題鳳字
辨己酉字	題絲絡字	市呼布字
呼八人字	避馬涼字	書檢點字
改賀泉字	改廣明字	詩謎字
書註	字點	蛛網
著謎	棹跋	布瑕
敗弓	藥名	曆本
井謎	習字	

占筭類

占鼎云川	長安賣卜	成都賣卜
錢塘醉月	合膏封簡	書版索金
市鷄得奴	負粟求卜	占五色雀
雀嘴三鮎	庭樹鵲聞	坐壞竹床
嵩真術筭	和璞心筭	發塚看瓦
視塚得牛	失馬作膾	筮易得姓
箸筭食物	箸筭困米	巧發奇中

覆射類

射箇中棗	射袖中橘	射孟中蟬
射匣中鼠	射金甌名	占剥啄聲
射十三物	探蘭中官	

卷第三十七

氣化門

天化類

天雨粟	天雨穀	天雨寶
天雨珠	天雨碧	天雨錢
天雨金	天雨酒	天雨花
天雨虹	天雨沙	天雨毛
天降龍	天投霓	天隕石

畝收麥

月暈角

天降棺

虹化金

虹化金

1

星聚奎

星入斗

星化肉

星化丹

1

精化浦

焚守心

火化病

—

泉化乳

石滄血

石井記

石化羊

地產毛

岸礁洲

神移山

華冠山

合

人化龍

女代壺

人化觀

二

人化虎

人化石

母化龜

人化猿

三

豕化人

虎化石

禽化類

鶴化人

雉化人

雌化雄

蟲化類

龍化僧

龍化吏

鮎化嫗

五化類

魚化龍

龍化蛇

蛇化雄

蛇化蜃

雀化蛤

雞化鵝

鼠化鴽

卷第四十

氣化門

肉化類

漿化龜

血化泥

髮化虫

雞化人

鵝化人

鵠化印

龍化姥

龜化人

蛇化劍

龍化魚

蛇化龍

鳩化鷹

雄化蜃

犬化龍

蝗化蛟

鷹化鵝

雞化人

雉化僧

雉化石

鵠化鈎

龍化婦

蛇化人

蛇化龍

鷹化鳩

鰐化蛟

豕化龜

蟻化駒

蠹化蝶

蛇化龍

肉化尸

肉化鱉

物化類

劍化龍

杖化龍

杯化鵠

械化楓

卉化類

稻化荃

樹化牛

米化丹

橘化枳

腐化類

草腐化螢

麥濕化蛾

桑苑生蠶

卷第四十一

神異門

靈異類

譚搜神記

作無鬼論

著無佛論

鱈化魚

鱈化蝶

珠化龍

葉化龍

錢化蝶

几化鹿

蔬化蝶

把化犬

草化獸

苓化龜

松化石

繁化萍

梅化杏

菜化蓮

菌腐化蜂

莧汁化鱉

瓜熟生蛆

醯酸生蛭

梭化龍

鈹化燕

寫化鳧

朽木化蟬

壞裙化蝶

梅化杏

菜化蓮

梅化杏

菜化蓮

梅化杏

菜化蓮

梅化杏

菜化蓮

梅化杏

菜化蓮

梅化杏

菜化蓮

卷第四十二
神異門

天女降浴	天女降婦	閻浮提王
采鹿司糾	芙蓉城主	芙蓉館主
為修文郎	文山為神	古心為神
雷轟福碑	雷擊黨碑	雷破倚柱
雷雨墜巾	阿香推車	梨岳降雨
誌公擲錫	羅什食針	呂翁踐錢
謝仙書柱	江妃解珮	河神欲奔
河神擲壁	江神還刀	合浦還珠
澤神見霸	河神縮水	龜神踊出
松叟訴傷	湖君如願	水神一怒
共工觸山	江神掣扇	龍君獻方
老嫗投簡	湖君吹笛	龜使望候
鼎湖墜弓	龍公鑄鏡	河伯娶婦
墓女幽婚	娶鬼方女	廟神奪筆
羣蠅拜賀	六丁取易	青衣報赦
柳神彈指	朱衣點頭	錢神冠帽
墓鬼談玄	井龍出鏡	佩刀生毛
事破鬼膽	蜂呼孔昇	

增修埤雅廣要目錄

妖物類	鬼患腰胎
桑穀生朝	鬼笑營利
野兔在庫	鬼不識蟹
龍漿化龜	鬼笑營利
雛雞四足	鬼笑營利
野貳入廁	鬼笑營利
野雉升鼎	鬼笑營利
野狐升座	鬼笑營利
青蛇見座	鬼笑營利
雄雞生角	鬼笑營利
鳥鼠同穴	鬼笑營利
鼠具水冠	鬼笑營利
犬戴巾帽	鬼笑營利
瘦獐黃冠	鬼笑營利
渚恠畏犀	鬼笑營利
廟鬼奪扇	鬼笑營利
路鬼笑扇	鬼笑營利
驛鬼擲書	鬼笑營利
廟判帶箭	鬼笑營利
屏婦歌舞	鬼笑營利
洞天冥會	鬼笑營利
猪食寄書	鬼笑營利
花月言笑	鬼笑營利
伐木照恠	鬼笑營利
瘡畏具母	鬼笑營利
烏將軍娶	鬼笑營利
鼠畏白老	鬼笑營利
萬鼠啗猫	鬼笑營利
漸耳制鬼	鬼笑營利
赤郭啖鬼	鬼笑營利
神荼縛鬼	鬼笑營利
鍾馗啗鬼	鬼笑營利
鬼母食鬼	鬼笑營利
鬼笑營利	鬼笑營利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一

中大夫守尚書左丞上柱國吳郡開國公賜紫金魚袋陸德祥

蜀府承奉正書林吳從政奉 教音註重校梓行

蜀府護衛軍校尉陸德祥奉 教增修廣要

天道門

太極

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也。廓然太虛。既無方。所形狀之可見。又無聲臭影響之可夢。惟理而已。理乃氣之始。氣乃動靜之始。動靜乃陰陽之始。陰陽乃天地之始。天地乃萬物之始。原夫混

沌未分之初。謂之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易者。動靜之始也。太未者。陰陽之始也。太和者。一之始也。是故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所謂太極在一靜一動之間。一動一靜。天地人之至妙。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故云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氣

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者。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存神其至矣。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兩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兩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氣。坎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結。為風雨。為霜雪。山川之融結。糟

粕煨燼無非教也。太和所謂道中涵淳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綱緼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化乎。效法於簡者。坤手。散殊而可象者。為氣。清通而不可象者。為神。不如野馬細緼。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有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夫太虛之中。有理而已。有理而後有氣。有氣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一數之始也。惟初太極

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生萬物。徐曰。一者天地之未分。太極生兩儀。一旁薄始結之義。橫者。象天地人之氣。是皆橫屬四極者也。禮記疏。太一者。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氣。極大曰太。未分曰一。太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是即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以至百千萬億兆經該累而無窮。皆

原於一也。譬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枝之有葉。愈大而愈小。愈細而愈繁。亦皆原於本也。

天日類

天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其氣混沌。清濁既分。伏者為天。偃者為地。天顛也。至高而無上。字從一大之義。天坦也。坦然而高遠。體象垂示之形。廣雅云。天去地二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度。地之厚與天高等。南北相去一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里。二十五步。東西短四十步。傳曰。尊而君

之則稱皇。天周道至於洞酌。於是為至。故稱皇。天皇天。言乎其道也。書曰。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言堯道格于皇天。故皇天眷命也。又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土家。伊尹以道佐人主者。故曰。格于皇天。伊陟臣扈。巫咸。遮降伊尹一等。故伊陟臣扈曰。格于上帝。巫咸曰。又王家而已。上帝亦曰。五帝五帝。五精之君也。周官大宰正言祀五帝者。蓋其德以享先王。則為有餘。以祀大神示。則為不足。故

於祀人神示享先王曰亦如之也蓋能又王家則可以享先王矣不昧格于皇天則不足以正祀昊天者大神也五帝則繼昊天者也夏曰昊天則帝與萬物相見之時故禮於天祀皆上言昊天而已大司寇曰若禋音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大宰稱祀不言禋者精意以享曰禋大宰所以佐正事上帝大矣主以道揆無所事意故也然則士師乃言祀五帝則沃尸又不言禋則精意以享非士師所及故也大宰不言禋過禋之言也士師不言禋非過禋之言也

學

天

金

不及禋之言也夫言豈一端而已亦各有所當也爾雅曰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於春言其色於夏言其氣於秋言其情於冬言其位相備也傳曰蒼天以體言之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春為蒼天則於夏為皞於冬為玄矣莊子曰玄天弗成又曰有而為其易耶易之者皞天不宜玄天者言乎其道也皞天者言乎其德也又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遠而無所至極耶故詩於高遠難訴

稱蒼天泰離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巷伯曰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黃鳥曰彼蒼者天音我良人是也爾雅曰窮蒼蒼天也窮言形蒼言色也桑桑之詩初曰倬彼昊天寧不我矜言昊天則猶望之以其明也次曰靡有旅力以念窮蒼言方是時厲王無道甚矣天下大亂小人知念土宇而君子反無旅力以念窮蒼也昊天者大以明與玄天反詩曰浩浩昊天不駿其德蓋冬曰上天上天則宜玄其德矣夏曰昊天昊天則宜駿其德矣今曰浩浩昊天不駿其

學

天

金

德則失其所以為天矣書曰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正言昊天則主氣言之故也莊子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伏戲得之以襲氣母故於昊為大月令曰其帝大皞是也禮曰秋之為言愁也方是時萬物凋落而愁矣天是以閔焉詩序曰旻閔也幽王之詩始曰昊天疾威後曰旻天疾威昊天疾威尚非所宜旻天疾威則尤非所宜矣書曰號泣于旻天正言旻天則望之以其閔也禮曰旻天不弔音意亦是也傳曰上天言詩無事在上臨下而已詩曰明明上天照臨下

上蓋悠悠蒼天貌。明明昊天貌。高高上天貌。蒼天悠悠而巧言曰悠悠昊天。昊天明明而小明。曰明明上天則皆失其所宜。非所以為天矣。蓋周之興也。燕及皇天。及其亂也。非特萬物失其性。雖天猶失其所宜矣。故昊天德不駿而上天之道不玄也。昊天者大而明也。大所以臨下。明所以照下。至冬則其於命也復矣。故天玄而上。地黃而下也。天玄而上。地黃而下。則照臨有所不至矣。故是詩名篇曰小明而言其照臨以上天也。古作亮。一作莧。唐武后作而。

日

說文曰。實也。太易之精不虧。從口一象形。天無二日。故於文口一為日。所謂衆陽之宗。人君之表也。淮南子曰。日出於暘谷。入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之上。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臻于衡陽。是謂屬中。對於昆吾。是謂正中。經於泉隅。是謂高春。薄于虞泉。是謂黃昏。淪于蒙谷。是謂定昏。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日御曰羲。日光曰景。日影曰晷。日氣曰暉。日初出曰旭。日昕曰晡。日溫曰煦。在下曰亭午。在未曰暍。

日晚曰肝。日將落曰清暮。日西落光逆照於東。謂之反景。倒景又曰日出曰朝陽。日暮曰夕陽。春曰暉。夏曰畏日。秋曰淒日。冬曰愛日。易離為日。左傳。天有十日。謂十幹。自甲至癸也。又曆官亦曰日者。廣雅曰。日名靈耀。一名陽鳥。未明大明。古作。唐武后作回。

月

說文曰。大陰之精。象形。內象蟾桂之形。故夕從月半見。而林罕以為象其未有蟾桂之伏也。釋名曰。月闕也。言滿則復缺也。朔月初之名也。朔。

望

望

望

蘇也。月死復蘇生也。晦。月終之名也。晦。灰也。火死為灰。月光盡似之也。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弦也。望。月滿之名也。至十五日。西月東。遙相望也。禮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朔而月出。西方夕見。夕。莫也。故王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義取諸此。所謂朝夕。放於日月者也。至望然後出於東方。夜見。尚書大傳以為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朝而月見東方。謂之朏。蓋言異也。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東方之日兮。彼。

妹者子在我闈兮在我闈兮履我發兮履禮也日月之盛皆在東方故詩舉以刺襄而言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君無失道如東方之日以禮即我故彼妹者子在我室兮也臣無失道如東方之月以禮發我故彼妹者子在我闈兮也詩口如月之恒如日之升恒上弦也升言有隆而無降恒言有盈而無虧也書曰哉生明又曰哉生魄說者以為朔後月明生而魄死望後月明死而魄生故書以朏音附又朏入戶望生明生魄紀月甲子紀日也揚子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

望則終魄于東其遡於日乎此言士之或貴或賤或肆或拘在其上與之如何而已風俗通曰吳牛望月而喘言使之苦於日是故見月而喘蓋傷禽驚於虛玄疲牛望月而喘物之憚怯見似而驚有如此者屈子曰懲於羹者吹壺此之謂也舊說積陽之氣生火火氣之精為此積陰之氣生水水氣之精為月故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水於月易曰離為日坎為月其以此乎淮南子月一名夜光月御曰聖舒亦曰纖阿道書曰結降又海蚌食月光而生珠曰明月寶生海

中大如鏡曰海明皆假其光輝相狀而目之也唐武后作周

星

三五曆曰星者元氣之英蓋積氣之中有光耀者也星精也月魄也靈魂也釋名曰祭雨曰升祭星曰布升取其氣之升也布取其象之布也書曰卿士惟月庶民惟星言卿士之證月是也庶民之證星是也月之好惡從星而已故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曰月離于畢埤滂沱矣此之謂也蓋役久病於外則天下幸亂卿士下比於

民莫肯念難適能使難滋大而已故是詩刺之詩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噉音吐四時更見日月夫婦之象也則大星以況姪娣而小星當賤妾矣蓋諸侯一娶九女姪娣與勝而八故詩正以三五況之三心以春見於東方最先見者五噉以冬見於東方最後見者賤妾之進御於君也猶之小星隨此三五先後更見於天不見陵掩則以夫人之惠下逮故也然進御之法姪娣兩兩當夕故詩又以參昴況之參昴二星也而又皆西方之星其在於

東則以夕並見小星隨焉夫月也大星也小星也各以其分夜見於天則夫人惠及賤妾豈特人事而已哉禮運曰天秉陽壽日星地秉陰發於山川垂陽之象也竅陰之象也堯典春曰日中星鳥夏曰日永星火秋曰宵中星虛冬曰日短星昴或言星鳥或言星火或言星虛或言星昴相備也蓋聖人南面視四星之中言星鳥則以見四星之形也言星火則以見四星之次也先儒以為四方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西方成虎前成鳥形後成龜形好謂在天成象在地

成形成是也傳曰龜與蛇交謂之玄武則玄武七宿宜具龜蛇之形不得獨成龜形而已以今垂象考之虛危以前象蛇室壁象龜梓慎所謂宋鄭其饑平今蛇乘龍是也蛇蓋虛危之星考工記曰龍旂九旂以象大火也鳥旗七旂以象錫火也熊旗六旂以象伐也龜蛇四旂以象營室也四旂變言龜蛇亦以玄朔道之所在龜蛇相成異乎三方不可謂之龜旂故也爾雅曰天根氐也蓋氐一名本亢亦或謂之天根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夫辰見而水涸木見而草

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天根亢也本氐也駟房也火心也爾雅曰營室謂之定傳曰營室之中土功其始說者以為定昏見而中然後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是也傳曰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則謂之營室又非特取其時而已禮運曰日星以為紀故事可列也蓋傳以為龍見而雲水昏正而裁若此之類所謂以日星為紀者也

斗

斗有環域北斗七星輔一星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所以運量萬物莊子所謂維斗得之終占不忒者也太玄曰斗一北而萬物虛斗一南而萬物盈言萬物豐於纁夏耗於玄冬隨斗轉徙而已鵬冠子曰斗運於上事立於下斗指一方四塞俱成此之謂也易曰豐其蔀日中見斗又曰豐其沛日中見沬沬蓋星之微者薛云輔星理或然也孔子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然則日中見斗尚非所宜日中見沬尤非所宜矣蓋三應上非所宜應而應焉非

所宜應而應焉。此昏所以更甚於四也。按豐離下震上離為日震二陰一陽二陰象魁一陽柄也。故曰日中見斗。詩曰曾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耆。取象於雷斗取象於斗周官王燕則膳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今此曾孫維主更以大斗酌之則以尊事黃耆非禮之正也。非禮之正則亦所以為厚也。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主日則明王者不敢主天與燕主膳夫同義。

漢

萬物之精上為列星河精上為天漢。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言水氣之在天為雲水象之在天為漢。今皆倬然昭明回轉於上則非雨之候也。又曰瞻中昊天有嘒其星言早久而繁星備見則尤非雨之候也。且其正言昊天則夏之時也以今觀之炎夏早暘而熱則小星森布如蒸星陽之精也。陽盛而亢則星稠於上其理然也。詩曰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言有光而無所明也。蓋沉幽王無監察之實矣。又曰跋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睨彼牽牛不以服箱。

東有啓明西有長庚織女則以況其內牽牛則以況其外跋彼織女不成報章言有織之名與象而已無成女事衣被之實也。睨彼牽牛不以服箱言有牽之名與象而已無成男事轉輸之實也。啓明則以況其左長庚則以況其右言王左右或當養人以啓導王德或當養人以賡續王事。今皆有名位而已無其實也。又曰有棣天畢載施之行天畢又以況王也畢者所以助載昂實則天漢言幽王哲不足以照察天畢言幽王惠不足以化養亦皆有名位而已無其實

也。星皆在天而天漢天畢獨言天則以況王故也。又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斗南斗也。聖人南面視四星之中箕在南則斗在北矣。箕則以況其前斗則以況其後不可以簸揚言有其名而已於養人無簸揚之實也。不可以挹酒漿言有斗之名而已於養人無挹注之實也。箕之用在于舌翕則其形反矣斗之用在于柄言揭則其形覆矣。此又言其斗之將落而其象變也。蓋二十八宿者經星舍於天

而不動者也。至於向晨則天牽之而西沒。故此於斗言西柄之揭。是詩於織女言不成報章。則非不以也。不成而已矣。牽牛言不以服箱。則非不可也。以而已矣。於織女言跂猶有織之象也。於牽牛言睨猶有牽之象也。至於箕斗言不可以斂揚。不可以挹酒漿。其舌則言翁其柄則言揭。以明幽王內外左右前後之臣其惡皆有加而無已也。監亦有光猶有光也。載施之行則言天畢虛設於上。其位而已矣。夫幽王之君臣皆有名位。而無照察化養。衣被轉輸。啓導賡續。數

舉非 卑八 全

虹

雄曰虹。雌曰霓。舊說虹常雙見。鮮盛者雄。其間者雌也。一曰赤白色謂之虹。青白色謂之霓。故虹紅也。說文解霓以為蜺。虹青赤。亦或白色。陰氣也。今俗謂虹為虹。蜺絲也。一名蜺。蜺蜺。爾雅曰。蜺蜺謂之蜺。蜺蜺也。蜺為蜺。蜺蓋言二。淮南子曰。天二氣則成虹。是也。虹淫氣也。

故又借為實虹。小予之虹。虹潰也。詩曰。蜺蜺在東。莫之敢指。說者以為夫婦過禮。則虹氣盛。諱之莫之敢指。文子曰。至治之世。虹霓不見。則夫婦過禮。虹氣為盛。理或然也。蓋地氣還矣。天氣不復。於是成虹。虹。天之淫氣也。夫水氣之在天。成虹。又天之淫氣。爾尚且惡之如此。而況於人乎。所以痛山夫奔也。故曰。蜺蜺止奔也。傳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有是哉。升雲言朝。則以汎淫奔之始。蜺蜺言晚。則以汎其終。終則言不復雨矣。兩者和之象也。先儒以

舉非 卑九 全

為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今以水噴日。自側視之。則暈為虹蜺。然則虹雖天地淫氣。不暈於日。不成也。故今雨氣成虹。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月令季春曰。虹始見。蔡邕以爲虹常依陰雲而出。於日衝。無雲不見。大陰亦不見。常以日西見東方。故詩云。蜺蜺在東。蜺之文從東。以此故也。蜺則常依蒙濁見於日旁。白而直者曰白虹。凡見日旁者。四時常有之。惟雄虹起。是月至孟冬。乃歲世傳虹能入溪澗飲水。信然。常有見夕虹下澗中飲者。虹兩頭皆垂澗

中使人過澗隘虹對立相去數丈之間如隔絳
轂附音自西望東則見立澗之東西望則為日光
所燦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一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二

人道門

雷電類

雷

說文曰陰陽薄動靈雨生物者也從雨田聲
轉之形今俗曰田雷田雷雷也震雷謂之劈歷
震言所以振物也其緩者霆說文曰雷之餘聲
鈴鈴所以挺出萬物也先儒或以霆為疾雷蓋
爾雅疾雷謂之霆霆寬先儒豈讀此故誤歟亦或
謂之霆者霆亦止電也蓋音庭則為雷音蜓則

為電淮南子曰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
又曰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暇掩目皆宜音電
古文雷字下從四田二田自子至卯積四陽而
復雷乃發聲此其所以從四田也陰陽田薄此
其所以從二田也月令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
兆民戒其容止者蓋迅雷風烈必變所以畏天
威也小民不畏天威懈慢褻黷或至夫婦交構
故君子制法先雷使之戒慎玄女房中經曰雷
電之子必病癲狂故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
不備也詩曰蘊隆蟲蟲言蘊蘊而暑隆隆而雷

蟲蟲而熱也說者以為隆隆而雷非雨雷也雷
也雷聲尚殷殷然易曰雷雨之動滿盈殷殷滿
盈之聲也詩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在南山之
側在南山之下側言亦在其陰與左右也下又
言或在其下雷風號令之況也語曰雷高弗雨
雷在南山之下則雨矣故詩以況君明而令善
法言鼓舞萬物者雷風乎鼓舞萬民者號令乎
雷不一風不再不一者號也不再者令也傳曰
雷不蓋雷令人腹中雷鳴今月上下如弦之時
觸簣輒壞里俗忌之物之相感有如此者蓋不

可得而排也。傳曰：雷二月出地，百八十三日。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三日。雷入則萬物入。入則除害，出則興利。禮曰：毋雷同。雷震百里，謂之一同。先王時，國取法於雷。雷者，陰中之陽也。傳曰：疊大一石，刻為雲雷之形，蓋無雲而雷，異也。故疊併畫雲雷象，施不窮。由此觀之，畫續之事，土以黃，火以圖，山以章，水以龍，略可知矣。韓詩以為蟲飾。天子以玉，諸侯大夫以金，士以梓。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此主大夫言之也。易曰：風雷益。又曰：雷風恒。蓋曰：風雷益，則言風續。

而成雷。故曰：益也。物理論曰：積風成雷。若夫雷以動之，風以散之，則是恒而已矣。鵠冠子曰：一葉蔽明，不見大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夫雷霆之震，亦大矣。今徒兩豆足以窒之，又況障之有大於此者乎。

電

陰陽激耀，與雷同氣，發而為光者也。雷從回電從由。陰陽以回薄而成雷，以申洩而為電。故也。或曰：雷出天氣，電出地氣，故電從坤省。管子所謂天冬雷，地冬霆，是也。記曰：地載神氣，神氣風

霆，風霆流形，言萬物以風霆流形，而風霆出於地之神氣也。說卦曰：離為電，火屬也。蓋陰陽暴格，分爭激射，有火生焉，其光為電，其聲為雷。今鐵石相擊，則生火，燒石投井，則起雷。又況天地大爐之所，薄動真火之所，激射乎。易曰：雷電噬嗑。又曰：雷電皆至，豐雷電。噬嗑言雷電合而章也。按月令：雷乃發聲，後五日始電。今早暎亦或電而不雷，則雷電不必皆合而章也。故易雷電合而章，然後為噬嗑。然雷電合而章，又不必雷電皆至。若今震雷與電俱赴者，所謂雷

電皆至者也。故君子以折獄致刑，以象天之至威。非特明罰勅而已。詩曰：燁燁震雷，不寧不令。言雷電變亂於上，不安故常。且非所以號令萬物也。董子曰：太平之時，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矣。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矣。

雨

說文曰：水從雲下也。天地之氣，怒而為風，和而為雨。故凡易稱雨者，皆和之象。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渰，陰雲也；亦或作淙淙，水氣之雲也。傳曰：雨，雲水氣，萋萋盛貌，祁祁徐貌。蓋雲欲盛

盛則雨足。雨欲徐。徐則入上。且亦雲氣不待施而雨者。非陰陽之和也。故詩雲以萋萋雨以祁祁為善。詩曰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瑞應圖曰靈雨瑞雨也。降而應物謂之靈雨。星晴也。言夜而雨。風而星見。於是督勸農桑。此傳所謂務材訓農者也。鹽鐵論曰周公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雨則必以夜。夜者正雨之時。詩曰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濛善沾濡。又喜陰結不解。羈旅之愁。於是為甚。故詩以言其情也。雨無正曰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

所以為政也。政者正也。夫文一止為正。衆多如雨則無正矣。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又曰益之以霖。霖滂沱大雨也。小雨謂之霖。霖釋名曰言纔霖歷霑清如人之沐。唯及其上支而已。根不濡也。蓋霖膏潤入土如人之脉。故曰霖也。說文曰秋種厚糞。故謂之麥。然則霖言其上。霖言其下矣。詩曰芄芄黍苗。陰雨膏之。方黍之苗也。暑雨暴息。無陰雲以覆之。日隨蒸焉。則苗槁矣。將以潤之。乃所以害之也。故詩正以陰雨為善。今俗五月謂之分龍雨。曰隔轍。言夏雨多暴

龍各有分域。雨暢往往隔一轍而異也。易曰雲不雨。自我西郊。言小畜畜也。升氣又自乎西。故能為密雨而已。傳曰疾雨曰驟雨。徐雨曰零雨。雨久曰苦雨。又曰愁霖。雨晴曰霽雨。而書晴曰啓雨。水曰潦。時雨曰澍。

雲

古文云。字作雲。象雲回轉之形。其上從二。二者天中之陰也。天中之陰。應之於上。故地中之陽升而為雲。蓋陰陽之氣。自下而上。阻於一。則為云。應於二。則為雨。應於二而盤薄。則為雲。雲旋

也。云者。象其氣之舒。云。莊子曰。於云以蓋衆義。蓋取此。古文雲字。又有雲氣盤薄之形。與乃字相類者。乃字說文以為象氣出之難。氣自下而上。至上而不得達。所以為氣出之難也。春秋傳以為乃者。難辭其以此乎。今云又為云為之云。云有應而言也。易曰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變化云為。聖人之事也。故能常與吉會。而占事知來。象事知器。云如雲為象。毋候制字之意。皆以天事言之。故易君子謂之言行。聖人謂之云。為詩曰洽比其鄰。婚姻孔云。傳

曰云旋也。言幽土之時。小人有酒食以洽比其鄰里。周旋其昏姻。云象周旋盤薄之形。故云旋也。此以形訓詩曰。蒼蒼蔚蔚。南山朝隤。婉兮孌兮。季女斯飢。言小人在上。膏澤不下於民。則柔良於是失職。蒼蒼也。蔚蔚也。陰陽鬱而成雲。蒸而為雨。會而成雲。散而成雨。傳曰。陰凝上結。則合而成雲。陽散下流。則降而為雨。地氣上為雲。陰中之陽也。天氣下為雨。陽中之陰也。雨出地氣。雲出天氣。故陽上薄陰。陰能固之。然後蒸而為雨。雨者。陰陽之和也。然而朝雲喜暘。暮雲喜霽。

雨。故詩言蒼蔚不雨之雲。又言朝隤也。賦曰。朝為行雲。暮為行雨。傳曰。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則朝者陰散之時。非所以為雨矣。淮南子曰。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滂雲波水。詩曰。蒼蒼蔚蔚。南山朝隤。則山雲草莽於此見矣。論衡曰。太山雨天下。小山雨一國。南山曹之南山。則雨一國之山也。故詩主以言之。晉天文志曰。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雲者氣也。地氣異矣。故雲之成象亦以不同。則山雲草莽。水雲魚鱗。理或然也。

左傳以為分至啓閉必書雲物。蓋吉凶之兆有在於雲者。故先王占焉。傳曰。青為蟲。白為兵。赤為旱。黑為水。黃為豐年。此五雲吉凶之候也。莊子曰。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六合之外。神人者。乘虛不墜。觸實不礙。故能狎虎兕。貫金石。乘雲霧而浮遊如此。詩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冬曰上天。夏則天降而下。冬則天升而上。燠則雲暘而異。寒則雲陰而同。故也。董子曰。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矣。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矣。霧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矣。雲不結。

凌殄毒害而已矣。雲五色而為慶。三色而成。或曰。二色曰商。外赤內青。謂之商雲。太玄曰。紫蜺香雲。朋圓日其疾不割。紫蜺香雲。朋圓日。君子小人並進之象也。君子小人並進。此其疾者。所以不割也。測曰。紫蜺香雲。不知刊也。言紫蜺香雲並進。則以紫蜺不刊故也。紫蜺以象小人。香雲以象君子。

說文曰。凝雨也。從雨從彗。蓋雪雨之可埽者也。亦能埽。埽。若彗。所謂以泰雪挑者。以淨為義。

詩曰雨雪瀼瀼音德又狀貌切見睍音謙去聲狀貌切曰消雨雪浮浮。見睍曰流。言君子體道在上。而小人之類易消如此。睍日氣也。詩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雨之以霂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雰雰威也。三農之事。雪則欲威而遍也。雨則欲微而潤也。蓋豐年之冬。必有積雪。而其春必有小雨。故是詩兩言小。雪言威也。雪則欲其威矣。然又欲其澤浸之甚周也。故繼之曰既優既渥。雨則欲其微矣。然又欲其膏潤之。僅足也。故繼之曰既霑既足。蓋驟雨不如久雪之入土深。且無泛溺。又可以覆。

陽於根著。范勝之書曰：雪者五穀之精，取汁以漬，原蠶之沙和穀種之。奈旱，今雪寒甚，則為粒淺，則成華。華謂之霙。音美韓詩外傳云：雪華曰霙。凡草木華多五出，雪華獨六出是也。詩曰：如彼兩雪。先集維霰。音亮言雪之所加物有死者霰。其先至者也。霰至則危亡之兆見矣。霜霰陰剛之徵也。霜集而後堅，冰至。霰集而後雪至。故詩易以為始亂之象。爾雅曰：雨霙。音美為霄。雪霙從覲。自霄從消省。詩曰：見覲曰消。蓋雪以微溫搏之，故散而成霙。郭璞所謂水雪雜下，謂之消雪是。

也。說文曰：霰，稷雪也。閩俗謂之米雪，言其霰粒如米。所謂稷雪義蓋如此。今名瀟雪，亦曰濕雪。然臘雪握之輒聚，立春以後不復可搏，略如膏雪，亦以微溫搏之故也。里語以為春雪不能蠲壓瘴癘，其以此乎。夏小正曰：濃及雪澤，言雪澤之無高下也。

霰

說文從雨散聲。雨雪雜下也。雪初作未成華。圓如稷粒。撒而下。亦曰米雪。粒雪。釋名云星也。水雪相搏如星而散也。今名瀉雪濕雪。曾子曰。威陽之氣在雨水則溫暖。為雨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威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為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為霰。或作蓋。天將大雪。必先微溫。雪自上而下。遇溫氣搏而為霰。久而寒勝。則大雪至矣。亦作霰。兌見雪

霜

大戴禮霜陰陽之氣也。陰氣勝則凝而為霜。原其始則露也。露寒則為霜。霜之為言喪也。其氣慘毒。物拂之則凋喪。然有神司之。其名青女。故駟見而霽霜。射祭而休工。天聖中。青州盛冬濃。

霜屋瓦皆成百華狀。元豐末秀州人家屋瓦上俱成華。每瓦一枝如畫家所為。大華有似牡丹芍藥者。小華有似海棠萱草者。皆有枝葉氣象。始生以紙印之。無異石刻。又豐山之鍾。霜降而自鳴。淮南子曰。鄒衍盡忠。燕惠王聽讒而繫之。仰天而哭。夏五月天為之下霜。

露

露。陰陽之氣也。陰氣勝則凝為霜雪。陽氣勝則散雨露。夫王者德至於天和。氣感通則甘露降。耆老得敬則松柏受之。尊賢容眾則竹葉受之。

甘露者。仁澤也。其凝如脂。其美如飴。黃帝時丹丘國獻瑪瑙瓊堯時猶存。甘露在其中。盈而不竭。謂之寶露。頒賜羣臣。至舜時露漸減。蓋時淳則露滿。時澆則露竭。漢武作承露盤。仙人掌以取雲表之露。屑玉服之。東方朔曰。臣至東極。過古雲之澤。見古雲五色着於草樹。露味皆甘。帝曰。露可得否。朔乃走東至夕而還。得玄露。盛以青琉璃。各受五升。帝遍賜羣臣。得之者老者少而疾者除也。其異如此。

冰

淮南子云。水向冬則凝而為冰。冰之為言凍也。本作冬。象凝之形也。月令孟冬之月。水始冰。仲冬之月。水益壯。季冬之月。水方盛。水澤腹堅。風俗通積水曰凌。冰壯曰凍。水流曰澌。水解曰泮。日在北陸則藏冰。日在南陸則頒冰。調陰陽也。先武至河上。王即兵在後。王霸詭曰。冰堅可渡。武至。河水果合。未畢數騎而水解。唐長慶六年。海州海水冰。南北二百里。文中子曰。巧治不能銷木。良工不能琢冰。元至正間。汴河水成五彩華草。如繪如畫。三日方解。吁。天之造物也。固匪

物物而雕刻之。然未有如是之異。觀於此。抑亦異氣之使然歟。

電

陽散陰為霰。陰包陽為雹。曾子曰。陽之專氣為電。陰之專氣為霰。是也。申豐以為古者藏冰。固陰。沮寒而無雹。蓋陽無所洩。電之所以生也。電形今似丰珠。其粒皆三出。蓋雪六出而成華。雹三出而成實。此陰陽之辨也。雪。霜之類。雹。冰之類。造化權輿曰。雹者。雨之冰也。又曰。東方之氣。雷。南方之氣。電。西方之氣。虹蜺。北方之氣。雲雨。

電霰雷傳曰木再華夏有電豈以陽始無所滅
及其晚出也故木至再華而夏有電歟

風

大地之氣噓而成雲噓而成風雲陽而出於陰
風陰而出於陽爾雅曰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
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凱風言
其情谷風言其自涼風言其德泰風言其文詩
曰大風有隧有空大谷言大谷者大風之自也
故曰谷風言其自易曰巽為風巽東南也今風
更生於西則與兌之氣交矣故曰泰風言其交

谷風風之厚者涼風薄也故谷風以刺俗薄朋
友夫婦離絕詩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又曰習
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言谷風
之於天不能皆雨也亦或以陰其於地也又不
能皆生也亦有萎死者然則人事豈可以責其
全哉又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凱樂也憂釋而
為樂怒釋而為凱南風謂之凱風則天地之怒
氣於是釋焉故也詩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雩北
風其雩雨雪其霏風以譬威雪以譬虐雩蓋言
聚霏蓋言散涼者其刻也雩者其和也自今觀

之雪勢布散無所不加其意或未艾也則風候
更和故是詩風以其雩雪以其霏為後雩雩聲
和也氣和則聲和矣詩曰終風且暴終風且霾
卒曰曠曠其陰也其雷日出而風為暴風
而雨土為霾陰而風為曠霾下也曠上也此
言州吁之暴逮於上下如風暴矣又增以霾如
風霾矣又增以曠如風曠矣又增以雷明有加
也傳曰積風成雷其此之謂乎爾雅曰焚輪謂
之積風扶搖謂之疾郭璞以為積暴風從上
下也疾暴風從下上也按謂傳云積風之焚輪

者風薄相扶而上也則與璞之意異矣蓋風之
說而上者為疾風之旋而上者為積莊子曰搏
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扶搖即疾是也羊角
即積是也今羊角轉旋而上如焰焚輪之象也
谷風一章曰維風及雨二章曰維風及積兩者
朋友相與致其道以下達之况也積者朋友相
與致其道以上達之况也夢莪初曰南山烈烈
飄風發發卒曰南山律律飄風弗弗回風謂之
飄風荀子所謂輕利漂颿也卒如飄風者也
發發暴也弗弗亂也烈烈以言幽王不惠律律

以言幽王不平。詩曰：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說曰：匪風發兮，是非有道之風也。發發者，匪車偈兮，是非有道之車也。偈偈者，風生於火，故物或以風化，亦或以火。西方之鹽以風化也，東方之鹽以火化也。易曰：風自火出，家人取其化自內出之象。詩序曰：關雎，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水生雨，雨更以成水，少生風，風更以成火。爾雅曰：風與火為庀。詩以此故也。風經曰：調暢祥和，天之喜氣也。折揚奔厲，天之怒氣也。風者，氣也。得怒之氣則暴，得喜之氣則和。得金之

氣則涼，得木之氣則溫，得火之氣則炎，得水之氣則烈。列子曰：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叩角絃以激夾鍾，溫風徐回；草木發榮，命宮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濃泉涌。爾雅曰：四時和為通正，謂之景風。景風者，天地中和之氣也。淮南子曰：東風至而酒湛溢，造化權輿以為東方之氣風也。故凍非東風不能解，湛非東風不能溢。風俗通曰：猛風曰飈，涼風曰瀏，微風曰飈，小風曰飈。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二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三

天道門

歲時類

太易

以其虛而善應，名之曰道也。妙而不測，名之曰神也。移而不定，名之曰易也。凡諸倫類生而含識者，名之曰性也。性之所起而差別者，名之曰情也。江南云：一性之動是為太易，言性之移易不定也。或為人，或為異類，在性之所好而生，理以其移易之事，廣太易，文中子曰：天地



立而易行其中矣

造化

形之生成謂之造。因形而易謂之變。離形迂滅謂之化。夫天地萬物陰陽造化而已。性之分別謂之識。事之感發謂之情。物之含情具識者。相流轉於造化之中。歷無窮時。為無窮事。因理之有常也。然而陰陽運行而不息。寒暑往來而不窮。春冬開落。霜露改更。日就月將。時至氣化。自少者必壯。壯則必老。老則不能不變。自為者必成。成則必壞。壞則不能不化。有能遺物離人

超出造化之外。卓然而獨存者。其惟聖人乎。

春

春之為文。從艸。屯日蠱也。萬物始新。屯生而蠱興也。日在營室。昏參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勾芒。盛德在木。日行東陸。其蟲鱗。其音角。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水。獺祭魚鴻雁來。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合同。萬景昭蘇。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

夏

夏之為言。大也。明也。萬物至此盛大而光明也。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盛德在火。日行南陸。其蟲羽。其音徵。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蜩蟬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迎於南郊。還反行賞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懽悅。

中央

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盛德中

秋

央。其位次金火之間。其行至未申之際。其蟲倮。其音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駟。載黃旂。衣黃衣。服黃食以居。食稷與牛。其蟲圓以閏。木配春。火配夏。金配秋。水配冬。土則每時寄王十八日。而其正位實在未。宜處季夏之末。金火之間。不然。則火金相見。必相克。則不能成歲功矣。秋之為言。愁也。萬物其氣淒惻而愁也。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

枚盛德在金其行西陸其蟲毛其音商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命將選士以征不義

冬

冬之為言終也萬物藏而四時盡也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盛德在水其行北陸其蟲介其音羽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水始冰地始凍雉

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

三伏

按三伏之節起於秦德公前郊祀志秦文公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師古曰立秋之後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必伏歷忌曰四氣代謝皆以相生至立秋以金代火金畏故三伏皆庚日伏之為言伺也藏也隱也金乍見火而避土旺隱而伏藏伺其時之至也故季夏之末孟利之始適當一歲之中陰

陽家謂土王用事

晝夜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地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寃交寃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為春萬物揉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必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

卒歸於物慤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刻

刻漏也以前箭定日晷曰刻故因譌畧度曰刻書正義之古制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夜中六十刻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為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為明日入後二刻半為昏損夜五刻以裨於晝則晝多於五刻夏至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晝三十五刻夜六十五刻春秋

分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從春分至夏至曆九刻半夏至秋分減亦如之從秋分至冬至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春分增亦如之漢初大率九日增減一刻至和帝時侍霍融始請改之古作刪。

歲

歲木星也其少越歷二十八宿宣徧陰陽十二月一次也從步伐聲釋名云歲越也越故限也爾雅夏曰歲郭璞曰歲星行一次蓋木星謂之歲星與年歲義同者因其一年行一次十二

月而周天故曰歲星此星行一次而四時之功畢矣故謂之歲。

閏

閏餘分月也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告朔之禮天子居宗廟閏月居門中從王在門中周禮閏月王居門中以其無月也史記黃帝起消息正閏餘論曰一歲本有三百六十六日天順動而不止不能無小失故節減其六日又減小月六日以順天象三歲足得一月餘六日故三歲而閏又餘六日積二歲又餘二十四日故五歲再閏

閏之言攔也若今俗縫衣一長一短則蹙其長以就短謂之攔項氏曰年以日月十二會為一周故止於三百五十四日而成年歲以星度中朔術為一周故必三百六十六日為成歲蓋五年餘兩月而後五氣之氣始備而度始周此所再閏而無餘日七閏而無餘分也又黃揚遇閏則退一寸梟茨遇閏則增枚抑亦閏臘之使然歟。

晦朔

大月三十日為晦小月二十九日亦為晦晦之

為言昧也是夜自暮達旦而昧昧也朔之為言蘇也次月一日而明稍蘇也又初也始也堯時有草夾階曰葦觀之以知晦朔所謂曆草也夏以平明為朔殷以雞鳴為朔周以夜半為朔是謂三朔古者天子頒朔則聽朔於南門諸侯受朔則告朔於太廟告朔之禮每月一日請而行之有司則供餼羊時君不能故子貢欲去之夫子惡其若并去其羊則此禮遂絕不復振也莊生謂雞苗不知晦朔猶言夏蟬不可語冰霜矣

望

望月滿也。借作望。如朝君也。從臣從月從壬。壬朝廷也。後律歷志分天之中相與為衡。謂之望。謂月半。日月正相對。其平如衡。蓋月體無光。待日照而先生。半照即為弦。全照乃成望。交在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一交。非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周禮卿士注。月大十六日望。月小十五日望。說文古作望。日月之望本作望。瞻望之。

望從亡望省聲。今通作望。而古文制字之義。

辰

書曰。曆象日月星辰。注。辰謂日月交會。於十二次所會之地也。每月不同。十月析木寅。九月大火卯。八月尾辰。七月鶉尾巳。六月郭火午。五月鶉首未。四月實沈申。三月大梁酉。二月降婁戌。正月娵訾亥。十一月元枵子。十二月星紀丑。又五辰。謂木火土金水之時也。三辰。謂日月星之時也。日照晝。月照夜。星運行於天。民得取其時節。以耕鑿而不失也。

節候類

起候

以十一月中蚯蚓結起候者。用冬至甲子。上元曆始也。以東風解凍起候者。本人正為重。用五代馬重績新曆。月雨水為氣首也。

正月

東風解凍者。春風發散寒凍之氣也。蟄蟲始振者。初始振動而未出。至二月乃大驚而魚上冰者。當感寒時。伏水下。逐其溫暖。至正月陽氣上始進水上。而近於冰。獺祭魚者。此時魚肥美。先

祭而後食也。鴻鴈來者。大鴻小鴈自外來於中國。將北反其居。通卦驗云。立春雉雉雞乳。雨水降。條風至。條風東風也。猛風風之甚也。動搖草木有聲。故曰草木萌動。是為可耕之候。

二月

桃始華。應鶯蟄候。又五日而倉庚鳴。驪黃又曰。黃栗留。又曰。鷦黃。商庚。楚雀。齊人謂搏黍。令曰。布谷。與搏黍聲相近。鳴鳩鵲鵲皆其號也。鷹化為鳩。至秋時則鳩化鷹。玄鳥燕也。又曰。乙鳥。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爭乳。嫁娶之象。所以商

簡狄吞而生契陽在陰內不得出奮擊之而雷發其陽聲電者陽之光陽在陰外有所麗故閃爍而為電又曰電是陽光陽微則光不見皆陽氣漸盛以擊於陰其光乃見故云始電。

三月

洞始華田鼠化為鴽鴽也。一云牟無鼠陰類也。雄蜺謂明盛者雌蜺謂闇微者虹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勝陽則虹不見若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萍浮萍也。又曰蘋曰藻水草也。鳴

鳩拂其羽鷺將生之候飛且翼相擊趨農急也。鷓鴣又曰鷓鴣似山鵲而小青黑色尾短多聲故曰鳴鳩戴勝降于桑者織紵之鳥一名鷓鴣降桑以示婦當務本也。內宰云仲春率命婦躬桑浴種蠶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

四月

蜩蟬鳴蛙也。周禮蟬氏注云蜩蟬當夏氣之盛而鳴聲怒蚯蚓陰陽物感正陽之氣而出王瓜生色赤感火之氣而生苦菜秀感火之氣而苦味成靡草靡草之屬以其枝葉細故云靡草六

陽之月至陰之草不勝陽而死。

五月

螳螂生。又曰螳螂一名不蠋其子名螳蛸燕趙曰食龐齊杞東曰馬穀鵲始鳴七月將寒之候也。蟲地晚寒五月則鳴反舌百舌也。今曰蝦蟆其舌本著口側末向內靡信云曾取屠視之其舌反向後鄭不然之乃知反舌春始鳴至五月稍止其聲數轉故名反舌或蝦蟆舌性自然不必以為反舌也。鹿陰類感陰氣而角解今醫家用鹿茸補陰是也。蟬亦陰類感而鳴半夏生藥

名也。陰極陽生。

六月

溫風始至。溫厚之氣至季夏而極也。蟋蟀居壁。七月則遠飛互野。鷹感二陰之氣乃有殺心學習擊搏之事。焦問云仲秋鳩化為鷹仲春鷹化為鳩。此六月何有鷹學習乎。張逸答曰鷹雖為鳩自有真鷹可習。腐草得暑濕之氣故為螢不言化者螢不復為腐草矣。土潤溽暑大雨時行。

七月

涼風至。寒候也。白露降。金色也。寒蟬鳴。得陰氣之正。寒蜩。又曰。寒蟬似蟬而小。青赤。鷹殺鳥不敢先嘗。示民報本也。又示不有武功。天地始肅。禾乃登。

八月

鴻鴈來。孟春言自外於內。此又言自北而來南。玄鳥歸。為仲秋之候。春至秋歸。歸蟄藏本處。羣鳥養羞。羞食之。養羞之以備冬藏蟄蟲。啓戶於雷發聲之時。故坯戶於雷收聲之時。坯戶者。戶

穴也。增益穴四畔。使通明處稍小。以時尚溫。猶須出。十月寒甚。方閉之。雷二月陽中發聲。八月陰中收聲。陰縮故水始涸也。國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八月宿直昂畢主雨。天根氐房之間。辰角見九月本天根見。九月末本末相去二十一日餘。

九月

鴻鴈來賓。云。仲秋來者為主。季秋來者為賓。又云。仲秋來則過去。季秋來則客止未去。雀入大水化為蛤。飛化為潛也。菊有黃華。獨記其色。以

其華應陰之盛。愚謂五陰不能剝一陽。故吐其美為華。林祭于天。然後戮禽而食。孟秋鷹祭鳥。飛者形小。其成為速。季秋豺祭獸。獸走者形大。其成為遲。草木黃落。反本也。蟄蟲咸俯。皆垂頭向下。以隨陽氣之在內也。

十月

水始冰。季秋霜降。至此始冰。履霜堅冰至也。凍水冰則地凍可知。雉入大水為蜃。大蛤曰蜃。飛化為潛也。虹藏不見。季春陽勝陰。故虹始見。孟冬陰勝陽。故虹藏不見。天氣上騰。五月一陰生。

天氣上騰。至十月六陰俱升。六月已謝。天體在上。陽歸虛無。故云上騰。地氣六陰在下。用事。故云下降也。閉塞而成冬者。陽氣下藏。地中陰氣閉固而成冬也。

十一月

鶡鴒不鳴者。蓋鳥之後鳴求旦。乃陰類而求陽。故感一陽而不鳴。虎始交者。亦陰類感一陰而交也。荔挺出。荔香草。感陽而香。馬尾也。蚯蚓結者。蚯蚓出穴。屈首下向陽氣。氣動欲死而屈首。故其結而上首。故其結而屈。糜角解者。鹿陽獸。

夏至得一陰而解角。麋陰獸。冬至得一陽而解角。水泉動者。以天一之陽所生也。

十二月

鴈北鄉者。自南而趨北。早者則此月北鄉。晚者二月乃北鄉。鵲始巢者。鵲知歲所在。以米歲之氣兆。故巢也。早者十一月。詩緯云。復之日鵲始巢。是也。雉雊者。火畜也。感陽有聲。故雊。鷄乳者。雞。木畜也。麗於陽而有形。故乳。在立春。節以立春在此月也。征鳥厲疾者。時殺氣威極。故鷹隼之厲。取鳥疾捷。言猛也。水澤腹堅者。冰堅達內。

謂腹厚實。在玄枵。女虛危之次。出土牛者。出作也。月建丑為土龍克水。作土牛以送寒氣。使陽氣不為來歲之害也。此七十二候各有其義。觸景興思。可以寓感。時動物之歎。故特書之。

二十四氣者。孔云。正月立春節。雨水中。一驚蟄。二春分中。三穀雨節。清明中。四立夏節。小滿中。五芒種節。夏至中。六小暑節。大暑中。七立秋處暑中。八白露節。秋分中。九寒露節。霜降中。十立冬節。小雪中。十一大雪節。冬至中。十二小寒節。大寒中。雨水者。雪融而為雨水。自上而下曰雨。

北風凍之而為雪。東風解之而為水。驚蟄者。蟄蟲驚而走出。穀雨者。雨以生百穀。清明物生。清淨明繁。小滿物長。於此小得盈滿。芒種有芒之穀。可稼種。小暑就極熱之中。分為大小。月初為小。半為大。處暑將退。伏潛處。白露陰氣漸重。露凝色白。寒露氣寒。將欲凝結。小雪大雪。十月初小。十一月轉大。小寒大寒。十二月初寒為小。月半寒為大。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三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四

地道門

輿地類

地

元氣初分。輕清陽為天。重濁陰為地。萬物所陳列也。從土也。聲徐曰地。地者。迤也。迤而高也。山嶽丘陵墳衍。迤而卑也。皋隰汙潢。故曰地有三形。高下平也。元命苞曰。地者易也。言養萬物。懷任交易。變化含吐。應節也。又東西二億三萬二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東西。

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為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朱子曰。天地之間。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故子午卯酉為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為節爾。先儒皆謂地在中。水環地外。四

遊升降。不越三萬里。春遊過東方五千里。其下降如其數。秋遊過西方五千里。其上升如其數。夏遊在南。故日在其上。冬遊過北。故日在其南。此冬夏晝夜之長短。因地有升降而然。人處地上。如在舟中。但見岸之移而不知舟之轉也。至於論潮。則謂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大空之中。地乘水力。與元氣相為升降。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為潮。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為汐。一晝一夜陰陽之氣。升升降降。故一日之間。朝夕皆升。或作坐。坐。擲。文作墜。墜。漢

文云肥饒之舉。天墜之方。是也。

土

說文。土者。地之吐生萬物者也。二畫象地之上。與地之中。卜畫象物形也。鄭玄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土也。禹貢厥貢惟土五色。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肅以黃土。包以白茅。取其潔。黃肅取三者覆四方。所謂享茅土之薦。蓋本諸此也。

嶽

說文云。東岱。南霍。西華。北恒。中泰室。王者巡狩

嶽

全

全

所至之地也。從山。獄聲。白虎通。嶽者。角功德也。詩詁云。山高而尊者曰嶽。通作岳。唐虞有四岳。至周始有五嶽。四鎮九鎮。故五嶽之祭。視三公。然岱宗之外。他亦無名。而衡山則為鎮。不謂之嶽。至爾雅。則曰泰華。霍恒嵩。郭注。霍山即天柱山。瀟水所至。又云。河南華。河西嵩。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又云。衡山南嶽。是霍衡俱為南嶽也。然自秦漢以來。竝以瀟之天柱為衡山。史記。始皇西南渡淮水之衡山。至隋唐始以江南之衡山為南嶽。一說吳嶽為西嶽。華山為中嶽。而嵩

高不為嶽。吳嶽即岍山亦名吳山。漢書在扶風
汧縣西。古作嶽。詩書通注作嶽。

岱

說文。岱。泰山也。從山代聲。五嶽之東嶽也。王者
受命易姓。報功告成。必於岱宗。萬物始交代之
處。一曰岱宗。禹封泰山。禪會稽。故繼世王者受
命必禪封。刻石紀號。以著勛績焉。登山盤道。凡
五十餘盤。東上七十里。經小天門。大天門。至仙
人間。地多芝草玉石。下有洞天。名三官空洞之
天。周迴三千里。皆鬼神之府。在今襲慶府奉符
縣西北三十里。黃河去泰山二百餘里。風俗通
云。岱宗之洞。岱。胎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之
交。觸石膚寸而合。不終朝而徧雨天下。故為衆
山之宗。五嶽之長也。

恒

爾雅。恒。為北嶽。周禮并州其鎮山曰恒山。唐天
文志。大梁析木。其神主於恒山。辰星出焉。白虎
通。北方恒山者何。陰終陽始。其道常久。故曰恒
山。恒。常也。從心從舟在二之間。上下心以舟施
常也。史記。在定州恒陽縣。風俗通云。萬物皆伏

北方有常。亦曰常山。其志曰。外夷有四。昴宿主
胡。則延康以限之。中郡有五寶符。在代則高襄
以臨之。其頂也。上秩乾門黑帝之宮。觀其足也。
下揀坤軸玄神之都府。豈止壁龕截幽燕。拒
渚河。撐大海。瀕洞合沓。半天下之襟帶。嵯峨境
巖。一宇宙之標格者也。古作郡。

衡

衡山。在衡山縣西三十里。晉因山以名郡。湘中
記云。度應斗衡。位直离宮。故曰南嶽。又名霍山。
爾雅。疏。泰與岱。衡與霍。皆一山而二名。記衡山

者。朱陵之靈臺。太虛之寶洞。上承翼軫。鈴總萬
物。故名衡山。下踞离宮。統攝火師。故號南嶽。亦
帝館其嶺。祝融宅其陽。是為神靈之所也。逮于
軒轅。以潛霍二山副焉。長沙志。軒轅。按九千
餘丈。尊卑差次七十二峰。岩洞溪澗。泉石之勝。
交錯於中。又有數十洞。十五岩。三十八泉。二十
五溪。九池。九潭。六源。八橋。九井。三穿。三漏。此最
著者。七十二峰最大者五。祝融。紫蓋。雲密。石廩。
天柱。而祝融為最高。山海經云。昔禹治水。望峰
頂。紫雲如蓋。登而祭之。果獲金簡玉字之書。以

遂治水之功云。

華

說文華山五嶽之西嶽也。在今弘農華陰是也。地志東北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雍華山斗字分之。山海經云泰華山削成而四方高五千仞。廣十里。記云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華服之羽化。因曰華山。有泰華焉。有少華焉。有岑直上數千仞。自平小岑疊秀延于嶺表。有如削成。述異記曰華山首陽本一山。河神巨靈所開為二。以通河流。故掌迹存焉。

嵩

說文中嶽嵩高山也。從山高指事。白虎通曰中嶽獨加高字何。中央在四方之中而高。故曰嵩。高。唐大文志鵝火大火壽星。豕韋為中州。其神主嵩丘。鎮星位焉。西征記嵩山三十六峯。東曰泰室。西曰少室。嵩其總名也。謂之室者。以其下多石室焉。少室高八百六十丈。方十里。但泰室相埒差小耳。其東北一峯曰雞鳴。五更初便見日出。故也。郡國志在潁川陽城有嵩高山。前武帝登神嵩。吏卒聞呼嵩歲者三。登禮罔不答也。

古作崇亦作崧俱言其高也。

崑崙

崑崙山名。水經云山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陟。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漢書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隱避為光明。亦作崑崙。大荒經云阿儺達山一名崑崙山。恒河出其南。張揖云崑崙天帝下都。廣康百里。高八萬仞。增城九重。面有九井。以玉為欄。旁有五門。明獸守之。十洲記曰山有三角。其一角正于北辰名閼風巔。其二

正西玄圃臺。其一正東名崑崙宮。有五城十二樓。又肅州酒泉縣西南有崑崙之體。亦曰崑崙。史記肅州山崑崙。非河源出者。又夏記金城臨羌縣有崑崙祠。縣有崑崙障。

甸服

甸服畿內之地也。甸田服事也。以皆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今按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故益稷篇言弼成五服。則至于五千。然堯都冀州冀之北境并雲中潞易。

亦恐無二千五百里周制九畿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併之則一方五千里四方相距為萬里蓋倍禹服之數也漢地志亦言東西九千里南北一萬三千里禹聲教所及則地盡四海而其疆理則止以服為制至荒服之外又別為區畫如所謂咸建五張是已若周漢則盡其地之所至而疆畫之也

湖海類

釋名云海晦也主引穢濁其水黑而晦取其荒遠冥昧之稱也博物志曰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心蓋無幾也七戎六蠻九夷八狄形類不同總而言之曰四海言近於海也按四海之外皆復有海云東海之別有渤海南海之別有張海西海之別有青海北海之別有瀚海莊子曰海水三歲一周流相薄則地動木玄虛海賦曰其為詭也包乾之奧括神之區惟神是宅亦祇是廬何奇不有何惟不儲初學記云凡四海通謂之神海神海之外復有大瀛海以環之

莊子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尾閭泄之注百川之下而門疾故曰尾閭蓋汕海水之出外者司馬云閭者聚也水聚族之處在扶桑東一名沃焦一石方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焦神仙傳麻姑謂王方平曰余見東海三為桑田矣向到蓬萊水淺於往者略半也東行復得塵乎

潮

說文潮海水逆而上也朝宗于海本作淖從水朝省聲俗作潮早曰潮晚曰汐抱朴子曰月之

精生是以月盛則海潮大漸水從月邊來一月之中天再東再西故潮再大再少夏時日居南宿天卑一萬五千里故冬潮小春日居東宿故春潮漸起秋日居西宿故秋潮減天河從北極分為兩條至於南極兩河隨天轉入地下過而下水又與海水合三水相蕩而天轉之故激成潮按高麗圖經云潮汐往來應期不爽為天地至信山海經以為海鱗出入之度浮屠書以為神龍變化所致實淑蒙海嶠志以為水隨月盈虧盧肇海潮賦以為日出于海衝擊而成王

充論衡以為水者地之血脉。隨氣進退。其說不一。率末之盡。大抵天包水。水承地。地在中。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空之中。地乘水力。以自持。與氣升降。氣升而地沉。則海溢。氣降而地浮。則海縮。晝夜之氣。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汐皆再也。

湖

說文。湖。大陂也。從水胡聲。古史云。昔黃帝遊蜀。見水多。決之下流。乃鑿五湖。以貯焉。風俗通云。湖都也。流瀆四面所隈都也。周禮。楊州其浸五

湖。寢者所仰以溉灌者也。蓋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里。三萬六千頃。故以五湖名。義興記。以太湖射湖。貴湖。陽湖。洮湖。為五湖。水經謂長塘湖。射貴湖。上湖。瀾湖。太湖為五湖。常昭謂胥湖。蠡湖。洮湖。陽湖。太湖為五湖。史正義以菱湖。游湖。漢湖。貢湖。葑湖。皆太湖東岸五湖。為五湖也。虞翻云。太湖有五道。東通長洲。松江。南通安吉等溪。西通宜興。荆溪。北通晉陵。瀾湖。西南通興。韭溪。陸龜蒙云。太湖上稟咸池之氣。平水而五名。二說為近。又青草湖一名洞庭湖。在

巴陵宮序湖。即彭蠡湖。在彭澤。一名匯澤。今鄱陽湖是也。古防風氏之國于此。

江

說文。江水出蜀岷氏徼外。從水工聲。釋名。江公也。小水流入其中。而公共也。其源自嶓山。至楚都名南江。至潯陽為九道。名中江。至南徐州名北江。以入海。禹貢三江既入。史正義云。三江在蘇州。自西南上。太湖名松江。古笠澤。江自東南上。至蜺湖。名上江。亦曰東江。自東北入海。名下江。亦曰婁江。一說南江從會稽吳縣南入海。將

江從丹陽蕪湖東北。至陽羨縣東入海。下江從毘陵縣北。東入海。九江前志云。自廬江潯陽分為九道。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曰靡江。五曰吠江。六曰源江。七曰廬江。八曰提江。九曰箇江。劉歆所謂湖漢。九江入彭蠡澤。是也。故書云。江以南。凡水皆呼以伯益之後。封江陵。因以國為氏。

河

河圖曰。黃河出崑崙山東。北角剛山東北。流千里。折西而行。至於蒲山。南流千里。至於華山之

陰東流千里至於桓雍北流千里至於下津河水九曲而長者九千里入于渤海漢書云河有兩原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合流東注蒲昌海潛行地中南出積石為中國河爾雅九河徒駭大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鉤盤鬲津通志云河自西戎入塞經秦隴陝洛夾山而行故少決徙自河陽以下東至海千里平田虛壤故多奔決無定流自河決澤川之後北瀆遂微九河皆絕援神契云河者王子年拾遺記云丹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皆至聖之君以為大瑞也水之

伯上應天漢述異記云昔有人乘槎遡流至一處以所見訪於成都卜者乃知身浮銀漢而還也

淮

周職方氏青州其川淮泗蓋周無徐兼之於青周之青即禹之徐則徐之川莫大於淮淮又則餘川可知矣說文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栢山大復山東南入海水經云淮均也釋名園也園繞楊徐之界東至于海爾雅淮為許建康實餘云秦時有望氣者曰五百年後金

陵有天子氣因鑿鍾阜以為潰冷水貫城中呼曰秦淮亦曰淮土

濟

沈水濟水也發源為沈既東為濟地志云濟水出河東郡垣曲縣王屋山東南今絳州垣曲縣山也始發源王屋山頂崖下曰沈水既見而伏東出於今孟州濟源縣二源東源周迴七步其深不測西源周迴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溫縣是為濟水歷魏公臺西南入于河經所書單立導沈條例若斷若續而實有源流

或見或伏而脉絡可考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伏吳興沈氏亦言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所經取其井水羹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疏痰蓋其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也濟水伏流絕河乃其物性之常事理之著者程氏非之顧弗深考耳

泉

泉水源也象水流成川形也爾雅灋泉正出

涌出也。沃泉垂出下出也。沕泉穴出反出也。按泉乃水源之所自出也。然其性味色香出沒顯伏類多不同。固皆地脉之異有所牽歟。是未可知也。禮運謂王者政平則醴泉出。然酒泉郡城下金泉味如酒。亦未嘗不出也。東坡云。余聞湯泉有七。惠濟。匡廬。汝水。尉氏。驪山。鳳翔。之駱谷。渝州之陳氏山居。惠州之佛疏院。東熱泉。湯如也。西冷泉。雪如也。句容縣之湖水。半熱半冷。熱者可淪雞。魚入而輒死。若梁州之蘆泉。滁州之釀泉。劔州之乳泉。涪陵之醎泉。華清之疏黃泉。黃山之硃砂泉。孔子之不飲盜泉。夷齊之不飲貧泉。李錫之為蘆城令。變苦泉而為甘泉。耿恭之被圍城中。拜官井而獲飲泉。李廣利拔劔刺山而山泉飛迸。梁州舉錫卓地而地泉湧出。景而觀之。是雖地脉靈異所產之不同。良由人事精誠所感而見者亦多矣。吁。異哉。泉之為物。亦有不可得而推者歟。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五

地道門

瀛海類

十洲記

漢武帝時。王母說八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洲。麟洲。聚洲。有此十洲。乃人跡所稀絕處。又始知東方朔非世常人。是以延之曲室。而親問十洲所有之物名。故書記之。方朔云。臣學仙者耳。非得道之人。以國家之威美。將招名儒墨於文教之內。

抑絕俗之道於虛詭之迹。臣故韜隱逸而赴王庭。藏養生而侍朱闕矣。亦由遵上好道。且復欲抑絕其威儀也。曾隨師主履行。比至朱陵扶桑蜃海冥夜之立。純陽之陵。始青之下。月宮之間。內遊七立。中旋十洲。踐赤縣而遨五嶽。行陂澤而息名山。臣自少及今。周流六天。廣陟天光。極於是矣。未若凌虛之子。飛真之官。上下九天。洞視百方。北極勾陳。而并華蓋。南翔太丹。而棲大夏。東之通陽之霞。西薄寒穴之野。日月所不逮。星漢所不與。其上無復物。其下無復底。臣所識。

乃及於是愧不足以酬廣訪矣。

祖洲

祖洲近在東海之中。地方五百里。去西岸七萬里。上有不死之草。草形如菰苗。長二四尺。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皆當時活也。服之令人長生。昔秦始皇大苑中多狂死者。橫道有鳥如烏狀。啣此草覆死人面。當時起坐而自活也。有司聞奏。始皇遣使者齎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鬼谷先生云。此草是東海祖洲不死之草。生瓊田中。或名為養神芝。其葉菰苗叢生。一株可活一

人。始皇於是慨然言曰。可採得否。乃使使者徐復發童男童女五百人。率攝樓船等入海。尋祖洲。遂不返。福道士也。字君房。後亦得道也。

瀛洲

瀛洲在東海中。地方四千里。大抵是對會稽去西岸七十萬里。上生神芝仙草。又有玉石。高且千丈。出泉如酒。味甘名之為玉醴泉。飲之數升輒醉。令人長生。洲上多仙家。風俗似吳人山川如中國也。

玄洲

玄洲在北海之中。戌亥之地。方七千二百里。去南岸三十六萬里。上有太玄都。仙伯真公所治。多丘山。又有風山。聲響如雷。電對天西北門上。多太玄仙官。宮室各異。饒金芝玉草。乃是三天君下治之處。甚肅肅也。

炎洲

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北岸九萬里。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狸。張網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獸不然。灰中而立。毛亦不焦。斫刺不入。打之如皮囊。以鉄鏈鍛其頭數十下。

乃死。而張口向風。須臾復活。以石上菖蒲塞其鼻。即死。取其燭和菊花服之。盡十斤。得壽五百年。又有火林山。山中有火光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或赤或白。山可三百里許。晦夜即見此山林。乃是此獸光照。狀如火光相似。取其獸毛以緝為布。時人號為火浣布。此是也。國人衣服垢污。以灰汁浣之。終無潔淨。唯火燒此衣服兩盤飯間。振擻其垢自落。潔白如雪。亦多仙家。

長洲

長洲。名青丘。在南海辰巳之地。方各五千里。

去岸一十五萬里上。饒山川及多大樹樹乃有
二千園者。一洲之上。專是林木。故一名青丘。又
有仙草靈藥。其液玉英。靡所不有。又有風山。山
恒震聲。有紫府宮。天真仙女遊於此地。

元洲

元洲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南岸十萬里。上
有五芝玄澗。澗水如蜜漿。飲之長生。與天地相
畢。服此五芝。亦得長生不死。亦多仙家。

流洲

流洲在西海中。地方三千里。去東岸十九萬里。

上多山川積石。名為昆吾。治其石作鐵。作劍。光
明洞照如水精狀。割玉物如割泥。亦多仙家。

生洲

生洲在東海丑寅之間。接蓬萊十七萬里。地方
二千五百里。去西岸二十三萬里。上有仙家數
萬。天氣安和。芝草常生。地無寒暑。安養萬物。亦
多山川仙草衆芝。一洲之水味如飴酥。至良洲
者也。

鳳麟洲

鳳麟洲在西海之東。地方一千五百里。洲四

面有弱水繞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洲上多鳳
麟數萬各為群。又有山川池澤及神藥百種。亦
多仙家。黃鳳啄及麟角合煎作膠。名之為續弦
膠。或名連金泥。此膠能續弓弩已斷之弦。刀劍
斷折之金。更以膠連續之。使力士掣之。他處乃
斷。所續之際。終無斷也。武帝天漢三年。帝幸北
海祠恒山。四月。西國王使至獻此膠。四兩。吉光
毛裘。武帝受以付外庫。不知膠裘二物之妙用
也。以為西國雖遠。而上貢者不奇。稽留使者未
遣。又時武帝幸華林園射虎。弓弩弦斷。使者時

從駕。又上膠一分。使口濡以續弩弦。帝驚曰。異
物也。乃使武士數人共對掣引之。終日不脫。如
未續時也。膠色青如碧玉。吉光毛裘黃色。蓋神
馬之類也。裘入水數日不沉。入火不焦。帝於是
乃悟。厚謝使者而遣去。賜以牡桂乾姜等諸物。
是西方國之所無者。又益思東方朔之遠見。周
穆王時。西胡獻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滿盃。刀
長一尺。盃受三升。刀切玉如切泥。盃是白玉之
精。光明夜照。寘夕出盃於中庭。以向天。比明而
水汁已滿於盃中也。汁甘而香美。斯實靈之器。

秦始皇時西胡獻切玉刀。無復常滿盃耳。如此膠之所出。從鳳麟洲來。劍之所出。必從流洲來。並是西海中所有也。

聚窟洲

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之地。方三千里。北接崑崙山。二十六萬里。去東岸二十四萬里。上多真仙靈官宮第。比門不可勝數。及有獅子。辟邪。鑿齒。天鹿。長牙。銅頭。鉄額之獸。洲上有大山。形似人鳥之象。因名之為人鳥山。山多大樹與楓木相類。而花葉香聞數百里。名為反魂樹。扣其樹

星雅

史

全

亦能自作聲。聲如群牛乳。聞之者皆心震神駭。伐其木。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更微火煎。如黑錫狀。令可丸之名曰驚精香。或名之為震靈。或名之為反生香。或名之為震檀香。或名之為人鳥精。或名之為却死香。一種六名。斯靈物也。香氣聞數百里。死者在地。聞香氣乃活。不復亡也。以香薰死人。更加神驗。延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椀椹。帝以香非中國所有。以付外庫。又獻猛獸一頭。形如五六十日犬子。大似狸而色黃。命

星雅

李

全

國使將入。呈帝見之。使者抱之。似犬。羸細。秃悴。无怪其之非也。問使者。此小物可弄。何謂猛獸。使者對曰。夫威加百禽者。不必繫之以大小。是以神麟。故為巨象之王。鸞鳳。必為大鵬之宗。百足之蟲。制於螭蛇。亦不在於巨細也。臣國占此三十萬里。國有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者。當知中國時有好道之君。我王固將賤百家而貴道儒。薄金玉而厚靈物也。故搜奇蘊而貢神香。步天林而請猛獸。乘飛車而濟弱淵。策驥足以度飛沙。契關途遙。辛芳踐路。于今已十三年矣。神香起天。殘之死疾。猛獸却百邪之魅鬼。夫此二物。實濟衆生之至要。助政化之昇平。豈圖陛下反不知真乎。是臣國占風之謬矣。今日仰鑒天姿。亦乃非有道之君也。眼多視則貪色。口多言則犯難。身多動則淫賊。心多飾則奢侈。未有用此四者。而成天下之治也。武帝愜然不平。又問使者。猛獸何方而伏。百禽食取何物。臂力何比。其所生何鄉耶。使者曰。猛獸所出。或生崑崙。或生玄圃。或生聚窟。或生天路。其獸不窮。食氣飲露。解人言語。仁惠忠怒。

當其仁也。愛護靈動。不犯虎豹。當其威也。一聲
叫發。千人伏息。牛馬百物驚斷。絙繫武士奄忽
失其勢力。當其神也。立興風雲。吐嗽雨露。百邪
迸走。蛟龍騰驚。處于太上之廐。役之元王。辟邪
之長帥者也。靈香雖少。斯更生之神丸也。疫病
災死者。將能起之。及聞氣者。即活也。芳又特甚。
故難歇也。於是帝使使者令猛獸發聲。試聽之。
使者乃指獸命喚一聲。獸咆脣良久。忽叫如天。
大雷霹靂。又兩目礮礮之交光。光朗衝天。良久
乃止。常登時顛蹶。掩耳震動。不能自止。侍者及

武士虎賁皆失杖伏地。諸内外牛馬豕犬之屬
皆絕絆離。驚駭放蕩。又許咸定。帝忌之。因此獸
付上林苑。令虎食之。於是虎聞獸來。相聚屈積
如死。虎伏獸入苑。經上虎頭。弱虎口。去十步已
來。顧視虎。虎輒閉目。帝恨使者言不遜。欲收之。
明日失使者及猛獸所在。遣四出尋討。不知所
止。到後元元年。長安城內病者數百。亡者太半。
帝試取月支神香燒之。於城內。其死未三月者
皆活。芳氣經三月不歇。於是信知其神物也。乃
更秘錄餘香。後一旦又失之。檢函封印如故。無

復香也。帝愈懷恨。恨不禮待於使者。益貴方朔
之遺語。自愧求李君之不勤。慙衛叔卿於堪達
矣。明年帝崩于五柞宮。已亡月支國人。鳥山震
檀却死等香也。向使厚待使者。帝崩之時。何錄
不得靈香之用耶。自合命殞矣。

滄海島

滄海島。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岸二十一萬
里。海四面繞島。各廣五千里。水皆蒼色。仙人謂
之滄海也。島上俱是大山。積石至多。石象八石
石腦。石桂。英流。丹黃子。石膽之輩。百餘種。皆生

於島石。服之。神仙長生。島中有熱石宮室。九老
仙都所治。仙官數萬人居焉。

方丈洲

方丈洲。在東海中。心西南東北岸。正等方丈。方
面各五千里。上專是群龍所聚。有金玉琉璃之
宮。三天司命所治之處。群仙不欲昇天者。皆往
此洲。受太玄生錄。仙家數十萬。耕田種芝草。課
計頃畝。如種稻狀。亦有玉石。泉上有九源。文人
宮。主領天下水神。及龍蛇巨鯨。陰精水獸之輩。

扶桑

扶桑在東海之東岸。直陸行登岸一萬里。東復有碧海。海廣狹浩汗與東海等。水不鹹苦。正作碧色。甘香味美。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萬里。上有太帝宮。太真東王父所治。處地多林木。葉皆如桑。又有椹樹。長者數千丈。大二千餘圍。樹兩兩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為扶桑。仙人食其椹而一體皆作金光色。飛翔空玄。其樹雖太其葉椹故如中夏之桑也。但椹稀而色赤。九千歲一生實耳。味絕甘香美。地生紫金九玉。如中夏之瓦石狀。真仙靈官變化萬萬端。蓋無常形。

亦有能分形為百身十丈者也。

蓬丘

蓬丘蓬萊山是也。對東海之東北岸。周圍五千里。外別有圓海。海繞山圓。海水正黑而謂之冥海也。無風而洪波百丈。不可得往來。上有九老丈人。九天真王宮。蓋太上真人所居。唯飛仙有能到其處耳。

崑崙

崑崙號曰崑陵。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去岸十三萬里。又有弱水。周圍繞匝。山東南接積

石圃。西北接止戶之室。東北臨大活之井。西南至承淵之谷。此四角大山。寔崑崙之支輔也。積石圃南頭。是王母告周穆王云。咸陽去此四十萬里。山高平地三萬六千里。上有三角。方廣萬里。形似偃盆。下狹上廣。故名曰崑崙。山三角。其一角正北干辰之輝。名曰閼風巔。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堂。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一角有積金為天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所。其北戶山承淵山又有墉城金臺。玉樓相鮮如流精之闕。光碧玉之堂。瓊華之

室。紫翠丹房。錦雲燭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也。真官仙靈之所宗。上通璿璣元氣。流布五常。玉衡理九天而調陰陽。品物群生。希奇特出。皆在於此。天人濟濟。不可具記。此乃天地之根紐。萬度之綱柄矣。是以太上名山。鼎於五方。鎮地理也。號天柱於珉城。象網輔也。諸百川極深。水靈居之。其陰難到。故治無常處。非如丘陵而可得論爾。乃天地設位。物象之宜。上聖觀方。緣形而著爾。乃處玄風於西極。坐王母於坤鄉。昆吾鎮於流澤。扶桑植於碧津。離合大生而光獸。

生於炎野。坎總衆陰。是以仙都宅于海島。良位
名山。蓬上鎮於寅丑。異體元女。養巨木於長洲。
高風鼓於群龍之位。暢靈符於瑕丘。至妙玄深。
幽神難盡。真人隱宅。靈陵所在。六合之內。豈唯
數處而已哉。此蓋舉其末爾。臣朔所見不博。未
能宣通王母及上元夫人聖旨。昔曾聞之於得
道者。說此十洲大丘靈阜。皆是真仙隱墟。神官
所治。其餘山川萬端。並無覩者矣。其北海外又
有鍾山。在北海之子地。隔弱水之北。一萬九千
里。高一萬三千里。上方七千里。周旋三萬里。自

生王芝。及神草四十餘種。上有金臺玉闕。亦元
氣之所舍。天帝君治處也。鍾山之南有平邪山。
北有蛟龍山。西有勁草山。東有東木山。四山並
鍾山之枝幹也。四山高鍾山三萬里。官城五所。
如一登四面山下望。乃見鍾山爾。四面山乃天
帝君之城域也。仙真之人。出入道經。自一路從
平邪山東南入穴中。乃到鍾山北阿門外也。天
帝君總九天之維。貴無比焉。山源周廻。具有四
城之高。但當心有觀於崑崙也。昔禹洪水既畢。
乃乘鵩車度弱水。而到此山。祠上帝於北阿。歸

大功於九天。又禹經諸五嶽。使工刻石識其里
數高下。其字科斗書。非漢人所書。今丈尺里數
皆禹時書也。不但刻劇五岳。諸名山亦然。刻山
之獨高處爾。今書是臣朔所具見。其王母所道
諸靈數。禹所不侵。唯書中夏之名山爾。臣朱師
谷希子者。太上真官也。昔授臣崑崙鍾山蓬萊
山及神州真形圖。昔來入漢。留以寄知。故人此
書。又尤重於嶽形圖矣。昔也。傳授年限正同爾。
陛下好道思微。甄心內向天尊下降。並傳授寶
秘。臣朔區區亦何嫌惜而不止所有哉。然術家

幽其事。道法秘其師。術泄則事多疑。師顯則妙
理散。願且勿宜臣之意也。
武帝欣聞至說。明年遂復從受諸真形圖。常帶
之肘後。八節當朝拜靈書。以書求度脫焉。朔謂
滑稽逆知。預觀帝心。故弄萬乘。傲公侯不可得
而師友。不可得而喜怒。故武帝不能盡至理於
此人矣。

增修堪輿要義卷六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六

方國類

交趾國

交趾南方之偉國也。國臨海。掌並占城等國。以自益。甚與諸國多畏之。國人立則交兩足趾。故名即古交州也。其方甚炎。每歲穀再稔。雖冬不緒。衣惟魯縞。客至則設檳榔。食頃面頰頰紅。如飲醇酎。民性巧慧。他國殆不如也。歷代貢通中國。其俗宴以土置饅。中獻使者卜休咎。受之則貢。不受則不貢也。有元陳剛中使其國。其

館伴曰。交南之竹。截為器。可代甕盎。亦卉中之臣孽也。中朝其有此乎。剛中曰。殆有甚焉。取行篋。窮葉以示。館人駭之。至今通貢不絕。

占城國

在海西南。自廣州發船至諸蕃。惟占城為近。順風八日可達。國人多姓翁。廣舶到其國。即差蕃官。指黑皮為策書。白字抄物數。監盤上岸。十取其二外。聽交易。如有隱漏。籍沒入官。若民人山為虎所噬。或舟行被鰐魚之厄。其家指其狀詣王。上命國師作法。誦咒書符。投名死所。虎魚即

自投赴請命殺之。若有欺詐誣害之訟。官不能明。令競主過鰐魚潭。其負理者魚即出食之。理直者雖過十餘次。鰐魚自避法。宋時元暉入貢中國。今

大明奄有四海。諸蕃悉皆歸附矣。

賓童龍國

隸占城。占城選人作地主。出即騎象。或馬打紅繖。從者百人執盾。贊唱曰。亞僕。以葉承飲。食椰子酒。每歲貢方物於占城。今羅漢中有賓頭盧尊者。蓋指此。今訛為童龍。佛書所謂王舍

城。即此地也。人云。目連舍基尚存。

登流眉國

屬真臘。選人作地主。王堆髻。纏帛蔽形。每朝蕃王出座。名曰登場。衆蕃皆拜罷。同座交手抱兩臂為禮。如中國义手也。

真臘國

舟行北風十日可到。天氣無寒。每嫁娶則男婦女舍。最可笑一事。國人生女至九歲。即請僧誦經作法。以手指挑損童身。取其紅點。其額其亦用點額。喚為利市云。如此。則其女他日嫁

人諧好歡洽。宜其室家。凡此滿一歲。即嫁。若其妻與客合。夫即喜。自詔云。我妻有姿色。且巧慧。故人暱云。國人犯盜。則斬手斷脚。燒火印。印背。黥其額。犯罪至死。則斬。或削木椓其尻。死。令衆以當絞罪。蕃殺害唐人。即依蕃法償死。如唐人殺蕃至死。即重罰金。如無金。則賣身取金贖之。

三佛齊國

自廣州發舡。取正南去。冬日乘北風半月。連夜至凌牙門。五日方入三佛齊國。以木作柵為城。

別無產物。國人俱姓蒲。習水陸戰。臨陣敢死。官兵服藥。刀箭皆不能傷。以此霸於諸國。前後每國王先用金鑄形貨。以代其軀。運一室以金為器。皿供奉甚嚴。其金像器皿各鑄誌。示後人勿毀。代代如此。近世有一王。見所積金身器頗多。竊之。則罪至死。儲之。則不敢開。蓋載之舟至大海。沉之。舊傳其國地面忽然定。出生牛數萬人。取食之。後用竹木室其穴。乃絕。屬人貢於中國。

單馬令國

唐舡自真臘風帆。卞晝夜可到。其國無主有地。

主宋朝慶元二年。進金三埕。金傘一柄。

佛羅安國

自凌牙蘇家風帆。四晝夜可到。亦可遵陸。有地主。亦係三佛齊差來。其國有飛來銅佛二尊。名毘沙門王佛。內一尊有六臂。一尊有四臂。每年六月十五日。係佛生日。地人并唐人迎引佛六尊出殿。至三日復回。其佛甚靈。如有外國賊舡來劫奪佛殿珠寶。至港口。即風發舡不得渡。多是就港口搶劫他人。往別國賣。每一人鬻金四兩。或五兩。如國內民妻與人有姦。即罰所姦人。

金四五兩。還本人。却以妻嫁與之。

晏陀蠻國

自藍無里國去細蘭國。如風不順。飄至一所地。名晏陀蠻。周圍七千里。人身如黑漆。能生食人。舡人不取。艤岸。山內無寸鐵。皆以琤渠蚌殼磨銛為刃。其上有聖跡。用渾金作床。承一死人。經代不朽。常有巨蛇衛護。其蛇毛長二尺。人不敢近。有一井。每歲兩次水溢。流入於海。所過沙石。經此水浸。皆成金。舊傳曾有舡舡壞。舡人扶木。飄至此山。潛以水筒盛滿。乘木信風。飄流至南。

毘國以獻國王試之果驗遂發七觚欲併收此山未至為惡風所壞人至山盡為山蠻所食

大閩婆國

名重迹廬離莆家龍風帆八日乃至舊傳國王係雷震石裂有一人出後立為王其子孫尚存人物舉措一如莆家龍產青藍條海潮入田曝成顆粒及產綿羊鸚鵡及真珠寶物之類

大食弼琶羅國

無國主有四座州其餘皆是鄉村本國不發紅為無國主故也惟阜宿土豪更互主事遇婚娶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時女家報約取牝牛一隻有孕者斷其尾為信從斷牛尾日為許婚之期候牛生犢時始還男親須要男家割人尾來女家還元割牛尾期信人尾蓋男子陽物也以為聘幣至則女家喜以鼓樂迎導徇於街者七日男乃入女舍婚合是一家還親則使男子絕命也蓋風俗相尚欲顯其婿之雄傑如無比物女家永不還親其國俗自古而然大抵無君長各以豪強相尚地產利物名駱駝鵠身長六七尺有翼能飛但不甚高耳食離物并炙火或燒赤熟銅與之食生卵如

椰子破之如甕甕有聲國以好獵海三日一出獵以藥箭射取獸物

大食勿援國

邊海天氣暖甚出乳香樹他國皆然其樹逐日用刀斫樹皮取乳或在樹上或在地下在樹自結透者為明乳蕃人用琉璃瓶盛之名曰瓶香在地者名塌香每歲春末有一等飛禽自天而降不知出沒白如絲鵲大如家雀肥其而味極佳每旦天明即四散飛泊日出則絕不見影國人張羅殺食之惟春暮一月有之交夏則絕毋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歲嘗有大魚死飄近岸身長十餘丈高二尺餘國人不食但剝其膏為油多者二三百斤肋骨作屋桁脊骨作門扇骨節可為臼又有龍涎全不知所出忽見成塊飄泊岸下地人競爭貨買

大食勿斯離國

秋時露降朝陽曝之即成糖霜真甘露也有樹一年生如栗子而長名曰蒲盧可採食之次年再生即名麻茶澤沒石子也明年又生栗子是間歲方生沒石子一根而異產亦可惟也產麥母粒長三寸甜瓜每箇大五六尺石榴每箇重

五六斤。桃子每箇重二斤。香椽每箇重二十斤。菜每根可重十餘斤。葉長三四尺。米麥皆開地窖之。經三四十十年不壞。穿井百餘丈。乃獲見水。又產胡羊。高三尺餘。其尾如扇。每歲春時割取脂二十餘斤。再縫合仍生。不取則脹死。

麻囉奴國

野島賊居其上。若他國有舡飄落。則群起捉人。燒食。取人腦蓋為飲食。貽父毋死。則召親戚。槌鼓共食之。非人類也。

崑崙層期國

常有鵬飛則遮日。能食駱駝。有人拾得其翅。截其管作水桶。海島內有野人身如漆。國人誘捉賣與蕃商作奴。

西天南尼華羅國

事佛教尊。牛屋壁皆塗牛糞以為潔。各家置壇。以牛糞塗。置花水。焚香供佛。蕃商到不得入屋。只坐門外。

天竺國

隸大秦國。所立國主。悉由大秦國選擇。俗皆辯。髮垂下兩鬢。以帛纏頭。衫袴鞋襪。國內取聖水。

能止風濤。蕃商以琉璃瓶盛之。若遇風濤。以水灑之。立止。

默伽國

古條荒郊。無人煙。因大食國祖師名蒲囉咩。自幼有異狀。長娶妻在荒野生一男子。無水可洗。弃之地。毋走尋水不獲。及回見其子以脚擦地。湧出一泉水清甚。此子立名司麻煙。砌成大井。逢旱不乾。泛海遇風濤。以此水灑之。則應手而止。

勿斯里國

屬白達國。節制其國。終歲不雨。國人有七八十歲不識雨者。止有一大江水。極清甘美。不知其源所出。遇其時水溢四十日。浸滿田疇。候水退而耕其田。管下有二州名甜野。亦近此江。兩三年間必有一老人自江水中出。髮鬢皓白。坐於水中石上。國人拜問吉凶。其人不語。若笑則其年豐稔。若蹙額為愁狀。則必有饑疫。坐良久復入水中。相傳古有聖人徂葛尼建塔頂上有鏡。如他國有兵加來。其鏡先照見。

斯伽里野國

近蘆眉國界。國有山。山上有深穴。四季出火。國人相與扛昇大石。重五百斤。或千斤。拋放穴中。更自然爆出。皆碎如浮石。每五年一次。火從穴出。流轉至海邊。復回。所過林木皆不燒。遇石焚之如炭。

默伽臘國

有國王。海出珊瑚樹。國人採之。用線縛十字木。將麻線亂絞在十字上。用石墜入水中。棹舡拖索。刮取其樹。古云。鐵網取珊瑚。蓋此類也。

茶弼沙國

前後並無人到。惟古來有聖人。名祖葛尼。曾到其國。遂立文字。該載其國係太陽沒入之地。至晚日入。其聲極洪。於雷霆。國王每於城上用千人吹角。及鳴鑼打鼓。雜混日聲。不然。則小兒驚死也。

都播國

鐵勒之別種。分為三部。自相統攝。其俗結草為廬。無牛羊。不知耕稼。多百合。取以為糧。衣貂鹿之皮。貧者亦緝鳥羽為服。國無刑罰。偷盜者倍徵其贓。出神異錄

奇肱國

民能為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久下。奇肱人車至於豫州界中。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後十年。東風復至。乃使乘車。遣回其國。去王門之西一萬里。出博物志

頓遜國

梁武帝時。貴方獠國在海島上。其俗人將死。親賓歌舞送於郭外。有鳥如鵝。而色紅。飛來。鳥家人避之。其鳥食肉盡。乃去。即燒骨以沉海。謂之鳥葬。窮神秘苑

骨利國

居回紇北方。瀚海之北。地出名馬。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曉。養羊一胛才熟。東方已曙。出神異錄

大食國

在西南二千里。有國山谷間。樹枝上花生。人首如花。不解語。人借問。惟笑而已。頻笑輒墮落。

乾陀國

音尸毘。王之倉庫。為火所燒。蕩其中。有糧米。焦者。于今尚存。若服一粒。則終身不患瘧疾。出神異錄

墮波登國

在林邑之東南接訶陵國西接迷黎國種稻每月一熟有文字即書于貝多葉死者乃以金釘貫於四肢然後加以婆律膏及檀沉龍腦積薪燔之。出神異記

訶陵國

在真臘之南豎木為城造大屋重閣以撥皮覆之以象牙為床以椰花為酒以手撮食有毒常人與之宿處即生瘡與之父會即死旋液着草木即枯。出神異記

孝億國

界周三千餘里氣候常暖冬不彫落產羊馬無馳牛宜五穀出金鐵衣麻布舉俗事妖不識佛法有妖祠三百餘所每二日造食二月食之常喫宿食。百濟雜記

懸渡國

烏耗西有懸渡國山溪不通唯引繩而渡土人佃於石間壘石為室握手而飲互相牽引所謂猿引是也。同上

烏莫國

民有死罪不立絞刑唯徙空山任其飲啄事涉

疑似以藥服之清濁自驗隨事輕重即決。出神異記

繳濮國

水昌郡南千五百里有繳濮國其人有尾欲坐乃先穿地作穴以安其尾若邂逅誤折其尾即死。出廣州記

撥拔力國

在西南海中不識五穀食肉而已常針牛畜取血和乳生飲無衣唯腰下用羊皮而掩之。百濟雜記

于闐國

婦人袴衫束帶走馬與丈夫無異死者以火燒

牧骨葬之上起浮圖居喪者剪髮長四寸。出加藍記

女人國

居東北海角與奚部小如者部抵界其國無男每親井即生也

訶條國

金遼山寺有輩眾僧飲食將盡向石鼈作禮則飲食悉具。百濟雜記

道明國

人不著衣服見着衣服者即共焚之俗無蓋鐵以竹弩射蟲鳥。朝野僉載

義渠國

秦之西有義渠國其親戚死則聚柴而焚之薰
屍於煙上謂之登煙霞事見墨子

貫胥國

在盛國之東其人習有竅尊者去其水令卑者
以物貫其胷擡之又有不死人在國之東其人
女壽不死居圓丘上有不死樹赤泉食之乃壽

長臂國

在海之東其人垂手至地若有人在海中得布
衣兩袖長丈有餘又有長脚人常負長臂人入

海捕魚今之橈同格人蓋象此也與長臂國相連

下靈國

在海內其人從膝下生毛馬蹄善走自鞭其脚
一日可行三百里

聶耳國

在無腹國之東其人虎文兩手聶耳而行耳長
及頰行則手捧之

無胥國

在北海外為人無胥穴居死即埋之其心不朽
二千歲乃復生之

一臂國

在西海之北其人一目一臂一腳半體比
肩猶魚鳥相合

三身國

在夏后啓之北其人三首三身

二首國

在鑿齒國之東其人一身二首

無腹國

在深國國東其人男女皆無

柔利國

其人反膝曲足居上二手一足

交胥國

其人交胥言脚胫曲戾相交也

小人國

名曰蚺長九寸海鶴吞之

龍伯國

崑崙以北九萬里龍伯國人長二丈萬八千歲

乃死無壽

狗首國

契丹北有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語若狗嗥

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為狗，生女為人，自相嫁。穴居食生，妻女食熟。有中國人至其國，妻使逃歸，以箸十餘隻教其行。十里遺一隻，狗逐之。兄家物必啣歸，則復去。再四則不及追矣。五代史

長鬚國

有士人漂海，落長鬚國。王以女妻之，有鬚數十根，蓋蝦國也。魏

烏衣國

王謝唐人居金陵，航海遇風，破船附板抵一洲。見翁媪皆皂服，曰：「吾主人即也。」引歸。明日見王

王愛其才，以女妻之。謝問女曰：「此烏衣國也。」翼日王召宴於寶墨殿，命賦詩。末章云：「恨不此身生羽翼。」女曰：「何相識也？」王不說，遣回。某日命取飛雲軒，令謝入其中，閉目少息。至家，惟見梁上雙燕而不見軒，乃誤入烏衣國為燕子也。及燕歸，以詩繫燕足，與妻曰：「誤入華胥夢裏來。」主人終日苦憐才。雲軒一去無消息，淚灑東風幾百回。明春燕復來，妻繫詩云：「昔日相逢真數合，今朝隔別是生離。」來春總有相思字，三月天南無鴈飛。漢書

槐安國

淳于棼宅南有古槐，嘗醉卧其下，夢玄衣使曰：「槐安王奉邀，往入大城。」題曰：「大槐安國。」傳呼曰：「駒馬速降，升廣殿。」一人練服朱冠，令拜王曰：「奉賢尊命，令女瑤芳奉承君子。」佳姬數十，奏樂執燭，金翠步障，至一門曰：「修儀宮。」號金枝公主，儼若神仙。成禮日，洽王曰：「吾南柯郡政事不理，屈卿為守，勅有司具車馬錦綉，餞公主行。」夫人戒子曰：「淳于郎性剛嗜酒，為婦當柔順事之。」至郡驅車省民風，郡大治。凡二十年，王賜爵邑，生男

五女二。公主以疾卒，王請護喪赴國。王與夫人素服郊迎，奠于盤龍岡，有上表云：「國有大恐，宗廟將壞。」王使送生暫歸，遂寤。斜日未隱，因尋槐下穴，大可容榻，有蟻數斛，二人蟻素翼朱首，又窮一穴，直上南柯郡，蟻處其中，生感歎之。是夕風雨大作，明旦視之，群蟻不知所之。唐書

高車國

單于王女甚美，置高臺上，有老狼守臺，遂為狼妻。生子，後遂為高車國。北史

異境類

華胥國

黃帝晝寢夢遊華胥氏之國既覺怡然自得天下大治如華胥之國列

鈞天樂

秦繆公夢至帝所觀鈞天廣樂帝錫以策秦遂昌史

趙簡子曰我之帝所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補詩傳

梯仙國

房州竹山縣陰隱容家澹井千尺無水丁人不

覺至一國題云梯仙國初得道者送此修行及出還房州陰家已三世矣工人自後莫知所在傳異記

廣寒府

天寶遺事唐明皇遊月宮見天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見素娥十餘人皓衣乘白鸞舞於桂樹下東方朔十洲記云冬至後月養魄於廣寒宮

小成都

圖經云宋元嘉間有樵夫於山左見群鹿引弓將射之有一聲所趨險絕進入石穴行數十步

則豁然平行邑屋連接阡陌交通問是何所有人答云小成都後更往尋之不知所在

華陽洞

李允川政和間至和州游近郊不覺墜穴中黑如夜稍進漸明見石池中荷花爛熳天日晃曜有石碁局聞誦經聲不見人已而忽至迫旁僧寺問僧乃滁州境也已是七日才一晝爾其所至乃華陽洞也夷堅志

天台洞

在剡漢明帝時劉晨阮肇入山採藥食盡見桃

實食之身輕見一杯流出胡麻飯屑溪邊二女子笑曰劉阮二即至矣便迎歸留半載求歸劉阮出洞口還鄉驗得七代子孫傳聞上祖入山不出二公復欲還女家尋山路不獲太康八年失二公所在

朱明洞

蘿浮山有深洞幽邃旁達約數千里號朱明洞

武陵溪

晉大元中武陵漁人溪行忽逢桃花林窮村得一山從小口入行數十步上地平曠屋舍儼然

田池桑竹悉如外人。見漁人大驚。自云先世避秦亂來絕境。問今何世。乃不知有漢。晉。漁人辭去。詣太守言。即遣人隨往。竟迷不得路。

雙石廬

衡山有三峯極秀。曰紫蓋。曰石菌。曰芙蓉。上有泉水飛瀑。直下如練。劉璘之好遊山澤。採藥至岳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三石菌。一開一閉。水深不得過。遂反。

九仙館

有誤墜洛中洞穴者。見宮殿人物凡九處。大羊髯有珠。其人取食之。出問張華。華曰。此九仙館也。大羊乃癡龍也。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七

人道門

人紀類

盤古

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神于天。聖于地。開目為晝。閉目為夜。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為天。天日高一丈。陰濁為地。地日深一丈。盤古在其中。日長一丈。一元九變。而天極高。地極深。盤古極長。歷萬八千歲。天後左目為日。右目為月。吹為雷。電。噓為風。雨。腸為江河。血為津。潰。骨節為山岳。毛髮為草木。萬物自此分矣。

人極

人極肇端。自鰲極既判。天地設位。而人立乎其間。參之而為三才。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人與天地並其道。流行於宇宙之間。未嘗一日滅沒也。苟人道一日而不立。則造化亦幾乎熄矣。開闢以來。由伏羲以至於今。上下四千餘年。天地之所以高厚。日月星辰之所以運行。山岳河海之所以流峙。亘古今而無弊者。亦以人道立乎

其間實主張是實綱維是此所以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相為無窮者也則夫負陰抱陽戴天履地任三綱五常之寄以為人者其可忽諸

太古

天皇氏以木德王歲起攝提無為而化兄弟十一人各一萬八千歲地皇氏以火德王兄弟十一人亦各一萬八千歲人皇氏兄弟九人分長九州凡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人皇以後有曰有巢氏構木為巢食木實至燧人氏始鑽燧教人火食自伏羲畫八卦而文籍始生

神農作耒耜而耕稼始立黃帝造律曆而樂首始著堯舜垂衣而禮制始明凡此以上聖人所以開天地之經立生人之紀使後之作者有所特循施及百千萬世綱理變常之道皆由此而出也

皇王

皇大也從自王自始也徐曰自從也故為始也今文省作皇大也正也光也美也謂皇之儀煌煌而莊盛也皇之為言王也王者天下所歸在也董子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

三者天地人也參而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為王故李陽冰曰王者之王中一畫近上象王者則天之義皇王者天下之大君也凡生於窮壤之兩間者莫非父天母地之子也然繼承天地以統理萬物者則大君也夫大君者握乾主坤建中立極窮神知化致和體道明則並於日月幽則協於人神化隆寰宇澤被生靈夫然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若書所謂三皇五帝是也

儒

儒之為言柔也奮柔體剛克明道藝由修身及家國以至化成天下而後已者也故曰儒原夫鴻儒教主先聖素王姓孔名丘字仲尼聖躬之誕生也魯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是夕二龍繞室五老降庭母顏氏聞奏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既誕而有文在其胸曰制作定世符手握天文足履度字肩有一十二彩目有六十四理身長九尺二寸腰大十圍凡四十九表坐如龍蹲立如鳳時望之如仆就之如昇明並日月道隆彝範

發龜龍銜負之秘。闢七政五緯之蘊。孚義農軒
皇之能。具光舜周公之美。漸行相事。而四方則
焉。巡振教鐸。而天下警焉。刪詩書。定禮樂。修春
秋。繫周易。游六藝。門徒三千。博徒六萬。達者十
十二人。昔先聖未誕之時。有麟吐御書於闕里。
其文曰。水精之子。係周衰而素主。顏氏異之以
繡紱。繫麟角。信宿而去。哀公十四年。西狩大野。
叔孫氏車子鋤商獲獸。有繫紱。訪於先聖。先聖
歎曰。斯麟也。胡為來哉。吾道其窮矣夫。時方假
魯史。寓王法至此。而閣筆焉。聖年七十有三。夢

與兩楹之間。乃薨於魯城址泗上。哀公十七年。
立廟於舊宅。置守陵廟百戶。弟子收其衣冠琴
瑟車書以藏于廟。當時弟子及魯人往從家而
家焉者。復百有餘室。因命其里曰孔里。歲時奉
祀。永永相傳。子孫世襲。公不絕。繼世而王者。累
封聖號曰大成。至聖文宣王。是為古今文章之
祖。歷代帝王之師。由是教重海宇。化洽華夷。而
生民倫彝之叙。永賴以安。春秋釋奠而無窮焉。

佛

佛之為言覺也。自利利他。自覺覺彼。普覺群生。

出諸迷途而登覺岸者也。故曰佛。原夫大乘教
主。釋迦文佛之示現也。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
八日生。西竺剎利王家。母摩耶夫人。右脇而出。
周行七步。地湧金蓮。自然捧足。分手指天。指地。
作獅子吼聲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具三十二
相。八十種好。既長。捨位出家。入雪山而證無上
道果。闍虎死而轉四諦法輪。壽年八十。住世四
十有九。說五千四十八之妙典。開八萬四千之
法門。化圓無邊。光騰無礙。恩覃無際。利及無央。
為人天之導師。作四生之慈父。所謂天上天下。

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末年告弟子摩訶迦
葉曰。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
正法。今付於汝。汝當護持。并勸阿難副貳傳化。
無令斷絕。及欲涅槃。復告摩訶迦葉曰。吾將金
縷僧伽黎。傳付於汝。轉授補處。至慈世尊出
世。勿令朽壞。摩訶迦葉聞付。囑已。頭面禮足曰。
善哉善哉。我當依勸恭順。佛故。爾時世尊以涅
槃故。告諸大眾。往于熙連河側。娑羅雙樹下。右
脇累足。泊然冥寂。金棺從坐而舉。高七多羅樹
往。返空中。三昧化火。自出。荼毘得舍利八斛四

斗。即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也。自後千年
教始至中夏。漢明帝夜夢金人身長丈六。項佩
日輪。飛至殿庭。以問群臣。傳教對曰。臣聞西方
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乃遣中郎
將蔡愔。博士王遵等。十有八人。西訪其道。果得
其像及經。并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二大士。以
歸洛陽。由是其教大興。迄今緇檀崇奉。所有衆
生。普率皈依。利其利而覺其覺者。殆將若涸河
沙之不可算矣。

僊

僊之為言遷也。含真體道。厭凡超俗。羽化而遷
昇也。故曰僊。原夫玄風教主。太上老君。姓李。名
耳。字伯陽。聖躬之降生也。記稱湯甲十七年。庚
申。太上自太清常道境。乘太陽日精。化五色玄
黃。大如彈丸。時玉女晝寢。流入口中吞之。而孕
懷八十一歲。至武丁九年庚辰。玉女至李樹下。
剖左腋誕生。而白首。號曰老子。因指其樹曰。此
吾姓也。兩耳曼上而垂下。又名曰聃。按聖紀經
云。太上老君。居太清境。乃元氣之祖宗。天地之
根本。於至寂至虛之內。太初太始之先。推數御

運。布氣融精。開化天地。所歷成壞。不可量計。化
身周遍。亦非算數。紀極開闢之後。觀世代之澆
淳。代為帝師。隨時施教。自三皇而下。咸崇奉焉。
是謂天上天下道氣之內。皆老君之化。蓋百姓
日而不知也。逮周為柱下史。孔子往問焉。為之
語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容貌若愚。孔子退。謂
人曰。既而駕青牛至函谷關。有紫氣浮其上。關
尹喜占其氣而候之。為著道德五千言。抵西而
邁。云往崑崙。莫知所終。後至唐武德中。晉州人
吉善行者。於羊角山見白衣老叟。呼曰。為吾語

唐天子。吾為老君。乃唐祖也。高祖因立廟。高宗
追尊玄元皇帝。明宗追尊聖祖高上大道金闕
玄元天皇帝。宋真宗祥符間。奉正尊號曰太上
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十

今夫士。群萃而州處。間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
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
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
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
子。常為士。

工

今天主群萃而州處。安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旦暮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為工。

商

今天商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檐荷。服牛輅馬。以同四方。

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貨。相陳以價。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為商。

農

今天農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耨芟。及其寒也。擊草除田。從事於田野。脫水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赆襖。霑體塗足。曝其髮膚。竭四支之勞。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

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常為農。

人性類

性理

人之性。仁。義。禮。智。四德具焉。其愛之理。則仁也。宜之理。則義也。序之理。則禮也。知之理。則智也。是四者雖未形。而其理固根於此。則體實具於此矣。性之中。只有是四者。萬善皆管乎是焉。而所謂愛之理者。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

心性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言能盡其心。是知此性。知此性。則知天也。蓋天者。理之自然。人之所由以生者也。性者。理之全體。而人之所以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具足理者也。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桔於形氣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即事即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日會通貫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心廓然之體。而五行之所以為性。

與天之所以為天者皆不外乎此而一以貫之

性命

夫性命者人物之所同得之理也。非惟已。有足人亦有是。非惟人有是。物亦有是。但所稟之差爾。性有善惡。命有吉凶。援之以性。配之以命。受氣有善惡。天無可以奈何。亦以吉凶之命。配之此定命也。能盡其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矣。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

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通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水。凝釋雖異。為物一也。受光有亦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道德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循天下之

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道者率性之謂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百順之謂福。至當之謂德。德乃福之基。福乃德之致。君子導道而行。無入而非百順。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則與天地參矣。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禮器則藏諸其身。

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大人之事備矣。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濂於心。則樂莫大焉。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修己以安人。修己而不安人。不行乎妻子。況可恤於天下。斯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顧乎外之盛者歟。

魂魄

淮南子曰。天氣為魂。地氣為魄。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遊散者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魄。

鬼陽氣也。鬼陰神也。左氏云：物生始化為鬼，既生鬼歸為鬼。蓋鬼者神也。陽也。氣也。鬼者精也。陰也。形也。鬼氣歸於天，體鬼復於地，是謂氣血之精靈身心之精爽也。白虎通云：鬼者，云也。猶云云行休也。鬼者，迫也。猶迫迫著於人，是矣。

動植

凡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為鬼，以其歸也。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帶於用，根於地者不帶於方。此動植之分也。夫

人之之生也，有先後，所以為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寤則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則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息心。斯寤夢之感之所以異也。

人道門

誕生類

感電繞樞生

黃帝，公孫姓。又曰姬姓，名軒轅，有熊國君少典子也。母見大電繞北斗樞星，感而生帝。

感星流虹生

少昊，母曰女節，有星如虹下流，女節意感而遂生少昊。

感瑞光星生

高陽氏，母曰景僕，為昌意正妃，謂之女樞。金天氏之末，有瑞光之星貫月如虹，感女樞幽房之宮，遂生顓帝。

履巨人跡生

昔有郤氏女曰姜原，為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避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又棄渠中冰上，飛鳥以翼覆之。姜原以為神，遂收養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

吞玄鳥卵生

指李樹生

列仙傳

聞鈴天樂生

空桑中生

列仙傳。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神人告曰。日出水而東走。明日視日出水。東走十里而顧。邑盡為水。身化為空桑。有莘氏女採桑得嬰兒。於桑中。命曰伊尹。獻其君。令庖人養之。是為湯相。

感蚊能生

娠十四月生

感嘉禾生

輜輶降生

北史武帝諱詰汾。嘗畋山澤。見輜輶自天而下。既至。見美婦人。自稱天女。受命相偶。旦日請還。曰。暮年復會于此。言終引去。及暮帝至先處。果見天女。以所生之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當出為帝王。語訖而去。即始祖神元皇帝也。故時人

諺曰。詰汾皇帝無歸家。力微皇帝無舅家。力微神元無諱。

感蒲花生

梁高祖武帝。姓蕭氏。名衍。齊之疎族也。母張氏。見菖蒲生花。傍人皆不見。吞之。已而生衍。

感星珠生

桓玄母。夜坐。見一流星墜銅盆水中。忽如二寸光珠。取吞之。孕生玄。

感日先生

高麗之先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為日

光隨而照之。感而遂孕。生一泰卵。五升大。有一男子破殼而生。名曰朱蒙。

胎孕卵生

徐君宮人有孕。生卵弃之。有大蒼頡。嚙卵歸。母腹煖之。生兒。宮人取為己子。是為偃王。

盤瓠中生

高辛氏宮中老婦人耳疾。挑之有物如繭。以盤盛之。以盤覆之。有頃化為犬。文五色。因名盤瓠。搜神記有犬戎之寇。募能得其將吳將軍者。妻以女。瓠犬俄嚙人頭詣闕下。乃吳將軍首也。

帝大喜。欲報之事。未知所宜。女聞帝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以女妻之。瓠犬負入南山石室中。三年生六男六女。其母復以狀白帝。於是迎諸子。言語侏離。帝賜以名山大澤。其後滋蔓長沙武陵蠻。是也。

林檎癭生

黎陽人王德祖家。林檎樹生癭。大如斗。癭爛。一孩兒抱胎而出。七歲能語。因名梵天。後改曰志蓋。菩薩示化也。

藉鷹巢生

寶誌大士。即誌公。金陵東陽朱氏婦。聞鷹巢兒啼。梯樹得之。養為子。七歲依鍾山僧出家。齊永明中。忽著三頂布帽。未幾齊武帝崩。惠文太子豫章相繼殂。年九十三入滅。建塔於鍾山。

虞鶴胎生

揚億祖文逸。為偽唐王山令。億將生。文逸夢一道士。自稱懷王山人。未幾億生。有紫毛被體。七尺餘。經月乃落。入本朝名臣傳云。母章氏始生億。夢羽衣人。自言武夷君托化。既誕。則一鶴雛盡室驚駭。貯而弃之江。其叔父曰。吾聞閭世之

人。其生必異。追至江濱。開視。則鶴蛇嬰兒具焉。体猶有紫髯尺餘。既月乃落。

感井水生

白州雙角山下梁氏女有容貌。石季倫以珍珠三斛買之。飲此井水者。誕女多美。閭里以美色無益。以巨石鎮之。邇後雖生。女端嚴。形体不完。

感赤蛇生

南唐李昇本徐氏為安吉令。先是其家有梨。一實大如升。其父異之。因會隣里將共食。剖之。有赤蛇在實中。俄而蛇走。母榻下。無所見。未幾母

孕生知誥

感赤虬卒

李義山作李賀小傳云。長吉卒。時忽畫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歎下。搥叩頭。言阿彌若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傍人盡見之。少頃氣絕。

宿生類

真宗前身來和天

真宗皇帝初名元侃。封襄王。有舉人楊礪。嘗夢至一殿。有坐殿上者。語之曰。我非汝主。來和天母汝主也。指示令謁之。礪後進上第一。入為襄王府記室。既謁。如夢中所見。太宗嘗遣相者詣襄王。及門而返。曰。王門廝役。皆將相也。王可知矣。

仁宗前身赤脚大仙

仁宗皇帝名禎。母李氏。章獻明肅劉皇后子之。真宗得皇子已晚。始生晝夜啼不止。有道人言。能止兒啼。召入。則曰。莫叫莫叫。何以當初莫笑。

啼即止。蓋謂真宗嘗願上帝祈嗣。問羣仙誰當往者。皆不應。獨赤脚大仙一笑。遂命降為真宗子。在宮中好赤脚。其驗也。

徽宗前身大羅天子

欽宗前身玉堂天子

宋二帝之北巡也。露處野宿。嬪御皆班荆於輦下。一夕衆寢方熟。帝忽聞兩人相與語。其一。人問曰。南朝天子北遊有因果否。一人答曰。有。死今大帝舊是大羅天子。只因聽天主講經。生怠慢心。降為人間天子。又毀僧滅佛。是以有萬

里之行。少帝乃玉堂天子。亦因怠心。未免酬馬足報後。復還故處。詰朝視之。其地乃廢寺也。

高宗前身越王錢鏐

宋康王名構。徽宗第九子也。母常氏。徽宗夢吳越王引御衣云。我好來朝。便留住我。終須還我山河。待教第三子來。既而復夢金甲神人。自稱錢武肅王。即錢鏐也。方其入室。已而生構。二帝北巡不返。王嗣為帝。喪太子勇。命選太祖之後得伯琮。是為孝宗皇帝。斯亦酬封黃袂童疏之驗也歟。

孝宗前身崔府君

孝宗皇帝初名伯琮。宗室追封秀王謚安信王。備之子。太祖七世孫也。母張氏。夢崔府君擁一羊來。曰。以此為識。高宗為康王出。使至磁州。磁人夢崔府君出迎。張氏以是歲丁未生伯琮於秀州。有嘉禾之瑞。小名羊。高宗喪太子勇。命選太祖之後得伯琮。鞠宮中。賜名璵。適與崔府君名同。封普安郡王。秦檜疾其英明而不能害也。竟立為皇子。賜名璵。封楚王。

度宗前身沙彌

宋祚之將終也。有道錄伏章云。至天遑見諭。沙彌曰。與汝十年天子。降為度宗。及十年數終。帝大漸。道錄曰。天命不可為也。

俠景前身東昏侯

初。俠景母夢東昏侯而生。是日誌公侍武帝坐。忽顰蹙曰。陛下冤敵生矣。帝默然。及景叛。魏以州來奔。羣臣諫皆不聽。帝強納之曰。我國家如金甌相似。孰能壞耶。後景兵竟逼臺城。帝口苦。索蜜不至。荷荷而崩。

蕭譽前身許玄度

公河東濟縣人。登進士甲科。應賢良方正官。至平章事。先世名許玄度。建越州塔未終而化。後託梁武之孫。姓蕭名譽。因訪曇彥禪師為入定觀。明其宿因。師云。許玄度來何暮。昔日浮圖。今如故。後眾請師修龍興大殿。師云。非吾所為。三百年後。自有非叔功德主。遂銘之。至唐三生為裴休。果如其言。

曾參後身王曾

王曾字孝先。益都人。父彥惜故紙字。夢元聖携一童至其家。曰。汝惜吾字。今遣曾參為汝子。及

誕遂銘之。既長就學。發解南省。廷試皆為首冠。或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公曰。曾平之志。不在溫飽。卒謚文正。

蔡邕前身張衡

後張衡死日。蔡邕母始懷孕。二人才貌甚類人。云邕是張衡後身。

鄧禹後身范祖禹

范祖禹父夢丈夫被金甲至寢曰。吾漢將軍鄧禹也。祖禹生。公遂以名。初字夢得。溫公以傳稱禹篤行淳備。改字淳夫。

李白後身郭祥正

郭祥正母夢李太白而生。祥正少有詩名。梅堯臣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

羊祜前身李家兒

晉羊祜字叔子。年五歲。令乳母取金環。乳母曰。汝無此物。祜訪隣人李氏。東園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之物。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即祜之前身也。

裴休後身于闐王子

唐宰相裴休。留心釋氏。精於禪律。自言曰。不為

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為人。每發願世世為國家弘護佛法。後于闐國王生一子。手文有裴休二字。聞于中朝。其子弟欲迎之。彼國不允而止。

房瑄前身永禪師

宰相房瑄。廬真人邢和璞同至一廢寺竹間。廬以杖扣地。令掘之。得瓦瓶。中皆婁師德與永公書。謂瑄曰。省此乎。瑄灑然悟其為智永後身也。

東坡前身介禪師

宋五祖玠禪師。一目眇。見影而悟。一日道拾一女童畜之。及長獻茶。有動于中。座元忽厲聲云。

方丈火。率眾往救之。及至。師已坐逝。座元曰。此老再來將壞吾教。隨亦遷化。易身為佛印師。時眉山蘇老泉夢一眇目僧至宅。乃玠師也。是夕生子瞻。號東坡居士。與印師為方外交語多究竟。遂成宿昔之好。

歸宗後身郭宣

歸宗宣禪師。漢州人。瑯琊廣照之嗣。與郭公甫厚善。忽一日南康守以事臨之。宣令人馳書與功甫。且祝送書者云。莫令縣君見。功甫時任南昌尉。書云。某更有六年世緣未盡。今日不柰抑

逼何欲託生君家望君相照乃化去功甫得書驚喜盈懷中夜其妻夢寐髮鬋見宣入卧內不覺失聲云此不是和尚來處功甫問其故妻答曰所見功甫呼燈以宣書示之果有娠及生即名宣老纔周歲記問如昔

圓澤後身牧豎

李源與僧圓澤為友同至三峽見一孕婦錦襦負鬕音而汲圓澤曰此某托身之所也後十二年杭州相見是夕卒而婦人生一子源如期至天竺忽聞川畔有牧童隔水呼源乃圓澤也歌

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慙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歌畢舞袖而去

王珉子前身沙門

漏冥記中書令王珉有一胡沙門瞻珉風來曰使我後生得為此人作子願亦足矣後珉生一子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絕域珠其生所未見即識其名咸謂前身沙門也

鮑靖前身李家兒

晉鮑靖字太玄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李家兒九歲墮井死父母訪之皆然

偃月公後身娼女

異人錄惠州一娼女震死於市衢脇下有朱字云李林甫以毒書弄權帝命震死此女偃月公後身郭元和元年六月也

章敦後身胡雛

金徒宋二帝于五國城去金上京東北千里名鶻里暴雷震一牧羊胡雛有書章敦二字

夢生類

夢賜蘭生

左鄒文公有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蘭有國

香人服媚之遂生公子蘭生

夢龍據生

文帝諱恒母薄姬夢龍據胃而生帝性恭儉與禮義專務以德化民海內富庶斷獄數百幾刑措

夢擁羊生

孝宗母張氏夢崔府君擁一羊來曰以此為識是歲可未生小字曰羊

夢日入懷生

前武帝母王聖后夢日入懷遂生孝武皇帝

夢吞玉生

崔府君祁州鼓城人也。父讓世為巨農。純良德義。鄉里推重。年將知命。未立繼嗣。讓與妻虔誠禱於北岳。是夜夫妻夢一仙童。手擎一合詣門曰。帝賜合中之物。令君夫人吞之。言訖。舉令蓋視之。見美玉二枚。夫妻各吞其一。忽然而覺。自後有娠。隋大業三年六月六日。降生一子。神彩秀美。異於常人。幼而從學。日誦千言。不窺羣子之戲。因名子玉。凡事過人。鄉人咸以為天賜也。

夢賜童生

王朝國夢人領一綠衣童子曰。汝有憂民之心。賜此玉童為宰相。是夕夫人孕。生慶之。想山野

夢長庚生

唐李白字太白。始生時。母夢長庚星入懷。即生。因以名之。長庚即太白星也。

夢玉燕生

開元遺事。張說母夢一玉燕飛入懷中。因而有孕。生說。後為宰相。故人有飛燕投懷之句。

夢懸鈴生

梁任昉。母書夢五彩旌蓋。四角懸鈴。自天而降。

墜其一鈴落懷中。心悸。因而有孕。占曰。必生才子。遂生昉。

夢懷鏡生

梁到溉子鏡。母初孕。夢懷明鏡。因名之。

夢獲菖生

李泰伯。母夢二道士。弈菖戶外。往觀之。其人取局中一子授焉。遂生泰伯。

夢彩雲生

徐陵。母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夢玉筋生

邵康節母李氏。夢神人令以玉筋食羹一杯。告曰。當生佳兒。後李夫人因山行。見雲霞間大黑猿有感而孕。臨產。慈烏滿庭。人以為瑞。是生康節。七歲戲于庭。蟻穴中別見大日雲氣往來。

夢靈鳳生

南王曇逸母。夢靈鳳集身。因有娠。又聞腹中啼聲。僧寶誌曰。生子當為神仙宗伯。

夢黃龜生

梅聖俞生男。前一日。夢道士贈龜一枚。作詩曰。

夜夢有人水懷寬水邊授我黃龜兒明朝我婦忽在膝乃生男子實秀眉

夢婦始生

崔元綜欲娶婦夢人云此非是也君婦始生夢中相隨至東京履信坊見一婦人生女云是君婦俄所議女暴亡後官至四品年三十八乃昏韋涉妹年十九乃履信坊居尋勸歲時正所夢之日生定命碑

夢大稱生

唐上官昭容名姚兒母鄭氏方妊夢巨人界大

稱曰持此稱量天下後內奉獻政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八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九

中大夫守尚書左丞上柱國吳郡開國公賜紫金魚袋陸佃撰

蜀府承奉正嘉林吳從政奉教音註並校梓行

蜀府護衛軍節度使後學牛來宋教增修廣要

人道門

異相類

伏羲蛇身

太昊伏羲氏風姓代燧人氏而王蛇身人首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制嫁娶以儷皮為禮結網罟教佃漁養蠶牲以庖厨故曰庖犧

有龍瑞以龍紀官號龍師

神農牛首

炎帝神農氏姜姓人身牛首繼風姓而立火德王斷草木為耜耨木為耒始教耕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嘗百草始有醫藥教人日中為市交易而退

帝嚳自名

帝嚳音高辛氏玄囂之子黃帝曾孫也生而神靈自言其名代顓頊而立居於亳

蒼頡四目

蒼頡。軒皇之史也。廣額四目。見結繩刻木。穴木便。乃仰觀俯察。始為字。時天雨粟。鬼夜哭。後魏武征馬超。觀者重沓。公擬之曰。汝觀曹公邪。亦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爾。史

堯眉八彩

帝堯陶唐氏。伊祁姓。或曰。名放勛。帝嚳子也。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眉舒八彩。母娠十四月而生。

舜目重瞳

帝舜有虞氏。姚姓。自有重瞳。或曰。名重華。瞽瞍

之子。顓頊六世孫也。淮南項羽亦重瞳。又隋魚俱羅重瞳。煬帝忌而誅之。史記南唐李煜一目重瞳。五代東漢劉昊重瞳。史

禹耳三漏

按帝王世紀云。鯀納有莘氏。臆胸拆而生禹於石紐。耳有三漏。元和志云。禹本汶山廣柔人。以六月六日生於石紐村。其石綠色。古名紐在茂州。有故廟。今石紐隸石泉軍。

文王四乳

文王四乳。淮南范鎮兄錄。卒有遺腹子在外。公

徒步求之兩蜀。一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然。驗之果然。又唐高祖體有三乳。齊王敬則兩腋下生乳。長數寸。位大司馬。史

晉文重耳

晉公子生。駢脇而重耳。故其小字曰重耳。後霸諸侯。是為文公。

老君聃耳

老子生而白首而聃耳。字書云。聃。他甘切。耳曼上垂下。而無輪郭之謂也。世傳遺像多肖之。

孔聖駢齒

先聖孔子。身長九尺二寸。腰大十圍。凡四十九表。坐如龍。蹲立如鳳。跂望之如仆。就之如昇。眉有一十二彩。目有六十四理。其頭似堯。其額似舜。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二寸。孔子傳

漢祖黑子

漢祖毋寢池上。感蛟龍而生。隆準而龍顏。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漢宣足毛

漢宣帝。戾太子之孫也。名病已。生而足心有毛。

昭烈大耳

涿郡劉備字玄德景帝中山靖王勝之後也有大志少言語喜怒不形於色手垂下膝能自顧耳小字大耳兒是為蜀漢昭烈皇帝

靈王出髭

周靈王諱泄心簡王之子也生而有髭其太子晉好吹笙作鳳鳴後至緱嶺仙去

越王鳥喙

范蠡遺大夫種書曰越王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宴樂乃乘舟遊五湖號陶朱公

晉武髮長

西晉世祖武皇帝姓司馬名炎昭之子懿之孫也昭為晉王議立世子議者以炎髮長委地手垂過膝非人臣之相嗣為王遂即帝位

晉宣狼顧

晉宣帝姓司馬名懿少有奇才節多大略慨然有憂天下之心魏武聞其有狼顧相使前行令反顧正面向後而身不動

梁武無影

梁武帝項有浮光身轉無影又丙吉為陳留令

有富翁九十取田客女為妾後生男長子以父

年高非其子爭財數年州郡不能決吉至曰吾聞真人子無影老人子亦無影且不耐寒取同年兒裸試之時初秋此兒獨啼寒及並行田中果無影人皆服之漢書列傳

齊高龍紋

齊高帝肩有日月痣遍體隱隱皆龍鱗也

隋高角出

隋高祖文皇帝姓楊氏名堅弘農人也相傳為東漢太尉震之後父忠仕魏及周有功封隋公

堅襲爵堅生而有異宅傍有尼寺一尼歸自鞠之一日尼出付其母自抱角出鱗起母大驚墜之地尼心動亟還見之曰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

王莽虎吻

王莽虎吻鵠目

太宗日表

李唐太宗文武皇帝名世民幼時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去高祖使人追之不見乃採其語為名

武后鳳頸

素天綱謂武后能腫鳳頸極貴驗也

杜后生齒

晉成帝后杜預女孫少有姿色長無齒有求婚者輒中止及成帝納絳之日一夜齒皆生在位無子二十一年崩先是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為之着服至是而后亡

章后紅爪

陳武章后手爪長五寸色並紅每有暮功之服

則一爪先折

李后崑嶙

晉簡文帝無子令相者閱宮人時李后在織坊中形長而黑號崑嶙相者曰此其人也侍寢生孝武

丁嬪赤痣

梁武丁貴嬪有赤痣在臂而體多疣子年十四帝納之並失所在史齊明帝脾上赤痣及輔政江柘勸帝出以示人帝袒語王洪範曰人謂是日月相卿幸無洩

壽陽梅額

宋武帝女壽陽公主卧含章簷下梅花落額上拂不去自後有梅花妝

馬婦鎖骨

馬郎婦菩薩也憫陝右人不屬化乃為美婦賣魚姿貌風韻人求為姻曰我亦欲有歸不用聘禮但一夕能誦普門品者事之至明誦者二十輩曰女子一身豈配眾等可誦金剛經至日通者猶十數更授法華經三日通者至期獨馬氏令具禮成婚迎之至家婦曰適體不佳少安相

見客未散而婦死已壞爛葬之數日有老僧來問所由引至葬所僧以錫撥塚尸已化唯金鎖骨在馬僧以骨挑錫上鈎結皆如鎖狀

麻姑長爪

麻姑至蔡經家指爪長數寸如鳥爪經意其可爬癢忽有鐵鞭鞭其背

郭威雀項

周太祖姓郭氏名威太原人也唐莊宗有宮人柴氏歸其家擇姻一日窺于門見有疾走而過者柴氏大驚問何人告者曰從馬軍使郭雀兒

也有雕青在項故有此名。柴氏欲嫁之。父母不肯。曰：汝帝左右人。歸當嫁。節度使奈何嫁此人。柴氏堅不嫁他人。竟歸威。

宋祖香孩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丙戌。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眾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明年丁亥。宋祖匡胤生於甲馬營。赤光滿室。營中異香一月。人謂之香孩兒。營少從辛文悅學。文悅嘗夢邀駕乃匡胤也。

仁宗赤脚

宋仁宗每視朝之暇。在宮中好赤脚。有道人云：赤脚大仙也。詳宿生類

后稷鳥翼

后稷。姓履。臣人之跡而生。以為不祥。棄之冰上。鳥以翼藉覆之。姜原以為神。收養之。名曰棄。是為周之始祖也。

徐君卯生

徐君宮人有孕。生卯弃之。有大蒼頡。御卯歸。母腹煖之。生兒。宮人取為己子。是為偃王。

子文虎乳

楚令尹子文初生。弃於夢澤虎乳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

陸羽鴈翼

陸羽字鴻漸。初不知所生。有僧見羣鴈以翼藉一小兒。收養之。既長。自筮得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因為姓名。隱苕溪。稱桑苧翁。嗜茶。著茶經。陸鴻漸傳

因霄重舌

西方因霄國人善笑。聲聞百里。云彼人兩舌重。又云舌尖倒向喉內。拾遺記

弘景方瞳

南史：陶弘景年踰八十。而有壯容。末年一眼有時而方。仙經云：眼方者壽。

審通三耳

張君房勝說：隋董慎為冥府追為右曹錄事。仍辟常州。張審通為管記。慎令作判申天府。後有天符來云：申甚允當。慎乃取方寸肉。擘為耳。安審通額上。曰：與君三耳。可乎。審通復活。後數日覺額癢。湧出一耳。尤聰。時人笑曰：天有九頭鳥。地有三耳秀才。亦呼雞冠秀才云。

成已缺耳

唐殷成已位晉州長史初毋顏叔父為酷吏所陷顏割左耳許寃及成已生缺左耳史

杜又漆眼

晉杜乂王羲芝目之曰膚如凝脂眼如點漆神仙人也

姜維斗膽

蜀姜維死時割維腹膽如斗大

李瞻升膽

李瞻為侯景所執破腹見其膽如升焉史

馬良白眉

馬良字季常兄弟五人俱有才名良眉中有白毫號白眉先生辟為荊州從事詩語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

許慎長鬚

許慎字秀良迁尚書鬚下垂至帶號長鬚公

岑本長眉

有胡僧不知幾百歲眉長數寸太白為作歌索天網見岑文本曰學堂瑩夷眉長過目他日文童冠天下本眉毛覆眼唐毛詩傳

姚泓綠毛

一野叟體生綠毛自云我即姚泓也食松栢則長生唐逸史

何晏白面

魏何晏面絕白文帝疑其着粉後與湯餅啖之大汗出隨以衣自拭色轉皎白帝始信之語林

元海赤毛

晉劉元海鬚長二尺當心赤毫毛三根三尺六寸火藏記

盧杞藍面

郭子儀病甚造省不屏姬侍及盧杞至則屏之隱凡而待家人恠問其故曰彼藍面鬼色外陋內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類

黃昌黑痣

後黃昌為蜀太守初昌婦遇賊流轉入蜀為人妻其子犯事詣昌自訟云云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佐黃昌妻昌驚曰何以識昌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當為二千石昌出足示之相持悲泣還為夫婦

班超燕頤音軌

班彪字叔皮。次子超。字仲升。幼相者曰燕領虎頭。飛而食肉。萬里侯相也。明章兩朝征西域。集五十餘國。封定遠侯。

岳飛猿臂

吳太史慈猿臂善射。弦不虛路。李廣為人猿臂善射。宋岳飛猿臂善射。挽弓三百斤。皆異藝也。

元載鼠目

苗晉卿薦元載。李揆曰。麀頭鼠目。乃求官邪。

詠之兔缺

晉魏詠之生而兔缺。腎曰可割而補。須百日不

語笑。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况

百日邪。後至征虜將軍。

李嶠龜息

宋天綱相李嶠。睡則氣從耳出。名龜息。必大貴。

杜預蛇吐

晉杜預醉卧。嘔吐。人竊窺之。見一大蛇垂頭而吐。

龜年禽語

白龜年。樂天子也。一日於嵩山東岩遇李白曰。

吾與汝父皆仙矣。出一軸素書曰。讀此。可辨九天禽語。試之悉驗。

楊宣雀語

嗜舊傳。楊宣為河南行守。有數雀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此雀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

翁偉馬語

楊翁偉能聽鳥獸之音。嘗乘蹇馬之野。有放馬鳴聲相聞。翁偉曰。彼放馬者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彼罵此馬曰。蹇馬。此馬亦罵曰。眇馬。其

御視之。果然。

慶宗雞語

宋慶宗獲一雞。着窓間。雞作人語。與慶宗談論。有玄致。因此功業大進。

令威鶴語

遼東華表柱。忽有鶴集其上。而人語云云。見人化鶴。

亞夫餓相

周亞夫為河南守。許負相之曰。君後二歲為侯。八歲為將相。時國秉政。後九年當餓死。亞夫笑。

曰。既已貴如負言。又何餓死。負指其口曰。縱理入口。此餓死法也。與鄧通事互看。

王顯作繭

文皇戲王顯曰。抵死不作繭。及文皇登極。因奏曰。今日得作繭耶。帝曰。卿無貴相。朕非為卿惜也。曰。朝貴夕死。足矣。帝與三品服。其夜卒。

紹宗蒜髮

慕容紹宗曰。吾數年有蒜髮。昨來忽盡。其算盡乎。未幾投水死。

馬周伏犀

馬周少時。束天綱。見之曰。伏犀貴腦。背若有負貴相也。岑文本曰。周乃鷹肩。火色騰上。必速貴。然不能久。遂四十而卒。

馬祖長舌

馬大師生而舌長。舐鼻時。謂馬駒踏殺天下人。

曇如白足

釋曇如足白於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沾濕。稱白足和尚。

李泌輕身

李泌少時。身極輕。能於屏風上行。既長。辟谷導

引。骨節節珊然。人謂鎖子骨。諸僧懶殘。殘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太平宰相。

黃門手板

齊思倖暴母珍之。在西州。有相手板者。云當貴。每以此言動帝。珍之又圖黃門郎。帝問西州手板何在。珍之曰。此是黃門手板。官何須問。帝笑。又宋庾道愍。精相手板。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意。道愍相其手板。曰。此乃甚貴。然使人多愁忤。使。

黃檗足痣

黃檗運禪師。得道之後。忽思省侍父母。一婆子出門問何處。師曰。江西婆曰。我家亦有一子。在江西多年不歸。因借宿。請婆親為洗足。師足心有痣甚大。婆失記。是其子。次日師辭去。於三里外。與鄉人云。吾母不識山僧。我但母子一見足矣。鄉人報知其母。母趕至福清渡。師已登舟。母一跌而終。師亦不回顧。但於隔岸秉炬法語云。一子出家。九族生天。若不生天。諸佛妄言。擲炬火燃。兩岸人皆見其母於火焰中。轉為男子身。昇空而去。後官司改福清渡為大義渡云。

神光換骨

慧可初坐香山八載有神人曰將欲受果何滯此邪翊日頭痛如刺欲治之聞空中曰與師換骨非常痛也痛癒視頂其骨如五峯秀出傳燈

潘岳俊面

潘岳質美常出婦人投果滿車張載貌醜每出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世之好妍惡醜如此

林公醜面

王長史病守門人曰一異人在門王笑曰此必

世非
十六
木二

林公也阮光錄曰欲聞其言惡觀其面此則林

公之形信醜矣世說

劉綜欲使司馬徽事同詳許顯

玄妻黥黑

有仍氏生女黥音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左傳

方進奇骨

翟方進年十五為小吏運鈍數為塚吏罵辱乃詣蔡父相大奇其形曰小吏有奇骨當以經術進謝病而歸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九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十

人道門

誕生類

手文武字

周文王少子生手文曰武因以為氏斯武姓之始也

手文虞字

周武王少子生手文曰虞因名曰虞叔成上封于唐是為虞氏之始也

手文友字

左閔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手文王字

隋高祖生而手有文曰王

手文為魯夫人字

宋武公生仲子生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

臂文正字

釋迦文佛背負圓光臂題正字

臂文制作定世符字

宣聖之生也手握天文足履度字臂有文曰制作定世符五字 符見家語

古文八字

通載六梁武帝舌文八字手文武字

手文裴休字

于闐國王生子手文裴休二字聞于中朝其子弟欲迎之波國不允而止

背有草付字

孫堅背有草付字合而言之符也識謂譙堅而王者符其姓故秦蒲洪本以蒲生五丈節如竹形因以為氏及其欲應時識也乃改曰符堅

足有輪文

馬大師足掌有輪文

夢兆類

夢賁良弼

武丁居喪三年不言夢上帝賁以良弼乃使人以形旁求於天下得傳說於版築之間命以為

相真良弼也

夢黃頭郎

夫濯缸俱着黃帽者以上勝水也謂之黃頭郎文帝嘗夢之及見乃鄧通也遂愛幸之賞賜累鉅萬相云當貧餓死帝曰富通者在我乃賜蜀銅山得自鑄錢後有罪寄死人家竟如相言

夢見周公

孔子少時欲行周公之道故常夢之及其老也嘆曰甚矣吾衰也吾不復夢見周公

夢日遠管

晉王敦反帝自出見敦軍敦書夢曰環其營驚
悟曰黃鬚鮮卑兒來邪帝毋鮮卑出也亟遣人
追之不及帝帥諸軍出屯南皇堂夜募壯士渡
水掩敦兄王含軍大破之敦聞含敗曰我兄老
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因作勢起欲自行用乏
復卧尋卒敦黨悉平發敦死斬之

夢筆點額

北齊文宣將受禪夢人以筆點額王曇首曰王
上加點為主當進也

夢手捧天

倦游錄韓魏公夢以手捧天者再後果輔英宗
神宗

夢手捧日

魏崔昱少時夢上泰山以兩手捧日

夢蛆附尸

唐高祖舉兵夢身死墜床下為羣蛆所食智滿
禪師曰公得天下矣羣蛆共食億兆趨附也

夢河去水

宋主有疾夜夢河水乾憂形於色以為君人者
龍之相今河無水是不獲水居矣既而詢諸宰

輔對曰河無水乃可字也陛下之疾痊可矣帝
欣然疾果愈

夢木撐天

王敦謀逆夢將一木上破天許真君曰此是未
字未可動爾

夢菜生墀

宋真宗策士夢殿下菜甚盛與殿基相齊拆卷
第一人乃菜齊也

夢拔羊角

沛公始為亭長夢逐一羊拔角尾皆落辨者曰

羊去角尾乃王也及送徒咸陽觀警蹕嘆曰大
丈夫當如是

夢頭出角

宋鄭獬夢浴於玉龍池視臂生白鱗水中見
頭上生角果狀元及第

夢生羊角

國朝永樂初設科取士廬陵錢舉發解南省皆
首冠及將廷試忽夢頭生羊角同年曰頭角崢
嶸在此舉矣傍一人曰非也羊角乃解字也恐
有解姓者後居首耶及拆殿榜臚傳狀元果解

悟也。

夢鷓鴣折翼

武后之將季也。夢鷓鴣折兩翼。仁傑曰：鷓者，陛下姓也。兩翼，陛下子也。折翼者，是無輔翼也。乃有帝房州。

夢生八翼

陶侃夢生八翼，飛而登天，見天門，登其八，惟一門不得入。闔者擊之墜地，折其左翼。後果都督八州。一日如廁，見朱衣介幘者謂之曰：君當為公，位八州都督，言訖而隱。

夢與帝鬚

宋周必大以燔庫藏咎為已任，免官就謫所往。薛婦翁，翁夢人曰：掃雪迎宰相，而必大適至。時必大夢至一所，見殿上語曰：彼貌雖陋，以帝鬚與之，既覺而願廢，遂生美鬚。後竟居台鼎，相者詣之，莫知所貴。良久，將其鬚曰：帝王鬚也。

夢人剃髭

趙宋李迪美髭髯，御試夢剃削俱盡。解者曰：省元是劉滋，今替滋矣。果狀元及第。

夢舌生毛

馬亮知江陵府，當代夢舌上生毛。僧曰：舌上生毛，剃不得，當再任。果然青箱雜記：一作馮延巳臨川事。

夢人易頭

賈弼夢人易其頭，遂能半面笑，半面啼。

夢神換頭

蜀遂寧府士人岳某，并閬州士人李某，祈夢于七曲山。梓潼帝君之祠，二人者素不相識，然所禱皆功名之事。岳夢至一室，殿見一王者冠冕坐于殿上，侍衛七八人，傍有持簿者。岳直前問

曰：某前程如何？未幾，又見李進前，亦以前程叩之。執簿者閱簿，覽姓名畢，上殿言于王者之前。忽一人下殿傳旨曰：汝二人皆可貴，但身與頭不相稱，必須兩易其頭。岳聞之驚恐，其人曰：汝畏換頭，無復貴矣。言畢，忽有一人手持斧鉞，引岳至廊廡之下。須臾，又引李至，使二人瞑目而立。竟易其頭。夢醒，頭間尚有微痛。早起，僕見其面，已不似，恠之。然其聲不改，且歷言昨日祈夢之故，及歸，妻子各駭然。然問平日家庭之事，應對皆無舛，遂備說夢中換頭之因。妻子之心稍

安其年領鄉薦明年登科岳調重慶府江源縣主簿李亦登科得薄尉之缺既歸李丁憂岳之任將滿李服除再調亦得江源主簿與岳為代二君雖同時祈夢然各宿不相會面以交代始得相識岳之妻子驚曰李之面岳前日之面也李之妻子亦驚曰岳之面李前日之面也飲酒極勸相與言前日之夢各大驚寤後官俱顯蜀士以為美記

夢狼咬脚

晉張遜嘗奉使夢狼咬一脚索統曰脚肉被咬

為却字後果不行索統得

夢邀車駕

宋太祖姓趙字匡胤少時隨李文悅受學文悅嘗夢邀駕及見却是匡胤至周世宗時管軍務世宗一日在文書裏恰得一木簡上書云點檢作天子此時張永德做點檢世宗遂換永德教匡胤代替後竟受禪

夢人安鼻

徐郎中夢神人携一竹籃其中皆人鼻視徐曰形相不薄但鼻曲而小削乃於籃中擇一鼻安

之神笑曰好一正郎鼻也徐鼻自爾端直歷官正郎括盡

夢蠅集鼻

魏何晏問管輅曰余夢青蠅數十集鼻上輅曰鼻如天中之山青蠅臭惡之物而集其上位峻者顛也史

夢人剪舌

夔州道士王朝朗古長呼字不正忽夢老君剪其舌既覺語遂正廣異記

夢人鑿心

尹知章夢人持巨鑿破其心志思開徹遂明六經本

夢神決脇

唐肅宗吳后夢神介而劒決脇以入燭至其文隱然生代宗史

夢換鬼眼

陶穀少時夢數吏云奉符換眼吏求錢十萬安第一眼穀不應又云錢五萬安第二眼復不答吏曰止安第三眼即以二丸納入眼中既覺眼深碧後相者曰好貴人骨氣奈一雙鬼眼何必

不至大位。采異記

夢腹生松

丁固夢松生腹上。松字十八公。後十八年為公。

夢半身熱

南齊車騎將軍張敬兒。好信夢。初為南陽守。妻夢一手熱。為雍州夢一脾熱。為開府夢半身熱。敬兒意欲無限。謂人口。吾妻將夢通身熱矣。齊主惡殺之。

夢撐鐵缸

吉水湓塘楊某。政和間赴舉。巧夢南祠夢神告

云。汝欲請舉。須待張果老撐缸乃可。既覺度必

不舉。豈有張果老撐鐵缸之理。建炎渡江。庶事草創。詔天下貢闈。有遭兵火者。權就寺觀試。而吉州通任能仁寺。楊某入試。置卓於廊廡間。坐定。忽見壁間所畫。乃張果老撐鐵缸故事。心切自喜。後撤棘果領薦。

夢轉銅柱

北齊陽休之。夢登大冢。見一銅柱。跌為蓮華形。體休之登柱礎。以手捉柱曰。柱轉三匝。吾至三公。銅柱遂三匝。後竟驗。史

夢青鏤管

梁紀少瑜。嘗夢陸樞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其文因此大進。青鏤管筆

夢屋懸刀

王濬夢懸三刀於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李毅曰。二刀為州。又益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果迁益州刺史。

夢與褥席

梁柳慶遠從兄世隆曰。吾昔夢太尉以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

我門族慶。遠果開府。史

夢斷盤囊

晉鄧攸夢行水邊。見一女有猛獸自後斷其盤囊。水邊女是汝字。斷盤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非汝南當汝陰。果迁汝陰守。

夢虜脫衣

索充夢虜脫上衣。索純曰。虜字去其上。乃男字也。當生男。

夢軍執火

座主欲擇榜首而未決。夢軍持火。乃首名輝者。

果符輿論

夢人索錦

江淹嘗夢張景陽曰：嘗以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囊中得數尺，與之。其人怒曰：那得割截都盡？自此淹文章頓矣。李傳

夢人遺墨

王勃夢人遺以負墨盈袖。自此文章日進。自稱難祖

夢吞易文

虞翻奏曰：郡吏陳桃夢臣與一道士布易文，撓其二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曰：易道在天，三

交足矣

夢吞丹篆

韓文公夢人與丹篆一卷，吞之。傍一人拊掌而笑。後見孟郊乃夢中傍笑者。

夢吞沙篆

王仁裕好為詩，嘗夢剖腸胃，以西江水濯之。見沙石皆為篆楷文，因取吞之。文思益進。因跋詩集為西江集。五代史

夢五色雲

張迥苦吟夢吞五色雲，遂精雅道。郡閭雅談。南唐野史

夢五色筆

江淹夢人授五色筆，由是文藻大進。後夢郭璞曰：吾筆可見還。探囊中得五色筆，還之。爾後無美句。本

夢召書銘

群仙正草新宮銘。坡注云：蔡少霞夢人召書新宮銘曰：紫陽真人山玄卿撰。

夢筆如椽

王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占者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武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本

夢筆生花

李白夢筆生花，自是才思日進。通事

夢授二筆

五代唐馬裔孫夜夢神手授二筆，後入中書堂。史奉一筆如夢中所授者。太平廣記

夢昆皆字

杜牧頃於宰執求小代，小秋皆不遂。夢人曰：辭春不及秋。昆脚與皆頭果得北郭員外。尚書故實。

夢援馬簡

後魏爾朱兆謀入洛夢登一高堆拔馬前手至無不盡出故兆謂必剋馬蘭亮屬可為席者也

夢乘龍起

龍起摧進士第丁咸未第時夢乘龍而起回顧又有駱駝在後及登第次其下者乃龍起駱起也

夢先入試

有士子將赴試夢先入場屋謄書已訖而其他始至覺而語諸妻喜曰今秋大比之魁焉知摧

三

三

三

非其耶妻曰非也子不憶魯論曰先進乃第十一也及撒棘視榜果然

夢夜為君

有老役夫晝則呻吟即事夜則熟寐夢為國君覺而曰吾晝為僕夜為君何愁

夢占大象

後張茂夢大象問萬推曰象者獸也獸者守也君當為郡然不能善終象有齒焚身皆如其言

夢羊踏園

有人常食蔬忽食羊肉夢五臟神曰羊踏破爾菜園矣

夢內有人

晉索統明術數突桶夢內有人着赤衣桶把兩杖極打之統曰內有人乃肉字也朱衣肉赤色也兩杖箸象也極打飽肉食也果驗

夢糞得財

賤浩或曰將涖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

夢食萬羊

李德裕召僧問林外僧曰公災當萬里南去平牛當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公嘆曰吾師至人吾嘗夢行晉山有牧羊者十數迎拜曰此侍郎平日所食羊吾識此夢不洩於人今果如師之說邪然旬日米豎遣使饋羊四百公大驚曰吾不食之僧曰羊至此已為相公所有矣旬日貶潮州司馬連貶厓州司戶卒

夢冰人語

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卜曰為陽語

陰媒介士也。永泮而昏成會。太守田豹因策為子求張公微女。仲春成昏。

夢占失禾

後蔡茂夢取得中穗禾。復失之。郭喬卿曰。禾失為秩。失之得祿秩也。句日徵為司徒。使。

夢王酈門

李斌作安南守。夢人以玉擲於門。斌曰。閨字也。

夢遊仙府

張宣熙寧中夢行仙府中。聞天風海濤聲。振林木。徐見海中樓闕。金碧瓊瑤。琅琅者數百人。揖。

不詳

主

木

宣出紙請賦詩。細視筆硯皆碧玉色。且戒之曰。此間文章要似隱起鸞鳳與織女機杼分巧。過是乃人間語耳。宣成一絕云。天風吹散赤城霞。染出連雲萬樹花。誤入醉鄉迷去路。傍人應笑忘還家。有仙人曰。子詩絕佳。未勉近凡。酌酒一杯。極甘寒。忽覺身墮萬仞山而覺。

夢到瑤臺

許澶暴卒三日。醒作詩云。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惟見許飛瓊。塵心未盡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復寐改第二句云。天風吹下步虛聲。曰。昨。

夜夢到瑤臺有女三百餘人。一云是許飛瓊。令改二句。不欲世間知有我。也。夢。

夢兩匹綃

宋沈慶之年八十。夢人以兩匹綃與之。曰。此綃足度寤曰。今年不免矣。兩匹八十尺也。

夢曰中炊

王生善卜。貴客張瞻將歸。夢炊曰中。生曰。君歸不見妻矣。曰中炊是無釜也。難知。

夢歲在辰

鄭玄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

不詳

主

木

在己。妄知命當終也。讖云。歲在龍蛇。貴人嗟。本。

夢是因想

衛玠嘗問樂廣。夢廣云。是想玠。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想耶。廣曰。因也。玠思之。經月不得。遂成疾。廣為剖析即愈。史。

夢驚搏

開元中。嶺南獻白鸚鵡。呼雪衣娘。上令以近代詩詞授數遍。即誦上與諸王及貴妃博戲。上稍不勝。左右呼雪衣娘必飛入局中鼓舞。以亂其行列。或啄贖御及諸王手。忽一日語曰。雪衣娘。

昨夜夢為鷺鳥所搏將盡於此乎。上使貴妃授以多心經。記誦精熟。若懼禍難。有所禳者。後為鷹搏之。死瘞於苑中。呼鸛鳴塚。

三夢芻狗

魏周宣善占夢。有人三夢芻狗。其占不同。皆驗。宣曰。芻狗。祭神之物。故始夢云。當得美食。祭訖。則為車所轢。故中夢云。當折車脚。其後必以為薪。故後夢云。當失火也。史。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十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十一

品物門

鱗族類

龍

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為之長。龍八十一鱗。具九九之數。九陽也。鯉三十六鱗。具六六之數。六陰也。龍亦卵生。思抱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風化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蓋蟲莫智於龍。龍之德不為妄者。能與細細。能與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故易乾以龍御天。坤

以馬行地。龍天類也。馬地類也。易曰。震為龍。震為龍以動故也。周易以變者為占。故乾六六皆動。皆謂之龍。所謂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是也。蔡墨曰。龍水物也。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元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吉。蓋乾初九變而之姤。九二變而之同人。九五變而之大有。上九變而之夬。六者俱動。變而之坤。是以蔡墨之言如此。知此則知震所以為龍之義矣。賈誼新書曰。亢龍往而不能反。故易

曰。有悔。有悔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易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觀誼之言。如曰。勿用者。戒使勿為潛龍也。故曰。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蓋止使人無為。謂之勿。所謂勿用。娶女。勿用有攸往。小人勿用之類。皆成使勿為也。俗云。龍精於目。蓋龍聳故精於目也。陰陽自然變化論曰。龍之眸。見百里。蟻芥。又曰。龍能變水。人能變火。又曰。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地。孫綽子曰。高祖御龍。光武御虎。龍轉彭之類。是也。虎耿鄂之類。是也。

曾公亮得龍之脊。王安石得龍之睛。內典云。龍火得水而熾。人火得水而滅。按葬書以龍言山。以虎言水。六龍九虎是也。直山直水謂之死龍死虎。故曰小頻大起。宛轉如盤。龍奮迅如舞。鶴謂之住岡。

此今之鰕音鯉也。一名鱣音。鯉脊中鱗一道。每鱗上有小黑點文。大小皆三十六鱗。魚之貴者。故爾雅釋魚以鯉冠篇。而養魚經曰。所以養鯉者。鯉不相食。易長又貴。是也。神農書曰。鯉最為

魴名鯉。比今之青鰻也。郊居賦曰。赤鯉

青魴細鱗縮項闊腹魚之美者蓋弱魚也其廣方其厚編註故一曰魴魚一曰鰕魚魴方也鰕編也詩曰川澤訏訏註將魴鰕甫甫註美也魴之為美舊矣今更與鰕魚連道以著韓國水土之善者蓋魴魚雖等美而緣水之異則有優劣故里語曰各鯉伊魴貴於牛羊言洛以渾深宜鯉伊以清淺宜魴也又曰居就糧梁水魴蓋今遼東梁水之魴特肥而厚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言無民而不可治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言無臣而不可使所以誘夜其君也且河性宜魚

故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必河之鯉也列女傳曰傳弓以燕牛之角經弓以荆麋之筋糊弓以河魚之膠說者以為燕角善楚筋細河膠黏詩曰魴魚賴尾以譬君子勞於王事養生經曰魚勞則尾赤人勞則髮白

鱗

今黃鱗魚是也性浮而善飛躍故一曰揚也陸機曰今黃頰魚燕頭魚身頰骨正黃魚之有力解飛者一名黃揚舊說魚膽春夏近下秋冬近上

鱧

今玄鱧是也諸魚中唯有此魚膽甘可食有舌鱗細有花文一名文魚與蛇通氣其首戴星夜則止嚮蓋北方之魚也詩曰魚麗于留鱗魴其次曰魴鱧又其次曰鯉鯉蓋鱗魴小魚魴鱧中魚鯉鯉大魚亦其鱗魴之美不若魴鱧魴鯉之美不若鯉鯉故其序如此今魚品齊魯之間魴為下色鯉為中色鯉為上色衛門之詩先魴後鯉亦以此故也舊云鱧是公瓠蛇所化至難死猶有蛇性故或謂之鯉也爾雅曰鯉大鯛小

者魴音魴

鯉

今鯉額白魚也一名魴音魴鯉魚偃鯉魚俯鯉魚圓魴魚方魚麗之詩一章曰魴魴二章曰魴魴三章曰鯉鯉蓋魴魴長魚也而魴魴則言其魚一方一圓鯉鯉則言其魚一偃一俯又以著萬物衆多也

鱖

鱖似鯉魚而鱗細於鯉赤眼詩云九戩音戩之魚鱖魴我觀之子衮衣繡裳蓋鱖魚圓魴魚方

君子道以圓為義以方外而周公之德具焉故是詩主以言之然則鱖象公之圓而衮衣者道也魴象公之方而繡裳者義也玄衮繡繡而後可以見周公猶之九戩之取鱖魴也爾雅曰魴音魴鱖一名魴孫炎正義曰鱖好獨行制字從尊殆以此也

鮪

鮪魚似鱖而青黑長鼻體無鱗甲肉色白味不如鱖大者長七八尺岫居至春始出而浮陽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滌沮見日而目眩故詩

言。漚沮及河通道此魚夏小正曰祭鮪祭不必
記而記鮪何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
時。禮曰。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泔。而序詩者亦曰。
季冬薦魚。春獻鮪。則鮪別於魚。其來尚矣。故鮪
仲春從河西上。得過龍門。便化為龍。否則點額
而還。尸子曰。龍門魚之難也。太行牛之難也。蓋
河津一名龍門。兩傍有山。魚莫能上。大魚薄集
龍門上。則為龍。不得上。輒暴腮。水次故曰暴
腮。龍門垂耳轆下。善為魚者不求為龍。望禹門
輒逝。是以無暴腮點額之患。水經曰。鮪出鞏穴。

卷一百一十五 魚部 鮪

鮪

直穴有渚。謂之鮪渚。周禮春獻王鮪。然非特及
他處則無。故河自鮪穴已上。又無鮪稱。
鮪肉白。鱠肉黃。鱠大魚似鮪。口在頤下。無
鱗。長鼻。軟骨。俗謂之玉板。大者長二三丈。江東
呼為黃魚。古今注曰。鯉之大者為鮪。體之大者
為鱣。非是也。按詩曰。有鮪有鮪。鮪鯉鯉。一
鮪矣。而又言鯉。則鮪與鯉異。明矣。詩曰。施罟
濊濊。鮪鮪發發。鮪鮪健健。故其跳躍發發。然
不麗於水。而頤人以判。莊公詩於鮪鮪言發發。

於魴鯢言唯唯。則魚之健弱可知也。義訓曰。鯢
掉尾。口上下吮。喙。音。魚。下。也。

魴

釋魚云。魴。鮪。今吹沙小魚。常張口吹沙。故曰吹
沙也。魴性善沈。大如指。狹圓而長。有墨點。文常
沙中行。亦於沙中乳子。故張衡云。縣淵沈之魴。
魴也。字指云。魴。魴屬。詩曰。魚麗于魴。魴。魴
魴。魴鯉。蓋魴也。魴也。鯉也。其性浮。魴也。魴也。鯉
也。其性沈。而留則魴。婦之笱。其用功寡。
又以待魚之自至。今魚麗于留。魴魴。魴魴。鯉
沈浮小大美惡。與其形色之異。具有則餘物咸
多可知也。俗云。魴性沙抱。異物志曰。吹沙長二
寸許。背上有刺。螫人。海物異名記曰。魴似鯉而
狹小。

魴

鯢魚形狹而長。若條然。故曰鯢也。今江淮之間
謂之鯢。魚性浮似鯢。而白。蓋鯢從掌。鯢謂之
殭。其義一也。詩曰。鯢鯢鯢鯢。先鯢後鯢。先鯢後
鯢者。鯢大於鯢。鯢大於鯢。亦其美之遞不如也。

鯢

呂子曰魚之美者洞庭之鮒鮒小魚也。即今之鮒魚。其魚肉厚而美。性不食釣。本草所謂鮒魚。一名鮒魚。形亦似鯉。色黑而體促。腹大而脊隆。所在池澤皆有之。是也。孟詵云。鮒是稷米化之。其魚腹上猶有米色。易之井曰井谷射鮒。甕敝漏。蓋九二以陽居陰。不正者也。不正則傍出而下流。以與初矣。故曰井谷射鮒。以此上行。則亦趨乎下而已。故曰甕敝漏。初六陰也。而又居下流。且其賴井之功微矣。故稱鮒焉。莊子曰。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吾得斗升之水。然活

鮒

爾。少牢饋食曰。魚用鮒十有五而俎。蓋魚水物也。故取數於月十有五。而盈淮南子曰。月虛而魚腦減。今此魚旅行。吹沫如星。然則以相即也。謂之鮒。以相附也。謂之鮒。

鮒

輶曰。緡隆餌重。則嘉魚食之。緡調餌芳。則庸魚食之。庸魚也。故其字從庸。蓋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鮒。不如啖茹。而庸讀曰。庸者。則又以其性懦弱而不健。故也。詩曰。敝筍在梁。其魚鮒。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故筍在梁。其魚鮒。齊子歸止。其從如水。言筍雖敝。尚足以制鮒。鮒之魚。非特制鮒。鮒而已。尚足以制鮒。鮒之魚。非特制鮒。鮒而已。蓋魚無不聽從者。以刺魯桓。微弱。曾敝筍之不如也。其從如雲者。言雲無定性。隨風而已。雲昇而生雨。故如雨。繼之。雨降而生水。故如水。繼之言。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其順從如雨之從天。其順從如水之從地者。初亦生於如雲。積以浸大而已。故傳曰。如雲言威也。如雨言多也。如水言衆也。蓋一為威。二為多。三為衆。

鮒海魚也。狀似鼈而無足。背文龜錯。皮間有珠。可以飾刀。其子驚則入母腹中。蓋龍珠在頰。鮒珠在皮。蛇珠在口。鼈珠在足。魚珠在眼。蚌珠在

腹也。按天玄主物簿。叙魚珠曰。魚之懷珠至五十年則無腹鼓。鰓腦上有汗。其鱗口眼皆異。鱗當紫色。眼當紅色。口當赤色。又曰。懷珠之蛇多喜投暗。見人張口。向人吐氣如燼。是則蛇珠暨魚亦有懷者。述異記曰。南海有鮫人之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能泣則出珠。

鰮音林

鰮今泥鰮也。似鰮而短無鱗。以涎自染。難握與魚而為牝牡。莊子所謂麋與鹿交。鰮與魚游。一名鰮。孫炎爾雅正義云。鰮尋也。尋習其泥。

鰮

鰮

鰮

厭其清水。舊說守魚以鰮。養魚以鰮。蓋鰮性善健。善擾令魚利轉。制字從鰮。豈為是乎。恩平郡譜云。鰮謂之蜉。蜉謂之龍。鰮謂之衫。蛇謂之訛。按古方有言。須用流水煮藥者。今鰮鮠音牛入江水輒死。則流水與止水果不同。韓文曰。凡魚不池活。今魚生流水中。則背鱗白而味美。生止水中。則背鱗黑而味惡。此亦一驗。詩云。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蓋流水之魚品流自異。

蛟

蛟龍屬也。其狀似蛇而四足。細頸頸有白嬰。大

者數圍。卵生。肩交。故謂之蛟。亦蛟能交首尾求物焉。故謂之蛟也。俗呼馬絆以其如此。述異記曰。蟒蛇目圓。蛟眉連生。連生則交矣。相書所謂交眉。則蛟蜃之眉是也。一說蛟尾有肉環。求物則以首貫之。舊云。鳳骨黑。蛟骨青。記曰。伐蛟取鼉。登龜取龜。鄭氏謂蛟言伐者。以其有兵衛也。龜言登尊之。按古有蛟鮓。又有龍醢。夫龍神物也。而可泰。是亦豕類爾。非真龍也。犬豕曰豢。夫惟可豢。是以可醢而食。字從肉。蓋以此。故君子不欲豢於人也。俗說虎中有真虎。龍

蛟

蛟

蛟

中有真龍。星禽衍法曰。角木蛟。亢金龍。戌土貉。房日兔。心月狐。尾火虎。箕水豹。斗木獬。牛金牛。女土蝠。虛日鼠。危月燕。室火豬。壁水獬。奎木狼。婁金狗。胃土雉。昂日雞。畢月烏。觜火猴。參水猿。井木犴。鬼金羊。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翼火蛇。軫水蚓。獬或作獬豸。或作應。蓋非是。按角木曰蛟。亢金為龍。奎木曰狼。婁金為狗。觜火曰猴。參水為猿。翼火曰蛇。軫水為蚓之類。足皆以類相從。持其氣數有深淺爾。然則牛金曰牛。斗木宜為獬。鬼金曰羊。井木宜為犴也。

增附

鱗族類

鯨

鯨說文海中大魚本作鯨從魚豐聲雌曰鯢雄曰鯨今文作鯨爾雅翼云鯨從京大也常以五月生子於岸八月導而北還鼓浪成雷噴沫成雨大者數千里長水族畏之海岸有獸曰蒲牢聲如洪鍾而性畏鯨鯨躍擊之鳴聲聞五里故鑄鍾作蒲牢形其上斷撞為鯨形天子出而擊之東都賦曰發鯨魚鏗華鍾是也漢書省作京

又揚雄傳騎京魚

鯨

鯨松江魚之美者也語曰四腮鯨出得松江天下無齊王問辟張翰為大司馬東曹掾因秋風起思吳中尊鯨遂命駕歸俄而問敗人謂見機又左慈在曹公坐公曰所少者吳江鯨魚為膾爾慈求銅盆貯水以竿餌釣須臾引一鯨魚鯨子云巨口細鱗狀若松江之鯨蓋擬之也

鯨

魚名薛嘖曰無鱗口在腹下賈誼賦橫江湖之

鱣

鱣

說文鱣日南魚名也狀類蜥蜴常水潛伏吞人即浮字本作鱣從虫𩚑聲今文作鱣亦作鱣小者文餘大者數丈善食人一生百卵及成形則有為蛇為龜為蛟者性甚靈爾雅翼云四足似鼉長二丈餘喙三尺長尾而利齒其尾有涎如膠掉以取物其形或玄黃蒼白韓愈謫潮州鱣為民患愈為文祭之是夕雷雨徙於西海六十里扶南國溝中養鱣魚門外養猛獸有罪者以餒大虫魚等不食為無罪而放之

鮎音粘

爾雅翼云鮎言其粘滑與鱣鱣之類皆謂之無鱗魚又曰腹俱大者曰鮎鮎背青口小名鮎背黃腹白名鮎江東通呼鮎為鮎亦曰鮎今黃鮎魚與彼相類但彼黃爾

鮎

說文鮎魚名從魚容聲似鮎黑而頭大一名鮎里語曰鮎魚得鮎不如鮎鮎頭尤大而肥者徐州謂之鮎或謂之鮎幽州謂之胡鮎後人以鮎

為鯁字。不復用鯽字也。

鮠音波

鮠魚名。山海經曰。文鮠狀如覆鮐。鳥首而魚尾。音如磬。生珠玉。文選江賦。文鮠孕璆。是也。

鮠時

鮠魚名。魚之美者。廣韻似魴肥美。江東四月有之。或作鮠。通作時。

蝦

說文蝦。從虫段聲。其蟲與水母游。爾雅翼云。蝦多漬。善游而好躍。其字從假。蓋假物而遠者也。

蝦排

蝦

蝦

今水母不能動。蝦或附之。則能往矣。爾雅以鰕為大蝦。郭氏云。出海中者。長二三丈。鬚長數尺。可為簾也。又閩中有五色蝦。梅蝦。蘆蝦。泥蝦。苗蝦。其類不一。海中有蝦姑。狀如蜈蚣。一名管蝦。馬援為武陵守。有蝗。援振貧。薄賦。修行德政。蝗悉入海為蝦也。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十一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十二

品物門

介族類

龜

介蟲三百有六十。龜為之長。龜舊也。外骨內肉。腸屬于首。廣肩無雄。與蛇為匹。故龜與蛇合。謂之玄武。類從云。龜不咽粟。蓋龜善藏。又能行氣導引。其背微偃。韓子謂之窮龜。相法以為強脊如龜。有後之人也。又龜背微坼。坼音如皴。剝故。莊子云。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也。語曰。龜思

龜排

龜

龜

龜望今龜。龜皆隔津望卵。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龜者。莫大乎著龜。蓋著老龜舊。故古以龜卜。著筮白虎通曰。著龜者。天地之間。壽考物也。故問之龜。象也。天產也。著數也。地產也。占人曰。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說文曰。兆。龜坼也。龜灼之而坼。坼而後墨與色可知。卜人先占坼。史占墨。次之。大夫占色。又次之。衆占備焉。而後君占體。以斷吉凶。卜之序也。故玉藻云。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今禮以尊卑之序言之。故先占體。後占坼。與玉藻

之序異也。墨謂以墨畫龜占其食否。洛誥所謂我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傳曰。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故卜師云。揚火以作龜。致其墨也。筮人曰。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則卜筮必相參用。以定吉凶。占人所謂以八筮占八頌者也。傳曰。上有叢蓍。下有伏龜。則龜筮之必相為用。非特人故。抑天理也。書曰。三龜一習吉。此龜從也。啓篇見書。乃并是吉。則言者從焉。而筮書與龜。又并吉也。公曰。體王其無害。則言卜筮之體并吉。故王其無害矣。詩曰。爾卜爾筮。體

平 本

無咎言。此之謂也。先儒引此證君占體之事。而又以書為龜書。則亦誤矣。且開篇按視龜書。然後知吉。則先曰三龜一習吉。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明堂位曰。周以黃目。黃目蓋以龜目飾尊。今龜目黃而許慎解字說。亦曰。龜目酒尊是也。化書曰。牝牡之道。龜龜相顧。神交也。鶴鶴相唳。氣交也。言龜雖與蛇合。亦有以神交者。易曰。舍爾靈龜。蓋龜有靈德。伏匿而噫。善潛而不志於養。故古者簠簋皆為龜形於其上。而大臣以貪墨坐廢者。曰簠簋不飾也。史氏龜經曰。龜

生百歲。故居鵠尾之上。

解

解八跪而二教。水蟲殼堅而脆。解。團臍者。牝者。牡也。八月腹內有芒。真稻芒也。未被霜食之。有毒。外骨肉旁行。故今里語謂之旁解。梓人注云。却行蟬屬。亥行解屬是也。易曰。為解。言為卦外剛內柔。而性又火燥。故為解也。荀子曰。解六跪而二教。非蛇蟬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燥也。太玄曰。解之郭索教。蓋解首二鉗。如鉞者。今解皆八跪二教。教蓋其兵也。所以自衛。

平 本

神農本草。以為解性敗漆。燒之致鼠。解性走明。漆見之而輒解。名之曰解。似出於此。淮南子曰。漆見解而不乾。此難之不推者也。一曰解解殼。故曰解禮。曰。蠶則績而解有庄。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舉為之。襄言解甲象庄。其襄之不為兄死。猶解之有庄。豈為蠶之績也哉。造化權輿曰。龍易骨。蛇易皮。麋鹿易角。解易教。折其教足。隨後更生。解類甚多。若蟬。蜂。擁。劍。彭。蠅。彭。蜚之類。凡十數種。蟬蚱大者長尺餘。兩教至強。能與虎鬪。虎不如也。隨大潮退殼。一退一長。擁

劍一名桀步豈非以其橫行故謂之桀步歟一
教極小以大者鬪小者食彭蜺有毛海人亦食
之蔡謨初渡江食之瀕於死歎曰讀爾雅不熟
幾為勸學所誤

烏鰂音則

烏鰂八足絕短者集足在口縮喙音鳥在腹懷
板含墨每遇大魚輒噉墨周其波以衛身害若
小鰂魚過其前即吐墨涎惹之南越志曰烏賊
懷墨而知禮江東人或取其墨書契以給音也
人財物書迹如淡墨逾年自消唯空紙爾舊說

烏鰂有訂音遇風則蚪前一鬚下訂一名鰂魚
風波稍急即以其鬚黏音石為鰂蓋此魚每遇
大風遠岸則蚪前一鬚為訂近岸則黏前一鬚
為鰂炙較子曰此魚每遇漁舟即吐墨染水令
黑以混其身漁人見水黑則知是網之大機傳
曰欲蓋而彰思存而亡此之謂也肉白皮黑無
鱗有鬚鬚甚長蜀本草圖經云鰂音即此是也
故義訓云寒烏入水謂之烏鰂

鼉音此

鼉具十二少肉蛇肉最後在尾其枕瑩淨魚枕

弗如皮中胃鼓夏小正曰刺鼉以為鼓也今枕
將風則踴鼉欲雨則鳴故里俗以蛇識風
以鼉識雨詩曰鼉鼓逢逢先儒以為鼉皮堅厚
取以冒鼓故曰鼉鼓蓋鼉鼓非特取於皮亦其
鼓聲逢逢然象鼉之鳴故謂之鼉鼓也晉安海
物記曰鼉宵鳴如桴鼓今江淮之間謂鼉鳴為
鼉鼓亦或謂之鼉更更則以其聲逢逢然如鼓
而又善夜鳴其數應更故也今鼉象龍形一名
鰐夜鳴應更吳越謂之鰐更蓋如初更輒一鳴
而止二即再鳴也舊云鼉性嗜睡目睛常閉能

吐霧致雨力亦酉健善頽坎岸一曰獨鳴早鼉
鳴夜趙辟公雜說曰鼉聞鼓聲則鳴續博物志
曰鼉長一丈一名土龍鱗甲黑色能橫飛不能
上騰其聲如鼓

鼃

鼃以眼聽窮脊連脇甲蟲也水居陸生養魚經
曰魚滿三百六十則龍為之長而引飛出水內
鼃則魚不復去故鼃一名神守天地之性細腰
純雄大腰純雌大腰龜鼃之屬以蛇為雄荀子
曰跬步不休跛鼃十里言鼃行跬跬音淺而又

政焉。今其卒致千里則一不輟焉。爾故學不可
以已也。詩曰：魚鱉鮮魚，鮮魚中鱉者也。又曰：魚
鱉膾鯉，言熟則有魚鱉，腥則有膾鯉也。改成式
云：甲蟲影伏，羽蟲體伏。今鱉伏於淵而卵，剖於
陵，此思化也。內典曰：鵲影生鱉，思生是則思生
又與影伏異也。今鵲鵲乳卵大如彈丸，亦
望卵而陰，一如龜鱉呼為護卵。世云鱉伏，隨日
謂隨日光所轉，朝首東鄉，夕首西鄉也。又云鱉
之所在，其上必有浮沫，謂之鱉津，捕者以此占
之。韋氏燕山錄曰：黃羊以鱉鱉煮鱉以蚊，蓋物

之相感如此，雖有明智弗能推也。

龜

龜大龜也。龜以為雄，故龜鳴而龜應，所謂雄龜
鳴於上風，雌龜應於下風，而風化，即此之類是
也。淮南子曰：燒龜致龜，此以其類求之。舊說龜
亦思化，其脂得火可以然，鐵一曰龜亦卵生而
伏影，顏籀稽聖賦曰：龜龜伏乎其陰，鵲鵲為
孕乎其口，是也。王子年拾遺記曰：禹濟巨海，龜
鼉為梁，此與黃帝以虎豹為前驅，鵲鵲為旗
幟，無異皆德之所感，殆未足多怪也。

蟾蜍

蟾蜍吐生，腹大背黑，皮上多疣，跳行舒遲，
其肪肪塗玉則軟，刻削如蠟者，本草所謂能合
玉石者也。又曰：蝦蟆一名蟾蜍，蓋蝦蟆背有黑
點，身小能跳，接百蟲善鳴，與蟾蜍不類，故淮南
子以為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蝦捕鼠，
蟾蜍捕蚤，不足以禁姦塞邪也。酉陽雜俎曰：蝦
蟆無腸，又曰：鵲影抱蝦蟆聲，抱今里俗聞其春
鳴謂之聒子，聒子即段所謂聲抱，其子謂之蝌
蚪，大盡生前兩足，小盡生後兩足，今其一種似

蝦蟆而長躡，瞋目如怒，謂之鼃，越王揖怒蛙而
武士歸之，即此是也。蓋其鳴聲哇淫，故曰蛙。傳
曰：紫色蛙聲，餘分閨位，物理論曰：虛無之談尚
其華藻，此猶春蛙秋蟬聒耳而已。莊子曰：言隱
於榮華，良有以也。抱朴子曰：蟾蜍壽至千歲者，
頭上有角，頰下有丹書八字，自然論曰：蟾蜍擲
糞，自其口出，又俗說：蝦蟆懷土，雖取以置遠郊，
一夕復還其所，字說云：雖或遐之，常慕而反。又
云：鼃善怒，故音猛，而謂怒力為鼃，詩曰：鼃勉同
心，亦蛙善踊，故謂之猛。今蟬蟬一名蟬蟬

蜉蝣長瘦善跳言窄而猛也

蜉蝣少頃以蟬同

蠶乎乳以夏蚌乎乳以秋蚌聞雷聲則瘵其孕珠若懷妊然故謂之珠胎與月盈胸淮南子所謂日至而麋鹿角解月死而螺蚌焦者也蚌一名蜃墨子曰周之靈珪出於上石楚之明月生於蚌蜃由是觀之士之賢不肖豈有種哉蓋物有非其類而化者若牡蠣蚌蛤無陰陽化牡須雀鵠以化故蚌之父者能生珠專一於陰也海物異名記曰蜃布泥有疆界其蒸氣

也為樓莊子曰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適有蚊蟲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街毀首碎胸言矢溺至賤而以禮器盛之愛馬之至也然掩其不意而驚以致敗則失其所以愛矣故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不可不慎也易曰離為蚌為螺蓋螺之形銳蚌之形刻且皆外剛內柔而性又善麗故也啗人曰凡祭祀社壇用大蠹祭門用瓢句齋廟用修凡山川四方用蜃凡埋事用概古會切凡隔與別字高所此事用散齋之為言升也修爵也既斗也蓋祭祀辨以盛啗獸以酌之修以

受之社壇言鼎祭門言瓢齋廟言修相備也蜃以盛啗概以酌之散以受之山川四方言蜃埋事言概編事言散亦相備也鄭氏讀修為自誤矣修爵名也荀子曰修爵無數裴頠音崇崇有論曰鳥無胃肺蛤蜊無臟蛭音姓以空中而生蠶以無胃而有

蜆古華切

釋魚曰蚌蠃蜆音蜃蜆音璜云即蝸牛也孫炎正義以為負螺而行因以名之蓋蝸背負殼狀如小螺驚則縮入殼中如螺閉戶其肉中醢內則

曰蝸醢是也頭有小角故又一名蝸牛莊子所謂戰於蝸角舊說蝸涎規蝸每為蝸牛所食先以涎畫地規之蝸不復去崔豹古今注曰蝸牛陵螺也形如蠖蜷殼如小螺熱則自縣於葉下野人為園舍如蝸牛之殼故曰蝸舍亦曰蝸牛之舍然則蠖蜷與蝸牛異矣先儒以為蠖蜷無殼蝸似蠖蜷而有殼今亦有一種生於卑濕大於蝸牛無殼而有角蓋蠖蜷之類也南方積雨蝸涎書畫屋壁悉成銀迹其卑濕如此

蜆古華切

雜兵書曰東海出氣如鼈渭水出氣如蟹蟹形似蛇而大腰以下鱗盡逆一曰狀似螭龍有耳有角背鬣作紅色噓氣成樓臺望之丹碧隱然如在煙霧高鳥倦飛就之以息喜日至氣輒吸之而下今俗謂之蟹樓將雨即見史記曰海旁蟹氣成樓臺野氣成宮闕即此是也世云雄與蛇交而生蟹蓋得其脂和蠟為燭香聞百步煙出其上皆成樓閣之狀矣又曰蛇之求於龜則為龜求於雉則為蟹故三物常異而同感也又曰鹿食龜膾膾食蛇蟹食燕子蛟食犀角蛇食之氣

貝

獸二為友貝二為朋詩曰錫我百朋百云者言錫貝之多也又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錦文如貝謂之貝錦言讒人因寺人之近嫌而成其罪猶之因萋斐之形而文致之則成是貝錦也貝中肉如科斗而有首尾以其背用故謂之貝貝背也貝之字從目從八言目目之所背也先王

面朝後市以此古者相目有經其經曰朱仲受之於琴高琴高乘魚浮于河海水產必究仲學仙於高而得其法又獻珠於武帝去不知所之嚴助為會稽太守仲又出遺助以徑尺之貝并致此文於助曰黃帝唐堯夏禹三代之正瑞靈奇之秘寶其有次此者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珠貝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紫愈疾珠明目綬消氣障霞服蛆蟲雖不舐延齡增壽其禦害一也復有下此者鷹喙蟬脊以逐溫去水無奇功貝

大者如輪文王請大秦貝徑半尋穆王得其殼縣於昭觀秦穆公以遺燕鼃可以明目遠察宜玉宜金南海貝如珠礫白駁其性寒其味甘止水毒浮貝使人寡無以近婦人黑白各半是也濯貝使人善驚無以親童子黃脣點齒有赤駁是也雖貝使人病瘡黑鼻無皮是也嚼貝使胎消勿以示孕婦赤帶通脊是也惠貝使人善忘勿以近人赤熾內殼赤絡是也管貝使童子愚女人淫有青脣赤鼻是也碧貝使童子盜脊上有縷白脣是也兩則重霽則輕委貝使人志強

夜行伏迷鬼狼豹百獸赤一圓是也兩則輕霽則重然則爾雅大者魴音小者鯪音餘賦黃白文餘泉白黃文烟音大而音積音小而音梢音長也亦其略也鹽鐵論曰教與俗改敝與世易夏后氏以玄貝周人以紫石

鰻音鱗

鰻無鱗甲白腹似鱗而大青色焚其煙氣辟蠹有雄無雌以影漫體而生音趙辟公雜說云凡聒抱者鵠音鵠音鵠音雀也音抱者龜龜龜也音有鰻鰻者以影漫於鰻魚則其子皆附鰻之髻

鰻而生故謂之鰻鰻也音一曰鮎音亦產鰻蓋其乳子二分之二為鮎其一為鰻也

鰻音魚

鰻狀如便面骨眼眼在背上一口在腹下其血碧雌常負雄而行雄者多肉六雄則不能獨活漁者拾之必得其雙在海中君子行輒相積於背高尺餘如帆乘風而遊其藏於沙上亦輒飛躍常遠行迹數步如兔擺蹤音今鰻青黑色十一足似鰻腹中有子如粟而大音中鰻殼上有物如角常偃高七八寸每遇風至即平扇風而行俗呼鰻

帆舊云視鵠創施觀鰻制帆是也皮殼甚堅然性畏蚊蚊小螫之輒驚未知其故也又暴之日中往往無恙隙光射之即死嶺表異錄云雄小雌大置之水中雄者浮雌者沉

嘉魚

嘉魚鯉質鱗肌肉甚美食乳泉出於丙穴故南都賦云嘉魚出於丙穴先儒言丙穴在漢中沔音南縣北有乳穴二常以三月取之穴口向丙故曰丙也舊言尾象篆文丙字故曰丙穴蓋南雅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則

魚尾象丙豈特嘉魚而已音禮曰魚去乙乙腸也詩曰南有嘉魚音然罩罩言嘉魚欲逸則罩之使入也南有嘉魚然然汕汕言嘉魚欲伏則汕之使出也求賢之道如此而已爾雅曰罩音謂之汕今之擦罟是也太平君子樂與賢者共之而所以求者上籠之如罩下擦之如汕此至誠之道也淮南子曰罩有抑之罟者舉之為之雖異得魚一也

增附

鰻

鼈海中大鼈也。史記：女媧斷鼈足以立四極，渤海之東有壑焉，中有五山，無所連着，隨波上下，往來不得暫時。仙聖患之，訴于上帝，巨鼈使上五舉首而戴之，遂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作鼈非。

白螺

落文四

螺本作贏，大者如斗，出日南，有蓼螺，味辛如蓼。紫螺有斑文，紫色，亦作蠡。爾雅：翼云公輸般見蠡出頭，以足畫之，蠡引閉其戶，終不可開，因效之，設為門戶。吳湛居荆溪，溪有一泉，眾賴汲飲。

湛為築萬護，不令穢入，忽於泉側得白螺，置之厨甕中，每自外歸，則飲食已辦，心大異之，潛窺乃一女子自螺而出，湛趨之，女大窘，不容歸，蔽謂湛曰：吾乃泉神，上帝以君敬護泉源，命五為操饌，君食吾饌，當得道矣。言訖而隱。隋劉臻好啖蜆，以音同父顯諱，呼蜆為扁螺，其味如此。又陸雲與兄機書曰：一日上三堂，得曹公石臺數萬斤，云燒此消復可用，不知兄頗見之否。今送二螺。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十二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十三

品物門

毛族類

麀與麟同

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麀為之長。麀，土畜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軒轅大角之獸，狼額亦目，五蹄，含仁懷義，音中鍾呂，行中規矩，不羣居，不旅行，不入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蓋太平之符也。孔子曰：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擗巢毀卵，則鳳凰不翔。角端有肉，示有武而不用，不踐生草，不食生物，有愛吝之意，故麀從各，牡麒麟，牝麀，陰主各齒，故牝曰麀也。詩：一章曰：麟之趾，二章曰：麟之定，三章曰：麟之角，始於趾，終於角者，言德以升進為美也。易曰：德言盛，故是詩每况愈上。爾雅云：麟，麀身牛尾一角，蓋麟似麀，圓項一角，故西狩獲麟，曰有麀而角也。或曰：麟肉角，鳳肉味，皆示有武而不用也。傳曰：麒麟似麀而無角，按爾雅曰：麒麟如馬，一角不角者，麒麟然則麒麟從麒麟省，不角故也。或曰：序詩以為皆信厚，如麟趾之時，從各以厚故也，從其以信故也，其

信也其者指物之詞

兔與兔同

兔口有缺吐而生子故謂之兔兔吐也舊云兔者明月之精視月而孕故楚辭曰顧兔在腹言顧兔居月之腹而天下之兔望焉於是感氣禮曰兔曰明視其以此敷蓋咀嚼者九竅而胎生獨兔雌雄八竅故陶氏書云兔舐雄毫而孕五月而吐子而里俗又謂視顧兔而感氣故卜秋月之明暗以知兔之多寡也今孔雀亦合而先儒以孔雀開雷而孕則兔雖舐毫其感孕則

以月理或然也月缺也故其口缺一曰兔目不瞬視雄毫而孕詩曰肅肅兔置掾之丁丁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蓋掾之丁丁以有所聞施于中逵以有所見施于中林則無所聞無所見於是焉肅則好德之至也故詩以此為後徐幹中論曰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是詩正言兔置者先王之化言格於蕩堯行至於雉兔然後為博故序以為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俗云兔營窟必背丘相通所謂狡兔三穴古今註曰兔口有缺尻有九孔

今尻於文從九蓋生於兔也內則曰兔去尻狐去首狐死亦正丘首不忘本也至物簿云孕環之兔懷於左腋毛有文彩間色至百五十年當轉環於腦能隱形人不復見矣說文無兔字以兔為兔兔生自口出宜有留難吐而後兔故字又通為兔俗則作兔非是也今奎乳曰兔亦或謂之分兔且兔足前卑後倨其形兔故兔又從兔也兔亦從兔古之說兔者以為位彌高而志彌佚其以此乎內則曰姆教婉婉聽從蓋婉妻道也婉母道也聽婦道也從姑道也左傳曰姑

慈而從婦聽而婉

鹿

字統曰鹿性警防分背而食以備人物之害蓋鹿萃善走者分背而食食則相呼羣居則環其角外向以防物之害已故詩以况君臣之義而毛詩草蟲經曰鹿欲食皆鳴相召志不為也周官曰視朝則皮弁服皮弁正以鹿皮為之蓋取諸此鹿愛其類發於天性詩曰王在靈沼於物魚躍王在靈囿鹿攸伏正言魚鹿者言人之與物異類則鳥見之高飛魚見之深入鹿見

之決驟今魚樂於沼鹿安於囿如此則以文王之德行於靈沼靈囿故也爾雅麋曰其迹蹊鹿曰其迹速麋曰其迹解兔曰其迹远音豕豕曰其迹刻狐曰其迹瓜九以非其跡也蓋麋性迷惑故其迹蹊而不解麋性散驚故其跡解而不蹊鹿善次驟故其迹速而不瓜狐善遲疑故其迹瓜而不速豕性追突故其迹刻兔性跳躑故其迹远今兔持伏輒跳躑擺跡人反以此得之韓子曰譬如兔得跡安用東西跳也小爾雅曰鳥之所乳謂之巢雞雉所乳謂之窠兔之所息謂之窟

鹿

六十六

本

鹿之所息謂之場詩曰町他頂切鹿場言町畦村疇之中無人焉故鹿以為場也舊云鹿者仙獸常自能樂性從其雲泉至六十年必壞瓊於角下角有斑痕紫色如點行或有涎出於口不復能急走也蓋鹿戴玉而角斑魚懷珠而鱗紫故有諸中未有不形於外也

麋

釋獸云麋父麋足麋如小鹿有香故其文從鹿從射虎豹之文來田狸麋之香來射則其皮與臍之為累也今商汝山中多羣麋所遺糞常就

一雖遠逐食必還走其地不敢遺跡他所慮為人獲人反以是從迹其所在必掩羣而取之蓋麋絕愛其香每為人迫逐勢且急即自投高巖舉爪剔出其香就繁且死猶拱四足保其臍吳筠玄猿賦以為麋懷香以買害狙伐巧而招射謂是也陶氏云麋形似獐今俗謂之香獐常食稻葉故養生論云蝨處頭而黑麋食栢而香也又云鳴音凌蛇今以蛇蛻裹麋彌香夏月食蛇多至寒香滿入春臍內亟痛即自以足剔出之置屎溺中覆之皆有常處象退齒犀退角麋退香

麋

六十七

本

皆輒藏覆知自珍其貨也趙辟公雜說云西北之麋噬臍而食栢故其香結東南山谿有松而無栢故麋不結也

犀

犀性絕躁似豕一管三毛有鵠處必有之形似水牛大腹卑脚脚有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也小而不櫛好食棘亦有一角者前足直常倚木而息木仆則不能起異物志曰犀體兼五種肉又曰犀舌有棘常食草木棘刺不啖莖葉矣舊云犀之

通天者惡影常飲濁水重霧厚露之夜不濡其裏白星微端世云犀望星而入角即此也可以破水駭雞蓋犀之美者有光故雞見影而驚其次角理復有正插倒插正插者角腰以上通倒插者角腰以下通亦曰尖花小而根花大謂之倒插故南人以牙為白暗犀為黑暗言難別也犀亦絕愛其角墮角則自埋之王粲游海賦曰羣犀代角巨象解齒是也交州記曰犀有二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或曰三角者水犀也二角者山犀也在頂者謂之頂犀在鼻者謂之鼻犀

犀有四華其紋或如桑椹或如狗鼻者上黔犀無紋螺犀紋旋好犀紋細牯犀紋大而勻周官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犀革差劣於兕改兕甲六屬減一犀甲七屬增一也或曰翡翠屑金人氣粉犀犀最難擣唯鋸犀成小塊以極薄紙眾置懷中令近肉以人氣蒸之候氣蒸潤乘熱投臼中急擣應手如粉

犀生

犀獸似鹿而大其尾辟塵以置簪帛中能令歲久紅色不黧犀生也又以拂塵令體不蟲蓋蠅點變

白塵尾留紅而狐白貂鼠之類燕見之則毛脫物有相制其異如此今麋鹿魄亦喜紅南人取之則衣絳服而舞麋鹿輒注視不動因以利刀刺之名苑曰鹿之大者曰麋羣鹿隨之皆視麋所往麋尾所轉為準於文主鹿為麋而占之談者揮焉良為是也恩平郡譜曰沈牛謂之回沙牛謂之磨麋謂之荒鹿謂之擢

虎

虎奮衝破又能畫地下食蓋蛇蟠向壬鵠巢面歲燕伏戌己虎奮衝破此亦鳥獸之所以靈也

兵法曰將開牙門常背建向破其以此歟類從曰虎行以爪坼之觀奇耦而行今人畫地觀奇耦者曰虎卜云簡子曰執轡如組有力如虎如組以言其藝如虎以言其勇常武曰進厥虎臣闕如虢虎蓋虎之自怒虢然闕如虢虎則以言將帥之勇發於忠毅非激而怒之也何草不黃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言兕抵觸虎搏噬先王驅而遠之則率彼曠野兕虎之所宜今征夫如此則可哀矣爾雅曰熊虎魄其子狗絕有力歲虎生也漢律曰捕虎一勝

錢三千其狗半之是也。方言虎陳魏宋楚之間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注曰虎食物值耳而止以觸其諱故然。則仁人之於親也聞名心瞿見似目瞿豈自外至哉。禮曰交龍為旂旂東方也鳥隼為旗旗南方也熊虎為旗旗西方也龜蛇為旐旐北方也太常則象天馬環以覆之故繪日月星辰。易曰君子豹變大人虎變豹變言變而為豹也揚子曰狸變則豹所謂豹變故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虎變言變而為虎也揚子曰豹變則虎所謂虎變故象曰大

人虎變其文炳也。周官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鄭氏謂擾馴也言王者之教無不服也然則教而馴之蓋亦有道矣。梁騫曰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也使其喜也何則喜之復也必怒故曰不處中勢極則反必然之數也俗云鳩食桑甚則醉貓食薄荷則醉虎食狗則醉今虎所在鹿必鳴

以告

麋音均

崔豹古今註曰鹿有角而不能觸麋有牙而不能噬麋麋也齊人謂麋為麋麋如小鹿而美故從章也章美也易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麋從章麋從音其義一也語曰四足之美有鹿鹿即麋也或曰麋性善驚故從章吳越春秋曰章者倥偬也蓋麋鹿皆健駭而麋性膽尤怯飲水見影輒奔道書曰麋鹿無羗又曰麋鹿白膽善怖為是故也或曰麋喜音聲麋喜文彩故

麋從禾麋從章今獵戶以彩服舞麋鹿字說曰赤與白為章麋見章而惑者也樂以道和麋可樂道而獲焉麋不可畜又不健走可縛者也故又訓縛詩曰野有死麋白茅包之言昏禮不以死物故其生摯用鹿而飾羔鹿者以續今取死麋更以白茅包之則皆非其禮矣雖皆非禮然猶愈於無禮故序云惡無禮也先曰死麋後曰死鹿先曰包後曰束言被文王之化知惡無禮其俗有隆而無殺麋性喜山麋性喜澤鹿性喜林故林屬於山為麓其字從鹿麓者鹿之所

在故也。鹿林獸也。麋澤獸也。博物志曰。麋掘澤草而食。其場成。死名曰麋。暖民隨此。暖種稻。不耕而獲。其收百倍。麋性善聚散。故從困。困聚也。亦散也。國語曰。市無赤米。而困鹿空虛。先儒以為圓曰困。方曰鹿。鹿善聚。亦善散。故困或謂之鹿也。

兕徐師切

釋獸云。兕似牛。兕重千斤。一角青色。其皮堅厚。可以制鎧。傳曰。水剋蛟龍。陸斷犀兕。蓋取諸此。吉日曰。發彼小豸。殪音意此大兕。言能中微而制

大也。老子曰。兕無所投其角。兕善抵觸。故先王之制罰爵。以兕角為之。酒陽物也。而善發人之剛。其過則在抵觸。故先王制此以為酒戒。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此之謂也。四升曰角。角觶也。與此同意。道家云。虎千年則牙蛻而角生。

豺

釋獸云。豺狗足。豺似狗而長尾。白頰。高前廣後。其色黃。季秋取獸。四面陳之。以祀其先。世謂之豺祭獸。故先王侯之以田禮。記所謂豺祭獸。然後田獵是也。詩曰。取彼諸人。投畀豺虎。豺虎不

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吳。豺虎以殺為性。則宜無所不食。有北以載為德。則宜無所不受。今曰。豺虎不食有北。不受。且付吳天。制其罪。則惡之至也。記曰。好賢如縞衣。惡惡如巷伯。為是故也。然是詩地於四方。正言有北者。有北朔地也。朔地者。寬闊之至。天於四時。正言有吳者。有吳南天也。南天者。辨察之至。漢律捕虎一。購錢三千。捕豺一。購錢百。豺虎皆害物之尤者。故詩併言之。俗云。豺羣噬虎。言其健猛且眾。可以害虎也。又曰。瘦如豺。豺也。豺體細瘦。故謂

之豺。棘人骨立。謂之柴毀。義取諸此。舊說豺獺祭天。又或以謂皆自祭其先云。疑此二物祭帝。而其先與焉。禮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曰人而不祭。豺獺乎。

獺音答

獺獸。西方白虎之屬。似狐而小。青黑色。膚如伏。其水居食魚。孟子所謂為淵鰲魚者。獺也。亦自祭其先。記曰。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是也。獺取鯉於水。齋四方陳之。進而弗食。世謂之祭魚。其字從獺。與豺從才同意。援神契曰。媚多獺。故

不使超揚賴才也。舊說：膽肪合王，賴膽分卮。又曰：熊食鹽而死，賴飲酒而斃。此類之不推也。淮南子曰：鵠巢知風之自，賴穴知水之高下。言歲多風，則鵠作巢，卑水之所及，則獾移穴。其預知有如此也。或曰：獾一歲二祭，豺祭方，獾祭圓。言豺獾之祭，皆四面陳之，而獾圓布，豺方布。唐李商隱《善屬文》：喜鋪陳檢閱，時謂之獾祭。魚字說曰：豺亦獸也，乃能獲獸，能勝其類。又知以時祭，可謂才矣。獾非能勝其類也，然亦知報本反始，非無賴者。

熊

熊似豕，堅中，山居，冬蟄，蓄心有白脂如王。味其美，俗呼熊白其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好舉木而引氣，謂之熊經。莊子所謂熊經鳥伸是也。冬蟄不食，飢則自舐其掌。故其美在掌。而孟子曰：熊掌亦我所欲也。周官：大射，諸侯則共熊侯，豹侯，蓋諸侯服猛，下王德一等。故其所射，共熊豹之侯而已。又曰：田役則設熊席，則以蒹藋尚毅故也。亦以其溫。傳曰：君居則狐裘，坐則熊席。考工記曰：龍旂九旒，以象大火也。

鳥旂七旒，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旒，以象伐也。龜蛇四旒，以象營室也。說者曰：龍旂，共東方也。故象蒼龍宿之數，其旒九。熊旗，西方也。故象白虎宿之數，其旒六。鳥旂，正南方之物也。故象朱鳥宿之數，其旒七。龜旂，正北方之物也。故象玄武宿之數，其旒四。按旂象大火，旂象鶉火，旂象伐，旂象營室，義不在旂。猶之龍旂養信，而荀子曰：龍旂九旒，以養信也。許慎曰：熊旂五旒，以象伐。按熊旗五旒，則考功所記六旒，誤矣。巾車掌王之五路，建太常以祀，建大旂以賓，建

大赤以朝，建大白以即戎，建大麾以田。大常象天，有日月焉。大旂象東方，即旂是也。大赤象南方，即旂是也。大白象秋，一名旗。大麾象冬，一名旒。太常大旂，蓋言其名。大赤大白，蓋言其色。大麾則又以用言互相備也。書曰：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麾。以大赤照上，則龍旂青可知也。以大白照下，則龜旂黑可知矣。爾雅曰：緇廣充幅，長尋曰旂，是也。鄭云：九旗之帛，皆用絳。不知鄭氏所云何所據而言。然鬼谷子曰：分威法法，伏熊說，皆以為熊之擊搏先伏而後動。字說曰：熊強毅。

有所堪能。而可以其物火之。熊亦熊類。而又強焉。然可明也。

豹

豹花如錢。黑而小於虎文。易曰。君子豹變。小人革面。言能革小人之面而已。召南之事是也。古今註曰。豹尾車周製也。所以象君子豹變尾言。謙也。晉人刺在位不恤其民。其詩一章曰。羔裘。豹祛。吾自我人居居。二章曰。羔裘豹褰。吾自我人究究。言大夫體柔以剛文之而已。今其用暴如此。則非所以稱其服也。居居。以言不通。究究。

以言不怒。豹祛。下大夫也。豹褰。上大夫也。詩曰。羔裘豹飾。豹飾。又言國君體柔。而文之以剛。其義上達也。王藻曰。狐青裘。豹褰玄綃衣。楊之羔裘豹飾。緇水以楊之。則豹飾明非褻矣。毛詩傳曰。飾。謂緣以豹皮。則緣蓋言領人君之服也。管子曰。上大夫豹飾。列大夫豹檐。此齊一時之數。非古也。古云。虎豹之駒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反長退毛。然後疎朗煥散。蓋亦養而成之。傳曰。文豹隱霧。十日不食。欲以澤其衣毛。成其文彩。殆謂是也。語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故君子。

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廣志曰。狐死首丘。豹死首山。言不忘本也。豹一名程。列子曰。程生馬。古詩曰。餓狼食不足。飢豹食有餘。言狼貪豹廉有所程度而食。其字從勺。當為是也。一曰。從勺。豹之勺。猶虎之擬也。字說曰。虎豹狸皆能勺物而取焉。大者猶勺而取不足為大也。小者雖勺而取所取小矣。不足言也。故於豹言勺。博物志曰。豹死守窟。淮南子曰。蝟使虎伸。蛇合豹止。物各有所制也。

羊

羊性善羣。故於文羊為羣。犬為獨也。羊每成羣。則要以一雄為主。舉羣聽之。今俗所謂壓羣者。是也。北人謂之羊頭。鄭氏儀禮注。羊取其後帥。蓋言此矣。詩曰。爾羊來斯。其角戢戢。羊前其剛。以觸者也。故以其角齊聚為善。又曰。爾羊來斯。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矜。言羊之愛牧人也。兢兢。言羊之畏牧人也。牧之為道。擾之以順其性。故能使物愛之。以制其放。故能使物畏。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於叱。所謂擾之以順其性也。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所謂支之以制其放也。傳曰：騫虧也。崩羣疾也。羊之為物，以瘦為病，而又死善耗敗，故於不騫不崩，本羊言之也。禮云：羽鳥曰降，四足曰漬。曰漬者，謂死相藏漬而善耗敗也。六畜之死，皆善耗敗，而羊為甚，故是詩如此。要術曰：羊有疾，輒相汙。徐鉉曰：羊主給膳，以瘦為病，故羸從羊，亦豕善肥，羊善瘦，故羸從羊也。詩曰：不騫為是，故也。易曰：允為羊，羊性前止，故允為羊。允陰在上，故也。羊性前逆，牛性前順，故傳以為使亮牽一羊，舜荷蓍而隨之，不能前矣。又曰：今使烏獲藉

番非從後曳牛之尾，尾絕而不從者，逆也。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矣。禮曰：羊曰柔毛，柔毛謂其不疾癢，癢也。詩曰：羊牛下來，先羊後牛者，羊性畏露，晚出而早歸，常先於牛故也。管子曰：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雞登木以鳴，音疾以清，易曰：允為羊，抑又以其聲歟。內饗曰：羊冷毛而羸，羸犬赤股而躁，躁蓋言牛冷毛而羸，則羸犬赤股而躁則臊矣。皆物之不可食者，故於文臊從躁省，羸從羸省也。鄭氏以為冷毛而羸，羸謂毛別聚，羸不

解者是也。管子曰：山高而不陀，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沉玉極矣。或言羊，或言玉，相備也。山海經曰：縣以吉玉，縣山祭也。肆師立大祀，用土帛牲，牲而令此山川更言玉者，則以祈祭故也。易林曰：羊腸九繁，舊說羊春夏早放，秋冬晚出，字說曰：羊大則充實而美，美成矣，則羊有死之道焉。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

牛

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牛象角頭三封尾

之形。牛，土畜也。馬，火畜也。土緩而和，火信健決躁速，故易坤為牛，乾為馬。詩曰：爾羊來斯，其耳濕濕，濕濕言潤澤也。蓋牛之為物，病則耳燥，安則溫潤而澤，故占之視牛者，以耳祭義，所謂大夫袒而毛牛尚耳是也。抱朴子曰：鷹銜蘆而捍網，牛結陣以却虎，牛善角，虎環其首外觸，則虎雖猛巧，不能制。傳曰：禘郊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社稷之牛角，尺詩曰：殺時特，特牡有捄，其角捄，長貌。社稷之牛角，尺故曰：有捄其角也。舊云：牛相壁堂，欲闕膺，廷欲廣豪，筋欲就，馬骨

欲垂挿頸欲高排肋欲密尾不用至地頭不用
多角欲得細身欲得圓眼欲得大口方易飼
鼻廣易牽倚欲如絆馬行欲如羊形欲如卷懸
蹄欲如八字亂捷蹄好觸龍頸突目好跳毛拳
角冷有病毛少骨多有力岐胡有壽常有似鳴
有黃禮云牛曰一元大武六牲之號牛曰一元
大武號最為美者牛大牲故也管子曰凡聽官
如牛鳴第_中牛含宮聲故柳子以為黃鍾在
脰也周官曰牛夜鳴則廟_暗許叔重曰廟又屋
朽木牛夜鳴則廟臭如朽木也牛膏曰香故其

臭朽則不可食矣列子曰饗香以為朽膏甘以
為苦戎右曰養_牛牛耳桃_牛牛耳無駭以鼻聽
也盟者聽於人神故執牛耳而正以不聽為戒
焦貢易林曰牛龍耳噴蓋龍亦聾者也先儒以
為面牛鼓簧為聾故也造化權輿云夫乾為馬
坤為牛乾陽物也馬故蹄圓坤陰物也牛故蹄
圻陽病則陰勝故馬疾則卧陰病則陽勝故牛
疾則立馬陽物也故起先前足卧先後足牛陰
物也故起先後足卧先前足出之學者以為坤
牛取順乾馬取健蓋知其一而已封人曰凡祭

祀飾其牛牲即莊子所謂殺之以文繡者也鄭
氏以為飾謂刷治潔清之誤矣楚子曰君處北
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按牛走
順風馬走逆風牛馬風逸往往相反楚是以云
爾又舊說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豬
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占其
日以知其登耗所謂人日以此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十三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十四

品物門

毛族類

馬

說文云馬怒也武也象馬頭髦尾四足之形石
建洛書馬者與尾而五今四不具是也然則緯
書以為馬者駕馬故字以王為馬誤矣且王無
駕馬之制蓋古駕者天子乘龍諸侯乘馬故易
以龍叙乾以馬明坤而天子乘龍駕六諸侯乘
馬駕四白虎通曰天子駕六者示有事於天地

四方也。漢書曰：乾六車，坤六馬。列子亦云：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則古有駕六之制者矣。故書曰：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今文以竹策龍為龍，以竹策馬為馬，蓋良馬見鞭影而行，則鞭策之於龍，是以龍之非以駕之也。列子曰：聖人以知龍羣愚，蓋龍之道如此。舊說相馬，肝欲得小，耳小則肝小，肺欲得大，鼻大則肺大，脾欲得小，膝小則脾小，心欲得大，目大則心大。又曰：眼欲得有紫豔，口欲得有紅光，上脣欲得緩，下脣欲得急，上齒欲鈎，鈎則壽，下齒欲鋸，鋸則

怒。脊欲大而抗，額欲方而平，喙欲曲而深，胸欲直而出，兔間欲開，虎口欲開，升肉欲大而明，輔肉欲大而明，耳欲如劈竹，睛欲如懸鈴，頭欲高如利兔，頂欲起如飛龍。又曰：人眼鳥目，麋背麟腹，虎胸龜尾，擎頭如鷹，垂尾如彗。又曰：望之大，就之小，筋馬也，望之小，就之大，肉馬也。前視見目，旁視見腹，後視見足，駿馬也。毛求皮，皮求筋，筋求肉，肉求骨，五者兼備，天下之馬也。又曰：口中紅白間色者壽，鼻中紅色如朱點者壽，眼中赤色如字形者壽。易曰：貴如儲如，白馬翰如。

言未受飾於物也。詩曰：皎皎白駒，實然來思。實然來思，則言受飾於物矣。受飾於物，則與在彼空谷，生芻一束者異矣。故戒之以愛口，毋為優游於此，勉之以道思也。曲禮曰：立視五鵠，式視馬尾，小倨為式，蓋立視視車之衡，則平視馬之尾，則俯矣。故平視或謂之衡視。鄭云：鵠謂輪轉之度，蓋當謂其徑也。言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五六三十，積尺為三丈，積寸為一尺，則五鵠之袤三丈三尺。荀子曰：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即此是也。又曰：坐視膝足，立

視言坐則視膝，立則視足也。又曰：應對言語視面，言應對言語則無上於面，亦不下於帶也。曲禮曰：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此即言語應對視面高下之度。國君綏視大夫，衡視相備也。綏視則言俯不下於帶，衡視則言仰不上於面。蓋國馬之衡高八尺有七寸，田馬之衡高七尺有七寸，騶馬之衡高六尺有七寸，以中言之，衡高七尺七寸，人長七尺，則高與人目等平。故曰：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又曰：執天子之璽，則上衡，上衡謂齊首

矣。國君則平衡平衡謂齊眉矣。大夫則綏之謂當心矣。士則提之謂當帶矣。禮曰提者當帶而國君綏視不下於帶則綏之當心提之當帶明矣。或曰凡物有當提者有當捧者今以貴賤之等而今當提者捧當捧者提可乎曰是禮也非是之謂也蓋曰執天子之器上衡曰君平衡則正謂執器者言之而已非謂當提之器使捧當捧之器使提也荀子又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蓋亦準車之衡言之朝野僉載曰伯樂令其子執馬絰以求馬絰年無有似者

歸以告父更令求之出見大蝦蟆謂其父曰得一馬畧與相同而不能具伯樂曰何也對曰其馬降顙跌目但蹄不如累躡爾伯樂笑曰此馬好跳躡不堪御也括母曰括徒能讀其父書不知合變亦近之爾

馬音原

今之烏駟也爾雅曰駟白雜毛焉蓋取諸焉也今焉其色駟白詩曰乘乘馬乘乘黃乘乘焉六尺已上之馬黃純色焉雜色古者大夫乘駒乘馬則階諸侯之禮矣蓋亂生於衣服車馬之間

而已大叔于田乘乘馬而沃之大夫素衣朱襮此晉鄭之所由亂也駟亦焉類取駟之色一曰蒼白雜毛駟一曰蒼黑雜毛駟今駟色在青黑之間詩曰棖衣如斐傳曰斐駟也然則色在青白之間

駟音其

毛詩傳曰蒼祺曰駟蓋駟蒼艾色一曰馬青駟文如博基也詩曰其帶伊絲其弁伊駟弁皮弁也司服曰凡兵事韋弁服眠朝則皮弁服韋弁以韎韎韋為之故曰韋弁一名爵弁其色則象

爵故也皮弁以鹿皮為之故曰皮弁一名駟弁其文則象駟故也亦或謂之基弁鄭氏以為爵弁似冕又謂韋弁韎韎為弁又以為其衣裳又曰韋弁蓋韎布為衣而素裳皆誤矣按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縹帶韎韎則韋弁服純衣纁裳矣凡弁爵弁為上皮弁次之故司服初一日韋弁服次二曰皮弁服次三曰冠弁服次四曰服弁服次五曰弁經服蓋冠弁服弁皮弁服也弁經則服弁而加經故其序如此喪服小記曰諸侯吊必皮弁錫襲服問曰公為卿大夫錫

襄當事則弁經足相弁證也。左傳曰：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而射鴻於圃。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冠弁也。說者以為田獵之冠。則几甸事冠弁服。即皮弁又明矣。詩曰：騏驎是中。騏驎是騄。蓋騏驎中駟。騏驎上駟。故騄以騏驎。騄以騏驎。淮南子曰：騄欲馳。服欲步。宣王之詩：北伐舉四驩。南征舉四騏者。言方是時。馬政愈修。其所以執駒綱馬。教馳攻特。滅僕講馭。夫之法滋廣。故雖騏亦開習。任為用矣。非獨四驩也。

馬音什

爾雅曰：後右足白驤。左白馬。易曰：震為馬足。蓋取其躁。以躁故二絆其足。作足言縱之而動也。弗足言制之而動也。今字馬從馬一絆其足。馬從馬二絆其足。馬從馬口其足。詩曰：繫之維之。口者維之也。淮南子曰：是猶兩絆駟驥。而求其致千里也。兩絆言馬其足。詩曰：駕我騏驎。王肅謂駕兩馬者。下云駟驎是中。駟驎是騄。明此駕兩者也。蓋古者庶人駕一士駕二大夫駕三諸侯駕四。天子駕六。說文曰：駟馬二馬也。尚書大

傳曰：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駟馬。騄駕三馬也。駟駕四馬也。詩曰：載騄載駟。騄以言大夫。駟以言諸侯。馬政論曰：後足徧白者。凶。若弗之類是也。此士之所以駕也歟。

駟

爾雅曰：白馬黑驥駟。廣雅曰：白馬朱驥駟。今呼黃馬尾驥。一道通黑如界者為駟。蓋馬無分於黃白。皆謂之駟。若今衣脊絡縫。故曰駟也。明堂位曰：夏后氏駟馬黑驥。此以別白馬朱驥之駟也。月令曰：孟秋駕白駟。此以別黃馬黑驥之駟也。

也。俗云：駟馬善奈勞苦。詩曰：嘽嘽駟馬。言駟性善勞。而今取息不平如此。則以甚勞故也。古者天子之卿純駟。故詩曰：駕彼四駟。又曰：乘其四若。諸侯之卿則不能具純駟矣。詩曰：駕我騏驎。蓋言秦之上也。又曰：騏驎是中。駟驎是騄。蓋言秦之卿也。

白顛

爾雅曰：的顛白顛。今之戴星馬也。詩曰：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鄰鄰。聚比類於車言其聚於馬言其特相備也。覲禮曰：奉束帛匹馬卓上。凡馬隨

之說者以為卓即的顙故以為上列而九馬隨其後莊子曰齊之以月題蓋月題顙上當顙如月者所以象顙之白然則馬之貴的顙也可知矣易曰其於馬也為的顙蓋震二陰在上故為的顙夫文入二為白白陰色也二陰數也馬政論曰顙有白毛謂之的盧又曰準上有旋毛及白毛者謂之的吻古俗云的顙非也

驥

說文曰馬深黑色驥馬赤黑色驥先儒云取其馬色如鐵非特有取於色蓋亦取其堅壯如鐵

驥

故曰驥也月令孟冬乘鐵驥即此是也詩曰駟驥孔阜六轡在手以美襄公田狩之事蓋馬之族不一而驥馬則喜前驚馬則喜後故古之御者驚馬以鞭為主驥馬以轡為主驥性堅驥則疑於難御而有繫手之勞矣今其六轡在手而已則是無事於轡故詩以美之也陸子曰三皇垂策五帝繫手唐虞按轡禹湯馳轡

驥

驥馬白跨驥驥馬白腹驥驥從綽省禮曰綽而綽綽淺赤也一洮謂之綽再染謂之絳三染謂

之縹周人尚赤戎事乘驥赤馬白腹曰驥言上周下殷也詩曰駟驥彭彭此言尚父之乘然則戎事乘驥蓋特其長而已或曰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則於戎事乘驥之說害矣白序詩考曰宣王南征則蠻荆之事正之而已故言兵則非伐人之兵也言車則非戎車也言馬則非戎馬也

黃

黃驥曰黃黃亦馬之上色故駟頌首章曰有驥有黃色列子曰牝而黃牡而驥馬至果天下之馬也有駟曰乘黃矣然後乃言乘牡卒言青驥

驥

之駟則黃牝驥牡剛柔之質具矣明堂位曰周人黃馬蕃驥言吉事乘此詩曰四黃既駕兩駟不猗是也至於戎事則乘驥檀弓曰周人尚赤戎事乘驥或曰天子之馬盛則駕六常則駕四詩曰四黃既駕兩駟不猗此駕六之證也穆王命八駿之乘右服華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渠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驥而右山子此駕四之證也

驥

青驥曰驥今之驥驥也詩曰駟彼乘黃駟彼乘

壯駉彼乘駉言臣有柔順之德剛健之材又彼文以成之則臣之道備矣於乘黃曰在公明明於乘牡曰在公飲酒於乘駉曰在公載燕在公明明則禮所謂在明明德也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於是飲酒以載燕則亦有道故也鹿鳴之道和樂而已非君臣之道也故六月之序至言四牡然後曰君臣缺矣今言在公飲酒在公載燕而更以為頌君臣之有道者蓋夙夜在公在公飲酒則臣有餘敬君有餘惠臣有餘敬君有餘惠則非特若鹿鳴正言賓主之道而已是乃

所以為君臣有道矣

駉音因

爾雅曰黃白雜毛駉陰白雜毛駉駉今之桃花馬駉今之泥驄也詩曰我馬維駒我馬維駒我馬維駉我馬維駉其先後與駉之序合則駉不如駉駉不如駉矣然是詩乃卒言駉者以明馬雖彌劣所以御之滋善

駉音解

駉白駉徐鉉曰疑象駉文晉侯乘駉乳虎見之而伏則象駉之文埋或然也駉亦馬之上色故

古者國君乘之文王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而顛乘駉馬而偏朱蹄諸大夫楚然曰先君王也皇駉其馬亦言皇駉者士昏禮攝盛故也爾雅所謂駉如馬倨牙食虎豹詩所謂隰有六駉者字從交作字說曰駉類馬食虎而虎食馬凡類已也而能除害已者在所交也則駉非此駉也

駉音本

馬善駉牝驪牡爾雅曰駉牝驪牡以罕稱也駉之字從來言進於馬矣宜有來而無往易曰知

進而不知退亢龍也凡馬六尺以上為馬七尺以上為駉八尺以上為龍詩曰駉牝二千三千言多駉牝取其大也蓋驪驪馬常小今俗謂之小馬以此凡馬宗廟用龍武事用駉田事用駉駉田馬也考工記曰國馬之駉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駉深四尺鄭云國馬高八尺駉高八尺有七寸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為衡頸之間也田馬高七尺衡高七尺有七寸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為衡頸之間也按人曰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大夫曰家其種又自田馬而下則

坪

全

木

坪

九十一

木

剗

坪

九

木

坪

人曰二矛重英河上乎翔翔二矛重喬河上乎
道遙翔翔禮之事也河上非所宜然因以微切
其上故序者曰君子素惡高亢進之不以禮文
公退之不以道也舊說繫馬曰維繫牛曰縷公
羊曰牛馬維縷

駢

駢馬八尺以上為龍戎馬之高蓋亦准此故爾
雅曰馬八尺為駢也駢即是戎馬故其字指事
而戎事齊力尚強故爾雅又曰絕有力駢也校
人曰種馬一物戎馬一物戎馬即駢是也種馬

即龍是也史言良馬謂之龍種蓋出於此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十四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十五

品物門

毛族類

象

象南越之大獸長鼻牙望前如後三牙一乳行
孕肉無十牛命在其鼻其所食物皆以鼻取之
蓋獸之象以鼻致用而不以口天之象以氣致
用而不以言故天之象與獸之象同字且今服
馴巨象以小斧刃斷之其金瘡見星月即合又
若與垂象冥應其理抑有不可得而推者舊說

象之所在其土必豐又云象性有識能浮水出
沒體具十二少肉唯鼻是其本肉膽不附肝隨
月轉在諸肉假令正月建寅即膽在虎肉鼻端
有小爪可以拾鍼或曰膽隨四時在足春在前
膊左夏在前膊右如龜定體也其牙生花必因
雷聲故古者以為器飾左傳曰象有齒以焚其
身賄也字說曰象齒感雷莫之為而文生天象
亦感氣莫之為而文生人於象齒也服而象馬
於天象也象而服馬像象之也周官玉路以祀
象路以朝玉仁也象義也仁者人也義者道也

故象路一名道車。弁師掌皮弁會五采。玉璽象邱王璽以況其德而象邱。即莊周所謂託宿於義者也。詩曰佩其象揅。音正言象揅者明有義也。以駁其君。偏急趨利無德以將之。袁子曰虎頭高峙。貉頭尖銳。鹿頭側長。犀頭高廣。一曰龍象六十歲骨方足。今荆象色黑兩牙。江猪也。

貉音雀

字林曰貉似狸善睡。狐善疑。貉善睡。故狐貉之厚以居也。其營窟與獾皆為曲穴。以避雨暘。亦以防患。故淮南子曰。螳知為埵。獾貉為曲穴。

虎豹有茂草。野薺有亢音來補達亢。陰以防雨。景

以蔽日。此亦鳥獸之所以智也。俗云獾貉同穴。

而異處。獾之出穴以貉為導。詩曰一之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言往祭裘貉。因取狐狸之

皮為裘。故傳曰于貉。謂取狐狸皮也。周官所謂祭裘貉。即此于貉是也。考工記曰貉踰汶則死。

此言邦域殊氣各有所宜。故周官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也。釋獸云獬

豸子獬豸。獬豸子獬豸。而伐檀之詩一章曰胡瞻爾庭有縣貆。貆二章曰待三章曰鷩貆。小而

特大。鵠則尤小。以言在位貪殘無功而受祿。其後已悉如此。南方異物志曰。傳言貉不踰汶。鵠不踰濟。狐不渡江。而南橘不越江而北。區宇之內。咫尺不同。而況分之華夷。限以山海。魑詭倣怪。可勝言哉。字說曰。獬善睡。則於宜作而無作。於宜覺而無覺。不可以涉難矣。舟以涉難。利則涉。否則止。獬舟在右。能止者也。又作貉。貉之為道。宜辨而各。故孔子狐貉之厚以居。貉辨而各。故少乎什一。謂之大貉小貉。無諸侯弊帛。麋食。百官有司。以為貉道也。

狸力之切

狸。勇在里者。里人所居也。狸穴而狸焉。故狸又通於狸字。論衡曰。小盜狸步鼠竊。狸之伺物。卑身而伏。以候教者。似狸而小。文彩斑然。異於貓貉。故法言曰。辯人狸。別其文萃也。性善擬度。故大射以狸步。張三俠。鄭氏云。狸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是以量侯道取象焉。詩曰。取彼狐狸。為公子裘。言狐善疑。狸善擬。不可以有為。故古者以為燕居之裘。齊大夫東郭書水狸製是也。爾雅曰。狸狐。獬豸。其足踏。其

跡^音內^音蓋狸狐貉貉其性一而狸又伏獸好擬
度故其跡皆內而不迷也素狎曰河水上有狸
跡便堪人渡崔劼以為狸當作狐狐性好疑故
渡水輒聽蓋不知所謂聽水非狐性獨然狸亦
有之也述征記曰鹽津寒則冰厚數丈冰合
車馬未敢過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水下無水
聲乃過人見狐行方渡內饗曰鳥鵲^音色^音鳥色
而沙鳴狸馬黑脊而般臂螻言其氣臭如狸
也內則作鬱蓋物宜露而反鬱則臭矣螻言其
氣臭如螻也內則作漏蓋物宜覆而反漏則臭

矣今狸脊間有黑理一道如界或曰字從理省
以此與鯉之制字同義龍八十一鱗能變者也
鯉二十六鱗雖無變而有理焉理者里也可以
數度者也

狼

狼大如狗青色作聲諸竅皆沸蓋今訓狐鳴則
亦後竅應之豺祭狼卜又善逐獸皆獸之有才
智者故豺從才狼從良作也里語曰狼卜食狼
將遠逐食必先側立以下所向故今獵師遇狼
輒喜蓋狼之所嚮獸之所在也其靈智如此故

古之造式者木用槐^音癭^音棗^音癭^音而以狼牙為
柱取其靈智也詩美周公不失其聖正言狼者
虎善擬其前狼善顧其後而又其靈智有才故
雖跋胡疋^音尾而能不失其猛此周大夫之所
以譬周公也還之詩一章曰並驅從兩肩兮二
章曰從兩牡兮三章曰從兩狼兮狼物之尤暴
戾者故詩以為後也古之烽火用狼糞取其煙
直而聚雖風吹之不斜玉藻曰君之右虎裘厥
左狼裘明以武猛衛上如此或曰狼駢脇腸直
其糞煙直為是故也內則曰狼去腸豈以此歟

孟子曰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則為狼疾人也
狼性貪暴爭食以養口體而常以害其身者管
子曰舉龍章則水行舉虎章則林行舉鳥章則
陂行舉蛇章則澤行舉鵠章則陸行舉狼章則
山行詩曰織文鳥章舉鳥章則陂行陂易野也
易野以車為主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所謂以車
為主也爾雅曰鄭有圃田周有焦護皆易野也
故此詩正言焦護毛詩草蟲經云老狼項下有
袋求食滿腹向前行乃觸之退後又則踏踐上
寔其尾進退有患故詩以况跋前疋後

蝟

蝟可以治胃疾。炙較子曰：刺端分兩岐者曰蝟。如棘針者曰蝟。蝟狀似鼠，性極悍鈍，物少犯近，則毛刺攢起如矢。爾雅所謂彙，或作蝟之類也。毛刺者，即此也。見鵲便仰腹受蝟，中其矢，輒爛。故淮南子云：鵲矢中蝟，此理之不可推也。舊說：豹食豺，豺食蝟。又曰：蝟皮能整紕，類染師用之。刷紕物，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彙之為物，以類行，以類止，故又為以其彙。征，以其彙真之彙。許慎曰：蟲似豪豬者，蓋豪豬毛如筭而端黑，附

毛有鈴，大略如蝟也。傳曰：蝟膽甘，棟蜜苦。一曰：火鑠金，故鵲啄蝟，蝟能制虎。鵲能制蝟，蓋物之相制，迭為君臣如此。莊子所謂是其時為帝者也。

狐

狐，獸也。鬼所乘之，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立首。狐性好疑，辨性好睡，又皆藏獸。故狐貉之厚以居。而蜡祭，息民以狐裘也。素問曰：其主狐貉，變化不藏。終南一章曰：錦衣狐裘。二章曰：黻衣繡裳，錦衣狐裘，言熱服也。黻衣

繡裳，言祭服也。爾雅曰：裘，黻也。裘衣謂之黻衣。猶裘冕謂之黻冕也。襄公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故是詩卒章言裘衣。裘衣即序所謂顯服。舊說：狐有媚珠。又曰：狐禮比斗而靈，善變化。其為物妖淫，故詩又以刺惡。所謂雄狐綏綏，是也。雄狐說者，以為牡狐非是，宜讀如狐不二雄之雄。雄狐，君之象也。又曰：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在彼淇厲，在彼淇側。言狐之為物在山者也。今反在淇梁，淇厲淇側，則失其常居矣。雖失其常居，然猶不失其常匹。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

則曾反狐之不若也。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小者材不足也。狐者，志不果也。材不足，志不果，是以幾濟而有濡尾之難。故彖曰：不續終也。亦其尾重善濡溺，故易正以為象。里語曰：狐欲渡河，無如尾何。是也。禮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不曰白狐裘，而曰衣狐白者，蓋天下無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者，撮之衆白也。故傳曰：良裘非一狐之腋。顏師古曰：狐白謂狐腋下之皮。其毛純白，集以為裘，輕柔難得，故貴也。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然則白狐蓋有

之矣。非常有也。說文曰：狐從孤省。狐性疑。疑則不可以合類。故從孤省也。天性獨孤。性孤。羊性羣。鹿性麗。說文曰：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麗旅行也。詩曰：麋麋俟俟。或羣或友。則以鹿性旅行。故趨則儻儻。行則俟俟也。毛詩傳云：獸三曰羣。二曰友。類從曰。燕識戊己不銜泥。狐潛上伏。不越渡阡陌。又曰：狐狼知虛實。虎豹識衝破。蓋實即孤也。狐狼博物。皆以虛擊孤。狐從孤省。又或以此故也。音胡。疑詞也。

狐音孤

或曰：虎五指為羆。柳子曰：羆畏虎。虎畏羆。釋獸曰：羆似狸。兕似牛。犀似豕。又曰：羆畏。似狸。羆虎屬也。畏狼屬也。古者田獵必有所祭。故周祭貌。漢祭羆。漢書音義曰：羆以立秋日祭獸。故漢於是時祭焉。祭貉。其義未聞也。

貓與貓同

鼠善害苗。而貓能捕鼠。去苗之害。故貓之字從苗。詩曰：有貓有虎。貓食田鼠。虎食田兔。故詩以譽韓樂。而記曰：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舊傳貓旦暮目睛皆圓。及午即從。

歛如線。其鼻端常冷。惟夏至一日煖。蓋貓陰類也。故其應陰氣如此。世云：薄苛醉貓。死貓引竹。物有相感者。出於自然。非人智慮所及。如薄苛醉貓。死貓引竹之類。乃因舊俗而知爾。貓亦如虎。畫地下食。今俗謂之卜鼠。傳曰：騏驎驢。捕鼠於深宮之中。曾不如跛貓。言殊技也。是故天下之材在於因任。淮南子曰：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胫者使之跖。鑿強脊者使之負土。眇眇者使之準。偏者使之塗。蓋如是矣。近人有牧牡丹圖者。叢下有一貓。未知其精粗。有別畫者曰：

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枝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貓眼黑睛如線。此正午貓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欽而色澤。貓眼早暮則圓。日漸午則狹。長正午則如一線爾。

駝

義訓曰：牛之聲曰牟。駝之聲曰圖。駝卧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行千里。背有肉鞍如峯。長頸高脚。善負。如泉脉所在。遇處輒停。不行。其糞煙直上如狼煙也。又知風候。段氏云：駝亦齡。今其毛絢。溫厚煖於狐貉。極堪禦寒。遇夏常退毛。

至盡乃能避熱故古者冬取皮於狐類而裘成夏取毛於駝類而褐成也金柯要訣曰行之善者如龜如龍如馬如駝如鷹如鷹

麋音迷

白虎通曰熊為獸巧猛麋為獸迷或故天子射熊諸侯射麋麋水獸也青黑色肉蹄一牡熊乘一牝鹿屬也故麋之文從鹿從米從米則以麋性善迷故也麋善迷而害稼故周官大夫供麋侯麋言討惑除害也大夫以智帥人故所射如此獸又云冬獻狼夏獻麋者冬物成之時狼殘

卷一

一五

本

物之尤者夏稼生之時麋害稼之衆者春秋書多麋為是故也各於其尤害物之時畧而獻之明設官主以除民物之害月令仲夏曰鹿角解仲冬曰麋角解鹿以夏至墮角而應陰麋以冬至墮角而應陽淮南子曰日至而麋鹿解是也說者以為鹿角者挾陰之陽也故應陰而墮角麋角者挾陽之陰也故應陽而墮角蓋鹿肉食之煥以陽為體也麋肉食之寒以陰為體也以陽為體者以陰為末以陰為體者以陽為末角末也故其應陰陽如此淮南子曰孕婦見兔而

子缺臂見麋而子四目物有似然而似不然者麋有四目其二夜目也類從所謂目下有竅夜即能視之是也樂議曰按月令冬至麋角解夏至鹿角解陰陽相反如此今人用麋鹿茸作一種殆踈也之用刺麋鹿血以代茸者云茸亦血爾此大誤也竊詳古人之意凡含血之物肉老易長其次角難長最後骨難長故人自胚胎至成人二十年骨髓方堅唯麋角自生至堅無兩月之久大者乃重二十餘斤其堅如石計一夜須生數兩凡骨之頗成生長神速無甚於此雖

卷一

一五

本

草木至易生者亦無能及之此骨血之至強者所以能補骨血堅陽道強精髓也頭者諸陽之會衆陽之聚上鍾于角豈可與凡血為此哉麋茸利補陽鹿茸利補陰凡茸無藥太嫩世謂之茄子茸但珍其難得爾其實少力堅者又太老惟長數寸破之肌如朽木茸端如馬腦紅玉者最善又比方戎狄中有麋鹿駝鹿極大而色蒼尻黃而無斑亦鹿之類角大而有文堅瑩如玉其茸亦可用

戒音

狻蓋狻狻之屬輕捷善緣木大小類狻長尾
尾作金色今俗謂之金線狻者是也生川峽深
山中人以藥矢射殺之取其尾為卧褥鞍被坐
之惡其為深患也狻牛出西域尾長而勁中
國以為纓人或射之亦自斷其尾左氏所謂雄
雞自斷其尾而莊周以為牛之白額豚之亢鼻
者巫祝不以適河乃無用之為大祥也古者於
旌旗于首注旄尾之毛焉而謂之旄凡建旄皆
首物者也示使愛尾焉狻一名狻乃詩曰無教

狻升木類氏以為其毛柔張可藉然則制字從
柔以此故也

狻

呂子曰狗似狻狻似母狻母狻似人狻善候
其字從侯白虎通曰侯也楚人謂之沐狻舊
云此獸無脾以行消食蓋狻之德靜以緩狻之
德躁以囂故古者造字為象母狻之形柳子曰
後嚙類仁讓孝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
序有難則內其柔弱者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
與視之謹既熟哺呼羣羣然後食山之小草木

必環而行遂其植狻之德勃誦號乃雖羣不
相善也食相噬齧行無列飲無序有難則推其
柔弱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過狼藉披攘木實未
熟輒齧咬乃投注竊取人食皆以自實其嚙
山之小草木必陵挫折撓之狻性靜夜嘯常
風月肅然狻性動每至林木皆振響演義曰狼
藉者物雜亂之貌言狼起卧游戲多藉其草而
草皆微亂故曰狼藉狼藉一曰狼色

狻

狻獸似熊象鼻犀目師首豺髮小頭庫脚黑白
駁音能舐食銅鐵及竹銳簪骨實無髓皮辟溫
濕以為坐毯卧褥則消膜外之氣字從膜省蓋
以此也爾雅曰狻白豹音黑虎蜀都賦云戟
食鐵之獸即狻是也劉子曰飛音走音走音
美鐵所居隔絕嗜好不同未足怪也舊云狻
為兵可以切玉其溺又能消鐵為水

狻

釋獸云熊如熊黃白文熊似熊而大為獸亦堅
中長首高脚從目能緣能立過人則擘而攫音
之俗云熊熊眼直惡人橫目淮南子曰熊熊之

動以攫搏。兕牛之動以舐觸是也。其白生於心之下。盲之上。亦如熊白而麤。秋冬則有。春夏則亡。猛慤多力。能拔大木。故書曰。以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熊羆之士。以力言也。詩曰。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熊羆。陽物也。強力壯毅。故為男子之祥。虺蛇陰物也。柔弱隱伏。故為女子之祥。蓋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夢之吉凶。各以其類至。俗說熊羆。當脂至。春膳。膳即登高。高木自墜。謂之撲膳。今人畜熊以挺挺之。更致壯長。蓋放於此。舊說師子。

虎見之而伏。豹見之而瞋。羆見之而躍。

貂音獨

貂亦鼠類。縹毛者也。其皮煥於狐貉。取以為帽。得風則煖。其毛拂面如焰。朔地苦寒。人以其皮溫額。後代効之。因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至漢因焉。加以附蟬為文。侍中挿左。常侍挿右。應劭漢官儀云。金取堅剛。百鍊而不耗。蟬取居高飲露而不食。貂取內勁捍而外溫潤。其色紫蔚而不耀。太玄曰。狐貉之毛。躬之賊。此言以表自累。莊子曰。豐狐文豹。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

災也。故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字說曰。貂或凋之。毛自召也。

援與義同

援臂通肩。刻之可以為笛。聲圓於竹。援。猴屬。長臂善嘯。便攀援。故其字從援省。而爾雅曰。猿援。善援。援。父善顧也。淮南子曰。虎豹之文。來射。援。狝之捷。來措。置之於檻。曰。措。家語曰。五九四十五。五為音。音主援。故援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為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或曰。猴性躁急。援性靜緩。故援從爰。爰。緩也。論衡曰。鹿制於犬。

援伏於鼠。今人取鼠以繫援頸。援不復動。管子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蠕蠕飲焉。今援不復踐土。好上茂木。渴則接臂而飲。類從曰。獨一。叫而援散。鼃一鳴而龜伏。或曰。鼃鳴夜獨鳴。曉獨援類也。似援而大。食援。今俗謂之獨援。蓋援性羣。獨性特。援鳴三。獨鳴一。是以謂之獨也。相法曰。手如雞足者。福迫。手如猿掌者。勤勞。舊說。援鳴而類候之。故宋哲發蒙記曰。類以援為婦也。莊子曰。援猶前狙以為雌。狙蓋言類。增修埤雅廣要卷第十五。

在堂異矣。故是詩後之也。王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詩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紵。素絲五紵，所以美裘其制然也。此言其節羔羊之革，素絲五紵，革者言敝而因故以改造也。此言其儉，羔羊之縫，素絲五總，革而又敝，則補緝以縫之。此言其儉之至。西京雜記曰：五絲為緇，倍緇為升，倍升為絨，倍絨為紀，倍紀為纓，倍纓為綬。此乃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純，今無所考。據以類反之，絨寡於總，純蓋宜寡於絨也。周官曰：卿執羔，說者以為羔

取羣而不黨，卿執羔，非特為其羣而不黨，繁露曰：凡贊音卿用羔，羔有角而不用類，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噪，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禮曰：飾羔鴈者以績，以言其德足以衣被而又有文章也。字說曰：羔從羊從火，羊火畜也，羔火在下，若火始然可進而大也。又曰：羹從美從羔，羊大而美成，羔未成也，美成為下，和羹是也。未成為上，大羹是也。禮豆先大羹。

羣羊音羣

釋獸云：麋，大羊，麋，大鹿，麋，大麋，羣羊，似羊而太。

角有圓繞，覺文夜則懸角木上以防患。語曰：鹿羊掛角，此之謂也。今以其角為排沫，特善字說曰：鹿比其類，環其角外，以自防。麋獨棲其角木上，是所謂露夫其如此，亦以速害其害也。亦所以為靈也。又按本草云：亦能愈頭風，然多偽為者。用其角有掛痕者。陳藏于器，復取耳邊聽之。集集鳴者良。未嘗遍試，今將他角附耳，亦皆集集有聲，不如有掛痕之說，盡矣。

羣羊音羣

羣羊，似吳羊而大，角角稍善，聞至死，釋獸所

謂羣音如馬，羣如羊者，即此是也。羣羊之在原不可牢畜者也。一云：狀若騾而羣行，暑天塵露在其角上，生草戴行，愛之獨寢，代都賦所謂羣羊養草以盤旋是也。廣志曰：羣羊角重於肉，舊云：羣羣並以特墮角，其羣角尤大。

狗

爾雅曰：未成毫狗，家獸也。孔子曰：狗叩也，叩氣吠以守也。許慎以為從犬句聲，蓋狗從苟，韓子曰：蠅營狗苟，狗苟故從苟也。爾雅曰：犬未成毫狗，又曰：龍狗也，然則狗非田犬，亦犬子也，非田

犬者不自搏食苟食而已。若犬子則雖田犬亦然。故皆曰狗。熊虎醜其子謂之狗。亦以待哺如狗也。易曰：艮為狗。狗善警吠止禦。又其性前趨故反為狗。艮陽在上故也。釋畜曰：長喙獵短喙獨獵。獠獵長喙善獵短喙善吠以守。莊子曰：狗不以善吠為良。凡犬長喙上短喙次之。傳曰：狡兔死，良犬烹。良犬即今細狗。長喙曰獠，者是所謂不以善吠為良也。詩曰：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蓋獵以逐之，狩以守之，而長喙善逐短喙善吠以守。詩曰：載獫狁，以田獵。歌

騎以狩故也。故序曰：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傳曰：狗性險而出獵從省，其以此乎？詩又曰：無感我帑兮，無使龍也。吠爾雅曰：龍，狗也。狗善猜警，非禮相陵則警吠。故詩以惡無禮，屈子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詩一章曰：盧令令，二章曰：盧重環，三章曰：盧重鋹者，言田事彌飾而彌以有制，所以刺荒也。令，鈴聲也。鈴以令之，環以制之，重鋹又言貫制之。眾，說文曰：旂有眾，鈴以令眾也。傳曰：賜之環則反，賜之玦則絕且盧犬也。正言犬者，又以刺好，單弋義訓曰：良

犬韓有盧宋有鵠盧黑色鵠黑白色淮南子曰：鵠之駁言黑白雜也。荆楚記曰：雞寒狗熱。

紀

北豕曰：紀。說文云：二歲曰紀。能相把拏也。詩曰：彼茁者葭，壹發五豝。彼茁者蓬，壹發五豝。正言紀與縱者，紀把拏縱叢聚皆蕃殖之意也。葭茁於下蓬茁於上。紀獲於前縱獲於後，以言上下草木鳥獸蕃殖。

豕

豕也。竭其尾故謂之豕。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

故天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詩曰：有豕白蹢。豕涉波矣。月離于畢，俾霿霓矣。此之謂也。牛順羊很豕躁。有豕白蹢則又其躁者。故詩以况夷狄橫猾難制之強四蹢白曰猓。猓即此是也。說卦曰：坎為豕。坎性趨下豕能俯其首又喜卑微亦水畜也。故坎為豕。大畜六四曰：童牛之牯六五曰：豶豕之牙。半謂之牯牙者所以畜豶豕之牯也。今東齊海岱之間以牯繫豕謂之牙。賦曰：置牙櫟牲是也。六四畜初以外制內也有牯之象。六五畜九以小制大也有牙之象。子曰：

根也慾焉得剛又曰君子易裸而難畜夫人之
所以不剛且易畜者大抵以欲自累也童牛積
豕則私欲不行剛而不累於物剛而不累於物
則難畜矣畜賢之道如牯之駐童牛牙之繫積
豕於是為至故孔子於四曰有喜五曰有愛也
禮曰羊曰柔毛豕曰剛彘羊於毛也柔豕於彘
也剛周官曰豕盲眊而交腓腥腥腥腥說文音
性以為星見食豕令肉生息肉也今俗謂之腥
肉蓋豕有米肉如星則其臭腥而肉不可食故
其字又通於腥而內饔辨腥臊膾香之不可食

者曰豕盲眊而交腓腥也鄭云腥當為星肉有
如米者似星不知所謂息肉似星者即腥其實
也說文已象蛇之形亥象豕之形蓋一陽生
於子至己而六陽備一陰生於午至亥而六陰
備故此二字皆象形也已蛇也亥豕也故子夏
之晉過衛有讀史者曰晉師三豕渡河子夏曰
非也是已亥也林氏小說曰以其食不潔故名
之豕

然音

然獸似猿青身黑頰有騭騭黑其手亦黑性好

理騭又愛其類生相序死相赴殺一可以致百
故周官素車犬禋言君臣之道尚微當警備也
藻音車鹿淺禋驪車然禋言喪事彌吉而君臣
之道滋定故鹿禋以明安則相求患難則相衛
然禋以明安則相叙患難則相赴也舊說獫狁
五色中為茵毯人取以藥矢射之其偶為援其
矢因以自刺與之俱斃

豚

曲禮曰豚曰臠臠肥說文云牛羊曰肥豕曰臠
豚口臠肥蓋無之也易曰信及豚魚正言豚魚

者豚微物而遁逸魚微物而潛逃信所難及故
也王藻曰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端行頤雷
如矢弁行刻刻起屢執龜玉舉前曳踵踳踳如
也先儒以為弁疾也端直也圈轉也豚之言若
有所循皆非是蓋畜養之閒曰圈豕子曰豚端
讀如端弁之端弁讀如弁冕之弁圈豚句行不
舉足齊如流執龜玉舉前曳踵踳踳如也則禮
以其物記行容端行頤雷如矢弁行刻刻起屢
則禮以其服記行容互相挾也古者祭祀必先
擇性繁而養之於牢君薨兒而臨之則行不舉

足齊如流。所以致敬。且稱其服容也。祭義曰。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

禮記

卷九

十一

帨而受之。以為黼黻文章。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由是觀之。君冕而親耕藉田。則冕而養牲。不為過矣。皮弁素帨。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夫人副禕而受繭。則君皮弁卜牲。冕而圈之。又不為過矣。莊子曰。祝宗人玄端臨牢筴。說蓍曰。吾將三月。懌汝十日。戒三日。齊夫禮。祝宗人玄端臨牢筴。擇禕則天子皮弁召牛納而視之。卜之吉。然後養之。固其禮也。或言牛。或言麋。其實一也。擇之以弁。則祭之以冕。禮又宜然也。然則行不舉足。齊如流。冕行之容

也。頤雷如矢。端行之容也。剌剌起屢。弁行之容也。

騶虞

騶虞。尾參於身。白虎黑文。西方之獸也。王者有至信之德。則應不踐生草。食自死之肉。傳曰。白虎仁。即此是也。夫其色見於白。其文見於黑。又義獸也。而名之白虎。則宜正以殺為事。今反不履生草。食自死之肉。蓋仁之至也。故序詩者曰。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山海經曰。騶虞五采畢具。尾長於身。乘之日行千里。

犬

說文曰。狗之有縣號者也。象形。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凡肉豚宜炮。犬宜羹。故犬曰羹。獻而禮有犬羹。又楚人烹猴。召其鄰以為狗羹。甘之是也。禮疏以為犬以餘羹飼之。令犬善肥。故曰羹。獻何其繆也。傳曰。犬有三種。一者田犬。二者吠犬。三者食犬。食犬若今菜牛也。五行傳曰。雞畜之有冠翼者屬雞。犬畜之以口吠者屬犬。羊畜之遠視者屬視。豕畜之居閑衛而聽者屬聽。牛畜之任重者屬思。雜令曰。蹄人者。絆其足。

鬻人者截其耳。此謂犬馬之弗馴者。宜示慄。
懾人也。說文曰：牛觸人角著橫木，所以告人也。從口從牛。然則示慄懾以告人，其來尚矣。爾雅曰：犬生三獫狁，二師一獫狁，師衆也。獫言叢聚。

猋音片

猋，胡犬也。似狐而小，黑喙，善守。其字從干。釋言曰：干，扞也。記曰：君子狐青裘豹褰，麋裘青猋褰。豹取制服，猋取扞守也。周官：上射猋侯。猋，胡犬也。其守在夷士，以能勝四夷之守為善。亦

其伏節死制而聽命於主，士之事也。故射猋侯。傳曰：猋，犬吠堯，非堯之罪，犬各護其主爾。巾車曰：漆車，藩蔽猋褱，貽雀飾，蓋祥事禪而就吉。則其字將在四夷。故猋褱也。儀禮曰：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即所謂虎九十，熊七十，弓。豹麋皆五十，弓者也。鄭云：參讀為摯。摯，猋侯者，豹鵠而麋飾，干讀為猋。猋侯者，猋鵠，猋飾皆非。是王射虎侯，則於熊侯、豹侯為大。故虎侯一名大侯。詩傳所謂大侯、君侯也。參即熊侯。言其參於虎侯、豹侯之中也。干，即豹侯。言其以下干上。又繼

熊虎之後也。梓人曰：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鄭云：皮侯以皮所飾之侯也。五采之侯，謂以五采畫正之侯也。獸侯畫獸之侯也。詩曰：終日射侯，不出正弓。正所射也。詩傳以為二尺曰正。蓋王射采侯，九節五正，則其居侯中地方丈矣。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鄭氏以為鵠方六尺，則大射鵠小而中難。賓射之正，大和中，易理或然也。呂子曰：射帖者欲中小。射獸者欲中大。然則大射射鵠，賓射射正，鄉射射實。

燕射則因鄉射之侯。鄭氏注儀禮以為燕射乃張獸侯，而鄉射當張采侯。二正又誤矣。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其射侯皆相因而記。鄉射者，正言獸侯如梓人燕禮。又以謂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也。司裘職曰：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則大射射鵠之證也。射人職曰：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則賓射射正之證也。三侯即虎侯、熊侯、豹侯。其侯中皆以五采畫正，所謂五采之侯。鄭云：三侯

五止。三正二正之侯。又誤矣。射人曰。王射三侯。九節五正。則明此三侯。皆九節。五正下云。士射。射侯五節二正。則又明。射侯內以二采畫正。士射。射侯內以二采畫正。則王射五采畫正之侯。亦以虎侯。熊侯。豹侯。明矣。下云。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則又明此五采畫正之侯。既不棲。鵠。又不以狸步張之。所以異於大射者如此。且。王大射。則張皮侯而棲鵠。又獨張以狸步者。蓋。於此以擇士。則宜擬度而取焉。又欲其中微。故。放狸步而棲鵠也。鴻鵠一舉千里。射者難中。故。

於大射射之以擇其巧者。鄉射禮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則鄉射射質之。證也。質亦所射也。詩曰。發彼有的。傳云的。質也。後鄭以為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亦誤矣。蓋禮。曰。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則明凡此布侯。畫獸。乃射丹質。而熊侯。白質。麋侯。赤質。非畫者矣。鄭氏云。丹質。謂以丹。采其地。亦誤也。然則皮侯。無正有鵠。采侯。無鵠。有正。獸侯。有質。無鵠。無正。司弓矢曰。澤共射。樞。

質之弓矢。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樞質。則澤射。樞質。所以選試其力。孟子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夾弓。庚弓。以授射。射侯。鳥獸者。蓋射侯。五十步而士以弱弓射之。則其力之強弱。莫知。焉。故使於澤。宮先射樞質。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則於是焉。張皮侯。而棲鵠。又以擇其巧。巧。力不具。非所以為善射。

增附

獅

獅。狻猊也。一名白澤。似虎。正黃。有鬚。尾端茸毛。

大如斗。銅頭鐵色。食虎豹。博物志曰。魏武。經白。狼山。逢獅子。忽有一物如狸。跳上獅子頭。獅子。伏不敢起。遂殺之。得獅子環。至四十里地。雞犬。無鳴吠。宋宗慤討林邑。林邑貝裝被象以戰。慤。製獅子形象奔驚。遂克之。東坡題陸書獅讚曰。圓其目。仰其鼻。奮鬚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眄。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戲。岩岩。高堂護燕几。啼呼顛沛走百鬼。嗚呼妙哉。古陸。子。

獅易

解廌讀一作獬豸獸也。一角狀若山牛。性解知人邪佞。字書象形作豸。廣雅作獬音獬。俱宅買切。王充以為一角羊也。玄宗時富平縣至一神羊。肉角。項白毛。即其獸也。論衡云。昔皋陶治獄。其罪疑者。令觸之。羊即觸其不直者。禮儀志曰。獬豸神羊。能觸邪佞。神異經云。東北方獸也。故古之立獄。皆東北。蓋取諸此也。又法冠名。百官志。侍御史黑豸升殿。侍御史周官也。任柱下史。柱以鐵為之。取持不撓。因以柱名冠。漢官儀。張武曰。梁國大都當以柱後。惠文高五寸。

夔

東海中有獸。狀如牛。蒼身無角。一足。出入則有風雨。其音如雷。名曰夔。黃帝得之。以其皮冒鼓。擊以雷獸之骨。聲聞五十里。以威天下。

堆想石二

堆即虎。堆也。書繪象於彝。故曰宗彝。爾雅注。堆似獬豸。而太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獬。尾末有岐。行則嚙其尾。兩即自懸於樹。以尾塞其鼻。宗彝用兩。或以兩指取其孝。或謂虎取其猛。堆乃取其智也。

葵

爾雅。四尺為葵。說文。犬之知人心。可使者也。書云。西旅獻葵。左傳。晉侯飲趙盾酒。嗾夫葵焉。其右提彌明搏而殺之。

猶豫

猶豫。獸名。如鹿。善登木。多疑慮。索隱曰。猿類也。叩鼻長尾。居山中。忽聞有聲。則上樹下。樹升降不一。故言不決者曰猶豫。史記高后記曰。猶豫未決。禮記作猶與。皆擬諸此也。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十六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十七

鳳

鳳

品物門

羽族類

鳳

鳳神鳥也。俗呼鳥王。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為之長。鴻前鴈後。蛇頸魚尾。鸛頸鵠思。龍文龜背。燕頤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翔於四

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風穴。見即天下大安寧。夫文凡鳥為鳳。鳳總來鳥者也。古文作鳳。象形。蓋四靈唯鳳能鴻鵠其類。故以為朋黨之字。同門曰朋。其類不一所從者。一而已。首文曰德。翼文曰禮。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腸文曰信。王文曰鳳。鳥有文。河圖有書。非人為也。舊云。鳳凰其翼若干。其聲若蕭。不啄生蟲。不折生草。不羣居。不旅行。不羅網。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此之謂也。一

說。東方曰發明。南方曰焦明。西方曰鷽鷽。北方曰幽昌。中央曰鳳凰。按師曠禽經曰。青鳳謂之鷽。赤鳳謂之鷽。黃鳳謂之鷽。白鳳謂之鷽。紫鳳謂之鷽。又曰。乾臯斷舌則坐歌。孔雀拍尾則立舞。人勝之也。鸞入夜而歌。鳳入朝而舞。天勝之也。爾雅曰。鷽鷽其鷽。鳳鳥之美者。能君其類而知時。鷽則美而不大。故曰其鷽。鳳又龍乘雲。鳳乘風。故謂之鷽。鷽亦鳥。偃服焉。傳曰。鳳鳥乘於風。是也。地理新書曰。狀如猪鼠。勿取。鳳凰貴胸。魚貴尾。龍貴頭。鸞貴背。虎貴前。馮貴脊。今貴頸。

鷽

說文云。赤神靈之精也。赤色五采。雞形。鳴中五音。頌聲作則至。一曰青鳳為鷽。孔頴達曰。燕雀有啁噍之感。鷽鳳有歌舞之容。是也。鷽鷽曰和。雄曰鷽。禮云。在興則聞鷽和之音。蓋取諸此。乘車和則衡鷽在軾。而輜車置鷽於鑾。異於乘車者。驅逆之車。則尚輕疾。故也。庭燎之詩。一章曰。鷽聲將將。二章曰。鷽聲鷽鷽。將將大聲。聲大則近。故也。鷽鷽小聲。聲小則遠。故也。郊

子 250-707

特牲曰。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鸞刀。刀有鸞者也。以言割牲。中節而和。蓋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先王寓之於禮。則刀之所以有鸞也。又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先王寓之於禮。則殯之所以有鸞也。鸞取和。鸞取暢。在易則為道。在禮則為器。其義一也。舊云。鸞血作膠。可以續弓。琴瑟之弦。或曰。鸞鳳之亞也。鸞善歌。鳳善舞。山海經曰。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鸞始生類鳳。父則五采變易。當上古時。鸞與

鸞雅水

三

順動。此鳥輒集車上。鳴於前。鳴應於後。後世不能致作和鸞以象之。因謂之鸞仗。葬書曰。若能若鸞。或騫或盤。言山形若龍之盤伏。鸞之騫翔也。故曰。玄武垂頭。朱雀翔舞。青龍蜿蜒。白虎踞踞。

燕

九章算術曰。五雀六燕。飛集于衡。衡適平。雀一燕。飛而易處。則雀重而燕輕。今其說已詳。其日皆土。故燕之往來避社而嘯土。不以戊己簡。口布翅枝尾。齊人呼鳥。蓋取其鳴。

自呼。故曰。鳥也。一名玄鳥。蓋取其色之玄。故曰玄鳥也。一名鸛鵒。莊周所謂鸛鵒者也。鳥莫知於鸛鵒。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此燕安之道也。故其字又為燕安之燕。詩曰。鸛鵒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燕與鸛鵒。皆有安樂之義。故其序以為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言天命玄鳥。下而生商。故簡狄吞其卵而生契。淮南子曰。契生於卵。此之謂也。又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燕燕于飛。

鸛雅水

四

頡之頡之。燕燕于飛。下土其音。差池其羽。言其羽相與差池。頡之頡之。言其飛一上而一下。下土其音。言其鳴一下而一上。禽經曰。鳥向啼背棲。燕背飛向宿。背飛。頡頏是也。述異記曰。燕之千年生胡髯。天玄主物簿云。戴王之鵲巢於竹。與燕同羣。蓋燕能識寶。元官太仙書云。夏小正曰。玄鳥至。至者。入人室屋也。一曰。衡為鵲。虛為燕。

鸛雅水

釋鳥云。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鸛。又

云鷹隼醜其飛也。聲言其鼓翅。聲聲然疾。故曰聲也。聲雉之聲生於聲。故詩曰如鳥斯革。以言其勢之騫揚。如聲斯飛。以言其文之奐散。一曰革。宜讀如希革之革。言其覆之繫齊也。宮室之制。自其四中視之。則如歧斯翼。自其四角視之。則如矢斯棘。自其上視之。則如鳥斯革。自其下視之。則如聲斯飛。左傳曰五雉為五工。正聲其一也。聲蓋中央之雉。南方曰鴈。東方曰鵠。北方曰鵠。西方曰鵠。

鵠雉

鵠雉

五

薛綜曰雉之健者為鵠。尾長六尺。字說曰從喬。尾長而走且鳴。則其首尾喬如也。鵠走且鳴。行止不能自舍。女有取節爾。故詩以為淑女之譬。而又與驚冕之義異也。詩曰依彼平林。有集維鵠。言王后無妬忌之行。險詖之心。能庇其所賴。而淑女從焉。則如平林之集鵠雉也。夫雖等雉也。類有不同。則其取以擬象亦因以異。若王后聲衣。夫人榆翟。公之服自驚冕而下。是也。鵠又下驚一等。故此取況衆妾。傳曰四足之美有鹿。兩足之美有鵠。說文以為雉有十四種。字或從

耳。以此故也。禽經曰火為鵠。亢為鵠。

黃鳥

黃栗留也。一名倉庚。一名皇齊。人謂之搏黍。亦或謂之黃袍。常甚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甚熟。亦是應節趨時之鳥也。凡詩言黃鳥者。興也。言倉庚者。賦也。詩曰倉庚于飛。熠燿其羽。此賦男女之得以及時而已。蓋倉庚鳴於仲春。其羽之鮮明。在夏則其鳴皆暗者。昏姻之時也。熠燿其羽。非昏姻之時矣。以言得及男女之時而已。故其序曰四章樂男女之

黃鳥

得及時也。詩曰絲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絲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絲蠻黃鳥。止于立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我勞如何。即所謂不忘微賤。畏不能趨。畏不能極。則又以言其不遺微賤也。黃鳥亦名黎黃。其色黎黑而黃也。鳴則蠶生。詩曰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蓋為是也。韓子曰以鳥鳴春。以蟲鳴秋。以鳥鳴春。若黃鳥之類。其善鳴者也。陰陽運祚推移。時至氣動。不得不爾。故先王以候節令。倉庚鳴是也。蓋立春

之節。初五日。東風解凍。次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魚上冰。次雨水氣。初五日。獺祭魚。次五日。鴻鴈來。後五日。草木萌動。次仲春驚蟄之節。初五日。小挑華。次五日。倉庚鳴。後五日。鷹化為鳩。次春分氣。初五日。玄鳥至。次五日。雷乃發聲。芍藥華。後五日。始電。次季春清明之節。初五日。桐始華。次五日。田鼠化為鴽。牡丹華。後五日。虹始見。次穀雨氣。初五日。萍始生。次五日。鳴鳩拂其羽。後五日。戴勝降于桑。凡此六氣一十八候。皆春陽布發生之令。立夏之節。初五日。蟪蛄鳴。

次五日。蚯蚓出。後五日。赤箭生。次小滿氣。初五日。吳葵華。次五日。靡草死。後五日。小暑至。次仲夏芒種之節。初五日。塘蟬生。次五日。鵙始鳴。後五日。反舌無聲。次夏至氣。初五日。鹿角解。次五日。蜩始鳴。後五日。半夏生。次季夏小暑之節。初五日。溫風至。次五日。蟋蟀居壁。後五日。鷹乃學習。次大暑氣。初五日。腐草為螢。次五日。上潤溽暑。後五日。大雨時行。凡此六氣一十八候。皆夏氣揚蕃秀之令。立秋之節。初五日。涼風至。次五日。白露降。後五日。寒蟬鳴。次處暑氣。初五

日。鷹乃祭鳥。次五日。天地始肅。後五日。禾乃登。次仲秋白露之節。初五日。鴻鴈來。次五日。玄鳥雩。後五日。羣鳥養羞。次秋分氣。初五日。雷乃收聲。次五日。蟄蟲咸俯。戶景天華。後五日。水始涸。次季秋寒露之節。初五日。鴻鴈來賓。次五日。雀入大水為蛤。後五日。菊有黃華。次霜降氣。初五日。豺乃祭獸。次五日。草木黃落。後五日。蟄蟲咸俯。凡此六氣一十八候。皆秋氣正收斂之令。立冬之節。初五日。水始冰。次五日。地始凍。後五日。雉入大水為蜃。次小雪氣。初五日。虹藏不

見。次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後五日。閉塞而成冬。次仲冬大雪之節。初五日。鶡鴒不鳴。次五日。虎始交。後五日。荔挺出。次冬至氣。初五日。蚯蚓結。次五日。麋角解。後五日。水泉動。次季冬小寒之節。初五日。鴈北鄉。次五日。鶡鴒始巢。後五日。雉始雊。次大寒氣。初五日。雞始乳。次冬華。次五日。鶡鴒始鳴。後五日。水澤腹堅。凡此六氣一十八候。皆冬氣正養藏之令。

鳥鴈鳴。行鴈。鴈。鴈。鴈。性貪惡。今俗呼禿鴈。

名扶老。狀如鵠而大。長頸赤目。其毛辟水毒。頭高八尺。善與人鬪。好啗蛇。詩曰。有鵠在梁。有鵠在林。言鵠宜在梁。鵠宜在林。各存所宜也。劉禎魯都賦曰。綠鵠慈鵠。鵠色蓋青也。

斷木

釋鳥云。鵠。斷木。郭璞曰。口如錐。長數寸。常斷不食蟲。因名云者是也。淮南子曰。狸頭愈鼠。雞頭已癩。音。音。散精血。斷木愈。此類之推者也。膏之殺。鵠矢中。蟬爛。灰生。蠅。漆見。蟬而不乾。此類之不推者也。說文曰。鵠。齒也。以類相

非雅水

攝。故斷木愈之。俗言此鳥善為禁法。能曲爪。畫地為印。則穴之塞自開。飛輒以翼墜。之。今鼠竊用其印。以發局鑰。舊云。鵠鳥取蠹於深。以舌銛。之。舌長於味。抄有針刺。異物志曰。舌長五寸。此鳥有大有小。有褐有斑。褐者是雌。斑者是雄。又有青黑者。頭上有紅毛。生山中。土人呼為山斷木。大如鵠。五姓秘要曰。相山之法。欲如生蛇之渡水。又欲如斷木之飛翔。生蛇渡水。取其詰屈。斷木飛翔。取其一高一下。

鵠

釋鳥云。鵠。斯鵠。郭璞曰。雅鳥也。小而多群。腹下白。爾雅云。不反哺者。謂之雅鳥。詩曰。弁彼鵠斯。歸飛提提。言鵠斯鳥之不能反哺者。尚能歸飛以從其類。而不失弁樂。今已曾反鵠之不如也。法言曰。頻頻之黨。甚於鵠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鵠斯賊夫糧食。以眾故也。方言曰。齊宋之間。凡物盛多。謂之冠。郭注曰。今江東有小鳥。其多無數。俗謂之冠。鳥。東都賦曰。鵠鵠秋棲。鵠鵠春鳴。今眾鳥秋分多群集。非特鳥也。然至春分。輒兩兩而翔。不復群矣。里俗謂之分群。

非雅水

月令仲秋曰。羣鳥養羞。豈謂是乎。

鵠

鵠。鵠屬也。其品中。膳羞內。則所謂雉兔鵠鵠是也。莊子曰。窮髮之北。有鳥焉。其名為鵠。搏扶搖。羊角而土者。九萬里。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此言大小雖殊。安於至足。則其於逍遙一也。故雖斥鴳之卑。無羨雲鵬而榮頤有餘矣。蓋周之書。方祛羨欲之累。因言鵬翼鵬文。而所以笑之者愈小。故前曰。明與鵠。

鳩笑之。後曰斥鳩笑之也。鳩不木處安矣。故謂
鳩然。又不如燕之燕也。白虎通曰。一殺不升
撒鳩鳩。二殺不升撒鳩。三殺不升撒鳩。免夢
書曰。鳩鳩為鷗。夢見鳩鳩。憂閭鷗也。一曰鷗亦
雀屬。所謂鷗上有尺是也。

鷗
手起切

鷗拳堅處。大如彈丸。俯擊鳩。鳩食之。鳩中其
拳。墮空中。即側身自下承之。捷於鷹隼。傳云。擊
鳥先高。博鷗之勢也。舊言。鷗有義性。杜甫所賦
義鷗行是也。冬。嚴鳥之盈握者。夜以燠其爪掌。

鷗
手起切

士

左右易之。旦即繼之。令去。其性東矣。則是日也
不東。鷗搏物。南非亦然。蓋其義性有擒有縱。如
此。李邕鷗賦。所謂營全鷗。以自煖。乃詰朝而見
釋。是也。段氏云。鷗生三子。二為鷗。禽經曰。鷗生
三子。一為鷗。鳩生三子。一為鷗。造化權輿曰。鷗
鷗之子。或為鷗。鷗夏雀生鷗。楚鳩生鷗。由是觀
之。以替賧為父。而有舜。以舜為兄。而有象。豈足
異哉。

雉
音義

禽經曰。鷗好時。雉好翔。鷗好沒。鷗好浮。雉鷗屬

也。一名雀鷗。蓋迎疾之鳥。詩曰。鷗彼飛鷗。載飛
載止。言雉於可飛則飛。於可止則止。又曰。鷗彼
飛鷗。載飛載揚。言雉無所定止也。又曰。鷗彼
飛鷗。率彼中陵。言中陵安靜中正。此雉之所以
平也。蓋宣王無海之道。故諸侯有海水之流。維
宣王無陵之德。故諸侯有雉之散揚。虎之搏噬。
擬雉之搏噬。雉。故雉於文。從水從雉。今鷗之搏
噬。不能無失。獨雉為有雉。故其每發必中。而古
之制字者。以此。法言曰。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其
至矣乎。鷗。音虎。和。和。鷗。音雉。飛。飛。未至也。言若

鷗
音義

士

鷗。雉攫撮急疾。則是右武而已。非所以語至也。
司常曰。鳥雉為雉。蓋鳥。鳳也。畫鳳以象其德。畫
雉以象其威。化書曰。鳥反哺。仁也。雉憫胎。義也。
蓋雉之擊物。遇懷胎者。輒釋不殺也。或曰。雉鷗
鳥也。即今所呼為鷗者是。字說云。鷗。音。音。上。
鷗。氏。取。雉。致。一。鷗。與。也。鷗。合。也。雉。黑。白。錯。鷗。
黑。白。間。禽經曰。鷗以脂之。鷗以骨之。雉以尹之。

鷗
音義

釋鳥云。舒危鷗。鷗。鷗。善立。鷗。鷗。善趨。戶子
口野鷗為鷗。家鷗為鷗。不能飛翔。如庶人守耕

稼而已。周官庶人執鵝。工商執雞。工商欲其知時。又上之所畜也。故執雞。庶人雖亦上之所畜。欲其不散遷而已。故執鵝。鄭玄曰。鵝取其不飛遷。說苑曰。鵝無怵心。故庶人以為鵝。鵝一名鴨。蓋自呼其名曰鴨也。或曰雞可絲。故謂之雞。鴨可押。故謂之鴨。徐鍇曰。鳥之孚卵皆如其期。不失信也。亦鳥以爪覆護其卵。愛之誠至也。今雞鵝孚卵。雞二十日而化。鵝三十日而化。譬如其期也。物類相感。志云。雞鵝伏卵忌磨。若聞磨聲之聲。則不生也。曲禮曰。庶人之鵝。匹鵝也。鵝

不散遷。而又飛。匹不妬。故或謂之匹也。今雄雞能鳴。雌不能鳴。雌鵝能鳴。其雄不能鳴。蓋類之不可推也。廣雅曰。鵝音鵝音也。鵝音木。質木故也。蓋鵝性醇。鵝性木。

挑蟲

釋鳥云。挑蟲鵝。其雌鵝。陸機曰。今鵝鵝是也。似黃雀而小。化而為雕。故俗語曰。鵝鵝生雕。說苑曰。鵝鵝巢於葦菴。繫之以髮。鳩性拙。鵝性巧。故鵝俗呼巧婦。一名工雀。一名女匠。其喙尖利如錐。取茅秀為巢。巢至精潔。以作穴。其如刺

戰。然故又一名戰。雀其化。轉為雕鵝。蓋鳥之始小。終大者。詩曰。肇允彼挑蟲。排飛維鳥。言成王懲管蔡之亂。於是始信小物之能成大。不敢不誌也。

鵝

鵝無常居。而有常匹。故尸子曰。堯鵝居。莊子曰。聖人鵝居而蛟音食。詩曰。鵝之奔奔。鵝之疆疆。奔奔。剛也。疆疆。剛也。言鵝能不亂其匹。鵝能不淫其匹。故序云。衛人以為宣姜鵝鵝之不若也。一章曰。我以為兄。兄。女兄也。二章曰。我以為君。

鵝

君。女若也。故曰。刺宣姜也。曰。兄者。婦音刺宣姜之詞。曰。君者。妻刺宣姜之詞。詩曰。不稊不穠。胡瞻爾庭。有縣鵝兮。鵝。小物也。以言在位貪鄙。小禽尚公之如此。莊子曰。吾未嘗為牧。而群音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鵝生於突。若勿恠何邪。俗言。此鳥性淳。不越橫草。所遇小草橫其前。即旋行避礙。名之曰淳。以此亦其性淳厚之易熟。故曰鵝也。筆談曰。古人取象。不必大物。天文家。朱鳥。乃取象於鵝。故南方朱鳥七宿曰鵝。首。鵝太鵝尾。是也。鵝有兩種。有丹鵝。有白鵝。此

丹鷦也。色赤黃而又銳上禿下。夏出秋藏。飛必
附草。皆火類也。或有魚所化者。魚鱗蟲龍類。火
之所自生也。天文東方蒼龍七宿。有角。亢。有
尾。南方朱鳥七宿。有喙。有喙。有翼。而無尾。此其
取象於鷽也。

燕鳥

鷽鳥曰燕。白脰也。并五項鳥。廣雅云。純黑而反哺者。
謂之鳥。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鳥。白項
而群飛者。謂之燕鳥。燕鳥。白脰鳥也。雅鳥。鷽也。

雅雅水

十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十八

品物門

羽族類

鷽

鷽知人喜。作巢取在木杪。枝不取墮地者。皆傳
枝受卵。故一曰乾鷽。而莊子云。鳥鷽。鵲魚。傳沫
也。鷽以傳枝少。欲故曰鷽也。列子所謂純雉其
名。擇蜂者。與此同意。淮南子曰。太陰所建。蟄蟲
首穴而處。鷽巢向而為戶。又曰。蟄蟲鷽巢。皆向
天。蓋鷽巢。開戶留天一而背歲。故博物志云。

埤雅水

十

鷽背太歲也。先儒以為鷽巢居而知風。蟻穴居
而知雨。鷽歲多風。則去喬木巢旁枝。故能高而
不危也。然則彊而不淫。知風之自而作其巢。知
歲之所在而開其戶者。鷽也。彊而不淫。所以成
德。成德故有行。知風之自而作其巢。知歲之所
在而開其戶。所以趨時。趨時故有功。故詩以譬
國君積行累功。詩曰。防有鷽巢。邛有旨苕。言不
驚懼之。故防有鷽巢。不殘賊之。故邛有旨苕也。
俗說鷽巢中必有梁。見鷽上梁者。必貴。今二鷽
共銜一木置巢中。謂之上梁。說文作鷽象形。通。

為歸履之歸古之人居欲如燕行不欲如鵠故其字借為歸履之歸所以為行戒也其在相法有之曰鵠行踟躕性行弗良篆文作鵠蓋從錯省淮南子曰如鵠之駁一曰從昔昔之言乾也考工記曰犇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紆而昔殷氏子抄曰鵠九竅而為鳥庸三竅而為畜言之轉易如此意林曰書三禽魚成魯帝成席亦是意也相感志曰野雞屬陰先鳴而後鼓翼家雞屬陽先鼓翼而後鳴天玄主物簿云鵠啄槐實結王於腦謂之鵠玉此鵠終歲不復鳴噪

雞無胎

雞

鹽鐵論曰雞廉狼吞雞跑而食之每有所擇故曰小廉如雞爾雅云雞大者蜀蜀子雞郭璞曰雞大者蜀今蜀雞也雞有蜀魯荆越諸種越雞小蜀雞大魯雞又其大者莊子曰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成玄英曰越雞荆雞也魯雞今之蜀雞案韓子曰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則玄英所謂魯雞今之蜀雞非是舊說日中有雞月中有兔案雞正西方之物兔正東方之物

大明生於東故雞入之月生於西故兔入之此猶鏡燈而象入東鏡東象入西鏡云爾風雨之詩曰風雨淒淒雞鳴喈喈風雨蕭蕭雞鳴膠膠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言雞之信度如此秋氣慘而淒淒風雨如此則疑於不能和秋物脫而蕭蕭風雨如此則疑於不能固嚮晦則君子入以宴息之時也風雨如此則又疑於已今曰風雨淒淒雞鳴喈喈風雨蕭蕭雞鳴膠膠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則亂世君子不改其度之譬也喈喈言鳴而不失其和膠膠言鳴而不失其固易曰

雞

大

巽為雞兌見而巽伏故為雞雞知時而善伏故也故曰乳狗搏虎伏雞搏狸又曰伏雞日抱其卵伏而未孚始化之時謂之狸王褒曰魚暇雞睨李善以為魚目不瞑雞好邪視此言是也禽經曰陸鳥曰棲水鳥曰宿獨鳥曰止衆鳥曰集水鳥曉於林棲故曰宿也說文云日在西方而鳥棲因為東西之西詩曰雞棲于埭日之夕矣言雞棲矣日於是夕夕於是月見故夕象半月未有蟾桂之狀月滿則夜見半則夕見故也故曰朝見曰朝暮見曰夕夕非曉晦之時明矣

吳均曰。雞有呼羣之德。鹿有食苹之美。傳曰。雞見食相告者。仁也。

鵲

鵲形狀略如鶴。其性甘帶。每遇巨石。知其下有蛇。即於石前。如術士禹步。其石防然而轉。南方里人學其法者。伺其養雛緣木。以篋絙縛其巢。鵲必作法解之。乃於木下鋪沙。印其足迹。而倣學之。天將雨。則長鳴而喜。蓋知雨者也。又善羣飛薄霄。激雨為之散。作窠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擇礫石以姬卵。鵲水鳥也。伏卵時。糞入水。

增推水

五

卵則不假。取礫石周圍繞卵。以助煖氣。故方術家以鵲煖巢中礫石為真物也。又泥其巢。一傍為池。以石宿水。今人謂之鵲石。飛則將之。取魚置池中。稍稍以飼其雛。俗說鵲梁蔽形。鵲石歸酒。又曰。礫石溫。鵲石梁。故能使卵不假。水不臭腐也。詩曰。鵲鳴于垤。婦嘆于室。垤。蟻冢也。鵲知天將雨。有見于上。蟻知地將雨。有見于下。鵲鳴于垤。將雨之候也。將雨則征夫之至。不必如期。故婦嘆于室也。且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之難也。則於是時遇雨。為尤苦。故詩人道此。以序

其情。而序曰。三章言室家之望女也。禽經曰。鵲俯鳴則陰。仰鳴則晴。仰鳴則晴。是有見于上也。俯鳴則陰。是有見于下也。夫文韞見為觀。蓋取諸此。拾遺記曰。鵲能聚水巢上。故入多聚鵲鳥。以攘却火災。

鵲

鵲頸如癭。鵲類如瘤。今鵲江東呼鵲。長脰善鳴。又善轉旋其項。古之學書者。法以動腕義之。好鵲者以此。亦其自然而有行列。故聘禮曰。出如舒鴈。古者兵有鵲鵲之陳也。左氏曰。鄭翩鵲為

增推水

五

鵲。其御鵲為鵲。舊說言江淮謂羣鵲旋飛為鵲井。則鵲善旋飛。盤薄霄漢。與鵲之成列正異。故古之陣法。或頭為鵲。或頭為鵲也。卞子曰。羊性淫而很。豬性卑而率。鵲性頑而微。狗性險而出。蓋鵲義首似傲。故曰傲也。名之曰鵲。其謂是鵲。鵲伏隨日。鵲伏隨月。說者以為乳鵲伏卵。隨日先所轉。傳曰。鵲飛則蟻沈。鵲鳴則蛇結。又曰。短脚者多。長脚者多。立脚近尾者。好步。脚近臆者。好躍。多伏。鵲鵲之類是也。多立。鵲鵲之類是也。又曰。陸生之鳥。味多允。而善啄。水生之鳥。味

多圓而善嘒。善嘒亦鳴鵠之類是也。善嘒亦鵠鵠之類是也。俗云鵠毛柔煖而性冷。宜覆嬰兒。宇訖曰鵠。鵠能俄而已。是以不免其身。若鳴鵠者。可也。鳴鵠者鵠也。而非鵠。禽經曰。鵠見異類。差翅鳴。雞見同類。拊翅鳴。

雄

雄死耿介。妒壘護疆。善關。雄飛不越分域。一界之內。要以一雄為長。餘者雖眾。莫敢鳴鵠。潘岳所謂畫墳。行以分畿者也。周官曰。士執雄。上死制。故執雄。所謂二生一死。摯者也。又其交有時。

雄雞水

主

二

別有倫。而其羽文明。可用為儀。故古者后服三翟。詩曰。有彌濟盈。有鷩鷩。雄鳴濟盈。不濡軌。雄鳴求其牡。言雄宜交有時。別有倫。今反以雌求雄。非特以雌求雄。而又求牡馬。以雌求雄者。淫也。非特以雌求雄。而又求牡馬者。亂也。故序曰。公與夫人並為淫亂。又曰。雄雉于飛。油油其羽。言雄交有時。別有倫。而又性善關。雖飛不越分域。宣公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則雄之不如此也。易曰。雉為雄。雉火也。其體文明。性復姦悍。故為雄。亦雄非非辰屬。而正是南方之物。陶氏

所謂丙午日不可食者。明王於火也。又云。麋鹿非辰屬。八卦無主。故道家聽許為脯。禮云。雉曰䟽趾。鳴鴈醜。指間有幕。其足蹠。雞雉醜。指間無幕。其足䟽。故曰。䟽趾也。簡兮之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比大舞也。宛丘之詩曰。無冬無夏。值其鷩羽。此小舞也。雉取文明。鷩則取其有潔白之容。所謂大舞者。籥舞是也。所謂小舞者。羽舞是也。故樂師云。掌教國子小舞。一曰羽舞。雉飛若矢。一往而墮。雉雞類也。不能遠飛。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故雉高一丈長三丈也。古者數數

雄雞水

主

二

以萬。度度以雉。爾雅雞雉皆曰絕。有力者。雞雉皆不能遠飛。故名云。化書曰。雉不再合。信也。說文云。雷始動。雉鳴。而雉其頸。蔡邕月令。以為雷在地中。雉性精剛。故獨知之。應而鳴也。禽經曰。雞土無尋。雞土無常。雉土有文。鷩土有赤。

鷩雉

釋鳥云。江淮而南。青鶩五采皆備。成章曰。鷩。王后六服。一曰鶩翟。畫以鶩雉。二曰揄翟。畫以揄雉。三曰闕翟。言刻繒為之。闕而不畫。闕而不畫。則其制屈於二翟。故一名屈狄也。喪大記曰。

復夫人以屈狄。世婦以檀衣。檀亦信也。闕狄
一曰屈狄。展衣一曰檀衣。其義一也。蠶素質。榆
青質。青質。仁也。素質。義也。備五采焉。禮也。地道
尚義。故后妃之德。義以為質。而文之以禮。或曰。
闕翟飾以闕雉。天子五門。一曰雉門。雉門畫雉。
象闕也。屈狄以此雉飾之。故曰闕翟。毛詩傳曰。
象服尊者。所以為飾。蓋禕衣也。禕衣畫雉。故曰。
象服。又曰。榆狄闕翟。羽飾衣也。而說文解禕亦
曰。畫袍。其釋榆翟。又以謂翟羽飾衣。則禕衣。畫
翟。榆翟。闕翟。皆翟羽飾之矣。周官二翟曰翟。而

增補水

子

禕衣變翟曰衣。以此故也。葛覃之詩曰。薄汙我
私。薄汙我衣。葛覃。曷否。歸寧父母。詩傳又以為
婦人有副禕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
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私服宜汙。公服宜否。蓋
公服謂禕而已。以畫故宜否。則二翟以羽飾之。
雖汙可也。且夫服袞冕則婦人副禕。而袞之制
字從公。從衣。則公服謂禕理宜然也。然則薄汙
我私。薄汙我衣。相備而已。故或言私。或言衣也。

燕

釋鳥云。鵲鳥。鵲其飛也。翔鳥。飛曰翔。布翼不動

曰翔。鵲。鵲也。摩風。回翔。故其飛也翔。曲禮曰。前
有塵埃。則載鳴。鵲。鵲鳴。則將風。故也。禽經曰。暮
鳩鳴。即小雨。朝鵲鳴。即大風。詩曰。鵲飛戾天。魚
躍于淵。鵲。鈍者也。而乘風以風作之。則高飛。魚
潛者也。而乘氣以氣作之。則深躍。故詩以況君
子。作人之盛。昔墨子作木鵲。飛三日不集。列子
所謂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鵲。是也。今人乘風
放紙鳶。鳶。輒引絲而上。令小兒張口望視。以洩
內熱。蓋放於此。舊說觀魚翼而創。櫓。視鵲尾而
製。拖。言古之人仰觀俯察。取材於物。以成舟楫。

增補水

子

之利如此。庾桑子曰。人實鵲義。而有其國。鵲舍
殘之鳥。善抄盜人。詩曰。為巢為鵲。說文曰。為從
帛。干上為帛。為飛戾天。故從帛也。易曰。飛鳥遺
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鳥

說文曰。烏。孝鳥也。象形。林罕以為全象鳥形。但
不注其目睛。萬類目睛皆黑。烏體全黑。遠而不
分別其睛也。烏一名鴉。其名自呼。淮南子曰。烏
之啞啞。鵲之喈喈。豈為寒暑燥濕變其聲哉。詩
曰。莫赤匪外。莫黑匪烏。蓋外。羣者也。烏合者也。

故詩以况衛之君臣。並為威虐。其惡如一。又曰。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言富人之屋。利之所在。故烏集焉。民之從祿。將如此矣。大夫欲王。瞻之也。又曰。匪手攜之。言示之事。此之謂也。又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言幽王君臣俱自謂聖。如烏之黑雌雄無以相別也。管子曰。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詩人每引以刺者。非特譏其為惡如一。亦以刺其初皆利合。不以道也。烏又為嘆詞者。見虎則鳴。烏見異則噪。故以為烏。虛烏。虛嘆所異也。今人聞

聲雅水

子

鵲噪則喜。聞烏噪則唾。以烏見異則噪。故輒唾其凶也。尚書大傳曰。愛人者無其屋上之烏。然則惡而知其善。愛而知其惡者。寡矣。孫武子曰。鳥起者。伏也。鳥集者。虛也。言古之善料兵者。觀鳥起而知伏。視鳥集而知遁。傳曰。鳥樂空曠。鵲樂稠開。世云。鴛交頸而感。烏傳涎而孕。莊子曰。烏鵲孺。蓋謂是歟。故語曰。鵲傳技。鴛茹沫。又舊說烏性極壽。三鹿死後。能倒一松。三松死後。能倒一烏。雜俎曰。俗候烏飛翅重。知天將雨。烏陽物也。感陰氣而翅重。故俗以此占其雨否。淮南

子曰。螭蛇游霧而殆於蜺蜺。鳥力勝日而服於離。離。鳥。陽物也。

鵲

釋鳥曰。晨風鵲。草木疏云。似鵲黃色。燕領。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鵲燕雀食之。列子曰。鵲之為鵲。鵲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鵲也。孟子所謂為叢鵲者。鵲即此是也。詩曰。鳩彼晨風。鬱彼北林。言穆公能庇其所賴而賢者赴之。如此。曾子曰。邦有道則突若入焉。此之謂也。且黃鳥仁。晨風義。而秦之良士。以仁死。賢臣以義生。

聲雅水

子

故黃鳥曰。哀三良也。而晨風以刺棄其賢臣。禽經曰。鵲好風。鵲惡雨。然則謂之晨風可知也已。又曰。鵲鵲之信不如鴈。周周之智不如鴻。今鵲亦去來有時。然則制字從靈。又可知矣。

雕

雕能食草。似鷹而大。黑色。俗呼皂雕。一名鵞。其飛上薄雲漢。詩曰。匪鵲匪鵞。翰飛戾天。匪鵞匪鵞。潛逃于淵。言人民飛揚。窺伏不安如此。此序所謂亂也。昔之相雕者。以為雕首欲長而額狹。頂平。頰大。項後毛磔。主動疾。目睛大滿。臉長。眸

子小而近前主明慧。瓜近肉羸圓其末纖細主多力。臨平潤主巧捷。不天鼻大主長飛不乏膝骨大如疾蒼實者上相。骨小無圭角者下也。指節大肉少分成十字者上相。骨節細平者下也。鈍金色青潤者上相。淺黑者下也。叢林色靜白者上相。黑膩者下也。封厚而管羸者上相。細薄者下也。背偃而溝深者上相。隆起者下也。臆圓者上相。側狹為下相。尾狹厚為上相。闊軟為下相。鵠相同雕。唯頭欲小。頂臆欲圓。旋毛欲深。味欲側薄而短小為異。鷹相亦與雕同。而鷹又

欲其尾長翅短。爾雅象謂之鵠。玉謂之雕。蓋鵠鵠之義出於鴻鵠之鵠。雕之義出於雕鶚之雕。鵠性勁利。雕性刻制。故也。今大雕翱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攫而食之。一名沸河。淮南子所謂鳥有沸波者。即此是也。禽經曰。洵河在岸。則魚沒。沸河在岸。則魚涌。相感志云。其毛能食諸鳥羽。如羣鵠。草中有雕毛。必眾鳥毛羽自落也。顏氏云。雕一名鷲。其翻可用為箭羽。蓋雕隼六翻。皆乘風輕勁。故堪以為箭羽。禽經曰。雕以周之。鷲以就之。

釋鳥云。鳬鴈醜其足蹠。其踵企。郭璞以為鳬鴈指間有蹠。蹠屬相著。故曰其足蹠是也。又曰飛則脚跟企直。非是也。踵足後也。今鳬鴈之醜行。則皆前幕布地。後踵企。故曰其踵企也。以今鵠觀鴈行。鵠觀鳬行。則蹠可見矣。鴈行斜步側身。故莊子謂士成綺。鴈行避影。而問老子。詩曰。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蓋鴻之為物。其進也有漸。其飛也有序。又其羽可用為儀。君子之道也。故此以况

周公。易曰。漸之進也。公歸東都。則之進也。然未至西都。故為不復。易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然則禮有以鴻為儀者。取其行列不亂而已。禮曰。前有車騎。則載飛鴻。飛鴻則有行列。故也。載謂合剥皮毛舉之竿首。若所謂以鴻脰韜扛者。周官以禽作六摯。大夫執鴈。以知保身。又欲有去就之義。而不失其序。故執鴈也。鴈夜泊洲渚。令鴈奴圍而警察。飛則銜蘆而翔。以避矰繳。有遠害之道。非特取其有去就之義而已。鹽鐵論曰。雍雍鳴鴈。朝日始旦。登得前利。無蹈後

害此言婚姻以禮則有利而無害也故曰貴聘而賤逆之是以君子知出姜之不允於魯矣夏小正曰鴈北鄉鄉者何也鄉其居也又曰還鴈鴈先言還而後言鴈者何也見還而後數之則鴈鴈也且曰還猶曰傳其驛舍云爾非其居也法言曰能來能往者朱鳥之謂與燕一名玄鳥鴈一名朱鳥玄鳥以春分來朱鳥以春分去淮南子曰燕鴈代飛此之謂也且鴈霜降南翔冰泮北徂其性惡熱故中國始寒而北至舊說鴈鴈南翔不過衡山今衡山之旁有峰曰回鴈

鴈

主

水

蓋南地極煥人罕識雪者故鴈望衡山而止陳琳曰陸陷藥犀水截輕鴈鴈毛也傳曰輕於鴻毛今人試刀劍令髮浮轉於水以刃斷之觀其銛鈍水截輕鴈殆類是也博物志曰鴻毛為囊可以渡江不漏秦晉禮曰摯不用死故詩曰唯唯鳴鴈言用生者也禽經曰鴻鴈愛力遇風迅舉孔雀愛毛遇雨高止又曰鴈曰翁雞曰鶩鶩曰鴈

鴈

陶弘景曰虎聞聲而深伏鴈見形而高飛鴈

鳥也一名鷓鴣左傳曰鷓鴣氏司寇蓋鷓鴣故為司寇一歲曰黃鷓二歲曰鷓鷃三歲曰鷓鷃鷓鷃赤也埤倉音披免切鷓鷃二年之色也頂有毛角微起今通謂之角鷓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鷓鷃言其武之奮揚如此樂記所謂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舊說凡鷓鷃雛生而有慧出殼之後即於巢外放條大鷓恐其墜及為日所曝熱暘致損乃取帶葉枝插其巢畔防其外墜及作陰涼也欲驗雛之大小以所插枝葉為候若一日二日其葉雖萎尚帶青色至六日七日其

鷓

主

水

葉微黃十日後枯悴此時雛大可取說文曰雁從瘡省蓋雁從疾省佳之疾捷者故從疾省也隨人所指蹤故從人禽經曰鴈不擊伏鴈不擊妊蓋其義性如此裴氏新書曰虎豹無事行步者若將不勝其軀鴈在衆鳥之間若睡寐然故積怒而後全剛生焉然則越之所以滅吳用此道也蔡邕月令云鴈化為鷓鷃鷓鷃屬也鷓凡五種鷓為鷓鷃應陽而變則啄黍仁而不鷓夏小正曰鷓者其殺之時也鷓者非其殺之時也善其變而之仁也中秋鷓化為鷓變而之不仁故

不記也。字說曰：應從心從雁。心之應物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雁之應物，人或使之能疾而已，不行不至。今三館書有味味音竹漱三卷，皆養鷹鵠及醫療之術。

鵠鵠

鵠鵠一名鵠鵠。一名鵠似鳬，脚高毛冠，巢於高木。生子穴中。子銜其母翅飛上下。淮賦所謂鵠鵠吐雛於八九。鵠鵠銜翼而低昂者也。段氏云：鵠警鬼。鵠鵠厭火。孔雀辟惡。舊云：此鳥長目其睛交，故有鵠鵠之號。相如所賦交睛，旋目者是也。

也。禽經曰：旋目其名鵠。交目其名鵠。方目其名鵠。

鵠

鵠形狀如鵠，青脚素翼，常夜半鳴。故淮南子曰：雞知將旦，鵠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雌者聲差下。舊云：此鳥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於草上，點滴有聲，因即高鳴相警。移徙所宿處，慮有變害也。蓋鵠體潔白，舉則高至，鳴則遠聞，性又善警。行必依洲嶼，止必集林木。故詩易以為君子言行之象。始生二年落子毛，三年產伏，七年

飛薄雲漢。後七年學舞，後七年應節。後七年晝夜十二鳴中律。後六十年不食生物。大毛落，首毛生，色雪白，泥水不能汙。百六十年雄雌相視，目睛不轉而孕。千六百年飲而不食。聖人在上，則與鳳凰翔於甸。其精神氣骨應相，故古者相鵠有經。蓋鵠，陽物也。而遊於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火數七，金數九，故七年小變，十六年大變，六十年變止。千六百年形定而色白，食於水，故喙長。軒於前，故後短。棲於陸，故足高而尾周。翔於雲，故毛豐而肉疎。大喉以吐，故修頸以納。

鵠鵠

新故壽。凡鵠之上相，隆鼻短口，則少眠，高脚疎節，則多力。露眼赤睛，則視遠。回翎亞膺，則體輕。鳳翼雀毛，則善飛。龜背黿腹，則能產。輕前重後，則善舞。洪髀纖趾，則能行。禽經曰：鵠以怨望，鵠以貪顧。雞以嗔睨，鴨以怨瞋。雀以猜瞿，燕以狂貯。視也。鵠以喜轉，鳥以悲啼。鵠以飢鳴，鵠以絮喉。梟以啣叫，鵠以愁嘯。鳴也。今鵠雌雄相隨，如道士步斗，履其跡而孕。內典曰：鵠影生。禽經曰：鵠愛陰而惡陽，鵠愛陽而惡陰。

鵠

鷓鴣水鳥。似鷓而黑。一名鷓。山如鉤。食魚入喉則爛。其熱如湯。其骨主鯁及噎。蓋以類推之者也。此鳥吐而生子。神農書所謂鷓鴣不卵生。口吐其雛。獨為一異。是也。楊孚異物志云。鷓鴣能沒於深水。取魚而食之。不生卵而孕。鵠於池澤。既胎而又吐生。多者生七八。少生五六。相連而出。若絲緒焉。水鳥而巢高木之上。夔州圖經。稱峽中人謂鷓鴣為烏鬼。蜀人臨水居皆養此鳥。繩繫其頸。使之捕魚。得魚則倒提出之。杜甫詩云。家家養烏鬼。是也。

增修

增修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十九

品物門

羽族類

鷺

鷺。鷺屬。蒼黑色。鷺好沒。鷺好浮。故鷺一名漚。列子曰。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今字從鳥。後人加之也。鷺安樂於水者也。故詩以為神祇。祖考安樂之譬。而周官王后安車鷺總。詩曰。鷺鷥在涇。公尸來燕來寧。公尸燕飲。福祿來成。鷺鷥在沙。公尸來燕來宜。公尸燕飲。福祿來為。來成。

增修

增修

以祖言福祿也。來為以考言福祿也。傳曰。來為言厚為孝子。則其為考可知矣。又曰。鷺鷥在渚。公尸來燕來慶。公尸燕飲。福祿來下。鷺鷥在漚。公尸來燕來宗。公尸燕飲。福祿來崇。來下。以天神言福祿也。來崇。以地示言福祿也。蓋天故自上。漚下。地故自卑。來崇。亦其天道主貴高。地事主富崇。故也。於祖曰。爾酒既清。爾釐既馨。於考曰。爾酒既多。爾釐既嘉。則以宗廟尚文故也。郊立則貴質而已。故曰。爾酒既湑。爾釐伊脯也。其卒章則又總上四章之詞。故曰。公尸燕飲。

無有後艱。無有後艱者。道也。蓋道之不可以祐神。非有資於物也。孰能福祿之哉。故於福祿為不足道也。蒼頡解詁曰。鷺鷥也。今鷺一名水鷺。形色似白鵠而羣飛。風土記曰。鷺鷥鷺也。以名自呼。大如小雞。生於荷葉之上。

鷺鷥

釋鳥曰。鷺鷥。沈鷺。鷺好沒。大小如鴨。青色長尾。背上有文。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惡者也。莊子曰。鷺鷥雖短。續之則憂。鷺鷥雖長。斷之則悲。此言生理至足。無欠無餘。自長非所增。自短非

鷺鷥

子五

所損也。詩曰。女曰鷺鷥。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翔將翔。弋鷺與鴈。明星有爛。言小星已不見矣。故於是時。相警以夙興也。蓋鷺鷥常以晨飛。故是時如此。賦曰。晨鷺三至。此之謂也。亦其弋不射宿。所以為好德。又鷺性慈謹。鴈有行列而不亂。故刺不說德之詩。樂正言琴瑟禮。正言鷺鷥。因以微切之。爾也。又曰。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加與元鷺。加加雙鷺。鷺者之加同意。蓋弱弓微矢。乘風振之曰弋。故楚人好以弱弓微矢。加之歸鴈之上。楚辭曰。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

將汜汜若水中之鷺乎。蓋沈鷺善沒。而又容容與波上下。故昔之散人慕焉。

鷺鷥

鷺鷥。鷺鷥。江東呼之為鷺鷥。而有別。陰陽自然變化論曰。鷺鷥不再匹。蓋言是也。詩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蓋關雎和而摯別。而通習水又善捕魚。故詩以為后妃之比。鷺鷥則一宿均養。又居鵲之成巢。故為夫人之德而已。徐鉉草木蟲魚圖云。鷺鷥常在河洲之上。為儔偶。更不移處。蓋鷺鷥性好時。故每立更不移。所謂鷺立義。

鷺鷥

子六

取諸此。鄭子曰。少皞氏以鳥為官。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啓。丹鳥氏司閉。祝鳩氏司徒。鷺鷥氏司馬。鷺鷥氏司空。鷺鷥氏司寇。鷺鷥氏司事。五鷺鷥氏者也。鳳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故司分。伯趙鷺也。以夏至鳴。冬至止。故司至。青鳥鷺也。以立春鳴。立夏止。故司啓。丹鳥鷺也。以立秋來。立冬去。故司閉。鷺鷥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鷺鷥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鷺鷥孝。故為司徒主教民。鷺鷥

虞槐賦曰。春棲教農之鳥。即鵲是也。俗云。昨鵲父則雙翔。別則立而異處。是謂鵲而有別。傳曰。鵲鳥不雙。是也。

鵲鳥音九

鵲鳩。桔音九鞠音九一名搏黍。今之布穀。江東呼為郭公。牝牡飛鳴。以翼相拂。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有均一之德。蓋其哺子。朝自上而下。暮自下而上者。均也。其子在梅在棘在榛而已。則常在乎桑者。一也。詩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序者。以為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

鵲雅水

三七

之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蓋一者。婦道也。妻道也。均者。母道也。小君之道也。均所以制節。一所以謹度。故詩以況夫人。周官羅氏。中春。獻鳩以養國老者。鳩性不噎。暗食之。且復助氣。故也。續禮儀志曰。仲秋。案戶校年。老者授之以杖。其端刻鳩形。鳩者。不噎之鳥也。故曰。祝鯁在前。祝壹在後。禽經曰。一鳥曰佳。二鳥曰雉。三鳥曰鵲。四鳥曰乘。五鳥曰雁。六鳥曰鵲。七鳥曰鳩。八鳥曰鸞。九鳥曰鳩。十鳥曰鵲。九鳥曰鳩。其字從九。以此故。鵲衍逐婦書曰。口如布穀。

言其多聲也。

鵲鳥音九

釋鳥云。鵲鳩。鶻音九鶻音九今江東亦呼鵲鳩。左傳曰。鵲鳩氏司事。先儒云。鵲鳩。春來秋去。故為司事。一名鳴鳩。月令所謂鳴鳩拂其羽者。是也。一名鶻。鶻。莊子所謂蜩與鶻笑之者。是也。蓋此似山鵲而小。釋鳥曰。鶻。山鵲也。故此一名鶻。鳩。又其短尾青黑色多聲。故此一名鳴鳩也。詩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言鳴鳩小物。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今飛鳴

鵲雅水

三八

戾天。則其聲亦遠聞。其勢亦高至。唯勉強故也。可以人而不如乎。許慎云。鳴鳩奮迅其羽。直刺上飛數千丈入雲中。其勉而飛如此。又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言脊令亦小物也。令飛鳴不有止息。雖不能遠聞高至。然亦有首尾相應。可以人而不如乎。欲其如飛鳩不可得也。故望之如此而已。夫王尚大者也。今幽王曾是不知。故其詩曰。小宛也。又鵲鳩性食桑葚。然過則醉而傷其性。故詩云。于嗟鳩兮。無食桑葚。而序以為刺淫佚也。陸機云。鵲鳩一名斑鳩。蓋斑鳩似鵲

鳩而大。鵲鳩灰色無繡項陰則屏逐其匹。晴則呼之。語曰：天將雨，鳩逐婦者是也。斑鳩項有繡文斑然，故曰斑鳩。則與此鵲鳩全異。機之言非。今此鳥喜朝鳴，故一曰鵲朝也。凡鳥朝鳴曰朝。夜鳴曰鵲。禽經曰：林鳥以朝嘲水鳥以夜鵲。今林棲多朝鳴，水宿多夜鵲。鵲音夜，字見龍龕手鏡。

鵲音道

今鵲音鳩也。壹宿之鳥。壹宿壹於所宿之木。一名荆鳩。一名楚鳩。一名鵲音鳩。一名乳鳩。一名

鵲音

手九

鵲音鳩。一名鵲音鳩。一名鵲音鳩。方言曰：鳩自關而西，秦漢之間謂之鵲鳩。其大者謂之鵲鳩。其小者謂之鵲鳩。或謂之鵲鳩。或謂之鵲鳩。梁宋之間謂之鵲。鵲性慈孝慈謹。故聽聲考詳篇曰：雀聲慘毒。鵲聲慈念。而詩以為使臣賢者之況。詩曰：翩翩者鵲。然然來思。言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然然後得嘉魚壹鳥也。爾雅曰：佳其鳩。夫不壹宿壹宿婦之正也。夫或不然。故孔子欲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四牡曰：翩翩者鵲。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翩翩者鵲。載

飛載止。集于苞杞。蓋孝所以致私恩。謹所以致公義。故四牡勞使臣之詩。而其託況如此。傳曰：懷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一曰：祝鳩或曰：鵲與鳩鳩皆壹鳥也。故有鳩祝之號。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鳩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鳩鳩性一而慈。祝鳩性一而孝。故一名尸。一名祝。禮云：鵲以慈告。祝以孝告。今鵲類賦尾皆促。故其字從佳。說文曰：佳。鳥之短尾總名也。禽經曰：拙者莫如鳩。巧者莫如鵲。今鳩累巢止於數枝。鵲能載身而已。鵲音巧而危。鵲拙而安。

鵲音

早

孔雀

博物志云：孔雀尾多變色。或紅或黃。喻如雲霞。其色無定。人拍其尾則舞。尾有金翠。五年而後成。始生三年。金翠尚小。初春乃生。三四月後復凋。與花萼俱衰。雌者不冠尾短。無金翠。人採其尾以飾扇拂。生取則金翠之色不減。南人取其尾者。握刀蔽於叢竹潛隱之處。伺過急斬其尾。若不即斷。回首一顧。金翠無復光彩。性頗妬忌。自矜其尾。雖馴養已久。遇婦人童子。服錦綵者。必逐而啄之。每欲山棲。先擇置尾之地。故欲

生捕者。候雨甚往擒之。尾露而重。不能高翔。人雖至且愛其尾。不復驚揚也。嶺表異錄云。孔雀翠尾。自累其身。比夫雄雞。自斷其尾。無所稱焉。說苑口。君子愛人。辯士愛口。孔雀愛羽。虎豹愛爪。此之謂也。今畫史雖妙。善花鳥。猶憚為此物。蓋其金翠生動。染色有不能似者。太玄禮首曰。孔鴈之儀。利用登于階。言孔有文。鴈有序。而其象皆中禮。故利用登于階也。鹽鐵論曰。南越以孔雀珥唯門戶。崑山之旁。以璞玉抵鳥鵲。此言貴生於少。賤生於所有。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

埤雅

翠

者貴。豈虛言哉。南越志曰。孔雀不必匹合。正以音影相接便孕。亦與蛇偶。禽經曰。鵠見蛇則操而貴。孔見蛇則死而躍。

鵠音啼

釋鳥云。鵠鵠鵠。郭璞曰。今之鵠鵠也。好羣飛。沈水食魚。故名滂澤。鵠形似鵠而大人足。其鳴自呼。領下胡大如數升囊。因以盛水貯魚。淮南子所謂鵠鵠飲水。數斗而不足。鰓也音鰓音入口。若露而死。是也。蓋魚生水巾。而口不納水。鰓之推曰。魚不咽水。一名淘河。一名滂澤。莊子曰。魚不

畏網而畏鵠鵠。言鵠以智力取魚。故魚不畏網而畏之也。詩曰。維鵠在梁。不濡其翼。維鵠在梁。不濡其味。蓋鵠性羣飛。沈水食魚。若遇小澤有魚。便各以胡去水。令水竭。魚露。乃共食之。故號淘河。滂澤。則濡其味。翼宜矣。今反取飽於梁。不濡其翼。非特不濡其翼。又且不濡其味。故詩以刺小入。不食其力。無功而不思北徂。南越志所謂鵠鵠。雖東西回翔。然開翅之始。必先南翥。亦胡馬嘶北之義也。本草曰。鵠鵠形似母雞。鳴云鈎。軻格磔。嶺表異錄云。肉白而脆。味勝雞雉。

埤雅

翠

鵠鵠音啼

先儒以為鵠鵠。即今巧婦。郭注爾雅獨云鵠類。則璞與先儒異意。以詩與爾雅考之。宜如璞義。蓋爾雅言鵠鵠鵠音鵠音鵠音。繼云狂茅鵠。怪鵠。鵠則鵠鵠。宜亦鵠類。賈誼所謂鸞鳳伏窺。鵠鵠翺翺是也。詩曰。鵠鵠鵠鵠。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則其語似戒鵠鵠之詞。正如宣王黃鳥之詩。即非鵠鵠自道也。昔賢云。鵠鵠恤功愛子。及室誤矣。其二章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迨天之未陰雨。及其閒暇之譬也。徹彼桑土。

網繆牖戶明其政刑之譬也。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及其國家閑暇，明其政刑，孰敢侮之？為是故也。蓋審生於陰雨，而戶牖所以取明，故是詩託況如此。文子曰：「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如一戶之明。」

鵙 午的切

三蒼云：蒼鵙也。善高飛，似鴈，目相擊而孕，吐而生子。其色蒼白，莊子所謂白鵙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者也。蓋萬物以風動，以風化，故國風取名焉。序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風

鵙 華水

四

以動之，取其所謂以風動也。教以化之，取其所謂以風化也。今鵙亦雄雌相隨受卵，是亦風化。諺曰：「鵙相逐成胎。」是也。西方之書曰：「濕以合感，化以離。」應。春秋書石曰：「隕石于宋五。」蓋視之則隕，察之則石。徐而察之，則五書鵙曰：「六鵙退飛，過宋都。」蓋視之則六，察之則鵙。徐而察之，則退飛。比言之法也。故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而傳以為五石六鵙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博物志曰：「鵙亦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孕。揚雄蜀都賦云：「風胎雨鼓，風胎若鵙是也。鵙睨而

生子。又作鵙，隔而通者也。

鴛鴦

鴛鴦，匹鳥。有思者也。說文稱：「鳳言，鵙鴛鴦思。」是已。崔豹古今注曰：「鴛鴦，鳬類也。雄雌未嘗相離，人得其一，一思而死。故謂之匹鳥。鴛鴦性如此。故先王慎於取之。」鴛鴦之詩一章曰：「鴛鴦于飛，畢之羅之。」言於其飛然後畢之羅之，則不毀卵，不射宿，故也。二章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言以我交於萬物有道，故彼於止得其所止也。鴛鴦在梁，正言左翼者，蓋凡鳥左顧則怒，作右眄則喜。

鵙 華水

四

生飛而起，則仰左翼；飛而下，則仰右翼。故今鴛鴦鳥下擊，皆先側左翅也。又是詩初言鴛鴦，以著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而卒言乘馬，以明奉已有節者。蓋言匹鳥乘馬，雖微且少，而古之明王遇之如此，則其大於此者可知也。揚雄曰：「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鳬飛不為之少。」亦言雙鳬乘鴈未足以為增損也。列子曰：「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鴛者，能養野禽獸，雖虎狼鴛鴦無不柔訓者。」王令毛丘園傳之，此寓言也。所謂梁鴛者，即取鴛鴦在梁，不驚撓之義。故

名之曰梁鵞蓋列莊之書嘗所稱引者不必實有其人每詭其名以見義如梁鵞毛立園無足滿苟得之類是也俗云雄鳴曰鴛雌鳴曰鴛稽聖賦曰鴛鴦奚別鴛鴦奚雙一曰鴛好外反鴛好內思

鴛音昌

鴛似雉而大黃黑色故其名曰鴛而鴛賦云揚玄黃之勁羽也有毛角專場健鬪鬪死不却蓋鴛鳥之暴疏者每所搜撮應爪摧碎亦愛其黨郭璞鴛贊所謂疇類故侵雖死不避古者令武

卷五

五

水

士冠之實取諸猛先儒所云虎夫戴鴛是也列子曰黃帝戰于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驅虎為前驅鴛鴦為旗幟比以力使禽獸者也亮使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蕭韶九成鳳凰采儀比以聲致禽獸者也先王之於鳥獸或以力使或以聲致如此又況橫目之民乎字說曰奚也曷也皆無知也鴛可畜焉以放於死奚物而無知者也鴛善鬪焉以放於死曷物而無知者也禽經曰鴛教鳥受祿也

鴛音昌

釋鳥所云恠鴛是也其鳴即雨為國可以聚

諸鳥一名隻狐晝無所見夜即飛散蚊蟲

鴛服鬼車之類莊子所謂鴛鴦夜撮蚤察豪末

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者舊說雀月夕昏人有

至夕昏不見物者謂之雀昏即此類也焦貢易

林曰雀目燕類畏昏無光顏之推曰雀奚夕瞽

鴛奚晝盲一曰鴛鴦拾人之爪相其凶吉

此妄說也

鴛鴦

鴛鴦自呼其名常向日而飛飛數隨月蓋若正

卷五

五

水

月一飛而上畏霜露早晚稀出有時夜飛飛則以木葉自覆其背古棧云偃鼠飲河止於滿腹鴛鴦銜葉才能覆身此之謂也臆前有白圓點文多對啼忘常南嚮也鴛信鳥也

鴛

鴛一名春鋤步於淺水好首低昂故曰春鋤也方言鴛鴦謂之獨春與此同意鴛鴦亦其鳴聲如春鴛色雪白頂上有絲毳毳然長尺餘欲取魚則弭之禽經曰鴛啄則絲偃鴛捕則角弭藏殺機也青脚喜翹高尺七八寸善蹙捕

魚又其翔集必舞而後下。故詩以况二王之後。曰。我客戾止。亦有斯容也。楚威王時有赤鷺。合皆飛翔而舞。舊鼓吹朱鷺曲。是也。今鷺之集。每至水面數尺。則必低回少盤。其勢與飛之時。迥起特異。蓋其天性舞而後下。非朱鷺獨然也。故詩於鷺于下。曰。醉言舞。鷺于飛。曰。醉言歸也。禽經曰。山禽之味多短。水禽之味多長。山禽之尾多修。水禽之尾多促。山禽尾修。味短。若鷓鴣之類。是也。水禽尾促。味長。若鷺之類。是也。又曰。鷓鴣好霜。鷺惡露。字從露省。以此。亦或謂之白露。今人

不詳

王

水

畜之。極有馴擾者。每至白露降。日則定。飛揚而去。不可復畜矣。俗說。雄雌相眄。則產。陰陽自然變化。論曰。鷺目威而受胎。鷓影接而懷卵。鷺鷥交頸。野鵲傳枝。物固有是哉。鷺。白鳥也。淮南子曰。的的者。獲提提者。射。故詩正言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鵲鵲。以美文王之德。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十九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二十

品物門

羽族類

溪鷺

溪鷺。五色。尾有毛如舡拖。墮。小於鴨。沈約郊居賦。所謂秋鷺寒鷺。修鷺短鷺。是也。性食短狐。在山澤中。無腹毒氣。故淮賦云。溪鷺尋邪而逐害。此鳥蓋溪中之勑邪逐害者。故以名云。鷓鴣之步網。鷺之畫印。溪鷺之勑。螺贏之祝。皆物之有術智者也。陳昭裕建州圖經曰。溪鷺。鷺於水。渚宿

不詳

泉

水

先少。若有勑令也。亦其浮游雄者左。雌者右。群伍皆有式度。

鷓鴣

鷓。伯勞也。陳思王惡鳥論曰。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氣為仁義。陰氣為殘賊。伯勞賊害之鳥也。其聲鷓鷃。故其音名云。月令仲夏曰。鷓始鳴。是也。釋鳥云。鷓鷃。醜其飛也。瓊言其飛不能翺翔。疎翅上下而已。許慎說文以為撥。飲足也。今鷓鷃醜飛亦皆飲足腹下。詩曰。七月鳴鷓。八月載績。蓋倉庚知分。鳴鷓知至。故陽氣分

而倉庚鳴可蠶之候也。陰氣至而鵙鳴可
候也。舊云。鵙善制蛇。鵙則蛇結類。從曰。鵙鳴在
上。蛇盤不動。鵙鳴在上。謂反不行。或曰。金得伯
勞之血則昏。鐵得鵙之膏則瑩。石得鵙髓
則化。銀得雉糞則枯。

梟
古又切音先

梟食母。說文云。不孝鳥也。故日至捕梟磔之。
字從鳥頭在木上。古者天子以春解祠黃帝。用
一梟破獍。說者以為梟名食母破獍食父。破
獍如貙者。而虎眼。一曰。如虎豹而小。始生還

梟

梟

梟

食其母。故曰梟獍。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司用之。
故後世於歲始被除凶災。取以解祠黃帝。漢使
東都送梟。五月五日作羹以賜百官。此遺象也。
舊說。梟性食母始。山錄曰。烏反哺。梟反噬。
蓋逆順之習也。聽聲宜習武。烏聲宜習。聲宜習卜筮。鵙聲宜
習工巧。梟聲宜習符呪。釋鳥曰。梟鵙。土梟也。西
方之書曰。如土梟等。附塊為兒。名之曰土梟。蓋
取諸此。傳曰。死可以令梟寂。又曰。梟避星名。

歲子

鴉
下端切音鴉

鴉大如班鳩。綠色。所鳴其民有禍。證俗云。鴉禍
鳥也。今謂之畫鳥。蓋聲之誤也。草木疏曰。惡聲
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鴉鳥是也。其肉甚
美。可為羹臠。又可為炙。故莊子曰。見卵而求
時夜。見彈而求鴉炙也。詩曰。翩彼飛鴉。集于泮
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言鴉食桑。則變
而美其色。好其音。以況德義。能革小人之非如
此。及其食梅。則不足以革其容色。變其聲音。故
詩曰。墓門有梅。有鴉萃止。以刺陳佗無良師傳

鴉

鴉

鴉

也。北山錄曰。黃鸝亦食桑。黠而音美。一曰。鵙似
鴉。則鴉又非鵙矣。異物志曰。鳥如小鷄。體有文
色。異俗謂之鵙。不能遠飛行。不出域。賈公彥曰。
鵙鵙二鳥。夜為惡鳴者也。傳曰。夏雀生鵙。楚鳩
生鵙。廣志曰。鵙楚鳩所生。如鵙巨虛種類不孳
乳也。玉堂問話云。驢馬駒隨母行。有在前者。有
在母並者。有隨後者。此由生時爾。月初生者在
前。月半生者在處中。月末生者在居後。嘗驗問數輩
亦不謬爾。始知含靈之類。皆稟四時五行之氣
也。今科斗月大盡先生前兩足。小盡先生後兩

足

春令音即令

釋鳥云。鵲鵲雖渠。蓋雀之屬。飛則鳴。行則搖。大如鵲。長脚尾。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詩曰。春令在原。兄弟急難。春令水鳥。首尾相應。和之至也。今反在原。則失其所矣。故以取況。兄弟急難。其首尾相應如此。義訓曰。鵲鵲錢母。其頸如錢文。詩曰。題彼春令。載飛載鳴。說者以為春令不能自舍。君子有取節爾。其鳴自呼。或曰。首尾相應。飛且鳴者。故謂之雖渠。渠

地雅

季

水

之言勤也。物類相感。志曰。俗呼雪姑。其色蒼白似雪。鳴則天當大雪。極為驗矣。

桑扈

淮南子曰。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桑扈蓋一名而二種。若魯有兩曾參也。釋鳥云。桑扈竊脂。鵲鵲割葦。比桑扈之一種也。桑扈竊脂。棘扈竊丹。比桑扈之一種也。蓋對割葦言之。則竊脂者。所謂青質。曲食肉好盜脂膏者。是也。對竊丹者言之。則竊脂者。所謂素質。其翅與領皆鶯然。而有文章者。是也。左傳曰。九扈為九農正。

扈民無淫者也。賈逵樊光以為春扈趣民耕種。夏扈趣民耘耔。秋扈趣民收斂。冬扈趣民蓋藏。棘扈為果驅鳥。桑扈為蠶驅雀。行扈啁啁。畫為民驅鳥。宵扈嘖嘖。夜為農驅獸。老扈鷄鷄。則趣民刈交。今起不得晏者也。說者非之。以為入林為果驅鳥。入室為蠶驅雀。畫驅鳥。夜驅獸。窮日通宵。常在田野。非先王所以建官之意。則亦以誤矣。蓋九扈農桑候鳥。扈民無淫者也。故先王名官以主農桑之事。取其意云爾。非謂依此諸扈使之動作也。蓋如棘扈則主園事爾。桑扈則

地雅

季

水

主蠶事爾。驅鳥。驅雀。非所以為難也。然則所謂交交桑扈。率場啄粟者。正以其性之竊脂者。言之也。故以啄粟為失其性。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者。正以其色之竊脂者。言之也。故其序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蓋君子素以為質。而文之者。禮也。釋獸曰。虎竊毛。謂之號貓。鼯如小熊。竊毛而黃。竊毛皆謂淺毛。則夏扈竊玄言淺黑。秋扈竊藍言淺青。冬扈竊黃言淺黃。棘扈竊丹言淺赤。桑扈竊脂言淺白。固其理也。且爾雅主時言之。而小雅桑扈所取者。有兩竊脂。故爾雅亦兩

解也。猶之無羊云。九十其搏。良邦云。殺時搏。杜爾雅有黑唇搏。又有牛七尺為搏。是也。

鷲雉

鷲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項上綠色。鮮明。膏腹洞赤。西山經。所謂赤鷲。可以禦火者也。賦性悍戾。慙害。飛走如風之疾。故潘兵云。山鷲悍害。疾迅已甚也。蓋其耿介甚於他雉。故周官三公服鷲冕。與王后三翟之服異也。劉熙釋名云。鷲冕鷲雉之慙惡者。山雞也。鷲慙也。性急慙。不可生服。必自殺。故畫其形於衣。以象人執耿介之節。

鷲雉

五十三

水

博物志曰。山雞有美毛采。自愛其色。終日映水。目眩則溺。翟雉長尾。雨雪降。惜其尾。棲樹杪。不敢下食。往往餓死。蓋文之溺物也。如此。然則士之涉世。不能忘己之美。而至於以文滅質者。亦已惑矣。羽物之色。莫美於鷲。以其美斃焉。互物之味。莫美於龍。以其美斃焉。是以物惡有其美也。禽經曰。霜傳疆枝。鳥以武生者少。雪封枯原。鳥以文死者多。

鵠

鵠鵠一舉千里。故周官木路前樊鵠纓。蓋取諸

此。又曰。革路龍勒。條纓龍勒。猶比所謂鵠纓。蓋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而度人八尺以上為龍。六尺以上為馬。馬以龍名。其來尚矣。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設其鵠者。棲鵠於侯中。以為的者也。若今所射紅心。是也。謂之鵠者。東名於鵠。鵠鵠一舉千里。射者難中。是以中之為雋也。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皮侯所謂三侯是也。先儒中鄭以為其鵠。還以虎熊豹麋之皮為之。按鵠取名於鳥。則或畫或刻。或以其毛為之。雖不可知。然知其不以虎熊豹麋之

鵠雉

五十四

水

皮為之。明矣。今鵠善步。鳥善趨。鴈善立。禽經曰。鳥鳴啞啞。鵠鳴嗶嗶。鳳鳴喈喈。凰鳴啾啾。雉鳴鳴鳴。雞鳴伊伊。鶩鳴嚶嚶。鵠鳴昔昔。鳴呶呶。鵠鳴告告。鵠鳴嚶嚶。字說云。鵠遠舉難中。中之則可以告。故射侯棲鵠中。則告勝焉。

杜鵑

杜鵑一名子規。苦啼。啼血不止。一名怨鳥。夜啼達旦。血漬草木。凡始鳴皆北嚮。啼苦則倒懸於樹。說文所謂蜀王望帝化為子鵠。今謂之子規是也。至今寄巢生子。百鳥為哺其雛。尚如君

臣云爾雅曰鵽周即此鳥也。臨海異物志曰鵽
鵽一名杜鵑。至三月鳴。晝夜不止。按楚辭曰恐
鵽鵽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則杜鵑似
非鵽鵽。服虔曰鵽鵽一名鵽。此言是也。蓋陰氣
至而鵽鳴。故百草為之芳歇。或曰鵽鵽春分鳴。
則衆芳生。秋分鳴。則衆芳歇。所未詳也。

雀

雀賦曰頭如鵽蒜。目如擘椒。雀物之淫者。鼠物
之貪竊者。故詩言雀角鼠牙。以譬彊暴。西方之
書。以為淫人受果。其報雀鵽。鵽雀。固物之淫

雀

雀

雀

者也。今鵽喜合。凡鳥皆雄乘雌。唯此鳥雌乘雄。
又雀四時有子。鵽逐月有子。周蒙續雀豹。古今
注曰九月雀入水。不則多淫。決酒善使人淫。決
故一升曰爵。爵所以戒也。亦取其鳴節足。所以
戒荒淫之飲。舟名杯。以戒沈湎。爵以戒淫決。其
義一也。先儒圖禮以為爵。漆亦中。其下刻為雀
形。蓋雀之制其上如斛。下為爵形。故漢律歷志
稱斛以為其狀似爵。以廉爵祿也。爵散之爵出
於爵。燕饗之燕出於燕。一則以為法。一則以為
戒。先王之禁勸有在於是。故孔子欲學者之多

識也。或曰爵狀似斛。不為雀形。按說文解爵曰
禮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則爵為
雀形。明矣。西方之書曰雀浴沙受卵。師曠禽經
曰雀交不一。雉交不再。又曰雀以猜瞿。今雀俛
而啄。仰而四顧。所謂瞿也。說文以為鷹隼之
視。誤矣。太玄曰明珠彈肉。費不當也。言所用
者重。所要者輕。朝野僉載曰叱雀官倉。猶是向
公。故書之。所貴者意也。舊說鳥雀尾翠上有肉
高有穴者名脂餅。鳥雀每引常取脂以塗翅
毛衣。則悅澤雨露不能濡。又云雀爭燕巢。銜艾

雀

雀

雀

買巢中燕不復顧也。

鸚鵡

鸚鵡人舌能言。青羽赤喙。其狀如鴉。鸚鵡賦所
謂蒼鷹驚而受縶。鸚鵡慧而入籠者也。曲禮
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走獸。舊
說衆鳥足趾前三後一。其目下臉。鸚鵡上唯
鸚鵡四趾齊分。兩臉俱動如人目。南方又有鸚
鵡者。里兒剔其舌端。教以語言甚慧。禽經曰
鸚鵡摩其背而瘡。鸚鵡剪其舌而語是也。或曰
鸚以聲交而孕。鵽以意交而孕。鵽以情交而

孚。鵲音鵲以足交而孚。舊說鵲不踰濟。又
穴居。故春秋夏有鵲來巢。以異書也。鳥似鵲
而有情。禽經曰。冠鳥性勇。帶鳥性仁。纓鳥
性樂。冠鳥若鵲是也。帶鳥若練鵲是也。纓鳥若
綬鳥是也。綬鳥一名鵲音鵲。亦或謂之吐綬。咽下
有囊如小綬。五色彪炳。吐有時。風不吐。雨不吐。
有驚懼之虞。亦不吐。詩曰。中唐有虓。邛有言鵲。
言不戕賊之。故中唐有虓。不驚懼之。故邛有言
鵲也。一名避株。蓋行必遠草木。慮觸其喙。亦曰
真珠雞。體有真珠點文。食之甚美。詩謂之古以

此或剖其喙。不復有綬絲矣。字說曰。鵲不能言。
已而能言。毋從人而後能言。

鵲音鵲

郭璞曰。鵲似鴈無後脂。毛有豹文。一名獨豹。
遇驚鳥能激糞禦之。著其毛悉脫。說文曰。肉出
尺戴。諸焦貢易林曰。文山鴻豹。肥脂多脂。蓋言
此也。閩考曰。鵲無舌。免無脾。蓋鵲無舌連蹄。性
不木止。詩曰。肅肅鵲羽。集于苞桑。言鵲無舌性不木
于苞棘。肅肅鵲行。集于苞桑。言鵲無舌性不木
上。又其飛肅肅勞苦。然其於苞相苞棘苞桑也。

尚得以其類。集聚眾羽而成翼。聚眾翼而成行。
今君子無所於愬。下從征役。又不得養其父母。
則鵲之不如也。說文曰。年音年。章音章。相次也。從匕音匕。
從十音十。蓋鵲性羣居如鴈。自然而有行列。故從
年。詩曰。鵲行以此故也。段氏云。鵲鵲亦齡也。

戴勝勝鳥頭上冠角也

釋鳥云。鵲音鵲。戴勝音戴勝。郭璞曰。鵲即頭上勝
也。今亦呼為戴勝。戴勝一名戴鵲。頭上有毛花
成勝。故曰戴勝也。通典曰。上古衣毛帽皮。後代
聖人見鳥獸冠角乃作冠纓。而今比鳥頭上戴

勝。則又冠角之別也。三月飛在桑間。蓋蠶生之
候。月令所謂戴勝降于桑是也。方言曰。鵲音鵲。自
關而東謂之戴鵲。似誤。蓋鵲音鵲。布穀也。按今男
事興而布穀鳴。女功興而戴鵲鳴。則鵲音鵲與戴
勝異。雄之言非。蔡邕月令云。鳴鵲音鵲。鵲音鵲也。鵲先
是時鳴。故稱鳴鵲。猶搏也。陽氣所感。故搏羽。戴
勝降于桑。以勸民事也。春秋傳曰。鵲音鵲氏司事
也。見鵲拂羽。戴勝降桑。則具佳宮。詩云。女執懿
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鵲音鵲

鵲一名迷。似燕紺青其色。知天將雨之鳥也。故傳曰。知天者冠迷。而莊子曰。皮弁鵲冠。以約其外。字從商。音商。迷也。鵲知天時而迷之者也。義訓曰。鵲紺燕知風則啼。商羊一足。雨則舞。然則鵲之為鳥。非獨知雨。又亦知風也。蘇子所謂蚌鵲相持者。鵲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死蚌。蚌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鵲。兩謂開口一本作雨。非是。異物志曰。翠鳥先高作巢。及生子愛之。恐墮。稍下作巢。子生毛羽復益。愛之又更下巢也。亦自銜其毛羽。日浴澄澗洄淵之間。鮮

縛可愛。或謂之翡翠。名前為翡。名後為翠。舊云雄赤白。翡雌青。曰翠。其小者謂之翠碧。一名魚虎。一名魚師。性善捕魚。故曰魚師。魚虎也。荆王以其羽毛飾被。左氏傳所謂翠被豹舄是也。今花工亦取以為婦人面飾。俗說翡翠各據溪曲以居。以自藏匿。猶雉之分畿。雖雉不越分域也。素問曰。青如翠羽者生。黑如烏羽者生。赤如雞冠者生。黃如蠟復者生。白如豕膏者生。比五色之見生也。

增附

鵬經書未聞有言鵬者。蓋自南華始焉。其言曰。北溟有魚。其名曰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溟。南溟者。天池也。齊諧志曰。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九萬里。又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九萬里風斯在下矣。云云。人崑崙層期國人拾得翅羽。截其管。作水桶。

鵬鵠

鵠鵠似鵬。而有憤色。純黑。金眼。穴居。一名寒臯。慧鳥也。斷舌。可使言。鵠亦作鵠。其翔不踰濟。昭公二十五年。書鵠鵠來巢。志魯所無也。晉司空桓豁之在荊也。有參軍五月五日剪其舌。教學語。司徒大會賓佐。令效四座語。無不絕似。有鵠鼻者。語難學。因納頭甕中。遂語不異。秘書少監崔行功忽有鵠鵠銜魚袋鈞玦入其室。不數日加大夫。或曰。取其目。精人乳。研滴眼中。能見雲霄外物。故硯之具斯眼者。必取其圓活為貴。擬諸此也。

鶯斯辯

詩注鶯卑居也爾雅鶯斯鵲鵲錢氏曰詩云弁彼鶯斯孔疏以為此鳥曰鶯而云斯者語辭也猶蓼彼蕭斯苑彼柳斯是也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鳥部乃立鶯斯之目是不精也董道云師曠禽經有鶯斯揚雄法言頻頻之黨甚於鶯斯非以為亂也今按斯乃語助禽經法言皆鶯斯者猶詩序以螽為螽斯皆是承誤耳况禽經未必師曠作乎孫氏曰董氏信爾雅禽經以二字為名李迂仲信揚子以二字為名不知詩人以斯為語助者多矣不然此篇又有柳斯鹿斯亦將併以柳鹿名可乎

白鵲

鵲羽族之耿介者也形類雞白質黑章尾長四五尺體備冠距嘴八純用最為可翫亦有青有黑似雉尾長昔越王獻高帝白鵲黑鵲各一是也

鷓鴣

國語云鷓鴣海鳥也止於魯東門三日臧文仲以為神使國人祭之曾論所謂臧文仲不智者

三此其一也

鷓鴣

說文鷓鴣屬從鳥合聲禮庖人掌供六禽鴈鷓鴣鷓鴣船之發海路者必養鷓鴣船沒雖數千里亦能歸其家唐明皇呼為飛奴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二十一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二十一

品物門

蟲族類

蟻

莊子曰道在蟻蟻有君臣之義故其字從豈亦或從義善闘力舉等身鐵闘輒酣戰不解有行列隊伍化書曰蟻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宮與眾處之一粒之食與眾蓄之一罪無疑與眾戮之書曰王麻冕黼裳鄉士邦君麻冕蟻裳黼裳明王於此斷恩而蟻裳則言以申君臣之義也

詩曰鵲鳴于垤音堆。垤，蟻冢也。蟻將雨則出而壅土成峰。鵲鳥見之，長鳴而喜。方言曰：其場謂之垤。亦或謂之垤。垤從至，以螳之微而能為垤。用其至故也。今蟻取小蟲入穴，輒壞垤空穴，蓋防其逸，亦以室雨。易占所謂蟻封其穴，大雨將至是也。一名蟻封。傳曰：蟻封盤馬。孟子曰：泰山之於丘垤，趙岐曰：垤，蟻封也。今朔地蟻封，其高大有如冢者，所謂蟻冢。蓋出於此。莊子曰：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言慕人與使人慕之，皆不可為也。故至人之計，仕於物我兼忘其

埤雅

卷五

水

藏也。不厭深眇而已矣。又曰：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故曰：得時則蟻行，失時則鵲起。蟻行遠遲蟻行徐徐也，有序需而不速，故君子之得時，其廉於進如此。夏小正曰：玄蚬賁，玄蚬也者，蟻也。方言曰：梁益之間，謂之玄蚬。莊子曰：螭之冠山，蟻之戴粒，其於逍遙一也。此即南華鵬鷁之義。言大小雖殊，而理各至足，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蠅

蠅，好交其前足，有紋繩之象，故繩之為字從蠅。省，準生於隼。繩生於蠅，其義一也。亦好交其後

足，搖翅自扇，故爾雅曰：蠅，醜扇也。段氏云：蒼蠅聲雄壯，青蠅聲清聒，其聲皆在翼。又曰：青蠅，尤能敗物，雖玉猶不免。所謂蠅糞點玉是也。蓋青蠅善亂色，蒼蠅善亂聲。故詩以青蠅刺讒，而雞鳴曰：匪雞則鳴，蒼蠅之聲也。一章曰：蒼蠅之聲，言耳聞疑而起也。二章曰：月出之光，言目見似而起也。青蠅首赤如火，背若負金，蒼蠅又其大者，肌色正蒼。今俗謂之麻蠅。傳曰：以冰致蠅，蠅逐臭者懷蛆，縈利常喜，煖而惡寒，故遇冰輒側翅遠引，所謂夏蟲不可與語冰者也。類從曰

埤雅

卷四

水

蠅生於灰，蓋蠅值水溺死，以置灰中，須臾即活。淮南子以為爛灰生蠅，正謂此也。張敞書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於騏驎之髮，則致千里。此言附善之益有如此也。

蕭蛸

釋蟲云：蕭蛸，長跖，蕭蛸，長跖之貌，因以名云。郭璞曰：今小蜘蛛，長股者，俗呼喜子，亦如蜘蛛，布網垂絲，著人衣，當有親客至，荊州河內之人謂之喜母。陸子曰：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蓋謂是也。詩曰：蕭蛸在戶。

蠋書

大蟲如指似蠋一名厄詩曰條結革金厄金取其堅厄取其宇也又曰蛸蛸蛸者蠋烝在桑野言蠋以絲自裹蹠又久在桑野雖獨而已然其自營也宇矣故詩以此託况序曰一章言其宇也韓非子曰蠋似蛇蠋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婦人拾蠋而漁者握蠋故利之所在皆為貪育莊子曰奔蜂不能化藿蠋以言材之有大小故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管子曰夫龍欲小則化為蠋蠋此言

卷五

水

龍化為蠋而已然抱朴子以為有蛇蠋化成之龍意者天下有自然之龍有蛇蠋化成之龍乎故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

蜂

蜂有兩衙應潮其主之所在眾蜂為之旋繞如衛誅罰微令絕嚴有君臣之義化書曰蜂有君禮也其毒在尾垂穎如鋒故謂之蜂傳曰蜂毒垂芒此之謂也詩曰莫予荈蜂自求辛螫荈使也荈蜂使人為辛螫之譬也言蜂善辛螫石歲精育毒雖小不可不慎採取百芳醴蜜其

房如脾今謂之蜜脾其王之所居疊積如臺語曰蜂臺蟻樓言蜂居如臺蟻居如樓也一名蟻蜂蟻生於蜜而天下之味莫甘於蜜莫淡於蟻蓋厚於此者必導於彼理之固然也西方之書曰味如嚼蠟舊說蜂之化蜜必取匿蜂之蜜注之蠟房而後蜜成故謂之蠟者蜜之跡也方言曰其大而蜜謂之壺蜂即今黑蜂蓋亦釀蜜楚辭所謂赤蠟若象玄蜂若壺者也黃蜂亦其一種無蜜纖長其窠仰綴於屋銜漆以固其蒂陰陽在尾喜合末端有岐者牝銳者牡也爾

卷五

水

雅曰蠶醜螫螫垂腹也一名萬其宇象形蓋蜂類眾多動以萬計故借為萬億之萬舊說數人以千數物以萬莊子所謂號物之數謂之萬也抱朴子曰雞有專棲之雄雉有擅澤之驕蟻有兼弱之智蜂有攻寡之計援理觀之人之強弱相制眾寡相役何以異此是故齊與魏開陸而莊周以為戰於蝸角也東晉發蒙記曰蠅生積灰蜂出蜘蛛自然論曰蜂無王而盡死

蠶書

蠶斯蟲之不妬忌二母百子者也故詩以為子

孫衆多之况。鵲巢言夫人德如鵲鳩能均養七子而已。是詩乃欄后妃之子孫衆多如此者。蓋大姒時則百斯男。文王之所以聖也。文王之所以聖者。天道也。召南則人道而已。何足以與此。華封人曰。祝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多男子則多懼。華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螽斯一名春黍。亦或謂之春箕。草木疏云。蝗類青色。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曰。似蝗而小。股黑。有文。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步者是也。詩曰。五月斯螽動股。言螽斯股成而奮迅之也。

卷七

七

七

也。爾雅曰。螽斯奮。蓋於是時股成而奮迅之則方春尚弱也。故列子以為臣力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蔡邕月令曰。其類乳於土中。深埋其卵。江東謂之蚱蜢。善害田穉。公羊曰。螽。陸何以書記災也。蟻。蟻何以書記異也。字蓋從冬。冬終也。至冬而終。故謂之螽。曾十月而有螽。孔子曰。失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再失閏也。

腰蛇書

腰蛇。龍類也。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風化能興雲霧而游其中。慎子曰。腰蛇游霧飛龍乘

雲。雲嚴霧除。與蚯蚓同失其所乘。故也。腰蛇能騰蟲之自勝者也。荀子曰。腰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言梧鼠之技雖多。不如腰蛇結於一也。鬼谷子曰。分威法伏。能實意法腰蛇。實意言致一也。腰蛇一名神蛇。亦曰靈蛇。墨子曰。靈龜近灼。神蛇近暴。傳曰。靈蛇棄鱗。神龍解角。以言致人達士。超世拔俗。委蛇萬物之上。抱朴子曰。兔不牝牡。腰蛇不交。不可謂真。今孔雀以影相接而孕。又雌見雄舞。而有子。皆物性自然也。陰陽自然變化論曰。腰蛇聽而有孕。白鷺視而有

胎

蛇

魚屬連行。蛇屬紆行。詩曰。委蛇。蓋取諸此。左傳曰。退食自公。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禮必折。故序以言正直。洪範三德。一曰正直。中德也。其行委蛇。是以其德在剛柔之中。大史曰。大直若屈。道固委蛇。有是哉。此之謂也。舊說蛇盤常向壬地。壬北方也。周官曰。龜蛇為旐。先儒以為龜蛇象其捍難避害。龜甲者也。而蛇擊前則尾應。擊後則首應。自腰擊之。則首尾俱應。有

兵之象故龜蛇合體謂之玄武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而玄朔者道之所在陰陽之理具焉故物有玄龜繡蛇藏有左腎右命方有朔有北器有準有繩其為卦也名之曰習坎習猶重也舊說牛以鼻聽蛇以眼聽語曰蛇聾虎聾其以此乎莊子曰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其言蓋展轉輕妙述異記曰凡珠有龍珠龍所吐也蛇珠蛇所吐也語曰蛇珠千枚不如一玳瑁玳瑁言蛇珠賤也變化序曰鵠之為猿蛇之為鼈一曰麋鹿易蹄蛇類易皮鼈類易殼稽聖賦曰蛇曉

卷九

六十九

水

萬藥鳩善禁呪大石使起取蛇食之其禁石時舉翅行前却如道士禹步則石起也按十二子辰為龍已為蛇已六陽具不為龍而為蛇者龍至此而亢故也宜為蛇而已故曰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他音

他狀似蛇而小銘曰為他弗摧為蛇禁何以此故也正月之詩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虺一名蜥蜴三寸首大如璧舊說蜥蜴蛇怒時毒在頭尾螫手則斷手螫足則斷足蛇之尤毒烈者也一

曰蜥與虺異虺如土色所在有之蜥蛇鼻反其上有針錦文眾蛇之中此獨胎生輒圻剖母腹亦有與地同色者段氏云凡禽獸必藏刑匿影同於物類是以蛇色逐地茅兔必赤鷹色隨木字說曰蛇螫人也而亦逃人也是有它蜥觸之則復其害人也人亦復焉舊云鳩食此類鳥似鷹而紫黑喙長七八寸作銅色食蛇蛇入口即爛屎溺着石石亦為之爛其轉巨石作法亦如鸛鳥禹步然羽翮有毒以擦酒飲之殺人惟犀角可以解故有鳩處必有犀也

卷九

七

水

蛇音

大蛇可食尾圓無鱗身有斑文如故暗錦額雖死似鼈行地常俯其首膽隨日轉上旬近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南人云俗取其膽以充藥材即以線合其瘡縱之後遇捕者輒自見金瘡以明無膽亦其知也南越志曰蛇蛇牙有長五六寸者土人重之云辟邪利遠行也一云蛇蛇之膽取而還生又云巴蛇吞象蛇蛇吞鹿

卿姐

爾雅曰螭螭卿姐廣雅曰卿姐蜈蚣性能制蛇

卒見大蛇便緣而啖其腦莊子曰螂蛆甘帶是也。今俗謂之百足魯連子曰百足之蟲三斷不蹶則其所持者衆也。故曰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一名蛇音也方言曰馬蛇北燕謂之蛆蟪其大者謂之馬陸莊子曰變音也一憐蛇。蛇憐蛇言變以少而羨多。蛇以有而羨無。此非造極之言。蓋蛇無足亦足。變一足亦足。蛇百足亦足。豈容歆羨於其間哉。一名商距莊子曰使蚤負山商距馳河。三教珠英曰蜈蚣見蛇能以氣禁之。蓋土勝水。故螂蛆搏蛇。舊說蟾蜍食

螂蛆。螂蛆食蛇。蛇食蟾蜍。三物相值莫敢先動。是亦騎虎之義。不得下也。

螢

夜飛腹下有火。故字從熒音省。熒小火也。月令季夏曰腐草為螢。不言化者不復為腐草也。後世屠者鑿於蒹葭而市扇者常苦燭音也傳曰螢戴火而寒。有是哉。秋陰數雨。螢火夜飛之時一名挾火。一名據火。一名熠燿。詩曰熠燿宵行。今西北多螢。大者如棗。行而有光。正曰宵行。以此故也。毛詩傳曰熠音耀燿音耀也。燿音耀火也。先儒

以為老槐生火。父血為燐。燐非螢火。誤矣。蓋燐者火之微名。故此兩者通謂之燐。爾雅曰螢大即熠燿也。古今注亦以為螢食蚊蚋。一名夜光。一名宵燭。一名燐。然則燐亦螢火明矣。崇有論曰鳥無胃而生螢無胃而育。一說螢非熠燿熠燿行蟲爾。今卑濕處有蟲如蠶蠋尾後載火行而有光。俗謂之熠燿。

蟋蟀

陰陽率萬物以出入。至於悉墮音墮。墮之為悉。蟋蟀能帥陰陽之悉者也。似蝗而小。善跳。正黑有

光澤如漆。一名蟀音蟀。一名促織。語曰促織鳴。懶

婦驚。曹奢而苟。唐儉以勤。故詩一以蟋蟀。一以蟋蟀刺之。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莫。蟋蟀在堂。九月之時也。九月建戌。於文禾千為年。步戌為歲。蓋年取禾之一熟。而歲騎兩稔。故步戌至戌。謂之歲也。一章曰職思其居。言於行思其居也。二章曰職思其外。言於內思其外也。三章曰職思其憂。言於樂思其憂也。詩序所謂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者。此也。詩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言蟋蟀微物也。猶知隨時。可以人而不如乎。故

蝓 蛻

井雅

六十三

水

皂莢

蛾

賁音費資

雅

七十四

水

蝥蝥。蝥，一名蝥。本草亦曰：一名蝥。蝥，舊說蝥。蝥生於木中，內外絜白。符子所謂石生金，木生蝥是也。蝥，蝥在糞草中，外黃內黑，亦或謂之蝥。蝥列子所謂鳥足之根為蝥。蝥是也。蝥大者如足大指，以背行，乃駛於脚，造化權輿云：蛇豕_茶腹竄蝥，蝥背行。今俗謂之蝥。蝥方言曰：蝥，蝥謂之蝥。自關而東謂之蝥。蝥舊云：蝥化為復育。復育轉而為蟬。蓋蟬之去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脫皮，可謂尸解矣。三教珠英曰：蒿成蝥。蝥

爾生蛾。蛾生卵。博物志曰。食桑者有緒而蠶。蛾類皆先孕而後交。蓋蛹者蠶之所化。蠶者蛹之所化。荀子曰。蛹以為母。蠶以為父。是也。蛹一名蠅。蠅一名羅。孫炎爾雅正義以為蠅。蠅即是雄。蛹即是雌。羅即是雄。蠶即是雌。似黃蝶而小。其眉勾曲如畫。故詩以譬莊姜。碩人曰。螭首蛾眉。今一種善拂燈火夜飛。謂之飛蠶。一名慕光。符子曰。不安其昧而樂其明。是猶文蠶云。暗赴燈而死。亦其類也。與廢音廢而為牝牡。廢一名過街。言逢申日則過街。殆與鵠音鵠忌庚申。

燕避戊己無異。周人設官覆大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言天鳥見此五者而去。良有以也。變化論曰。蝙蝠夜值庚申乃伏。

蠶音蠶

爾雅曰。國貉蟲蠶。郭璞云。今呼蛹蟲為蠶。廣雅曰。土蛹蠶蟲也。蠶蓋蟲之知聲者也。字從蠶省。或曰。蠶善令人不迷。故從問也。類從云。帶蠶醒迷。遠祠解惑是也。說文曰。司馬說蠶從向。舊說

蝶

蠅於蠶身乳子。既繭化而成蛆。俗呼蠶子入土為蠅。韓詩外傳曰。齒如編蠶。非此所謂蠶蟲也。蛺蝶粉翅有鬚。一名胡蝶。列子曰。烏足之根為蛺蝶。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嘗見園蔬其葉有為蝶者。三分二已。蝶矣。其一尚葉也。千寶云。稻成莖。麥成蛺蝶。豈虛語哉。續古今注曰。龜鼈之類無雄。蜂蝶之類無雌。一說蜂蝶醜皆以鬚嗅鬚蓋其鼻也。杜甫詩曰。花藥上蜂鬚。以此。今絡緯當音當蠶之類。亦以其鬚當鼻爾。

莎雞

小蟲黑身赤首。一名莎雞。一名樗雞。一名天雞。爾雅曰。翰音天雞天雞。蓋其鳴以時。故有雞之號。詩曰。六月莎雞振羽。言於是時莎雞羽成而振迅之也。爾雅曰。螽醜音螽螽。草木疏云。如蝗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古今注曰。莎雞一名絡緯。謂其鳴如紡緯也。促織一名投機。謂其聲如急織也。俗云。絡緯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風化。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二十一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二十二

品物門

蟲族類

蟄

蠶陽物也。惡水食而不飲。淮南子曰。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食不飲。再蠶謂之原蠶。一名魏蠶。今以晚葉養之。先王之法禁焉。淮南子曰。原蠶再登。非不利也。然王者之法禁之。為其殘桑也。鄭云。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為害馬。

人
坪
雅

三

平

歟。然則原蠶有禁。非特欲以護桑。又以害馬故也。今蠶負馬迹。亦其驗歟。里俗謂之夏蠶。亦曰熱蠶。亦曰晚蠶。自世衰道微。先王之禁不行。而民間一歲至有三蠶者矣。是以桑弱而馬耗也。蠶書曰。飼蠶勿用雨露濕葉。蓋蠶性惡濕。故禮云。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也。今俗飼蠶以葉酒之。欲其勻厚。故古者王親耕。三推而止。王后親蠶。三酒而止。舊云。蠶之所吐為忽。十忽為絲。五絲為緇。音十絲為升。二十絲為緇。音四十絲為紀。八十絲為總。詩曰。素絲五緇。又曰。五總其絲。

之數蓋如此。太玄曰：紅蠶緣于枯桑，其繭不黃。蓋蠶足於葉，三俯三起，二十七日而蠶已老，則紅。故謂之紅蠶。紅蠶以繭自衣，亦或謂之室。易林曰：飢蠶作室是也。爾雅釋蟲曰：蟪，桑繭。雉音由，樗繭。樗音繭，棘繭。樂繭，虻。虻音蕭繭。

蜘蛛

論衡曰。蜘蛛結絲以網飛蟲。人之用計。安能過之。亦掃其網。置衣領中。令人知巧。辟忘。世云。蜘蛛布網如罾。其絲右繞。今磨旋蔓生。皆循右而轉。亦自然之理也。易曰。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

雅

素

生

以漁蓋取諸離。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說者又以謂放蜘蛛而結網。法螺蚌而閉戶。則
古之知者。創物其兼取博矣。蓋昔者聖人之作
易也。既曰仰觀於天。俯察於地。而又觀鳥獸之
文。與地之宜。則所謂取才於物。雖非所以先者。
然亦豈可少哉。字說曰。設一面之網。物觸而後
誅之。知誅義者也。

尺蠖音尺澀

蜈蚣屈伸蟲也。一名蜎蜎。音卽又呼步屈。方言曰：蜎蜎謂之蜈蚣。賦曰：龍伸蜎屈。蜎屈蓋將以求

伸也。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言以屈道致伸。漢志曰：尺者，隻也。蠖之義，蓋取諸尺。蚘之義，蓋取諸引。引者，伸也。隻於尺，伸於引。今人布指求尺，一縮一伸，如蠖之步，謂之尺蠖。豈放是乎？亢桑子曰：夫俗隨國政之方圓，猶蚘蠖之於葉也。食黃則身黃，食蒼則身蒼。蚘蠖似蠶，食葉老亦吐絲作室。舊說：蚘蠖之繭，化而為蝶。此猶蛹之變蛾爾。賦曰：黹螟飛而生風。蚘蠖動而成響。言屋之空曠深靜，易以生風，答響如此。詩曰：噲噲其正。噲，音衛。噲，音其。其，是也。

蝗

蝗，有斧蟲也。究人謂之拒斧，其臂如斧，奮之當轍不避。莊子所謂猶蝗蝗之怒臂以當車轍者也。一名不過，以此爾雅曰：不過蟴蟴，其子蟴。音蛸。音捕。蟴而食，執木葉以自蔽。蟴將去而未飛，為之一前一却。莊子曰：蝗蝗執臂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蓋謂是也。廿云：蝗蝗所執之臂，可以蔽形，類從曰：蝗蝗之氣，含之生火。蚘蚘之塵，背洒起霧，未知其審。月令曰：蝗蝗生，蓋是月升陰始起，殺蟲應而生焉。孫炎爾雅正義云：蝗蝗

深秋乳子，至夏之初迺生，是也。亦生百子如蠶斯云。

蜉蝣

蟲似天牛而小有甲，角長三四寸，黃黑色，甲下有翅能飛，燒而噉之，美於蟬也。翕然生覆水上，尋死隨流。梁宋之間，曰渠略，叢生鬱棲中。朝生暮殞，有浮游之義。故曰：蜉蝣也。詩曰：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如雪以刺其倉，而掘閱言掘土使解閱也。管子曰：掘閱得王，蓋言羔裘如膏，則其好絮可知矣。麻衣如雪，則其好奢可知矣。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小正曰：蜉蝣有殷殷衆也。蜉蝣殷之時也。言有有見也。

蝻

爾雅曰：蝻，蝻也。又曰：蝻，蝻也。蓋蝻一名蝻，蝻一名蝻，蝻一名蝻。屈曲貌，以形舉也。方言曰：關東謂之蝻，梁益之間謂之蝻。詩曰：領如蝻，蓋蝻之體有豐絜且白者。故詩以况莊姜之領。七辯曰：蝻之領阿，那宜顧是也。化書曰：燥濕相育，不毋而生蝻，此即木中蠹蟲亦曰蝻，故古者譜從中起，謂之蝻譜。曹植籍田論曰：昔三苗

共工謹堯。非堯之竭歟。齊之諸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竭歟。

蠓音蒙

小蟲似蚋。亂飛者也。一名蠓。列子曰。蠓雞生乎酒。又曰。食醯順輅。生乎食醯黃軹。食醯順輅。即蠓是也。孔子曰。丘之於道也。其猶蠓雞與。微天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制子從蒙。音謂之惜。以此爾雅曰。蠓。蠓。蠓。絲炎。注云。蠓。蠓。比蟲微細群飛。郭璞亦曰。蠓飛。磳。磳。則天風春則天雨。此言蠓蠓將風。則旋飛如磳。

蠓音蒙

全

水

一上一下如春則雨矣。然其圖贊又曰。風春雨。磳。二說不同也。

蠓音蒙

食心曰。蠓。食葉曰。蠓。食節曰。賊。食根曰。蠓。爾雅所謂食苗心蠓。食葉蠓。食節賊。食根蠓。許慎說文以為吏真犯法即生蠓。乞貨則生蠓。抵冒取民財則生蠓。然則靈芝朱草。二米也。拒音舉也。之鍾其美。與蠓蠓之鍾其惡。雖不同。其繁王者之政一也。淮南子曰。狂法令即多蠓蠓。其以此乎。蠓則蝗也。蝗字從皇。今其首腹皆有王。

字。未燭厥理也。或曰。蝗即魚卵所化。列子曰。魚卵之為蟲。蓋謂是也。俗云。春魚遺子如粟。埋於泥中。明年水及故岸。則皆化而為魚。如遇旱乾。水縮。不及故岸。則其子久悶。為日所暴。乃生飛蝗。故詩曰。衆維魚矣。實維豐年。說者以為陰陽和。則魚衆多矣。故豐年夢魚。理或然也。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無害我田。穉苗而未秀。為穉韓詩曰。穉。幼稼也。蓋蠹賊螟螣。尤為穉禾之害。字說云。蠓食苗葉。無傷於實。若蠓可貸也。賊食苗節。賊苗蠹食根。如句所植。蠓食心不可見。

蟥音唐

蟥

全

水

蟥一名蟥。其首方廣有冠。夏小正曰。蟥蟥者。五采具。蟥蟥者。蟥是也。俗呼胡蟥。似蟬而小。鳴聲清亮者。江南謂之蟥蟥。詩曰。如蟥如蟥。如沸如羹。言天下謹也。譁沸騰不安如此。此序所謂無網紀文章者也。又曰。葩彼柳斯。鳴蟥蟥。蟥言。蟥與柳異類。今蟥託陰其上。鳴聲蟥蟥。則王之於己。不如葩柳之餘。亦葩其蟥也。鄒陽柳賦。以為蟥蟥屬蟥。蟥吐絲。蟥蟥得美蔭。則其鳴聲尤清厲。方言曰。楚謂之蟥。宋衛之間。謂之蟥。

寒蜩音調

寒蜩音調

○ 𧈧 音惠姑

蛄釋蟲云

蛄釋蟲云

蛄釋蟲云

於光是也。一名射工。一名溪毒。有長角橫在口。前如弩。擔也。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氣為矢。因水勢以射人。故俗呼水弩。春秋曰。秋有蜚。即此是也。然畏鵠。鵠能食之。禽經所謂鵠飛則蜚沉。鵠鳴則蛇結。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言鬼無形而蜮性陰害。射人之影。則皆莫可究矣。五行傳曰。南越淫惑之氣生蜮。蜮之猶言惑也。字說曰。蜮不可得也。故或之。今蜮蝮。搜溺人之影。亦是類爾。造化權輿曰。短狐。別名也。射氣。蜮蝮遺溺中影。則疾人。氣數感之故也。周官曰。凡隙屋除

蜮蝮

十五

水

其狸蝮。廣也。蜮蝮之屬。蜮蝮言搜而去之也。亦言求而去之也。

伊威 音伊威

詩曰。伊威在室。伊威。甕底蟲。形似白魚。而大爾雅曰。伊威。委黍。一名鼠婦。食之令人善淫。術曰。鼠婦。淫婦是也。亦曰。鼠負。陶隱居云。鼠在坎中。背則負之。今作鼠婦。如以牟理。誤矣。蓋鼠婦一名鼠姑。亦或謂之鼠粘。鼠婦猶鼠姑也。鼠粘。猶鼠負也。因淫化生。今俗謂之淫生。

蛭 音九引

考工記注云。却行。蛭也。屬蛭。土精也。其為物不息。引而後伸。蛭。音善。緣。蛭。善引。蛤介合。蜃介解。蛭或從寅。志曰。引達於寅。一名蛇。蛭。一名曲。蛭。一名土龍。善長吟於地中。江東謂之歌女。亦曰。鳴砌。孟子曰。若仲子者。蛭而後充其操者也。言若仲子之操。則蛭而後可。不可以入仁義之域。月令云。蛭蛭結。言蛭蛭穴居。首陽下。嚮陽動。則穴而上首。故其身結而屈也。傳曰。魚無耳。蟬無口。蛇無足。蛭無筋。舊說。蛭蛭土精。無心之蟲。與阜螽交。有一種白項。是其老者也。

蛭蝮

十六

水

果蠃 力果切

即今細腰土蠶。好禁蜘蛛。說文云。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列子曰。純雄其名樺蜂。蓋其類也。捷也。泥作房。如併竹管。取桑蟲負之。七日而化為子。其祝聲可聽。法言曰。祝之曰。類我。蓋其音云也。莊子曰。細腰者。化今呼大蠶。啖子地中作房者。亦曰。土蠶。非此細腰土蠶也。果蠃。一名蠶。蛭。一名蒲盧。中庸曰。政也者。蒲盧也。化書曰。嬰兒似乳母。斯不遠矣。

蛭蝮 音果

螻蛄臭蟲一名螻蛄一名天螻夏小正曰螻蛄則
鳴螻蛄天螻也孫炎爾雅正義以為螻蛄是雄者喜
鳴善飛雌者腹大羽小不能飛翔食風與土要
以前甚澁要以後甚利類從曰磨鐵致姑汗羈
賤引兔蝦灰除蠹蛤陽去伏言物之相關感有
如此者法言曰狐狸螻蛄不腹臘也與言若
牛羊之用人則螻蛄不腰狐狸不臘矣方言云
螻蛄謂之螻蛄周官曰馬黑脊而般臂螻蛄先
儒云螻蛄臭也傳所謂腥螻蛄而不可餐膾惡而
不可親蓋出於此一日螻蛄讀如螻蛄之螻蛄

水

水

子曰流水不腐戶樞不蠹螻蛄也醫經以為
狐狸螻蛄之餘勿食食之令人生瘰豈近是乎
廣志小學篇曰螻蛄會稽謂之螻蛄

青

蜻蛉飲露六足四翼其翅輕薄如蟬書取蚊蚋
食之遇雨即多好集水上款飛尾端亭午則亭
名之曰蜻蛉以此字或作蜓廷亦直也一名蜻蛉
方言曰蜻蛉謂之蜉蝣淮南又呼蜉蝣蜉蝣亦
曰蜉蝣也造化權輿曰水蠶為蜉蝣說云蜉蝣
蜉也動止常廷故又謂之蜉令出於廷者也古

今註曰蜻蛉一曰青亭色青而大者是也賦云
塗青蚨而還錢埋蜻蛉而變珠說者以為五月
五日取其首正中門埋之皆成青珠故類從曰
責蛉之首瘞也而為珠也

蚊

說文云螻人飛蟲從蚩民聲亦或從昏以昏
時出也俗云蚊有昏市蓋蚩成市於朝蚩成而
於暮傳曰聚蟲成雷謂其市之時也蟲民蟲
吐蟲田牧者病焉一曰蚩盲故謂之盲楊子或
問貨殖曰蚊蓋蚊之取利雖小然而善撓令人

水

水

通夕不寐故雄以此託況說文曰秦晉謂之蚩
楚謂之蚊蓋蚩喜亂飛似蚊而小望之如霧荀
子所謂醯酸而蚩聚者也因雨而生與蚊實異
一名蜉蝣列子曰蜉蝣生乎腐蠅蠅即黃甲
小蟲一名與父一名守瓜爾雅云蠅與父守瓜
鵲冠子曰一蚩蝥蝥不寐至旦半據入目四
方弗治言物苟為害不必在大蓋亦不在多也
蚊性惡煙以艾熏之則潰長喙如針善螫

鼠

說文曰鼠穴蟲之總名也象形行露之詩一章

曰誰謂雀無角二章曰誰謂鼠無牙說者以為雀角以無為有鼠牙似是而非按雀角鼠牙皆言以無為有似之而非也蓋雀有味音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傳曰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又曰視墉音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明鼠無牙者也夫雀之為物依人又畫動而無角在其首且所穿者屋事之易察也鼠之為物畏人又夜動而無牙在其口且所穿者墉事之難知也召南之初事之易察者至於獄而後明及其久也衰亂之俗已微真信之教

坤雅

卷九

水

已興則雖事之難知者不待獄而明矣故於雀言獄鼠言訟也鼠一名鼯音南陽呼鼠為鼯廣雅曰鼯鼠是也今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謂之禮鼠亦或謂之拱鼠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其或取諸此乎傳曰窮鼠齧狸蓋鼠窮則鬪也故兵法曰歸師勿遏圍師必闕鼯鼠有螫毒者甘口齧人及鳥獸皆不痛春秋所書食郊牛之角者也博物志云鼠之最小者或云甘鼠是也莊子曰載鼯以車馬樂螭音以鍾鼓鼯小鼠也螭小雀也傳曰稷蜂不熏社鼯不灌蓋

其所託有如此者鼯鼠音兔首似鼠而大能人立交前兩足而舞害稼者一名雀鼠廣雅曰鼯鼠音鼯鼠是也易曰晉如鼯鼠蓋晉進也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今九以剛進處四失順而又麗乎陰則拂晉之道矣故曰進如鼯鼠無所守焉貪而畏人又比乎陰九四之象也碩大也詩序所謂貪而畏人若大鼠也且五之所以蕃錫而康四之所以貪竊而懼者亦豈有他哉五以柔進順而麗乎明四以剛進悖而麗乎暗故也鼯音鼠健於捕鼠似貂赤黃色大尾今俗

坤雅

卷下

水

謂之鼠狼廣雅曰鼠狼音鼯是也一名鼯音莊子所謂騏驎驪駒捕鼠不如狸狌音今栗鼠似之蒼黑而小取其毫於尾可以製筆世所謂鼠鬚栗尾者也其鋒乃健於尾可以製筆世所謂鼠鬚類蓋鼠食竹故曰竹鼯燕山錄曰養羊以鼯音鼯以蚊言其性類相感省火易孰有如此者鼯鼠一名鼯音鼯一名鼯音鼯似鼠而小東方朔曰譬猶鼯鼯之襲狗者也鼯音鼠爾雅所謂鼯鼠夷由狀如小狐肉翅翅尾頂骨毛皆紫赤色脚短爪長飛且乳者亦或謂之飛生或曰一

名飛蠅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鼻飛性食火煙
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升高禽經曰鷦鷯鳥不
登山鷦鷯鳥不踏土鷦鷯鳥不能從下上高然則鷦
之制字從高鷦之從夷其義可知也荀子曰鼯
鼠五技而窮即此是也馬融曰猿雖右畫吟鼯
鼠夜叫舊說鼠性疑出穴多不果故持兩端謂
之首鼠韓子曰狐鼠進退又鼠類最壽俗謂之
老鼠是也若老鸛老鳩老鳥之類以老稱亦如
此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
之鰈音保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

坤

九

水

鷦鷯音保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邚邚虛比為邛
邛邚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邚邚虛負而走其名
謂之蜃音保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中有
比首蛇焉此四方中國之異氣也按蜃鼠前而
兎後趨則頭走則顛今契丹北境有跳兎前足
繞寸許後足幾一尺行則用足跳一躍數尺止
則蹶然仆地即所謂蜃又有鳥鼠同穴者與鳥
為雌雄似鼠而短尾鼠在內鳥在外杜甫詩曰
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魚龍水名鳥鼠山名
亦為鼠秋而魚龍夜是詩兩句而含三事也

易

說文曰蜥音易蜥蜴守宮也象形博物志
云以朱飼之其體盡赤搏之萬杵以點女人終
身不滅如赤誌偶則落故曰守宮也周易之義
疑出於此取其陰陽構合而易一曰蜥易日十
二時變色故曰易也舊說蜥易嘔雷蓋龍善變
蜥易善易故乾以龍況父其書謂之易父者言
乎其變也象之義出於象彖之義出於彖易之
義出於易皆取諸物也周官大卜掌三易之法
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連山始於艮故

坤

九

水

曰連山易曰兼山艮是也先儒以為象雲氣之
出於山連連不絕非是歸藏始於坤故曰歸藏
周易始於乾故曰周易乾始萬物坤終萬物艮
者終始萬物故三代之易各首一焉易曰終萬
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蜥易一名蛇醫字林所
謂蜥音保蜥原蛇醫是也舊說蛇體有傷此輒銜
草傳之故有醫之號也東方朔曰是非守宮則
蜥蜴如此守宮乃蜥蜴也今俗謂之蠍虎喜
綠羅璧者是按爾雅云蜥蜴蜥易蜥蜴蜥
蜥守宮本草亦曰一名蜥蜴一名守宮則蜥蜴

蜥蜴。蜥守宮異名而通者也。方言曰。守宮。秦
晉西夏謂之守宮。或謂之蠧。蠧。或謂之刺
易。其在澤中者。謂之易蜥。南楚謂之蛇醫。或謂
之蜥蜴。東齊海岱之間。謂之號。號。或謂之燕。燕
之祝蜥。考工記注云。脰。鳴。龜。屬。注。鳴。精
列。屬。旁。鳴。蜥。屬。翼。鳴。發。皇。屬。股。鳴。蜥。屬。注。鳴。精
屬。胃。鳴。榮。原。屬。馬。馱。周。官。作。以。胃。鳴。于。寶。周。官
作。以。骨。鳴。說。者。以。為。三。字。相。近。雖。容。有。誤。而。馬
鄭。與。干。皆。前。世。名。儒。或。所。授。師。說。不。同。按。說。文。
蜥。大。龜。也。以。胃。鳴。者。則。馬。本。作。以。胃。鳴。當。謂

卷九

九十二

水

蟻屬三教殊英云守宮鱗色如蛇而四足亦與
魚合

增附

蚨

說文青蚨水蟲可還錢從虫夫聲搜神記青蚨
虫如蟬殺其母子各塗八十一錢凡市物或先
用子先用母皆飛歸循環無已故淮南子名錢
曰青蚨

蟬

說文蟬蟲也通作蛉詩小宛蟬蛉有子果

羸負之。毛云。蟬蛉。桑蟲也。蟬。羸。蒲盧也。鄭云。蒲
盧。取。桑。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詩
詁曰。詩人言細腰物無雌。皆取青蟲。教祝變成
己子。斯為謬矣。今細腰蜂在處有之。每破其房
或見其卵與他蟲同處其中。或見其子已去而
它蟲只存空殼者。或見他蟲之成。蛹者。蓋蟬。蟬
生子如小粟米。寄著他蟲之身。而他蟲不壞。至
變成蛹。其子出而食之。蛹盡而子去。要是說詩
者。誤以教誨爾子。式穀似之。為如似之。似。不。知
似。續。之。似。遂。至。附。會。成。此。曲。說。也。又。曰。蟬。羸。自

卷九

九十四

水

有細卵如粟寄蟬蛉之身以養之其蟬蛉不生
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蟬蛉盡枯。日益長大。乃
為蟬羸之形。穴竅而出。其取小蜘蛛置穴中亦
然。正如蒼蠅亦寄卵於蠶之身。久之其卵為蠅
允爾而出。殆物類之相似者。列子謂純雉其名
揮蜂。莊子謂細腰者化。說文云。細腰純雉。至楊
雄又有類我類我久則肖之之說。蓋自莊列以
來。已失之矣。

蟬

衣書中白魚俗呼蠹魚壁魚

蟾

蟾。江南舊無蟾。開元初一主簿竹筒威過江始有之。俗呼主簿虫。雜俎韓照壁喜見蟾。蟾亦作蜴。東坡云。退之以磨蜴為身宮。僕以為命宮。平生得謗譽。皆以此磨蜴丑宮也。又黃靖國死見真中治武后獄。以大甕貯萬蟾螫之。

蟾

視占切。爾雅蟾蜍似蝦蟇。蟾蜍奔月。是為蟾蜍。有姓劉人生吞一白蟾。昏悶旬餘。抱朴子。蟾蜍。下日陰乾帶之可辟兵。白蟾熟啖皆非。類說。

蛇

蛇。水蟲一名蟻。水母也。形如羊胃。其為物也。無目。以蝦為目。蝦食其涎。見人則躍。水母因蝦躍則知有警。故隨亦沉以避患也。爾雅翼云。鮓魚又名樗蒲魚。浙通呼蝦蛇。又名海蛆。生東海。其浮也濛濛如沫。又如凝血。方圓從廣數尺。生氣物也。有知識。無腹臍。今人所謂醉如泥者。其亦蛇字之誤也歟。

蝙蝠

蝙蝠。飛鼠也。遇庚申則伏而不出。與燕爭晝夜。

不決往問鳳凰。鳳凰方睡。乃往投訓狐。小說。

蝌蚪

蝌蚪。蟲名。爾雅謂之活東。亦云。活即師。一名懸針。又名玄魚。璞云。蝦蟇曳尾。水際草上。纏綴如索。日見黑點漸深。至春水時。鳴以聒之。則蝌蚪皆出。謂之聒子。古謂鶴影抱。蝦蟇聲抱。蓋謂此也。其頭圓。其色黑。始出則有尾無足。稍大則足生。尾脫。月大則生。前兩足。月小則生。後兩足。併頭尾言之。狀如斗也。故謂蝌蚪。通作斗。古科斗文。取象於此。字源云。庖犧氏獲景龍。作龍書。炎

帝

帝

帝

帝因嘉禾作穗書。蒼頡變古文作鳥跡篆。少昊作鸞鳳書。高陽作科斗書。

水馬

東坡二蟲詩云。君不見水馬兒。步步逆流水。大江東流日千里。此虫趨趨長在此。又不見鷁濫堆。決起隨衝風。隨風一去宿何許。逆風還落蓬蒿中。二虫愚智俱莫測。江邊一笑無人識。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二十二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二十三

品物門

異童類

端

角端獸也。漢書作端。元主滅回國其王走死。元主遂進次西印度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言。謂之曰汝主宜早還。元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告陛下。願承

天

心

有

此

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實陛下無疆之福。元主即日班師。端亦作端。

猩猩

猩猩獸之能言者。似猿人面。聲如小兒。爾雅云。猩猩小而好啼。蓋其音聲妙麗如婦人對語。聞之無不。楚裴炎銘曰。武平封溪縣。得常數百為群。人以酒及糟設於路側。并連結草履。猩猩見之。則知張者。祖先姓名。呼曰。彼奴欲張我矣。乃捨去之。既而復自謂曰。試共嘗酒。逮醉。取履者。遂為人所擒。里人索肥者。乃自推肥。泣而遣。

之。西國胡人取其血染毛。刺刺問之曰。與我幾許。少則加鞭。甚問之。隨所加得至一斗。

拂拂

說文。拂。本作。周成王時。川靡國獻。人面人身而黑。被髮反踵。手常持一竹節。獲人欲食之。自笑不止。笑即上脣掩其目。人得格之而免。北方謂之土婁。爾雅。鬻如人。被髮迅走。一名。俗謂之山都。今交州山中有之。或作。吳都賦云。萬笑而被格。猩猩醉而就擒。亦作。校獵賦云。蹈飛豹。綃。陽師古曰。陽即。也。

風獸

風

母

炎洲獸也。火燔不焦。擊腦方死。張口向風。復活者也。

風母

風母。出九德縣。似猿。見人若慚。出頸打殺。得風還活。劉欣期。交州記。

天鷄

玄中記曰。桃都山有大樹曰。蟠桃。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鳴。

雪蛆

蜀古歌之山積雪千仞亘古不消子美所謂寒
含西嶺千秋雪蓋指諸此也舊志以為凌窟中
有蛆狀如蠶瓜烹食之美如芥尾大抵若朔方
之冰鼠也雜志云峨嵋雪蛆消內熟是已

水蚕

貧嶠山水蚕長七寸黑色有鱗角以霜雪覆之
作蠶長一尺織為文錦入水不濡入火不燎

冰鼠

朔方謂之冰天其地寒沍其冰有厚百尺者冰

下有鼠但食冰毛長百尺可以為布暑天服之
涼冷逼人神異記

金虹

異苑薛顓有虹飲其金顧以酒灌之翕零隨涸
乃化金滿釜

火龍

天不足西北無陰陽消息鍾山有龍銜火上照
天門名火龍王轂苦熱行曰祝融南來鞭火龍
大旗焰焰燒天空日輪當午疑不去萬國如在
紅爐中五岳翠乾雲彩滅陽侯海底愁波竭何

海鏡如蚌中有紅蟹子小如豆海鏡飢則蟹出
拾食蟹飽歸腹則海鏡亦飽也互見蟹續水異錄

龍駒

贛州瑞金縣民江氏驟富蓄馬十餘疋一日圍
人牽一牝馬至江潭飲刷之馬迸入急流不可
羈漸至江心忽四塞雲合風起水波高丈餘圍
人遙望彷彿見一物甚巨光彩耀日鱗甲森然
繞馬數匝良久天日開朗風靜水平馬洒至岸
圍人牽歸備道所以主翁叱其誕越明年馬生
駒墮地無肉亦如血頭方而腹脹耳豎而脊

強帝嚳嘶鳴非餘馬可比真龍駒也漢志馬生
渥洼水中信不誣也

婦魚

待制查道奉使高麗見沙中一婦人雙袒髻髮
紛亂肘後微有紅鬚查命人扶於水中婦人拜
手感戀而沒乃婦人魚也又謝仲玉見婦人出
沒波中腰已下皆魚也神錄

鯢魚

鯢魚人魚也一名鰐魚一名王鰐在山溪中似
鮎有四脚長尾能上樹天旱則含水上山以葉

覆身鳥來飲水因而取之伊洛間亦有之聲如小兒啼故曰鯢魚取膏然燭不滅秦始皇塚中用之

蛭

說文蛭蝨也從蟲吉聲即環蛭也南越志環蛭腹蟹其大者長二三寸腹中有蟹子如榆莢合體共生俱為蛭抱朴子云川蟹不歸而蛭敗蓋蛭恃蟹以為命不可一日無也或作鮚會稽鄞縣有鮚埼亭東南有天門水入海師古云鮚蚌也有小蟹在腹會稽郡獻鮚蟹即此

鮚

鮚鯉其形似鼉而智小有四足能陸能水出岸開鱗甲偃伏如死者令蟻入甲已而忽閉入水開甲蟻皆浮出於是食之

火龜

爾雅郭璞注云火龜猶火鼠耳物有含異氣者不可以常理推然亦無可怪也

脉望

何諷於書中得一髮捲規四寸許如環無端用力絕之兩端滴水方士曰此名脉望蠹魚三食

神仙字則化為比詳字書

王母

王母齊郡函山鳥名也足青背赤黃素翼絳頸稱上母使者子美云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蓋謂此也

英雞

英雞出澤州有石英處常食碎石英體熱無毛飛翔不遠北人食之取其英也其形如雉而尾短腹下毛赤腸中常有碎石瑛今人以屑石瑛飼取其卵而食之殆不如也

駝鳥

駝鳥狀如駝生西夷好食鐵永徽中吐火羅國獻鳥高七尺如駝鼓翅而行能食鐵也人有中鉄物入肉者食之立銷

厭火鳥

厭火鳥即鷓鴣水鳥也人家養之厭火災馴擾不去出南方池澤中

高雀

高雀似雀背黑色在高閣塞外彌多食之美於諸雀塞北有突厥雀亦如雀身赤翔從北來當

有賊下。邊人候之以為信。

蚊母

蚊母鳥也。大如雞。黑色。生南方池澤。如蘆中。其翅宜為扇。蚊見即避去。其聲如人嘔吐。每口中吐出蚊一二升。爾雅云。鷓鴣。蚊母。塞北有蚊母草。嶺南有蚩母木。江東有蚊母鳥。皆謂蚊之所自出也。

鷓鴣

齊有一足之鳥。飛下殿前。舒翅而跳。莫知其祥。問於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昔兒童有屈一足

而語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將有水災。齊備之乃免。

水鳥

水鳥俗號烏鬼。善沒水以取魚者也。蜀人臨水居者多養之。蓋方漁時。以小繩厄其頂。烏得魚盈。噉即以篙引取。吐篋中。復縱使捕。若餒餉之。則解其縛。以細魚投擲口中。烏於水底值大魚。則以喙掛其尾。鼠俾不能鼓掉。則浮白矣。

火鼠

炎洲火林山有火獸。狀如鼠。常依火居。國人緝

其毛以為布。垢則以火浣之。

金蚕

南方亦有富金蚕。食以蜀錦。其養能毒人。

金蛇

金蛇大如中指。長尺許。常登木飲露。身作金色。照日有光。亦有銀蛇。解銀藥毒。人中金毒。候之法。合眼取銀口中。含至曉。銀變為金色者。是也。

金墓

酉陽雜俎。長慶中。中秋夜。有人玩月。見林中光屬天如疋布。尋視之。見金碧蝦蟆。

玉蟾

廣川王去疾得玉蟾蜍一枚。以為盛水滴。

玉馬

晉新蔡王騰發于并之真定。遇大雪。平地數尺。惟營門外地數尺。雪融不積。騰恠而掘之。得玉馬高尺餘。因上表獻之。

石龜

蜀中江產石龜。人有着意覓之者。即不可得。脫無心求覓。信手捫于水底。即或得之。首尾足甲窮伏相狀。與生無異。其背仍有一蛇蟠于甲中。

借使王工雕琢殆不若也其地冷有佑聖高真遺像存焉

石燕

零陵山多小石狀如蜺每風雨作則起差池如具燕及風雨息則還止而為石宋愚人得燕石以為大寶藏以革置十重巾十襲視之者皆掩口盧胡而笑

金鴈

廣漢之龍潭寺僧有夢數百人求濟者翌早見人擔螺蛤往市忽憶所夢贖放于潭數日忽於

潭上獲一小盆非銅非錫非瓦非石持歸以為

金鴈

金鴈

盟晨起索盥忽見禹餘糧子盈于中詢之其徒曰其昨置數粒耳僧不之信貯菽麥等試之皆一夕充仍復貯以白金等亦若是僧始實之於是以前所積金剝修剎宇及僧老且病弟子爭其器僧曰此水宮神物也無上事不可妄費乃取鴈子潭遂化為金鴈飛去自其處曰金鴈

石鴈

楊格出郊有人云北岳賜汝一物可跪受之格歸焚香啓之得三石鴈一雌一雄後生一男一

女男為宣徽使女為漢相妃

銅雀

長安西域有銅雀一名則五穀熟魏武作銅雀臺遺命宮妓朔望登臺望吾西陵後人因作銅雀詩

著龜

說文著屬用之以筮史記著千歲一本百筮其下必有神龜守之綠緯云幽贊於神明而生著一著之德圓而神白虎通云著之為言霄也陽之老也

鬼車

鬼車怪鳥名也其形有九首狀若車輪一首呼一首應值暗夜盤旋而飛俗傳本十首被春其一其脰常流血故人聞其聲則鳴春擊顙以驚之恐其血滴于屋致不祥也羅大經云有宋時曾畫見于主家搗衣石上

驕牙

漢建章宮後閣有物狀如麋東方朔曰此驕牙也遠方富有歸義者後昆邪王來降

却火雀

杜陽編順宗時拘弭國貢却火雀純黑色大小似燕其聲清置於火中火自徹去遂盛於水晶龍懸寢殿夜則宮人持蠟炬燒之終不能損傳云雀之却火者因浴塵沙而受卵也

嗽金鳥

拾遺記魏明帝時昆明國獻嗽金鳥飼以真珠飲以龜腦常吐金屑如粟鳥往畏寒處之小屋水精為戶內外通明名辟寒臺

七星鹿

漢明帝時七星鹿出江陵兩角間有道家符注

九尺蟹

善化國貢蟹長九尺百足四股煮以為膠勝於鳳啄注

八尺駢音出

駢爾雅馬之絕有力者凡馬八尺以上曰龍八尺曰駢七尺曰駢六尺曰馬元至正間拂郎國貢異馬長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純黑後蹄皆白亦馬之僅見者也

如鼉繭

園客與女養蚕得繭一百二十頭皆大如鼉詳

見異植類五色草坡詩云扶桑大繭如鼉登

九尺馬

唐劉從諫鎮澤潞獻九尺馬武宗不納史

鹿角魚

梅聖俞鹿角魚詩曰海中魚角矗矗不擬龍乃擬鹿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二十三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二十四

卉物門

釋木類

桃

桃有華之盛者其性早華又華於仲春故周南以興女之年時俱當諺曰白頭種桃又曰桃三李四梅子十二言桃生三歲便放花果早於梅李故首雖已白其華子之利可待也然皮未莖幹頗急四年以上宜以刀剗其皮不然皮急則死故周南復取少桃以興所謂桃之夭夭是也

一章曰灼灼其華。灼灼者其華之紅而麗也。言女以盛時而嫁。二章曰有黃黃其實其實。黃大貌。蓋桃性更七八年便老。老則子細。此言少桃故曰有黃其實。言非但有華色。又嫁而有子。夫婦之道成焉。三章曰其葉蓁蓁。蓁蓁戴也。言能成其家。又以庇其所賴也。且桃性華葉齊生。至於有黃其實。然後其葉蓁蓁。故其序如此。抑陰青繁合。休息者賴之。又在夏之時也。魏之詩曰園有桃。其實之殷。園有棘。其實之食。言國君有一國以為養。今也資園桃以為穀。賴園棘以為食。而

一十

水

園之外莫理焉。則徒儉以嗇。而不能用其民可知也。禮曰王吊。則巫祝以桃前王。桃鬼所惡。而刈以祓除不祥。所以異於生也。本草云桃梟主殺百鬼。精物。桃梟木乾如梟。梟首木上。故曰梟也。典術曰桃者五木之精。故能厭伏邪氣。服其華令人好色。蓋仙木也。賦曰桃花饋面。家語曰六果桃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此言祭祀不用而已。周官饋食之遺曰其實棗栗桃。乾榛。榛實則桃用其乾。爾棗栗桃言乾。榛榛言實。則先儒謂榛吉也。乾梅也。非是。榛為梅而

已。漢武帝故事云。海上有蟠桃。三千霜乃熟。一千年開華。一千年結子。東方朔嘗三盜此桃矣。按仙家日月長。其果之華實自然久也。南華真經曰。北冥有魚。其名為鯢。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鯢鵬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郭象以為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亦必自生此大物。

甘棠

釋木云。杜。甘棠。甘棠。今之杜梨也。又曰杜赤棠。白者棠。樊光云。赤者為杜。白者為棠。陸機草木

一十

水

蟲魚疏。以為赤棠與白棠同。爾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為白棠。甘棠也。赤棠子澁而酢無味。俗語曰澁如杜。是也。字說曰。詩言蔽芾甘棠。以杜之美。言有杖之杜。以棠之惡。說詩者以意逆志。乃能得之。甘棠之詩一章曰。勿剪勿伐。二章曰。勿剪勿敗。三章曰。勿剪勿伐。將以絕之也。敗殘之而已。拜屈之而已。於公所差。戒以勿伐。所懲。戒以勿敗。所說。戒以勿拜。言人思召公之德。久而彌深。愛其棠。彌至也。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劉歆廟議。以為思其人。尚

愛其木。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故曰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

梅

梅一名柟音杏類也。其實酢。子赤者材堅。了白者材脆。華在果子華中尤香。俗云梅華優於香。桃華優於色。故天下之美有不得而兼者多矣。若荔枝無好華。牡丹無美實。亦其類也。記曰。夔其窮與梅。先桃李而華。女失婚姻之時。則感已

之不如。亦梅華雖先桃李。然其著實乃更在後。則婚姻之年。或未慊慊音慊也。故詩人以興焉。詩曰。標有梅。其實七兮。標有梅其實三兮。標有梅。垣音垣。言梅盛極而落存者。十七已而十三。則已失婚姻之時矣。頃音頃。墜之。則婚姻尤晚矣。得及男女之時而已。蓋始於季秋。終於仲春者。婚姻之時也。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者。男女之時也。周南婚姻以時。召南則男女得以及時而已。且及者。汲汲之詞。此其所以淺迫而為召南。然則魯衛之政兄弟也。周召之化。其父子歟。詩曰。

墓門有梅。有鴉萃止。言墓門之隘。既非梅之所宜生。而鴉之為物。食甚音甚。而甘之以自美。非梅之所能養而美之者也。猶之陳陀無良師。傳養成其質。以至於不義。鴉所鳴。民有禍。則惡加於萬民之譬也。今江湘二浙。四五月之間。梅欲黃落。則水潤上流。礎音礎。皆汗。蒸鬱成雨。其罪如霧。謂之梅雨。沾衣服皆敗。然音然。故自江以南。三月雨。謂之迎梅。五月雨。謂之送梅。轉淮而北。則杏亦梅。至北方多變成杏。故入有不識梅者。地氣使然也。傳曰。五月有落梅風。江淮以

為信風。亦華信風之類。賈思勰音思勰曰。按梅華早而白。杏華晚而紅。梅實小而酸。杏實大而甜。梅可以調羹。杏則不任此用。世人或不能辨。言梅杏為一物。此則比人不識梅也。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條。柚也。蓋柚渡淮而為枳。梅變而成杏。今終南之所生。有條有梅。而材實成馬。則山之所以美化。乃在乎此。以譬則人君之道化也。書曰。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蓋造而始之者。麴蘖也。調而成之者。鹽梅也。高宗之於傳說。始命之曰。

赤材理亦赤。黃楊木性堅緻音雅難長俗云歲長一寸閏年倒長一寸。世重黃楊以其無火或曰以小試之沉則無火取此木必於陰晦夜無一星則伐之為枕不裂。楊之字甲早於衆木婚姻失時則曾木之不如也。故詩曰東門之楊其華粲粲音祥威也。東門之楊其葉肺肺音肺肺肺衰也以言嫁娶之暮如此。莊子曰大聲不如於里耳折楊皇華則嗑音然然而笑。折楊逸詩皇華即詩所謂皇皇者華是也。蓋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則其即人情也近矣。詩之近於人情非其

坤雅

言王

水

至者也。記曰清廟之瑟朱玄而疏曰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若此者詩之至也。中庸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易曰枯楊生華枯楊生稊蓋楊性堅勁雖生棟不撓音撓齊氏要術曰白楊性勁直堪為屋材寧折終不曲撓。榆性儒軟久無不曲比之白楊不如速矣。正言枯楊義取諸此。豕曰大過棟橈本末弱也。

柚音又

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有雲夢之柚。柚似橙而大於橘故兩同書曰執錫分銀。標橙證柚一名

條。秦風所謂有條者即此是也。碧幹丹實出於江南列子曰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櫟音落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殄之渡淮而北而化為枳焉。故曰橘柚有鄉。崔蒲有叢又曰橘柚凋於北徙若榴鬱於東移也。晏子曰賜人主前瓜桃不削。橘柚不剖此亦曲禮懷核之義然自其大者觀之雖若末務然而循循唯謹杜滅僭竊之萌遠矣。後世法亡道散始以細謹為不足顧也。於是禮義大壞而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天子至下堂而見諸侯矣。由是言之夫禮

坤雅

言王

水

之曲豈可廢哉。詩曰肇允被桃音桃枰音平皮實切於手也。飛維鳥不可不慎也。藥語曰本草云橘皮味苦柚皮味甘此誤也。柚皮極苦不可向口。皮甘者乃橙爾。橙可登而成之柚視其外油然者也。

橘

橘如柚而小白花赤實蓋亦渡淮而變。考工記所謂橘踰淮而北為枳此地氣然也。書曰厥包橘柚錫貢言錫明不常貢也。崔寔正論曰橘柚之實堯舜所不常御蓋知是矣。舊說橘宜見屍則多子故類從以為橘觀屍而實繁榴得骸而

葉茂也。橙亦橘屬。若柚而香。物類相感。志一

有兩刻缺者。是也。淮南子曰。故橘樹之江北。化而為枳。是故桓公以管仲則治。以易牙則亂。可不戒哉。楚辭云。斬伐橘柚。列樹苦桃。此亦退賢進不肖之諭也。世傳伊尹為湯說至味云。肉之美者。猩脣燕髀。豹胎象節。魚之美者。洞庭之鱖。東海之鮓。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具區之菁。和之美者。陽羨之薑。招搖之桂。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果之美者。江浦之橘。雲夢之柚。非為天子不可得而具。已成而天子成。天子

成則至味具矣。

唐棣

唐棣一名移。其華反而後合。詩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詩三百。所以無此篇歟。然則孔子刪詩。蓋若此類。凡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惟此華先開而後合。詩曰。山有苞棣。隰有樹檍。苞棣。以況可與權之臣。樹檍。以況可與立之臣。可與權者在上。可與立者在下。穆公之業也。又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何彼穠矣。華如桃李。

蓋棣華偏而後合。桃李則皆有華之盛者。故詩以況王姬下嫁。其水之穠如此。且偏然反。故車服不繁其夫。下王后一等。爾雅曰。唐棣移。郭璞云。似白楊。江東呼夫移。偏然反。夫之事也。竹林曰。邲音之戰。偏然反。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而為君子。故移在其辭。以從其事。陸璣疏云。唐棣。異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其華或赤或白。六月中孰。大如李子。可食。華品序云。洛陽亦有芍藥。緋桃。碧桃。千葉李。紅郁李之類。皆不減它出者。而洛陽人

不甚惜。謂之罌子華。曰。某華至牡丹。則名直曰華。某意謂天下貞華。獨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自可知也。其愛重之如此。

常棣

如李而小。子如櫻桃。正白。華萼上承下覆。甚相親爾。采薇。所謂彼爾維何。維常之華。是也。唐棣之華。反而後合。詩以譬權則此華上承下覆。甚相親爾者。常而已矣。故曰。常棣也。移從移。棣從東。東言華萼相承。輝榮相逮也。東。仁曰。移。義也。兄弟尚親。親親仁也。故常棣以燕兄弟。詩曰。常

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傳曰。聞常棣之言。為今也。聞常棣之言。為今。閔管蔡之所以失道者。以不聞乎此而已。故序曰。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鴝鵒曰。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鴝鵒。而是詩云。故作常棣焉。變為言作者。蓋周公之於詩。其道在鴝鵒。而其事在常棣。故也。孟子曰。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綯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此以道乃為鴝鵒之證也。左傳曰。周公吊二叔之不成。糾合宗族。成周。而作詩曰。常

中大夫守尚書左丞上柱國吳郡開國公賜紫金魚袋陸佃撰

蜀府承奉正嘉林氏從政本 校音計重校梓行

蜀府承奉正嘉林氏從政本 校音計重校梓行

卉物門

釋木類

栗

栗味鹹。北方之果也。有栗音媚自裹。故先賢云。皂者。柞栗之屬。膏者。楊柳之屬。數者。李梅之屬。國語曰。婦摯不過棗栗。以告虔也。先儒以為棗

取早故。栗取伯栗。東觀書曰。栗駭蓬轉。蓋今果房秋熟。轉音切發其實。驚躍如爆。去根餘甚遠。所謂栗駭。其以此歟。詩曰。山有樞。隰有榆。山有栲。隰有杻。山有漆。隰有栗。言國君有財而不能用。猶之山隰不能自用其財。故人卒取之以為用也。然則秦詩曰。阪有漆。隰有栗。何以為美。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秦仲既見君子。有禮樂之好。故道此以為戒言。宜並坐鼓篋。今不能及時。以自虞樂。則壯者其羞。老者其亡矣。此其所以為美也。豈之為言。跌也。易曰。日昃之出。不

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與之同義傳曰其言一也言其異則人心變矣自必言之則為賢母自妻言之則未免為妬妻蓋言之異有如此者相法曰白如截肪黃如黍粟今黃玉謂之栗上義蓋取此內則曰棗日新之栗曰撰之按儀禮曰棗黍栗擇蓋黍之之謂新撰之之謂擇

柳

柳柔脆易生之木與楊同類雖縱橫顛倒植之皆生然使十人植之一人搖之則無生柳矣立賢之道何以異此又况植之之人寡而搖之之人衆乎松柏醜茂桑柳醜苑苑音詩曰苑彼桑柔又曰苑彼柳斯是也蓋凡物發而成暢茂積而成苑結故桑柳醜條而其詩謂之苑也苑柳曰有苑者柳不尚息焉言柳之苑非若松柏之茂未幾而衰矣然人尚庶幾息焉以言幽王之不可朝事曾苑柳之不如也東方朔集曰首陽為拙柳下為工一作柱下為工柱下老子柳下侯禽也二說皆通大戴禮曰正月柳梯梯者發乎也本草曰柳華一名絮抱朴子曰柳柞速朽燎以為炭則億載不收此言養生之經有益如此

故廣成子以謂茂修身了二百歲矣而吾形未嘗衰也中朝故事云天街兩畔槐木俗號為槐街曲江池畔多柳亦號為柳街意謂其成行列如排衙也今言宮腰細瘦謂之柳腰

楸

釋木云大而散音散楸小而散音散楸音散楸梧早晚故楸謂之秋楸美木也故曰山居千章之楸其人與千戶侯等董子曰木名三時草命一歲若椿從春楸從秋楸從夏所謂木名三時音散從子黃從寅卯從卯音散從酉音散從亥音散從丁

茂從戊音散從己音散華從辛音散葵從癸之類命以一歲支幹故曰草命一歲也夢書曰榆為人君楊為使者楸為讚謂今柳謂之絲楸謂之線按楸有行列莖餘喬聳凌雲華高可愛至秋垂條如線俗謂之楸線述異記云越人多橘柚園歲出橘稅謂之橙橘戶中山又有楸戶署名楸籍者也

櫻桃

櫻桃為木多蔭其果先熟一名刺桃一名含桃許慎曰鶯之所含食故曰含桃也謂之鶯桃則

亦以鴛之所含食故謂之鴛桃也。月令仲夏之月。天子羞以含桃。言薦新也。其類人名。或如彈丸。小者如珠。嶠南人語其小者謂之櫻珠。字說云。櫻主實。公穉柔澤如嬰者。考主材成就堅久如考者。

柏

栢一名栢雜記所謂暢曰以栢者是也。栢性堅緻有脂而香。故古人破為暢曰用以擣鬱。詩曰汎彼栢舟。在彼中河。言栢非不可以為舟。特非栢之所宜。故共姜守義引以自況也。共姜守義

雜雅

四

火

所以自誓如此。則欲奪而嫁之者。特牽於天性之愛而已。故曰母也天只。不諒人以傳云。天謂父也。蓋毛詩序者。所謂父母欲奪而嫁之之誤也。且女子從母而已。故稱母焉。何必言父。然後如序。王文公曰。槐黃中其華又黃。懷其美以時發者也。故公位焉。松華猶槐也。而實亦玄。然華以春。非公所以事上之道。栢視松也。猶伯視公。伯用諸所執躬主者。以此公用直所執栢至者。以此。栢葉松身。則葉與身皆曲。從松葉栢身。則葉與身皆直。縱以直而從之。櫟以曲而

會之。世云栢之指西猶磁之指南也。

梧

梧一名櫟。櫟即梧桐也。今人以其皮青。號曰青桐。華淨妍雅。極為可愛。故多近齊閭種之。栢囊郭。皆五馬。其子似乳。綴其囊。郭生多或五六少或二三。故飛鳥喜巢中。莊子所謂空閑來風。桐乳致巢是也。今亦謂之梧子。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栢桐以譬才之柔合。朝陽以譬德之溫厚。莊子曰。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此言精大用則竭。神大用

雜雅

五

火

則弊。故二子疲或枝策而立。昏或據梧而瞋也。

桐

此即白桐。華而不實。賈思勰曰。白桐無子。冬結似子者。乃是明年之華房。爾雅曰。榮桐木也。今亦謂之華桐。華則以其華而不實。賈思勰曰。桐葉華而不實者。曰白桐。實而皮青者。曰梧桐。今妙其實。嗽之。亦似菱荇。梧有三輩。青白之外。復有岡桐。即油桐也。生於高岡。今亦謂之岡桐。蓋梧性便濕。不生於岡。故此桐有岡之號。毛詩傳曰。

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陶氏云桐有四種青桐葉皮青似梧而無子梧桐色白葉似青桐而有子白桐與同桐無異維有華子爾同桐無子是作琴瑟者皆不足據按青桐即今梧桐白桐又與同桐全異白桐無子才中琴瑟同桐子大有油與陶氏之說正反詩曰湛湛露斯在彼杞棘愷悌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其椅實離離愷悌君子莫不令儀杞棘剛木故詩以况令德椅桐柔木故詩以况令儀淮南子曰梧桐斷角馬毫音毫截玉言柔弱之勝剛強如此

論衡曰楓桐速長故其皮肌不能堅也老子曰大器晚成豈不信哉孟子曰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又曰舍其梧櫟聲上養其楨棘則為賤場師焉梧雖桐輩也而梧下桐上櫟雖梓輩也而櫟下梓上故桐梓者愛身之譬也梧櫟以况肩背而已蔡邕月令云桐始華桐木名木之後華者也釋之故曰始易緯曰桐之濡毳讀而又空中難成易傷須成氣而後華淮南子曰桐木成雲言其升氣可以造雲云遁甲曰梧桐不生則九州異名之曰桐似木於此桐柔木也而虛其心若

猷同者父喪杖竹母喪杖桐竹有節父道也桐猷同母道也母從子者也舊說梧桐以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為一月有閏則生十三葉視葉小者則知閏何月不生則九州異君

柘

柘宜山石柞宜山阜楮宜澗谷柳宜下田竹宜高平之地崔豹古今註曰杼杼實曰橡實曰橡杼實曰橡曰橐桑實曰萁柘實曰佳佳音佳佳鳥性所食也考工記曰弓人取財柘為上櫟櫟音上次之櫟音上

桑次之櫟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為下蓋弓材莫良於櫟尤良於柘故皇矣先其櫟後其柘也櫟音上書曰柘葉飼蠶其絲作琴瑟弦清鳴響亮勝於凡絲遠矣

椒

椒似茱萸而小赤色內含黑子如點今謂椒曰木木有針刺葉堅而滑澤爾雅曰椒椒音上醜菜醜菜桃李屬皆內核椒椒屬皆外菜也酉陽雜俎曰椒可以水水銀水銀菜更氣好椒氣好下蓋椒氣性下上故詩以實沃也然沃成強

能修其政然其警香下達而已詩曰椒聊之實蕃衍盈升椒聊之實蕃衍盈升沃以文子受邑其後遂將盛大則猶之椒也其實蕃衍而至於盈升盈刺也先盈升後盈刺則古者制大而升小升之所容不足以盈刺故也或曰廣雅以為兩手謂之制制一升也故是詩先言升後言制相備而已莊子曰韋以東椒東也雖踰絺綌然久則臭椒故天下之理有初雖若佳後更為害不可不察也

梓

傳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舊說椅即是梓梓之是楸蓋楸之疏理而白色者為梓梓實桐皮曰椅其實兩木大類同而小別也今呼牡丹謂之華王梓為木王蓋木莫良於梓故書以梓材名篇禮以梓人名匠也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斷作書惟其塗丹膜變言王者造始作為典則以受諸侯則既勒樸斷之譬也諸侯致飾嗣其功而終之則惟其塗丹膜之譬也詩曰桐之榛栗椅桐梓漆言其宮中所植皆能預備禮樂之用語曰一年之計莫如種樹十年之計莫如種

木故文公於初作宮室之時早計如此又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桑梓父之所植尚或敬之也禮曰見君之几杖則起其類是乎尸子曰荆有長松文梓

榛

榛似梓實如小栗栗屬也先王以為女摯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止于棘止于榛者言圃有樊圃有棘山有榛明欲遠而止之彌遠也又曰鴈鳴在桑其子在梅其子在棘其子在榛者蓋先實者梅後實者棘先實者棘後實者榛故其序如此亦其榛卑小於棘棘卑小於梅詩以刺之故每況愈下也賦云榛栗罅發江南有小栗謂之茅栗此讀茅為茅之誤也莊子曰祖公賦子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茅小栗也

櫛

木卧死為櫛立死櫛荀子曰周公之狀身如斷菑音皋陶之狀色如削瓜以此非相蓋不足以非之詩曰作之罪之其菑其斃修之平之其濯其櫛音啓之辟之其櫛其櫛音懷之剔之其示其柩言周公之新氏川除其木以治田作室

其始作之斧之者。謂其所以既久。故其衆民無所居焉。則其修之平之也。又於其所以修之辟之也。又於其樞樞。平其尤衆也。無以處之。則攘之剔之。至於繁。繁。繁。材之美者。人之所情以繁也。蓋論道則木以不材生。議政則木以不材死。故莊子言。散樗。樗。以不材。終其天年。而是詩又言。刊除材木。始於樞。樞。不得已而去之。然後乃於繁。此占之人所以處乎才與不才之間。猶口似之而非也。

樗

樗

十

樗木云。樗。羅。樗。名。羅。其文細密如羅。故曰羅也。又自白者。亦羅之。棟。白羅。文緩。雖皆所謂之木。然而亦羅為上。故穆公植之。秦詩初曰。晨風。辛曰。樹樗者。言人君所以用賢之道。始於能攻之。終於能立之。棟謂之綾。杉謂之紗。樗謂之羅。羅亦有作者。俗謂之羅錦。羅錦猶言杉錦。棟綾也。羅錦明。杉錦暗。今庸人有棟綾器。其文如綾綺狀。又下於杉錦矣。爾雅曰。槲亦棟白者。棟。

佳

蘇秦曰。楚國食貴於上。所貴於上。謂者難見於

鬼。天難見於帝。蓋桂藥之長也。凡木葉皆一脊。惟桂三脊。桂之葉。三。一。口。齒。桂。葉。似。柿。葉。而。尖。滑。鮮。淨。蜀。都。賦。所。謂。齒。桂。臨。崖。者。即。此。桂。也。二。曰。牡。桂。葉。似。枇。杷。而。太。爾。雅。所。謂。棖。木。杜。者。即。此。桂。也。齒。桂。無。骨。正。圓。如。竹。故。此。云。木。桂。也。二。曰。桂。舊。云。葉。如。栢。葉。者。即。此。桂。也。皆。生。南。海。山。谷。間。冬。夏。常。青。故。桂。林。桂。嶺。皆。以。桂。為。名。也。本草言桂宣導百藥無所畏。又云。齒桂為諸藥先聘通使。故說文以為百藥之長也。莊子曰。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言此皆以其能。苦其

樗

十

生者也。桂。猶圭也。久服通神。若服以祀。宣道諸藥。為之先聘。若執以使。又謂之棖。能侵他木。斃之。談苑記。江南後主。患清暑閣前草生。徐鍇令以桂屑布磚縫中。宿草盡死。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蓋桂味辛。蟄。音。蟄。也。故也。然桂之殺草木。自是其性不為辛蟄也。雷公炮炙論云。以杜為丁。以釘木中。其木即死。一丁至微。未必能蟄大木。自其性相制爾。越絕書曰。人固不同。慧種生聖。癡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以絲生焉。考之。殆不然矣。異書云。月中有桂。下有一人。

常斫之木。倉隨令。

粉音焚

粉白榆。先敷葉。後著夾。榆性崩地。所扇各與木等。故其陰下。五穀不植。而占之人就以息焉。東門之粉。一章曰。東門之粉。宛丘之榘。許子仲之子。婆娑其下。言風化之所行。大夫氏之子。道舞也。二章曰。殺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言風化之所行。大夫氏之女。市舞也。男子道舞。尚非所宜。女子市舞。尤非所宜矣。且東門之所出入。宛丘之道。人所往來。國之交會也。於

榘音木

十

是有初。棚之陰焉。則人之所趨而聚也。管子曰。桓公之時。而衢之民。桑麻不種。繭縷不治。衣多弊。屨多穿。管仲請沐途旁之枝。使無尺寸之陰。為是故也。內則曰。莖莖。莖音粉。榆。兔音莖。莖音滌。滌音以。滑之。兔新生者。莖其乾也。莖音粉。榆初生其葉。蓋象兔目。故謂之兔也。淮南子曰。槐之生也。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字說曰。榆。瀋滑故謂之俞。莖。俞而有刺。所以為至。粉。俞而已。安可長也。以俞為合。乃卒乎分。夫根如粉。俞如粉。皆分之道。

榘音車

木高大似白楊。多枝而曲。鴉鳥喜巢其上。賦曰。枳句來巢。是也。子依房生。第枝端大如指。長數尺。狀如珊瑚。嫩之甘美如飴。今俗之析棋。古今註曰。一名樹密。一名木錫。實形卷曲。核在實外。以其木為屋。近酒能令酒味簿。曲禮曰。婦人之摯。棊。榛。脯脩。棗。栗。取卷曲。榛言至。棗言早。栗言怕栗。故曰。以告虔也。

釋木類增附

橄欖

榘音木

三

格物記。橄欖大如棗。兩頭尖。青色。三月花。八月熟。核有稜。內三竅。有人。及煮食解酒毒。置茶中。尤佳。野生者。子繁。樹峻不可梯。但刻根下方寸許。內益於中。一夕子皆落。生取之。味甚酢。良久餘甘。回於齒頰。香勝雞舌。乃果中之忠臣也。

胡桃

博物志。張騫使外國還。乃得胡桃種。陳倉者。薄皮多肌。陰平者。大而皮脆實。亦有房。白味甘。

楊梅

異物志。楊梅大如彈丸。五月熟。其味酸甜。有紅

白紫三種。紫者最勝。昔楊修年九歲。詣孔融。設果有楊梅。孔指示修曰。此實楊君家果。耶修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也。

銀杏

格物論。銀杏樹高太葉薄。有刻缺。實如枇杷大。每一枝有百千顆。八九月熟。採之去皮與肉。取核為果。瓤黃白色。炒煨食涼。一名鴨脚。以其葉相似也。

荔枝

樂天荔枝圖字荔枝。生巴峽間。形狀團圓如惟

摩大

山

蓋葉如冬青。花如橘。春榮實如用夏熟。柔如蒲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潔白如冰雪。漿液甘如醴酪。大畧如彼。其實過之。如離本枝。一日色變。二日香變。三日味變。四日外色香味盡去矣。荔枝樹高五六丈。大如桂樹。纓葉蓬蓬。冬夏榮茂。青華朱實。大如鷄子。核黃黑熟。蓮子實白如肪。甘而多汁。似安石榴。有酸甜者。至日將中。翕然俱赤。則可食也。一樹下子百斛。

葡萄

葡萄木山人死。張騫使西域。所以有白黑黃三種。一名馬乳。亦名黑水。出國人釀以為酒。富室藏酒至千斛。十年不敗。扶風孟詵。嘗以一斗遺張讓。得拜涼州刺史。時謂之一斗換涼州。校諸銅臭。此可謂糟粕之氣也。

櫻櫚

櫻櫚出嶺南。及西川江南亦有之。木高一二丈。傍無枝條。葉大而圓。岐生枝端。有皮相重。被於四傍。每皮一逆為一節。二旬一採。轉復生。六月七月生黃白花。八九月結實。作房如魚子。九月

摩大

主

十月採其皮木用。山海曰。石曉之山。其木多櫻是也。

椰子

椰子。交南樹。如棕櫚子。殼可為器。交州記曰。椰子中有漿。飲之得醉。圖經曰。椰子出交南。今嶺南州郡皆有之。木似桃柳。無枝條。高數丈。葉在木末。如束蒲。實大如鉢。垂於枝間。如桂物實小。有龍皮如棕包。次有殼圓。而日望裏有膚。平白如猪肪。厚半寸許。味亦似胡桃。膚有漿。四五合如乳。飲之而氣懷。人多收。為蠟。甚佳。南人取

其肉糖胎漬之味甚佳也。

桃柳

桃柳先其木似研堅硬。所以內有翅。大者至數斛。食之不飢。其了作穗。其餘不自其皮柔韌。堪作綆。生嶺南山谷。今二廣川郡皆有之。人家亦植於庭除內。嶺表錄異云。桃柳木枝葉並茂。與棗檳榔等小異。然葉下有如龍馬尾。廣人採之以織巾。其鬚毛宜鹹水浸漬。即龍鬚而韌。故人以之縛船。不用釘綿。木性如竹。紫黑色。有文理。工人解之以制博奕局。又其木剛作鉸鋤。

利如鐵。中石更利。但中焦方收耳。

增修碑雅廣要卷第二十六

增修碑雅廣要卷第二十六

卉物門

釋草類

竹

竹。物之有筋節者也。故蒼史制字。筋節皆從竹。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今竹性亦喜東南引生。故古之種法云。斷取東南引根於園角西北種之。久之自當滿園。語曰。西家種竹。東家治地。言其滋引而生來也。易曰。方以類聚。竹引東南。則以卦推之。巽為竹矣。震東方

也。故震為蒼筤。竹而已。蒼筤。幼竹也。今人穿沐叢竹。其繁亂不使分其勢。然後枝輪茂。

擢。俗謂之洗。洗竹第如洗華。例非用水也。傳曰。淇衛菌落。又曰。淇衛之箭。又曰。下淇園之竹。以為捷。又曰。伐淇園之竹。以為矢。蓋淇之產竹。土地所宜。故風人以此美武公之德也。詩曰。瞻彼淇奧。綠竹猗猗。瞻彼淇奧。綠竹青青。竹之初生。其色綠。長則綠轉而青矣。故是詩如此。然其卒章又曰。如箬。如箬。言減也。且曰。如箬。則又以明其為竹矣。禮記。以備大備。大備威。

德也。其在人也。如行箭之有筠蓋曰。如切如瑳。如琢如磨。則禮至於器矣。禮器是故大備。大備。威德也。故詩曰。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道威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國語曰。及其沒也。謂之膚聖武公。然則武公其殆聖矣乎。爾雅曰。如竹箭曰苞。如松栢曰茂。苞言其本。茂言其末。竹性葉生。行鞭深遠。故曰苞。詩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干言原流之長也。山言基址之固也。竹言根本叢綴。松言枝葉繁衍。蓋不如此。雖有室。豈足樂哉。故考室之詩首章如此。

竹譜曰。北方寒冰至冬地凍。竹根類淺。故不能植。為是故也。爾雅又曰。莛數節。桃枝四可。有節。鄰堅中。蘭茶中。凡此皆竹之類。一疏一數。一虛一實。爾雅又曰。蕩。竹。孫炎以為闕節為蕩。按儀禮。蕩在建鼓之間。蕩蓋蕭屬。明非數節者也。舊說。竹率六十年根輒一易。即華實而枯死。實落於土。復生。六年成。噉。稽聖賦曰。竹布實而根枯。蕉舒花而株槁。禮斬衰杖竹。齊衰杖桐。說者以為竹圓效天。桐方法地。又曰。竹者感也。桐者痛也。竹外節同內節。喪禮以篲於父。故為母。

暮則其節有不得達於外矣。且桐削杖亦以明其青禮。夫父不可亢也。然母亦豈可略哉。故齊衰杖桐削之。使勿亢而已。檀弓曰。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斷。竹言用。瓦言味。木言斷。相備也。竹曰不成用。主其實言之。木曰不成斷。主其文言之。其曰瓦不成味。則言以受飲食。又不足以成味也。荀子曰。木器不成斷。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變味言物。變用言內。其義一也。說文云。竹。冬生草也。象形下垂者。箬箬也。蓋竹從倒草。竹。草也。而冬不死。故從倒草。一曰。竹倒種。

故從倒草。其萌曰筍。筍從勺。從日。勺之日為筍。解之日為竹。一曰。從旬。旬內為筍。旬外為竹。今俗呼竹為妬母草。言筍旬有六日而齊母。

蓬

釋草云。蓄。蓬蓬。薦黍蓬。詩曰。首如飛蓬。蓬為屬。草之不理者也。其葉散生如蓬。未大於小。故遇風輒拔而旋。說苑曰。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是以君子務本也。騶虞一章曰。彼茁者葭。二章曰。彼茁者蓬。段澤草也。蓬。陸草也。故詩以言庶類。詩曰。騶虞。

君子上下草木鳥獸。莊子曰：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蓬善轉旋，非直達者也。高子曰：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蓋蓬有利轉之象，故古者觀浮木而知為舟，觀轉蓬而知為車。然蓬雖轉徙無常，其相遇往往而有也。故其制字從蓬。東觀漢紀曰：栗駭蓬轉，因遇際會。管子曰：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問，明主不聽也。故詩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大夫以刺幽王。

萬

增雅

子

九

晏子曰：萬草之高者也。爾雅曰：繁之醜，秋為蒿。蓋繁之類，至秋則高大矣。故通呼為蒿也。又曰：蒿故呼為蔚。故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啖者為蔚。青蒿，蒿背之，不白者也。詩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蓼蓼者莪，匪莪伊蔚。言以憂思亂其精神，故目視昏華，視莪以為蒿蔚也。蔚大於蒿，故前曰蒿。後曰蔚也。莊子所謂蒿目，放於此乎。說文：蒿，從蒿省，蓋五十象艾，六十象菁，七十象蒿，艾治也。蒿亂也。莊子曰：是其於辯也，將安鑿垣牆而殖蓬蒿也。蓬蒿以言穢亂。管子曰：今鳳凰麒麟

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鳩鵲數至，蒿之類至多。如青蒿一類，自有兩種，有黃色者，有青色者。本草謂之青蒿，亦恐有別也。陝西綏銀之間，有青蒿，在蒿叢之間，時有一兩株迥然青色。土人謂之香蒿，莖葉與常蒿悉同，但比常蒿色青翠，一如松檜之色。至深秋餘蒿並黃，此蒿猶青，氣稍芬香，恐古人所用，以此為勝。

繁

蒿青而高，繁白而繁。爾雅曰：繁，皤蒿，白蒿也。葉

增雅

子

九

艾者，所在有之，故曰皤蒿也。今俗謂之蓬蒿，可以為蒞。雙云：豆薦繁蒞是也。一曰：由胡。廣雅曰：由胡，白蒿也。北海謂之旁勃，夏小正曰：繁由胡。由胡，旁勃也。詩曰：于以采繁，于沼于沚。繁所以祭也。于沼，于水之外也。于沚，于水之內也。苻采之左右，繁采之內外，蘋藻采之上下，則其位彌下者，其事亦彌繁，故也。傳曰：夫人執繁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王后則行，菜也。國語曰：王后親織玄紵，公侯之夫人加以紵緹。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

妻加之以朝服。自庶以下皆衣其夫。與此同意。七月之詩曰。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傳曰。采繁。所以生蠶也。蓋農功有早晚。蠶事有先後。故言求桑于前。以著蠶之早者。采繁於後。以著蠶之晚者。今覆蠶種。尚用蒿云。仙經曰。白蒿。白兔食之。仙爾雅曰。繁菹。音葵。豈謂是歟。采繁。先于沼。下。後言于澗之中。言夫人於事有進而無退。采蘋言澗在前。采繁言澗在後。夫人嫺於事。不動。大夫妻嫺於德。不劬也。

荇

爾雅曰。荇。接余。其葉荇。蓋荇一名接余。亦或謂之鳧葵。叢生水中。莖如釵股。葉在莖端。隨水淺深。詩曰。采芣苢。芣苢。左右流之。三。相參為參。兩相差為差。參差言其出之無類。左右言其采之無方。王文公曰。荇。餘。詩雖以比淑女。然后妃所求皆同德者。則荇餘惟后妃可比焉。其德行如此。可以妾餘草矣。若蘋蘩藻。所謂餘草。舊說。藻華白。荇華黃。顏氏家訓云。今荇菜是水。悉有之。黃華似蓴。是也。夫后祭荇。夫人祭蘋。大夫妻祭蘋藻。而詩之言荇。止於毛。之而已。繁

則曰。于以用之。蘋蘩。則至于盛之。相之。奠之。無所不為焉。亦其位彌高者。其事亦彌略之證也。又后妃言河。夫人大夫妻言澗。后妃言洲。夫人言沼。言汜。大夫妻言瀨。言藻。亦言之殺也。且蘋蘩藻。藻。澗。沼。汜。之毛也。而荇則異矣。故后妃采荇。詩傳以為夫人執繁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汜。澗。之草。猶可以薦。后妃則荇菜也。據此荇菜。厚於蘋蘩。故曰。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荇之言。行也。蘋言賓。藻言藻。繁言盛。然則荇菜言采。言毛。

是亦共之而已。故教成之祭。毛用蘋藻。以成婦順。易曰。德言盛。禮言志。又曰。君子以成德為行。然則后妃采荇。夫人采蘋。大夫妻采蘋藻。固有次第哉。且后妃夫人采一。大夫妻采二。二而足。非其至也。許大夫妻者。不一而足。

蘋

昏義曰。教成祭之牲用魚。毛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魚亦柔巽隱伏。故此三者。昏禮以成婦順。韓詩曰。沈者曰蘋。浮者曰藻。蓋藻萍類也。似槐菜而連生。生道旁。

淺水中。與萍雜。至秋則紫。今俗謂之馬藻。亦呼紫藻。故曰。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而傳云。藻聚藻也。呂覽曰。菜之美者。崑崙之蘋。高誘謂蘋。大蘋水藻也。據此。蘋即所謂藻。水深繁處。乃有。故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也。先言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後言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亦言大夫妻之德有隆而無殺。左傳曰。潢汙行潦之水。蘋蘩蕰藻之采。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淮南子曰。容華生藻。標藻生萍藻。萍藻生浮草。謂是歟。蓋非蒲藻之藻。萍藻之藻。浮蒲藻之藻。沈草木。疏以為

藻

主

葉似蓬蒿。莖如釵股。而太謂之聚藻。類矣。按顏氏家訓云。蒼牛藻也。即機所謂如蓬者也。輅瑛注三蒼亦云。蘊藻之類。則明非蘊藻。蘊藻一名聚藻。蘊聚也。藻出乎水之上。蘋出乎水之下。故大夫妻采之。然而采繁曰。可以奉祭祀。而采蘋言共者。蓋曰。于以用之。公侯之宮。則所謂奉也。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則是奠之而已。若然。誰其尸之。有齊季女者。祭主也。蓋非大夫妻。春秋傳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置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說者以為季蘭季女。佩蘭者也。然則

大夫之妻。教成之祭。其蘋藻焉。於是使女之季者。佩蘭主而奉之。故傳以為季女微主也。

藻

藻。水草之有文者。出乎水下。而不能出水之上。其字從澡。言自絮如澡也。書曰。藻火粉米。藻取其清。火取其明也。周官希冕四章。自藻而下。其章不足道也。故謂之希冕。希冕言其數也。玄冕二章。自黼而下。其數不足道也。故謂之玄冕。玄冕言其色也。先儒以為希冕三章。玄冕一章。非是也。孔子曰。黼衣黼裳者。不茹葷。非不能食也。

藻

主

服使然也。蓋玄冕繪黼於衣。繡黼於裳。大祭則王服以齊。故曰不茹葷也。中祭而下。則服玄端。然則禮曰。齊之玄也。以幽陰思也。玄冕亦爾。非特玄端而已。禮曰。玄冕齊戒。詩曰。又何子之。玄衮及黼。黼玄冕也。以衮舉上。以黼舉下。蓋言之法也。由此觀之。玄冕兩章。則希冕四章。明矣。蓋子男之服。龜冕五章。則人君所服。盡於此矣。人君所服。盡於龜冕。則希冕而下。臣服也。故禮自龜冕而上。章數皆以奇。自希冕而下。章數皆以偶。奇陽也。偶陰也。孔子曰。管仲饒簋而朱紱。山

節而藻稅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說者以為藻取其文。蓋藻非特為取其文。亦以禳火。今屋上覆檁謂之藻井。取象於此。亦曰綺井。又謂之覆藻。亦或謂之懸頂。風俗通曰。殿堂宮室象東井形。刻作荷菱荷菱水草也。所以厭火。與此同義。詩曰。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醵。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醵。飲酒樂豈。蓋魚性食藻。王者德至淵泉。則藻茂而魚肥。故以頌首莘尾為得其性。莊子曰。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故三章皆曰。魚在在藻。王在在醵也。

藻雅火

三六

且周之興也。憂勤在豐。其豈樂在醵。豈樂在醵。其嘉樂在洛。故是詩正言樂豈。蓋憂釋而為樂。怒釋而為豈。尚書大傳曰。周書自泰誓就召誥而盛於洛誥。傳曰。士卒鳧藻。言其和睦歡悅。如鳧之戲於水藻也。或言魚藻亦以其如此。

海藻

爾雅曰。薄海藻。如水藻而大。似髮黑色。生深海中。陳藏器本草。以為爾雅所謂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正為二藻也。善療癰腫。大頸處險而瘳。今汝洛川多焉。而浙右閩廣山嶺重阻。

人鮮病之者。按本草海藻昆布青苔紫菜皆療癰瘰結氣。被海之邦食此故能療之也。

蕭

蕭可以祭。故其字從蕭。亦秋風之過。蕭意象蕭然。故蕭一名萩。其字從蕭也。爾雅曰。蕭萩蕭。似白蒿莖。穠科生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焚之。詩曰。取蕭祭脂。凡祭灌鬯求諸陰。蕭求諸陽。奏樂求諸陰陽之間。故禮曰。聲音之號。所以告詔於天地之間也。又曰。見以蕭光以報氣也。加以鬯鬯以報魄也。凡祭言鬯。常先於蕭。今祭義

藻雅火

三七

言鬯。更在蕭後。則以言商禮故也。蓋周人先求諸陰。故先灌鬯。病蕭在後。商人先求諸陽。故先病蕭。灌鬯在後。且周祭肺。商祭肝。故祭義言商禮先舉肝。所謂羞肝。肺首心是也。郊特牲言周禮先舉肺。所謂祭肺。肝心是也。詩曰。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民者上之所恃。以事宗廟社稷。蕭之象也。又曰。琴瑟蕭斯。零露漙漙。蕭微物也。而其香能上達。故詩亦以況四海之諸侯。蕭今俗謂之牛尾蒿。

菱

爾雅曰菱蘇。蘇，其葉似荇，白華實有紫角刺人可食。一名菱，屈到者菱，即此是也。亦名解。葉，說文云：楚謂之菱，秦謂之解。若今俗，但曰菱。菱，諸盜朱書，亦不分別。惟武陵記云：四角二角曰菱，兩角曰菱。其花紫色，晝合宵炕。隨月轉移，猶葵之隨日也。舊說鏡謂之菱華，以其面平光，影所成如此。庾信鏡賦云：照壁而菱華自生，是也。

虞葵

此即葵之生水澤者也。似葵莖赤味辛，一名藟。

爾雅曰：藟，色虞葵是也。詩曰：其鏘斯趙。以藟茶葵。茶，陸草也。葵，水草也。以藟茶葵，則高下無所不治。且因暑雨化之，則草不復生，而地美益非特去草之害，亦以釀其田疇。故茶葵朽止於是，黍稷茂止也。月令：季夏燒藟，行水利以殺草。如此熱湯可以糞田，藟可以美土，疆此之謂也。詩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葵，成王初惑管蔡而疑周公，四國之亂，幾毀王室，則管蔡于葵矣。悟而思，後患故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葵，予又集于葵，言辛苦也。離騷曰：葵蟲不能

從乎葵藿，則葵藿止而葵苦故也。吳越春秋曰：越王念復吳怨，則切之以葵。冬則抱冰，夏則附火，言其刻志如此。

卷耳

爾雅曰：卷耳，苓耳。廣雅曰：即泉耳也。幽州人謂之爵耳。或曰：形似鼠耳，故有耳之號也。或曰：白華細莖，子如婦人耳，故名云。荆楚記曰：卷耳一名瑞草，亦云蒼耳。叢生如盤，今人以葉覆麥作黃衣者，所在有之。詩曰：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言后妃持是器，采是物

而不滿焉，則以志在彼不在此也。問者曰：后妃貴矣，今曰采卷耳何也？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詩人借此以寫后妃之志焉耳。故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荀子曰：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昔秦穆公謂伯樂曰：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若滅若沒，若亡若失，有九方皋，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穆公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穆公曰：何馬也？對曰：化而黃，使人往取之，牡

而驪音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
所使求馬者物色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
知也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
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
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若臯之相者
乃其責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然則善讀
書者若九方臯之相馬可也舊說千歲之龜巢
於蓮葉游於卷耳之上

荏菹音菹音切

爾雅曰荏菹音荏菹也葉形似荏方莖白華

荏菹音荏菹

荏菹

華生節間如雞冠子黑色細長三稜一名蔚臭
劉歆云荏菹穢是也一名益母故曾子見益母
而悲也一名荏菹詩曰中谷有荏音其乾矣旱
乾曰瞢荏者能瞢之草今曰瞢其乾矣則非一
日之亢也故序以為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芥

芥似松音而有毛其子如粟傳曰磁石引鐵琥
珀拾芥即此是也或曰草謂之芥琥珀所脅謂
草爾故類從以為琥珀脅草也方言曰蘇芥草
也江淮南楚之間曰蘇自關而西或曰草或曰

芥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手足有之
也土芥曼之也芥辛菜也今人望梅生津食芥
隨淡此五液之自外至也暮而涎垂愧而汗發
此五液之自內至也化書曰琥珀不能呼腐芥
蓋芥腐矣雖琥珀不能呼也故同氣相求乾之
二五利焉二五皆龍德故也本草經曰尋萬物
之性皆有離合虎嘯風生龍吟雲起磁石引鐵
琥珀拾芥漆得蟹而散麻得漆而湧桂得葱而
軟樹得桂而枯戎鹽累卵獺膽分五其氣爽有

荏菹音荏菹

荏菹

相關感多如此類其理不可得而思也

荏菹音荏菹

芡葉似荷而大其上有數十盛音如沸棗生
而有芒刺其中有米可以濟飢傳云蓮芡之屬
有素藕一名雞頭蓋其蓬鐫似雞首故曰雞頭
一名雞壘音莊子曰藥也其實莖也桔梗也雞壘
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此言貴賤更事也當
其所須則貴雖用而緩則賤豈有常也哉俗云
荷華日舒夜歛芡華晝合宵斂凡陰陽之異也
方言曰北燕謂之音青徐音淮泗之間謂

之矣。南楚江淮之間謂之雞頭。或謂之鴈頭狀。蓋似禽鳥之首。故傳以名之。周官籩人加籩之實。凌苺。東脯。凌苺取之冰。東脯取之陸。所謂籩豆之實。水陸之品也。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二十七

卉物門

釋草類

韭

說文曰。一種而久者故謂之韭。象形在一之上。一地也。論衡曰。地性生草。山性生木。故地種葵韭。山種棗栗。名曰美園茂林也。韭者久也。一種永生。故禮祭宗廟韭曰豐本。且其本豐則末殺瘦矣。蓋籩^音之莖在^音白。韭之莖在^音黃。皆惡其末之盛也。齊民要術曰。韭高三寸便剪。其以此乎。又曰。剪如葱法。一歲之中。不過五剪。凡剪不用日中。故諺曰。觸露不掐葵。日中不剪韭也。韭性內生。根喜上跳。故種與葵同法。而畦欲極深。詩曰。獻羔祭韭。開冰春祭也。故獻羔祭韭。禮曰。春行羔豚。又曰。春薦韭。是也。內則曰。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葱與芥。陰物也。韭與蓼。陽物也。傳曰。政道得則陰物變為陽物。鄭玄云。若葱為韭。是也。

韭

宜白。悞良地。種法。一本年七八尺。諺曰。葱二

龍四。言種蔥者。三友一科。龍即四之也。又多者。謂圓大。故以七八為率。爾雅曰。龍鴻薈。薈即此是也。內則曰。脂用蔥膏。用龍蔥亦龍屬。然薈菜也。傳曰。五葷鍊形。蔥者其一也。齊民要術。以為種蔥良地。三剪薄地。再剪。八月止。不止則蔥無袍而損白。蓋蔥肉曰白。其青謂之袍。爾雅曰。青謂之蔥。詩曰。有瑋蔥珩。蔥竊青也。淮南子曰。君子之於善也。猶采薪者。見青蔥則拔之。言無所不取矣。崔實曰。三月別小蔥。六月別大蔥。夏蔥曰小冬蔥。曰大。今其袍皆中虛。故脉如蔥葉。謂之浮。其字從忽。今俗米蔥謂之蔥。則亦以達氣故也。傳曰。鬱鬱蔥蔥。佳哉氣也。鬱鬱塞也。蔥蔥通也。

松

松性陵冬不彫。四時長見。有松之操。故其字魯意。而本草以為交耐霜雪也。舊說松菜北種。初年子為蕪菁。二年松種都絕。蕪菁南種亦然。蓋松之不生北土。猶橘柚之變於淮北矣。蕪菁似松而小有臺。一名鈴。一名須爾。雅曰。須爾蕪也。俗謂之臺菜。方言曰。陳楚之間謂之覽。趙魏

之郊謂之大芥。其繁華者謂之蘆腹。一名米肺。所謂溫松是也。米腹。言米姓之所服也。

壺

似匏而圓曰壺。壺。圖器也。故謂之壺。亦曰壺。盧。古今註曰。壺。盧。瓢之無柄者也。玄蜂若壺。蓋取諸此。壺性善浮。要之可以涉水。南人謂之要舟。鵝冠子曰。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以此故也。詩曰。八月斷壺。壺性蔓生。披蔓斷之。故曰斷也。今其收法。八月冷露降。輒先斷其根。令其餘蔓飲之。已日乃收。尤為堅成。可用。莊子

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太樽而浮乎。江湖。壺之為樽。其來尚矣。春秋傳曰。樽以魯壺。司尊彝曰。秋嘗冬烝。裸用羊彝。黃彝其朝獻。用兩尊。尊其饋獻。用兩壺尊。壺尊著尊。皆以質為貴者。記曰。器用陶匏。貴其質也。蓋壺與用匏同義。而著尊著地無足。反本之象。玄冬素秋。質略之時。故其用尊如此。又曰。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沅酌。凡酒脩酌。而曰凡酒脩酌。言凡以殊之。則非蒙上之文矣。然則六彝鬱尊也。其約同朝踐。用兩獻尊。禮之

尊也。再獻用兩象尊。益齊之尊也。烝嘗朝獻用兩箸尊。亦禮齊之尊也。饋獻用兩壺尊。亦益齊之尊也。凡四時之間。祀禮齊在兩大尊。益齊在兩山尊。凡六尊。由是觀之。灌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獻之正也。禮運曰。醴醕以獻。蓋朝事之時也。故曰。然後退而合享。體其犬豕牛羊。此當饋食之節矣。其餘三齊。陳之以祭而已。詩曰。清酒以祭。是也。鄭氏謂唯大事於大廟。備五齊三酒。誤矣。蓋酒正曰。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謂之凡祭祀共五齊三酒。則豈特大

事于大廟而已。

瓠

瓠狀要類。於首尾類於要微銳。緣蔓而生。詩曰。南有樛^音木。甘瓠累之。言樛木下逮。故甘瓠得以累之。則賢者以貴下賤之况也。序曰。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以此故也。傳曰。苦匏不材於人。苦匏不材於人。則明此甘瓠。譬其材也。記曰。取賢飲材。則賢進於材矣。故此賢者在上。材者在下。又曰。惜惜瓠葉。采之亨之。瓠葉庶人之菜也。葉無微於瓠葉。肉無薄於兔

首。故詩以著。古人不以微薄廢禮。如此。相馬經曰。頭欲少肉。如剥兔首。爾雅曰。瓠棲^音詩曰。齒如瓠犀。犀。瓠瓣也。相法。齒瓣白如瓠犀。青如榴子者貴。故詩主言之。風俗通曰。八月秋穰。可以殺瓠。取其色澤而堅。類從以為瓠死。燒穰。瓜亡。煮滲。即此是也。今俗畜瓠之家。不燒穰。種瓜之家。不焚漆。物類相感。志曰。牛踏蔓上。則苦。乘者以瓠藏酒。冬即煖。夏即冷。

匏

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傳曰。匏謂之瓠。

瓠

子

大

誤矣。蓋匏苦瓠甘。復有長短之殊。定非一物也。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繫而不食。以苦故也。詩曰。匏有苦葉。濟有深涉。匏記時也。言匏有苦葉。則濟有深涉矣。莊子以謂秋水時至。百川灌河。秋水漲之時也。冬水縮之時也。匏亦正以濟水故。詩以記濟有深涉之時。國語曰。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是也。詩曰。酌之用匏。酌之用匏。言其質也。言其質如此。則亦厚於民故也。郊特牲曰。器用陶

匏。以象天地之性。陶匏蓋取其質。古今註曰。匏之有柄者曰懸瓠。可用為笙。川則漆其裏。

蒲盧

細要曰。蒲。一曰蒲盧。細要上峰謂之蒲盧。義取諸此。中庸曰。夫政也者。蒲盧也。亦或謂之果羸。今蒲其根著在土而浮。蔓常緣於木。故亦或謂之果羸也。傳曰。在地為羸。在木為果。詩曰。不流束蒲。蒲性輕揚。善浮。故此亦或謂之蒲。蒲亦善浮。故也。淮南子曰。百人抗浮。說者曰。蒲一名浮。蓋是矣。本草云。瓠類小者名瓢。瓢取諸

藻。蒲取諸蒲。其義一也。

瓜

瓜性惡香。尤忌聞麝。麝氣觸之。乃至一蒂不收。制字象其實在鬚蔓之間。詩曰。綿綿瓜瓞。大曰瓜。小曰瓞。爾雅曰。其紹瓞。蓋瓜之繼本為紹。今驗近本之瓜。嘗小。末則復大。故曰。其紹瓞也。詩曰。中田有廬。廬場有瓜。廬言於天無露者。瓜言於地無曠者。且田之大界曰疆。其小者場也。場言至此而易主矣。至此易主。今種瓜於其上者。以明百姓親睦。利與同井共之也。蓋古之人禮

有讓畔義。有灌瓜者。由是而已。爾雅曰。瓜曰華之。桃曰膽之。華取譬於華。膽取譬於膽。禮為天子削瓜。副之巾。以紼為國君削瓜。華之巾。以紼蓋華若草木之華。然副絕而不屬。華析而不絕也。郊特牲曰。天子樹瓜華。不歛藏之種也。瓜曰華之。故謂之瓜華。而瓜性少延。輒腐。故禮以戒諸侯畜藏。又曰。瓜祭上環。舊說其忖謂之環。環瓜之脫華處也。其當謂之蒂。蒂。瓜之繫蔓處也。蒂味小苦。墨子曰。甘瓜苦蒂。天下物無全美也。稽聖賦曰。瓜寒於曝。油冷於煎。

龍

龍。紅草也。爾雅曰。紅龍。古其大者歸。一名馬蓼。莖大而赤。生水澤中。高丈餘。詩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山有橋松。隰有游龍。蓋山性宜木。隰性宜草。而扶蘇。荷華。橋松。游龍。皆山隰之所養。以自美者也。橋。高也。游。縱也。以縱故謂之龍。上聲。曰。橋。山海經曰。其上多橋木。而鄭讀曰。橋。誤矣。傳曰。扶蘇。扶胥木也。荷華。扶渠也。其華苗莖是。詩先言木扶胥於上。草扶渠於下。後言木橋。聳於上。草游縱於下。則山隰之所養。以自美者。

至矣。今忽不見子都，乃見狂且。不見子充，乃見校童。則曾是不如也。孟子曰：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又曰：充實之謂美。

長楚

爾雅曰：長楚，鈹音茂也。今羊桃也。白華，子如小麥，其葉與實皆似桃，故有桃之號也。詩曰：隰有萋萋，猗猗其枝。猗猗其華，猗猗其實。猗猗也，離節也。長楚，柔弱。又生下濕，然其枝其華其實，有倚以立，故雖卑濕而不淫，有節以生，故雖柔弱而不恣。國人疾其君之淫恣，曾是不如，曰：樂

子之無知，無家無室也。人含陰陽之情，豈可以無知無知，非所宜樂也。又況於無家無室，非所宜樂也。又況於無室樂，無知無家無室，則甚疾其君之淫恣也。孔子曰：疾之已甚，亂也。今其詩如此而不嫌已甚，則更以疾亂故也。一曰：有兩羊桃，一種華實皆連理，故詩以刺淫恣。

萋萋

萋萋，一名購，莖高丈餘，蒿屬也。其葉似艾，白色。初生可啖，注東採以羹魚。詩曰：蜺蜺錯薪，言刈其萋。之子于歸，言秣其駒。言文王之化行乎。

江漢之域，昏姻能以禮行，而男子廉婦人貞，雖萋萋者以錯薪相讓，言刈其萋而已。即序所謂美化者也。蓋關雎之化行，始於雉兔，終於萋萋之卑，可謂至矣。故是詩言刈楚萋者，汝墳章曰：伐其條枝。二章曰：伐其條肄也。一曰：萋，微者之猶有才駒，言宴者之猶有禮也。管子曰：葉下於鞏，鞏下於萋，萋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萑，萑下於蕒，蕒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表，薛薛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表。

蘼蕪

爾雅曰：蘼蕪，一名江離。今似蛇牀而香，葉如小委狀。蓋楚謂之離，晉謂之蕪，齊謂之蘼。記論曰：夫亂人者，若芎藭之與蘼，本蛇狀之與蘼，蕪是也。使人相去也。若玉之與石也。葵之與莧也，則論人易矣。故曰：大聖之與大佞，難知也。是故周公忠勤而被流言，王莽折節以致虛譽。字說曰：蘼可以養鼻，又可以養體，臣片養也。

葦

葦，一名蒲，無根而浮，常與水平，故曰葦也。江東

謂之藻言無定性漂流隨風而已周官萍氏掌水禁鄭氏云以不沈溺取名蓋使之幾酒謹酒也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則飲且食也序曰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又實幣帛以將其厚意則承筐是將也月令季春曰萍始生舊說萍善滋生一夜七子一曰萍浮於流水則不生於止水則一夕生九子故謂之九子萍也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地之性也故萍飄聚根反日暴則死矣萍之殖根以水為地也世說楊華入水化為浮萍

茅苐

茅苐一名馬馬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大葉長穗好生牛馬跡中故曰馬馬車前當道也神仙服食法曰車前之實雷之精也善療孕婦難產又令人有子故詩曰采之有之將之掇之之祐也音之韻之而序者以為和平則婦人樂有子也按本草云生平澤丘陵阪道中然則一名勝焉亦或謂之陵馬以此列子曰若繩為鵝得水為隄得水土之際則為繩墘之衣生於陵也則為陵馬陵馬也故或謂之蝦蟆衣韓詩

傳曰直曰車前謂曰茅苐蓋生於兩旁謂之瞿茅從草從不皆從草從苐茅苐樂有子者所以和平然後婦人樂有子則茅苐或不或呂按草最易生然他草所在或無唯車前蒼耳所至有之故茅苐卷耳之詩正言此二物蓋不知是不足以著志不在焉與樂有子也

著

著蒿屬也從耆草之壽者也六十曰耆卦之別六十有四著數窮於此且著所指非極數也博物志曰以老故知吉凶生千歲三百莖同本其

上常有黃雲覆之易以為數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亦有美惡如龜焉故周官纂人上春相纂也易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又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蓋主文王言之文王重易六爻故繫辭主意如此爾說者以為泛論聖人誤矣文王以文治所謂神武而不殺者也或曰重卦伏羲爾今日文王重卦奈何曰伏羲重卦重三畫於前文王重卦重六爻於後

何用知伏羲重卦重三畫於前以書曰卜五占用二曰貞曰悔周官曰大卜掌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知之也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何用知文王重卦重六爻於後以司馬遷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蓋西伯拘而演易揚雄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知之也故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按乾鑿度曰垂皇策者義伏羲用著則卦固已重矣然而世質民淳古法惟用七八六十四卦皆

坤
四十五
火

不動若乾止於乾坤止於坤不能變也夏商因之皆以七八為占連山歸藏是已後至文王世益澆薄占法始用九六蓋不如此不足應天下之變也今易是已六十四卦皆動若乾六爻皆九初九可變而之姤九二可變而之同人坤六爻皆六初六可變而之復六二可變而之臨所謂重卦於是為至左氏曰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又曰遇比之八是謂艮之隨傳曰周易以變者為占是也然則伏羲重七八文王重九六由是觀之伏羲亦

重卦而馬遷揚雄但言伏羲作易八卦文王六十四蓋各以其盛者言之也

葦

爾雅曰葦醜芳謂言其華皆有芳秀今風輒吹揚如雪其聚於地如絮也淮南子曰蒹葭類絮而不可以為絮葦即今之蘆一名葭葭葦之未秀者也萑即今之荻一名蘆葦萑之未秀者也葭一名華蘆一名蘆葦高數尺今人以為蘆箔因此為名也至秋堅成謂之萑葦詩曰八月萑葦莊子曰欲惡之孽為性萑葦蘆葭始萌以扶

坤
四十五
火

吾形尋擢吾性則明此幼曰葦葭長曰萑葦矣先儒以為萑如葦而細按禮曰土鼓蕢桴葦籥伊祁氏之樂也葦管中籥則萑小而葦大矣是故謂之葦其字從葦則葦緩故也荀子曰柔從若蒲葦非怯懦也葦可緯為薄席萑亦可緯唯完而用不如蘆之或析也故音完舊云雞羽焚而清飈起蘆灰缺而月暈移說者以為取蘆草灰隨牖下月光中令圓畫缺其一而則月暈亦缺於上也詩曰葦葭蒼蒼白露為霜葭葭淒淒白露未晞葭葭采采白露未已露敷施以

生之霜刻制以成之霜露所以譬禮之成禮至於周而成故也厭浥行露言貞信之救興則白露為霜象禮之成矣采采言其色鮮而未淒淒淒言其色慘而未蒼蒹葭淒淒白露未晞蒹葭采采白露未已則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之譬也郊居賦曰編霜蒹葭寒茅蓋茅葢醜霜降收縮萬物然後堅成可用故詩取況如此

廣雅云。萑荻也。荻之初生曰蒹。蘆其未秀者也。說文曰。萑之初生。一曰蘆。魚基切一曰蘼。音維按釋言

曰莢騅也莢亂也則萑之初生一曰亂一曰騅

是以詩曰葭莢揭揭。蓋葭莢上擢則鱣音。
海魚音。

依焉而為衆之患詩以譬妾之上僭又曰六車

檻檻毳衣如蒺藜大車嘽嘽毳衣如瑠門音大車

聽訟者之車也毳衣聽訟者之服也檻檻言檻

而收制之也故曰畏子不敢嘽嘽言訊而誥戒

之也。故曰。畏子不奔。說文曰。縹音烈。駢帛也。引此。

毳衣如綦。又曰。以毳為綢色如縠。音門赤也。故謂之。

藁篆禾之赤苗也引此龜衣如璫明非毛冕矣

且龜冕作繪宗彝非所以聽訟又其衣不得如

莢青瑯赤如說文之義是或一服也蓋青者如莢故謂之綌其赤者如瑯故謂之瑯故綌從莢

省黼從黼省。曰黻玄色言其衣如之黼黻色。

言其裳如之大夫玄冕。今日魏冕者。蓋禮所謂

上大夫卿也。傳曰：莢，騅也。蘆之初生，蘆黑也。騅，

在青黑之間。今按郭璞注。以為薰似萑而細者。

又曰。似葦而小。實中為筴。則蕪荑又蘆之一種。

也。蓋蕪。萑之小者。莢。葦之小者。故其醜似萑而

細與如葦而小者。亦或謂之蕪蕪。爾雅曰蕪蕪。

茶。焱。蔗。芳。萑。苕。謂之茶。華。苕。謂之芳。詩曰。予所

火種
里

將茶傳曰茶萑苕也。今女匠亦以萑茶繫桌其

色白。故傳曰。望而視之。欲其茶白也。又曰。旗旆

皆赤。望之如日。旗旆皆白。望之如荼。字說曰。藍

謂之葭。其小曰萑。荻謂之蒹。其小曰葦。其始生

曰莢。又謂之亂。莢強而設弱。莢高而設下。故謂

之。荻中赤。始生末黑。黑已而赤。故謂之荻其

根旁行牽揉繫互其行無辨矣而又強焉故又

謂之亂。亂之始生。常以無辨。唯其強也。乃能為

亂

增修
埤雅
廣要卷第二十七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二十八

卉物門

釋草類

荷

荷。總名也。華葉等名具衆義。故以不知為問。謂之荷也。昔人正名百物。有是哉。故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郭璞以為芙蓉。一名芙蓉。按說文。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蓉。芙蓉華之號也。蓋亦通曰芙蓉。毛詩傳云。荷芙蓉也。其華菡萏。許慎以為其華曰芙蓉。其秀曰菡萏。其實曰蓮。蓮之茂

埤雅

卷

者曰華。今其的中。有青為萼。皆倒生兩牙。一成芰荷。一蕩荷也。又生一牙為華。蕩荷帖水生。蕩者也。芰荷無蕩。卷荷也。與華偶生。出乎水上。亭亭如繖。者是亦或謂之距荷。蕩荷一本其支旁行為蕩節。生一華一葉。詩曰。有蒲與荷。蓋荷善傾欹。蒲無骨幹而柔。從字說曰。蕩藏於水。其自處卑。無所加焉。其所與汙。潔白自若。中有空焉。不偶不生。若此。可以偶物矣。然無枝附。泥不能汙。水不能沒。挺出而立。若此。可以加物矣。蓮既有以自白。又會而屬焉。若此。可以連物矣。

蘭菡萏實若為。隨畧所闡。闢焉。遊假根以享。而不加。如蕩之有所偶。假莖以出。而不如芰之有所加。假華以生。而不如蓮之有所連。菡萏之有菡也。若此。可謂遐矣。夫菡萏者。終於吐。蓮物者。終於散。偶物者。或析之。加物亦不可為常。故遐在此。不在彼也。菡萏切。退藏於無用。而可用。可見者本焉。若此。可謂密矣。合此衆義。則可以何物可。以為夫。可以為渠。故曰。荷芙蓉也。荷以何物為義。故通於負荷之字。

菡萏

埤雅

卷

九

爾雅曰。其華菡萏。其實蓮。蓋芰曰芙蓉。秀曰菡萏。暢茂曰華。古今註曰。芙蓉一名荷華。華之最秀異者也。大者華至百葉。然則華亦謂之芙蓉。楚辭所謂華。芙蓉兮木末。蓋言此也。凡物皆先華而後實。獨此華果齊生。故西域之書多言此。詩曰。有蒲與荷。有蒲與蘭。有蒲菡萏。荷言其實之柔。蘭言其氣之芳。菡萏言其色之美。拾遺記曰。昆流素蓮。一房百子。凌冬而茂。王文公曰。蓮華有色有香。得日光乃開。敷生卑濕。淤泥不生。高原陸地。雖生於水。水不能沒。雖在於泥。泥

不能汙。即華時有實。然華事始則實隱。華事已則實現。實始於黃。終於玄。而莖葉綠。葉始生也。乃有微赤。實既能生。根又能生。實實一而已。根則無量。一與無量。互相生起。其根曰蕒。常偶而生。其中為本。華實所出。蕒白有空。食之心歡。本實有黑。然其生起。為綠為黃。為玄為白。為青為赤。而無有黑。無見無用。而有見有用。皆因以出。其名曰蕒。退藏於密。故也。

藕

爾雅曰。其本蕒。其根藕。蓋莖下白藕在泥中者。

曰蕒。藕偶生。又善耕泥引長。故藕之文從耦。名之亦曰藕。今江左穿池取汲。不欲種藕。以藕善耕泥壞池也。俗云藕生應月。月生一節。閏輒益一。今芋有十二子為衛。里俗以為應月之數。說文曰。大葉實根駁。人故謂之芋。舊說亦箭根有十三為衛。如芋有風不動。無風自搖。亦其類也。趙辟公雜記曰。藕能移。鯉能飛。龜能守。凡芙蕖行藕如竹之行。鞭爾節生一葉一華。華葉常偶生。故謂之藕。又華初著子。首額在下。久之其房倒垂。首更在上也。

茶

茶苦菜也。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至夏乃秀。月令孟夏苦菜秀。即此是也。此草凌冬不彫。故一名將冬。凡此則以四時制名也。顏氏家訓曰。茶葉似苦茗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出其閨闈。有女如荼。雲蓋言盛。茶蓋言繁也。傳曰。秦網密於秋茶。詩曰。萑茶如飴。萑毒茶苦。故言如飴。以箸風土之善。國語曰。真鵠聲于酒。寘聲于肉。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薺聲蓋言其事又苦也。禮曰。昏姻之禮。

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其此之謂歟。

葵

齊民要術曰。今世葵有紫莖白莖二種。春必畦種。水澆而冬種者有雪。勿令從風飛去。每雪輒一勞之。勞雪令地保澤。葉又不蟲。掐必待露解。收必待霜降。傷晚則黃爛。傷早則黑澁也。詩曰。七月亨葵及葍。即此是也。左傳曰。鮑莊子之知不及葵。葵猶能備其足。今葵心隨日光所轉。輒低覆其根。似知孔子曰。木不食穗。向地不忘本。

也蓋禾之向根仁也葵之衛足知也仁所以守之知所以揆之故葵揆也字說曰草也能揆日嚮焉故又訓揆本草曰葵為百菜之主豈亦以此乎爾雅曰葵葵繁露葵一名繁露此又葵之一種也蔓生葉圓而厚故周官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義取諸此也說文云齊謂之終葵終葵謂於杼上圓廣其首說者以為即珽是也按禮曰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蓋與大圭終葵首全異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今大圭長三尺知非珽矣周官曰王搢大圭執鎮圭

璿

圭

又曰執冒四寸以朝諸侯蓋王執鎮圭則搢大圭天子執冒則搢珽故鎮圭尺有二寸大圭長三尺冒圭四寸珽六寸也大圭圓而仁故於鎮搢之鎮義故也珽方以義故於冒搢之冒仁故也

藍

爾雅曰蒹馬藍染草也即今大葉冬藍為澱者是月令仲夏令民無艾藍以染鄭氏云為傷長氣然則艾藍於夏先王之法禁焉制字從藍以此故也由是觀之先賢所云藏冰所以無也

而原蠶惡其害馬豈虛言也哉齊民要術以為種藍一同葵法藍三葉澆之罇治令淨五月中新雨後即拔栽之故夏小正五月蓄蘭灌沐藍葵灌澆灌也沐剥沐也詩曰終朝采綠不盈一掬終朝采藍不盈一檐藍綠易得之物今以憂思貳之故雖終朝采掇而綠不盈一掬藍不盈一檐音規尺也藍大於綠又其畦植如鱗則其采之盈檐易矣故詩以為後綠可以染黃藍可以染青則皆婦人致飾之物故詩正言之荀子曰青出之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說者

璿

圭

以為冰藍皆喻學則才過其本性明學不可以已也漢記曰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蓋亦明就士之多益脉要精微論曰赤欲如白紫朱不欲如赫青欲如蒼壁之澤不欲如藍齊民要術曰蓼中之蟲豈知藍之甘乎人之域於一方何以異此故河伯謂北海君曰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是也

莢

義亦曰蓼蒿蓼之為言高也莢生澤國漸洳之地葉似附蒿而細利生可食而根先於百草一

名蘿蒿。一名角蒿。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阿，大陵也。莪，微草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猶大陵之長育微草也。菁菁，盛貌。蓋草之初生，其色玄盛，則乃青。霜死而後黃落，故菁之文從青。詩曰：何草不玄，以言其生；何草不黃，以言其死也。蓋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世方太平，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一樂也。能得賢者，以為邦家立太平之基。二樂也。得天下之人才而教育之，三樂也。故序詩者曰：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南山有臺，樂得賢也。菁菁者莪，樂育材也。爾雅釋蟲

爾雅

五十四

曰：蛾，蘿也。釋草又曰：莪，蘿也。蓋蛾所以生蠶，莪亦所以覆而出之。此義亦謂之蘿。歟？字說曰：莪以科生，而俄詩曰：匪莪伊蒿，匪莪伊蔚。莪，俄而蒿直。蔚，蠶而莪細。育材之詩，正言莪者以此。

芹

詩曰：感言沸檻泉，言采其芹。芹，水菜也。一名水英。爾雅謂之楚葵。泮官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二章曰：薄采其藻。三章曰：薄采其芣。芣，取有香藻，取有文。芣，取有味。蓋士之於學也，攬其芳臭而至，則采芹之譬也。既至矣，於是學文，則采藻

之譬也。及其夕也，知道之味，又嗜而學焉，則采芣之譬也。芣，尊也。葉如荇菜，而紫莖大如箸，柔滑可羹。芹，潔白而有節，其氣芬芳，而味不如尊之美。故列子以為客有獻芹者，鄉豪取而嘗之，置於口，慘於腹也。齊民要術云：蓴性易生，種以深淺為候。水深則莖肥而葉少，水淺則葉多而莖瘦，亦逐水而性滑，故謂之蓴菜。

蓴

爾雅曰：鞠，治牆。今之秋華鞠也。鞠草有華，至此而窮焉。故謂之鞠。一曰：鞠如聚金，鞠而不落。

爾雅

五十五

故名鞠。蓋鞠不落華，蕉不落葉，亦蕉。葉舒則一葉焦而不落，故謂之蕉也。月令季秋云：鞠有黃華。曰有者，非其有之時也。春秋傳曰：有者，不宜有也。周官后蠶服鞠衣。鞠衣色黃，象鞠。鞠蓋華於陰中，其華則又中之色也。后帥內外命婦而蠶，則使天下之嬪婦取中焉。其所服如此。主后六服，禕翟取翬，榆音狄取榆，鞠衣又取諸鞠。故鳥獸草木之名，孔子欲學者之多識，而記禮者以為衣服在身而不知其名為罔也。鄭氏解周官以為后六服，翟狄玄，榆狄青，鞠狄赤。鞠

衣黃展衣白祿衣黑若所謂翬狄玄榆狄青鞠衣黃其說是矣所謂闕狄赤展衣白祿衣黑其說非也按毛詩傳言展衣以丹縠為之則展衣赤矣亦則宣布著盡有誠信之道焉故謂之展又或謂之禮也禮記曰內子以檀衣亦通帛為檀檀絳帛也與此同義鞠衣黃展衣赤則祿衣白矣難者曰祿衣吉服也純白非婦人吉服所宜曰蓋不知祿衣之有纁袖也周官綠衣是已闕狄一名屈狄則視榆狄之制有屈焉尔刻而不畫是也其色宜亦如榆狄也

鄉華

五十六

疾疢

疾疢布地蔓生子有三角刺人狀如菱而小疾之言疾也一名茨可以茨牆故謂之茨牆有茨序曰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正言疾疢以此詩曰牆有茨不可埽也言欲埽去之反傷牆也以刺穢疑易曰據于疾疢六三以柔乘剛故曰據于疾疢據于疾疢非所據而據焉者也今兵家乃鑄鐵為之以梗敵路亦呼疾疢韓詩外傳以為春殖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殖疾療夏不得采其葉秋得其刺焉故君子慎所立

也師曠曰歲欲苦苦草先生苦草亭壁也歲欲早早草先生早草疾疢也

木槿

釋草曰檤大錦切木槿觀木槿似李五月始華月令木槿榮是也華如葵朝生夕隕一名舜蓋舜之義取諸此詩曰顏如舜華又曰顏如舜英顏如舜華則言不可與久也顏如舜英則愈不可與久矣蓋榮而不實者謂之英人物志曰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將羣者為雄張良是英韓信是雄篤論曰日給之華似柰柰實而日給虛虛

鄉華

五十七

偽之與真實相似也義之法帖曰孝禽青李柰禽柰屬也言果以美而來禽

莧

莧有紅莧白莧紫莧三色爾雅曰黃赤莧即今紅莧是也莖葉皆高大而見故其字從見指事也易曰莧陸夫夫莧謂上六蓋允見也而又乘五剛柔脆易除莧之象也九五剛得尊位大中高太以平而柔生於上莧陸之象也列子曰老韭之為莧也老耨之為莧也言物以老故變有如此者故易以九六為老耨老則變矣傳曰

青泥殺龍得見復生今人食龍忌見其以此乎
字說曰荷除眩其除翳逐水亦逐蟲

茹蘆音如間

爾雅曰茹蘆茅蒐皮蓋茹蘆一名茅蒐其葉似
棘可以染絳說文曰人血所生故蒐從草從鬼
齊人謂之茜音去陶隱居以為東方諸處乃有而
必不如西多夫文西草為茜其或又以此乎詩
曰東門之墀茹蘆在阪言男女之際以禮則近
而易如東門之墀以色則遠而險如茹蘆在阪
也又曰縞衣茹蘆聊可與娛茹蘆茅蒐之染女

碑雅火

五十八

服也言國人多喪思得室家吉服以相保也蓋
縞衣言物而非麻茹蘆言色而非素明吉服矣
周官庶氏掌除蠱毒以嘉草攻之嘉草若茜之
類是也春秋傳曰血蟲為蠱篆體以為皿器也
蟲諸虫也指事律說造畜蠱毒謂集合諸虫置
於一器之內久而相食諸虫皆盡若獨蛇在即
為蛇蠱之類故其字指事如此傳曰千畝施茜
千畦薑韭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則施茜之利
可謂博矣此小人之所以學圃也

善

臺夫須夫須莎草也以為簪又可以為簍疏
而無溫故莎從沙與內司服所謂沙同意詩曰
臺笠緇撮又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南山有桑
北山有楊南山有杞北山有李南山有栲北山
有杻山君象也南以象明君北以象暗君蓋太
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是為與賢之道
而已未有以得之也未有以得之則道合則服
從不合則去矣惟其子孫雖有昏亂而先君之
舊臣不忍去之以自獻於先王者此得賢之道
也故此言南山又言北山萊可食桑可衣臺可

碑雅火

五十九

覆楊可載賢者之類也臺萊草也其生也在物
下其成也在物先有基之象故曰樂只君子邦
家之基養草以致木養小以致大至有鬱彼之
楊沃若之桑以貴乎山則有光之象故曰樂只
君子邦家之光基所以安也光所以榮也孟子
曰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
憂此言其大者也小不遺臺萊大不棄桑楊若
杞李者猶在所收此言其悉者也桑楊之於山
雖大而不能高雖堅而不能久得賢之盛若栲
杻枸榦使音高大以不朽成乎山則至矣故於

南山曰有杞有栲北山曰有李有杻也李可果杞可茹有養之道故曰民之父母杻可為弓幹栲可為車輻有久之道故曰遐不作壽且臺可覆桑可以衣象庇下之臣杞可茹以象養下之臣栲可以為車輻以象任重之臣故言之於南山此明君所賴以治者也菜可食舟可載以象濟難之臣李可果以象治賓客之臣杻可為弓幹以象治軍旅之臣故言之於北山此暗君所賴以存者也孔子曰衛靈公之無道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奚其甚此北

禮雅文

李

山有萊有楊有李之意也德音不已言有繼也德音是茂言有承也保艾爾後又言燕及子孫稱其壽之如其上猶以為未足也更以言其德稱其今之如其上猶以為未足也更以言其後夫壽考之福筭至於無期境至於無疆者又非特頌願之而已蓋古者有道之賢省事以清君之心備物以適君之體心清則生淨體適則生樂此君之所以壽也故初曰萬壽無期次曰萬壽無疆君之遇其臣也何獨不然言聽諫從膏澤下於民使其優為之不迫於禍患者此近壽

之道也故始曰遐不作壽終曰遐不作黃者

艾

爾雅曰艾冰臺其字從艸草之可以久病者也一名灸草詩曰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蕭所以共祭艾所以療疾以言所將滋大其懼讒亦滋甚也曲禮曰十年曰幼學幼者十年之名學者其事也二十曰弱冠弱者二十之名冠者其事也三十曰壯有室壯者三十之名有室者其事也四十曰強而仕強者四十之名仕者其事也壯反幼

禮雅文

李

之詞強反弱之詞壯則能立矣強則能行矣蓋能有所立然後能行能有所行然後能歷能有所歷然後能至故五十曰艾六十曰耆艾歷也耆至也夫以幼故學以弱故冠以壯故有室凡此皆子道也及其十年而德又一進也則非苟知之又能行之矣則於是出而仕焉故曰強而仕仕士也其德又十年而一進則可以為大夫矣故曰艾服官政內則曰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其德又十年而一進則可以為卿矣故曰耆指使卿指使人者也且歷而至之矣然後可以

指而使之也。其德又十年而一進。則可以為公矣。故曰。七十曰老。而傳周官三公謂之鄉老。既老矣。則又十年而養。既養矣。則又十年而耄。故八十曰耄。九十曰耄耆者。艾之至也。耄耆者。老之至也。夫文老至為耄。如此而已。耄。憊忘也。春秋傳曰。謂老將知而耄。及之百年。則人之大期在是也。當致養而已。故百年曰期頤。博物志曰。削冰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則得火。艾曰冰臺。其以此乎。舊說。燕蓐音音惡艾。字說曰。艾可又疾。久而彌善。故爾雅曰。艾長也。艾歷也。安以艾

增補

卷二

火

穴為名。艾以艾疾為義。皆以所歷長所開眾故也。醫用艾灸一灼。謂之一壯者。以壯人為法。其言若干壯。謂壯人當依此數。老幼羸弱。量力減之。

鷓鴣音音

小草五色似綬。故名綬草。詩曰。卬有旨鷓。言欲有文采具備。以成條理之臣。如鷓者。不戢賊之。而後得焉。或曰。鷓。綬鳥也。故鷓有雜色似綬。其字從鷓。釋草曰。鷓。綬也。是詩始以防有鷓。巢者。言以不驚懼之。故防有鷓。巢也。卒曰。卬有旨

鷓者。言以不戢賊之。故卬有旨鷓也。且鷓善相其地。而累巢。安則致其功。川有驚懼之憂。則不累也。鷓善相其天。而吐綬。樂則見其文采。有戢賊之疑。則不吐也。傳曰。虞氏之恩。被於動植。故烏鷓之巢。可俯而窺。今綬鳥大如鷓。頭頗似雉。有時吐物長數寸。食必蓄。喙臆前大如手。慮觸其喙。行每遠草木。占今註。六吐綬鳥一名功曹。今俗謂之錦囊。蓋鷓性多懼。就利違害。莊子所謂瞿鷓子者。義取諸此。故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周書又有意而

增補

卷二

火

子者。意而燕也。與鷓反矣。蓋燕襲諸人間。無所猜懼。故問道乎許由。而許由曰。堯既已燕。汝以仁義。刺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

增修卬雅廣要卷第二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二十九

卉物門

釋草類

薇

爾雅曰薇垂水好生水邊故曰垂水似藿茅之微者也故禮芼豕以薇記曰釧豕牛藿羊苦豕薇是也詩曰采薇采薇薇亦作止采薇薇亦柔止采薇薇亦剛止作止未可食之時也柔止則可食之時剛止則不可食矣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然猶戍役

焉未已則所以甚言其苦也傳曰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此之謂也詩曰山有蕨薇隰有杞棗君子作歌維以告哀蕨薇所以祭也下國構禍怨亂並興則孝子有不得饗其親者矣故詩所以告哀也孔子曰吾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其為是歟字說曰蕨疏關節達氣液忽也所謂葱珩其色如此總亦如此薇禮豕用焉然微者所食故詩以采薇言戍役之苦而草蟲序於蕨後喻求取之薄蕨也強我者也於毒邪臭腥寒熱皆足以禦之芥介也界我者也

汗能發之氣能散之

蕨

爾雅曰蕨鰲初生無巢可食狀如大雀拳足又如其足之蹙也故謂之蕨周泰曰蕨齊魯曰鰲俗云初生亦類鰲脚故曰鰲也詩曰陟彼南山言采其蕨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所以祭也蓋大夫妻之祭於其將嫁則以蘋藻於其既嫁則以蕨薇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然而能循采蘋法度則其用蕨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草蟲大夫妻之德也采蘋大夫妻之本也草木疏云

漢時官園種薇以共宗廟祭祀然則祭用蕨薇先王之禮舊矣一章曰憂心忡忡繼之以我心則降二章曰憂心惓惓繼之以我心則說蓋降所以反忡忡說所以反惓惓忡忡言中而不下也惓惓言綴而不解也降下也說解也故說文又借為解車曰說之說

菟絲

在木為女蘿在草為菟絲舊說上有菟絲下必有伏菟之根無此菟在下則絲不得生乎上然其實不屬也淮南子曰下有伏菟上有菟絲詩

曰。薦。與女蘿。施于松柏。言鳥之為物。寄生而女蘿。浮蔓。尚得施于松柏。可以人而不如乎。且姓同本而生。族同支而出。則與寄生浮蔓者異矣。故詩以此駁王。菟絲一名唐。一名蒙。一名王。爾雅曰。唐蒙女蘿。女蘿菟絲。又曰。唐王女是也。詩曰。采芣唐矣。沫之鄉矣。采芣麥矣。沫之北矣。采芣葑矣。沫之東矣。唐生於山。麥生於野。葑生於圃。北。幽之地也。東。顯之地也。言北。以見期於幽遠。言東。則非特期於幽遠。又至於明顯。且近矣。此序所謂政散民流。而不可止者也。淮南

子曰。菟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皆自然者也。

蕙

蕙。香草也。或謂之薰。左傳曰。所謂一薰一蕕者。是也。凡氣薰則惠和。暴則酷烈。故於文惠草為蕙。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薰。惠和也。故可以解民之愠。莊子曰。薰然慈仁。謂之君子。蓋取諸此。今惠亦通於蕙。楊雄曰。蹂惠圃踐蘭唐。是也。傳曰。天子嘗諸侯薰大夫蘭之士蕭。庶人艾。大夫所言蘭之者。上大夫蘭下大夫

芝也。蓋凡摯諸侯圭。大夫羔鴈士雉。庶人鶩。此見生者之摯也。天子以鬯。諸侯薰大夫蘭芝。士蕭庶人艾。此見死者之摯也。禮曰。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匹。此相備也。天子言鬯。諸侯而下言見生者之摯。蓋言之法也。先儒以為諸侯薰。謂未得圭。噴之賜。以此和酒。則於王制資鬯之說害矣。且此諸草類皆燒以降神云爾。蓋非煮以和酒。故博雅曰。天子祭以鬯。諸侯以薰。而漢之隱君子。以為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也。香草之類。大率多異名。所謂蘭

蓀。蓀。今菖蒲是也。蕙。今零陵香是也。蒹。今白芷是也。芸。今七里香是也。葉類豌豆。作小叢生。其花極芬香。秋則葉間微白如粉。汙辟蠹珠驗。

茅

孔子曰。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茅體柔而理直。又潔白。故先王用之。以藉。亦以縮酒。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蓋巽柔者也。其於色也。為白。而又在下焉。藉用白茅之象也。禮曰。縮酌用茅。明酌也。茅。明也。故縮酌用茅。謂之明酌。司尊彝曰。鬱齊獻酌。醴齊縮酌。

益齊沈^以縮^以茅。縮而後酌。沈^以水。沈而後酌。鬱齊不縮也。獻之而已。醴齊不沈也。縮之而已。益齊不脩也。沈之而已。慌^荒氏以沈水漚其絲。記曰。明水沈齊。貴新也。則益齊以水沈矣。又曰。醴酒沈于清。汁獻沈于醴酒。汁獻鬱齊也。醴酒醴齊也。醴齊沈于清酒。今曰。醴齊不沈。縮之而已。言不以明水沈之也。易曰。拔茅茹。茅之為物。拔其根而牽茹者。君子以類出處之象。管子曰。農趨時就功。首戴蒲茅。身衣襜褕。蒲茅簞笠也。蓋尊者草服臺笠。而卑者蒲

音釋
蒲茅也

經義

卷八

卷八

茅。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言教人日力不足。取茅於晝。而夜以繼之。故以謂絲事方息。而麻事尋興。野功既訖。而宮功隨至。藏蔬於其秋。以助不給之冬。索綯於其夜。以補不足之晝。列子曰。因以為茅。靡因以為波流。言其轉徙無定。如此茅靡。一作弟靡。弟讀如梯。梯茅之始生也。詩曰。手如柔荑。荑。稊一也。又曰。自牧歸荑。洵美且異。荑生於牧。言衛君無牧之道。夫人無荑之德。相鉅曰。筋不束體。血不華色。手無春荑之桑髮。有寒蓬之悴。蓋形之下也。

苓

爾雅曰。莖大苦。今之甘草是也。本草云。一名國老。解百藥毒。安和七十二種石。一百二十種草。故號國老之名。國老者。賓師之稱。蓋藥有一君二臣。三佐四使。苓者。又其賓師也。故藥罕不用者。雖非其君。而君實宗焉。蔓生葉狀似荷。少黃莖。亦有節。節間有枝相當。喜生下濕。詩曰。隰有苓。是也。晉風曰。采苓采苓。首陽之巔。采苦采苦。首陽之下。采葑采葑。首陽之東。苓。甘者。苦。苦者。言讒人無所不至。其害人也。必因其似而諧

經義

卷九

焉。采苓。則因人之所甘而諧之之况也。采苦。則因人之所苦而諧之之况也。葑。則有時而甘。亦有時而苦。采葑。則又因人之所甘所苦而併諧之之况也。一章曰。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二章曰。苟亦無與。三章曰。苟亦無從者。此言獻公好聽讒而主讒者之詞也。蓋苓生於隰。葑生於圃。則首陽之巔。不必有苓。其下也。不必有苦。其東也。不必有葑。則理可以無信矣。然而獻公乃以謂之人也。為此首陽采苓采苦采葑之言。苟亦無信。令

我舍此采苓菜苦采葑之人。苟亦無然無與無從。則人之為此言也。安從而得之哉。凡此則以好聽故也。故序曰好聽讒焉。

莫

河汾之間謂之莫。莖大如箸。赤節葉厚而長。似柳有毛刺。味酢。始生可以為羹。今人蠶繅。以取繭緒。其子如楮實而紅。冀人謂之乾絳。蓋以此也。今吳越之俗呼為茂子。汾沮洳之詩一章曰言采其莫。章曰言采其桑。言其君儉以能勤。始於侵繅事而采莫。終於侵蠶事而采桑也。

蘭

蘭香草也。而文蘭草為蘭。蘭闌不祥。故古者為防俎之也。一名蘭。有蒲與蘭。蓋蘭以闌之。蘭以間之。其義一也。傳曰德芬芳者佩蘭。古之佩者各象其德。故德芬芳者佩蘭。楚辭所謂纫秋蘭以為佩是也。又曰遺余佩兮澧浦。今澧澧之間生蘭。荀子曰蘭茝橐本。漸於蜜醴。佩易之又曰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此言善惡在所與游而已。故交不可以不擇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陰為臭。陽為臭。而同人之五陽也。

故有蘭之象。草木疏云蘭為王者香草。其莖葉皆似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藏之書中辟魚。故古有蘭省芸閣。芸亦辟蠹。淮南子曰芸草可以死。復生舊說。青苔至秋而紅。紫紫蘭至秋而紅。詩曰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言鄭人會於溱洧兩水之上。秉蘭以自祓除。其風俗之舊也。及其甚也。淫風大行。過時而不反。來者日益以眾。故二章曰溱與洧。瀏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即序所謂莫之能救者也。十道志曰鄭俗以三月合於溱洧之上。

鬱

以自祓除。淮南子曰男子樹蘭。美而不芳。說者以為蘭女類也。故男子樹之不芳。夫草木之性。蘭宜女子樹之。而靈麻乃欲夫婦對種。則周官內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稷。六音之種。而獻之于王。取其傳類蕃華之祥有以也。鬱之為草。若蘭。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筩。夏以合壺。所以灌也。禮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一曰鬱鬯。百草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草。合釀之以降。

神鬱。今鬱林郡也。按禮以鬯草生庭為瑞。則鬱
本遠方所貢。理或然也。說文云。鬯以秬釀鬱草。
芬芳攸服。以降神也。從艸。一盛。匕以扱之。易曰。
不獲匕鬯。即此是也。鬯。冲氣也。蓋必從父而小
者。四行恃此。天五以成。天一者。元氣也。天五者。
冲氣也。舊說。芬芳條暢。故謂之鬯。易曰。美在其
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故禮以鬱
合鬯。以鬱合鬯。則言鬱於中。故鬯於外也。記曰。
鬯曰以掬。杵以梧。梧以桑。蓋掬曰梧杵。所以擣
鬱。而桑桑者。所以扱之。先儒乃以為桑桑以載

牲體誤矣。本草云。其香十二葉為百草之英。二
月三月有華。狀如紅藍。四五月之間採華。即香
司尊彝曰。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皆有舟。
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壘。諸
臣之所昨也。按尊皆有壘。猶彝皆有舟云爾。非
繫諸臣之所昨言之也。鄭氏謂諸臣獻者酌壘
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誤矣。壘以盛酒
者也。尊取諸壘。爵取諸尊。故曰。斚之釐矣。維壘
之耻。記曰。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壘尊。壘尊受
酒。以共犧象。然則六彝六尊。諸臣亦於此昨焉。

爾言諸臣則王與后可知。蓋祭之日。准用鬱鬯。
王酌雞彝以獻尸。后酌鳥彝以亞獻。諸臣之獻。
則又因后尊於後。夫是之謂三獻。而尸以此酢。
王以酢后。亦以此酢諸臣。故曰。諸臣之所酢也。
坊記曰。尸飲三。眾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其謂
是數。其朝踐三獻亦如之。傳曰。宗廟之禮。九獻。
蓋言此也。先儒以為酌。賓客酌沈齊。獻尸以
備卒食三獻。是為九獻誤矣。蓋酌尸之獻。主以
酌尸。非獻之正也。

鬯

鬯。草名。先鄭小毛所謂鬯。香草也。築而煮之為
鬯。因謂之鬯。傳曰。鬯草生庭。又曰。德至於地。則
蕙英起。秬鬯出。知鬯為草矣。記曰。鬱合鬯。蕭合
黍稷。此明築者停於祭前。及灌然後合而成之。
周官所謂鬱人掌裸鬯。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
蓋秬者。百穀之華。鬯者。百草之英。故先王煮以
合鬯。傳曰。築煮合而鬱之曰鬯。蓋合而鬱之。然
後芬芳調鬯。易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
事業。美之至也。

蒲

蒲水草也。似莞而偏有脊。生於水厓。柔滑而溫。可以為席。故禮男執蒲璧。言有安人之道也。詩曰。揚之水。不流束蒲。言激揚之水。宜能浮泛。而蒲又輕揚善泛。今反不流如此。則以水力更微而不勝故也。列子曰。虛則夢。揚實則夢。溺。揚溺之反也。說者以為上章言薪言楚。則蒲亦木名。不宜為草誤矣。夫芻亦草也。而綢繆之詩乃曰。束薪束芻束楚。則豈以言木故妨草哉。魚藻曰。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蓋魚游者也。據於藻。依於蒲。樂於藻。安於蒲。故王者

律雅

主

火

俯身以順萬物。而魚之所樂。王亦樂焉。魚之所安。王亦安焉。筆談云。或曰。禮圖尊彝。皆木為之。未聞用銅者。此亦未可質。如今人得古銅尊者。極多。安得言無如。禮圖甕以瓦為之。左傳有瑤甕。律以竹為之。晉時舜祠下。乃發得玉律。此亦無常法。如蒲穀璧。禮圖悉作草稼之象。今人發古冢得蒲璧。乃刻文蓬蓬如蒲花數時。穀璧如粟粒爾。則禮圖亦未可為據。

葛

葛性柔。因蔓生可。女事之煩辱者。故葛覃引

以為賦。蓋知稼穡之艱難。則可以為王矣。知女功之勤勞。則可以為王后矣。故序以為葛覃。后妃之本也。夫禮后織玄紵。今乃親葛事如此者。蓋王后親蠶以勸女功之正事。親葛以勸女功之餘事。絲麻者。本事也。漬葛者。餘事也。詩曰。施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言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今生閼節。則於憂患相及。緩矣。故曰。何誕之節兮也。何者。以所不知為問。兵法曰。其節短。故此以誕節譏切衛伯。又曰。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葛所以

律雅

主

火

援草

為絺綌。言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及於讒矣。又曰。絲絲葛藟。在河之許。河許為水所盛。危地也。然潤澤葛藟而生之。則亦所以自固。今王棄其九族。則曾是之不如也。瓜葛皆延蔓相及。故屬之綿遠者。取譬瓜葛。又曰。葛生蒙楚。藟蔓于野。言葛生高而蒙楚。藟生卑蔓於野。各繫所遇。猶之婦人外成於夫。榮悴隨焉。所以一心乎君。子語曰。嫁雞與之飛。嫁狗與之走。此之謂也。左傳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

草之可以忘憂者。故曰諛草。諛忘也。詩曰：焉得諛草。言樹之背。言以憂思不能自遣。故欲以此華樹之背也。董子曰：欲忘人之憂，則贈之以丹棘。丹棘，一名忘憂。欲蠲人之忿，則贈之以青堂。青堂，一名合歡。養生論以為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即此是也。亦或謂之鹿葱。蓋鹿食此草，故以名云。壺子所謂鹿性警烈，多別良草，常食九物，餌藥之人不可食鹿，以鹿常食解毒之草，是故能制散諸藥。內則辨物之不可食者，一曰鹿胃，胃其受食之府也。則允不可食矣。九草者：葛、葉

華

十六

華。鹿葱。鹿藥。白蒿。水芹。甘草。齊頭蒿。山蒼耳。薺。是也。本草亦曰：萱草一名鹿葱。華名宜男。風七記云：懷妊婦人佩其華，生男也。

芻

芻。象草包束之形。故詩以况男女婚姻之相纏固。蓋薪斧而析之，其束之宜也。束芻雖不析，然其體散亂，不可以不束也。束楚則雖不束，可也。然猶將束之也。夫薪也。芻也。楚也。猶將束之也。可以人而不如乎。薪曰三星在天。芻曰在隅。楚曰在戶。在太據面言之。在隅據地言之。在戶則

又據乎人矣。互相備也。白駒之卒章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又言君子之道，貧賤不能移如此。西京雜記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為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也。五絲為緝，倍緝為升。倍升為緘。後倍緘為紀。倍紀為纁。倍纁為緼。此自少之多，從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勲，效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修而不為也。故贈君素絲一襪。

白華

白華

十七

爾雅曰：白華，野管。傳曰：已漚為管。未漚人功，故謂之野管。管，茅屬也。而其華白。故一曰白華。詩序曰：白華，孝子之絜白也。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咳，戒也。故曰相戒以養。詩曰：白華，管兮。白茅束兮。言夫婦之微，以仁相和柔，以義相纏固。本如此。今以之子之遠於道，故併我獨兮也。又曰：英英白雲，露彼管茅。言夫婦之微，為上所覆露。本如此。今以遇天步艱難，故之子不猶也。傳曰：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此言是也。夫白華不菅，則脆薄。白茅不束，則

散亂。故詩以譬夫婦。管芍與溫麻。溫紆。溫管。同義矣。束芍與束紆。束芻束楚。同義矣。逸詩曰。雖有姬姜。無棄憔悴。雖有絲枲。無棄菅蒯。管蒯。猶所謂糟糠也。

芍藥

韓詩曰。芍藥。離草也。詩曰。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牛亨問曰。將離相贈以芍藥者。何也。董子荅曰。芍藥一名可離。將別故贈之。亦猶相招贈之以文無。故文無一名當歸。芍藥榮於仲春。華於孟夏。傳曰。驚蟄之節後二十有五日。芍藥榮。是

也。華有至千葉者。俗呼小牡丹。今羣芳中牡丹品第一。芍藥第二。故世謂牡丹為華王。芍藥為華相。又或以為華王之副也。華釋名曰。牡丹之名。或以姓。或以州。或以色。或以地。或旌旗所異者。而志之。姚黃。牛黃。左華。魏華。以姓著。青州。丹州。延州。紅。以州著。細葉。麝葉。壽安。滑溪。緋。以地著。一撒紅。鶴翎紅。朱砂紅。甘草黃。以色著。獻來紅。九藥真珠紅。鹿胎紅。倒暈檀心。蓮華萼。一百五葉底紫。皆志其異者。姚黃者。千葉黃華。出於民姚氏家。此華之出於今。未十年。姚氏居白司。

馬坂。其地屬河陽。然華不傳河陽。傳洛陽。洛陽亦不甚多。一歲不過數朶。牛黃亦千葉。出於民牛氏家。比姚黃差小。

真宗祀汾陰。還過洛陽。留燕淑景亭。牛氏獻此華。魏華者。千葉肉紅。華出於魏相仁溥家。始燕者於壽安山中見之。斷以賣魏氏。池館甚大。傳者云。此華初出時。人有欲閱者。人十數錢。乃得登舟渡池至華所。魏氏日收十數緡。其後破亡。鬻其園宅。今普明寺後林池。乃其地。僧耕之以植桑棗。華傳民家甚多。人有數其葉者云。至

七百葉。錢思公嘗曰。人謂牡丹華王。今姚黃真為王。而魏乃后也。韉紅者。單葉深紅。華出青州。亦曰青紅。故張僕射齊賢有第西京某坊。自青州以駝駝其種。遂傳洛陽中。其色類腰帶。故謂之韉紅。獻來紅者。華大多葉淺紅。華。張僕射罷相居洛陽。人有獻此華者。因名曰獻來紅。添色紅者。多葉。華始開而白。經日漸紅。至其落乃類深紅。此造化之尤巧者。鶴翎紅者。多葉華。其木白而木肉紅。如鴻鵠羽毛。細葉麝葉。壽安者。皆千葉肉紅。華出壽安縣錦屏山。細葉者尤佳。

倒疊檀心者葉紅。凡華近華色深至其末漸淺。此華自外深色近萼反淺白而深檀點其心。此尤可愛。一揪紅者多葉淺紅。華葉杪深紅一點。如人以十指揪之。九葉真珠紅者。千葉紅華葉上有一白點如珠。密其葉。覺其葉為九叢。一百五者多葉白華。洛華以較兩為開候。而此華常至一百五日開。丹州延州華皆千葉紅華。不知其至洛之因。蓮華萼者多葉紅華。青趺三重。如蓮華萼。左華千葉紫華。出民左氏家。葉密而齊如截。亦謂之平頭紫。朱砂紅多葉紅華不知所

出。有民間氏子者善接華以為生。買地於崇真寺前治華圃。有此洛陽豪家尚未有。故其名未甚著。華葉甚鮮。向日視之如猩血。葉底紫。千葉紫華。其色如墨。亦謂之墨紫。華在叢中。旁心生一大枝引葉覆其上。其開也。比他華可延十日之久。噫。造物者亦惜之耶。此華之出。比他最遠。傳云。唐中宗有宦官為觀軍容使者。華出其家。亦謂之軍容紫。歲久失其姓氏矣。玉板白者。單葉長如拍板之狀。色如玉。深檀心。洛陽人家有亦少。予嘗從思公至福嚴院見之。問寺僧而得

其名。後未見也。潛溪緋華葉緋。華出於潛溪寺。寺在龍門山後。本唐相李藩別墅。今寺中已無此華。而人家或有之。本是紫華。忽於叢中。特出緋者。不過一兩朵。明年移在他枝。洛人謂之轉枝華。故其接頭尤難得。鹿胎華。多葉紫華有白點如鹿胎之紋。故蘇相禹珪宅。今有之。初姚黃未出時。牛黃為第一。牛黃未出時。魏華為第一。魏華未出時。左華為第一。左華之前。惟有蘇家紅。賀家紅。林家紅之類。皆單葉華。當時為第一。多葉華出後。華熟矣。今人不復種也。牡丹初不

載文字。惟以藥載本草。然於華中不為高第。太抵丹延已西。及褒斜道中尤多。與荆棘無異。土中皆取以為薪。自則天已後。洛陽牡丹始盛。然未聞有以名者。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華。當時有一華之異者。彼必形於篇什。而寂無傳焉。惟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朵而已。亦不云其美具異也。謝靈運言。永嘉竹間水際多牡丹。今越華不及洛陽甚遠。是洛華自古未有若今之盛也。

穀

穀者百穀之總名也。五穀。禾。麻。粟。麥。豆。周禮注以麻。黍。稷。麥。豆。為五穀。即月令五時所食。又六穀。黍。稷。稻。粱。麥。苽。又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鄭云。九穀無秫。大麥而有粱。苽。炙穀子云。九穀。黍。稷。麻。麥。稻。粱。苽。大小豆。酉陽雜俎。九穀。黍。稷。稻。粱。三豆。二麥。爾雅翼云。粱者。黍。稷之總名。稻者。灌溉之總名。苽者。眾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為六十。蔬果之屬。助穀各二十種。凡百種。是為百穀。按穀者。續也。又善也。詩曰。穀旦

謝雅大

全三

于差。注云。旦。朝日也。穀。善明也。禮記自稱曰不穀。謙稱善也。祿也。又曰。俾爾戩穀。注。戩。福也。穀。祿也。又國名。春秋傳。穀伯綏來朝。又地名。今襄州有穀城縣在焉。已上皆緣穀會意而得名也。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穀乃食之總名。校諸果蔬之卉。尤不可缺。宜乎為斯民之所天也。

禾稼

禾。嘉穀也。木旺而生。故始生於二月。金旺而死。故熟於八月。得時之中。故曰禾。說文曰。禾之秀實者。為稼。一曰。在野曰稼。瑞應圖曰。嘉禾。五穀

之長。盛德之精也。文者異本而同秀。質者同本而異秀。晉祥說云。仁卉也。其人盈箱一秤二米。曹植頌曰。靈稼阿那。一禾十莖。春秋說題云。嘉禾之滋。莖長五尺五寸三十五。故連莖三十五穗。以成盛德。光武生於洛陽縣舍。是歲縣界有嘉禾。一莖九穗。因名曰秀。洪範云。稼穡維寶。誠世之所寶也。

稻

稻。說文。禾也。本作藁。從禾道聲。司馬相如曰。藁一莖六穗者也。一說以粟為米曰藁。故漢有藁

謝雅大

全三

官。主擇粟。玄宗時揚州生稻。稻。自生者也。李百藥七歲。父友陸文等共讀徐陸文。有刈藁瑯琊之稻之語。嘆不得其事。百藥曰。春秋鄭子。藉稻。杜預謂在琅瑯。即其事也。客大驚。陶限道見人持一把未熟稻。怒其戲賊人稻。鞭之。蓋重其稻者。民賴以生。不可一日而無者也。暴殄之則招神譴。况方牧親見之哉。

麻

麻。說文曰。泉音洗也。從林。從廣。按林。人所治也。象在屋下。庵廡敞之形。蓋於其下治麻也。

爾雅翼云有實者名苴音無實者名象毛氏曰
林從兩木音覽麻片也亦音液其類有紆有棘或
作漬音皆其屬也又天台有胡麻飯字皆林
木非從林木也唐翰林志云中書用黃白二麻
為綸命此又賤謂之麻也

黍

黍木屬而黏音從禾雨省聲孔子曰可以為酒
禾入水也徐曰此林音黍也黍為五穀之先孟
子謂貉地五穀不生惟黍生之詩緝云黍有二
種黏者為秫可以釀酒不黏者為黍如稻之有

八

八

八

稷音更糯也又秬音黑黍也音赤黍也爾雅翼
云禾之秀特舒散象火為南方之穀黍大抵似
稷故古人併言黍稷今人謂之黍稷音

麥

麥說文芒穀也秋種厚種謂之麥從來有穗
者從久音徐曰若穗自後躍之也白虎通麥金
也金旺而生火旺而死爾雅翼云麥者繼絕續
乏之穀也春秋於他穀不書至無麥禾則書麥
比他禾隔歲種故號宿麥增韻麥者革也受四
時之氣故性之溫涼隨用而變小麥謂之來大

麥謂之楚宜為飯又可為酢其蘖可為餠通志
曰大藟曰燕麥音蕎麥音雀麥又蕎麥亦同名而殊
狀也翟麥藥名也晉太康中嘉麥出扶風郡一
莖四穗傾町皆有枝實三倍梁永嘉初嘉麥生
於姑臧一莖九穗

國朝宣德中嘉麥生於茂林一莖九穗太守陳
馳驛貢之帝製滿庭芳詞一闕云連野盈疇一
莖九穗信是豐歲貞符黃雲鋪處千頃燦金珠
黎庶驚呼奔走告方牧馳進天衢稱嘉瑞玉隆
景運盡說古來無昭孚天助我民生富足國用

八

八

八

豐餘昔兩岐呈秀安得司途自愧微躬菲德荷
祖宗垂佑鴻圖齊稱慶千官萬姓歌頌滿
皇都時宣德五年四月日也

菽

菽豆也從禾生形徐曰性引蔓叢生故從禾有
岐枝非從上下之上也故曰從禾生形小象根
也本作尗今作菽毛氏曰後人加又及廿蓋豆
之總名也其角謂之莢其莖謂之箕其葉謂之
藿詩云蔹蔹旆旆毛云藿也孔疏云菽大豆葉
謂之藿儀禮公食禮云鉶羹牛藿米其葉也左

傳隕霜殺菽。先儒以為菽草之難殺者。言殺菽知草皆死也。通作叔。漢昭紀以叔粟當賦曹植。魏文帝同母弟也。令七步中作詩不成。行大法。植應聲曰。煮豆然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光武倉卒蕪蕪亭。飢甚。馮異進豆粥。及即位。詔異曰。蕪蕪亭厚意久未報。賜以珍寶。

牡丹

牡丹之說。於經未載。然散誌於羣卉之帙者甚衆。由李唐來。風俗貴尚。有姚家黃魏家紫之稱。

牡丹

全六

其詳已見佃文芍藥之品矣。茲特擇其開落有休咎之異。宴賞有好惡之殊者一二。於中理有勸懲。宜備觀覽。按蜀古今志。青城山有牡丹坪。株高十丈。世傳花甲一周始一花。永樂中。適花開。

蜀獻園遣使視之。取花以回。天姿國色。果非常品也。開元時。民間有貢異品者。帝未及賞。為鹿銜去。按者奏云。釋氏有鹿銜花以獻金仙。帝私念曰。野鹿遊宮中。非嘉兆也。殊不知應在祿山之亂也。昔司徒錢仁侔所居與中軍都虞候金

沼隣。沼家牡丹一本三百餘花。色凝丹血。稜若金盃。頂上旛子。各有絲紋。一一如錦蝶之狀。真奇品也。每開必張宴。仁侔必與坐。一夕踰垣竊之。是夜聞空中語曰。一花三百朵。含笑向春風。明年三月裏。朵朵斷腸紅。及花時。仁侔張宴。沼亦與坐。一見即大怒而歸。以刃決腸而死。果符斷腸紅之語矣。邵康節訪商守趙郎中。與章子厚同會。議論縱橫。而不知敬康節。時花盛。開語及洛陽牡丹之品。趙謂章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為甚。詳康節曰。洛人以見根抵而知花之高下。

者。上也。見枝葉而知高下者。次也。見蓓蕾而知高下者。是又其次也。章默然。及將宴。康節因占之曰。此花明當年刻為馬踐也。既而果然。唐末刺史劉訓。見人皆尚牡丹。歌鐘宴賞。遞相誇耀。亦張宴賞花。客同往焉。乃繫牛于前。指曰。此吾家黑牡丹也。客皆嘆服。詩云。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柔。解吐絲。堪笑牡丹如土太不成。一事又空枝。味其詞。亦可謂善品第矣。以上數事。不以諛而以規。溺愛者覽焉。庶或有省於萬一云。

唐詩

薝蔔一名梔子。白花六出一種多瓣實皆六稜可染黃蜀亦有紅梔。又名林蘭。靈運賦云。林蘭近雪而揚猗。昔有占人之宅者。望其氣黃。莫知其祥。及入室乃見植梔數百本也。其香清芬。他卉莫及。佛書云。如入薝蔔林中。惟聞薝蔔花香。不聞它香。曾端伯序花中友。謂桂為山友。荷為淨友。薝蔔為禪友之類。其亦善品第者也。

薰

說文。香草也。從草熏聲。徐曰。薰即靡蕪也。博物志云。東方君子之國。薰草朝朝生華。山海經云。

薰草麻葉而方莖。赤花而黑實。可以已厲。一云狀如茅而香者為薰。爾雅。諸家說薰即薰草。今零陵是也。南越名燕草。

芸

說文。芸。香草也。似苜蓿。爾翼云。仲冬之月芸始生。禮圖云。葉似雅蒿。又謂之芸蒿。香美可食。淮南說芸草可以死復生。採之著於衣書可辟蠹。漢種之於蘭臺石室。藏書之府。沈招曰。芸類豌豆。作叢生。其葉極芳香。秋後葉間微白如粉。南人採實席下。能去蚤虱。今謂之七里香。老子云。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者。蓋物衆多之謂也。

蘭

蘭。蘭也。詩方秉蘭兮。爾雅翼云。莖葉似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館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藏衣書中。辟白魚。今都梁香也。荊州記。都梁香。殺蟲除不祥。鄭人春月溱洧之上。秉蘭而祓除。都梁縣名。以其地產尤多。故以目之也。

莞

莞。小蒲。可以為席者也。爾雅。叢生水中。莖圓。郭璞云。莞蒲一草。但蒲麤而莞細。爾詩下莞上簟。箋云。莞小蒲之席。周禮司几筵有莞筵蒲筵。麤者在下。美者在上。東方朔。莞蒲為席。師古曰。莞夫離也。今謂葱蒲。

葦

說文。臭菜也。從草軍聲。徐曰。葦者通謂芸臺。椿韭葱蒜。阿魏之屬也。方術家所禁。謂其氣不潔也。禮記於君有葦。注云。葦及葦菜也。荀子志。不於食葦。注云。葱薤也。爾雅翼云。西方以大蒜小蒜。與渠葱薤。葦為葦。道家以韭蒜芸薹胡葵。

蔬為五葷。蓋葷乃臭菜之總名也。

枸杞

枸杞一名青精子。却老枝仙人杖。地骨皮。地輔。枸杞。昔朱孺子幼事道士王元正。居大若岩。汲於溪。見二花犬逐之。入枸杞叢下。掘之。根形如二犬烹而食之。覺身輕。飛於峯上。本草云。去家千里。勿食蘿摩枸杞。言強盛陰道也。以杞為糧。以菊為糗。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實。冬食根。陸龜蒙張南軒。蘇東坡皆有賦。又青城山老人村。溪曲多枸杞。人飲其水。故壽。

茱萸

本草茱萸一名殺禮。記名殺。俗呼殺子。道家云。去三尸。九蟲。博雅一名檄。風土記。九月九日。謂為上九。茱萸至此日。氣烈熟色赤。折其房。挿頭可辟惡氣。齊諧記。桓景隨費長房遊學。謂之曰。九月九日。汝南當有災厄。急令家人縫絳囊。盛茱萸。繫臂。登山飲菊花酒。此禍可消。果如其言。舉家上山。夕還。見雞犬一時暴死。長房曰。此代之矣。今重陽佩茱囊。飲茱酒。蓋原于此。

胎

圖經曰。茄子一名落蘇。舊不着所出。州土云。處處有之。今亦然。段成式云。茄者蓮莖之名。字當單避反。今呼若茄。未知所自耳。茄之類有數種。紫茄。重茄。南北通有之。青茄。白茄。惟北土多有。入藥多用黃茄。其餘惟可作菜茹耳。然多食則動氣。根莖枯葉煎湯可療足凍瘡。

甘蔗

蔗。叢生。莖似竹而實。高六七尺。及未抽葉。如蘆葉而大。長三四尺。八九月去皮斷而食之。脆而味甘。茲竿取其汁。過樟木槽煎之。可成飴。今砂

糖水糖是也。交趾蔗園數寸。長丈餘。取汁二之。數日成。入口即消。彼人謂之石蜜。通志云。蔗有三種。赤崑崙。白竹蔗。赤蠟蔗。小而燥者。荻蔗。通俗文。荊州出竿蔗。或作堵。蠟。通作柘。前禮樂志。泰尊柘漿。相如傳。諸柘紅者。止堪生嚼。世說扶南蔗一丈三節。見日即消。見風即折。呂惠卿曰。何草不蔗。出獨於蔗。何也。曰。凡草種之則正生。甘蔗蔗出也。廣記。

芋

格物論云。芋數種。叢生。有君子芋。大如斗魁。有

青邊芋。淡善芋。大如瓶。葉如蓋。細色紫莖。春中畦種。秋末冬初可掘取而食。蒸不及煨。太章云。一名土芝。一名蹲鴟。注曰。芋也。汝南有鴻隙陂。郡以為饒。翟方進為相。奏罷之。王莽時亢旱。郡中追怨。乃作童謠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魁坡詩云。莫將南海金螯膾。輕比東坡玉糝羹。朱文公詩。沃野無凶年。正得蹲鴟力。區種萬葉青。深煨奉朝食。皆云芋也。

紫荆

紫荆樹似黃荊。葉小無極。非田氏之荊也。至秋

子熟。正子圓如小珠。故又名紫珠。圖經曰。紫荆舊不著所生州郡。今處處有之。人多於庭院間種植。花深紫可愛。或云即田氏之荊也。

芭蕉

芭蕉一名包目。叢生。大者三四尺圍。葉如扇。廣尺餘。長一丈。中心白。餘作花。初生如倒垂。舊謂之紅蕉。株大者莖著子百餘。各為房相連累。甜美可蜜。藏名曰甘蕉。子類羊角者。名羊角蕉。如雞卵大。類牛乳者。名牛乳蕉。又有麻蕉。燒蕉。酒蕉。鹽蕉。粉蕉。一種其莖解束如絲。灰理其中。

錫滑可績為絺紵。交廣人多為之。僧懷素貧無紙可書。常種之以供揮洒。嶺外多以為果。維摩經是身如芭蕉。中無有堅。王維畫多不問四時。以桃李芙蓉蓮同畫。袁安卧雪圖有雪中芭蕉。得心應手。意到便成也。歟。通作焦。三輔圖云。甘焦三十。又名巴且。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二十九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三十

卉物門

異植類

影木

瀛洲影木。一葉百影。花如列星。萬年始一實。其大如瓜。

端木

端木。天上雪花樹也。花有六出。百花皆五出。惟蘆萄花亦六出。詩云。亂飄端葉。到人間。蓋謂雪乃端木之葉也。

海欒

蜀錦城之南有海棕焉。幹猶龍鱗。枝猶鳳尾。高百餘尺。相傳由李唐來。閱千稔矣。國朝徙其株于金陵。莖葉披蓋。無生意。枝還蜀。植于彤垣之西。護以赤欄。斃以紋石。其株仍前峻拔。秀薄雲漢。有若曾不知其徙也。邇者其在城南者。幹古顛仆。命中貴吳從政視之。惜其材初未諳。他用既而斷為五十餘琴。以進異音。清發雖變下之桐。未可擬也。今秘內帑士之嗜音者。恒企慕焉。

人柳

漢苑中柳。狀如人形。號曰人柳。一日三眠。後二起。又唐中書省古柳枯死。及德宗自梁還京。柳復榮茂。人謂之瑞柳。史

歐蒲

歐蒲。果名。狀如柿。瓣有稜。味酢而甜。取置書儲巾笥中。其香經月不散。產于蜀地者。未若陝者尤馨烈也。

金果

成都城海欒八九株。高百餘尺。實大如棗。葉若

金九

獻園之國。蜜漬之以貢。味甚珍異。命之曰金果。復以棕構亭其下。扁曰金果庵。

佛果

佛果。按卉木傳記。無所載。惟蜀西雪山有之。產於大隋木禪庵者。尤佳。樹高數丈。葉如芙蓉。花白。惟兩出。若蓮瓣。巨如手掌。參差相掩。陽則展。陰則合。果潛於中。至冬殷紅。可愛。校諸陝州。所謂紅綃梨者。形色頗相類。而味殆不若也。歲時充貢。品列于上。亦果之珍異者也。

東陽果

東陽果。本江東果也。俗名肉果。狀如橄欖。而無核。一名無核果。啖則以灰煨之。味甚佳美。時有獻于

蜀者。種之十稔。乃結實。其幹若杉松。葉如馬鬣。故命之曰東陽。珍異可愛。

萍實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取之。問於孔子。曰。此萍實也。可剖食之。惟霸者獲焉。云。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亦如日。剖而食

之甜如蜜。

金橘

產西都人初不識。溫成皇后好食之。由是價重京師。着綠豆中。經時不變。蓋橘熟豆涼也。歸田錄。氣味豈同淮枳變。皮膚不作楚梅酸。李清臣詩也。雪霧噴人驚半破。清泉流齒怯初嘗。吳姬三日手猶香。坡詞也

白橘

周穆王會王母於瑤池。食碧藕白橘。列仙傳

蟠桃核

洪武乙卯夏五月丁丑。

上御端門。詔翰林詞臣出示巨桃半核。蓋元內庫所藏物也。其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中繪龜鶴雲氣之像。後書庚子年甲申月丁酉日記。其字如前之數。亦以金飾之。字頗疑右陵所書。臣宋濂奉旨撰賦一篇以獻。

無核棗

永樂有無核棗。道士侯道華獨得之。神仙傳

無核李

崔奉國家李。肉厚無核。識者曰。天罰乖龍割其耳。血墮地生此李。琴莊美事

無花果

無花果。不花而實者也。其株若菜莖。實類海榴皮。差柔而房無子。啖之若芭蕉之實。而味不速。亦可充於盤釘。

七尺棗

北方有七尺棗。南方有三尺梨。食之為仙。述異記

如瓜棗

李少君曰。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

瓜。漢志

如瓶棗

王母玉文之棗。其實如瓶。尹喜內傳

六斤榴

二斤桃

三寸麥 並見方國類

芝草

說文。神草也。服之神仙。故曰神草。又曰靈芝。本草有青赤黃白黑紫六色。今所見惟玄紫二色。或如鹿角。或如織蓋。皆堅實。芳香。叩之有聲。陶

隱居曰：惟今俗所用芝，乃朽木株上生狀木櫛者，非所謂靈芝也。夫漢商顏所必燃燁者，紫芝也。元康中有一本九莖，產函德殿銅池者，金芝也。東坡所寄胡道士瓊田草者，玉芝也。山中有小人乘車馬，長七八寸者，肉芝也。服之即仙，昔蕭靜之掘得一物，類人手，肥潤，烹食之，逾月齒髮再生。方士云：肉芝也。此又芝之瑞靈，生產之異，人之感遇而僅見者也。餘見仙佛書甚衆。

茶宅加切

茶苦茗也。六經無茶字。詩曰：誰謂荼苦，疑即所

茶擇雅火

九十八

謂茶也。早取曰茶，晚取曰茗。又名曰耑，其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實如柝櫚子。然土產非一。若建溪之龍焙鳳餅，青城之雀舌烏龍，洪州之鶴頂，東川之獸目，武夷之粟粒，雅州之殺芽，婺州之東白，蕲門之團黃，峽州之碧澗，明月，洪州之西山白露，吉州之顧渚紫筍，常州之義興紫筍，睦州之鳩坑，宣州之陽坑，佛嶺之雪坑，曾坑，南州之錢芽，霍山之黃芽，福州之龍芽，露芽，潭州之鐵色，蒙頂之石花，荊州玉泉之仙人掌，山谷所謂新賜之紫芽，使蔡襄所製之上

品龍團，皆茶之精，採造於禁火之前者也。歷唐以來，風俗貴尚，往往剪金加飾，以示烹啜不苟。時豪闊製至有一槍兩旗之號，謂之茗戰。時有陸羽者，著為茶經三卷，鬻茶者陶羽形置煬突間，祀以為茶神云。

苾芻

苾芻，草名，體性柔軟，引蔓旁布，馨香遠聞，不背日光，故以喻僧曰苾芻。善覺要覽

龍芻

周穆王至東海養八駿處，其草曰龍芻。類說

茶擇雅火

九十九

萑英

萑英，堯時草名也，謂之曆草，隨月彫榮，蓋歷得其分度，則萑英生。每月朔生一英，月半生十五英，望後月落一葉，月小盡則一葉厭而不落，觀之以知晦朔，王者之瑞草也。

蓬蒿

音蓬蒿

蓬蒿，瑞草也。王者孝道之至，則蓬蒿生。昔堯時生於庖厨，其大如門，不搖自擗，飲食以助供膳。

指使草

堯階有草曰指使，臣之使者入朝則草偃而指

之。

舞仙草

出雅州。獨莖三葉。葉如決明。一葉在莖端。兩葉居莖之半。相對人或觸之。抵掌謳歌。動葉應拍而舞。即虞美人草也。益州草木記

懷夢草

鍾火山之香草也。漢武帝思李夫人。方朔進此帝懷之。即夢見。因名之。

風生草

產於建寧府武夷山。一根兩葉。不依泥土。懸之

即活

迎涼草

李輔國家嘗植之。夏則設此下座。涼颿洒然。

醒醉草

興慶池南岸有草。能醒醉。凡醉者至其旁。喚之立醒。

冷醉草

瑣碎錄云。瑤琨山有碧草。草實如菱。以之釀酒。一飲三旬不能醒。

却睡草

善語國人飲月露云。日初出有露如米。綴草上食之。令人不睡。號曰却睡草。

令睡草

桂林有睡草。見之令人睡。一名醉草。又曰懶婦箴。

隔火草

一名火河。火不能燒。若河之隔火也。故名。

青塚草

前漢云。昭君死。蕃憐之。遂葬於漢界。號青塚。今漢書不載。惟杜甫詠懷古跡曰。一去紫臺連朔

漢。獨留青塚向黃昏。夫謂之青塚者。北地草俱黃。惟昭君塚上草獨青。故云。

千步草

瑣碎云。南海貢千步香。佩之聞千步。今海隅有千步草。是其種也。

五行草

五行草。即馬齒莧也。以其葉青。梗赤。花黃。根白。子黑也。德宗居喪。惟食馬齒莧。不設鹽酪。

金星草

西南州郡多有之。而以戎州者為上。其生陰

石上淨處及竹箐中不見日處或大木下或古屋上此草惟單生一葉色青長一二尺至冬大寒葉背生黃星點子兩行相對如金色因得金星之名其根盤屈如竹根而細折之有筋如猪馬駿陵冬不凋無花實

縮酒草

禹貢荊州包匭菁茅齊伐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無以縮酒郊祀縮酌用茅潔也

合歡花

合歡一名合昏葉似槐至暮而合五月花紅白

一坪雅

二章

火

色瓣上若絲茸本草云欲蠲人之憂則贈以丹棘萱草也欲合人之歡則贈以青棠合歡也

忘憂草

亦名療愁忘憂宜男草草木記懷妊佩其花即生男一曰鹿葱誤通作諼詩焉得諼草頌賓詩訝然黃鵠翁

不死草

祖洲瓊田中有不死草形若菰苗人已死三日者以此覆之即活或名養神芝也

據火草

據火草名本草謂之景天一名火母戒火慎火救火今人以盆盛養之於屋上云以避火也又廣州城有樹大三四圍亦名慎火

五色草

有園客植五色香草有五色蛾止其旁收蓄之至蚕時有女夜半至自稱客妻道蚕之狀與客俱養蚕得一百二十頭繭皆大如甕太平廣記

烏飯草

烏飯草一名南燭即文燭也其色赤生高山經冬不凋取莖葉搗漬汁浸粳米蒸之黑如璧珠

一坪雅

百三

火

亦曰烏草日華子云黑飯草食之令人強健

知歲草

師曠曰歲欲豐甘草先生薺也歲欲苦苦草先生薺也歲欲惡惡草先生水藻也歲欲旱旱草先生疾梨也歲欲雨雨草先生藕也歲欲病病草先生艾也歲欲流流草先生蓬也齊民要術

書帶草

三齊記不其城東有鄭玄教授山其下生草如薺葉土人名康成書帶草故坡詩云庭下已生書帶草使君疑是鄭康成

含笑花

施宜生詩百步清香透玉肌滿堂和氣自心知
寒惟跛客相迎處射雉春風得意時

怕痒樹

怕痒樹坡詩註即紫微花樹也人以指爪爬其
膚則其枝葉臙搖不已

返魂樹

西海聚窟洲有山如人狀謂之人鳥山上多大
樹如楓名曰反魂樹扣其幹有聲如牛乳聞之
使人心震神駭

避蠹草

藏書臺曰芸臺閣曰芸閣謂芸香能避蠹也唐
元載造芸暉閣芸暉青草出於閩國香潔如玉
入土不朽為屑以塗壁故名之或曰今之七里
香即云芸也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三十一

什物門

異珍類

寸金

金者銀銅鐵鉛錫衆金之總名也金有五色惟
黃者獨為之長久埋不生衣百鍊不輕其產非
一蜀益州永昌郡麗水有金如糖浮出於水中
此金勝於他金產於九牧諸蠻者咸次之周以
黃金方寸而重一斤故曰寸金秦以方寸為鎰
註云二十四兩為鎰改周制也

銀

銀從金銀聲金之白者也禹貢梁州貢銀周禮
荊州其利銀其重以八兩為一流亦猶金之二
十四兩為鎰也爾雅山上有蔥下有銀唐署令
丞掌範鎰金銀侍御史權萬紀奏宣饒部可鑿
山冶銀帝責之曰卿未嘗進一賢才惟言銀利
斥使還第又漢斯門即程偉妻通神變化能煎
水銀成銀偉從受方妻謂骨相不應得之逼之
不已妻乃尸解去真取先生者亦明道術保大
中召入宮自稱北大先生以雪削如銀定

火中燒之。即為銀矣。異人錄

銅

銅赤金也。從金同聲。金之一品也。漢律曆志凡律度量用銅者。取其為物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節。不為霜露風雨改形也。酉陽雜俎云。山上有薑。下有銅鐵。昔黃帝采首山之銅而鑄鼎。昇去。武帝起拍梁臺而鑄仙掌承露。鄧通得自鑄錢。而竟受其餓。崔烈入錢市官。而人嫌其臭。伏波立標鑄銅。而南人鎮服。龐儉鑿井得銅。而買奴得翁。是皆物產之遇。良由人以致用也。又漢

一五六

火

武時。未央殿鐘自鳴三日。詔問東方朔。二曰。銅者土之子。以類言之。子母感而相應。山恐有移奔者。故鐘先鳴。二日既而蜀郡太守上言山崩。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詎不信歟。

鉛於專切

鉛青金也。亦錫之類。蓋鉛為五金之祖。錫為五金之賊也。鉛生于蜀。錫生桂陽。有銀坑處有之。書曰。鉛松惟石。本草云。殺蟲毒。又鉛粉胡粉也。又修真家所謂龍汞。而虎鉛者。龍從火裏出。虎

向水中生也。

鐵他助切

鐵說文曰。黑金也。從金鐵聲。古作鑠。俗作鉄。亦金之一品也。鐵之利甚廣。古今治之。禹貢梁州貢鐵。漢置塩鐵均輸官。後陳恕為三司使。長於心計。太宗親題殿柱曰。真塩鐵。陳恕也。夫運磁石而陷中針。鐵鼓動彈。絃賓而池中片鐵彈出。按物之堅剛。未有逾於鐵者。其類感亦如此。況於血氣者乎。

錫先助切

一五七

火

錫從金易聲。銀鉛之間。徐曰。銀色而鉛質也。禮云。州慎人掌金錫。注。錫。錫也。錫。又職方氏金錫注。錫。鐵也。本草。錫有黑有白。又粉錫。胡粉也。又與也。禮有九錫。易曰。王三錫命。又曰。錫之鑿帶。詩云。永錫難老。皆賜也。又釋要覽。僧遊行必持錫。有二十五威儀者。乃所謂杖也。

珊瑚

似玉紅潤。間有孔者。生水底盤石上。歲黃二歲赤。作鐵網。沉水底貫中而生。絞網出之。大時不取。亦腐。本草云。從波斯國師子國來。晉王愷

珊瑚高二尺許。示石崇崇以鐵如意擊碎。愷惋惜。石崇曰。還卿。命取珊瑚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愷比者甚衆。

烽火樹

漢積翠池中有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本一柯。上有四百六十三條。號烽火樹。夜有光影。云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自石崇有珊瑚六七尺。今並不聞有此高大者。蓋絞網出時。多摧折網中。故難得完好。不知今之取者果爾否。

毒瑁

毒瑁龜屬。似龜。首尾如鸚鵡。甲有文。生南海。背有鱗大如扇。將作器。煮鱗如柔皮。生甲繫左臂。辟虫毒。

琥珀

一名江珠。松脂入地千年所化。色如血。執於布上拭。吸得芥子者。真也。又鄧夫人傷臉。以類髓調琥珀屑滅癰痕。拾遺記

火玉

武宗時。夫餘國貢火玉。光昭數十步。積之可以然。禹貢室內不必夾纊。

玉印

後魏祖瑩掘得古玉印。敕瑩辦之。曰。此于闐國晉太康中所獻。果然。時稱博物吏。

軟玉

天寶中興國貢獻軟玉。屈之則首尾相就。舒之則勁直。

火珠

南蠻貢珠大如卵。日中以艾藉珠。輒火出。孔帖

履水珠

順宗時。拘弘國貢履水珠。色類鐵。持入江海可

行於洪波之上。

澄水珠

嚴生得美珠。投濁水中。則其水瑩然澄澈。胡人以三十萬貨之。

鮫珠

博物志。鮫人從水中出。向人家寄住。積日賣繡。臨去。就主人索器。泣而出珠。以與主人。左思吳都賦曰。泉室潛織而卷綃。淵客慷慨而泣珠。淵客。蓋鮫人也。

寶母

媿王者得一美石。有胡人曰：此寶母也。每月望設壇海邊，置石其上，可集諸寶。原化記

龜寶

徐太尉赴廣南，淺水中得琉璃瓶，中有一龜，許旋轉不停。瓶口細不可出。夜半群龜登舟，逸瓶。徐惧弃之。舶主云：此名龜寶，金葉子。

文石

弘成子人授以文石，如燕卵，吞之，遂為名儒。後吐出，文思頓減矣。

金泥

漢出征及使絕國，皆受金泥之璽封，即浮圻國蘭金泥也。以之封函匣，鬼魅不敢干也。又武都熬泥，天子六璽咸以封之，所謂熬泥封也。

水麝

天寶中，漁人獲水麝，香皆麝也。每取以針刺之，香倍肉麝。香譜

照乘珠

媿惠王曰：寡人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一乘者十枚。齊王曰：吾有四臣者，將照千里，豈待十二乘哉。詳見上

撒殿珠

趙宋熙寧中，駐輦國入貢撒殿珠，乞依本國撒殿從之。乃其國至敬之禮，退朝有司掃殿得珠千餘兩。

清泥珠

唐武后時，西國獻清泥珠，胡人以百錢買之。六西國多珍寶，但苦泥深，若投此珠，泥即成水，其寶可取。

常燃鼎

杜陽編：貞元八年，吳明國貢常燃鼎，量容三斗。

光潔類玉，其色純熬，每修飲食，不熾火而自熟，香潔異常，久食令人反老。

常滿盃

周穆王時，西胡獻夜光常滿盃，詳鳳麟洲。

辟邪玉

辟邪香，唐李輔國王名也。長一尺五寸，奇巧非人間所有，其香可聞數百步，雖藏於金函石匱，光色照爛，寒氣入骨。宣室志

聚寶碗

巴東下岩院僧水際得青磁碗，折花及米其中。

皆滿以錢及金銀置之皆然自是富貴僧年老
擲碗江中謂徒弟曰不欲爾增罪累也松閣閑談

與金馬事同

煖玉玉

唐寧王有煖玉鞍又有煖玉杯不煖自熱

芙蓉鏡

李固言遇一老姥言即君明年芙蓉鏡下及第
明年果狀元及第詩賦有人鏡芙蓉之語姥乃
金天神也酉陽雜

瑪瑙甃

十洲記黃帝時丹丘國獻瑪瑙甃堯時猶存甘
露在其中盈而不竭謂之寶露詳見章

朱砂牀

辰州蠻洞小龕中生白石床如玉牀上生砂大
如箭鏃小如芙蓉坡詩注

九曲珠

戰國時有得九曲寶珠者穿之不得孔子教以
塗脂於線端使蟻通之

七寸珠

昔楚臣隋侯出行見群牧兒打一蛇傷在沙中

宛轉隋侯憐之取向水中洗以神藥封之得活
悠然入水而去隋侯於夜庭中忽有光明乃開
戶視之見一蛇子嚙七寸珠於戶外吐珠在地
曰我龍王之子因戲草中為牧兒所傷感君見
活故來報耳侯得珠以進楚王王置之殿上夜
先如晝稱曰夜光珠

七寶枕

郭翰垂月卧中庭見空中一少女冉冉而下曰
吾天織女上帝命下人間願乞神契乃升堂共
枕欲曉辭去後夜復來翰曰牛即何在那敢獨

神異錄

百一

大

往曰陰陽變化閼渠何事至七夕忽不來數夜
方至夜棲惻流涕曰帝命有期便當永訣乃以
七寶枕留贈神異錄

夫子壁

後鍾離意為魯修先聖車入廟拭几席劔履時
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
一仍以六枚瘞堂下床頭有懸甕意問戶曹此
何甕曹曰夫子甕有丹書人莫敢發意遽發之
得素書云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
發吾筭會稽鍾離意壁有七張伯懷其一

和氏璧

韓非子曰楚人姓卞名和至楚中山得玉璞獻
楚懷王王命玉人相之曰石也王怒以為欺則
其左足後子平王即位復獻之亦命玉人相之
曰石也則其右足後荆王立和抱其玉晝夜啼
哭涕盡而續之以血荆王遣使問之天下則者
多子奚哭之悲和曰吾非悲別也悲夫寶玉而
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詐此吾所以悲隨所
獻王王使玉人琢其璞而果寶也封和為陵陽
侯和不就遂命名曰和氏璧後趙得之秦知索

要趙遣蘭相如持璧獻秦給完以歸及秦並六
國竟得之刻為傳國璽出群玉

雍伯璧

雍伯父母終葬無終山山八十里無水公作義
渠於坂頭行者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出石子
一升與之曰種此可生美玉得好婦語畢不見
後有徐氏女來求不得公求之徐氏以為狂戲
云以白璧一雙來當所為昏公至所種石處得
五雙白璧以贄徐氏徐氏大驚遂妻之後名其
地為玉田出神記

金剛鑽

金剛鑽未究所出但海客寄於海鶴巢中得之
蓋云鶴啄食島嶼沙礫所致杳莫知其處也

鵲尾杓

陳思王有鵲尾杓柄長置之酒樽凡王欲勸酒
者呼之則尾指其人金華

四香樹

酉陽雜俎一木四香根曰旃檀節曰沉香花曰

雞舌膠曰薰陸

薔薇水

金華

古史

水

杜陽編云同昌公主一日大會羣氏族暑氣特
甚主命取澄水帛以水蘸之掛于南軒良久滿
座皆思挾纈其帛長八九尺似布而細明薄鑒
中有涎能消暑氣

天水碧

李後主宮人競服碧衣取龍花盛天雨澄水染
之號天水碧乘異記

却塵褥

杜陽編元載寵姬薛瑤英載為處却塵褥其褥
自向驛國云是却塵獸毛所為此其色殷鮮光

與人孰重遂命為藥以療民疾作帶物也民者國之本也出五倫書

赤瑛盤

後明帝宴群臣太官進櫻桃以赤瑛為盤月下視之盤與桃同色群臣皆笑云是空盤也

鳳凰臺

鳳凰神鳥也候其棲止處掘土三尺其下必有圓石白狀如卵謂之鳳凰臺磨食之可癒癩癩狂熱等疾本草

鸞蜂蜜

坤惟

一百六 水

周顯德五年昆明國獻薔薇水十五瓶云得自西域以之洒衣衣敝香不滅

避寒犀

開元中交趾國獻犀角煖氣襲人遺事

避暑犀

文宗時李訓講易方盛夏賜辟暑犀孔悝

通天犀

宋仁宗時京師大疫人謂曰犀角能除疫疾帝賜犀角二株付太醫院和藥以救黎民其一通天犀也內侍請留以為御帶帝曰以為朕帶帶

火浣布

白帖南炎山人以火鼠之毛緝為布浣之於火振之如雪後梁冀嘗制為單衣方會賓客冀佯爭酒失盃而汙之偽怒解之曰燒之布得火即然及垢盡火滅燦然潔白若用灰水之洗然

秋雲羅

賈知微遇魯城夫人杜蘭香以秋雲羅帕裹丹砂五十粒與生曰此羅是織女採玉璽織成若遇雷雨時可密藏之後果大雷雨失帕所在

澄水帛

坤惟

一百七 火

唐德宗時吳明國貢鸞蜂蜜蜂聲如鸞鳳大者重十餘斤蜜色碧食之長壽杜陽編

上池水

桑君出懷中藥與扁鵲飲以上池之水二十日當知物矣黃詩注謂水未至地承取竹木上露也

異織類

泉室綃

張建章為幽州司馬曾以府命往渤海遇水仙遺綃綃自賣以進云夏月濟暑展之滿室凜然

軟無比

蟬翼紗

泉女織紗輕如蟬翼名蟬紗海物異名記

魚油錦

酉陽編宣宗時女蠻國獻魚油錦煉水香麻以為之光耀芬馥玉色相間美麗於中國之錦

龍油綾

龍油綾入水不濡云有龍油故也杜陽編

龍縞襪

巴邛二橘叟樊一叟曰我輸阿母女熊盈娘子

路虛龍縞襪八緡一叟曰君輸我海龍神第

女髮雨搜神記

水蠶褥

樂府雜錄唐光子嘗須一舊錦褥有波斯見之乃曰此水蠶繭絲所織月陳於座滿室清涼

神錦被

六帖元和八年大軫國貢神錦被水蠶絲所織也方二丈厚一寸其龍文鳳彩殆非人世有

金字袍

狄仁傑為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制金字

十二於袍以旌旗也

金絲袍

岳飛字鵬舉生時有大鳥飛鳴屋上因得名讀左氏春秋宋靖康初金人南侵二聖北狩飛應募紹興間大小百戰未嘗一敗能以寡擊衆入覲賜金絲戰袍

浮光裘

杜陽編唐寶曆中南粵國進浮光裘即熬海水染此色也以五綵織成龍鳳綴五色真珠上衣之以獵北苑為朝日所照光彩動搖一日從禽

忽值暴雨而裘畧無沾潤上異之

吉光裘

武帝天漢三年西國王獻吉光裘色黃蓋神馬之類入水不沉入火不焦

龍髯拂

劇談錄元載有紫龍髯拂色如爛椹長三尺水晶為柄清冷夜則蚊蚋不敢近拂之有聲雞犬無不驚逸

獅尾拂

酉陽雜俎張希復言舊有獅子尾拂夏月蚊蚋

不敢集其亡

飛雲履

白樂天以玄綾為質以素綃作雲朵染以四選香振履如雲霧樂天示道友曰吾足下生雲計不久上昇矣然全直說

百幅被

梁斐之橫不事產業兄之尚為狹被疏食以激之之橫曰大丈夫富貴當作百幅被及後立功乃作百幅被史

龍綃衣

增修

雅廣要卷第三十一

元戴寵姬瑤英衣龍綃衣其重無一兩傳之不盈一握

蘭縑袴

李白遊慈恩寺僧用水仙脚乞詩白為題乞僧獻蘭縑袴神仙散錄

增修雅廣要卷第三十一

增修雅廣要卷第三十二

什物門

異製類

指南車

交趾南有越裳氏重三譯而來獻白雉曰吾受命國之黃耆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周公歸之王薦于宗廟使者載之由扶南林邑海際暮年而至國故指南車常為先導示服遠人而正四方

增修

雅廣要卷第三十二

測影圭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禮地官土圭長尺五寸夏至日立八尺之表其景正與土圭等謂之地中

候影竿

上元豎一丈竿候月午影至七尺大稔六尺六七小稔九尺一丈有水五尺歲旱三尺大旱正

堂開話

候日九

拂林國懸大金秤以金九十二枚屬於衡端日

十二時每至一時金九輒落毫髮無失唐書

候風旗

郭景純江表云：五兩之動靜，候風也。凡候風以雞羽重五兩，繫五丈旗之顛，立軍營中，披云拖轉三山，沒風回五兩，偏是已。

取月梯

唐周生有道術，中秋謂客曰：我能取月，以筋數百條繩而駕之，曰：我梯比取月，俄以手舉衣懷中，出月寸許，光色照爛，寒氣入骨。宣室志

霹靂楔

筆談：雷斧以銅鐵為之，霹靂楔乃石爾，似斧無孔，擊物後人亟尋之可得。

高雲梯

公輸般為高雲梯欲攻宋，墨子見楚王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具，臣請繫帶守之。於是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楚王遂輟兵，謂繫帶為城，以著為械。陳轅傳

虹霓屏

具外傳：玄宗時一屏，名虹霓，彫刻前代美人之形，可三寸餘，其餘執玩之態，衣服皆用衆寶。

相廁而成水晶為地，以玳瑁水犀為匣，絡以真珠，色色間綴精巧，殆非人力所製。乃隋文帝所造，賜成公主，墮在北胡，貞觀初滅胡，蕭后同歸中國。

八陣圖

天地風雲飛龍翔鳥虎翼蛇蟠八勢也。杜詩注：永嘉薛氏云：圖可見者三，在沔陽高平者傾禡難識，在廣都八陣鄉者隆土為基，魁以江石四門二首六十四魁，八八成行兩陣俱立，在魚復者因江為勢，積石憑流，前蔽壁門，後依却月從。

橫皆八魁間二丈七八為經六九為緯，桓溫曰：此常山蛇勢也。

螭甲燈

西京雜記：漢高祖入咸陽宮，秦有青玉五枝燈，高七尺五寸，下作螭口，銜燈，然則鱗甲皆動，煥炳若列星，盈盈焉。

螭膏燭

穆王集方士春宵宮，設鳳腦之燈，螭膏之燭。西王母來進洞淵紅，臨嶺山紅雪，萬歲冰桃，千年岩藕。拾遺記

驚血膠

漢武時西海獻膠帝弦斷以膠續之弦兩頭遂相着終日射不斷帝大悅名續弦膠蓋以驚血作膠也

鳳喙膠

杜云鱗角鳳喙出莫識煎膠續弦奇自見按十州記仙家煮鳳喙鱗角作膠名續弦膠能連屬弓弩斷弦

螢火丸

務成子螢火丸方劉子南佩之為虜所圍矢下

神異記

神仙感應篇

如雨至前數尺矢輒墮虜以為神引去

兔膽劍

昆吾山獸如兔食銅鐵春秋時吳國武庫中兵刃俱食盡索之得雙兔有鐵膽腎鑄膽腎為干將莫邪劍

龍雀鏢

赫運勃造百鍊剛刀為龍雀大鏢

飛瓊臂

魏馬鈞目德衡有巧思作一輪懸大石數十以機鼓輪則石飛擊城中首尾電至試以車輪懸

瓊覽數十飛之數百步矣

晝夜畫

宋太宗時李至獻畫牛晝則啣草欄外夜則歸卧欄中僧贊寧曰南海倭國有蚌淚和色著物晝見夜隱沃焦山有石磨色染物晝隱夜見

外記

宿桑鋌

北齊蔡母懷文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桑宿數宿則成剛鋌以桑鐵為刀脊斬甲過五十札今襄國所鑄宿桑鋌是其遺法作刀尤甚

神異記

神仙感應篇

快利史

返菟香

香譜同天主簿徐肇遇蘇氏子德奇者自言善為返菟香手持香爐懷中以一貼白檀香末撮於爐中煙氣裊裊直上甚於龍腦德奇微吟曰東海徐肇欲見生靈願此香煙用為引導晝見其父母曾高德奇曰但死經八十年已上者則不可返矣

瑪瑙枕

龜茲國進瑪瑙枕枕之而寐則十洲三島盡在

夢中因號瑤瑤枕。開元遺事

珊瑚格

錢思公性儉約子弟非時不能取一錢有珊瑚筆格平生愛惜子弟竊之公榜以十千購之子弟佯為求得以獻欣然以十千與之一歲率五七如此。歸田錄

玉如意

明皇背痒羅公遠折竹枝為玉如意以進金二歲於袖中取七寶如意玉如意即化為竹。

黃銀帶

唐太宗賜房玄齡黃銀帶曰此帶鬼神畏之。史

玉鏡臺

溫嶠為晉都督軍事姑有女屬嶠覓婿荅曰佳婿難得如嶠何如姑曰何敢希汝後報姑曰得婿矣門第不減於嶠因下玉鏡臺一枚既交婿禮畢女披紗扇大笑曰我疑老奴果如卜。世說

條融扇

周昭王時修金國獻丹鶴以翅為扇一名條融名从影此為羽扇之始。

七輪扇

漢長安丁緩作七輪扇連續七輪大徑丈一人運之滿堂生寒。酉京雜記

六角扇

王羲之在戴山有老嫗持六角竹扇賣因書扇各五字嫗初有愠色羲之曰但云王右軍書求白金人競買之。史

九孔針

唐宮中七夕結綵樓陳瓜果酒炙祀牛女妃嬪各執九孔針五色線向月穿之過者為得巧。天寶遺事

千里鏡

有估客貨一鏡須千金王文正公曰鏡有何異客曰能照千里公曰吾面不殊牒子大鳥用照千里哉遂却之。

烏玉玦

墨者晦黑也相墨經曰染紙三年字不昏暗者為上梁朝以為螺為量為丸為枚東坡云遂致烏玉玦。

千金硯

東坡志林澤州呂道人硯首有字非刻非畫呂

呂字宛然如生。今已直千金矣。

古瓦硯

王介甫詩云。吐盡西陵歌舞塵。當時屋瓦始稱珍。甄陶往往成今古。尚說聲名動世人。

十尺井

房州竹山縣陰隱容家澹井。十尺無水。人不覺至一國。題云。梯仙國。初得道者。送此修行。及出還房州。陰家已三世矣。工人自後莫知所在。

千里酒

梁劉杳曰。桂陽程卿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

史

十日釀

劉玄石飲十日酒。至家而醉。其家以為死。葬之。酒家計十日。玄石醒矣。令其家發塋開棺。於是起坐棺中。

髮幔

吳趙夫人指間織錦。號機絕。方寸帛上繡五岳四海。號針絕。神膠續髮。織裁為幔。仍一髮折為數縷。號絲絕。拾遺記。

錕鋹

西戎獻錕鋹之劍。川之切玉如切泥然。列湯明。

服匿

齊陸遜傳覽。竟陵王得古罌。小口方腹底平。容七八升。澄曰。此名服匿。昔時單于以與蘇武。王視罌底有字如澄言。史。

平陸

唐李齊物開砥柱。通漕路。發石。獲古戟。其銘曰。平陸。史。

赫蹏

發筴中有赫蹏書。趙飛燕傳。小薄紙也。一曰。漆。

紙令赤書之。本作憫。憫。赫音閱。

人瘤

北齊徐之才。有以骨為刀把者。之才曰。此人瘤也。問之曰。古冢見髑髏。額骨有文理。故用之。史。

不律

筆者述也。述事而書之也。故書字從聿者為意。吳謂之不律。楚謂之聿。燕謂之弗。秦謂之筆。又謂之栗尾。坡云。為把栗尾書。溪藤是也。

艾納

本草云。艾納出西國。似艾。蓋松皮上蘚衣。合和。

諸香燒之其煙團聚青白可愛

桃梗

孟嘗君將入秦蘇代止之曰臣來淄上見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為人洛兩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子東園之桃梗爾刻削為人洛兩下淄水至則子漂之而去矣今秦若虎口而君入之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戰國策

鐵箭

錢瑒字真美杭州人門有樹如錦稱錦樹將軍

堦

百子

火

封吳越王因黃巢亂據吳越十三州莊宗賜玉冊金印謚武肅錢塘人苦海潮築堤捍之惡潮衝擊不能成瑒命強努數萬射之潮退而成築今有鐵箭大若杵在杭城南新橋雖首出土可撼不可拔父老云掘之則隨土陷培之則隨土高臨安志

銅牙

唐時龍川常有銅弩牙流出水皆銀黃彫鏤取以製弩南越志

銀甌

漢主劉吳與周世宗戰敗乘黃駒馳歸以金銀飾甌食以三品號自在將軍五代史

銀槽

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家富飼馬以銀為槽

銀瓦

唐南蠻驃國亦號闍利婆王居以金為甍屋覆銀瓦

石曰

華山石曰號玉女洗頭盆中有碧水未嘗增減

列仙傳

堦

百子

火

螺舟

秦皇好仙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舟形似螺沈行海底水不浸入拾遺記

剛卯

劉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王莽傳剛長三寸廣一寸四分四方或用金玉刻作兩行書曰正月剛卯又曰疾曰嚴卯凡六十六字以正月卯口作此印佩之後除不祥今土中有得玉剛卯者金刀斧所鋪錢

露卯

舊為履者。齒皆上達。名露卯。太元中忽不徹名。曰陰卯。卯謀也。必有陰謀之事。後袁悅之始謀作。致大亂。晉五行志

鳧車

鳧舟鳧車。其舟車之製。如飛鳧之迅也。

飛車

奇肱國民能為飛車。從風遠行。博物志

棘猴

燕王集巧工。有人能於棘端刻沐猴。然王須半年絕酒色。方可見之。王不能從。倭要

紙驢

張果老乘白驢。休則疊之如紙。置巾箱中。以水噴之。復成驢矣。續仙記

紙鳶

五代漢李業與隱帝為紙鳶於宮中。白帖又周郭忠恕為易博士。善畫有富人子日給醇酎。設几案粉墨綃素。屢以請言。郭取紙數十番。首畫一卅角童持車輪。紙旁處作鳳鳶。中引線長數丈。富家子大怒。遂謝絕。楊譽紙鳶賦曰。相彼鳶笑。亦飛戾天。問何能爾。風之力焉。

龍杓

唐牛僧孺。文宗賜鼻樽龍杓。曰。精金古器。以比君子。宋

金筋

宋璟為相時。春宴。帝賜金箸。曰。非賜汝金。表卿直也。

渴鳥

後張讓作翻車。名渴鳥。為曲角以氣引水。又魏馬鈞作翻車。令童兒轉之以灌注。更出更入。巧倍於常。史

木仙

魯般怨吳人殺其父。於肅州城南作一木仙人。舉手指吳地。大旱三年。賣物謝之。般斲木仙手。吳中大雨。酉陽

赤繩

韋固。族次宋城。遇異人向月檢書。因問囊中赤繩子。云。以繫夫婦足。雖他家異域。此繩繫不可易。君妻乃此店北賣菜陳嫗之女。固見抱二歲女。陋刺女於稠人中。傷眉間。後十四年。參相州軍事。刺史王泰妻以女。容兒端麗。眉間常貼花。

鈿通問曰妾郡守之猶子父卒於宋城幼時乳母抱以鬻蔬為賦所刺痕尚在宋城宰聞之名其店曰定昏店續通志錄

硯爐

唐內庫七寶硯爐每大寒置硯於爐上硯凍自消天寶遺事

春雅

狀如漆桶而弁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鞞之賓醉而出以此三樂築地為之行節明不失禮也

海鵲

越人水戰有海鵲舟名也穿竹急流浴浪不溺則有崇櫓如沙棠不沉也海物異名記登州海岸有鵲自高麗飛渡海岸號海東青燕苑

聖甌

唐貞元中楊州丐者自稱媚兒姓胡持一琉璃甌可受半升曰施此滿足矣人與百錢見甌間大如粟與千錢至萬錢亦然好事者以甌與之驢入甌如蠅俄有數十車綱至綱主戲曰能令諸車入甌乎曰可微側甌口令車悉入有頃不

見媚兒即跳入甌綱官大驚以挺撲甌破一無所有太平廣記

錦傘

譙國夫人洗氏世為南國首領既循眾部隋文帝諭之歸化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錦傘自衛詔使循既諸州北史列女傳互見

銅狄

蒯子訓與一老公摩娑銅狄人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搜神記

蘭室

趙宋王樵號贅世翁豫卜為窮名之曰蘭室蓋壽藏也池水燕談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三十二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三十三

什物門

異音類

浮磬

王子年拾遺記曰浮磬則瀛洲地上有青石可
以為磬其石長一丈輕若鴻毛
洞冥記漢武帝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其上懸
浮金輕玉之磬

石磬

漢武時犍為郡於水濱得石磬十六枚劉向說

埤雅

一百三十一

上宜典辟雍設膠序隆雅頌之音以風化天下

黃鐘

李嗣真太常缺黃鐘鑄不能成嗣真疑土中有
之道上逢車鐸聲甚厲曰此宮聲也市以歸振
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鐘衆樂遂和

石鐘

李渤記曰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音函胡
北音清越

玉鼓

春秋孔演圖有人扣金與擊玉鼓駕六龍

石鼓

周宣王之獵碣也其文皆史籀筆迹鼓有十散
在陳倉野中鄭餘慶遷之鳳翔孔子廟呂黎作
前石鼓歌曰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
歌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柰石鼓何周綱陵
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犬開明堂受朝賀
諸侯劔佩鳴相磨蒐于岐陽聘雄俊萬里禽獸
皆遮羅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聽嵯峨從
臣才藝咸第一簡選謨刻留山阿雨淋日炙野
火燒鬼物守護煩撝呵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

埤雅

一百三十二

備盡無差訛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
蚪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劒斬斷生蛟鼉鸞翔鳳
翥衆山下珊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鎖紐壯
古鼎躍水龍騰梭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編迫
無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義娥嗟
余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憶昔初蒙博
上徵其年始改稱元和故人從軍在右輔為我
量度掘臼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寶存豈
多壇包席最可立致十鼓只載數駱駝薦諸太
廟比部鼎光價豈止百倍過聖恩若許留太學

諸生講解得切磋觀經洪都尚填咽坐見舉國
來奔波則苔剔鮮露節角安置妥帖平不頗大
厦深簷與履蓋經歷久遠期無他中朝大官老
於事詎肯感激徒煢煢牧童敲火牛礪角誰肯
着手為摩挲日銷月鑠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
哦義之俗書趣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鵝繼周八
代爭戰久無人收拾理則那方今太平日無事
柄用儒雅崇丘軻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辯口
如懸河石鼓之歌止於此嗚呼吾意其蹉跎東
坡作後石鼓歌曰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

神卷

百集

卷二

見魯叟舊聞石鼓今見之文字鬱律蛟蛇走細
觀初以指畫肚欲讀嗟如籀在口韓公好古生
已遲我今况又百年後強尋偏旁推點畫時得
一二遺八九我車既攻馬亦同其魚維鯁貫之
柳古器縱橫猶識鼎眾星錯落僅名斗模糊半
已似廢牋詰曲猶能辨跟肘娟娟缺月隱雲霧
濯濯嘉禾秀稂秀漂流百戰偶然存獨立千載
誰與友上追軒頡相唯諾下挹冰斯同殷殷憶
昔周宣歌鴻鴈當時籀史變蝌蚪厭亂人方思
聖賢中興天為生耆耆東征徐虜闕虺虎北伐

犬戎隨指族象背雜還貢狼鹿方召聯翩賜圭
貞隨遂因輦鼓思將帥豈為考擊煩蒙瞍何人
作頌比崧高萬古斯文齊响嘯勲勞至大不矜
伐文武未遠猶忠厚欲尋年代無甲乙豈有文
字記誰某自從周衰更七國竟使秦人有九有
掃除詩書誦法律投棄俎豆陳鞭杻當年何人
佐祖龍上蔡公子牽黃狗登山刻石頌功烈後
者無繼前無偶皆云皇帝巡四國烹滅彊暴救
黔首六經既已委灰塵此鼓亦當隨擊掇傳聞
九鼎淪泗上欲使萬夫沉水取暴君縱欲窮人

神卷

百集

卷二

力神物義不汙秦垢是時石鼓何處避無乃元
工令鬼守興亡百變物自閒富貴一朝名不朽
細思物理坐歎息人生安得如汝壽晉武帝兵
郡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張華云可以蜀中桐
木刻作魚形扣之則鳴如言聲聞數十里劉放
叔異記

銅鼓

虞喜志林建武二十四年南康邵男子獻銅鼓
有銘

鳴鼓

百歸曰建棲翎鷺於其上不知何代所加或曰鷺鼓精越王勾踐擊大鉞於雷門以獻吳晉時移於建康有雙鷺吮鼓而飛入雲或曰非也詩有振振二鷺古之君子飾鼓以鷺存其風流

夔鼓

黃帝內傳黃帝與蚩尤戰玄女為帝製夔鼓以當雷霆注以夔皮為之

玉笛

明皇與葉法喜游月宮回過潞州城上以玉笛奏曲旬餘潞州奏八月望夜有天樂臨暉城無

獲金錢

小異川

鐵笛

趙宋隱者劉無道游武夷奪秀亭劉善吹鐵笛有穿雲裂石聲因名鐵笛亭

神鉦

洞庭山石樓下有石叩之聲如鉦號神鉦史記

鳳簫

列仙傳蕭史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穆公女弄玉亦好吹簫公以妻焉乃為築鳳

臺後隨鳳去故秦人作鳳女祠時有遺音

鵝鈴

雜俎濟南有鵝浦漁人居水則常聽鵝聲中有鈴音甚清亮候之見一鵝咽頭極長羅得之項上有銅鈴云以銀鑲隱起元鼎元年字

玉管

許慎說文曰舜祠下得笙玉管夫以玉作音故神人以和鳳凰來儀也

方響

樂器名胡部無方響以直板聲不應諸調惟太

宗內庫片鐵方響應二十八調

明皇雜錄

喚鐵

太白山隱仙以鉞擊一片鐵鳥獸聞之則集名曰喚鐵天寶遺事

蕤賓鐵

樂上庶郊精琵琶嘗池上彈蕤賓調忽荷間躍出方響一片乃蕤賓鐵也指撥精妙物類相感爾琵琶錄

水鐵鏡

水鐵鏡能照魔降邪辟瘟人謂曰此靈鏡也出

野史

柯亭竹

伏滔長笛賦序曰余同僚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者老云蔡邕叔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為椽邕仰而听之曰良竹也取以為笛奇聲獨絕歷代傳之

爨下桐

蔡邕在吳聞人家爨下桐爆聲知其良材因請之果良以治琴琴成尾有焦處因號焦尾桐

霹靂鐸

坡零陵湘水枯桐一夕暴震火焚之餘超道人取為三琴甚良名霹靂桐

霹靂鐸

海上漁人得一鐸聲如霹靂識者云始皇驅山鐸也燕間錄

赤玉簫

世國春秋源州胡安盜晉文王張駿墓見駿容兒如生得赤玉簫紫玉笛

昭華琯

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琯

實不可稱言其尤驚異者笛長三尺三寸六孔銘曰昭華之琯

姑洗角

唐楊收泠陽耕得古鐘高尺餘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有刻在兩鑿試之果然

黃鍾角

後周長孫紹遠司樂黃鍾不調偶聞浮屠三層上鐸鳴因取配奏始諧

牛鐸

晉荀勗路逢趙買人車牛鐸鳴識其聲及掌樂

音未調曰得趙賈人之牛鐸則諧矣後得之果諧史

鞀鐸

晉石勒為人耕聞鞀鐸之聲以告其母母曰是汝作勞而耳鳴爾非不祥也木

清角

韓子師曠援琴鼓之曰不如清角一奏雲從西北方來再奏太風雨裂帷幙如豆墮廊瓦韓子

異感類

寶鼎

漢武帝時汾陰巫錦為民祠魏雎后土營旁見地如鈎狀。掇視得鼎以禮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晏溫有黃雲。蓋焉。至長安。公卿大夫議謂之寶鼎現。改元元鼎。

龜紐

會稽錄孔愉見大龜乃買而放之中流。龜乃左顧者數四。及愉封侯鑄印。印龜回首者三。似所放龜。

雀環

後漢楊寶年七歲行於華山。見一黃雀被瘡。為

一碑

百一

螻蟻所困。見而憐之。因收於巾箱內。採黃花以餒之。經十餘日瘡愈。旦去。暮來。忽一日變為黃衣年少。與玉環二雙。報曰。好掌此環。子孫累世為三公。

鵲印

張顗為梁州牧。有山鵲飛翔。化為圓石。顗椎破之。化一金印。其文曰忠孝侯印。

鵲鈎

二輔吏錄曰。扶風張氏之先為郡功曹。晨起當朝。有鵲從威塵上飛下。几前功曹曰。鵲何來。為

禍耶。飛上威塵。為福耶。飛入我懷。開懷待之。飛入懷中。掇得銅鈎。帶之。歷官至太守。九卿。有蜀客至長安。私賂張氏婢。婢盜賣鈎與客。客家喪禍。懼而却還。張氏得鈎。復為二千石。後因失鈎。張氏遂衰。

燕釵

漢起招靈閣。有神女留一燕釵。帝以賜趙婕妤。至昭帝時。宮人謀欲碎之。明日視釵匣。惟見白燕升天去。宮人用作玉燕釵。洞真記。

蛛合

宋舊俗。巧夕。以蜘蛛在合子內。次日蛛結網。圓正。謂之得巧。夢華錄。

蛇鏡

袁孝叔遇異人得書。云。每受命開一幅。累仕官驗。最後一幅畫蛇盤鏡。前定錄。

玉象

李德裕。有道士李終南。出玉象子如拳許。曰。以丹砂置象鼻下。象服其砂。復吐出。方可服。又出一金象。云。與玉為偶。黃皇服之。顏面愈少。乃求採殊異數百人。後南遷。道士怒索二象。公不

與至瀝魚潭二象自船飛出光焰燭天公尋卒

紀異錄

木馬

後魏段暉有一童子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大悅曰吾泰山府君奉敕游學今將歸子後封侯言終乘馬騰空而去史書

龍牙

藥基者取蛇龍牙一枚臨局自然機變橫出藥基

金梭

蔡州蔡氏七夕禱以酒果忽流星墜筵中明日

坤惟

百學六火

瓜上得金梭自是巧思益進

綉被

後漢王忱字少林詣京師於空舍見一書生金彥疾生曰我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相贈死後乞葬骸骨已而命絕忱鬻一斤營葬餘置棺下忱後置大度亭長有馬入亭中而止天風飄一練被復墮忱前後乘馬到維縣人問所由得馬忱說其狀人曰卿何陰德而致此忱說葬事人曰是我子也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

德耳

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暗獨坐誦書有老人黃衣植青藜杖叩閣而進吹杖端烟燃與向說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至曙而去曰我不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竹牒天文地理之書悉以授之

玉局

後李老書與張道陵至成都局脚玉床自地而出故以玉局名之彭乘記未似西歸玉局翁坡時提成都玉局

鐵鏡

蜀王宗壽得鐵鏡晦不可睹一日忽光彩因見市舍一青衣小兒卅角獨坐令來訪欣然肯來因曰鐵鏡神物當還去宗壽出鏡與之長揖而去九國志

銅盤

許彥遇一書生云脚痛求寄鵝籠中前行息樹下生口吐一銅盤具有饌酒數行又吐一美女子男子共酌日晚生悉納口中留銅盤與彥

續東晉書

鐵盤

賈郁為仙游令受代。一吏酗酒郁曰吾當再典此邑懲此輩吏云此猶造鐵舡渡海也郁聞之不言後復典邑醉吏為庫吏盜官錢數萬郁押榜尾云竊銅鐵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舡而渡海不假鈔鉅杖徒之又張果老詐旌陽鐵舡事俱載別傳

葉舟

陳李卿家江南舉進士不成訪青龍寺東壁有寢瀛圖李卿指曰安得自渭達河至家夢有終南山翁笑曰此不難命折竹葉作舟置圖上令

坤作

一百六十八

李卿熟視久之覺波浪起葉漸巨恍然若登舟旬余至家一更復登再遊青龍寺見山翁尚擁褐而坐李卿曰非夢乎後妻子自江南來曰某日歸題詩於西齋始知非夢

袋玦

國史異錄秘書少監崔行功未得大夫前忽有鵲鳴叩一物入其室乃魚袋釣玦也不數日加大夫

王微

文王至潘溪見呂望釣得王璜刻曰姬受命呂

佐

王鏡

觀日王天如八寸鏡以之映日觀見日中宮殿相映也

金簡

吳越春秋禹傷父功不成乃巡衡山血馬而祭之忽夢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若欲得我山神書者齋焉禹乃退齋三日遂獲金簡三字之書得治水之要刻山石之高處

玉策

坤作

一百六十九

風俗通古封太山禪梁甫說岱宗山有金匱玉策能知人年壽脩短漢武帝探策得十八因倒讀曰八十其後壽八十

玉屑

嶺表菖蒲澗一節九寸安期生服之上升遺玉屑秦皇因立玉屑閣

玉杵

裴航遇雲翹夫人與詩云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京後航謁一舍見老嫗揖之求漿嫗令雲英

以一甌漿水飲之。航欲娶雲英。姬曰：得王杵，日當與。後航得王杵，日遂娶而仙去。水千廣記

井銅

龐儉少失父。後鑿井得銅十餘萬。買奴得老蒼頭。乃父也。語曰：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金盃

崔少府女亡。有金盃着棺後。盧充與之幽婚。女贈金盃。詳見墓女幽婚。又一行師云：長安永寧坊是金盃地。

玉棺

鄴縣令王喬。天下一玉棺。喬曰：天帝召我沐浴。寢其中。葬放城東。風俗通。

銅棺

鄭州監酒鄒宿。為官公正無私。人所推敬。一日鄭州日方午。天降風電。煙雲四起。於北門黑霧盤地。直上衝天不散。忽降下無蓋銅棺一具。但聞空中音樂嘹唳。時鄭州自守。停以下。官吏將校士庶僧道。盡易衣服。欲入銅棺。而外狹內寬。皆莫能入。續監酒巾裹而來。眾請之入棺。即無所得。少焉復降銅蓋。綵雲繚繞。擎舉而上。仙韶

鶴唳。瑞氣天香。靄靄不散。其棺由山向北而去。今為北極司壽限判官。

石槨

夏侯嬰死。送葬至東都門外。駟馬不行。踣地悲鳴。即掘馬蹄下。得石槨。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後。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焉。謂之馬塚。博物志

玉碁子

度宗朝有十二玉碁子。上有十二時字。用盆貯水。置碁子於水中。逐時浮出。不記何時失其一。

後有人自吳山得之以獻。後更革不知所在。

赤虬符

李賀字長吉。七歲能文。韓退之皇甫湜造其家。立就高軒。過年二十七。唐憲宗召為協律郎。嘗病。見緋衣人駕赤虬。童子持一板。若太古篆。曰：上帝白玉樓成。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耳。乃氣絕。

玉魚符

唐李迪夢黃衣曰：未須來。待玉魚符下也。後於龍尾道。見一魚符。把玩至家。數日卒。類記

赤伏符

儒生疆華。自閔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圖野。四上之際火為主。遂即皇帝位丁鄴南。

祖龍壁

秦始皇時有使過華陰。遇人持壁迎使曰。今年祖龍死。忽不見。使奉壁以聞。上默然視壁。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沉之壁也。

籃田壁

後魏李預每羨古人。食玉之法。乃探問籃田掘

得玉環壁。椎器形百餘為屑。日服食之。史

金龜印

元和中。張惟則海上遇神仙。人曰。授皇帝金龜印。篆曰。鳳芝龍朮。受命無疆。杜陽編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三十三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三十四

中大天守尚書左丞上柱國吳郡開國公賜紫金魚袋陸仙撰

蜀府承奉正嘉林吳從政奉 教音註重校梓行

蜀府護衛頭戶都信校劉俊學字家承 敬增梓廣要

什物明

異稟類

日中鳥

六帖。日中有陽鳥三足。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鳥。皆死。墮羽翼。

月中兔

五經通義。月中有兔與蟾蜍何也。月陰也。而與兔並明。陰係陽也。

月中桂

月中有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其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伐桂。酉陽。杭州靈隱山。八月十五日。常有月中桂子落。

水中火

水臺。艾也。博物志曰。削水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承之。則得火也。故曰水臺。

月中風

雞羽焚而清風起。蘆灰缺而月華移。舊說以蘆灰隨牖下月光中令圓。畫缺其一。而則月華亦缺於上。集雞羽焚之。則清颺倏起。蓋有莫知其感之所致也。

井中雷

燒熟石投井則起雷。蓋炎涼驟遇於坎中。則激而成聲也。

井中火

西河郡鴻明有大井。火從地出。漢興炎赫彌熾。木中火。

記云。燧取火之木也。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乃一歲之周也。

珠中珠

龍蛇魚蚌之族皆有珠。孕各不同。或懷于胎。腹踰頤。或蘊于眼耳腦膈。故其產亦有異也。餘堂見珠師鑽一珠。其珠徑四分許。鑽猶未旋。而珠忽已貫。珠師驚曰。餘鑽珠多矣。未有若是之易貫者。徐徐出鑽視之。但見細珠如粟。滾滾自其竅出。可是猶太極之包衆象。而離子之含生氣也歟。

也歟。

硯中魚

李後主青石硯池中。有黃石彈丸。水常不耗。後陶穀得之。後主索之不已。陶碎之。中有小魚跳地上而死。

徐玄之嘗靜坐。見人如栗行案上。傳呼蚍蜉王。欲觀魚於紫石潭。須吏數十人持魚具。入硯中。獲小魚而出。玄之大駭。

石中雞

分寧陳志甫氏莊有塊石。方二尺許。佃氓時以為槌葉。為菜簍之用。陳至庄宿。更盡起步月。忽聞雞鳴。視之一雞在石上。即之一無所有。陳疑之。令人移數步外。次宿驗其有無。則其鳴如故。後揭以歸。每當月夜置之月光中。其雞必鳴。獨其子公名者不信。以為頑石。剖視之。中有二雞。雌一雄。文采粲然。可怪也哉。

石中鵲

穆陵宮中有靈鵲石。石中有靈鵲。每旦天將明。眾聞其噪聲。宋南渡前得之。晉州參政董槐奏以為妖物。不宜真宮中。後不知所在。

石中月

傅先生入焦山。老君與之木鑽。使穿一石。厚五尺。云穿此。便當得道。晝夜鑽之。積四十七年。鑽盡石穿。遂得仙丹。昇天。真話

石中瓢

廣漢之雷公橋。有鉅石。蹲於橋側。一夕雷剖之。取一瓢而去。但見其石。中分在地。彼此各存半瓢形。云不知此石成質以來。何由孕此瓢爾。

石中松

武宗時。夫餘國貢松風石。方一丈。中有枯松。盛

夏颯颯涼颯生於其間。杜楊編

土中羊

魯掘井得羊。問於孔子。孔子曰。獐羊也。土中之怪。詩云。牂羊羶首。坡云。山妖窟。獐羊亦云。怪也。

核中酒

烏孫國有青田核。莫測其樹。核大如五斗瓢。貯水即如酒。劉章得三核。供二十人飲。不曷。號黃田。壺既。又漢番夫。夜宿一津。以水投青田核中。成酒。至大醉。因民為沉釀。古今注

竈中屯

王卿為天師。守丹竈。竈發其封。一白兔躍出。眾皆曰。兔已去矣。一道士為化雀飛去。須臾擒兔。復投竈中。原化記

手中

有長者。携一子。見師子。比立曰。此子當生。便奉左手。願聞宿因。師即以手按曰。還我珠來。童子遂開手奉珠。師曰。昔有童子。姿舍。隨吾赴西海。齋受觀珠。付之。今見還矣。遂為法嗣。

肉中印

海隅有獸。曰野婆。竄竊人家小兒。育而與之偶。

里人登高望其處而罵之。則復送還。人以機陷。覆之。加箠至死。惟以手掩腰。剖視之。得玉印。齊東野語

腰中孫

人刁俊朝妻巴姬。項癭忽如數斛。囊作琴瑟。笙聲音。妻欲以刀決拆之。癭忽折裂。孫跳出。有頃黃冠叩門曰。子癭中孫也。太是。去。清。解致風雨。與老蛟往還。天誅蛟。搜索黨與。故匿夫。人之額。於鳳凰山神處。得起。亡膏塗之。即愈。如言果驗。

疣中雀

金州防禦使崔亮封有甥李言吉。左目上忽生一小瘡。漸大如鴨卵。其根如弦。常壓其目。不能視。飲之酒令大醉。遂剖去之。言吉渾不覺也。贅既破。中有黃雀鳴噪而去。

瘤中基

昔處士蒯亮言其所知。額角患瘤。醫為剖之。得一黑石碁子。巨斧擊之。終不能損。

瘡中針

客有足胫生瘤者。因至親友處。為獐犬所斷。正

齧其瘤。其得針百餘枚。皆可用。疾亦愈。

異見類

橋中吏

巴園人收兩大橋。如三斗。盡剖之。有二吏相對。身長尺餘。象戲。一吏曰。橋中之樂。不減商山。但恨不得深根固蒂爾。一吏曰。僕飢矣。須龍脯。食訖。以水噴地。為二白龍而去。

竹中仙

黃庭堅。治平二年。冬十一月初二日。為鏡堂僧。作梅亭記。闕幽。惟錄云。邨延長吏。有大竹。凌雲。

可三尺圍。伐剖之。見內有二仙翁相對。云平生深根勁節。惜為主人所伐。言畢。乘雲而去。庭堅曰。此與昔人橋園吏之事無異。

蛤中聖

唐文宗嗜蛤蜊。一日御饌中有劈不開者。焚香侍之。乃開。見菩薩形具足。賜與善寺。

璞中像

湖南永州有仙曰蘇耽。山號蘇。乃其飛昇之所也。山中多石。人以鋸界破。其像有桃核。有塔樣。有觀音。彌勒。寒山。拾得。像。甚至有天下蘇山四

字。不知造化何為而融結哉。

犀中鹿

九犀角遇山川日月草木鳥獸。隨寓成影。月與魚等。皆是常有。獨宋韓魏公犀帶中央一片。乃鹿啣花。已是絕奇。宋孝宗居德壽宮。光宗上壽。以萬緡賂海商。得犀角一片。是南極老人星像。但以扶杖稍短。眾以為絕嗣泣杖。乃不祥之物。而卻之。是實今已流落。不知何之。

空中鼓

元至正二十七年。春正月乙未。絳州夜聞天鼓。

鳴將旦復鳴其聲如空中戰鬪者。

空中錫

唐吳元濟與官軍交鋒未決鄧隱峯禪師擲錫空中飛身而過兩軍仰觀遂解。

風中索

東坡云如投水海中如風中鼓索雖有大聖智亦不分別。

鼓中鶴

有鶴飛入會稽雷門鼓中於是鼓聞洛陽後所破鼓鶴飛去鼓不復鳴。淮海記

蓋中鶴

有一貧儒訪周益公致摠尾乞憐之意益公與入書室前後郡縣貢充軼其中公言任意取其二儒如公言既行渡江發視之一為茗甌一為湯盞怒而碎之其僕忽救得一湯盞歸以點湯沸纔注其中雙鶴飛舞啜盡始滅不知何異也貧儒聞之懊恨而已。

杯中蛇

樂廣嘗有親客曰前蒙賜酒方欲飲見杯中有蛇既飲而疾于時河南廳壁有畫角弓廣復置

酒其處曰復有所見否曰如初廣乃告之沉痾頃愈。

車中猴

葉氏嫁大賈任華忽夢父非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殺汝夫者禾中走一日大辨者曰車去兩頭為申字猴之屬也門東草為蘭字禾中走穿田過也亦申字一日去春字也其中蘭申春乎後得盜果然。

舟中象

魏太祖巨象欲知其斤而不可秤少子蒼舒曰

置象於舟刻其水痕而以上覆則知其數也帝

悅之。魏志

甕中匣

元和初夏侯乙庭前生百合花大於常數倍因發其下得甕匣十三重各匣一鏡惟第七者光照目。雜報

甕中蠍

黃靖國死見冥中治武后獄以大甕貯萬蠍螫之。影雪庵

鯉中刀

唐王昌齡舟行至馬嵩山誤墜佩刀水中惋惜不已忽一巨鯉躍舟中剖魚得刀詳見河神還刀

塚中免

孔子卒戒門人作虛墓十間後果秦始皇發之至九間有兔躍出逐之過曲阜十八里而沒掘不可得因名曰白兔溝

墓中雉

衛侯女嫁于齊太子至中道太子死母悲曰且往當喪哀畢不肯歸終之以死母悲悔之取女

所操琴於塚上以鼓之忽有二雉俱出墓中母悲二痛援琴作雉朝飛操

鏡中蛇

袁孝叔遇異人得書每受一命即開一緘皆驗一日晨起對鏡中墮一物如蛇驚仆疾而卒書尚多妻啓視之一幅畫蛇鑪鏡餘皆空紙

筍中蛇

後馮緄開筍有兩赤蛇分南北走許曼占之曰三歲後當為邊將官有東名後為遼東太守

壙中龜

張廣定避亂一女年四歲弃古塚中以數月乾飯及水漿與之後三年收所弃女骨仍坐塚中言糧盡見塚中一物伸頸吞氣試効之輒不復飢乃大龜爾也

龕中龜

張鉏見巴西侯飲酒之夜有曰洞玄先生在門言訖一人被黑衣頭長身廣揖與坐天將曉鉏轉悟見身卧石龕中一龜形甚巨也

壙中針

杜錫迁太子中允屢諫愍懷太子太子置針錫坐處壙中刺之流血不少動

車中棘

左慈過徐隨門下有客車六七乘欺慈云徐公不在客忽見在楊柳抄車中皆生荆棘客慎入報隨隨曰左慈也客逐慈扣頭謝客還無後刺棘矣

腹中角

李平字正方孔明曰陳孝起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麟角不可近吾以為麟角者但不常犯之爾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三十四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三十五

文物門

字書類

始制文字

夫字者氣之孫聲之子也。未有書契以前，結繩刻木而已。逮軒皇世，蒼史頡頏，日月星辰，鳥獸草木之文，始制文字，以代結刻之勞。後世因之而孳生無窮之字也。

頗識難字

韓魏公知揚州，王介甫以新進僉書判官事，魏

公不以吏事詩之，秩滿去，會有上書者，多用古字。韓公笑曰：「惜介甫不在，其人頗識難字，介甫謂輕已怨之。」

好問奇字

楊雄有好事者，時載酒問奇字。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

惜故帝字

宋益都王孝先之未生也，父夢聖尼携曾參至，曰：「汝惜吾字。」今俾參為汝子，故孝先之諱曰曾。有將相器，謚文正。

碑美沒字

五代安叔，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人謂沒字碑。晉末，契丹犯京師，叔千等迎之，出班夷言。耶律德光問曰：「汝是安沒字否？」當與汝一喫飯，虎

豸不識字

唐侯思止求為御史，高元禮教之曰：「如問君不識字，宜對以獬豸何嘗識字，但能觸邪爾。」

識一丁字

張弘靖曰：「晚兩行弓，不如識一丁字。」

識八分字

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魯直曰。阿買退之。姪小字也。必有據。退之云云。

止識十字

蜀王平為鎮北大將軍。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備知大義。與石勒使人讀漢書事同。並見史。

制誥三字

王禹偁曰。摘毫終要居三字。出郡終須借一麾。三字。謂知制誥也。

中書五字

裴休制詞。論闢回五字之妙。謂中書舍人也。二塘自中書除。待制。詞禁垣。揮翰中書日宣。

舍人七字

趙宋呂溱自貴重。見賓客不及數言。號七字舍人。

導引六字

六字持身已有餘。后山導引有六字。嗟。呼。咽。嗟。呵。呼。也。

書空四字

晉殷浩都督諸軍。以敗績被黜。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石缺二字

補衡與黃祖子射共讀蔡邕碑。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惟其中石缺二字。更不明耳。因書之。射無碑。較不差。莫不嘆服。

獻三十字

唐晉州男子詢。謨持竹筒草席。行於長安市口。欲獻三十字。一字言一事。即不中。以筒貯。屍席。果弃之。代宗召見。言團者。願罷團練使。監者。願

罷監軍之類。史

賦三千字

趙宋夏竦對策廷下。有中貴以吳綾手巾乞詩。題曰。殿上袞衣明日月。硯中旗影動龍蛇。縱橫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

韻編千字

千字文。乃梁武令殷銑石於鍾王書中。捐一千字。每字片紙。雜碎無序。乃召周興嗣韻。日編綴。鬚髮皆白。尚書云。

詩改半字

唐詩人夜宿峯頂寺題壁曰絕頂松楸生夜涼
鶴翻清露滴衣裳前村月照一江水僧在翠微
開竹房書畢既下忽憶月照一江水之時開竹
房月方就中恐太早返而易一為半字則僧已
易之矣

令改一字

高駢命酒佐薛濤改一字令駢曰口有似沒梁
斗濤曰川有似三條祿公曰奈何一條曲濤曰
相公尚使沒梁斗至窮酒佐三條祿一條曲又
何足怪

石改右字

五代石昂入朝楊延即知留後事資者以延即
譯石更其姓曰右昂曰昂姓石非右也延即怒
起史

恨改幸字

蕭楚才見張乖崖几案間詩獨恨太平無一事
淮南開殺老尚書即改恨為幸曰大下一統恨
太平何也公曰一字之師

詩用薺字

羅浮山記云望平地樹如薺故藏高詩云長安

樹如薺後有人詠樹詩云遙望長安薺此耳學
之誤

丁改刁字

李知遠權知吏部侍郎有選人姓刁者與王志
忠並被放密與令史改刁為丁改王為士擬受
官後即添成文字知遠一覽曰今年鈴覆之人
認識姓名安有丁士姓者此必刁某也省內以
為神明

冒改姓字

范蠡改姓陶范睢改姓名張祿祥袍田千秋之

後改姓軍祥車疎皆改姓束祥束奚氏至康改
姓嵇此類甚多又衛青父鄭季給事陽信公主
家奴與衛媼通生青故改姓

撰記減字

錢思公鎮洛命僚屬各撰河南驛記謝希深七
百字歐公五百字尹師魯三百八十字歐乃別
撰一記更減師魯十三字尤完粹有法

增損一字

呂不韋著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懸千金其上
曰有增損一字者予千金時無能者史

不差一字

李程初出試場。揚於陵。詢曰。五色賦破云。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於陵曰。須作狀元。翌日無名。於陵携示主文曰。若有此賦。何以待之。曰。非狀元不可。於陵曰。苟如此。已遺賢矣。亟命取卷對之。一字不差。遂擢狀元。國史

語稱好字

李方叔為坡翁客。坡知舉欲收之。既而下第。坡詩云。平生謾說古戰場。過眼昏迷日五色。

司馬徽字德操。有知人之鑑。不談人短。與人言每事稱好。隣有子喪。或告之。亦答曰好。妻諱之。微曰。吾妻之言亦大好。世說

對書忍字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問其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為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節禮。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為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

恥題糕字

劉夢德九日詩。以五經無糕字。遂懶。宋子京詩。飈館輕霜拂曙袍。糗餼花飲闌分。曹劉即不敢題糕字。空負詩中一世豪。後聞見錄

忌呼溫字

王大造桓南郡。桓設酒。王不能冷飲。語左右令溫酒來。桓流涕鳴咽曰。犯我家諱矣。

企聰算字

社日。小兒以葱係竹竿。於牕中擲之。曰。開聰明。或又加蒜。欲能計算也。歲時記

掣肘書字

魯使宓賤為單父令。子賤借善書者二人。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辭歸。以告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不得施善政。命毋微發單父。未幾化盛行。說苑

未正朋字

劉晏以神童為秘書省正字。方十歲。上召入。貴妃置膝上。為施粉黛。上曰。汝為正字。一日正得錢字。晏曰。餘字皆正。惟朋字未正。明皇雜錄

名偶同字

謝安石住半山。有墩曰。謝公墩。後荆公亦住半

山有詩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
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

即呼卿字

宋璟燕朝堂。張易之昌宗列卿三品。璟六品居
下座。易之虛位挹曰。公第一人。何下座。璟曰。才
劣位卑。卿何謂第一。時易之內寵。不名其官。呼
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曰。公奈何謂五郎
為卿。璟曰。以官正當為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
云。善果云。不識五郎呼作卿。

稱公輔字

隋李德林。少未有字。魏收曰。識度天才。必至公
輔。宜字公輔。

王珪少孤貧。母李氏嘗曰。兒必貴。未知所與游
者何人。會玄齡如晦等過其家。李氏大驚曰。二
客公輔才。汝貴不疑矣。

識漫漢字

北齊楊愔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不見識。愔
曰。卿前在元子思坊內。騎禿尾草驢。以方麴障
面。經見我不下。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人曰。卿
名漫漢。果自不虛。

呼卯君字

東坡云。舊聞老蚌生明珠。未省老兔生於菟。坡
弟子由己卯生。坡號卯君。生子名虎兒。故云云。

呼子仙字

吁子先壽百餘歲。臨去時呼酒家嬸。令治裝。忽
二仙人持二狗來。子先持一與酒嬸。因各騎之。
乃龍也。上華陰山。常呼云。子仙酒母在此。

呼赤丁字

洛陽牟穎。曾葬一枯骨。夢人謝云。我本強寇。全
輩見害。感公掩藏。願陰護公。若有急。但呼赤丁。

字。後數有驗。唐段公路北戶錄。

鐫安民字

崇寧初。蔡京為元祐黨籍。刻石文德殿門。又立
於天下州廳。長安召匠李安民。安民曰。司馬相
公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安民不忍鐫。府官欲
罪之。匠曰。被役不敢辭。乞不刻安民。鐫字於碑。
恐後世併以為罪也。

物諧聲字

陝西鳳州妓女及翠柳。皆可愛。又公庫酒美。故
世言鳳州三出。謂手柳酒也。宣賦李愈云。君州

有四出。漆栗筆密。遊齋閑覽。

言四聲字

唐楊綰方四歲。客舉坐中物以四聲呼之。衆未言。綰對曰。燈盞柄曲。衆異之。史

壁間題字

元微之到通州。見壁間詩云。綠水紅蓮一朶開。千花萬草無顏色。不知何人題錄寄樂大。乃樂天十五年前贈長安妓阿輓絕句也。故白詩云。偶助笑歌嘲阿輓。那知傳誦到通州。樂天集

子不識字

北齊邢邵彫虫之美。獨步當時。三子大德。大道。略不識字。史

子呼父字

晉胡毋輔之。嘗酣飲。子謙之厲聲呼父字曰。友國。年老不得為爾。輔之歡笑呼入共飲。

怒呼小字

許攸嘗於衆座呼曹操小字曰。卿。非我不得贊州。操笑後殺之。

怒呼小子

王夷甫與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夷甫為小子。

夷甫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交。何得呼小子。

婢皆識字

鄭玄家婢皆讀書識字。一婢不稱旨。玄使人拽着泥中。須臾一婢問曰。胡為乎泥中。各曰。薄言往訴。逢彼之怒。玄笑而罷。

妓飲書字

宋文潞公之在蜀也。頗多宴集。有飛語聞于朝。上令御史何聖從訪其事。潞公懼。張少愚曰。聖從之來不足慮。前在漢州宴會。有營妓善舞。聖

從愛之。問其姓。妓曰。姓楊。為之喜曰。所謂楊柳耶。遂取項伯題字云。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燒。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此可以見其守也。聖從至少愚。乃迎其妓。雜府妓中。歌是詩。聖從為之大醉。潞公之謗遂息。陶穀之使江南也。崖岸高古。若不敢近。韓熙載謂所親曰。吾觀此人。其守可隳。乃選名妓秦弱蘭者。衣弊衣。洒掃驛庭。陶為之動。因作郵亭詞使歌之。後數日。李主張宴。出弱蘭。歌所贈之詞。以侑之。穀大慚。竟至醉吐茵席。韋應物之罷蘇

州也。過杜鴻漸飲大醉宿傳舍。既醒見二妓在側。驚問之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記憶否。因歌曰。高髻雲鬟新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惱斷蘇州刺史腸。已上數公皆有動于中。以至汙名敗節者多矣。東坡使妓求詩於叅寥。將以觀其守。叅寥口占曰。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魂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必若是詩。夫然後磨不磷。涅不緇。而皎皎之行可見矣。

異書類

龍馬獻圖

太昊伏羲世。龍馬獻圖出于河。天一地六居北。地二天七居南。天三地八居東。地四天九居西。天五地十居中。天地生成之數也。

神龜負書

大禹治水功成。受舜禪。神龜負書出洛。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一四為肩。六八為足。中五縱橫。十五之數也。

壁書漆字

書序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壁。壁泰禁書。伏生

壁藏之

宣帝時。河內女子毀李耳之家。於垣壁得古文。皆漆書科斗字也。

龜曆古字

堯時。越裳國獻千歲龜。背有科斗書。記開闢以來事。帝錄之。號龜曆。述異記

石室古字

王烈入河東。抱犢山石室。有兩卷素書。不知其字。不敢取。頗譜十數字形体。歸示嵇叔夜。盡知其字。乃將叔夜重往。則失石室所在矣。

銅鈹畫字

後魏崔皓好觀星變。置金銀銅鈹於酢器中。夜有所見。即以鈹畫紙作字記異。文

蚕食葉成字

漢宣帝之未立也。泰山石自起立。蚕食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五字。病已乃宣帝之小字也。後王莽將窺漢室。欲憎服人心。亦竊效之。使人以蜜書葉。曰王莽作天子。令蠹虫齧食其畫。良可笑也。

鴈書空成字

成都左綿龍角之建刹也。工匠告完而刹名未舉。開梨建會禱于佛請之。是日忽聞鴈陣鳴空。繼檀引領仰觀鴈行乃成無為二字。遂巨書以榜其寺云。

蠹食神仙字

何諷於書中得一髮捲規四寸許。如環而無端。用力絕之。兩端滴水。方士曰。此名脉望。蠹魚食神仙字。則化為此。夜持向天從規中望星。星立降。可求丹度世也。秦河絕之。

神許一字

唐鄭潛曜母疾刺血為書。請諸神。丐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翌日母愈。

鰲示佛字

昔人有贖鰲者。於腹下巨書一佛字。放之後舟行墮水。覺有物藉足不溺。獲至淺渚。乃所放鰲也。返而立於波間。佛字儼然。

血成公字

陶侃手紋達中指至橫文上。節絕。占曰。貴相。侃以針挑令徹。彈血壁上。乃成公字。

影成相字

宋璟未第時。開鏡見影成相字。因此自負相業。

虎骨乙字

虎夜視一目放光。一目着物。獵人射之。米墜於地。成白石。兩脇間及尾端有骨如一字。長乙二寸。即其威也。破肉取得。能令人有威。無官者為人所憎。

神名鰲字

酉陽元日。俗於門上畫虎頭。書漸耳。謂陰司鬼名。可息瘧疾。

裴漸善洞視鬼物。寓書博陵。崔公曰。當今制鬼無過漸耳。

蟾丹書字

抱朴云。蟾三千歲者頭有角。領下丹書八字。蕭大山云。此去三千歲。應逢八字蟾。

鰲腹天字

易注云。鰲九肋者。勝目吻腹下有天字者。不可食。

魚腸乙字

魚枕謂下。腸謂乙。尾謂丙。皆不可食。爾雅註魚。

勝謂之乙者魚之鰓必自勝始謂之乙者其形屈如乙字。

東海鰐魚有骨名乙在目旁狀如篆乙字食之鯁人不可出。

鴈書印字

鴈啄木鳥也善為禁法人或閉其穴則曲爪據地畫印啄穴即開盜竊效之以發人之病鑰。

紗籠姓字

李藩僧相之曰判官是紗籠中人原化記云宰相冥司必以紗籠護之藩果相。

王播客楊州木蘭院僧厭苦之飯後擊鐘後二紀播鎮楊州訪舊詩有曰上堂已了各西東慙愧闍梨飯後鐘時僧已碧紗籠之矣續云二十年来塵拂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金榜姓字

崔昭暴卒復生云見冥間列榜書人生姓名將相金榜次銀榜州縣小官鉄榜。

御改辰字

范文正公倅陳州特郡守母病召道士奏章公曰庸人安能達帝所耶道士秉簡伏壇終夜

不動試問其軀則僵矣五史微動良久謂守曰夫人壽有六年所疾勿慮守問今夕奏章何其久也曰方出天門遇放明年進士春榜觀者駢道以致稽留公問狀元何姓曰姓王名下一字奎注一字遠不可辨既而郡守母病平愈明年狀元乃王拱壽御筆改為拱辰公始嘆道士之通神也。

御去伯字

世言姓名同者必曰姓名韓公卞諱論亦引之但杜操字伯度姓名同魏武帝故去伯字。

御去蟲字

趙宋楊蟬太宗不識蟬字因曰以微類名其子何也御筆去蟲名單。

御改儉字

後周長孫慶文帝曰尚書既安貧素可改名曰儉以彰雅操。

御易昶字

翰林編修朱昶宣德秋初侍經筵帝問曰卿名故從尚文耶對曰從曰永之昶也因命書之帝曰日者人君之相奈何背之御筆書易以日加

之永首最稽首拜嘉

御改照字

劉輝榜有一生名穆曜。御筆改曜為照字。蓋誠朴魯者為木鷄也。

點加勅字

唐屈突通仕隋文帝。與漢王諒約。若重書召驗勅字。點則就道。帝立召諒。無驗。諒覺有變。

餅裂十字

晉何曾務在華侈。每食費萬錢。猶云無下筋。厥蒸餅不裂十字者不食。

范侯朱字

逸史有李生者。其舅姓盧。有道術。別久忽相遇。邀李生詣其居。曰。求得一妓。善范侯。令侍飲。李生視范侯。有朱字云。雲中辨江樹。天際識歸舟。戶日。此人名家。女莫要作婚姻否。李莫測而退。後娶陸長源女。乃所見於盧家者。問何能。曰。善范侯。示之。朱字宛然。李生具說。女曰。往嘗夢至一處。亦記見生。

門書篆字

宿州天慶觀。雖熙中。而道人訪觀主者不遇。留

詩二首於門。其一云。手傳丹篆千年術。口誦黃庭兩卷經。鶴觀古壇槐影裏。悄無人迹戶長扃。乃玉筋篆。丹書也。人刮去煎湯治病。而字迹復生。

凌雲題字

魏明帝立陵雲觀。誤先釘榜。以籠盛韋誕轆轤引上。言之。去地二十五丈。既下。鬚鬢皓然。還語子弟曰。宜絕此法。

乾德鑄字

趙太祖德四鑑。背有乾德四年鑄字。上大驚曰。安得已有四年所鑄乎。宰相實儀曰。昔偽蜀衍有此年號。上乃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

大書驚字

嗟我久閣筆。不書紙尾驚。蘇西新橋詩也。王氏法帖。最後大書一驚。此帖之珍。耐至五十餘萬。

疾書楸字

楸。楸木瓜也。善療筋轉。陶隱居云。如車筋時。或書其字。或呼其名。皆可愈也。蓋理有相感如此。

鳳尾諾字

唐紀。凡諸侯奏皆凡曰諾。而草書若鳳尾形。齊江夏王鋒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即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

隄筆書字

李紆放舉人榜。未及填禮部貢院字。值令史醉。以隄筆染。不能加墨。迨明方覺。濃淡相間。反致其妍。遂為故事。

鬼畏草字

少保馬公亮。少時夜閱書。忽有大手如扇。自窓入。公以筆儒雌黃。水書草字。窓外大呼。速為我

碑

手

上

滌去。不然禍及汝。公不听而寢。將曉。哀鳴。手不能縮。且曰。公將大責我。戲犯公。何忍致我。極地耶。不見溫。嶠然屏事。公悟。以水滌去。遂謝而去。

犢脇生字

真元中。海鹽縣戴文家。富。性貪刻。剝文死。隣家一牛生黑犢。脇下白毛成字曰。戴文文子恥之。乃知其父妄取憐之錢也。

書字殺鼠

晉淳于髡善厭勝。劉柔夜鼠齧其左手。中指。髡

為朱書手作田字。露手肘。明旦鼠伏死。

書符召鼠

許邁為鼠齧衣。作符召鼠。鼠至中庭。惟一鼠伏。不敢動。

書名殺怪

范仲淹。字希文。晝夜讀書。窓外有巨面物戲之。公泚筆書之曰。爾面雖然大。難欺范仲淹。翌日廟鼓面有此字。破之。枯骨滿腔。焚之。怪絕。

聞名愈瘡

晉桓石虔。小子鎮惡。勇猛冠時。有患瘡者。稱桓

碑

三

上

石虔以佈之多愈。

齊相康。江南人畏之。以其名佈小兒。病瘡者。以其形帖床壁。立愈。

誦詩愈瘡

有病瘡者。夢子美云。誦吾詩可治。乃令誦。手提觸體。血模糊之句。病果愈。

呼名止啼

石勒將麻秋。胡人也。性魁險。有卜兒啼。其母輒呼麻名。恐之曰。麻胡來也。兒啼即止。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三十五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三十六

文物門

謬書類

不識紇字

識紇叔梁紇皆音恨發切而世多呼為核小說唐蕭頴上聞人誤呼武仲名因曰紇字也不識今呼瞎則愈誤矣

不識杖字

李林甫不識杖杜字謂韋陟曰此云杖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本

不識臘字

唐戶部侍郎蕭靈與嚴浚言燕寧伏臘乃為伏臘浚曰省中有伏獵侍郎者乎

不識草字

張大覺好草書而不工嘗使姪錄其所書詩姪問此何字大覺熟視詎曰胡不早問致吾忘之矣

錯寫獐字

姜夔誕子李林甫作手書慶之曰聞有弄獐之喜客視之掩口坡云甚欲去為湯餅客只愁錯

寫弄聲書

妄呼電字

沈約作郊居賦以草示王筠讀至唯電連蜺約曰常恐人呼電作平聲乃五結反耳司馬公曰約但取較律便美非電不可讀為平聲也

誤改金根

退之子祖閭為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韓昶以為誤改根為銀尚書故實

不辨亥亦

張鷟云亥之與承涇渭莫分魯之與魚淄渑莫

下注云有人讀史云三承渡河子夏曰已亥渡

河校之果然

誤認陶陰

簡牘磨滅陶為陰以求為宋者多矣

訛云帝虎

字書之訛有寫魯為魚以帝為虎

矯書無點

侯景請於高歡曰握兵在遠易生詐偽請異於他者許之與景書背加限點歡疾篤世子澄矯書召之景知偽懼及遂降

不辨諸孫

郭子儀唐肅宗平安史之亂功居第一。以一身繫國安危二十八年。八子七壻皆列顯官。諸孫數十人不能盡辨。但領之而已。富貴壽考。哀榮始終。與國同休。賜名尚父。封汾陽郡王。謚忠武。

偽為燼書

後周韋孝寬為南襄州刺史。時東魏揚州刺史牛道恒。竊誘邊人。孝寬患之。乃偽作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欵意。偽為燼書。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送於敵營。魏果疑道恒。故其經略不見用。史

不識孟鑑

陳暄曰。何水部眼不識孟鑑。而吾口不離孟鑑。陳

不識韋即

唐李道史。張延賞選壻。無可意者。其妻苗氏賢而知人。特選進士韋臯。許之。臯性疎曠。不拘細行。延賞竊悔。由是婢僕頗輕慢之。惟苗氏待之益厚。臯因往東遊。張氏整奩具。以治行。後五年。臯擁節旄。會德宗幸奉天。持節西川。替延賞。乃改姓名作韓州人。莫敢言人有報曰。替相公者。

韋臯延賞曰。彼韋生必填溝壑。豈能乘吾位乎。次日果臯也。延賞慚懼。自西門潛遁。臯入見。苗禮奉過布衣之日。時四濱郭圍。因為討曰。宣父從周。又入秦。昔賢誰不因風塵。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韋臯是貴人。

詐為古帖

李邕不許蕭誠書。蕭乃詐為古帖。示邕曰。右軍真跡。邕欣然曰。是真物。誠以實告。邕復視口細看。亦未能好。封氏見開解。

詐誤類

詐醉卧吐

王允之摠角。從伯敦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敦與錢鳳謀逆。允之悉聞其言。慮疑已便。大吐。鳳出。敦果照視。見卧吐中。以為大醉。允之還。以敦謀白父。舒與王導俱。答明帝。

誤謝惠羊

有人謝惠羊者曰。損惠躡鷗。蓋平日誤讀羊為羊也。

誤認伯偕

張伯偕陳國人。伯偕與策仲偕貌相類。仲妻新

妝畢見伯偕問曰妝好否答曰我伯偕也妻趨避須臾又見以為仲偕告之曰向大誤認伯偕為卿答曰我固伯偕也風俗通

不識伯淳

范祖禹與陳瑩中論顏子不二過惟程伯淳能之時瑩中不識伯淳乃作責沈文以自責

不識東坡

東坡云得罪以來深自閉塞而舟草履放浪山水間漁樵雜處往往為醉人所罵辱輒自喜漸不為人所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書與之亦

不答自幸庶幾免矣四孝端叔書

不識司馬

劉綜欲候司馬徽先使左右問其存亡徽方鉏園左右問馬君所徽曰我是徽頭面醜陋左右罵之曰何等田奴而稱徽須臾刷頭飾服而出左右叩頭謝之別傳

妻不識夫

豫讓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父識之史

僧識使者

陶侃家僮千餘人嘗得胡奴不喜言常默坐侃一日出郊奴執鞭隨胡僧見而驚禮云此海山使者也侃異之至夜失所在

第不識兄

夏馥被誣詔捕之乃變形剪鬚為治家傭弟靜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拜之

曾識半面

後應奉字世叔詣袁賀賀時出閉門造車匠開扇出半面視奉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而呼之史

誤授人官

後魏孝文以李彪為散騎常侍既而曰朕誤授人官然自應有讓彪答云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史

誤擢登第

唐鄭熏之典文衡也誤認顏標以為顏魯公之後擢冠多士時人為之語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又古詞誤認陶潛作阮郎亦此意也

錯食螞蚱

蔡謨初渡江見蠅蚋口蠅有八足加以二蠅烹之既食吐下方知非蠅謝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勒學誤死

誤酌以醺

唐李景略燕僚佐行酒誤以醺進判官任迪簡以李性嚴強飲而不敢言順宗紀

誤觸響板

蔡確貶新州侍兒名琵琶公每扣響板有鸚鵡能言輒傳呼其名及琵琶卒後誤觸響板鸚鵡輒傳呼不已公悒不樂詩云鸚鵡言猶在琵琶

事已非傷心瘡江水同渡不同歸

誤食毛髮

唐甄立言善譬有道人腹滿煩彌二歲診曰誤食髮矣令餌雄黃一劑吐一蛇無日燒之有髮氣

誤墨成蠟

曹不興畫屏風誤墨點汗因作成蠟孫權謂是真蠟彈之

妄認生境

晉王延牛生憤人忍之延與之後知妄認憤還

延不復收也與晉宋冲事同

謬認亡馬

後漢卓茂嘗出行有人認亡馬茂知其謬解與之它日馬主別得亡者詣府送馬叩頭謝之

妄認車牛

劉寬出行有人失牛者乃於路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還叩首謝寬曰物有相類事有脫誤何謝之有

誤持曲禮

後魏祖瑨年十二為中書學生時博士張天亢

講尚書生徒悉集瑨誤持曲禮乃置禮於前誦尚書篇不遺一字史

謬丞為郎

何禎為許都賦帝詔為秘書丞上者誤以為郎月餘禎閑事上曰吾用為丞何故為郎按主者非遂為丞文庫

誑為浮屠

宋朝俞澹字清老曉音律荆公喜之一日見公云吾欲為浮屠無錢買祠部公欣然為買祠部約日祝髮過期寂無耗公問其然澹徐曰吾思

僧亦不易為利部已送酒家還債矣公大笑

誤為通印

閩中莆田有通應祠俗誤以為通印荆公亦云通印子魚猶帶骨豈有所稽耶

詐市人馬

後魏高謙之為河陰令有以囊盛瓦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者逃去謙之乃偽執一囚立於馬市密察市中有二人忻然曰無復憂矣執問之悉獲其黨

誑認婿牛

隋張元濟為武陽令元武民以牝牛依婦家孳十餘犢及將歸而婦家不與牛民訴縣縣不能決乃詣元濟元濟因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令盡出牛質所從來婦家遂曰此婿家牛即撤蒙曰可以牛還婿婦家叩頭伏罪元武更大慙

裴子雲斷李進牛還其甥王進事亦同

誤告奪資

後孫奮富而性吝梁冀遺之馬乘從貨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誤告奮死於獄悉

沒其資財億七十餘萬

詐漢王車

項羽圍漢王急將軍紀信請誑楚詐乘漢王車出屋左廡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稱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羽燒殺信

誤中副車

張良為韓報仇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良令力士為鐵椎百二十斤狙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

佯待楚使

項王使使至漢陳平使為太宰具舉進見楚使即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不聽所言亞父疽發背死

偽望昭陵

堇文德皇后於昭陵帝念后不已堇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帝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高祖陵也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為

之毀觀登

詭言餉鮓

齊王瑩與謝超宗交惡瑩父茂詣超宗設麀肥
精白鮓美鮓茂問那此佳味超宗詭言瑩見鮓
茂大怒上言供養不足坐免郡太

誤擊假榴

名妓有從良者嘗召入值夜宴時飾假榴厠釘
核妓誤捉其一將擊之左右盧胡妓知其哂已
也少頃復引取之左右曰此不可食懷之何益
妓曰榴房多子外人獲之將以為宜男之瑞也

由是左右競取之盤釘為之一空

誤持人金

漢直不疑為郎有同舍郎誤持同舍郎金去同
舍郎意不疑不疑買金償之後同舍歸金亡金
郎大慙本

誤持人袴

後陳重舉孝廉為郎同舍郎告歸寧者誤持隣
舍袴去主疑重所取不自申說重市袴償之後
歸寧者以袴還主其事乃顯漢

誤鳴進鼓

晉桓溫伐蜀蜀參軍戰沒眾恨欲退鼓吏乃誤
鳴進鼓蜀眾大潰李勢遂降太

詭答兵使

宋顧琛為庫部郎時伐魏大敗委棄兵仗武庫
為空帝宴會有歸化人在坐帝問庫中仗有幾
許琛詭辭答有十萬人仗帝初悔失問後甚善
琛對史

詐疾得疾

五代唐王建立以宰相判三司顧解三司稱疾
明宗曰人固有詐疾而得疾者出為平盧節度

不辨牝牡

伯樂薦九方臯於秦繆公繆公使求馬三月而
反報曰已得之在沙丘牝而黃往視之牡而嚴
公不悅召伯樂曰牝牡物色不能知何馬之能
知也伯樂曰臯之所相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
嚴牡其內而忘其外馬至果天下良馬列子

不辨雌雄

詩云具曰余聖誰知烏之雌雄蓋烏質黑而群
處難辨也

隱語類

曹碑八字

蔡邕題曹娥碑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蒸曰楊修曰黃絹色絲也絕字幼婦少女也妙字外孫女子也好字蒸曰受辛也辭字蓋隱語也是謂絕妙好辭四字

孤館四字

唐州押衙崔慶成抵皇華驛夜見美人擲書云川中狗百姓眼馬撲兒御厨飯慶成不對後丁晋公見之曰川中狗蜀犬也百姓眼民目也馬

撲兒瓜子也御厨飯官食也乃獨眠孤館四字

招飲八字

有遺書招客飲者曰板戶公堂斫脚露喪其人答云班犬良賊趁龜肌肚古今詩格注云板戶木門闕字公堂官舍館字斫脚斬足蹇字露喪尸出屈字謂闕館蹇屈也班犬文苟敬字良賊尚田當字趁龜走卜赴字飢肚欠食飲字謂敬當赴飲也

雷書四字

雷擊一敗難者指其尸丁柳下白而書之其文六中生八若是人莫能識須史黑雲龍樹震聲復作觀其書更添一長畫直貫於中乃知米中半水四字也

門題活字

楊修為魏武主簿創第作門擬於相國魏武題門作活字修即毀之曰門中活是為閑字嫌門大也

門題鳳字

嵇康與呂安善後來值安不在子嵇喜延之不入安題門上鳳字而去喜以為欣不覺譏其為凡鳥也

辨己酉字

裴晉公征吳元濟發地得石刻云雞未肥酒未熟解者曰雞未肥無肉也肥去肉為己酒未熟無水也酒去水為酉破賊在己酉手果然

題絲絲字

張昌儀恃易之之寵而奢溢有題其門口一鈎絲能得幾日絳昌儀書其下云一日即足無何禍及焉

市呼布字

呂布謀誅董卓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歌於市曰布乎布乎後布趣兵斬卓矣

呼八人字

翟乾曜天師大呼於夔州市曰今夕有八人過可善待之是夕遺火焚數百家方悟八人乃火字也雜

避馬涼字

黃冠以符術呪桃木言休咎有士子扣之曰未歲春科詔興賢敢問甲魁荅云馬涼及榜動乃

本碑

二

馮京也上復扣之乃曰天榜未動機不敢泄故以馮點移置京旁寔避之也

書點檢字

五代周世宗一日在文書中拾得一木簡上書云點檢作天子此時張永德做點檢世宗遂換了永德教趙匡胤代替後竟受禪是為宋太祖皇帝

改貨泉字

王莽造錯刀契刀大錢等貨既篡位以劉字卯金刀也乃禁剛卯金刀之利不得行能錯刀契

刀五銖錢等更作寶貨曰貨布貨泉人以其字白水真人時劉秀竟從白水起

改廣明字

唐僖宗改元廣明元年相字者曰有一人自厓下出來姓黃氏左足踏日右足踏月自此天下被擾云也是年黃巢果入長安

詩謎子

丰烟丰雨溪橋外間杏間桃山館中解得離人無限意千絲萬緒惹春風時謂之柳謎子也但存心裏正毋愁眼下遲若人輕著立便是轉身

本碑

三

時磨詩也喚起窓金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盡鳥更與盡情啼同詩也凡類是者尚多皆詩之隱體也茲復有含物而隱言者語雖鄙謔亦可以資閑中一笑遂錄一二贅于字書之末

書註

大的不曾說小的小的尋常說大的若還要大的意仔細還的問小的

字點

寒則重重疊疊熱則四散分流日裏不見在村裏市頭不見在市頭

蛛網

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心藏之。又玄。

著謎

行則同行止則同止。撇口弄舌。死而後已。

掉跋

我本無名。因汝有名。汝有不平。吾為汝平。

布聯

身居色界中。不染色界塵。一朝解纏縛。見性始分明。

敗弓

爭帝圖王勢已傾。無北八千兵散楚歌聲。無弦

烏江不是無舡渡。無利恥向東吳再起兵。無面

藥名

草鋪橫野六七里。遠志笛弄晚風三四聲。毛活

歸來飽飯黃昏後。杜仲不脫蓑衣卧月明。草示

曆本

外頭黃裏頭白。兩頭冷中間熱。看時有節。摸時無節。

井謎

東頭對西頭。南頭對北頭。頭對頭。頭頭四十八。

箇頭

習字

後魏孝文帝。會群臣飲。酃帝舉危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越城王勰對曰。是習字。

占筭類

占鼎云舟

孔子使子貢往外。未來謂弟子地之。遇鼎。皆言鼎無足。不來。顏子掩口而笑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賜至矣。詰朝子貢至。

長安賣卜

司馬季主楚人。賣卜於長安市。宋忠賈誼謂之曰。何居之卑。行之污。季主捧腹而大笑。

成都賣卜

前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少城。纔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今有文機石存焉。

錢塘醉卧

何中正初。及策開郭。從周精卜。求占。從周贈詩云。三字來時月正圓。一麾從此出秦關。錢塘春。

色濃如酒貪醉花間卧不還後以八月十五日改知制誥出秦州改杭州卒翰若徒

合膏封簡

風角者觀四隅之風而占之也後改賢善風角占有一生從學辭歸賢為之合膏封簡書有急發之生至段萌爭渡吏搥破從者頭生開封曰到段萌與吏鬪破頭者以此膏裹之生乃還卒其業又張子信亦善風角占

書版索金

晉隗炤善易臨終書版遺妻子曰後五年有詔

書版

事

上

使來姓龔負吾金以版上書之至期妻賣版詣使者使者惘然乃取著筮卦成曰妙哉隗生吾不負金賢夫藏金待大平知吾善易爾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甕埋在堂屋下去壁一丈入地九尺掘之得金備也

市鷄得奴

唐杜生善易有亡奴者生曰見進鷄使者可市其一即得奴矣果遇使者得一鷄忽亡飛集灌莽上取之獲奴也

負粟求卜

後魏顏惡來妙於易遊市觀卜有婦人負囊粟來卜凡七人皆不能中而強索其粟惡來尤之下者曰若能卜何不為卜之顏因筮之曰登高臨下水洞洞惟聞人聲不見形婦人曰姓身已七月矣昨汲井忽聞胎聲顏曰十月三十日生一男子卜者驚服史

占五色雀

崔信明五月五日生有異雀數頭身形甚小五色備集于庭樹鳴聲清亮大史占之曰五月為火火為離離為文彩日中文之盛也雀有文

雀

事

上

采此兒必文采聲名播天下雀形既小祿位殆不高矣及長博學強記下筆成章而官果不達

雀啣三鮎

後楊震字伯起嘗客居於湖有雀啣三鮎魚飛集講堂前取魚進曰蛇鮎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後果居台輔

庭樹鵲聞

北齊張子信善風角奚永終同子信坐鵲鳴庭樹聞而墮子信曰有口舌事救喚亦不可往是夜瑯琊王五使召辭之詰朝難作史

坐壞竹牀

至和二年。成都嘗孝先遊青城。詣老人村。坐壞其竹牀。孝先欲償其直。老人曰。子視其下。書云某年月日造。某年月日為費。孝先所壞。孝先因師事之。名聞天下。化書記

嵩真術筭

嵩真善筭術。真自筭年七十三。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及終。乃至二十四日晡時死。妻曰。見真多下一筭。慮別有旨。果差一日。有遺恨矣。西京雜記

和璞心筭

邢和璞善心筭。房琯求筭終身之事。和璞曰。公之病起於魚飧。其木材用龜茲之板。後皆悉驗。雜錄

發祿着瓦

魏管輅為人卜盜鹿。曰。是汝東巷第三家也。可取一瓦子。密發其屋東第七椽。着瓦其上。其夜盜父病頭痛。亦來卜。輅為發之。盜見服。輅令擔皮肉還故處。病自差。密教鹿主舉祿弃瓦。史

視塚得牛

魏管輅鄰婦失牛。輅卜之。令視諸丘塚。果得牛。

失

失馬作贈

隋楊醜善易。有失馬者。來卜。醜曰。向西布第一店。為我買魚作膾。當當得馬矣。其人如教。須臾一人牽所失馬至。禽之。史

筮易得姓

陸羽不知所生。有僧得之。水濱。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乃姓陸。名羽。字鴻漸。

筮筭食物

趙達過知故文。云。乏蕪味。達取盤中隻筋。再縱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鹿肉三斤。何以為無。史

筮筭困未

曹元理善筮。陳廣漢曰。有東西二困未。煩筮之。曹以食箸十數轉。云。若干。不失圭合。西困左一升。乃有大鼠。可容一升。西京雜記

巧發其中

前李少君善為巧發。市中。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見時。從其大父。

識其處。一生盡焉。

選別類

射漢中棗

上林獻棗。漢武以杖擊殿檻。呼方朔叱叱。朔朔來。此。漢中何物。朔曰。上林之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曰。呼朔者上也。以杖擊檻者兩木也。朔來朔來者。棗也。叱叱者。四十九也。上大笑。外傳

射袖中橘

有以故曆襄相者懷諸袖。命善射者射之。射者

中惟

主

上

曰。太歲當頭立。諸神不敢當。其中有一物。常帶洞庭香。開視之。果橘也。

射孟中蟬

上置守宮孟下。令東方朔別布卦。對曰。臣以為龍又無角。以為蛇又有足。是非守宮手。果蜥蜴也。方輿傳

射匣中鼠

袁客師。天綱子也。唐高祖置一鼠匣中。令射之。師曰。鼠也。入則一出則四。發視之。鼠果生三子矣。

射金甌

玄宗將命相。先書名置案上。舉金甌覆之。謂太子曰。此宰相名也。能知其誰乎。射中賜卮酒。肅宗曰。足非崔琳盧從愿歟。上曰然。

占剝啄聲

康節夜聞扣門聲。先一後五。命子占之。子曰。先一乾數也。後五巽數也。乾金巽木。金短木長。其借鋤手。先生曰。夜借鋤無所施。必借倉為折新用也。問之果然。

射卜三物

管輅覆射十三物。先說雞子。後道蚕蛹。其十三物。一一次第射之。無不中者。

探蘭中官

歲時記。人日京師貴家。造探官蘭於餽中。置帑簪。或削木書官品。人自探取。以卜異時官品得失高下。

增修艸雅要卷第三十二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三十七

氣化明

天化類

天雨粟

蒼頡造書而天雨粟。鬼夜哭。字學云。書契作。詐偽生。去本就末。天知人將餓。故雨粟。鬼恐為文所効。故哭。

天雨穀

漢宣帝時。江淮飢饉。天雨穀三日。述異記

天雨寶

梁大同中大雨。殿前下雜色寶珠。

天雨珠

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高僧傳。梵率天雨摩尼寶珠。護世珠。美膳瑣言。

天雨碧

碧石之青美者也。從玉石白聲。紀年惠成土七年。天雨碧于鄴。

天雨錢

黃尋。大雨天飛錢。至其家無數。因致富。幽怪錄

天雨金

翁仲孺。渭川人。家貧。一日天雨金。十斛於其家。雷等王侯。李太白傳

天雨酒

隋盧思道賀表云。神漿可挹。流珠九戶之前。天酒自零。凝照三壑之下。東方朔神異經。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一千里。腹圍一千八里。俱曰。飲天酒五斗。張華注云。天酒甘露也。

天雨花

天女以天花散諸菩薩。即皆墮落。至大弟子。便

着不墮。天女曰。結習未盡。故花着身。結習盡者。花不着身。維摩詰經

天雨虹

漢上官桀謀廢昭帝。迎立燕王。令群臣皆裝。是時天雨虹。下屬宮中。飲井。井水竭。

天雨沙

拾遺記。平沙千里。色如金。細如粉。風吹起。則如霧。亦曰金霧。亦有雨如塵沙之沙者。災祥之不同也。

天雨毛

毛者血之餘也。天雨之如馬鬣亦兵象也。人有得鳧毛長三丈張華曰此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

天降龍

孔甲既即位好鬼神之事不務修德諸侯多叛時天降乘龍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秦龍氏陶唐氏既衰其有劉累學擾龍于秦龍氏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夏承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享之既而使求之累懼而遷于魯縣。

天投電

後五行志靈帝時有黑氣墮北宮溫明殿東庭中黑如車蓋騰起奮迅千餘丈蔡邕曰所謂天投電也。

天墮石

左氏墮石于宋五星也秦墮石于東郡或刻之曰始皇死而地分使御史逐問莫服盡誅石旁居人燔其石又廬山東有星墜水化為石當彭蠡灣號落星灣。

天雨血

元統二年春正月庚寅朔雨血于汴梁着衣皆赤。

雷雨金

歷代紀石遵襲位忽震雷雨電如斗金石皆銷漢成帝河平二年四月楚國雨電大如釜飛鳥皆死帝王世紀夷王七年冬雨電大如礪前漢文帝時雨電如梅李景帝永初三年河西大雨電如枯棧大者或如斗殺畜類折樹木成帝時電亦如釜又如釜武帝元封中雨電如馬首晉穆帝永和雨電如孟升有元雨電其狀有小

兒環決獅象龜卵之形。

雷收麥

介休縣人宿祠中夜聞扣門云介休王借霹靂車收麥其年果損麥。

日暈虹

侯鯖錄先儒以為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今以水嚙日側視之則暈為虹蜺。

虹貫日

荆軻刺秦王白虹貫日薛政刺韓隗白虹貫日兵象也。

月暈角

後魏晁崇為太史令。天興五年。月暈左角崇云
角中將死。是歲天下牛羊麋鹿死者十七八。

虹吐金

異苑。薛頤有虹飲其釜。頤以酒灌之。隨酒吐金
滿器。

虹吸酒

言星鎮蜀。虹垂首於筵。吸酒。旬日拜中書。

天降棺

天下一玉棺。鄴縣令王喬曰。天帝召我矣。天下

銅棺。鄭州監酒鄒宿。寢而上昇。觀夫二事之

異。而其他不與。可謂有為而錫之也矣。

虹飲澗

虹常下澗。飲兩頭皆垂澗中。曾誤詳見大庭門

電繞樞

六帖。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野。附寶感而孕。
乃生軒轅。

虹化金

搜神記。孔子修春秋。製孝經。無成。孔子齋戒。向
北斗而拜。生。降于天。有赤虹見。自上而下。化為

黃金。有刻文。孔子受而跪讀之。

雪化銀

耿先生明道術。保太中召入宮。自稱北太先生。
以雪削如銀。定。投熾火中。即為銀。美錄

星化類

星犯昴

唐丙申。星犯昴。常見素口。昴者。胡也。祿山將死。
矣。明年甲寅。其殪乎。祿山果斫腹而死。史

星聚井

後魏高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者。誤按

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其

尾。二星何因背日。崔浩曰。考究之。當以前三月

聚東井。非十月也。史

星聚奎

趙宋太祖乾德五年。三月。五星聚奎。自此天下
文明。星如連珠。在降婁之次。初寶儀嘗於周顯
德中。嘗謂楊徽之等曰。丁卯歲。五星聚于奎。自
此天下太平矣。

星聚里

陳大丘詣荀朗陵。無僕役。使子元方將車。李方

持杖長文尚少載看後車既至荀使救慈應文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着膝前其夜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內賢人聚。

星犯座

嚴光與光武同宿光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太急帝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卧爾

星入斗

熒惑入南斗梁帝曰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下殿禳之及聞魏主修出奔慙曰虜亦應天象耶史

星化僧

李淳風奏北斗當化為人明日至西京飲酒使候之乃七僧共飲二石太宗召之僧曰此是李淳風小兒饒舌也忽不見國史纂異

星化女

姚生為唐御史有一子二甥於條山結屋讀書一日有寶馬數百一夫人與三女至年皆十七八以配三子謂曰但百日不泄令君長生位極人臣三子皆昏頑為憂夫人召孔宣父示以六籍周尚父示以兵法三子得以才兼文武家僮

以告姚召三子神氣秀麗占對問雅問之苦不言鞭之具告一頑儒曰吾見織女婺女須冬三星無光必此降福三子遣歸夫久復與三子別飲以湯昏頑如故

星化肉

漢主聰淫泆無度嘗建齋斯則百堂求生百子堂災燒殺其子二十一人血雨於東宮時有星隕平陽化為肉徑二十八步羣臣諫以淫色所致聰曰自是天家事於朕何干

星化豕

有里京教一行其子以罪繫獄特刑求救於一行行以數推之當有赦遣其徒以布囊於某處廢園伺之有物來其數七共捕以囊盛之獲七豕一行置大甕中密覆呪封以梵字太史奏北斗不見召師問之曰莫若大赦從之星復見酉陽雜俎

星化石

元史冬十月有星如火從東南流芒尾如曳筆墮地有聲火燄蓬勃久之乃息化為石青黑光瑩形如狗頭命藏于庫

星化井

天文志。司星奏曰。三台星墜于蜀。化為三井。連使人驗之。撞麗譙鐘聲為度而汲之。各使人候于井。遂沒一而兩動。

星化槐

春秋說題。槐木者。虛星之精也。元命苞曰。樹槐而听訟其下。注槐之言。歸也。情見歸實也。今訟所多列槐也。

星墜營

諸葛亮伐魏也。進軍渭南。病篤。有大星赤而亡。墜亮營中。未幾亮卒。司馬懿案行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材也。

精化蒲

典樹堯時。天降精於庭。為旌。感百陰為昌蒲。神仙傳。漢武帝至嵩高。遇仙人長二丈耳。下垂肩。帝禮而問之曰。吾九疑山人。聞中岳石上有昌蒲。一寸九節。食之可以長生。故來採之。帝曰。彼非欲服食以喻朕耳。

青化人

宋元豐末。嘗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至大觀

間漸晝見。政和以來大作。每得人語聲則出。先若列屋摧倒之聲。其形塵丈餘。彷彿如電。金眼行動。硜硜有聲。兵刃皆不能施。或變人形。亦或為驢。晝夜出無時。習以為常。人亦不大怖。時洛陽府畿內。忽有物如人。或蹲踞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則掠小兒食。後雖白晝入人家為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二年乃息云。

彗化胡

唐安祿山。營州雜胡也。姓康氏。母為巫。禱于阿摩山神而生。火光發。德帳百鳥皆鳴。自是彗現。

于天父死。隨母再適安氏。改名安祿山。張守珪為節度使。得之。使討契丹。敗執送京師。帝愛其才而赦之。後請為貴妃兒。出入宮掖。醜聞于外。遂反。自稱大燕皇帝。起兵一年。目漸昏。不能視物。又病疽。子慶緒遣李猪兒夜聽其腹腸血流。數斗而死。是夜彗星落。

熒守心

宋景公者。熒感暈以其時守心。心。宋之分野。公憂之。司星子常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

歲飢民困。吾誰為君。子昂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宜有動候之。果徙二度。

熒在瓢

後魏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忽失所在。崔浩曰。庚午辛未。重陰也。失熒惑。庚與未。主秦。辛為西夷。今魏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後熒惑果出東井。明年魏興死。三年國滅。史

熒在歲

魏帝修奔長安。先是熒惑入南斗。梁帝曰。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跳下殿。攘之。及聞修出。

奔慙曰。虜亦應天象邪。

火化鳥

武王東觀兵。至于盟津。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鳥。其色赤。其聲魄。

槎犯斗

博物志云。天河與海通。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浮槎往來。不遠時。賣一糧而去。奄至一所。屋宇嚴邃。宮中一織婦。一丈夫飲牛。驚問何由至此。告其故。因問何處。曰。君至蜀訪嚴君平。則知。

之後訪君平曰。此日客星犯斗。今成都有支機石。石

酒化雨

藥巴飲酒。西南嚶之。曰。臣本縣成都。今失火。故嚶酒為雨。以滅火。驛書馳問。云。月日雨。東北來。皆酒氣。又後郭憲向東北。含酒三嚶。救齊國失火。晉佛圖澄。嚶酒向幽州救火。三事同。並見史。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三十七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三十八

氣化門

地化類

泉化醴

地出醴泉。禮運。王者政平。醴泉湧出。

泉化酒

酒泉郡。城下有金泉。味如酒。漢地理

泉化乳

南劔州天階山乳泉。服之登小嶺。如飛。集異

井化酒

常德府城外十五里地名河狀有崔婆者賣茶為活遇有僧道過必施與之一道人往來凡十餘次崔婆與茶無厭道人曰我欲使汝改業賣酒如何崔婆喜道人以杖拄地清水迸出崔婆取之以歸味如酒濃而香買者如市若它人沒之則常品水也崔大享其利道人重來崔婆謝之云只恨無糟養猪道人怒其貪以杖拄泉則無復酒味矣其井至今尚存。

石出髓

嵇康遇王烈共入山烈見石裂得髓食之因勞

少許與康已成青石擊之琤琤再往視之斷山復合仙經云神仙五百年一開石髓出服之與天齊壽。

石流血

三齊畧記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驅石下海石不速去神輒鞭之石皆流血而

石點頭

僧生公講經於虎丘寺人無信者乃聚石為徒與談至理石皆點頭。

石有言

晉有石言晉朕問師曠對曰石不能言或憑焉抑聞作事不時小民怨譏則有非言之物而言

石共語

又晉劉曜時有石言於陝若言勿東也。庾信至北方惟愛溫子昇韓山碑曰惟此片石堪共語餘皆驢鳴犬吠爾。

石化虎

羊廣夜見草中石以為虎射之沒羽視之石也復射終不能入矣。

石化玉

石化玉即設義漿種石子成玉事詳見雍伯壁

石化羊

神仙傳黃初平年十五牧羊有道士將至金華山其兄初起覓道士求弟既見問羊何在初平曰羊近山東初起曰不見初平叱之羊起皆白石耳。

陸沉剎

大隋者成都古天彭之西嶺名剎昔神照大師演大宗乘燒蛇于此時有一白蛇纏錫不就焚師曰做這箇形骸猶不肯捨乃於七佛樓後卓

錫為井井上立廟名曰白龍君國朝正統十三年歲在戊辰六月二日井水忽自湧出須臾大至樓殿震動僧方擎鼓號鐘以警有衆見其勢不可遏遂攀岩緣木奔騰四走及回視之前後樓殿周環廡宇悉皆陷沒惟溷廁在山側不預汎焉

地陷座

桓玄篡二年九月冊命玄為相國摠百揆封十郡為楚王加九錫十二月玄即皇帝位玄入建康宮登御坐而床忽陷羣臣失色殷仲文曰將

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辛亥玄遷帝於尋陽

地產毛

元運之將終也地產白毛如銀線

地湧山

新豐有山從地湧出武后解易名曰慶山縣俞文俊上書曰天氣不和寒暑併人氣不和贅疣生地氣不和地阜出

地降山

郊邑曠有牧地一夕風雨暴至黎明有山充仞

其處居氓往剪莠焉忽見一仙姝謂曰我青女神也奉帝命血食此方歸語而率宜以山至之日祠我言訖而隱

岸為洲

殷仲堪晉人見流棺葬焉旬日門前溝忽起為岸其夕有人自稱徐伯玄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水岸為洲君將為州矣果任荊州都督軍事

吳行錄

宋張興世初生門前水中忽起洲及為方伯洲至十餘頃

海變田

麻姑謂王方平曰見東海三變為桑田向列蓬萊水淺於往者畧半也東海行復揚塵乎

神仙傳

水漂山

史成紀山一夕大水漂流六十里居氓宅裏往焉又中山靖王傳曰衆鼎漂山照之為言蒸也溫潤之也

神移山

太行王屋二山高萬仞愚公九十而山居惡而將移之山神懼告帝帝命夸娥氏二子負山一

措朔東一措雍南。

愚公曰：我死有子，子又生孫，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列傳

靈壁山

王涯太華仙掌辨云：昔河自積石出於西流，既越龍門，遂弭南馳者千數百里，折波左旋，將走東溟，連山塞之，壅不得去，有巨靈於此，力擘而剖其中，距而北者為首陽，絕而南者為太華，自此泄，其掌跡猶存。

鰲戴山

策疆使巨鰲十五舉首，戴海東五山，詳鰲。

鰲冠山

東海鰲冠蓬萊游滄溟，垤蟻曰：彼冠山何異我戴粒，逍遙於封壤之巔，伏乎窟穴也。符子

山為池

史：元統二年八月，京師地震，雞鳴山崩，陷為池，方百里，人死者甚眾。

人化類

男化女

宋都城有賣青果男子，孕而誕子，尊母不能收。

易士人始免而逃。

女化男

燕有女子化為男，燕主以問羣臣，傳權對曰：西漢之末，雌雞化為雄，猶在王莽之禍，況今女化為男，臣化為君之兆也。趙宋徽宗時，有酒肆朱氏子，其妻忽生髭，其人可四十餘，髭鬚長僅六七寸，疎秀甚美，宛然一男子，特詔度為女道士。

人化龍

張公諱路斯為宣城令，夫人石氏生九子，張公劉於焦氏臺，歸則體常濕而寒，夫人問故，曰：我龍也，夢人鄭祥遠亦龍也，與我爭釣處寶殿，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我領絳綃，鄭青綃，明日射青綃中之，九子皆化為龍。符子

神化龍

士有謁京師龍母廟者，見塑像美姿容，悅之，意謂他日居官，安得良匹？若是，出將乘馬，忽見蛇蟠于鞍，方駭之，乃變也。後獲美除，至中道宿旅邸，見舍後簾箔內處女往來，須臾主人出，歛叙寒暄，詢動履，乃許以姻好，遂諧伉儷之任。所三載生二子，有從婢擔水，常棄後桶不食，一日，

婢入室忽雷電大至化為二龍而去

女化龍

扶風馬孺子戲郊亭上有奇女墮地光暉少年駭且悅之女怒曰故居鉤天帝言吾心侈大被謫七日當復故處至期化為白龍而去

女化蚕

蜀有蠶女父被掠母誓曰得父者以女妻之馬驚躍而去數日父乘馬歸馬嘶鳴不已父曰人非彼類乃殺馬曝皮於庭皮捲女飛去旬日皮復棲桑上女化為蠶食葉吐絲蜀人塑女為祠

謂之馬頭娘以祈蠶

女化蟬

董仲舒答問書曰齊王之后怨王而死尸化為蟬登樹而鳴故蟬名齊女

女化蛇

臨川民家生一女甚慧黠年十三死瘞于流臺白塔之側有大菌生于塚上蒂長尺許狀如蓮衆神之稱曰佛女有一士人過之言于衆曰下必有怪物衆掘之剖棺見巨蟒在衣衾上不復有女子其母云孕此女時寢夢間屢見巨蟒來

觸幃帳呼燈視之寂無所有今方知是怪物也

人化鶴

遼東華表柱忽有鶴集其上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豈累累

仙化鶴

蘇耽煉丹投井中令人飲水食橘葉功成仙去後有白鶴止郡城東北樓人以弓九彈之不少動乃以爪攫樓板似漆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今來歸我是蘇仙君爾彈我何為

士化鶴

玄宗射中一鶴帶箭西南而逝益州青城山道士徐佐卿一日忽不懌謂其徒曰為飛矢所中尋已無恙然箭非人間所有吾掛於壁後年箭至至則付之及帝幸蜀偶至觀觀箭取而玩之乃曩歲射鶴御箭也深異之

人化虎

唐李微以科業早登仕路自言嘗以私殺數人時無知者一日行抵襄陽旅舍忽暴病暮夜聞有人扣門呼其名熾熱陡作發為狂疾走山谷

間不覺兩手掣地而步視左右股有班毛以手捫面亦有毛矣是夜宿岩下次日渴甚乃飲于溪見形乃虎矣遇人畜則皆搏而啗之一日御史李儼奉使嶺表路經其處驛吏曰此去八九里兩山之間小溪之曲有虎多傷物山後路迂然無患也儼曰吾卿王命而避虎耶乃鞭馭而行至溪曲虎忽躍出復返草中而人語曰幾傷故人儼曰君非李微乎答曰是矣儼乃下馬呼與道疇昔場屋之事里閭舊故之情虎慚異類但匿草中答之云云語意甚悉及將叙別虎曰

吾為詩一篇蓋欲表吾外雖異而中不異述吾懷而據吾憤也其詩曰偶因狂疾成殊類災患相仍不可逃今日小牙誰敢敵當時聲跡慢相高我為異物蓬茅下君獨乘軺氣勢豪此夕溪山對明月不成長嘯但成嗥儼命吏錄之拜別上馬而去百餘步上小山回視草中虎悲泣不忍聞儼亦大慟後使軺乃由他道而歸

妻化猿

孫恪妻袁氏女育二子後挈家過端州袁欲遊峽山寺云舊老門徒既至若熟其路持碧玉環

獻僧有野猿數十聯臂而下袁惻然題云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烟霧深擲筆為猿而去老僧方悟昔養猿高力士以束帛賜之以碧玉環隨猿頓而去

人化熊

左傳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

人化石

初學記劉義慶幽明錄曰武昌北山上有望夫石狀若人立古傳昔有貞婦其夫從征役遠赴國難勢弱子餓送此山立望夫而化為石因以為名

仙化羊

曹操出近郊慈賁酒一飛脯一介手自斟酌百官醉飽操恠之使視諸壚悉皆亡酒脯操不平欲殺之慈却入壁中不知所在或見於市捕之市人皆變形與慈同後人逢之又逐之走入羊群操告之曰不復相殺試君術爾忽一老羝屈前膝人立語曰遽如許即競往赴之群羊數百皆變為羝並屈膝人立曰遽如許遂莫知所取

童化雉

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牽以獻諸公道逢二童子童曰此名為媼媼復曰彼一童名為陳寶得雌者霸舍媼逐童子童化為雉飛入平林公大獵果得雉又化為石置之汧渭之間文公為立陳寶祠時流星集若雉雉

母化龜

江夏黃氏之母浴化而為龜入于深淵後時出見簪猶在首

婦化狸

濟寧肥城縣張婆兒夫早喪與子張驢兒同活日則守筐績麻夜則變作白驢食人麥苗被麥主捉獲鎖項拽磨極其鞭撻既放得歸呻吟而卧其子問之具以狀告後被人打死甚可恠也

人化豕

左傳齊侯游于姑楚遂田于具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遇賊于門遂殺之

人化猿

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君子化為猿

人化魚

劉之詩夢二人姓李詣之乞命時有遺生鮓二頭乃放之其後又夢來謝之曰當令君延筭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三十八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三十九

氣化門

獸化類

虎化人

號州王城縣黑魚谷王用業燒炭於谷中有水方數步常見二黑魚長游於水上用伐木飢困遂宰食之其弟驚曰此魚乃谷中靈物兄柰何殺之有頃其妻餽之用運斤不已父乃轉面妻覺狀貌有異呼其弟視之忽祝衣號躍變為虎焉往入山時殺麋鹿夜擲于家則此二丘一

日昏暮叩門。自名曰我王用也。弟應曰：我兄變為虎三年矣。何鬼倣吾兄姓名？又曰：我往年殺黑魚。冥官謫為虎。因傷人又笞余一百。得復人身。汝視予無疑也。弟喜。遽開門。見一人頭猶是虎。因怖死。舉家叫呼奔避。竟為村人格殺之。其妻屬驗其身有黑痣。信王用也。但首未變爾。

猿化人

越王問范蠡手劍之術。蠡曰：臣聞趙有處女。國人稱之。王請問之。王乃請女。女將見王。道逢老人。稱曰：袁公問女曰：聞女善為劍。願一觀之。

女曰：妾不敢隱也。惟公所試。公即挽林抄之竹。似桔槔末折墮地。女接取其末。袁公操其本而刺女。女因舉杖擊之。公即墮上樹。化為白猿。

豕化人

濟寧肥城楊氏有女。美姿容。善歌唱。手足俱猪形。不能行步。每用爪挾梳綰髻。食飲不令人見。無與為偶。其兄楊大郎遂從生男及女。年八十餘。每客官至。隱而不出。有計求一始識。至元甲午方痊。

狐化男

燕昭王墓有老狐化男子。所張華講說。抱朴云：狐壽八百歲。至三百歲則化為人。矣。又云：狐夜擊尾出火。戴髑髏。拜北斗不墜。則化為人矣。

猿化史

王縉少在嵩陽。有四叟携榼來訪。其名曰木巢。南林大郎。孫文蔚。石媚虬。高談劇飲。既醉俱化為猿而去。

虎化石

張侍郎守鄆。虎害物。公令吏執符追虎。虎熟視符。嚙符隨吏至府。望公閉目蹲伏。公數以罪撻之。約三日出境。不然盡殺。虎乃去。死於其地。化為石。今呼為石虎。

禽化類

鶴化人

李衛公遊嵩山。聞呻吟聲。乃一病鶴。曰：我為仙為雉者。傷脚。得人血則愈。乃鶴拔眼睫。口持此照之。即知矣。李公自昧之。乃馬頭也。至浴所。遇皆非全人。或大羖驢馬之類。惟老翁是人。公以告翁。擅臂出血。公往濡在傷處。鶴謝曰：公即為宰相。後當上昇。鶴乃冲天去。

雞化人

晉宋徽宗置一長鳴雞。鵝間後雞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玄致。處宗因此功業大進。典其錄

雞化僧

僧養一雞。其馴狎。每聆僧談。則伏座下一夕不食而斃。僧夢往山下檀越家。驗之。其兒脇下尚有異羽一莖。

雞化人

後漢裴安祖。見鷄鳥逐一雉。觸樹死。安祖護視之。良久乃甦。放之。夜夢人着綉衣。向裴拜謝之。

鷄化人

蔡君謨嗜鷄。雀炙。夜夢鷄化為褐衣人。以詩遺之。曰。食君數粒粟。充君羹中肉。一美斷數命。下筋猶不足。口腹須臾間。禍福相倚伏。勸君戒勿殺。死生如轉轂。君謨遂戒不食。

雞化石

見重化雞

雞化雄

漢元帝時。有雌雞伏子。漸化為雄。

鷄化印

詳異國類

鵝化鈞

詳異國類

鵝化類

龍化僧

由灌陽軍。遡牛溪而行百里。溪益遠。而山益峻。及其源窮山峙。地境幽絕。人迹罕到。邑士王趙等世居之。一日有僧至。其乞食。食訖。假寐于磨上。齧齧有聲。王出見。龍蟠睡。訝之。既而求一袈裟地。及展衣。覆其處。募工匠為巨室。遂陷為池。木葉入池。即有鳥銜而去之。時以接骨方遺王。氏至今成都。禱雨。則必命王氏至。潭乞水。則雨

隨至。名其池曰滋茂。

龍化姥

李靖射獵山中。宿一朱衣家。夜半扣門急。一老姥謂靖曰。此龍宮也。天符命行雨。二子皆不在。欲奉煩何如。命取驢馬一小瓶。戒曰。馬躍嘶鳴。取水一滴。馬繫上此一滴。乃地下一二尺。慎無多也。既而電掣雲間。連下二十餘滴。夜半平地水二尺。

龍化婦

唐人柳毅下第。歸至涇陽。見一婦牧羊。曰。妾涇

庭君小女嫁涇川次子為婢所惑得罪舅姑毀黜至此收寄人讀於洞庭之陰有大橘樹君擊樹三當有應者殺如言見千門萬戶曰靈虛殿一人取書進之君泣曰老夫之罪使孺弱罹害言未畢有赤龍長萬丈擎天而去俄而祥風慶雲幢節玲瓏紅妝千百中有一人即寄書者乃宴毅於碧雲宮辭去後再娶盧氏貌美曰子即洞庭君子涇上之辱君能救之茲奉閨房永以為好同歸洞庭莫知其迹本傳

龍化叟

僧講經一叟來聽曰某山下龍也幸歲旱得聞來此僧曰能救旱乎曰上帝封江湖有水不得用僧曰此硯水可開乎乃吸水去是夕大雨悉黑水

龜化人

宋元君夢人披髮曰子為清江使者被漁者預且得子元君召預且得五龜高五尺剡之以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仲尼曰能夢於元君不能避預且之網智能士十二鑽無遺策不能避剡腸之患夢

蛇化人

南方多蛇精嘗化為人以呼行旅姓名若顧應之夜必至樓邸傷人土人養蜈蚣於枕中卧覺有聲則起枕放之蜈蚣乃疾馳蛇所能以氣禁之遂留其蛇腦

鮎化婦

李冲元嘗畜一鮎將烹之夜夢鮎化婦詣冲元曰妾腹中有子五千妾生五千子俱生妾死五千子俱死矣願原一命以活五千子命冲元覺而懼放之大江

蛇化劍

唐開元末靜江軍灘中雷公逐一黃蛇盤繞灘上視之得一銅劍其文曰許旌陽斬蛟第二劍廣異記

互化類

魚化龍

三秦記大鯉魚登龍門化為龍不登者點額而還

龍化魚

陸機積薪下獲涸鯉作鮓以餉張華華曰此龍

鮮也水噴之有五色光。張華傳

蛇化龍

李賀七歲韓愈皇甫湜過其家使賦詩援筆立就名曰高軒過其末云我令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

龍化蛇

續仙傳孫思邈嘗救一青蛇龍子也後為龍三召至水府得龍宮藥方三千道作千金方二十卷內秘隱方

鵠化鷹

記鷹化為鵠然後設罾羅又草木疏鵠蟄後五日鷹化為鵠

鷹化鵠

爾雅鷹鵠鵠月令仲春鷹化為鵠七月鵠化為鷹格物論鷹鵠鳥金眼鉤嘴鐵爪劔翮善攫搏廣志一歲為黃鷹二歲為執鷹三歲為青鷹月令仲春之月鷹乃學習孟秋之月鷹乃祭鳥羽始行戮

蛇化雉

晉武庫中蛇化雉雉側有蛇蛇焉

雉化蜃

蜃時忍切大蛤也時鴈月令雀入大水為蜃雀入淮為蛤雉入海為蜃又蛇化為蜃似蛟無足史天官書海旁蜃氣似樓臺蜃與蜃同占人多以蜃為器

鱧化蛟

宋實祐丁巳夏邵武軍管下市中有開食店者因買魚得一白鱧始則甚小極愛惜之每日飼以餅之屬逐日長大遂放於十字街巨井中越一年忽一日井內有火蛟兩條射出井外眾窺

之乃自白鱧兩目中來而其身已如巨木矣因此淫雨不止天氣昏黑白鱧自井騰空而去井水迸漲四郊洪水驟至棟宇俱沒有人避水於高樓者皆聞空中有人喝云滿也未如是者二其時罹水厄死者甚眾

蛇化蜃

蛇化為蜃似蛟無足許遜遇一少年自稱慎郎許君曰此蛟蜃之精謂施太玉曰彼化黃牛我化黑牛以手巾掛膊別之俄於龍沙洲見黑牛奔赴黃牛而來太玉揮劍中左股因投入城西

井中自井徑歸潭州先是化為少年以珠寶數萬娶潭州刺史至女至是真君見賈曰聞君有貴婿慎即乃蛟蜃老魅焉敢遁形遷變本形為吏所殺

犬化龍

宣和元年五月有龍見于京師茶肆傭農與見大大蹲榻傍近視之則龍也軍器作坊兵士取而食之逾五日大雨如注歷七日而止京城外高十餘丈帝懼甚命林靈素治水不驗遂命戶部侍郎唐恪決水下流入五丈河起居郎李綱

言國家都下百五十餘年矣未嘗有此異夫變不虛生必感召之災望求直言採而用之以答天戒詔貶綱一官與縣去

豕化龜

符子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豕曰非大園不居非人便不食今年百二十矣人謂豕仙王乃命豕宰養之如不勝其體燕相謂王曰奚不烹之王乃命宰夫膳之夕見夢於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穢吾患其生久矣仗君之靈得化吾生始得為魯津之伯燕相遊乎魯津有赤

龜奉璋以獻

雀化蛤

六帖季秋雀入大水為蛤客有見雀浴于沙者良久而毛羽皆委于地曾不少動跡而視之則已化為蛤矣

蝗化蠹

馬援為武陵太守有蝗援振貧窮薄賦稅蝗入海化為魚蠹

蟻化駒

蟻曰玄駒大戴記牛亨曰河內人見人騎馬數

十萬騎大如黍米以火燒之人皆成蚊蚋馬皆成大蟻故呼蚊蚋曰黍民蟻曰玄駒

雞化鸛

西子母夢翠鷄五色自空下化為鸛飛去生西子

鷹化鵠

孔帖中和四年臨淮漣水民家鷹化為鵠而弗能游鷹以鷲而擊武臣象也鵠雖毛羽清潔而飛不能遠無搏擊之川充庖厨而已

燕化蝶

陸龜蒙橘之蠹人如小指首負特角身處然類
蝨蟻而青翳葉仰齒似蚕之速不相上下人或
振觸之輒奮角而怒氣色傑然一旦視之凝然
弗食動明日復往則蛻為胡蝶矣

鼠化鴛

八令田鼠化為鴛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三十九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四十

氣化門

肉化類

漿化龜

初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伺王庭而
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留之莫吉卜
請其漿而藏之吉龍亡漿在櫝而藏之傳及殷
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漿流於庭不
可除也王使婦人不悌而諫之化為玄龜府之
童妾未既亂而遭之孕當宣王時不夫而育懼

而棄之時童謹曰饜飰箕服實亡周國有夫婦
鬪是詭者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
宮童妾所棄妖子夫婦哀其夜號而取之逸逃
于褒褒始有獄而入是女於王王遂置之弃女
子出於褒是為褒姒

血化泥

周末殺義弘於蜀血碧色入地化為碧玉數里
內土皆青色故蜀有青泥坊

髮化虫

士有飲酒而必飲油者醫恠之鍼藥罔瘳一日

泥飲過度隱几而睡鼻中有物繞出復縮者再
須臾蟠于燈缸家人扶而避之以針刺虫黎明
視之則有兩黑睛雙角脊有黑文長尺許乃知
為誤食髮之所化虫出而油不復飲食

肉化尸

王公直植桑百本以飼蚕利爾為業時歲蚕老
葉貴公直舉箔瘞之以買葉錢入城市買猪首
以歸至閤門守者見荷囊有殷血發視之乃人
首也執而核之莫有告詰之者公直曰是吾瘞
蚕之過也迹其瘞所驗之則蚕已化為尸體與

所荷符矣遂償之。

鱣化魚

吳王食鱣餘鱣弃水中化為魚一名王餘魚

鱣化蝶

南孝廉善斫鱣其輕可飛忽化為胡蝶飛去

肉化鱣

南方人有齎其肩之者搗莧汁而沃之經旬即化為鱣詳見鱣化類

物化類

劍化龍

晉張華與豫章人雷煥登樓仰觀煥曰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告吾年至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當效歟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為為宰密共尋之可乎因許之華大喜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燄非常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牛斗間氣不復見煥以南昌西山北岩下土以拭劍光芒艷發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

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

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

墓樹爾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久為人服也華

得寶劍愛之常置坐右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

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為

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

斤致煥煥使以拭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仕煥

卒子華為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

間躍出墜水使人沒水取之但見兩龍各長數

丈蟠紫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

浪驚沸於是失劍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

珠化龍

順宗時拘弘國貢履水珠色類鉄持入江海可行於洪後化為龍

梭化龍

陶侃漁於雷澤得織梭掛壁後雷電化為龍去

韓詩云占鼎跳水騰龍梭

梭化龍

後漢費長房既遇仙翁欲求道而顧家人為憂

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即其形以為繼也。遂作之。長房隨翁深入群虎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怨。又卧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眾蛇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曰。子可教。復使食糞中蟲。臭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此不成。長房辭歸。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往。則自至。可以杖投葛陂中。又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須臾歸。自謂去家通經旬日。已十餘年。以杖投陂。即化龍也。遂能治療眾病。鞭笞百鬼。後失其符。為眾

鬼所殺

葉化龍

史生遊華山。有一紅葉大如掌。紅殷可愛。隨流而下。史接置懷中。坐頃。覺懷中冷重。探視之。見葉粟粟若蟬動。驚奔林中。烟起葉上。須臾風雷大至。化為龍而去。

釵化燕

漢元鼎中。有神女遺玉釵與帝。帝以與趙婕妤。好後。七釵化為燕飛去。

杯化鶴

晉王敦將圖不軌。詢諸敦僕。僕曰。公若起事。必不久。敦大怒曰。我事不久。卿壽幾何。僕曰。我命盡在今日午時。死在緋衣人手。敦曰。我令青衣人戮汝。既戮之。青衣人乃裴姓。敦方惠時。許旌陽以酒杯擲于梁。杯化為鵠。眾仰視鵠。旌陽乃隱身矣。

錢化蝶

杜陽編。唐穆宗時。禁中花開。夜有蛺蝶數萬。飛集花間。宮人以羅巾撲之。無有獲者。上令張網空中。得數萬。遲明視之。皆庫中金玉錢也。

鳥化鳥

王喬為葉縣令。有神術。每月朔日。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鳥從東南來。於是候鳥至。以網張之。但得一雙鳥。乃詔尚方譎視。則曰。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械化楓

黃帝殺蚩尤。擲其械於朱山之上。化為楓林。唐

儿化龍

葛仙翁憑桐木几於几山學數十年登仙几
化為白鹿三足特出於山止神仙傳

化類

細化

千寶云細化蜚夢化蝶凡卉物之生即有微虫
蘊于內及其盛極反常時至氣化殊形暗變異
狀潛更各因所稟而然也

疏化蝶

仙云嘗見園蔬其葉有為蝶者三分二已蝶矣
其一尚葉

草化獸

續漢書靈帝時東郡陳留濟陰諸縣界有草生
其莖大如指狀似鳩雀龍蛇形五色各
如其物毛羽頭目足翅皆

樹化牛

千歲樹精化為青羊萬歲樹精化為青牛始皇
伐大樹有青牛躍出入水秦中記

杞化犬

朱孺子幼事道士王元正居大岩一日汲於
溪見二花犬逐之入枸杞叢下掘之根形如二

犬烹而食之覺身輕飛於峯上續高士傳去家千里勿
食蘿摩枸杞言強盛陰道也本草以杞為糧以菊
為糗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實冬食根花經

苓化龜

松栢脂入地千歲化為茯苓嵩高山有大松樹
或百歲或千年其精變為青牛為伏龜採食其
實得長生

米化丹

麻姑至蔡經家經弟婦新產麻姑撒米於地皆
成丹砂所以祛穢也神仙傳

松化石

六帖回紇拔野古有川曰康于河斷松投之三
年輒化為石色蒼緻然節理猶在又謂之康于
石

梅化杏

梅南枝向煖北枝寒北人移植之則化為杏亦
猶橘北則為枳蓋其方輿之氣使然也

橘化枳

考工記橘踰淮化為枳宴子曰江南為橘江北
為枳

繁化萍

萍一作蘋。大者曰蘋。沈於水中。一曰水花。又曰水白。一夜生子。世說楊花入水化為萍。陸天錫曰。柳花到了作浮萍。酒德頌云。萬物擾擾。若江漢之浮萍。蓋謂漂泊水面而無根帶也。

菜化蓮

李及之知潤州。園中菜花悉是蓮花。仍各有一佛坐花中。形如雕刻筆談。

腐化類

草腐化螢

季夏之月。腐草化為螢。仍以腐為之食。格物論。螢是腐草及爛竹根所化。初猶未如虫。腹下已有光。數日即變而能飛。然生陰濕地。在大著前。後得大火之氣而化。此即照也。一名丹鳥。大戴禮丹鳥養羞。其謂之羞者。重其養也。凡有異者為鳥羞也。羞者進也。古今注。螢一名炤燐。燐者火之微名。一名丹良。一名暉夜。一名夜光。一名霄燭。一名炤耀。又云。炤耀非蟲名。詩倉庚于飛。炤耀其羽。是已。

菌腐化蜂

菌非一種。以其所產之地不同也。今以植而化動腐而化生。其亦氣使然也。

朽木化蟬

大者謂蚶馬。小者蟬蜋。蟬蜋結稠范。未脫殼名腹育。杜西掘樹根見腹育附朽木。剖視之。腹尤實朽木。是朽木所化為蟬也。

麥濕化蛾

晉永嘉中。梁州雨十旬。麥化為飛蛾。建昌記

莧汁化鼈

鼈并列切。俗作鼈。一名神守。爾雅三足者為鼈。

傳曰。繇化為黃能。易離為鼈。注云。以其剛在外也。九肪者。勝目。吻腹下天字者。不可食。其甲以赤莧包置濕地。即化生。今有鬻其肉而屑之者。搗莧汁沃之。經旬即化為鼈。如細蚕然。舉而投諸池。謂之種鼈。

壞裙化蝶

蝶。說文作蜨。從蟲。楚聲。俗作蝶。一名霄。然其他也。非一。蔬葉膾餘亦多化者。茲以壞裙而成形。其亦襲人之氣之所致歟。

桑地生蟲

桑木名。蠶所食葉者也。歲久蠶生于內則瘻。猶人之患疽瘻也。

瓜熟生蛆

邵子云。衣到弊時生蟻虱。瓜當熟後足蟲蛆。氣化所致。理勢之必然也。

鹽酸生蝸

一名鹽雞。亂飛如蚊而小。一名替芮。莊云。芮與蝸同。鹽酸而蝸聚。替芮生乎腐蝸。則黃甲小蟲也。孔子曰。立之於道。其猶鹽雞歟。劉師道詩。鹽雞筆裏天。

神異門

靈異類

譙搜神記

晉于寶。嘗病氣絕。積日方悟。見鬼神事。遂撰搜神記。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神之董狐者矣。

作無鬼論

阮瞻。素執無鬼論。一日有客詣瞻。談名理。有才辨。良久及鬼神之事。客作色曰。鬼神聖賢共傳。君何言無耶。僕便是鬼。變為異形。須臾消滅。

著無佛論

運使張廣英之初。未探佛理也。凝神構思。立論云。無佛。夫人問。夜久胡不寐。答云。著無佛論。夫人曰。既云無佛。何論之有。公大有省。後深造佛理。更著護法論。號無盡居士云。

天女降浴

武帝時。張寬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恠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乃寬也。對曰。天星主祭者。齋戒不潔。則女人呈見。

大女降婚

並見星化女七寶桃輜輶降生二類當互看

閻浮提王

翰苑名談寇萊公有妾舊桃侍南遷再移光州桃立曰妾前師事仙人為俠今將別去敢有所託願葬杭州天竺寺公諾曰公去非久也曰何之桃曰公常為地下主者浮提王也公不久亦亡有王克勤見公於曹州竟上詢後騎云閻浮提王交政也果為閻羅王

乘鹿司糾

古今詩話呂晦為御史出知安陸一日燕坐忽見碧衣人云賜公清涼丹一粒吞之不見公捐館朱明復渡湘見公乘玉角青鹿左右數百人明復拜曰公已仙乎公曰吾侍上帝南游口占一篇末句云我今從帝為司糾更有何人直栢臺

芙蓉城主

歐公詩話石曼卿卒後有人見之言我今為仙所主者芙蓉城欲其人與游不得恣然乘一青驃去如飛

芙蓉館主

括異記慶曆中有朝士晚赴朝見美人二十餘兩兩並馬面行丁度按轡於後朝士驚問有一人最後曰迎芙蓉館主而行丁果卒

為修文郎

晉蘇韶既死而甦弟即問地下事韶云顏淵卜商為地下修文郎

文山為神

郭元益廬陵人嘗從文山天祥游亦曾驅馳兵間元貞丙申居家抱病而死但心肯間微煖未

殮經宿還魂云有黃巾人追至一所若公府見一金紫如王者狀坐於殿上某私問吏卒云殿上官何人荅曰即文丞相也某私喜曰與丞相有舊必蒙周庇因上殿方一揖間文公曰朋友間吾豈不能回護汝但數至此奈何汝可回去區畫家事即來郭如其言與家人叙別分付了當方死

古心為神

宋提刑疊山謝枋得嘗謂有淮人林月溪者誠感上帝曾為俗齋馬公之客至元丁丑以無疾

死為一卒攝至冥府到一官舍榜曰泰山府君之殿卒領林入謁坐殿上者裕齋馬公也公引林入內堂道舊事極其款密林曰某被追至此有何罪責馬曰吾為泰山府君為門下二寵枉死事不得明白故請門下過此以決曲直君之壽限儘多但毋啗此間飲食少頃即可回去古心江先生見充閻羅天子因引林訪之林賀曰先生生為宰相沒為閻王可謂盛事古心感頌謂曰沒為鬼官是豈予心所欲哉林曰某回去不知作何功果可以資助二先生出離鬼官幸

一六

一六

一六

明以教我庶有以報先生之恩二公相顧謂林曰既辱厚意請往降輿府托西山道院徐道人為設齋醮或者可以感動上帝耳言畢相辭而出林魁經道隆興尋訪徐道人述以前事徐道人乃一放蕩不羈之人索一百二十貫錢為建道場乃留三十貫於紙鋪委令造紙錢餘者悉以為酒食之資林侯候月餘徐道人方且齋戒就道堂打坐一日至晚將紙錢燒化賀林云善功圓滿當時林甚不滿道人所為越三日夢二公來謝云已得徐道人齋醮之功行得替罷自

此出離幽關矣感應之速如影響則徐道人者善及幽明信非區區之學仙之流也

雷擊福碑

范文正守饒有書生上謁自言飢寒時盛稱歐陽率更字薦福寺碑直千金范為打千本紙墨已具一夕雷轟其碑語曰有客打碑未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

墨客揮犀

雷擊黨碑

元祐所立姦黨碑以司馬溫公為首一旦為雷所霹張山人有詩昨夜風雷起擊碎姦黨碑若

問張山人不知

雷破倚柱

夏侯玄倚柱讀書暴雷霹靂破所倚柱玄色無變

雷雨墜巾

蘇子瞻云蜀青城山老人村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村飲其水故壽一日雷雨經其處有老人宅中獲遺巾非帛非革裂若直縫者有二結帶知其神物不收藏於家置諸村社廟中三日雷殿復取去

阿香推車

續搜神記義興人姓周永和中出都日暮道邊有一新草舍見一女子出門周曰日暮求寄宿向一更聞外有小兒喚曰阿香官喚汝推雷車女乃辭去明朝視宿處乃一新塚

梨岳降雨

史宇之以大觀文殿學士判建寧府值天時亢旱郡有神靈於梨岳一日禱於祠曰神為血食此土之神其奉君命守土之臣斯郡久旱苗稼將枯神不降雨我心遑安今醜酒二神飲其一

某飲其一若神降甘澍保奏朝廷厚其封贈其或不雨毀像焚廟史公舉盃一飲而神前盃酒已竭矣甫出門陰雲四合雨即霽霽與萍俱卜水已帶土氣雨止西河之水已竭乃知神運河之水以為雨也

誌公擲錫

誌公見舒州潛山奇絕將謀建刹時白鶴道人亦謀之請於梁武帝帝令各以物誌其地者得之已時鶴先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聲遂卓於麓鶴乃次之道人不擇而不可改

羅什食針

晉鳩摩羅什姚興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諸僧效之羅什曰能食此針者可著室因舉針進針僧乃止

呂翁踐錢

宋景定間邵武軍衙前殷氏香紙店常供雲水道人每以當三銅錢施之未常少倦一日有道入持櫻扇登門乞錢適逢殷以他事迂怒形於色連以三錢擲在櫻扇中遂流于地道人以足踐之不顧而去殷乃自拾元錢則已固結磚上

不能動矣觀者駭異道人杳然不見殷以鋤挖出磚見磚背有詩曰平生大願度三千直到如今不得圓特特此來應有意可怜殷氏骨難仙今此石砌在城隍廟中可考

謝仙書柱

國史祥符中岳州玉仙觀為天火所焚惟留一柱有謝仙火三字倒書而刻之後問何仙姑仙火者雷部中鬼也

江妃解珮

列仙傳江妃二女佩兩明珠大如卵逢江漢之

濱鄭文甫逢而說之不知其神也曰願請子之佩二女解而與之行數步二女俱不見佩亦失之

河神欲升

楚子為瓊弁玉纓夢河神謂曰日界子賜汝玉諸之廉傳下

河神擲壁

博物志孔子弟子澹臺滅明字子羽齋千金之壁于河上遂發洪波起兩蛟挾船子羽左操壁右操劍擊蛟皆死既渡投壁于河河伯躍而歸

之子羽毀之而去

江神還刀

開元中王昌齡舟行馬當山遇風命賣酒昏以祭誤投金錯刀於水中忽有赤鯉躍入舟中剖腹待刀

合浦還珠

博物志孟嘗為合浦太守郡境舊採珠以易米食先時二十石貪穢使民採珠積以自入珠忽去合浦無珠餓死者盈路孟嘗行化一年之間而去珠復還

澤神見霸

齊侯出澤見衣紫衣大如敕長如轅拱手而立侯歸而有疾數月治不愈有皇七者曰我能治之見王語曰物惡能傷公公自傷耳所見者澤神委蛇也霸者見之公大喜數日而愈夢子

河神縮水

後魏爾朱兆襲京邑人夢河神為縮水脉及兆至有行人言知水淺處導焉遂策馬涉渡直叩宮門史

竈神踊出

嵩山廟神極靈異中有一竈絕不可近遠邇祀之無虛日有禪師至廟以杖擊竈三下曰竈本泥土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乃敢恁麼辜宰衆生言訖又擊三下竈乃應手破墮有一青衣義寇踊出向師拜曰其實此廟竈神久受血祀今蒙師為說無生法忍已得脫離此處生人矣敢不敬謝人因號師為破竈墮云又陰子方祀竈忽見竈神現于前自此大富擬於王者

松叟訴傷

東峽山飛來嶽有一古松大觀間為皇城使錢

師愈從者釜其根脂遂流液數直錢吉遇寺夜
夢松化叟告曰吾非圓首方足特植物中含靈
性者昨被錢師愈從者斫吾膝取脂代燭今尚
流血幸君為吾告寺主令補治庶不為盲風搖
撼得終天年拜賜不淺矣吉黎明從行遂不及
告及見縣令錢鍊因與言之鍊乃至寺驗視與
吉言無異重為培之松復鬱然

湖君如願

有商人歐明見青草湖君問所須但乞如願
君許之後得一婢名如願尚有求悉致之後因

神異記

卷五

五

正旦如願晚起商撻之走入糞壤中不見今人
正旦以細繩繫偶人投糞中云令如願或時記

水神一怒

洞庭君謂柳毅曰寡人愛弟昔為錢塘長男過
人堯時洪水九年乃此人一怒也異聞錄

共上觸山

列子湯問篇昔者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天關
斷鬻足以立四極其後共上氏與顓頊爭為帝
怒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故天傾西北日
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不周

山名

江神掣扇

冷齋夜話云王榮老嘗官于湖州罷官渡觀江
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舟中必有奇異此
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顧無所有止有黃
塵尾以獻之風如故又以端石硯獻風愈作又
以宣包虎帳獻之皆不驗夜卧念曰有黃魯直
草書扇頭子題常應物詩曰獨怜幽草澗邊生
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
舟自橫開衍視之若有掣奪之者天水鏡靜遂

獲渡詩話

神異記

卷五

五

龍君獻方

孫思邈京兆人談老莊步醫藥居太白山唐太
宗召欲官之不受開元大旱胡僧祈雨壇於昆
明池側七口水縮數尺其龍化為七八求救于
邈邈曰願得仙方則救老人曰上言不許妄傳
今無悔言其方自言池溢岸矣

老妪祈簡

漢何比干有老姥年百八十餘求避雨雨甚而
衣不濕比干延入乃曰君之先有陰功今天賜

之策如簡長九寸授之曰子孫佩者富貴言訖不見。曲明錄

湖君吹笛

賈客呂筠卿泊舟若山側命酒吹笛數曲忽一老父拏舟而來袖出三笛其一大如合拱次如常管又次如細筆管因請吹之老父曰大者諸天之樂不可吹次者對洞府諸仙合樂亦不可吹小者是老身與朋儕可樂者試為吹之不知可終曲否吹二聲波濤沆瀣魚龍跳噴五聲六聲君山鳥獸叫噪月色昏昧舟人大恐一吹遂

止。特異記

龜使望候

漁人泊舟馬當山下見一大龜直上山頂四望頃之江中湧出一綵舟上有十餘人會飲妓樂甚盛久之值巨艦東下綵舟乃沒龜亦下死岸側意者水神使此龜望候不知有巨艦來故延之。白龜記

鼎湖墜弓

黃帝鑄鼎荆山下鼎成有龍垂胡鬚下迎群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小臣悉持龍鬚解拔墜

黃帝弓百姓抱弓而號後名其處曰鼎湖弓曰鳥號。漢記

龍公鑄鏡

異聞集天寶中楊州進水心鏡一面清瑩耀目背有盤龍勢如飛動玄宗覽而異之進鏡官李泰曰鑄鏡時有老人自稱姓龍名護引一小童衣黑衣呼為玄冥至鏡所謂鏡匠呂輝曰老人解造真龍鏡為汝鑄之高戶三日已失所在爐前獲書一紙歌曰盤龍盤龍隱於鏡中分野有象變化無窮興雲吐霧行雨生風上清仙子來

獻聖聰呂輝等以五月五日移爐於楊子江心鑄之背龍頗異後大旱祠之乃雨。

河伯娶婦

西門豹為鄴令鄴三老廷掾歲歛民錢為河伯娶婦巫姬視小家女好而貧者聘取如嫁禮令女坐牀席浮水中待沉豹往觀之呼女曰是女不好煩巫入報河伯更求好者投之不報復以三老一人投之又不報曰是皆不能白事煩廷掾豪長一人趨之衆皆扣頭流血告免民大驚自此不復敢言。

墓女幽婚

孫氏志恠曰。漢盧充家西四十里。有崔少府女墓。充因獵。忽見朱門官舍。有人迎充。見崔云。近得公尊府君書。為君娶。君失故相邀爾。書示。乃充亡父手札。崔命女粧飾於東廂。相見成禮。留三日。臨別。謂充曰。君嬾已有娠矣。生男則當留之。充至家。經三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二犢車水上。乍沈。浮達岸。視車中。崔氏與三歲兒共載。其別車即少有也。抱兒還充。及詩一首。金碗一枚。俄而不見。後兒長成。歷任數郡。

娶鬼方女

陸佟娶鬼方國君之妹。孕三年。左脅二人出。右脅二人出。帝祭

廟神奪筆

廣德軍祠山張大帝廟。郡人事之甚謹。唐士羅隱名彰天下。所至之處。鬼神無不為之譏諷。嘗過斯廟。題詩於壁曰。踏遍天涯路。平生不信邪。方欲書後二句。其手筆俄如人拽起狀。聞人語曰。若後二句不佳。即折爾手。羅悚然續題曰。祠山張大帝。天下鬼神爺。其靈異如此。

群蠅拜賀

術士相郭代公云。有青蠅拜賀方及第。一日坐家庭。忽有蠅作八行立約數萬。折躬者三。良久乃去。青蠅記

六丁取易

唐王遠知善易。一日雷霧中。一老人叱曰。所泄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遠知据地。旁有六人青衣。已捧書立矣。遠知曰。青立元老傳授也。又龍城錄云。台州道士善易。天官叱六丁雷電下取將。韓詩後梁節王傳。從官卡忌自

言能使六丁。注若甲子旬丁卯為神。其神可使致遠方物。及知吉凶。

青衣報救

符堅屏人作赦文。有大蠅入室。聲甚厲。驅之復來。俄而人皆知有赦。詰所得。皆云有青衣童子呼街中。乃蠅也。白帖

柳神彈指

李固行古柳下。聞彈指聲。問之曰。吾柳神。九烈君。用柳汁染子衣矣。得監袍。當以棗糕祀我。木父及第。三筆集

朱衣點頭

歐陽公知貢舉每考卷坐後覺有一朱衣人點頭然後其文入格

錢神冠帔

博異志岑文本山亭避暑有叩門云上清童子元寶參奉冠清圓用冠衣淺青衣自漢得理我本生於吳得不疑滯之道問冠帔乃曰僕外服圓而內方正此是上清五銖服也出門至墻下不見文本掘之一古墓中唯見一古錢方知上清童子銅名元寶錢文也外圓心方錢之狀也五銖亦錢文也乃漢朝所鑄自是錢帛日盛宮至中書令忽失古錢遂喪

墓鬼談玄

陸雲夜迷路至一家便室宿見一美少年與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里問昨宿處乃王弼塚也自此談老殊進

井龍出鏡

博異志唐天寶中有陳仲躬里有井好溺人一日有敬元頴謁曰此井有毒龍殺人昨夜已朝太乙淘之則難免矣命匠入井獲鏡夜元頴

謝曰其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中之第七者墮井中為毒龍所殺幸遇君子重見人間其鏡背有二十六字科斗書曰維晉新公一年七月七日午時於首陽山前白龍潭鑄成此鏡千年後出於背上環書一字管天文一宿依方列之則左有右有月龜龍虎雀各依方安焉於鼻下顯曰夷則之鏡

佩刀生毛

漢武出淮陽到監鄉問此何名陳翼曰監鄉上曰可欺手翼曰臣言不欺佩刀當生毛視之果

有毛長寸餘

事破鬼膽

李果為洛陽令有劉兼者過其境夜聞戶外語曰古今正人李令是也見其行事令人破膽我輩可於他縣血食兼開戶視之無物乃鬼神也

蜂呼孔昇

龍門寺有蜂大如鵠僧網至籠中明日大蜂至籠邊呼孔昇翁僧異而放之增修坪雅廣要卷第四十一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四十二

神異門

怪狀類

鼠具衣冠

中山土周南正始中為襄邑長有鼠衣冠出廳事語曰爾某日當死周南不應至期復出冠幘絳衣語曰爾日中當死復不應日適中鼠曰周南既不應死我復何道遂顛蹙而死即失衣冠視之如常鼠也

犬戴巾帽

桂陽太守汝南常叔堅少時為從事狗如人立而行家人皆請殺之叔堅曰犬馬喻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叔堅為縣送解冠榻上犬戴而走家人驚謂復云誤觸冠冠之掛着耳狗又於竈前畜火家益恠異復云兒婦在田中狗助畜火幸可不煩隣里此又何恠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他異叔堅終享大位

瘦獠黃冠見瘦獠條

渚恠畏犀

晉溫嶠過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傳其下多

物遂然犀角而照之須臾水極覆火見奇形異狀或乘車馬著赤衣者嶠夜夢人曰幽明自別何意相照意甚惡之

廟鬼奪扇

范質字文素後唐舉進士漢周禪代隱民間一日坐茶肆中時有持扇題詩云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忽一人貌恠陋前揖曰酷吏何止大暑相公他日當究此樊遂持扇去不見後至一廟見土水神肖似扇亦在公心異之仕周首定刑統宋建隆拜相封魯國公

路鬼笑扇

宋東京未陷時有遠郡士人游太學有道人持扇綠化士傾篋施之道人受施無餐心士人與之無吝色一日急勸士人還謂之曰貧道無以為贈以此扇與官人遮日所過鄉落或有人群笑此扇則是鬼也切不可駐足若無人笑此扇時方可緩緩行則以此扇從便棄之言訖長揖而別回首道人亦不復見心疑異之士人持扇在手急走每過一處則見數十人或見三五十人或百十人相逐來觀群聚指笑行甫兩日有

來自後者則云東京已陷士人益驚兼程而進又行兩日而笑者漸少及更三數日不復有笑者矣士人乃思道人之言遂將此扇弃之田中而去行至十里復自念曰道人以此扇遺我保全性命今既至此豈可忘而弃之再至原處拾取則見扇已化為骷髏矣

驛鬼擲書見隱語類

廟判帶箭

至元癸己袁州熊嶺村落間路傍有小店惟一老婦同一子居之每夜二更餘有一虎蹲坐於

春堂之上忽一晚有軍三四人來投宿婦以虎卻之衆軍曰我有鎗刀弓箭不怕他乃共宿一房至中夜月明老婦曰虎來矣衆軍於窓內竊視之果爾遂連施數箭虎帶箭而去明日衆軍與老婦共隨血路而尋其蹤乃在一廟判官身上投箭而擊碎之腹中尚有猪犬毛口角尚有血存自此虎不復有矣

屏婦歌舞

楊妃外傳水晶屏上刻美女遺國忠一日國忠獨卧屏上諸女悉下通名曰當爐人也步蓮人

也桃源人也凡十五人未幾果敗又元和初士人見古屏上婦人悉於床頭踏歌曰長安女人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拜袖弓腰渾忘却娥眉空帶九秋霜士人驚叱之忽上屏

洞天冥會

僧孺遇薄后潘妃王妃戚妃作詩云香風引到大羅天月地雲階拜洞天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后曰今夕誰伴牛秀才戚辭潘亦辭曰東昏以玉兒故身死國除不擬負他乃

令王昭君夕馬周秦行記月地雲階漫一樽王奴終不召東昏坡云奴當作兒

猪食寄書

僧孺聰遊五臺有僧以書寄東京勃至京不見其人一日見小兒逐大猪名勃賀云此猪能令群猪不亂逸愛食薄荷故名以書投猪食之人立而化

花月言笑

六帖武三思有妓名素娥有殊色狄梁公請出之忽失所在於堂與中開蘭馨芬馥附耳而聽

即素娥語曰某花月之妖帝遣奉公言笑梁公正人不敢見也。

伐木照惟

燕昭王墓前班狸化為書生見張華論文既退華使人防之不得出雷煥曰千年老精惟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昭王墓前千年華表矣乃伐照之果班狸也。

瘡畏其母

有人膊上生瘡如人面以酒飲之則赤食物與之張口歷試諸藥至具母則面聚口閉因決口

灌之而愈。

烏將軍娶

郭元振下第自昔之汾夜行失道聞女子哭聲曰妾卿有烏將軍每歲鄉人擇美女嫁焉未久將軍入公取佩刀斷其腕天明視其手乃猪蹄也尋血入大冢中見大猪無前蹄走出而斃

鼠畏白老

建州刺史家月夜見七八白衣語曰白老將至奈何白衣者鼠也白老者其家猫名也

萬鼠齒

弘道初梁州倉有大鼠長二尺餘為猫所嚙數百鼠反齒猫聚萬餘鼠州遣人捕殺之

漸耳制鬼

元日俗於門上畫虎頭書漸耳謂陰司鬼名可息瘡疾

裴漸善洞視鬼物寓書博陵崔公曰當今至鬼無過漸耳

赤郭咬鬼

南方有人長七寸朱衣縞帶赤蛇繞項惟食惡鬼朝吞三千暮吞八百名曰赤郭

神茶縛鬼

東海度朔山有桃樹根盤八百里東北曰鬼門有二神名神荼鬱壘能執百鬼黃帝法之立桃板於門塗二神形以禦百鬼

鍾馗啗鬼

明皇店疾作書夢小鬼奏曰臣乃虛耗也上曰未聞虛耗之名小鬼奏曰虛者望空虛中盜人物如戲耗者即耗人家喜事成憂上怒欲呼武士俄見一大鬼頂破帽衣藍袍繫角帶鞞朝靴徑捉小鬼先割其目然後擊而啖之上問爾何

人也。奏云：止終南山進士鍾道也。夢覺，病疾頓瘳。

鬼母食鬼

南山小虞山有鬼母。一產千鬼。朝產之，暮食之。

鬼笑營利

劉伯龍家貧甚，在家將營什一之利。忽一鬼在旁撫掌大笑，龍嘆曰：「貧窮固有命，乃為鬼笑耳。」仕南朝，宋為武陵太守。南史

鬼不識蟹

筆談：閩中無蟹，秦人收得一乾蟹，土人恠其形狀，以為恠物。每人家有病瘡者，借去懸門戶，往遂瘥。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矣。

鬼患腰脰

宋徐秋夫善醫，夜有鬼言：「生患腰痛，為鬼猶痛，請為芻人。」案孔穴針之。秋夫為針三處，灸四處，明日來謝恩，忽不見。上

妖物類

桑穀生朝

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七日大拱，太戊問於伊

陟。伊陟曰：「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關歟。」太戊於是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祥桑枯死。

野雉升鼎

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已訓諸王：「武丁內反，諸己以思王道。三年，蠻夷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自是章服多用翟羽。」鬼方無道，武丁伐而三年克之，殷道復興，號為高宗。

野雉在庫

晉武庫中有野雉，莫知所致。張華曰：「雉側必有

蛇蛻焉。蓋蛇化雉也。」

野兎在庫

吳武庫中有兎，食刀劍，殺之，獲鐵膽腎，鑄為劍。斫削鐵如木，稊。互見兎膽劍

野狐升座

宋徽宗七年九月，有狐升御榻而坐。時金使李孝和來。

青蛇見座

靈帝二年夏四月，青蛇見御座上。大風雷雨雹，詔公卿言事。光祿勳楊賜曰：「王者心有所想，雖

木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夫皇極不逮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抑皇甫之權。割艷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禍祥立應。賜秉之子也。

龍蔡化龜見蔡化龜

雌雞化雄

漢元帝時有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又有雄雞生角。劉向以為小臣執政之象。石顯伏誅之効也。

雄雞生角

靈帝時南宮寺雌雞欲化為雄。但頭冠未變。蔡邕謂下將有事而未成之象。果有黃巾賊叛而未成。

雞雞四足

北魏主時崔光曰雞足多翼多。其下扇動之象。後果茹皓等伏誅。

貓鼠同乳

代宗時藩鎮跋扈。帝乃因循柔愿。姑息從之。即度使朱泚獻貓鼠同乳以為瑞。百官賀之。

鳥鼠同穴

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注雍之山名也。孔氏曰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而處。鼠在內。鳥在外。在今隴西首陽山。亦猶蛇以雉為匹。獺以獐為婦。物固有非其偶而偶者。爾雅曰其鳥為鴝。其鼠為鼯。音安

野菟入廁

賈妃在廁。野菟入廁。上目郅都往救之。郅都曰亡一妃。復一妃。進天下所少寧妃等耶。

內外蛇闔

左傳內蛇與外蛇闔於鄭南門之中。內蛇死。是

年鄭厲公入。殺鄭子。申繻曰妖由人興。人無舉。妖不自作。人亦常則妖興也。云云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四十二

增修埤雅廣要跋

昔周公作爾雅。按雅。美也。正也。爾。如是也。蓋謂游心於翰學者。必如是而後美。且正也。歷世既久。載籍寔繁。宋陸丞相佃。復旁蒐冥引。幾四十稔。始獲成帙。名曰埤雅。蓋有以紹周公之舊而翼之也。

親藩賢王殿下掌

講筵。嘆其物理該博。事體詳盡。然於標目序次。頗憾焉。以天之尊而倒贅於羣品之末。以鳳之長而溷處於族雉之餘。遂

命侍衛百戶臣牛衷纂而輯之。其才而總萬物。原始終而觀變化。輟增多類。題曰廣要。仍令臣從政嚴加校訂。釋以音註而梓行之。他日博雅君

子幸一覽焉。則於誤食螻蛄之誦亦庶幾乎可免夫。

天順元年歲次丁丑端月上元吉日

蜀府承奉江嘉林具從政敬跋

增修埤雅廣要跋終

埤雅廣要二十卷

內府藏本

明牛衷撰衷里貫未詳官蜀府護衛千戶蜀王以陸佃埤雅未爲盡善令衷補正爲此書然佃雖以引用王安石字說爲陳振孫等所譏而其博奧之處要不可廢衷所補麗雜餽殆不成文甚至字謎小說雜然並載爲薦紳之所難言乃輕詆佃書殊不知量今退而列於小說家俾以類從衷序所稱蜀王不著其名攷明史諸王年表蜀和王悅劼以宣德十年進封薨於天順五年衷序爲天順元年作則王當爲悅劼審矣